

# 20世纪俄罗斯

---

## 档案文件

菲利普·米罗诺夫  
1917—1921年时期的静静的顿河

# 非利浦·米罗其

1917—1921年时期的静静的顿河

РОССИЯ XX ВЕК

ДОКУМЕНТЫ

Филипп Миронов. (Тихий Дон в 1917—1921 гг.).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Москва 1997

© В. Данилов, Н. Тархова, А. Венков и др. составители.

©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1997

本书中文版版权取得俄罗斯国际民主基金会授权,由人民出版社独家出版。

图字:01-2007-0782号

责任编辑:魏 华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吴海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菲利普·米罗诺夫:1917~1921年时期的静静的顿河/(俄罗斯)丹尼洛夫

(В. Данилов)等编;乌传袞,温耀平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7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A. H. 雅科夫列夫主编)

ISBN 978-7-01-007897-7

I. ①菲… II. ①丹… ②乌… ③温… III. ①顿河哥萨克叛乱(1917)-史料

IV. ①K512.5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61948号

菲利普·米罗诺夫

FEILIPU MILUONUOFU

1917~1921年时期的静静的顿河

[俄]B.丹尼洛夫等编 乌传袞 温耀平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63.75

字数:1101千字 印数:0,001-3,000册

ISBN 978-7-01-007897-7 定价:138.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内部发行)

#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

主编

A. H. 雅科夫列夫院士

编辑委员会：

A. H. 雅科夫列夫（主任）

E. T. 盖达尔 A. A. 德米特里耶夫 B. П. 科兹洛夫  
C. B. 米罗年科 B. П. 纳乌莫夫 P. Г. 皮霍亚（副主任）  
E. M. 普里马科夫 Г. H. 谢沃斯季亚诺夫 C. A. 菲拉托夫

**本卷编辑出版委员会：**

B. 丹尼洛夫 T. 沙宁 (以上为责任编辑)

Л. 德沃伊内赫 B. 维诺格拉多夫 O. 纳乌莫夫

**编纂人员：**

B. 丹尼洛夫 H. 塔尔霍娃 (以上为责任编辑)

A. 文科夫 T. 戈雷什金 B. 孔德拉申 B. 米哈廖夫

H. 穆拉维约娃 A. 尼古拉耶夫 A. 拉斯捷利亚耶夫

A. 费多连科 П. 切尔诺皮茨基

乌传袞 温耀平 译

##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翻译出版委员会：

主任：李铁映

副主任：戴秉国、李慎明、李静杰（常务）

委员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钊贤	王钢华	乌传袞	冯育民	李方仲	李京洲
李慎明	李静杰	汪宁	郇中建	张达楠	赵永穆
赵仲元	赵国顺	徐葵	黄书元	鲁桓	戴秉国
魏华	臧乐安				

## 卷首语

《20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是迄今为止，俄罗斯整理出版的规模最大的历史文献集。收录的大部分文献，都是首次对外公布，内容贯穿俄罗斯20世纪特别是整个苏联时期的历史，涉及许多重大问题和历史事件，史料价值极高。

2001年春，我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期间，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同志向我建议翻译出版此书，我表示赞成，并担任了翻译出版委员会主任。六载寒暑一挥间，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人民出版社及翻译出版委员会的同志，为本书的按期译成出版，承担了相当繁重的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书的译者，多为我国著名学者和翻译家，正是他们经年的认真严谨工作，才使我们尽可能准确、全面地了解这部文献的内容。在此，我对他们创造性的劳动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表示崇高的敬意！

苏联史，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史；是人类第一次探索、寻求自身解放，实现人民国家的历史；是人类的极为宝贵的经验、史诗。人类这部遗产必须记取，并深入反复研究。

十月革命是人类发展史上最响亮的一声号角，洞开了人类的眼界，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当然，这个历史探索是充满曲折、艰难、复杂，甚至严重的挫折或一时的失败。苏联在建立后69年解体了，倒下去了，但历史永存、精神永存！道不亡，理不失，历史将按自己的规律、道路走下去。潺潺细流，终将千回万转夺路归大海，这是自然律！

历史学是一门人文科学，研究历史资料，要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不拔高一寸，不贬低一分，不涂抹一笔，不杜撰一字。只有这样，才能继承这笔精神遗产，把苏联史作为当代史来研究。

中国是史学大国,《史记》、《资治通鉴》等都是其经典著作。这些史学巨著为中华民族的传承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和脉络渊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目的都是要实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人类发展的伟大探索。在这一历史探索过程中,汲取人类的历史遗产,包括苏联的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是必须的,也是走向未来的历史起点。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和创造者!善学善为者史存焉!

史料是人类认识历史和研究历史的基础。这部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的文献集,将为我国对俄罗斯特别是苏联历史的研究提供大量新鲜史料。但是,任何史料都会因编者的立场观点而存在局限性和倾向性,因此,在使用这些文献资料时,要对之加以分析和鉴别。

我建议这部史学巨著的翻译出版工作继续进行下去。

斯为馨香以祝之!



2007年9月30日



## 序 言

就整体而言,1917—1921年期间发生在顿河地区的所有一切,都是俄国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时,两种基本力量的搏斗具有特别残酷无情和毫不掩饰的性质。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顿河地区的这场拼搏更加旷日持久和更具破坏性。

使历史学家、作家和政论家们特别关注,也许是最为关注的,是菲利普·库兹米奇·米罗诺夫这个异常辉煌和英勇人物的形象和业绩。这位出生于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今伏尔加格勒州谢拉菲莫维奇市)的哥萨克具有超凡的勇敢精神和军事禀赋,由于参加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表现而荣膺包括金质武器在内的全部圣乔治奖赏和一系列勋章,并获得较高的哥萨克军中校衔,擢升至团长职务。其间,还早在1906年,米罗诺夫就曾表示反对使用哥萨克镇压1905—1906年间俄国城乡的骚乱。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被解除军职(直到1914年间才再次应征入伍)。

1918—1921年期间,米罗诺夫处于顿河地区事态发展的中心。他曾力图在国内战争的条件下,即在为夺取政权、获得土地、保卫粮食而进行极其残酷激烈斗争的条件下,实现和捍卫社会公正和自由的思想。他经常置身于正在搏斗的两种力量之间。其中每一方都不止一次判处米罗诺夫死刑。最终对他执行死刑判决的,恰恰又是他为之而献身的那一方。

论述米罗诺夫的历史研究著作<sup>1</sup>、历史评论和文艺作品<sup>2</sup>,都从各种档案材料中撷取了大量文献资料。受到所有人备加注意的是米罗诺夫本人的文件——信函、呼吁书、命令、书面报告、电报、发言和亲笔撰写的回忆录。这些文件充满了作者本人的亲自观察所得和切身体验,而且表述得十分鲜明生动。还有,它们所反映出来的著述人的真挚坦诚和对任何人都直言不讳的大无畏精神令人震惊。

两种情况决定了顿河地区事件的特点。其中之一涉及1917年十月事件以

后白军势力乃至整个反对红色政权的力量从处于革命高潮而又遭受饥荒的俄国中部地区大批撤往富饶而且至少倾向保守的南方,其中首先又是顿河地区和库班。志愿军正是在那里建立起来并筹划向莫斯科进军的,而在莫斯科城下遭到溃败后又回到了那一带。

造成国内战争在顿河地区极其残酷激烈的另一个,而且也是主要的原因,则与俄国各哥萨克地区的政治形势有关。其中,顿河军辖区在这些地区中之所以又占据首要地位,则是因为它相比之下更加靠近历史形成的俄国中央地带。

哥萨克是农村居民中具有特殊身份的一部分人,尽管他们出身农民,而且就其中大部分人来说,无论从劳动性质还是从生活方式而言,都是农民。哥萨克的繁重军役义务是以享有身份地位特权作为补偿的(尽管这种补偿远远不够),这首先是能获得较充裕的土地,而作为自治单位的哥萨克军拥有极其大量的土地则保证能做到这一点。

单个乡村或其部分群体(村镇及其附近村寨)范围内的自治系统,是一种哥萨克式的特殊的俄国村社,而在经营管理方面则履行着一般村社的职能,首先是组织使用土地和安排村际合作。但是,农民村社直接从属于国家(1861年以前则是地主)的管理体系。而哥萨克村社则从一开始就被纳入一度与国家相抗衡的哥萨克军的自治体系。在18世纪末以前,各哥萨克地区经常成为农民反抗专制农奴制度的社会斗争的独特基地。然而,在普加乔夫起义失败后,哥萨克便最终变成了隶属并依附于国家的军役阶层。哥萨克有效地起到了守卫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的作用。自19世纪后半期开始,哥萨克又不时被用作一种军事警察力量,特别是被用来镇压农民起义和工人的反政府行动。

到20世纪初,哥萨克的“自由不羁”的日子只剩下了一些回忆。确实曾与国家制度分庭抗礼的哥萨克土地法规,诸如“不向顿河地区课收税赋”等,早就不起作用而被置诸脑后。相反,身份地位的封闭性迅速增长并日益巩固,这成为保卫哥萨克土地的主要手段,借以避免从人口稠密(相对于土地而言)的俄罗斯中央地带和环境恶劣的北方地区迁移到顿河地区、库班、奥伦堡……的农民“染指”。

下面让我们对20世纪初顿河地区居民的社会经济状况略加说明,因为否则就无法理解哥萨克地区国内战争的特点。

首先要谈哥萨克。在顿河军辖区内共有哥萨克150万人,占农村居民的47%。哥萨克军拥有的土地为1160万俄亩,占到土地总数的77.3%。顿河军的土地包括集镇份地(960万俄亩)和军队储备地(约200万俄亩)。集镇份地

按男性居民分配。1916年计有个人份地525404块,即平均每块个人份地为12.8俄亩,也就是说,每家哥萨克农户拥有土地52俄亩,其中不仅包括属于个人使用的耕地和园地(果园和菜地),而且包括公用的草场、牧场、林场等等。哥萨克居民内部的社会分化十分明显。根据现今的统计数据,其中贫农占24.6%,中农占51.6%,真正富足的农民占23.8%。在邻近俄罗斯农村的一些地方,哥萨克个人份地的面积约相当于整个顿河军平均个人份地面积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另一部分居民是早在改革前就在边境各管区——塔甘罗格、顿涅茨、顿河上游、乌斯季梅德韦季察和霍皮奥尔等地——形成的“本地农民”,其中,部分是原先的地主,部分是农村居民中的其他阶层。1917年计有“本地农民”91.1万人,占顿河军辖区农村居民的28.5%。“本地农民”拥有土地56.51万俄亩,占总数3.8%(平均每一名男性人口约有1.25俄亩)。根据此种土地拥有状况,对于竟有20%的农户没有土地和40%以上的农户只拥有少量土地(每户不超过5俄亩)的现象就不难理解了。

农村居民中的第三类人是所谓的“外地人”。自19世纪80年代初最终废除原农奴对于地主的“临时义务状态”以后,农民从中部和北部各省向南方迁移的运动急剧加强。蜂拥而来的新移民迅即满布顿河地区、库班和斯塔夫罗波尔一带。哥萨克对他们深怀敌意,拒绝他们定居和获得土地,把他们称作无权长期定居的“外地人”。这些人大多数陷于佃农或雇农的地位。1917年顿河地区共有72.1万多外地人(据其他资料,这个数字还要大,约达112万人)。其中,49.6%的人没有庄稼地,56.4%的人没有耕畜。包括自有的土地和租种的土地在内,每名男性移民平均只占有耕地0.06俄亩。

此外,顿河军辖区并未完全摆脱地主土地所有制,这主要集中在塔甘罗格和顿涅茨两个管区。1912年,全辖区境内计有地主庄园4370个,拥有土地面积100万俄亩。<sup>3</sup>

如同在俄罗斯全国各地一样,土地是推动顿河地区革命进程的主要因素,但并非唯一的因素。由于俄国不顾自己的实力而勉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争夺粮食的斗争愈演愈烈。早在1916年,面临饥荒威胁的沙皇政府就不得不采用强制征粮的做法,并着手组建“粮食征购军队”……

总之,问题在于土地和粮食。1917年5月14—24日在新切尔卡斯克举行的顿河军辖区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确定无疑地证明了这一点,也表明了顿河地区社会力量开始从政治上有意识地进行对抗,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尔后的

事态发展进程。

在农民代表大会上表达了哥萨克正式立场的,是常常被人们称作“顿河夜莺”而不久之后又当选为顿河军军人会议主席(1917年5月26日—6月18日)的博加耶夫斯基。他后来又担任了军队阿塔曼<sup>①</sup>卡列金的副手。当他应大会邀请作为报告人之一就土地问题发言时,博加耶夫斯基一开头便抛开“很快会被人们忘记”的“弟兄们等等”,声称“哥萨克有权说:土地属于他们哥萨克所有”,示威性地对农民主张所有耕者均有其田的权利平等的要求不屑一顾。

博加耶夫斯基愿意迎合“本地农民”的要求。他甚至同意把一部分军队储备地和某些地主的土地分给“本地农民”。他说:“这些土地……毫无疑问值得你们,农民们,予以重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土地的使用可以既符合哥萨克的利益,也符合农民的利益……在塔甘罗格和顿涅茨两个管区有许多属于私人所有的土地。这些土地洒满了你们的劳动汗水,应当最贴近农民的心胸。”接着他又说:“我们应当怎样来安排共同的生活呢?就土地而言,我应当说,我们会递上自己的毛巾,而你们,农民们,也会递上自己的毛巾。”

博加耶夫斯基不准备给外地人任何权利。不仅如此,他还试图把哥萨克和“本地农民”联合在一起反对外地人。他对“本地农民”说:“只有在和你们商议和谈妥之后,我们才能制订决定外地人命运的办法。”但是,哥萨克的利益高于一切。博加耶夫斯基宣告:“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sup>4</sup>

博加耶夫斯基绝不是维护哥萨克利益的最狂热的分子。还有的人则宣称:“农民滚开,顿河地区不会有他们的立足之地!”<sup>5</sup>但是,博加耶夫斯基也并没有给农民留下任何希望。正如同在大会上发言的一位农民所表述的那样,“在博加耶夫斯基先生讲到不需要谈哥萨克和农民之间的兄弟情谊之后”,他“内心里变得万分忧郁,似乎周围的一切都处于迷雾之中”。<sup>6</sup>1917年春天哥萨克首领们的宣示在农民内心中留下的迷雾,必不可免地演化为农民对1919年春季清除哥萨克行动的支持。可知,不建立哥萨克与农民的兄弟情谊,就无法避免争夺土地的流血斗争。

顿河军辖区农民代表大会的立场,可以根据会议通过的各种决议加以陈述,这些决议充满了普遍平等和享受充分权利的思想。《关于土地》的决议是大会一致通过的,并获得“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乌拉’声”。我们从中摘录一段如下:

<sup>①</sup> 阿塔曼(ATAMAN),哥萨克军队最高首领或哥萨克行政区划单位的领导者。——译者

“从这样一种基本原则出发，即土地，如同空气和人一样，并不属于任何人，而是大自然母亲所创造，只是由于历史上错误地形成的条件它才被个别人和集团所强占，而这是违背劳动人民的道义情感和意识的，我们，参加军辖区农民代表大会的全辖区农民和外地人的全权代表，据此决定：

一、永远废除俄罗斯国家境内的一切土地所有制。二、俄罗斯国家所管辖的所有土地是全体人民的财产。三、所有属于私人所有、公共所有和国家所有的土地，无一例外地转归全体人民所有，不付赎金……五、俄国的所有男女公民均拥有使用这项全民财产的平等权利。六、只有用亲身劳动，并为农业目的耕种土地的人，才能使用土地。七、土地应根据劳动力平均使用。”在决议的总则部分之后，详细列举了“为了解决顿河军辖区内的土地问题”而向立宪会议提出的要求（共22条）。“所有土地”，包括哥萨克的份地在内，都应当纳入“作为全民土地资源的军辖区土地”，其使用权“扩大到俄罗斯国家境内的所有男女公民”——包括“哥萨克、农民及外地人，并无区别”<sup>7</sup>。

我们看到，顿河农民代表大会各项决议的基本条款，完全符合于1917年5月4—28日召开的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收到的242份选民委托书而拟定的著名的《示范委托书》的内容，而且由在1917年春季进入决定性阶段的农民革命在俄国予以实现。

“提供粮食！”——这就是军队阿塔曼沃洛申诺夫和临时政府农业部长申加廖夫向农民代表大会提出的主要要求。其间，他们还引证了饥荒的威胁和军队及城市中人们挨饿的真切事实。代表大会对这项呼吁予以响应，在《关于粮食问题》的决议中，表示支持实行粮食垄断制和规定固定的价格，但与此同时也提出了“尽快实行对一切日用必需品的垄断，并规定它们与粮食价格相适应的固定价格的要求”。鉴于临时政府粮食机关正在实际征收粮食和牲畜，代表大会要求“首先征收地主、养马场场主和粮商的粮食，然后再向农民征收”。大会同意规定“劳动农民的粮食定量”，虽然也承认定量“过低”。<sup>8</sup>但是，农民代表大会的所有要求都未得到执行。国家按征集的办法对1917年的收成进行采购，成了促使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演变成为反对临时政府政策的斗争的因素之一，并使这种斗争成为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政变的主要支柱之一。

1917年5月顿河军辖区农民代表大会的材料，足以使人认清当时顿河地区的社会政治局势，顿河哥萨克的悲剧正是由这种局势引发出来的。看起来似乎是这样：在俄国其他地区，革命把越来越多的最尖锐的问题——重新分配土地、消除身份地位的不平等、建立民主政治——提到首要地位，而整个事态的发展进

程却把哥萨克日益迅速地推向与俄国其他地区相对抗的境地。

哥萨克上层试图通过行政控制和地区封闭的办法把俄国中部汹涌澎湃的农民战争阻隔在外。在顿河地区,于1917年5月26日(新历6月8日)召开的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几乎就在军辖区农民代表大会闭幕的第二天,建立了以卡列金和博加耶夫斯基为首的顿河军政府,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宣告成立了一个维护身份等级制的哥萨克共和国。10月末,一得到布尔什维克政变的消息,军政府当即接管起全部国家政权,并实行了首先是针对顿河地区非哥萨克居民的军事管制。

卡列金政权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首先,它促使顿河地区大部分居民同自己对立起来;其次,它又极端错误地估计了回到家乡的前线哥萨克团队的政治情绪。关于这两方面,本文件集收入的第一份文件,即1917年12月15日米罗诺夫写给顿河军政府委员阿格耶夫的《公开信》,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公开信提及正在觉醒的那一部分哥萨克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昭示于世的要求:“立即罢免军政府的委员,并立即按民主原则改选军人会议委员……刻不容缓的事是立即在顿河地区实行地方自治,并要使哥萨克在这些地方自治机关中有可能同军辖区内的非哥萨克劳动居民并肩携手前进,等等。”提出这些要求的日期是1917年9月3日。

米罗诺夫宣称:“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完全赞同这项决议。而如果这样的决议得以贯彻执行,那么顿河地区的国内战争即会自行消失,而顿河地区也可免遭涂炭!”后来在《关于顿河地区国内战争的回忆》中,米罗诺夫又提到1917年5月初他在故乡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的讲话,其中说:“如今在顿河地区,既没有哥萨克,也没有农民,有的只是各方面都一律平等的公民。”(见76号文件)这样的立场,正如同我们从农民代表大会的材料中所看到的那样,是哥萨克上层人物绝对不能接受的,但在最广大的农民和贫苦哥萨克阶层中却获得信任和支持。米罗诺夫的这种立场,如同本书收入的文件所证明,在很大程度上足以说明,为什么他在顿河地区享有毋庸置疑的威信,以及为什么他会无论同“白军”的还是同“红色政权”的思想上不容异己的态度发生分歧和冲突。

1号文件(1917年12月15日的信)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其中陈述了米罗诺夫最初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看法。看法是全然否定性的:“布尔什维主义和反动势力是同盟者”,因为他们不仅不能相互容忍,而且也不能容忍不同意他们的意见的所有人。布尔什维克“对于保持俄国的完整无损”是令人忧虑的。与此同时,他们又是立宪民主党人“并非天然的”同盟者,因为后者“目前将会通过布

尔什维主义来攻击人民的成果”。

稍后,米罗诺夫又证实:“当10月25日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时,我要坦率地说,我并不同情……”(见7号文件)我们看到,这种“不同情”的态度在1917年12月15日的信中有所反映。但是,对布尔什维克的不同情态度很快开始改变。1918年1月3日,由米罗诺夫指挥的哥萨克第32团,接到指挥部的命令,应从罗马尼亚战线开拔返回故土,并要在途中“占领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市,从那里把布尔什维克击退”。团队按行军队形出发,并“公开宣称,我们不准备同布尔什维克作战,而将同他们团结一致”。(见7号文件)

1918年1月25日,在致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哥萨克的号召书中,米罗诺夫阐述了自己对社会主义和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纲领的认识。这份号召书中说道:“总之,社会主义追求善良、完美、进步、平等;它渴望让公正、理智、自由取得胜利。”为了达到这一个共同的目的,各种社会主义政党“走着各自不同的道路”:“人民社会党说,50年以后我们会最终把土地、自由和权利统统交给人民”;右派社会革命党说,35年以后;左派社会革命党说,20年以后;孟什维克派社会民主党说,10年以后。只有布尔什维克派的社会民主党说:“一切归于劳动人民,而且就是现在!”其中指出,布尔什维克“不承认要根据目前的条件逐步实现自己的要求”,也不承认“要同其他政党,特别是同资产阶级政党实现任何联合”,“他们的一切行动都直截了当……”(见4号文件)最后,1918年3月9日,米罗诺夫在回顾自己一生的经历时又说:“我是以审慎的步伐,而且经过多年的时间,才走近布尔什维主义思想的,但却是认真实在地走向这种思想,而且专一执著地对待自己的信念。”(见7号文件)

1918年春季,顿河地区的革命形势不断高涨。对此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的,是莫斯科同意顿河军辖区实行自治,并全权委托城乡苏维埃代表大会草拟自己的土地法案(随后交由人民委员会批准)。<sup>9</sup>(见141号及其他文件)1918年3月23日,顿河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实际上只存在到1918年5月8日德国军队占领乌克兰以后攻占塔甘罗格和顿河畔罗斯托夫为止。结果,顿河地区的政权落到了克拉斯诺夫将军手中。他从一开始担任阿塔曼起,便不仅取消了一切苏维埃法令,而且废止了临时政府的法令,并宣告征讨苏维埃政权。转向和平生活的希望落空了。

1918年夏季,克拉斯诺夫将军的顿河军向伏尔加河进军,企图夺占察里津,以切断俄国各中央地区从南方获取粮食的最后一条通道。但是,这支军队还在顿河军辖区内就遇到了抵抗,而在梅德韦季察河和霍皮奥尔河上则同高举红旗

的有组织的一些哥萨克支队发生交战。其中人数最多而又最有战斗力的支队，正是由米罗诺夫和第一个顿河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B. C. 科瓦廖夫组建的。

本文件集的一些文件(10—75号文件)反映了红色哥萨克反对顿河军的斗争,具体说,就是于1918年5月末—6月初响应米罗诺夫的号召(见13、14、16、17号文件)而成立的,在当地谢布里亚科沃“防区”行动的哥萨克游击支队的斗争。1918年7月,这个支队扩建成一个旅,扼守着霍皮奥尔—乌斯季梅德韦季察防线,到1918年9月又扩编为梅德韦季察苏维埃第1师(自1918年11月起为红军第23师)。米罗诺夫的这支部队于1918年6—8月份实施了艰苦的防御战斗,1918年9—11月又参加了察里津城下的作战。1918年9月15—18日,该师荣获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分别授予的两面革命荣誉红旗。(见56号文件)从该师战士集体报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授予库兹米奇(不指出名字和姓!)红旗勋章的申请书中,可以看出他们对米罗诺夫的热情爱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于1918年9月28日在三位第一批荣获苏维埃勋章的名单中赫然列入了“库兹米奇同志”。(见57号文件)

在实施进攻和击溃克拉斯诺夫军队,在为苏维埃俄罗斯收复顿河地区东部和北部各管区,以及在向南方——向新切尔卡斯克、向哥萨克的静静顿河地区主要部分——展开总攻中,米罗诺夫师是一个突击师。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在1919年1月12日致米罗诺夫的电报中,向“您的功勋卓著的师”的战士们致敬,最后还说:“整个俄国都满怀期待地注视着你们。”(见75号文件)

尽管如此,虽然表现了坚韧不拔和英雄气概,把哥萨克组建成一个骁勇善战的苏维埃师,而且在政治上同布尔什维主义明显靠拢,但是这名原“哥萨克军中校”,如同整个哥萨克群体一样,在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心中仍然是令人怀疑的。斯大林1918年8月4日从察里津写给列宁的信在这方面就十分典型。在说明战线的严重形势时,作为原因之一,他提到“米罗诺夫的军队是由哥萨克组成的”,因为哥萨克“不能也不愿意同哥萨克反革命进行坚决斗争”:原来他们“整团整团地投到米罗诺夫方面”,是为了获得武器,查明红军部队的配置,“然后再把整团整团的人带回”给克拉斯诺夫。结果,米罗诺夫“自然”被“打得头破血流”。(见46号文件)被打得“头破血流”的米罗诺夫继续扼守着察里津,很快又出现在击溃克拉斯诺夫分子的人们的队伍之中,并且发动了本可以使国内战争于1919年宣告结束的进攻行动。他本人的英勇果敢和他指挥的师的战果后来



被人们多次称颂(见 63 号及其他文件),但他却一直也未能得到红旗勋章。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奖励“库兹米奇同志”的决议卡在某处未予批准。

斯大林信中对哥萨克行为的评价,就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大部分人的观点而言,是很有代表性的。对国内战争事态的认识异常简单化,以及判断和评论问题的极端片面性和轻率武断,加大了社会阶层之间的距离,煽起了激越的政治情绪,造成一次又一次的惨剧。至于无止无息的群众大会,以及个别人、成批的人乃至整团的人一再反复倒戈,这绝不反映斯大林在信中所认定的看法。这恰恰是一种在国内战争中确定立场的痛苦的选择过程。如果谈到参加国内战争的大多数人,那么可以确定无疑地说,他们前去作战是不得不如此,出于无奈,本文件集所刊用的来自两方面的文件都说明了这一点。(见 9、11、22—26、28、30、36、45、55、62、66、70、73、76 号文件)

1919 年春季,清除哥萨克的政策在顿河地区演变成为残酷的流血形式,气氛可怖。这对米罗诺夫而言,是极其重大的考验。这一方面涉及他同故乡地区哥萨克和农民群众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涉及他同政权的关系。这是文件集第二编(1919 年 1 月 15 日—7 月 25 日这一时期)陈述的主题。在对革命和国内战争的历史研究中,“清除哥萨克”这一概念具有两种颇有差别的内容。其一指的是消灭社会上身份地位的差异,这是一种早已成熟的民主行为,首先旨在消灭贵族的身份地位特权和农民所受到的身份地位限制。对于哥萨克来说,身份地位特权是同在世界大战年代已变得难以忍受的那种繁重艰苦的军役义务联系在一起。在前线的哥萨克中出现了一种要求,那就是希望转而履行一般性的兵役义务,尽管这样有可能导致他们丧失拥有较多土地的特权和其他优惠。其实还在 1917 年 5 月的顿河军辖区农民代表大会上,就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sup>10</sup>前面已经指出,当时米罗诺夫曾声言取消哥萨克和农民之间的身份地位差异。同时我们也知道,1917 年秋季在顿河地区和其他哥萨克地区的许多村镇都决定要实行自己的清除哥萨克行动。<sup>11</sup>

1917 年 11 月 11(2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废除身份地位和文职官衔》的法令。<sup>12</sup>尽管在法令文字上并没有使用“哥萨克”字样,但从法律上说,哥萨克作为一种身份地位已被废止。

到 1919 年年初,“清除哥萨克”一词又被赋予完全不同的含义,这指的是大规模的恐怖活动,借以在很大程度上从肉体上消灭哥萨克以及通过把农民从俄国缺少土地的地区大批迁来的办法把哥萨克融化在农民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老一代历史学家的记忆中(笔者也忝为其中的一员),牢固地保留着清除哥萨克政

策同“斯维尔德洛夫1919年1月15日指示”之间的联系。1989年公布了当时刚刚成立的俄共(布)中央组织局1919年1月24日的会议记录,披露者在附记中说明:“组织局这一次会议和其他一系列会议的记录中,均未记载出席会议人员。”在这份记录中,有一条载明:《中央关于对待哥萨克的态度指示信》的文本获得通过。本文件集刊载的就是保存下来的副件上的“通告信”文本。<sup>13</sup>(参见87、88号文件)

随着上述几份文件的面世,人们开始把清除哥萨克政策的发端同1月24日或者甚至29日,即通告信分发的那个日子联系在一起。人们对于斯维尔德洛夫是否参与这封通告信的拟写产生了怀疑。<sup>14</sup>不过,试图撤销关于“斯维尔德洛夫1919年1月15日指示”问题的做法显得为时过早了。

在档案中保存着1919年1月18日和21日米罗诺夫分别发给托洛茨基和米罗诺夫指挥的“联合军队集群”战士的函电。(见83、84号文件)其中提出警告说,很快将会出现“清除哥萨克”这样一个名目。这样就不得不翻阅更早一个时期的档案资料,于是发现了一些文件,致使针对顿河地区哥萨克实行的政策得以曝光。所有这些文件,其中包括俄共(布)顿河局送呈俄共(布)中央的报告和书面汇报,发给俄共(布)顿河局本身和管区总支部、地方委员会的三份秘密指令的草稿,以及顿河局委员弗伦克尔致斯维尔德洛夫的送件函在内,都注明日期为1919年1月15日。(见77—82号文件)在每份文件上都写有这样的注记:“送呈斯维尔德洛夫同志”。签署所有这些文件的不仅有弗伦克尔,而且有整个俄共(布)顿河局和首先又是该局首脑司尔佐夫。

呈交给斯维尔德洛夫的文件,涉及政权的建立和组织,以及政权由于红军“开始解放顿河军辖区各地”而针对哥萨克实施的政策。顿河局“否决了再次建立顿河共和国的主张”,建议成立相当于省级执行委员会(25个人)的顿河军辖区临时执行委员会,并将其任务确定为“恢复几乎毁坏殆尽的这个地区”。但是,与此同时,又把某种同恢复重建工作也即积极正面的、建设性的工作直接对立的事情提到了首要地位:“必须通过主要是在土地问题上的一系列措施开展大量的复杂工作,消灭作为一个特殊身份等级的哥萨克富农。”(见79号文件)

从指令中我们得知,政权机关是“采用革命方式”建立的,也即通过“向村镇、庄寨、乡、村指派委员和临时执行委员会”的办法进行。至于苏维埃政权机关,“只能在经过一段时间,当贫困的劳动者固定形成和组织起来以后再行产生”。(见79号文件)发给俄共(布)地方委员会的指令颇为古怪,其中规定:农业村庄中的俄共(布)地方委员会应“由三名同志”组成。他们“的存在和工作均

应保守秘密”，但与此同时要“通过各个科：组织科、宣传科、机要科和军事科开展工作”。前面两个科的工作内容在指令中作了规定，而关于机要科和军事科，则提到它们“根据专门的指令”进行工作。（见 82 号文件）

我们看到的是某一种荒诞不经的幻影。在顿河地区的村镇、庄寨和村庄中，不仅没有共产党的支部，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共产党员。所有这些职能无可避免地将由委员来履行，而这样的委员又是从别处指派来的，对于他们所管辖的人而言是个外人。发给机要科和军事科的“专门的指令”是在 1919 年 1 月 24 日的通告信发出以后草拟的。读者可以在本文件集中找到这些文件（见 96、115、122 号）。但是，1919 年 1 月 15 日呈交给斯维尔德洛夫的报告和指令的实质，则在于消灭相当一部分哥萨克并强制清除其他的哥萨克，而这一点无论对于文件的起草者还是文件的收件人，都是明白无误的。看来不必怀疑，相关的政策早在 1 月 15 日以前很久就曾同政治领导层，首先又是同斯维尔德洛夫商议妥当的。在这里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即兴之作。

根据许多文件判断，斯维尔德洛夫在决定哥萨克问题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而且人们发现，他对于许多问题的决定甚至比俄共（布）顿河局领导人提出的决定还要激进。1919 年 1 月 23 日，科瓦廖夫呈交俄共（布）中央一份关于顿河地区政府的报告，他在这份报告中坚持认为，“要战胜哥萨克，不能只靠子弹，而且还要运用说服的力量和对他们采取正确的态度。采用这些做法，我们就能促使他们转到我们方面来。如果他们不转到我们方面来，那这将不是胜利，而是军事战果，并且还不得不进行军事占领”。他建议建立有哥萨克代表参加的顿河政府，同时具体提到米罗诺夫。（见 85 号文件）

俄共（布）顿河局在 1919 年 1 月 25 日的结论中果断驳斥了科瓦廖夫的建议。（见 89 号文件）但是，连顿河局原先提出的关于建立一个哪怕是委派的顿河执行委员会，由它承担组织管理地方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这样的建议，也被斯维尔德洛夫否决。他表示：“暂时不要建立任何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总的领导现在仍应归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见 93 和 95 号文件）这就意味着要在一个不确定的长时间内建立起军事占领体制。后来在军队的政治机关中甚至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地方管理系统（地方工作部），而这个部门在组织居民生活方面却是全然无能。

斯维尔德洛夫的生活和活动于 1919 年 3 月中旬猝然中止。其时，顿河地区的北方一带完全笼罩在因清除哥萨克政策而引发的群众暴动的熊熊烈火之中。暴动在国内战争中对布尔什维克起了决定命运的作用，破坏了红军向南方的进

攻,为邓尼金的志愿军向北开进打开了道路。理所当然,1月24日指令在南方面军和它所占的顿河地区不仅获得了狂热的支持者和执行人,诸如司尔佐夫、弗伦克尔、霍多罗夫斯基等等,而且也遇到了像索柯里尼柯夫和特里佛诺夫这样一些表示坚决反对的人。由于索柯里尼柯夫(看来也不仅仅是他)的坚持,中央组织局于3月15日审议了“关于中央涉及哥萨克的……通告信和关于顿河军辖区的局势”的问题。(见117号文件)问题的决定提交给了于3月16日,即斯维尔德洛夫去世这一天,召开的中央全会。全会听取了索柯里尼柯夫“关于中央涉及哥萨克的决议”的发言,并作出决定:“我们中止对哥萨克采取措施,也不阻碍他们分化”为白色分子和红色分子。(见119号文件)在书刊著作中存在一种意见,认为中央全会之所以能够通过这项决议,是因为斯维尔德洛夫此时已经去世。<sup>15</sup>

斯维尔德洛夫的葬礼于1919年3月18日举行,这一天恰逢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在由列宁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对斯维尔德洛夫的活动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其中包括这样的话:他,斯维尔德洛夫,“常常一个人就能作出决定”<sup>16</sup>。在近年来的书刊中,有人认为,这句话所指的正是关于清除哥萨克的决定。也许是这样。但是,斯维尔德洛夫工作中的上述特点,并不能使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高层政治领导的其他代表人物,首先是列宁本人和托洛茨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摆脱对通过类似决定和由此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应负的责任。与此相关,所通过的决定的提法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其中用了“中止……”字样,而不是“废除”。这就给继续对哥萨克实施恐怖活动,无论从军队镇压顿河上游的暴动方面(见120—122号及其他文件),还是从根本没有放弃清除哥萨克政策的俄共(布)顿河局所领导的革命委员会和委员方面(参见129、132、135、136号文件),留下了相当广泛的余地。从1919年4月21日索柯里尼柯夫在组织局即将再次讨论顿河地区局势(参见132号文件)之前致中央的电报,就可以对这一点作出判断。不过,1919年4月21日召开的中央组织局会议这一次却不仅没有支持索柯里尼柯夫,而且相反,还通过了“司尔佐夫同志的建议”,其实质仍是清除哥萨克。其中说:“对南部地区反革命的哥萨克实施恐怖行动;让来自俄罗斯中部的移民迁入哥萨克庄寨居住;……进行动员,把农民武装起来。”(见139号文件)这项决议未能执行,是因为红军向南方的进攻受阻,而到6月份又更是向北撤退,几乎到达莫斯科。这一切恰恰正是由于大规模恐怖行动这种自杀性政策所造成的结果。

在对哥萨克的仇视日渐增强,而从外地派去的委员和革命委员会(似乎专

门挑选了一些不称其职和卑鄙无耻的人派往那里)的恣睢暴虐的情况下,米罗诺夫无可避免地接触到采用大规模恐怖行动和促使其经济衰败的方法实现清除哥萨克的准备活动。他对从克拉斯诺夫军队手中解放的各地区,包括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正在组建中的政权机构的人员组成提出异议(见101号文件),把投诚过来的成团的哥萨克,均携带马匹和马具,统统放回家,而不是送往食不果腹而又人满为患、瘟疫蔓延的集中营。(见99、100、102、103号文件)米罗诺夫同地方的党员干部,首先又是同顿河局委派的人员,从而也就是直接同俄共(布)顿河局发生了公开的冲突。(见106、110、111号文件)有鉴于此,有人产生了一种任命米罗诺夫去顿河地区以外担任更高职位而把他排除出顿河地区的主张。(见104、107、108、109、128、131、140、141号文件)

1919年2月18日,正当第9集团军突击集群(辖第23师、第16师和第15师)位于距新切尔卡斯克“两天行程”之处时,米罗诺夫接到交出集群指挥权并前往谢尔普霍夫的命令。(参见注释47)在统帅部大本营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米罗诺夫坚持要求返回顿河地区。他终于获得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于3月15日通过决议和总司令于3月16日签署命令:在非洛诺沃、谢布里亚科沃一带,即紧紧靠近同克拉斯诺夫军队及前来换防的邓尼金分子交战前线之处,也即紧紧靠近于1919年决定革命命运的前线之处,组建新的哥萨克师。(见123号文件)

在这些日子里,他草拟并不断充实一份关于如何把哥萨克吸引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的报告,其中提出了根据在革命过程中获得的经验而得出的几点结论。报告中提到必须:“1. 尊重他们(指哥萨克。——原注)历史的、日常习惯的和宗教的生活方式……2. ……采用组织讲座、座谈、分发小册子等形式向哥萨克和本地农民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像现今‘某些个别共产党员’的全部言行所‘展示’的那样,强制性地移植和填塞。3. 目前不应对牲畜和农具进行登记,最好是宣布固定的价格并要求居民按价供应产品,并且将这项要求向全体居民宣布……4. 让居民在有经验的政治工作人员领导下现在自己建设生活……为此;5. 召开各管区代表大会选举管区苏维埃,并把全部权利交给这些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而不是像现在所做的这样交由随意任命的人员管理……代表大会应紧急召开……”(见125号文件)

显而易见,报告的内容与1月24日那封旨在消灭哥萨克而不是为了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的通告信全然背道而驰。米罗诺夫的报告在谢尔普霍夫得到总司令瓦采齐斯(“我原则上同意”)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阿拉洛夫

(“完全赞同政治见解和要求,我认为它们是公正合理的”)的支持。这两则批示的日期是1919年3月16日,当时俄共(布)中央还刚刚在着手拟定关于中止执行清除哥萨克的指令的决定。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反应则与此相反:3月21日,从那里发出了一件呈交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紧急便函,其中叙述了报告和两则批示的内容,声称不希望米罗诺夫“留在顿河地区”,因为他“并不了解我们的路线,也不知道……实际上正在做什么”。(见126号文件)托洛茨基在1919年3月22日的回函中确认:“一切权力仍然归于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并表示同意把组建新的师的地点改到顿河军辖区以外。(见127号文件)

仅仅过了两天,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又全体联名要求托洛茨基“就米罗诺夫问题立即作出决定”,务必做到完全切断他同顿河地区的联系。(见131号文件)这项要求于3月28日付诸实施,于是米罗诺夫几乎在两个月时间内成了距故乡顿河地区远达数千里的西方战线上白俄罗斯-立陶宛集团军的副司令。在人际交往中绝不容忍虚伪欺诈行为的米罗诺夫,向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坦诚声称,他把这一项任命看作为“从顿河地区遣送出境,虽然我本不应受到这样的对待……”(见140号文件)

本文件集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证据,足以说明:实际上是谁和怎样推行了清除哥萨克的政策,以及这项政策对于哥萨克,首先又是顿河哥萨克,进而对于整个革命的俄罗斯,造成了多么致命的后果。这就是由米罗诺夫收集并在他的档案材料中保存下来的那些文件,其中一部分见之于他所写的呼吁书、信函、报告中的陈述。(见141、143、156、157、158号及其他文件)这也包括南方面军司令部、顿河局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的文件(参见118、120、121、124、131、132、135、137、138、139、144、147、166号及其他文件)和在关于顿河上游管区举行暴动的哥萨克的文件。(见112—116、122号文件)

在苏联解体之后的书刊中,关于韦申斯卡亚暴动有不少著述发表,相关的文件也开始面世。<sup>17</sup>但是,对于国内战争历史中这个令人痛心事件的专题科学研究还并未开始。本书选入一部分韦申斯卡亚人论及暴动起始时的文件,它们说明:第一,正是迫使村镇和庄寨居民人人都拿起武器的清除哥萨克政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次,对于那些仅仅在两个月之前还拒绝参加克拉斯诺夫部队对苏维埃俄国作战(!)的韦申斯卡亚人来说,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多么痛苦而艰难;以及最后,第三,最初的暴动口号“拥护苏维埃,反对共产公社和枪杀!”反映出了群众的情绪。

对于暴动的规模和影响,肖洛霍夫在专门为《静静的顿河》第3卷所写的注释中,曾作出确切的判断。他说“……我们的战争史学家并未弄清顿河上游暴动的真实规模……实际上参加暴动的不是1.5万人,而是3万—3.5万人,4、5月期间他们拥有的武器不是‘几挺机枪’,而是25门火炮……近100挺机枪,而战士按数量几乎人手一支步枪。”据认为,“5月份在顿河右岸……”暴动并未被镇压下去。“武装的暴动兵力和全部居民均撤到了顿河左岸。在河岸长达200俄里的正面上,暴动者构筑了堑壕,拒险扼守达两个星期,直到谢克列捷夫实施突破后他们与顿河军主力会合为止。”<sup>18</sup>这里我们提请注意几个与之相关的日期。1919年5月24日,顿河军突破红军战线;6月7—8日,谢克列捷夫将军的骑兵同顿河上游的暴动者会合;6月份,志愿军向哈尔科夫和库尔斯克展开进攻;7月1日,高加索集团军占领察里津;7月2日,顿河军向坦波夫、叶列茨……方向发起进攻;10月,志愿军开始从奥廖尔向莫斯科进攻;顿河军宣布从南向北……发动总攻。但是,白军一旦进入俄罗斯的农业地区,他们便遭到当地居民公开的、日益增强的抵抗。

很难设想,如果不是发生了上述种种事件,米罗诺夫此后的命运又将会如何。6月13日,他接到立即前往南方面军的命令。(见149号文件)6月15日,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把米罗诺夫就他返回南方面军一事发表的告居民书用电报(!)散发(见151号文件);6月17日,南方面军下达关于任命米罗诺夫为由顿河哥萨克组建的特别军军长。(见152、154、163号及其他文件)

最后,1919年7月8日,米罗诺夫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见了列宁,在场的还有加里宁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代表马卡罗夫。<sup>\*</sup>米罗诺夫呈送给“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列宁公民”的报告得以保存下来。报告中全文列入了上面提到的3月15日送交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便函。联系到这一点,米罗诺夫曾经指出:“然而,只有一个人理解我,只有一个人同意我的观点——这就是阿拉洛夫同志……而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像阿拉洛夫同志那样同意我的意见,那么我们现在就不会有顿河战线了。”(见168号文件)

在列宁档案资料中保存的一份上述文件的页边,有一些值得重视的批注,足

---

<sup>\*</sup> 在莫尔多维亚共和国政府下设的语言、文学、历史和经济研究所(萨兰斯克市)的档案材料中,保存有C. 韦尔纳于30年代中期撰写而一直未公开发表的《米罗诺夫暴乱》一书的手稿。其中断言,在红军档案馆(现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中保存有这次会见的记录。遗憾的是,上述速记记录稿未能找到。该手稿列举了参加会见的人员。

以证明列宁曾仔细阅读了这份报告。在文件最后一页的背面,列宁记有由某个人提议的(也许是商议过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名单:“米罗诺夫、特里佛诺夫(从东方面军调来)、索柯洛夫+马什卡罗夫尚未任命。”(同上)如果这项建议得以贯彻,那么由哥萨克组成的米罗诺夫那个军在1919年秋天就可能成为南方战线上的一支突击力量,至少也不会比布琼尼那个军有所逊色。

令人遗憾的是,后来在新组建的这个军内同米罗诺夫相处共事的竟是清除哥萨克政策的积极执行者拉林和镇压韦申斯卡亚暴动的积极执行者斯卡洛夫。而受命从事政治教育和宣传工作的,则是不仅米罗诺夫,而且连普通哥萨克也不愿意听他们讲话的那些人。哥萨克群众和米罗诺夫本人对于所谓的政委的对立情绪根本无法改变,以至于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卡洛夫很快得出结论认为,“最好停止……任何组建活动”,并通报给索柯里尼柯夫(见173号文件),而且随即又策划了反对米罗诺夫和这个军的直截了当的“政委们的密谋”。(见178—182号文件)这个军此时已经实际上中止了组建庞大作战力量的过程,而敌人则恰恰展开了一场强有力的攻势。司尔佐夫把原先早在春季提出的指控又加动用,那就是:“米罗诺夫(在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同时)进行反对共产党员的宣传鼓动。”(见133号文件)在哥萨克和农民中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在粉碎克拉斯诺夫分子和邓尼金分子以后,“米罗诺夫老爹将带领我们扑向共产公社。”(见135号文件)

在普通百姓的头脑中,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员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在农村人们认为,布尔什维克是那些推翻沙皇,把土地平分给农民,并赶走地主、将军和警察……的人。他们称之为共产党员的则是那些实行强制性余粮征集制,迫使人们成立共产公社,狂暴地镇压反对意见,采取大规模恐怖活动着手清除哥萨克……的人。根据这种幼稚的认识,哥萨克的保护者米罗诺夫是布尔什维克,而实行清除哥萨克的人——拉林、斯卡洛夫、列舍特科夫——是共产党员。

1919年7月、8月间聚集在萨兰斯克的大批哥萨克对于清洗哥萨克、枪杀、没收财产,对于顿河上游的暴动和暴动者的命运疑虑重重,心情忐忑。米罗诺夫正处于这些议论的中心。直到这时,他才得知在他“被驱逐出顿河地区”期间发生的事,内心十分痛苦,对苏维埃当前的政策和实际做法得出越来越激烈和越来越否定的评价。向布尔什维主义靠拢的过程中止了,在对于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创建新社会的途径和手段方面,同共产党人产生了深刻的分歧。

文件集收入的1919年7月、8月期间的材料,表明了一个真心实意而又热诚激越的社会革命参加者对过去加以反思和进行重新评价的痛苦过程,其间他还逐



步认识到：对于新政权的组织和职能，新政权同整个社会，特别是同农民也即国内占绝大多数的居民的关系，应当进行必要的修正。1919—1920年期间，许多国内战争的参加者，特别是哥萨克和农民阶层的代表人物，在同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关系中，都经历过这样一种转变评价和立场的艰难过程。

目前我们只知道不多几个先是同白军奋战，而在红军取得胜利以后又立即举起武器反对共产党专政，反对思想上的不容异己、强制的改造手段、余粮征集制、采用恐怖手段等等的重要军事人物。其中我们可以提到曾在乌克兰创建农民革命军的马赫诺、于1920年宣布成立“红色真理军”的师长A. П. 萨波日科夫，以及先是于1919年9月逮捕了米罗诺夫，而后又于1921年2月发动全师举行暴乱的布琼尼战士Г. С. 马斯拉科夫师长。

在这里提到的和没有提到的暴动者中，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人能够在文件中说明自己的情况和所走过的道路，讲清自己心中的变化，陈述自己参加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后来又举行暴乱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所建立的政权的动机所在。

米罗诺夫的文件出自这样一个人的笔下，他毫不隐讳地坦诚叙述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广泛引用事实材料，又独立地作出政治结论。可以认为，这是一套相当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文件，令人可信地揭示出这个能够代表和维护20世纪初叶俄罗斯农民利益和愿望的人的内心世界和个性。这正是米罗诺夫档案材料的迥然不同于其他资料之处，确实有其独一无二的特点。

文件集出版前言受篇幅所限不可能逐一地阐述米罗诺夫同布尔什维克分歧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在1919年7月31日致列宁的信中，米罗诺夫表示绝对不同意“摧毁一切，新的事物就会生长”的原则，不同意“把劳动农民所拥有的一切，把他们通过流血流汗的劳动挣来的一切全部摧毁，然后再在这样的废墟上开始新的，但却充满新的危险而且目前只是在理论上十分美好的新生活”。然后，他描绘了未来的“共产主义使徒”的形象：他们到农村来“不是随身携带书籍、传单和小册子，而是带来生产工具——机器”。他们循循善诱……他们身体力行作出示范……“农民亲眼看到了他本来不相信的事。下一次耕种时，他就会自己设法去寻找机器了。”

在这封信中米罗诺夫宣称，他将“同10月25日以前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指原先那样的党。——作者原注）一起走到底”，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邓尼金、高尔察克、佩特留拉、格里戈里也夫等人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但是我也以同样的憎恶心情看待假共产党员们对劳动人民施加的暴虐行为，因此也不能成为他们的支持者”。（见176号文件）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列宁是否收到了这封信。此信

的一份副本留存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文件中(参见 176 号文件的注释),但是不清楚文件何时和如何到了那里。在信的最后,米罗诺夫通知说,将把它分寄给“我的数量众多的忠实的朋友们”。这里当然有所夸大,不过该信的一份副本曾被第 23 师政治部发现,并予收缴。<sup>19</sup>

8 月初,米罗诺夫完成了草拟《工人农民哥萨克党纲领》的工作。(参见 184 号文件)这样的党并未建立,纲领也未成为公之于众的文件。不过,对于了解米罗诺夫的政治立场和他所提出的要求,“纲领”值得十分重视。毫无疑问,这是一份推动革命向民主主义方向发展的纲领,首先是以占居民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为其取向的。

下面我们对这份纲领中具有积极意义的、反映相当一部分革命参加者的情绪和观点的最重要内容作一概述。他们要求放弃一个阶级的专政即一党专政。“一切政权归于由来自劳动者的工人、农民和哥萨克代表的真正的苏维埃加以体现的劳动人民。苏维埃应当成为人民意志的执行者和他们建设新生活的领导者”——这就是纲领的立足点。从这个立足点出发,产生了一些立即应予实行的要求:“在自由进行社会宣传鼓动的基础上改选所有各地苏维埃,并召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改选苏维埃的所有执行机关,赋予苏维埃在地方上广泛的权利”,“撤销人民委员会,其全部职能划归中央执行委员会”,“撤销肃反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废止死刑”,以及“规定各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享有完全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

在土地问题这个“最为要害”的问题方面,米罗诺夫认为,消灭土地的私人所有制是完全理所当然的,而今后也必须实行“共同劳动和联合生产”。不过,“当前革命时期的迫切的任务”则是“把土地转交到劳动人民手中”,并保持业已形成的农民和哥萨克的土地使用形式,即:村社使用、单干农户使用和庄寨使用。同时,在庄寨和单干农户中,“土地仍然归原所有主使用,直到他们加入村社为止”。“为原先的所有主按劳动标准定额留下一份土地,直至他们加入村社为止,只要他们自行耕作而不使用雇佣劳动”。在强调不可能采用革命的办法“把千百万农民的劳动联合到一起”时,米罗诺夫谈到要“为和平渐进地发展农业耕作技术和实现联合生产创造有利条件(让人们有较长的准备时间)”。

最后,关于余粮征集制。纲领提出首先要“取消促使农村反对城市的征用制度”,以及从根本上“撤销从农村榨取粮食的一切官僚主义机关”,“实现在苏维埃共和国内部通过农民和工人的劳动消费合作社在全俄计划基础上的商品交换”。(见 184 号文件)这些建议意味着取消余粮征集制。而关于这一点,在布

尔什维克党上层人士中自1919年秋季起开始议论,由托洛茨基于1920年2月提出建议,而在1921年3月份,即米罗诺夫在莫斯科监狱中遭到杀害的几天之前,付诸实现。

在1919年7月31日给列宁写信之后,由于政治部人员的行动和米罗诺夫本人的做法(参见176—202号文件),致使他同共产党的分裂急剧深化。8月8日,他宣称,由于同意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的主要口号而愿意加入这个党。不仅如此,他还因为不知道“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中央局”的地点(参见183号文件),而请求“共产党协助”。这项声明只能被看作挑战 and 嘲弄。8月14—17日,由于设想召开新的卫戍区的会议(见188—190号文件),爆发了他同拉林之间的公开冲突。结果是:政治部向俄共(布)中央和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不组建”这个军的建议,而米罗诺夫则致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提出:应当把“所有的政治工作人员”“从这个军”驱逐出去。(见191、193号文件)

涉及组建中的顿河军在其军长领导下的暴乱、涉及暴乱者从萨兰斯克向顿河军辖区东部边境安宁斯卡亚镇的开进、涉及逮捕暴乱者及对他们的审判、涉及对米罗诺夫及其亲密战友的死刑判决、关于死刑犯狱室的夜晚和随后的赦免的有关文件,本文集收集极为完整。(见206—306号文件)

然而,有时仍然会产生一个问题:“暴乱果真发生过吗?”这个军不是向前线开拔去截断进攻之敌的道路吗?也许这更像是苏维埃共和国保卫者的一次英勇出征?对于这些问题可以完全明白无误地回答——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实质而言,这都是一次旨在反对布尔什维克建立的专政制度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叛乱。对此米罗诺夫在自己的呼吁书中多次发表过声明。我们在此摘录他第一份呼吁书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些词句以资说明:“在顿河骑兵军的红旗上写着:一切土地归于农民,一切工厂归于工人,全部政权归于劳动者在自由的社会宣传鼓动基础上选出的、由真正的工人、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体现的劳动人民!打倒委员的专制和扼杀了革命的共产党员的官僚制度!我并非孤身一人。人民的真正备受苦难的心灵和我在一起,而这才是拯救革命的保证。”(见211号文件)在1919年7—8月的条件下,一个热诚激越和坦诚率直的代表人物的抗议是合乎情理的,而且看来也已为特里佛诺夫、斯米尔加、叶夫列莫夫这样一些人所理解。(参见207、210、249、258、279、287号和其他文件)

自1919年12月起至1920年8月,米罗诺夫担任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且是管理处处务委员。(见313号及其他文件)关于这一时期他的生活和

活动的文件,现在刚刚开始有所发现,但是仅就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各档案馆面世的少量材料,就可以看出:有人企图尽量使他远离顿河地区生活的基本问题,任命他出任鼠疫防治委员会主席就是一个例子。(参见314号文件)然而,米罗诺夫生气勃勃的天性无法抑制:他至少两次巡视了霍皮奥尔和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的一些村镇。第一次,根据他1920年1月13日的报告,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关于上述两个管区的情况、关于审视居民上诉等的决议。(参见310号文件)第二次巡视为他7月17日在顿河军辖区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关于地方政权机关工作状况的发言提供了材料。发言是批评性的,引起大会主席的“反击”说:“米罗诺夫同志谈的并非问题的实质。”(参见316号文件)

听从革命政权的要求,乃至加入俄共(布)党(参见298号文件),对于米罗诺夫来说都不意味着要用党的政策的“实质”来限制视野,忽视实际情况。在米罗诺夫心中,保留着对党的官僚机构专政、对忽视现实情况和居民利益行为的内在反抗。当然,这种反抗情绪并非仅他一人独有。公布的文件足以揭示顿河地区党的领导层中发生严重分裂,以及因司尔佐夫、拉林、罗加乔夫、博尔迪烈夫等人一再试图恢复清除哥萨克政策而引发不同观点尖锐斗争的根源所在。A. A. 科皮亚特凯维奇曾说,这些人“希望顿河地区发生暴动,以便进行血洗”。于是李可夫作为国家最高领导机关的代表不得不到这里,于1920年6月果然把米罗诺夫所说的“嗜血的人们”赶出顿河地区。(参见398号文件和注225)

但是,在顿河军辖区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米罗诺夫同顿河执行委员会新的组成人员之间的关系仍然不融洽。在回忆录《经赦免而幸存的一年(1919年10月8日—1920年10月8日)》的初稿中我们看到:“再次不信任……令人烦闷……报纸发出警报说‘去打弗兰格尔!’……逃往前线……托洛茨基同志的电报……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员(确实如此!)……工作一个月……克里米亚时期……”(参见398号文件)

涉及米罗诺夫指挥骑兵第2集团军时期的文件,包含的内容有:反对弗兰格尔军队的作战行动、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荣获当时的最高奖赏革命荣誉武器、任命米罗诺夫为红军骑兵总监。(文件集第四编)不过,对他的政治不信任并未撤除,集团军司令处于这样一些人的包围之中,诸如曾于1919年9月参与逮捕米罗诺夫支持者的布琼尼战士戈罗多维科夫,还有主持审讯暴乱者案件并判处他们枪决的波卢扬等。(参见229和230号文件)

尽管如此,米罗诺夫仍然保留有决定集团军事务的自主性。集团军急需补充人员,米罗诺夫曾从俘虏中接受了一些自愿者以局部地解决这个问题,但后来

这被列为他的罪状之一。(参见 328、334、347 号文件)不过,内心的反抗情绪有时也以一种故作姿态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他曾请求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以绘有死神标记——一个骷髅头和两根交叉的骨头……的旗帜表示“祝福”,以便在这面旗帜下,使“第 23 师整顿旗鼓,经受锻炼”。(参见 327 号文件)

人们知道,骑兵第 2 集团军有一段时间曾用于同马赫诺的军队作战,因为马赫诺的部队参与了粉碎弗兰格尔的行动,但却拒绝同红军合并。有关详情至今仍不清楚。不过,使用原先的暴乱者米罗诺夫同叛乱者马赫诺作战这一事实本身十分令人关注,应当成为专门研究的课题。

涉及 1921 年 2—4 月间残害米罗诺夫的文件(文件集第 7 编),整个说来也清楚地展示为了将他彻底清除而采取的密谋的情景。可以看出,在这场密谋中,契卡系统的“上层”和“基层”有着一定的默契配合,而各自的行动又是至少经本级党的领导认可的。就基层一级(管区)而言,这种默契配合从 2 月 5 日或 6 日米罗诺夫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出现之时起至 2 月 13 日被捕时止的过程在文件中都有记载。(见 350—372 号文件)

至于最高一级(莫斯科)参与的情况,文件中反映出来的是契卡个别部门的积极活动。而对一切情况都了如指掌的党的领导机关显然故意回避。从密探捏造以组织反苏暴动为目的的“米罗诺夫密谋”的恶意诬陷和密报开始,到顿河肃反委员会实行“不惊动居民的秘密”逮捕,对于米罗诺夫的镇压行动都由首都的全俄肃反委员会持续进行。他们接受了对他提出的指控,尽管显然是凭空捏造和并无事实根据,而对被侦讯者提供的令人信服的答辩,却未予置理。(参见 383—388 号文件)3 月 28 日,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特别部签署了指控米罗诺夫“在哥萨克居民中一再策划暴动”的起诉书。(见 395 号文件)在整个这段时间内,只有一次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关对米罗诺夫的事件表现出兴趣。2 月 17 日,高加索方面军司令部将逮捕米罗诺夫一事用电报通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2 月 23 日斯克良斯基将电报的一份副本转寄给“列宁同志(亲收)”,3 月 5 日列宁问斯克良斯基说:“米罗诺夫现在何处?目前情况如何?”(参见 369 号文件)对于列宁的询问,显然回答说:全俄肃反委员会正在侦查之中。这就是全部了!没有发现列宁进一步关注米罗诺夫命运的任何迹象。米罗诺夫给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信一直未见答复,只有伏龙芝过了很久才用电报向中央作了反映。(参见 390、391、393 号文件)

米罗诺夫最后的一份文件是 1921 年 3 月 30 日给加里宁的信(抄送乌里扬诺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这封信极其令人信服地揭露了整个所谓“米罗诺



录的(参见303号文件),一直持续到国内战争结束。

米罗诺夫的纯粹军事性文件,本集选收不多。(参见18、27、30、31、44、46、48、52、54、60、61、69号和其他文件)为了有助于了解当时的形势,在所公布文件的注释中对于总的作战情况加以说明。以后各编均采用这一做法。

第二编《清除哥萨克政策和裂痕出现》所收入的文件展现了1919年的事态。其中包括:1919年1—5月期间俄共(布)中央、俄共(布)顿河局和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直接涉及1919年1月24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通过关于开始和继续实施大规模消灭哥萨克行动的通告信的文件(参见79—82、86—95、105、106号文件),以及关于1919年4—6月期间因韦申斯卡亚、卡赞斯卡亚、米古林斯卡亚各村镇的哥萨克举行大规模暴动,从而导致共和国南线作战形势出现重大逆转而改变顿河地区政策的文件。(参见132—139、147、153、155号文件)

除了保存在俄罗斯现代史文件和研究中心的党的机关的材料以外,编者还使用了保存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的文件(1235号全宗,83号目录)。没有这个部的文件,关于顿河地区事件的全貌就不完整,特别是涉及清除哥萨克政策及其所造成的后果方面更是如此。(参见166、167、170号文件)哥萨克工作部,特别是在顿河哥萨克军组建期间,对米罗诺夫曾予以支持。(参见175、178—182、191—196号文件)

第三编《叛乱》的材料,反映了顿河军组建时导致米罗诺夫起事的种种情况。在所公布的文件中应特别提到哥萨克工作部委员马卡罗夫详细说明顿河地区政治局势的报告(242号文件),以及米罗诺夫给列宁的信(176号文件)。

第四编《审判》系以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所保存的米罗诺夫侦讯审判案卷的材料为基础汇编而成。除此类材料外,还收入了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和政治局关于米罗诺夫案件的决定。(参见271、283、288、296、297、298—300、304号文件)

第五编《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提供的材料,涉及米罗诺夫在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领导机构任职时的活动。这一编以在罗斯托夫州国家档案馆中发现的材料为基础编成。

第六编《集团军司令》包括涉及米罗诺夫担任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期间率部同弗兰格尔军队作战时的活动的文件。在这一编中,集团军司令本人根据自己的和虏获敌方的战斗文书所撰写的随笔《击溃男爵弗兰格尔的开始》具有特殊的意义。(参见342号文件)

在第七编《残害》中,披露了迫害米罗诺夫的另一阶段及其被捕的有关文件。(参见 360—362、382 号文件)

文件集最后一编是《米罗诺夫个人生活摭拾》,其中选收了米罗诺夫同亲友的书信、诗作及其他材料。这些文件来源于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

本书文件的刊布遵循《历史文件出版规定》(1990 年莫斯科版)的要求。文件的标题有编者所加的,也有原有的,均在脚注中加以说明。在不少场合,编者摘引所列文件中的词句作为标题。文件的注记按照历史文献学的要求处理。不少文件附有几个注记,说明它们保存在几个不同的档案馆,以及保存的是原件抑或是副本。

本文件集的学术备考性附录计有:内容注释(提供了许多涉及主题但未收入的文件)、人物简介(提供了许多顿河地区革命和国内战争参加者的资料),以及文件篇目。

**В. П. 丹尼洛夫    Н. С. 塔尔霍娃**

本文件集的整理、编辑人员,对于出资支持大量档案材料的发掘和复制工作的国际学术基金会(即索罗斯基金会)深表谢意。



## 注 释

- 1 参见:Л. И. 别尔兹、К. А. 赫梅列夫斯基:《英雄的年代。十月革命和顿河地区的国内战争》,1964年顿河畔罗斯托夫版;Д. С. 巴比切夫:《顿河劳动哥萨克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1969年顿河畔罗斯托夫版;А. В. 文科夫:《国内战争中的哥萨克(1918—1920年)》,1992年顿河畔罗斯托夫版;Т. В. 塔博林娜:《哥萨克的复兴。1989—1994年。起源。记事。前景》,1994年莫斯科版,第1卷;《哥萨克的复兴:历史和现状》,学术论文集,1995年新切尔卡斯克版,等书。
- 2 参见:Ю. В. 特里佛诺夫:《篝火的闪光》,1966年莫斯科版;Ю. В. 特里佛诺夫:《老人》,1978年莫斯科版;В. В. 杜中金:《骑兵第2集团军》,1968年莫斯科版;Р. А. 梅德韦杰夫、С. П. 斯塔里科夫:《菲利普·库兹米奇·米罗诺夫的生与死》,1989年莫斯科版;В. П. 戈利采夫:《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纪实小说》,1991年莫斯科版;Е. Ф. 洛谢夫:《米罗诺夫》,1991年莫斯科版;Е. Ф. 洛谢夫:《三次被判……》,1989年莫斯科版;А. Д. 兹纳姆斯基:《红色的日子》,1989年莫斯科版。
- 3 М. 乌兹纳罗多夫:《顿河地区共产党人为巩固苏维埃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而斗争》,载《顿河畔罗斯托夫师范学院学报》,1954年顿河畔罗斯托夫版,第1辑,第116—119页;А. И. 科兹洛夫:《在历史的转折点上》,1977年顿河畔罗斯托夫版,第113—114页;А. В. 文科夫:同上文,第13—14页。
- 4 《顿河军辖区农民代表大会(1917年5月14—24日)》,1917年新切尔卡斯克版,《大会会议记录》部分,第17,35—36页。
- 5 同上,第36—37页。
- 6 同上,第39页。
- 7 同上,《顿河军辖区农民代表大会决议(5月14—24日)》部分,第3页。
- 8 同上,《……会议记录》部分,第1,41—42,62页;《……决议》部分,第6—7页。
- 9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730—731页。
- 10 《顿河军辖区农民代表大会(1917年5月14—24日)》,《……决议》部分,第36—37页。
- 11 参见Т. В. 塔博林娜上文,第77页。
- 12 《苏维埃政权法令集》,1957年莫斯科版,第1卷,第71—72页。
- 13 《党中央委员会活动文件汇编。1918年9月—1919年1月》,载《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6号,第175,176页。
- 14 参见:А. И. 科兹洛夫:《清除哥萨克》,载《祖国》杂志,1990年,第6期,第66页。
- 15 参见:А. В. 梅尔菲:《论1919年3—6月的顿河暴动》,载《哥萨克的复兴:历史和现状》,第84页。

- 16 《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6 卷,第 132 页。
- 17 参见:《国内战争中的顿河哥萨克。文件集。1918—1919 年》,1993 年莫斯科版,第 1 部,第 255—317 页。
- 18 M. A. 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莫斯科国家文艺书籍出版社 1935 年版,第 3 卷,第 371—373 页。
- 19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 号全宗,1 号目录,16 号案卷,第 21 张。
- 20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7 卷,第 186 张及其他。

---

---

## 目 录

序言 .....	B. П. 丹尼洛夫 H. C. 塔尔霍娃 (1)
第一编 在走向布尔什维主义的道路上 .....	(1)
第二编 清除哥萨克政策和裂痕出现 .....	(139)
第三编 叛乱 .....	(308)
第四编 审判 .....	(483)
第五编 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 .....	(604)
第六编 集团军司令 .....	(621)
第七编 残害 .....	(730)
第八编 米罗诺夫个人生活撷拾 .....	(831)
注 释 .....	(868)
人物简介 .....	(914)
文件篇目 .....	(960)

---

---

# 第一编

## 在走向布尔什维主义的道路上

### 1

## “为自由言论、光明和真理让开道路！” ——米罗诺夫给顿河军政府委员 阿格耶夫的公开信\*

阿克尔曼市

1917年12月15日

“就全体军官而言，首先必须  
建立军官荣誉审判会”  
(摘自卡列金将军的演说<sup>1</sup>)  
“谎言最怕的是自由言论！”  
(K. C. 阿克萨科夫)

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公民！

约翰·穆勒在他关于自由的学说中声言：“如果全人类，除了一个人以外，都持某一种信念，而这一个人却抱有相反的看法，那么人类要是强迫这一个人缄默不语，就如同这一个人，要是他有权力这么做的话，强迫人类缄默不语，是同样的不正确的……”<sup>2</sup>

---

\* 文件的标题是原有的。号召书用铅字印在分成四版的纸上。铅印文本与作者亲笔文本的特点予以保留。

宣布顿河共和国<sup>3</sup>处于战争状态<sup>\*</sup>，您，作为军政府<sup>4</sup>成员，就是强迫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缄默不语。

我想告诉您，在这数以百万计的被战争状态堵住嘴巴的人们中间，却有这样一个人，[他]并不赞同故乡顿河两岸目前的状况。您和整个军政府是否有权确认，从约翰·穆勒的观点看你们是正确的？！

这一人就是彼得·杰尼索夫公民。在致骑兵中尉阿拉耶夫的信中，他写道：“尊敬的同志！我是你的同事彼得·杰尼索夫。我要告诉你我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没有力量同在我们顿河一带广为散发的关于卡列金将军和他的助手们的那些传单作斗争。只有卡列金是好样的，其他所有人都是布尔什维克。[当]我离开您的时候，我想我再也不会遇到尼古拉二世了。不，遇到了。一切机构仍由旧制度的人在卡列金将军庇护下进行管理。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民主原则。所有的委员会均被撤销<sup>5</sup>。阿塔曼不是由人民选举，而是委派的，尽管也有借口——似乎是为了示范<sup>\*\*</sup>（多么正确！）。许多职务被乡丁们把持，他们不断地给农民制造纠纷，还向老人们的耳朵里一再灌输说，士兵们丢弃了阵地，到处打家劫舍，很快就要来抢掠哥萨克了。我们从罗曼诺夫一家的独裁统治及其走狗们手中挣脱了出来，可我们的村镇和庄寨却牢牢地控制在尼古拉和卡列金将军手中。要从这些人手中把村镇和庄寨夺回来，是十分费力的，因为我们很少有人反对这些恶霸。要知道，同志，不能谈论新制度[任何问题]，否则小心——马上就会把你抓去。现在我向你描述一下我11月15日看到的情景。我们那里正在进行立宪会议选举。当然，神甫被推选为主持人，他长发披肩，坐在票箱旁边，向每一个人念叨说，投第4号名单<sup>6</sup>的票。自然，这4号票是以卡列金及其助手为首的。（好一个选举自由！……卖力干吧，各位大爷，卖力干吧，或许俄国人民会怀念你们！……）

我说，投2号名单的票吧，那是社会革命党的候选人，于是有人就像野兽一样对我大声咆哮起来。请看乡村的这些寄生虫们害怕到什么程度了。现在人们就说，我是布尔什维克。”

在信的末尾，杰尼索夫公民是这样写的，“立宪会议和人民的政权万岁！”

顿河地区所实行的这种政策的目的是，即使对于不甚了解社会生活问题的人们，不是也很清楚了吗？！

\* 铅印文本中着重标出的词用斜体表示（中译本用楷体表示。——译者）。

\*\* 文本有破损。

请允许我,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提请您注意到早在宣布顿河共和国实行战争状态以前很久就已经预见到的某些情况。

6月4日(是以前很久吧?!),拉斯波平斯卡亚镇梅德韦日村哥萨克军士 K. И. 阿夫杰耶夫、第一次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sup>7</sup>的代表,给自己兄弟写信说:“你们的全权代表们全都背离社会公共准则和民主体制而自行其是,还力图把别人也引入歧途。他们的言论:全是千方百计继续做纯粹的哥萨克,以及焚烧和发动国内战争;他们甚至愿意发号施令和用暴力制服人们,而不管是谁有罪……”

五个月以前,这个人就看出了军人会议某些奸险人物所奉行的政策的真实含义,而且预言家似的提到国内战争,而如今国内战争在故乡的草原上果然如熊熊烈火般地燃烧起来。

1917年8月23日,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报》<sup>8</sup>第49号上,顿河哥萨克第12团少尉 Д. 波诺马廖夫写道:“……到达团队以后,对于哥萨克们的问题我只能说:‘在那里,在静静的顿河岸旁,兄弟们,在我们那里工作的是一帮愚昧无知的人,他们根本不理解当前的时代,以及赋予我们的自由的所有表现形式……’”

军政府为制止这样的工作做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相反,对这些人的工作却全力予以支持,可现在这种工作的后果已经事实俱在!

9月8日,在军政府看出科尔尼洛夫叛乱存在针对卡列金将军的“显而易见的挑拨意图”之后,还是这份《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报》的第55号上又刊登了第二次预言:“遗憾的是,不得不承认:军政府走上了一条可能孕育着巨大灾祸的极其可疑而危险的道路……”

我们看到,静静的顿河并未能避开灾祸!是谁引来了这些灾难,要让他认罪!……

我们就不去分析那些促使人们宣布顿涅茨煤炭工业地区处于战争状态的原因了,我们承认,这是既成事实,但却是蕴藏着降临到哥萨克头上的一切灾难的根源的凶险事实。不久之后,这种战争状态也在顿河共和国全境实行了。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不禁想起已故的列夫·托尔斯泰讲述的真理。他说,这种管理国家的方式只适用于对付傻瓜。

莫非军政府和军人会议在批准这一措施时竟以为,除了他们以外,整个军辖区内全是些傻瓜?……

所有掌管顿河地区命运的人们不妨也回忆一下还是那个约翰·穆勒说过的另一段话:“即使设想(军)政府和人民意见完全一致,而且也根本不想显示强制性的权力,除非它认为为了向所谓人民的声音作出让步必须这样做,那么我仍然

否认人民有权自行其是地或者通过自己的政府对言论自由显示权力,因为这样的权力本身就是违犯法律的。一个最好的政府也不比一个坏政府在此类强制行动方面有更多的权力。这种压制言论自由的做法,即使在符合舆论的情况下采用,也是万分有害的,而政府如果在违背舆论的情况下采用,那就更加万分有害了。”<sup>9</sup>

是谁杀害了乌留平斯卡亚镇的教师谢利维奥尔斯托夫?<sup>10</sup>是谁打了老政治活动家——经历过农奴制年代和在尼古拉·罗曼诺夫统治下遭到流放的谢利瓦诺夫公民——一记耳光?又是谁逮捕了这个队的骑兵司务长、曾在战场上充任顿河哥萨克第18团掌旗兵的瑟乔夫?

是您——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因为您,作为军政府委员,同意在顿河军辖区实行战争状态!

这是您10月13日在共和国苏维埃<sup>11</sup>会议上讲的话:“……他们(哥萨克)知道,所有哥萨克多么重视他们效力供职的事,他们知道,在战争中受尽苦难后回到我们村镇的人们成为我们这里最荣耀的人,而不论他们带着什么样的标签……”这些话显得空洞乏力而又大而无当。(第247号文件)对于来自左面的嘲讽,您的回答也是这种空洞乏力而又大而无当的语句。您说:“立宪民主党人!你们不了解情况。我本人是社会党人,而且在名单上是第一个……”(是哪一张名单?!)

一个社会党人怎么能同这样的卡列金将军并肩携手呢?!他8月30日在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上公开扬言:我们哥萨克同社会党人不走同一条路,而是和人民自由党走同一条路。(《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报》第54号)

[……]\*

难道这位社会党人没有考虑到这样做的后果吗?!

请允许我以一个曾经同甘共苦过的老同志的身份提醒您,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我们生活中的一件事:“决议……委派的军队阿塔曼看了抄件发现,1906年6月18日,在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上尉Ф.米罗诺夫、助祭H.布雷金和大学生П.阿格耶夫积极参与上述会议,并在会上签署了非法的判决……其中包括申请解散正在服役的享有优惠待遇的哥萨克团,以及关于再有新的动员时哥萨克拒绝参加服役的声明。

据此,认定米罗诺夫、布雷金和阿格耶夫违犯1906年1月14日发布的第

\* 此处部分文字被撕毁。

208号行政命令第3条,决定:逮捕上尉米罗诺夫并关入军人拘留所,并由警察局逮捕布雷金和阿格耶夫且各关押五个月……”

于是,如今我们看到,大学生П.阿格耶夫已经和同一个军队阿塔曼一样签署了同样的行政命令!我们看到,他已在坚定地维护在顿河地区进行普遍动员的主张!……

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您和军政府动员顿河地区的人们是为了反对谁呢?在顿河地区挑动战争,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布尔什维克来了!”——你们会这样说。

不会相信你们的!抬出布尔什维克只能吓唬小孩子,利用布尔什维克的名字只能构建一种在将军、地主、资本家、贵族和神父头脑中产生的深藏于内心的计谋。

在9月6日《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报》的第54号上,就布尔什维克问题我陈述过这样一种观点,而至今仍未改变,那就是:“……由于刚刚消失的发生国内战争的可怕迹象(科尔尼洛夫叛乱<sup>12</sup>),所有这一切都是号召人民觉醒过来,团结起来,既是为了拯救祖国免遭德国军队的攻击,也是为了拯救革命免遭那些宣布抵制临时政府的黑暗的反动势力的暗算。

所有这些势力都团结在如今唯一合法的(对于“地主老爷”而言)政党,即人民自由党周围。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失败在他们的队伍中造成极大的慌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放下武器:双方都宣称要誓死开战。导致此种情况的原因很多。

他们(也就是立宪民主党)的首要任务,是变换战线。他们目前将会通过布尔什维主义来攻击人民的成果,攻击革命的成果,因为布尔什维主义东山再起对于保持俄国的完整无损造成威胁。

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反动势力是同盟者。这样的同盟者并非天然的,是迫不得已而形成的,然而却是令人恐怖的同盟者!这种结盟比科尔尼洛夫、卡列金、克雷莫夫(已自杀身亡)、卢科姆斯基、邓尼金、瓦卢耶夫、马尔柯夫、阿列克谢也夫等这些将军更加可怕,更加危险。”

这难道没有发生吗?!难道我早在9月6日说得不对吗?!

在1917年12月2日对军人会议讲话时,您,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援引《我们的旗帜》报的话是采用了一种蛊惑人心的手法。黑海的水兵们在这份报纸上声称:“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巩固顿河地区的苏维埃政权。”您的这一引证引起了愤怒呼喊。而事情要简单一些:您并未切中要害!……



让我也效法一下这种手法,不过引用《罗斯托夫—纳希切万苏维埃消息报》(第199号)的话:“打倒俄国最后一个宪兵,打倒顿河地区地主和将军的匪巢,打倒最后一个反革命堡垒——新切尔卡斯克军政府!”接下来还有:“打倒地主和将军们的政府!顿河地区民主主义的兄弟联盟;劳动哥萨克同志兵、工人和农民的联盟万岁!……”

还要请您回忆一下1917年9月3日顿河后备第4团和下奇尔斯卡亚镇所有团体拍发的电报,其中说:“……与此同时,考虑到军人会议和军政府的活动坚持反革命的方向,会议要求立即罢免军政府的委员,并立即按民主原则改选军人会议委员。会议认为,刻不容缓的事是立即在顿河地区实行地方自治,并要使哥萨克在这些地方自治机关中有可能同军辖区内的非哥萨克劳动居民并肩携手前进,等等。”

我声明,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完全赞同这项决议。而如果这样的决议得以贯彻执行,那么顿河地区的国内战争即会自行消失,而顿河地区也可免遭涂炭!

然而,走上了动用战争状态来管理边疆地区之路的人们必将把自己的纲领奉行到底,因而我的声音显得如此微弱,以至既不能让他们幡然悔悟,也无法使顿河的哥萨克顿然觉醒!……

面对所有的顿河哥萨克,我请问您,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我的过去同遭不幸的同志:“为什么您在12月2日那一天不向军人会议宣告《日报》上刊登的C.杰列文斯基如下内容的报道:一批社会活动家,主要是立宪民主党人,向军政府声称,它必须立即同东南联盟联合政府一起采取措施在国内建立最高中央政权。顺便说起,这项建议得到临时政府派驻顿河地区的专员M. C.沃龙科夫和共和国苏维埃委员П. М.阿格耶夫的支持。”

您,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跟谁走在一起,现在不是昭然若揭了吗?……您是社会党人还是……您自己判断吧!

虽然我和您因过去曾遭受的苦难而在精神上相互沟通,但为了民主和自由我不能保持沉默!但有一点毕竟十分清楚,布尔什维克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而目的则在于:努力按照人民自由党的配方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

不应忘记,用刺刀建立起来的政权,也应当用刺刀加以维护。而这些刺刀既然是由您和军政府其他委员授予顿河哥萨克的,那么,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说明,为了捍卫这个政权哥萨克还要被动员多少少年呢?!因为俄国的民主派将力求从人民自由党手中把这个政权夺过去。

关于战争与和平、国内的无政府状态、布尔什维克和其他等等问题，我希望在顿河地区获得发言权。

为了不让人们强把布尔什维克这个称号加在我头上使我成为哥萨克眼中的恶魔，我宣布我的政治立场如下：联邦制的民主共和国，人民公决权，人民立法动议权，等等。这是整个哥萨克顿河第32团的旗帜！

对于我个人而言，为了过去的情分，我请求您，作为军政府委员，考虑到第32团即将移防顿河地区的事实，保证我享有人身不可侵犯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而我认为在同政敌的斗争中这是唯一的武器。

“卡列金是半人半神的人物，几乎是身披军事首长斗篷的某种抽象的概念。而博加耶夫斯基则是最高的祭司……”（见《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报》第234号）

只有多神教的祭司醉心于杀人，把人民作为祭品贡献给偶像！在我们面前的是偶像和祭司，但是，如果他们是公正无邪的，为什么他们害怕自由言论、自由讲话？！为什么您，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和整个军政府，不运用自由言论、自由讲话来同政敌作斗争，而要诉诸武器和皮鞭？

因为你们并非公正无邪!!!

利用这次机会，我转向顿河的哥萨克，把狂热的保皇党人士B.普里什凯维奇致卡列金将军的信介绍给他们。

### 普里什凯维奇致卡列金的信

《新生活报》刊载普里什凯维奇致卡列金的如下信函：

“彼得格勒的局势令人绝望。没有报纸，电报局和印刷厂已被占领，电话不通。在街上抓住人就往涅瓦河里扔，不经审判便把人关进监狱。

连布尔采夫都身处彼得罗巴甫洛夫堡垒之中，并受到严密控制。我主持的组织不遗余力地在把军官及军校的一切残存力量团结在一起，并把他们武装起来。只有建立军官和士官生的团队，才有可能挽回局势。要先由他们奋力突击取得初步战果，然后才有可能控制这里的部队。但是如果这样的条件，马上想在这里争取到一名士兵都不可能，因为其中最优秀的人们都已被一帮坏蛋给瓦解和吓倒了。无一例外地在所有团队中，大部分哥萨克由于杜托夫的古怪政策而接受了反宣传的影响，正是他错过了时机，本来采取果断行动也许还能做点什么。

说服和规劝的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果：一切像样的人都受到毒化和被赶走了，

发号施令的尽是一些罪犯、蠢货，对付他们如今只能用公开枪决和绞架来整治。我们正等您，将军的来到，而在您即将到达之际我们将动用全部现有的兵力举事。不过为此我们必须同您取得联系，而首先又必须了解以下情况：您是否知道，有人以您的名义建议能参加当前斗争的所有军官：放弃彼得格勒，说是为了随即同您会合？大约何时可以期望您将逼近彼得格勒？对此我们希望能预先知晓，以便安排自己的行动。尽管这里有思想的社会人士令人无法容忍地迟迟不动，甘心让人把布尔什维克的枷锁套在自己脖子上，尽管大部分军官令人吃惊地萎靡不振，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十分困难费力，但是我们深信，真理在我们方面，我们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和为了拯救祖国，一定会战胜邪恶和黑暗势力。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不会气馁，而将矢志不移地坚持到底。”

顿河的哥萨克们，俄国劳动人民兄弟们!!!

在这封信结尾我要引用别廖佐夫斯卡亚镇代表 Н. Г. 谢尔巴科夫（他是1906年因政治信仰而被尼古拉·罗曼诺夫的法庭剥夺军官职衔的）关于小哥萨克军军人会议<sup>13</sup>的报道中的话：“……目前在我们这里有意觊觎政权的是两个社会阶级：资本家阶级和耕地的农民阶级。

两者谁能占到上风，还不清楚。我们哥萨克现在鞍前马后地为资产阶级（资本家、地主等的阶级）出力效劳，无论如何是不利的。

但是人们强迫我们这样做！……”

醒悟过来吧，故乡草原上的哥萨克公民们，好好思考思考，该怎么办，该怎样来解除自己可怕的痛苦？！

公民 Ф. К. 米罗诺夫  
（顿河哥萨克第32团中校）

又：恳请其他报纸转载此信，以便它能传播到故乡的河岸。

顿河人！拥护立宪会议！……

拥护联邦制民主共和国！……

拥护真正自由的不受拘束的顿河地区！……

打倒战争状态！

为自由言论、光明和真理打开道路！

打倒阿列克谢也夫将军在顿河地区组建的军官突击营和埃尔杰利将军的此

类的军团!!

顿河不是地主、资本家和将军们的冒险场所,顿河是属于自由的哥萨克公民的!

拥护俄国劳动人民!!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92号全宗,6号目录,1号案卷,第1张,铅印件。)

## 2—3

### 担任米哈伊洛夫卡 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的米罗诺夫

## 2

### 米哈伊洛夫卡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 米罗诺夫同乌斯季梅德韦季察代表的 直达电报交谈

1918年1月20日

……1月18日,受负责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组织城市地方自治机关的委员会的委托,索科洛夫公民通过电报同米哈伊洛夫卡军事革命委员会进行了交谈。代表米哈伊洛夫卡军事革命委员会谈话的是米罗诺夫。

米罗诺夫: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们能为你们做些什么?

索科洛夫:我奉命同军事革命委员会取得联系。首先想知道,米哈伊洛夫卡局势如何。

米罗诺夫:局势平静。秩序已经建立。在米哈伊洛夫卡的两个哥萨克团站在革命方面。

索科洛夫：我们这里局势平静，态度还不完全确定，但是看来居民倾向于附和革命。

米罗诺夫：军事革命委员会十分关心一位谢利瓦诺夫同志的命运，也为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投向革命委员会而感到高兴。

索科洛夫：谢利瓦诺夫行动自由，他和普罗佐洛夫斯基一起已动身去了米哈伊洛夫卡。有没有关于新切尔卡斯克局势的消息？

米罗诺夫：没有明确肯定的消息，不过我们收到卡缅斯卡亚镇发来的电报，要求我们停止解散哥萨克，而把部队派往卡缅斯卡亚镇。我从直接的消息来源得知，新切尔卡斯克的统治层情绪消沉。博加耶夫斯基开始推脱搪塞，向反革命势力宣称：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想去卡缅斯卡亚就去，不想去就不去。

索科洛夫：希望知道乌留平斯卡亚的情况。

米罗诺夫：有传闻说，那里正在不流血地解除立宪民主党人和游击队的武装。也有游击队员跑到新切尔卡斯克去的。弗罗洛夫也建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

索科洛夫：同察里津有无联系？

米罗诺夫：目前还没有。电话线断了。查线员已经派出。

索科洛夫：米哈伊洛夫卡是否已承认了人民委员的政权？

米罗诺夫：米哈伊洛夫卡承认了人民的政权，祝愿它取得胜利和尽快制止流血。

索科洛夫：管区农民代表苏维埃的态度怎样？

米罗诺夫：它目前还不存在。一切权力掌握在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驻防米哈伊洛夫卡的哥萨克的态度是，立即赶走军政府，并按民主原则重新选举军人会议。军事革命委员会着手在米哈伊洛夫卡镇建立管区行政权力机构。为此，委员会将召集各村镇，各农民社团和一切组织团体代表开会，由他们建立管区的哥萨克、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

（索科洛夫讲述1月15日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公民会议的情况。）

米罗诺夫：软弱无力的政权通常总要下台，让位给强有力的政权。如果地方当局进入委员会，那就不好了。那样，米哈伊洛夫卡就不得不前来援助。

索科洛夫：不能把您的意思表达得更明白一点？

米罗诺夫：它应当是明白易懂的，如果您知道所有那些软弱无力的人的政治面貌的话。

索科洛夫：我们不需要你们的援助，因为我们拥有足够的有组织的力量，他

们可以完成一切需要做的事。

米罗诺夫：您是以人民的名义同我说话吗？您指的是什么样的人民？如果是报告人（首长）这样的人民，那么您前面的那句话是可以理解的。

索科洛夫：您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米罗诺夫：最忠心的祝愿：尽快结束骨肉相残的战争，并把人民引上幸福和自由的道路。向村镇的劳动人民以这个村镇的公民米罗诺夫的名义转致敬意。

索科洛夫：也请接受我的敬意。如果我说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的几乎全体居民都愿意结束自相残杀的战争，以便着手建设新的生活，我是不会错的。

（《顿河北方》报（在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出版的非党报纸）第8期，第2—3页。）

### 3

##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法院检察官 鲍罗金上报新切尔卡斯克高等 法院检察官的呈文摘抄

1918年5月30日

1918年1月12日，军事革命委员会夺取了米哈伊洛夫卡镇的政权。

1月15日，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召开民众大会，会上管区阿塔曼宣称，只要布尔什维主义的浪潮一波及到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他就退位离任。

会议决定成立“筹建自治机关”工作委员会，推选索科洛夫为首主持其事。

1月18日，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再次召开大会，决定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承认“军辖区全体劳动人民的政权，而不承认军人会议和军政府的政权”。

1月18日，索科洛夫先生受筹建自治机关工作委员会某些委员的委托，通过电报同米哈伊洛夫卡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米罗诺夫进行了交谈。\*

\* 谈话是1918年1月20日进行的（参见2号文件）。

1月21日,米哈伊洛夫卡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米罗诺夫、雷日科夫和米欣作为代表来到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出席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公开会议,严厉地批评了它的活动,并号召委员会,作为执掌全部政权的机构,要果断行动。

(罗斯托夫州国家档案馆,P-858号全宗,1号目录,43号案卷,第70、79张,第79张背面、第80张。)

## 4

## “制止顿河两岸的国内战争……” (顿河哥萨克第32团<sup>14</sup>团委员会的呼吁书)

米哈伊洛夫卡镇

1918年1月25日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的哥萨克公民们!!!

1. 我们必须改正我们的代表们在军人会议上犯下的可怕错误的时刻来到了! ……<sup>15</sup>

这个错误牺牲了千万人的生命,如果我们现在还不立即着手改正,那么还将要血流成河,而我们的故乡草原将要被成千上万人的尸体所覆盖! ……我们的土地也将不再为我们祝福,而是会诅咒我们! ……

对谁有好处?! 又为了什么?!

仔细看看四周吧:外线的战争正在销声匿迹,而你们的儿子和孙子们却被动员从军,本来他们应该修整犁耙准备迎接日益临近的春耕。农事凋敝,饥荒的可怕幽灵正在窥探我们的农舍。我们手头倒有不少纸币,可它们价值几何?! 它们又有何用?!

全国的生活由于骨肉相残的内战已经完全死气沉沉,而战争的目的却向你们隐瞒,也并非人人都能看透。

因此,所有这一切必须停止,而且必须立即,就在2月份立即停止,以便春天一回到顿河大地,就出现和平和安静的日子,而无拘无束的庄稼汉——公民——就可以把人杀人的武器远远抛开,着手进行受到上帝祝福的事情。

春日太阳的炽热光辉和百灵鸟这个农夫永恒伴侣的响亮欢歌,将使他的心灵轻松起来,因为在他的心灵中积累了太多的并非出于本心的兄弟相残的罪孽,而这些罪孽又是在这次为了地主、资本家、将军、贵族和教师,以及“和平和爱情”的鼓吹者神父的利益而发动的可诅咒的战争中犯下的。但愿他们不要为此而生我们的气:这早就是他们的眼中大钉了!……

2. 父老们,曾一度热爱自由和无拘无束的顿河的后裔们!你们在顿河哥萨克第3团、第15团、第17团、第20团、第32团、第34团、第37团、第49团和第51团的子弟和孙子们,你们在第3营和其他部队的子弟和孙子们,他们从战场回到了自己故乡的农舍,但是他们看到什么了呢?!

不是和平和宁静,而是比前线更加令人痛心的战乱。

他们一致齐声大喊:“打倒卡列金将军和他的助手博加耶夫斯基、军政府委员阿格耶夫、叶拉通采夫、波利亚科夫、伊古姆诺夫等等!!”打倒反革命的军政府!……

父老们!……难道对你们来说你们这成千上万子弟们的声音还不够吗?!

那样的话,请问你们:你们准备和谁一起生活和一起度过晚年?……是同你们的骨肉亲人一起,还是同根本不需要你们的,如同聋子不需要听弥撒一样的,卡列金将军和他的助手博加耶夫斯基一起?……

3. 为了让你们能够理解你们子弟们的声音,我们不得不再从头说一说你们的子弟们早就知晓因而才大声呼喊起来的那些事。

你们听说过社会党人的事吗?……没有吗?!

那么我们就用简单的语言向你们说一说。

社会党人就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者。

那什么又是社会主义呢?——你们要问。

请听吧!……社会主义是一种政治经济学说,它的宗旨是反对当代的资本主义制度,它宣扬的道理是:生产手段和生产工具必须由工人阶级共同享有,而不是只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手中,这样就可以做到在居民之间更加平均地分配劳动成果。概括地说,社会主义学说可以归纳为:社会主义认为,一些人拥有财富,而另一些人什么也没有,因而只能依靠繁重的劳动谋生,这是不公正的。(不要以为,有五对公牛便是财富!……这是劳动所必需的,这里不是说这些。)社会主义不允许纯粹由私人掌握土地和资本,但是让每一个人自由拥有和处置住宅、食品等等。社会主义认为:正是由于存在私有财产制度,才出现了拥有大量资本的人们。因此,为了消除这种现象,社会主义就要求废除私有制。总之,社会主



义追求善良、完美、进步、平等；它渴望让公正、理智、自由取得胜利。

所有把社会主义这个词理解为改善当代社会并为人类幸福着想的人，称为社会党人。

哥萨克公民们！……我们都是社会党人，只不过我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以及由于固执而不想理解这一点。难道我们信奉其教义的基督不是为人类幸福而着想的吗？他难道不是为了人类幸福而死在十字架上的吗？

这样一说，我们认为，现在社会主义和社会党人这两个词你们已经明白了！

社会党人，如同信奉基督的人们一样，分为许多支流和派别。

有劳动人民社会党。

有社会革命党，它本身又有右派和左派之分。

有社会民主党，它有两个主要的分支：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

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会问。礼拜同一个上帝，却要各成一派。

完全正确。礼拜同一个上帝，但如何信奉却各有不同。

请记住一点：所有这些党派的最终目标，都是按照社会主义所要求的原则改造社会。

可是，为了达到这个最终目标，各个派别走着各自不同的道路。

例如。人民社会党说，50 年以后我们会最终把土地、自由和权利统统交给人民。

右派社会革命党说，而我们 35 年以后就把这一切给予人民。

左派社会革命党说，我们 20 年以后把这一切给予人民。

孟什维克派社会民主党说，可我们 10 年以后就把这一切给予人民。

但是布尔什维克派社会民主党则说，你们带着你们的许诺统统见鬼去吧。无论是土地、自由还是权利，包括政权，一切归于人民，而且就是现在，而不是明天，也不是 10 年，20 年，35 年或 50 年以后！……

一切归于劳动人民，而且就是现在！……

哎呀！！我们竟不知不觉地谈到了什么？！谈到了布尔什维克！当然会全身发麻，从头到脚都发麻，不过不是我们，而是地主、资本家和他们的保护者卡列金将军、博加耶夫斯基、阿格耶夫和整个军政府。

要知道，是布尔什维克夺走了他们的一切。交给人民，还告诉他们：不能再游手好闲地生活，终日玩乐，还把好东西往外国运，现在请费神参加劳动，用汗水赚取面包。

总之，再重复一遍：布尔什维克要求立即把土地、自由、权利和政权转交给劳

动人民。他们不承认要根据目前的条件逐步实现自己的要求。他们也不承认要同其他政党,特别是同资产阶级政党实现任何联合。他们的一切行动都直截了当,不允许对自己的纲领作哪怕是最细小的改动。

4. 哥萨克公民们! 现在我们又该怎样看待顿河地区当前的局势呢?

简单而又明了。

所有丧失了政权的将军们、所有被社会主义夺去土地的地主们、所有被社会主义夺去资本的资本家们、所有被社会主义夺去工厂并交给了工人阶级的工厂主们、所有被社会主义剥夺了游手好闲的享乐生活的有产者们,他们全都奔向卡列金将军、他的副手博加耶夫斯基,奔向我们的军政府。

这个立宪民主党将军,也许甚至是保皇党人,背叛了劳动人民的利益,转身投向资本家和地主方面,还想牺牲我们哥萨克的头颅来挽回地主资本家阶级的处境。这就是爆发国内战争的原因所在!

不准再骗人! 不准再嘲弄我们哥萨克!

卡列金将军,他的副手博加耶夫斯基和整个军政府脚下的基础已经动摇。他们未能欺骗得了前线军人!

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卡缅斯卡亚和乌留平斯卡亚三个村镇和米哈伊洛夫卡集镇,都已经建立起军事革命委员会。他们不承认卡列金将军和军政府的政权,要求把他们全部赶下台来。

眼看就要选举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的新的代表了。

哥萨克村镇公民们! 这一次你们不会受骗,派出真正为劳动人民利益而斗争的战士去建设顿河地区的生活吧,而不要派那些曾前去新切尔卡斯克聆听“最高祭司”兼“夜莺”博加耶夫斯基、“半人半神”卡列金以及大滑头阿格耶夫讲话的人。再犯新的错误,我们就连卡列金将军用数以千计工人的鲜血签署的那个承诺也无法偿还了,我们付出的已经够了! ……

把国内战争和它的煽动者卡列金将军及其副手博加耶夫斯基,以及夸夸其谈的阿格耶夫赶出顿河两岸!!!

顿河哥萨克第 32 团团委员会<sup>16</sup>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92 号全宗,6 号目录,1 号案卷,第 2 张。铅印件。)

## 5

“……给顿河联邦共和国和平和安宁”  
(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防卫司令部  
参谋长告管区各部队和居民书)

米哈伊洛夫卡镇

1918年2月1日

告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  
各部队和全体居民的号召书

哥萨克顿河第32团在1918年1月18日的全体会议上曾作出决定：“全团不散，并要求通过同顿河军辖区农民一起共同投票改选军人会议和军政府，以及捍卫军辖区全体劳动居民的利益。”

对于第32团而言，这样的决议并不奇怪！……在此之前，它早就多次从前线声称要捍卫自由和民主。

但是，秘密的和公开的卡列金分子并没有打瞌睡：他们像鼯鼠一样破坏着团队这个家庭的精神一致和政治团结，而且几乎取得了对他们有利的成果。

这成果使团队面临瓦解的危险。不过，团里也不缺少有觉悟的哥萨克公民！

对他们，对这些有觉悟的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斗士，俄罗斯劳动人民将会向他们说声谢谢。

现在不是谈这些的时候！……现在所有人只能有一种思想：尽快消灭在顿河两岸盘踞着的反革命势力。

于是，全团于1月31日再次集会。团队又一次回想起了革命以来的整个生活和它给自己提出的那些任务，而且再一次重申1月18日讲过的话，只不过换了一种语言：“留在团里的只能是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的具有自觉思想的战士，所有其他人应当分散回家，不得在团内制造混乱。而为了弄清楚有多少人留下，还需要增加多少有自觉思想的志愿者才能补足团的编制人数，应立即把名单交

给大会秘书奥尔洛夫同志。”

依靠团内多数人的支持,我呼吁管区的所有公民不要宣传反革命思想,因为一经发现将立即逮捕,并送交察里津市的军事革命法庭处置。

公民们!……该是懂得这一点的时候了,即所有人都渴望秩序、平静和安宁。

而居民自己一旦建立起人民政权,就可以而且应当获得这一切。人民政权的意志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法律,正如同不久以前把人民引向贫苦和破产的尼古拉·罗曼诺夫和他的政府病态的恣肆妄为就是法律一样。

最后还要说明,革命是为俄国人民产下自由并赠与他们土地和公民权利的亲爱的母亲,她号召我们团结在她的周围,而不要玷污她的纯洁。

打倒制造混乱的挑拨者!打倒污蔑革命的纯洁理想的流氓!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的哥萨克和士兵们!管区人民政权毋庸置疑将在2月10日诞生。也许很快它就将号召我们拿起武器,以便实施团结一致的攻击,摧毁那些让我们哥萨克和士兵的鲜血就在我们这里,在顿河地区,四处流淌的卡列金、阿列克谢也夫、科尔尼洛夫、埃尔杰利等将军的顽抗。

管区人民政权将会向你们说:“推翻博加耶夫斯基、阿格耶夫、叶皮凡诺夫等人的军政府!”

我们相信,推翻了人民的敌人以后,你们将会给顿河联邦共和国<sup>17</sup>带来和平和宁静。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防卫司令部参谋长 公民

Ф. К. 米罗诺夫

司令部副官 少尉

费奥多罗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92号全宗,6号目录,1号案卷,第3张。铅印件。)

## 6

“顿河军政府是怎样工作的？”  
(米罗诺夫的传单)\*

米哈伊洛夫卡镇

1918年2月8—21日

1. 2月2日,我应邀去叶捷列夫斯卡亚镇,在镇的集会上作了关于故乡顿河两岸事态的报告。

镇公所的集会广场<sup>18</sup>容纳不下全部听众,只好到野外空地上做了报告。要想清楚地描绘出导致内战爆发的整个形势,一天是不够的,必须花费两天时间。只有那样,才能够在听众眼前相当清晰地展现出地主、资本家、将军和其他有产者们妄图利用顿河哥萨克的双手去扼杀革命并重新把奴隶的枷锁套在劳动人民身上的这种奸诈阴谋。

由于没有时间,只好对反革命阴谋的主要事实作了介绍,因而未能说明一些次要的事实。但这些次要的事实却是绘画中这样一类线条,他们可以为卡列金、他的副手博加耶夫斯基、阿格耶夫和整个军政府涂抹出的可怕图画增添上总的背景。

——先生,您能不能读一下这份传单?!

——请读吧,请读吧!!! ——奸诈阴险诡计的几个同伙应声喊了起来。

于是,只好谈论起这份传单。

2. 传单的编号是第861号,内容则是对24个问题的“哥萨克的答复”。

由于对这张传单发生了兴趣,我请求把它留给我,想以之作为俄罗斯伟大革命年代黑帮言论的资料留存下来。对此,提供传单的人回答说,传单并不是他的,而是那一位哥萨克的。

一名身穿蓝色切克緬上衣<sup>19</sup>的脑满肠肥的年青哥萨克走上台来。

\* 本文印在分成两栏的单张纸上;铅印文本与作者文字各自的特点均予保留;文本中加着重号的字句用斜体字刊印(中译本用楷体。——译者)。

“先生们！……”他指着我说，“这位代表已经向你们讲了很多了，现在也听我说说。

演讲人提到一名叫埃尔曼的布尔什维克，说他似乎偷走了工人们的 34000 卢布，如今逃到察里津去了。接着他又声称：我是在塔甘罗格地方小队服役期满按优待条件退役的。从新切尔卡斯克出发……在火车上睡了一觉——到塔甘罗格郊外才醒来，——而塔甘罗格已经被布尔什维克占领了。在那里得知，布尔什维克正在召开什么大会，我决定混进去看看，穿上宪兵制服……

“列车员制服”，哥萨克中校博尔迪烈夫在他身后轻声说了一句。

“对，想起来了，是列车员制服……宪兵如今已经没有了。他们的一个代表登上讲台，他说：‘好了，现在都是我们自己人了！我告诉你们，我从彼得格勒带什么来了。我带来了 1400 万卢布，用这些钱可以把顿河的哥萨克从地面上一扫而光。’”

“这人说的可是他亲自所见所闻，”——还是那个不甘寂寞的博尔迪烈夫向周围的人作出提示。看来他在思想上同演讲人是完全一致的。

那个哥萨克的所有梦呓我不准备全部转述，因为当一个人说谎时，当一个人说的不是自己的思想，而是别人灌输给他的思想时，很难抓住他的意思。

3. 由于遇到明白无误的挑衅，我请演讲人拿出证件来。现抄录如下：

“发证单位：顿河军政府教育处，1918 年 1 月 26 日，第 137 号。新切尔卡斯克市。

证明。持证人为叶捷列夫斯卡亚镇军士 Я. Е. 波波夫，在塔甘罗格地方小队服役期满按优待条件退役。兹签字盖章予以证明。军政府委员 В. 科瓦廖夫，办事员 Н. 波波夫。”盖有印鉴。

办事员是我们的老熟人，原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阿塔曼的助理，中校 Н. О. 波波夫。

哥萨克公民们，果然不假，我们顿河地区的教育处多好啊。

就在不久以前，只不过从 1917 年 11 月份起，我们可爱的军政府在两位中学校长——博加耶夫斯基和阿格耶夫——的领导下过问了顿河哥萨克的教育工作，但是事情搞得极不成功，而且令人无法容忍！我想，这不是教育处，而是蒙蔽处！是资产阶级出钱资助的挑拨处。

4. 真心为走上这条可怕的罪恶道路的军士波波夫深感惋惜。波波夫军士不自觉地，也许是从个人私利出发，——那这就永远得不到宽恕——加深了同俄国劳动人民之间的鸿沟。而这个鸿沟现在填满了劳动者的尸体；有哥萨克，有士

兵,也有工人!竭力为罪恶的军政府效力,也即竭力为地主、资本家、将军、贵族和其他盘剥劳动人民的寄生虫效力的波波夫军士是否知道这一点呢?!

至于他为这个沆瀣一气的团伙尽力效劳的事实,当场就有他本镇同乡又兼那个塔甘罗格小队的同事哥萨克 M. 热列兹金予以揭穿。原来这个小队曾拒绝同革命军队、也即所谓布尔什维克作战。其中 120 人,据热列兹金说,各自回了家,而波波夫和其他 29 人则前往新切尔卡斯克投奔军政府。军政府迫不及待地把其中一部分人分配到蒙蔽处,噢,是教育处,另一部分人则派去部队,为重新奴役俄国人民而作战。

5. 事情就是这样,哥萨克公民们!挑拨行为事实俱在!不过请试试看把这些事告诉顿河军政府,又会怎样!

他们会当即大叫起来:“顿河军和俄罗斯的敌人们正在肆无忌惮地动用一切最卑劣手段在顿河哥萨克中间制造不和……”

不过我们最好还是把军政府的一份文件一字不漏地刊印在下面:“大哥萨克顿河军军人会议给顿河军和一切顿河哥萨克部队的指令。”哥萨克和俄罗斯的敌人们正在肆无忌惮地动用一切最卑劣的手段在顿河哥萨克中间制造不和,并破坏全军和各部队对于军人会议推选出的军队阿塔曼和军政府的信任。

哥萨克和俄罗斯的敌人说,军队阿塔曼和军政府并未得到军人大会的信任,而是违背军人大会的意志而自行其是。

(这里我要补充说明:指令的作者们错了——阿塔曼和军政府不是没有得到军人大会的信任,军人大会正是他们的盟友,他们是没有得到大多数顿河地区居民和前线哥萨克的信任。)

军人大会向顿河军和所有顿河哥萨克部队发布命令如下:

(1)不要相信顿河和俄罗斯的敌人的无耻攻讦,因为军人大会完全赞同军队阿塔曼和军政府的政策,并且认为,这一政策完全出于维护顿河地区和俄罗斯的利益。(政策真好,为此有人后来不得不自杀身亡?!)

(2)整个顿河军和一切顿河哥萨克部队务必无条件地执行军队阿塔曼和军政府的命令。1917 年 12 月 9 日。新切尔卡斯克市。签名:军人大会主席 П. 阿格耶夫、副主席 Б. 乌兰诺夫、А. 邦达列夫、С. 叶兰通采夫、А. 波波夫、И. 津科夫、М. В. 莫伊谢耶夫。”

这样一来,我们的老实巴交的人们,以及我们草原上知书达理的人们,就足以对这一政策有了充分的认识。这样一来,便可以知道:是谁有所顾忌地,又是谁肆无忌惮地动用一切卑劣手段在我们顿河哥萨克之间制造不和!

6. 不管顿河军政府和它的所有同情者怎样居心险恶地把罪责推诿给布尔什维克,也不管它通过受其蒙骗的军士波波夫们之口怎样大声疾呼,——事实仍然是事实:以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俄国劳动人民从未动用卑劣手段,而动用卑劣手段的恰是那些正在失去财富、地位、荣誉、享乐生活的人!劳动人民根本顾不上使用这类玩意儿!!

让我们用在1918年《真理报》第13期<sup>20</sup>上得到反响的劳动人民的声音来结束这篇短文。

顿河两岸被搅得乱成一团，  
我们的全民大战方兴未艾。  
哥萨克前来支援，  
黑色百人团惊恐不安！

\* \* \* \* \*

我们为你们，哥萨克同志加兄弟，  
敞开我们的胸怀。  
和你们在一起，我们坚定、勇敢，  
建设人民的事业，心中甘甜！

\* \* \* \* \*

我们和你们组成劳动者的统一家庭，  
面对敌人群凶，岿然不动。  
如今，我们在工厂和农田干活的人，  
对任何妖魔鬼怪都不用担心……

哥萨克公民们!! 让我们敞开心扉投入俄国劳动人民的怀抱,而不是投向地主、资本家、将军和其他不劳而食者的怀抱。

顿河哥萨克第32团团长 公民 Ф.米罗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92号全宗,6号目录,1号案卷,第5张。铅印件。)



## 7

“……工作一向——只凭良知”  
(米罗诺夫送呈乌斯季梅德韦季察  
执行委员会关于退出该委员会的声明)

1918年3月9日

执行委员会委员 Ф. К. 米罗诺夫呈

我是以审慎的步伐,而且经过多年的时间,才走近布尔什维主义思想的,但却是认真实在地走向这种思想,而且专一执著地对待自己的信念。为了证明确实如此,我请求关注我于1917年12月15日致原军政府委员阿格耶夫的信\*中的两个地方。

我毫不隐满地引用材料说明,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报》第54号上(9月8日出版)我对布尔什维克的想法并非如此,而是:“……他们(也即立宪民主党人)是要通过布尔什维主义来攻击人民的成果,攻击革命的成果,因为布尔什维主义东山再起对俄罗斯的完整造成威胁……”

不过当10月25日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时,我要坦率地说,我并不同情。我开始从根本上努力研究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因为我看到,我自1906年起就参加了的这个斗争,多少总会需要我的力量。为了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我已为之奉献了近12年的人民,必须采取这样的立场,即要让人民的事业最终取得彻底的胜利,而且不要付出过大的牺牲。

于是,经过自己长时间的学习提高,到12月15日我对布尔什维克的想法已经是这样了:“……抬出他们(即布尔什维克)只能吓唬小孩子,利用布尔什维克的名字只能构建一种在将军、地主、资本家、贵族和神父头脑中产生的深藏于内心的计谋。”(这一段也在给阿格耶夫的同封信中。我将此信附在后面。)

在团队内部这这也是一个斗争极为激烈的时期。而当我于12月28日到这个

\* 见1号文件。

团上任时,团队已经接到了师长的战斗命令:“……占领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市,从那里把布尔什维克击退,夺取他们的武器和所有储备品……”我们在遥远的阿克尔曼市并不知情,但是猜测到:乌克兰拉达,或者不如说是乌克兰拉达的秘书厅,是和我们的军政府配合行动的,因为报纸上消息极少。命令擦亮了人们的眼睛。和我志同道合的安东诺夫指挥的第2连完全站在我一边,而第1连也隐隐约约地表示着和第2连相同的观点。1月3日我们按行军队形出发前往敖德萨准备上火车。在那里我们公开宣称,我们不准备同布尔什维克作战,而将同他们团结一致。后来报纸报道说,有几支哥萨克部队在亚历山德洛夫斯克市受到布尔什维克派出乐队的盛大欢迎。这支受到如此隆重欢迎的唯一的哥萨克团,正是我当时有幸指挥的第32团。当时在顿河地区还没有军事革命委员会,我们根本不知道整个的局势,也不知道在顿河地区究竟谁的力量最大。我们只知道我们是去顿河地区,也知道我们准备干什么。

我写了许多,但无非是想说明:一旦我采取了明确的立场,我就不再左顾右盼。

顺便说一句,我写给阿格耶夫的信偶然传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的尼科波尔市,在那里被当地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印刷了500份,并且向路过此地的顿河哥萨克、奥伦堡哥萨克和其他哥萨克的部队散发。

整个一生中,我从来不是因为害怕而生活、工作和服役,而是凭良心办事。其他的规则和信念我一概不承认。

就这样我再次来到自己出生的村镇,并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不知是因为什么,但管区和村镇的大多数居民把执行委员会活动中的首要作用算到了我的头上,也把执委会的所有行动算到了我的头上。我不隐瞒,我们在建设生活方面是没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可能会犯错误。人们把逮捕检察官、法院院长和其他审判员的事算到了我的头上。对于这些镇压措施我曾极力表示反对,因为这样的措施,而且还是仓促进行的,犯罪事实又不确凿,不可能加强布尔什维主义的主张,而我只服务于主张,而不服务于人。沙皇政府之所以遭到灭亡,就是因为做出了种种倒行逆施的事,而这种倒行逆施是任何政府都不应当允许发生的。

我的同志们并不理解我,其中有的人还声称,我管得太多了。

我要说明,我一向只管我的双肩能够承担的事。

我之所以十分重视这样的说法,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它说明对我不信任的,无法进行有效的工作,而集体工作制度的原则是,对于某一个成员的行为所有人都要负责。侦讯委员会的加聘委员个人决定下令逮捕审判员们,人们后

来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我的声望,而当我对加聘委员们的做法表示反对时,一切风波就都由此而生。罗日诺夫\*同志不是支持我,而是站到了倒行逆施方面。

我声明,昨天有人(是谁,我暂时不说)向我提出了三点质问:

1. 我是否参与了分发从仓库中没收来的酒精?
2. 我是否参与了私分军事手工业学校的呢料?
3. 我是否参与了哄抢狂饮西蒙诺夫工厂的啤酒?

就所有这些问题,村镇里议论纷纷,当然不是赞扬苏维埃政权,而我们正是苏维埃政权的体现者。人们甚至说,为此在有的地方已经召开了会议和群众大会。

我对待所有这一切都十分敏感关切,是因为我的名声将来还要经历许多年月。我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这种做法,如果有过的话,我是不赞成的。

也许,在这方面我承担得太多了?那我说,多给了谁,就给谁更多的处罚。

处罚我不怕,但因为什么呢?!我是无辜的,就以昨天同米哈伊洛夫卡的直接通话为例。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下令要求1912—1918年期间登记在册的哥萨克作好动员入伍的准备?

当我问起提出这一质问的原因是什么时,人们回答说:哥萨克为此惊恐不安……

但是,当我解释说我是根据斯米尔诺夫司令的电报行事时,人们回答我时就更加真诚了,说是“需要通过您本人验证一下,因为以您的名义和有您签名的假通告各地流传。已经发现了好几起”。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一再重复,为什么我对自己的举动,特别是对加聘委员的举动,十分敏感关切的原因所在。

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思想的纯洁性,我不由自主地建立起一种凝重的气氛,因此我建议并请求执行委员会在全体会议上决定以下问题:

1. 我能否在苏维埃中继续保持自己的信念?
2. 如果我能够这样做,那么应当采取何种措施,以便今后不再出现此类情况?
3. 我坚持要求调开那些比我管的事更多的加聘委员。如果这项条件不可接受,那么我请求解除我的职务,但我预先庄严承诺仍将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工作,如同我工作一向——只凭良心那样。

---

\* 看来,这里指的是米哈伊洛夫卡革命委员会委员C.罗日科夫。他于1918年春天遇刺身亡。

公民 Ф. 米罗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406号全宗,3号目录,1号案卷,第75—78张。米罗诺夫签名件。)

## 8

## 米罗诺夫从乌斯季梅德韦季察同 乌斯季霍皮奥尔苏维埃主席 尼库利切夫的直达电报通话

1918年4月26日

……被召唤到电话机旁的尼库利切夫说……

——主席尼库利切夫。

——我是军事委员米罗诺夫。我不能前来,因为昨天下午2时才收到您的便函。您那里在村镇中和各个庄寨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和愉快的事情吗?

尼库利切夫:一切都很平静。目前还没有值得注意的和愉快的事情。

米罗诺夫:戈卢宾采夫上校在你们村镇里做些什么呢?

尼库利切夫: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代表大会请求他组织防卫,以抵御打着红军旗号的流氓们的攻击。

米罗诺夫:他们预期这些流氓会从哪个方向和从哪里来呢?

尼库利切夫:从顿河上游一带。

米罗诺夫:为什么逮捕了四个人?

尼库利切夫:因为居民对他们不信任。

米罗诺夫:被捕的究竟是谁?

尼库利切夫:我现在不能提供消息。等我问清他们的姓名,再作通报。

米罗诺夫:他们因为什么引起居民的不信任?

尼库利切夫:逮捕他们是为了拯救他们的生命。

米罗诺夫:现在我们这里有从你们村镇经过的难民,他们所说关于您那里现

在的情况是另一种样子。大部分管区苏维埃委员都在电话机旁,我们建议把逮捕的人员押送到这里来,同时派一个代表村镇和戈卢宾采夫组建的支队的代表团一起来,以便在今晚9时前举行谈判。如果这一点不能做到,那么一切后果将由尼库利切夫同志和他的同伙负责。

尼库利切夫:他们是人民逮捕的,不经代表大会允许我不能把他们解送去。

米罗诺夫:不必废话,把逮捕的人和代表团派来。想躲在人民背后是办不到的……

尼库利切夫:我不是躲在人民背后,而是执行人民的意志。

米罗诺夫:我们是管区苏维埃委员,就是按人民的意志行事的,请执行我们的请求,以免人民流血。

尼库利切夫:我们不想流血。

米罗诺夫:我断然要求执行以上所说的事,否则我将使用武力强迫执行。请不要用红军战士的旗帜掩护自己,实际上打的是自己的游击队的旗号。

尼库利切夫:没有人侵犯苏维埃政权,也没有任何游击队。我是主席,所有委员都在场。

米罗诺夫:以上要求必须在9时以前得到执行。当讨伐队在乌斯季霍皮奥尔斯卡亚一出现,立即交出武器,不许开火。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苏维埃就会信任您。请记住,一切责任都由您承担。再见。

(A. B. 戈卢宾采夫:《俄国的旺代。顿河地区国内战争概述。1917—1920年》,1959年慕尼黑版,1995年奥廖尔翻印,第34—36页。)

## 9

### 戈卢宾采夫上校 致霍皮奥尔哥萨克的号召书

1918年4月末

哥萨克父老兄弟们!

决定静静顿河命运的时刻来到了！

你们的幸福就掌握在你们手中。哥萨克的英勇豪迈只要求你们响应一项号召，听从一种呼喊：拿起武器！

不要等待特别的邀请。万众一心，奋起作战，心存唯一的愿望便是：不是战胜，就是死亡！

因为现在，我们活着便是我们的胜利！

我们的米罗诺夫们便是我们的死亡！

让一名叛徒和一小撮他的卑劣追随者死去，给千百万优秀的人们留下生存和享受美好未来的权利！

哥萨克们，要记住米罗诺夫！

记住这个为了一小口稀粥就出卖顿河并让红军强盗在顿河地区胡作非为的人。

哥萨克们，记住奇斯佳科夫卡，记住运到你们后方用以加强奇斯佳科夫卡的武器！

不要忘记那些把你们抛出去任人抢掠的“犹大们”。那些糟践和玷污静静顿河的“犹大们”。从革命的最初之日起，他们就把叛徒的印记打在你们身上，他们拴住了你们的手脚，他们解除了你们子弟的武装，以便更容易地迫害你们。

哥萨克们，记住米罗诺夫分子！

重现顿河人原先的英勇雄风！

乌斯季霍皮奥尔斯卡亚镇警备司令 哥萨克中校  
戈卢宾采夫  
参谋长 少尉 伊万诺夫

(A. B. 戈卢宾采夫，同上书，第28—29页。)

## 10

顿河共和国军队总司令科瓦廖夫  
关于任命米罗诺夫为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  
军队司令的命令

第 24 号

1918 年 5 月 25 日

谢布里亚科沃

兹任命 Ф. К. 米罗诺夫同志取代费奥德罗夫同志为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军队司令。职务交接完成后,两人分别向我报告。<sup>21</sup>

顿河苏维埃共和国军队总司令

B. 科瓦廖夫

参谋长 [签名无法辨认]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 号全宗,1 号目录,489 号案卷,第 40 张。盖有顿河共和国军队印鉴的原件。)

## 11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自由村镇庄寨苏维埃<sup>22</sup>  
宣布对于“位于解放军地区内”各村寨实  
行动员的第 25 号决议

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

1918 年 5 月 26 日

当哥萨克同赤卫队分子作战时,以及当哥萨克取得作战最终胜利只是时间问题时,米罗诺夫匪帮的人们竭尽全力要各个村寨保持中立。这样的中立只能拖延战事,从而迫使起义的村寨在田间工作来临之际仍要作战。

鉴于以上考虑,自由村镇庄寨苏维埃决定:

所有位于解放军管理地区内的村寨都必须根据苏维埃今年的命令于6月1日前完成动员。届时未能如期执行此命令的村寨,则将根据拯救顿河军人大会的决议被宣布为哥萨克的敌人,并予解除武装,而为首者立即予以逮捕。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自由村镇庄寨苏维埃<sup>23</sup>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480号案卷,第29张。铅印件。)

## 12

### 特别军事委员会关于即将在拉兹多尔斯卡亚镇 召开群众大会和米罗诺夫将前去参加一事而发给 米哈伊洛夫卡镇特别防卫司令部的电话通知

第2号

1918年5月26日

特别司令部、米罗诺夫同志

下午4时在拉兹多尔斯卡亚镇将召开大会,决定同反革命作战及有关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事态的问题。谢尔吉耶夫斯卡亚、叶捷列夫斯卡亚和其他村镇的代表将参加会议。

请米罗诺夫同志在开会前来拉兹多尔斯卡亚镇,并随身携带有关管区政治形势的所有消息和材料。

特别军事委员会主席 梅德韦杰夫  
副主席 T.鲁德涅科夫



秘书

希比托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 号全宗,1 号目录,483 号案卷,第 27 张。打字副本。)

## 13

## “严酷的时刻!!!”\*(米罗诺夫发给 顿河哥萨克第 32 团哥萨克的电报)

阿尔恰金斯卡亚镇

1918 年 5 月 27 日

我们的顿河地区开始书写令人可怖的血腥的一页历史。哥萨克公民们!我号召你们所有人万众一心,于新历 5 月 31 日上午 10 时前到叶捷列夫斯卡亚镇的博利绍伊村集合。谁不到达,谁就将被宣布为罪犯,将成为自己故土、自己子女和自己的掘墓人。不要再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处于睡眠状态了!该是听到生活的声音的时候了,该是认真思考的时候了。当奴役的锁链卡住我们热爱自由的祖先的脖子时,他们曾经呼喊道:“哥萨克们,让我们围成一个圈子来好好思考思考!”快一点吧,趁现在还不晚,趁现在还没有失去一切机会!我怀着一颗疼痛欲裂的心在向你们呼吁。我向所有前线哥萨克和其他团队呼吁,而且大胆地高呼:“顿河的命运就掌握在你们手中!!”……

我要求劳动人民的敌人,故乡哥萨克的敌人,站出来进行公开辩论!

“哥萨克们,让我们围成一个圈子来好好思考思考!”

原顿河哥萨克第 32 团团长  
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公民  
Ф. К. 米罗诺夫

\* 文件的标题是原有的。

此电文经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5月27日批准。于米哈伊洛夫卡镇。

执行委员会主席 И. 库夫希诺夫

委员 М. 舍伊金 斯捷潘尼亚托夫 鲁扎诺夫

普罗赫瓦吉洛夫 布利诺夫 费奥德罗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 192号全宗, 6号目录, 1号案卷, 第10张。铅印件。)

## 14

### “致顿河地区的前线哥萨克和士兵们的公开信”<sup>\*</sup> (米罗诺夫的号召书)

1918年[5月末]<sup>\*\*</sup>

“德国资产阶级前卫军参谋长”——乌斯季霍皮奥尔斯卡亚镇哥萨克上尉出身的德国军官苏奇林于1919<sup>①</sup>年4月30日下午6时在这个镇的博利绍伊村发出一份战报,其中每一个字都会刺痛真正热爱自由的顿河之子的心。请看!……

“切尔内舍夫斯卡亚人告知,卡缅斯卡亚已被德国人占领。德国人把政权转交给哥萨克。推选出管区阿塔曼——克拉斯尼扬斯基上校。卡缅斯卡亚秩序井然。从卢甘斯克到柏林有直达火车往来。德国人正在解除当地农民、抵抗团体的武装。所有这些消息切尔内舍夫斯卡亚人都是从米柳亭斯卡亚人那里得到的,后者曾派出一名哥萨克到卡缅斯卡亚进行联络。”

德国人的盟友哥萨克上尉苏奇林的战报就是这样说的!

\* 文件标题是原有的。

\*\* 日期系根据内容确认。

① 原文如此。疑为“1918年”之误。——译者

而以下一则命令就说得更加耸人听闻了。

“向卢基切夫斯基和彼得罗夫斯基两村发布的第5号命令。1918年4月29日。我，哥萨克—德国联军司令，命令你们立即把你们村中现有的所有武器和弹药集中起来，全部装到马车上运往米柳亭斯卡亚镇的捷尔诺沃伊村。将有一支押运队从马车队迎面方向开过来，负责接收武器并送往目的地。如有不执行此项命令或藏匿武器者，一经搜查发现，将予严厉惩处。

哥萨克德国军队司令上尉冯-布舍尔。”

请把战报和命令加以对比，请把日期、每一个词加以对比，这样你们就会看出：立宪民主党匪帮在叛徒军官的指挥下，按照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的德国人的指示，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发起了暴乱。米柳亭斯卡亚镇不是就在切尔内舍夫斯卡亚近旁吗，为了进行联络可怜的切尔内舍夫斯卡亚人不是去卡缅斯卡亚，而是去米柳亭斯卡亚镇的捷尔诺沃伊村找冯-布舍尔上尉，然后按照他们的指示再去卡缅斯卡亚德军步兵第91师师长克拉季乌斯将军那里听取更加确切的指示。

我不认为，在这一切发生之后，你们，哥萨克和士兵们，还会有什么怀疑，特别是你们，哥萨克们！！

这个哥萨克同德军的联盟，是原第10团团长的后任哥萨克混成第2师师长的П. 克拉斯诺夫将军签订的。他在第1号命令中说：

“昨天的外部敌人，德奥军队，已经进入故乡顿河军的行列，是同我们一起反对赤卫队和顿河地区完全恢复秩序的盟友。”

看到这份命令，不禁让人惊异，而且毛骨悚然！……

哥萨克们！如果你们中间有谁同意克拉斯诺夫将军的观点，即认为德奥军队是我们的盟友，是用于征服我们自己的盟友，那么他就是德国人的盟友！这样的哥萨克在顿河地区可爱的村镇庄寨中没有存在的余地！

至于我本人，要我把武器交给克拉斯诺夫将军和他的盟友德国人，除非把我的头先拿去，而在此之前我先要拿下他和德国人的头……如果第32团帮助我做到这一点的话！

谁这样想，谁就和我在一起，并支持我，也会支持那些不愿做德国人、将军、地主、资本家和贵族的奴隶，力求巩固人民政权即苏维埃政权的人。

究竟是哪一种政权更好呢：是人民的政权，苏维埃政权，你们，哥萨克和士兵们，自己建立起来，自己管理的政权？还是将军、资本家、地主和贵族的政权？

我不认为，你们愿意接受后面一种政权，尽管克拉斯诺夫将军向哥萨克们慷慨承诺说将建立起秩序……只要你们，耕种土地的人们，不拿起武器，秩序是建立不起来的！

不要过分责骂赤卫队！赤卫队做了自己应做的事情，制止了反革命扼杀革命，与此同时也不让将军们获得政权，不让地主获得土地，不让资本家得到他们的资本。

如果说现在到处都响起了反对赤卫队的呼声，而人民的敌人则直截了当地号召你们向赤卫队开战，那么，你们，前线士兵同志们，不如就取而代之，自己来实现人民的事业，巩固苏维埃政权即劳动人民的政权，但是不要把这项事业交到克拉斯诺夫将军和他的盟友德国人手中。

克拉斯诺夫将军其实倒也十分坦率。他在一份命令中说：“直至新的法律制定和颁行以前，大顿河军将严格按照俄罗斯帝国的法律实施管理。临时政府和人民委员会颁发的法令和法律一律废止。常备军的军事当局应遵循 1917 年 2 月 25 日以前即革命前俄罗斯帝国颁行的法律。”

在顿河军辖区内被德国人征服的各管区内，如今响起了高声呼喊：“祝您健康，阁下！……”

“遵命，阁下！”

“绝对不敢！……确实如此，大人！……”

“向后转，……齐步走！……”

在那些地方，哥萨克的头上再次悬起了将军的棍棒和德国人的操练方法，而随之而来的则又是奴役……

前线哥萨克和前线士兵们，不要再酣睡了！不要再犹豫不决了！每迟缓一步就会使德国将军克拉斯诺夫的枷锁——资产阶级的枷锁向我们的脖子更接近一步！

哥萨克和士兵们！德国人躲在他们的铁丝网后面是令人可怖的，但是到了毫无遮掩的开阔地面他们就成了胆小鬼！受到德国人的鞭子践踏的故乡土地会使我们的力量平添十倍！

上帝保佑，前线军人同志们，为了拯救故乡的土地、意志和自由，开始行动吧！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革命军队司令 哥萨克公民 Ф. 米罗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92号全宗,6号目录,1号案卷,第11张。铅印件。)

## 15

##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防区革命军队司令给 北高加索方面军<sup>24</sup>司令部的信

第16号

1918年6月1日

急件

关于动员

自新历5月28日起,我先后巡视了谢尔吉耶夫斯卡亚镇、该镇的奥尔洛夫斯基村、拉兹多尔斯卡亚镇和先诺伊村,并在群众大会上作了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号召人们动员起来同违犯和约侵入顿河军辖区境内的立宪民主党匪帮和德国强盗斗争。

与此同时,依据我向顿河哥萨克第32团的哥萨克们发出的电报\*,所有村镇的前线哥萨克都在5月31日到叶捷罗夫斯卡亚镇的博利绍伊村聚集。

在报告和动员之后,决定对1912、1913、1914和1915年登记入伍和进入服役年龄的哥萨克进行动员。集合地点定为叶捷罗夫斯卡亚镇的博利绍伊村,要求于今年6月7日晚以前到达。但是,由于察里津市拒绝发给武器,致使不得不中途罢休,而且解散了已经动员起来的哥萨克和士兵。我认为这是对革命的犯罪……

今天下午3时前,已有拉兹多尔斯卡亚镇的900名动员起来的哥萨克和士兵到达博利绍伊村。

在谢尔吉耶夫斯卡亚镇有400名哥萨克和士兵集合待命,等待发给武器。

我最后再说一次:如果与此有关的人认为谢布里亚科沃车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地点,那么他就应当认为运送5000支步枪来,并建立炮兵、机枪队和通信联络机构等等是自己的革命义务。

\* 参见13号文件。

恳请拨出申请的武器。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防区<sup>25</sup>司令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米罗诺夫同志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483号案卷,第86—87张。签名件;同上,第84张及其背面;罗斯托夫州国家档案馆,P-4071号全宗,2号目录,10号案卷,第21张及其背面。有北高加索方面军参谋长费奥多罗夫签字并盖有印鉴的打字副本。\*)

## 16

###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防区司令米罗诺夫 关于建议对哥萨克实行动员和组建骑兵连 给斯捷潘诺夫斯基村苏维埃的呼吁书

第33号

1918年6月3日

《斗争》报的一份摘要转发给了你们的代表。报纸刊登了克拉斯诺夫将军的号召书,他宣称自己是顿河军辖区的独裁者,要求严格按照俄罗斯帝国的基本法律,也即1917年2月25日以前的法律管理军辖区。

从这份号召书可以清楚地看出,将军们和地主们在德国人的支持下究竟想干什么,而受到他们蒙蔽的哥萨克又在向何处去。这样的哥萨克们正在不知不觉地走向受奴役的境地,把一切都拱手送给资本家们,还把自己的脖子伸进德国人的枷锁里去,伸进300年来使自己不堪忍受的枷锁里去。

梅德韦季察河沿岸北方各村镇的公民们看出了这一切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为了不再落入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桎梏,他们决定把1912、1913、1914和

---

\* 在信函文字之后有手写的批注如下:“呈顿河共和国军队总司令。送上此件,请协助拨给武器。参谋长费奥多罗夫。1918年6月2日。”

1915 年登记入伍和进入服役年龄的哥萨克和士兵动员起来,并规定于 6 月 7 日(新历)到达集合地点:叶捷列夫斯卡亚镇的博利绍伊村。\*

在此,也建议斯捷潘诺夫村的公民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在全体大会上讨论局势,同捍卫自由的人们联合在一起,并立即动员上述年龄段的哥萨克,同邻近各村会合在一起组建一个骑兵连,或者根据可能派出一定数量的人员,于今年 6 月 5 日(新历)晚上以前去米哈伊洛夫卡镇司令部报到。<sup>26</sup>

防区司令 (无签名)

参谋长

秘书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 号全宗,1 号目录,478 号案卷,第 6 张及其背面。  
使用公文纸的打字副本。)

## 17

### 博利绍伊村主席关于斯库里申斯卡亚镇 斯捷潘诺夫村公民对米罗诺夫 表示支持而给他的电话通知

不迟于 1918 年 6 月 4 日\*\*

刚才,由 И. Ф. 博罗金和 А. С. 别秋金二人组成的斯库里申斯卡亚镇斯捷潘诺夫村代表团来到我这里。其目的在于通报 5 月 31 日米罗诺夫视察时形成的局势:由于斯库里申斯卡亚镇的公民接受了立宪民主党的思潮,他们执行其一切指示,并当即动员了哥萨克和士兵反对苏维埃政权和自由,而且出资维持立宪民主党的费用;另外,斯库里申斯卡亚镇有 6 个村:斯捷潘诺夫、梅德韦杰夫、

\* 参见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 号全宗,1 号目录,478 号案卷,第 2 张。

\*\* 这是米罗诺夫司令部收到电话通知的日期。

罗戈任、齐库姆科夫、佩申斯基、卡塔索诺夫不愿意执行村镇的命令,也不愿意参加立宪民主党人的队伍反对自由和苏维埃政权。他们希望同特别司令部和沿梅德韦季察河的北方各村镇建立联系,因此请求司令部指示通过何种方式保持联系。

博利绍伊村主席 莫卡罗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483号案卷,第102张。有米罗诺夫批注的副本。)

## 18

###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防区司令部 关于1918年6月8日局势的汇报

第95号

1918年6月8日18时

6月7日夜间,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防区的“卡贝林卡”庄园,我方侦察队发现,有敌人约300人及两个骑兵连从伊利缅基村向米哈伊洛夫卡镇方向进发。但经我步机枪及炮兵开火射击后,敌人四散溃逃。可以看到我方炮兵准确射击敌军骑兵的景象。后经我方侦察获悉,敌人有伤亡。我方一侦察员的战马被打死。今天早晨我骑兵侦察队查明,敌人沿阿尔恰金斯卡亚镇方向隐蔽了起来。在那里的沟谷中可以看到约有50名骑兵躲藏着。从新格里戈里耶夫斯卡亚镇左侧通报说,已经攻占了老格里戈里耶夫斯卡亚镇,正在向西罗京斯卡亚镇进攻。新格里戈里耶夫斯卡亚镇的哥萨克们通过决议,一定要手执武器前去解救被格列科夫上校强行征召的哥萨克。

每天都有难民从不同的村镇庄寨来到米哈伊洛夫卡镇。6月7日,从拉斯

---

\* 在文件之后,有米罗诺夫手写的以下字样:“博利绍伊村;斯捷潘诺夫村代表团。请派出一人来米哈伊洛夫卡镇见我。米罗诺夫。”



波平斯卡亚镇的上奇吉林斯基村逃来两名前线哥萨克。他们告知,立宪民主党人正实施强制动员。谁不服从就枪毙谁,对于不支持动员的村镇,派出讨伐队镇压。难民们说,被强制动员起来的人们只用居民中现有的步枪武装。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防区司令部

[没有签名]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483号案卷,第155张。打字件。)

## 19

###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战线 关于必须正确对待居民向军队发布的命令

第5号

米哈伊洛夫卡镇

1918年6月10日

北高加索方面军代理军事领导人诺索维奇和代理政治委员埃拉托夫在今年6月8日给我的第943/31号电报中,对乌斯季梅德韦季察地域的正面作出规定:波沃里诺—卡恰利诺。

据此,凡在这个正面上作战的所有部队指挥官及主官,在接到此命令后,应将自身兵力的确切状况及有关敌情报来我处,每当自己的形势和敌情一有变化随即报告。

定期报告每天早晨9时前送到。

安排有序的通信联络是一切事情的保障,为此请严格执行无误。

今后,未经向我报告或无上级指示,不得实施进攻行动。如极端必须这样做时,应立即向我报告,如同紧急报告敌人的进攻行动一样,不得延误。

必须极端细致地侦察,这既指公开进行的侦察,也包括通过特别忠诚的居民进行的秘密侦察。

我要提醒注意的是，务必正确对待居民和认真关注居民的财产。没有经由我本人签名和参谋长费奥多罗夫同志签名的命令，不得进行任何搜查和没收财产。

在进攻时应力求合围村镇或庄寨，只有当被包围的敌人不撤离并开火时，才能对这个居民点进行扫射。如果进入庄寨的只有几个人，而且只用步机枪开火，那么也不进行扫射，更不得用炮火轰击。必须始终不渝地牢记：过多地使和平居民遭受不必要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会造成人们对交战的某一方的仇恨和憎恶。同志们，希望你们成为不受咒骂的一方，而我深信，我们用这种态度对待居民已经把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匪帮击溃了一半。

此命令应向所有同志——所有为人民政权即为苏维埃政权而战的斗士宣读！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战线司令 米罗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488号案卷，第163张。打字件。）

## 20

### “必须声明——是谁执掌顿河共和国的政权”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战线司令米罗诺夫给顿河 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信）

1918年6月11日

如您所知，克拉斯诺夫将军自作主张地宣称他是顿河军辖区的独裁者，发布命令废除原临时政府和人民委员会颁布的决议和法令，声言自今而后顿河军辖区必须按照俄罗斯帝国的法律进行管理。同时，克拉斯诺夫还建立了军政府，任命了内阁部长。

他所发布的动员命令闪电般地迅即传遍顿河共和国，而且取得了效果。

为了打破他的权威和消除他的命令和号召对于偏僻蒙昧的村镇庄寨的影响,必须以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个由军辖区代表大会任命的顿河共和国合法政权机关的名义发布命令,明确无误地宣告:谁执掌顿河共和国的政权。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战线司令 [无签名]  
管区军事委员会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483号案卷,第176张。打字件。)

## 21

### 顿河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 任命米罗诺夫为北方诸管区军队司令的电报

1918年6月14日

军用 急电

送察里津—波沃里诺—乌留皮诺铁路沿线各地苏维埃、军事委员会、防卫司令部、部队指挥员、车站军事代表。抄送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沃罗涅日省军事委员会。

兹任命米罗诺夫同志为顿河共和国从波沃里诺至卡拉奇一线的北部诸管区军队司令,并在任命全辖区军队司令以前直接隶属于共和国军事委员部所属作战部。凡驻扎在顿河共和国境内察里津—利哈亚铁路线以北的一切支队,自6月13日起均直接隶属于米罗诺夫同志。<sup>27</sup>

顿河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  
主席  
秘书

[均无签名]

(罗斯托夫州国家档案馆, P-4071 号全宗, 2 号目录, 10 号案卷, 第 18 张。打字件。)

## 22

##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代表大会 1918 年 6 月 12—14 日会议上通过的重要 决议文本\*

1918 年 6 月 12—14 日

### 一、关于对待顿河地区中央政权的态度

鉴于管区内的严重局势, 代表大会一致决定承认中央政权, 对于顿河地区中央政权发出的一切命令, 将无条件执行。

### 二、关于管区内政权的组织

起先曾设想推选一名管区阿塔曼的候选人, 由他管理管区的一切事务, 但由于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解放军各支队司令哥萨克中校 A. B. 戈卢宾采夫已被任命为顿河阿塔曼, 会议推选哥萨克上尉 B. Г. 赫里普诺夫为管区阿塔曼候选人, 把除纯粹作战事务之外的一切政权交给他处理。同时, 还推选出 П. А. 斯卡奇科夫为分管地方事务的副管区阿塔曼候选人。

### 三、关于采取中立态度的庄寨和村镇

经过讨论,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代表大会认为, 捍卫自己地区的自由免遭赤卫队匪帮的侵犯是顿河军所有哥萨克的神圣义务, 因此今后, 即本次代表大会以后, 对于凡有可能实行动员的庄寨中逃避动员的相应服役年龄段的人员, 大会决定:

1. 永远取消其哥萨克称号, 并废止土地及其他优待和赋予哥萨克的所有一切权利, 同时交由军事人民法庭按照战时法律予以审判。

2. 没收其除保障家庭成员维持起码生活所必须财产之外的粮秣和牲畜。

\* 文件标题是原有的。

3. 动员所有 18—50 岁有劳动能力的男性居民参加义务性的社会工作。

4. 上述惩处措施不扩大到对相应服役年龄段的人按照军队阿塔曼的命令进行动员的中立庄寨的各个家庭。这类家庭由相应的村寨社团予以确认。

5. 上述措施由管区政权机构负责执行。

四、关于永久纪念在为管区从赤卫队手中获得解放的斗争中牺牲的人员

代表大会认为必须在管区内给那些为解放故土而牺牲的人们保留当之无愧的纪念标志,为此决定:

1. 将“镇属哥萨克中学”改名为管区中学,授予“以为解放管区而牺牲烈士命名的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中学”,为此同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的社会人士进行协商。

2. 在管区反抗赤卫队的解放战争中牺牲和负伤的哥萨克的子女可在中学免费学习。

3. 请求军政府拨出必需的款项为中学修建科研教室和增添设备。

4. 为使中学的学术水平达到相应高度以无愧于缅怀为故土而献出生命的烈士,同时也为了表彰 Ф. Д. 克柳科夫对哥萨克进行教育和启迪民族觉悟方面的巨大功绩,请求国民教育局批准任命他为上述中学校长。

5. 请求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的社会公众在被称为“金字塔”的山丘的最高地点划出两俄亩土地,以使用树林围绕起来,并在以后建设为解放本地区而牺牲的烈士的圆柱形纪念碑,为此应在管区内开展募捐。

五、关于对待执行军人义务采取草率敷衍态度的部队

凡是动员起来的部队,如有执行勤务明显草率敷衍或不准确执行指挥人员命令者,一律派往其他管区,并说明这些部队是前去接受军人教育的,而其中的为首分子和罪大恶极者则移送军事人民法庭按战时法律进行审判。

经核对确认无误。乌斯季霍皮奥尔斯卡亚镇防卫司令部副官  
中尉 [签名无法辨认]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 号全宗,1 号目录,493 号案卷,第 77—78 张。手书件。)

23—24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第三次  
管区代表大会材料

1918年6月19—20日

23

代表大会关于举行起义捍卫  
苏维埃政权的决议

鉴于来自国际资产阶级方面对苏维埃政权的威胁，第三次管区代表大会决定：

宣布所有庄寨、村镇、乡里均处于起义状态……

宣布对所有能够手执武器的人进行动员，凡军事委员部认定有需要的人和管区政权认为立即应予使用的军事专家可直接派往部队。

军事委员部认为，有必要立即动员除原定四个年龄段以外的另两个年龄段，即1911年和1916年的登记在册人员。

镇和乡的苏维埃必须立即对动员服役年龄段的哥萨克和士兵宣布这一规定，以便他们能携带本人现有武器于6月……日\*到米哈伊洛夫卡镇集合。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489号案卷，第87张。打字件。)

\* 原文如此。

## 24

代表大会致为保卫苏维埃而应召入伍  
人员的号召书

被动员入伍的同志们！

在今年6月20日召开的第三次管区代表大会上，又一次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探询可能同目前追随克拉斯诺夫将军、波波夫、格列科夫一伙的头脑愚昧的人们着手和谈的途径，以避免亲人流血牺牲，并使所有公民得以安静地从事自己的事务。

这个问题在代表大会一开幕就进行了讨论，因为无论是从被动员的部队还是从和平居民发来的委托信中，都像红线一样贯串着一种愿望，希冀最终能够过上和平生活，也对代表大会能够做到这一点抱有希望。

遗憾的是，一系列演讲人和从敌人那里获得的文件资料当时就异常坦率无误地证明，由于敌人并无媾和的任何愿望，和平谈判是不可能的。这就打破了备受苦难的人民的渴望和期待。

但是，看来并非所有人都认真深入思考过演讲人所说的内容，并非所有人都相信了文件指出的不可抗拒的事实和从敌人阵营中设法逃脱出来的人们的慷慨陈词，也并非所有人都丧失了可能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希望。于是，这个问题还是提上了议事日程。

演讲人再一次向代表大会说明情况，人们再一次揭示出我们同他们之间存在的可怕的鸿沟，最后代表大会一致决定：

“虽然我们真心实意地渴求和平，而且仔细设想过所有达成和议的途径，但最终发现，和平的结局目前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转向被动员的人们和居民，向他们说明：只有当我们像一个人那样奋起团结在苏维埃周围，并用事实证明，我们珍惜自由而且有能力捍卫自由，只有到那时，和平才会来临。”

但是，只要对方有一个声音、一个词语显示出他们和我们有相同的愿望，即追求全体人民的和平与宁静，我们就会当即利用这一情况，并立即开始和平谈判。<sup>28</sup>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第三次管区代表大会<sup>29</sup>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99号案卷,第121张。铅印件。)

25

“动员工作进行得十分出色”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战线司令米罗诺夫  
送呈北高加索军区的报告)

第208号

1918年[6月月中]

军用 加急

送军事领导人诺索维奇

动员工作进行得十分出色。会有骑兵。请毫不拖延地满足我们关于武器装备的要求。再过几天还要宣布对1911年和1916年龄段进行动员。向霍皮奥尔管区的六个乡发出了加入我们动员工作的呼吁书。米哈伊洛夫斯克乡的士兵今天开始动员到35岁。前线情况没有变化。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战线司令 米罗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478号案卷,第43张。签名件。)



## 26

**米罗诺夫就立即向被动员人员运送粮食一事  
给察里津肃反委员会的电报**

第 263 号

1918 年 6 月 20 日以后

急件 优先拍发

恳请立即从叶利尚基车站向霍皮奥尔管区发出 18 个装载粮食的车皮,到谢布里亚科沃车站。那里正在进行居民的总动员,而动员却遇到粮食危机,这有可能危及同反革命斗争的事业。从国家利益出发的明智态度要求理解这一点,并将粮食运来。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战线司令 [米罗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 号全宗,1 号目录,489 号案卷,第 100 张。核对无误的副本。)

## 27

**米罗诺夫就乌斯季梅德韦季察  
战线的局势送呈北高加索军区军事领导人  
斯涅萨列夫的书面报告**

第 306 号

1918 年 6 月 23 日

秘密

您坚持实施对阿列克西科沃和波沃里诺的作战行动。<sup>30</sup>

这类作战行动对于在我的正面上建立作战中心会起阻碍作用,而积累兵力则是十分自然的和必不可少的。我觉得,您对于作战双方的兵力、人员补充的方式,以及他们追求的目的,等等,有所误解。我反对局部作战,赞成全线一致和统一指挥。<sup>31</sup>

卡列金将军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前线哥萨克不听命于他。克拉斯诺夫将军条件稍好一些。虽然目前前线军人不太愿意跟随他,但是,他的队伍中已有一批年轻愚蠢的哥萨克,而且他抛出的“支持哥萨克反对赤卫队”的口号正在使他在45岁以上的哥萨克中赢得了不少崇拜者。

现在前线哥萨克还是不愿意听命于他,但是只要红军领导人稍有失误,恼怒的前线军人就会倒向克拉斯诺夫将军。

我认为,革命军队针对财产和住房,以及进而对待妇女和儿童的一切行动,就是失误。常常发生庄寨被焚烧的事件,而原因则是由于同志中的某些精神盲人一时任性胡为所致。刚才我的这种想法从沙莫夫那里得到证实,他说他对修道院进行过袭击。<sup>32</sup>

既然提到沙莫夫,我不能不说我无法理解他的单独行动。他不认为有义务始终同我保持联系。对于他最近一次不经我同意而实施的作战行动的后果,即他把支队带入克列姆斯卡亚镇戈洛夫斯基村的沙地的后果,我无法担保。我命令他把支队带回到这次单独行动前的态势。

如果巴宾同志率领我得以从库梅尔加车站和蓬菲洛沃抽出的兵力能够恢复通到波沃里诺的道路,我将会表示欢迎。不过如果这一点能够实现,请不要把我隶属于基克维泽,因为已经有过一次了。

现在我无法在我的正面上实施进攻作战。我想的是,而我也相信这一点,由前线归来的士兵和哥萨克组成一支军队,在组建完成后实施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显然,是要在我友邻的配合之下进行。各乡的1912、1913、1914和1915年的适龄人员几乎都已到达,但是敌人的不断纠缠却使我不但无法完成组建工作,甚至无法着手进行。人们几乎是刚一到达就领取枪支进入战壕。

谢布里亚科沃车站附近的米哈伊洛夫卡镇本身就动员了从20岁到50岁的人员,这使我们有可能仓促地把在库梅尔加车站和蓬菲洛沃的部队替换下来,以便交给巴宾同志指挥,并且得以击退敌人今年6月22日的大规模进攻。从一名被击毙的敌军军官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原想在圣灵降临节时在米哈伊洛夫卡喝酒庆祝。

我设想,当已征召的各年龄段人员的动员工作一经结束,立即宣布对 1911 年和 1916 年两年龄段人员进行又一次动员。

霍皮奥尔管区的新安年斯卡亚镇对我的动员号召表示响应,于是我昨天下令把被动员人员送往谢布里亚科沃加以组建\*。这个镇究竟能提供多少人,尚不清楚。

今天我又派出代表去第 26 片<sup>33</sup>和前往霍皮奥尔管区各乡。

我的用意在于:由当地的力量扼杀反革命势力,因为外来人员不了解哥萨克的生活习俗,再加上其他原因,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我请求最好让我有可能安安静静地工作,以实现我设想的计划。必须及时供应武器和炮兵。再次请求为我提供飞机、供谢布里亚科沃车站使用的装甲列车、一辆装甲汽车,以及两门 6 英寸和两门 8 英寸的火炮。<sup>34</sup>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战线司令 [无签名]  
参谋长  
秘书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 号全宗,1 号目录,483 号案卷,第 245—248 张。  
米罗诺夫签名件;第 242—244 张,存卷副本。)

## 28

### 米罗诺夫关于建议莫克雷和加夫里林两村 代表进行普遍动员而在 库梅尔加车站发出的电话通知

第 334 号

1918 年 6 月 24 日以前\*\*

\* 参见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 号全宗,1 号目录,482 号案卷,第 5、6、9 张。米罗诺夫在命令中指出:“我们只有依靠拳头才会强大有力。有 5000 名动员起来的士兵和哥萨克在等待您。”(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 号全宗,1 号目录,482 号案卷,第 9 张。)

\*\* 日期系根据相邻文件确认。

最优先拍发

请向莫克雷和加夫里林两村代表提出建议：他们是否愿意仿效米哈伊洛夫、西多尔、丹尼洛夫等乡，以及叶捷列夫斯卡亚、拉兹多尔斯卡亚和谢尔吉耶夫斯卡亚等镇的榜样，实行从20岁至50岁人员的总动员，以保卫劳动人民的权利。如果他们同意，我们将派去必要数量的兵力把他们从立宪民主党匪帮手中解放出来。被动员的人员必须到库梅尔加车站集中，领取武器。

在他们表示同意以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战线司令 米罗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478号案卷，第68张。原件。）

## 29

### “我需要知道，在顿河军辖区能否建立常备军？” （米罗诺夫同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部的通话）

[1918年6月末]

[察里津:]我是军事人民委员部全权代表，请说您有什么要求，我会转告托洛茨基。

[米罗诺夫:]我需要知道：在顿河军辖区能否进行动员和建立常备军队、正规军队。我需要知道，军事人民委员部从政治上是如何看待顿河军辖区的。问题在于莫斯科给我们派来特别委员和一般委员，而这些委员们并不理解顿河军辖区的生活习俗和心理状态，也许正是由于这些委员的缘故，我们顿河军辖区的一半地方落入了反革命分子手中。因此，我想请求由托洛茨基同志，或许是您，明确地答复我，你们究竟想在顿河军辖区做什么，或者让哥萨克自己有权组建独立的兵力，在中央政权的支持下把来自左面和右面的反革命赶出去。如果人民委员会正是这样决定的，那么我恳切请求从我们这里召回所有的“特别委员”，

并赋予我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独立工作的权力。如果人民委员会决定消灭这个令人难堪的身份阶层,那么就多派一些特别委员来,不过我要预先警告,最好还是让革命的哥萨克来做,而不要把这件工作交给克拉斯诺夫。总之,请回答我,我们能否把哥萨克的所有力量都动员起来,建立一支正规的军队,我们能否指望在武器装备和物质援助方面得到中央政权的支持。

请求召回一切特别委员,让我们自己安排。我们可以自己向中央政权机构负责。

[察里津:]原先的值班全权代表博亚尔斯基同志开始与察里津通话。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489号案卷,第108张。电报纸带;第106张。打字件。)

## 30

### 霍皮奥尔—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战线 关于转入进攻而向军队发布的命令摘抄

第20号

米哈伊洛夫卡镇

1918年7月2日\*

立宪民主党反革命匪帮全线破坏铁路路基,锯断电报电线杆,企图借此来阻碍我们的行动,妨碍我们安排正常的生活,并使居民得不到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也就是说,他们正在实行全国性的破坏,而克拉斯诺夫将军却号召说要同这种全国性的破坏现象作斗争。根据通过难民获得的关于立宪民主党人暴行的消息得知,立宪民主党匪帮正在恰普雷任斯基、谢尼奇金、加夫里林、列温、克鲁京斯基、戈林等村庄集中。

根据最新情报得悉,普列奥布拉任斯卡亚镇和一部分庄寨举行了暴动,但其行动因在霍皮奥尔管区的一些乡(马切哈、特罗斯强卡、库巴瓦等)实行了动员

\* 命令于1918年7月2日17时分发。

而难有进展。

萨拉托夫省的捷尔辛乡据说向霍皮奥尔管区派去了 280 名士兵志愿者予以支援。……

可是我们这里,相距仅 30—40 俄里之处,在做什么呢?我们在反革命分子出版的报纸《顿河北方》第 40 号上看到:格拉祖诺夫斯卡亚镇于 6 月 3(16)日召开的村镇大会决定:确认济姆尼亚茨基、莫斯托夫斯基、基列耶夫斯基、恰普雷任斯基、卡拉伊切夫和苏霍多利斯基几个村庄脱离了总的哥萨克运动。而为了打击得更加有力,会议决定:1. 收缴所有中立人员的武器;2. 没收粮食和牲畜,用以供应为顿河地区的统一和哥萨克权利的不可侵犯而作战的军队;3. 为防遭到反抗,成立审讯委员会,按照战时法律对待中立态度者进行审判。

今天从新切尔卡斯克来到这里的一名莫洛杰尔斯卡亚镇被动员的哥萨克 H. O. 弗罗洛夫提到,新亚历山德罗夫斯卡亚镇韦尔希宁村中拒绝按照克拉斯诺夫将军的命令接受动员的哥萨克被禁止外出;不许出来牧放牲畜,而庄稼则不等收割即予出售。这个村心情沮丧的居民凑集了 400 卢布和三头牲畜,派出代表去村镇请求接纳为哥萨克。难道这不说明,人们在科贝林卡线那一边正等着我们,以便和我们汇合在一起,哪怕多少感受一下自己是自由的公民。

已经动员起来的士兵和哥萨克同志们!你们只有在赶走克拉斯诺夫将军以后才能为遭受苦难的人民带去自由和和平。朋友们,切勿再犹豫了!

我们截获了克拉斯诺夫将军要求准备在顿河地区全线发起总攻的命令。为了哪怕局部地粉碎这项计划,以及根据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考虑,我命令委托我指挥的战线的全体军队转入进攻……\*

士兵和哥萨克同志们!你们是革命的保卫者,劳动人民权利的保卫者。务必牢记,你们所在的革命军队只同立宪民主党反革命匪帮作战,因为他们的目的是恢复君主制,恢复奴役制度。人民的敌人——地主、将军、资本家和卖身投靠他们而被革命驱逐的军官——已经不知羞耻地打出了上面写有“上帝,保佑沙皇”字样的旗帜。

但是,你们并不是同老人、妇女和儿童以及他们的财产作战,为此我以革命和苏维埃人民政权的名义要求你们以珍惜和爱护的态度对待他们和他们的财产。

让人们看一看,被迫拿起枪支的人民只消灭自己的敌人,而不是消灭自己。

\* 以下删去具体作战安排。

如果你们能够执行这一点,你们就能赢得朋友,你们的队伍将会扩大,斗争也会更加容易。

战线司令 米罗诺夫  
参谋长 И. 斯多布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96号案卷,第6—8张。  
原件。)

## 31

# 关于1918年7月4日乌斯季梅德韦季察 战线形势的书面汇报

第549号

1918年7月4日

7月4日情况汇报。在蓬菲洛沃防区:会同新卡耶夫斯基村的志愿人员于6月31日7时在第34片炮兵的支援下向普列奥布拉任斯卡亚镇(西特尼科夫上校曾在那里强行对哥萨克进行动员)发起猛烈进攻,击溃了西特尼科夫支队,并占领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卡亚镇。我方参加作战约300人,敌方参加作战约800人。我方损失为死1人,轻伤2人。

在老谢利耶防区:今年7月4日,夜间2时左右,敌人步兵约400人及骑兵约500人对老谢利耶发起了进攻。在泽列诺夫卡和拉科夫卡之间,以及在拉科夫卡与古罗夫之间,匪徒的游击队破坏道路,射击拉科夫卡。停在车站上的装甲车用机枪射击将其击退。装甲车车长巴拉诺夫斯基同志登上另一辆装甲车,从谢布里亚科沃车站驶出,通过梅德韦季察河上的桥梁,用炮火驱散了敌人的骑兵,并以炮火一直追击到距铁路线10俄里之处。由于老谢利耶人和米哈伊洛夫卡人的英勇、果敢和坚毅,敌人的进攻被顺利击退。对敌人实施了约5俄里的追击。我方的损失为二死一伤。敌人的死亡人数正在清查。死者甚多,其中不少是戴肩章的军官。

在菲洛诺沃防区:7月3日,从普列奥布拉任斯卡亚镇方面行动的几个支队与菲洛诺夫斯卡亚镇的守备部队得以会合。在这一地域行动的敌人被打散。苏维埃军队向布达里诺车站和亚雷任斯卡亚车站派出兵力不大的骑兵侦察组。在菲洛诺沃地段上,我军加强了侦察活动。敌人目前行动消极。据卡努科夫同志告知,随着西韦尔斯旅的移动,波沃里诺地段的哥萨克正在撤离乌留平斯卡亚镇地域。在谢布里亚科沃防区:7月4日,敌人本想向卡贝林卡发起进攻。我方以炮火和机枪火力将匪徒驱散。在立宪民主党方面一名被击毙的哥萨克身上发现一枚德国制的手榴弹。

在阿尔恰金斯卡亚防区:7月3日,阿尔恰金斯卡亚集群转入进攻。敌人撤退并焚毁庄寨。克列缅斯卡亚车站对面的维耶兹金斯基村于晚上7时30分被点火焚烧,火焰不可思议地蔓延到3俄里的距离。流氓无赖竟还残忍地抢掠,夺走皮袄、褥垫\*、枕头和被子,以及茶炊和其他日用物件。我们采取了最坚决的措施加以制止,直至实施枪决。但是,这类镇压措施对于肆无忌惮的人群仍然没有多大效果。我们的损失为阵亡4人,伤马4匹,死去3个\*\*。敌人的损失是:60名哥萨克和3名军官被击毙,我方还虏获轻机枪一挺。敌人撤退时曾将一挺机枪抛入河中。从敌人方面转向我们的有120名哥萨克,几乎都携带武器,有自备战马的约70人。目前,我和他们一起在阵地上。另外又有600人来到,他们革命情绪高昂,请求尽快得到武器,以便做些有利于苏维埃政权和劳动人民的事情。可以看出,亲爱的顿河人已经看清楚,立宪民主党匪帮带领他们走的是一条错误道路。

战线司令 米罗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2号目录,484号案卷,第156张及其背面。打字件。)

\* 字迹不清。

\*\* 原文如此。



## 32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战线司令  
米罗诺夫关于擅自没收一案的决定

米哈伊洛夫卡镇

1918 年 7 月 5 日

霍皮奥尔—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战线司令审阅了有关哥萨克游动步兵第 1 连连长 C. 波波夫同志的侦讯材料,认为,1. 波波夫在 1914 年以前,即军事行动爆发以前,是一名低级警官;2. 自战争发生之时起进入新切尔卡斯克士官学校,毕业后即在卡列金将军的队伍中同革命为敌(据卡梅什尼科夫同志指控),而当反革命匪帮在新切尔卡斯克附近刚被击溃,他即离去。随后他在米哈伊洛夫卡出现,报名参加了红军,并被选为连长;3. 据一些原军官声称,他们进入苏维埃军队和政权具有明确的目的,即在人民群众中损害苏维埃政权的威信。

大学生出身的军官乌里扬诺夫就作过这样的交待。他说,当他 2 月份受命在克列姆斯卡亚、佩列科普斯卡亚、克列茨卡亚和拉斯波平斯卡亚等镇组织苏维埃政权时,他不着手履行承担的职责,而是自称为政委,借机敲诈勒索,曾从克列姆斯基修道院的修士大司祭手中骗取了 2000 卢布,又从一名商人手中骗取了……\* 卢布,还从别人处拿走一些皮衣,等等。

波波夫的这种行为同乌里扬诺夫的做法如出一辙,其结果都是破坏苏维埃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这是按照立宪民主党人的计划帮助反革命。

调查材料证明,波波夫连的人们在擅自没收马匹时(依我看就是抢劫)宣称这是按照米罗诺夫的命令做的,等等。波波夫连的人们的这种行为,旨在破坏霍皮奥尔—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战线革命军队司令的威信,因为作为革命的仆人,他们的行为举止本应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

根据以上所述,决定:将侦讯材料和波波夫同志移送察里津军事革命法庭

\* 数字无法辨认。

\*\* 此处一个词无法辨认。

审理。

战线司令 米罗诺夫  
北高加索革命军队第1纵队政治部主任 阿布拉莫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490号案卷,第205张。  
原件。)

### 33

## 在米哈伊洛夫卡镇召开的 地方和军事当局代表联席会议关于对 米罗诺夫表示信任所作的决议摘抄

米哈伊洛夫卡镇

1918年7月6—8日

管区苏维埃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战线司令部代表,所有步、骑兵连委员会和指挥委员会成员,全体营、连长和分队首长,炮兵主任、炮兵连长和布尔什维克党小组代表于1918年7月6—8日在斯多布诺夫同志及其副手列昂诺夫和彼得罗夫同志主持下(由古格尼亚耶夫同志担任记录)召开联席会议通过的决议。

议程:一、讨论当前的不正常局面。二、同米哈伊洛夫卡镇内日益发展的反革命势力作斗争。

听取内容:一、讨论了米哈伊洛夫卡镇内红军队伍中日益发展的反革命势力及与之作斗争的方法。

决议:听取了一系列演讲者对这一问题的发言,并认定造成目前局面的祸首是反革命分子、消极怠工者和妥协主义者,正是他们在被动员的士兵和哥萨克中进行瓦解活动,联席会议以多数票赞成(10票弃权)作出决定:采取最果断的措施同反革命作斗争,为此确认每一个正直的士兵和哥萨克公民有权拘留一切形迹可疑的人员,并将其送交战线司令部的政治委员。

听取内容:二、讨论了联席会议是否对战线司令米罗诺夫同志表示信任的

问题。

决议：全体一致作出决定：对米罗诺夫同志作为由最高政权机关任命的、在同劳动人民敌人作战的整个时间内担任霍皮奥尔—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战线司令职务的人，表示绝对的信任。这是一位具备广阔战略眼光，拥有两次大战经验的人，是一名捍卫劳动人民权利的斗士，他有能力击退立宪民主党匪帮的进攻。联席会议承诺将对个别人恶意挑起的反对他和苏维埃政权的诽谤从根本上加以肃清，并竭尽全力协助他在军队中和后方同消极怠工现象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sup>35</sup>

联席会议主席 **И. 斯多布诺夫**  
副主席 **А. 彼得罗夫**  
记录 **古格尼亚耶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 号全宗，1 号目录，493 号案卷，第 79 张及其背面。原件。）

## 34

### “不要再开会论不休了……” （向霍皮奥尔—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战线 革命军队发布的命令摘抄）

第 24 号

米哈伊洛夫卡镇

1918 年 7 月 7 日

现在宣布我刚刚收到的从菲洛诺沃发来的电报：“谢布里亚科沃。致战线司令米罗诺夫并转米哈伊洛夫卡守军大会。由骑兵团和步兵团以及炮兵总数 5400 名战士组成的苏维埃基克维泽师，要求米哈伊洛夫卡地段被动员的士兵立即停止一切挑衅行动，建议他们通过一致对敌作战的方式从事巩固苏维埃政权的事业，并把一切挑拨分子清除出来全部逮捕，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在劳动人民内部制造不和。否则，基克维泽师将认为你们是自己的敌人，并将立即采取相

应的措施。第1269号。代理师长。梅德韦多夫斯基。”

士兵和哥萨克同志们！不要再日以继夜地开会议论不休了。在这类会议上，你们，或者是你们中的一部分人，无疑或许是无意识的，或许是明显出于反革命目的，在7月3日犯下反对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罪行以后，又想要对我关于撤换第3混成营营长卡拉通同志的命令进行讨论。

这又一次不服从指挥人员作战命令的表现说明，在被动员的士兵和哥萨克同志中存在着不坚持苏维埃政权的立场，不主张建立劳动人民政权，而要把革命引向死路的人。这些人打扮成人民的朋友，而从其行动看却恰恰是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是奴役者克拉斯诺夫将军及其立宪民主党匪帮的忠实盟友。

一再喧嚷要派出和平代表团的人，是苏维埃政权和革命的叛徒。

和平对于所有人来说，不仅是求之不得的向往，而且也是必不可少的需要。但是，并不是要同对方的哥萨克签订和约，而是要同克拉斯诺夫将军签署，因为哥萨克处于野战军事法庭、监狱和枪杀的压制之下，因而不管我们签订多少停战协议，克拉斯诺夫将军仍然能够一批又一批地派出深受他欺骗的人们。

正当人们派出代表在科贝林卡进行议和谈判时，立宪民主党匪帮这时正在扼杀老谢利耶，并且准备扼杀库梅尔加。从另一方面说，从道义上和政治上我们也无权不经过中央苏维埃政权机关的允许着手进行和平谈判。必须牢记，是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挑起了残酷无情的战争，因此我们不是攻击者，而是防卫者。既然如此，在这种境况下求和就意味着承认自己是弱者，而我可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我想说，人民的苏维埃政权是强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劳动农民和劳动哥萨克是不可战胜的。在以革命的名义，以苏维埃政权的名义宣布这一点的同时，我命令士兵同志们和哥萨克同志们当即把隐藏在自己队伍中的一切挑拨者、一切反革命分子清除出来，把他们交给苏维埃政权。

我无法容忍这样的想法，即为此需要基克维泽师予以帮助。

战线司令 米罗诺夫  
战线政治委员 A. 贝斯特罗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96号案卷，第12张。核对无误的副本。）

## 35

“衷心感谢你们，丹尼洛夫卡人！”  
(向霍皮奥尔—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战线革命军队  
发布的命令摘抄)

第 25 号

1918 年 7 月 10 日

……§. 八、苏维埃人民政权和伟大的俄国革命并没有消耗尽自己的保卫者、自己的斗士。

尽管混入我们队伍的反革命分子在某些被动员的部队中造成可怕的破坏，由于总动员开始实行，有一些部队从到达米哈伊洛夫卡镇的第一天起就不受反革命腐朽思想的影响，而在为俄罗斯劳动人民的命运而深感[忧虑]\*的时刻，谈一谈给我送来的丹尼洛夫卡第 1 连为派往丹尼洛夫卡镇的代表们所作出的决议，就不至于心情忧郁了。我认为，把这份决议向委托我指挥的战线宣布是革命责任的驱使：

“丹尼洛夫卡第 1 连为派往丹尼洛夫卡的代表所作的决议。

我们，第 1 连的被动员士兵和志愿参加人员向全乡宣称，对于消极怠工者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我们决不宽恕。我们不可能在正义的战斗中全部牺牲。幸存的同志们不会原谅革命的敌人。

我们向司令米罗诺夫同志宣告，自 7 月 9 日起我们已向所有人宣布：“我们决不宽容。对于大喊大叫反对苏维埃政权专政的人决不宽容。主席希比金，记录米罗什尼科夫。”\*\*

我不敢承担过多的责任，但是我敢宣称，人民委员会将以革命的名义，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说：“衷心感谢你们，丹尼洛夫卡人！”

\* 有一个词无法辨认。

\*\* 参见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 号全宗，1 号目录，486 号案卷，第 46 张。原件。

战线司令 米罗诺夫  
政委 贝斯特罗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486号案卷,第48张。米罗诺夫签名件;96号案卷,第14张。核对无误的副本。)

## 36

### 顿河地区不属于为支持苏维埃政权 而进行动员之列的北方各村镇代表的 区代表大会会议记录摘抄

[叶捷列夫斯卡亚镇  
博利绍伊村]

1918年6月29—30日/7月12—13日

叶捷列夫斯卡亚、拉兹多尔斯卡亚、谢尔吉耶夫斯卡亚、马洛杰利斯卡亚、奥斯特罗夫斯卡亚、别廖佐夫斯卡亚、古罗夫斯卡亚、大雷恰特斯卡亚各镇和军管土地第26片代表根据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北方各村镇和第26片被动员的士兵和哥萨克派出的区级工作委员会会议定书而于旧历6月29日和30日召开的区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提议:……5. 发电报邀请丹尼洛夫和奥列霍夫两乡的代表。

6. 没有米哈伊洛夫斯卡亚、西多尔斯卡亚、丹尼洛夫斯卡亚和奥列霍夫斯卡亚各集镇的代表前来参加,能否认定代表大会合法?

7. 由整个代表大会提出会议议程的建议……

13. 是否希望召集顿河军辖区所有村寨的代表举行军辖区的代表大会,以制定居住在军辖区境内的每一个公民都必须遵守的法律?

14. 讨论政治问题,即战线军事政治委员贝斯特罗夫和司令米罗诺夫关于他们认为举行的代表大会是反革命性质的会议电报……

\* 文件标题是原有的。

16. 拟定停止内战的措施……
18. 在北方各村镇和各乡镇之间建立联系。
19. 委托何人负责把此会议记录分发给管区北部所有村寨和其他机构。
20. 下一次区代表大会的召开……
22. 本会议记录由何人签署。

通过决议：

……5. 一致决定发电报邀请。(只有丹尼洛夫斯卡亚镇来了人,但拒绝以具有表决权的代表身份与会。)

6. 以多数票承认代表大会合法。

7. 以多数票通过以下议程:(1)宣读各地的委托书;(2)代表大会的政治立场;(3)政治局势问题;(4)拟定停止内战的措施;(5)建立区级政权——与管区政权机构的相互关系……

13. 一致认为应当这样做。

14. 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1)关于和平谈判的说法并非来自反革命分子或劳动人民的敌人,而是来自劳动人民本身,因为这场战争使他们遭受到致命的损害。

(2)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应由劳动人民自己来决定,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个问题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而不应由站在一旁的领袖来决定。

(3)站在保卫革命成果的角度和依据劳动人民苏维埃政权的立场,代表大会认为:战线司令米罗诺夫和军事政治委员贝斯特罗夫对劳动人民命运的安排却违背劳动人民的愿望,并且伤害了他们的意愿……

16. 全面讨论了管区内发生的兄弟相残的战争的问题后,区代表大会认为:这一场战争极大地影响了本地区居民的主要事务——农业生产,消耗了大量时间和人力,使本地区面临饥荒的威胁,此外,它还妨碍了向农村居民运送必需的商品。因此,大会认为,为了停止战争,必须实现半个月的停火,召回前线的军队收割庄稼,召开第四次管区代表大会,但不是在米哈伊洛夫卡镇,并在会上决定停止内战的问题……

18. 采取防御态势,并为此通过值班人员向各地执行委员会通报影响每一个村镇、每一个乡和平居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并由我们管区北部的村镇和乡共同担保。

19. 一致通过决议,由别廖佐夫斯卡亚镇执行委员会负责向所有各村镇、乡和各机构分发会议记录的副本。<sup>36</sup>

20. 以多数票通过决议：如果因为某种原因管区委员会无法召开管区代表大会，则由某一个村镇的苏维埃作出决定，在别廖佐夫斯卡亚镇召开代表大会。关于召开代表大会的通知，由别廖佐夫斯卡亚镇执行委员会发出……

22. 一致决议：会议记录由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签署。

在原件上签名的有：代表大会主席团和大会全体成员

经与原件核对无误：代表大会秘书 Д. 马卡罗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 1304 号全宗, 1 号目录, 490 号案卷, 第 286—287 张。  
打字副本。)

## 37

### “不要让和平居民承受内战的惨重后果”

#### (战线司令米罗诺夫 给各支队司令的命令)

第 740 号  
乌留皮诺

1918 年 7 月 17 日\*  
加急 优先拍发

我正在向乌斯季梅德韦季察镇前进，将在格拉祖诺夫斯卡亚镇以西过夜。请注意这一点，并对我动用手中所有兵力兵器继续进行目前尚属顺利的进攻予以配合。

以革命的名义提请注意，不要让和平居民承受内战的惨重后果，诸如：毫无目的地毁掉一个个庄寨。

这种野蛮的镇压手段将由政治委员加以查实，责任人员将受到革命军事法庭给予的应得惩处。

---

\* 是电报局拍发的日期。



战线司令 米罗诺夫  
参谋长 斯多布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 号全宗,1 号目录,486 号案卷,第 252 张。核对无误的副本,并盖有印鉴。)

### 38

## 顿河共和国军事委员特里佛诺夫发给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防区 军队司令米罗诺夫的电报

莫斯科市

1918 年 7 月 20 日

谢布里亚科沃车站,米哈伊洛夫斯卡亚镇,送司令米罗诺夫。抄送管区军事委员。

根据人民委员托洛茨基的指示,我建议米罗诺夫同志接受顿河方面军各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军事领导人的职务。关于米罗诺夫同志同意的答复,紧急用电报通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哥萨克委员会<sup>37</sup>,特里佛诺夫收。

顿河共和国军事委员 E. 特里佛诺夫<sup>38</sup>

托洛茨基的批示:“我并未把这项工作全权委托给特里佛诺夫。整个事情均委托波德沃依斯基按照最高军事委员会<sup>39</sup>的总的指示办理”。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 号全宗,1 号目录,223 号案卷,第 128 张。电报格式用纸。)

## 39—40

## “顿河地区革命形势十分危急” (米罗诺夫发往莫斯科和萨拉托夫的电报)

1918年7月26日以前\*

## 39

第 896 号

军用 优先拍发

莫斯科。送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

顿河地区的革命形势十分危急。克拉斯诺夫将军竭尽全力想把我碾死在阿尔恰达车站、谢布里亚科沃一带<sup>40</sup>。在这个地域内,由管区动员起来的士兵和哥萨克在同反革命作战。反革命则把从切尔卡斯克、顿涅茨第一、顿涅茨第二和顿河下游等管区动员起来的哥萨克调到这个地域。如果尤里耶夫的局势能挽救过来,那么这就等于拯救了顿河地区的革命。为此,必须摒弃那种只依靠志愿者的力量同反革命作战的思想。必须承认强制动员的原则,并在相邻的萨拉托夫和坦波夫两省宣布实行此种动员。请求紧急下达指示,派来增援兵力,调一架飞机和两辆装甲汽车急速前来。

战线司令 [无签名]  
参谋长 И. 斯多布诺夫

---

\* 日期系根据相邻文件确认。

## 40

第 897 号

萨拉托夫,军事委员会

我这个战线的局势危及顿河地区的整个革命事业。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正在同被动员参战的哥萨克和士兵这样的反革命兵力作战。请派这样的兵力不少于 100 名步兵前来增援,并应配备各种技术器材和装备。请让他们从叶兰车站步行到米哈伊洛夫卡镇。该是摆脱那种只依靠志愿人员拯救革命的思想的时候了。必须像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中一部分地区所做的,以及我们的敌人克拉斯诺夫将军正在做的那样进行动员。

战线司令 [无签名]

参谋长 И. 斯多布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 号全宗,1 号目录,486 号案卷,第 248—249 张。原件。)

## 41

米罗诺夫关于必须协助乌斯季梅德韦季察  
和霍皮奥尔两防区的军队而发给北高加  
索军区军事委员会<sup>41</sup>的电报

第 922 号

1918 年 7 月 26 日以前\*

\* 日期系根据相邻文件确认。

加急 优先拍发

在阿尔恰达、谢布里亚科沃一带作战的是精锐的部队。其中有由切尔克斯人组成的若干个团。部队的纪律显然较好。它们的指挥人员看来拥有作战经验。必须加强洛戈夫斯克集群,并关注它们的后方。我认为各战线全面实施进攻是适时的,这样可以减少对乌斯季梅德韦季察和霍皮奥尔两管区的压力。

战线司令 米罗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486号案卷,第251张。签名件。)

42—43

## 米罗诺夫发给波德沃依斯基的电报

谢布里亚科沃车站

1918年7月26—27日

42

1918年7月26日

损失了三门火炮和七挺机枪,针对阿尔恰达作战的不少于一个师。必须增派有生力量前来,但必须是纪律严明的。敌人十分顽强,指挥人员经验丰富,有切尔克斯人组成的团。

战线司令 米罗诺夫

波德沃依斯基的批示：“刚才收到可信的消息说，对你们施加压力的不超过 1800 人，没有任何切尔克斯人的团，只是些俄罗斯人。今天无法派出有生力量，因为正在设法恢复西韦尔斯的残破不全的战线<sup>42</sup>。恢复那里的原态势以后，将派出增援兵力，但不会早于 36 个小时。你们必须坚持 36 个小时。”

## 43

1918 年 7 月 27 日

优先拍发

您的指责找错了对象，我真想请您亲自来核实形势。我们是在战场上献出生命，而不是在办公室里，也不能给目前的境况发去一通指责。那些输掉了革命而又不努力寻求拯救革命的支点的人们将面对永恒的耻辱。

战线司令 米罗诺夫

又：用虚幻的胜利您是不能安慰我的。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 号全宗，2 号目录，159 号案卷，第 277、285 张。电报格式纸。）

## 44

## 关于谢布里亚科沃地段形势给 霍皮奥尔—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战线 军队的命令摘抄

第 27 号

米哈伊洛夫卡镇

1918 年 7 月 30 日

敌人以不少于一个师骑兵的兵力,在相应数量步兵和足够数量炮兵的支援下,在宽阔正面上实施作战行动,看来是为了贯彻执行克拉斯诺夫将军关于总攻的命令,或者至少也是企图扼杀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境内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

在谢布里亚科沃、阿尔恰达、库梅尔加地段上作战的,除了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中在它影响之下的各村镇的哥萨克以外,还有韦申斯卡亚、叶兰斯卡亚、米古林斯卡亚、巴科夫斯卡亚、乌斯季别洛卡利特文斯卡亚和其他一些村镇的哥萨克和士兵。

敌人到今天为止的作战行动可归纳为:1. 谢布里亚科沃车站从察里津方面已被切断;2. 7月28日有消息说,布达里诺至亚雷任斯卡亚之间的铁路路基遭爆炸破坏;3. 西韦尔斯的各支队在这个方向上受到巨大的损伤;4. 基克维泽师从进攻态势转取防御态势,并向菲洛诺沃退却;5. 7月27日夜非洛诺沃至潘菲洛沃之间的铁路遭到破坏,自29日早晨起发现潘菲洛沃至库梅尔加至罗戈日诺区间的铁路路基也多处遭爆炸。

这样一来,同北方(即从菲洛诺沃、波沃里诺方面)的联络也告中断。

7月28日军事人民委员波德沃依斯基对于派兵援助的请求回答说,谢布里亚科沃必须坚持36小时。到今天早晨,在对谢布里亚科沃地段情况极端不利的条件下,这个期限已经过去。

不仅如此,装甲列车指挥员巴拉诺夫斯基7月29日声称,他的两辆装甲车总共只剩下450发炮弹,而在当前形势下炮弹消耗极大,因此他不能再在这个地

段停留下去,必须且战且退地驶往菲洛诺沃。这就是说,谢布里亚科沃地段的军队已不能再指望装甲列车的援助,而没有装甲列车的援助,要想向察里津和波沃里诺开进必然会以失败而告终。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留在米哈伊洛夫卡镇,而敌人这时又正力求收拢铁的包围圈来将其占领(昨天敌人已在一门火炮的支援下对西多雷实施进攻),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最终会使部队耗尽战斗潜力和体能,进而使管区内同反革命斗争的事业完全失败。

目前,反革命已占领了后方的某些村镇,并开始对十个年龄段的人进行动员。

为了制止这一切,并同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取得联系,主要的则是不让敌人有可能很快地动用新动员起来的兵力压向水上动脉(伏尔加河)并切断那里察里津同中央的交通,我以革命的名义命令所有部队向博利绍伊村撤退……\*

战线司令 米罗诺夫  
参谋长 И.斯多布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487号案卷,第194—195张。原件。)

## 45

### 菲茨赫劳罗夫将军向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军队发布的命令

第55号

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

1918年7月21日/8月2日

\* 以下删去具体安排。

7月20日\*，米罗诺夫匪帮的最后残余被赶出了军辖区，他们越过边界进入了萨拉托夫省。如今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内已没有一个公开的红军士兵，对于暗藏的敌人将立即进行果断迅速的镇压。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的村镇居民和公民们！

你们经历了艰难的时期，披着羊皮的狼给你们造成的苦难是巨大的。哥萨克的叛徒，卖身投靠哥萨克的敌人的原哥萨克中校，现今的“同志”米罗诺夫，允诺在假人民委员的统治下给予你们自由和意志，但却利用我们人民的愚昧无知欺骗了他们，用只要打倒有产者便能轻易致富来诱惑他们，还挑动他们同自己的知识分子作对。对于不同意他的看法的人，他不是加以枪杀，就是用刺刀赶去参加兄弟相残的屠杀。

顿河的优秀子弟们血流成河。如果果真是为人民真正的幸福，为故乡静静顿河的辉煌而流血献身，本不足惜。但是，流淌的鲜血并不是有利于哥萨克，而是损害了哥萨克的利益。一向热爱自由的顿河并未因此而获得辉煌，而是走向了毁灭。我们故土上繁荣的经济和耀眼的财富被外来人抢掠一空。他们来到顿河未经你们邀请，说是为了捍卫你们的权利，而事实上则是为了他们自己发财。

这些来自北方的自称为社会党人和赤卫队的人们，没有给我们带来自由和幸福，却给我们带来了耻辱、奴役和贫穷。

这些强盗既不怜惜教堂和老人，也不顾忌理智和荣誉，他们肮脏的手什么也不放过，在所有地方都留下了他们血腥的污浊的痕迹。

但是，哥萨克的心震颤了，顿河的儿子们不能忍受奴役和耻辱，把不速之客赶了回去。

我有幸率领着委托我指挥的军队走过了五个管区，所到之处都设法恢复哥萨克对于哥萨克土地的权利，让哥萨克摆脱屈辱的被奴役状态。

根据顿河阿塔曼的意志，委托我指挥的一些英勇的哥萨克团正被派去拯救你们的管区。

强盗在你们管区里盘踞的时间最长久，控制得也最牢固。哥萨克的叛徒，那个鄙视荣誉和尊严的人，在你们这里安家落户，筑起了巢穴。他对你们隐瞒真情，用关于由德国将军冯·施泰因和冯·克劳齐斯指挥的立宪民主党人、切尔克斯人、鞑靼人和德国匪帮的无稽之谈吓唬你们，强迫你们手执武器反对前来保护你们的兄弟。忠诚于哥萨克的顿河真正的儿子们剩下的已经不多了。这个坏蛋

\* 日期为旧历。



已经快到达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了，黑暗、暴力和劫掠眼看要取得全胜。

然而，上帝不允许邪恶成功，不愿意你们灭亡，并为此保存了哥萨克的血。在来自南方的英勇哥萨克团队的迅猛打击下，米罗诺夫纠集的匪帮仓皇逃窜，哥萨克清醒了过来，受他愚弄的人们现在掉转枪口对准了他。

居民们看到，到来的并不是德国将军指挥下的来历不明的立宪民主党人和野蛮的切尔克斯人和鞑靼人，而是自己亲切的南方各管区的哥萨克，指挥他们的也是塔塔尔金将军和斯塔里科夫上校手下的勇敢的哥萨克。

一场骗局已被拆穿，人们开始醒悟。

经过五个昼夜的作战，同哥萨克格格不入的政权已经被肃清，而“不可战胜者”米罗诺夫本人若不是逃出军辖区早已经没命了。

如今，整个管区已经自由，哥萨克也获得了自由，每个人生活和劳动的权利得到了保护，管区也可以充分地同整个顿河军一起共同生活，可以从每一个村镇庄寨向8月15日将在新切尔卡斯克召开的哥萨克军人会议派出自己的代表，以便自由的人民可以自己建立自己的管理机关和安排自己的生活。

我们哥萨克，对于走入歧途的，举措曾有不当的非哥萨克身份的我们顿河地区的永久居民，也没有恶意。

谁只要愿意，他就可以加入哥萨克军队的行列，并成为哥萨克；谁要是不愿意，他尽可以从事和平劳动，不过也不要妨碍我们，顿河土地的真正主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如今每个人的权利都是神圣的。只有顿河的叛徒们、强盗们、坏蛋们和不信神的人们，在顿河地区没有立足之地。

好吧，祝你们顺利！

顿河土地上亲切的村镇居民和公民们，心情平静地着手从事和平劳动吧！我们的使命就是保卫故土的安全，现在还要继续前进，到哥萨克还受到敌人威胁的那些地方去，到需要我们的地方去，到我们的顿河阿塔曼命令我们去的地方去。

你们，为解放管区而抛洒鲜血的英勇军队，请接受我深深的鞠躬。不该由我来为你们的神圣功勋表示谢意，我们的哥萨克管区和我们的孩子们会珍惜你们的功勋。你们手执惩罚之剑，一击之下就挫败了瘟神。

为保卫故土而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他们的英名将不会再受到背叛和暴行的玷污。

顿河的神鹰们，安静地长眠吧！历史不会忘记你们的名字。静静顿河的光

荣也属于幸存的英雄!

此命令应在所有连队和特种分队,以及在村镇庄寨的集会上宣读,在管区广为散发,在醒目地点张贴。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地区军队司令 少将 菲茨赫劳罗夫  
总参谋长 上校 马纳金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8 卷,第 253 页。  
副本。)

## 46

### 斯大林就察里津战线形势给 列宁的信摘抄

察里津市

1918 年 8 月 4 日

南方情况严重。军事委员会承受的是一个十分混乱的摊子。混乱的造成,部分是由于前军事领导人的消极懈怠,部分是由于军事领导人拉进军区各部门来的人员的阴谋破坏。一切都得从头做起。供应工作已经整顿就绪,成立了作战部,与战线各地段建立了联系,撤销了旧的、可以说是罪恶的命令,在这以后才向卡拉奇举行了进攻,并向南面,向梯霍列茨卡雅方面进攻。实行进攻是希望保障米罗诺夫和基克维泽的北部地段(包括波沃利诺地段)不被击破。原来这些地段是薄弱最不稳固的。您已经知道,米罗诺夫和其他等人已经向东北撤退,哥萨克已经占领从里波克到阿列克西柯沃的全部铁路线,个别哥萨克游击队已经调到伏尔加河方面并数次企图切断卡梅申和察里津间伏尔加河的交通。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弹药,罗斯托夫战线和整个卡尔宁部队已经不能坚持,放弃了梯霍列茨卡雅和托尔果瓦亚,现在大概正处在完全瓦解过程中(我说“大概”,是因为直到现在我们还不能得到关于卡尔宁部队的确切消息)。

至于基兹里亚尔、布良斯柯叶和巴库所处的危急情况,那就更不用说了。亲

英派的方针已经彻底破产,但是那边战线的情况还很不妙。基兹里亚尔、普罗赫拉德纳亚、诺沃高凯夫斯柯叶、斯塔夫罗坡里都已经落入暴动的哥萨克之手。只有布良斯柯叶、彼得罗夫斯克、矿水城、弗拉基高加索和皮亚齐果尔斯克,似乎还有叶加特林诺达尔,目前还坚守着。

因而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同南方,同南方产粮区的交通被切断了,而联系中部和北高加索的察里津地域本身也同中央隔绝,或几乎隔绝了。

因此,我们决定停止向梯霍列茨卡雅方面进攻,采取守势,把战斗部队调离察里津战线各地段,组成一支6000名士兵的北上突击队,沿顿河左岸直向霍泊尔河进发。这一措施的目的是扫清察里津、波沃利诺一线,进入敌人后方,扰乱并击退敌人。我们有一切根据预期这一计划在最短期间实现。

造成上述不利情况的原因是:

1. 前线的士兵即“富裕农夫”的态度改变了,他们在十月曾为苏维埃政权斗争,而现在却反对苏维埃政权(他们从心底里仇恨粮食垄断、固定价格、征集和反投机斗争);

2. 米罗诺夫军队是由哥萨克组成的(自命为苏维埃部队的哥萨克部队,不能也不愿意同哥萨克反革命进行坚决斗争;哥萨克整团整团地投到米罗诺夫方面来是为了取得武器,就地了解我们部队的分布状况,然后再把整团整团的人带回克拉斯诺夫方面去;米罗诺夫曾经三次被哥萨克包围,因为他们知道米罗诺夫地段的全部底细,自然就把它彻底击破了);

3. 基克维泽部队<sup>43</sup>的编制是以支队为单位的,因而各队之间不能相互联络和配合作战;

4. 西韦尔斯部队因上述原因而陷于孤立,失去了左翼的支持。

完全消灭了队伍的混乱现象,及时撤除了所谓专家(一部分极力拥护哥萨克,一部分极力拥护英法),因而能使军队靠近自己并在军队中建立铁的纪律,这应当认为是察里津—加舜战线上好的一面。

[……]

斯大林

(《斯大林全集》第4卷,1956年中文版,第110—112页。)

47

**顿河共和国军事委员特里佛诺夫关于抽调  
哥萨克组成物资守卫支队给米罗诺夫的命令**

第 835 号

1918 年 8 月 8 日

送霍皮奥尔—乌斯季梅德韦季察军队集群司令米罗诺夫同志<sup>44</sup>

鉴于必须把方面军的供应掌握在一个人手中,并制止个别首长自行其是地攫取物资和在自己的列车上保存大量储备,有必要在军辖区军事委员会之下组成一个守卫支队。顿河军队的每一个集群都要为此目的派出可靠的人员。

建议您为此从您的军队中抽出 30 名干练而守纪律的哥萨克,紧急派往巴拉绍夫,去顿河地区军事委员会列车归我指挥。<sup>45</sup>

顿河共和国军事委员 E. 特里佛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 号全宗,1 号目录,493 号案卷,第 99 张及其背面。使用军事委员会格式公文纸的原件,盖有印鉴。)

48

**米罗诺夫关于请求以炮兵加强本旅  
而发给波德沃依斯基的电报**

第 1008 号

奥列霍夫卡镇

1918年8月14日\*

随电附呈作战汇报\*\*及在攻占奥列霍夫卡时在该集镇邮电局查获的部分信件。兹报告:此据点已为我占领,但必须对梅德韦季察河下游予以最认真的关注,因为反革命虽然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遭到失败,但该管区大部分哥萨克居民以不同情的态度同苏维埃政权相对抗,只有动用从其他管区调来的惩戒支队,才能使其在全区遭到失败。

为此,请求\*\*\*从萨拉托夫省动员起来的公民中派出人员加强我支队,并增派一团步兵和2—3个骑兵连。请给我们配备重炮兵(6英寸口径的)和足够数量的炮弹。如果有组建完成的炮兵连,为了革命的利益请毫不延迟地派来归我指挥。必须立即充分供应我支队服装和鞋靴,因为部队几乎是赤身裸体,而不穿衣服不着鞋靴的人们在夜间已开始寒冷的条件下是难以执行警戒和作战勤务的。

旅长 [无签名]

参谋长

副官 E. 戈利科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493号案卷,第109张及其背面。有副官戈利科夫本人签名的存档副本。)

## 49

## 米罗诺夫旅关于攻占奥列霍夫卡 集镇和该旅作战地区形势的作战侦察汇报

第104号

1918年8月14日

\* 日期系根据内容确认。

\*\* 参见49号文件。

\*\*\* “请求”一词是米罗诺夫划掉“建议”字样后亲笔写上的。

急电 最优先拍发

作战侦察汇报。占领奥列霍夫卡镇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此种态势无论如何必须坚持。造成的结果是：制止了对红亚尔附近或下多布伦卡附近破坏铁路的行动，将预定长期驻守的一个骑兵连驱逐出了拉普霍夫卡，把第14团司令部赶出了奥列霍夫卡。这样一来，就为在萨拉多夫省奥列霍夫卡以北各乡实行动员创造了条件，并制止了这些乡反革命势力的发展。原先那里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战士已遭逮捕，现在则在进行位置互换的逮捕。白卫分子向萨拉托夫省的这次移动是和奥斯特罗夫斯卡亚镇哥萨克的运动，例如在鲁德尼亚的暴动，联系在一起。敌人如今不得不从谢卡奇村抽调第14炮兵连和一个骑兵连，又从某处（暂时尚未查明）抽调了第15团的两个骑兵连。把约一个团的奥斯特罗夫斯卡亚镇的哥萨克调往车站的做法也停止了。对于敌人而言，在谢布里亚科沃又形成了一个他不得不予以重视的重要战线。这一点从报纸上可以看出。如果最高的苏维埃政权对此予以应有的关注，敌人会不得不再次予以应有的重视。

萨拉托夫省的周边居民对我的支队十分关心：提供粮食，报告敌情。

至8月14日之前形势如下：树林茂密的梅德韦季察河左岸由敌人占领，双方相距50步，不时进行步机枪交火；在西南方向上，敌人位于普鲁德科夫村。在奥列伊尼科夫村西北的杰尼索夫庄园的苗圃中，有约三个骑兵连；不时有兵力较大的骑兵侦察队来到奥列伊尼科夫村；洛别伊科夫村由敌人占领。在布尔卢克村有乌尔琴科同志的50个人。昨天我曾建议他推进到塔拉索夫村，但我还没有关于这项任务执行结果的消息。得悉，波尔科夫尼科夫同志的支队正从某地向这个方向前进。必须责令各乡的军事委员会守卫从叶兰镇向东的铁路，为此应组织起各乡的民兵战斗队。

旅长 [无签名]

参谋长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487号案卷，第115张及其背面。打字副本。）

## 50

“在红军队伍中还有许多胆小鬼、  
图谋私利之辈、暴徒和无赖”  
(米罗诺夫向全旅发布的命令摘抄)

第39号

奥列霍沃镇

1918年8月20日

……1. 我宣布在所有步兵连、骑兵连、炮兵连和特别分队宣读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8月5日的命令：“各级军事委员会和野战司令部正在从工农红军的队伍中把不良分子：胆小鬼、图谋私利之辈，暴徒和无赖赶出去。被驱赶出去的人将在苏维埃的报刊上公布。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还不够。我命令从今往后在被驱逐者用以证明其身份的所有文件上盖一种印戳（如没有这样的印戳时，则用手写）：‘此人系因行为不端而被从工农红军中清除’。让胆小鬼和坏蛋感觉到在苏维埃共和国境内任何地方他都是打上屈辱印记的。签字：军事人民委员 П. 托洛茨基。”

士兵和哥萨克同志们，一有机会就请回忆我同你们的所有谈话。不管我以前是否向你们讲过，我现在是否在向你们讲，但我始终要说，革命之所以受到伤害，以及同革命一起受到伤害的还有捍卫人民权利的真正的斗士，就是因为革命的红军队伍中还有许多胆小鬼、图谋私利之辈、暴徒和无赖。对于他们（暴徒和无赖）不是革命就是发财，对于另一些人（胆小鬼和图谋私利之辈）革命和为遍体鲜血的劳动人民而斗争，比魔鬼、比坟墓更加可怕。

暴徒和无赖的行为对革命造成的危害在于，人们会因此把红军看成为以抢掠为生的一群人。

胆小鬼和图谋私利之辈对革命造成的危害在于，他们为自身性命担惊害怕和畏缩怯懦的心情会传染给其他的同志，从而忘记了革命的共同利益——为所有劳动者和被压迫者的幸福而斗争。我要对那些无法战胜自己怯懦情绪的士兵和哥萨克同志们说，离开人民的光荣的儿子们、劳动者真正的子弟们、那些不是

为自己私利而是为所有劳动者和哥萨克的利益而不惜流血牺牲的人们(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他们现在活着,只要世界存在他们将来也会活着)的队伍吧。你们,渴望牺牲自己哥萨克和农民兄弟利益而大发横财的人们,离开红军战士的队伍吧!离开,以免玷污红军战士的队伍。离开,以免引起那些曾和你们一起在寒冷潮湿的夜晚蹲在战壕中瑟缩发抖,但没有命令一步也不后退的同志们的公正的义愤。离开那些自觉地同劳动人民的敌人作战,为人民的福利在任何时刻都愿意献出生命的人们。我过去一直向你们这样说,现在也这样说。离开吧,你们这些革命的不由自主的敌人,劳动人民的不由自主的敌人。

旅长 米罗诺夫  
参谋长 斯多布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486号案卷,第134张。原件。)

## 51

### 米罗诺夫同志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旅 革命战士守则\*

[1918年8月]

1. 本旅的每一名士兵和哥萨克都是从顿河地区背井离乡的流浪者。
2. 在此种条件下全旅是一个由一种思想团结起来的大家庭,这种思想就是:或者战胜克拉斯诺夫将军和劳动人民的敌人,或者在同他们的战斗中为改善人的境遇而牺牲。
3. 因此,在这个家庭中一切不能够使自己的个人意志服从全旅和革命指挥人员共同意志的人不应有立足之地。

---

\* 文件标题是原有的。守则系米罗诺夫亲自拟写。



在此种情况下,必须牢记军事人民委员波德沃依斯基刻画转变时期的名言:  
“在战斗中首长的意志是独一无二的。”

“不许模棱两可。模棱两可产生摇摆。摇摆导向毁灭。”

“接受命令一有延误,就不会有战斗,只有血淋淋的一团糟。”

4. 本旅不允许有这样的人存在:对抓获的敌人或居民不经革命法庭审判而动用私刑的杀人凶手,不经允许强行取用居民钱财、牲畜、马匹的大盗,从蔬菜地偷挖马铃薯之类的小贼,以及赌徒和酒鬼。

5. 为了达到这样一个道义高度,本旅的每一名成员都必须对自己本人和周围同志严密注视。要帮助体弱者,而对于邪恶已极,严重败坏革命秩序的人要毫不怜惜地把他们赶出自己的队伍。

6. 一旦本旅通过这种自我教育达到相应的道义高度,它就可以毫无愧色地宣称它是不可战胜的。

7. 这还不够。还必须获得战胜敌人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深藏于战斗训练之中。

要做到这一点,只需:

1. 每天进行队列作业,学会所有各种队列和战斗队形。

2. 珍爱枪支胜过自己的生命并学会使用它。始终保持枪支整洁,一尘不染。

各级领导同志每天早晨检查枪支。凡不执行者将被赶出大家庭。

枪支整洁,干起事来轻松快乐。

3. 学会进入战斗,发起冲击,以及抗击对方的冲击,简单地说,就是学会进攻和退却。

无论在其中任何一种场合,作战纪律要求准确无误地找到目标,然后按距离定好表尺,平静地卧倒,更加心平气和地瞄准和扣动扳机。

在2000步以外不要开火,以免白费子弹。

只有优秀射手才允许远距离按表尺射击。

4. 为了有力地震慑革命的敌人,要求每一名哥萨克……\*,保持缄默,不进行射击地接近敌人。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99号案卷,第146—147张。

\* 此处字迹无法辨认。

米罗诺夫签名件。)

## 52

### 米罗诺夫关于今后如何使用本旅的建议 送呈波德沃依斯基的书面报告<sup>46</sup>

第 1074 号

奥列霍夫卡镇

1918 年 8 月 24 日

当我本人在场时,似乎所有人都一致认为,由于我的支队对于克拉斯诺夫将军具有特别作用,把它分散使用是不适宜和不应当的,而我支队的同事都有决心执行任何任务,但无论如何又都不愿意被分散使用而遭对我十分恼恨的克拉斯诺夫匪徒各个击破。

根据逃过来的居民提供的消息,而我对此深信不疑,必须转而实施积极的作战行动,尽管不必是大规模的行动,以便迫使敌人暴露自己的兵力,并把他们的部分兵力从察里津和波沃里诺吸引开。

我已准备好实施这样的进攻。

自从撤离菲洛诺沃和谢布里亚科沃以后,发生过哪些实质性的变化呢?无论是我的还是基克维泽的有生力量,都不曾消耗殆尽。技术兵器方面,原先我拥有的现在仍然拥有。敌人通过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阿塔曼之口,于 7 月 16 日还在抱怨说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战线形势十分悲惨,可运用的仍然是原先的那些兵力却突然扭转了局面,只是由于我友邻各支队陷入了混乱状态。我们当面之敌的兵力只有这样多,只要我们一开始全线发起进攻,他们投向察里津的兵力就会重新北调,而调往波沃里诺的兵力就会再次向南和向东移动。要知道,他们拉起一张帷幕,而我们便也盖上帷幕,而不去设法让敌人把实力暴露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经过个人观察,我得出必要的结论认为,应当在日内向丹尼洛夫卡镇方向发动进攻,以便查清敌人在这个地域的兵力,同时把敌人引向自己方面来。

通过审讯俘虏和询问逃难的居民获悉,在我当面的敌人是由哥萨克中校阿

列克谢耶夫指挥的第 13、15 和第 16 团,以及奥斯特罗夫斯基团。

昨天,我派出了一支特别重要的骑兵侦察队向布尔古林方向,沿捷列什金、德沃尔尼亚一线向前活动,以此作为向丹尼洛夫卡进攻的准备步骤。

我谨向您报告,不离开铁路线的作战方式是十分有害和危险的,而防御性质的消极作战永远不会取得作战胜利,如果再加上防守一方的部队士气不振的话。对这样的部队必须改组。

我以革命的名义请求您认定我的支队是任何时候都作好战斗准备的,但请不要分解它,以免使我和我的同事陷入失败主义的境地。

请不要拒绝增派两个营以上的援兵前来,以便我能够渐次向敌人实施强有力的突击,并完成列维茨基同志交给的任务。

请相信,我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旧制度下的最高统帅机关曾予以极大重视,我痛心地看着反革命由于我们的失算和无能而取得胜利。我已经没有了骑兵,是我在察里津城下根据总军事监察部的要求交出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我的旅按照发誓要消灭我和我的支队的克拉斯诺夫将军的间谍的强烈愿望而被分割使用时,我无疑注定会被消灭,而那时这一损失对于革命事业而言会是相当惨痛的。

恳请将防守铁路的任务交给克兰斯基团、捷尔萨连和各乡的军事委员会。

我的这个旅则应作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作好战斗准备的对敌人有威胁的力量保存下来。这个旅经过艰苦的努力形成了严明牢固的纪律,如果全旅分散,纪律也将不复存在。

我的旅配置在奥列霍夫卡、捷列什金的阵地上。一个连在克兰舍夫卡、马特舍夫卡、鲁德尼亚一线。动员起来的捷尔萨连在捷尔萨。

旅长 [无签名]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 号全宗,1 号目录,486 号案卷,第 143—144 张。  
打字副本。)

53

米罗诺夫关于突围和必须补充  
本旅兵员的电报

第 1093 号  
三岛

1918 年 8 月 29 日 9 时  
优先拍发

送军事领导人列维茨基,巴拉绍夫——送军事人民委员波德沃依斯基,沃罗涅日——送切尔纳温,卡梅申——送军事委员会,察里津——送军事委员会、米宁、斯大林,叶兰——送基克维泽

8 月 28 日夜间我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撤到拉普霍夫卡,在这里占领了阵地。火炮和机枪完整无损,人员有伤亡。详情由信使送去。由于敌人占兵力优势,我需要得到两个营的增援。敌人无疑将尽力击溃我旅。等候进一步的号令。

旅长 米罗诺夫  
参谋长 斯多布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 号全宗,1 号目录,493 号案卷,第 118 张。打字副本。)

## 54

卡什卡罗夫关于米罗诺夫旅  
的情况给波德沃依斯基的通报函

1918年8月30—31日

我巡视了基克维泽师和米罗诺夫旅的炮兵阵地……\* 伊利梅尼、卡梅申。详细的报告将于到达后送呈。现在就一些十分重要的作战事项打扰您。

米罗诺夫同志把自己的旅从奥列霍沃地域撤到了洛普霍夫卡村地域，不是因为受到敌人的正面攻击，而是由于敌人向后方实施迂回。当他的部队占领奥列霍沃时，敌人已经占领了季尚加村。他十分巧妙地实行退却，整个行程均在夜间完成。当他的主力撤离时，后卫继续进行正常射击，并照发信号弹。

目前，他在洛普霍夫卡村前面（以南）和东南占领了阵地。阵地选用半圆形状，而炮兵阵地的构筑也据此适用于对四面八方实施防御。这种配置方法有利于当敌人再次迂回时他可以巧妙地撤退到下一个阵地，特别是目前他同基克维泽师和左方友邻已毫无联系。他又无法获悉战线上总的情况，于是他等于在单独作战，要准备从四面八方迎击敌人的攻击。我们在当前交战中也正在犯同样的错误，总参谋部坐在100俄里以外按照地图下达命令。然而在现地安排阵地，则是他们的任务。

关于米罗诺夫同志完全不了解形势，我可以举出以下事实：今天，8月30日，他收到军事领导人列维茨基8月29日的电报，命令他实施积极的侦察以配合已处于出发态势的扎哈里耶维奇旅的进攻。这份电报直到今天19时（当时我正好在场）才收到。米罗诺夫同志对我说：“这个旅在哪里，它的出发态势又是怎样的？”

当务之急是必须完成以下事项：

1. 让占领阵地的各部队建立相互之间的通信联络。

---

\* 字迹无法辨认。

2. 在军事领导人与各个独立单位之间不仅仅用电报联系,而且要使用人力通信,以便所有这些首长获悉友邻正面的情况。

3. 责成总参谋部直接巡视各阵地,检查位置选择是否恰当。(巴济列维奇同志只到达洛普霍夫卡村,而前沿阵地还在距此30俄里的奥列霍沃地域)。

各独立单位之间沿正面保持联系,可以使用骑兵侦察队,规定结合部。与军事领导人的通信联络可以通过铁路进行(每昼夜不少于两趟列车)。

萨拉托夫省农民的情绪可说是革命精神昂扬。这里我附上一份别廖佐夫卡村全体大会的记录。这份记录不是停留在漂亮的词句上,而是已经变成了行动。最好把这份记录刊登在报纸上,它足以驳倒那种说萨拉托夫农民对苏维埃的哥萨克态度恶劣的挑拨言论。当着我的面审讯了季尚卡的“舌头”们,他们供认:那里有三个配备火炮的团。当米罗诺夫夜间突围离去后,那里发生了一场骚乱:哥萨克指责军官和卡梅申的志愿入伍人员背叛。(这个事件可以写成传单,用飞机散发。)

米罗诺夫同志能够立即转入进攻,同时认为,为此必须:(1)增派一个营的援兵;(2)运送500—1000支步枪,以便发给穷人;(3)送四副3英寸火炮用的周视瞄准镜来,否则这些火炮几乎无所事事。

我认为有责任将这一切向您通报,因为我巡视了最前沿的阵地,一切都是亲眼所见。我要特别坚持的是做到上面分小点讲的内容。

#### A. 卡什卡罗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号全宗,2号目录,167号案卷,第25—26张背面。签名件。)

---

\* 在文件的第1页上有波德沃依斯基1918年9月1日和25日的亲笔批示,要求制成副本。

## 55

**先诺伊村公民大会关于支持苏维埃政权和  
它的代表米罗诺夫的决议**

先诺伊村

1918 年 9 月 17—30 日

听取了米罗诺夫军队代表切博塔廖夫和贝斯特罗夫所作关于什么是苏维埃政权和它由什么人组成的解释后,会议决定:承认苏维埃政权,并欢迎作为为我们的福利,为全体劳动人民的福利而奋斗的斗士、劳动者军队的领袖米罗诺夫,同时请求造物主赐予他,米罗诺夫,获得对我们世世代代的敌人和压迫者,而当前是对地主克拉斯诺夫及其所有同伙的胜利。

我们之所以支持苏维埃政权,是因为我们认识到,是克拉斯诺夫欺骗了我们。因此,我们将全力以赴地从他——克拉斯诺夫手中夺取政权和对我们的那些因被欺骗而处于奴隶地位的子弟们的管理权。为此,我们将投入反对克拉斯诺夫的斗争而不顾忌自己的生命,并诅咒这个骗子。此决议请立即呈送米罗诺夫同志,以表达我们对他的感激之情,并签名以资证明。

原件由先诺伊村 20 个不识字和 28 个识字的公民签字。

证明人 村苏维埃主席 马尔季切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 号全宗,1 号目录,495 号案卷,第 1—2 张。原件;第 4 张,核实无误的副本。)

56

关于以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  
分别授予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第1师<sup>47</sup>  
荣誉红旗的消息

第212号

1918年9月15—18日

……2.9月15日,在委托我指挥的师里,由托洛茨基同志以莫斯科工人和红军战士代表苏维埃的名义授予红旗一面。

3.9月18日,骑兵旅被授予由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奖赏的荣誉红旗一面,由托洛茨基同志转交。<sup>48</sup>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313号案卷,第58张及其背面。手抄件。)

57

第五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关于包括米罗诺夫在内的第一批授予红旗  
勋章者名单的第15号会议记录摘抄

1918年9月28日

参加人员:主席斯维尔德洛夫,主席团委员泰奥多罗维奇、索斯诺夫斯基、米特罗法诺夫、罗津和叶努基泽。

听取内容:……10. 革命的梅德韦季察第1团和第2团以及布拉文斯克团



团长别列津、达尔坚科和伊杰列夫关于授予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战绩优异的旅长菲利普·库兹米奇同志红旗勋章的电报。

决议：按时间顺序，第一枚勋章授予布留赫尔同志，第二枚授予帕纽什金同志，第三枚授予库兹米奇同志，并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安排关于他们事迹的相应报告。<sup>49</sup>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 A. 叶努基泽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 1235 号全宗, 35 号目录, 15 号案卷, 第 3—4 张。原件, 并盖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印鉴。)

58—59

## 步兵第 23 师指挥部致哥萨克的 呼吁书

1918 年 10 月 16—23 日

58

“顿河的哥萨克们, 我们早就该谈谈心了……”<sup>\*</sup>  
(米罗诺夫的呼吁书)

不迟于 1918 年 10 月 16 日<sup>\*\*</sup>

\* 文件的标题是原有的。文件上有米罗诺夫的题词：“赠娜佳。Ф·米罗诺夫赠。作为‘关于被俘’的纪念。1918 年 10 月 16 日。于别廖佐夫斯卡亚镇普洛特尼科夫村。”

\*\* 日期系根据内容确认。

上帝啊，曾经降福于俄罗斯，使它繁荣兴盛，  
使它获得惊人力量和荣誉的上帝啊！  
上帝啊，曾经拯救俄罗斯免遭灾祸的上帝啊，  
上帝啊，曾经让我们披上胜利光辉的上帝啊！  
上帝啊，怜悯我们吧，在这动荡混乱的时日，  
上帝啊，请把沙皇还给我们，上帝！

（摘自克拉斯诺夫将军、米特罗凡大主教和  
拯救顿河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委员们的祈祷文）

1. 受到克拉斯诺夫将军及其一伙欺骗而被拖入力量悬殊的同俄罗斯劳动人民的作战而注定要使自己 and 子女为了与你们毫不相干的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陷入灭顶之灾的顿河哥萨克们！

回心转意吧，醒悟过来吧，回到那些早就呼唤过你们，曾经竭尽全力阻拦你们避免发生自我杀戮、自我消灭的可怕疯狂行动的人们那里去吧！……回到有立身之地的地方去吧！……回到俄罗斯劳动人民那里，并同他们一起，并肩向劳动人民的敌人——将军、军官、地主、资本家和其他反革命匪帮开火吧！

像伊洛夫林斯卡亚、卡恰林斯卡亚、奥斯特洛夫斯卡亚和其他村镇的哥萨克所做的那样，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吧！……趁现在还不晚，就回去吧！……让我们一起为死者哀悼！……让我们一起帮助他们的只剩下孤儿寡妇的家庭，如果你们醒悟过来并且手执武器参加捍卫革命，捍卫自己社会主义祖国，捍卫自己的和子孙的福利的斗争的话！……

你们会问：“是谁给了你们向我们，顿河的哥萨克，你们的敌人，发出此种呼吁的权利？”我们要说，是克拉斯诺夫将军！是克拉斯诺夫将军给了我们这样的权利——向因为这个至高无上的强盗和顿河刽子手的意愿而浸沉在自己的血泊之中的，我们珍爱的顿河地区的整个战线大声疾呼。

他在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上发表“登基”演说时曾堂而皇之地向顿河地区发出这样的号召：“如果你们捉到米罗诺夫、斯多布诺夫和什库林，你们一定会不经审判就绞死他们”，等等。<sup>50</sup>

克拉斯诺夫将军使我们的姓名在整个顿河地区内为人所共知。这些姓名如今不能欠着克拉斯诺夫将军的情而不还，便向顿河哥萨克发出自己的呼声，以便向你们，顿河哥萨克们，揭穿这个至高无上的强盗和骗子的真面目。不管你们怎

样把你们的步枪对准我们,但比起克拉斯诺夫将军,我们毕竟同你们更加亲近。我们出生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镇的扎通斯基村和布耶拉克-谢纽特金村的哥萨克农舍。我们的声音对你们来说会比将军、地主和资本家的声音更加亲切。我们不准备号召人们抓获克拉斯诺夫将军和把他绞死!我们知道,他会自己捉住自己,自己绞死自己,因为所有欺骗你们并率领你们攻击劳动人民、攻击工人阶级、攻击革命的人,都会落得这样的下场。

2. 克拉斯诺夫将军,如同开枪自杀的卡列金将军一样,躲在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sup>51</sup>背后。那些丧失理智的人赋予克拉斯诺夫将军独裁者的全权,把全体居民交给他任其杀戮,把所有财富和所有钱财交给他任其消耗。而花了这样大的代价之后,克拉斯诺夫将军这才隆重地在大教堂“接受加冕”,宣誓似乎要效忠顿河地区。

遵照克拉斯诺夫将军的命令,他的应声虫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发出呼吁书说:“手执武器反对我们顿河哥萨克的俄国农民们,顿河军哥萨克军军人会议在闭幕时向你们呼吁……”

对这一份呼吁书必须加以分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是克拉斯诺夫将军和反革命的军人会议的又一次骗局。他们预感到,光明开始穿透愚昧和黑暗,而哥萨克已开始整团整团地转向苏维埃军队一边,这种状况使克拉斯诺夫在顿河地区谋划的事业面临破产。他们预感到,事实真相正在缓慢地,但却逐步地进入哥萨克的头脑。因此必须对哥萨克再次进行哄骗和愚弄,而更简单的办法则是吓唬他们。于是,反革命分子的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决定宣布自己的仁慈行为:“所有目前在苏维埃军队中的哥萨克和农民,只要在1918年10月15(28)日以前投向顿河保卫者的队伍中来,即可宥免死刑。”

克拉斯诺夫阵营中的这些先生们说:“只要不是为了抢掠和发财,而是因为害怕而离开顿河地区跟随煽动分子出走的人,只要没有因屠杀和抢劫而使自己名声败坏的人,就可以让他们返回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农舍、自己的田地,去从事和平、有益的诚实劳动。谁也不会去欺侮他们。”

我们则向所有革命的哥萨克和农民宣称,我们并不是根据反革命分子的愿望和号召返回自己的农舍,返回自己的家园,从事诚实的劳动,而将听命于革命的需要,手执武器,去永远消灭那些在顿河地区制造流血悲剧的人。只有到那时,才能有把握地说,我们将和平地生活和在田野劳动。

谁也不会碰他一下!……好好听一听克拉斯诺夫将军所扶植的这些傀儡们的又一次谎言吧。他们对你们说的是一套,可实际上做的又是一套。

请听吧,这是在别廖佐夫斯卡亚邮局缴获的一份文件。乌斯季梅德韦季察地区军队司令部前线侦察和反间谍主任准尉费奥多罗夫在1918年9月20日写给骑兵第19团团长的第1732号秘密报告中写道:“根据掌握的情报,参加过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的两名学员И.И.奥格涅夫和К.Д.库兹涅佐夫已回到委托您指挥的团队。他们曾表示对军人会议的不满情绪,因此他们很可能在团里进行这方面的宣传鼓动。告知此事是希望对上述人员安排监视,并在足以肯定的情况下作出相应的处置。”

在克拉斯诺夫将军的军队中,遇到此类情况采取的是什么样的相应处置呢?……那就是下面这样的处置!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地区军队司法处长少尉佐托夫在1918年9月22日写给骑兵第3团团长的第220号秘密报告中写道:“根据委托给您指挥的团的前线侦察获得的情报得悉,少尉佐洛托夫是你团发生瓦解现象的主要祸首,据此请将其逮捕并押送军队司令部交由司令处置。如果根据某种原因无法进行堂而皇之的公开逮捕,那么请找一个借口让上述佐洛托夫出差去米哈伊洛夫卡或者干脆派往后方,并将此秘密通报。”

请看,村镇居民们,这就是谁也不会来碰你!亲爱的,会来碰你的,而且还是怎样的碰你!从背后,从角落里,采用不讲信义的做法!

要是堂而皇之的、公开的逮捕无法进行,也就是说哥萨克可能不容许这样做,那就怎么怎么做!

克拉斯诺夫将军和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正在从事卑劣的事情。而为了干卑劣的事,他们就收罗了一批卑劣的奴仆:准尉费奥多罗夫们、少尉佐托夫们。这些人用卑鄙和肮脏的办法迫害正直的少尉佐洛托夫们。(红军战士们!不要忘记,在立宪民主党人那里有我们的军官。不要对俘虏的军官实行私刑,因为你们说不定也会杀害佐洛托夫。)

顿河的哥萨克们,我们看见了顿河地区的情景,它是苦役犯的监狱、罪人的囚室、绞架场和行刑地点。请看一个叫作纽拉的什么人9月14日写给库尔特拉克团团长И.С.乌沙科夫的信:“9月13日在这里对克列茨卡亚的布尔什维克进行了审判:И·库尔诺索夫被枪决,Е.舍尔斯托比托夫、Ф.奇切罗夫、Д.克拉皮温 and 许多其他人被判七年苦役;С.佐洛坚科夫和利沃夫被发往苦役连两年。后面两人被认定是没有文化和误入歧途的,所以判得轻些。”

顿河地区没有生命的气息。你们所有人都不得不保持沉默,因为不管说什么话人们都会把你们抓起来送到首长那里听他咆哮说:“我知道你们的言论和

行动”，如同伊凡雷帝在位时管理禁卫军那样。而你们的不惜卖身投靠的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竟敢号召革命的哥萨克和农民返回自己的农舍，似乎是去享受和平生活！不，革命的哥萨克和农民是不会回到这样的农舍中去的！我们正在建设劳动人民共同的明亮农舍，我们只进这样的农舍。而且原来的那些农舍里还会有什么东西保存下来吗？要知道，今年7月8日至高无上的顿河强盗克拉斯诺夫曾向至高无上的顿河军下达过一道第334号命令，其中第3条说：“凡投向布尔什维克方面去的人员及其家庭留下的所有财产，一当哥萨克占领该地，即认作为本军的财产。”

你们，哥萨克们，以此为据对居民大肆劫掠，而我们的农舍中当然只会是家徒四壁。

再重复一遍，这样的农舍我们是不去的。我们不去那样的地方，那里一切都散发着恐怖的气氛，那里有人为所欲为，恣肆暴虐竟有法律依据，那里枪杀和苦役成了家常便饭。

为了更详细地了解顿河地区到处弥漫着的恐怖气氛，我给你看一封写给我的信：“致米罗诺夫。女公民 A. И. 马克西莫娃寄自叶捷列夫斯卡亚镇莫霍夫斯基村”。她在信中诉说道：“来了一些坏蛋，人们的整个生活都破碎了。来了一批没有见过的老爷，是骑马来的。他们问：‘你丈夫，米罗诺夫的委员，在哪里？’他应声回答说：‘我就是马克西莫夫……’——‘好吧，收拾好跟我们去接受审问，和你子女告个别。’他收拾了一下就走了。可他刚一出门就遭到鞭子毒打，他的妻子和子女问：‘你们为什么打我父亲？’他们回答说：‘闭嘴，否则连你们也要打，米罗诺夫的布尔什维克。’他们用链条打他，一面追问：‘帽徽搞到那里去了？’把他拉到村外就枪杀了，随后又对他的尸体进行残酷摧残折磨……然后拿走了他的靴子，最后还牵走了四头牲口。我们现在成了没有亲生父亲的孤儿……只剩下了我们五个孤儿。马克西莫夫一家”。

得知乌斯季别洛卡利特文斯卡亚、米佳金斯卡亚、米古林斯卡亚、米留亭斯卡亚各个村镇哥萨克的事情，得知他们那些人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的所作所为，谁的心能不为之颤抖。

正直的哥萨克公民们！要远离这样的刽子手——克拉斯诺夫将军和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

3. 在自己的呼吁书中，叛徒的军人会议还写道：“会议对顿河军的基本法律作了补充，增加了关于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一律平等，关于消灭身份阶层和对身份阶层的优待，关于言论和信仰自由，关于人身、住所、集会和结社不可侵犯等等

条款。”

一派谎言！

你们刚才听到，如果军人会议代表奥格涅夫和库兹涅佐夫对会议表示“不满”，那么就要“作出相应的处置”。而那个佐洛托夫少尉和哥萨克们谈了话，那就干脆下令把他逮捕。

原来在克拉斯诺夫和军人会议的语言中，这一切就叫作言论自由！要是胆敢集会并谈论谈论“为什么要进行战争”，那么，请相信我，十个人中就会枪决一个。这在克拉斯诺夫和军人会议的语言中就叫作集会自由。

关于集会自由问题，我们还可以根据以下事实来判断。

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开会了。第18团和第19团的代表、原阿塔曼团禁卫军人В. И. 戈洛瓦乔夫和И. А. 斯卡奇科夫前来参加会议。但他们却未能回到自己的团队，他们作为代表未能回去；他们也未能作为父亲回到儿女身边……是嗜血成性的克拉斯诺夫和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下令枪杀了他们！……“代表”的神圣称号也未能拯救他们……人们在克拉斯诺夫可怕的王国里便是这样生活着！……

还有别廖佐夫斯卡亚镇的М. Д. 奥尔洛夫在哪里呢？

还有奥斯特罗夫斯卡亚镇的Н. А. 库兹涅佐夫在哪里呢？

他们都被枪杀了！

他们的鲜血和千百个其他人的鲜血在高喊复仇！

这就是用农舍、家园、宁静的和平生活劝诱革命战士的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恩赐给人们的言论和集会自由。

克拉斯诺夫在军人会议开幕时的演讲中说：“更早以前，贡多罗夫斯卡亚、米佳金斯卡亚和卢甘斯卡亚等镇就曾自行呼吁德国人来援助自己……”

“……等镇就曾自行呼吁德国人来援助自己……”克拉斯诺夫将军！而当你以胜利者的姿态骑马来向并向至高无上的顿河军发布命令时——1918年5月4日，第1号命令——，你在命令中直接写道：“昨天的外部敌人，奥地利德国军队，已经参加了顿河军的行列，并同我们结成同盟一起同红军匪帮作战，并为在顿河地区建立严格的秩序而奋斗。”

可是现在，当你预感到即将失败，预感到向被欺骗的哥萨克必须作出回答的时间日益临近之际，你便力图哪怕多少推迟一点清算的时间，向参加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的苟安之徒和图谋私利之辈扯谎，说不是你把德国人招来顿河地区的，而是米佳金斯卡亚人、卢甘斯卡亚人、贡多罗夫斯卡亚人这样做的。而你演讲中

的另一个谎言就更加卑劣无耻了。你这个至高无上的强盗说：“德国人允诺，什么时候我告诉他们撤离至高无上的顿河军的土地对于顿河地区的独立自主已经没有危险了，什么时候他们就会这样做。根据同我达成的协议，他们正在从顿涅茨管区撤走自己的守备队，并撤离卡缅斯卡亚、达奇金纳、利哈亚等地，以及叶卡捷琳诺公路沿线各村镇。”其实，并不是你这个资本主义和沙皇制度的可怜奴隶希望德国人离去，德国人也不是根据同你达成的协议撤出顿河地区，而是因为俄罗斯共和国的苏维埃政权要求这样，正是同它达成了协议，而不是同你这个威廉皇帝的奴仆达成了什么协议。

你本来任何时候也不会同意失去这样的盟友，而德国人本来任何时候也不会放弃顿河地区的粮食和牛群，但威廉自己的情况很糟。他那里也发生了革命，而在西边，法国人和英国人正在打他们……

这才是德国人撤走的真正原因。还有，那就是苏维埃政权不是一天天，而是一小时接一小时地得到巩固。从你的朋友手中已经夺占了塞兹兰、辛比尔斯克、萨马拉、喀山、斯塔夫罗波尔等城市。很快新切尔卡斯克和罗斯托夫也将被攻占。

但是你，坏蛋，为什么要断送这么多，而且还将继续断送成千上万被你愚弄的哥萨克的性命呢？

你知道，为什么要作战？住在新切尔卡斯克市（沙丘街 53 号）的一名哥萨克中校的遗孀 C. A. 希罗科娃也知道，为什么在打仗。不久前她递上一份这样的申请书：“呈别罗乌索夫和谢卡奇村阿塔曼。招租书。请在别罗乌索夫村宣布本招租书：位于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普里亚马亚山冈上的我的土地，计 200 俄亩，自 1918 年 9 月 1 日起出租。”

所有人都知道，为什么在打仗。但是，顿河的哥萨克却不知道这一点。克拉斯诺夫将军……顿河地区凶恶的天才……你使顿河地区的故乡草原上洒满鲜血，为此让你的名字永世为人所诅咒……克拉斯诺夫将军……不仅面对被你欺骗的那些人们，而且面对你自己，你也没有勇气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

4. 一个团接一个团，不是土崩瓦解，就是投向苏维埃军队一边。一个村镇又一个村镇表示不愿再承认至高无上的强盗克拉斯诺夫。随着伊洛夫林斯卡亚和卡恰林斯卡亚两镇之后，又是奥斯特罗夫斯卡亚镇。我们从道义上有权在顿河军面前宣示这个镇以及其他经历内战苦难的村镇的决议。这些决议也许会擦亮顿河哥萨克的眼睛，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已走入歧途。

下面是 1918 年 10 月 6 日奥斯特罗夫斯卡亚镇苏维埃委员全体会议的第 1

号决议摘录：

“有 15 个村寨代表参加的奥斯特罗夫斯卡亚镇公民大会，就波波夫同志的报告一致决议如下：

(1) 鉴于米罗诺夫为劳动人民的福利而进行的不懈斗争，向他表示最真挚的忠诚。我们将努力洗刷自己因愚昧无知而造成的罪过，而且今后任何时候也不再支持克拉斯诺夫，并将永远准备着听从米罗诺夫同志的呼唤参加社会主义军队的行列，以便彻底消灭克拉斯诺夫匪帮、他的盟友和劳动人民的一切敌人。

(2) 承认苏维埃政权及其法令，准确而坚持不懈地贯彻执行苏维埃政权发出的一切命令和规定。”

下面是梅德韦季察河畔拉兹多尔斯卡亚镇先诺伊村公民大会的决议：

“承认苏维埃政权，并欢迎为我们谋福利并为全体劳动人民谋福利的斗士、劳动军队领袖米罗诺夫同志，恳请造物主保佑他，米罗诺夫，获得对于我们世代以来的敌人和压迫者，以及如今的地主克拉斯诺夫及其一切仆从们的胜利。我们之所以同意支持苏维埃政权，是因为我们懂得了，是克拉斯诺夫欺骗了我们，因此我们将竭尽全力从他——克拉斯诺夫手中夺取政权和管理我们的因被他欺骗而沦为奴隶的子弟的权利，因此我们同意进行反对克拉斯诺夫的不惜牺牲的斗争，并对这个骗子进行诅咒。此决议请立即呈送米罗诺夫同志，以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并签名如下以资证明。”

第 10 号决议。“1918 年 10 月 14 日召开的丹尼洛夫乡全体公民大会就米罗诺夫同志的提议（我们是否捍卫革命）讨论了当前局势。一致决议（有两票弃权）：在大会之后，我们所有被动员的人全体一心地，只要米罗诺夫同志和上级当局一有要求，立即出发捍卫革命。我们承诺予以最广泛的协助，同时坚决表示要同临阵脱逃和消极怠工现象作不调和的斗争，并为此责成丹尼洛夫乡军事委员会据此执行，因为这些人给我们打下了可耻的反革命的印记，而我们自从十月革命的第一天起还从没有做过应得到这样耻辱的事。”

丹尼洛夫乡全体公民大会在呈送这一份决议的同时，还特别颂扬了“米罗诺夫同志”。

“我们向你致以热切的敬意，建设无产阶级新生活的不倦斗士！你是一位不屈不挠的战士！我们对于顿河草原从克拉斯诺夫恶棍的侵略中获得解放的全部信心都在你身上。在你的不倦劳动和斗争身后，我们已经看到了真理的曙光！我们跟着你走！……引导我们前进吧！……丹尼洛夫夫人。”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就是这样生活着。在自己逐渐觉醒的同时，它还呼



吁整个顿河地区认识到真理究竟在何方,并尽快悔悟,不再用自己的双手毁灭自己!……

醒悟过来吧,亲爱的顿河人!……

5. 哥萨克少尉希尔岑写信给自己的朋友说,“祝贺您晋升为准尉,等等。这样一来,您可以自由自在地穿上军官制服了……”

而一位富于同情心的妻子在去信向丈夫祝贺晋升为大尉时写道:“乌斯季霍皮奥尔的伙伴们等着你,以便因大尉军衔而都沾点光……”

对于我们而言,这种成年人的傀儡游戏未免过于卑微渺小了。如果这种游戏并不摧残人的生命,倒也不妨大笑一番,但是这里引发的不是大笑,而是眼泪。但愿这样的眼泪你们没有看见过,如果你们想一想,这类邪恶事情的创始人正是你们这些丧失理智的人!想一想将导致顿河地区陷入没顶之灾的邪恶吧!俄国人民不会原谅你们的第二次背叛!你们不要再有1905—1906年了!觉醒吧,哥萨克弟兄!

希尔岑少尉和戈尔杰耶夫大尉知道,他们在为什么而作战,但是,你们,受人欺骗的哥萨克们,是否知道你们在为什么而作战?!

6. 还要让你们把注意力停留在哥萨克大尉 A. B. 希罗科夫的一封信上。他是第13团的团长,信是写给“亲爱的安娜·卡尔洛夫娜”的。这位克拉斯诺夫将军的勇士,一面埋怨对方写信过于简略,一面写道:

“在此之前,我们在察里津城下的事情十分顺利,而且我们已经占领了杜博夫卡、我们的骑兵侦察队已进抵察里津的一家法国工厂。但是,由于我们动员起来的伊洛夫林斯卡亚和卡恰林斯卡亚两镇的哥萨克叛变,而第18团(来自别廖佐夫斯卡亚镇)和第12团又拒绝作战,我们不得不从察里津后撤。总之,你们的村镇居民和他们的邻居给我送来的是一些不中用的团队。有时他们还继续举行会议,总之,这些团内存在许多米罗诺夫情绪。因此,这些村镇的一半人将要被大哥萨克军人会议取消其哥萨克的资格,而伊洛夫林斯卡亚和卡恰林斯卡亚两个村镇,显然,将全部从顿河军辖区被驱逐出境。(阿尔捷穆什卡,不要为这件小事而感到沮丧。)梅德韦季察河一带的村镇中最出色的是奥斯特罗夫斯卡亚,那里的人是真正的哥萨克,而所有那些叶捷列夫斯卡亚人、拉兹多尔斯卡亚人、谢尔吉耶夫斯卡亚人、马洛杰利斯卡亚人、别廖佐夫斯卡亚人一类,都是败类。

一旦立宪民主党人希罗科夫读到上面这则奥斯特罗夫斯卡亚镇的决议,而且得知:奥斯特罗夫斯卡亚镇的哥萨克提供了一个革命的骑兵团和一个步兵连,

而且这个步兵连 10 月 11 日在先诺伊村附近的战斗中已经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第一次流洒鲜血，一连打退了自己不久前的“朋友”们的五次骑兵冲锋，他的失望懊丧情绪不知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顿河的哥萨克们！不管你们怎样辛勤服役，在戴肩章的人们看来你们始终都是“败类”！

看你们为什么在打仗!!!

你们打仗是为了在军官眼中成为败类，而在劳动人民眼中成为革命的叛徒！

顿河的哥萨克们！

人们向你们隐瞒了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我们则急于把真相告诉你们。你们将不得不同全世界作战，因为所有国家都发生了革命。

离开顿河地区的德国人又回到了哈尔科夫，但他们手中却高举红旗，旗上写着：“打倒威廉！布尔什维克万岁！”

请小心！克拉斯诺夫不久前的朋友不见得不会进攻你们。他们已经和革命结成联盟，而不是和将军们联合在一起！

7. 在我们手头有一份乌斯季霍皮奥尔镇杰维亚特金村村社 1918 年 9 月 8 日的判决书。其中克拉斯诺夫将军的这些温顺的奴隶们在提到自己时是这样写的：“以及参加会议的 25 名本村普通住户……”

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你把公民变成了普通住户，你又号召我们回到普通住户的农舍中去，在首长充满警惕的目光下过普通住户的生活。

我们会来的……应当知道——我们会来的……

不过我们到来并不是作为普通住户，而是作为解放了的公民，我们将在没有将军和地主目光监视的情况下建设自己的生活。

顿河的哥萨克们！挣脱枷锁，向克拉斯诺夫高喊：我们不需要普通住户的桎梏，而要做顿河苏维埃共和国的自由公民。跟着我们走吧，前线士兵朋友们，趁现在还不晚！会找到依靠的，我们和你们将是不可战胜的！

某一个叫做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人 1918 年 9 月 27 日写信给自己的弟弟说：“从种种迹象可以看出，我们是打不过他们的，也无法击破米罗诺夫的步兵。因为需要极大的兵力才成。如果能把你们调到我们的管区来就好了，但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能活下来的人已经不会多了。显然，这个管区要不了一两个星期就会全部落入米罗诺夫的虎口，而他会把这个管区夷为平地。”

顿河人！把队伍团结得更加紧密，让我们吞掉克拉斯诺夫和他的助手们，以

及资本家和工厂主。军官公民们！为自己的迷误表示忏悔吧，人民政权会让你们有事可干！

梅德韦季察苏维埃第1师师长 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哥萨克  
Φ. K. 米罗诺夫  
师参谋长 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哥萨克 И. А. 斯多布诺夫  
师司令部办事员 Φ. K. 什库林(在10月2日的战斗中腿上负伤)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99号案卷,第11—18张。米罗诺夫签名件;192号全宗,6号目录,1号案卷,第33—42张。经米罗诺夫修改的打字件。)

## 59

### “告哥萨克公民……”呼吁书摘抄

拉兹多尔斯卡亚镇米申村

1918年10月23日

哥萨克公民们,村镇居民们!

刚才人们把俘虏来的第14团的哥萨克,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卡拉谢夫村的 Я. Г. 卡拉谢夫带到米罗诺夫面前。当问他“你为什么打仗?”时,他回答说:“为了土地,为了哥萨克也平均分配土地。”当问起“哥萨克情绪怎样?他们对国内战争是什么看法?”回答说:“情绪很坏。哥萨克很想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但害怕过来以后会被枪决,或者会受到很大侮辱。”另外,在奥比耶德科夫村发现一封哥萨克们(不知是哪一个团的)写的信。他们在信中请求米罗诺夫和红军同志们,包括哥萨克和士兵,如果他们投到我们方面来,不要伤害他们。如果不伤害他们,许多哥萨克都会投奔过来。

亲爱的村镇居民们,血脉相通的兄弟,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和其他村镇的哥萨克们!当我听到我亲近的同乡(我也是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人,家住扎通斯基村)说你们是为土地而战,为哥萨克而战,我真有点不知所措。怎么

会是这样？我们不是也在为土地而战，我们不是也拥有哥萨克的称号，我们的目的不也是为了让土地平均分给所有人？那么，我们的愿望和你们的愿望又有什么差别呢？差别很大。我们想的是，地主拥有的所有土地都转到你们手中而不付赎金，不能为土地给地主一个戈比。而你们……\*，不，不是你们，而是克拉斯诺夫将军和地主军官们（他们拥有几百、几千俄亩土地），他们想的是，用赎买的办法取得地主的土地。但是，又从那里能得到钱来赎买地主的这些土地呢？克拉斯诺夫将军和他的忠实奴仆们说，可以从军队的金库中取用。那么，军队金库中的钱又是来自何处呢？那可都是来自你们的口袋。好好地想想吧，怎么会是这样，为了你们自己的土地又用你们的钱支付给地主。克拉斯诺夫将军只告诉你们要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至于如何取得土地，他却避而不谈，是因为怕你们反对。你们是否理解，什么叫平均分配。看来你们并不理解。在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克拉斯诺夫的法律中，没有任何地方作过这样的规定。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为之而奋斗的是，土地的平均分配要使男孩和女孩获得同样的份额。否则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例如，某一个哥萨克有五个女儿而没有儿子，可另一个哥萨克有两个儿子而没有女儿。后者可能会得到较多的土地，即用三份土地养活四口人，而前者人口很多，全是女儿，他的一份土地要养活七口人。请看这就是事实真相。但克拉斯诺夫对此避而不谈……

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原哥萨克大尉

**И. 斯多布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495号案卷，第34、35张。打字件。）

\* 省略号是文件中原有的。

## 60

## 米罗诺夫关于梅德韦季察师 对克拉斯诺夫分子的作战行动发 给第 9 集团军<sup>52</sup> 司令叶戈罗夫的电报

第 1264 号

三岛

1918 年 10 月 20 日

6 时 30 分

当突击集群夺占奥比耶德科夫<sup>53</sup>和驱赶敌人时,我友邻的左翼却在我师后方 30 俄里之外的布尔古林斯基村稳坐不动,而从扎阿穆尔斯克第 6 团团长的派去的通讯人员和书面通报得知,他们说没有收到向前推进的命令<sup>54</sup>。这样做难道不算是破坏吗?在梅德韦季察河左岸,敌人正力图突向别廖佐夫斯卡亚。如果敌人得以击退我的一个步兵连和骑兵小队,并占领渡口,那么形势就会很不好,要是考虑到我的两翼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问题就更加严重。要使我师的态势得到稳定,必须再次撤退,但是由于友邻造成的局面而一再后退,加上敌人不断散发传单,已开始对人员的士气产生影响。为了革命的利益,请正面告诉我,我的左右友邻什么时候才能够卓有成效地进行工作,才会具有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巨大热情。这种行为未免让人产生一种努力奋斗并无益处的想法,因为孤掌难鸣的道理人所共知。我和我的司令部把克拉斯诺夫匪帮看作是由不堪一击的人们组成的队伍,他们在其他地段之所以能够取胜,只不过是同他们交战的部队在战斗素质上与对手不相上下。为了证明这一点,我请求把我的师调到波沃里诺或伊洛夫利亚河去作战。请让我摆脱这些友邻,因为他们的无动于衷的罪恶态度总有一天会把我们这个由真正的和名副其实的革命斗士组成的师置于死地。我只能接受俄国贫苦农民的斥责,但却不能接受那些竟无法迫使本应受到斥责的人们从阿塔曼斯基村和卡尔达伊利斯基村前进一步的人的斥责。受到不应得的指责,还不如去死。第 0074 号作战命令是否仍然有效,还是这纸命令已经作废。如果已经作废,请指示我师应如何行动,因为任何迟延将使我师面临再

次被合围的境地。

师长 米罗诺夫  
参谋长 斯多布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92号全宗,3号目录,1531号案卷,第4张及其背面。  
打字副本。)

## 61

### 米罗诺夫关于抗击敌人进攻发给 第9集团军司令叶戈罗夫的电报

1918年10月30日  
20时

抄送:卡梅申——送魏纳、叶兰——送基克维泽、察里津——送军事委员会米宁。

敌人的进攻已被击退。敌人的三重散兵线均溃不成军,不过到早晨敌人可能还会发动一次猛烈的攻击。形势紧急。希望10月31日早晨能得到紧急派遣来的预备队和一辆装甲车。兵力过分悬殊,人员由于天天战斗而疲惫不堪。哥萨克的革命骑兵部队投入反冲击后遭到人员伤亡。请关注我师的危急形势和地段的重要性。鲁德尼亚前的阵地仍在坚守中。<sup>55</sup>

师长 米罗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99号案卷,第33张。米罗诺夫签名件。)

## 62

米罗诺夫关于缴获军官卡赞采夫的信件  
发给叶戈罗夫的电报

三岛

[1918 年 10 月]

送第 9 集团军司令叶戈罗夫并按所有地址抄送。

摘自报送来的军官卡赞采夫的信：“我们的生活十分糟糕，坏得不能再坏。无论从人们对生活的任何方面去理解，我们都在受罪，但又不可能有别的出路。10 月 1 日，我陷于此前所未有过的火力夹击之中，当然，并不是我一个人，而是全团。

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是少有的一次，但红军取得了胜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仓促撤退……\* 最后直到米哈伊洛夫卡镇附近才立定足跟。

老头们仗打得不好，大部分从战壕四散奔逃，然后又聚集在一起，开会讨论尽快结束战争。不少人甚至同意把自己的一半财产送给德国人，以免在阵地上吃苦受累。前线的部队几乎有一半人不穿鞋，也就是说，光着脚，而且衣服破旧，米罗诺夫打得相当漂亮。他总是率领……”\*\*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 1304 号全宗, 1 号目录, 99 号案卷, 第 9 张及其背面。  
米罗诺夫签名件。)

\* 此处和以下的省略号是文件中原有的。

\*\* 此处字迹已无。

63

第9集团军指挥部为米罗诺夫  
1918年10月的战绩申请奖赏的呈文

1918年11月3日

呈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1. 请求对师长米罗诺夫同志以中央政权机关的命令予以表彰,并授予记名的荣誉礼品。米罗诺夫同志在10月23—30日的八天战斗中指挥全师经受了敌人11个团的攻击,又率领该师摆脱敌人的突击,坚守捷连卡、鲁德尼亚、罗兹利夫卡地段上的阵地,并在罗兹利夫卡村附近和梅德韦季察河铁路桥一带击败敌人,会同突击集群完成了规定的作战行动,从敌人手中夺占了其所占领的下多布林卡、梅德韦季察镇和红亚尔。

第9集团军司令 [无签名]  
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П. 达什凯维奇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92号全宗,2号目录,4号案卷,第2张。)

64

“勇敢而正直的人,跟我走到底”  
(米罗诺夫致指挥人员的呼吁书)

1918年11月15日



致排……连……团\*……各级指挥员\*\*

请集合全排,并宣布以下内容:

“同志们!由于某几支部队背叛了工人农民的事业,革命的事业,我南方面军在一些地点的局势出现危急状态。

敌人利用了这一情况,并对受到削弱的地点施加压力,但是正直的革命红军战士前仆后继,不畏牺牲,正经受着克拉斯诺夫匪帮的攻击!

经受这一切是必不可少的!

我不对你们隐瞒形势的严重性;我们面临众多的考验;看到[结束]、[退却]\*\*\*、惨重损失、连续不断的战斗。而所有这一切,对于以自己的鲜血、自己的生命为劳动人民建设光明庙堂的人们,并不可怕!

考虑到所有这一切,我认为有道义的和革命的义务提醒你们,战士同志们,为了履行工人的天职,为了如今仍然和你们一起捍卫劳动人民政权的同志们已经抛洒的鲜血,必须更紧密地团结自己的队伍,因为地主老爷、将军、神父和商人,以及农村的[吸血鬼]\*富农剥削者正准备夺回这个政权。

请不要忘记1905—1906年第一次革命的教训!!!

勇敢而正直的人,跟我走到底吧!和我一起为全人类和自己的子孙的光辉未来献出自己的头颅!

我只召唤这样的人!!!

排长同志,请只把这样的人列出名单,今天就送给我。叛徒、图谋私利之辈、胆小鬼和消极怠工者都是劳动人民公然的敌人,名单中不应有他们的位置!

他们感到无地自容,但不会进入这一份为神圣的人民事业而奋斗的战士的大红名单。

苏维埃梅德韦季察第1师师长 Ф.米罗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99号案卷,第104张及其背

\* 原文如此。

\*\* 原文如此。

\*\*\* 字迹无法辨认。

面。米罗诺夫签名件。)

## 65

**“所有珍惜土地、意志、自由的人，  
都参加到我师队伍中来吧！”  
(苏维埃梅德韦季察第1师指挥部的号召书)\***

第1493号

1918年11月

急电

致村贫农委员会或苏维埃

革命面临危急形势！

全体贫农必须团结成一个人奋起捍卫革命！

这不是动员，而是听凭自愿的呼吁！

所有珍惜土地、意志、自由的人，都参加到我师队伍中来吧！

所有这样的人，立即都来！

迟延比死亡更加痛苦！

贫农志愿者的名单随同人员一起立即送来鲁德尼亚。

师长 [无签名]

参谋长 И. 斯多布诺夫

军事政治委员 [无签名]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491号案卷,第103张、第104张背面。打字件。)

\* 呼吁书打印在师长的格式公文纸上,用于散发到各级贫农委员会和苏维埃。

66

“我要求你们立即把所有逃亡者送回师里”  
(米罗诺夫给丹尼洛夫乡和  
奥列霍夫乡苏维埃的信)

[1918 年 11 月]

急电

你们两乡的许多士兵从委托我指挥的师临阵逃亡。

正当曾被你们指责为反革命的哥萨克整团整团地投向同克拉斯诺夫将军作斗争的行列,而丹尼洛夫和奥列霍夫两乡的公民却可耻地从革命的战场上临阵脱逃,放弃为土地和意志而斗争。

我不认为,丹尼洛夫和奥列霍夫的公民会同意容忍胆小怕死的奴隶在自己身旁存在。

我以革命的名义要求你们立即列出名单把所有逃亡者随同武器送回我师。执行情况立即报告<sup>56</sup>。

苏维埃梅德韦季察第 1 师 师长

Ф. 米罗诺夫

参谋长

И. 斯多布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 号全宗,1 号目录,99 号案卷,第 90 张。米罗诺夫签名件。)

67

## 米罗诺夫关于对政工人员不满给师政治委员 波兹尼亚科夫的信

第 1557 号

萨拉托夫省鲁德尼亚镇

1918 年 11 月 18 日

鉴于我师各部队对于和您一起来到的所谓政治工作人员表示不满,也鉴于您本人又插手干预不属于政治委员职责范围的事,以及您力图贬低师长的威望,我兹以革命的名义建议您,集合起您,顺便说起,未经我同意也未向我介绍过而径直派往各部队的您的助手们,离开我师,因为这样下去我无法保证我师在政治上的完整统一和战斗力的强劲。

在师里有很多政治力量,足以使同志们的头脑维持在极力争取社会革命胜利的高度。

这些人已经工作了半年,在你们到来之前也并没有发生师内目前开始发生的事。

师长 米罗诺夫  
核对无误:参谋长助理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 号全宗,1 号目录,99 号案卷,第 98 张及其背面。  
米罗诺夫签名件;第 107 张及其背面。核对无误的副本。)

## 68

**就总司令关于将梅德韦季察苏维埃第1师改称  
第23师的指令向全师发布的命令摘抄**

第84号

萨拉托夫省鲁德尼亚镇

1918年11月23日

一、兹宣布总司令的以下电报：“总司令允许在12—16个师以外，由第8和第9集团军现有军队再编组一个师，定名为第23师。据此，允许米罗诺夫的支队不编入第15师，而加以扩充编成一个师，命名为步兵第23师。第1242号。”

建议立即按从第199至第207(含199和207)的顺序为委托您指挥的师现有各团规定番号。人员不足者可认定为正在组建之中。所有没有马匹的步行团队一律定名为步兵团。部队特殊称号应专门申报后根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授予……

三、此命令加印足够份数，今天即分发到各团和各特种分队，以及炮兵主任、卫生部长和工兵营营长。

另外，再准备一份文本由信使送呈第9集团军司令部。

参谋长 И. 斯多布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96号案卷,第47张。核对无误的副本。)

## 69

## 米罗诺夫关于本师困难处境发给第9集团军司令 克尼亚格尼茨基的电报

第1727号

1918年12月10日

第1092号命令于9日15时收到。由于完全没有炮弹、子弹和粮食，我在实际上没有可能执行这项命令。人员疲惫不堪，我认为必须设身处地体会他们的境况。我为什么从不对自己的两个翼侧大喊大叫？我对自己突然后撤并不惊奇，因为不是我坐在办公室里凭空想象出来的。我感到惊奇的是，我关于要保证基本需要的请求竟不予置理。现在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必须承认形成的局势，因为无法超越它，而我真想更多地工作。

让我把各个团补充足额，那时就不会有突然后撤的事了。如果您认为作为革命的一名工作人员我已经老朽过时，那就请解除我的职务，但不要任意斥责和下达无法执行的任务，以免我遭人怀疑。

师长 米罗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99号案卷,第61张及其背面。  
米罗诺夫签名件。)

## 70

## 米罗诺夫关于菲洛诺夫斯卡亚镇 切雷绍夫村代表团一事发给第9集团军司令 克尼亚格尼茨基的电报\*

第 2046 号

1918 年 12 月 21 日

抄送：集团军政治部、叶兰——第 16 师师长基克维泽。

今天切雷绍夫村的一个代表团前来找我，送来一份由全体居民签字的村民大会决议，从中足可认定几批坦波夫团和奥尔坚斯克团的游荡的红军战士对居民施行暴虐并抢掠马匹、衣物、鞋靴的事实。居民们请求保护他们免遭暴力行为。我以为，上述做法于革命不利，请求以革命的名义保持红旗的纯洁性。

师长 米罗诺夫

政委 科瓦廖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 号全宗,1 号目录,99 号案卷,第 124 张。米罗诺夫签名件;第 122—124 张。决议原件。)

\* 决议写在切雷绍夫村公民大会记录原件上,附有签名。

## 71—72

俄共(布)顿河局和罗斯托夫—纳希切万  
委员会的传单摘抄

1918年11—12月

## 71

## “觉醒吧,顿河地区的劳动者!”

1918年11月

在十月的日子里,正当全俄国的劳动者兴高采烈地庆祝自己从资产阶级枷锁下获得解放一周年之际,奥匈和德国各省州的工人和士兵群众也决心要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整个中欧的劳动群众在革命斗争中推翻了所有的恺撒王和皇帝、将军和地主、内阁部长和银行家,并把全德国和全奥匈的政权夺到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手中。整个德国通过德国工人的领袖李卜克内西之口和柏林苏维埃宣言宣告成立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

……工人和贫农同志们! 克拉斯诺夫警察“政府”和德国—斯科罗帕茨基—乌克兰反革命分子对你们隐瞒了柏林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向劳动者表示的“和平和自由的敬礼”,他们对你们隐瞒了基尔(德国的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呼吁全世界劳动者举行起义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号召。还有一件事他们也对你们守口如瓶,那就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奥地利和德国的苏维埃同意宣布废除了可诅咒的布列斯特和平条约……

革命的德国工人和士兵正是以这一行动告诉所有被占领地区的劳动人民,



德国的将军们已不能再扼杀俄国的劳动者，劳动者如今应当自行挣脱俄国将军和地主的枷锁。

**劳动的顿河人！该由我们自己决定言论和行动。**

**该是结束反革命带给工人、贫农和哥萨克贫民的一切苦难的时候了！**

**起来，城市、农村和集镇的无产阶级——贫民！**

顿河的劳动者应当说，从德国将军和商人的枷锁下获得解放以后，他们不会再沉默不语地等待，让英国、法国、美国的将军和银行家再把新的枷锁压在自己身上一段时间。

反革命势力预感到由于劳动者举行反对他们的起义而自己死期来临，就动用枪杀、绞刑、军队讨伐和监狱关押等手段来扼杀和扑灭蓬勃燃起的革命烈火。将军和地主们、立宪民主党人和沙皇的部长们、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迅速联合起来，商人们大力招徕“合伙人”。但一切都是徒劳：他们无法逃避近在咫尺的死亡命运，无法阻止历史的车轮前进。

劳动的顿河人，醒悟吧！劳动者的鲜血流得够多了。是否能够制止无辜的劳动者继续流血，取决于你们。

……怎么办？

所有城市、乡村和村镇的所有正直的劳动者应当毫不迟疑地着手团结自己的力量，组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基层组织。所有共产党人（布尔什维克）也应当在各地组建自己的党委和支部，由它们来领导群众的革命斗争。

所有正直的劳动者应当立即开展最为强有力的揭露反革命的宣传鼓动。应当在各处告诉人们，奥匈和德国爆发了工人革命，俄国的工人和贫农同德国和奥匈的劳动者建立了同盟，奥德俄的劳动者苏维埃同盟毋庸置疑地必将把全世界的寄生的资产阶级扫除干净。

特别需要在克拉斯诺夫的军队中把事实真相解释清楚，必须把愚昧的、受蒙蔽的劳动者发动起来反对他们的指挥员，反对白卫分子。应当向他们解释清楚，只有发动反对克拉斯诺夫的群众性起义，和所有劳动者团结一心，才能拯救他们免于同克拉斯诺夫和所有的将军们一起陷于不可避免的覆灭境地。

每一个正直的劳动者都应当尽自己的一切可能打击反革命。任何一个自觉的工人或农民都不能为自己的压迫者，为反革命工作而来反对自己。任何一个正直的劳动者，如果有人强迫他为地主、将军们工作，他就应当竭尽全力消极怠工，应当破坏机器、车床、工具、原料：这样做他就能挽救工人、贫农、哥萨克贫民，使他们少流鲜血。

应当尽快地竭尽全力从寄生者手中夺过武器,并把它们交到城市、乡村和村镇的工人和劳动者手中。

顿河地区的劳动者团结一心共同努力,必能使摆脱反革命势力肮脏而贪婪的魔爪的光辉时日早些到来,再同全俄国,以及德国、奥地利和其他国家的劳动者像兄弟般联合起来,他们将重新着手进行自己劳动者家园的共产主义建设。

工人、贫农和哥萨克贫民!我们号召你们奋起参加反对将军、白卫分子、警察、地主压迫者,争取建立劳动人民政权的斗争。

起来吧,奋起吧,劳动的人民!

俄共(布)顿河局和罗斯托夫—纳希切万委员会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5号目录,34号案卷,第1张及其背面。铅印件。)

## 72

### “趁现在还为时未晚,哥萨克!”

1918年12月

被欺骗、受蒙蔽的前线哥萨克们!我们以顿河的哥萨克、工人和农民中的共产党员(布尔什维克)的名义最后一次向你们讲话。

趁现在还为时不晚,醒悟吧,愚昧的、受蒙骗的人们;停止那由将军和地主强加给你们的反对你们亲切的俄罗斯红色工人、农民的兄弟相残的战争;拒绝充当这些吸人血的压迫者手中的炮灰!

他们对你们说些什么呢?

他们说,不要苏维埃,不要苏维埃政权。但是,要知道:苏维埃是劳动者:劳动的哥萨克、农民和工人自己的政权。而他们,这些带白色肩章的吸血鬼们需要什么样的政权呢?他们需要的是工厂主、地主、军官、将军、士官候补生和其他种种白卫坏蛋们的政权,以便用来扼住劳动者的喉咙并压榨他们,以便更牢固地坐

在他们的脖子上。

你们和他们是一样的吗？请回答，劳动的哥萨克。

这些盘剥他人的恶棍，嗜血成性的寄生虫，还告诉你们说，红军是坏人，红军士兵是土匪和强盗。但是，要知道，这是卑劣的谎言：苏维埃红军是你们的兄弟，即俄罗斯工人、农民和劳动哥萨克（而在我们队伍中哥萨克也很多）的军队，他们再也不愿意为资本家和有钱人效劳了，再也不愿意为这些人流血牺牲了。而这些红色战士，其中一个有产者也没有，希望每一个劳动者都有权过自由的，像样的生活。正因为如此，红军在为反对沙皇、将军和地主的枷锁而斗争，为劳动人民的自由而同资产阶级作斗争。

还是好好地想一想吧，前线的哥萨克们！倾听一下自己公正的劳动者的良心，然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你们反对劳动者的红军而拥护资产阶级子弟、白卫军的士官候补生和其他种种吸血鬼的旧军队吗？

好好想一想，然后再作出回答。

……军官们和地主们还向你们说，苏维埃政权就是无政府状态，而资产阶级的政权则秩序井然。

但是，我们反对窒息人性的资产阶级的“秩序”，这种“秩序”把每一个劳动者的生活都变成苦役和拷打，让哥萨克和自己的家庭田园分离，并迫使他们一生都在战争中过野兽般的日子。

我们反对这样的秩序。

我们争取的是，在人们之间没有战争，人不压迫人，人人都劳动，都幸福地生活，自由自在地发展。

正因为如此，我们反对资产阶级的散发野蛮兽性的秩序；正因为如此，我们挺身而出，不惜牺牲地争取建立新的、充满人性的秩序，这种秩序的名字不是无政府状态，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这意味着人们的友好团结。

因此，戴白色肩章的卑劣可耻的军官和志愿军匪帮是无法战胜强大的数以百万计的红军的，因为在红军背后站着有亿万人口的劳动的俄罗斯，他们无论是集合在一起还是单个奋斗，都决心誓死作战，直至劳动人民获得平静的、像样的生活为止。

而且我们并非孤立无援：手擎炽烈革命火炬的共产主义赤色幽灵已在世界所有国家往来徘徊了。

……总之，趁现在还为时未晚，回心转意吧，前线的哥萨克们。请好好想一

想然后作出决定,但要听凭自己的良心:

你们跟谁走,跟着嗜血成性的刽子手、坏蛋、恶棍和无赖,诸如:克拉斯诺夫将军、波利亚科夫将军、马蒙托夫将军、亚诺夫将军等人走,跟杀人凶手、亡命徒和吸血鬼诸如:邓尼金、杰尼索夫、彼得罗夫和阿布拉莫夫等人走?

还是你们愿意和哥萨克贫民、农民和工人在一起?

如果你们不肯改悔,你们所有人就都会同这类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同整个黑色反革命势力一起,避免不了灭顶之祸。

如果你们能回心转意,停止骨肉相残的战争,那么你们就能挽救自己的生命。你们所犯下的不由自主的,并非自觉的反对人民的错误和罪过,将会得到宽恕,你们也能获得过自由自在的劳动生活的权利。

前线的哥萨克们,趁现在还为时未晚,我们号召你们:公开声明并用行动证明,你们已经幡然醒悟,你们不愿意再为嗜血的将军和戴白色肩章的军官们出力效劳,你们不愿意再继续做被蒙骗的愚昧的奴隶,你们愿意和俄国所有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的哥萨克结成同盟,你们也盼望苏维埃政权和希望获得美好的生活。

为此,你们应当:

- 一、在所有地点停止同红军作战。
- 二、逮捕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军官、将军和立宪民主党人。
- 三、组织你们自己的军事革命委员会。
- 四、同所有劳动者建立兄弟同盟。

前线的哥萨克们!你们面临抉择:同克拉斯诺夫在一起,就是灭亡;同劳动人民在一起,你们就会有美好的生活。趁现在还为时未晚,选择其中之一吧。

粉碎有钱有势的人的一切枷锁!

粉碎人剥削人的制度!

粉碎反革命势力及其嗜血的暴君们克拉斯诺夫、杰尼索夫和邓尼金!

全世界劳动者的兄弟同盟万岁!

苏维埃政权万岁!

工人、哥萨克贫民和贫农的兄弟同盟万岁!

俄共(布)顿河局和罗斯托夫—纳希切万委员会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5号目录,34号案卷,第3张及其背面。铅印件。)

## 73

## 一名从克拉斯诺夫阵营投向步兵第23师 同事处的哥萨克写给留在克拉斯诺夫方面的 同事们的信\*

1918年12月下半月\*\*

亲爱的同事,吉洪·季莫费耶维奇!我现在置身于米罗诺夫同志的支队中。确实不假,他是同志。不久前我选好时机投奔到了他的支队。人们把我们押送到米罗诺夫同志那里去接受审问。他开始问我们:是哪个团的,哪个部队及哪个连队的。一切都真诚实在,和善亲切,当时就把我们编入供应名册。他对我们讲了很多,而且讲的都是实情。我认识到,他们在这里确实是为真理而作战,为劳动人民谋福利,而并不是我们在为真理而战。是吸血鬼军官们欺骗了我们。他们只想保住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想工作。他们最怕的是,一旦苏维埃政权胜利,他们的整个生活,他们寻欢作乐、终日嬉戏的日子将会被剥夺。

亲爱的吉洪·季莫费耶维奇!赶快到这里来吧,在这里为自己的同志去死,为那些靠自己的汗水赚一碗饭吃的劳动者同志去死,而不是为那些盘剥者卖命,是十分愉快的。另外,请转告所有的本镇同乡,让他们毫不迟疑地到这里来。我们的米罗诺夫同志为哥萨克受到克拉斯诺夫蒙骗而感到十分伤心和怜惜。他会从各方面都宽恕我们所有人的。村镇的同乡们,不要认为,真像军官们讲的那样到这里会被打死,不要认为,盟国会来帮助他们。不,他们在撒谎。就算盟国会来,那我也准备为保卫自己的同志,为保卫自己用亲身劳动获得的财产而抛下头颅,而盟国来我们这里不是为了保护而是为了抢夺我们的财产。

朋友们,请相信我,并回心转意吧。要知道,在这里的正是以前我们曾一起蹲在战壕里的哥萨克和兄弟。还要理解一点,那就是:如果你们担心自己的家庭

\* 文件标题是原有的。

\*\* 第23师政委致第9集团军司令部的送件函注明日期为1918年12月25日。

和财产,不要以为,如同军官对我们讲的那样,在这里会进行清算。我就此搁笔,急切等待着你们。我仍将是苏维埃政权的忠诚捍卫者。我将战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的代表万岁!

你的同事 H. A. 苏奇科夫

请赶快来,不要相信这些军官们。<sup>57</sup>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92号全宗,2号目录,4号案卷,第2—3张。打字副本。)

## 74

### “博科夫斯卡亚—卡尔金斯卡亚团的 哥萨克弟兄们!” (米罗诺夫致第36团哥萨克的呼吁书)

1919年1月4日

博科夫斯卡亚—卡尔金斯卡亚团(现第36团)的哥萨克弟兄们!

该是醒悟的时候了。

该是把步枪架在一起,然后不是用这些步枪的语言,而是用人类的语言,用你们之中每一个人同自己的亲人说话时所使用的语言谈谈心的时候了。

也许,由于使用这样的语言,我们也会谈得拢而变成亲人。要知道,上帝是曾经给过我们某种许诺的,但是我们却固执己见而坚持到底,最后相互攻打而不知为了什么和为了谁而相互争斗。

也许谈不拢。那么,又会各自拿起架在一起的枪支而相互打到底,但在我们之后总有人会活下来,并像以前一样嬉戏喧闹,并对着我们的尸体而大肆嘲笑。

只是,你我的遗孤不会嘲笑也不会嬉戏喧闹了。

怎么样,我的朋友们,还是把枪架在一起吧。

再让我们回忆一下喀尔巴阡山、德维纳河、平斯克的沼泽、德国人、奥地利

人、保加利亚人、土耳其人、匈牙利人。

我们和他们打得难解难分，而各自又一直在盘算时间：这可诅咒的战争该快结束了吧，很快该回家到自己亲人那里去了吧。

而其中比较聪明一点的人，放哨时（这时不是很寂寞无聊吗？）在思想深处不断琢磨着，自己问自己：“比如说，什么样的德国人或保加利亚人是我的敌人呢？是他拿了我的什么东西，还是我拿了他什么东西呢？还是在地球上住着太拥挤了呢？”从出生之日起我们就没有见过面，而且可能一直到死去也不会见面。可是有人把我们推搡到一起，发给我们每人一支枪，然后下命令说：“开火！”于是由于这个“开火！”的口令，千百万人不幸身亡，又有千百万人终生残疾罹身；还有更多的千百万人成为孤儿终日以泪洗面。到处都是呻吟、哭泣、饥饿、贫困。

人类的鲜血已经流洒四年多了。

最早从这场噩梦中苏醒过来的是我们俄国人。而战争的罪魁祸首——沙皇，这个俄国最大的地主——已被一举打倒。战后最初的日子里人们轻松地舒了口气。

但是，其他的地主和资本家并不甘心。他们需要利用人们的鲜血赚取更多的黄金。

有这么一个克伦斯基，他是资本家的管家，大叫要把战争进行到底。也还竟有这样的一些将军，诸如科尔尼洛夫、卡列金和其他一些克伦斯基和资产阶级的忠实盟友。但是，布尔什维克，这样一批不是为资本家和将军们效劳，而是为真正的农村贫苦人服务的人们组成的党，并没有睡大觉。这个党在 1914 年时就反对战争，但当时它的力量还很薄弱。必须进行革命，才能使人们擦亮眼睛，而当人们擦亮眼睛以后，人们才会看清布尔什维克是正确的，才能走向他们。我们之所以强大有力，原因即在于此。如今，资本家、地主、将军、军官、神父和贵族同我们已经打了一年多了，但什么也不能办到，确实什么也不能办到，只不过是葬送一些愚昧的哥萨克的头颅。现在，布尔什维克就是俄国的所有穷人，所有的工人。

于是，当布尔什维克看到他们已经强大了，就在 1917 年 10 月 25 日夺取了政权，并向德国人宣布，“我们不愿意再打仗了，我们要把军队从阵地上撤走……”\*

\* 以下文字难以辨认（略去的文字约占一页半）。

我们如同兄弟。如果你们再一次和我们走到一起，了解发生的一切，并且投到我们方面来和工人、贫民一起参加斗争反对我们世世代代的压迫者，我将为你们而高兴。

我也向所有的军官发出呼吁，并预先以革命的名义许诺你们的生命不受侵犯，而真心幡然悔悟的人还可以得到效力的机会。

为劳动者效力，但不是为资本家效力。

军官公民们！不要再欺骗自己和欺骗哥萨克了。什么盟国也不会来援助你们。工人革命已在到处爆发。听从劝告和回心转意吧，否则你们的下场必然会同 M. 莫罗佐夫同志编写的新的一首红军歌曲所唱的那样：

同哥萨克的作战充满了喧闹，  
枪炮声轰鸣，硝烟弥漫在河上。  
米罗诺夫在远处，注视着  
组成团队的立宪民主党。  
搁下自己的幻想，  
把目光盯牢战场。  
他在思想深处自言自语，  
声音却十分洪亮：  
“为什么你，克拉斯诺夫，要来打仗，  
想把自由彻底扼杀，  
还要把所有哥萨克都带去，  
赶上保护有产者的战场？”  
但是，布尔什维克不想哭号，  
他们对着敌人，挺起了胸膛，  
使克拉斯诺夫钢铁的枪刺，  
变成软弱的绵羊。  
而所有剽悍的哥萨克，在这里，  
在雪地中也把命丧。  
年轻的骸骨发霉、腐烂，  
既无人掩埋，更没有棺木殓葬。  
命运真会捉弄人，  
始终与人为难，让人难以提防。  
有时虽然把人抬得高高，



可是,却让克拉斯诺夫,死后无地埋葬。

回心转意吧,博科夫斯卡亚—卡尔金斯卡亚人,现在还不晚。还有时间补偿你们在1918年5月举行暴动<sup>58</sup>时犯下的可怕罪过和熄灭大火。

年轻红军的师长 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哥萨克  
Ф. К. 米罗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268号案卷,第35张—第36张背面。打字件;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8卷,第85页及其背面。米罗诺夫抄写的歌词。)

## 75

### 托洛茨基为向第23师战士表示祝贺 发给米罗诺夫的电报

第228号  
巴拉绍夫市

1919年1月12日

向您的功勋卓著的师的英勇战士致敬!

我力争在日内前去你师,并表示坚信:在此责任重大的时刻,你们师一定会调动起一切力量给予敌人致命的打击。

第23师的士兵、指挥员们!整个俄国都满怀期待地注视着你们。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313号案卷,第42张。核对无误的副本。)

## 第一编附录

76

## 原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 关于1917—1920年顿河地区国内战争的回忆\*

1921年1月\*\*

1917年3月7日,我离开了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在谢布里亚科沃车站我较详尽地了解到所发生的事情,决定去彼得格勒停留一段时间。在彼得格勒,国家杜马议员完全处于惊慌失措之中,因而无法就令人关注的因一号命令而引起的战争和军队纪律问题获得正面的回答。我决定返回自己所在的第32团去,我在团里挂名担任负责队列工作的第一副团长职务。这时,该团驻扎在列尼市。团长为鲁热伊尼科夫上校,原任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阿塔曼。我同他因1905—1906年的革命起义之事曾发生过冲突。

鲁热伊尼科夫上校是一个狂热的保皇派。尽管对作战活动完全无能,但在观点上却同专制政府完全一致。

一到团里,我就立即接触到事件的政治方面,因为我看到,一号命令发表后军队已不复存在,再想把战争进行“到胜利结束”已是丧失理智。必须做的是集中全力,务必使哥萨克不被军队首长用于同革命作战。

可以感觉到,发生的革命变革不符合多数军官的意愿。

同军官们和哥萨克代表(每连派出六人)的第一次谈话是在列尼市户外进行的。这一次我向哥萨克解释了各国不同的国家体制及各自的优缺点。最理想

---

\* 文件标题是原有的。回忆文章系手稿(是否作者亲笔未能认定),是用墨水写在大开本纸上的。虽然从标题看,回忆文章计划写到1920年,但实际上只记录到1918年6月初。所发表的回忆文章的基础是1919年10月巴拉绍夫审判后米罗诺夫所写的《忏悔录》的手稿。

\*\* 日期系根据回忆文章的标题而定。关于调动米罗诺夫的决定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20年12月4日通过的,但是,他是1921年1月初才从军(集团军)里动身去莫斯科的。

的是瑞士的民主共和制和它的协议制和人民动议制。

经过三个小时的谈话之后,开始举行书面投票。表决的问题是:“俄国最好实行何种体制?”

应当说明,这时哥萨克已经知道:沙皇已经退位而把王位传给了米哈伊尔,而后者又宣布退位,目前存在一个临时政府,并曾向它宣誓效忠。

在 55—60 张纸条中,回答是完全一致的:“民主共和制”……

军官交来的 16 张条子中,半数以上的人回答说:“君主立宪制”。

总之,显而易见,军官和普通哥萨克的政治道路出现了分歧,而到那时更显突出。担任列尼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后,我热情洋溢地参加了委员会的会议和群众大会。

3 月末的一天,我向鲁热伊尼科夫上校提出建议,要他这个黑帮分子离开本团。鲁热伊尼科夫表示抗议。于是告诉他说,如果他不自愿地主动离开本团,那将通过军事革命委员会做到这一点。

两天以后,鲁热伊尼科夫被召唤到师部接受审查,而我则被要求解释对团长采取此行动的理由。结果是:鲁热伊尼科夫仍然不得离开这个团,而我也不得不领取一份健康检查表并因病休假。几天之后,第 32 团奉命从列尼市开拔,来到距师部不远的的一个村子。团队在行进时采取了战斗警戒措施,因为团里流传说我已经被捕,而师部已决定动用其他几个团逼迫第 32 团交出革命的军官和哥萨克。

本团的哥萨克在驰近师部时打出了预先准备好的红旗,并要求乐队演奏《马赛曲》。

到了 1917 年 4 月初,在哥萨克团里还害怕公开打出红旗,这让人感到无比的屈辱难过。两天以后,召开全团大会讨论当前形势的急迫问题。在向全团告别时,我吁请哥萨克和军官们找到一个共同的立场开展行动。

“在故乡顿河地区现在好像有些什么动静吧?……”

当然,毫无疑问,地主和资本家必将重复 1905—1906 年的行动,而且也会采用与那时同样的方法和同样的手段。无论如何必须阻止顿河的哥萨克走上对他们极其危险的这一步。顿河的老人们如今对于发生的事件总会有某种反应。他们对于从历史条件说业已成熟的必须推翻沙皇这一趋势(直到最后一刻,在他们眼中沙皇还是“受到上帝祝福的圣君”)总能有所理解和接受。急迫的问题在我脑海中一个接一个地出现,而答案是明白无误的——不能让故土顿河地区遭受这场浩劫……将军们会利用人们的愚昧无知高举“哥萨克的生活习俗”、“哥

萨克的无拘无束性格”的口号，以至抬出布拉文、拉辛、叶夫列莫夫等豪放而桀骜不驯的顿河阿塔曼的伟大历史来打动人心。

通过罗斯托夫医疗委员会的检查，又在新切尔卡斯克总部稍作停留后，我来到了自己的故乡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在村镇政治生活的舞台上，除了阿格耶夫、斯卡奇科夫、阿夫托诺莫夫、拉宾等原先一批政治活动家以外，又浮现了一名叫做列日涅夫的大学生。他属于何种党派一直是个谜，但居民的思想却在他的掌握之中。举行讲座，召开群众大会，各种不同政治倾向和不同职务级别的人们中的代表人物参加了他所组织的“劳动协会”。在劳动者哥萨克的身旁坐着检察官，紧靠着手工业者炉匠坐的是一名中学教师，等等。“劳动协会”成员花色品种之杂令人不敢相信。“协会”没有任何明确的政治立场，也不能说它在教育人民群众方面取得了什么成绩。他们谈论得很多，什么都谈到了，但谈的方式是到第二天还要继续重复，以便到第三天又全部遗忘。

1905—1906年的政治活动家们很少出席“劳动协会”的会议，“协会”的异常举动似乎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5月初召开了村镇大会。自1917年革命以来，我不得不第一次面对曾经革命过的村镇居民发表讲话。从一开始起我便感觉到甚至从同情我的人方面就有一股冷气向我袭来，更不用说那些狂热地反对我的人了。在他们之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村镇阿塔曼叶梅利亚诺夫。在革命刚爆发时，他大力开展活动，曾每天巡视各个庄寨，大肆向哥萨克的头脑灌输黑帮分子的思想。他的儿子是一名哥萨克上尉，同其他从团里回到本村寨的军官一道也努力要影响哥萨克的思想，其行动之热情丝毫不亚于其父。我的名字成了打击的目标。他们一定要让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的哥萨克摆脱我的影响，原因是这些哥萨克因为1906年的事件记得我并相信我。

在这一点上所有人都态度一致，包括村镇阿塔曼叶梅利亚诺夫。他力求贯彻执行管区和全军首脑的意愿；也包括在职的队列军官，他们则把我看成是实现自己理想和愿望的障碍。

从上校И. Я. 克里沃夫1917年8月5日发出的一封信中摘出的话足以证实这种看法。他们不惜采用任何诽谤中伤的手段和造谣污蔑的办法，只要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要能把那个很轻易就能把哥萨克引上极“不符合神圣的私有制利益”的道路上去的人打翻在地。

克里沃夫写道：“……米罗诺夫为了自己能取代鲁热伊尼科夫的位置，利用每一次机会煽动哥萨克的最卑劣的情感和欲望，而且这种可诅咒的瘟疫还渗透

到了其他团里去(我看来也还想取代其他团长的职位),不过我们毕竟把这个传染瘟疫的坏蛋赶了出去,因而我们这里现在变得既宁静又安详……”<sup>\*</sup>接着是一连串的应有尽有的谣言,再后有这样一个请求:“看在上帝的面上和为了家乡的安祥,请您不要让他回来,由您自己享有他吧……”

5月份这封信当然还不存在,但是针对我的谣言和诽谤却不胫而走地在各村镇和庄寨流传起来,迅速蔓延,破坏了哥萨克对我的信任。

不过,尽管流传着种种歪曲事实的诽谤和谎言,我在村镇大会上的讲话还是受到村镇居民暴风雨般掌声的欢迎。因为我讲的是,必须同顿河的农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必须清除这些不同阶层之间的任何误会。他们世世代代比邻而居,只不过由于沙皇政府和军队长官人为制造的某些历史事件才产生了相互仇视的后果。在结束讲话时我说:“如今在顿河地区,既没有哥萨克,也没有农民,有的只是各方面都一律平等的公民。让我们消灭这种无疑会被将军们利用来打击革命的差别……”

在这一次村镇集会上我本设想根据我召开的群众大会的精神草拟一份决议,然后派出专门的一些代表把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村镇大会的这项决议的副本发送到顿河地区的所有村镇,但是以村镇阿塔曼叶梅利亚诺夫为首的黑帮团伙千方百计地阻挠这项决议的贯彻实施。

这一小撮人不仅在这个问题上居然得逞,而且在选举出席第一届军人大会候选人问题上也取得成功。

得以通过的是村镇阿塔曼叶梅利亚诺夫和支持他的其他一些黑帮分子。我的候选资格也由于他的肆意阻挠而被否决。事情甚至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在一个夜间竟有一支大献殷勤的手用铅笔把我的名字从候选人名单上勾掉。

对于全军和管区长官所进行的活动作出清醒的判断以后,不免对盲目而轻信地在黑帮团伙的影响下走向灭亡深渊的哥萨克深感怜惜。但是,我并没有失去挽救哥萨克不使其陷入对其不利的阴谋的希望。召开村镇和农村村社、工会、合作社和其他团体代表的管区代表大会的时间正在日益临近。

除了其他问题外,大会日程也包括推选管区阿塔曼候选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报告人,是某一个少尉 П.。他本是我1906年时的志同道合者,甚至可以说是亲密的同志,可是1917年却背弃了我。阿塔曼的职务被授予了奥斯特洛夫斯卡亚镇的一名校官阿列克谢耶夫。当然,他利用这个地位为立宪民主党的利益

\* 此处和后面表着重的符号是文件中原有的。

效劳，而奥斯特洛夫斯卡亚镇也就听命于自己的阿塔曼，为他提供了一个十月革命之后的栖身之地。

置身于此种潮流之中，要想用当前革命的精神来影响哥萨克就变得更加困难了。于是我决定再回到第32团去。但是，对于我要求派往第32团的申请，军辖区总部<sup>59</sup>却声称这个团里已经没有空缺的职务。我向总部证明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并声明：如果这样，我将不要文件径自回团，并表示相信，团里会接纳我。鉴于我的断然表示，“长官”也降低了调门，为我办齐了必要的证件。

顺便说起，当我前去军辖区机关时，总部副官长叶皮凡诺夫大尉——他是右翼派别的谋士和卡列金将军的左右手——遇到了我，声言道：“我们请求您不要在报纸上攻讦卡列金将军……”他对我这样说，指的是我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报》第54号上就卡列金将军1917年8月30日在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的演说而发表的几篇文章。他在这次演说中声称：“我们哥萨克和社会党人不同路，而同人民自由党同路……”

尽管新切尔卡斯克同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之间交通不畅，但我的文章早在9月9日就有人交给了卡列金。在新切尔卡斯克期间，我曾经有机会参加了军人会议的一次晚间会议。与会的有卡列金将军，M. 博加耶夫斯基、阿格耶夫和军人会议的多数委员。当我同一位军官谈话时，同时注意到一名军人会议委员俯身向博加耶夫斯基轻声说了些什么，他便迅即转向我这个方向长时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我也就这样回敬了他。这是两个政治敌手的相遇，他们此时还不知道自己的阵地在哪里，沉默不语地相互掂量着力量。

10月初，我到达阿克尔曼市。团司令部和一部分连队已经转移到这里，随司令部转移的是第2连。同4月份送我出行的军官们会面是热情而真挚的。第2连，以及后来第1连的哥萨克，对我回团由衷地感到高兴。第4连和第5连驻扎在宾杰里市。第6连和第3连位于距阿克尔曼市2—3俄里处。

从军官们的话和通过个人观察得知，第6连大多数倾向于反革命，而这方面该连的军官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个连受到团长莫尔古诺夫的特别关注。第3连没有明朗地显示出自己的政治面貌，但是哥萨克对于政治问题深为关心，而军官则冷眼旁观。第1连和第2连的革命态度不让人有任何怀疑，而且每经过一次谈话，每开过一次群众大会，就会有新的进展。

第4连和第5连虽然离得较远，但是我们还是努力把传单送到他们那里去，地方上的革命力量极乐意地为我们印刷传单。在立宪会议选举的日子即将来临之时，全团的政治面貌十分明确地呈现出来。有三分之二的人把票投给了左派

社会革命党人和布尔什维克,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支持第4号名单和其他党派。<sup>60</sup>

自十月事变发生之时起,对全团的政治教育就加紧展开,因为教育者本身认识到发生的变革的重要意义。团内当时占据主要地位的教育内容是:“对于我们哥萨克而言,有一点必须清楚认识,那就是:如果我们跟着将军们走,而卡列金是急切希望做到这一点的,那我们就会首先扼杀布尔什维克,然后扼杀民主共和制,并进而走向资产阶级的共和制,甚至小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走向君主立宪。在君主制背后站着普利什凯维奇,而他又会把我们引向专制政体……如果我们跟布尔什维克走,那么我们决不必后悔,因为他们的立场是十分清楚的。就算他们有许多理想主义的东西,有许多走极端的表现,但是我们不会因此而同他们决裂。同他们,我们永远能够通过讨论谈妥,而革命的基本成果将归于劳动者。”

全团开始逐渐地接受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特别是第2连和第1连,第3连也开始向左转。第6连则顽固地什么也不想懂。1917年11月6日,团长莫尔古诺夫上校为了维护自己的职位已经采取了这样的措施:

“亲爱的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米罗诺夫从来到的第二天起就同阿拉耶夫抱成一团,当即发动攻击以期推翻我和夺取政权。阿拉耶夫和自己的同伙经与米罗诺夫商议后来要我交出指挥权和立即离去。我说我不走,并写信告诉师长,现在正在等他到来。阿拉耶夫同米罗诺夫勾结的目的在于:他们不仅要赶走我,而且要赶走所有他们不满意的军官。希望您和马克西莫夫向连队说清楚这些坏蛋的冒险行为,并把决议送来。请认真对待此事,要维护全团不受这些无赖的影响,一切拜托阁下。您的C.莫尔古诺夫。”

对于莫尔古诺夫上校的请求,第1连及其连长德米特里耶夫上尉,也即莫尔古诺夫的收信人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采取了十分认真的态度,并寄去所索要的决议如下:

“顿河哥萨克第32团第1连全体大会决议。1917年11月7日。听取了顿河哥萨克第32团团委员会关于莫尔古诺夫的决定,在全连大会上进行了讨论,全连一致通过此决议,并表示同意此决议中的所有条款。第1连一致声明,团队大家庭中的每一名成员都应当为了自由和平等的思想尊重每一个部队的民主组织。既然莫尔古诺夫上校在他指挥本团期间不尊重也不认为团委员会是唯一的军队组织,根本不予承认,我连将采取一切措施努力贯彻执行团委员会关于将莫尔古诺夫上校逐出本团的主张,并建议由著名的自由战士和民主利益的捍卫者米罗诺夫同志指挥全团。会议主席上尉德米特里耶夫。会议记录德沃里亚诺夫。”

从这一天起,第32团的面貌变得十分明朗了。德米特里耶夫上尉没有睡大觉,而是尽可能走在连队的前头。经亲自在该连停留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完全相信了这个连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忠诚。第2连即司令部直属连给人们的感觉也是如此。最令人可疑的是第6连,再加上哥萨克又嗜酒如命,而正好阿克尔曼市及其郊外到处都有酒卖。

有一次,我和阿拉耶夫中尉决定到这个连去同他们就政治题目谈话。我们受到连长皮缅诺夫上尉少见的热情接待。殷勤好客的主人打开了食堂的大门,并应我们的请求立即召集全连开会,不过命令戈利岑兄弟之一去“把连队准备好”。

我和阿拉耶夫丝毫未存猜忌之心,也就欣然接受了殷勤的主人的酒食款待。可是就当前形势问题却发生了激烈争论,而且双方显然都开始激动起来。我和阿拉耶夫请求允许我们和全连见面,但是当我刚开始说话,戈利岑少尉带着一群喝得烂醉的哥萨克开始要拉我下来。向这名少尉大喝一声“挑拨离间”后,我走下了讲坛,让阿拉耶夫接替我讲话。

当我走到一边后,军士B.突然走到我身旁,警告说,我和阿拉耶夫必须立刻离去,因为有人要把我们拘押起来进行残害。我坐上了汽车,并当即喊上阿拉耶夫。在我们身后响起了醉醺醺的全连官兵的激烈争吵声。一部分哥萨克这天晚上试图通过斗殴来解决争端,其间向我们预报危险的那名军士被打得不轻。第二天他来到阿克尔曼市后就再也没有回连队,怕受到村镇同乡的报复。

第6连的行为受到第2连的严厉谴责。随着时间的推移,团内明确地形成了两个阵营。从顿河地区传来的少量消息远远无法令人高兴,有一种传闻说,博加耶夫斯基“在顿河闹得警钟轰鸣”,后来人们都十分清楚地得知,顿河地区的反革命势力正在日益形成。第1连和第2连的哥萨克暗暗地激动起来,诅咒着军政府和卡列金。11月末,要求团里派出两名代表去温切特市参加罗马尼亚战线哥萨克部队的全战线代表大会。被推选为代表的是我和军士哈尔拉莫夫,他是一名布尔什维克。

但是,师长于12月1日把我召唤到师部,而他自己却前去参加哥萨克代表大会了。哈尔拉莫夫也同样未能参加会议。于是,代表大会是在没有第32团这个罗马尼亚战线上所有哥萨克团中革命性最强的一个团的代表参加的情况下举行的。但是,大会通过的决定很快就为人们所知晓。在师部等待师长返回期间,我应师部直属的各种专业分队和炮兵第9连哥萨克的请求召开了三次群众大会。参加的听众一次比一次多,以至第三天当地国民学校的宽敞大厅几乎容纳



不下所有听众。哥萨克表现出了空前的兴趣。大会的主题是：“不要让哥萨克去为将军和地主们效劳”。不要再次重复1905—1906年的错误，这就是这几次谈话的主题。

教师出身的哥萨克中校阿尼基京狂热地反对我。他曾把布尔什维克称为大路上的盗匪。

三天的群众大会可说是成绩辉煌。师参谋长N.将军正好这天晚上休假回来，在师部哥萨克的要求下不得不永远离开司令部而去。当师长拉希林将军回来后竟然敢以首长的腔调议论起驱赶参谋长的问题时，人们也对他公然宣布，如果长官的政策再不改变，那他也将步参谋长的后尘。12月5日，在我离开以后，又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师部的军官们在发言中试图对我进行攻讦。村镇哥萨克们当即喊道：“够了！他本人在场时你们为什么一言不发？”12月7日，我收到一份全体大会的决定，其中对召开12月2、3、4日的三天大会表示诚挚的感谢，并请我再去。生活在天天改变着自己的面貌，关于俄国事件的流言蜚语一个比一个更加离奇。哥萨克焦躁不安，军官中倾向革命的那一部分人也十分惊恐，为自己家乡的村镇庄寨担忧。

在第2连的一次全体大会上，人们要求莫尔古诺夫上校立即去师部问清情况。如果师部也什么都说不清，那么连队便以行军队形向顿河地区开拔。1917年12月23日，莫尔古诺夫上校从师部回来，24日11时召开了团委员会的会议，团和附近几个连队（第2、第3和第6连）的指挥人员参加了会议。会上，莫尔古诺夫上校宣读某项命令的摘要，从中得知，第32团应当在1月6日以前到敖德萨上火车。

当人们正在交换意见时，军士哈尔拉莫夫突然打断说：“上校，你好像有些话没有说完，没有把文字看清楚。请允许我来读向全师发布的命令。”

命令的内容对于与会者来说（当然莫尔古诺夫上校和皮缅诺夫上尉除外），其出乎意料的程度，说是晴天霹雳绝不为过。给我团的战斗任务是：会同其他各团于某某日攻占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市，解除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夺取武器和一切储备。接着是坟墓般的一片寂静。全团最担心的事情，即对社会革命实施反革命进攻，正在成为现实。我打破沉默，问道：“上校先生，您是怎样看待这项命令的？”

——我……长官下了命令，我们应当执行。

——那么我第一个要拒绝这样做，尽管这项命令按规定应看为作战……——大部分与会者赞同我的态度，但是最后散会时并没有找到明确的

办法。

其间,第2连参加团委员会的代表会后立即召开了连队全体大会,报告了他亲眼所见的一切。经过讨论,这个连通过一项决议,要求莫尔古诺夫上校在24小时内离开本团,写出病假报告,并下令由中校米罗诺夫接受团的指挥权。

12月24日晚9时,这个连的代表将决议递交给了莫尔古诺夫上校,并且声明,如果不听从连队的意志,该连将采取果断措施——直至动用武器。1917年12月25日10时,代表们又一次前去莫尔古诺夫上校那里,再次重复了自己的要求。莫尔古诺夫上校终于看清楚自己面对的已不再是儿戏,便表示:“好吧,既然你们觉得要这样做,我全部执行。”中午12时,莫尔古诺夫上校离开了这个团,12月25日团委员会批准由我出任团长。

关于全师集合出发于1月6日前到达敖德萨上车的那一部分命令立即向全团宣布。开始了整装回家的准备,家庭如此强烈地诱惑着每一个人。

其他连队的团委员会代表也被召唤到阿克尔曼市来。人们开始讨论一些次要的问题,但是,本团的任务问题尚未公布,这是为了避免在哥萨克中和师司令部内过早产生种种传闻。在这次会议上,本团的П. В. 阿拉耶夫中尉(他也是阿克尔曼市俄国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的主席)声称,他不同本团一起去顿河地区。这种说法引起了团委员会的一致不满。其中一名委员对他说,他阿拉耶夫当危险并未临近时大讲要同卡列金作斗争,而当有可能出现斗争的机会时,他却要离开被他号召起来参加斗争的人们,为此要打死他。这话看来并未对阿拉耶夫留下什么印象。1月2日,出发前夕,阿拉耶夫晚上来找我,说他不跟团队走,要留在阿克尔曼市。我一再向他说明,这样做是极不合适的。对此阿拉耶夫说:“我不是傻瓜,不会去当又一个卡列金。”作出这种表示后他就离开团长走了。

我们来到了敖德萨。我们团是布置了战斗警戒措施到达的。提前一天派来的设营人员报告说:“列车已经准备就绪。”开始上车。阿拉耶夫又一次到来,说他只走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为止。在车站上,库兹涅佐夫将军把我叫去说:“我马上要向先头纵队下达进攻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的命令。你们团准备好了没有?”我回答说:“将军先生,第32团不会参加进攻。”将军认真地思考了一会儿,平静地继续说:“那样的话,将赋予您一项次要的任务。您的责任是,如果有列车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沿铁路开来,要阻止从那里开来的列车。”但是,这个任务我也没有接受,并请求尽快地把我们调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市附近去。

在尼科波尔市,革命委员会的两名代表走进车厢(找我),告诉我说,我1917

年12月15日给顿河军政府委员阿格耶夫的公开信\*已经传到了他们这里,他们翻印了5000份,分发给乘列车通过此地的哥萨克。我对他们说:“同志们,你们从这封信就可以看出,我不是一个好的布尔什维克,但绝无疑问我自己并要率领我的团队走社会革命的道路。”

当然,那时留下的印象已被岁月磨去,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来说这一切都已没有什么意义。但在当时,在1918年1月,对于布尔什维克党来说,任何种类的支持都是需要的,更不用说这样一个哥萨克团的支持,这个团不仅拒绝同布尔什维克作战,而且还公开站到了他们一边。我之所以要发表致阿格耶夫的信,是由于当时顿河地区宣布实行军事状态而引起的,而由于阿格耶夫1906年时曾和我一起直接参加过革命运动,我认为有道义上的责任通过给阿格耶夫的公开信擦亮哥萨克的眼睛,让他们更好地看清阿格耶夫的口是心非,同时也阐明1917年12月15日前后的形势。

1918年1月10日,顿河第32团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车站受到当地军事革命委员会和工人们高奏《马赛曲》声中的欢迎。工人向哥萨克送上了几十万支香烟,还有面包和脂油。向工人发表讲话后,令人愉快地又接受了他们的祝贺,要知道这正是他们同劳动哥萨克天然结盟的结果。

全团在音乐声中在市内举行了庆祝游行。

指挥人员和团委员会被邀请参加晚宴。人们之间同志式的谈话一直延续到后半夜,而在几个小时以前,下发给顿河哥萨克第32团的“战斗”命令曾想要双方流血厮杀。

1月12日哥萨克在库兹涅佐夫将军指挥下向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市发起进攻。攻击被击退,将军本人和他的副官也成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俘虏。根据同军事革命委员会达成的协议,每连留下20支步枪,允许团队通过并向哈尔科夫、利斯基、波沃里诺、谢布里亚科沃方向行进,从而避开罗斯托夫、察里津这条路线,以免遭受到军政府方面的意外行动,因为没有任何消息可以较清楚地说清顿河地区的情况。在塔洛瓦亚镇库兹涅佐夫将军得以设法逃脱,他在留下的字条上说,他害怕到了波沃里诺车站会遭受私刑。中午2时在这个车站开过群众大会之后,决定在当地革命力量的帮助下在米哈伊洛夫卡镇建立军事革命委员会,并要求军政府撤离。铁路机务段的工人和与会的群众听到哥萨克通过这一决定后表现出来的欣喜若狂的心情真非笔墨所能形容:欢欣的泪水和出自内心的对

\* 参见1号文件。

劳动哥萨克的颂扬话语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

1918年1月17日,我团到达目的地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的谢布里亚科沃车站。在此前的1月12日,就在这个车站附近的米哈伊洛夫卡镇上,发生过一场如今已人所共知的事件——殴打顿河哥萨克后备第5团军官的事。第32团迟到了五天,不是没有赶上殴打军官(他是不会允许这样做的),而是没有赶上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不久委员会进行改选,阿拉耶夫中尉被选为委员,并担任了委员会主席的职务。1月12日在对军官进行血腥镇压后成立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其成员大部分都是刑事前科的分子或获得大赦的苦役犯,他们给哥萨克群众留下极不好的印象。这种不良印象又由于某些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和红军战士没有分寸的,有时甚至是野蛮的行动而进一步加深。在管区上空笼罩着一种并无必要的噩梦般的恐怖气氛。例如,萨沃斯季亚诺夫的左右手,在米哈伊洛夫卡起着重要作用的И.特卡乔夫就曾闯到医院把一名受伤的军官拖到雪地上,开枪把他打死。对五名被捕军官进行残害也同样给新政权深深地留下令人鄙视和憎恨的印记。

这是一个令人特别惊恐不安的时期。苏维埃政权只不过在米哈伊洛夫卡镇首先建立,而与此同时,真正的反革命也在形成。殴打事件后幸存和逃散的第5团军官,以及从西线来到的各团的军官正好成了反革命的代言人。

到达米哈伊洛夫卡镇的第二天,在团的全体大会上通过了在顿河地区反革命势力被彻底消灭以前不实行复员的决议。

这个团的哥萨克来自梅德韦季察河上游的一些村镇。决定给三分之一的哥萨克放假两周。由于家人就在附近,再加上军官、神父、教师进行了反革命的宣传,以及休假人员家乡父老的落后思想,三周以后不得不让全团解散回家。然后,时间又把哥萨克心中的革命幼芽销蚀殆尽,以致到顿河地区发生暴动时——1918年4月末<sup>61</sup>——曾经允诺一听到召唤就集合的人们,如今就都处于政治上落后的旧的哥萨克传统思想的控制之下。1918年1月22日,我和革命委员会的几名委员一起前去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组织苏维埃政权。在群众大会上,我告诉他们,哥萨克必须同俄国的劳动群众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只有这种团结一致才能拯救顿河地区及其居民。我的这次讲话却被社会妥协主义分子在他们出版的《顿河北方》报上(1918年1月24日)描绘成以下这样:

“接着米罗诺夫开始讲话。他表示致敬后不久,就开始指责哥萨克和顿河地区所有有文化的人们,诸如准尉、少尉、中尉等等,说他们躲了起来,离开了人民和自己的父兄,让他们处于无人领导的境地。他又责怪个别代表,说他们靠军

政府出钱出版《顿河北方》报。随后,他转而批评军政府的行为,坚持在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因为,据他的意见,只有同整个俄国保持团结一致才能保证我们的所有要求和利益得到满足。”

1918年2月下旬,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奇斯佳科夫斯卡亚镇上空出现了一片片灰暗的阴云,而这些阴云恰是后来席卷顿河地区的可怕的反革命大风暴的预兆。从那一带派到镇上来的信使带来消息说,在顿河第二管区的奥布利夫斯卡亚和莫洛佐夫斯卡亚两镇,以及克拉斯诺库茨卡亚镇及其他地点出现了马蒙托夫和拉斯捷加耶夫的卡尔梅克人,这是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地平线上最早露面的反革命暴动的侦察兵。

信使给我(作为管区的军事委员)送来一份关于把村民组建成连队以便同立宪民主党人作战的决议,以及请求供应武器和钱款。于是,通过这些信使给这个乡的农民送去25支步枪和一挺马克辛机枪。而为了摸清哥萨克群众的情绪和进行细致的侦察,以便随后采取相应的措施,派出拉古廷和卡丘科夫两名赤色的哥萨克假装寻找马匹前去奇斯佳科夫斯卡亚镇,以及莫罗佐夫斯卡亚和奥布利夫斯卡亚两个车站一带。

他们极其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收集到有关切尔内舍夫斯卡亚镇哥萨克真实情绪的消息后,他们又从奇斯佳科夫斯卡亚人那里获悉切尔内舍夫斯卡亚镇的主席是反革命分子,便不怕冒风险地大胆将他逮捕。惊慌失措的别尔库托夫交了自己所知道的情况。于是第二天卡丘科夫和拉古廷召开了克拉斯诺库茨卡亚、切尔内舍夫斯卡亚和奇斯佳科夫斯卡亚三个镇的代表开会。会上弄清了造成相互猜疑的情况:切尔内舍夫斯卡亚人说奇斯佳科夫斯卡亚人准备袭击他们,而奇斯佳科夫斯卡亚人则说是相反。查清是军官们从中挑拨几乎酿成流血的错误后,他们写出决议,通报了克拉斯诺库茨卡亚镇苏维埃。他们相互承诺,一旦发现奥布利夫斯卡亚车站方向有反革命的迹象立即通知,并阻止其向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内发展。因完成任务而心满意足的卡丘科夫和拉古廷向莫罗佐夫斯卡亚车站方向前进。后来,1918年5月上半月,由于拉古廷热心勤勉地为苏维埃政权服务而遭到忌恨,他被哥萨克野蛮地折磨、蹂躏,活埋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的皮丘金斯基村。

但是这段和平时期并不长久。劳动群众的善良心愿远没有敌人强大。不久,奇斯佳科夫斯卡亚镇被切尔内舍夫斯卡亚、克拉斯诺库茨卡亚和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三个村镇的仍然是那些哥萨克所包围,致使烈士再次抛洒鲜血。克拉斯诺夫将军接过了从卡列金将军和纳扎罗夫将军手中跌落的白色旗帜,再次

在顿河地区点燃了烈火,致使哥萨克的生命和财产面临毁灭,和平和同俄国劳动群众的友谊也将遭到夭折。

4月22—23日,奇斯佳科夫斯卡亚的农民再次送来报告说,反革命的暴乱无疑已经酝酿成熟,请求向他们的集镇供应武器。我们又拨给了他们30支步枪,但使者却无法把枪支送到。它们在途中被由军官率领的暴动者劫走。后来,这一情况的真相终告大白,但在当时却不得不谛听各种各样的谣言、传闻、猜测。

几天以后,我们截获一份白卫分子的通报:“奇斯佳科夫卡被围得铁桶一般,于4月27日(旧历)夜间在炮火袭击之后宣布投降,交出了武器和反哥萨克运动的首领。举行暴动各村镇(米古林斯卡亚镇、卡赞斯卡亚镇)居民情绪高昂,决定彻底推翻面临破产的苏维埃政权的奴役制度。”

在乌斯季霍皮奥尔镇的博利绍伊村出现了一个暴动者的总部,自称为“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自由村镇庄寨苏维埃”。这个臭名昭著的“苏维埃”是用来同工人、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相抗衡的。这正是立宪民主党人掩盖自己丑态的遮羞布,用以蒙蔽哥萨克这个“成熟了的”政治上的婴儿。

他们向对方大喊大叫,大肆书写道:“我们有苏维埃……我们拥护苏维埃……”

德国的盟友克拉斯诺夫将军胜利了。这个“苏维埃”的主席、军官维杰宁作为顿河地区总的反革命势力迈出的第一步十分成功。

对于洞悉白卫军官和资产阶级真实意图的人们来说,底牌是了如指掌的,尽管他们使用了种种诡计。但是,愚昧无知的普通哥萨克却在多数场合都对白卫分子的言论信以为真。因此,当得知某一个哥萨克听到有人告诫他要重视来自将军和地主方面的危险时说:“我们不会反对苏维埃,我们自己也有苏维埃,我们反对的是赤卫队”时,听到这种话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这个“自由村镇庄寨苏维埃”在哥萨克暴动的初期在顿河地区东北部(其中也包括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起着推动力的作用,多数人天真地相信:他们的苏维埃同工人、农民代表苏维埃是一回事,而一切祸害都来自赤卫队,人们号召他们去攻打的是赤卫队,而不是苏维埃。对于黑帮势力而言,哥萨克举起枪来究竟反对谁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关心的是,只要迫使哥萨克走上反对革命的道路,无论采用什么方式都无所谓,正如谚语所说:什么手段都行,只要达到目的。

事实就是如此,白卫分子在顿河的哥萨克中间开展他们的卑劣活动时正是以传播谣言、肆意诽谤、瞎编乱造为主要手段的。对此,那个维杰宁倒也供认不

讳。他说：“目前则应当指出主要的，所谓的‘不利条件’，指出：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的草原哥萨克身处偏远村寨，实际上并未感觉到外国统治者的压迫，因此在策划暴动时不要规定焚烧庄寨和亵渎教堂<sup>62</sup>，而应当说明：哥萨克从来不是任何别人的奴隶，而且也绝不能当奴隶。”当1918年4月中尉维杰宁挑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的草原哥萨克举行暴动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俄国的工人、农民时，他的真实内心动机也在于此。这次暴动最终演化成1918年5月11日夜间对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的袭击。

5月11日早晨，我们得到有关乌斯季霍皮奥尔斯卡亚镇的哥萨克骑兵侦察队在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的布耶拉克-谢纽特金村出现的最初消息。这支骑兵侦察队要求把该村哥萨克动员起来反对苏维埃政权，但是村主席И. 谢利瓦诺夫，这个自1906年起早就是赤色分子的人，拒绝执行他们的要求，因而被逮捕。他的兄弟А. 谢利瓦诺夫手持炸弹冲到乌斯季霍皮奥尔斯卡亚暴徒面前，坚持要求释放自己的兄长，但未能成功，也遭拘押。他后来被白卫分子判罚苦役，死在立宪民主党的监狱中，抛下了一群孩子。

显而易见，几天以前还是传闻的事情成了现实：反革命暴动第一次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挑起了令哥萨克十分害怕的事情。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四郊的人们窃窃私语起来，有人悄悄地到各庄寨串连，散布阴暗的思想。

4月25日中午12时，我收到乌斯季霍皮奥尔斯卡亚镇苏维埃主席送来的注有“紧急”字样的信件，原来是邀请我于4月24日3时前去出席庄寨和村镇苏维埃代表大会。与此同时，一支由戈卢宾采夫中校率领的讨伐队也于此时开到哪里，召唤我的目的就是要逮捕我。可是命运救了我，信件来迟了，否则逮捕我的事也会成为现实。

4月25日中午1时左右，我得到报告说，在4月24日乌斯季霍皮奥尔斯卡亚镇的会议上所有同情布尔什维克的人均遭逮捕。就这件事我通过直达电报同苏维埃主席尼库利切夫进行了一次谈话。他曾邀请我参加代表大会向村镇居民介绍当前形势和采取措施反对反革命思潮。同时，他又是戈卢宾采夫逮捕苏维埃政权同情者一事的调停人。

谈话经过如下：

军事委员米罗诺夫：我无法前来，因为昨天中午2时才收到您的便函。你们镇上和各村寨有什么令人感兴趣的或不愉快的事吗？

尼库利切夫主席：一切都很平静。暂时还没有什么不愉快的和令人感兴趣的事情。

——(直接提出问题)戈卢宾采夫中校在你们镇上做些什么呢?

——在4月25日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会议请求他组织防卫,以免遭到打着红军旗号的流氓的攻击。

——人们认为这些流氓可能会从哪里来呢?

——从顿河上游。

——(再次直接提出问题)为什么昨天逮捕了四个人?

——因为居民对他们有怀疑。

——这些被捕者有什么地方值得怀疑呢?

——逮捕他们是为了挽救他们。

——据刚才从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经过的难民说,你们那里的情况是另一种样子。现在管区苏维埃大部分成员都在电报机旁边。我们建议你们把被捕的人送到这里来。

——他们是人民逮捕的。

——只有像你们这样的坏蛋才会躲在人民背后同戈卢宾采夫一起从事邪恶勾当而仍然反对那些人民。

——我不是躲在人民背后,而是执行他们的意志。

——你们准备让人们流淌的鲜血,将会压在你们的良心上,压在你们以他们的名义说话的人民的良心上。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不想让鲜血流淌。——尼库利切夫结束了谈话。

1918年4月28日,大尉苏图洛夫代表拉斯波平斯卡亚镇出席了佩列拉佐夫斯基、利波夫斯基、马卡列夫斯基等村一些草原村寨的全体大会。“会议一致表示反对赤卫队”,决定对20—50岁的人员进行动员等等。“支队司令部”承担起同在乌斯季霍皮奥尔斯卡亚镇博利绍伊村行动的支队司令部建立联系的责任。

在5月11日白天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守备部队的会议上,全部政权转到了作为军事委员的我手中。

在当晚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讨论了应付危险局面的预防措施:安排警戒哨岗、准备渡河器材等等。在此次会议期间,有乌斯季霍皮奥尔斯卡亚镇的八位老人作为该镇的代表走进会场。他们的出现带来了振奋愉快的活跃气氛和希望,人们认为,酝酿中的流血冲突也许能通过和平方式加以解决,或者也许可以推迟一段时间,那么会有可能利用这段时间粉碎戈卢宾采夫中校、维杰宁中尉、皮缅诺夫等等反革命军官的阴谋。



这真是一个异常难熬的时间。由于此时我心情十分激动振奋,说了令人信服的一番话语,致使代表们失声痛哭。老人们的泪水证明,他们的心灵是能够接受真理的,可以同他们建立起和平的关系并让他们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这样的一丝希望使我的心灵充满了巨大的欢乐,我自己也哭了起来。我看到了亲切的顿河两岸正面对日渐临近的惨祸,因而不能不为得以避免这场惨祸的任何可能而感到高兴。

这个庄严神圣的时刻却出乎意外地被一则消息破坏无遗。那就是:乌斯季霍皮奥尔斯卡亚人的骑兵侦察队已经逼近“金字塔”山冈。我在一惊之下大喊起来:“原来你们这些老头,竟是在搞一场阴谋。”这一消息不仅使与会者大吃一惊,也使代表们同样不知所措。

——什么? 怎么会? ——代表们出自内心地向我提出了问题。

当时作出决定,留下四个人作为人质,另外四个人赶往骑兵侦察队那里,让他们返回扎通斯基村,等到谈判结束。但是为时已晚。准备离去的代表之一找到机会轻声对我说:“看在上帝面上,您自己快逃命吧。这次袭击的目的就是无论如何要逮到您。这我知道得很清楚。”

远处某地响起了稀疏的枪声,然后又转入沉寂。

很快得知,几乎所有站岗的红色方面的民兵全都举手投降,并交出了武器。这是他们公推的首长准尉谢纽特金为这一时刻的来临对他们做了工作的结果。谢纽特金原来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暗探,他这时当即就投到白军方面去了。

忠贞不渝的不超过 20 个人,由教师出身的准尉克拉皮温和水兵萨佐诺夫率领,而这两人是前一天才从克列茨卡亚镇来到这里的。我下令把金库撤走后,带领执行委员会剩下的人员于 5 月 11 日夜间 1 时冲向渡口。因为据第二天牺牲了的排长报告,那里有他们排派去的 15 个人的守卫队,而根据执委会委员斯塔里科夫同志的报告,那里另外还有 15 名工人。实际上发现那里只有一个喝醉了的守更人。5 月 12 日,水兵萨佐诺夫也牺牲了。我们聚集在渡口,面临一个问题:“怎么办?”等待携带金库钱款的同志们来到,还是先行过河,让他们去碰碰自己的好运? 因为渡口未按规定留驻防卫队伍和工人,足以说明:不是又发生了新的叛变行为,就是出现了在当时未必值得大惊小怪的毫无纪律的罪恶的松懈现象。只要在岸旁稍作任何停留,不仅会使还滞留在镇上的那些人面临牺牲,而且也将使聚集在岸旁的人无法脱身。因此,考虑到还有一只渡船和相当数量的小舟,就决定不等其他人来到而先行渡河。

天上下着雨,又吹起了强劲东风,致使正值春汛期的河水浪高波涌。夜间

从岸旁又无法看清顿河水流的状况。直到我们驶离有山坡挡住大风的右岸转入河道宽阔之处时,我们才感觉到大自然竟对我们满怀敌意。

没有经验的桨手又遇上难以操纵的木桨,无法战胜波浪。风浪把我们带向左岸一片初生的森林:这样,就必须先靠上陆地,然后再向下游漂行至少半俄里。在迎面压来的浪头面前,桨手的努力毫无作用。此时天近破晓,一旦天亮危险会越来越大。下游的别廖佐夫斯基村满怀恶意地毫无声息,有可能已经收到暴动者的指示。我禁不住向桨手们威严而凶猛地大喊起来:“如果你们不拼出全力把桨划好,我把你们一个个全都枪毙。”在人的一生中常有这样的时候,这时他需要有一种推动的力量才能把处于沉睡状态的力量发挥出来。我的呼喊恰恰成了这样一种推动力。突然人们力量倍增。桨手竟迫使渡船俯首听命。三刻钟之后,渡船停靠到了别廖佐夫斯基附近稍上游处的岸边。

我们的视觉和听觉都绷紧到了极点。仔细向黑暗中注视,我们发现,在岸上有黑点在移动。后来查明,这是观察哨,当我们接近村子时人们跑着隐蔽起来。这一情况促使我们绕过村子走一段沙地,一直到达新亚历山德罗夫斯卡亚镇的波多利霍夫斯基村,那里有地方自治局的马匹。

天亮时,我们疲惫不堪、全身湿透的16个逃亡者终于到达预定的村寨。从那里我们坐上五辆地方自治局的大车,向克平斯卡亚镇进发了。在村子中央我们不得不停留下来,和一群村民哥萨克交谈。我和他们就当前局势谈了话,并警告他们说,反革命冒险对于哥萨克来说只能是死路一条。

但是,这一番谈话,尽管从我这一方面完全出于真心实意,并希望村民们避免因同俄国的工人农民作战而陷于悲惨的后果,却并未能妨碍这些村镇居民一个小时以后参加搜捕带着金库钱财渡过顿河的第二批逃亡者。到5月12日晚上,新亚历山德罗夫斯卡亚镇已经过起了反革命的生活。紧随其后走上这条道路的还有斯库里申斯卡亚镇,这个镇还派出若干骑兵小队追捕米罗诺夫及其一伙。只是这一追赶行动为时已晚,到达我们的始发车站晚了一个小时。我和15个和我一起逃离的人(卡尔波夫、什库林等)脱离了危险,到达米哈伊洛夫卡镇。

1918年5月12日,这是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知识分子生活中一个特殊的日子。可恶的布尔什维克被赶走了,留下来的被抓起来当场加以残害,杀死一批(有水兵萨佐诺夫、哥萨克图尔恰尼诺夫,以及许多其他人),把剩下的关进监狱。这一天,被任命为警备司令的近卫军上校叶曼科夫幸福地意识到,是他有幸下达命令规定军官们穿上沙皇政府的制服。肩章、纽扣闪闪发光,马刺叮当作响,但是所有这一切却使哥萨克群众感到惊恐,提醒他们要回到过去的日子了,因而实实

在在地骚动不安起来,于是命令只好废除,而上校也调走从事其他工作。

一群群身着“假日”盛装的村镇贵妇,不管天雨路滑,从一清早起便满布崖壁陡峭的顿河河岸,力求登上任何一只驶往左岸的小船。不知什么人偶然讲了一句话:“押过来了”,立即像电流一样通过了渴望报复和让可恨的米罗诺夫流血的“知识分子”“小市民”人群。可惜这一天的喜悦并不完整。押来了斯塔里科夫和谢利瓦诺夫以及他们携带的钱款,押来了米欣(地政科科长)、阿夫杰耶夫,等等,但是最可恨的主要的布尔什维克米罗诺夫却不在其中。人群失去了耐心,这种情绪看来也影响了追捕的人。他们对于从岸边提出的问题粗鲁地回答说:“鬼把他抓去了。”村镇的街道上一整天都有人狠狠地咒骂逃逸的米罗诺夫和他的无辜的家人们。他们整整这一夜和以后几天里经受了最惨无人道的拷打和侮辱。

5月12日4时前,我和我的同志们好不容易挣扎着来到米哈伊洛夫卡镇,随即便像死人一样沉睡了过去。有人粗暴地用力推我。我想用力睁开眼睛,竟做不到,不过意识已经十分清醒,而且看到:围在你四周的不是朋友,而是敌人,他们正要求你作出交待。“凭什么你放弃了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权力无上的谢瓦斯季亚诺夫问道。

站在他旁边的是怒气冲冲的防卫司令部参谋长费奥多罗夫(从普通哥萨克提升的军官)。右手是脸色苍白、浑身颤抖的普塔什金,他一直握着口袋里的手枪,满嘴唾沫地一再证明说,无论处于何种情况下都不能放弃村镇,等等。对于执行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和职员:卡尔波夫、什库林等等也都如法炮制了一番。在根本不懂作战手段的人们眼里,“原上校”的标签对于我来说几乎是令人可怕的。后来,事实证明普塔什金才真是一个可鄙的胆小鬼,不得不把他安排到后方去。

整个这一场耀武扬威的闹剧之后几天,又演绎出一支拥有300名红军战士和两门大炮的、远征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的讨伐队。这一群人乘着大车,在丝毫不考虑行军必要的部署的状态下向行进。简言之,这是一群极度自命不凡而对实战局面又一无所知的“哥儿们”。我也随着讨伐队行进着,但是看到在毫无组织和纪律的情况下这种儿戏不会有任何结果,就接受了费奥多罗夫(讨伐队长)的托付前去米哈伊洛夫卡村,然后再去察里津,向人们通报面对这种状况支队会产生的危险局面。费奥多罗夫倒也占领了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并且就在那里狂欢豪饮一番,结果第二天大部分人被敌人合围,惨死在顿河的混浊河水之中。费奥多罗夫和红军战士的自以为是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但也只有这样的教训才使所有人痛切地认识到:除了有不怕死的愿望之外,还需要学

会“死得漂亮”。

几乎紧随着被击溃的费奥多罗夫赤卫队支队残部之后，反革命的兵力便向米哈伊洛夫卡镇这个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布尔什维主义运动的中心挺进了。自此，以先后逃到米哈伊洛夫卡镇的赤卫队员和赤色哥萨克为一方，以哥萨克白卫军为另一方的斗争逐渐变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残酷了。

6月13日，白军已经从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进逼到阿尔恰金斯卡亚镇。而且从戈尔杰耶夫上尉的报告可以看出，米罗诺夫在阿尔恰金斯卡亚镇召开过大会，而该镇对解放者军队的态度并不明朗，于是只能在梅德韦季察河左岸占领阵地。各庄寨和克平斯卡亚镇人人都参加了暴动。另一名上尉叶梅利亚诺夫于6月14日报告说：“昨天对阿尔恰金斯卡亚镇的进攻，据戈尔杰耶夫上尉的通报，是在米罗诺夫本人和科瓦廖夫的指挥下进行的。”

这里有必要对进攻阿尔恰金斯卡亚镇的动因、参与进攻的兵力等等作些说明。从白卫军那里逃出来的一些阿尔恰金斯卡亚镇哥萨克告诉我们说，许多哥萨克来不及逃脱，都隐藏在果园和沟壑中。这个消息促使我们决定实施一次进攻，目的在于：第一，使留在阿尔恰金斯卡亚镇的哥萨克能够离开，并加入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队伍；第二，摸清敌人的兵力；第三，考虑到反革命势力不仅占领了顿河沿岸的村镇，而且进驻梅德韦季察河沿岸的一些村镇，诸如：新亚历山德罗夫斯卡亚、格拉祖诺夫斯卡亚、斯库里申斯卡亚和克平斯卡亚等镇，从而使管区内的反革命浪潮日渐上涨，针对这种局面必须在村镇里召开一次群众大会。“管区执行委员会”看到危险日益临近米哈伊洛夫卡，又对我恢复了往日的信任，责成我负责全村镇及其四郊的防卫。1918年5月27日，共和国丘古耶夫方面军司令彼德罗夫发给我一份委任状（第554号），授予我乌斯季梅德韦季察防区司令的称号。但是，这份委任状本身并没有力量，力量在于赤卫队战士群众的信任，而某些人针对我进行的挑拨活动留下的影响尚未消除。

参加进攻的兵力是两个赤卫队连，配有两门火炮。纪律状态处于无法再低的水平。简单地说，就是走在他们中间要步步谨慎；不仅要注意自己说的每一句话，而且要不放任自己的每一个动作，以免在这一群毫无纪律的人群中间引起毫无根据的猜疑，因为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距离私刑也就不远了。采用了许多机智圆通的做法，才得以制止炮兵方面运用他们惯用的“同立宪民主党人作战”的方法，即轰击阿尔恰金斯卡亚镇或任何其他的居民点，因为那样做就会让完全无辜的居民承担后果。这一次，炮兵排长斯托罗任科也急于想试一试这种作战方法。这种任意炮轰的作战方法除了引起居民的憎恨之外，不会有任何结果。

在阿尔恰金斯卡亚镇附近,我得以制止了这种做法。这一决断事后证明对群众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影响。全镇都知道了这一情况,后来居民开会时曾通过代表为村镇未遭炮轰向我表示谢意。长期采取中立态度的这个村镇,后来成了最初的一批红色村镇之一。

1919年7月31日的《顿河北方》报(第50期)写道:“由于强化宣传的结果,去年夏天这个村镇很长时间保持中立,阿尔恰金斯卡亚的哥萨克在同米罗诺夫的斗争中表现动摇。在宣传鼓动人员的讲话中,他被说成是人民英雄。”

哥萨克白卫分子用步枪射击了几枪以后便向斯库里申斯卡亚镇方向撤退,并在那里一个能控制克平斯卡亚镇的山冈上设防固守。占领阿尔恰金斯卡亚镇后,我把居民召集起来,向他们解释了业已爆发的国内战争的意义,并说明走上反革命道路的哥萨克在这场战争后会遭到什么样的后果。

必须查清的是,克平斯卡亚镇正在做什么,留下一个连防守阿尔恰金斯卡亚后,我带着另一个连紧追在撤退的哥萨克之后向前推进。成散兵线前进的连队靠近山冈时遭到步机枪火力的射击,全连为之一惊,遂四散奔逃。我策马疾驰,带着传令兵瓦金冒着弹雨进到奔逃者中间,制止住混乱,又把全连掉过头来转入进攻,反而使敌人放弃了所占的山冈,该由他们四散逃命了。有的人向斯库里申斯卡亚镇方向逃去,有的人下河泅渡,向克平斯卡亚镇方向游去。敌方出现伤亡。

通过战斗我取得了赤卫队战士的初步信任。群众不由自主地听命于作战的权威。既然如此,服从首长对于战士而言已是战斗生活中不可分离的伙伴了。在作战中只能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应当力求做到这一点。基石已经奠定。继续进行军队建设已经容易一些了,而且我着手建设的已经不是赤卫队,而是红军的一个支队。一名连长对我在战斗中亲自冒险表示不解,我对他说:“同志……为能要求别人,而对别人不得不要求很多,就要能亲自示范,有时也得冒险。”

当晚10时,支队完成受领的任务后,从阿尔恰金斯卡亚镇返回米哈伊洛夫卡镇。阿尔恰金斯卡亚镇上不愿意留在白军统治之下的哥萨克也一起随队前来。\*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92号全宗,6号目录,1号案卷,第81—116张。手书件。)

\* 回忆文章至此结束。手稿的最后一页已写满。既没有米罗诺夫的签名,也没有其他任何旁注。

## 第二编

### 清除哥萨克政策和裂痕出现

77—82

#### 清除哥萨克政策的发端 〔俄共(布)顿河局的文件〕

1919年1月15日

77

#### 俄共(布)顿河局<sup>63</sup>委员 弗伦克尔给斯维尔德洛夫的信

科兹洛夫市

尊敬的亚科夫·米哈伊洛维奇！

随函附上几份报告的副本和顿河党组织示意图。我们急需三个车厢的书刊，因为我们正在哈尔科夫战线和沃罗涅日战线，以及在巴拉绍夫、叶兰和察里津我们的组织中组建讨伐队。

无论在书刊调拨方面，还是在申请车厢方面，我们都期待您的协助。

我们还恳切请求今后再向我们提供十车厢书刊，为此我们当派人前来。此外，还请求在向顿河局派驻第8、第9和第10集团军，以及在哈尔科夫的各个部

门正常供应报纸方面予以协助<sup>64</sup>。

期待您的协助。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A. 弗伦克尔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5号目录,34号案卷,第5—6张。签名件。)

## 78

### 俄共(布)顿河局送呈俄共(布) 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科兹洛夫市

在进行了某些“斗争”之后,在对南方面军政治部的过分的“将军式的”要求进行一番抵制之后,顿河局终于得以同它就共同工作达成了协议。

同第10集团军<sup>65</sup>政治部(叶夫列莫夫)和同第8集团军<sup>66</sup>政治部(P.萨莫伊洛娃-泽姆利亚奇卡)我们很容易地就谈妥了,并安排好了生动活跃的工作。从我们所附的示意图<sup>67</sup>可以看出,我们扩大了我们的工作范围,设想使党的工作的影响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囊括整个顿河军辖区。

中心机关,即顿河局,位于科兹洛夫;这里有弗伦克尔和布鲁诺,后者还没有在这个地区工作。在哈尔科夫分局(该局负责联系和领导罗斯托夫、塔甘罗格和切尔卡斯克三个管区)工作的是布洛欣,列舍特科夫不久之后也将开始工作;在沃罗涅日分局是多罗舍夫和司尔佐夫;在巴拉绍夫(霍皮奥尔管区)是拉林;在察里津,政治部主任叶夫列莫夫已经着手工作;在叶兰(梅德韦季察管区)还没有找到这样的同志。我们正在对原有的组织进行改组,建立新的组织,组建管

\* 标题是原有的。第1页上方有弗伦克尔所作的批语:“抄送斯维尔德洛夫同志。”

区(县一级的)联合组织。

除了组织工作以外,我们还要填补顿河军辖区的空白——没有党,我们正在进行并准备开展大规模的宣传鼓动工作。

主要的任务是,为准备在所占领地区恢复苏维埃政权,以及制订它们的工作计划,进行组织指导工作。

但是,为了完成这项任务需要有好的工作人员。我们现在正在聚集顿河地区的共产党员,但是必须由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派出几十名工人,精悍的党的宣传指导人员,他们应当带来党和苏维埃工作的经验,带来党的纪律性,他们应能在恢复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中起到督导员的作用。我们请求把这样的同志派到科兹洛夫的顿河局来,从这里再分派下去。

另外,我们还需要很大数量的书刊。必须把过去的空白填补起来,必须用全新的、顿河地区愚昧的群众闻所未闻的信息浇灌他们,必须开展大规模的宣传鼓动工作来唤醒他们。除了我们为由俄共顿河局在所有战线组织的讨伐队所紧急请求调拨的三车厢书刊外,我们还恳切地请求俄共中央再准备十车厢书刊,为此,我们将派人前来。

在俄共顿河局之下成立了一个铁路工作部,由以下同志组成:别兹鲁基赫(沃罗涅日管区交通委员)、伊万诺夫(铁路肃反委员会主席)、萨奇科(苏维埃东南铁路革命委员会委员)、日古诺夫(东南铁路新切尔卡斯克革命委员会前主席)和特列季亚科夫(在罗斯托夫的弗拉季高加索铁路革命委员会前主席)。他们的任务是,在顿河军辖区铁路员工中开展党的政治工作,以求对群众进行党的教育,以及建立党的监督以提高顿河地区铁路劳动生产率。同志们已经开始着手第一步工作,对路况实施不公开的调查。

所附示意图说明了顿河局,其各分局和管区(县一级)总支部的位置。所附的三份指令\*粗略地显示了我们开展工作以来积累的经验,请予批准。

致以同志式的敬礼。

俄共顿河局委员 A. 弗伦克尔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5号目录,34号案卷,第7—8张。原件。)

\* 参见80号、81号、82号文件。



## 79

## 送呈俄共中央委员会的书面报告

科兹洛夫市

鉴于我军沿沃罗涅日、哈尔科夫和巴拉绍夫三个方向不断向前推进,开始解放顿河军辖区各地,有必要任命苏维埃领导机构的委员,又鉴于在反革命军队日益失利和不断溃散的情况下有必要正是在目前建立顿河地区的苏维埃中央机关,俄共顿河局认为向俄共中央提出组建顿河地区苏维埃中央机构的问题是合乎时宜的。

这个问题在顿河局曾进行过详尽的讨论。顿河局认为,既无必要又毫无理由地实行地方分散主义是有害的,而向哥萨克的联邦主义欲望讨好的倾向也是业已落后陈旧和不符合当前形势的。因此,顿河局否决了再次建立顿河共和国的主张,认为应当成立相当于省级执行委员会(25人)的顿河军辖区临时执行委员会。为了恢复几乎毁坏殆尽的这个地区,新的执委会面临极为巨大而又困难重重的社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必须通过主要是在土地问题上的一系列措施开展大量的复杂工作,消灭作为一个特殊身份等级的哥萨克富农。必须采取紧急的果断措施提高军辖区的福利,以便有更大的可能向苏维埃北方运送粮食、煤炭、牲畜、羊毛。

从以上种种出发,顿河局通过决议,建议俄共中央从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向顿河执行委员会调派一批经验丰富、干练精悍的可靠负责同志,他们应能果断而有效地领导面临的无疑对于俄国也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工作。

俄共顿河局提出以下同志作为未来执行委员会核心成员的人选:

兹纳缅斯基——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委员;

库拉也夫——土地问题专家(以上两同志系由叶夫列莫夫、美霍诺申和萨莫伊洛娃三位同志极力推荐);

卢卡申——肃反委员会审查监察委员会委员(顿河军辖区);

巴让诺夫——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煤矿事务专家(顿河军辖区);

拉林——霍皮奥尔特别委员(顿河军辖区)；

佩利韦尔泽夫——莫斯科工人师政委(尚须征求中央的意见)和列舍特科夫<sup>68</sup>——第8集团军第12师政委、督导员(顿河军辖区)。

顿河局建议批准对上述同志的任命,并通知顿河局,将他们从当前工作职务中召回,调来参与恢复顿河地区苏维埃政权的准备工作。关于我军占领地区的政权组织工作,顿河局认为应当临时先任命一批委员或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的苏维埃和执行委员会只能在经过一段时间,当贫困的劳动者固定形成和组织起来以后再行产生。各政治部和以美霍诺申为代表的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都同意这个意见。

#### A. 弗伦克尔(受俄共顿河局委托)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5号目录,34号案卷,第13—14张。原件。)

## 80—82

### 发给顿河军辖区各级党的机关的指令

## 80

### 给俄共(布)顿河局的指令\*

秘密

\* 第1页上方有弗伦克尔手写的批注“呈斯维尔德洛夫同志”。

1. 由五名同志组成的俄共顿河局业经俄共中央批准\*。
  2. 直到召开军辖区党代表大会以前,顿河局即为军辖区党的中心机构。
  3. 在占领罗斯托夫以前,顿河局暂驻南方面军政治部,占领罗斯托夫以后——将设在罗斯托夫。
  4. 顿河局在南方面军政治部的组织技术领导下工作,政治上隶属于俄共中央。
  5. 顿河局负责组建俄共委员会,基层组织和在地方上的机构,并把它们联合为管区总支部。
  6. 顿河局领导管区总支部的工作,并通过它们领导各地党的工作。
  7. 顿河局的工作包括:1. 顿河地区内群众工作和克拉斯诺夫军队中的秘密工作;2. 苏维埃军队占领地区内公开的群众工作。
  8. 委员和临时执委会的任命在顿河局的监督下进行。
  9. 委员和临时执行委员会(军辖区、管区和地方执委会)工作中的一切重要措施,均应经过顿河局的讨论,并提出明确指示。
  10. 顿河局可选调党的工作人员,加以培训,分派到各管区和地方组织工作。
  11. 顿河局组织召开党的会议。
  12. 必要时,顿河局可组建分局,以便更好地同管区党的中心机构加强联系。
  13. 顿河局至少每月二次向俄共中央呈送关于自己工作的书面报告。
  14. 顿河局从俄共中央、乌共中央和南方面军政治部领取经费,并向拨发经费的部门分别报告支出使用情况。
- 顿河局向管区的总支部,并通过它们向地方组织提供应予报销的经费。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5号目录,34号案卷,第17张及其背面。打字副本。)

---

\* 没有发现关于批准顿河局报告所附几份指示的文件。关于顿河地区党的工作,中央组织局曾在1917年1月24日的会议上讨论,会上决定顿河局仍保持原先的人员组成不变。(参见87号文件)

## 81

## 给顿河军辖区俄共(布) 各管区总支部的指令

秘密

1. 俄共各管区(县级管区)总支部采用革命方式组建,成员三人或五人,由俄共顿河局批准。
2. 位于苏维埃俄国境内的管区总支部,暂驻各集团军政治部内,在它们的组织技术领导下开展工作,政治上隶属于俄共顿河局。
3. 位于顿河地区境内的管区总支部隶属于俄共顿河局。
4. 管区总支部负责组建各地的委员会、基层组织和俄共的机构。
5. 管区总支部把地方的委员会、基层组织和俄共的机构统一在一起,并领导它们的工作。
6. 管区总支部负责在本管区群众中开展党的工作,包括:反革命军队占领地区的秘密工作和苏维埃军队占领地区的公开工作。
7. 当任命有特别委员或管区临时执行委员会时,所有他们工作中的重大措施均应经管区总支部讨论,并给予他们明确的指示。
8. 向村镇、庄寨、乡、村、矿工居住小区和城市指派委员和临时执行委员会,应在管区总支部的领导下进行。
9. 管区总支部可选调党内同志,加以培训,分派到各地去工作。
10. 直至召开党的代表会议以前,管区总支部是管区内党的中心机关。
11. 管区总支部应每周向俄共顿河局呈交书面报告一次。
12. 管区总支部从俄共顿河局及集团军政治部领取经费;经费使用情况按领取部门分别作出报告。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5号目录,34号案卷,第20张及其背面。打字副本。)

82

## 给顿河军辖区俄共(布) 各地方委员会的指令

秘密

1. 一切党内同志都应竭尽全力,以便在所有城市、矿工居住小区、乡和村,以及尽可能在村镇和庄寨组建俄共的委员会和基层组织。

2. 委员会应按革命方式建立,由入党一年以上表现积极的俄共党员组成,须经俄共管区总支部或顿河局批准。

3. 只有在拥有人党一年以上的积极工作的俄共党员不少于15人的地方,才能选举党的委员会。

4. 委员会在城市、大的工人居住小区由五名同志组成,在其他地点由三名同志组成。

5. 委员会的存在和工作均应保守秘密,除委员会委员外,任何人不应得知。

6. 委员会通过各个科:组织科、宣传鼓动科、机要科和军事科开展工作。

7. 每一个科均由一名(或数名)委员领导,各科通过这名委员同委员会建立联系,接受指示和报告工作。

8. 组织科负责以下工作:(1)在工厂、矿山和乡村建立党的基层组织;(2)召集代表开会;(3)同相邻组织和上级党的中心机构建立联系。

9. 宣传鼓动科采用派出鼓动员,散发书刊,以及召开座谈会,组织群众活动,举行群众大会、讲座等,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宣传鼓动科既要在工人、农民和哥萨克群众中,也要在克拉斯诺夫军队中进行工作。

10. 机要科根据专门的指令进行工作。

11. 军事科根据专门的指令进行工作。

12. 所有各科均单独进行工作,相互之间或同委员会之间各自独立存在;但各科的一切工作均由委员会加以统一集中和进行领导。

13. 每一个科均通过自己的积极工作人员或联络人员进行工作。

14. 地方委员会和基层支部隶属于管区总支部,当没有总支部时则隶属于顿河局,并应采取一切措施尽快成立管区一级的联合组织。

15. 所有地方委员会应每周向上级党的中心机构呈交关于自己开展活动情况的书面报告一次。

16. 地方委员会从管区的中心机构领取经费,并向其报告经费使用情况。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5号目录,34号案卷,第21张及其背面。打字副本。)

## 83

### 米罗诺夫关于对待哥萨克的态度问题 给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sup>69</sup>主席托洛茨基的电报

第 222 号

[不迟于 1919 年 1 月 18 日]\*

顿河军辖区居民具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信仰、习俗、精神需求,等等。希望在顿河军辖区贯彻中央政权机关的法令时能特别注意顿河地区居民的生活和经济特点,而为了在顿河地区组建政权,最好能派遣那些熟悉这些特点,因而能在居民中迅速建立声望,以及具有良好组织能力的人前来,而不是派那些从未来过顿河地区、不了解顿河地区生活方式的人来,这样的人除了给革命造成危害,不会带来任何别的东西。

集群司令 Ф. 米罗诺夫

政治委员 布拉戈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7号全宗,1号目录,142号案卷,第149张。电报纸带。)

\* 按照托洛茨基秘书处收到的日期注明。

## 84

**“禁止侮辱人格……”  
(米罗诺夫告红军战士书)**

乌留平斯卡亚镇

1919年1月21日

联合集群<sup>70</sup>的红军战士们！

我以革命的名义禁止你们擅自没收居民的牲畜、马匹和其他财产。我禁止侮辱别人的人格，因为你们正在为捍卫这个人的权利而斗争，而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必须学会尊重任何人。我禁止你们酗酒，因为喝醉酒的人像猪一样，和这样的人为邻令人讨厌，何况一个醉醺醺的坏兵！这不是战士，而是无赖！

我禁止你们进行任何种类的抢劫，因为那样的话你们之中的每一个人不仅不是劳动人民的保护者，不仅不是法制的传播者和光辉新生活的建设者，而且是土匪。土匪在红军队伍中不应有任何立足之地！

红军占领村镇和庄寨后，要立即把居民召集起来开会，组建地方政权，成立警察局，并会同部队首长一起维护秩序和解决一切误会。

仍然以革命的名义请求红军各级首长特别关注同这类邪恶现象作斗争，因为在有一个师中，这类邪恶现象已经越过了人们能够容忍的限度。

这类邪恶显而易见是克拉斯诺夫的盟友，因此即使在并非有意的情况下也不要成为“至高无上”的顿河军这位至高无上的土匪的盟友。

胜利的时刻已经不远了，如果你们响应我的号召，它会来得更快！

而如果今后邪恶现象仍然发生，我将不得不采取最坚决的措施，在这种事上我的手是决不会发抖的！

再一次请求不要破坏同我的同志关系，土匪、无赖，都不是我的同志。

集群司令 米罗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92号全宗,6号目录,1号案卷,第13张。铅印件。)

## 85

## 科瓦廖夫关于顿河政府及其组成人员和 任务送呈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委员美霍诺申的报告

科兹洛夫市

1919年1月23日

一、顿河地区的斗争历史应当教会人们某些东西，而每一个人都应当对于这一个反革命匪巢形成明确的概念。历史表明，谁善于迅速把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谁就能成为胜利者。同卡列金的斗争足以成为历史的范例：他是武装到了牙齿的，而我们手中只有唯一的一种武器——工人、农民和哥萨克，可我们成了胜利者。

回顾走过的历史道路，我们如今无论在一般政权问题上，还是在这个政权的组成上都不应当犯错误了。要知道在顿河地区曾经存在过苏维埃政权，而且这个政权受到了顿河军辖区所有劳动居民的支持。但是，当这个政权一开始贯彻实施社会主义原则，资产阶级便利用这个机会在一切村镇庄寨大肆进行反对社会主义但不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宣传鼓动工作。这样一来，群众便离开我们，转入我们的敌人的阵营。这表明，未来的政府在实施某种措施时必须小心谨慎。同样的历史还告诫我们，想用武器的力量使某一个人民屈从于自己是不可能的。而应当做的是，让人民群众自己承认您的权威。这条规则对于顿河军辖区也是适用的。因此，要战胜哥萨克，不能只靠子弹，而且还要运用说服的力量和对他们采取正确的态度。采用这些做法，我们就能促使他们转到我们方面来。如果他们不转到我们方面来，那这将不是胜利，而是军事战果，并且还不得不进行军事占领。那样的话，我们就得被迫做彼得大帝在镇压布拉文时做过的事。彼得这样做是为了巩固专制制度，而我们却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竟也不得不这样做。

现在关于顿河军辖区议论很多，人们也写出了许多关于在顿河地区建立管理体系的方案。不过这些方案主要可以归纳为两种：消灭顿河军辖区和把它划



分为若干个省。这种方案是雄心勃勃的方案,是适用的。根据这种方案,为了满足哥萨克的愿望,以及证明我们并不焚烧庙宇,我们准备修建大教堂——供奉什么的教堂,我不知道。\* 这种方案是对哥萨克亲善的方案。

所有这些方案我们都必须坚决果断地丢弃,而对顿河军辖区采用我们社会民主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和阶级斗争的标准。采用阶级斗争的方法,那我们就应当成立纯粹阶级性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在最贫困的居民中应当享有权威。由此不难看出,这个政府的组成人员应当是怎样的。所有政府委员必须是在顿河军辖区内为人所共知的,是党的或非党的有所建树的人,应当具有某种政府工作经历和政治经验。顿河军辖区所有年轻的党员要一直开会\*。要这样一直延续到春天。

我没有涉及政权的名称问题,但是我赞成称之为政府,这样可以更有力量 and 更有威严。具体人选我提出以下几位:美霍诺申、米罗诺夫、司尔佐夫,其他人由中央指定。我没有把自己列进去,是因为如有需要,我随时都准备着,只要健康允许。

二、目前政府应当做些什么。在我军占领村镇庄寨时,我们应当随即建立起某种政权,因此,政府应当利用逃亡在外的旧苏维埃。为此目的,应当在霍皮奥尔管区境内责成拉林同志进行此事。由他为自己选定一批人员来管理这个管区。而他们也都知道,哪些苏维埃外逃,哪些人是某个村镇的政治领导人。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向居民表明,我们不增加任何新的东西,只不过是恢复苏维埃政权。至于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这更加容易,因为所有苏维埃都在难民营中,而个别委员正在前线,因此马上就可以吸收他们参加工作。对于顿涅茨管区,那里应当委托夏坚科同志组织人马,不过中央政府应当对他进行监督,他常会大步跳跃,而他自己又是山区\*。这样,地方的苏维埃就能迅速组建起来。对顿河第二管区我无法提前提出人选,虽然那里也有过一些工作人员,但是目前我不知道他们情况怎样。越靠近新切尔卡斯克,就会越快地恢复苏维埃政权而无需政府的帮助。问题是,政府应当于何时宣布成立。我认为从政治上说宣布政府成立的最好时机是占领罗斯托夫、新切尔卡斯克以后,或者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和霍皮奥尔管区转到我们方面来以后。由此可见,在宣布成立之前,政府无论在宣传鼓动方面还是在管理计划方面都应当继续进行大量的组织工作。任务是繁重的,但是我认为,只要谁着手做,谁就能把事情进行到底,直到取得对克拉斯诺夫

\* 原文如此。

匪巢的彻底胜利。我预祝他们在为争取所有被欺凌受压迫的人们的幸福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艰苦斗争中一切顺利。

B. 科瓦廖夫

(罗斯托夫州现代史文件中心,12号全宗,5号目录,120号案卷,第22—25张。  
打字副本。)

## 86

### 俄共(布)顿河局委员弗伦克尔 发给俄共(布)中央书记斯维尔德洛夫的电报

1919年1月23日

莫斯科,莫霍瓦亚街,7号——俄共中央。抄送: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

再次恳切请求立即调拨数十名宣传鼓动督导员,以便参与已占领的顿河地区各地苏维埃政权的恢复工作。大量需要此类党员工作人员。

顿河局 弗伦克尔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5号目录,34号案卷,第25张。原件。电报用纸。)

87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记录摘抄\*

1919年1月24日

听取内容:……三、顿河地区的党的工作。

……6. 中央关于对哥萨克态度的通告信。

决议:……三、顿河局人员组成维持原状不变。解除司尔佐夫同志的一切其他工作,以便于他从事组织顿河地区的苏维埃工作和党的工作。关于成立顿河政府的建议予以否决\*\*。

……6. 通过通告信的文本。建议农业人民委员部研究向哥萨克地区大规模迁移贫农的实际措施。<sup>71</sup>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112号目录,1号案卷,第5张。  
打字副本。)

88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  
关于对待哥萨克态度的通告信

1919年1月24日

通告 秘密

\* 记录中未注明参加会议人员。

\*\* 参见85号文件。

各个战线上哥萨克地区最近的事态——我军向哥萨克村庄腹地挺进和哥萨克军队中出现分化现象——迫使我们向党的工作者就他们在上述地区重建和巩固苏维埃政权方面的工作特点发出指示。考虑到同哥萨克进行内战的经验,必须承认,唯一正确的做法是通过逐个消灭的办法对哥萨克的所有上层分子进行最无情的斗争。任何妥协让步,任何半途而废,都是不能允许的。因此必须做到:

1. 对于富裕的哥萨克实施群众性的恐怖行动,将他们逐个消灭;对于所有曾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某种同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哥萨克实施无情的群众性恐怖行动。对于哥萨克的中等阶层,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以保障他们无法实现重新起事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任何图谋。

2. 没收粮食并强制性地把所有剩余部分送往指定地点,这一条既涉及粮食,也涉及所有其他农产品。

3. 采取一切措施援助从外地迁入的贫民,并在一切有可能的地点组织此类迁移。

4. 使迁入的“外地人”在土地以及所有其他方面得到与哥萨克同等的条件。

5. 全面解除武装,收缴期限过后任何私藏武器的人均予枪决。

6. 武器只发给外地人中的可靠分子。

7. 在哥萨克村镇中继续保留武装的支队,直至秩序完全建立为止。

8. 受指派到哥萨克村庄担任委员的所有人员,必须表现出最高度的坚定性,并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所有这些指示。

中央决定通过相应的苏维埃机关责成农业人民委员部迅即拟订向哥萨克地区大规模迁移贫民的实际措施。

俄共中央委员会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4号目录,7号案卷,第5张;17号全宗,65号目录,35号案卷,第216张。打字件。)

## 89

俄共(布)顿河局关于科瓦廖夫\*同志就  
顿河政府问题的报告的结论\*\*

1919年1月25日

在报告的第一部分中科瓦廖夫同志断言,当政权开始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原则时,顿河地区出现了反革命。这种十分奇特的论断完全不符合现实:整个问题的症结恰恰在于,政权甚至还没有来得及着手实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来得及向农村的群众,其中的贫农,显示什么是社会主义。类似上述那种论断是轻率肤浅的,也说明对于发生在顿河地区的种种事件的极其错综复杂的内幕毫无所知。

而关于子弹、武器的力量和军事战果的说法,以及把我们的军事行动同彼得大帝巩固专制制度的行为相比较,则简直是荒谬绝伦了;从中散发出一种对待布尔什维克主义唯物主义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伪善姿态”。

科瓦廖夫既害怕子弹,又热衷于进行规劝,这正是哥萨克布尔什维克原有的弱点(设法同“自己人”“用和平方式搞好关系”),一种目光短浅的弱点,而成千上万这样的人恰恰是因为这样的弱点付出了十分悲壮的代价,因为这种想法归根结底要演变为同反革命做交易,而反革命势力则毫不怜惜地镇压了那些设想通过交易说服反革命分子的傻瓜们。需要有的不仅仅是小心谨慎,而且还需要有坚定性和特别\*\*\*刚强有力的共产党人的现实性,而关于这一点科瓦廖夫却未曾提及。

俄共顿河局也最坚决地驳斥任何一种关于“同”表现出具有相当政府工作资历等等的“非党人士组成政府”的主张。

在顿河地区已经玩过“政府牌”了,当时就出现了向哥萨克的联邦主义欲望

\* 参见 85 号文件。

\*\* 文件的标题是原有的。

\*\*\* 原文如此。

讨好的倾向。现在的形势不要求这样做。国内战争已经来得及在顿河地区用一年的时间十分明显地把革命的成分同反革命分子区分开来。因此,顿河地区强固的苏维埃政权应当只依靠在经济上真正革命的成分,而对于阴暗的反革命成分,这个强固的苏维埃政权则应当运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政权,加以镇压,并在运用宣传鼓动进行教育说服的同时还运用自己的经济政策使之无产阶级化。因为如果顿河地区的苏维埃政权竟不采取果断坚定的做法,而是再一次开始说服反革命分子,那么这一个苏维埃政权显然不久又要被在外国人的刺刀和间接配合支持下的富农暴动所推翻。因此,俄共顿河局认为,在顿河执行委员会中不应有“显贵和知名人士”的地位,而应当任用有经验的、干练的、果断而坚定的共产党员。正因为如此,应当有尽可能多的来自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这样的共产党员,并且应当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充沛的精力。这就是俄共顿河局的意见。这意见同科瓦廖夫害怕外来的“巡回演员”(他就是这样称呼在顿河地区工作的不是出生于顿河的共产党员)正好相反。

俄共顿河局反对米罗诺夫作为候选人,因为他虽然是一个优秀的作战统帅,但在政治方面他的分量还不能十分确定。对于投靠我们的原哥萨克军官,必须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因为从他们(诸如戈卢博夫、阿夫托诺莫夫)那里苏维埃政权不止一次吃了大亏,好不容易才从他们手中逃脱。

俄共顿河局也同样最坚决地反对科瓦廖夫同志作为候选人,因为科瓦廖夫同志在罗斯托夫和察里津担任顿河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期间已经证明自己在政治活动方面完全无能。俄共顿河局确认,科瓦廖夫同志确实身患重病,需要休养和治疗,鉴于他以前的工作,苏维埃政权应当为此给他提供必要的条件。

最后,俄共顿河局认为有必要说明,B.科瓦廖夫的“设计方案”并无任何实际意义,因为他提得太晚了:关于顿河执行委员会的问题俄共中央已在审理,也许根据俄共顿河局及许多同志提供的材料已经对之作出了具体的决定。至于报告的第二部分是无从谈起的,因为内容过于杂乱而又未说明任何具体的意思。

#### A. 弗伦克尔(代表俄共顿河局)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554号全宗,1号目录,4号案卷,第6—8张。打字副本。)

## 90

俄共(布)顿河局委员弗伦克尔  
发给俄共(布)中央的电报

第 1473 号

1919 年 1 月 27 日

莫斯科,莫霍瓦亚街,7号——送俄共中央。抄送——克里姆林宫,送斯维尔德洛夫。

由于沃罗涅日、哈尔科夫、巴拉绍夫一再提出必须要有苏维埃机关在已占领的顿河地区实施领导,俄共顿河局恳切建议加速组建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并且在提出的候选人以外再增加有经验而坚强可靠的莫斯科人和彼得格勒人,以便防止各式各样的委员随意行事。必须预先组成顿河国民经济委员会<sup>72</sup>的坚强领导中心。关于人选问题请同我们商议。大量需要共产党员督导员,大批的书刊请紧急调拨过来。

**A. 弗伦克尔**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5号目录,34号案卷,第30张。电报纸带。)

## 91—92

俄共(布)顿河局送呈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1919年1月28—29日

## 91

科兹洛夫市

1919年1月28日

兹将以下文件的副本附后:(1)罗斯托夫—纳希切万委员会的报告;(2)沃罗涅日分局的报告;(3)哈尔科夫分局<sup>73</sup>的报告。俄共顿河局不得不说明,随着苏维埃军队日益向顿河地区推进,顿河局从进行工作的各地点收到简直无法抵挡的要求:(1)给我们书刊;(2)给我们督导员;(3)要求建立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俄共顿河局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际上都无力取代政府中心,而这样下去结果是空白点十分危险。

除了必须立即在各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外,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还面临甚为大量和复杂的工作,主要是在农业问题上也必须顺利地进行一场十分复杂的国内战争。所有这一切要求进行某些准备工作,因此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应当现在就存在。特别必不可少的是一个坚强的经济管理中心,应由它预先拟订工作计划和机构设想,以便防止难以避免的这种极端的混乱现象。

目前,探险家、冒险主义者,以及普通强盗,纷纷前来顿河地区,以及整个南方。去年未能得逞的建立顿涅茨共和国<sup>74</sup>的闹剧又在策划之中,其目的在于从形式上巩固顿涅茨矿区的无产阶级,而做法则是把他们和农民及哥萨克分隔开来——这种最最非马克思主义的闹剧去年已经造成了不小的危害。



因此,无论是为了进行巨大而复杂的工作,还是为了同各种各样的冒险主义者和狂热主义的闹剧开展坚决而果断的斗争,在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中,哪怕先在成立初期,必须有尽可能多的具有丰富经验的刚毅而坚定的外来工作人员。

由于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俄共中央处理十分紧急而迫切的问题竟如此迟缓,俄共顿河局最恳切地建议俄共中央(看来,还有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尽快地解决有关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的问题。

俄共顿河局关于调拨给它尽可能多的书刊和派遣几十名党员督导员的多次申请和要求,也不知道为什么至今仍是荒漠中无人理睬的悲惨呼号。

俄共顿河局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对本报告给予书面答复。

俄共顿河局委员 A. 弗伦克尔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5号目录,34号案卷,第35张。原件。)

## 92

科兹洛夫市

1919年1月29日

1月28日的报告\*写好以后,俄共顿河局又收到许多新的重要消息,以致不得不再写一份补充报告。又是大量要求给予指示、派遣人员、调拨书刊的申请。

形式上已经建立了顿涅茨、霍皮奥尔和乌斯季梅德韦季察三个管区的(县一级的)俄共总支部,其委员名单随函附上。<sup>75</sup>在顿涅茨管区正在筹建顿涅茨执行委员会,成立之前将先任命特别委员,名单也附后。在霍皮奥尔管区,拉林同志被任命为特别委员;现在霍皮奥尔管区总支部正在为临时执行委员会物色人选。从霍皮奥尔管区那里收到拉林同志的一份抗议,他反对丹尼洛夫这个人选进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拟议的什么五人执行小组。由哥萨克组成的俄

\* 参见91号文件。

共霍皮奥尔管区总支部反对哥萨克工作部提出的设想<sup>76</sup>,真是最典型不过的事。这个部的面貌和政治能量人们都十分清楚。为了避免发生各种想象不到的意外事件,俄共顿河局最恳切地建议中央就提出的人选同它预先磋商。

另外,今天有人送来一张1月26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的剪报,内容是:“亚马(顿河地区)1月23日电。顿涅茨矿区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主席团由三人组成。下设七个部。(罗斯塔社)”我们从哈尔科夫得悉,这个不知经由何人批准成立的中央委员会等等的策划者,以及他们自封的主席团委员是:瓦西里琴科,以及我们毫无所知的什么哈列奇科和亚斯内。

毫无疑问,亚马镇上发生的这场闹剧,或者称做冒险行动,或者称做幻想之作,完全不符合革命的客观要求。同样毫无疑问的是,看来,1918年2—5月间的那段经历又将重演。而紧随亚马镇之后,许多其他村镇也将成立一个个“共和国”和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以及由种种空闲无聊的人物和冒险家设想的其他种种机构。

要防止这类情况发生,唯有立即成立由果断而干练的工作人员组成的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如果在亚马镇成立的这个顿涅茨矿区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如同我们在1月28日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旨在隔离工人和农村贫民,那么就应当立即把这个荒诞不经的东西彻底清除。无论如何不能允许去年的事情再次重复出现。那时,顿河军辖区卡姆斯克镇(顿涅茨县级管区)顿涅茨-克里沃罗格共和国的特使,毫无必要地把工人和农民及哥萨克分开,把工人从代表大会上带走,而让农民和哥萨克自生自灭。为了防止此种情况发生,为了查清这个新兴组织的实质和任务,俄共顿河局恳切建议中央立即派出中央委员前去哈尔科夫和亚马镇,以查明所有一切和采取必要的措施。

俄共顿河局委员 A. 弗伦克尔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5号目录,34号案卷,第38张。原件。)

## 93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霍多罗夫斯基  
和斯维尔德洛夫的电报交谈

莫斯科—科兹洛夫

1919年2月4日

[霍多罗夫斯基:]您好,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第一,司尔佐夫到这里已经两天了,我们展开了一系列会商。还在他到达以前,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sup>77</sup>随着不断向顿河地区腹地推进已开始建立由可靠的党员同志组成的临时政权机关。霍皮奥尔管区革命委员会<sup>78</sup>组建后工作表现良好,乌斯季梅德韦季察革命委员会也已组成。明天将成立顿涅茨和顿河上游两个革命委员会。根据托洛茨基昨天的通知,直到发布专门的规定以前,顿河地区的军事当局和地方政权全部隶属于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的指令已经收到,并已通知各集团军。<sup>\*</sup>为了有组织地同反革命作斗争,以及鉴于必须迅速采取必要措施和出于谨慎及更有组织地进行工作,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每一个占领村镇的部队建立临时法庭,由政委担任庭长,另有基层党组织的两名负责成员参加。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已发布命令,要求占领地区居民交出武器。为了有组织地收缴武器和便于同趁火打劫及流氓滋事行为进行斗争,成立了武器收缴工作委员会,也由政治委员担任主席,抽调党员同志参加。给这些工作委员会配备了武装的支队。工作委员会委员个人和整个武装支队承担责任,帮助上述措施均能有组织地进行。凡在规定期限之后发现有藏匿武器者,均将当场枪决。

关于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的工作细则,正在拟制之中,明天即可完成并通知各集团军遵循和执行。<sup>\*\*</sup> 政治部几乎把自己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转交给了师政治部,以及各地新的政权机关。我们不清楚中央对于成立军辖区政权机关的看法。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由党员负责同志组成的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还是设想把

\* 参见88号文件。

\*\* 参见96号文件。

顿河地区重建苏维埃制度的领导工作交由邻近的各省执行委员会承担？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我们不清楚，如果考虑到实现中央提出的任务必然要求严格的集中统一，怎样能够实行对整个工作的统一领导。托洛茨基应允今天给予正式回答。每一个小时对我们都十分宝贵，因为如不及时处理各地会出现对事业有害的自行其是的做法。

[斯维尔德洛夫:]暂时不要建立任何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总的领导现在应仍归方面军革命委员会。请同顿河局共同工作，并由它进行政治领导。您的路线是正确的。仍按此方向继续进行。在地方机关建立以后，将会提出把它们同各省执行委员会联合的问题。对临时的革命委员会加以限制当前并无意义。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5号目录,34号案卷,第47—51张。电报用纸。打字件。)

## 94

###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霍多罗夫斯基和顿河局委员司尔佐夫关于 解释清除哥萨克政策的电报

科兹洛夫市

1919年2月5日

乌拉尔师司令部,送霍皮奥尔革命委员会主席拉林。科兹洛夫——送第9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莫斯科——送俄共中央委员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送斯维尔德洛夫,人民委员会——送列宁。

对于遭受灾难者的援助,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具有慈善救济的性质,而应当是严格意义上的劳动者的援助。可以把从反革命分子手中没收的财产——土地、住房——交由返回的难民和农民使用,以振兴共产主义经济。请采取措施在严格监督下有组织地使用被丢弃的和没收的财产。同反革命的斗争由革命委员会主席团组织,并承担责任,不应当专门成立肃反委员会。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霍多罗夫斯基  
顿河局 司尔佐夫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5号目录,153号案卷,第13张。电报用纸。)

## 95

###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记录摘抄\*

1919年2月6日

决议:……七、顿河地区的工作。再次重申\*\*,任何种类的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任何一种把顿河地区所有苏维埃机关的活动都统一在一起的国家机关,任何一种类似顿河政府的东西,都不应当成立。对苏维埃工作的总的领导,归于南方面军政治部。在已占领的哥萨克地区应建立在南方面军政治部和俄共顿河局领导下工作的革命委员会。为了加强顿河局,把司尔佐夫同志专门调入该局工作,如有必要也可列名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便与之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认为有必要建议俄共顿河局取消它在大居民点(如哈尔科夫、沃罗涅日和察里津)建立的各个分局,以便把工作集中于一个中心机关。<sup>79</sup>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112号目录,1号案卷,第13—14张。打字副本。)

\* 记录中会议参加人员未予注明。

\*\* 参见7号文件。

## 96

##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 贯彻执行俄共(布)中央关于在顿河地区同 反革命作斗争的指令而制定的实施细则\*

第1号

科兹洛夫市

1919年2月7日

在顿河地区建立的所有革命机构的基本任务,是无情地镇压反革命和帮助苏维埃共和国不为他人僭用。

由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建立的此类革命委员会和临时性的团野战军事法庭,应当通过询问所谓外地人,以及在所占领的村镇庄寨以及顿河地区所有村落大规模搜查,捕获以下人员并立即枪决:

1. 无一例外所有经推选或委任而担任公职的哥萨克,包括:管区和村镇阿塔曼、他们的助手、警察、法官,等等;

2. 无一例外所有克拉斯诺夫军队的军官;

3. 所有全部克拉斯诺夫反革命势力的积极活动者;

4. 无一例外所有隐藏在顿河地区的专制制度的代表,从部长到警察;

5. 聚集在顿河地区的俄国反革命势力的积极代表;

6. 无一例外所有富裕的哥萨克;

7. 所有在规定上缴武器期限之后仍然持有武器的人;

8. 被枪决人员的财产一律没收,并转交给革命委员会,以便满足工人和外地人中缺少财产的居民的需要;

9. 对于哥萨克中虽未积极参与同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但却可能造成巨大危险的个人与人群,应予以严密监视,如有必要可予以逮捕,并根据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专门指示遣送到国家内地。此类人员的财产不予没收,但交由革

\* 文件的标题是原有的。

命委员会临时掌管和使用。

附注：但是，对于此类人群，首先是针对哥萨克中的中间阶层人群的恐怖行动，不应当成为我们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唯一手段。与此同时，还应当在哥萨克中间阶层人群中开展有力的政治工作，以求分化这种社会群体，并把其中一部分人确定无疑地吸引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

10. 除了严厉的镇压措施外，临时性的革命机构还应当力求使哥萨克的上层人物以及部分中间阶层在社会经济上丧失生机。必须严厉无情地实行有组织并按计划地索取赔偿金和没收多余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政策；

11. 将缺少财产的外地人迁入哥萨克地区和搬进他们的住房的举动，应立即作为一种革命措施开始实行，以求使哥萨克日渐衰落，而亲近苏维埃政权的分子得以发展；

12. 本指示中所列各项任务，均应由革命委员会予以实施。临时的团野战军事法庭只是在部队达到某一地点时实施上述措施。部队的基本任务仍是履行直接的作战任务。随着部队不断向前推进，消灭反革命的整个工作应全部转交给革命委员会。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И. 霍多罗夫斯基 В. 吉蒂斯 А. 科列加耶夫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В. 普利亚特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 17号全宗, 4号目录, 7号案卷, 第8张及其背面。核对无误的副本, 并盖有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印鉴。)\*

---

\* 在档案材料中, 除此项指示外, 还保存有内容相同的送件函, 是1919年2月8日分别发送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斯维尔德洛夫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上面写道: “绝密。随函附去经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19年2月7日批准的就贯彻执行俄共中央关于在顿河地区同反革命作斗争的指示而制定的实施细则的副本, 以供知照。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霍多罗夫斯基。办公厅主任[签名无法辨认]。”(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 17号全宗, 4号目录, 7号案卷, 第6—7张。使用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格式公文纸的原件并盖有其印鉴。)

97—98

第9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关于为表彰米罗诺夫的作战功绩而奖授其  
军刀和金表的决定\*

1919年2月8日—3月10日

97

不迟于1919年2月8日\*\*

送第23师师长米罗诺夫

革命军事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第23师出色地执行了作战命令,结果使我集团军将敌人击退到顿河地区内地深处,我军如能继续保持此种战果必能彻底击溃敌人。<sup>80</sup>您的师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您的巧妙指挥和善于管理领导,因此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向您表示深切的感激,决定:以自己的名义向您赠送镶银的军刀一把,并为您申报最高的奖赏。

革命军事委员会 克尼亚格尼茨基  
索柯里尼柯夫 B. 巴雷什尼科夫

\* 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这两项决定曾分别以1919年2月3日第36号和3月14日第91号集团军全军命令宣布。(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92号全宗,3号目录,1588号案卷,第163张;1589号案卷,第134张。)

\*\* 是米罗诺夫收到这项决定的日期。



## 98

1919 年 3 月 10 日

送联合集群司令(第 23 师师长)米罗诺夫同志

为了表彰您的卓越作战功绩和对联合集群军队,包括对步兵第 23 师的出色指挥,正因为得益于此第 9 集团军才取得了对克拉斯诺夫匪帮的决定性胜利,第 9 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作为感激之意奖赏您带表链的金表一只。

第 9 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克尼亚格尼茨基 B. 巴雷什尼科夫  
第 9 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签名无法辨认]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92 号全宗,6 号目录,1 号案卷,第 60—61 张。使用第 9 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格式公文纸的原件并盖有印鉴。)

## 99—100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哥萨克俘虏的命运  
发给中央的直达电报便函

1919 年 2 月 9 日和 24 日

## 99

第 1241 号

科兹洛夫市

1919 年 2 月 9 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送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谢尔普霍夫——送总司令瓦采齐斯。莫斯科——送国防委员会列宁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请求毫不迟延地解决将被俘虏的哥萨克送往后方的程序问题,并规定所送地点。方面军各集团军无法继续分别容纳几千名这样的俘虏,因为面临疫病的流行,又要安排警卫、住地、被服等等。由于没有得到有关深远后方俘虏集中地点的确切指示,革命军事委员会便无法遣送,必须要有一批完全排除顿河军辖区境内和前线地带的哥萨克成分的集中营。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吉蒂斯 霍多罗夫斯基  
办公厅主任 B. 普利亚特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7 号全宗,1 号目录,95 号案卷,第 68 张。电报用纸。)

## 100

第 635/нау 号

科兹洛夫市

1919 年 2 月 24 日

送国防委员会列宁、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总司令瓦采齐斯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考虑到关于整团整团投诚的哥萨克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不止一次向中央提出应当发出确切的指导性意见的要求……但是在两周的时间内没有收到回答,而其问题却更日益尖锐起来……

各集团军都背负着沉重的负担,一方面是占领地区数以千万计的被拘留的居民,他们对苏维埃军队抱着敌对的态度;另一方面又是大批的俘虏,由各集团军继续看守和供养他们而不发生疫病蔓延和造成精神腐蚀已没有可能。它们恳切而坚持地请求让它们摆脱这些重负,以便发起进攻作战。我们请求责成俘虏和难民事务中央总署<sup>81</sup>尽快把提出的问题纳入应有的程序轨道。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吉蒂斯 霍多罗夫斯基 A.科列加耶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7号全宗,1号目录,95号案卷,第83—84张。电报纸带。在电报用纸上有托洛茨基的批注,说明他看过了这份电报。)

## 101

### “提出的进入管区政权机关的人选是不能允许的……”(米罗诺夫发给第9集团军司令克尼亚格尼茨基的电报)

第213号

1919年2月10日\*

巴拉绍夫。送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委。送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按所在地点拍发)

在整个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除2—3个村镇和乡以外,反革命匪帮已经

\* 所注系发报日期。

肃清。形势要求立即恢复革命政权,以便整顿管区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有鉴于此,请求批准第23师副师长И. Н. 卡尔波夫同志担任管区特别警备长,他现在已临时代理此职。

师政委季亚琴科提出的进入管区政权机关的人选谢瓦斯季亚诺夫、费多尔佐夫和鲁扎诺夫,按照他们在革命危急时刻的表现,是不能允许的。现在革命强大了,一个个软骨虫都爬出来晒太阳,从而玷污了太阳。

集群司令 米罗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92号全宗,2号目录,4号案卷,第29—30张。电报用纸。)

102—103

## 一群投向红军方面的哥萨克的请求信函 和米罗诺夫的决定

1919年2月10—15日

102

### 受顿河军辖区霍皮奥尔管区杜尔诺夫斯卡亚镇 维赫利亚伊斯基村同事们委派的全权代表 Г. Г. 伊万诺夫和 Ф. И. 比留科夫呈

我们是骑兵第24团第1连的同事,于今年1月29日在霍皮奥尔管区阿列克谢耶夫斯卡亚镇附近投诚过来,到达步兵第15师步兵第128团司令部,在那

里留下了我们马具齐全的战马,计32匹,其中15匹是我村的,另外17匹是杰明村的。从那里,通过乌克兰特别旅司令部,我们被送到步兵第15师司令部,领到1月30日发出的把我们送往巴拉绍夫第9集团军司令部的个人身份证明文件。但是,希望和在我们之后投诚过来的同事相比不至于伤心。我们是最早从团里投到红军方面进入您所指挥的支队的,受到很好的待遇,但是比我们晚过来的同事们到达您的支队后得到特别的命令<sup>82</sup>,带着自己的战马和全部马具回了家。因此请求允许我们不去巴拉绍夫市第9集团军司令部报到,而把马匹和全部服装归还我们。我们还要报告的是,我们作为最早登记为克拉斯诺夫匪帮罪犯的,不会再回到他们那里去,而是永远准备听从您的召唤。以上各项等待您的仁慈处置。

1919年2月10日。Ф.比留科夫、Г.伊万诺夫恩请\*

## 103

佐托夫斯基村

1919年2月15日

允许各自回到本村、本镇,而不去巴拉绍夫市报到,因为我已放掉整团整团的人携带战马和马具各回各家。

以革命、真理和正义的名义建议第15师师长把马匹和装具发还给申请人。

我不认为,应当把哥萨克的愚昧和无知算做他们的罪恶。这些人是值得怜悯的,而不应被剥夺财物。何况报复是一把双刃剑,永远也达不到目的:劳动人民不需要这个。\*\*

集群司令 Ф.米罗诺夫  
政委 布拉戈

\* 此信是原件。信末有米罗诺夫和布拉戈签字的附言。

\*\* 最后几个字:“劳动人民不需要这个”,是米罗诺夫手写的。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406号全宗,3号目录,1号案卷,第5张及其背面。原件。文件的文本和米罗诺夫及政委的签字是真迹,盖有苏维埃步兵梅德韦季察第1师印鉴。)

## 104

## 第9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派遣 米罗诺夫去谢尔普霍夫的命令\*

第11047号

米哈伊洛夫卡镇

1919年2月23日

送第23师师长米罗诺夫,抄送:第23师参谋长斯多布诺夫、第16师师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转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电报的副本如下:“鉴于考虑赋予师长米罗诺夫以责任更重的职位,建议立即让他去谢尔普霍夫,以便野战司令部和我不可能对他作更深的了解。1919年2月18日。第650号。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

为了执行这份电报,我们命令把第23师的指挥权暂时移交给第23师参谋长斯多布诺夫。同时,原归第23师师长统一指挥的第16师自接到电报之日起脱离集群而独立行动。报知启程去谢尔普霍夫的时间。

第9集团军司令 克尼亚格尼茨基  
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达什凯维奇

---

\* 当时在谢尔普霍夫的是红军的野战统率机关——统帅部大本营和野战司令部。电报上有步兵第23师司令部所作的批注:“发电说,电报刚刚收到。2月28日。”托洛茨基命令的文本由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19年2月19日转发给第9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7号全宗,1号目录,134号案卷,第305张。电报纸带。)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7号全宗,1号目录,174号案卷,第5张。核对无误的副本。)

## 105

###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关于哥萨克地区的政策 发给第9和第10集团军的电报

第1934号  
科兹洛夫市

1919年2月27日  
0时41分

送第9和第10集团军司令

当集团军部队在顿河下游地区进攻时,军队将在人烟稠密的地带活动,那里有许多富裕的大村镇,居民又全都是哥萨克。当地居民,特别是在萨利斯克管区和新切尔卡斯克管区,对我们的敌对态度无疑将更加激烈。应当特别注意保障后方和对各村镇进行认真的清查,以杜绝居民发起背叛行动的任何可能。为此我再次重申,要遵循方面军给各集团军的第184号命令采取一切措施,同时,在当地居民中进行同步的政治工作,以及把贫民和外地人组织和联合起来。

南方面军司令 **吉蒂斯**  
代理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B. 普利亚特**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00号全宗,3号目录,100号案卷,第1—2张。电报用纸。)

106

## 俄共(布)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 总支部主席格罗德纳和俄共(布) 顿河局主席司尔佐夫的直达电报交谈

米哈伊洛夫卡镇—科兹洛夫市

1919年3月6日\*

[司尔佐夫:]必须知道俄国和世界革命的最新消息。必须确切地知道军辖区党代表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必须紧急地[寄来]党的刊物和印鉴。

[格罗德纳:]我们听到传闻说,米罗诺夫公民正在应托洛茨基同志的召唤去他那里,并将得到职务提升。如果这是事实,那么请允许我们地方工作人员说出我们对米罗诺夫的看法。米罗诺夫公民的政策、行为和宣传鼓动都是极其有害的:他在全管区到处召开群众大会,就共产党员对他的所谓攻击流下蛊惑人心的鳄鱼眼泪,把自己装扮成战士和贫民的支持者,而把共产党员说成是土匪、逃兵和不敢同敌人作战的胆小鬼。按照他的意见,合格的共产党员只有科瓦廖夫,而他又已经死了,因而现在我们的罪恶的土地上已没有这样的人物了。他是一个确定无疑的反犹太主义者,这从他对现今政权的言论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如他说什么现今当权的领导人大都是18—20岁的小青年,甚至都不会正确地讲俄语。他所推行的政策后果已经显而易见——哥萨克和富农已经蠢蠢欲动。他的机动营的情绪十分明确,那就是战胜克拉斯诺夫之后他们还不得不同共产党人作战,当然是在米罗诺夫老爹的领导之下。这样的种种流言蜚语又由于红军中一些为非作歹者、挑拨是非者和来历可疑的人们的各种各样的恶意中伤而更是沸沸扬扬起来。

在自己的答复发言中,我告诫公民们对于此类言论要倍加小心,以免重蹈“戈卢博夫悲剧”的覆辙。可是参加群众大会的大部分人却对我大喊:“滚开”,

\* 日期是根据格罗德纳1919年3月7日给司尔佐夫的信确定的。(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554号全宗,1号目录,1号案卷,第61张。)



他们不相信我这个党的[工作人员],共产党员,而把米罗诺夫的蛊惑性言论信以为真。请看,这就是米罗诺夫的政策,它极其有害。因此,该为他准备的绝不是提升,而是别的什么。我们坚持要求顿河局采取最紧急的措施反对这样一类奉行挑动居民敌视共产党员的卑劣政策的星形勋章佩带者。如果你们现在不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后就为时晚矣。详细的报告将及时寄去。<sup>83</sup>请通知我们,是否将采取措施。再见。

俄共区总支部主席

又:管区革命委员会完全赞同这份报告,因为米罗诺夫的存在对于革命委员会开展工作的计划性也有影响,大部分居民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去找“米罗诺夫老爹”,而对法定的政权不屑一顾。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554号全宗,1号目录,1号案卷,第56张及其背面。打字副本,有格罗德纳的签字予以确认。)

107—109

## 托洛茨基和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涉及 米罗诺夫调动的电报和命令

1919年3月8—14日

107

科兹洛夫——送[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抄送——第9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索柯里尼柯夫;抄送——谢尔普霍夫,[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

召回米罗诺夫以赋予责任更重的职务,是经通告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并征得其同意的。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反对意见表明,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第9集团军的行动并不协调一致。建议磋商取得一致。如果目前调走米罗诺夫不可能,可以推迟。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 108

第 2240/он 号

科兹洛夫市

1919年3月10日

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答复第517号。送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科斯佳耶夫,答复第1100/он号。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观点仍然如前。米罗诺夫已派往指定地点。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吉蒂斯 司尔佐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7号全宗,2号目录,96号案卷,第159—160张。电报用纸。)

## 109

## 托洛茨基为米罗诺夫出具的证明信

第 587 号

莫斯科市

1919 年 3 月 14 日

米罗诺夫同志是功勋卓著的作战指挥官,在顿河战线上曾为苏维埃共和国作出巨大贡献。根据我的召唤,他现在来到这里,并趁便为自己衣着破烂不堪,甚至已十分褴褛的家人购置若干布匹。恳请相关部门在这方面尽力予以协助。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7 号全宗,1 号目录,102 号案卷,第 305 张。使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格式公文纸的打字副本。)

## 110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区米哈伊洛夫卡镇  
俄共(布)党员大会第 1 号会议记录摘抄

1919 年 3 月 9 日

参加人员: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 20 名,有发言权的两名。大会一致推选格罗德纳同志为大会主席,恰洛夫同志为记录。

格罗德纳同志在开幕词中号召同志们要忠诚老实地对待共产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任何时候和在一切方面服从党的纪律,以免给反革命势力提供任何口实对

我们指指点点。

听取内容:……四、关于地方革命委员会(报告人谢瓦斯季亚诺夫同志)。地方革命委员会是两周以前产生的,成立仓促。没有得到任何命令和指示。因此,过去和现在工作都混乱不堪,特别是对原资产阶级的财产登记工作很差。必须认真重视和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改善革命委员会的工作。

决议:……四、建议管区革命委员会作出相应的处置,不使人民的财富遭人盗窃。

听取内容:……七、当前事务:1. 莫扎罗夫同志关于他前往西多雷巡视的报告。他召集了群众大会。在没有触及用共产公社方式耕种土地的问题以前,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而一接触这个问题,人们立即大喊起来:“滚开!我们任何公社也不需要!”按照农民的意见,共产党员就是土匪。米罗诺夫老爹曾对他们说过,现在我们为了布尔什维克同克拉斯诺夫作战,以后我们将同共产党人作战。

……3. 关于欢送米罗诺夫的群众大会。

决议:……七、1. 会议表示理解。

……3. 责成管区总支部将大会情况向党中央报告。

主席 K. 格罗德纳

秘书 C. 恰洛夫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554号全宗,1号目录,1号案卷,第24、25张。原件。17号全宗,6号目录,84号案卷,第26张。原件。)

## 111

关于俄共(布)米哈伊洛夫卡区总支部  
的活动送呈顿河局的报告摘抄

1919年3月14日\*

尊敬的同志们!

经过我来到米哈伊洛夫卡镇并在当地对党的工作状况进行了解后,我断定:党的工作几乎没有进行过,而这又是因为活动最积极的党员全部都忙于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党的区总支部是管区中的一个空白点,人们对它一无所知。确认这一事实后,经与当地同志们商议,我们于3月7日把党内同志召集起来开了一次非正式的会议。我们来自顿河局的人报告了我们的想法\*\*,经交换意见后大会决定于3月9日召开正式的党员大会,并根据我们的建议,规定只允许持有任何一个组织的党证并具有六个月以上党龄的同志参加。3月9日会议如期召开,有表决权的与会者20人,其中大部分为外地来的,只有少数是当地的同志。第二天举行区总支部的会议,对总支部进行了组建\*\*\*,从这一天起总支部开始正式存在和工作了。到今天为止,总支部已经开过三次会。全体党员大会开了两次。

在米哈伊洛夫卡镇举行过一次有米罗诺夫公民参加的群众大会。对这次大会必须加以详细说明,因为这类大会对群众具有腐蚀作用。除了我通过直达电报向司尔佐夫同志就米罗诺夫公民的政策所报告的内容以外,我认为有必要再作如下补充:米罗诺夫公民在自己的讲话中从《真理报》上摘引了宣传鼓动员“索斯诺夫斯基”的一则简讯<sup>84</sup>,并据此构思自己的讲话。他说,只要布尔什维克,确切点说是共产党员,在什么地方一出现,那里集市就停顿,商业企业就关

\* 日期系根据文件内容确认。

\*\* 原文如此。

\*\*\* 参见106号文件。

闭,社会生活沉寂下来,人们胡作非为,搜刮粮食,乱收赋税,有人甚至还向他那里的人收钱,以致他不得不,用他的话说,大喊一声:“去你的公社吧!但愿上帝保佑我们摆脱这种公社!”同时他又把自己吹嘘成一个为人民而战的杰出勇士,肯为人民的福利而不惜牺牲。他说,共产党员不愿干活,他们都进了革命委员会和机关,而前线上找不到他们,他们也不种地。这完全是蛊惑人心,挑动群众的情绪。后来,3月12日,我们在阿尔恰达镇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会开得很成功。在两次群众大会上我都代表俄共发了言,第一次进行了反驳,第二次阐述了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建设的原则。

在一次有450多位公民参加的群众大会之后,我们安排了一次同情者的会议,有15人参加,其中两名正式党员。在这个基层组织里选出了一个由[3]\*个人组成的主席团:主席贝斯特罗夫同志,秘书罗蒙诺索夫同志和出纳员利亚利科夫同志。我们同这个基层组织保持着联系,事情有望好转。我们对革命委员会的影响和思想领导还很薄弱,现在正在设法加强。当我们的力量壮大以后,我们的影响就会显现出来。我们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观点可归纳为:在尚未拥有足够的工作人员的条件下,首先把自己的活动集中在米哈伊洛夫卡镇和有建党基础的地方,然后通过这种办法获得必要的工作人员以后,再把他们分派到全区的其他地方。

至于说到革命政权的行政管理机构,即革命委员会,则至今很难有计划地工作,看来只有在新的同志来到以后,工作才能有序地进行。诚然,原先参与工作的同志们做了许多事情,但是,他们在工作中没有任何计划。这是因为缺乏哪怕最起码数量的工作人员。第9集团军政治部倒是派一些人来,但常常几乎都是非党员,而且由于智力低下不适于担任实际工作。他们派人的出发点是——“给你吧,上帝保佑,正好我用不着。”

总的状况是,可以进行工作。饱受克拉斯诺夫匪帮折磨的农民和贫穷的哥萨克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建设的思想。但是,群众对于所有这一切只有十分模糊的概念,而由于充斥在米罗诺夫言谈中的各式各样的挑拨性言论和蛊惑宣传,人们对于俄共任务的歪曲认识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错误认识之所以又不断加深,则是因为米罗诺夫公民不断指出目前存在的衰败现象,一发言就处处攻讦共产党员,把落到人民头上的种种不幸都委罪于他们,从而拨弄着听众小市民的庸俗心弦。

\* 缺数字。

3月14日(在第一制粉合作社的磨坊里)曾召开一次群众大会,由费多尔佐夫同志代表党作了发言。设想能把基层组织建立起来。3月15日将由国民教育科出面在米哈伊洛夫卡举行人民宫的揭幕式,届时由党出面组织群众音乐会,并由我、费多尔佐夫等发表讲话。我们派到村镇庄寨去的宣传鼓动员是费多尔佐夫和莫扎罗夫两同志。我们的组织还没有办公场所,只好在革命委员会的一间简陋的小房间里工作——房舍都被第9集团军司令部占用了。纸张十分缺乏,尽管如此我们还在设法筹建印刷厂……

米哈伊洛夫卡镇俄共区委主席

K. 格罗德纳

秘书 A. 谢沃斯基亚诺夫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554号全宗,1号目录,1号案卷,第39—40张。原件。)

112—122

## 韦申斯卡亚暴动的开始<sup>85</sup>

1919年3月13—18日

112

### 顿河局关于卡赞斯卡亚镇发生暴乱 给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

利斯基镇

1919年3月13日

2 时 20 分  
按所有地址拍发  
加急

送科兹洛夫——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司尔佐夫。坎捷米罗夫卡——第 8 集团军政治部萨莫伊洛娃同志。第 8 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西部野战电报站。切尔特科沃——顿河局多罗舍夫

今天,3 月 12 日,收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来电称:“3 月 10 日夜间 1 时左右,在卡赞斯卡亚镇爆发了白卫分子的叛乱。参加叛乱的还有毗邻的庄寨。执行委员会在 1—2 个阻截支队的支援下同叛乱分子进入公开的作战。我们损失严重,指挥人员牺牲殆尽,执委会主席本人左臂受伤。到早晨 8 时,我们遭叛乱分子包围,遂尽力突围到野外,稍有伤亡。敌人用骑兵从四面追击我们,火力跟踪一直到达格卢博基村。必须增派大部队来,以便从根本上彻底制服叛乱分子,不使局势更趋严重。执委会主席和一名肃反委员会成员目前在沃罗涅日省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镇。期待您设法来联系,同管区革命委员会没有联系。肃反委员会委员卡贝林”。

经与原件核对无误:顿河局  
军事委员 西特尼科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380 号全宗,7 号目录,168 号案卷,第 164 张及其背面。使用电报用纸的副本,经核对无误。)



## 113

**南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克日扎诺夫斯基  
关于卡赞斯卡亚镇哥萨克骚乱发给  
人民委员会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斯维尔德洛夫和俄共(布)中央的电报**

1919年3月15日\*

第 2983/201 сек 号

秘密

军用 优先拍发

第 8 集团军政治部通报称：“从卡赞斯卡亚镇逃出来的政治工作人员告知，暴动的哥萨克夺得了 50 万发枪弹（暴动开始时恰好有满载子弹的 200 辆大车来到卡赞斯卡亚镇，原准备继续送往师里）、700 支步枪，暴动兵力约为 1000 人。逃出的卡赞斯卡亚镇肃反委员会主席告知，第 1 和第 2 阻截支队经八个小时的战斗遭受重大伤亡，残余人员已经撤退。在战斗中牺牲的有优秀的支队政治委员，第 1 阻截支队政委库普费尔瓦瑟尔和共产党基层组织主席博尔科维奇。支队长负伤。在暴动波及的地方，哥萨克宣布对现在坎捷米罗夫卡人员，不论老幼一律进行动员。政治部第三军事政治委员会根据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布置已进到博古恰尔。

因扎师。别洛卡利特文斯卡亚镇的男性居民全部离去。该师占领后把该镇移交给了第 23 师，之后发生红军战士捣毁商店、肆意抢劫、擅自搜查等情节。由于缺少工作人员，镇上出现无人管理状态。师政治部主任请求向乌斯季别洛卡利特文斯卡亚镇调派必要数量的工作人员，以便组织革命委员会。特别要考虑的是，这是顿河地区一个大的中心城市。”南方面军政治部从自己方面正在把所有适合在革命委员会工作的人员调给地方工作部。

\* 这是俄共(布)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的日期。

南方面军政治部代理主任 克日扎诺夫斯基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5号目录,151号案卷,第33张。原件。)

114—116

## 暴动分子的号召书

114

### 向顿河上游管区发布的第一号命令

韦申斯卡亚镇

1919年3月月中

1. 根据韦申斯卡亚、叶兰斯卡亚、卡赞斯卡亚、米古林斯卡亚等镇各村寨代表的决议,选出管区临时苏维埃,直至管区代表大会召开时为止,其成员为:

苏维埃主席公民 H. П. 丹尼洛夫,副主席公民 E. B. 叶尔马科夫,苏维埃委员:库利科夫、布拉戈罗多夫、梅利尼科夫。

2. 任何纸币,无论是卡列金币\*,还是克拉斯诺夫币,均如同全俄其他钱钞一样,同等流通。

3. 凡年龄未满18岁的一切公民,以及不在任何部队或支队供职的公民,应当立即交出所持有的武器和公共财产,包括:马鞍、笼头、子弹带等等。

---

\* 这是当时该地习惯叫法。

4. 成立工作委员会以查清地方金库现金的数量,由以下人员组成:委员会主席——管区苏维埃委员 H. T. 梅利尼科夫,以及由执行委员会(二名)和军事部(一名)任命的委员三人。

5. 原中学校务委员会恢复自己的课业,其他学校也一律不间断地授课。

6. 为使各村镇庄寨苏维埃知会和遵照执行,现宣布免于动员的人员:镇的执行委员会全体成员及文书,村的主席和秘书。此外的一切公民,根据韦申斯卡亚镇执行委员会第1—2号命令,均属于动员之列。

7. 消费合作社委员应尽快召开全体会议,讨论贸易问题。凡货物已被没收的商户也必须出席此次会议。

8. 建议韦申斯卡亚镇警备长派出可靠的卫兵守卫钱柜,内外均设岗哨。

9. 命令公民们取下白色袖章,直到军事部按要求规定此次人民暴动标志的识别符号为止。

10. 命令全体指挥人员和地方部门的职务人员在签署公文时不提官阶,也不按官阶称呼对方。

11. 命令对于未加抵抗即投诚的苏维埃军队在他们放下武器后一律放他们自由回家。对于进行抵抗的军队,则强制解除武装后加以逮捕,送往韦申斯卡亚镇,但不得对他们施行暴虐和枪杀。

12. 命令韦申斯卡亚、米古林斯卡亚、卡赞斯卡亚、叶兰斯卡亚和卡尔金斯卡亚等镇苏维埃成立粮食部,并着手采购烤制的面包和饲料,每周将有关进度向管区苏维埃粮食部报告三次。

13. 防治斑疹伤寒的卫生部应恢复工作。

管区苏维埃主席 丹尼洛夫  
副主席 叶尔马科夫  
秘书 M. 波波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92号全宗,1号目录,66号案卷,第3张,铅印件。)

## 115

## “致顿河地区全体劳动人民” 号召书\*

1919年3月月中

公民们!

安静,安静,安静!

发生的事件在顿河地区居民中引起巨大的惊恐不安。使人们最担心的莫过于真相不明:究竟是什么人奋起举事,又是在反对什么人?现在我们来回答。

暴动并不是针对苏维埃政权和苏俄而发起的,仅仅是反对在我们故土抢夺了政权的共产党人的党。人人都感受到这个政权的重压:沉重的大车派工、没收粮食和牲畜,等等。所有这一切在居民中引起越来越大的不满,不过这种不满一度只表现为低声的抱怨。但是,没收(夺走)财物和维持生计的最后手段,以及非法地、完全荒诞无理地逮捕和枪杀无辜的和平居民,宣布哥萨克的钱币作废(这主要使劳动的哥萨克深受其害),终于使人们忍无可忍。居民奋起暴动,推翻了共产党的政权。

惊慌失措的共产党员来不及带走自己的文件,一批有最高当局签字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指令和通告落到了我们手里。(下面附有此类通告的选例。)

这些通告规定要大规模枪杀哥萨克,并将从俄罗斯移民到顿河军辖区定居(所附通告令的第3、第6和第8条)。

顿河地区的公民们!你们看到,共产党政权奉行的是什么样的法令。难道说这个政权竟代表我们的意志?

不!这是一帮冒名顶替者,是土匪和强盗。

---

\* 在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存有此《号召书》的手书稿,由管区苏维埃委员签署,他们是:丹尼洛夫、叶尔马科夫、维普里亚什金、洛谢夫、苏亚罗夫、布拉戈罗多夫、库利科夫和梅利尼科夫。(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380号全宗,7号目录,168号案卷,第41张及其背面)

无法再忍耐下去了。人民为保卫自己的生命和被蹂躏的自由而奋起暴动。

共产党人四散奔逃,暴动不断扩大,目前解放大潮几乎已经席卷半个顿河地区:卡拉奇、布图尔利诺夫卡、塔洛瓦亚已从红军手中获得解放。得知顿河地区爆发解放运动,红军丢弃辎重,逃往乌留皮诺。

执行委员会号召全体公民保持绝对平静,继续从事日常事务,以免不必要的惊慌情绪被我们的敌人利用。

所有的人,只要他有可能动用某种方式促进推翻共产党员压迫的共同事业,都应当暂时搁置自己的私利。当局和居民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不仅要取消(消灭)共产党员的政权,而且要防止其再度入侵,因为哥萨克由于这个政权的罪孽和暴行已经付出了太昂贵的代价。

我们服从苏维埃政权,但这个政权必须是从本地居民中选举出来的,应当知道人们的一切需要和习俗特点,成为人民意志的真正体现者。

**打倒共产公社,不许枪杀!**

**人民政权万岁!**

**为了人民的正义事业,前进!**

**暴动的顿河万岁!**

军事部部长 苏亚罗夫

附件:这是一份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通告的选例,垮台了的政权原先就是遵照这样一类文件在顿河地区建立秩序的。

“根据副本复制

通告 秘密

哥萨克地区各个战线上近来的事态,即我军不断向哥萨克居住村落腹地推进,以及哥萨克军队内部发生分化,迫使我们不得不向党的工作人员就在上述地区重建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工作中他们工作的特点发出指示。考虑到一年来同哥萨克进行内战的经验,应当认为通过逐个消灭的办法同哥萨克所有上层分子作最残酷无情的斗争是唯一可行的做法。任何半途而废的行为都是不能允许的。因此,必须:

1. 通过逐个消灭的办法对富裕的哥萨克和农民\*实施大规模的恐怖行动,对于曾直接或间接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反苏维埃政权斗争的一般哥萨克也要实施无情的大规模恐怖行动。

2. 没收粮食并要求将多余的部分送往指定的地点。这一条既涉及粮食,也适用于一切农产品。

3. 采取一切措施援助迁移来的外地贫民,并在一切有可能的地方组织移民。

4. 使迁来的外地人在土地和所有其他方面享有与哥萨克相同的待遇。

5. 应完全解除武装,对于逾期仍藏匿武器者一律枪决。

6. 只把武器发给外地人中的可靠分子。

7. 在哥萨克村镇组建武装支队,直到秩序完全建立为止。

8. 一切派往居民点的委员必须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坚定性,并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此指示。

中央决定通过相应的苏维埃机关责成农业人民委员部迅即拟制向哥萨克地区大规模迁移贫民的实际文件。

俄共中央委员会

经与原件核对无误:南方面军政治部办公室主任 [签名无法辨认]

核对无误:第8集团军政治部秘书 切尔尼亚克

与副本核对无误:师政治委员秘书 Б.卡恰洛夫

韦申斯卡亚镇

1919年3月1日”

与副本核对无误:军事部代理部长 苏亚罗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92号全宗,1号目录,66号案卷,第65张。铅印件。)

\* 通告信文字被篡改。作了原则上重大增添的有“……和农民”字样,有一项要求被完全略去,即:“对于哥萨克的中等阶层,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以保障他们无法实现重新起事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任何图谋。”(参见88号文件)

## 116

## “韦申斯卡亚镇及所属各村寨的自由公民们！” 号召书

1919年3月月中

村镇居民们，我号召你们停止毫无益处的谈论，这类谈论除了危害不会给我们的共同事业——摆脱共产党人政权的压迫——带来任何东西，因为夸夸其谈救不了人。只靠议论不休而不付诸行动，你们无法摆脱压迫者。那些人打着解救人民免遭暴虐欺凌的幌子而炮制的处决杀戮事件对你们而言应是历历在目。如果你们已经遗忘，那么不妨回忆一下：他们不是一再劝诱哥萨克第28团<sup>86</sup>同哥萨克和平相处，比邻而居；他们不是再三允诺不进入顿河军辖区境内作战；这个团的团长哥萨克福明不是向你们说过他将免除你们的大车征用官差。我们心地单纯地轻信了这一切，并丢弃了战线。可是结果如何？共产党员利用我们的疏忽大意把军队开进我们的顿河地区。他们占领了我们的村镇和庄寨，夺走了我们的饲料，又开始抢劫我们的同乡，开始以更繁重的大车官差折磨我们，开始逮捕我们同乡中他们不喜欢的人，把他们投入监狱，从他们身上榨取罚款，不枪杀他们却肆意大加折磨，如砍掉手指，扭断手臂。

韦申斯卡亚镇上被投入监狱和惨遭折磨的人的情况你们是一清二楚的。另外，还有在卡赞斯卡亚镇，据可靠消息，有260多人被折磨致死；而在斯拉谢夫斯卡亚镇有400人关在监狱中，等待着与卡赞斯卡亚人相同的命运。要知道这还并不是全部，这只是开始。从发现的文件不难看出，共产党员究竟想怎样对待哥萨克。他们想先榨干哥萨克，抢走他们的全部财产，然后再加以消灭。这一点从韦申斯卡亚革命委员会主席韦金给米古林斯卡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安德烈耶夫的正式信件中就可以知道，信的内容是要后者从米古林斯卡亚人身上“榨取”300万卢布赔偿性军税，送到管区去。而列舍特科夫同志在写给卡赞斯卡亚革命委员会科斯坚科同志的信中则抱怨说，韦申斯卡亚镇上反革命分子比卡赞斯卡亚镇多99倍，但是却没有人手来对他们行刑，因此他不得不既亲自审判，又亲自执

行判决,所以请求立即给他派去一个 35 人的支队,并配上一挺机枪。

据现有的情报,在韦申斯卡亚镇和所属的村寨中,预计要逮捕的哥萨克达 800 名。正因为如此,列舍特科夫需要有配备一挺机枪的 35 人的支队,以便能尽快地消灭准备加以逮捕的哥萨克,而他一个人无法对这么多数量的被捕者行刑。不仅如此,从现在驻扎在顿河地区的第 8 集团军下发的秘密通令可以得知,共产党员准备没收哥萨克的粮食和所有农产品,也就是说想把哥萨克变成穷人,然后消灭他们,再把自己的支持者迁移过来取代他们,为此设想成立一个向哥萨克地区大规模迁移贫民的委员会。幸好由于命运的安排和上帝的怜悯,共产党员未能实现自己的图谋。卡赞斯卡亚人和米古林斯卡亚人受不住压迫而揭竿暴动了。他们解放了自己,又帮助韦申斯卡亚人获得解放。那么今后怎么办呢?莫非我们真的要一堆一堆地聚集在广场上,手足无措地踩着泥浆,滔滔不绝地大讲毫无用处的空话?莫非当我们明明知道共产党员准备怎样对待我们时,我们还要讨论一番?谁支持我们,谁反对我们呢?反对我们的是共产党员,支持我们的是米古林斯卡亚人和卡赞斯卡亚人,看看他们在做什么吧。

他们秩序井然:没有空洞的议论,而是人人都参加举事。卡赞斯卡亚人占领了茹拉夫卡及其附近的村庄,而米古林斯卡亚人则越过自己的地面开往波波夫卡和卡尔金斯卡亚。经过诚实认真的战斗,米古林斯卡亚人为自己缴获了 600 普特糖、1000 普特牛肉、1000 普特罐头食品、1000 普特灌肠和大量被服装具。卡赞斯卡亚人的收获也不比他们逊色。可我们却脚踩泥浆站在广场上不停地讨论,谁给我们制服穿,谁给我们提供武器,谁给我们吃,谁给我们喝,谁安排我们睡觉。可是,哥萨克们,这样能干成事吗?

对于一个哥萨克来说,等待天降甘霖是体面的吗?哥萨克自古以来都是一切需要由自己去取得。不要再空谈了,该起而行动了。时间不等人。“弟兄们”,勇敢地投入战斗!通过战斗你们能获得所需要的一切。通过战斗你们能使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摆脱无法避免的灭亡。在战斗中你们能够获得尊敬和荣耀,并能挽救自己的良心。勇敢地前进吧!不让共产党员在顿河地区有立足之地!

韦申斯卡亚镇军事部部长 苏亚罗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92 号全宗,1 号目录,66 号案卷,第 4 张。铅印件。)



## 117

##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记录摘抄

1919年3月15日<sup>87</sup>

参加人员:克利斯廷斯基、弗拉基米尔斯基、斯大林、斯米尔加、拉舍维奇、诺夫哥罗德采娃、斯塔索娃、索柯里尼柯夫。

听取内容:……14. 关于中央涉及哥萨克的(秘密)通告信和关于顿河军辖区的局势;关于达什克维奇同志。

决议:……14. 移送中央作出决定;召回达什克维奇同志。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112号目录,1号案卷,第39张。核对无误的副本。)

## 118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  
镇压暴动措施的指令

1919年3月16日

1时35分

绝密

送第8、第9、第10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建议坚定不移地执行以下各点:集中一切力量,迅速消除出现的骚乱,方法

是：集中最大兵力镇压暴动和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对待肇事的村寨，(1)烧毁举行暴动的村寨；(2)无情地枪决无一例外所有直接或间接参与暴动的人员；(3)暴动村寨的成年男性居民每5或10人中处决1人；(4)从与暴动村寨相邻的村寨中大量带走人质；(5)向各村镇庄寨居民广泛发出通告，指出凡发现援助暴动者的村镇庄寨，一经查出，成年男性居民一律无情消灭，房屋全部烧毁；同时实施示范性的惩戒措施，并广泛通告居民。一切已采取的和正在采取的措施，均准确报告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A. 科列加耶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00号全宗,3号目录,100号案卷,第17—18张。电报纸带。)

## 119

### 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中止采用 反对哥萨克的措施的决定

1919年3月16日

参加人员：列宁、季诺维也夫、克列斯廷斯基、弗拉基米尔斯基、斯大林、施米特、捷尔任斯基、拉舍维奇、布哈林、索柯里尼柯夫、托洛茨基、斯塔索夫。有发言权——加米涅夫。

听取内容：……11. 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提出关于中央涉及哥萨克的决议问题，并指出，这项决议对于顿河哥萨克而言是无法完成的，在顿河地区北方和南方之间存在巨大差别，致使我们的干预并无必要。在奥伦堡的哥萨克中，这样的局面也在产生，只是略有不同。

提出了顿河地区的五个人<sup>88</sup>与他们的任职不相称的问题。

决议：……11. 鉴于顿河地区北方和南方的哥萨克存在明显的分裂，而北方的哥萨克可能协助我们，我们中止对哥萨克采取措施，也不阻碍他们分化。对于

奥伦堡和乌拉尔斯克也采取同样的做法,但略作改动,因为在乌拉尔斯克不存在南北对立的情况。

将有关顿河地区五人的问题移送中央局处理。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2号目录,11号案卷,第104张及其背面。)

## 120

### “命令不惜采用烧杀手段通过这一地区……” (第8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关于同暴动哥萨克斗争的指令)

第1522号

1919年3月17日

第8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在最短时间内镇压利用红军的信任在后方发动暴乱的叛徒们。叛变的顿河人再一次暴露出自己是劳动人民世代代的敌人。对于在红军后方拿起武器举行叛乱的所有哥萨克必须逐个加以消灭。所有一切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暴动和反苏维埃宣传的人也应予以消灭,对于百分之百地消灭村镇居民也在所不惜。对于在后方举起武器反对我们的村镇庄寨应予烧毁。现命令一切与暴动者作战的部队,在通过暴乱蔓延的地区时不惜采用烧杀的严酷手段,以便其他村镇不敢丝毫再有通过背叛性的暴动来恢复克拉斯诺夫那种将军-沙皇制度的想法。在这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显然日益临近的局势正激励着红军及其劳动弟兄国际支队实施强大的惩罚性的突击之际,我们一方面在公开的战斗中击溃了腐败不堪、臭名昭著的带金色肩章的克拉斯诺夫匪徒,另一方面我们又容忍长期以来是沙皇奴仆的哥萨克这样一类变节和叛卖的毒蛇,还把它们放在胸前让它们暖和过来。红色的革命战士们,我们必须坚强果断,我们在战斗中必须残酷无情。只要再实施几次革命之剑的强大打击,因敌人和叛徒的灭亡而获得安宁的、幸福的工人共和国就会繁荣昌盛,着手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

## 第8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И. 亚基尔 Я. 韦斯特尼克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380号全宗,7号目录,168号案卷,第213张及其背面。核对无误的副本。)

121

## 亚基尔和司尔佐夫的直达电报交谈

1919年3月18日

[亚基尔:]在电报机旁的是亚基尔同志。司尔佐夫同志,刚才接到波格丹诺夫旅长的电报,内容是:“1919年3月17日,7时。从上尼亚科夫斯基拍发。昨天晚间,从梅什科夫斯基、卡尔梅科夫斯基和纳扎罗夫斯基等村派来代表。今天在梅什科夫斯基将召开村民会议和守备部队的群众大会,决定交出武器的问题。纵队派出代表前去参加群众大会。从莫洛霍夫斯基同志那里得知,他已派出带机枪的骑哨前去占领格卢博基、莫纳斯特尔希纳和苏霍伊顿涅茨……\*”

其他没有任何新闻。我想,现在不应当同暴动者进行任何谈判,不过还是决定找您。您的意见如何?

司尔佐夫同志立即来答话。

[司尔佐夫:]革命委员会在这一点上也持同样的意见。无论他们是自愿投降还是被迫这样做,都不能向暴动者作出任何保证。应当坚定不移地进行最坚决的镇压行动。只能对我们方面不提出任何条件地接受投降,才能保留在场的那些俘虏的生命。但再重复一次,不能向他们作出任何保证,应当要求无条件地交出武器,交出军官和头领,然后等待革命法庭的审判。就是这些。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380号全宗,7号目录,168号案卷,第229、234、235

\* 文件中的省略号是原有的。

张。电报纸带。)

## 122

### 为镇压顿河地区暴动 给政治委员—共产党员的指示\*

在搜查一名派来布拉科夫斯卡亚\*\*而被我哥萨克在第一次攻占该村时抓获的政委身上找到一份供出差时遵循的关于逮捕和搜查问题发给政委的指示。“以下人员应予逮捕:(1)所有以前的志愿军人员和因同红军作战而受奖人员;(2)一切有产者;(3)一切逃亡并在村镇庄寨隐藏起来的人员;(4)所有阿塔曼、军官,以及参加过同红军作战的新老军士;(5)所有侦查员、法官、密探、间谍和叛变的苏维埃工作人员;(6)所有反革命的宣传鼓动员;(7)所有在克拉斯诺夫统治时期担任公职的人员;(8)在克拉斯诺夫专政时期由社会公众选举的公职人员;(9)拯救顿河地区和霍皮奥尔会议成员和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成员;(10)在沙皇时期和克拉斯诺夫时期任职的所有警察、警士、乡村警官,所有派出所所长;(11)一切抢劫过红军战士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家属财产的人;(12)一切殴打过被俘红军战士的人;(13)查出藏匿武器拒不交出的所有人;(14)曾在某一方面积极帮助过克拉斯诺夫的人。肃反工作处处长……\*\*\*”

秘书萨姆索诺夫。[已阅]南方面军第9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反间谍处、特别处”。

这份指示原件将于今天或明天连同被捕的政委一起送往韦申斯卡亚。

列舍多夫斯卡亚骑兵连连长 拉马金

\* 文件标题是原有的。指示经暴动者抄写后送往韦申斯卡亚镇。

\*\* 布拉科夫斯卡亚镇(霍皮奥尔管区)于1919年6月中曾遭暴动者占领,这份指示看来是这时被缴获的。

\*\*\* 姓名无法辨认。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380号全宗,7号目录,168号案卷,第40张及其背面。手稿。)

## 123

## 总司令关于组建哥萨克师给 米罗诺夫的命令

第 2266/ay 号

谢尔普霍夫市

1919年3月16日

。送步兵第23师师长米罗诺夫同志

根据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今年3月15日的决定,建议您在顿河军辖区各管区内按照您的意见着手组建一个哥萨克师。

该师应在最短期内组建完成。

哥萨克应当带上自己的战马、服装、马具和装具到师里报到,并拥有冷兵器。

哥萨克携带的一切,均将按照总司令部<sup>89</sup>规定的估价付钱。

组建地域:菲洛诺沃—谢布里亚科沃。

有关组建的一切问题均与总司令部联系。

组建进程向总司令部报告。

总参学员<sup>90</sup>

瓦采齐斯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阿拉洛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8卷,第127页。原件。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01号全宗,1号目录,60号案卷,第3张。打字副本。)

## 124

俄共(布)顿河局关于组织地方革命委员会的情况  
送呈俄共(布)中央的报告摘抄

1919年3月17日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区。成立了由当地三名党员工作人员(哥萨克)组成的临时革命委员会。补充任命的四名委员(亚历山德罗-格鲁舍夫斯基的工人)要3月6日才能来到。临时的区革命委员会(由最初三人组成)的活动很难令人满意。这几名当地工作人员无论从素质还是从政治视野而言都不适宜担任负责工作,但是乌斯季梅德韦季察区根本没有工作人员,不得不任用他们。

从一开始起,各地革命委员会又同军事当局发生冲突,这又增加了工作的困难。同第23师师长(原哥萨克中校米罗诺夫)的冲突最为尖锐。米罗诺夫自认为是乌斯季梅德韦季察地区哥萨克最重要的政治领袖,当发现本区组织政权的事务逐渐摆脱了他的影响,便同革命委员会斗争,几乎要将革命委员会人员逮捕起来。

关于米罗诺夫对哥萨克造成的政治影响的危险性,以前也曾注意到,因此有权威的军事机关曾经决定让米罗诺夫离开顿河军辖区。来到本区的工作人员(他们是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基里尔金和负责的党的组织员格罗德纳)对于米罗诺夫活动的性质和他的政治影响的危险性作了充分的考虑。他们在同地方工作部部长进行直达电报交谈时\*曾作了如下的通报,“米罗诺夫的政策、行为和宣传鼓动都是极其有害的”[……]\*\*

自从基里尔金、格罗德纳等同志来到以后,工作开始有计划地进行:革命法庭开始发挥作用,各个部门开始建立。日内即可收到详细的书面报告。作为预

---

\* 参见106号文件。

\*\* 下面几乎全文摘引了格罗德纳和司尔佐夫于1919年3月6日关于米罗诺夫的谈话。(参见106号文件)

付款,已向革命委员会寄出50万卢布。感到钱不够,需要立即寄来200万卢布。无论是负责干部还是普通工作人员极感不足。

地方工作部部长 司尔佐夫  
地方工作部代理办公室主任 克日扎诺夫斯卡亚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号目录,81号案卷,第18张及其背面。)

## 125

### “要尊重历史的、日常习惯的和宗教的 生活方式……”(米罗诺夫关于如何把哥萨克 吸引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的报告)

[不迟于1919年3月16日]

为了使顿河地区的哥萨克居民同情苏维埃政权,必须做到:

1. 尊重他们历史的、日常习惯的和宗教的生活方式。时间和有才能的政治工作人员能够打破浸透哥萨克整个机体的由旧警察制度多年来实行军营式教育而形成的哥萨克的愚昧无知和狂热信念。

2. 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革命时期,只要顿河地区的反革命势力尚未被彻底粉碎,整个形势就无条件地要求采用组织讲座、座谈、分发小册子等等形式向哥萨克和本地农民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像现今“某些个别共产党员”的全部言行所“展示”的那样,强制性地移植和填塞。

3. 目前不应对牲畜和农具进行登记。最好是宣布固定的价格并要求居民据价供应产品,并且将这项要求向全体居民宣布,而且要考虑到不同村落的富裕程度。

4. 让居民在有经验的政治工作人员领导下自己建设生活,同时严密注意不让反革命分子混入政权机构。为此:



5. 最好召开各管区代表大会选举管区苏维埃,并把全部政权交给这些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而不是像现在所做的这样交由随意任命的人员管理。召开代表大会时,应有中央派出的重要政治工作人员参加。对于哥萨克的粗鲁无理习惯也不能视而不见,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光彩照人令人起敬的政治工作人员,而是一直处于反动军官、贵族和僧侣的掌握之中。代表大会应紧急召开,但要安排在不同的日子里,以便我能够一一去参加。应成立专门的工作委员会承担召集代表大会的事项。从这一步骤开始,还应当着手进行动员哥萨克为革命事业参军服役的准备工作。

6. 把富裕哥萨克中的危害分子从顿河迁往俄罗斯腹地的事不应停顿。

7. 按照一般原则看待顿河地区的资产阶级。

9. 中央政府机关应当对于当前在苏维埃军队中供职的革命的哥萨克加以表彰。

动员:

1. 首先,应在霍皮奥尔和乌斯季梅德韦季察两个最革命的管区进行,然后在顿涅茨第二管区等地进行。

2. 对 1917—1916 年直至 1910 年登记的哥萨克宣布动员。<sup>91</sup>

3. 对于马匹、鞍具、军刀和服装的费用,应立即发钱作为补偿……\* 对于服装、鞍具、军刀等等,每一套发给 650—750 卢布。

注:一部分装具和服装应由苏维埃政权发给。<sup>92</sup>

4. 编组地点有二:霍皮奥尔管区在非洛诺沃车站;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在谢布里亚科沃车站或拉兹多尔斯卡亚镇的先诺伊村。

5. 请允许我从步兵第 23 师带上副师长 A. 戈利科夫。

6. 我的正式身份和权力。

### 第 23 师师长 Ф. 米罗诺夫

补充:必须预先拨发 1500 万卢布经费,作为人员、马匹的供应和发给被动员者的津贴所需。第 23 师师长米罗诺夫。

总司令的批示:“同意。总司令瓦采齐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阿拉洛夫。”

\* 以下略去不同等级马匹(从一级到三级)的成本,但未指明补偿金额。

经与原件核对无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参谋长秘书 A. 戈连科。

在文件上有批注,也经 A. 戈连科核对并有总司令的印鉴。内容是:

“总司令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批示:‘原则上同意。总司令瓦采齐斯。1919年3月16日。谢尔普霍夫。完全赞同政治见解和要求,我认为它们是公正合理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阿拉洛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1号全宗,1号目录,108号案卷,第198张和第198a张。核对无误的副本,并盖有总司令的印鉴。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406号全宗,3号目录,1号案卷,第58—59张。米罗诺夫本人的作者留存副本,有他的签字和批注。)

## 126—127

###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霍多罗夫斯基 和野战司令部<sup>93</sup>的直达电报交谈

## 126

科兹洛夫—谢尔普霍夫

1919年3月21—22日

**霍多罗夫斯基:**请您立即通过电话向辛比尔斯克的托洛茨基转达以下秘密便函:

“送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3月21日16时15分,发自科兹洛夫。”

今天,第 23 师师长米罗诺夫携带有总司令和阿拉洛夫签名的委任状\*来到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任状说明,他受委托在谢布里亚科沃着手组建哥萨克师。除委任状外,米罗诺夫还呈交了一份报告,其中提出:为了有利于把顿河哥萨克吸引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必须:‘(1)尊重哥萨克的历史的、日常习惯的和宗教的生活方式。(2)采用组织讲座、座谈的办法向哥萨克居民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而不是强制性地填塞。(3)目前不应当对牲畜和农具进行登记,最好宣布固定的价格并要求居民供应产品。(4)让居民在有经验的政治工作人员领导下自己建设生活,而为此最好召开各管区代表大会选举管区苏维埃,并把全部政权转归这些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而不是像现在所做的这样交由随意任命的人员管理。代表大会应紧急召开,但要安排在不同的日子里,以便我能够一一去参加。’在这份报告上有以下批示:‘原则上同意。总司令瓦采齐斯。1919 年 3 月 16 日。谢尔普霍夫。完全赞同政治见解和要求,认为它们是公正合理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阿拉洛夫。’\*\*

我报告这一切,是因为我认为有必要提请注意,经总司令和阿拉洛夫表示赞同的米罗诺夫的政治见解和我们正在贯彻执行的中央的指令\*\*\*是根本不同的,而如果给米罗诺夫提供机会召开代表大会并在会上讲话,那么在顿河地区形成的政治形势将会复杂到难以想象的地步。经验表明,米罗诺夫介入政治只会造成巨大的危害。革命[军事]委员会至今对于米罗诺夫仍然持这样的看法,即他留在顿河地区是令人不快的。他的讲话,如同司尔佐夫在电报中曾经向您报告过的那样,造成极大的混乱。如何对待米罗诺夫的委任状和对他的报告的批示,请给予确切指示。

我们以为,组建一些师自然是为了用于其他战线,那就不必在非洛诺沃和谢布里亚科夫筹办,正是根据政治考虑米罗诺夫不应该到那里去,而应在后方某地,如新霍皮奥尔斯克、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巴拉绍夫,进行组建。顿河各地的革命委员会可以进行动员,然后把动员起来的人送往组建指挥部。

如果接受[米罗诺夫的]建议,而他并不了解我们的路线,也不知道为了消灭顿河地区的反革命实际上正在做什么,那样就会出现无法想象的局面:了解了这些措施以后,米罗诺夫未必会为我们认真效力。我们让米罗诺夫在科兹洛夫

\* 参见 123 号文件。

\*\* 参见 125 号文件。

\*\*\* 参见 88 号文件。

留到明天,就是为了今天务必要得到您的确切指示。请求今天晚上就通过谢尔普霍夫用直达电报作出指示。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霍多罗夫斯基。”

戈连科\*同志,请您立即将这张便函转交托洛茨基,并注意今天就一定把答复通过您、辛比尔斯克的直达电报告知我们。完了。

戈连科:依我看,最好电报由阿拉洛夫转交,因为他一定会附上自己对这件事的观点。明天阿拉洛夫就要来这里。您是否认为有可能把转送电报的事推迟到明天,并找个什么借口留住米罗诺夫?

霍多罗夫斯基:从多方面考虑,转交便函即使迁延一个小时也不行。这个问题有复杂的内情,托洛茨基对此一清二楚,而阿拉洛夫个人的观点对解决问题未必能产生影响。我们有中央的指令,我正是据此向托洛茨基通报的。

恳切请您立即把便函转去,并尽一切可能让我们在今晚7时以前得到托洛茨基的答复。

戈连科:好吧。我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立即执行您的要求。完了\*\*。

## 127

谢尔普霍夫—科兹洛夫

1919年3月22日

4时30分

戈连科:霍多罗夫斯基同志,现在向您全文转发托洛茨基给阿拉洛夫的电报:

“急电,直达电报第17号便函。谢尔普霍夫,革命军事委员会,阿拉洛夫收。

米罗诺夫的使命是指挥军队,而不是开展行政管理和政治方面的活动。他的提纲看来是在陈述自己的观点,正如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在这份提纲上的批注一样。一切权力仍然归于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除了革命军事委员会

\* A. 戈连科是野战司令部参谋长秘书。

\*\* 文件上有托洛茨基关于已经阅读的批注。

以外,个别人员的任何措施都是不能允许的。关于顿河地区内部政策的补充指示<sup>94</sup>,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将通过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收到。至于用于其他战线的师的组建,我再次建议不把组建地点放在菲洛诺沃,而定在更加往北或更加往西的乌克兰境内。米罗诺夫的任务应严格局限于组建的工作。动员应通过革命委员会进行。3月21日,第798号。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

刚才我通过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同阿拉洛夫交谈过了。他请我转告,他和总司令在米罗诺夫提纲上的批注当然不是命令,而是从有利于军队组建出发而陈述了他们的意见。不言而喻,召开政治性质的代表大会只能由我们的政治工作者安排和实施,而绝不是由米罗诺夫决定。他参加会议应是有益的,因为这涉及动员工作。至于军队组建地点,总司令并不反对选用新霍皮奥尔斯克、博布罗夫、安娜一带。完了,再见。

霍多罗夫斯基:好,谢谢您。再见。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7号全宗,2号目录,70号案卷,第429—430张;6号全宗,10号目录,14号案卷,第92—95张。电报用纸。)

## 128

### 托洛茨基关于确定米罗诺夫的权限 发给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摘抄

第799号

1919年3月22(23)日

……五、交索柯里尼柯夫。在谢尔普霍夫给米罗诺夫规定了不明确的权限,显然是错误的,有可能造成摩擦、混乱。您必须前去谢尔普霍夫,把问题解释清楚,把委托给米罗诺夫的任务严密限制于组建军队的范围之内。组建的中心地点应避开顿河地区向北或向西移到乌克兰境内。与此同时,要尽快把中央的补充指示转给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因为霍多罗夫斯基引为依据的是旧的指示。采取的措施请通报。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7号全宗,1号目录,102号案卷,第333—336张。  
电报用纸。)

129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请求通报中央  
关于顿河地区局势的最新指示而  
发给俄共(布)中央的电报

第2851/ym号

1919年3月22日

23时37分

请立即以直达电报便函的形式将中央关于顿河地区政治路线的最新指示转告我们。延误通报将置我们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霍多罗夫斯基 司尔佐夫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5号目录,153号案卷,第56张。电报纸带。)

130

米罗诺夫关于组建顿河哥萨克师的书面说明

科兹洛夫市

1919年3月24日

\* 文件上有如下批注：“内容已转告中央委员。”

根据：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 3 月 15 日的决议和总司令 3 月 16 日的第 2266 号指令\*。

1917 年 2 月 27 日的政治革命发生时，年轻的哥萨克正在相互杀戮的帝国主义战争前线。在席卷一切的革命潮流的影响下，他们同士兵群众并肩前进，尽管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但毕竟在政治上受到了教育。红色的哥萨克军官关注事态的进程。只是在这劳动群众开始摆脱资本压迫的伟大时刻，红色哥萨克军官的数量竟寥若晨星，这是顿河军官的羞耻。

年长的哥萨克——父辈和祖父辈——在顿河地区仍然过着原先警察制度下的生活。在那里，人的智慧、心灵完完全全被置于神父、村镇阿塔曼、管区阿塔曼的控制之下，沙皇在人们头脑中仍然是神圣至尊的，因而发生的变革仍被看作是“内部敌人”的恶行。

谁也没有站出来同这种愚昧无知的现象作斗争；曾有个别人试图对发生的变革作出解释，但几乎惨死在众人的乱石之下。

斗转星移……社会革命正在日益临近。到这次革命发生时，前线哥萨克仍然停留在原处未动，但已经出现了拂之不去的思绪，有时则甚至是颇为强烈的要求：“回顿河去！”卡列金将军为这批哥萨克安排的却是另一种命运：去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和顿涅茨煤田的布尔什维克作战。前线哥萨克并未支持自己首长的意图，而是忠于劳动人民。第 32 团、第 37 团，以及其他一些团队，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市附近拒不执行战斗命令<sup>95</sup>，而第 32 团还受到布尔什维克派出军乐队演奏的欢迎。卡列金将军开枪自杀身亡。但是，卡列金将军未能做到的事却让克拉斯诺夫将军做成了。前线哥萨克回到家乡以后各自回家，失去了和政治中心的活生生的联系，丧失了接受政治教育的条件，最后还是由于思想认识落后而完完全全接受了父辈和祖父辈，以及反革命的神父和军官的影响，不自觉地倒向人民敌人的阵营。顿河地区遭人遗弃，陷于自生自灭的境地，最终将在自己的血泊中自食苦果。前线哥萨克的这一幕沉痛的悲剧将由公正不倚的历史在将来加以阐明，目前革命正在呼唤他们。数以百计的哥萨克已被黑帮的子弹枪杀，数以千计的哥萨克则在监狱和矿山受尽折磨。

直到如今，顿河地区在政治上依然是一无所知和十分落后。革命已经发展

\* 参见 123 号文件。

到极大的深度,而村镇居民的贫乏的脑子竟仍然无法看清发生的事件,仍然无法理解已席卷半个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规模。他们不能理解目前在顿河地区发生的、由于全国性的饥荒而引起的没收牲畜和粮食储备的做法。要知道,现在正是在这种气氛之下,又是从投诚过来以后又处于对我们满怀敌意的他们父兄的影响下的前线哥萨克中要组建起一个师来。

因此,我设想按照以下计划组建这个师:

1. 巡视大部分村镇,向居民介绍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说明当前这一场斗争的意义,世界革命的发展,等等。符合征召年龄段的哥萨克应通知出席这类座谈会。

2. 向每一个村寨散发足够数量的由我撰写的宣言书《顿河哥萨克——拉辛的后代——唱起歌来吧!》。

3. 建立师部的核心,以便顺利实施动员工作。为此,首先必须要有一位经验丰富的参谋长。我推荐第23师参谋长斯多布诺夫同志担任此职,他在以前的工作中就熟悉动员工作的具体细节。

4. 各团的指挥人员将从动员起来的下级准尉或前哥萨克军士中选任。必须允许从第16师和第23师抽调一批有觉悟的革命分子,哪怕每一个组建中的团能有10—15人(用作各团的酵母)。

5. 这之后宣布动员并指定集合地点,同时基本采用革命前的编组体制,即由某几个镇组成某一个团。

6. 规定各团番号。

7. 必须立即任命供应主任。

8. 立即供应厨灶。

9. 在组建期间,将安排队列训练和战术作业,主要是教会指挥人员熟悉野战条件下的行动。将特别注意拉瓦战法<sup>96</sup>的训练。

10. 组建地点:菲洛诺沃车站及其四郊——菲洛诺夫斯卡亚镇、安宁斯卡亚镇和亚雷任斯卡亚镇;谢布里亚科沃车站及其四郊——阿尔恰金斯卡亚镇、伊利缅斯基村、博利绍伊村和先诺伊村。

11. 师部——在谢布里亚科沃车站(米哈伊洛夫斯卡亚镇)。

12. 首先征召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和霍皮奥尔管区的哥萨克入伍。

13. 必须预先拨付发给哥萨克的津贴和保证他们供应的经费1500万卢布。其中一部分要立即拨给,以便开始动员工作。

14. 有关该师炮兵建设方面的事务,请求委托给第23师炮兵主任A.戈利



科夫办理。

步兵第23师师长 Ф. 米罗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01号全宗,1号目录,60号案卷,第5—6张。核对无误的副本。)

### 131

##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请求将米罗诺夫 调离顿河地区发给托洛茨基的电报

第6号

1919年3月24日

科兹洛夫市

秘密

先前,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就曾明确表示,从政治上考虑必须把米罗诺夫从顿河军辖区境内调离\*,而您也接受了我们的意见,下令进行调动。后来不久,因第9集团军对调动一事提出请求\*\*,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又再次重申自己的观点,于是米罗诺夫调往总司令处听从安排。在此期间,革命军事委员会获得一批具体材料,足以证实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观点确实正确无误,看了这些材料以后,连索柯里尼柯夫也无法表示反对,当然他还是有些保留看法。在战事炽烈之际把米罗诺夫从前线调走由总司令另行安排,这一事实的原因对于米罗诺夫而言是不言自明的,这种做法已经造成一种局面,即再让米罗诺夫返回顿河军辖区必然会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对此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认为有责任向您报告。规定在顿河以外某个地点作为总部仍由米罗诺夫领导组建一个顿河哥萨克步兵师,按照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看法,并不能消除米罗诺夫在顿河的影响

\* 此处及本文件以后各处用斜体字(中译本用楷体字。——译者)表示着重的地方,看来是托洛茨基在阅读时作出的,因为文件上有托洛茨基“已阅”的注记。

\*\* 参见107—108号文件。

响,而由顿河人组成一个哥萨克师在哥萨克举行暴动的条件下,则又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作为一个对南方面军各方面都负有责任的机构,革命军事委员会认为有责任向您提出重新审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3月15日关于由米罗诺夫全权在顿河组建哥萨克师的决定。据我们得到的消息,将让米罗诺夫去白俄罗斯指挥一个集团军<sup>97</sup>,您是否认为有可能由他去接受这件事,而不委托他组建那个师。请就米罗诺夫问题立即作出决定,因为再让他继续滞留在科兹洛夫十分不便。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科列加耶夫 吉蒂斯 霍多罗夫斯基 司尔佐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7号全宗,1号目录,154号案卷,第543—546张。电报纸带。)

## 132

### 司尔佐夫关于中央修改1919年1月24日指示 发给各区革命委员会的电报

第974号

1919年3月25日

军用

乌留平斯卡亚——送霍皮奥尔区革命委员会,卡恰林斯卡亚——送奇尔区革命委员会,科捷利尼科沃——送科捷利尼科沃区革命委员会。抄送:第10集团军政治部穆辛。

迅即通报你区党和苏维埃的负责领导人员,说明中央修改了自己的指示,并要求党的工作人员停止实施大规模的行动。绝对不得实行任何可能激化关系和导致暴动发生的任何举措。经济方面的措施,特别是没收行动,必须谨慎小心地进行。当无法运出食品时,也不应强行取走而触怒居民。当然,清除个别有害的

反革命分子是必要的。对于韦申斯卡亚的暴动,当然必须极其坚定果断地和毫不留情地彻底镇压,但是,对于未曾举行暴动的村镇则不应不分青红皂白地扩大镇压行动。不言而喻,对于南方的哥萨克要采取更加严厉的手段,但不应越出当地的范围。宣传鼓动工作要最大限度地开展起来。

地方工作部部长 司尔佐夫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5号目录,35号案卷,第7张。  
核对无误的副本。)

### 133

##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记录摘抄

1919年3月29日

参加人员:斯大林、谢列布里亚科夫、克列斯廷斯基、斯塔索娃、穆拉洛夫、诺夫哥罗德采娃。

听取内容:……八、顿河、乌拉尔和奥伦堡的哥萨克在各自的报告中都指出,必须修改和废除关于红色哥萨克军人会议的法令,等等。

决议:……八、向[俄共中央]政治局报告。

[听取内容:]哥萨克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纸币的问题,其中主要是辅币太少。

[决议:]……尽量把钱运去。

[听取内容:]另外哥萨克还提出,关于牲畜的法令,由于耕作条件特殊,他们不能接受。

[决议:]要求粮食人民委员部提供他们下发的关于马匹和其他牲畜的指令。

[听取内容:]哥萨克关注是否有可能征募2—3个年龄段的青年派往同高尔察克作战的前线,但这要通过哥萨克来办。

[决议:]在哥萨克青年中征募志愿人员。

[听取内容:]哥萨克提到米罗诺夫(在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同时)进行反对共产党员的宣传鼓动。

[决议:]向索柯里尼柯夫提出询问。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112号目录,2号案卷,第8、9张。核对无误的副本。)

## 134

###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顿河军辖区内 一般性政策问题发给各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和 各区革命委员会的指令\*

第 3448 号  
科兹洛夫市

1919 年 4 月 5 日  
13 时 50 分  
优先拍发

送南方面军第 8、第 9、第 10、第 13[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第 8、第 9、第 10、第 13[集团军]政治部,霍皮奥尔、乌斯季梅德韦季察、卡拉乔夫、科捷利尼科夫、萨尔斯克、齐姆良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莫罗佐夫各区革命委员会。抄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按所在地点拍发)。抄送——莫斯科,人民委员会列宁。抄送——莫斯科,俄共中央。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遵照执行以下原则,以改变原先关于顿河军辖区一般性政策的决定:最最无情地镇压后方的暴乱阴谋,其间采取对暴动者大规模消灭的措施。与此同时,对于和平地区不采用大规模恐怖行动,只追究积极

\* 另一份文字相同的电报于 1919 年 4 月 7 日(第 3348 号)再次送达俄共(布)中央。(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5号目录,153号案卷,第 61 张。)

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而不采用有可能导致哥萨克分化中止的措施,严格追究擅自决定的征用行为,仔细安排对合法征用和提供大车的报酬,且不得征用役畜。绝对禁止征收赔偿性军税,有组织地征收特别税必须经过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许。应当立即着手编制因反革命匪帮的行为、遭抢劫和非法征敛而蒙受损失的公民名册。对于所有犯有弄权舞弊行为的苏维埃职务人员必须无情严惩。

兹根据以上指示,废除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命令:2月5日关于组织团级法庭的第171号命令、2月18日关于没收哥萨克居民马车和饲料的第248号命令(实行在确实必要时采用法律规定的及时付酬征用以取代没收的办法)、3月10日关于没收鞍具的第369号命令(以根据需要征用并迅即付酬的办法取代没收的做法),以及取消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就贯彻执行党中央2月7日关于顿河地区政策的指令的实施细则\*。

此项命令应立即通过电报传达给各师和各团,并广泛对军队和居民进行通报\*\*。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霍多罗夫斯基 索柯里尼柯夫  
代理办公室主任 布劳诺夫斯基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84号目录,47号案卷,第58张。电报用纸。)

## 135

### 顿河局委员司尔佐夫关于顿河地区形势 送呈俄共(布)中央的书面报告

1919年4月21日

\* 参见96号文件。

\*\* 在电报文本上,第9集团军司令克尼亚格尼茨基作了如下批示:“办公室主任:1. 通报各师、集团军行政处长、供应处长和其他各处;2. 询问各革命委员会,为贯彻此命令它们做了些什么。4月15日”。(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92号全宗,1号目录,66号案卷,第5—8张。)

尊敬的同志们!

由于俄共顿河局仓促派我来向中央报告并明确一系列问题,因此未能带来翔实细致的报告和有关顿河局活动的材料,我只能提出在途中匆忙草拟的这份提纲。

#### 一、一般政治局势和居民的情绪。

目前,南方面军各集团军已占领顿河军辖区大部分地面。尚未占领的还有:切尔卡斯克管区——这是顿河反革命势力的基地,这里居住着最富裕、最反动的哥萨克;罗斯托夫管区——居民多数为农民,有相当数量的工人;塔甘罗格管区——全部为农民,以及萨尔斯克管区的一部分。顿河军辖区的无产阶级成分几乎全部处于敌军的活动范围之内(亚历山德罗-格鲁舍夫斯基、苏林、塔甘罗格、罗斯托夫)。

这些地区居民和军队的情绪,据顿河局掌握的材料看,可说是五花八门,复杂多样。

切尔卡斯克管区的哥萨克思想顽固而态度凶狠,心存怨恨。一些讨伐支队就是由这些人补充起来的,对农民和工人进行恐怖活动。我们已经占领地区的许多哥萨克居民,在我们进攻时纷纷出逃(或者被强行裹挟而去)。

志愿军军官中一度出现的有利于我们方面的情绪转折如今已经消失,并由于库班军队(近两个月)的来到而出现新的逆转。不过我们地下组织的报告还是提到,就在近几个月不时发生军官逃亡现象,有人对反布尔什维克的政策表示失望,而对于保持“中立”或“靠向”苏维埃政权并为之效力的那些军官表示不胜羡慕。阻碍这种情绪发展的因素是,他们深信布尔什维克对军官(包括投诚的军官)不会宽恕。由个人安危考虑促成的上述瓦解迹象并未有明显发展,而库班人的到来又使之停顿下来。高尔察克(总的说来,顿河地区的反革命分子原先就对他抱有极大的期望)的胜利,在这方面无疑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库班部队中,瓦解迹象并不存在。因为在高加索轻易取得胜利而趾高气扬的库班人满怀希望,想在最短时间内荡平顿河军辖区,把红军制服。

工人们态度明确,倾向于布尔什维克。他们急切地期待着红军的到来。失业、动员、物价昂贵、工资低下等等,使工人们不断倾向于革命,也早就把他们从孟什维克身边推开。

农民(特别是塔甘罗格管区的农民)的情绪恰似斯科罗帕茨基统治时期的乌克兰农民。他们的情绪曾使克拉斯诺夫和博加耶夫斯基的政府极度不安,也

使邓尼金分子的政府不安。讨伐支队大都集中在这个地区,守卫着铁路线。个别乡的农民也发动过几次零星的起义,但都被志愿军毫不费力地镇压了下去。这些起义是在没有党的参与下由农民自己发起的。罗斯托夫-纳希切万委员会是地下组织的中心,反对这类起义。最后一次起义规模较大,蔓延到15个乡,是因乌克兰军队逼近马里乌波尔而引发的。起义者被迫离开铁路线,又被讨伐队的攻击切割成几部分。一部分起义者找到了乌克兰军队的一些支队,与它们汇合;其他的人被歼灭。

对外来居民的动员,早在1月份就已宣布;但成效甚小,只不过使工人和农民惊恐不安。大量的逃亡使讨伐队十分繁忙,不停地在农村搜捕。逃兵被抓获以后要遭体罚折磨(用三根通条捆在一起,鞭打25—40下),然后送回部队。近来也看到有动员起来的农民和工人(主要是逃兵)被送往库班军辖区和斯塔夫罗波尔省进行编组,又把动员起来的库班人和斯塔夫罗波尔人调来这里取代他们。

资产阶级惊恐不安,纷纷离开罗斯托夫和新切尔卡斯克。

全部政权都掌握在志愿军司令部手中。自从克拉斯诺夫垮台以后,顿河政府独立行事的一切迹象都消失不见了。

被占领地区居民的情绪,就目前逐渐形成和显露的状况看,也是多种多样的。现在已经可以不像原先那样谈论顿河军辖区的局势,而是谈论察里津省和罗斯托夫省部分地区的局势了,因为成立这两个省已经势在必行。就即将划入察里津省的一些地区的居民而言,从总的方面来看,应当承认,与韦申斯克区、康斯坦丁诺夫区、齐姆良斯克区相比,其反革命的倾向要少些,更不用说同切尔卡斯克相比了。哥萨克的经济状况与坦波夫省的农民或上述各管区的农民相比也并不特别好。

国内战争使他们遭受到重大损失,业已厌倦,而且他们也认为战争的罪魁祸首是卡列金、克拉斯诺夫和各级阿塔曼,目前他们渴望能过平静的生活。很大一部分霍皮奥尔人和梅德韦季察人(哥萨克)自愿地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只有为数不多的村寨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目前已经是无条件地支持苏维埃政权,特别是当前在各哥萨克区建立的政权机关(不是经过选举的苏维埃,而是委派下来的革命委员会和委员)。

由于他们与南方的哥萨克相反,并不享有实际的经济特权,他们同这些管区的农民相比也没有多少不同。在这些地方,哥萨克和外地人的分化也不如南方那样严重。哥萨克和农民之间的斗争(这在南方相当尖锐激烈)不易觉察到。

3月25日,在米哈伊洛夫卡镇(乌斯季梅德韦季察区)举行了一次本区镇和乡委员的会议。他们的情况汇报提供了有关这个地区居民情绪的材料。

奥斯特洛夫斯卡亚镇及所属村寨:“人民群众对待苏维埃政权的命令和决定态度忠顺,年轻人充满革命精神。”

别廖佐夫斯卡亚镇:“群众的情绪不完全正常,可以发现有人在进行反革命的宣传鼓动。”

丹尼洛夫乡:“居民的情绪令人满意。”

拉兹多尔斯卡亚镇:“群众的情绪并不尽如人意,有人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宣传鼓动。”

霍皮奥尔和梅德韦季察两个管区的哥萨克(和农民)的反革命情绪并没有强烈地表现出来。尽管韦申斯卡亚的暴动者一再试图把霍皮奥尔管区挑动起来,但未能得逞。固然,有一个情况在这里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那就是第9集团军的后勤部队和后备部队驻扎在这里。不过,就反革命倾向的程度而言(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在韦申斯卡亚人,切尔卡斯克人等等与霍皮奥尔人之间无疑还是有差别的。

和顿河军辖区所有各地一样,反革命分子已经来得及向没有自觉意识的群众注入了关于苏维埃政权,主要又是对共产党员的真真假假的可怕行为的传言。其中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共产党人成立“共产公社”以后,要把所有财产,以及各家的妻儿老小都送进这类公社。由于居民缺乏自觉的意识,他们也就不可能达到理解各个政党纲领性要求的高度。哥萨克(和农民)对这些纲领的认识就体现在代表人物身上。在他们看来,反对克拉斯诺夫的政策(他们大多数人当然并不是克拉斯诺夫分子)就体现在米罗诺夫身上。米罗诺夫是哥萨克(和农民)中最有威望的哥萨克军官,指挥着第9集团军的一个有哥萨克投诚者和他动员起来的人组成的师。这种由个人体现政策的现象,在米罗诺夫具有蛊惑人心和羡慕虚荣倾向的情况下,无疑是一种危险的现象,必然会增加极大的困难。现在,米罗诺夫已由托洛茨基同志(根据我们的多次呈请)以一种正当得体的理由调离顿河军辖区,但并未能消除其从远处施加影响的可能。另外,也并没有什么因素足以保证不出现新的米罗诺夫。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我可以举出两个例子。

党的区总支部主席格罗德纳同志和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向顿河局通报说:“米罗诺夫进行反对共产党员的宣传鼓动。居民仔细地聆听‘米罗诺夫老爹’的话。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在他发言的影响下人们不让共产党员说话。米罗诺夫



还干预地方工作部的事务,并把革命委员会的每一项措施都蓄意进行歪曲事实的解释,以致在居民中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一切好事都是出自米罗诺夫之手,而一切不好的现象都是共产党员造成的后果。在哥萨克和农民中流传着一种说法:现在先对付克拉斯诺夫,然后‘米罗诺夫老爹’会带领我们扑向共产党员。”\*

第9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说得和缓一点,曾经处事不够谨慎,竟派出“米罗诺夫师”的两个哥萨克团参与镇压暴动。这两个团曾从米列罗沃区(当地居民均为农民,同情苏维埃政权和党)通过,对革命委员会进行恫吓(说:“如果你们苏维埃中有共产党员,让他们当心”),他们还驱散了科洛杰兹诺耶村一个由27个农民组成的劳动公社。

上述事例说明,不能把北方的哥萨克想象成为革命的,他们的反革命倾向比南方的哥萨克少一些,但只不过如此而已。

把霍皮奥尔、梅德韦季察、奇尔斯科、科捷利尼科沃、莫罗佐夫几个区划入察里津省,能改变哥萨克的相对影响,而哥萨克在这个省居民总数中的比例会降低到30%。

属于未来的罗斯托夫省的目前有几个区:

米列罗沃区——是一个农业区,除24个乡之外只有4个村镇;卡缅斯克区(部分)——居民中有农民,也有哥萨克;齐姆良斯克区和康斯坦丁诺夫区——多数哥萨克有积极的反革命倾向;韦申斯克区——这个区的暴动再一次肯定了自己的反革命名声。这几个区的居民划分为界限分明的农民和哥萨克。大部分农民(除占极小比例的恶名远扬的富农以外)是党在同哥萨克的斗争中不得不依靠的成分(工人数量极少,在米列罗沃只有1000人,另外在乌斯季别洛卡利特文斯卡亚区还有少量矿工)。

这几个区的农民对哥萨克恼怒到十分强烈的程度。

哥萨克镇压了二月革命掀起的农民运动,还阻止农民汇合到十月运动中去。农民一向习惯于把哥萨克看成阶级敌人,如今对哥萨克的憎恨一直在寻找表达方式。在此之前,农民的种种企图只能落得悲惨的结局:哥萨克在自己军政府的支持下力量要强大得多。红军的胜利使农民信心倍增,他们开始报复哥萨克。暴动地区周围各村镇和村庄的农民知道,一旦暴动者取得胜利自己绝不会有好果子吃;在他们的人口与哥萨克相比占较大比例的地方,自动掀起了反哥萨克的

\* 参见106号、110号文件。

运动。革命委员会在农民要求的影响下把村镇和庄寨改名为乡和村庄。(这一点初看起来也许是细节,但是对于如此珍惜自己的传统和日常生活特点的哥萨克就感到幻想破灭:“清除哥萨克”<sup>98</sup>开始了,这正是他们最怕的事。)由讨伐队在暴动地区周围村镇掳取的人质交给了乡的革命委员会,他们都被农民打死。在许多村镇和庄寨,“哥萨克”<sup>\*</sup>一词已不再使用。“现在已经没有哥萨克和外地人了,只有农民”,农夫们这样说着,一面残酷地对自己不久前的压迫者施加报复。米列罗沃区的村镇(它们与农民乡比较数量极少,为四个村镇比24个乡)变得荒无人烟:哥萨克携家带口并随身捎上少量财产,跟随退却的大军离去,他们知道,留下来会遭到惨烈的迫害。距离这些村镇最近的卢甘斯克乡和米佳金斯克乡的农民,在我军刚一占领这些村镇之后,随即乘坐马车前来有组织地取走剩下的财产,并认为这是哥萨克原先不断地对农民实施抢劫应该付出的合法补偿。

在一段时间内,农民对于共产党员抱敌对态度的警觉情绪也有强烈的表现。他们等待着何时发布命令强迫农民登记参加共产公社。随后的宣传工作才使他们相信,谁也不准备强制地使人们进入公社,这使农民平静了下来。目前,在米列诺沃区有一些贫困家庭(多数是逃亡的难民)组成两个不大的共产公社。农民获得了以前从地主手中租种的那些土地准备春耕,同时还有望得到哥萨克的土地,对于把庄园改为苏维埃农场也不再有什么不满了。

总的条件迫使我们,通过满足农民的要求(这不包括最上层的分子)使他们成为我们在消灭哥萨克事业中的支柱(更不用说我们近日内即将解救出来的工人、矿工了),更何况农民正在自发地走上这样一条路。

[……]\*\*

#### 四、哥萨克暴动

3月10—11日,在卡赞斯卡亚、米古林斯卡亚、韦申斯卡亚、叶兰斯卡亚等镇的庄寨发生了暴动。<sup>\*\*\*</sup>哥萨克用藏匿的武器武装起来(后来查明,他们是把武器藏在河里和埋在公墓的棺材中),袭击了革命委员会。一部分革命委员会委员被他们打死,另一部分人和少量守备队一起经过交火冲出包围,找到了我军

\* 参见144号、145号文件。

\*\* 略去第二和第三节,因其内容与本文件集无关。报告文本曾在文件集《俄共(布)中央书记处与地方党组织通信集(1919年4—5月)》(1972年莫斯科版,第258—270页)中发表。但是,其中所有涉及米罗诺夫和消灭哥萨克的内容全部被略去。

\*\*\* 参见注释85。

部队。

在村镇中曾留下了许多从哥萨克手中收缴的武器,如今都又被他们夺走,这使他们有可能大量武装起来。此外,他们还夺占了第8集团军及所属各师后勤机关装满各种物资的许多仓库(其中包括因扎师装满子弹的运输车辆,莫斯科师的工程器材和电报、电话设备,以及被服和一定数量的炮弹)。

暴动的组织者是阿尔费罗夫上校和两名大尉。他们对16—55岁年龄的人全部进行了动员。为数不多的一部分居民没有参加暴动,这些是在这个区里占人口比例极少的农民和一些哥萨克。

此后暴动的进程如下。武装起来以后,他们编组成十分正规的部队(这并不困难:这几个村镇原先曾经组成过几个团)。他们采取措施安排了规范的道路警戒,向沃罗涅日省博古恰尔方向、铁路方向,以及向第8和第9集团军各方向派出骑兵侦察队。他们极力向霍皮奥尔管区的其他地区扩大暴动范围,甚至对沃罗涅日省的农民开展工作——曾派去数十名密探兼宣传鼓动员。

从我们缴获的许多命令和传单中可以看出,暴动者正在形成这样一种纲领:“我们不反对苏维埃,我们主张由人民自己选举这些苏维埃,我们反对共产党员,反对共产公社,反对委员,反对犹太鬼,反对征用、抢劫和枪杀。”在散发给霍皮奥尔哥萨克的号召书中,他们说:“要举行暴动反对委派的委员。组织起苏维埃。”

许多散发的传单是由顿河上游管区苏维埃签署的。许多庄寨的革命委员会(由上级委派,但均系当地人)留在原地未走。不仅如此,梅什科夫斯卡亚镇的一些庄寨革命委员会就是暴动的核心机构。关于暴动和动员的命令,他们接到以后进行讨论,还在命令上批注说已经照知,然后又发往相邻的革命委员会。写有批注的这一份命令被一名委员缴获,这个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均予枪决。

米古林斯卡亚、卡赞斯卡亚、韦申斯卡亚等镇的革命委员会对暴动者进行了抵抗,但它们手中兵力极少(两个阻截支队共计120人,以及亚历山德罗-格鲁舍夫斯基和苏林的工人组成的民兵队40人)。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从第8集团军抽调300名红军战士作为组建警卫营的基础的命令未能履行。缺乏实际兵力,正是哥萨克明目张胆地发起暴动的原因。军事当局对待革命委员会的不妥做法<sup>99</sup>在哥萨克中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红军反对革命委员会,反对共产党员。

我们镇压暴动失利的原因是:河水泛滥影响了讨伐部队的进攻,通信联络不顺畅,指挥不协调,派去镇压暴动的各团队政治上不稳定<sup>100</sup>。哥萨克在自己的

行动中采用各种方法对我们的红军战士施加影响,诸如从散发挑拨性的传单,直到把妇女儿童编入散兵线作战、使用红色的袖章和旗帜等等。

靠近暴动蔓延地区农民的态度,我在上面已经作了说明。米列罗沃区各乡的农民自愿进行动员,组成支队同暴动者作斗争,并要求我们发给武器。除了使用正规部队以外,增派讨伐部队可以巩固农民的情绪和吸引他们积极参加同哥萨克的斗争。只要我们把他们武装起来,并让他们相信,这场斗争中的力量对比有利于他们一方,这一点就能够做到。<sup>101</sup>

实际设想和原则性的认识我已亲自呈交中央,在这里就没有必要再次重复了。

致以同志式的敬礼

俄共(布)顿河局委员 C. 司尔佐夫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号目录,83号案卷。第1张—第4张背面,第7张背面—第10张。签名件。)

## 136

### 俄共(布)顿河局关于对待哥萨克的基本原则的决定

不迟于1919年4月21日\*

俄罗斯共产党顿河局讨论了对待哥萨克的态度问题(中央的指令),得出看法认为:

中央和地方(顿河地区)政权机关的政策应当决定于以下情况:

1. 顿河哥萨克的存在,加上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由于反动传统而牢牢固定下来的经济特权的残余、对政治特权的怀念、宗法制度的残余,以及受到较富

\* 日期系根据135号文件内容确认。

裕的老人们和紧紧抱成一团的军官和官吏们在生活上的和政治上的决定性影响，使无产阶级政权面对始终存在着的不断发生反革命暴乱的危险。

这类暴乱之所以特别危险，是因为哥萨克的军事组织形式\*作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已经进入了他们的日常和平生活。

一般说来，由于军事训练使每一个人从18岁到身体完全成熟年龄的哥萨克都成为熟练的军人，这就使反革命势力有了一支现成的基干士兵（约为30万人）。这些人能够十分迅速地动员（如历次所有暴动那样）和武装起来（拿起极其诡秘地隐藏着的武器）。

苏维埃政权远未摆脱遭受外国帝国主义大肆进攻的威胁，因此存在这样一支反革命势力的基干有生力量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处境必然是极大的危险。

所有这一切就使全部、迅速、坚决地消灭哥萨克这样一种具有特殊的生活习俗和经济特征的群体，摧毁其经济管理制度，从肉体上消灭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哥萨克官吏和军官，以至哥萨克的所有上层人物，将普通哥萨克分散安置并使其无法起到危害作用，以及从形式上消灭哥萨克的存在，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2. 目前，在实际执行这项任务时必须做到与前线的战略形势相一致，以免迅即引起内部的骚乱而使前线的形势复杂化，也不能由于不谨慎的过于张扬的镇压行动而妨碍了仍然留在敌人阵营内的哥萨克的分化。

采用镇压、大规模恐怖行动的做法，只能是对个别人员、庄寨、村镇的行为（图谋暴动、对抗苏维埃政权、进行间谍活动等等）进行有充分根据的惩罚。

对于南方的，反革命倾向更加严重的哥萨克，应当采用经济恐怖行动（从经济上使哥萨克陷于衰败）。这类措施应当是：

1. 剥夺拥有大量土地的切尔卡斯克哥萨克的土地，剥夺其他管区反革命倾向最严重的群体的土地。

2. 废除军队土地所有制（取消顿河军土地、村镇的份地），把这部分土地分给缺少土地的当地农民和移民，并尽可能采用土地集体耕作的形式。

3. 没收顿河沿岸哥萨克的渔业财产（拥有这些财产正是哥萨克现有特权之一），并转交给渔业劳动组合和捕鱼的农民。

4. 对个别村镇收取赔偿性军税。

5. 实行特别税制，使资产阶级和哥萨克承担其中主要份额。

组织迁移

\* 此处遗漏一词。

只要总的条件允许,应当大规模地安排农业人口从俄罗斯中部向这里迁移。<sup>102</sup>

必须广泛实施把哥萨克从军辖区境内迁出的做法,为此应当制定局部动员的制度,使被征召入伍的哥萨克派往工程作业营(军事工程营、建筑工程营)和各种强制性劳动工地。

[克列斯廷斯基的批注:]1919年4月22日中央组织局批准\*,并增加一条:应当把居住在顿河地区的农民,以及移民,武装起来。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5号目录,34号案卷,第163—164张。打字件。有克列斯廷斯基用钢笔书写的签名。)

## 137

### 索柯里尼柯夫关于顿河局的政策发给 俄共(布)中央书记处的电报

伊久姆

1919年4月21日

11时

莫斯科,送俄共中央。抄送——米列罗沃,顿河局

顿河局在第948号文\*\*中断言:暴动的发生并非实施最初一份指示的结果,这一份指示“实际上并未贯彻实施”。顿河局弄错了——我手头拥有官方的数字,足以确认曾在很大范围内执行了指示,而实施的地区正是目前暴动发生的地区。据我所知,顿河局并未以任何方式显示政策方针的改变,这完全符合该局这样一种观点,即原先的方针并未造成什么恶果。我完全不知道顿河局下发给顿河地区各地党组织关于根据新的指令同暴动蔓延作政治斗争的指示,也不知道

\* 参见139号文件。

\*\* 顿河局的948号文件没有找到。

顿河局为此目的而专门印发的书刊。在我的坚持之下,南方面军政治部,尽管稍有延误,还是执行了这项工作;顿河局并未进行此项工作。他们借口说,由于没有地方工作的领导中心而让苏维埃工作占用了精力,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在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设有一个地方工作部;可惜的是这个地方工作领导中心状态不佳。对于《顿河真理报》刊登的一篇反对哥萨克领导干部的短文进行辩解的做法,令人不胜惊讶。这篇短文引起苏维埃哥萨克师极大的激动和愤怒。<sup>103</sup>第9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霍多罗夫斯基同志坚持要求立即在最近一期《顿河真理报》上刊载批驳的文章,以制止出现的骚乱。我于4月13日致电顿河局和司尔佐夫,建议刊登反驳的文章,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索柯里尼柯夫]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5号目录,35号案卷,第13张。电报用纸。原件。)

## 138

### 司尔佐夫就索柯里尼柯夫的电报一事 给俄共(布)中央书记处的便函

1919年4月22日\*

送中央书记处

尊敬的同志们!

我认为有必要就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电报作一些说明,以便于书记处了解情况。

在韦申斯克区枪决的人数我已向中央作过报告(约600人)。<sup>104</sup>

\* 日期系根据内容确认。

顿河局改变方针是通过向各地党组织发去电报来传达的(其副本我今天送呈中央)。<sup>\*</sup>

为了在暴动发生之后开展政治工作,顿河局抽调了20个人。

霍多罗夫斯基关于《顿河真理报》那篇短文的电报,是由我转交给新任命的《顿河真理报》编委卢卡申同志的,并恳切指出必须刊登批驳文章。

有关其他一切情况我已向中央组织局作了报告。<sup>\*\*</sup>

致以同志式的敬礼

司尔佐夫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5号目录,34号案卷,第168张及其背面。有作者铅笔签名。原件。)

## 139

###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关于顿河地区形势的 会议记录摘抄

1919年4月22日

参加人员:克列斯廷斯基、斯大林、斯塔索娃、谢列布里亚科夫、别洛博罗多夫、诺夫哥罗德采娃、司尔佐夫、福明、捷尔任斯基。

听取内容:(1)司尔佐夫同志通报顿河地区的局势、韦申斯克和其他管区的哥萨克暴动。一部分哥萨克和农民没有参与暴动。暴动者的政治纲领:“不反对苏维埃政权,但反对共产党员委员。”目前暴动者已被围困在包围圈内。梅德韦季察和霍皮奥尔两管区的哥萨克对待共产党员的态度不友善,但行动并不积极。米罗诺夫哥萨克师的行动似有可疑。

\* 档案中没有文件的副本。

\*\* 参见135号文件。



司尔佐夫同志建议对南部地区反革命的哥萨克实施恐怖行动；让来自俄罗斯中部的移民迁入哥萨克庄寨居住；对米列罗沃区进行动员，把农民武装起来。

解脱顿河局主席的苏维埃工作。在米列罗沃建立罗斯托夫省的地方工作部的核心机关，以后迁入卡缅斯卡亚。

充实顿河局的组成。

决议：情况知悉。

司尔佐夫同志的建议和顿河局关于对待哥萨克态度的决议予以通过。后一个文件应补充关于动员、关于把迁入哥萨克地区的农民武装起来的内容。

委托别洛博罗多夫同志同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商谈建立地方工作部事宜。<sup>105</sup>

沙布利耶夫斯基同志参加顿河局的工作。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 号全宗，112 号目录，3 号案卷，第 39 张。打字件。）

## 140

# 米罗诺夫为请求派他去同高尔察克作战而送呈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报告

谢尔普霍夫市

1919 年 4 月 25 日

在当前危急时刻，所有报刊都满篇地刊载号召人们去同社会革命最凶恶的敌人高尔察克作战的呼吁和响应号召的请求。

在 3 月 28 日给我的第 3044 号命令中，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说：“鉴于在同总司令谈话时获悉的西方战线的困难局面，兹命令您……前去谢尔普霍夫市共和国全军总司令瓦采齐斯同志处报到”。<sup>106</sup>

于是，我接到了担任白俄罗斯立陶宛集团军副司令职务的任命。这个集团军正面的形势目前比原先更加艰难。

设想在目前形成的条件下我能够使这种困难局面有所缓解，从我一方面来

说需要有极大的勇气。

但我也愿意假充天真幼稚,因而公开声明:集团军副司令的任命我看作是为了把我从顿河地区遣送出境,虽然我本不应受到这样的对待。意识到邪恶势力又一次战胜了我,确是令人痛苦的。不过,目前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对我的指责是无所事事。我不准备辩解,因为我并不知道自己的罪名是什么,而且我深信,时间会证明我无罪。

现在,东方战线要求积极的工作人员。

在同克拉斯诺夫作战时我是幸运的。我请求有可能在同高尔察克的作战中试一试是否幸运。

我向共和国推荐自己去高尔察克后方实施游击作战,并生擒高尔察克本人,或者去捕捉西伯利亚政府成员,或者去消灭白卫军的高级司令部。我拥有日俄战争和对德战争的丰富作战经验。<sup>107</sup>我也曾经常在敌人后方遂行游击战性质的任务。

我在国内战争中的工作共和国是清楚的。我不仅对自己充满信心,而且对自己着手进行的事业的成功,也同样满怀信心,哪怕即使是局部的成功。我因抱有共和国会允许我再次在我热爱的气氛中为社会革命效力的希望而自感安慰。

为了去完成我的重大事业,需要有一个2000—3000人的骑兵支队和一个步兵团。后者是为了构建一个藏身之处(参见克列姆博夫斯基《教程》第3节第39条)。

组建这样的游击支队在顿河地区是有可能的,我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做到这一点。到处都有符合要求的热心的志愿人员,特别是有曾在旧制度下供职的骑兵。

这个支队还需要有熟悉高尔察克的黑海舰队的水兵同志。

“检验不是损失,需求不是坏事!”

如果共和国同意我的意见,它就能够建立起一支坚不可摧的、充满活力的同高尔察克作战的力量,这样一支兵力对敌人的实际威胁要比表面看起来大得多。为了彻底战胜高尔察克,当他不得不狼狈逃窜时这样的支队也是极其需要的。而如果这场作战越是缓慢地延续下去,那它就能培育出更多的经过考验又富有牺牲精神的战士,在以后同反革命作战的世界舞台上将大有用处。

谁熟悉我在顿河地区的工作,谁就会相信,我绝不是为了寻开心而提出这个问题。在顿河地区时,我曾多次被包围,似乎已没有出路,而村镇居民甚至已经把缉拿我的赏格20万元彼此作了分配。

在《哨兵》报第111号上一篇评述今年1月27日作战行动的文章中,敌人写道:“在北方战线,敌人急于利用我方因调整军队部署,以及因后勤和通信联络尚未整顿就绪而出现的暂时消极态势。米罗诺夫在托洛茨基眼中一天比一天高大起来,他如今已不再是指挥一个军,而是在指挥一个集群,因而他力求不辜负布尔什维克统治者对他的信任。他试图以数量来压垮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目前一时还没有可能采用巧妙的机动战术来打击他,尽管他曾经不止一次经受过这种战法的沉重压力。”

我希望,在白军对我作出这样的鉴定之后,能再一次对我示以信任,而我将竭尽全力不辜负这种信任。\*

白俄罗斯立陶宛集团军副司令 Ф.米罗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7号全宗,2号目录,21号案卷,第376—377张。原件。)

## 141

### 米罗诺夫从斯摩棱斯克寄出的信

不迟于1919年5月6日\*\*

亲爱的彼得·阿尔谢尼耶维奇\*\*\*!

希望这封信的起头不使您感到奇怪;在目前时刻,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正处于从顿河地区被放逐出来的流放犯的境地,恰如一年以前您以同样的理由被从克列茨卡亚驱逐出来以及我从乌斯季梅德韦季察被驱逐出来时一样理所当

---

\* 报告上有两则批示(何人所写,未能查明)。它们是:“呈总司令,4月26日。”和“报告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

\*\* 日期系按内容确认。

\*\*\* 收信人情况未能查明。

然。1918年11月和12月的事也同样是理所当然的,当时我正在不是为哥萨克的美好前途而是为人类的美好前途而同克拉斯诺夫奋战,可是结果人们并不想把哥萨克看作人类的一部分,于是我的热心勤勉成了多余之物,其价值也就开始黯然失色。不过关于是什么形势把我如同人类之父亚当那样推入罪恶的深渊,我们以后再谈,现在先谈谈使我十分激动不安的事。

表面上我被任命为白俄罗斯立陶宛集团军副司令。但是,我把这项任命看作是为了把我赶出顿河地区。我不知道真实的原因,但可以猜到。

3月1日,我接到电报,要我前往莫斯科同托洛茨基直接见面,然后去谢尔普霍夫与大本营接触。

在莫斯科,托洛茨基建议我组建一个下属六个哥萨克团的师,以便调往我现在所在的集团军的战场。3月15日,按照这个精神形成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

我向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书面提出以下看法:

1. 尊重哥萨克的历史的、日常习惯的和宗教的生活方式。时间和有才能的政治工作人员能够打破浸透哥萨克整个机体的旧警察制度多年来实行的军营式教育造成的哥萨克的愚昧无知和狂热信念。

2. 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革命时期,只要顿河地区的反革命势力尚未被彻底粉碎,整个形势就无条件地要求采用组织讲座、座谈、散发小册子等等形式向哥萨克和本地农民的头脑灌输共产主义思想,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像现今“某些个别共产党员”的行为和方式所“展示”的那样用强制的办法来移植和填塞。

3. 在当前时刻,不应当对牲畜和工具进行登记。最好宣布固定的价格,要求居民据此供应食品,并把这项要求向该居民村落的全体成员宣布,而且考虑到不同村落的富裕程度。

4. 让居民在有经验的政治工作人员领导下自己建设自己的生活,同时严密注意不让反革命分子混入政权机构。为此:

5. 最好召开管区代表大会选举管区苏维埃,并把全部政权交给这些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而不是像现在所做的这样交由随意任命的人员管理。召开代表大会时,应有中央派出的重要政治工作人员参加。对于哥萨克的粗鲁无理习惯也不能视而不见,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光辉照人令人起敬的政治工作人员,而是一直处于反动军官、贵族和僧侣的掌握之中。(让他们不是被诅咒三次,而是三十三次。)总之,是如此等等。在我的这一张便函上,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批示道:“完全赞同政治见解和要求,认为它们是公正合理的。共和国革命军

事委员会委员阿拉洛夫。”\*

此后我领到了必要的文件,便前去科兹洛夫领取1500万卢布的经费,以便向动员起来的哥萨克发放津贴,购置马匹,等等。

在科兹洛夫,对我的接待冷淡而令人猜疑;把我留在那里一个多星期,不让去顿河地区,却给了我这样一份文件:“3月28日。第3044号。送米罗诺夫同志。鉴于在同总司令谈话时获悉的西方战线的困难局面,兹命令您接到此命令后前去谢尔普霍夫市共和国全军总司令瓦采齐斯同志处报到。”\*\*

于是,我得到了白俄罗斯立陶宛集团军副司令的任命……但是请求到顿河地区去2—3天取东西却被委婉而果断地拒绝了,看来也是出于在科兹洛夫时同样的我所不知道的考虑。

我想是由于不信任和害怕对哥萨克造成影响。我容忍了下来,去了斯摩棱斯克。于是,直到现在一点顿河地区的信息也没有,而我非常非常想知道顿河地区的生活。我决不为举行暴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哥萨克辩解,苏维埃政权本是为他们好,我过去曾不遗余力地同这批反革命坏蛋作战,今后还将这样做,但是在内心过去和现在我都为他们深感惋惜,因为他们是这样一种人,当灾难临头的时候,他们却无法弄清楚究竟原因何在。

理所当然,我想念顿河地区,想念自己的师。\*\*\* 我和我的师已经处熟了,我把自己心灵的一部分给了它。

我以急切的心情关注报刊,正如同一个病人为漫长的冬天而十分苦恼,切盼春天的使者——燕子、棕鸟——露面……

突然,在报上看到关于向产粮省份和顿河军辖区组织移民的法令。<sup>108</sup>在此之前还看到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并入察里津省的消息<sup>109</sup>,等等。

心头不禁一阵绞痛。并不是因为别人将要迁居到顿河地区,也不是因为顿河地区作为一个行政区划和历史地区将被肢解……不……土地足够给所有人使用,而且我们都将在同一个太阳下生活,但是竟有这么多食物用于挑拨教唆……竟有这么多富饶的土壤用于播种反革命的种子……而我的可怜的村镇乡亲们又要“为保卫哥萨克”而送去作战,弥足珍贵的人的鲜血又要流淌,又要出现眼泪、孤儿、寡妇……

\* 参见125号文件。

\*\* 参见注释106。

\*\*\* 文件中用斜体(中译本用楷体字。——译者)标出的一些词句,是米罗诺夫用以强调的。

天啊……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今天,我沉重的心灵又遭受一次打击。我看到5月6日《消息报》第95号上登载了某一个H.别利亚科夫-戈尔斯基的一篇短评,题目是《不要把哥萨克推开》<sup>110</sup>。作者在文章中以阴暗的笔调描绘了顿河地区苏维埃政权的建设。

又是由于负责的政治工作人员不够成熟,在报上再次看到顿河地区的暴动,红军部队倒向敌人方面,等等。

我不知道我当时在那张便函上所写的内容是否正确,但是我想同意我的观点的阿拉洛夫同志是正确的,由此看来我也是正确的。

设想如果我的意见被采纳,我得到理解,那么我相信,无论是暴动还是倒戈都不会发生。又是多少人不幸牺牲……

彼得·阿尔谢尼耶维奇,我对我自己和我一生追求的理想仍然忠贞不渝。我各方面都支持苏维埃政权,并且不惜牺牲自己来保卫它,但是有一点我无法容忍,那就是由那些“入党不到五分钟的共产党员”用强制方法或纠缠不休的方式移植共产主义。让我极为吃惊的是,人们竟不愿尊重人民的过去,承认他们的落后方面,等等。

同反革命作斗争必须残酷无情。但是,如果没有反革命,只是人们不理解,那么就需要把握政治分寸,需要有耐性……

我向革命的神祇祈祷——但愿他能使哥萨克不再举行新的骚乱……希望他们不要要求过多,少一点人人都会有份……他们应当理解,目前正是摧毁旧事物的时期,他们软弱的手臂是无法阻止历史进程的。

我多么想再去顿河地区,以便再次大声疾呼,阻止哥萨克再次做出丧失理智的事。

1919年5月31日,我把哥萨克召集到叶捷列夫斯卡亚镇博利绍伊村开会,对他们说:“顿河地区的命运掌握在你们手中……”

可这时克拉斯诺夫却号召人们“为保卫哥萨克”而战。

我显然人微言轻,没有人认真听取我的意见。其实我已经预见到顿河地区必将被分解和现在发生的所有一切。

有谚语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作自受。”

专制制度的奴隶哥萨克狠狠的抽打了自己一下……但是看来这种抽打未必会就此停止,他们还会自己抽打自己,除非有清醒的理智来拯救他们,而你们都在那里,应当向他们灌输这种理智。

我面前呈现出一幅由克拉斯诺夫的奴仆们描述的景象,他们还在为他们去

年策划的反革命暴动百般辩解。

在策动这一次对于哥萨克来说足以致命的事件时,任何一个民粹派人物马卡罗夫们和阿格耶夫们心中都知道,他们正在做一件蠢事。面对尚不可知的前景,他们的这种意识便演变为如下一种辩解方式。

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出版的1918年5月22日的《顿河北方》报第24号上的一篇题为《米罗诺夫公民》的文章中,这批黑帮分子对于必须在顿河地区举行暴动,哥萨克必须参加反革命运动的理由作了说明。

“……是命运把我们卷入伟大事件的旋涡之中,卷入国内战争的旋涡……”

我们平静的、远离政治斗争喧嚣的地区反正已经无法避免红色雇佣军的入侵,因为人们正在从各种地点把他们这伙匪帮驱赶出来,由于形势所迫他们不得不向最边远、最僻静的角落流窜。反正不管怎样他们是要来的。反正不管怎样他们会使我们地区衰败破落,要大肆抢劫,播撒恼怒和仇恨,他们会撕掉我们的彩色饰条,因为他们心中充满对哥萨克生活方式,对于哥萨克知道自己在祖先流血流汗而开发的故土应当享有权利的意识的憎恨,等等……

反正不管怎样这一切都会发生,这一切都是由于当今红色无赖们的本性所决定的,是他们的任务和计划等等所决定的……”

彼得·阿尔谢尼耶维奇,请特别注意这个“会”……

他们会来……会使……衰败破落……会撕掉彩色饰条……反正会……都是“会”和“会”。

你看,马卡罗夫们、阿格耶夫们、米哈伊洛夫们、安东诺夫们、维捷宁们、戈卢宾采夫们等等这些白卫军和“社会党”的无赖们,多么急于引发一场暴动,而且急于预言这一场他们徒然等待和期望,而没有“会”的推动一直不曾出现的暴动。

于是,他们制造这种推动力,制造“顿河地区的命运”,制造“会”,来使自己仇恨人类的思想得到满足。会来的,而如今顿河地区为了这个“会”正在付出惨痛的代价……

正是这个“会”——决定了顿河地区的命运……

我是正确的,并定能向您证明,如果不是这些资产阶级的应声虫人为地引出这个令人诅咒的“会”,在顿河地区目前定会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景象。如果马卡罗夫们和阿格耶夫们不是极力追求这个“会”,而是努力向哥萨克们解释列宁和斯大林1918年2月28日在卡列金死去和革命的哥萨克接受新切尔卡斯克的政权之后发出的第201号电报<sup>111</sup>,那么,红军就不会来到顿河地区,也不会有一

年来顿河地区发生的种种事情。

“我们谨向……革命的哥萨克致敬！我们对您从新切尔卡斯克的来电答复如下：拥有全权的\*整个顿河军辖区城乡苏维埃代表大会可以自行制定土地法案，并提交人民委员会批准。这样做比较好。我们丝毫不反对顿河军辖区实行自治。该自治区的区划应与邻近地区及顿巴斯自治共和国的居民协商后确定。我们无法派代表前往，这里大家都很忙。请您代表人民委员会或自己派人前去。”

是的……如果哥萨克追随革命前进，那么他们本可以实行自治；可是他们却跟着克拉斯诺夫、马卡罗夫、阿格耶夫等人走，于是他们不仅不能获得自治的机会，还被分解而并入别的省份，而北方省份的移民还进入顿河地区定居。

但愿哥萨克哪怕现在能够懂得，马卡罗夫们、阿格耶夫们、格卢宾采夫们、杜达科夫们、菲茨赫劳罗夫们、雅科夫列夫们为他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效劳。但愿他们哪怕现在才迟迟地搞清楚，他们的朋友在哪里，他们的敌人又在哪里。如果他们头脑还算清醒，那么，土地也好，空气也好，阳光也好，都足够满足他们的需要。但愿他们不要为了将军、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而毁了自己的生活。

资产阶级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俄罗斯劳动人民和劳动哥萨克之间设置了一条鸿沟，不过但愿哥萨克不要又一次经不起诱惑；只要他们头脑清醒明智，鸿沟就能填平。

我和他们相距遥远，但是我一如既往地想念他们，并且真切地关心他们。马卡罗夫们和阿格耶夫们说：“反正不管怎样会来”……

而我的说法不同，[如果]\*\*哥萨克一直忠诚于革命，也不跟着克拉斯诺夫走，那么又有谁，又为了什么会到顿河地区去呢……

而如果哥萨克不是举行起义反对人民，而是提供 30—40 个团反对地主，那么又有谁，又为了什么会到顿河地区去呢……

如果阿格耶夫们和马卡罗夫们这些聪明的老人不是为了多赚几个蒸汽磨坊，而是走向人民，参与人民建立的政权，那么谁又敢于到我们顿河地区去，既然那里并不是反革命，而是苏维埃政权……

是的，彼得·阿尔谢尼耶维奇，我也用起了“会”这个词，不过我的“会”是不存在的。

\* 文件中用斜体(中译本用楷体字。——译者)标出的一些词句，是米罗诺夫用以强调的。

\*\* 字迹无法辨认。



要是我们现在拥有哪怕是相对的……\* 而没有我们的白发老人顿·伊万诺维奇一再经历的这种震荡……该多好。

但是,逝者不可追……现在需要做的是努力不要再把罐子打破,尽管罐子里的水已经喝光了。

怎样呢,如果能募集 200 名志愿的骑兵,或者步兵,组成一个连队,然后请求到这里来为革命效劳。这该会有多好。

怎样呢,如果顿河地区的部队,为了补偿自己的罪过,申请去西方战线效力,去同协约国的资产阶级作战。这样做也许会有助于在将来改善顿河地区的处境。\*\*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6 号全宗,6 号目录,1 号案卷,第 张。(原书遗漏数字。——译者)签名件。)

## 142

### 米罗诺夫号召顿河哥萨克参加红军的 呼吁书

斯摩棱斯克市

1919 年 5 月 26 日

谢尔普霍夫,送[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阿拉洛夫

请将这份电报转发到顿河地区。送各革命委员会。抄送:谢布里亚科沃车站,梅德韦季察河畔拉兹多尔斯卡亚镇先诺伊村军事领导人马兹洛夫和叶捷列夫斯卡亚镇公民 A. H. 斯雷什金,原第 201 团团团长。

“顿河的哥萨克们,1918 年 5 月 31 日我曾发出电报号召你们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同压迫者作战,可是到我这里来的人很少。大多数哥萨克喜欢上了克拉

\* 字迹无法辨认。

\*\* 信没有寄出,看来是因为没有写完。文字一直写到页末,没有见到下文。

斯诺夫这个沙皇的将军。他同德国人结盟共同对俄国人民作战；后来，当德国的士兵和工人看穿了自己的盟友克拉斯诺夫将军，并且把威廉赶下王位以后，克拉斯诺夫又投入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怀抱，希望由他们来支持自己继续反对革命。当克拉斯诺夫把故乡的草原洒满顿河哥萨克的鲜血以后，他押在法国人和英国人门前的赌注也全部输掉，只好离开舞台，以自杀结束了生命<sup>112</sup>，活像一个输得精光的赌徒。

哥萨克们，只要认真回顾一下你们就会认识到，为了沙皇将军克拉斯诺夫这个狂热赌徒的这一场丧失理智的狂赌，你们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但是，由他蓄意挑起的这场可怕的赌博尚未结束，还在继续进行。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结束了同德国人的战争，如今又把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聚集在自己周围，并违反各国人民的意愿把军队指向原来的同盟国俄罗斯，希望能扼杀他们十分憎恨的革命，因为革命的火焰已经开始烧向劳动群众的压迫者被恼恨扭曲的面孔。法国的革命烈火是依靠 300 万人的英美军队的存在才阻止住的。但是，距离全面的革命烈火蓬勃燃烧的时刻已经不远了。

顿河的哥萨克们！对于你们而言决定性的时刻也来到了。

人民的苏维埃政权号召你们参加到劳动者的队伍中来。在这个时刻，你们应当忘记自己的某些权利和哥萨克的特权，而和俄罗斯劳动人民联合在一起，因为你们正是他们血肉相连的兄弟。要和他们肩并肩地把我们的长矛刺向那些想再次把奴役、黑暗和愚昧的沉重锁链套到我们所有人身上的那些人的胸口。只有和俄罗斯人民一起进行共同的斗争，你们才能获得任何人任何时候也无法剥夺的权利和优惠。这些权利要比地主和资本家因为你们以前曾为警察制度效劳而颁发的沙皇诏书更加有力得多，这些诏书一遇革命风暴来临便如同肥皂泡一样迅即消失殆尽。地主、银行家和资本家们不惜为之一战而要维护的所谓秩序，在他们眼中只不过是恢复君主制或资产阶级共和制，恢复沙皇及其政府强加在自己臣民脖子上的 600 亿卢布的债务，收回土地和工厂，使全部政权又重新归于他们，让他们再次享受这些寄生虫所喜爱的挥霍无度的游荡生活。

哥萨克兄弟们！你们难道不怕子孙们的诅咒吗？他们会问你们：‘当为劳动人民美好前途而进行伟大斗争之时你们在哪里呢？当时你们和谁携手并肩走在一起呢？’你们会害怕将来，因为你们那时只有一种回答：‘我们和将军、地主、资本家们携手走在一起反对自己的人民，开始时和德国人后来又和英国人和法国人结盟。’我们期待你们参加到红军的队伍中来，我们相信，苏维埃俄国的工人和贫农将会把顿河的哥萨克看作自己的亲兄弟。

哥萨克同志们,拿起武器,参加同劳动群众压迫者的最后一次决定性的战斗吧!”

红军某集团军的代理司令\*

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公民 米罗诺夫  
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谢列兹尼奥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01 号全宗,1 号目录,60 号案卷,第 1 张及其背面。  
打字副本。)

## 143

### “一路顺风,顿河人! ……” (米罗诺夫的呼吁书)”

1919 年 5 月 29 日

“用不着向斯捷潘·拉辛呼喊——  
只要喊一声哥萨克穷汉，  
要他来帮忙，  
他就会，从静静的顿河岸边，  
来到你身旁! ……”  
(摘自赞颂斯捷潘·拉辛  
的民歌)

这里歌唱的是什么样的哥萨克穷汉呢?! 他们又是怎样出现在顿河沿岸

\* 这一时期米罗诺夫为白俄罗斯立陶宛集团军副司令,临时代理司令工作。

\*\* 用分为四版的彩色纸由白俄罗斯立陶宛集团军印刷厂印刷。保留了作者和印刷文本的特点。

的呢?!

他们是谁呢?

哥萨克穷汉——这是我们的祖先,他们的坚强心灵不肯屈服于老爷和地主们的压迫。他们,正如历史所说的那样,“走向第聂伯河沿岸和顿河沿岸辽阔的大草原,在那里过起了无拘无束的哥萨克生活。”逃亡到这一带草原后,他们一无所有,我们的祖先成了哥萨克。(哥萨克是鞑靼语词,译为俄语就是——自由人。)

由此可知,哥萨克并不是某一种特殊的民族,而是俄罗斯人民骨肉相连的嫡亲后裔,只不过是原先由凶恶的命运这个继母把他们丢弃在顿河两岸。

在旧时代,人们把一无所有的人称作穷汉,而我们现代把这样的人称为无产者。(穷汉们之所以成为无产者,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拥有什么,而是因为尽管他们从事苦役犯一般的劳动,富人却什么也不想给他们。)

自那时以来,许多世纪过去了,许多江水流逝了,而在月光照耀之下一切仍是旧貌!改变了的只是刽子手的名号,而哥萨克这些原先确实无拘无束过日子的人,却被那些同样的刽子手利用来为他们的利益效劳,从而把一些原先为被压迫和被侮辱的人们而战的斗士变成用来压迫和自己一样的穷苦人的工具。

压迫者的名称从贵族改成了地主和将军,而被压迫者则从穷汉变成了无产者。除了地主夺占的土地,将军夺占的政权之外,在我们的时代又增加一种也许是最可怕的压迫手段——资本,沙皇、地主、将军和神父都和它结成同盟。这个同盟一年比一年把更多的人从农村赶到工厂、矿山,让他们在烟雾、煤粉和灰尘之中憋闷窒息地几乎昼夜工作,为了微不足道的工资消耗着自己的健康、青春和生命,而他们的妻儿们只能蜷曲在还是归这些压迫者所有的多层建筑的潮湿地下室里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

连哥萨克和劳动群众最凶恶的敌人之一的克拉斯诺夫将军在他 1918 年 12 月 19 日的演讲<sup>113</sup>中,也不禁强调指出了劳动者和贫困的人们总的状况:“当我们欢度节日,灯火辉煌,温暖如春之际;当我们嬉戏玩耍,享受家庭乐趣之际,他们却经历苦难,思虑万千,痛苦地思虑着未来!”

但是,压迫者作恶多端,恶贯满盈;人们忍无可忍:1917 年 2 月 27 日,世代受压迫的俄罗斯人民挺直了自己勇士般的身躯,奋起推翻了为地主谋福利的沙皇统治,推翻了将军的政权。而这一年的 10 月 25 日,穷汉一无产者挺身而出,推翻了自己的主要敌人——资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工农政权,所有劳动群众的政权,即工人、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

再清楚不过的是,这个新的政权,劳动人民的政权,无论如何绝不会成为同样是劳动分子的哥萨克的敌人。然而,1918年5月17日,在霍皮奥尔管区的佐托夫斯卡亚镇召开了布拉茨卡亚、季尚斯卡亚、阿基舍夫斯卡亚、乌斯季布祖卢克斯卡亚、阿尔热诺夫斯卡亚、佐托夫斯卡亚、斯拉谢夫斯卡亚、阿列克谢耶夫斯卡亚、巴甫洛夫斯卡亚、普拉沃托罗夫斯卡亚和杜尔诺夫斯卡亚等镇哥萨克的大会“付诸公断”<sup>114</sup>,会上通过决议说:“对苏维埃政权不予承认”,接着又说:“请求总参谋部大尉 A. 萨瓦捷耶夫前来担任霍皮奥尔管区领袖,并支持在困难时刻防护和保卫我们领导人的一切措施。”

上述村镇须发斑白的老人们并不去理解和弄清,苏维埃政权是怎么一回事,它捍卫什么人的利益,它反对谁,它能否成为哥萨克的敌人,而是按照哥萨克的方式简单地作出决定,喊出传统的:“不行”……

他们不是指出它的缺点,用和平方式相互磋商,并自己学会管理,而是请来一个领袖萨瓦捷耶夫!……而在萨瓦捷耶夫即将到来之际,佐托夫斯卡亚的黑帮分子 P. 杜达科夫怕错过时机,已经点燃了暴动的火焰。途经此处准备前去高加索同那里的黑帮分子作战的基克维泽师<sup>115</sup>也被这一团烈火拖在这里……村寨处于熊熊烈火之中!……鲜血遍地流洒!……

试问,这是谁先开始的?

只能有一个答案:哥萨克,是你们先开始的,而且是为了与你们无关的人的利益,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憎恨苏维埃政权的正是他们,苏维埃政权没收的正是这些寄生虫的东西,至于对于你们,苏维埃政权那时,也包括现在,又做过什么不好的事?!只要不是道义上的盲人,不会看不清楚。接着,几天之后,在乌斯季霍皮奥尔镇的博利绍伊村又成立了一个“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自由村镇庄寨苏维埃”。

1918年4月28日,在拉斯波平斯卡亚镇的佩列拉佐夫斯基村召开了这个镇各庄寨代表的会议。除了其他事项外,会议日程还包括:一、各庄寨对待红军的态度;二、动员各庄寨联合起来抵御暴行和抢劫,等等。

应当说,在这一天之前,在这些村寨里既没有出现过赤卫队,也没有发生过暴行或抢劫。拉斯波平斯卡亚人只不过是急于第一个得到克拉斯诺夫将军的褒奖和把血腥杀戮的主动权掌握到自己手里。

4月17日,米古林斯卡亚镇发起暴动,而在一个月之前苏沃洛夫斯卡亚镇和克里维扬斯卡亚镇已经行动了。<sup>116</sup>

简直像有一个凶恶的鬼魂在静静顿河两岸游荡,召唤哥萨克穷汉去打农民

穷汉。

是的,确实是一个恶鬼在游荡!!

到1918年4月初,它已经在新切尔卡斯克市构筑起一个牢固的巢穴,一切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压迫者为逃避革命纷纷来到这里聚集。有公爵、地主、将军,也有在卡列金覆灭后回过神来的几千名军官。所有这群人在尝过农民的粗面包后仍然向往沙皇的细点心。

这个巢穴就是臭名昭著的“拯救顿河军人大会”<sup>117</sup>,担任主席的是沙皇的奴仆——禁卫军上校亚诺夫<sup>118</sup>。1918年5月1日,“拯救顿河军人大会”以发布一号命令宣告自己的活动开始。这个命令的内容是:“顿河人在历史上的战斗荣耀和他们多年以来对自己哥萨克军装的偏爱,使每一个保卫故乡家园的战士有权忘记赤卫队统辖时耻辱的日子,正是这伙赤卫队员撕去了哥萨克世代引以为荣的军人标志”……

“拯救顿河军人大会”胆敢如此嘲笑成年人!……他们竟像哄骗小孩一样,用拨浪鼓一样的东西诱骗人们去参加令人恐怖的血腥饮宴,而且诱骗成功以后又当即下台,把继续愚弄和欺骗哥萨克的使命移交给沙皇的另一个奴仆——克拉斯诺夫将军。

到这里为止,顿河悲剧的第一场也就结束了。

1918年5月4日,克拉斯诺夫将军向至高无上的顿河军发布第一号命令,其中以最无耻的方式写道:“昨天的外部敌人,奥地利-德国军队,已经进入故乡顿河军的行列,以便和我们结成同盟反对赤卫队,以及争取在顿河完全恢复秩序”。<sup>119</sup>

在我们今天,取代赤卫队来到顿河地区的是红军,是由工人和农民组成的队伍。取代秩序的是更加没有秩序。克拉斯诺夫的盟友奥地利-德国人已经没有了。克拉斯诺夫将军也没有了,有的只是一锅杂乱的稀粥,先由“拯救顿河军人大会”开始煮起来,接着克拉斯诺夫将军又继续煮下去,而后来全权统治的顿河主人——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又煮了一阵。粥还没有喝完,已经有许多“勺子”断在锅里了。

10月15日,在第一届大哥萨克军人大会上,克拉斯诺夫更加厚颜无耻地声称:“……为了拯救顿河这块土地,我写信给威廉皇帝。我是作为一个平等的主权统治者写信给地位平等的人而向他写信的。我向他指出了两个英勇善战的民族——德意志人和顿河哥萨克——的骑士情怀,并请求他促进承认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把塔甘罗格和顿涅茨两个管区转交给我们和供应我们武器。”<sup>120</sup>

就在这个讲台上他又说：“顿河地区自己行动起来了！无论是它还是我，我们没有找任何人援助，除了我们自己俄罗斯人，即志愿军以外。”

接着，克拉斯诺夫这个沙皇的奴仆、穷汉的敌人，又在演说中呼吁德国人到顿河地区来，同时却故作悲伤地轻声说：“德意志士兵以坚定有力的步伐已经走进了塔甘罗格。”<sup>121</sup>

然而，所有这一切并未妨碍克拉斯诺夫唾沫四溅地大声叫喊说，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是德国人的间谍，他们把俄国出卖给了德国人，等等。

且看，顿河的哥萨克竟向怎样一个谎话连篇的奴仆靠拢过去，他们宁肯听命于这样一个人而排斥那些愿意拯救他们避免兄弟相残的杀戮和破产败落的人们！……

在2月29日会见自己新盟友法国人和英国人的代表时，克拉斯诺夫更是彻底暴露出自己灵魂和内心深处的卑微低下。他实实在在是这样讲的：“你们取得了对破坏和平的暴徒——德国人的极其伟大的胜利……”<sup>122</sup>

为什么当克拉斯诺夫同德国人结盟反对俄国人民时没有想到他们是破坏和平的暴徒？！

按照他的话推论：“对自己的人民，俄国的工人、贫苦农民，看来是可以施暴的，而且可以和破坏世界和平的暴徒——德国人——一起施暴……”

在1918年10月3—16日的呼吁书中，另一名波波夫之类的将军写道：“红军战士的事业已经永远失败了，全世界都在反对他们。不久德国人也将到莫斯科去。英国人和法国人已经距彼得格勒不远了。”可是现在1919年5月份已经快过去了，而彼得格勒仍一直在苏维埃政权手中，而且还会与尤登尼奇们、高尔察克们、克拉斯诺夫们、雅柯夫列夫们、菲茨赫劳罗夫们、萨瓦捷耶夫们、贝卡多罗夫们、古谢利希科夫们、阿夫拉莫夫们、拉科夫们，什利亚赫京们<sup>123</sup>、博加耶夫斯基们等等带白色肩章的坏蛋的意见相反，将一直留在苏维埃政权手中。不仅仅是彼得格勒，而且还有这些老爷们的土地，都是这样。尽管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地块曾把被他们欺骗的哥萨克的尸体铺满了故乡的大草原。当时，这些保皇派黑帮分子正是试图通过哥萨克的尸体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在家中则“戏谑地嘲笑……”受蒙骗的哥萨克。他们在自己的黑帮报纸《哨兵》1919年第113号上正是这样写的：“正当人们在新切尔卡斯克戏谑地嘲笑那些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交租的农夫时，宣传鼓动正在管区内进行……”

哥萨克们！你们还是认真地探究一下这些对你们的狞笑吧，正是你们用自己的鲜血帮助这些人从农民身上榨取地租的……

不管愿意不愿意,这是你们的鲜血!

而结果恰恰又是在这些鲜血之上,人们“戏谑地嘲笑”着!

而这时,人们同样地既嘲笑“农夫”不得不交出地租,又嘲笑“哥萨克崽子”用自己的鲜血强迫“农夫”交租。

还有,德国人确实没有到莫斯科来,而相反,竟被克拉斯诺夫将军言中,他们果然成了骑士,把克拉斯诺夫的享有主权的“朋友”威廉赶下了台,并且正在同自己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

只是克拉斯诺夫所说的另一个骑士民族——哥萨克——却一直执迷不悟,仍然奴颜婢膝地为将军、地主和资本家效劳,尽管威廉的“享有主权”的朋友克拉斯诺夫将军也已下台,而且用自杀结束了生命。

哥萨克们!醒过来吧,从奴隶的睡梦中觉醒吧,像自由的雄鹰那样飞起来为贫苦农民,为工人无产者而斗争吧!

斗争将是长期的,激烈的,但是斗争也不能绕过你们而去,只是那时你们和并非一类的人在一起。请说,谁对你们更加亲近:是将军,还是士兵?!是地主,还是贫苦农民?!是资本家,还是矿山的工人?!不久全世界的劳动群众都将奋起同自己的压迫者作斗争,而你们,莫非你们将仍然留在压迫者的阵营之中,留在劳动群众和被剥削者的敌人的阵营之中吗?

但愿革命的神灵保佑你们避开这一切……

抛掉你们头脑中因循守旧的东西吧,哪怕一生中认真地思考一次也好。以前有过的事情,不会再有了。你们要知道,无产阶级革命即社会革命时期,政权正从一个阶级手中转到另一个阶级手中,要摧毁一切,然后再开始建设!正如同火灾发生时火焰并不区分青红皂白一样,革命在行进过程中也不因为怕摧毁前进道路上一切妨碍它的事物而停止不前。为了共同的福利,这一切是应当被消灭的。

你们唯一的出路是同工人和农民结成牢固的同盟;同苏维埃政权结成同盟;同穷汉即全世界无产阶级结成同盟!……

1918年2月28日,列宁同志和斯大林同志在第201号电报中对顿河地区表示了热情的欢迎:“我们谨向全体奋不顾身的社会主义战士致以热烈的敬礼,向革命的哥萨克致敬!我们对您从新切尔卡斯卡的来电答复如下:拥有全权的整个顿河军辖区城乡苏维埃代表大会可以自行制定土地法案,并提交人民委员会批准。这样做比较好。我们丝毫不反对顿河军辖区实行自治。该自治区的区划应与邻近地区及顿巴斯自治共和国的居民协商后确定。”



1918 年时是这样,但是到了 1919 年,如果你们,哥萨克,仍然执迷不悟,看来就不会再这样了!!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向你们提出的边界不符合克拉斯诺夫将军、拯救顿河大会和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的意愿,于是他们派你们手执武器去划定自己的边界,当然这不会是你们需要的,而是工人、农民和你们的共同敌人——地主、将军、资本家、贵族和神父——所需要的边界。

真令人无法理解,哥萨克到现在竟还不能认识到使他们大受蒙蔽的骗局。雅科夫列夫将军在自己的《军队司令部通报》中写道:“你们,哥萨克,知道你们为什么去死吗?是为顿河地区的自由和独立,为自己诚实的哥萨克的劳动,为了寻求被歪曲了的正义,为了寻求被摧毁了的真理,目前欧洲各国的人民,以及你们也和他们一起正在追求这样的真理。”

如果你们知道协约国向德国人提出的和平条件,那你们就会懂得,欧洲资产阶级的正义究竟是什么?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正义究竟是什么?最好你们能够知道,被认为是最为文明的、拥有模范国家机构的英国人,是怎样对待自己印度殖民地居民的?!如果你们真的知道了,那你们就会认识到,“欧洲各国人民”(不是人民,而是资本家和有产者)究竟是为了什么样的被歪曲了的正义和什么样的被摧毁了的真理在进行斗争。请听吧!……(B. 克尔任采夫<sup>124</sup>的《盟友和俄国》,第 76 页):“在英国统治下,印度的状况日益恶化。几乎有整整三分之一的居民(3.15 亿人口中的 1 亿人)生活在饥饿的边缘,竟不知道吃饱饭是什么滋味……在本世纪最初 16 年中,饿死的人数在 2000 万左右。1850 年居民的日平均工资约为两个便士,而 1900 年又降低到四分之三个便士,也即约三个戈比。这一点点工资的三分之一还要被征收去充实英国的国库……”

印度是至今仍保留着人人咒骂的“盐税”的国家,这也要归功于英国政府。

英国资本家在印度可以从投向铁路和工厂的资金中收回 30%—50% 的利润。

俄国的陆海军将领们:高尔察克们、尤登尼奇们、克拉斯诺夫们、博加耶夫斯基们、古谢利希科夫们、雅科夫列夫们为之而斗争的正是这样的被歪曲了的正义和被摧毁了的真理!

菲茨赫罗夫将军在 1918 年 8 月 27 日的第 37 号命令中说:“我们将能证明,顿河的哥萨克能够为了自己哥萨克的自由,为自己正教的静静顿河,而光荣地英勇就义。”<sup>125</sup>

克拉斯诺夫将军在 1918 年 11 月 6 日的号召书中叫嚷说:“我们是为信仰和

自己的祖国,为自己村镇庄寨的自由和幸福而死。”<sup>126</sup>哥萨克,我的兄弟们,如果俄罗斯再次被置于地主和将军的奴役之下,那么顿河地区又会有什么样特殊的自由呢?难道你们忘记了历史的教训:彼得大帝是怎样把你们自由的人们贬为奴隶并剥夺了一切自由,并且作为预先警告每五个人绞死一个,并且荡平了霍皮奥尔河、梅德韦季察河和伊洛夫利亚河沿岸的所有的哥萨克村落。当压迫者力图再一次奴役俄罗斯——它的工人和农民时,顿河地区又能有什么样的特殊幸福可言?!

在工人和农民之后,紧接着就轮到你们了!

顿河的哥萨克们,你们的幸福和你们的自由只有在和俄国的工人和贫农站在一起时才能得到,而无论如何不会是在和将军及地主站在一起的时候。

对于雅科夫列夫和克拉斯诺夫而言,真理就表现为他们的土地地块仍然归他们所有;而对于被他们“戏谑地嘲笑”的“农夫”而言,真理就在于克拉斯诺夫们、罗将科们、莫尔古诺夫们的土地地块转归他和哥萨克所有,而且不再对他“戏谑地嘲笑”。对于工厂主和工人,对于富人和穷人,真理的差别也是完全如此。

只要我们,哥萨克们,不能像农夫和无产者那样理解真理,我们就不会看到秩序,而和将军友好相处必将使我们被彻底消灭干净。

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军队司令部通报》第32号上有一篇题为《纪律》的文章,克拉斯诺夫、亚科夫列夫一流善人们在其中是这样歌唱真理的:“会议决定没收地主的土地,把它们转给顿河军(下面你们会看到,这些土地是如何没收的)。哥萨克认为这是正确的,因为对于地主来说,收回自己的钱比手中拥有土地又不让别人耕种更好些。这样,对于地主更好(当然!),对于哥萨克也更好。这里没有任何社会主义”<sup>127</sup>……

请你们还听一听,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是怎样没收地主土地的。《亚速海边疆》报第8号上刊登过一则关于土地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从中可以看出,土地委员会分会(由П. М. 阿格耶夫主持)“建议支付大土地所有主现金各1万卢布,其余部分作为顿河军金库的长期借贷,必须在五年之内还清。”<sup>128</sup>

这里面倒真是任何社会主义也没有!

全世界的资本家、地主、工厂主、将军、海军将官、神父、牧师、教士都向工人们,向革命猛扑过来。他们所有人都力图把本国工人和贫民的注意力从俄国革命引开,并努力阻止其革命火焰在本国境内燃烧起来。

波兰有产者向本国人民高呼,要为保卫祖国而斗争:“保卫祖国……”“解放

被波兰宿敌莫斯科佬践踏的旧波兰领土”。

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则大叫：“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俄罗斯”！

克拉斯诺夫、博加耶夫斯基和雅科夫列夫叫嚷：“为了哥萨克，为了自由的顿河！……”

而实际上他们都在为扼杀革命而奋斗，想重新扶植沙皇，恢复自己原先的生活……

社会主义！……联邦！……国际主义！……共产主义！……共和制！……

自治！……宪法！……革命！……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这就是当前弥漫在顿河军辖区村镇庄寨四周空气中的种种词语。原先不断听到的则是：沙皇！……酒店！……神父！……将军！……阁下！……大人！那时一切都简单、明了，不必多费思考。先在酒店喝他个够，然后上教堂，为沙皇祈祷一番，在回家的路上向迎面走过的军官回答一声：“愿意为您效劳，大人”，然后摸到家里，横倒在炉子上的热炕头睡上一觉。

同时，你又不间断胆战心惊地回首四顾，我亲爱的兄弟，村镇老乡！

是的，亲爱的，胆战心惊，十分沉痛！！

只要你不理解这些词语的意义，只要你不愿弄懂它们的内涵并认真加以研究，那么惊恐和惧怕就会始终悬在你头上，你家人的头上，你的无足轻重的家产的上空，而将军和资本家也就始终会向你逞凶肆虐。

让愚昧无知、是非不分滚开吧！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动员顿河的哥萨克入伍，调往某个战线，并且有意把你们调来归我指挥。凡是马匹、鞍具以至其他被服装具，均将向你们发给现金作为补偿，因为法令规定，任何人为国家效力均不应由自己出钱添置装备。

顿河的哥萨克们，现在，能否同俄国、印度和全世界的工人建立起兄弟般的关系，能否通过在红旗下为无产阶级革命效力来洗刷自己以前在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旗帜下为资产阶级效劳的沉重罪过，都取决于你们。

哥萨克同志们，你们将要同英国人、法国人、波兰人等等世界资产阶级的仆从遭遇。他们到俄国来不是为了建立秩序，而是为了收回自己的资本，收回那600亿卢布的债务。战败者不会有好日子过！英国人和法国人一旦取胜，他们将会在俄国奉行比在印度有过的更加令人痛苦的正义和真理，而顿河哥萨克也无法避而不喝这杯苦酒。

前进吧，顿河人，同全世界劳动群众并肩行进，为无产阶级从资本家压迫下争取解放的事业而奋斗。为了拯救革命，为了拯救你们曾在彼得格勒、阿克

曼、列尼，在罗马尼亚、加里西亚和波兰边境和俄国士兵一起捍卫过的革命而前进！

社会革命万岁！

我愿意相信，下面一首歌的歌词是为你们写的：

“接受赞美吧，顿河！

就是今天，仍要纪念自由的古代！

在这苦难的时刻，你的子孙仍然

捍卫着自由的荣光!!!”

红军某集团军的代理司令 哥萨克

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公民 米罗诺夫

[又:]几乎忘记提醒一点：第一列一定要配备长矛，最后一列则应配备军刀。

长矛，这是你们的救星，革命的救星，对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波兰人等等而言则是恐怖和死神。

自古以来顿河长矛的荣光在为实现社会革命而进行的斗争中将重现光彩。

代理司令 米罗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92号全宗,6号目录,1号案卷,第17张。铅印件。)

## 144

### 列宁关于在对待哥萨克的政策中 不允许有过火行为而发给南方面军 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

顿河州科捷利尼科沃革命委员会第27号命令<sup>129</sup>规定将“哥萨克村镇”改称为“乡”，据此将科捷利尼科沃区划分为若干乡。

该州的一些区里，地方政权禁止裤子镶饰绦，并且不许使用“哥萨克”这个词。

第9集团军罗加乔夫同志不加区别地征用哥萨克劳动者的马具和车辆。<sup>130</sup>

该州许多地方，农民买卖日常必需品的地方集市遭到禁止。有的奥地利战俘被任命为哥萨克村的政治委员。

请注意，在破除那些政治上完全没有意义而又会引起居民不满的琐碎的日常生活习惯时，必须特别谨慎。在基本问题上一定要坚持原则，而对居民所习惯的一些古老风俗残余则要迁就、宽容。

请回电。

人民委员会主席 列宁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767—768页。米罗诺夫私人文件中保存有经核对无误的副本。〔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4卷，第135页〕。)

## 145

### B. A. 特里佛诺夫给列宁的电报

第7187号  
科兹洛夫市

1919年6月5日  
22时54分

接到您第607号电报后，我们正采取措施调整和整顿当地生活。据斯塔索娃说，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委员会\*通过决议废除彩色饰绦，以及“村镇”、“哥萨克”的名称。现在不是处理细枝末节的时候。在地方工作中造成混

\* 指的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哥萨克工作部。(参见注释37)

乱的决议应予取消。<sup>131</sup>

请给予相应指示。

#### B. 特里佛诺夫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5号目录,35号案卷,第19张。核对无误的副本。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6号案卷,第92张。核对无误的副本。)

### 146

## 西方面军参谋长佩京关于米罗诺夫组建 顿河哥萨克师的活动给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 野战司令部参谋长列别杰夫的报告摘抄<sup>132</sup>

第 6863/опт/2560 号  
旧鲁莎市

1919 年 6 月 7 日  
加急

就 6 月 5 日向我提出的问题,报告如下:

[……]白俄罗斯立陶宛集团军代理司令米罗诺夫正采取一切措施执行交付给他的任务,但是认为,为了顺利进行工作,他要在组建现场哪怕待上三天。为了观察组建情况,将从白俄罗斯立陶宛集团军派出 50 名负责人员。他打电报给南方面军司令吉蒂斯说,指挥人员最好从哥萨克中选用,而负责职位则应从步兵第 23 师原有指挥人员中调派,同时提出了许多他知道的可靠人员姓名和居住地点。代理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设想先把动员起来的哥萨克在陆续到来期间先安置在村庄中,然后再分编为团。

西方面军参谋长 佩京  
军事委员会委员 阿达姆松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6号全宗,4号目录,98号案卷,第63张。电报纸带。)

## 147

## 特别讨伐军<sup>133</sup> 军事委员会委员 B. A. 特里佛诺夫 关于顿河局在对待哥萨克政策中的 错误送呈俄共(布)中央组织局的报告\*

科兹洛夫市

1919年6月10日

在成立顿河地区革命委员会以前,顿河军辖区已肃清了敌人的地区内的平民生活由南方面军地方工作部<sup>134</sup>负责调节。这个机构由司尔佐夫同志领导,他既是地方工作部部长,同时又领导党的顿河局的工作。把党的思想领导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实际工作集中在一个人手中也许有可能带来某些好处,但这必须是在其他条件正常的情况之下,以及政策的掌握也处于正常情况之中。然而在这一具体场合,这样的集中却给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本来应当是由一个机构监督另一个机构的工作,根据经验和健康的理智不断改善行动方针,结果却变成了由一个人的意志指导的统一的工作,而这个人的意志偏又既对作为工作根据的形势错误地认识,又对所担负的任务错误地理解。

索柯里尼柯夫同志针对韦申斯克区发生暴动的原因回答说:“韦申斯克区的暴动起源于军队的各级军事政治机构和各级革命委员会对于曾发动反对克拉斯诺夫的起义和为苏维埃军队开辟了战线的哥萨克采用了大规模的恐怖行动。”

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是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也就是对于委托给他领导的各集团军作战地区内各级政治机关和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工作负有责任的人。不能怀疑他会心怀成见或偏袒徇私。何况我所收集到的材料完全证实了索柯里尼柯夫的观点。这些材料说明,党的顿河局和地方工作部对待自己的职责

\* 1919年7月5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听取了特里佛诺夫的报告。(参见164号文件)

采取了令人发指的漫不经心态度和罪恶的草率敷衍的做法。上述两个机构不是认真地判断形势,而是在工作中充斥着草率仓促作出的决定。

哪怕就举基本的和主要的方面为例,那就是对待顿河哥萨克的态度。根据顿河局(司尔佐夫同志)似乎以熟悉地方情况和当地形势为据而提出的报告,俄共中央制定了党的行动路线。<sup>\*</sup>我不准备细谈这种行动后果——对此中央是知道的——,但必须就顿河局提出的实行这条路线的理由说几句。

顿河局的出发点有二:其一,整个哥萨克的明显的反革命性;其二,我们军队的顺利进军和实力强大。哥萨克中明显的反革命分子必须予以消灭,何况红军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就是顿河局的主要想法。

不加区分地把哥萨克都说成是反革命的这种指责,当然是思考不成熟的结果。存在决定意识——这是我们一贯遵循的真理。顿河军辖区的一多半哥萨克——北部和东部的所有管区——绝不是必不可免地要推到反革命阵营去的那种人们。这些管区中哥萨克的份地平均为2—4俄亩,哥萨克在创办商业和工业企业方面的特权对于上述管区完全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那一带工商业很不发达。就生活条件而言,丝毫不比相邻诸省,如沃罗涅日、坦波夫、萨拉托夫等地好些。此外,在顿河军辖区明显存在一种很有典型性的,对苏维埃政权而言十分有利的事实,那就是在南方各管区与北方各管区之间在物质福利的分配上完全不公平的现象。南方管区哥萨克的份地平均为25—20<sup>\*\*</sup>俄亩,而在东北部,如我所说,为2—4俄亩;哥萨克所拥有的免税进行贸易和开办工业企业以及开矿的权利,在切尔卡斯克和南方其他工商业发达的管区有巨大意义,而对于北方的哥萨克这些权利则毫无好处。同样,自由捕鱼的权利对于位于顿河下游和亚速海沿岸的村镇十分可贵,而对于梅德韦季察、霍皮奥尔等北方村镇就完全不起任何作用。总而言之,使哥萨克成为俄国专制制度忠实支柱的那些哥萨克特有的优惠与特权完全集中体现在军辖区的南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人为地集中到那里的。南方的村镇,例如新切尔卡斯克镇,一直在军辖区的管理机构中居于为首地位,而且完全是有意识地主要致力于牺牲北方村镇的利益以满足南方村镇的福利。军辖区的后备用地就几乎全部分给了南方各村镇。南北方在拥有份地的数量上差别惊人其原因即在于此。

要分化哥萨克,把早就存在的北方地区对占据统治地位的南方地区的憎恨

\* 参见135号、136号文件。

\*\* 原文如此。



加以升温,材料可说俯拾皆是。但是,顿河局和地方工作部却对此不予以任何注意,不肯花气力了解一下当地的实际生活,结果使这个他们本应加强苏维埃政权的地区由于这种对我们通常习见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践和布尔什维主义的经验的轻蔑态度而付出沉痛的代价。

顿河局至今仍然认为,应当用镇压来代替苏维埃建设,用仓促草率的决定来代替健全的和马克思主义的论断。

司尔佐夫同志在自己关于韦申斯克区暴动的报告中说:“除了迅速果断地消除反革命分子的危害作用外,除了恐怖政策外,其他的政策都不能控制局面,但是由于一系列原因这种恐怖行动却未能显示其效果。”

恐怖行动究竟有效到何种程度,从司尔佐夫的同一份报告中也可以看出。在上一段话的几行之后,他通报说,在韦申斯克区有 600 人被处决。如果再考虑到其他地方的革命委员会也一点不会落后于韦申斯克区,而且在莫罗佐夫革命委员会的办公地点曾发现 65 具惨遭毁损的哥萨克的尸体——未来得及掩埋掉——,可以想象到党的顿河局和地方工作部在军辖区实行的恐怖行动的景象至少是十分壮观的。应当指出的是,莫罗佐夫革命委员会主席——现已被法庭审判处决——博古斯拉夫斯基是一名老的党的工作人员。为了说明在顿河军辖区形成的相互关系,我认为有必要向党中央报告:举行暴动的哥萨克作为宣传用品大肆散发的是发给俄共(布)各地党组织的关于必须对哥萨克采取恐怖行动的通告性指令\*和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科列加耶夫关于残酷无情地消灭哥萨克的电报。比这些更好的宣传鼓动材料,当然,他们想也想不出来。

顿河局和地方工作部的第二个基本错误在于,他们对于我们的军事形势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在顿河军辖区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主要是因为哥萨克发生了分化,他们的情绪出现转变。顿河局不是去利用这种情绪的转变,设法巩固哥萨克中无疑存在的支持苏维埃的情绪,而是决定依靠刺刀,从而挖掉了苏维埃政权在顿河地区赖以存在的“栖身之地”。我们在顿河地区犯下的这两个几近犯罪的基本错误,彻底打乱了我们的安排,并使形势复杂化起来。需要作出极大的努力,需要采取许多措施,才有可能扭转局面。首先必须把那些由于原先的工作,由于旧的“行动路线”而威信扫地的同志们调离顿河地区。必须指派全新的一批人来重新建设,这样才有希望取得成功。

在开始重新建设时,必须遵循下面一些根本原则:必须坚决、明确地摒弃对

\* 参见 88 号文件。

所有哥萨克进行镇压的政策；但是，这不应当妨碍严厉无情地通过司法程序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

应当放弃在顿河军辖区刚一解放之后立即把北部省份的农民迁入此地的想法。这种移民方法很难实现，在政治上又十分有害，毫无疑问任何时候都可以被利用来作为暴动的借口。现在进行的这种移民办法，既无事先妥善安排的计划，又无专门的组织机构，只能成为对移民的巨大犯罪，因为哥萨克可以不费力气地杀死他们。同时这也是对苏维埃共和国的一种犯罪，因为这种移民办法，和其他原因一起，为苏维埃共和国挑起了顿河地区的暴动。

在顿河军辖区苏维埃政权存在的最初几个月中，可以也应当局限于把北方诸管区的一些哥萨克迁移到南方来，以便平衡哥萨克的份地和把一部分土地分给已经在顿河地区村镇定居下来的农民。把哥萨克从一些管区迁移到别的一些管区，对于顿河军辖区而言并无任何特别之处，因为过去，为了使份地渐趋平均，一直采用此种办法。这种措施是30年前中止实行的，那是因为占据统治地位的南方村镇决定不再向北方提供土地。把一部分土地分给已在顿河地区居住的农民也不会造成不良后果，因为还在专制制度时期就曾为此进行过议论，也未遇到多大的反对。

把北方人迁到南方来，我们就可以借此把移民和送出移民的村镇吸引到我们方面来，因为这样做他们的份地将会相应增加。通过这种方法建立起一定的“支持苏维埃的哥萨克”骨干以后，就可以考虑在军辖区内进一步实行“清除哥萨克”的问题。不过，对于这个问题必须十分谨慎地对待，必须仔细地斟酌。

并不是彩色饰条和“哥萨克”、“村”等词语使哥萨克成为哥萨克的，而是他们的存在使然，因此要予以特别的关注，要用循循善诱的宣传鼓动来揭示原先哥萨克的一切阴暗的方面（这种内容很多），同时要以苏维埃建设的实践向他们展示新生活的光明方面。只有到那时，哥萨克才不再是哥萨克了。

贯彻执行上述政策并指导工作的机关，无论如何不应是庞大臃肿的。在目前条件下，一个认真负责而又符合要求的人比一个集体更好些。如果非有一个集体不可，那无论如何也不应超过三个人。对于顿河军辖区而言，一个组织由使用俄罗斯姓氏的同志领导，是绝对必须的。

俄共（布）党员 B. 特里佛诺夫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5号目录，34号案卷，第85—

89张。经作者修改的原件。打字件。)

148

**托洛茨基就可否任命米罗诺夫为  
讨伐军军长一事给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  
副主席斯克良斯基的直达电报便函**

第 139/c 号  
沃罗涅日市

1919年6月11日  
12时18分  
直达拍发  
秘密

索柯里尼柯夫坚持任命米罗诺夫为讨伐军军长。我不反对,请与谢尔普霍夫联系一下。如答复肯定,立即召唤米罗诺夫。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8号全宗,2号目录,72号案卷,第318张。电报密码解译件。)

149

**西方面军司令纳焦日内关于要米罗诺夫  
迅即前去南方面军给他下达的命令**

第 3541/он 号  
斯摩棱斯克市

1919年6月13日  
24时



自离开阵地、不执行命令、趁火打劫、随意杀人……”

我还知道这样一些事件：

“红军战士听信反犹太主义的宣传！”

“由于十分疲劳、缺少鞋袜和内衣而情绪低落……等等。”

“很大一部分人因在退却途中丢失而没有鞋穿……”

红军战士们！敌人白卫分子正在利用我们的上述弱点，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压过来，他们正在动用一切力量向我们施压！

如果我们现在竟不采取果断措施反对红军队伍中这种肆无忌惮和放纵松弛的现象，“土地和自由”将面临极其严重的考验。

这就是我的意见，我就是这样想的！

告诉我，红军战士，你是怎样想的呢？

是否必须同这一切作斗争？如果必须，那么请说，应当怎样进行呢？

如果竟不立即和这些现象作斗争，如果竟不能控制住自己和相互控制，那么沃耶茨基<sup>135</sup>公爵的话将会实现：

“这里农民的日子，如同刚才从大门出去的

那个人的活法，就是：

充满血污的劳动，沾满鲜血的出征：

一滴汗水赚取一颗粮食，——

这几个字就描绘了他的一生！

他的命运就是：愚昧无知、放荡无度，

还有：感情上和思想上麻木而贫乏。

控制他的枷锁是：税赋、劳动、服兵役，

让他感到安慰的是：伏特加和麻醉剂。”

红军战士公民，我以革命的名义问你：

1. 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反犹太主义的和煽动随意杀人的宣传是可以存在的吗？

2. 红军士兵，作为平等和兄弟情谊的体现者和保卫者，竟能对犹太人进行屠杀吗？

3. 一个红军战士，人民军队的士兵，拒绝进入阵地和擅自放弃阵地是可以允许的吗？

4. 一个红军战士在为自己的利益的斗争中，在为土地和自由的斗争中，在为自己后代和全人类的光辉未来的斗争中，明明知道国家正在经历各方面的危

机,而竟为鞋袜、服装不够及类似匮乏而埋怨不已,这是能允许的吗?

对于这些问题,我和任何一个真正公民的回答只有一个:不!不!一千个不!!

我知道什么是剥削别人的劳动,因为我经历过这种生活的教育,当时为了“一小块糊口所必需的面包”而把自己年轻的力量全部用于为资产阶级效劳。我曾经一个月领取一个卢布,一个月领取三个卢布,领取八个卢布,但为此我必须每昼夜付出10—12个小时。我曾经一个月领到过20个卢布,但为此要求我每昼夜工作15—17个小时。

正因为如此,我不能赞同沃耶霍茨基公爵的观点,不能赞同他企图再次强加给我的子女们的那种命运。

同志们,我知道什么叫受奴役,什么叫有话不能说,甚至当别人把枷锁套到你身上时,而你当时正22岁。正因为如此,我有权再一次向你,红军战士同志,提出以下问题:

1. 沃耶霍茨基公爵说,你的命运就在于两句话:“充满血污的劳动,沾满鲜血的出征……赚取一颗粮食”,他是对的吗?

2. 沃耶霍茨基公爵说,你的命运注定就是:“愚昧无知、放荡无度、感情上和思想上麻木而贫乏”,他是对的吗?

3. 这个公爵说,需要用“赋税、劳动、服兵役(吃粮当兵)”的办法重新给你戴上笼头,他是对的吗?

4. 这个公爵说,除了“伏特加和麻醉剂之外,你不知道、不能理解和无法体验别的什么乐趣,他是对的吗?

我不相信沃耶霍茨基公爵!实现了极其伟大革命的人民,把沙皇、将军、地主、资本家、神父和富农的压迫从自己肩上掀掉了的人民,也有能力继续建立英雄主义和革命斗争的新的丰功伟业。

但是!!!

只要你,红军战士公民,能够克服这个“但是”,那么你就能够跨越其他一切!

我希望,我也相信,红军战士同志们会讨论我的这封信,个人讨论,三三两两讨论,成排成连一起讨论,并把自己的答案寄给我,以便我能够判断,部队中对于纪律是能够正确理解的,在这种纪律的约束下能够在同国际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中建立原先我和光荣的步兵第23师在南方面军中有幸建立的那种战功。当时在那个师里,确实执行了铁的纪律。

红军战士同志们,觉醒吧,该是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的时候了,那就是:没有纪律的军队是不可能存在的,胜利不是人取得的,而是纪律取得的。该是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了,那就是:控制住自己,学会少发议论、多做实事,因为在当前这一时刻革命正是这样严格要求的。现在不是自行其是的时候,而在自行其是之后必然又出现奴隶主义。我已经是一个老人了,但我同意,在一定时间内,要使自己服从纪律到这样的程度,即在履行职责和执行作战命令时“自我”一点也不存在。我知道,暂时使自己失掉自由和超自由,但将来我的暂时自我克制和革命的容忍会获得最高的奖赏:真正的自由,这样的自由不会受到任何人的威胁,而且将祝福我参加和平劳动。

红军战士同志们,深刻地体会一下这几行诗句吧:

“善于飞翔的人是幸福的,  
既不怕烟雾弥漫,也不怕风暴逞狂;  
善于远眺的人是幸福的,  
并不怕晴朗的蓝天银光闪耀;  
振翅高飞的人是幸福的,  
即使有可能摔到地上也毫不畏惧;  
看到敌人就在近旁的人是幸福的,  
因为他并不怕落入敌人的罗网;  
为人民的美好未来而奋斗的人是幸福的,  
因为他敢于直言不讳;  
为光明和自由而奋斗的人是幸福的,  
因为他早就准备好,把生命和灵魂一起奉献。  
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人,  
尽管他痛苦备尝,  
但他毕竟是幸福的,  
因为他对自己的敌人骄傲地说过:  
我是一只自由的鸟,  
想怎样飞,就怎样飞;  
想高就高,想低就低。  
从地面腾空而起,  
自由自在地直冲云霄,  
而太阳……就在我近旁。”

红军战士同志们,我等待着你们诚实的红色信函和决议,表示响应革命的呼唤。我一收到你们的信件,我们就将开始锻造那个“铁的纪律”,我们的红色报纸已经越来越多地在讨论这个问题。

只有形成铁的纪律,我们才能取得胜利!只能如此!  
请尽快回答,我的战友和同志!尽快,趁现在还不晚!

特别军军长 公民 米罗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92号全宗,6号目录,1号案卷,第48张。铅印件。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4卷,第114页。铅印件。)

151

##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关于发布米罗诺夫就调回南方面军 告居民书的电报

第1553号

1919年6月15日

21时14分

作战电报 优先拍发

按所有地址拍发:米哈伊洛夫卡、第9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乌斯季梅德韦季察革命委员会。用各种可行的手段转发米罗诺夫以下电文,以便立即散发到居民中去。

“请向米哈伊洛夫卡、老谢利耶、谢布洛沃、西多雷,以及沿梅德韦季察河各地居民宣告我调回南方面军的消息。我建议所有曾在红军队伍中服役过的人,无论士兵或哥萨克,在立宪民主党人接近鲁德尼亚、捷尔萨、卡兰舍夫一线时离



去,这一带所有留下的哥萨克都将联合为一个集体。所有曾经以不同形式表示要投诚的人都应离去,因为这样的人要被立宪民主党人枪决。凡在占领村镇庄寨时说过有利于布尔什维克的话和作过这类宣传的人也应离开,因为等待他们的也是这样的命运。明天我将来米哈伊洛夫卡同动员起来的人<sup>136</sup>交谈。公民米罗诺夫。第 6385 号。”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吉蒂斯 科列加耶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92号全宗,1号目录,66号案卷,第64张。经第9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核对无误的副本。)

## 152

### 南方面军关于任命米罗诺夫 为特别军军长而向各集团军发布的命令

第 950 号

1919 年 6 月 17 日

科兹洛夫市

1. 讨伐军改称特别军。第 8 和第 9 讨伐师改称特别军第 1 师和第 2 师,并按顺序规定各团的相应番号。
2. 特别军直属于南方面军。
3. 免去讨伐军军长赫韦辛同志的指挥职务,在交卸工作后允许休病假一个月并转入南方面军指挥军官后备队。
4. 任命米罗诺夫同志为特别军军长,享受集团军级待遇。
5. 米罗诺夫同志立即从赫韦辛手中接受军的指挥权,对军实施指挥。关于交接情况报来。<sup>137</sup>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B. 吉蒂斯 索柯里尼柯夫

K. 美赫诺申 A. 科列加耶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6号全宗,4号目录,98号案卷,第74张。核对无误的副本。)

153

## 司尔佐夫写给俄共(布)中央 委员会的信

科兹洛夫市

1919年6月17日

抄送——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同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同志

尊敬的同志们!

利用机会,希望通过这封仓促草就的信函给你提供一些材料,以便就目前无疑正在令中央关注的问题,即对顿河地区的政策问题,作出判断。

面对南方面军的危急形势,也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是灾难性的局势,与南方面军有关的负责政治组织有责任重新审视自己的活动和相邻组织的活动,指出导致失败<sup>138</sup>的某些原因。

令人疲惫不堪的冬季转移、伤寒疫病的蔓延、持续不断的战斗,大大削弱了南方战线的各集团军,人员补充不足,红军部队经过远距离转移后缺乏休息和换防。这次转移使我们的军事专家疲惫不堪;不止一次听到基干军官和总参谋部的军官说:“沙皇军队处于其他方面同等的情况下无论如何不会实施这样的转移。”极度紧张地鼓足力量是依靠顺利的进攻行动予以支持和作为刺激因素的,一旦进攻停顿,力量便会减弱,并必不可免地要变为力量衰竭。

遗憾的是,此时的政治工作不仅没有根据困难增加的程度相应地加强,反而日渐削弱。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无法避免的。解放广大地区要求有大量政治工作人员为之服务和开展苏维埃建设工作。获得这类政治工作人员的唯一来源是各集团军,主要又是第8集团军,有一部分来自第9集团军。我们多次向莫斯科

求援,但答复说:后备人员全部告罄,请使用军队中现有的人。

政治工作削弱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部队迅速推进使它们脱离了后方机关,其中也包括政治机关。由于缺乏正规的、经常的、牢固的,主要是活生生的联系,使集团军和师的政治部习惯于用公文式的信函往来、定期的形式上的视察加以取代。这种官僚主义使负责的政治工作人员不由自主地自己陷入泥坑。关心表面上一切顺利取代了实实在在的生动有效的工作。各级政治部争相举办数量众多的开放性俱乐部和形式上组织有序的基层机构。政治汇报浸透了貌似乐观的官腔官调,而在千篇一律的刻板词句,诸如:“工作有所改进”,“正在采取措施”等等之中,孕育着危险的事实和令人不安的腐化瓦解的迹象也就视而不见了。

与乌克兰部队为邻,在部队腐化瓦解现象加速发展方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科热夫尼科夫集群、德边科师、第13集团军、马赫诺的部队——所有这些都曾是友邻部队,其中的临阵逃亡、游击习气、反犹太主义蔓延到了第8集团军的部队,而通过这些部队又殃及其他友邻。(对于第10集团军而言,起到这一作用的是高加索方面军在众所周知的溃败以后处于瓦解状态而又不隶属于南方面军的那些部队。)

这对于许多人已不是秘密。而我之所以更有权利说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早在5月初我就提醒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注意这一点。我在这里附上我的电报的副本,在那份电报的原件上写有批示:“知道了。”(见[附件]一)

军队疲于奔命、数量锐减并不是陷于瓦解的唯一原因。毫无疑问,同哥萨克富农居民接触也同样是原因之一。对这个因素的作用很难估计过高。原已焦躁不安,又因转移而疲劳不堪的红军战士,到达哥萨克村镇庄寨宿营时,遇到了一些似乎忠顺恭敬的哥萨克居民,有的甚至表现友好。

哥萨克在充分作好准备之前从不开始公开的斗争。哥萨克这方面的习惯被有意识的反革命分子巧妙地利用。如果说在1918年3—5月期间对于哥萨克群众而言起组织作用的口号是:“我们不反对苏维埃政权,我们反对赤卫队”,那么现在这种口号变成了:“我们不反对苏维埃政权,不反对红军,我们反对共产党员。”哥萨克的宣传在这个题目上无意识地(有时也往往是有意识地)打到了我们的痛处。红军战士自然并不反对苏维埃政权,但绝不是大多数人都支持共产党员,以致哥萨克的上述宣传口号常常没有遭到反击性的宣传,而是找到了合适的土壤。

我不知道,各政治部在自己的汇报中是否提及这一点,不过在第10、第9、第

8 集团军、杜缅科骑兵部队、“米罗诺夫师”、因扎师等等驻地的我地方党的工作人员向顿河局报告说,在红军战士中越来越多地听到这样的说法:“马上我们收拾掉克拉斯诺夫以后,就将开始跟共产党员算账。”这类言论已成为我军各部队中群众性的、日常习见的现象,以至于韦申斯克区的暴动者在起事时宣称:“红军会支持我们,他们也同样反对共产党员和政委。”

我们的敌人对此了如指掌,邓尼金及其帮凶们策划的可怕的挑拨诽谤浪潮就是从这样一个渠道入手的。邓尼金军队政治部在设法瓦解我军时,其活动的出发点之一就是这样一个他们十分清楚的事实。我下面附上的一份给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委员的报告(摘抄),足以说明敌人对于这种事实了解得多么清楚。这份报告呈送的日期是新历4月25日(见[附件]二)。

我再回过头来说明我们的处境——由于我们的宣传鼓动和教育工作不够有力,红军战士的思想抵御能力不强,与“和平的”哥萨克居民接触后他们开始瓦解了。在康斯坦丁诺夫斯卡亚镇,哥萨克常常把我们的士兵灌得烂醉。在韦申斯克战线,第8和第9集团军讨伐部队的红军战士与哥萨克妇女姘居(她们的丈夫一个个全在暴动队伍之中),几天之内便丧失了战斗力。部队甚至瓦解到这种程度,有的红军战士竟把子弹送给哥萨克妇女。(这也是子弹消耗量之大令人不能不吃惊的原因之一。博科夫斯卡亚骑兵集群总人数为1200人,在三周时间内消耗弹药90万发,其中有两天并未发射一枪,竟消耗了1万发子弹。)

在对待哥萨克的态度方面,生活提出了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哥萨克比邻而居的还有外地人。固然,其中工人数量极少,但在顿河军辖区我们占领地区的农民可以成为我们的依靠力量,只要我们善于有效地利用这一点。在经济和政治上备受压迫的外地人对于哥萨克和哥萨克的风俗习惯积累了极大的恶感和憎恨。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健康的阶级仇恨,我们本应当加以利用,把工人和农民武装起来,依靠他们建立起一支现实的力量,依靠他们从经济上削弱哥萨克,将其分化,找出其中比较危险和难以驾驭的分子,把他们分散清除。俄共顿河局自始至终一直提倡与中央最早的指示相符合的这种行动路线。顿河局多次指出,只有采取一系列(绝对是不复杂的)军事措施,贯彻执行这些指示才是有可能的。必须在各区和最受威胁的村镇派驻“多数由顿河的工人和农民”组成的守备部队。从我们军队占领卡赞斯卡亚、米古林斯卡亚及其他一些村镇的最初之日起,我们就一再重复提出:哥萨克只是暂时表示屈服,如果发现对他们并未采取预防措施,他们必将发动暴乱。韦申斯克区的暴动对于我们并不是意外。我曾亲自不止一次地向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到这个区,并一再坚持要求

从军队中派出几百人执行警卫勤务,直到区的军事委员会有可能从可靠的分子——工人农民中组建起警卫营为止。经过我一再坚持,革命军事委员会才下令由各集团军向某些区派出一定数量的武装红军战士,但是第8集团军一直到最后一刻都没有执行向韦申斯克区派出警卫的命令,以至该集团军不得不派出一整团一整团的红军战士去扑灭那一场本来实际上并不难预防的大火。

人们对我们的提示只是耸耸肩膀,对于看来忠顺温和的哥萨克说不定会发起暴动的设想感到不胜惊奇。甚至连第8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罗森戈尔茨同志这样小心谨慎又十分敏感的人,在巡视卡赞斯卡亚和梅什科夫斯卡亚两镇后说:“得了吧,哥萨克如今驯服得像绵羊一样。”我们则知道这样的驯服会要求支付什么样的代价。我们在前线稍有失利,力量稍见削弱,哥萨克便当即会从忠顺的公民变成暴乱分子。

如果各集团军后方地域没有派驻足够的实际兵力守卫,其责任在各集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那么迟迟不武装农民和工人的责任则应当算到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头上。

现在,当方面军溃败之际,康斯坦丁诺夫斯卡亚镇的工人(在顿河上管理水闸的工人,约1000人)、莫罗佐夫斯卡亚镇的工人(约2000人)以及康斯坦丁诺夫、奇尔、米列罗沃和其他各区的农民和我们的军队一起退走时,他们抱怨我们没有把他们动员起来,没有把他们武装起来。与所有一切其他错误相比,这一个政治错误在目前形势下显得特别令人瞩目。

设法武装农民和工人的决定,顿河局是通过中央作出的,希望这样做能够更快地实现和减少障碍。中央组织局在根据我们的建议而通过的决议\*中说到要武装农民和工人,首先又是武装米列罗沃区<sup>139</sup>的农民和工人。

革命军事委员会否决了我提出的立即动员米列罗沃区的农民的建议,认为是“不合时宜的”。为这项决议辩护的理由十分典型。科列加耶夫同志不愿意武装农民(我们并不是建议普遍武装,而是建议组建正规的部队),是因为同农民打交道会增添许多麻烦,而反正同农民也总要作战。索柯里尼柯夫同志认为,这项建议是仍然在继续实行原先那种政策的不妥当的方面,即千方百计把哥萨克突出地强调出来,把他们置于一般范围之外,对哥萨克实行不信任政策,这样只会挑动他们来反对我们自己。

在米列罗沃区动员12个年岁的人入伍可以提供8000—9000名兵源,但是

\* 参见139号文件。

启动太迟,而且又是自行其是(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来在既成事实之后才批准了米列罗沃区军事委员会的决定)。由于动员过迟,我们只得到2000—3000名士兵,而且又是在敌人已经打响的情况下加以武装的。如果是在另一种条件下,本可以得到相当可观的一批对于哥萨克具有革命情绪的士兵。顿河民兵后备营在已经出现惊恐失措情绪的条件下,还是同哥萨克接战,并坚持奋战了18个小时(据第33师师长列万多夫斯基通报);许多后来汇入第16师的被动员者未来得及领到武器,空手成为哥萨克的俘虏。对于这种动员迟缓又不发给武器的事实,在被动员的农民看来,显而易见,只能是一种背叛行为,他们自然无法站到相当的高度来认识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奉行的那种策略路线。在当前情况下,按照我们的意见,除了已经造成的错误以外,正在酝酿或说孕育新的错误。

原第23师师长、哥萨克军官米罗诺夫,由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派往乌斯季梅德韦季察区领导动员哥萨克的工作。原先设想派到西方面军去的动员起来的哥萨克,如今决定就在这里使用,在米罗诺夫领导下同邓尼金军队作战。这并不是新的主意。当我们在南线节节胜利的时候,这同一个米罗诺夫就曾提议由他领导此项动员工作。米罗诺夫提出了一系列条件。这些条件在给总司令的报告\*中作了陈述,可归纳如下:

1. 承认哥萨克的宗教和生活特点,不加侵犯;
2. 选举产生哥萨克的苏维埃,并在不同时间组织安排管区的代表大会(霍皮奥尔管区和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以便他(米罗诺夫)有可能两次会都去出席并进行领导;
3. 废除哥萨克不胜负担的征用和没收,改而采用由他们按固定价格自愿向军队供应的办法。

这个纲领旨在使米罗诺夫有可能不受约束地显现他在哥萨克中所享有的声望。这在当时是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所无法接受的,于是米罗诺夫去了西方战线。

现在米罗诺夫已经返回,他又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应当由我负责在北方各管区组织地方政权,以便顺利进行动员工作”——这便是他的话,而特里佛诺夫在个人给中央的报告中看来是不会不表赞同的)。

我根本不是想预言,说米罗诺夫如同另一名苏维埃的哥萨克中校戈卢博夫一样,必然会叛变。甚至出乎他的主观愿望和观点,他目前已是这样一个人物,

\* 参见130号文件。

致使作为共产党人的敌人的哥萨克已把希望集中在他的身上（“米罗诺夫老爹将引导他们扑向共产公社”）。我们的敌人在我们的事务上不止一次表现得比我们更敏感，他们认定米罗诺夫是一个不怕冒险的无赖，他是为了个人的目的倒向苏维埃政权方面的，但同样也会轻易地转向相反的阵营。我随函附上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一次会议记录的摘要，在这方面很有代表性。（见[附件]三）

我们红军，不管怎样，毕竟是按阶级原则建设起来的，在政治上也是用这种精神或力图用这种精神教育起来的。一切试图利用异己分子，即使在某些人群中是颇有声望的分子，每次均以失败而告终（格里戈里也夫阿塔曼，马赫诺）。我们不怀疑，在这方面的种种失败之中将会增加一次新的失败，我们将增添一个新的词语“米罗诺夫暴乱”。

我真想成为一个完全失败的预言家……\*

在当前这一时刻，人们正在试图，也许是有组织地试图巩固同哥萨克“达成妥协”的路线，我们认为有必要提请注意过去在这方面的失败。但愿这条新的“达成妥协”的路线不要再造成像沃罗涅日出征会议<sup>140</sup>那样一种令人难堪的场面。固然，那时这项妥协的策划人是 E. 特里佛诺夫同志，而这一次换成了他的兄弟 B. 特里佛诺夫同志，但事情的实质未必就会改变。

但是，不管怎么说，不管中央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什么立场，我们附和顿河地区革命委员会委员特里佛诺夫同志的意见，即这一立场必须是清楚明白和明确肯定的，而至今为止在顿河事务上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我胆敢指出一条：由于中央作出的几次决定而造成在组织上不断变动反复，应当改成在组织问题上作出明确肯定的决定。

在极短一段时间内在苏维埃工作中竟一下子出现了如此多的组织方面的不同阶段，是完全不正常的：

1. 认为顿河军辖区没有必要建立任何专门的苏维埃中心机构，以免给顿河地区的独立主义者造成任何幻想；苏维埃工作由顿河局、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兼管，等等；
2. 苏维埃工作移交给革命军事委员会，与顿河局共同商议处理；
3. 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专门的机关——地方工作部；
4. 成立原先曾遭到否定的，在一个月时间内无所事事的顿河地区革命委员会；

\* 省略号是文件原有的。

5. 准备建立这个顿河地区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机构,看来又要成立一个新的组织中心。

俄共顿河局的委员们早就向中央指出自己的地位处于含糊不清的状态,如今再次向中央提出,必须根据中央即将采取的行动路线重新改组顿河军辖区的党的中心机关。把顿河局委员个人使用于任何集团军和俄罗斯任何地点的任何岗位,都是可以的。

致以同志般的敬礼

受俄共顿河局委托 司尔佐夫

[列宁亲笔批示:]“送克利斯廷斯基。要细致而又尽快地\*讨论,并草拟出一份指令初稿,征求顿河人和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意见,然后批准。”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2号全宗,1号目录,23678号案卷,第1—4张。经作者修改的原件。)

[附件:]\*\*

第1号

1919年5月5日\*\*\* 自库皮扬斯克发往科兹洛夫

电报第284号

科兹洛夫。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对于第8、第13集团军中不够坚定的部队,马赫诺是一个危险的引力中心,临阵逃亡者纷纷奔向马赫诺,正在进行投奔他的宣传鼓动。第199号。

司尔佐夫

\* 着重线是列宁加的。

\*\* 在文件所附的副本上有“组织局1919年6月21日会议记录,第10项”字样的印鉴。

\*\*\* 在文件的副本上有一个批注:“革命军事委员会1919年6月5日收到。收文第6005号。”



## 第 2 号

(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 1919 年 4 月 12 日会议记录摘抄。参见《亚速海沿岸边疆区》，1919 年 4 月 14(27)日，第 85 号。)

讲述者指出，红军由三种不同的成分组成：共产党员、赤卫队志愿人员和动员入伍者。其中共产党员最坏。

经动员参加赤卫队的士兵对共产党员抱敌视态度。

讲述者说，他本人曾为这些士兵读他们在农村的亲人的信，其中人们抱怨说，共产党员又对他们课收新的重税，按每一头牛或马匹 800—1000 卢布的标准向所有者收取费用。也有人抱怨说，共产党员夺走农民的粮食。

士兵们十分气愤。共产党员同动员入伍者之间的敌意十分严重，有一次竟发展为公开的冲突。

## 第 3 号

(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 1919 年 4 月 12 日会议记录摘抄。参见《亚速海沿岸边疆区》，1919 年 4 月 14(27)日，第 85 号。)

对于一名军人会议委员提到有关米罗诺夫命运的问题，报告人回答说，据赤卫队士兵们说，米罗诺夫被列宁和托洛茨基从他所在的支队召唤去莫斯科。支队一直在等待自己的首长返回，但列宁和托洛茨基看来知道了米罗诺夫停止同哥萨克作战，然后攻击共产公社的意图，所以米罗诺夫被召唤去莫斯科，并被扣留。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2 号全宗，1 号目录，23678 号案卷，第 5—7 张。打字副本。)

## 154

米罗诺夫关于本军组建情况给  
托洛茨基、列宁和加里宁的电报

安娜车站

1919年6月24日

送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公民

抄送：莫斯科，国防委员会主席列宁公民、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公民或他的副手；科兹洛夫，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当任命我为特别军军长时，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声称，这个原来的讨伐军兵力强大，有1.5万名步兵，其中有约5000人是军校学员；这是方面军的作战单位之一。如果这样的消息也曾报告给你们，那么我认为把这些消息与真实情况完全相反的实情报告给你们是我的革命义务。我认为这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如果把这类消息当真，我们会闭眼不看实际危险，在昏昏欲睡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及时采取措施，即使采取措施也会为时过晚。

我过去和现在都不主张采用暗箱操作的方式建设社会生活，不主张按照狭隘党派的纲领进行，而是主张进行公开透明的建设，主张进行人民能生气勃勃地参与其中的建设。我这里指的并不是资产阶级和富农分子。只有这样的建设才能唤起农民大众和部分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同情。

我要向您报告的是，特别军拥有约3000名步兵，分散在165\*俄里的正面上。部队十分疲惫，可说是筋疲力尽。除了三个班级以外，其他学员都不符合最起码的要求，而且浩浩荡荡的几千人只留下了可怜的几百、几十人。共产党员组成的那个团跑散了，其中有人竟不会给步枪上子弹。特别军只能起到掩护队的作用。目前特别军正面上的形势之所以得以转危为安，是因为从霍皮奥尔

\* 俄里数系根据本文件的副本确认的（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7号全宗，3号目录，25号案卷，第11张）。

管区调来了动员入伍的哥萨克。邓尼金将军对这个管区的打算完全未能实现。不过,一旦白卫军纠正了这一错误,作为掩护队的特别军就会被突破。

不仅仅是在顿河地区由于某些革命委员会、特别处、法庭和某些委员的做法引发了普遍的暴动,而且这次暴动有向共和国全境农村蜂拥蔓延之势。如果说在新奇格拉、上季尚卡等村庄人们公开叫嚷“让沙皇回来!”的口号,那么对于农民群众的情绪(其中竟有如此大量的逃亡者离队啸聚成为“绿林”支队)就可以理解了。捷尔萨河上叶洛瓦特卡的暴动暂时趋于沉寂,但是萨拉托夫省大部分县的剧烈骚动又使社会革命事业面临彻底溃败的威胁。

我虽然不是党员,但在为社会革命而进行的斗争中奉献了太多的体力和精力,不可能心平气和地眼看着邓尼金将军骑在“科姆尼亚”<sup>①</sup>这匹马上肆意践踏劳动红旗。由于考虑到未来的前景,而又眼看着社会革命面临覆灭(因为没有什么令人乐观的东西,而我又是一个很少出错的悲观主义者),我认为有必要紧急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增派一个新锐的师来加强特别军。

第二,转隶一个师给这个军作为新的集团军未来实力的基础,我和师长戈利科夫将亲自率领这个师去重新夺回主动权,以便集团军的其他师和其他的集团军得以再展雄风。

第三,或者就任命我为第9集团军司令,因为我在这个集团军中作战声望甚高。

第四,全国的政治状况迫切地要求召开人民代表会议,而不是一党的代表机关,以便清除社会主义叛徒脚下的土壤,同时在前线继续顽强作战,并增强红军的力量。这一步骤可以恢复人民大众的支持,人民大众也会从而乐意拿起武器拯救土地和自由。不要把这样的代表会议称作“国民代表会议”,也不要称之为“立宪会议”。请按照你们的想法起个名称,但一定要召开。人民在呻吟。我曾转给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许多申诉,其中有一则是这样的:第34片,现改称列宁乡,一位农民。全家21口人,有四对耕牛,自己有公社。因为他拒不参加共产公社,被委员牵走了耕牛。而当这个农民提出申诉时,竟遭杀害。我把报告转给那里的一个法庭庭长叶尔马科夫,可他的话让人心寒。我再重复一次,人民情愿投入地主的奴役制度的怀抱,只求苦难不要像现在这样令人痛心,像现在这样触目惊心。

① 科姆尼亚,“共产公社”一词的蔑称。——译者

第五,清党工作应当这样进行,即所有十月革命以后入党的共产党员都应编入连队,派往前线。那时你们自己就会看到,谁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谁是自私自利之徒,谁又实际上是奸细,又是什么人挤满了所有的革命委员会、特别处。莫罗佐夫革命委员会就是例子,他们杀害了67个人,后来自己也被处决。

第六\*,我急需同您见面,那时我可以报告自己对于当前形势的看法,以及除此电报中提出的事项以外还应立即采取何种紧急措施。

特别军军长 公民 Ф.米罗诺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4 卷,第 32 页及其背面。经米罗诺夫修改的打字副本。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406 号全宗,3 号目录,1 号案卷,第 40—42 张。副本;192 号全宗,6 号目录,1 号案卷,第 59 张及其背面。副本。)

## 155

### 俄共(布)顿河局关于顿河军辖区和南方面军的政策和局势送呈俄共(布)中央的报告

1919 年 6 月 25 日

俄共(布)顿河局讨论了顿河地区的一般政策问题以及顿河军辖区和南方面军当前的局势,得出看法如下:

1. 过去的事态和经验表明,顿河局拟定并经俄共中央批准的(见于中央最初的一些指示和组织局的决议\*\*)政治路线,总的说来,正确地考虑了必须迅速果断地贯彻执行一系列措施,以便能够从经济上削弱哥萨克并从政治上消除他们的危害性。这一路线不仅对于哥萨克群众的革命性,而且甚至对他们的忠顺

\* 第六条见于文件的副本,其中部分系用密码书写,有米罗诺夫破解的译文。

\*\* 参见 88 号、139 号文件。

态度不予承认,也不抱有任何幻想,正确地指出必须同哥萨克的斗争中依靠顿河地区的工人和农民并吸引他们积极参加同哥萨克斗争。在实际贯彻执行这条路线过程中,顿河局不能不承认犯有一系列的错误。其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便是缺乏执行这一路线的坚定性。这种犹豫动摇实际上有时就取消了这条路线,并使全然相反的路线取而代之。这种不坚定性和不彻底性常常造成极大的危害。

军事机关对于派出武装兵力防守后方哥萨克村镇采取了冷漠草率的态度。(在顿河地区工人和农民尚未大规模武装起来的情况下,这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南方面军和各集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极力加以阻挠,其原因归根结底还是上面提到的那种犹豫动摇,以及在顿河地区缺乏坚定明确的公认的政策方针。)再有,便是在把最顽固的反革命分子迁走的做法中存在行动迟缓和迟疑不决,本来这样做除了可以削弱哥萨克的有生力量外,还能使红军部队免受这类分子的腐蚀。

2. 顿河局想坚决强调的是,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奉行的方针是危险的。在我方作战失利的背景下,在军事失败的时刻,企图同哥萨克或其中的一部分人(北方管区的哥萨克)实行妥协的做法,只会加强哥萨克的反革命暴动。设想在军事上依靠哥萨克的企图,以及为此采用的方法(向在哥萨克中享有声望的米罗诺夫提供开展政治活动的条件),既不能(或几乎不能)在军事方面带来任何好处,在政治上无疑更是十分有害的,会给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并必然要在倾向于我们的顿河地区农民和工人队伍中造成思想混乱和不信任感。

3. 当前的任务,除了已经采取的建立和改进南方面军的相应措施外,应是大力加强邓尼金后方的秘密工作,尽最大可能破坏其后方和瓦解邓尼金军队。

顿河局向中央委员会提出改组顿河局以加强秘密机关的设想方案:

建议将司尔佐夫、布洛欣、沙布利耶夫斯基、卢卡申,以及另外1—2个由中央指定,而不在顿河地区工作从而符合秘密工作条件的人,列入顿河局组成人员。顿河局转入秘密状态,以邓尼金军队占领的某一个乌克兰城市作为自己的基地。沙布利耶夫斯基、布洛欣、卢卡申和中央新指定的委员应一有可能即前去领导秘密工作。

司尔佐夫,作为顿河局委员与他们保持联系,同时担任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情报部政委,为了同中央保持联系,从技术上协助顿河局,组建辅助机关,以及供应书刊、转送工作人员,等等,应建立一个顿河局的境外代表处,指定由列

舍特科夫负责。

[克列斯廷斯基亲笔批注:]“提交7月7日组织局会议讨论。”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112号目录,6号案卷,第44张及其背面。打字件。文件上方有“组织局1919年7月7日会议记录,第2项”字样的印鉴。)

156—158

## 关于顿河地区哥萨克村镇的状况送呈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的报告

1919年6月26日—7月7日

156

### 克拉斯努什金 “关于霍皮奥尔区撤退<sup>141</sup>前的状况”的报告\*摘抄

不迟于1919年6月26日\*\*

#### 一、党的工作

……在党员中可以很经常地听到有失体面的谩骂、种种流言蜚语、贪赃徇私

---

\* 克拉斯努什金报告的摘抄,如同呈交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的其他报告的副本一样,是由米罗诺夫抄录的,并保存在他的私人物件中。

\*\* 日期系根据哥萨克工作部收文印鉴确认。

的事例,以及其他外省的种种恶习。许多被派到村镇庄寨去的党员同志和党的同情者行止不检:态度粗暴,趾高气扬,利用权势压人而为自己谋取私利。因此,我认为,他们不可能也不会进行积极有效的宣传鼓动工作。

……但也不妨指出,6月份从中央,从青年团,开始派来一批真正乳臭未干的小青年,小的只有16岁。这些孩子要求担任负责的职务,极不情愿到村镇的军事委员会去从事普通的工作,而且有过拒不工作、要求派遣回去的事例。自不待言,这批年轻人不会带来什么好处……

## 二、苏维埃工作

……此外,还发生大量恶劣不堪的事件,被指派到村镇庄寨担任负责职位的委员们对居民大肆抢劫,终日酗酒,滥用职权,对居民暴戾恣睢,随意牵走牲畜,强取牛奶、面包、鸡蛋及其他食物和用品供自己享用。有时他们根据个人好恶报告给革命法庭,使一些公民蒙屈受冤。对作恶者也曾撤职和审判,但继任者仍然为非作歹。这种为所欲为的状况导致革命委员会于6月份发出的一份号召书竟用了这样一个标题:“委员们,跟上来吧!”革命法庭的侦缉搜查部门,以及还是那些委员们,在执行搜查任务时,居然只凭个人判断和纯粹胡作非为,完全非法地取走物品和食物。从审讯时的清单可以看出,取走的物品早已踪影全无。这种抢掠和征用比比皆是,从书面和口头的检举申诉来看,往往都伴有暴虐体罚行为。这种行为,特别是侦缉搜查部门,引起了全区居民的极大义愤,以至不得不承认必须尽快解散这个部门,只是由于霍皮奥尔区爆发了全面的暴动,又面临邓尼金匪徒的进攻必须立即撤退,不曾来得及执行这一决定。

革命法庭的活动,违反相关的法令,采用一种革命法庭与肃反委员会相结合的办法,不容上诉,也不经辩护,关门操作。这十分令人反感,而且完全不符合党和苏维埃政权的精神。这一切只要粗略地翻阅一下案卷就可以清楚看出。从下面的事实不难知道,霍皮奥尔区爆发普遍性暴动的最严重和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毫无疑问,是革命法庭根据地方工作部不正确的指示和法庭的领导人<sup>142</sup>(法庭审判长起先是格尔曼,后来又是马尔切夫斯基,以及法庭工作人员齐斯林斯基和焦姆金的热心的直接参与)又对这些指示不自觉地随意解释而据以奉行的对和平居民的恐怖政策。

问题在于法庭一天要审理约50个案件,因此工作能细致到何种程度可想而知。死刑判决案卷成堆,其中常有人被无辜处决:老人、孩子都有。几次发生这样的案例:不知为何处决一名60岁老妇人,一个17岁的女孩遭一家妇女的嫉妒被告到法庭而判死刑,但人们确知她从来不曾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也有因被怀

疑有投机倒把行为或间谍活动而被枪决的。只要心理不正常的焦姆金在开庭时声称他知道某一被告是反革命分子,法庭不需要掌握任何其他材料,就宣判此人枪决。宣判后,革命法庭把决犯关入阴暗的地窖,直到处决。有一次,一名被判决的人已无法行动,工作人员齐斯林斯基就在这个地窖中将他枪毙。枪决又常常是在白昼,在全镇人眼前,每次30—40人一次执行,并且在万般嘲弄、吆喝、尖叫声中把犯人带到刑场。在刑场要把处决犯剥个精光,而这一切都在居民眼前进行。有的妇女用手遮掩私处也要受到嘲弄,并被禁止这样做。所有被枪决的人都草草掩埋在距村镇不远的磨坊近旁。这种做法造成的结果是,在磨坊附近繁殖起一大群野狗,它们向过路人猛扑,并且衔着处决人犯的手臂或腿满镇乱跑。直到最近,已是6月份了,枪决似乎才停了下来。据我相信,这是因为舆论的压力和居民的愤怒增涨,区总支部要求革命委员会改变革命法庭的政策。与此同时,地方工作部也建议放宽恐怖政策,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和平时期已经来到,但据我看来,是因为地方工作部看到了自己的指示对革命法庭狂热分子造成的后果。从我到达之日起,我就在中央来的党员同志的帮助下果断地同区总支部和革命委员会斗争,坚持要求撤换和审判革命法庭的成员。经过努力这一目的几乎要达到了,但恰逢暴动激化的时刻来临,接着又是撤退,这个问题的解决就被搁置了下来,最早爆发动乱的庄寨之一,就是由马尔切夫斯基、一挺机枪和25名武装人员组成的革命法庭曾经浩浩荡荡开进去的一个村子。按照马尔切夫斯基的形象化说法,这是“对这个村子举行一次迦太基式的示威游行”。

总的说来,要弄清霍皮奥尔区苏维埃工作混乱糟糕的全部景象,必须对霍皮奥尔区现已后撤的所有苏维埃机关以及领导各地工作的地方工作部的全部文书档案进行细致的审查。值得注意的是,正当霍皮奥尔革命委员会鉴于急需需要对孤儿、残疾人、伤病人员及参加红军的人进行救助,以及考虑到一系列纯粹地方性的原因而成立了一个社会保障部时,地方工作部却不说明理由下令将其取消。当霍皮奥尔区与中心机关相隔离,又距离任何一个可以及时获得必要指示的城市很远时,他们成立了一个司法部。可是地方工作部又一次下令将其撤销,甚至不让这个司法部临时设法贯彻执行关于统一的人民法院的法令、关于取消继承权的法令,以及关于公民身份、关于政教分离、关于托养和监护……等法规。<sup>143</sup>

### 三、军事形势

……但是,很难有把握地说,哥萨克响应动员是出于对苏维埃政权的同情,因为我前面描述的事实已经使它在居民眼中威信扫地。我想,哥萨克更像是害



怕在自己的土地上发生国内战争并造成种种后果。不能闭眼不看这样的事实，即哥萨克是经过一再说服才登上军用列车离去的：在非洛诺夫斯卡亚镇，如果不是所有哥萨克都敬服的米罗诺夫同志努力安排了同他们谈话，动员入伍者早就各回各家了。

……从乌留平斯卡亚镇居民那里和从一些职务人员口中我得知，不过我无法加以证实，霍皮奥尔革命委员会委员罗加乔夫在旧制度下因伪造行为和挥霍公款曾被判刑，也曾以收受贿赂为人所知。下列人员能够证实以上所说：1. 莫斯科沃列茨基区——涅斯捷罗夫\*。2. 巴斯曼内区——格里布科夫。3. 佩捷尔戈夫斯基区——格里沙宁，以及他们提供的其他人。

共产党员(索科利尼切斯基区) K. K. 克拉斯努什金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 1235号全宗, 83号目录, 8号案卷, 第43—52张。核对无误的副本。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 秘档第H-217号, 第4卷, 第138—145页、第145页背面。打字副本。)

## 157

###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 原委员丹尼洛夫的报告

1919年7月1日

当我在顿河军辖区莫洛佐夫区工作期间,我曾不得不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日。这个区的居民经受了个难以置信的噩梦般的血腥时期,总的来说就是消灭45岁以上的哥萨克(没有年龄上限)——“逐个消灭”。这是莫洛佐夫斯卡亚镇革命委员会委员们在某个博古斯拉夫斯基主持下通过的,以及区革命委员会委员特鲁宁、卡普斯京、托尔马乔夫、李森科等人<sup>144</sup>通过的“决议”,并付诸实施。

\* 参见158号文件。

贯彻执行这项决议的方法是这样的：在机关下班以后，革命委员会的某些委员，如博古斯拉夫斯基、特鲁宁、卡普斯京等，每晚到博古斯拉夫斯基住所聚会，狂喝暴饮，喝酒喝到眼睛模糊，几乎人事不省的程度，然后，从当地监狱押来一些哥萨克，就在他们身上练习：对他们射击，用马刀砍，用匕首戳，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在关押的哥萨克身上进行。

当这些家伙的血腥罪行揭露出来以后人们才知道，这种残害并未经过任何审理和侦讯，完全是用人的生命进行游戏和练习。后来发现，在博古斯拉夫斯基住所的板棚内掩埋了67具尸体。这竟是革命在哥萨克心中留下的印象，而在体现自由、平等和兄弟情谊并为之而奋斗的苏维埃军队占领顿河军辖区期间，除了这种血腥噩梦般的印象外，却没有留下任何别的东西。要知道，军队也只是杀伤手执武器的人，而为什么在后方要杀害劳动的哥萨克，他们充其量不过是受到腐朽的沙皇制度的欺骗。要知道苏维埃政权曾向敌人后方散发传单，说苏维埃政权不反对劳动群众，而且保卫他们，于是劳动的哥萨克群众脱离敌人的队伍，留了下来，莫非这一切都是为了在他们手无寸铁的时候把他们杀死。那样，我们实际上是先欺骗了他们，然后把他们搞死。

于是，在这个可怕的事件过去之后，当这些坏蛋被依法处决之后，我们还不得不克服种种困难提高群众的情绪；我们还不得不克服种种困难把群众吸引到革命方面来，并最终使劳动群众认识到：确实有真心诚意的人，他们在消灭破坏革命的人；而那些则是披着人皮的狼，它们破坏苏维埃政权和革命；决不能既是共产党员，又渴望像上述那些坏蛋那样吸吮无辜者的血。

以上是一些个人私欲者的所作所为，问题还不仅仅是这一些。虽然困难重重，我们还是在努力加以平息，但是又开始了另一场混乱不堪的闹剧。当敌人开始日益临近时，有人又更巧妙地玩了一场把戏——不过这一次则出自军事当局之手。军事当局的行动给人们树立了一种最令人反感的榜样。他们对地方政权严密封锁消息，致使地方政权根本无法知道前线发生的事和形势如何。第9集团军司令部宣布撤退，并对莫洛佐夫县18岁至40岁的人员进行入伍动员。地方政权出色地完成了赋予它的任务，动员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人们情绪高涨。可惜人们的情绪并未用于促进革命事业，却被无谓地糟蹋了。第9集团军司令部命令把动员起来的人送交他们安排。莫洛佐夫区的军事委员会就把人员交给了司令部。结果却是：司令部在惊慌失措之中拔脚奔逃，被动员起来的人们并未能加以使用，于是他们也就四处逃跑。司令部撤退的景象是这样的：他们既有马车，也有火车。那么运的是什么呢？这必须加以说明：用三块木板拼成的折叠

床、搭在叉形支架上的折叠桌、留声机、小狗等等百无一用的官僚主义垃圾。司令部里由极度的官僚主义统治着。带着妻子开着汽车游览,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甚多。也有的乘坐四轮轻便马车,由一对精美的好马拉着,就这样早晨去上班,晚间带着妻子骑马招摇过市。在这里点出他们姓名并不是多余,那就是:波沃洛茨基——似乎是政治部主任,霍多罗夫斯基——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当他们优哉游哉地在路上经过时,群众恼恨地侧目而视,真是怨声载道。还可以看到,当红军战士即将开赴前线举行告别仪式时,由于没有大车[没有马]而无法运送行囊时,领导人的妻子们这时却骑着马从队列前招摇过市。红军战士们说:“我们没有马匹运东西,而领导人的妻子们却无所事事地骑着上好的马到处游荡。”正是这种可诅咒的官僚主义糟蹋了劳动人民的一腔热血,不仅糟蹋,而且同时使他们流血牺牲。

下面我讲一些莫洛佐夫市进行撤退的细节。

第9集团军司令部指定了一名负责莫洛佐夫市撤退事务的特别委员,叫什么霍赫洛夫。一切权力都集中到了他的手里。这一下可让地方政权在撤退时经历了种种苦难。地方当局完全处于一筹莫展的地步,没有任何车辆运送物资,司令部把全部兽力车辆和铁路交通都控制了起来。地方政权不得不用连偷带骗的办法搞到一些车辆和火车。尽管方法不当,却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把储备的全部粮食(7个车厢)装上了车。但是有人出于自尊心,或许另有肃反委员会的目的,却不把这些粮食挂上列车,以致留给了邓尼金取用。另外,还有莫洛佐夫区和岑良斯克区两个银库的钱财,虽然装上了车厢,也被霍赫洛夫留下来让邓尼金花用。但这还不算,叛徒霍赫洛夫还抛下两趟列车(各有50节车厢)的难民。我从自己的角度请求中央政权机关予以认真的注意,深入思考那些其家人被贩卖式地送给邓尼金陵辱的红军战士同志如今讲的话。要知道,他们简直是被苏维埃政权出卖的。他们不可能再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原先我们对他们一再说,一再说服他们,还说服红军战士,说他们的家人一切方面都会有保障。可是结果却把他们留了下来,让邓尼金搜罗来的野蛮部落任意杀戮。这些红军战士凶狠地喊道:“又何必欺骗我们说,要救走我们的家人免遭邓尼金的压迫?倒不如就让我们和家人留在原地不动,叫邓尼金去猜,究竟是哪一家支持苏维埃政权。”这时我们又该怎样向他们进行辩解呢?现在邓尼金分子要做的只是草拟关于处决的命令,用不着花费心思去设想猜测<sup>145</sup>,不必侦查即可枪杀。由于霍赫洛夫的出卖行为,这些冤魂的咒骂又一次落到了苏维埃政权身上。这就是在第9集团军司令部发生的事。

接着,我不得不又一次同可耻地逃跑的第9集团军司令部相遇。我原先曾经出差去过那里,在莫洛佐夫区弃守之前,奉命组织这个区难民的供应站。当我来到苏罗维基诺车站时,司令部已经在苏罗维基诺村安顿下来。可是在我到达后一个小时左右,司令部又如同一阵狂风暴雨把全村搅动了起来,使全村处于惊恐不安的状态,因为他们从地方政权手中收走了所有兽力运输工具和火车车厢,再次把全部无用的垃圾装上车,按照地道的官僚气派也不抛弃留声机和可爱的小狗,等等。这时,地方政权没有任何力量可掩护仓皇奔逃的司令部。甚至还发生过这样的事,地方政权竟没有一辆大车哪怕运送一些最迫切的东西,例如粮食。有几辆大车已堆上了小麦,准备运去装上火车,可是司令部把这些麦子倒在场院中央,把大车拖走去载运小狗和司令部的太太、小姐。这就是我曾经亲眼看到的景象,看到在司令部无所事事的官僚主义怎样挽救革命,怎样残害劳动群众的。

此外,还有一个最令人痛心的原因——这就是医务人员。我曾经看到过患病和负伤的红军士兵的令人可怕的痛苦,看到过他们面对即将永逝的深渊如何悲痛欲绝的情状。当我前去莫洛佐夫区时,我看到这样一幕:从第9集团军第23师向顿河大桥运来一大批伤病员。这是今年4月20日的事,桥还没有修复。伤病员(共计40个车厢的人)运来后就被弃置在顿河岸边,没有任何人照看和服侍。伤病员沿着铁路路基和顿河河岸爬行。他们呼天抢地,请求帮助,可是没有人来帮助他们。于是,这些遭受苦难的人们就针对苏维埃政权的中心部位大肆诅咒。只有我们少数几个同志设法使他们渡过顿河。就在察里津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村镇里在栅栏之内,甚或就在镇上,躺着一些呻吟不止的红军战士呼喊救助,可是并没有人帮助他们,他们只好无人照看地躺在原地。可是这时在各级司令部里,戴着红色袖章的人们却四处游荡,他们只不过在浪费国家的财物。后来我还看到一列医疗卫生列车,是后送的“第115号鲍里索格列布斯克辅助列车段”。车上的状况是,死者的尸体在车上一连放了两昼夜,而旁边就躺着病号。他们看到自己的同志已经死去,张着大口,而成群的苍蝇在死人和活人之间来回飞舞,不禁吓得惊叫。我向主管医生德米特罗夫斯基反映,他解释说是因为没有护理人员。可是同时我看到有一趟车,里面全是手持绷带的护理人员,多得令人生厌。因此,如果事情还这样继续下去,将会无法收拾,革命也将在劳动群众的鲜血中灭亡。

我恳切请求对所有这一切予以认真关注。我再重复一次,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我曾经走过四个省,竟没有听到过一个俄罗斯共和国的公民说同情苏维埃政权的话。这仅仅是因为在地方工作的同志的作为极端不得人心,拼命为

自己大捞好处,而很少关心人民,只求自己能生活得好。每一个人一旦被派到一个地方,他就以为自己是一个小小的土皇帝,而忘记了来自何处,是从什么阶层上来的,竟热衷于照搬官僚主义的那一套。

丹尼洛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4 卷,第 80—84 页。  
核对无误的副本。)

158

涅斯捷罗夫<sup>146</sup>  
“关于苏维埃政权当政期间顿河军辖区  
霍皮奥尔区情况”的报告\*

不迟于 1919 年 7 月 7 日\*\*

4 月份我曾被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派往顿河军辖区筹建国民经济委员会,因此有机会在几乎两个月的时间内不仅熟悉了所占领地区的经济生活,而且也了解了当地的政治情况。我住在霍皮奥尔区中心乌留平斯卡亚镇。乌留平斯卡亚当时距前线约 250—300 俄里,但镇上没有苏维埃,只有经顿河军辖区地方工作部任命的革命委员会;党组织也未经选举,是上面任命的。党的总支部的领导人完全不了解哥萨克的风俗习惯,也不善于去了解,据他自己说,是根据中央的某一项指示\*\*\*行动的,但是关于恐怖行动的指示他却理解为把哥萨克全部消灭。党的总支部几乎绝对是什么事情也不干。我在那里停留的一个半月时间内,只有一次向某些村镇派过宣传鼓动员,仅此而已。在工人中没有进行过任何

\* 标题是文件原有的。

\*\* 日期是根据哥萨克工作部的收文印鉴确认的。

\*\*\* 参见 88 号、96 号文件。

宣传鼓动,对他们的态度也很不好,没有召开过会议,不允许有创造性的工作。有一个工会联合会,但它不敢有自己的看法,也没有人吸收它参加经济工作或政治工作。但与此同时,这个机构却是可以依靠的,可以从它那里获得人力。

党的会议很少召开,在会上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其他部门都不作任何总结报告。在全管区 30 万居民中,党员只有近 100 人,其中还包括外地调来的在内。许多党员对于党纲并没有什么认识,某一些是不久前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崩得派分子,等等。党的总支部,从主席维博尔诺夫口中可以知道,同革命委员会保持完全一致和密切联系,并且完全赞同其政策。但是,按照我的观点,革命委员会的政策却同我们中央机关的总路线有很大、很大的出入。早在沙皇制度时期,我就对哥萨克有所了解,知道他们热爱自由,还在那时就有自己选举的地方政权,习惯于在工作中发扬集体精神(在那里现在也能看到一些拥有 25—30 人的家庭,他们按照共产主义原则干活,不使用雇佣劳动力,共同耕种大片的土地),如今我看到的却是一个个备受折磨而十分沮丧的哥萨克,他们被吓得胆战心惊,不敢在生人面前多讲一句话,对于当地的制度、地方政权心怀敌意,各自闷坐在家中,不敢在管区的村镇上露面,因为弄不好就有人把马牵走,甚至把你枪毙。说到枪毙人也是令人心惊肉跳的。革命法庭常枪决老年的哥萨克,有时不经审判,只要地方委员密报一下,或者有邻居妇女告发就行。被枪决的有连走路都十分困难的毫无文化的老头、老太太。哥萨克军士均在枪决之列,更不用说军官了。所有这一切,据地方当局说,都是根据中央的指示执行的。有时一天之内要执行几次枪决,每批有 50—60 人。这里有一个指导原则,那就是:“杀的哥萨克越多,顿河地区的苏维埃政权就能更快地得到巩固。”从来不曾有人想过要实事求是地接近哥萨克,通过和平方式商谈,态度只有一种:步枪、刺刀。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悲惨的景象:从监狱把人一批批押去处决,健康的人搀扶着病人,押解队握着步枪、手枪赶开沿路的行人。人人都知道,这些人注定要去死。我常常看到一些同情苏维埃政权的哥萨克在看到此种情景时满眼含泪。他们气愤地问道:“莫非苏维埃政权真会带来这种惨象,我们不相信。”为了说明处决人犯是多么肆无忌惮,多么不分青红皂白,我下面举一个例子:在捷皮金斯卡亚镇,有一个哥萨克老年妇女,名叫 E. 索因娜。她的一个儿子被克拉斯诺夫动员入伍,另一个儿子和她住在一起。她家的一个女邻居找鸡时在她家无人住的庭院里的土垅中发现一支步枪,便告诉了她。她当时患斑疹伤寒尚未痊愈,吃惊之余便跑去察看,又发现四支步枪。这时她儿子正在地里。于是她去找寄住她女儿家的粮食代表,告诉了他,问他该怎么办。代表说,革命法庭的政委拉林正

好在这里,便告诉了他。拉林当时正好情绪不佳,便对老妇人大发脾气,说她儿子在克拉斯诺夫军队中,她又私藏枪支,等等,并且写了一份记录,内容是说在她家发现步枪,也没有说是她本人前来报告的。她和她儿子被逮捕,第二天不经审讯调查即予枪决。这个事实是被处决者的亲属告诉我的。我从居民那里听到的这类因发现被丢弃的枪支而被枪决的事例很多。在搜查时,革命法庭和政权机关的人员常会拿走人家仅有的杯子、匙子、器皿,而且不时据为己有。所有这一切又都是当着哥萨克的面做的,致使他们异常气愤,暗藏着对苏维埃政权的敌意,心情十分痛苦,期待着能摆脱当地的恣睢暴虐,有的人等待莫斯科前来纠正,有的人无疑则等待哥萨克发生骚乱。

粮食政策也并不好些。粮食部由一个叫戈尔丁的人负责。他关于哥萨克的观点是这样的:哥萨克是他的敌人,是手执马鞭子的人,是有钱人,因此,只要还没有把他们全杀死,还没有由外来人把顿河军辖区住满,苏维埃政权就不可能在那里存在下去。据此,他对手下的工作人员指示说,对哥萨克要残酷无情。于是,这些工作人员便手握步枪,粗野地闯入农舍,既不说明垄断制的规定,也不解释苏维埃政权的原则,而是靠步枪强取粮食、牲畜、食油、鸡蛋等等。整个征用工作毫无秩序,并未认真组织,有时仅凭工作人员的随心所欲。有时把奶牛拉出去宰杀,但后来又不宰了,却在几个委员之间分掉。在别兹普列米亚诺夫斯卡亚镇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征收了30头牛去宰杀,其中有12头是怀孕的母牛。哥萨克告诉他们说,这些是怀犊的,但不由分说。结果宰杀时,12头牛抛下了完全成熟的牛犊。这是别兹普列米亚诺夫斯卡亚镇的一名哥萨克告诉我的。

这种不加组织的,毫无秩序的,而且又是极其粗暴的征收粮食的做法(根本不说明粮食运去做什么用,为什么要征用),大大地激怒了居民,而骇人听闻的恐怖行动又封住了人们的口,于是他们采取沉默的态度,不敢对粮食代表们的不公正行为提出申诉。

可以列举许多地方当局不公正地对待哥萨克的实例。但所有这些事实过去和现在的唯一根源都在于:对待哥萨克的态度不正确,不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忽视地方的特殊条件。看来地方当局以为,既然中央给每人1/2磅和1/4磅面包作为口粮,那么这里也应该这样做。于是就这样做了,尽管几乎谁也没有动用这一份口粮,因为那一带有足够的面粉,价钱也便宜,更不须凭票。当地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也未能正确地组织起来,工作极差。同工人没有丝毫联系。主席团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由革命委员会任命。同中央不保持联系,汇报制度不起作用。

在乌留平斯卡亚撤退的一周之前,决定要对哥萨克进行一次入伍动员。此前

不曾进行过任何宣传鼓动工作。当局害怕进行动员,但为防万一还是把共产党员动员了起来,但是却又不把他们派去更好地动员哥萨克,而是把他们关在营房里。

积累在心中的怨恨,哥萨克对地方政权所作所为的不满,在动员期间,在某些村镇激发成为暴动,而在邓尼金日益临近的情况下就更加迅速地蔓延开来。本来是应当撤退乌留平斯卡亚镇,但是革命委员会的某些委员却又提前把自己的亲属送走,这引起工人的愤怒,并使居民产生恐慌情绪。

撤退工作由维博尔诺夫领导,他不能胜任这项任务,几乎把所有东西都留给了敌人,诸如,一部分粮食、农具、皮革、作坊的设备,等等。军事领导人、三名革命委员会委员,本来还可以留在当地,却提前离开了。

最后我应当说,所有这些涉及顿河军辖区的惨痛经验应当促使我们从根本上改变对待哥萨克的政策,否则我们将难以再把顿河军辖区争夺回来。应当用自己的表率行为,用行动,而不是用空洞的言语,用堂皇的仪表来教育哥萨克懂得共产主义。这样才能使他们成为苏维埃政权的可靠的同盟者。而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

扎莫斯科沃列茨克区俄共党员 M. B. 涅斯捷罗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4 卷,第 149—153 页。  
经哥萨克工作部核对无误的副本。)

## 159

### 告顿河军辖区的难民们<sup>\*</sup> (米罗诺夫的呼吁书)

科兹洛夫市

1919 年 7 月 1 日\*\*

\* 标题是文件原有的。

\*\* 铅印件未注明日期。



哥萨克和农民公民们！

去年，克拉斯诺夫反革命浪潮曾迫使你们中的许多人离开故乡的草原和农舍。你们经历了许多悲痛和苦难。

1月份革命的暴风返回，一举摧垮了克拉斯诺夫貌似强大的兵力。他花费了数月之久又以牺牲几万名被欺骗的哥萨克为代价所获得的一切，不得不在2—3周内又拱手交出。你们回到了自己的家园，诚然家园十分破败，但毕竟是自己的。在自己的小房子里，连炊烟都令人倍感亲切……

我们的松懈涣散、疏忽大意，[不可原谅的自以为是，以及更加罪恶的政治上的近视]\*又造就了一个邓尼金将军——于是你们又一次不得不流浪异乡寻求蔽身之地。

不过，这第二次就是最后一次了。

如果邓尼金将军竟然取胜，那么谁也无法得救。不管你怎样背井离乡，不管你怎样远走高飞，总会有一堵墙等待着你，立宪民主党匪帮也就会在那里结果了你。

但是，如果我们得以取胜，那么我也有权说，现在我们离去也是最后一次，因为我们对于邓尼金将军以及他的白卫军败类同样都不会讲客气，我们也会把这一伙可爱的匪帮逼到墙角。

人人都明白，必须认识什么，应当怎样做。结论一清二楚。

因此我最后一次呼吁你们：所有人，不分年龄大小，只要两手有力，而且目光犀利，全都拿起武器，全都站到今天革命授予我的劳动红旗之下。

只有齐心协力，奋力抗争，只有齐声响应我的号召，我们才能击溃[驱赶我们的人。只有那时，我们，而不是他们，才会把他们逼到墙角。不要期望别人谁会这样做。你们知道：无论是那样，还是这样，反正是死……那么不如这样，不如在斗争中死去，因为总会有人幸存下来向后代们述说英雄斗士的事，而不是那样去死，因为那样谁也活不下来，也就不会有人向子孙后代讲述这场光荣的斗争。

因此，不如这样]\*。

因此，流亡的公民们，都到我这里来吧……具有公民本性的公民们，而不是带着小市民心理的人，——都到我这里来吧……凡是心中热爱自由的火焰尚未熄灭的人——都到我这里来吧……

如果死去的人听到了并站了起来，而你们却在睡觉，那时你们会害怕的。

\* 方括号内的文字在铅印件中没有。

你们会害怕的,因为奴隶的枷锁已经悬在你们头上。  
不是生,就是死,——没有别的选择。  
社会革命万岁!  
纯净的真理万岁!

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顿河哥萨克 Ф. К. 米罗诺夫

我的地址:所有县、乡革命委员会和南方面军司令部。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92号全宗,6号目录,1号案卷,第49张。打字副本。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4卷,第158页。铅印  
件。)

## 160

###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发给米罗诺夫的委任状\*

第7294号  
科兹洛夫市

1919年7月2日

委任状持有者米罗诺夫同志,菲利普·库兹米奇,经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受命组建南方面军独立军并被任命为该军军长,为集团军司令级。

米罗诺夫同志在战略战役行动方面仅对南方面军司令负责并隶属于他,在所有其他方面仅对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并遵从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隶属的俄罗斯共和国的一切决定和处置。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任何政府职位、机构和人员均无权对

---

\* 正文中提到的委任状是1919年6月19日颁发给Ф.米罗诺夫的。第6394号(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8卷,第155页。核对无误的副本)。

米罗诺夫同志作出指示或者要求其报告工作。

只有南方面军的司令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及它们所隶属的上级机关或人员才有权免去米罗诺夫同志的职务和对其进行拘留。

此委任状赋予米罗诺夫同志有权使用直达电报通话与苏维埃共和国全境任何地点联系,有权使用任何电话、任何普通与军用电报,并署上相应的签名,有权优先获得俄罗斯共和国境内一切铁路头等车票及优先换取免票证明,以及有权乘坐司令部车厢和专用车厢。

此委任状还赋予米罗诺夫同志有权携带和保留任何种类的武器,有权在俄罗斯共和国任何宣布实行军事状态和戒严的一切城市和地点,以及作战地区昼夜自由行动。

兹命令军队和地方一切主管人员和机关,以及共和国居民全力协助米罗诺夫同志履行自己的职责。

凡对本委任状规定各项有任何抵制的人员,均予追究责任,并交付革命军事法庭审判。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索柯里尼柯夫 美赫诺申 B.吉蒂斯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8 卷,第 130 号。有印鉴确认的原件。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9204 号全宗,1 号目录,85 号案卷,第 34 张。打字副本。)

161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  
托洛茨基参加下关于让米罗诺夫休假的会议  
记录摘抄

科兹洛夫市

1919 年 7 月 2 日

参加人员：托洛茨基、吉蒂斯、美赫诺申、索柯里尼柯夫。

……二、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给予米罗诺夫同志十天休假，根据米罗诺夫同志表述的愿望，前去莫斯科。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Ⅱ. 托洛茨基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 33987 号全宗, 1 号目录, 113 号案卷, 第 105 张。原件。)

162

## 特别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卡洛夫 关于请求对米罗诺夫组建特别军的事务予以协助 写给列宁的信

1919 年 7 月 3 日

尊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米罗诺夫同志要顺利有效地组建成新的军，必须要有您的协助。请设法供应一切技术器材，以便这个军真正成为米罗诺夫同志富有经验的手中掌握的“攻城锤”。那样，我们就有可能在收割粮食以前击溃邓尼金匪徒，而整个沃罗涅日省今年的收成又异常好。

米罗诺夫同志在各地居民中威望极高，真正的军人斗士正在汇集到他这里来。

因此，我恳切地请求您最直接地参与我们对这个新的军的组建。我正在同他一起锻造这一个钢铁般的军团。我是彼得格勒的一名老工人，您很了解我，也可以完全信任我。

南方面军特别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C. 斯卡洛夫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30号全宗,3号目录,133号案卷,第515张。电报用  
纸上的亲笔电报稿。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9204号全宗,1号目录,85号案  
卷,第34张。打字副本。)

## 163

## 总司令关于在南方面军组建 若干哥萨克师及责成米罗诺夫 负责其事的指令

第5579/ay号

1919年7月4日

送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第6433号。抄送——莫斯科,全俄总司令部  
参谋长;莫斯科,总供应部。抄送——东方面军司令。抄送——莫斯科,共和国  
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

兹命令:

1. 按照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建议的条件,在南方面军内组建顿河骑兵  
第1和第2师,以及顿河步兵第1师,授予其各团番号如下:骑兵团为顿河骑兵  
第1—第12团;步兵团为顿河步兵第1—第9团。

2. 责成米罗诺夫同志负责组建顿河骑兵第1和第2师、顿河步兵第1师。

3. 上述部队之组建在萨兰斯克、因萨尔、因扎地区进行。

4. 目前的骑兵第2师予以解散<sup>147</sup>,此师番号保留在野战司令部的统计记  
录上。

5. 骑兵第2师的各级指挥机构、司令部、机关、部队和物资,由南方面军司  
令考虑决定,部分可作为基干人员用于组建上述顿河部队,部分用于补充方面军  
骑兵部队。

6. 组建顿河部队应严格遵照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第220号命令<sup>148</sup>下达  
的编制实施。

7. 组建本身应根据人员和物资从顿河地区到达的情况依次进行,大体先从

骑兵旅和步兵团开始。

8. 组建进展情况每日向南方面军报告。

9. 东方面军应全力协助米罗诺夫同志的顿河部队在所辖管区内安置宿营,但不从本身及各管区——伏尔加沿岸管区和乌拉尔管区的储备中开支组建费用,因为组建工作委托南方面军进行。米罗诺夫同志应将有关人员、马匹、物资补充的一切要求通过南方面军机构提出。请总供应部对组建中的顿河部队必要的物质器材供给方面,主要是火炮和机枪予以尽可能的协助。

总司令 瓦采齐斯  
军事委员 瓦西里耶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406号全宗,3号目录,1号案卷,第60张。核对无误的副本,并盖有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印鉴。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4卷,第110页。核对无误的副本,并盖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的印鉴。)

## 164—165

###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关于顿河局政策的 会议记录摘抄

164

1919年7月5日

听取内容:……24. 斯米尔加同志宣读特里佛诺夫同志关于南方面军的形

势和关于米罗诺夫的信\*。

决议:……24. 将特里佛诺夫同志的信转交托洛茨基同志。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112号目录,6号案卷,第38张。打字件。)

## 165

1919年7月7日

参加人员:克列斯廷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穆拉诺夫、别洛博罗多夫、斯塔索娃、诺夫哥罗德采娃、波德别尔斯基、司尔佐夫。

听取内容:……2. 司尔佐夫同志报告:必须在邓尼金后方开展工作,据此改变顿河局的工作,抽调几名能在顿河军辖区进行秘密工作的同志参加顿河局。

决议:……2. 通过关于改变顿河局人员组成的建议。在顿河局原先组成人员中批准司尔佐夫、沙布利耶夫斯基、卢卡申和布洛欣留任,另外再为顿河局选定两名工作人员。

认为为了联系在奥廖尔建立组织工作机构是多余的。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112号目录,6号案卷,第42张。打字件。)

---

\* 参见147号文件。

## 166

##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 关于在清除哥萨克中发生的错误和哥萨克地区 管理方式的报告

不迟于1919年7月5日\*

由于苏维埃前线在南方(在顿河—库班战线)和东方(在乌拉尔—奥伦堡战线)出现极端严重的局势,哥萨克问题又一次被提上了日程。因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认为,对苏维埃政权的代表在哥萨克地区的政策进行总结是适当和及时的,因为他们工作的结果是,而且还将是使顿河军辖区的大量的领土(从其价值珍贵程度和面积大小而言)受到巨大的损失(指人力和物力方面)。与此同时,哥萨克工作部认为,有必要指出哥萨克的历史和主要是十月革命以来哥萨克问题的历史,因为不对这一个时期作一些阐述,人们难以真正理解哥萨克工作部的某些结论。

与历届反革命政府在哥萨克地区的做法相反,同时也是为了了解由于愚昧无知有时曾经听命于将军、地主、银行家及帝国主义者的其他走狗的真正的劳动哥萨克的需要,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中央政权认为有必要由各哥萨克地区选出一些劳动的哥萨克无产者共同参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除了这项任务以外,还必须向被打上烙印的劳动哥萨克和至今尚很不了解哥萨克无产者和劳动农民的生活和习惯的“手执马鞭的人”和“沙皇政府的走卒”表明:劳动哥萨克已被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承认为公民,他们应当最热情地参加人类新的光辉未来的建设。因此,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最

---

\* 这份报告经哥萨克工作部在7月5日的会议上批准(会议记录第74号;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4号案卷,第1张)。7月8日,报告送呈人民委员会(第1516号;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8号案卷,第75张)。7月18日,此报告在俄共(布)中央书记处登记在案。



初日子开始,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成立了由自二月革命之日起存在的哥萨克革命组织组成的哥萨克委员会。后来,哥萨克委员会更名为哥萨克工作部。

这个哥萨克工作部的任务是:1. 成为劳动哥萨克在政治上革命的中央机关;2. 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在哥萨克地区的传播者;3. 成为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反映哥萨克地区需要的代言人。哥萨克工作部的最终目的是,使劳动哥萨克与共和国的所有其他劳动人民完全融合,而为此又必须在哥萨克地区尽快地实现分化,即一方面分化成贫民(劳动者),另一方面分化成富农和他们的心腹。

从十月革命一开始,劳动哥萨克便站在苏维埃政权一边,并对自己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了强烈的抵制:其一是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二是同将军、地主和资本家(不仅是本地的,而且也包括从俄罗斯中部省份逃来隐藏在哥萨克地区的)进行了积极的斗争。这只要回忆一下来到顿河地区,在那里组织作战并为苏维埃政权在顿河地区几乎取得全面胜利的哥萨克第1、第4、第14、第32和第37团,以及在库班的库班第5师就够了。还有不少例子足以说明哥萨克无产者积极热情地参加了争取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去年12月和今年12月,不是劳动哥萨克又是谁帮助清除了部分顿河军辖区境内的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匪帮;不是哥萨克又是谁参加了同杜托夫和高尔察克的斗争;不是劳动哥萨克又是谁提供大量兵源在各个革命战线同在粮食地区和工业地区盘踞下来的帝国主义者作战;不是哥萨克又是谁在当时邓尼金刽子手匪帮尚未占领的顿河军辖区响应动员号召(这是哥萨克工作部早就恳切请求,好不容易才办成的<sup>149</sup>),现在正在组建哥萨克团和哥萨克师。不应忘记,这些哥萨克部队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仅仅要同帝国主义者作战,而且还要同因为愚昧无知而被拖入反革命阵营的自己的父兄们作战;但是这最后一种情况也并没有削弱他们的战斗力,没有影响他们努力巩固哥萨克地区的苏维埃政权的意愿,只有极少数是例外。

总之,看起来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在哥萨克地区应当得到正确的解决,因为革命的劳动哥萨克本应站在苏维埃政权一边,而他们同苏维埃政权的联系通过哥萨克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本应该是十分密切的。

但是,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令人愉快。旧的,从根子上已经腐朽了的制度出于对来自无产阶级居民的将永远威胁它存在的革命的恐惧,竭尽全力设法把某一个居民阶层或其中一部分人变成自己的一个堡垒。为此,它一方面给予哥萨克上层分子、军官等等许多特权,通过这种办法奴役劳动哥萨克,另一方面又把哥萨克置于有别于所有其他居民的特殊地位。与此同时,旧制度还开始把外地

人迁入哥萨克地区。这样,它迅即在哥萨克与外地人之间制造了对立局面,人为地促使哥萨克对所有非哥萨克人产生恼恨。利用这种对立局面,它又唆使哥萨克反对非哥萨克地区的其他劳动居民,从而在其他劳动人民和哥萨克之间造成一个明显的鸿沟。这样一来,不仅俄罗斯社会中不自觉的成分,甚至连社会中有文化的阶层(这是最悲哀的事)也都增长了对哥萨克的,本质上也并非天生的憎恨。

也正因为如此,苏维埃政权的代表本应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政策的负责的代表,却也产生了一种观点,即不仅对哥萨克实现革命化的可能性有所怀疑,而且对于与哥萨克有关的一切事物都存在相当的怒气,这种怒气达到很强烈的程度,以至这些负责的领导人不仅不愿意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利益深入了解哥萨克的习俗和历史,而且还常常盲目地不能预见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而断然地声称要立即消灭这样的哥萨克,而其中有的人甚至主张将哥萨克彻底消灭。无论是前几个世纪中哥萨克反对莫斯科当局的叛乱,还是斯捷潘·拉辛、叶梅利扬·普加乔夫和其他人的叛乱,以及最后 1905 年顿河军辖区北方各管区、库班军辖区军事区哥萨克以及 1914 年西伯利亚军事区哥萨克的叛乱,他们都不加以考虑。

立即消灭哥萨克的问题,由于上述原因,不仅在派到哥萨克地区的许多不愿意了解劳动哥萨克的历史和习俗的负责人员的行动中,而且在党中央,据哥萨克工作部的观点看,在没有对哥萨克许多年来形成的历史采取足够认真的态度并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发出的指令中,以具体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哥萨克工作部不准备在这份报告中列举事例,以免报告因堆积过多的材料而冗长不堪,而且这些材料已经向党中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过报告,在哥萨克工作部的案卷中也仍然保留着。所实行的政策和对哥萨克的态度不同理解迅速造成后果:1918 年丢失了顿河军辖区,1919 年丢失了奥伦堡和乌拉尔两个边疆区,以及最后于今年 6 月发生最为惨重也最为迅速地丢失了整个顿河军辖区。不同时间在各个军辖区的村镇庄寨发生了各种暴动。有人会说,这些暴动只能说明哥萨克中间具有深厚的反革命势力的根源。哥萨克工作部深信,这种说法不仅仅是一种错误的认识,而且至少是一种轻率肤浅的看法。

哥萨克工作部建议对过去的两年作一番回顾,并对上述地区暴动发生的历史过程进行认真的研究;事变以后由于中央的错误政策而造成的这类暴动有多么频繁;就举贫农委员会的事件和一系列富农反对它们的暴动,而我们敢说是无产阶级反对它们的暴动为例。也可以举出反对挤进苏维埃大蛋糕的那伙强盗、

暴虐者和骗子等的暴动为例。如果遵循同一个行为路线,那就应当说,和哥萨克一样,这些举行暴动的无产阶级分子也是反革命性质的,也应当消灭。可是,人们不这么说,也不这么做。

应当说,一方面,哥萨克的无产者和劳动者群众同中央的表面上的一致像肥皂泡一样破裂是由于实际上由人民选出的代表哥萨克工作部被关在坚固的围墙之内,而并非由于自己的过错而与劳动哥萨克隔绝。可是实际上,哥萨克工作部,只有在真正有权监督哥萨克地区政权机关的活动时,只有哥萨克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以及在哥萨克地区居住的外地人真正感觉到和亲眼看到涉及日常生活、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所有问题,以及管理方面的问题,都在哥萨克工作部的直接参与下解决时,它才能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与此同时,哥萨克地区的居民那时才会感觉到必须坚决地、无可改变地执行中央发布的一切指示,既然他们选举出的代表也要求这样做。在这种条件下,哥萨克工作部的活动就会生气勃勃,劳动人民同中央政权、同整个军辖区的所有需要就会建立直接的联系,哥萨克地区的居民就会有事找哥萨克工作部,感觉到在这里他们可以获得必需的说明和满足正当的要求。最后,由于同这些地区的居民具有直接的和生动活泼的联系,哥萨克工作部就有可能经常关心群众的情绪,并可以阻止他们做出考虑不周的行动(既包括一般的行动,也包括反革命的行动)。

但是,尽管1918年6月1日的法令<sup>150</sup>至今并未废止,它直截了当地规定凡解决涉及哥萨克地区和哥萨克军队的问题均在哥萨克工作部的直接参加下进行,尽管曾经一再重申法令中的这一条,包括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同志今年又再次强调,但是,像在顿河军辖区组织苏维埃政权这样极端重要的问题都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作出决定,不但没有哥萨克工作部或者某个哥萨克参加,甚至连在这方面正在采取的或者已经采取的措施都没有告知哥萨克工作部。经任命参加顿河军辖区革命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大部分完全不熟悉顿河军辖区的风俗习惯,也不了解历史上形成的当地的生活方式。这种任命的后果已经显现;这个顿河革命委员会毫无生命力。过去和现在一直替代它工作的,是地方工作部。而地方工作部仍然并不了解顿河军辖区的生活,但却不断发布一些法令,这些法令从根本上破坏了苏维埃政权在劳动居民中的威信,又不能废止处于狂热之中的各区革命委员会下达的十分粗暴、导致暴动发生的各种命令。

[科捷利尼科夫苏维埃]的第27号命令,以及其他地方政权机关的命令,是十分典型的例子。这些命令规定:取消彩色饰条、禁止自称为哥萨克、更改村镇庄寨的名称、征用全部牲畜、禁止集市贸易,等等。没有一条这样的命令曾被地

方工作部废除,其中有不少甚至是由它签署的,而其内容恰恰存在挑起暴动的明显倾向(但哥萨克工作部却并不知情)。列宁同志本人不得不介入这个纯属地区性的事务,他发出急电命令废除所有这一类命令。<sup>\*</sup>但是,哥萨克工作部确知,列宁同志的电报并没有传达到顿河军辖区的一些区,即使传达到了,也未见诸执行。还有,关于哥萨克工作部提出的紧急动员顿河、阿斯特拉罕、乌拉尔和奥伦堡的哥萨克的所有建议,哥萨克工作部都不曾收到任何赞同的表示。

最后,党在对待哥萨克态度方面的总政策,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指令中有所陈述,并曾建议乌拉尔军辖区、南方面军政治部和顿河局遵照执行。

这些指令(在哥萨克地区对哥萨克普遍实施恐怖活动,并立即清除哥萨克)<sup>\*\*</sup>发布时,并未经过哥萨克工作部的共产党党组参与任何讨论,否则本可以将对待哥萨克的行为路线加以修改,使苏维埃共和国不致为这一政策的后果付出如此重大的代价。后果又是十分明显:对于不加区别的大规模恐怖活动(有关证明材料已有不少呈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哥萨克地区的居民以发动大规模的暴动进行回答,而哥萨克中的许多中间成分本可以接纳他们进入无产阶级的大家庭,并引导他们共同对邓尼金匪帮及其奴仆作战,可是结果却离开了苏维埃政权,倒向邓尼金的阵营,正因为如此,如今顿河军辖区,以及乌拉尔军辖区,竟如此轻易地几乎未经任何战斗,就落到了邓尼金和杜托夫手中。

根据以上所述,得出的结论是不言而喻的,据此哥萨克工作部简要作出表述,并建议与此同时讨论并通过一项关于哥萨克地区的法令草案。

哥萨克工作部请求通过作为指示发给各人民委员部的结论是:

1. 今天以前由地方政权机关发布的、涉及哥萨克地区苏维埃政权建设及其行为路线的一切命令和指示,均应予以废止。

2. 哥萨克地区现有的军辖区革命委员会应予解散,由新的革命委员会取代,其人员由内务人民委员部与党中央及哥萨克工作部协商任命。人员组成中应包括哥萨克地区当地居民(哥萨克或外地人)或十分熟悉哥萨克风俗习惯与历史的人员。

3. 这些委员会应立即在同哥萨克工作部保持联系的情况下开始准备工作,

\* 原文如此。

\*\* 参见 88 号文件及其注释。

以便随着逐步攻占哥萨克地区,按照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全部法令的精神在这些地区坚定而果断地进行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军辖区苏维埃任命和批准区一级的临时委员会,直至各区建立苏维埃为止,这一点由人民委员会根据哥萨克工作部的申报作出决定。

4. 委员会的共产党党团应成为哥萨克地区共产党员的基本核心机构,直至召开全军辖区的代表会议并取代现在的机构(顿河局)为止。这个核心机构应有党中央的一名代表参加,并享有与核心机构的其他成员平等的权利。

5. 哥萨克工作部应受权在与所有人民委员部保持全面接触的情况下对11个军辖区履行领导职能。

6. 哥萨克工作部有权向所有人民委员部的部务委员会派驻自己的代表,并享有部务委员的权限,按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第44条规定的程序任免。

7. 关于哥萨克军辖区体制的法令应立即通过越境人员随带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相应呼吁书在哥萨克和外地人中传播。

8. 在哥萨克地区作战的部队中,应根据可能任命哥萨克担任政委,至少在大兵团中,如军和集团军两级,应当这样做。

9. 应尽可能出版哥萨克报纸。<sup>151</sup>

10. 动员和组建哥萨克部队应在哥萨克工作部的直接参加下进行。

作为补充,哥萨克工作部在提出关于哥萨克地区管理程式的法令草案\*时,认为目前发布直接提到实现哥萨克居民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其他所有劳动居民权利完全平等,以及关于哥萨克行政管理体制的其他法令是不合时宜的,因为:

1. 关于实现平权的法令可能,甚至必然会被理解为是一项关于消除哥萨克的法律,它会立即被邓尼金、杜托夫及其一伙利用来挑动愚昧的哥萨克群众反对苏维埃政权,而我们又多么需要把他们用某种方法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2. 关于这些地区行政管理体制问题的讨论,最好先在军辖区委员会直接参加下收集有足够分量的有关经济和日常生活的统计资料,然后再进行。

---

\* 文件附有“关于哥萨克地区管理程式”的法令草案(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4号案卷,第10—11张;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5号目录,34号案卷,第113—114张)。本书未予刊载。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主席  
Ф. 斯捷潘诺夫  
委员           Л. 科罗博夫 伊久姆斯基  
秘书           И. 多尔加切夫  
哥萨克事务委员           М. 马卡罗夫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4号案卷,第2—9页。原件。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5号目录,34号案卷,第105—  
112张。核对无误的副本。)

## 167

### 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哥萨克工作部会议记录

第75号

莫斯科市——克里姆林宫

1919年7月7日

参加人员:斯捷潘诺夫、莫什卡罗夫、马卡罗夫、凯戈罗多夫、科罗博夫和多  
尔加切夫。

由斯捷潘诺夫同志主持,多尔加切夫同志记录。

听取内容:1. 南方面军特别军军长米罗诺夫同志报告南方面军的形势以及  
与此相关的由整个生活和当前局势提出的总的哥萨克问题。<sup>152</sup>

决议:1. 认为米罗诺夫同志的报告详尽地阐明了形势,既谈到了哥萨克问  
题的实质,又提及劳动哥萨克对待苏维埃政权的态度,这些认识为全体劳动哥萨  
克所公认;谨向米罗诺夫同志为他所作的详尽的报告表示深切的感谢;注意到米  
罗诺夫同志指出的前线的需要和劳动哥萨克参加红军队伍的志愿人员的匮乏,  
同意满足米罗诺夫同志关于把所有来到莫斯科的,以及所有没有负责的业务和  
工作的哥萨克送到他所在那个军的请求。<sup>153</sup>



的数量竟寥若晨星，这是顿河军官的羞耻。

年长的哥萨克——父辈和祖父辈——在顿河地区仍然过着原先警察制度下的生活。在那里，人的智慧、心灵完完全全被置于神父、村镇阿塔曼、管区阿塔曼的控制之下，沙皇在人们头脑中仍然是神圣至尊的，因而发生的变革仍被看作是‘内部敌人’的恶行。

谁也没有站出来同这种愚昧无知的现象作斗争；曾有个别人试图对发生的变革作出解释，但几乎惨死在众人的乱石之下。

斗转星移……社会革命正在日益临近。到这次革命发生时，前线哥萨克仍然停留在原处未动，但已经出现了拂之不去的思绪，有时则甚至是颇为强烈的要求：‘回顿河去！’卡列金将军为这批哥萨克安排的却是另一种命运：去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和顿涅茨煤田的布尔什维克作战。前线哥萨克并未支持自己首长的意图，而是忠于劳动人民。第32团、第37团，以及其他一些团队，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市附近拒不执行战斗命令，而第32团还受到布尔什维克派出军乐队演奏的欢迎。卡列金将军开枪自杀身亡。但是，卡列金将军未能做到的事却让克拉斯诺夫将军做成了。（可在我们今天，邓尼金将军又在更大的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前线哥萨克回到家乡以后各自回家，失去了和政治中心的活生生的联系，丧失了接受政治教育的条件，最后还是由于思想认识落后而完完全全接受了父辈和祖父辈，以及反革命的神父和军官的影响，并不自觉地倒向了人民敌人的阵营。唉！我们所有人在这方面是有许许多多过错的！顿河地区遭人遗弃，陷于自生自灭的境地，最终将在自己的血泊中自食苦果。应当指出，在这一时刻（3—4月）顿河一带开始遭受大量混入当时的赤卫队部队的挑拨分子的肆无忌惮的活动：个别村寨被焚烧，教堂做礼拜时遭到炮火轰击，等等。马蒙托夫将军们、拉斯捷加耶夫上校们欢欣鼓舞：革命自己把挑起哥萨克暴动的口实送到了这些沙皇宪兵们手中。前线哥萨克的这一幕沉痛的悲剧将由公正不倚的历史在将来加以阐明。数以百计的哥萨克已被黑帮的子弹枪杀，数以千计的哥萨克则在监狱和矿山受尽折磨。

直到今天，顿河地区依然是政治上一无所知和十分落后。革命已经发展到极大的深度，而村镇居民的贫乏的头脑竟仍然无法看清发生的事件，仍然无法理解已席卷半个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规模。他们不能理解目前在顿河地区发生的、由于全国性的饥荒而引起的没收牲畜和粮食储备的做法”。\*

\* 在列宁的文件中保存有报告的最后一部分（自“从这一点出发……”起）。



从这一点出发,我深信,哥萨克并不像人们对他们的看法那样,也不像有的人试图描绘的那样反革命性十足,只要开展有分寸的巧妙的政治工作,就有可能让他们重新回到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战士阵营中来。于是,在动身前去西方面军时,我于3月15日建议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采取以下措施:

“为了使顿河地区的哥萨克居民同情苏维埃政权,必须做到:

1. 尊重哥萨克的历史的、日常习惯的和宗教的生活方式。时间和有才能的政治工作人员能够打破浸透哥萨克整个肌体的由旧警察制度多年来实行军营式教育而形成的哥萨克的愚昧无知和狂热信念。

2. 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革命时期,只要顿河地区的反革命势力尚未被彻底粉碎,整个形势就无条件地要求采用组织讲座、座谈、散发小册子等等形式向哥萨克和本地农民的头脑灌输共产主义思想,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像现今“某些个别共产党员”的行为和方式所“展示”的那样用强制的办法来移植和填塞。

3. 在当前时刻,不应当对牲畜和工具进行登记。最好宣布固定的价格,要求居民据此供应食品,并把这项要求向该居民村落的全体成员宣布,而且考虑到不同村落的富裕程度。

4. 让居民在有经验的政治工作人员领导下自己建设生活,同时严密注意不让反革命分子混入政权机构。为此:

5. 最好召开各管区代表大会选举管区苏维埃,并把全部政权交给这些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而不是像现在所做的这样交由随意任命的人员管理。召开代表大会时,应有中央派出的重要政治工作人员参加。对于哥萨克的粗鲁无理习惯也不能视而不见,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光彩照人令人起敬的政治工作人员,而是一直处于反动军官和僧侣等等的掌握之中。”\*

然而,只有一个人理解我,只有一个人同意我的观点——这就是阿拉洛夫同志。他在我的便函上写道:“完全赞同政治见解和要求,我认为它们是公正合理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阿拉洛夫”\*\*。

而如果所有的人都像阿拉洛夫那样同意我的意见,那么我们现在就不会有顿河战线了。

\* 参见125号文件。

\*\* 在列宁文件中部分保存的米罗诺夫报告原件中有列宁的亲笔批注。例如,这一段的两边页边两次画有着重线。后面用圆括号注明日期:(1919年3月15日)(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2号全宗,1号目录,10528号案卷,第1张)。

我们还将继续视而不见吗？不！这样代价太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公民，我受命组建一个军。我请求您给予我一切可能的援助，以便我们能在最短时间内建立起一支足以把顿河战线的主动权夺过来的力量。我还以我的头颅保证，我们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就一定能把邓尼金匪帮从苏俄境内驱赶出去。不管谁对我造谣中伤，不管谁对我横加诬陷，我面对无产阶级庄严宣告，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我只请求一点——理解我，理解一个自1906年起就站在保卫革命的岗位上的非党员。不认识共产主义思想实质的人们的怀疑和指责是沉重和令人委屈的！不仅仅只有我一个人由于这些肆意歪曲真相的人而感到沉重和痛心，感到沉重和痛心的将会是全体劳动农民!!! [暂且不谈哥萨克。]\*

公民 米罗诺夫

1. 在波克罗夫斯科耶镇有3000名(乌拉尔的)哥萨克。
2. 被俘的顿河哥萨克。]\*\*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4号案卷,第12张。哥萨克工作部的原件。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4卷,第33—34页。原件。作者留存件。)

---

\* 方括号内的句子只在列宁文件中保存的那一份上有,是米罗诺夫亲笔写上的(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2号全宗,1号目录,10528号案卷,第1张)。

\*\* 在米罗诺夫报告的背面有列宁的批注。看来是在同米罗诺夫谈话过程中作的:“组建中的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米罗诺夫、特里佛诺夫(从东方面军调来)、索科洛夫+马什卡罗夫尚未任命”(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2号全宗,1号目录,10528号案卷,第1张背面)。

## 169

## 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哥萨克工作部关于增补米罗诺夫为哥萨克 工作部委员的会议记录

第 76 号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919 年 7 月 10 日

参加人员：斯捷潘诺夫、马卡罗夫、莫什卡罗夫、科罗博夫、库久别尔金、凯戈罗多夫、伊久姆斯基、克拉斯努什金和多尔加切夫。

会议由斯捷潘诺夫主持，多尔加切夫担任记录。

听取内容：一、关于增补顿河军辖区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哥萨克 Ф. К. 米罗诺夫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委员，以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委员莫什卡罗夫同志就此问题所作的报告。<sup>154</sup>

决议：怀着对米罗诺夫同志在巩固苏维埃政权和捍卫劳动哥萨克权益方面的全部作战活动的深切、真挚的感谢之情，并考虑到米罗诺夫同志对苏维埃政权的无限忠诚——这一点他以自己的信仰有力地作出证明，并且不仅表现在言论上，而且表现在两年时间内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浴血奋战上，——不仅如此，米罗诺夫同志还为自己赢得了不可战胜的领袖的声誉，增补米罗诺夫同志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委员，以便根据最高军事当局的需要，利用其作为作战军队前线军事战略家的知识。为了同米罗诺夫同志，以及同相应的战线建立广泛的联系，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开展政治工作，决定派出一名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的委员（由米罗诺夫同志选定）前去协助他。<sup>155</sup>

一致通过。

主席

委员

秘书

M. 马卡罗夫 科罗博夫

Ф. 斯捷潘诺夫

伊久姆斯基

多尔加切夫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4号案卷,第13张。原件。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4卷,第43页。核对无误的副本。)

## 170

“采取措施制止不加区别地残害哥萨克”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共产党党组  
致俄共(布)莫斯科市委员会的信)

第29号

1919年7月15日

近来,报刊上日复一日地提及作为反革命分子的哥萨克,而且干脆把哥萨克称为“哥萨克匪徒”、“奴才”等等。可是根本不提及:在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中央机关有无限忠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哥萨克,在其他苏维埃机关也是这样;在最红色的战线上,有整团、整师和整军的劳动哥萨克在苏维埃政权一边奋战,他们同所有其他劳动人民一起力求消灭以邓尼金、杜托夫及其他帝国主义分子为首的白卫军匪帮,更不用说多少世纪以来劳动哥萨克反对专制阵营方面的压迫者和暴虐者及他们的奴仆的起义;自1905年以来的这段时间里,在顿河军辖区、库班军辖区,以及在西伯利亚哥萨克军和其他哥萨克军中爆发了一系列的哥萨克暴动,坚决要求让哥萨克摆脱警察式的勤务,取消身份地位的差别,把地主、贵族的土地没收转归劳动人民所有,等等;这些暴动遭到专制制度骇人听闻的残酷镇压。因此,为了更加公正地对待劳动哥萨克,全面地阐明哥萨克问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共产党党组请求采取措施制止不加区别地残害一般的哥萨克。

党组主席 M. 马卡罗夫  
秘书 [签名无法辨认]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5号目录,116号案卷,第101

张及其背面。原件。使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格式公文纸的打字稿，盖有该部共产党党组常委会的印鉴。)

## 171

## 米罗诺夫发给公民 И. 扎别伊-沃罗塔的委任状 并附告顿河难民和逃兵书

萨兰斯克市

1919年7月18日

持有此委任状的公民 И. 扎别伊-沃罗塔(原团长)于今年7月17日向顿河独立军军长报到,由我将其派往伏尔加河各地,直到卡梅申市,收集能够手执武器的顿河哥萨克,并向他们宣布他们应当前去报到的集合地点。

我坚持社会革命的立场(消灭土地的私人所有制,并将土地不经赎买转交给人民;消灭对工厂等使用雇佣劳动的工业企业的私人所有制;铁路、矿山归劳动人民所有;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以及保证人民福利的其他原则),但与此同时我也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这样一些个别代表的做法,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敌意地挑动人民群众反对这个政权的根本主张。

我在这份委任状中向劳动人民宣告,高尔察克、邓尼金和资产阶级的其他奴仆带给我们的奴役制度,会比目前我们面临的形势更加痛苦一千倍。仅仅这一条就应能把我们所有人团结在一起共同奋斗,我们要一方面反对所有妄图让人们重受地主、资本家奴役的陆海军将军等坏蛋,另一方面要反对从我们内部破坏苏维埃政权的主张、破坏共产主义学说的神圣性的坏蛋们。

在顿河独立军的红旗上写着:“社会公正万岁!纯净的真理万岁!革命的铁的纪律万岁!……”“打倒败坏革命纯洁理想的流氓!……”(摘自我1918年2月1日在米哈伊洛夫卡发布的呼吁书。)

高举这些口号我们能够战胜任何反革命势力,也能够战胜自己的逃兵。所有逃兵,只要参加顿河军的队伍,就会受到社会革命的接纳,如同对待自己的子弟一样,并使他们回到自己的村庄时已成为履行了对工农革命的义务的诚实公民。

顿河的难民、逃兵和志愿者们,尽快地汇集到劳动红旗下面来吧!顿河军的铁的纪律将使这面旗帜经久不倒!

顿河独立军军长 公民 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哥萨克  
[Ф. К. 米罗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406号全宗,3号目录,1号案卷,第57张。留存原件。)

## 172

### 切尔诺莫尔采夫文章《赤色哥萨克》 (载“白色”顿河畔罗斯托夫<sup>156</sup>出版的《人民报》)

顿河畔罗斯托夫市

1919年7月19日\*

关于与我们祖国的尊严为敌的“红色”阵营中的人们,已有许多作品加以描绘。然而,我们最想知道的,则是与我们血肉相亲的哥萨克在那边做些什么。他们反对我们,同时又反对显然必须建立的秩序,反对有可能在我们这个因种种骚乱而苦难备尝的国家实现正常的生活。

因为无法避免,我曾在我们敌人的阵营中停留过一段时间。现在我想向《人民报》的广大读者群介绍我那时积累的全部材料。当时,在几乎五个月的滞留期间,我曾和各种不同级别、不同职务和不同名称的“赤色分子”有所接触。

值得特别强调说明,我们全体哥萨克应深感庆幸的是,在“布尔什维克”阵营中纯粹的哥萨克只是极少数,其中大多数人之所以会落到那里,又部分是出于误会,部分是因为考虑不慎重,有的则是由于形势所迫。

---

\* 在米罗诺夫文件中保存的一份打字副本的第1页上,有这样一则批注:“本文刊载于由编辑和出版商H. T. 多布罗沃利斯基(H. 图泽姆采夫)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出版的《人民报》1919年7月19日的第90号上。”

这当然并不能为他们留在祖国和哥萨克敌人的圈子内作任何辩解,但是却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希望,即他们极有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觉醒,重新回过头来,诚实而勇敢地履行自己作为公民和哥萨克的责任。

除了这些误入歧途的人以外,确有比例极少的哥萨克则是自觉地出卖自己骑士的荣誉。

对于这类人不应予以原谅,对于他们不允许有丝毫的宽容。因为这是一条规律,即推动他们背叛自己的天职和军人荣誉的力量,不会有别的什么情感,而非是:他们不是渴望权势,就是向往“一厚捆一厚捆的”克伦斯基钞票,而在散发这种纸币方面“苏维埃”政权从来是慷慨大方的。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幸亏这样的人不多。不过对于叛徒还是应当让所有的人都看清他们的面目,而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还是应当赤裸裸地予以揭露。

其中主要的角色之一便是前哥萨克中校米罗诺夫。

我曾有机会和他接近和相识,并在他指挥下的赤色哥萨克发动最有力的进攻之时观察过他的活动。

这是1918年7、8、9月间的事,而同年10—11月份红军进攻失利时我也在场旁观。

首先,米罗诺夫作为一个人和一名军事首长的品质被大大地夸大了。

在这段时间内,他只不过指挥着一个旅,兵力不超过3000人,而且在论述他的活动时最关重要的是,他的作战行动并不曾越出宽约20俄里的狭窄地带的范围,也即梅德韦季察河谷一带,也即在他本人的家乡。米罗诺夫的兵力主要是步兵,而且并非靠哥萨克,而是几乎全部靠外地人进行兵员补充。

纯粹由哥萨克编成的步兵部队是布拉温营,但这个营的人员补充主要靠吸纳所谓的受惩戒的哥萨克。

米罗诺夫不敢把每一个投诚的或转向他方面的哥萨克都编入骑兵,因为那样人们很容易逃之夭夭,而是编入步兵。这样就可以把他们置于严密监视之下,而且使他们始终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即推动他们向前进的力量与其说是认识其必要性,不如说是别无其他出路。

只有当投诚者经历了足够的考验,或者说,对于改过自新和获得宽恕已不再抱有希望,那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也就可以被调往骑兵部队。

米罗诺夫巧妙地使用恐吓手段,而且不怕动用报复的方法,在这方面他是毫不容情的。

在他的恶劣行径中,有不少对故乡顿河地区的庄寨村镇进行焚烧和抢劫的

记录。

根据我亲身的观察,我敢断言,关于米罗诺夫在哥萨克群众中具有广泛影响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而散布这种话的人无非是为我们以前的某些作战失利寻找借口。应当很有把握地认为,以前之所以失利,其原因隐藏得更深,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才使米罗诺夫得以发挥了某些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作用。

我作为一个曾经很接近最高层的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人,同时又有几乎五个月的时间亲自观察这个前哥萨克中校活动的人,十分清楚:米罗诺夫作为一个一般的个人和论及他具体对当前局势的影响,其作用是被大大地夸大了。

我再重复一次,这取决于这样一种情况,即某些活动家只是从某些个人的行动来寻找某些事件的原因和解释,而不是从总的、十分复杂的局势中去寻求解答。

我敢断言,米罗诺夫作为赤色哥萨克的一名领袖,在俄罗斯南方(现在人们开始习惯于这样写和这样认识)的布尔什维克首领中根本不拥有如此高的声望。我已经说过,米罗诺夫的兵力不超过一个旅,而且其所有必需品的供应远远不如其他受高层委员们钟爱的苏维埃部队那样充分。

此外,根据许多事实我还敢肯定地认为,苏维埃当局常常完全不信任米罗诺夫,因此也故意使他几乎得不到供应。

当所有其他布尔什维克部队一切供应都十分充裕之时,米罗诺夫旅却从来不曾有过一辆汽车,更不用说基克维泽、西韦尔斯一类的赤色师早就配备有充裕的列车了。

在个人关系上,米罗诺夫也不具备任何分量。当我们的军队于1918年8月和10月,以及12月份,逼近察里津时,米罗诺夫旅完全没有显示出多大的作用,以至可以对这个旅加以特别的关注或赋予其旅长以特别的突出地位。

如果转而作为一个个人而考察米罗诺夫本人,那么应当特别强调的是,他只是个常见的嗜酒成癖者。在他的司令部里始终是酒流如注,而米罗诺夫则在酒海之中借以销蚀折磨他的良心的谴责,因为他也不能不感觉到自己对共同事业的背叛。但是,沽名钓誉的野心又不断推动着他一步步向前、向前。

他已经无法停下来了。

米罗诺夫已经无法也不可能回到过去。

这一切他都清楚地感觉到,但仍继续冥顽不化地过高估计自己的作用:

“不是我就是克拉斯诺夫,”1918年晚秋他这样说。

看来,在今年,当他逼近新切尔卡斯克时,他的话应是:



“不是我就是博加耶夫斯基。”

米罗诺夫的野心不仅仅局限于他在命令、传单和会议上广为宣扬的词句。固然在这些方面他是很有兴趣的,而且应当说,通过这些办法他很容易就掌握了群众。

不过为了彻底弄清米罗诺夫在去年红军进攻中的作用,必须强调指出,进攻本身的规模是极其巨大的,使用了十分大量的兵力。布尔什维克投入了如此众多的军事力量,以至于结论完全可以不言自明了。

米罗诺夫及其军事才能和政治潜力完全不能起重大的作用,不能有什么意义和影响。

根据以上所述种种可以认为,米罗诺夫是一个徒有虚名的人物,因此人们不仅要提出以下问题:

“米罗诺夫能够发挥影响的地面很大吗?”

不,仅仅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而且并不是整个管区。

“投靠他的红色哥萨克力量很大吗?”

这支兵力在米罗诺夫最兴旺的时期也只有四千多人。

“米罗诺夫只拥有如此微不足道的兵力,竟能把全部哥萨克都发动起来吗?”

不能,何况在米罗诺夫有影响的地区以外哥萨克群众的情绪已经有了分化和转变。

“总的说来,米罗诺夫对于红军的进攻能起到什么影响吗?”

不能,又不能。因为米罗诺夫在全能的政委们中间从来不曾拥有任何作用和影响,而从他的说一不二、武断专横的个性和喜怒无常、极易冲动的特点来看,今后任何时候也不会发挥这样的作用和影响。

“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人对他个人表示如此的关注?”

我看是因为,在红军方面前军官出身的哥萨克少到如此程度,以至某一个个人就必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特别是再加上米罗诺夫确实具有某些异乎寻常的品质,诸如:组织能力、在本管区内的社会影响、意志力坚强、个性鲜明和哥萨克的军事机智。

#### A. 切尔诺莫尔采夫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2号目录,15号案卷,第385—388张。

核对无误的副本。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2 卷,第 160—163 页。核对无误的副本。)

## 173

**“最好是停止任何组建活动”**  
**(顿河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卡洛夫关于组建**  
**顿河军的条件呈交给索柯里尼柯夫的书面报告)**

不迟于 1919 年 7 月 20 日\*

送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索柯里尼柯夫同志

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我必须向您谈谈我对于您交给我的那份材料的印象和观感,以及我所得出的结论。当提出建立顿河军的主意时,我是支持这项组建工作的,尽管我当时认为这一着相当冒险,但是当时前线的不利局面迫使我们走上这条危险的道路。使我陷入绝望境地的主要是赫韦辛束手无策而又考虑不周的指挥。我当时甚至愿意和魔鬼结成同盟,只要能摆脱那种最终会使我们的战线陷于瓦解的绝望境地。第二个情况是,在我们从顿河地区撤退时带出来了许多哥萨克(动员入伍的),对他们应能最好地加以使用,而当时米罗诺夫一再保证,只有他出面才能做到这一点。

实际上结果恰恰相反:所有动员起来的兵力参加了最初见到的部队(如果有这样的部队的话),不可靠的人在深远后方就离开了他,剩下的大多数人,从了解到的情绪看,看来是在等待更有利的机会。他们现在却要求支付给他们马匹的全额补偿,要求发给证明说他们是被动员来的,不是志愿者。这肯定是为了投奔邓尼金时有用。米罗诺夫本人不但不信任他们,而且怕他们,真怕。负责的共产党员也都这样看。这清楚地说明,他对于一般哥萨克群众的影响并不像人们所讲的那样大。

\* 日期系根据内容确认。

我们进行组建工作的第三个不利条件在于,我们着手进行这项工作时过晚,如今已经不再需要了。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军,而我们现有的人员总共只够建一个团。今天收到阿特卡尔斯克发来的电报,说第一批动员起来的人已经出发,一共只有 19 个人。这就是我们这一段时间得到的全部人马,斯摩棱斯克发生的事<sup>157</sup>您是知道的,他们投奔波兰人去了。因此,为了组建起这个军,必须从其他部队抽调人员,而这样做又需要很长时间。目前,建立一个不需要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而它对我们又可能造成不利的后果。他们几乎不接受政治教育,极不稳定,一切以情绪为转移,情绪又是靠军事战果促成的。而且,这是一群乌合之众,对他们来说从一个阵营转向另一个阵营并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更何况长期以来他们对于本地的俄罗斯农民、工人,特别是对于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和苏维埃军队中享有平等权利的犹太人(在邓尼金军队中当然不是这样)一直怀有敌意。而相反,在那一边却有他们的许多本村镇老乡、兄弟、父辈。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就在他们中间形成了对我们的敌视态度。他们常常谈到,当顿河地区存在苏维埃政权时,人们枪杀哥萨克,现在却号召我们来保卫它。就算有一部分人自觉地跟着我们走,但这只是很小一部分,其他人之所以跟着我们,则是想从邓尼金手中夺回他从他们手中夺走的东西。他们之中每一个人念念不忘的崇高理想都是:顿河人的顿河。

根据上述种种情况,我得出的结论是,最好停止并不存在的兵力的任何组建。现有的人员可编入各种作战部队。最好让军长负责指挥第 9 集团军(由您斟酌)。政治工作人员可以也编入该集团军,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工作抵制任何一种一长制的影响。不可靠的人调离骑兵,调可靠的人去替代。您做得越快,就能更快地制止我们的无所作为的状态。

顿河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斯卡洛夫]

[C. 斯卡洛夫的亲笔附记:]“此信寄给索柯里尼柯夫同志,他于 1919 年 7 月 30 日收到。斯卡洛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3 卷,第 220 张及其背面。打字副本,经作者亲自核对。)

## 174

米罗诺夫 1919 年 7 月 25 日  
报告的提纲\*

不迟于 1919 年 7 月 25 日

1. 论据:《红色霍皮奥尔》报上刊登的《米罗诺夫分子》的短文,再加上 6 月 13 日的电报,以及对我的总的态度:开始——组建一个军,后来——组建一个师,等等。

2. 《披着羊皮的狼》\*\*摘抄和弗里多林的报告。

3. 参加 1906 年革命和“军官”;后备人员、军官和 1908 年逃犯获救。

4. 1917 年的革命和我努力制止哥萨克的反革命发动。

5. 第 23 师的建设:米哈伊洛夫卡案件<sup>158</sup>和列斯捷夫的信。

6. [1918 年]5 月 12 日至[1919 年]3 月 1 日的斗争。

7. 突围:给梅德韦多夫斯基的电报。马刀、表。

8. 克拉斯诺夫的演讲、噩梦和其他文章。

9. 什么是反革命和流放。

10. 从报刊文章看顿河地区的错误:别利亚科夫-戈尔斯基及其他人的文章<sup>159</sup>。

11. 退回的电报。

12. 集团军的建设——斯米尔加和第 146 期《真理报》<sup>160</sup>。

13. 宗派主义者——共产党员。

14. 《米罗诺夫分子》、《顿河真理报》上的《披着羊皮的狼》和菲茨赫劳罗夫的命令。

15. 列斯捷夫的信——这里倒有许多狼。

\* 标题是文件原有的。

\*\* 参见注释 103。

16. 哥萨克工作部关于增补委员的决议。\* 托洛茨基的电报,俄国如何看待第23师,以及关于放弃鲍里索格列布斯克的决议。

17. 我是非党员。巩固社会革命还是夺取生产资料。接下来是建立共产公社式的生活,我想这是和平时期的事。现在必须消灭反革命。

我的不同看法:在时间上和在方法上。我认为必须吸收全体人民参加,而不是一个党参加。用示范的方法。

和我在一起的有全体贫农,有中农,以及无疑还有部分小资产阶级。

和你们在一起的——没有中农,而贫农也在向中农靠拢,因为党现在不能提供生产工具,而没有生产工具贫农无法创造价值。因此毫无疑问,所有的反革命力量并未削弱,而是有所增强,并且力求利用我们的任何失算,用作对人民群众进行宣传鼓动的手段。但他们无法提供我们所向往的天堂。关于这一点,我曾向托洛茨基、列宁和加里宁声明过。\*\*

强制性的建设是不能持久的。巴拉圭公社<sup>161</sup>就是例子。

哥萨克的行为应当是最无可指摘的。对于实行暴虐和肆无忌惮的流氓我是不怕给予严惩的。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406号全宗,3号目录,1号案卷,第62张及其背面。电报用纸上的打字稿。)

## 175

“……已经采取措施为您提供绝对安静的环境”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  
给米罗诺夫的电报)

第252号

1919年7月25日<sup>162</sup>

\* 参见169号文件。

\*\* 参见154号文件。

奔萨省,萨兰斯克,送特别军军长米罗诺夫同志

已经采取一切措施为您在工作中提供绝对安静的环境。前去的有马卡洛夫同志、库久别尔金同志、来自党中央的一人。<sup>163</sup>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15号案卷,第125张。原件。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4卷,第108页。核对无误的副本,盖有哥萨克工作部的印鉴。)

### 第三编

## 叛 乱

176

### “我以革命的名义并代表饱受 折磨的哥萨克要求停止消灭他们的政策” (米罗诺夫致列宁的信)

萨兰斯克市

1919年7月31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公民！

在7月20日出版的第158号《真理报》上，公布了一则工农作品征文启事。<sup>164</sup>共列出了十个题目，我想就其中当前最急迫的问题谈谈看法：

1. 为什么某些农民反对苏维埃政权，以及他们错在哪里？
2. 谁是反革命分子？

3. 在7月25日的群众大会上有人递给我一张纸条：“什么是革命，以及人类应当怎样生活？”未列入征文竞赛的这第11个题目，在革命已经发生和开始按新的原则建立人的生活两年之后，看来似乎是姗姗来迟的题目，但却是最近的事态全部过程提出的问题，是最最急迫、最最敏感的问题。亿万农民群众、所有劳动哥萨克以及这个同一整体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工人群众，这些并未因尝试过牺牲“热爱当前”而展开乌托邦式的翅膀飞向“热爱未来”领域的人们渴望获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今年6月24日我从安娜车站曾给您发去一份密码电报，其中除其他问题以

外我写道\*：“……我过去和现在都不主张采用暗箱操作的方式建设社会生活，不主张按照狭隘党派的纲领进行，而是主张进行公开透明的建设，主张进行人民能生气勃勃地参与其中的建设。我这里指的并不是资产阶级和富农分子。只有这样的建设才能唤起农民大众和部分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同情……”

后面我又写道：“……不仅仅是在顿河地区由于某些革命委员会、特别处、法庭和某些委员的做法引发了普遍的暴动，而且这次暴动有向共和国全境农村蜂拥蔓延之势。如果说在新奇格拉、上季尚卡等村庄人们公开叫嚷‘让沙皇回来！’的口号，那么对于农民群众的情绪（其中竟有如此大量的逃亡者离队啸聚成为“绿林”支队）就可以理解了。捷尔萨河上叶洛瓦特卡的暴动暂时趋于沉寂，但是萨拉托夫省大部分县的剧烈骚动又使社会革命事业面临彻底溃败的威胁。我虽然不是党员，但在为社会革命而进行的斗争中奉献了太多的体力和精力，不可能心平气和地眼看着邓尼金将军骑在‘科姆尼亚’这匹马上肆意践踏劳动红旗。”

在后面我写道：“全国的政治状况迫切地要求召开人民代表会议，而不是一党的代表机关，以便清除社会主义叛徒脚下的土壤，同时在前线继续顽强作战，并增强红军的力量。这一步骤可以恢复人民大众的支持，人民大众也会从而乐意拿起武器拯救土地和自由。不要把这样的代表会议称作‘国民代表会议’，也不要称之为‘立宪会议’。请按照你们的想法起个名称，但一定要召开。人民在呻吟。我曾转给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许多申诉，其中有一则是这样的：第34片<sup>165</sup>，现改称列宁乡，一位农民。全家21口人，有四对耕牛，自己有公社。因为他拒不参加共产公社，被委员牵走了耕牛。而当这个农民提出申诉时，竟遭杀害。我把报告转给那里的一个法庭庭长叶尔马科夫，可他的话让人心寒。我再重复一次，人民情愿投入地主的奴役制度的怀抱，只求苦难不要像现在这样令人痛心，像现在这样触目惊心。清党工作应当这样进行，即所有十月革命以后入党的共产党员都应编入连队，派往前线。那时你们自己就会看到，谁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谁是自私自利之徒，谁又实际上是奸细，又是什么人挤满了所有的革命委员会、特别处。莫罗佐夫革命委员会就是例子，他们杀害了67个人，后来自己也被处决。”

然而又有多少未被处决的这类坏蛋还在。

请说说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现在这个被杀害的农民的家人，他的亲戚、

\* 参见154号文件。



邻居,以及整个说来,所有那些亲身经受过共产党员专横暴虐的人们,他们还会相信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同志的那个声明吗?在那几次召开的喀山、辛比尔斯克、奔萨和萨马拉等省农民群众大会和座谈会上,加里宁同志谈到农民经济时说:“我最坚定地声明,共产主义制度永远不会强制性地迫使农民糟蹋自己的土地,永远不会强制性地把他们宅院的财产、牲畜等合并在一起。谁愿意,就让他们合并。”

加里宁同志还说:“社会主义制度不仅仅永远不会同个体的农民经营活动作斗争,而且甚至还将尽一切努力改善它们的境况。任何人都不能侵犯农民经营活动。”

唉,加里宁同志,人们不仅侵犯农民的经营活动,而且甚至还会抢劫[而你心地简单地想寻找真理,竟敢抱怨说人们会打死你]\*。

在7月8日和你直接见面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向您提到难以掩盖的对我的不信任,因为那些苏维埃政权的代表们以政权的名义从事该隐式杀人事业,他们知道我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他们的可诅咒的凶恶劣迹我是不会赞同的,如同政权也不应当赞同他们一样,如果这个政权果真是捍卫人民的福利,如果这个政权不是,至少不是在最近的将来,把人民当作自己实现乌托邦式理想(即使是散发着天堂气息的理想)的试验材料的话。

我认为,共产主义制度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耐心建设的过程,这种建设令人恋恋不舍,而不应强制推行。至于对我开始不信任,我是根据以下材料判断的。7月4日,我的倡议被接受,随着关于组建一个由两个骑兵师和一个步兵师组成的顿河军的命令下达(总司令的第5579/ay号电报)\*\*。无论是组建工作还是这个军的指挥均委托给我,并赋予集团军司令一级的职权。7月19日,尽管前线局势严峻,还是收到暂时先组建一个骑兵师的指示。<sup>166</sup>现在我得知,已有命令下达,停止和延迟所有发往组建地点的列车。<sup>167</sup>

促使我写这封信的动机是共产党员的残酷凶狠,这一点我是从来自顿河地区的一群难民口中得知的。另外,还有一封寄给我的信揭示出这类残酷行为的潜在意图,而我对这类行为是无法苟同的,尽管它们还打着“为了社会主义利益”的旗号。

\* 文件中这一小段难以辨认。文字系根据副本补齐的。见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6号全宗,6号目录,1号案卷,第129张。

\*\* 参见163号文件。

“机密。送Ф.К.米罗诺夫。总的世界革命的利益和具体的在我们亲爱的祖国、在我们的故土静静顿河地区发生的革命的利益——它太多地伤害了我们和您的切身事业,从而使我们希望它能被引导到为自由而献身的烈士的不朽英名所指引的道路上去——促使我向您写这封信。我既不想作并无必要的花言巧语,又认为自己天生是一切谎言的敌人,而政治上又完全是非党员,所以我力求只谈出自己的感受和我现在陷入的困难处境,但是与此同时,我又不愿意同间谍们同流合污,又只好不提任何人的姓名,而只提及事情的实质,并认为这都是我良知的要求。

命运的捉弄偏偏把我完全出乎意料推到了我根本不曾想象过的事件面前。我偶然地在一个党员那里看到一份文件(秘密的),其中说:‘……在顿河军辖区实施恐怖行动,为了社会革命的利益逮捕并枪决所有富裕的哥萨克,以此使哥萨克居民无法造成危害并使他们同无产的贫农处于平等地位,以及从中部地区向霍皮奥尔和乌斯季梅德韦季察两管区迁入10万名贫农,以便压制哥萨克的自尊心’。<sup>168</sup>这使我立即产生一种想法:中央不是答应过说哥萨克的土地不予侵犯,而在我们两个管区并没有地主的土地。这原来是一个精心编造的谎言,于是我开始知道:为什么总是回避我们非党员,还要考虑到这项命令是1919年4月写的,因此,现在也十分清楚,为什么韦申斯卡亚的哥萨克如此顽强地拼力奋战<sup>169</sup>:他们只不过是知道了全部内情,决定与其惨遭枪杀不如手执武器而死。下面我再告诉您一件事:今年春天因命运的戏弄我意外得知某集团军特别处的某些机密。其中使我感触最深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即大多数男女哥萨克都是并无明显罪状而被没收财产后判处驱逐出军辖区的。现在我知道,这都不是空穴来风。这之后就十分清楚了,为什么1919年春天米罗诺夫在顿河地区成了多余的人:只不过是因为要把他赶开,以免他看到他家乡发生了些什么事。米罗诺夫本应完全消失,但全军对他的信任不容许这样做,于是我才还有可能和您通信。不过在我们敌人的营垒中人们并不这样看。4月13日我被投奔到哥萨克方面去的谢尔多布斯克第202团俘虏,是一个偶然的时机使我幸存下来。我在那里看到许多有趣的事,指挥人员都是共产党员,因此一切机密他们都了如指掌:他们都直截了当、明白无误地对我说:米罗诺夫会跟我们走的(我弄不明白),而且他们当时就知道:第14师将会全师投降并放弃战线。更为可笑的是我偶然得到的一份文件。当时我把它当作是一种挑拨性的宣传,可现在我感到它却有某种预见性,例如:有人从米留亭斯卡亚镇写信来说,米罗诺夫率领4万名哥萨克正在把共产党员赶出顿河地区。我现在懂得了,这是因为双方都在利用米罗诺夫

的名字。现在接着往下讲：我将努力尽我微弱的力量叙述近来我所注意到的所有事情。我接触到一些哥萨克共产党员，通过有意挑起争论和从反面印证，我得以确信，他们中的许多人只看到自己鼻子底下一块地方，他们高谈阔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只不过是试图掩饰自己的无知，但恰恰被党内的‘强人’强拖着走向为他们准备好的坟墓。于是我又觉得害怕，这种用马克思的思想对哥萨克进行的政治教育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即我们的数以百计、数以千计的一批批哥萨克将会离开我们。我在途中曾随便进入哥萨克的家中同他们谈谈。我发现，当哥萨克们猜想我也是‘光荣的’那一群中的一员时，不仅仅不信任地看着我，而且带有几分讥讽的意味。但是，只要讲几句切中要害的话打动他们隐秘的心弦，他们的面孔立即涌现愁容，因为凭感觉找到了朋友，于是他们所有的话语都离不开：‘他们为什么准备打仗，他们自己的努力难道不会使他们的子女套上奴役的锁链，米罗诺夫难道不会像一只被榨干了的柠檬那样被扔到一旁……’”接着还写道：“随后我将努力说明萨拉托夫苏维埃经济的图景。这里‘工作人员’有十分露骨的表现。他们从农民那里拿走了一切能够拿的东西。他们毫无顾忌地把房屋转归苏维埃所有，而从来不知道偷懒的人们付出巨大的劳动才挣得的一块面包也被剥夺了。果园分给了邻居，而邻居却认为挑水浇树是有失身份的事。人们不得不缴纳各种赋税，只能在沉重负担之下痛苦地呻吟，但令人瞩目的是，犹太人竟没有一个被列入这一范畴。另外，苏维埃职员，某个扬科夫斯基和哈林，家中的东西却一样也没有被收归国有。因而经过这一切之后，自然而然会产生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即将开入顿河地区，以及我们将带去什么——使顿河地区摆脱邓尼金这样一批压迫者而获得解放，还是我们将为自己的故乡顿河地区带去奴役和暴虐的锁链，等等……”

这封信中诉说的事并不使我感到特别惊讶，因为我已经大体看清了共产党人对待哥萨克的政策，而哥萨克的罪过只不过是愚昧无知，只不过是不幸地偶然出生在原先从贵族的压迫和沙皇的笞杖下逃亡到自由顿河草原上的自由俄罗斯农民的家中；他们的罪过在于正是俄罗斯人民在彼得一世时期以血流成河代价扼杀了他们的自由；他们的罪过在于在强行实施奴役制度之后沙皇政权开始特别关注哥萨克，通过长时期的军营制度消灭了他们的人性观念，把他们变成了俄罗斯思想、俄罗斯生活的警察和卫士；他们的罪过在于苏维埃政权的代表“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取消了表示爱心的语言而给顿河地区和乌拉尔地区<sup>170</sup>带来的是复仇、纵火和衰败。

用什么来为坏蛋们在韦申斯卡亚镇（即第一个认识到重大错误而于1919年

1月放弃卡拉奇-博古恰尔战线<sup>171</sup>的村镇)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呢。正是这种行为造成顿河地区的普遍暴动,如果不说是致命性的,那也是极具威胁的暴动,对于整个革命的进程会留下无穷的后患。

1. 戈罗霍夫委员拿走了一名贫穷哥萨克老人的几普特燕麦和大麦,当老人前去要他们付钱时,竟被他……“为了社会革命的利益”而枪杀了。

2. 预定要征用某哥萨克贫农的一匹马,不知怎么这匹马瘸了。清洗马蹄时发现扭伤。铁匠认定,扭伤有可能是人为的……“枪决”……于是哥萨克被处决,看来也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

3. 同一个村镇的警卫长逮捕了自己的副手,并威胁要枪毙他(此人如今在我这里),原因只是此人没有为他找来制造一辆三马套车的材料,也就是说没有去抢掠任何一家居民;另一名同志为他说情,也陷入囹圄。最后是全体警卫队出面求情,才使二人获释。

4. 在街上搜寻穿着精美皮靴或裤子的哥萨克,把他们逮捕后就扒下皮靴或裤子,然后在小圈子内相互显示自己的“猎获物”。

5. 有几个共产党员随意强取农民和哥萨克的衣服,装满了好几个箱子。临撤退前他们开始出售。有一名诚实的、坚持思想原则的共产党员作了揭发,他们被逮捕。但后来,在这几个强盗的同类的共产党员朋友的多方活动下,他们还是恢复了自由。

6. 莫罗佐夫革命委员会杀害了67个人,而其手段之惨无人道,使人们不是无法相信这个事实,而是无法相信竟有这样的人形野兽。他们夜间抓人,关入板棚。在这里烂醉的人互比高低,看谁用马刀砍人更轻巧灵活,看谁更巧妙地使用匕首,直到牺牲品咽气为止。人们在这个板棚地下发现了所有被杀害的人。为了安抚愤怒的人民的心境,这些献身社会主义的信徒被处决。

7. 在第8集团军行进路线上,各地革命法庭,“为了社会革命的利益”枪决了八千多人。

8. 征用的金银物品都被据为己有,而且竟是在为避免立宪民主党匪帮进犯而撤退的居民眼前相互瓜分的(在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别廖佐夫斯基村)。

9. 在米哈伊洛夫卡镇,共产党员们竟从一位姑娘的胸衣下抢走她最后的7000卢布。

关于食油、鸡蛋和其他食品我就不说了:这是居民不容讨论必须交出的,他们记得一旦抵制便动用步枪的情况。

且看谁是反革命分子!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纸张,把顿河地区“共产主义建设”的可怕情景都写出来。而且看来,在农民省份这种建设情况也不会更好。

共产公社就是灾难:凡是共产党员经过的地方,都留下这样的概念。正因为如此才有如此众多的“内部匪徒”,如此众多的逃兵。但,这些是逃兵吗?

大多数农民都是根据苏维埃政权的执行者来判断苏维埃政权的。对于农民反对苏维埃政权难道还值得感到惊奇吗?从农民本身的观点看,他们难道错了吗?

对于顿河地区的暴动值得感到惊奇吗?对于俄国人民的善于忍耐值得感到惊奇吗?

一个叫Д.巴罗夫的人在《真理报》第136号上发表的《在顿河地区》\*一文中委婉地触及韦申斯卡亚镇的事件,看来他是怕得罪共产党员。那里的事件对他来说只不过出现了“令人不安的景象”,而发起暴动反对暴行和压迫的哥萨克则被说成是“有白卫军情绪的人”。<sup>172</sup>

为了自己的燕麦和大麦而无辜被枪杀的哥萨克的景象,或者惨遭杀戮的那些人的景象,一点不错,是“令人不安的景象”……

而另一个苏维埃记者,某个A. B.,则把所有兽行、暴虐和可怖景象汇集为总的一句话:“政权代表的并非始终注意分寸的行为”。

专制制度帮闲文人的卑劣灵魂也进入了苏维埃政权帮闲文人的灵魂。人民不需要穿着门役制服的自由言论的奴仆。

也许,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您会问我,我有什么权利这样写信给您?

我不能同意,也不能想象,对于所有这些可怖景象您竟会漫不经心地对待,甚至这一切竟是在您的赞许下进行的。

我不能再沉默了,因为已没有力量为了某种抽象的、遥远而不可及的东西而忍受人民的苦难。

甚至在社会领域中,共产党员的横行不法也已开始表现出来,因此当人们试图要我相信共产公社是一件善举时,我如今拒绝接受。

且看实例。

我们手头有一份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守备部队野战法庭1918年10月5日就医士巴格罗夫案件作出的判决。巴格罗夫被指控在戈巴托夫村公开宣传

\* Д.巴罗夫的文章在提到的那一期《真理报》上没有找到。

布尔什维主义和米罗诺夫秩序、妨碍哥萨克动员事务、攻击军政府和前阿塔曼卡列金，为米罗诺夫进行间谍活动……他依据特种刑事条例第23条第229款被判处五年苦役，并剥夺享有财产的一切权利并承担后果。

这个苦役犯在我方1月份占领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时获释，于是他作为一名医士找委员（犹太人）请求按专业分配工作。那位“大共产党员”问：“您是共产党员吗？”——“不是，”——“那就没有位置……”

于是，现在当你读到用黑体字印刷的共产党员以工人名义发布的呼吁书（7月27日《萨兰斯克真理报》，第65号）<sup>173</sup>：“农民同志们！我们工人不想指挥你们，——我们在帮助你们，也期待你们的帮助”，——这时，你会感觉到其中弥漫着多大的谎言。只要你把这一张报纸翻过来，你就会在下一页看到：“萨兰斯克肃反委员会决定对以下人员判处监禁：先丘克公民，因攻击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公开诽谤共产党员，判徒刑一个月；萨兰斯克市公民格拉姆，因公开诽谤苏维埃工作人员，判徒刑一个月。”

这就是说：“我们不允许任何批评。”“站着——立正——，不管我做什么，都不许出声。”这时你再相信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同志的话吧，他对农民说：“不准对农民施加任何压力。无论是党员同志还是苏维埃共和国政府，都不应当对农民施加任何压力和强制。我们把共产主义学说带给农民，但与此同时我们自己应当向这些农民学习。”

沃罗涅日省博古恰尔县安娜村被征召入伍人员的一份决议也向我们表明，共产党员恰恰是在到处指挥一切和高喊“立正”。决议写道：“听取内容：关于乡代表大会上的言论自由。决议：言论自由被地方当局扼杀。”

谈到南方最近失利的原因为时，某一个别利亚科夫-戈尔斯基在《消息报》（第131和第132号）<sup>174</sup>上写道：“不仅仅当前战争的作战经验，而且也包括所有一切战争的作战经验，都表明：要使作战行动有计划地展开，首先多么需要在前线 and 后方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而对于南方面军的后方则应予以更多的关注，其十分简单的原因就在于，这一片后方是一个广袤的地区，而又稠密地居住着尚未接受革命思想的哥萨克。应当赢得这一片后方的同情，向他们灌输共产主义思想而又不损害他们许多世纪以来形成的精神上、日常生活上的习俗。”

只有像这样有效地巩固后方，南方面军的战线才可能是坚不可摧的。

为了巩固后方，必须知晓后方居民的心理、特点、弱点等等。可惜南方面军的政治领导人对于后方却没有这样的认识。各级政治部在军队和在前方地带居民中进行的政治工作，竟是哥萨克所完全无法接受的。

虽然有人曾不断地向他们描绘和讲述布尔什维克的“野蛮行为”，我们的部队秩序井然地向前开进，丝毫也未引起哥萨克的抱怨和不满。因此，给人的印象十分良好。哥萨克也和红军开始友好相处。当我们的部队通过以后，哥萨克竟处于孤立境地。集团军、师和旅的政治部着手进行组织工作，但可惜的是，由于自己技术上的局限性和纯粹官僚主义的组织体系的影响，它们竟未能完成一项它们所承担的巨大任务。结果出现了极度混乱不堪和个别人为所欲为的景象。后方交给了也许是非常可靠的共产党员管理，但他们完全不了解哥萨克的心理，也完全不了解他们的特点。他们把哥萨克从上到下都看成是十分危险的反革命分子，对于事出有因的某些极小的不满看法，都使用武器的力量加以镇压，而不是诉诸语言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巩固后方根本无从谈起。

仓促之间拼凑起来的乡和管区的革命委员会并不清楚自己的职责所在，但却用一种镇压者的目光看待哥萨克。接着就开始了征用、没收、逮捕等等。最糟糕的是，所有这一切行动实施时并不进行任何必要的解释，也没有明确严格的规定。惊慌失措的哥萨克摊开双手，惊叹大叫起来，百思不得其解，转而怒恨中生，最后得出结论认为，“科姆尼亚”是不合适的东西，因为共产党员凶狠得“厉害”。而苏维埃由贫农当家，办事公允，是好的。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口号：“苏维埃万岁！打倒共产党员！”这一下，一切都爆发了出来。所有这一切汇聚在一起，除了挑动哥萨克反对我们以外，也使南方的军队趋于瓦解。他们听到关于暴动的谣言，有的部队甚至还曾去镇压过暴动。所有种种都使军队焦躁不安起来。军队不断探问：“为什么发生暴动？”毫无疑问，军队看到了我们的错误，不胜愤怒，从而产生了动摇……

但是，如果别利亚科夫-戈尔斯基公民质问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或托洛茨基：“怎么，难道米罗诺夫在3月份什么也不曾提示一下么？”那么回答应是：“提示过了。”

请看我提示了些什么：

“为了使顿河地区的哥萨克居民同情苏维埃政权，必须做到：

1. 尊重哥萨克的历史的、日常习惯的和宗教的生活方式。时间和有才能的政治工作人员能够打破浸透哥萨克整个机体的由旧警察制度多年来实行军营式教育而形成的哥萨克的愚昧无知和狂热信念。

2. 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革命时期，只要顿河地区的反革命势力尚未被彻底粉碎，整个形势就无条件地要求采用组织讲座、座谈、分发小册子等等形式向哥萨克和本地农民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像现今‘某些个别共

产党员’的全部言行所‘展示’的那样,强制性地移植和填塞。

3. 目前不应当对牲畜和农具进行登记。最好是宣布固定的价格并要求居民据此供应产品,并且将这项要求向全体居民宣布,而且要考虑到不同村落的富裕程度。

4. 让居民在有经验的政治工作人员领导下自己建设生活,同时严密注意不让反革命分子混入政权机构。为此:

5. 最好召开各管区代表大会选举管区苏维埃,并把全部政权交给这些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而不是像现在所做的这样交由随意任命的人员管理,等等。”\*

在我的这份报告上,共和国革命委员会委员阿拉洛夫写下这样一段批示:“完全赞同政治见解和要求,我认为它们是公正合理的。”

是的,只有阿拉洛夫同志一个人表示赞同,只有他一个人目光远大,但是俗话说:“独木不成林”,他也无力施加影响使顿河地区的国内战争得以顺利结束,以利于工人、农民,以利于深受苦难的、受到蒙骗的哥萨克。

这就是不相信别人和对最根本的生活原则毫无所知的共产党员的自以为是所造成的后果。

不是运用政治智慧,不是掌握政治分寸,不是真心实意地力求停止兄弟相残的血腥屠杀,取代这一切的是人们在3月份的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新的省份。关于确定察里津省的边界,关于划分罗斯托夫省的问题,仍重新确认原先的决定:划入察里津省的有察里津县、卡梅申县的南部、察廖夫卡管区、切尔诺亚尔斯克管区、顿河第二管区、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萨利斯克管区的一部和霍皮奥尔管区……”

这种做法恰恰正是在顿河地区的哥萨克群众中为反革命思潮提供养分。这种做法恰恰正是克拉斯诺夫将军1918年4月在顿河地区点燃战火时在命令和传单中指出的办法。本来在克拉斯诺夫立宪民主党口中看来是一种作为挑拨离间手段的说法——消灭哥萨克——竟成了不容置辩的事实,而且又是在顿河地区刚刚成为苏维埃领土时就立即发生的。

十分自然,在共产党员奉行此种政策的情况下,永远不会出现和平,而反革命势力则将存在下去。

眼前发生的事,恰恰是米哈伊洛夫斯基告诫过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不要做的事。他说:“不要用额头去撞两种不同的人。”

\* 参见125号文件。



谁需要这一切,并不是秘密:只要认真地想一想目前对哥萨克居民,而且同时也是对俄罗斯人民所做的事。

有人用额头既撞了哥萨克,又撞了农民;既撞了哥萨克,又撞了工人。他们很怕这两种人相互接触,言归于好。这不利于那些策划消灭哥萨克凶险阴谋的人。这种阴谋现在已经毫不掩饰地显现出了梗概:他们需要到各处哥萨克地区走一走,以镇压人为挑起暴动为名使哥萨克地区人烟断绝,让剩余的居民无产化,破产,然后再把无地的贫民迁入,开始建设“共产主义乐园”。

可我认为,这是一种丧失理智的野蛮行为,是一种荒诞无稽的做法。

我不相信,公正诚实的工人会容忍残害和无辜枪杀和他们一样的农村中的工人,哪怕是以为社会建设的利益作为口实。我之所以不相信,是因为工人受到专横暴虐之害最为深重,正是专横暴虐使他们走向街垒作战,而专横暴虐不管以什么样的名义出现始终是专横暴虐。我不相信,公正诚实的工人会容许以他们的名义发布充满谎言的传单……我不相信,公正诚实的工人渴望流血,并同意把一切,甚至连集镇乡村中的一切都彻底毁灭,何况他们同农村不仅没有断绝精神上的联系,甚至还保持实际上的往来。

也许,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您会说,我讲话讲得忘乎所以。不,下达给讨伐军的残暴命令已经发出了。只要您要求看一看,您就会相信这一点。

下面难道不是加以消灭的例子吗?

顿河地区米古林斯卡亚镇有一个谢特拉科夫村。村子很大,曾是哥萨克露营大会操的地点,在专制制度下曾一年举行一次。卡赞斯卡亚镇和米古林斯卡亚镇举行暴动的哥萨克在这个村子里抓到一名红军的警卫队长和他率领的30名红军战士,准备枪决他们。谢特拉科夫村的哥萨克以全村名义请求,保下了红军战士。暴动的哥萨克走后,讨伐军中的博古恰尔团开进村子,以召开群众大会为名集中了近500名哥萨克,开始屠杀。有人告知被哥萨克救下的警卫队长,他骑马赶来,大喊:“停下,停下……你们在干什么……这个村子是我们的,苏维埃的……他们救了我,还救了别的人……”他要求停止杀戮,可听到的回答是:“这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在执行命令……”

在500名手无寸铁的和平安哥萨克中,警卫队长只救下了100人,而那400人则“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倒下了。

我收到一份博科夫斯卡亚镇28名被枪决的哥萨克的名单。上面写有如下的注记:“完全无罪”,“没有任何原因”,“付不起赔偿军税”,“没有向戈罗霍夫缴火柴”,等等。

戈罗霍夫委员认为所有人都是反革命。他一共枪决了62个人。提供这份名单的是原警卫队副队长,他在名单之后概括地写道:“背面列举姓名的所有人都未经任何审判和讯问由委员戈罗霍夫处决,据我所知,主要都是因为被课以高额赔偿性军税,而又没有能力在极短时间内缴付。”

这就是对“谁是反革命分子?”这一问题的回答。

我们苏维埃报纸对白军的这类行径称之为阴谋兽行。请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于红军的这种行为您会叫作什么呢?

如果您不知道这一切,那么现在您该知道了。对于所有这些,无论是同时代人还是后代,都不会赞同。

您所领导的共产党的全部活动就是旨在消灭哥萨克,消灭整个人类。

读了天真的鲁热伊尼科夫公民的电报,不可能再有别的什么想法。他从乌拉尔发出哀号:“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抄送——人民工农国防委员会<sup>175</sup>。哥萨克工作部。再一次向你们通报乌拉尔军辖区革命委员会的行为路线。它的多数人正在把军辖区的苏维埃政权引向最终毁灭。大多数革命委员会委员盲目地贯彻叶尔莫连科同志的政策:‘最残酷无情地消灭哥萨克’。”

城市和军辖区被抢劫一空,返回家乡的难民找不到自己的财产,还常有人被拒之于自己家门外。邻近各县的农民开始擅自迁入难民家中,并把牲畜和农具占为己有。在城里和军辖区毫无道理地大肆逮捕,使全体居民极端恐慌。逮捕全部神父的做法又把笃信宗教的地区和城市从苏维埃政权身边推开。城市 and 全辖区的经济处于灾难性的状态之中。必须立即改组革命委员会和发出关于执行中央方针的指示。把所有难民全都算作战俘并送往莫斯科的做法,我认为是不适宜的,只能完全破坏在军辖区组织苏维埃政权的可能性。为了证实以上所述种种,我下面引用一份发给各级苏维埃的指示:“1. 凡在3月1日以后仍然留在哥萨克军队中的人员一律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应予无情消灭;2. 凡在3月1日以后转到红军方面来的人员必须一律逮捕;3. 凡在3月1日以后仍然留在哥萨克军队中的人员的家属一律宣布逮捕,并作为人质扣押;……7. 凡宣布为人质的家属中,一旦有一家擅自离去,在本地苏维埃登记在册的所有此类家属一律枪决;8. 凡宣布为人质的家属,一家中有一人擅自离去,这一家所有成员一律枪决;……11. 凡在3月1日以后转到我方的曾手执武器同红军作战的投诚者和逮捕后释放的人员,剥夺其言论权,使其处于农村资产阶级的地位……”<sup>176</sup>

要知道,当你深入地揣摩这封揭示“共产主义”移植者凶险用心的电报的内

容时,你简直不知道怎样才能想出办法让乌拉尔的哥萨克摆脱面临的处境。

直到3月1日由于盲目无知仍然留在白卫军队伍中的乌拉尔哥萨克,应当在战斗中,在作战中战死。

3月1日以后才认识到自己的迷误的乌拉尔哥萨克,本想离开白卫军队伍转到红军方面来,但是他不应当忘记,根据“发给各级苏维埃的指示”第1条,他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并应予以无情消灭”。

没有任何妥协余地:乌拉尔的哥萨克,在他们之后显然还有顿河哥萨克,应当记住:在3月1日之前是死,3月1日之后也是死。

把这一切翻译出来是什么意思呢?既然反正要死,不如手执武器而死,还可以把自己卖一个好价钱,何必要像狗一样被人吊死。

而整个这份指示意味什么呢?无非是要让全部哥萨克慢慢死去:包括妻儿老小。\*

而这一切在共产党员的语言中却被称作“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先把哥萨克逼到墙角,让他们处于无法忍受的条件之下,然后共产党员和他们的领袖们为了对自己的残暴行为辩解,便高喊哥萨克具有反革命性,必须干掉他们。

如果工人们得知了这种人为制造的反革命性,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既诅咒共产主义,又诅咒共产党员,以及他们的领袖们。

正是现在,我们所有人要是回忆一下约翰·穆勒的一段话,那真是再及时不过了。他说:“如果设想某个政府与人民完全团结一致,根本不想表现强制性的权力,除非它认为作为对所谓人民呼声的让步才有必要这样做,那么我仍然要表示反对人民有权对言论自由表现出权力,无论是独自进行还是通过自己的政府,因为这样的权力本身就是违法的。最好的政府在采用这种强制行动方面也不应该比坏政府有更多的权力。这种妨碍言论自由的做法,即使政府是在同社会舆论一致的情况下采用的,也是有害的,而如果政府是在违背社会舆论的情况下采用的,那就更加有害了”。<sup>177</sup>

在给您的电报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曾恳求您改变政策,作出革命的让步,以便减轻人民的苦难,并通过这一步骤把人民群众吸引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苏维埃政权其实早就走上了让步的道路。在同中农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不过,让步当然是暂时的:在哥萨克还没有被消灭之前,以后,同样的丧失理智的计划就会对中农实施。

\* 原文如此。

在对外政策上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点。在今年7月25日出版的《真理报》第162号上,刊载了您对美国记者提问(“苏维埃政权同意签署和约的条件是什么?”)的回答。您说:“我只提一下我们的基本条件:我们准备偿还法国和其他国家的一切债务,只要和约是真正的而不是口头上的,就是说,这一和约要得到英、法、美、日、意等国政府的正式签署和批准。”<sup>178</sup>用废除债务的法令进行的试验未能成功,顺便说起,仅只这一个法令就让外国干预了我们的国内政策。

为这次试验俄国人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次试验,如果我们仅仅为了当前拯救我们自己而继续进行下去的话,将会有丧失所有革命成果的危险。难道能这样天真,竟相信法国政府和其他国家一读到您对美国记者的回答就会带着和平提案飞奔过来?不,他们清楚地估计了我们国内战争战场当前的局势,并急于取得反革命的胜利,以便制止在自己国家中出现这种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共产主义天堂”,为了它的出现而使数以百万计的一批人——哥萨克——注定要被消灭的那种“天堂”。强制建立起来的共产公社正等待着巴拉圭公社的命运。但是,既然如此,又何必这样残暴地对待哥萨克,对待俄国农民?他们由于盲目无知正在相互残杀。因此,难道不该现在就停止共产主义建设的试验,以免俄国人民只剩下一个破洗衣盆?难道不该现在就同俄国的社会党——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而不是同美国记者,开始交谈?我们看到,僵直死板几乎把事情搞坏。

我还剩下第二个问题应当作出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人类应当怎样生活?”我看不如说,不是回答,而是说一说我7月25日\*在萨兰斯克县波索普村的群众大会上讲过的话,以免您和党说我是反革命分子和背叛了劳动人民。我是从一个非党员的角度看问题的。

“社会革命”,这是政权从一个阶级手中向另一个阶级手中转移。在革命之前,政权掌握在沙皇、地主、将军、资本家手中,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而现在它转到了工人手中,转到了农民手中(这里当然已经是说谎了)。为此现在正在进行斗争。和政权一起转入劳动者手中的还有土地、工厂、铁路、轮船和资本,总之是原先在资本家手中作为压迫劳动群众工具的全部生产资料。

而这种所有生产资料的转移,就被称为它们的社会化(生产资料的社会化)。

就我本人而言,目前还在为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而斗争,也就是说,为巩

\* 参见174号文件。

固劳动群众、工人和劳动农民牢固握有这些生产资料而斗争。我本人深信,而这也正是我同共产党员的根本分歧所在,只要我们不能牢固地掌握这些生产资料,我们就不能开始着手社会生活的建设。这种巩固所有制的行动我称之为基础,今后则应当在这个基础上建设社会制度,建设共产公社制度。现在我们还没有把基础建好,因为反革命势力,正是我们蓄意加以喂养的反革命势力,恰在鼎盛之际,可我们已开始修建房子(共产公社)了。我们建的房子,恰如基督曾经说起过的那栋房子一样,风一吹,沙土四散,木桩坍塌,房子也就倒了。它之所以倒塌,就因为缺少地基,只是打了几根木桩。

是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难,特别是现在,很难回答群众的质问。因为他们已对大砍大伐的共产党员深感失望,而附近森林中还有逃兵探头探脑,竖耳倾听;真理是否在这里,这里能否使高尔察克-邓尼金之类试图染指的土地和自由得到拯救。感觉到有人紧张地在倾听,感觉到人群贪婪的目光注视着你,可你继续说:“人类应当这样生活:对于人,对于劳动着的人,没有任何强制。他应能自由地劳动,哪怕革命发生时他没有多少东西。而如果农民能够从革命得到一些地主的土地,那就更好了。可正在此时,同反革命的斗争还在进行,巩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斗争还在进行,正在此时,农村却有大量报纸、小册子、书籍铺天盖地而来:教育人的工作,教育农村的工作,大力开展起来。讲课人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一再要证明共产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在距村庄不远之处,在原先一家地主的土地上,一名有经验的农艺师正领导着一批贫农建设共产主义的农场,他们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享欢乐与忧愁。

终于,一个愉快的消息传到农村:高尔察克-邓尼金被击溃了,反革命势力再也不能抬头。生产资料留在了劳动群众手中。

社会主义的使徒,共产主义的使徒(不过绝不是现今的共产党员)又纷纷来到农村,但已不是随身携书籍、传单和小册子,而是带来生产工具——机器。于是称作拖拉机的这种机器来到你面前,用蒸汽耕地。共产党员对你说:“好了,公民们,我们来是为了用事实证实过去口头讲的事。请指给我们看,你们决定明年在哪块地上耕作。”向他说明是哪一块地。他们又向农民解释,用他们的力量要开垦这块地需要多少时间,多少人力,马匹,等等。共产党员们又接着说:“现在我们用一名技术员开机器,从你们中间出2—3名助手协助,只要十个小时就可以耕完这块地,而过去需要两天。”十个小时以后,所说的话变成了现实,真理得到证实:农民亲眼看到了他本来不相信的事。下一次耕种时,他就会自己设法去寻找机器了。而且地里的各种农活都该这么做:无论是耕地、播种,还是收割。

最后,收获的谷物磨好,倒入了谷仓。你们盘算一下,按人口留下种粮,并考虑到意外情况,一年需要多少普特,还有多少剩余。然后再算一算,该留多少用于购买布料、煤油、盐、日用必需品,等等。此时,工厂已经向你们的苏维埃寄来了所有消费品的估价,同时商品也在公共商店里摆了出来。你们按照交出的粮食获得所需的物品,然后互相分配,等等。

正是通过这种长期的、耐心的,而又坚持不懈的示范,人民会认识到共同劳动和共同分配产品的优越性,同时也就自己要求参加劳动组合和共产公社,而绝不是像现在所做的这样强制地把人们拉进来。这样做需要不止一个十年。不过我再重复一次:不能采用任何强制方法。

就这样,大体上,概括地,向人们解释人类未来的生活,当然也涉及图书馆,也涉及俱乐部,也涉及教育问题。在同反革命进行国内战争的所有阶段,我对于投降的人员,即战败的敌人采取人道主义和仁爱的态度,认为这是尽快结束骨肉相残的流血冲突的强大手段之一。可是,结果我发现竟是深深地误入了歧途,这从现有材料就可以知道。共产党员们需要的不是停止战争,而是让它继续下去,以便把所有富裕的人(甚至从农民的角度看是富裕的)都消灭掉。这样的政策我不能再支持了。在1月29日投降的哥萨克请求我予以协助的申请书上,我写道:“并以革命、真理和正义的名义建议第15师师长把马匹和装具发还给申请人。我不认为,应当把哥萨克的愚昧和无知算作他们的罪恶。这些人是值得怜悯的,而不应受到报复。何况报复是一把双刃剑,永远也达不到目的:劳动人民不需要这个。1918年2月15日。拉斯波平斯卡亚镇佐托夫斯基村。集群司令Ф.米罗诺夫。政委布拉戈”<sup>\*</sup>。

有了这样的观点,我再重复一遍,我和共产党员就不同路了。对我的不信任,其根源就在于此。而共产党员们是正确的:因为我不再支持他们的先消灭哥萨克,以后再消灭富裕农民的政策。

我重复一遍,共产党员们是正确的。对于丧失理智的行为(这些行为我是刚刚才看清楚),我是不会赞同的,不管还剩下多少气力我将为反对消灭哥萨克和中农而奋起斗争。直到现在我才认识到共产党员们的凶险计划,而我有一段时间竟设法加强他们的立场,我诅咒那一段时间。

现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您判断,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我不能再容忍目前在我们共和国中到处蔓延施虐的暴力行为,共产党员的

\* 参见103号文件。

无政府主义思潮,把数以百万计的一批人——哥萨克——加以消灭的这种思潮。我不能同意“摧毁一切,新的事物就会生长”的倾向,不能同意把劳动农民所拥有的一切,把他们通过流血流汗的劳动挣来的一切全部摧毁,然后再在这样的废墟上开始新的,但却充满新的危险而目前只是在理论上十分美好的新生活。我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在不触动劳动农民及其日常习惯的和宗教的生活方式,不破坏其风俗习惯的前提下,通过个别的实例,通过示范,引导他们走向美好的、光明的生活,而不是采用由大部分乳臭未干、从未经历风霜的共产党员们大喊大叫一些夸夸其谈的豪言壮语的办法来吸引他们。这些共产党员中的多数人,过去曾是社会的渣滓,而且并非由于偶然的原因,而是犯罪的本性使然,而且其中的多数人分不清小麦和大麦,但却大言不惭地在群众大会上教育农民如何经营农业。

只要把上面引用过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同志的演讲、各项法令和我们宪法中的某些段落加以分析,并把它们同实际情况相比较,便可以看出,言论和真实相去有多远。

口头上讲的是一种样子,而在实际生活中则是又一种样子。

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加里宁同志好像专门在欺骗人民,不自觉地执行着某个人的险恶意图,而隐藏在背后的则是“把一切都摧毁得干干净净”。

固然,我并不想指责加里宁同志缺乏政治远见,不,我本人既相信他的思想境界,也相信他是真心实意要帮助劳动农民,改善他们的生活,但我只想,他的安慰和保证对于农民有什么好处,农民怎么能深信不疑地向他申诉,如果加里宁同志刚一离开,有人便扼住这个农民的喉咙,并对他说:“你敢去控告!”因此,毫不奇怪。苏维埃政权的保持高度警惕的“卫士”在报纸上兴高采烈地大声宣告,在加里宁同志巡视期间,听到的申诉越来越少……

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申诉很多,很多,但您要知道,在对当局丧失信心以后,他们农民又向谁投诉呢?向丛山密林投诉。

藏在丛山密林中的不是逃兵,而是申诉。

但是这种言行不一的两面政策有可能彻底败坏苏维埃政权在劳动农民心中的威望,已经败坏得很厉害了。甚至连诚心诚意服务于苏维埃政权的人们,如今也心怀疑虑地问自己:苏维埃政权究竟想干什么?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政权?党是存在的,这不错,因为每一个人都实实在在地感觉到它的压力,但政权并不存在。

我不是想说,所有劳动农民都远离了苏维埃政权。不,他们还是相信它的善

行,也不愿意地主资本家的政权再回来。但是,他们在徒劳无益地寻求真理和正义而饱受折磨以后,他们向你们,模范的苏维埃工作人员,提出:“不要你答应给我天上的仙鹤,只要你把一只山雀给我弄到手。”

现在我还想谈谈我自己。首先,涉及最近对我的不信任,这在组建委托给我的那个军的过程中明显地表现出来。当时前线 and 国内形势危急,当时我们,但愿是我错了,面临最后的考验,而局势的天平并不是对我们有利,因为只有目空一切而且狭隘短见的共产党员才看不见这一点,而且继续扬言,他就是一切,所有其他人什么都不是。我毕竟还是想仍然做一名为人民效力的真诚的工作人员,真诚地捍卫他们要求土地和自由的愿望,因此只能采取最后手段,推翻共产党员们加到我身上的一切诽谤,而且我也从来没有同意过他们的致革命事业于死地的维护狭隘党派利益的政策。

就是这项现已暴露的消灭哥萨克而后再进一步消灭中农的险恶计划,迫使我再次重申因看到共产党员们不成体统的所作所为而在群众大会上声明的话:如果竟这样继续下去,那就不得不在结束“同克拉斯诺夫”的作战之后,同共产党员作战。\*

现在,当我把自己内心真实的思想 and 观点谈出之后,我声明:

1. 我是一个非党员。

2. 我将同 10 月 25 日以前的布尔什维克的党一起走到底,只要他们执行的政策无论在口头上还是在行动上都不背离原先的做法。

3. 令人可疑的共产党员对指挥人员作战领域和教育方面的活动的任何干预,我都认为是不能容许的。

4. 我以革命的名义并代表饱受折磨的哥萨克要求停止消灭哥萨克的行动。然后应宣布自此以后对待哥萨克的长远政策。在居民中人为地制造骚乱,并从中寻找口实借以消灭哥萨克的坏蛋们,应予立即逮捕交法院审判,对于致人无辜死命的应受到革命的惩处。没有对待哥萨克的明确、公开的行为路线,根本谈不到革命的建设。俄国人民,按照列夫·托尔斯泰的说法,不需要无产阶级化。俄国人民其中包括哥萨克的社会生活的建设,应当同他们的历史的、日常习惯的和宗教的世界观相符合,至于今后的发展则应交由时间去决定。在当前斗争的实践中,我们有可能看到并观察这样一种荒谬理论的存在:“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当前只是手段,只有未来才是目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就拒绝参加这样

---

\* 这一段被删去,在页边有问号和感叹号。



的建设,因为在这样的建设中全体人民和人民所获得的一切只不过被看作是一种手段,用以获取遥远未来的、抽象的“目的”。

那么,难道当代的人类竟不是目的,竟不是人类,难道他们不想活下去,难道他们丧失了感觉器官,以致我们想以他们的痛苦作为代价去为某种遥远的人类创造幸福?不,该是停止试验的时候了。

几乎两年时间的以人民的痛苦为代价的试验应当已经能够使共产党员们认识到,否定个人和人类是丧失理智的行为。

让我们记住:“巴黎公社是农民扼杀的”,是在巴黎公社不肯承认个人和人类时将它扼杀的。

5. 我正是要同政权的个别代表所制造的邪恶作斗争,也就是说我是为了实践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同志的说法而斗争。他的话逐字逐句记录下来是:“凡是在农村中破坏经济和制造衰败的委员,我们将以最坚决的方式加以清除,而建议农民推选他们认为最需要、最有用的人。”

唉,可惜,生活表明的却是另一回事。我知道,我所揭露的邪恶现象,对于党来说并不是新闻,而您,作为政权的代表,也正在尽自己的力量与之作斗争。但为什么努力指出邪恶现象并公开与之作斗争的所有人,都备受迫害,直至被枪决。很可能在我发出这封信之后,等待着我的也是这样的命运,但我敢向您担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我为代表遭到迫害的就不是我个人对已在全共和国泛滥成灾的邪恶行为的抗议,而是集体的抗议,千百万人的抗议。即使全俄国的共产党人都那么嗜血残忍,他们毕竟也不能把所有人都全部枪决……

6. 由于自己长期以来的革命信念和社会信念,我不可能成为邓尼金、高尔察克、佩特留拉、格里戈里也夫等等反革命分子的支持者,但我也以同样的憎恶心情看待假共产党员们对劳动人民施加的暴虐行为,因此也不能成为他们的支持者。

7. 在我为了劳动人民和为了革命成果可能丧失而由衷地深感痛苦的同时,我也感到在这斗争的危急时刻能够提供实际的帮助,条件是必须要有明朗而确定的对待哥萨克问题的政策,以及对我和我的非党员的,但实实在在健康的观点给予绝对的信任。至于我是否值得这样的信任,请根据这封信作出判断。

由于通过这封信反映的不是我个人对于当前形势的观点,而是反映了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农民和哥萨克的观点,我认为有必要把这封信的副本通报给我的数量众多的忠实的朋友们。

1919年7月31日,萨兰斯克市。

真心尊重您并忠于您的思想的顿河军军长  
公民 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哥萨克  
[米罗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406号全宗,3号目录,1号案卷,第63张—第73张背面。打字件。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5卷,第32—42页。)

177

“打倒委员独裁体制和共产党员的官僚制度……”  
(米罗诺夫的札记)

布佐洛夫卡

1919年8月1日

既不同共产党员(标准的)作战,也不同同情者作战。

我的口号是:“打倒政委独裁体制和共产党员的官僚主义!在自由的社会主义宣传鼓动基础上选出的工人、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万岁!”

停止犹太人托洛茨基-勃朗斯坦宣布的无情消灭哥萨克的行动!

顿河革命军军长 公民 米罗诺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8卷,第51张。签名件。)

178—182

“政委们的密谋”  
——关于米罗诺夫和军政治部冲突的材料

1919年8月6—18日

178

“……巨大的障碍来自米罗诺夫方面”  
(顿河哥萨克第1师政治委员呈交全俄中央  
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的报告)

萨兰斯克市

1919年8月6日

## 报告第1号\*

骑兵师的正式组建于7月11日开始。现有人员约为2500名哥萨克。人员补充很少,服装和装具的供应不能令人满意,即不成套。人员和马匹的给养供应不正常。已采取措施设法满足人员和马匹的各种需要。有关这个师的政治工作,可提出以下各点。

党的工作人员数量足够。取决于他们的教育哥萨克的整个政治工作,从政治上看很不成功,巨大的障碍来自米罗诺夫方面。他在群众大会和其他会议上公开进行反对共产党的宣传鼓动,一直在号召哥萨克做非党员。他说,我是非党

\* 文件上有如下批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1919年8月12日到达。收文第502号。”

员,希望你们,哥萨克,也将是非党员。他还示意,共产党内几乎差不多都是强盗,他们既不种,也不收,但却从顿河的农民和你们哥萨克手中把什么都拿走。他还不断地向哥萨克指出党的微小疏忽,借以挑动哥萨克反对党。我们敢强调说,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米罗诺夫的公开宣传鼓动,党的工作人员无法工作,因为米罗诺夫几乎毫不掩饰地对哥萨克说,不要听信共产党员的话,他们不会带给你们什么好处。师内有政治部,在师内开展了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各团都组织起了文化教育小组,每天安排讲课。哥萨克的情绪目前尚能令人满意。哥萨克工作部给米罗诺夫派来了一名红色军官,名叫邦达连科<sup>179</sup>,他在莫罗佐夫师曾偷走30万卢布,在我们师被他的同事红军战士揭发。他被逮捕,并押往法庭,但途中逃走了。已采取措施搜捕。请求哥萨克工作部以后不要再派这样的坏蛋来,而要在当地对他们进行认真审查。

政治委员 И. 扎伊采夫 B. 拉林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4 卷,第 46 页及其背面。核对无误的副本并盖有哥萨克工作部的印鉴。)

179

## 哥萨克事务专员马卡罗夫给 政治委员拉林的信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919 年 8 月 14 日

秘密

拉林同志!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通过阿维洛娃同志得悉,您不同意今年 8 月 6 日政委们在第一号报告中陈述的见解,因此您认为最好不要对这份报告过于重视。我完全赞同您的意见,但与此同时我希望能听到您对下列问题的建议:首先,是否应当[要求]他作出解释,而我认为这样做是公正合理的,因为无

论从一般程序说,还是因为他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的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都无权隐瞒所收到的对委员们的抱怨和通报;第二,您是否认为有可能亲自向米罗诺夫同志转交所附上述报告的副本(不带送件公文)加以说明,并请他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解释。如果您认为把这份报告的副本转交给米罗诺夫同志对您不方便,那么请把这份副本连同送件公文一并装入信封封好,交由派去的索宁同志送交米罗诺夫同志。

我本人对于米罗诺夫同志的革命忠诚并无怀疑。

据我对他的了解,无论通过亲自同他交谈,还是根据他在哥萨克工作部所作的报告,或者按照有我在场时他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同志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同志作的报告来看,米罗诺夫同志,作为同反革命作战的红军战斗人员和为苏维埃政权服务的工作人员,给我的[印象]完全是明显忠贞不渝的。

遵照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的委托,请您,拉林同志,寄一份关于霍皮奥尔管区工作的书面报告,并附以关于苏维埃政权的错误的看法,以免今后再犯,并转告自己的同志们,也许,他们之中有谁能给哥萨克工作部写一份特别是关于粮食政策和征用方面的书面报告。

我本人手头已经拥有近十份负责工作人员关于顿河地区工作的详尽报告<sup>180</sup>,来自:科捷利尼科沃、莫罗佐夫、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米列罗沃等区,以及关于声名狼藉的顿河局和地方工作部的情况。所有这些报告都已报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据此,苏维埃对待哥萨克的政策方针发生急剧改变:从不加区别的、轻率冒失的恐怖行动和混乱无序的、只靠武器的力量实施的,或如同普利亚特、吉耶和弗伦克尔他们采用的方法推行的清除哥萨克行动,转变为最为谨慎地、最为明智地、最为关切地对待劳动哥萨克——中农和贫农,同时还要考虑到历史形成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以及哥萨克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状况。

据此已经拟就一份告劳动哥萨克的呼吁书(宣言),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同志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同志,以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签署。俄共(布)中央现在也正在研究哥萨克问题。<sup>181</sup>

请催一下米罗诺夫同志,要他尽快派验收人员携带钱款<sup>182</sup>购回呢料,否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开具的购买 5600 俄尺蓝色呢料和 700 俄尺红色呢料的凭证即将作废。呢料的价格为 80 卢布。

向您致以同志式的敬礼,并请您写一封回信,交专门紧急派往您处的信使索宁同志。

哥萨克事务专员 M. 马卡罗夫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2号目录,15号案卷,第339张及其背面。核对无误的副本。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4卷,第44页及其背面。核对无误的副本并盖有哥萨克工作部的印鉴。)

180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  
为请米罗诺夫对拉林和扎伊采夫的报告提出意见  
而写给他的送件函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919年8月14日

送特别军军长、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委员米罗诺夫同志

随函送上顿河哥萨克第1师政治委员扎伊采夫同志和拉林同志报告的副本,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请您就所附报告的实质问题提供一份书面说明寄交哥萨克工作部。

哥萨克工作部部长 Ф. 斯捷潘诺夫  
秘书 多尔加切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4卷,第45页。核对无误的副本并盖有哥萨克工作部的印鉴。)

## 181

## 顿河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写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的信

1919 年 8 月 12 日\*

亲爱的同志们！

利用这一机会，顿河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它的政治部分）在自己相当艰难的工作中希望就以下问题得到记录在案的交换意见和决定：

1. 你们是否认为，有必要对哥萨克群众进行（当然是分寸适度的）共产主义教育？你们是否认为有必要建立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如何着手建立，以及政委在哥萨克团队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

2. 如果建立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是必要的，那么在指挥人员建议群众保持非党员身份的情况下，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才能既不破坏指挥人员的威信，又做到这一点呢？

3. 你们是否认为有可能在建设红军过程中允许思想自由，或认为有必要对红军战士中开展的政治活动都局限于不妨碍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的一定范围之内？

4. 如果由实际上多次证明其忠诚于苏维埃政权但不是党员的指挥人员负责政治教育，你们是否认为对事业有利？

5. 你们是否认为对抱成一团的群体即哥萨克不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也即不在其中建立共产党基层组织，有利于革命事业？

6. 最后，把坚信必须成为非党员的（也就是说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有了反对共产党员的成见的）抱成一团的哥萨克放到一名易于激动的哥萨克手中，这样的问题竟不引起你们丝毫的疑虑吗？

你们对上述问题的权威性回答，不管怎么说，总能够改善我们在日常工作中

\* 日期系根据米罗诺夫 1919 年 9 月 8 日的报告（参见 242 号文件）确认。

实行的策略,使我们有可能消除遇到的缺点和误会。请将答复交紧急信使送达。<sup>183</sup>

致以同志式的敬礼

顿河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拉林 斯卡罗夫

哥萨克工作部部长 Ф. 斯捷潘诺夫的批示:“留待出差去南方面军的委员马卡罗夫和库久别尔金回来后审理。1919 年 9 月 4 日。”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 号全宗,82 号目录,15 号案卷,第 2 部分,第 354 张。原件,盖有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印鉴。)

## 182

### 拉林的回信

萨兰斯克市

1919 年 8 月 18 日

马卡罗夫同志!

您的来信收到了,其中涉及的问题我以为应当提交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分)解决。正如阿维洛娃同志的预告中所说的那样\*,我把经我签署的扎伊采夫同志的报告看作是为时过早和论据不足的,因此,革命军事委员会自然认为把报告转给米罗诺夫同志是多余的。对于你们来说,应能理解我的预告是在一定程度上取消扎伊采夫同志的报告,因此将它[散布]当然是不合适的。至于对我们这里发生的事,你们(哥萨克工作部)已经形成了反对我们(霍皮奥尔人)的成见,这从库久别尔金的话就已经清楚了,因此不必喋喋不休——没有好处。既然事前就不分是非地指责别人对居民横行不法(说得好大胆),并以此解释这个军

\* 异体字是原文件中强调的。



内部的摩擦,那就随你们便好了,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

如果你们想知道我的意见和同我一起工作的人员们的意见,那么这一切在阿维洛娃那里都有。对于哥萨克工作部我只衷心希望一点,即不要脱离顿河地区的共产党员,司尔佐夫、多罗舍夫到处遭到唾骂(把一切脏水都泼到他们身上,毫无道理地枪毙他们,等等)。有一点十分清楚,他们看待顿河事务不是从哥萨克的小钟楼上往外望,而是从俄国无产阶级利益的观点出发。

错误……建议仔细研究一下这个问题,那你们就会意外地发现,有罪责的人并不在那里,也不是你们现在指责的人。

少一些感情用事,走极端,要多一些理智。

致以敬礼

B. 拉林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4 卷,第 47 页。核对无误的副本,并盖有哥萨克工作部的印鉴。)

183

## 米罗诺夫向顿河骑兵第 1 师政治部 呈交的入党申请书

1919 年 8 月 8 日

顿河军军长 公民 Ф. К. 米罗诺夫呈

因为没有关于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中央局的消息,我请求共产党协助我登记为该党党员。

它的口号是:“一切政权体现为由工人、农民、哥萨克及其他劳动者代表的苏维埃,它们应当成为人民意志的执行者和他们建设新生活的领导者。”

“废除土地和一切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由人民做它们的主人。”

“俄罗斯无产阶级—农民劳动共和国万岁！”

我写这一份申请书是出于在我周围形成的诽谤气氛，置身其中令人窒息。希望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加里宁同志，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同志和国防委员会主席列宁同志得悉有关情况。

我过去曾为这个共和国而奋斗，今后也将为之奋斗，但我不能同情为在国内巩固由个别人横行暴虐和篡夺权力的政权而进行的斗争，至少，特别是在地方上，人们不能认为他们是劳动者民选的代表。1919年8月8日。特此申请。\*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406号全宗，3号目录，1号案卷，第47张。打字件。)

## 184

### 米罗诺夫草拟的工人—农民—哥萨克党纲领\*\*

不早于1919年8月10日\*\*\*

俄国无产阶级—农民劳动共和国万岁！

“难道能够，  
把雄鹰关入牢笼，  
谁又敢于想象，  
把爱好自由的思想禁锢。”

1917年2月27日，一轮革命的红日在俄国大地的上空升起。

沙皇压迫者被推翻。数以百、千、万计的公开的和秘密的特务、卫士、保镖、

\* 无签名。

\*\* 认定本件出自米罗诺夫笔下，是根据内容判断的，其中许多地方同他的其他信函、呼吁书相一致。

\*\*\* 日期是根据内容确认的。

警察、担任乡长的富农，以及地方行政长官、警察局长、督察长、省长、总督随着自己的主子纷纷倒台。

有产者，资本家和地主张皇失措……

全国各地，在所有广场、街头、十字路口，都涌动着从沙皇监狱中传出来的高亢响亮的自由言论。其中最先喊出的声音是：

“废除死刑！”

“自由、平等和友爱万岁！”

“真理和正义万岁！”

在此首都和城市处于大众狂欢之际，农民庄稼汉这个勇士巨人则在乡村辗转不安，充满了对亲切的土地的关切和幻想。这土地千百年来就在近旁，但却像被施以魔法的宝藏，怎样也无法拿到手。

在他的身边不远之处，更加张皇失措而又预感到灾祸来临的地主魔法师心神不宁地意识到，农夫已经找到了许多世纪以来一直被他们藏匿的神秘钥匙。

而革命的红日在明亮的俄罗斯上空越升越高，正好已达到正午的高度。

农夫听到了新的词语、新的口号：

“一切政权归于人民！”

“一切土地归于人民！”

“打倒克伦斯基的资产阶级妥协派政府！”

“工农政权万岁！”

“工人、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万岁！”

这是1917年10月25日的事。

而只要这一种喊声响彻了俄国的土地，对于工人和农民而言，无论是贪婪无度的资本家大蜘蛛，还是地主魔法师，或者他们的奴仆将军们，都已不再可怕。

科尔尼洛夫将军、卡列金将军、纳扎罗夫将军以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一个接着一个在人民钢铁般的胸膛上撞得粉碎。哥萨克和俄国劳动人民并肩前进：把自己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从前线归来的哥萨克身上的卡列金将军，看到大部分团队都站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他已成为孤家寡人，便于1919年1月29日自杀了事。

社会化——也就是说，所有生产资料转到劳动群众手中——似乎已成为现实。

农民庄稼汉向自己画了一个大大的十字，看着土地母亲，好像看着已经抓在手中的神鸟，轻声哼道：

“勇敢者的旗帜，更高地飘扬吧！  
跟着它，前进！  
光荣的歌声，更汹涌地流淌吧，  
人民沙皇在歌唱……”

而工人的歌声是：

“暴虐行为垮台了，人民站了起来，  
这是伟大、强壮、自由的人民……  
再见吧，弟兄们，你们光荣地走过了  
自己英勇的、高贵的途程……”

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

反革命势力在卡列金将军死去和科尔尼洛夫将军神秘失踪后，只不过在顿河对岸的草原中，在富有的顿河种马场主人的越冬蜂窖中，偷偷隐藏了下来，旧军队的军官也聚集到那里，所有的地主、资本家也都在那里找到了栖身之地。

勇猛的反革命游击队员切尔涅佐夫确实死了。

顿河凶恶的天才、《伟大警钟》的歌唱者米特罗凡·博加耶夫斯基已经被枪决，但是反革命势力并没有死亡。

遍布顿河地区全境的准尉、教师和大学生在利用哥萨克的愚昧无知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们用关于布尔什维克的荒诞无稽的谣言毒化了气氛。而这些谣言又被混入苏维埃政权的刑事犯和本性倾向于犯罪的分子所制造的重大偶然事件所证实，从而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对新政权的恼怒感情。然后，为了同反革命势力作战而仓促募集起来的赤卫队士兵大都放荡不羁，酗酒无度，他们的行动使横行不法的情景更加显得肆无忌惮。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3月份，顿河草原全境看到了反革命势力从顿河对岸草原派出来的第一名尖兵，宪兵上校拉斯捷加耶夫。在他之后，随着这名宪兵在下奇尔斯卡亚镇取得初步战果，又出现了马蒙托夫上校。这是一个信号。于是，在顿河地区全境开始出现由军官领导的组织严密而又遍布各地的反革命基层组织。

“军官们起了个头，老人们便煽风鼓动。”

4月末，克拉斯诺夫将军来到顿河地区。资产阶级的仆役使顿河地区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大规模枪决那些企图反抗的前线士兵，逮捕他们，送到矿山去服劳役。监狱人满为患，关押的全是优秀的哥萨克。反革命势力张牙舞爪，开始按部就班地向分散在各地游击作战的赤卫队小股人员发起进攻。根本谈不到较

长时间的抵抗,顿河地区逐渐全部落入反革命势力手中。

开始了一场顽强而持久的、残酷的斗争。

或者运用武器的力量,或者发挥语言的力量,或者诉诸政治手法,总之,克拉斯诺夫的战线被红军逐渐摧垮。几乎与此同时,韦申斯卡亚镇的哥萨克放弃了卡拉奇—博古恰尔战线,而1月19日“米罗诺夫分子”占领了乌留平斯卡亚镇。从这时起,克拉斯诺夫的星坠落了,3月1日以前红军来到顿河两岸。

距离反革命势力的首府新切尔卡斯克市只剩下一步之遥。

但事情并非如此。

紧随红军之后,又开来了另一支军队,即政治工作人员的军队,共产党员的军队,他们名目繁多:革命委员会、特别处、政治部、政治委员、肃反委员会、革命法庭,而其中每一种都有权实施枪决、处死、杀戮和鞭打。

来的这些人都是共产主义生活、共产主义天堂的建设者。

果然不错,这支殿后的军队开始按照“共产主义方式”在顿河地区“建设”生活。虽然是建设者,可他们同时又认为自己也有权干预作战问题。

共产党员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敌视哥萨克,似乎他们从襁褓之日起就是反革命,虽然并不是所有哥萨克都应受这样的指责,但共产党员们还是把这种敌视情绪一成不变地转移到了全体居民头上。

没有一个村寨不被枪决5个、10个、15个,或更多的人。为了任何罪名都可以枪决、杀戮、鞭打。

“为了他没有向委员提供火柴……”

“为了委员拿了他20普特燕麦和大麦他竟来找委员讨钱。”

莫罗佐夫革命委员会残杀了67个人,而且都是夜间带入板棚,由酒醉醺醺的人各显才能:有的用马刀巧妙地砍下脑袋,有的用匕首直刺心脏。如果因手法不高明某一个牺牲品一下子未死,试验就再重复一次。人们在刽子手行刑的板棚地下找到了被残杀者的尸体。

在第8集团军行进途中,沿路枪决了8000人。

在米古林斯卡亚镇的谢特拉科夫村,像汪达尔人一样野蛮的委员们,以召开群众大会为名把哥萨克集中在一起,言而无信地借受蒙骗的俄罗斯农民之手杀死了500个手无寸铁的人们中的400人,而他们此前不久曾以自己的胸膛保下了红军的警卫队长和30名红军战士。当闻讯骑马赶来的警卫队长表示反对时,刽子手政委们说:“我们是在执行关于消灭……的命令。”

在卡恰林斯卡亚镇,肃反委员会(契卡)曾经拷打一名22岁的逃亡哥萨克。

做法是：把他赤脚放到烧红的平锅上，让他两脚烧成焦炭后倒在地上，使他在自己身体炙烧的恶臭中喘不过气来。

20 世纪的新的宗教裁判官就这样毫不在乎地炙烧活人。

没有语言可以形容顿河地区的“共产主义建设”，没有语言可以描述共产党员对孤立无助的顿河居民犯下的所有野蛮罪行。没有语言能够记述顿河地区所有掠夺、征用和没收——从牲畜、马匹，到直接从妇女、姑娘耳朵上摘取耳环。

顿河地区在不祥的沉默中凝固了，人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人竟能如此酷似野蛮的、疯狂的野兽。

共产党员在乌拉尔和顿河地区毫不留情地、凶狠地践踏了劳动哥萨克家庭中许多世纪以来视为神圣的事物，他们践踏人的劳动、人们信奉的宗教、人们的风俗习惯和父辈的信仰，乃至真理、言论自由，平等和人与人之间的友爱。这就是引发 1919 年 3、4 月间顿河地区普遍暴动的原因。

现在我们再转而谈谈乌拉尔的哥萨克。他们的遭遇更糟。听听俄国劳动人民的声音，唤醒自己的良知，它会告诉你：还需继续支持嗜血成性的共产党员吗？他们消灭完哥萨克以后，还要对中农动手，因为他们把真正的人类也不过看作实现自己纲领的一种手段。他们没有个人，只有阶级；没有人，只有人类。因此，建立共产公社，就要“牺牲对近期的爱”，以获得“对远期的爱”。简单地说，就是：消灭当前的人类，为使将来的人类获得幸福。

多么荒谬！

有一个鲁热伊尼科夫，他是哥萨克工作部\*从莫斯科派到乌拉尔哥萨克中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打电报给哥萨克工作部、加里宁和列宁说：

“重新，也就是说，再一次向你们通报乌拉尔军辖区革命委员会的行为路线。它的多数人正在把军辖区的苏维埃政权引向最终毁灭。大多数革命委员会委员盲目地贯彻叶尔莫连科同志的政策：‘最残酷无情地消灭哥萨克’。城市和军辖区被抢劫一空，返回家乡的难民找不到自己的财产，还常有人被拒之于自己家门外。邻近各县的农民开始擅自迁入难民家中，并把牲畜和工具等等占为己有。

为了证实以上所述种种，我下面引用一份发给各级苏维埃的指示：

1. 凡在 3 月 1 日以后仍然留在哥萨克军队中的人员一律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应予以无情消灭。

\* Н. С. 鲁热伊尼科夫于 1919 年 3 月由乌拉尔的哥萨克推选为哥萨克工作部委员。

2. 凡在3月1日以后转到红军方面来的人员必须一律逮捕。

3. 凡在3月1日以后仍然留在哥萨克军队中的人员的家属一律宣布逮捕，并作为人质扣押。\*

……7. 凡宣布为人质的家属中，一旦有一家擅自离去，在本地苏维埃登记在册的所有此类家属一律枪决。

8. 凡宣布为人质的家属，一家中有一人擅自离去，这一家所有成员一律枪决。

……11. 凡在3月1日以后转到我方的曾手执武器同红军作战的投诚者和逮捕后释放的人员，剥夺其言论权，使其处于农村资产阶级的地位。”

可是现在，这同一个共产党员的苏维埃政权，却在8月10日报纸第176号<sup>184</sup>上令人奇怪地写道：

“除了上面提到的我们在奥伦堡附近受阻的原因以外，还应当指出乌拉尔哥萨克进行的少有的强烈抵抗。撤退时，哥萨克焚烧村镇，放火烧掉草原，破坏饮水，等等。”

说来看，俄罗斯人，如果你们还没有像共产党员那样丧失了对上帝的信仰，那么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而且还要被无情消灭的哥萨克，除了拼命，又该怎么办呢？当他确知他的房子转归别人所有，而他的家人又被赶出门外，除了一把火把房子连同村镇庄寨一并烧毁，又该怎么办呢？

鲁热伊尼科夫抱怨说，整个政策都在把乌拉尔的苏维埃政权引向毁灭。但是，这样的政策真是叶尔莫连科、勃朗斯坦、阿普费利包姆等人需要的吗？是他们在贯彻，他们想这样做的吗？他们并不需要这样。回顾一下过去，看一看现在我们亲切的顿河的滔滔不绝的浑水吧。只要回忆一下所有革命委员会、特别处、肃反委员会以及其他种种捏造的机关和它们的政委的所作所为，就会清楚地看出，在顿河地区也曾有它自己的叶尔莫连科，是他在鼓励所有的暴虐行为，以便迫使哥萨克举行暴动，从而有理由加以镇压和消灭，并在消灭干净以后把无地的农民迁入顿河地区。

喔，如果社会主义竟是这样的，那么所有尚未丧失良知的人都应当摒弃这种可怕景象。

人为地横施暴虐把哥萨克推向反革命分子一边，而不考虑他们的愚昧无知，只是增强他们的恼恨，这样做，共产党，准确地说，是其中的某些首领，为自己提

\* 原文如此，在摘引此项指示时删去了各节的编号。

出的目标,正是要消灭哥萨克。

挑起两类人相互争斗以后,他们对俄罗斯人,对在自己的血泊中喘不过气来的“英雄”大肆嘲笑。

俄罗斯农村莫非就是为此对共产党员充满憎恨?

莫非也是因此,才出现大量逃兵?

自由言论在整个俄罗斯凝固不动了。

恢复死刑已经达到了连在被推翻了的沙皇政府时期也不曾出现过的程度。

全国都充斥着横行不法的行为:搜查、逮捕、枪决、征用和没收。无论对于资产阶级,还是对于中农,以及对于贫农,都是同样可怕得可以致人于死地。呼吸越来越困难了。工厂的生命停止了:工业气息奄奄。

阻截支队夺走了所有车站上劳动者的最后一俄磅面粉。

在这一片黑暗之中,在这横行不法、暴力施虐的王国中,脑满肠肥、生活舒适的,只有现代的宠臣——共产党员。

劳动农民对于土地和自由的希望未能实现,尽管他们希望得到的并不多,而且是**有权**得到的。

在我们今天,革命的地平线暗淡无光。通过浓重的黑暗,那轮原先一度巨大的俄罗斯的**革命红日**只能看到一个暗红色的圆圈,而且不断下坠。它已经不再迸发原先的光辉,似乎它也意识到,俄罗斯农民心情沉重,很不快活,不能再用虚假的光芒蒙骗他们,不能再用福利诱惑他们,因为这些福利,随着邓尼金将军的每一次行动,以及随着共产主义建设的每一个步骤,从手中滑落,正在最终滑落下去。

黄昏愈益临近……

匈牙利的**革命红日**已经西沉。

现在要轮到俄国的了,如果人民沙皇不再次奋起捍卫真正的自由,捍卫土地和意志。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着的凶险的俄罗斯现实质问我们:

1. 邓尼金将军想要什么?
2. 共产党员想要什么?
3. 道义的力量在谁一边?
4. 人力和技术力量在谁一边?
5. 斗争的结果会怎样?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惊心动魄的,但我们对它们作出回答说:



第一,邓尼金将军力图恢复资本家的政权、地主的政权、资产阶级的政权。是沙皇立宪,或是资产阶级共和制,这并无不同: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工人和农民都将长期丢开为自己和为儿孙们勾勒的关于自由、关于美好未来的幻想,丢开关于土地和意志的幻想,丢开关于工厂的幻想,并再次成为贫困、寒冷和饥饿的奴隶,黑暗闭塞和无知愚昧的奴隶。无产阶级和农民还不得不补偿资产阶级在革命期间所受到的损失,许多人甚至不得不付出生命作为代价。

我们看到,邓尼金将军的任务只有一个,清楚而明确。

第二,我们看不到夺取了全部政权的共产党员的任务也是如此清楚而明确。我们无法理解少数把自己狂热地设想为社会生活的建设者(运用闻所未闻的“火与剑”的方法来进行建设)的人们竟粗暴地垄断人民的政权。

他们高喊未来人类的幸福,即将来临的天堂,自由、意志、土地、友爱、平等、爱心、真理。

但在事实上:

自由——没有。

土地——没有。

他们的农业政策表现为:人为地植入所谓的共产公社和采用雇佣劳动的国营农场。这种政策导致形成苏维埃雇农与国家义务农民(代役租佃农)这样一个新阶级;这种政策导致在农村出现一种特别的阶级,他们将依靠损害农民的利益生活。

把劳动农民手中剩余的最后一点牲畜和工具,以及他们从地主那里获得的土地夺走,共产党员就使农业继续进步(即前进运动)的可能性遭到破坏(或停止下来),而农业又恰恰是国家整个国民经济生活的基础。

友爱——没有。

平等——没有。

真理——没有。

爱心——没有。

加之,城市没有粮食,农村没有盐。

国家的管理权,如同沙皇时代一样,仍然不在自由选举的苏维埃及其执行机关手中,而是在自上而下专门任命的委员(也就是沙皇时代的总督)手中,或者在捏造及假冒的机关手中(这种机关或称作苏维埃,或称作贫农委员会,或称作革命委员会,或称作特别处)。在社会主义词句的掩盖下,共产党员们奉行狭隘的维护一党私利的政策,无视革命的劳动群众的利益。

关于农村，共产党员操心的只不过是那里采用一切方法和手段榨出粮食、牲畜、钱财和用于相互杀戮的人。他们不想办法扑灭国内战争的烈火，而是千方百计煽动国内战争，这一点我们深信不疑，公正无私的历史也将会为之作证。

共产党员想为人类镀上一层金（不过目前只有他们自己，如果没有戴上金子的话，也至少在口袋里、鞋底里、纽扣上、马裤或燕尾服里藏有金子）；他们想建设天堂（但天堂没有出现，地狱却已经来到）。我们以为，共产党员是能够建成天堂的，你无法剥夺他们的这种能力，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首先下地狱，恶鬼们一见到他们便会四散奔逃，那些有罪的人则因折磨他们的恶鬼不在而能获得安宁，天堂也就存在了。我们衷心地向共产党员们推荐这个新的活动领域，并且预先保证：俄国农民将为此而不胜欣喜。我们此后也就可以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继续建设社会生活。

共产党员陷入了绝境，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想干什么，他们的乌托邦式的幻想到哪里才算终结。由于没有明确而肯定的目标，他们于是什么都抓，其实其中许多事是应当以后再抓的。他们于是自然一个接一个地犯错误，而每一次错误都使邓尼金将军的阵地进一步得到巩固，而使社会革命则一步一步走向灭亡。

邓尼金目前只有一项任务，就是粉碎革命。共产党员则有三项任务：一、粉碎反革命；二、实实在在地彻底摧毁一切；三、在废墟上栽植共产公社。

有一句睿智的谚语说：“一个人不要说追赶三只兔子，就算只追两只，他也是一只也抓不到。”

第三，由于建设共产主义采用了暴力和强制的方法，这就触怒了劳动群众，于是连精神道义力量也在邓尼金一边。红军正是由于共产党员的种种做法而日趋瓦解，作战实力不断削弱。

临阵脱逃——这只不过是农民对于强制建立共产公社的回答。

第四，实际力量在邓尼金一边。为了欺骗人民和红军战士，共产党员不公布白军的兵力部署。我们则大胆地断言，随着不断向前挺进，邓尼金正在不断得到新的兵力补充。最后，如果说克拉斯诺夫将军在1918年很难发动哥萨克，那么邓尼金将军现在则有共产党员自己帮助他把他不愿意同劳动人民作战的哥萨克发动起来：哥萨克如今很乐意为了顿河地区被践踏和被玷污的真理向共产党员报复。

技术力量也在邓尼金一边。

由此可见，社会革命最凶恶的敌人是：右面——邓尼金将军，左面——尽管

荒诞不经，却是共产党员。

斗争的结局显而易见：当一个人遭到前后两面同时扼杀时，这个人将被扼死。在当前情况下，将被扼死的是革命，跟它一起的还有土地和意志。

还没有被共产主义的幻想迷瞎眼睛的俄国无产阶级，以及劳动农民和哥萨克，面临巨大的任务：怎么办？……

我们回答说：首先要制止邓尼金前进，然后将他击溃。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能靠人民力量的团结一致。但这种团结一致，只有在共产党员，特别是阿普费利包姆、纳哈姆克斯之流退出舞台才能做到。

由于自己病态的想象力和恼恨心情，他们是不会自动退出舞台的。不得不向他们发出口令：滚开。

只要顿河哥萨克一听说俄国人民已经推翻了共产党员，他们就会立刻停下来。而邓尼金，不管他是否情愿，也不得不先停一下。至于要他第二次停下来，则要靠红色的步枪。从那以后，克拉斯诺夫的事业就会和他的前程一样迅速走上下坡路。

我们的纲领是这样的：

一切政权、土地、所有大小工厂——归劳动者所有。“俄罗斯无产阶级—农民劳动共和国万岁！”

我们的任务是：

排除一切障碍，为建立有利于和平（渐进）发展和达到社会主义制度最高的理想形式、人类生存最优良的样式创造有利的条件。由于我们记得，人类的社会（即公共的）和文化的进步（即前进运动）是没有止境的，也就是说，它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最终的目标，也不能被纳入某一个纲领，甚至最高的纲领的框架中去（而共产党员却认为，比他们想出来的形式更加理想的形式是没有的，因此就千方百计要把全体人民赶入自己纲领的框架中去），同时又意识到，不可能通过革命变革的方法达到理想的社会制度，我们提出的社会革命的任务不是我们希望建成什么，而是可能做到什么，以及什么是应当通过革命方式实现的。

所有劳动人民目前面临三项任务：一、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政权；二、废除所有资产阶级制度的机关和设置；三、按照新的劳动原则组织社会，但不是用强制的方法，而是通过长期的、耐心的和充满爱心的示范。

据此，“俄罗斯无产阶级—农民共和国”的政治纲领是：

1. 一切政权归于由来自劳动者的工人、农民和哥萨克代表的真正的苏维埃加以体现的劳动人民。苏维埃应当成为人民意志的执行者和他们建设新生活的领导者。因此,必须千方百计在中央和地方立即恢复真正的苏维埃政权,方法是在自由进行社会宣传鼓动的基础上改选所有各地苏维埃,并召开由改选后的苏维埃代表参加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

2. 废除在劳动群众和政权之间造成不可逾越的障碍的官僚主义政权,改选苏维埃政权的所有执行机关和重新审查所有的苏维埃工作人员。

3. 撤销人民委员会,将其全部职能划归中央执行委员会。

4. 赋予地方各级苏维埃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广泛权力。

5. 废止死刑。

废止死刑!当克伦斯基试图针对不执行作战命令的情况恢复死刑时<sup>185</sup>,共产党员大喊大叫说克伦斯基是刽子手,而现在他们自己却每走一步都动用死刑。逃兵,也就是不承认共产党员的人,被他们成百上千地枪决。

再重复一遍:废止死刑!

6. 撤销肃反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

7. 规定各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享有完全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

8. 坚定不移地实行土地的社会化,并促进所有生产手段的联合。

9. 实现工厂工业的社会化。

10. 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审视和确定公正的税率。

11. 为了同饥荒作斗争:取消促使农村反对城市的征用制度。撤销从农村榨取粮食的一切官僚主义机关。同世界帝国主义作斗争,以实现在苏维埃共和国内部通过农民和工人的劳动消费合作社在全俄计划基础上的商品交换。

12. 只要敌人在威胁着革命,红军就是绝对必不可少的,因此工人和农民应当把军队看作自己的子弟,因为没有军队,革命就不可能实现,劳动者也不可能掌管土地。

13. 尽量促成一切革命力量在共同的纲领基础上的全面联合,以尽快实现社会制度。

14. 竭尽全力制止共产党员们已经着手进行的无情消灭哥萨克的做法,并向劳动农民说明:这是谁干的事,这个凶险计划的隐秘用心何在。

对于人们关注的最为要害的土地问题,我们要讲得详细一些。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消灭对于土地和劳动工具的私人所有制和通过实施共同劳动和联合生产来使个人从压迫和剥削中摆脱出来。但是，我们又承认不可能用革命的方法把农业生产完全联合在一起，我们提出当前革命的任务是：集中土地的管理权，为和平渐进地发展农业耕作技术和实现联合生产创造有利条件（让人们有较长的准备时间）。

因此，当前革命时期的迫切任务是：通过无偿没收所有土地，包括教堂、寺院、私人所有（超过劳动标准定额的）土地，并全部划归劳动共和国的农业机关管辖，而把土地转交到劳动人民手中。

对于土地使用作如下规定：

1. 凡土地归村社使用的地点，仍保持不变。
2. 个人所有的土地予以没收，为原先的所有主按劳动标准定额留下一份土地，直到他们加入村社为止，只要他们自行耕作而不使用雇佣劳动。
3. 存在庄寨农庄或独户单干农庄的地方，土地仍归原所有主使用，直到他们加入村社为止。

这就是土地关系的三种形式，是有可能通过革命方式加以解决的。土地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应实行公有化，但使用和劳动仍然是个体的，也即是私人的。（劳动所得，就是你的。而不是像共产党员所说那样，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鉴于无论采取强制的办法，还是运用法令，都不能把千百万农民庄稼汉的劳动联合到一起，必须大力促进公共劳动的发展和把农业生产联合在一起，做法是组织农业劳动组合，以及在从地主手中没收的土地上建立示范性的合作社、劳动组合和村社，同时采用机器耕作和运用科学技术。

要把劳动和农业生产完全联合起来，只能通过长期的实践、示范和自觉的创造，而不是采用强制的办法。只有自由的人们在自由的土地上才能创造出美好的有效的劳动，以及美好的生活。

关于工人的纲领：

1. 工人通过工会联合会组织起来；
2. 规定工会会员相互之间，以及不同工人联合组织之间的明确的法律准则。
3. 把工业的整个管理权转交给工会联合会，由全俄总工会中央理事会出面实施。

4. 实行考虑到生产者个人特长的普遍劳动义务制。
5. 对所有非人为原因造成的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实行社会保障。

国民教育和宗教：

1. 在所有高中等学校实行自由的而不是狭隘党派的教育。
2. 职工会应举办自己的职业学校，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3. 宗教和婚姻已丧失其强制的性质，宣布成为私人的事务。  
庙宇、寺院等机构的维持费用由组织成宗教社团的信教人士自行承担。

我们提出的政治纲领、土地纲领和有关工人的纲领中的欠缺之处，将由生活予以修正和补充。目前所有劳动者的共同愿望是：

1. 废除破坏了社会革命灵魂的早产的共产公社。
2. 把所有力量投向同邓尼金将军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以拯救土地和意志。

我们号召全体劳动人民团结在经过改选的真正属于自己的工人、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的周围，对于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中最有觉悟和最有活动能力的一部分人，我们呼吁他们站出来促进这一团结，以便共同努力把受尽折磨的人民引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俄罗斯无产阶级—农民共和国万岁！”

工人农民哥萨克党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406号全宗,3号目录,4号案卷,第12—15张。打字件。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8卷,第110—124页。打字件。)

## 185

**米罗诺夫关于允许在萨兰斯克  
举行十字架游行发给萨兰斯克县  
执行委员会主席的电报**

1919年8月12日

现通知,我已允许因萨尔河上萨兰斯克所有教堂举行十字架游行。

已预先告诫大司祭索科洛夫,无论是政治性质或社会性质的演说均不得发表。为了维持秩序,本军的警卫队已派出部队负责此事。

根据:《关于教会与国家分离》的法令<sup>186</sup>第5条——卫戍司令、军长米罗诺夫。

县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意见:鉴于整个奔萨省处于军事状态之中,所有游行、群众大会和会议均予禁止,何况红军战士看到此种十字架游行必将大大增加其宗教狂热程度,执委会主席团本已予以禁止,因此对于可能产生的后果将不承担任何责任。签名。

我征战经年,所有时间都是直接面对危险度过的,而且总是和红军士兵在一起,所有这一切就是为了在任何地方自由的言论能响彻四方,在任何地方信仰自由都不会受到限制。正因为如此,这一次,我又回忆起沙皇在这方面的沉重压迫,心中为这种暴行充满了愤怒,正是从过去的实际出发,我无法容忍在人民政权之下竟可以限制言论和信仰自由的主张,我因此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同时也不认为我和狂热分子有什么关系,而是相信在这次宗教游行中我将会看到的只不过是自己的习惯还不能认识到革命规模的普通俄罗斯人。就我的信念而言,我反对一切暴力,特别是在宗教领域、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方面的暴力。难道我们为之而奋斗的不正是这个吗?如果把这一切都取消,那么精神生活还有什么美好可言呢?我再次声明,我没有看到狂热分子。

卫戍司令 军长 [米罗诺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8 卷,第 88 页及其背面。电报用纸。)

186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关于在顿河军辖区组织地方  
工作部的电报

第 433 号

1919 年 8 月 12 日

绝密

自托洛茨基列车发出

16 时 18 分

莫斯科。送斯克良斯基转中央

[电报]原件已寄交萨拉托夫的第 10 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巴拉绍夫的第 9 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顿河军辖区已肃清敌人的地区组织地方工作部时应遵循以下原则,特予通知。第一,地方工作部由梅德韦捷夫同志主持的临时执行委员会领导。在执委会成立后尽快与其建立联系。在已经清除白卫分子的地区建立地方执行委员会,由一名军事当局的代表、一名地方政权机关的代表(上级任命)和一名当地居民的代表(同当地劳动居民协商)组成。临时执行委员会的任务是:一方面解决日常的管理问题,另一方面准备条件以便尽快根据苏维埃宪法建立地方的苏维埃政权。到现在为止,这里没有接到任何指示。顿河地区革命委员会尚未建立。梅德韦捷夫必须立即启程。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84号目录,19号案卷,第18张。核对无误的副本。)

## 187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致  
顿河、库班、捷列克、阿斯特拉罕、乌拉尔、  
奥伦堡、西伯利亚、谢米列奇耶、外贝加尔、  
伊尔库茨克、阿穆尔和乌苏里诸哥萨克军  
哥萨克的呼吁书

1919年8月14日

顿河、库班、捷列克和其他哥萨克军的哥萨克们!

原先的地主、银行家、工厂主、商人、沙皇将军、警察和宪兵在俄罗斯进行反对工农政权的残酷的国内战争已经第二年了,并在这场战争中得到你们的支持。

这是怎样发生的,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们,哥萨克,竟会帮助人民的世世代代的压迫者?难道新的工农政权开始压迫你们,或者残害你们的故土和信仰了?可并没有这样的事。相反,工农政府宣布人人都享有自由。这样的自由它也赋予了哥萨克。它并不准备强制地消除任何一个哥萨克,也不反对哥萨克的风俗习惯,允许劳动哥萨克保留他们的村镇庄寨、他们的土地,穿着他们愿穿的制服(如彩色饰条)的权利。它保护他们的手艺,允许雇工不超过十人的手工业企业存在,帮助这些企业,允许它们在集市、市场、小商店里出售自己的产品。工农政府还宣布所有人都享有信仰自由。它不限制任何祈祷方式,无论是正教的、旧教信仰的,还是教派信徒,或伊斯兰教徒,总之都不禁止。它说:“宗教是每个人的良知的事”,因此不加干预。它严格禁止对庙宇、对宗教习俗的破坏侮辱。

那么哥萨克究竟为什么起来反对植根于当地的工农俄国呢?

主要的原因在于,被农民剥夺了田庄的所有地主都来到了顿河地区、库班、西伯利亚和其他地方。来到这些地方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有产者:工厂主、资本家、大房产主、原先的沙皇将军、警察和宪兵。于是,他们就联合起来,妄图恢复自己原先

自由放任、游手好闲的生活。但仅靠自己的力量他们感到不够。他们需要把人民拉到自己方面去，于是他们便对苏维埃政权大肆造谣污蔑，而他们又是一些有文化的大滑头，诡计多端的大骗子，通过种种坑蒙拐骗唆使你们去帮助他们。

起先，这些骗子对人民造谣说，苏维埃政权似乎是德国人收买下来的。但这种谣言很轻易地就戳穿了。当1918年德国人来到乌克兰、顿河地区、库班和黑海沿岸时，俄国原先的将军、地主和有产者——而不是苏维埃政权——却暴露出原来他们是德国人亲密的朋友。在基辅，德国人扶植地主兼将军斯科罗帕茨基出任盖特曼政权的首领。在顿河地区，德国人扶植克拉斯诺夫上台，在库班则是邓尼金。而对于布尔什维克、苏维埃活动家，德国则和斯科罗帕茨基、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联手对付，把他们逮捕、绞杀、枪决。

在德国人走后，德国人的敌人——英国人、法国人，等等——又前来帮助克拉斯诺夫、邓尼金和斯科罗帕茨基。

这就是说，各国政府——德国政府也同法国政府、英国政府等等一样——反对苏维埃政权，帮助它的敌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战争现在实际上并不是在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们之间进行。不，战争是在富人和穷人之间，是在世世代代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进行。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富人都反对工农的俄国。而所有国家、所有国度的工人和农民则站在我们一边，决心竭尽可能帮助苏维埃政府。

当工人和农民在芬兰占据上风的时候，芬兰立即就转向我们方面。而当有产者和地主——在芬兰夺得政权，芬兰立即就变成俄国的敌人。

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的情况也是这样。而在波兰，政权一直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所以波兰政府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行动一致。

因之，无论是德国政府，还是法国政府、英国政府和其他资产阶级政府，都同样地帮助所有他们这些人。

在这场战争中，劳动农民、哥萨克和工人站在一边，站在另一边的是原先的地主、商人、工厂主、高利贷者、富农和所有国家的寄生虫。

不难理解，工人、农民的敌人千方百计要转移人民的视线，像以前那样欺骗他们，企图把自己打扮成他们的利益的捍卫者。

原先的地主和有产者最看重的是哥萨克地区，他们从那里把哥萨克派去同农民和工人作战；其实沙皇政府一直就是这样做的，力求把自由的哥萨克完全变成镇压和扼杀人民的警察。但是，1917年哥萨克站了出来帮助推翻专制政府。现在，原先沙皇的奴仆们又企图让哥萨克恢复专制制度，让哥萨克去扼杀工

人和农民。哥萨克军官和哥萨克富农追随逃离俄国的贵族和富农。在很短一段时间内,他们就得以欺骗了你们,劳动的哥萨克。

不过,普通的劳动哥萨克察觉到了真相,转向工农的苏维埃俄国一边。就是现在,在红军中已经有几万名红色的哥萨克,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设有一个由所有各哥萨克军的哥萨克组成的哥萨克工作部。

现在作战时,一边是哥萨克和贵族,另一边则是哥萨克和农民。哥萨克打哥萨克,兄弟打哥哥,父亲打儿子。

能够继续容忍这样下去吗?

顿河、库班、捷列克和其他军辖区的哥萨克们,该是你们醒悟的时候了!该是停止相互消灭而让俄罗斯和俄国人民的所有敌人因此而高兴的时候了。

让哥萨克军官和哥萨克富人留在贵族们那里吧——这些贵族现在正利用英国和法国的钱在同俄国作战。而你们,哥萨克劳动者,在那里是没有位置的。你们不能充当富人的奴仆而屠杀哥萨克贫农和俄罗斯的贫农。现在该是你们把从俄罗斯逃到你们家乡的贵族和富农坏蛋们赶出自己的军辖区的时候了。

我们知道,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是用强制的办法,是通过威胁把你们动员起来的。我们也知道,你们之中的许多人由于无知上了大当。被强制的人和被欺骗的人是无罪的。因此,当你们脱离贵族的军队而投奔红军时,苏维埃政府下令要像接待悔悟回头的兄弟那样接待你们。劳动哥萨克、劳动农民和工人——这是一个兄弟和睦友爱的家庭。苏维埃政府以同样的态度关心哥萨克、农民和工人。它捍卫他们的共同利益。它关怀农业的发展,以便使每一个哥萨克和农民都有足够数量的牛和马匹来耕作田地和满足其他需要。

凡是发生侵犯哥萨克、农民和工人利益的犯罪行为,苏维埃政府严厉予以惩处,直至枪决。

顿河、库班、捷列克和其他军辖区的哥萨克们!你们和人民世代代的压迫者联合在一起,你们捍卫着异己的贵族地主的事业和富人的事业。捍卫这项事业是毫无希望的,英国和法国的钱财和援助是挽救不了这项事业的,正如同他们挽救不了高尔察克一样,红军把他赶出了乌拉尔和车里雅宾斯克,也将把他赶出西伯利亚。

等待着邓尼金的也是卡列金和克拉斯诺夫那样的命运。继续留在他的贵族军队中,你们只会造成无谓地多流兄弟的鲜血而毫无好处。好好地想一想吧,你们在捍卫谁的事业。

转到红色哥萨克、红军方面来吧!这样才能尽早结束内乱,尽快转向协调一

致的和平劳动和尽快治疗长期战争的严重创伤。

到我们的家庭中来吧！它也就是你们的亲切的家。打倒一切寄生虫、压迫者和吸血成性的剥削者！

工人、劳动哥萨克和劳动农民的统一的、平权的、牢不可分的、不可战胜的联盟万岁！

所有哥萨克军辖区和哥萨克军中的苏维埃政权万岁！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M. 加里宁
人民委员会主席	B. 乌里扬诺夫(列宁)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	B. 阿瓦涅索夫
哥萨克事务专员	M. 马卡罗夫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部长	Ф. 斯捷潘诺夫

(《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6卷,1973年莫斯科版,第25—28页。)

188—191

冲突激化

1919年8月14—17日

188

拉林关于反对召开卫戍区会议  
递交米罗诺夫的声明

萨兰斯克市

1919年8月14日

14 时

送卫戍司令米罗诺夫同志

米罗诺夫同志！今天的会议将涉及教育红军的不同方法，这是应当由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解决，而不是由红军战士会议解决的问题，何况这些红军战士尚未受到足够的革命教育，因此我认为会议对事业是多余的。

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拉林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5 卷，第 20 页。核对无误的副本。）

189

## 拉林关于卫戍区会议送交南方面军 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通报

1919 年 8 月 15 日\*

科兹洛夫。送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索柯里尼柯夫。

兹通报，8 月 14 日，未经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意，米罗诺夫同志，作为卫戍司令，召开了政治性的卫戍区会议，虽然最后举行了顿河军部队的示范作战演习。就在这次会议上，根据三名哥萨克的揭发，有两名共产党员被指控私分军辖区运送来的财物，又未经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意加以逮捕。请予指明卫戍司令的职权，以免对卫戍司令的权力作出过于宽泛的解释而发生撇开和绕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情形发生。

\* 日期系根据内容确认。

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拉林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5 卷,第 19 页。核对无误的副本。)

190

## 米罗诺夫给拉林的回信

第 19 号

萨兰斯克市

1919 年 8 月 17 日

我未被理解。教育方法由我负责,都是因人而异,而且是高度主观性的,如果我说了用什么方法,那就只能是指示,因为任何一支军队的强大力量就在于首长与部属在精神上的一致。如果我不能从精神上被士兵理解,我对他就不会有信任,而他也不会信任我。我决没有这样的想法,即闯入非我所长的属于最高当局的范围。我声明,这次“会议”是我的教育方法之一:在会议上一起用言语讨论,在战斗中一起用事实来证明。

顿河军军长 米罗诺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5 卷,第 20 页。核对无误的副本。)

## 191

## “不组建顿河哥萨克特别军”

〔顿河哥萨克第1师政治部关于1919年7月5日至  
8月15日期间的工作送呈俄共(布)中央和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报告〕

第11号

不早于1919年8月15日

## 一、师的人员编成

哥萨克师的组成(全师三千余人)大体如下:70%为动员入伍者,20%为动员起来的顿河难民,10%为志愿人员。

哥萨克是经沙皇制度和顿河统治者(卡列金、博加耶夫斯基、克拉斯诺夫和其他将军)教育出来的,经济上生活条件比中农更加优越,对苏维埃政权极端不信任。因此十分自然的是,动员入伍的哥萨克能够十分轻易地背叛苏维埃政权,而这一点已经有过事实证明。从哈瓦车站有214名哥萨克转入白军方面,而在西方面军有一个骑兵团转到波兰人一方。

## 二、特别的工作条件

1. 哥萨克政治上落后,思想上愚昧无知,甚至还不如中农,加上存在一种特殊的身份等级心理,因而对一切非哥萨克的事物都存有一种怀疑。

2. 与俄国其他劳动者群体相比,哥萨克在战争和革命以前时期具有较好的经济地位,这使他们难以理解和追求更美好的日子——共产主义。

3. 军长米罗诺夫在群众大会上奉行的政策:

(1) 哥萨克应当相信勇敢的英雄和“纯净真理”的捍卫者,很难相信共产党员:他们之中有坏蛋,又很难辨认,因为他们额头上并没有特殊的记号;

(2) 虽然每一名战士(军事专家或红军战士)应当具有明确的政治方向,但却是非党员性质的……;

(3) 应当先巩固社会革命的成果,然后再实行共产主义,因为还不清楚谁会战胜。但是并没有解释,他反对的是共产党员的哪些倡议,——而在群众脑子里

可能出现的是取消粮食垄断制,以及可以使用雇佣劳动和消灭牲畜征用制,等等。

顿河军军长的策略:

(1)把自己对某些问题言而未尽或保持沉默解释为政治考虑,这使跟着他走的人可以每个人自己去想象;

(2)对于某些他简单根据告发,或者按情节不应当立即逮捕的共产党员加以逮捕,以表示他对共产党员的不可容忍的态度。

### 三、工作

考虑到,一方面哥萨克对共产党员存在一定的不信任情绪,另一方面顿河军军长米罗诺夫抱有某种态度,政治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并且现在仍然坚持一项原则:政治工作人员应当位于红军战士之中,并且寸步不离,利用每一次同哥萨克谈话进行宣传鼓动。定期讲课,组织音乐会、群众大会、节目演出和座谈。已经建立了一个红军战士俱乐部。

### 四、效果

工作几近乎零:米罗诺夫亲自在群众大会上或通过自己的追随者所进行的毫无顾忌的宣传鼓动,在哥萨克的头脑中留下了明显的印记。只要米罗诺夫一声呼唤——“打这些共产党员!”“苏维埃政权万岁!”就会有许多人立即执行他的命令,而其他人则消极不动。

### 五、结论

不组建顿河哥萨克特别军。筹建由米罗诺夫指挥的哥萨克军队,不啻树立起一个格里戈里也夫型的新的顿河阿塔曼。应把哥萨克分散到各个师里去。如果米罗诺夫是一个好的军事专家,那就给他一个农民的集团军,并在他身边派上两名卓有见识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还有,托洛茨基同志应当对米罗诺夫大喝一声——不要进行非党的政治活动和不断召开大会,而是作为一个集团军司令进行领导。应把政治工作人员派往南方面军由顿河军辖区的难民组成的作战部队。

主任 Г. 罗加乔夫

副主任 А. 戈林

秘书 卡尔塔舍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5 卷,第 16 页及其背



面。核对无误的副本。)

192

## 米罗诺夫给朋友 Ф. К. 什库林 和 И. Н. 卡尔波夫的信

1919年8月15日

我亲爱的朋友，福马·科济米奇和伊万·尼古拉耶维奇！

谢谢你们记得我，并对我怀有热烈的感情。我现在正非常需要这一切。让我先答复福马·科济米奇的信。他写道：“但是毕竟知道了，而且是明确地知道了，不论怎样，中央已经对您表示关注，有了这一点自然可以对您放心了。”

当我在下面回答福马·科济米奇的这一番乐观情绪时，其他一些个人和群众的猜想也就可以消除了，那就是：“人们说，米罗诺夫在我们波沃里诺……”“他刚刚出发……”“他拟订了一个切断察里津并把立宪民主党人赶到黑海的计划，以便同他们算清账……”“赋予了他清除一切消极怠工者的广泛权利”，在所有这些说法之后，福马·科济米奇又归纳说：“不禁什么都想相信，可又怎样也无法弄清真相。”

好吧，那就让我着手揭露真相。中央确实表示了关注，对此不妨高兴一下，不用说可以对我的命运放心了，而不必如同成语所说：处于“芒刺在背，如坐针毡”的境地。我的处境就是这样。中央倒是关注了，但芒刺还在影响这种关注。

我正式担任了集团军司令一级的顿河军军长，似乎正在组建一个集团军。今天我本应完成这项组建工作，但已有的不是三个师，而是由没有武器，衣衫褴褛又没有鞋穿的人们组成的三个团。有生力量的补充早已停止。可能也就是因为我在6月24日到达顿河地区后看到许多可怕景象和记起在沃罗涅日省所看到的一切，在这种印象促使下向列宁和托洛茨基发了一封电报，其中有一处说：“我过去和现在都不主张采用暗箱操作的方式建设社会生活，不主张按照狭隘党派的纲领进行，而是主张进行公开透明的建设，主张进行人民能生气勃勃地参与其中的建设。我这里指的并不是资产阶级和富农分子。只有这样的建设才

能唤起农民大众……的同情。”接着我又说：“全国的政治状况迫切地要求召开人民代表会议，而不是一党的代表机关……这一步骤可以恢复人民大众的支持，人民大众也会从而乐意拿起武器拯救土地和自由。不要把这样的代表会议称作‘国民代表会议’，也不要称之为‘立宪会议’。请按照你们的想法起个名称，但一定要召开。人民在呻吟。以及……等等。”

请看，我们是相互表示了关注，现在则是相互注视着，当然他们更多地注视着我。但这时芒刺又在发作了；既然是非党员，那就不能信任他，于是我就天天等待着被捕，然后就会知道，将怎样对待像我这样的人。

如果他们现在还没有这样做，那只是因为你们——我的朋友们，还有我忠实的朋友整个第23师，以及还有某个师的一小部分朋友，以及农民群众中的朋友迫使他们不得不有所顾忌。也许，是因为命运给我送来了阿法纳西·伊万诺维奇\*和彼得·伊万诺维奇\*这样的朋友，他们目前正在全力保护我。

不过不管以后怎么样，我暂时还活着，而我需要活着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人民的事业，而是为了拯救革命，为了拯救工人必需的工厂和农民必需的土地。

也许，我承担得太多了，但只是一部分可以这样说。最后，之所以需要活着，是为了制止逐个消灭哥萨克的险恶意图。

你们在笑……你们以为我发疯了……

不，我的朋友们，我没有发疯。请你们也像我痛哭一样地痛哭吧。

在前线那里，你们什么也看不见，而我却在这里观察，而且看到了一切，看到了整个这个可诅咒的凶险的意图。

不过不要再胡思乱想了，该谈正题了。

在1919年8月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76号上，除了其他消息外，我们看到：“除了上面提到的我们在奥伦堡附近受阻的原因以外，还应当指出乌拉尔哥萨克进行的少有的强烈抵抗。撤退时，哥萨克焚烧村镇，放火烧掉草原，破坏饮水，等等。”<sup>187</sup>

你们怎么想呢？我的朋友们，人们撤退时为什么要焚毁自己出生之地的村镇、自己的家园？是为了一种满足。我想，你们会同意我的看法，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完全的绝望。前面没有一点光亮，有的只是凶恶的敌人，被一只可诅咒的手操纵下的盲目而又残忍的敌人。

\* 文件上有批注说明所指两人的姓——[斯雷什金]、卡尔佩耶夫。

猜到这只手是谁,你们便可以被列入智者的行列了。

乌拉尔哥萨克的绝望心态是这样产生的。

由哥萨克工作部从莫斯科派往故乡乌拉尔去建设苏维埃政权的某个鲁热伊尼科夫\*在绝望之中发出这样一封电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再一次向你们通报乌拉尔军辖区革命委员会的行为路线。它的多数人正在把军辖区的苏维埃政权引向最终毁灭。大多数革命委员会委员盲目地贯彻叶尔莫连科同志的政策:‘最残酷无情地消灭哥萨克’。城市和军辖区被抢劫一空,返回家乡的难民找不到自己的财产,还常有人被拒之于自己家门外。邻近各县的农民开始擅自迁入逃亡的哥萨克农民家中,并把牲畜和工具占为己有。在城市和军辖区毫无道理地大肆逮捕,使全部居民极端恐慌。逮捕全部神父的做法又把笃信宗教的地区和城市从苏维埃政权身边推开。(要知道,那里都是旧教派信徒。)为了证实以上所述种种,我下面引用一份发给各级苏维埃的指示:1. 凡在3月1日以后仍然留在哥萨克军队中的人员一律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应予无情消灭;2. 凡在3月1日以后转到红军方面来的人员必须一律逮捕;3. 凡在3月1日以后仍然留在哥萨克军队中的人员的家属一律宣布逮捕,并作为人质扣押……7. 凡宣布为人质的家属中,一旦有一家擅自离去,在本地苏维埃登记在册的所有此类家属一律枪决;8. 凡宣布为人质的家属,一家中有一人擅自离去,这一家所有成员一律枪决……11. 凡在3月1日以后转到我方的曾手执武器同红军作战的投诚者和逮捕后释放的人员,剥夺其言论权,使其处于农村资产阶级的地位。留在乌拉尔军辖区并继续在革命委员会工作,我认为对于我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请你们说,我的朋友,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应予消灭,而且还是应予无情消灭的哥萨克,不是以死相拼,又该怎么办呢?当他得知,他的农舍已经转归别人所有或者即将转归别人,他除了把房子,把村镇焚毁,又能怎么办?

请回忆一下顿河地区所有革命委员会,以及这样一类冒充代表人民的机构和委员们的所作所为,你们就会清楚,在顿河地区也有自己的叶尔莫连科,是他鼓励这种行为,以便挑动哥萨克发起暴动,然后才有理由进行镇压,并在镇压结束之后再发出无情地消灭这样的指示,如果在哥萨克军队中“比如说5月1日以后还有人继续留下,如果可诅咒的凶险计划竟能够得逞”。

鲁热伊尼科夫抱怨说,整个政策正在把乌拉尔的苏维埃政权引向毁灭。但是,难道人们想这样做吗?难道这项政策就是这样贯彻执行的吗?人们并不需

\* 这一封电报米罗诺夫此前曾多次引用。(参见176号文件及其注释)

要这样的政策。请作一番回顾,你们自己就会看到,在顿河地区发生了什么事情。请不要忘记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条基本原理:“没有个性就没有人。有阶级才有人类。”由此可知,现在是未来的手段,因此,“为了对长远的爱心”就要“牺牲眼前的爱心”去建设社会主义的世界……

由于命运的恶意作弄,哥萨克目前被列为这一计划的第一个项目。

对于这个凶险的建设计划,我出于心灵的本性无法予以容忍,并全力加以反对,但我还是为社会革命而进行斗争,为创立真正的工人、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而斗争。这样的苏维埃应当是独一无二的,代表人民并且是在自由的社会主义宣传鼓动的基础上经选举产生,是全权的执政者,而不是那种人为建立和冒牌的大多由具有犯罪本性的人组成的苏维埃。

一位从莫斯科来的人向我叙述了在卡恰林斯卡亚镇发生的事。这是他亲眼所见,并制止了继续拷打。一名从立宪民主党方面投奔过来的22岁的年轻哥萨克在受审讯时被放到了烧得炽热的平底锅上,当然是赤着双脚的,结果被烧得焦臭。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另一个人,等待着他的也是这样的命运,但他连夜逃脱。我的朋友们,你们认为,这名哥萨克将会拼死战斗,还是愿意去亲自尝试一下共产主义建设的美妙滋味呢?于是,这才恍然大悟。我不知道,应当怎么办。但心灵不会容忍这样的思想,即我们现在夺占顿河地区,然后冷眼看着人们着手消灭我们可怜的、无知的哥萨克,而他们在新的汪达尔式野蛮人、新的宠臣们野蛮残酷行为的威胁下不得不焚烧自己的农舍和村镇。难道看到这种可怕的景象心不会颤抖,并听任不幸的人们的诅咒从我们耳旁飘过而不予理睬。

另一方面,是邓尼金和反革命。在那里,劳动人民遭受着奴役,我们为了反对这种奴役已经奋斗了一年,自应奋斗到底。

于是,你就像古代的俄罗斯壮士一样,站在十字路口:向右面去,将被杀死;向左边去,战马必死无疑;照直前进,你自己和战马,都将遭到毁灭……

怎么办,怎么办……自己好好想想吧,和忠实可信的人们一起好好想想吧。而我,看来只能去第23师逃命了。

“对于我提出的关于您的若干问题,他回答说:‘我不了解米罗诺夫,不能对他寄予希望,但我看到过他,我喜欢他……’”不错,他们不了解我。当我说应当先让劳动群众牢固地获得革命的成果,然后再建设共产公社,我讲的已是他们无法理解的语言。而当我说,如果你同时追赶两只兔子,你一只也追不上,那我说的他们就更是完全听不懂了。

如果师里的红军战士左等右等也等不到我把他们带走,那么请告诉他们,只

好让他们来把我带到他们那里去。和他们在一起我会为土地和自由去死,但不是为了让人抢劫。

从以上所说,您可以看出,Ф. К., 不难理解,目前我不能叫你到我这里来,将来只要有可能,这一点不用怀疑。

向你们致以衷心的敬礼,我的朋友们,福马·科济米奇和伊万·尼古拉耶维奇。请在那里把 В. Б. 切尔努什金的遗孀安排到某一个医院,或别的什么地方。为了怀念过去,请做到这一点。她没有钱,还遭到抢劫。这是我向伊丽莎白·斯捷潘诺芙娜建议的。我本应自己做,但这你们知道,超过了我的能力。

И. Н., 列普尼科娃现在何处? 她康复了吗?

好吧,我目前正靠你们的祈祷活着。

你们的 Ф. 米罗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406号全宗,3号目录,1号案卷,第18—19张。打字副本。)

## 193

### “对社会革命最有好处的事, 是让所有政治工作人员离开这个军” (米罗诺夫给哥萨克工作部的信)

第26号

萨兰斯克市

1919年8月16日

向哥萨克工作部致以诚挚的敬礼。我为哥萨克工作部对我的关怀和对我组建一个有战斗力的军的工作的关怀深为感动。不过,可惜,我在这方面的创造性活动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关于这些困难,库久别尔金将作详细的汇报。我是第一次抱怨,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事业,因为这些人并不了解正在做什么。我在这里只讲一点:“亲爱的同志们,我是哥萨克工作部委员,你们应当知

道,米罗诺夫将终生背负起自己的十字架,决不背叛实现一切生产资料社会化的伟大事业,因而由此也不会背叛社会革命。请帮助我扫清黑色的迷雾和笼罩在我头上的乌云。”

这并非是我的需要。前线需要这样做。下面是刚刚收到的一封前方来信的摘录:“但是明确地知道了,不论怎样,中央已经对您表示关注,有了这一点自然可以对您放心了。有一些谣言在流传。一些人说:‘我们的米罗诺夫已经在波沃里诺了’,另一些人说:‘他刚刚出发’,第三批人说:‘他拟定了一个切断察里津并把立宪民主党人赶到黑海的计划,以便和他们算清账。’还有谣言说:‘赋予了他清除一切消极怠工者的广泛权利’等等。红军战士和所有其他的师都迫不及待地等待着您把师调回自己身边,以及您是否很快出发,因为,坦白地说,到处,任何地方,特别是在我们师,所有人无一例外地希望您立即回家,对您抱有希望……”

这里说的都没有夸大。

因此我以为,该是理解并抛弃对我的一切担忧的时候了。我敢保证,群众并不是跟着我个人走,而是追随着劳动农民和哥萨克群众欢迎的某一种主张的代表者。而我,再重复一遍,决不背叛这一主张。

顺便说起。南方面军派到军里来的政治部全都由在霍皮奥尔管区崭露头角的人组成。一开始出任师政委的是前霍皮奥尔革命委员会主席拉林同志。他原先对于管区内发生的横行不法的现象就没有恰当作出反应。动员入伍的哥萨克占到人员的大多数,目前在军里无论对于他还是对于所有政治工作人员都深感憎恶,因为这些人在本村镇的种种劣迹为人们所共知。拉林目前被任命为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政治工作人员把对哥萨克的恼恨转移到我身上,他们以为他们在红军战士中间工作无力是由于我的影响。由于想恢复自己的威信和党的威信,这些人不惜采取任何办法,并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个极端,结果既破坏了自己的威信,也损害了自己所服务的事业的声誉。

对社会革命最有好处的事,是让所有的政治工作人员离开这个军,由政治见解比较成熟的新的人员来取而代之。如果哥萨克工作部同意我的结论,那么连拉林同志也应离开。我以为,最好有一名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由哥萨克工作部派出,因为全军都是哥萨克,或者是顿河地区出生的人。我看到一些西部地区来的哥萨克看到库久别尔金同志后喜形于色的情状。这是我们这个危急时代的典型表征,因此,由于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我敢以他们的名义提出他为候选人。

请求安排特快列车运送服装和鞋靴。不要让人们缺衣少鞋地再多等十天,

冷天就要来临,无法保证人们对此会默默承受,可能有人借此煽风点火,我最怕的是这事,因为材料都是易燃品。

请给我寄哥萨克制服裤来,我还是想穿着这种裤子去死。

“社会革命万岁!”

军长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 工作部委员 公民  
Ф.米罗诺夫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2号目录,15号案卷,第344张及其背面。原件。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4卷,第53页。核对无误的副本。)

## 194

### “我原来是米罗诺夫,今后仍将是米罗诺夫” (米罗诺夫请求协助其组建顿河军而给全俄中央 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的电报)\*

第75号

萨兰斯克市

1919年8月18日

[1]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抄送——科兹

\* 这里刊印了这份电报的两个文本:[1]有米罗诺夫原先签字且作修改,并盖有萨兰斯克邮电用印戳,日期为1919年8月18日(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406号全宗,3号目录,1号案卷,第27张);[2]哥萨克工作部1919年9月3日收到的电报副本(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6号案卷,第43张背面)。同一天,电报[2]编为第1982号,发往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电报还在同一天发往俄共(布)中央、人民委员会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13号案卷,第177张)。两个文本内容相同,但存在某些差异。

洛夫,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在顿河军党的工作人员中,我有自己的人。因此我知道,政治部向中央提出解散尚未组建成功的这个军,或者据说这是\*格里戈里也夫现象。对于这种卑劣行为我无法继续容忍下去。\*\*从6月24日给列宁、托洛茨基和南方面军的电报\*\*\*,可以清楚地看出我的政治观点。我再次重申,邓尼金和资产阶级是我的死敌,但是用野蛮行为和横行暴虐在顿河地区引发普遍暴动的人们不可能成为我的朋友。面对无产阶级和农民劳动群众我声明:我过去曾为生产资料社会化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今后还将为此而斗争。[在人的身上我最尊重的是人格]\*\*\*\*。请求对我奉行公开透明的政策,并尽快完成这个军的组建,这个军正为南方面军的红军战士所翘首以待,并孕育着挽救局势的契机。作为一名诚实的公民和革命者,我向你们报告,随着这个军垮台,南方面军也将不保。

顿河军军长 米罗诺夫

[2]

通过忠诚于我同时又参加政治工作人员组织的人们,我确实知道,政治部向中央提出解散这个尚未组建完成的军,或者据说,这将是一种格里戈里也夫现象。对于这种卑劣行为我不能再继续容忍,而我将永远是米罗诺夫。从6月24日发给列宁公民、托洛茨基和南方面军的电报,可以[看出我的]政治观点。我再次重申,邓尼金和资产阶级是我的死敌,但是近日来\*\*\*\*\*用野蛮行为引发普遍暴动的人们不可能成为我的朋友。面对无产阶级和农民劳动群众我声明,我曾为生产资料社会化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今后仍将为此而斗争。请对我采取公开透明的政策,并尽快结束这个军的组建。有人暗中阻止对这个军进行人员补充,而这个军正是南方面军的红军战士翘首以待的,而且这个军的组建孕育着挽救危机的契机。作为一名诚实的公民和老革命者,我向你们报告,随着这个军的[垮台],南方面军也将不保。

\* “容忍”一词被删去,米罗诺夫亲自补写“这是”字样。

\*\* 米罗诺夫亲自增加“我原来是米罗诺夫,今后仍将是米罗诺夫”字样。

\*\*\* 参见154号文件。

\*\*\*\* 这一句话被删去。

\*\*\*\*\* 原文如此,似应为“在顿河地区”(参见电报的第一个文本)。



对于《消息报》上奥洛姆斯基的谰妄呓语,我一直在关注着。<sup>188</sup>

军长 米罗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406号全宗,3号目录,1号案卷,第27张。有米罗诺夫签字和修改的作者留存副本。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局,1235号全宗,83号目录,13号案卷,第178张。电报纸带;6号案卷,第43张背面。核对无误的副本。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4卷,第36页。核对无误的副本,并盖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的印鉴。)

## 195

### 哥萨克工作部委员库久别尔金 关于米罗诺夫组建中的顿河特别军的 状况送呈哥萨克工作部的报告

1919年8月19日

原定在今年8月15日以前由米罗诺夫组建完成的顿河特别军,至8月19日仍处于初创阶段。按照米罗诺夫的愿望,这个军本应由五个师组成,但事实上只有一个由三个团组成的师:骑兵第1团马匹、枪支齐全;骑兵第2团没有马匹和枪支;骑兵第3团人员、马匹、武器都没有,团长只率领着16名骑兵战士,这就是全部。还有一个由顿河农民组成的营。全军大约有4000人。组建的进度如同乌龟爬行,如果不说是完全停顿的话。从任何地方也得不到人员补充。南方面军没有送来一个投诚者。米罗诺夫同志本想收罗一批逃兵,但也没有人给他。又不准许他动员农民入伍。米罗诺夫同志得不到任何人的任何协助。显然,由于前线局势好转,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对于这个军的组建已是抱听之任之的态度。米罗诺夫说,到处有人对他设置障碍,从大人物到无足轻重的共产党员,而后面一种人尤为放肆。从种种迹象可以看出,米罗诺夫同志不可能把顿河特别军组建成功,因此他已经陷入十分沮丧和相当忧郁的心境。

米罗诺夫个人是造成所有这一切的主要原因。

作为个人,米罗诺夫同志目前在南方面军这一带,无论在红军中还是在白军中,都享有极大的威望。凡是米罗诺夫到过和靠近过的地方,在和平的农民劳动群众中,他的名字也流传甚广,载誉正浓:他的名字罩上了一圈为人诚实正直,对社会革命事业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忠贞不二的光环。米罗诺夫收到的大量信件说明,顿河方面军的红军十分乐意在米罗诺夫同志指挥下打败邓尼金。所有顿河地区革命的哥萨克,我要特别强调,尤其是红色的前线哥萨克,始终神情专注地探听着,米罗诺夫在哪里和正在做什么;每一个细节,不管是有人伤害或是赞誉米罗诺夫的消息,都不会逃过红军战士的注意。劳动人民群众之所以跟着米罗诺夫走,或者可能跟着米罗诺夫走,是因为米罗诺夫吸收了人民群众和农民群众在目前革命时刻的所有思想、情绪和愿望,因此在他的公开发表的要求和愿望中,人们不禁感觉到存在大量中农和中等哥萨克的忐忑不安的慌乱惊恐的心情。同时,作为一个忠于社会革命的人,他又有可能也有能力把所有动摇不定的农民群众和哥萨克在最后一次危险的时刻吸引过来同反革命作无情的斗争。

米罗诺夫是革命的哥萨克予以信任和寄以期望的、能帮助他们摆脱将军地主们压迫的唯一的人。对于米罗诺夫,必须善于使用,使其为革命效力,虽然他会公然无所忌讳地对“共产党员骗子手”发表尖锐的抨击。总之,对米罗诺夫不满的首要原因是他的高度声望,其他一些纯属误解的事情也就随之而来。

该军政治工作人员的活动。

红军战士在这个所谓的军中,不仅仅在政治上受不到教育,而且甚至原先,在来这个军之前,完全真心实意同情俄共的人也会受到腐蚀而蜕化。连一些党员也会产生误解。在这方面,这个军的负责政治工作人员的组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们不是把自己的影响和能力用于吸引群众的关注和同情(这需要随时随地努力加强政治上的启迪和教育),而是把自己的机智和心思用于在红军战士的群众大会上同米罗诺夫同志面对面地交锋,当着群众的面破坏米罗诺夫同志的威望,不仅说他不是一个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的英勇战士,有的人(博尔迪烈夫)甚至对他的军事才能表示怀疑。政治工作人员同志们和米罗诺夫同志的争辩常常以彼此当着群众的面相互挖苦嘲讽和恶毒谩骂而告结束。群众则站在那里惊讶得张口结舌,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争论,为什么要指责米罗诺夫,而米罗诺夫不过只是在这次群众大会上号召大家为社会革命和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反对邓尼金和某些自称为共产党员的无赖和骗子,建议所有人与其同共产党员中的无赖在一起,不如像他米罗诺夫一样做个非党员。结果,所有被动员入伍

的哥萨克群众产生了对本军政治工作人员的不信任和敌意,而特别又由于政治工作人员中有一些人曾在顿河军辖区霍皮奥尔和乌斯季梅德韦季察两个管区工作过,由于自己的行为不检点或从革命的观点看有犯罪现象而受到居民的反对,这样就更加损害了共产主义的信誉,因为这些人本身恰恰又是共产党员。

如果考虑到像罗加乔夫同志(师政治部主任)这样的一些政工人员,他们以前的所作所为早为许多哥萨克所熟知,并在群众中受到蔑视、愤恨和敌意,那么整个景象也就清楚了:如果政治工作人员的组成竟是如此,群众就难怪始终会是反对革命的,而且很容易接受恶意的挑拨,并有可能会在政治工作人员处事不慎的情况下发起武装暴动。

哥萨克红军战士的强烈不满指向罗加乔夫、博尔迪烈夫、帕夫洛夫,以及其他一些因对米罗诺夫直接进行威胁而被他逮捕的同志,这些人曾提出:“打碎那个鸟笼子”——指米罗诺夫、利辛和布卡京住的国际列车车厢。

另一方面,米罗诺夫同志和政工人员之间的关系,由于相互不信任和存在成见,就这个军的组建而继续共同工作已经无法想象。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拉林同志声称,他已无法继续同米罗诺夫同志一起在军内工作,因为相互之间的敌对情绪已经扎下了深深的根。

在今年8月15日师政治部的党员大会上,拉林同志提出了一项决议案经多数票通过(由共产党员记名投票),建议对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加以更新,选任其他能够调整军的指挥人员与政工人员之间关系,并把红军战士的政治教育工作提到一个新高度的人员来接任。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为:斯卡洛夫同志和拉林同志,由米罗诺夫同志担任军长。

结论。

军的组建工作并未完成,而且进展无力。红军战士反对政工人员;政工人员反对米罗诺夫同志。米罗诺夫则认为,他这样一个社会革命的真正斗士,在前线丧失了健康,不仅得不到信任,而且还有人对他打一些毫无根据的小报告,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为此愤愤不平。因此,米罗诺夫的样子像是一个倍受迫害、灰心绝望的人。近日来,米罗诺夫同志怕被逮捕或暗杀,在自己周围布置了严密的警戒。政治工作人员怕米罗诺夫。红军战士情绪激昂,准备随时举行武装发动保卫米罗诺夫免遭政工人员暗算。据我看,米罗诺夫不像是格里戈里也夫,而且远不会有冒险之举,但是格里戈里也夫现象却有被人为制造之嫌,不过也许并非恶意所为。在这方面政工人员起了不小的作用。米罗诺夫有可能受人挑拨而被迫做出铤而走险的行动。我向哥萨克工作部提出报告,是建议立即采取措施。

如果哥萨克工作部仍一如既往认为组建顿河特别军是必要的,那么首先必须撤换政治工作人员,而且为了建立经常的联系和对米罗诺夫进行监督,应派出一名甚或两名哥萨克工作部的委员前去米罗诺夫处担任政委。

###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 库久别尔金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2号目录,15号案卷,第347—350张。原件。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4卷,第48—51页。经作者核对过的副本;第2卷,第163—165页背面。打字件。)

## 196

#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 会议记录第86号

1919年8月19日

参加人员:斯捷潘诺夫、切库诺夫、莫什卡罗夫、库久别尔金、马卡罗夫、科罗博夫和凯戈罗多夫。

听取内容:1. 库久别尔金同志关于米罗诺夫同志的特别军和关于米罗诺夫同志和军政治工作人员之间的摩擦的报告。

决议:1. 考虑到米罗诺夫同志是一位在革命的劳动哥萨克中深孚众望的领袖,真诚而全身心地坚持社会革命,因而也是全力支持苏维埃政权的,为此无论在组建和指挥哥萨克特别军方面还是在他的政治活动中都应予以支持,据此采取紧急而果断的措施撤换上述这个军中的负责政治工作人员,认定他们在革命的劳动哥萨克中没有威信,对待米罗诺夫同志的行动持有错误意见,从而耽误了这个军的正确组建,应任命一名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委员和一名党中央委员为该军政委,并全权责成库久别尔金同志和马卡罗夫同志贯彻执行本决议。

主席	Ф. 斯捷潘诺夫
委员	Л. 科罗博夫 M. 马卡罗夫 M. 莫什卡罗夫
秘书	A. 凯戈罗多夫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4号案卷,第33张及其背面。原件。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4卷,第52页。核对无误的副本,并盖有哥萨克工作部的印鉴。)

197

## “米罗诺夫,您要按照良知所提示而行动” (顿河哥萨克第1师政治委员 扎伊采夫给米罗诺夫的信)

1919年8月20日

日安,米罗诺夫同志!

致以衷心的敬礼,并祝您在组建工作中取得成功。我已经到达\*,今天去过克里姆林宫,正着手组织自己的基地。希望能领到所有东西,明天我想同马卡罗夫同志去找列宁同志。我将叙述我们军组建的情况,说明其组建受阻的全部原因,并力争把您提到的所有这批人排除掉,拉林同志将完全离开我们军,而罗加乔夫可能会被逮捕,因为有材料揭发说他曾从事种种非法的征用和没收。总之,我将会同哥萨克工作部尽一切努力把妨碍我们军组建的所有那些坏蛋统统从我们军赶出去。米罗诺夫同志,您要按照每一个捍卫苏维埃政权的革命者的良知所提示而行动。您应当知道,中央政权机关对您绝对信任,认为您是一名诚实而忠诚的革命战士。所谈的一切以及我和您的意见都将付诸实现。我将向列宁同志和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详细报告我们军的组建,揭露霍皮奥尔共产党员在顿河地区和在我们军里的工作。希望有半数以上的人会被调走。米罗诺夫同

\* 扎伊采夫是1919年8月16日启程去莫斯科的。

志,如果您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请迅即发电报到哥萨克工作部给我,我将尽力办好。还有,这封信请不要向任何人提及,并严密收藏。米罗诺夫同志,看来,军里将来要由我和您两个人一起工作,另外哥萨克工作部还要派一名同志来。米罗诺夫同志,我十分理解您和您的思想信念,我和哥萨克工作部完全赞同,您可以确信,一直存在于我们那里的全部障碍都会被清除。好吧,祝您平安。并祝您在军的组建中一切顺利。有什么需要,请迅即来信,我当立即盯着中央供应局,要它尽快满足您的要求。好,就写到这里,等待愉快的见面。

И. М. 扎伊采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5 卷,第 6 页;第 4 卷,第 39 页。均为核对无误的副本。)

## 198

### 拉林给扎伊采夫的便函

不迟于 1919 年 8 月 20 日

扎伊采夫同志!

请原谅我们没有通过您就把政治部的报告\*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报告\*\*转给了伊里奇。收信后请去人民委员会办公室找秘书 M. 阿维洛娃同志(报告在她那里),并和她一起设法去找伊里奇,但要有哥萨克工作部的人参加。他们盲目地相信米罗诺夫。

斯卡洛夫向您致敬。

B. 拉林

\* 参见 191 号文件。

\*\* 参见 181 号文件。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4 卷,第 38 页。核对无误的副本。)

199

## 顿河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斯卡洛夫给列宁的信

1919 年 8 月 20 日

尊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大约一个半月以前我曾请求您协助米罗诺夫从顿河军辖区的难民和哥萨克中组建一个顿河军。那时我军正从顿河地区撤退,前线局势十分紧急,敌人正畅通无阻地向苏维埃共和国腹地推进而未遭我方的抵抗。笼罩着一片惊慌失措的气氛。必须采取果断而大胆的措施摆脱困境。指挥讨伐军的赫维辛以生病为由被召回,任命米罗诺夫为该军军长。在总的战线形成之后,这个军已丧失了独立的作用,军被解散,所剩的部队转拨给原先抽调兵力组建军的第 8 和第 9 集团军。从顿河逃出来的难民和动员入伍的哥萨克应予很好利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除了米罗诺夫也没有更好的人选,虽然米罗诺夫的声望和非党员的党派观念既有好处,也有危险性。但是,为了胜利,也要敢于冒险。正因为如此,我当时支持组建一个由米罗诺夫指挥的独立的顿河哥萨克军。这在当时是有意义的:米罗诺夫答应在 2—3 周内汇集成一个 3 万—4 万人的军。对于我们当时这具有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意义。当邓尼金匪帮在顿河地区施虐之际(当时数以百计的哥萨克被怀疑支持苏维埃而被枪杀),我们这个军对于由邓尼金刚刚动员起来的哥萨克能起瓦解作用,并能成为吸引投诚者的引力中心。但是,谚言说:“祸福参半”,在这次组建工作中,由于我们决定组建顿河军动作迟缓,出现的就是这种情况。我们开始着手这项工作时太晚。所有有战斗力的苏维埃政权支持者,没有等到米罗诺夫的召唤就已参加了作战军,正同邓尼金作战。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那些人从最初之日起就离开了米罗诺夫——从后方走的共 218 人,在西方面军有一个团投向波兰人。我们,也就是米罗诺夫,用了一个半月时间才收

集到4000人,而这还多亏了顿河地区的党的工作者(正是他如此反对的那些人),还为此花费了大量的钱财和时间。也就是说,他承诺的征集大量兵员的保证并未实现。

第二种情况似乎仍然存在着,即对邓尼金军队中的哥萨克的瓦解作用。不过我害怕这事会花费太大的代价,因为它对我们的哥萨克也起了同样程度的瓦解作用。顺便提到,在米罗诺夫指挥这个军退却期间,他竟没有发布过一条命令和一个指示。部队只好自行其是,没有总的领导。这期间,米罗诺夫一直坐在自己的司令部车厢中,到一个个村庄召开群众大会,号召保卫苏维埃政权,却又吹嘘自己,把自己打扮成真正的劳动人民捍卫者,尖锐地抨击共产党的行动,说他们不合时宜地在农村进行共产主义建设,攻击个别党员的行动,说他们不善于管理、不必要地过于残暴,又有意识地把这一切描绘得过于阴暗。对于政治上未受过教育的群众而言,很难分清党和个别党员的界限在哪里。演讲的总的内容毕竟是必须捍卫苏维埃政权,这具有正确的一面,而群众也同意必须同邓尼金作斗争,但反对党的不愉快的阴影留在群众的头脑之中。必须指出,事情发生在沃罗涅日省,那里共产党的工作在农民中几乎未曾进行,结果发生大量逃亡现象和出现“绿林”战线。

米罗诺夫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恢复战线。他故意到处诉苦,对每一个人说,坏蛋们想搞掉他,把一切都弄糟了,现在让他们自食其果吧,显然他心中对于作战失利十分满意,看来以为,我们的局势越困难,就会感到越需要他,这样反而能巩固他的地位。现在,他成了活的晴雨计:我们前方的局势不好,米罗诺夫就很难接近,他要求严格,整天训人;我们前方不断取胜,米罗诺夫对谁都很好接近,容易谈得拢。必须十分小心地注意他,才能弄清他真实的政治面目。例如,当他什么也没有的时候,即当他请求让他组建这个军时,他说:“我做好自己专职的军事工作,也就是说,打败邓尼金,而建设政治生活是你们的事。”现在,他只不过有了4000人,他讲话的语调就不同了。他说,哥萨克的政治教育他自己抓,“你们的教育哥萨克现在不需要了”。

这一个半月以来,他把自己很好暴露了出来,这确实是一个可疑的人物。政治上—窍不通,骄傲自负,权势欲强,极想当一名国务活动家或政治活动家,自以为是一个大战略家,认为只有他能拯救一切,只有他的军队能够拯救社会革命。否则,如果不让他组建好这个军,一切都要完蛋。目前应当为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而斗争,巩固这个阵地,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只有到遥远的将来才能转入共产主义制度,所以共产党是不需要的。哥萨克同志们,继续做非党员吧,就像我



至今一直是非党员一样,军队中不需要任何基层组织,它们只能是瓦解的原因,造成党员对非党员的优越地位。我就要强迫所有共产党员,所有政治工作人员,在最先头的散兵线中进攻。这就在群众中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所有共产党员都躲在后方,只有他米罗诺夫强迫他们去作战。他一直肆无忌惮地进行这样的宣传鼓动,而哥萨克由于政治上落后和他们特别的经济状况不可能对此进行斗争。通过这类做法为自己将来有一天成为顿河联邦共和国的首脑时同共产主义作斗争准备坚实的基础,这就是他孜孜以求的理想,他也无法加以掩饰。

顿河地区的所有政治工作人员、共产党员,不相信发生第一次战斗后他们还会活下来,不相信自己会不被背信弃义地消灭。我把这一切都已告诉了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我不止一次建议停止组建工作,把哥萨克分散到作战军中去,以免发生令人不快的后果。他们不同意这样做,而是决定不组建军而组建一个师,并在不太危险时派去作战。目前决定把我们留在后方,用作为菜园里的稻草人,在邓尼金那边已有这种议论。但我还是想再一次说出自己的疑虑,即一旦这个稻草人感到自己已经足够强大,它未必不会吓唬那些原本想保护菜园的人们。米罗诺夫感觉到人们是有意地把他滞留在后方,这使他极为激动不安,他怕顿河地区会在没有他参加的情况下得到解放,那他就会丧失他渴求得到的影响和权力。他公开声称,只要他活着,在顿河地区就不会有一个不了解哥萨克生活习俗和生活条件的政治工作人员,他将为此而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对一切都疑虑重重,他在自己周围密布可靠的警卫和密探,在严密警卫下在市里巡视。他似乎同时患有自大狂和迫害狂。他又病态地害怕失去最后的一点依托,即目前正在筹建的师,宣称只有他气绝之后才会放弃这个师。在一次卫戍区的群众大会上(当时我不在)他号召所有哥萨克团结在他的周围,说只有他才是他们唯一的领袖(哥萨克委员会的委员们竟重复他的说法\*)。他说,我们顿河地区需要拥有自己的强大兵力,以便打败邓尼金,而一旦有必要,也可调转枪口反对共产党员的胡作非为。而按照他的理解,整个共产主义建设都是胡作非为。

根据以上所述,我曾建议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趁为时尚未晚立即停止这一场赌博,何况现今并无任何必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曾派去一些工作人员,但这些共产党员很不够格,只会听命于他。因此,我请求您把现在呈送给您的一切涉及支持组建以米罗诺夫为首的顿河军的申请报告,不管

\* 斯卡洛夫指的是195号文件所描述的那一次群众大会。

他们来自何方,都转给了解全部工作情况的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我的唯一请求是,如果您有机会参与决定顿河军的问题时,请通过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促成尽快取消所有这项工作。

随函附上顿河军负责工作人员、顿河地区共产党员的意见。此件我也已转交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致以同志式的敬礼。

顿河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斯卡洛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3 卷,第 218—219 页背面。原件。)

## 200

### 弗伦克尔送呈俄共(布)中央的 书面报告

不迟于 1919 年 8 月 21 日\*

在我们党今后顿河地区的工作中,应当正确汲取过去的经验,以免重犯老的错误。

富农上层的抵抗——对他们也像对待将军们反革命势力的反革命阴谋一样予以无情的镇压。如果说过去我们的军队因许多原因在顿河地区比较薄弱,那么我们这方面的紧迫任务将是组织起比较强大而又团结一致、比较有组织而又有自觉意识的、更加守纪律、更加人数众多的军队,以代替它们。而镇压了哥萨克的富农上层,我们就必须同时还采用其他方法削弱他们,把他们同所有“中间阶层的”(前线的)哥萨克相隔离,以便从另一方面建立革命的基础。这方面

---

\* 这是俄共(布)中央书记处文件登记的日期。上方有弗伦克尔手写的“送斯塔索娃同志”字样。

的工作(使中间阶层的,特别是年轻的哥萨克中立化)以前在顿河地区,完全没有像在苏维埃俄国那样进行,今后必须进行这项工作。而且这方面的工作越困难,越要坚持不懈地、顽强地进行下去。

在这方面,我认为按照这个精神改变俄共中央的顿河政策是正确的。非党的米罗诺夫的试验,当然,不能不使我十分担心,因为他可能做出比格里戈里也夫更加可怕的事。争取他的中立化的工作应当由我们党通过自己经过考验而严守纪律的党员来进行。对于米罗诺夫的使用应当限于一定界限和一定范围之内,以保证不发生任何意外。在强调这一点时,我要特别提请中央注意米罗诺夫对于顿河地区苏维埃政权的危险性(他过去同党、同革命委员会的冲突就说明了这一点),防止对他绝对信任。我认为,中央关于顿河政策的最早一些指示是错误的,给我们纪律尚不够严明的军队以及年轻的、尚十分软弱的顿河地区苏维埃政权加上了一个力所不及的重负,又丝毫不提及要谨慎小心而考虑周密地对待“中间阶层”分子,因此我以为今后极其必要的是开展工作,把“中间阶层”分子分离出来并吸引到我们方面来。顿河地区哥萨克和农民(即外地人)之间的不同身份等级之间的斗争,据我看来,应当限制在阶级斗争的范围之内,而不是把它变成为杂乱无序的兽性的斗争,因为文明的方法更加符合我们的利益。

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俄共顿河局的多数委员(4票)发生了分歧,只占少数(2票),因为顿河局认为最初的一些指示是正确的,并且把这些指示的破产完全怪罪到军队头上,不是寻找原因,而是寻找责任人。关于争取“中间阶层”分子的工作,他们根本不愿意听,认为这是一种招致毁灭的政策。

和顿河局的少数人(2票)一样,我也认为,由于顿河局与我们党中央在顿河的政策存在原则分歧,应当对它的组成人员进行变更。顿河局的多数人否定了这一点。我之所以一再坚持更换顿河局的人员组成,还因为由于一些主观方面的原因(这些原因一开始曾使顿河局坚强有力,可是现在由于脱离了广大的工人群众发展成为不正常的私人间的甚或家庭的关系),顿河局目前的组成整个说来已丧失了自己卓有成效的工作能力,尽管其中每一名委员在其他地方无疑能够作出巨大的贡献。

虽然我具有十分真诚的愿望,但我最近两个月来却无法在顿河局内做好我本能完成的工作。经过我三次断然的要求,顿河局最后一次全体会议认为可以满足我提出的解除我在顿河局组成内工作的要求,而且中央无疑会予以批准。

我认为,在目前南方面军溃退的时刻必须加强工作,我就前去第8集团军政

治部,因为我本来是从第8集团军派到第15师担任政治部主任的。

致以同志式的敬礼。

弗伦克尔

[别洛博罗多夫的反应:]“自动地把‘中农’路线移用于顿河地区可能对苏维埃政权造成比中央‘最初的’指示更加致命的后果。关于米罗诺夫的意见是完全公正的。A. 别洛博罗多夫”。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5号目录,34号案卷,第120张。打字件,并盖有俄共中央书记处文件登记印鉴。)

## 201

### “米罗诺夫……是伟大的预言家” (布拉特金关于米罗诺夫和他那个军的情绪 给布琼尼的信)

萨兰斯克市

1919年8月21日

向你致敬,我亲爱的同志!

给你寄过两封信,不知道你是否收到了。我目前在奔萨省的萨兰斯克市,被任命为正在这里组建的由人所共知的统帅米罗诺夫同志指挥的军的顿河骑兵第1师师长。这次组建工作存在许多怪异之处。倡议本是米罗诺夫提出的,许多人连连赞同。但他后来处事不慎:出于他在顿河地区所见所闻和受到沃罗涅日省农村情绪的影响,他于6月24日向列宁和托洛茨基发了一封电报,其中有一段说,他并不是从狭隘党派的角度,不是从献媚逢迎的角度看待社会建设,<sup>①</sup>而

<sup>①</sup> 原文如此,疑有误。其他地方引用这段话时,都用“不主张采用暗箱操作的方式建设……”。——译者

是认为必须进行公开透明的建设,让群众能够生气勃勃地参与其中。他还在这封电报中劝告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以拯救革命,而不是召开一党的会议,等等。

看来,这封电报破坏了对米罗诺夫同志作为一个非党员的信任。如果回忆一下另一件事实,那就更明显了,那就是他曾被以任命为集团军副司令为由从顿河地区遣送到西方面军,后来为了挽救局势才又把他在六小时的期限内召回顿河地区。如今,这里已经不是一个军,而是一个师,全部由哥萨克和奔萨州的农民组成;师是骑兵师,但只有一个骑兵团。我到萨兰斯克来,是受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的派遣,接受了这个职位。

亲爱的同志!在这段时间内我看到了许多事情,到过许多地方和高级机关,也到过西方面军,想详细地向你陈述我看到的一切,并说出自己对发生的事情的看法。你是军事统帅,没有时间从事政治活动,但是你是为劳动人民,为社会主义制度而战的斗士,你不会不想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事态的发展会使你措手不及,而你总得多少参与其间。

亲爱的同志!到处都是官僚主义,它压制着人们的思想和自由言论,在我们集团军里这方面还是天堂,要是在别的集团军里,例如在西方面军,简直令人害怕:一切都是最官气十足的旧军官。<sup>\*</sup>例如,在西方面军司令部,我遇到格拉别将军——顿河最后一任阿塔曼——的左右手、掌旗官扎采平。这人,当然,确定无疑是个叛徒,但很可能是共产党员,这样一类人那里可不少。因此,那里由于这类小贵族而吃败仗也就不奇怪了。

到处都是拖拉作风,使人感到好像在泥沼中无法自拔。到处都是闻所未闻的投机倒把现象,而共产党员在其中起了不少作用。加官升职和自私自利放在第一位。逃兵和革命娼妓不知有多少。看到所有这一切,人们不禁胆战心惊,不禁为我们的革命,为那些不惜流血牺牲捍卫十月革命成果的英雄战士们而扼腕叹息。这就是我们在各条战线屡遭失败的原因。我接着又去看看农村发生些什么事。农村一片贫穷,而不公平现象又十分明显,因为强制推行“科穆尼亚”,而且是由一双脏手在执行。农村中处处在呻吟,而这样的政策必定只能造成“绿林”行径。从这一点和其他许多情况来看,党难以存在,它必须转入地下,否则它即将造成在顿河已经发生过一次的情况,即引发暴动,邓尼金战线的存在就是证明。这是因为,我们的基督,共产党人,的伟大学说已被这些假共产党员玷污得不成样子,让人看不到真理和光明。这样的农民暴动是绝对不应发生的,因

\* 原文如此。

为紧接而来的是邓尼金的强大,而这又会带来米留可夫。

米罗诺夫同志向你和所有指挥员致敬。这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和统帅,而且是一名伟大的预言家。我坦白告诉你,他受到冷遇,因为热爱真理,愿意挺身而出捍卫真理,不喜欢自私自利的行为,憎恨共产党员,诸如那些用自己的犯罪行为在顿河地区引发暴动的那些人。现在人们怕他,说似乎他可能成为格里戈里也夫,不过,你了解我,我说这是可耻的造谣,米罗诺夫同志不可能成为那样的人。如果他竟然发起暴动,那必定是为了捍卫真理、维护真理,为了劳动人民,为争取意志和土地。要知道,所有这一切正在一天天离我们而去。今天得到消息说,科兹洛夫已经撤退,坦波夫等地已被暴动者占领。所有农民都宁愿投入邓尼金的奴役压迫,也不愿再忍受目前经历的苦难。他们觉得,长时期的,但不那么疼痛难忍的、不那么有切肤之感的苦难,会比显而易见的、天天存在的苦难要好一些。不必讳言,共产党员的政权是靠刺刀在维持,而且到处都是战线,既然战线这么多,事情就玩完了。不过这随它去吧,但是革命是怎样失败的呢?只是由于进行了共产主义建设的试验。不难理解:发起暴动为农民挽救革命成果的人,是正直诚实的人。

他如今仍然光明磊落行事。我抄录他最近发往莫斯科和科兹洛夫的一封电报给你:“在顿河军党的工作人员中,我有自己的人。因此我知道,政治部向中央提出解散尚未组建成功的这个军,或者据说这是格里戈里也夫现象。对于这种卑劣行为我无法继续容忍下去。从6月24日给列宁、托洛茨基和南方面军的电报,可以清楚地看出我的政治观点。我原来是米罗诺夫,今后仍将是米罗诺夫。我再次重申,邓尼金和资产阶级是我的死敌,但是用野蛮行为和横行暴虐在顿河地区引发普遍暴动的人们不可能成为我的朋友。面对无产阶级和农民劳动群众我声明:我过去曾为生产资料社会化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今后还将为此而斗争。请求对我奉行公开透明的政策,并尽快完成这个军的组建,这个军正为南方面军的红军战士所翘首以待,并孕育着挽救局势的契机。作为一名诚实的公民和革命者,我向你们报告,随着这个军垮台,南方面军也将不保”<sup>\*</sup>。

这封电报是米罗诺夫于8月18日发出的。

要知道,如果让他有可能组建好这个军,我敢用头向你担保,人们只要和他一起来到战场,士气会提高两倍,优势就会转到我们方面。敌人会被击溃,何况米罗诺夫同志不仅在我们方面军,而且在其他方面军都拥有巨大威望,但是却有

\* 参见194号文件。

人对米罗诺夫同志从中阻挠,从而巩固了反革命势力。

现在有人想把他搞掉,像搞掉杜缅科、科尔帕科夫一样。也会轮到你,当然不能容许这样做,因为那样一切都将覆灭,而邓尼金将会取胜。

因此,我亲爱的同志,你不仅要完成军事作战任务,而且还要保卫我们革命的利益,因为为这个革命的祭坛已经献上了和正在献上大量的祭品,而我们也准备向这个祭坛献上自己的生命。你要预有防范,而不要打盹,以防农民的敌人从某个方向趁虚而入,也不管他是谁:是保皇派,还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令人可疑的人是农民的敌人,则已为生活所证实。

向尊敬的娜杰日达·伊万诺夫娜\*、亲爱的马斯拉科夫同志、西坚基、列舒诺夫、米罗年科和所有其他人致敬!

紧紧地吻你,也许是最后一次,永远忠诚于你。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8 卷,第 158 页及其背面。打字副本。)

## 202

### “给他一个集团军红军战士比给他 一个师哥萨克更加安全”(拉林送呈南方面军 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书面报告)

不迟于 1919 年 8 月 22 日

送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索柯里尼柯夫同志

麻烦在于,不仅仅要同一名军事专家打交道,而且是要同一名具有自己的政治,并想在顿河地区发挥政治作用的军事专家打交道。而这,如同你从和穆拉维约夫、基克维泽、格里戈里也夫、马赫诺等人接触的经验中所知道的,增加了红军

\* 这是布琼尼的妻子。

建设事业的困难。一方面,非党员的身份和在群众面前恃才傲物,另一方面,又在群众面前公开宣传明确的立场,这使他处于困难的境地。他的立场简单地说就是:我主张巩固社会革命的基础,也就是说,赞成通过同邓尼金等等的国内战争实现生产资料(工厂、土地)的转移,但是,反对在农村进行共产主义建设。胜利以后,我是第一个共产党员。把粮食从农村通过极度困难的过程输送到城市,又通过粮食垄断制(这方面之所以成功有赖于农民的私有主感觉正在缓慢消失)和通过各种旗帜下的共产主义建设,从共同耕作到建立国营农场(建设与重新教育相联系)来调整这个问题,所有这一切是他完全不理解的。对于粮食,他是从抽象的方面来理解的,并不认为是当务之急,是社会革命的迫切任务。在群众大会上,内心的想法不断涌现:社会民主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社会革命党是农民的政党;弦外之意是:这两个政党要联合起来,否则就会灭亡。农民脱离革命走向“绿林”活动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共产党的政策是这一切的原因,因此这种政策是反革命的。除此以外,还有他掌握的顿河地区的大量材料:枪决、某些地方采取没收行动等等,这样您对于我们这位军事专家是什么人物就会有一个相当清楚的印象。一句话,典型的社会革命党的立场。但是,由于我们的军事专家在政治上—窍不通,我们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分歧他无法弄清,但哥萨克的小资产阶级心理正好导向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必须特别留神的原因。

就他本人而言是十分胆小怯懦的,未必敢于公开发动,但是周围的环境可能推动他走上丧失理智的一步。我设想,在他周围很快就会出现反革命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我们所处的条件将会决定他下一步的行动。前线情况恶化,后方瓦解,“绿林”活动增加,会使他精神振奋,他会更加坚持地奉行自己的政策,对于进一步开展组建工作会提出一系列更具有最后通牒性的要求。这类要求包括:取消政委—共产党机构,说它不适合农民哥萨克群众,因此破坏情绪的一致;取消共产党基层组织,以及革命委员会,说它束缚指挥员的主动性和责任心(根据是斯米尔加的小册子)。对我们越不好的事,对他越好。他情绪的变化,一方面取决于我们南方面军的作战胜利,另一方面取决于军的人数的增长。一句话,正在组建中的军和这个军所在的地区,加上这位军事专家的特点、组建的材料,以及膨胀了的小资产阶级私有者的心理,正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开展活动的合适空间。目前,批评正在“清”党的旗帜下进行;“我在这方面比任何人都关心”。但是,批评的范围却极为广阔、极其荒谬,达到天真的地步。只有小孩才会毫无根据地这样做:把兵源不足使这个军组建遇挫说成是因为有拉林、博尔迪烈夫和



帕夫洛夫存在,并在私下谈话时对他们大肆造谣。现在和过去都曾经有过“分解”共产党员的意图,大肆诽谤上述三个人(随便说说,帕夫洛夫被算到我们这一伙人中真是无妄之灾,他只是不久之前才成为同情者的),而当他“单人独处”时,会因“霍皮奥尔人都离开了他”而高兴。也许,上级会派一批容易讲话好相处的共产党员,把权力给他,让他有可能按照自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情绪教育哥萨克,那他会感到共产党员是不可或缺的。

在组建期间的情况就是如此(事情发展到在群众大会上发生冲突的地步,群众已经能清楚地划分共产党员和米罗诺夫)。到作战时,米罗诺夫将会继续按照自己的情绪大肆开会鼓动,但共产党员那时就无法同米罗诺夫争辩,人们将会“有意强调地”以煽动性的情绪要求共产党员率先执行战斗命令,而他们无论是揭露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错误而进行反击,还是正面发动,而在战斗之前破坏士气统一,都要为拒不执行作战命令而承担罪责。他手中掌握的具有特殊性的兵源材料越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情绪就越严重,而在邓尼金匪帮被消灭之后发动小资产阶级叛乱的可能性就越大(更准确点说,是在邓尼金匪帮瓦解之时,当邓尼金匪帮将被彻底击溃时,在前进的道路上只剩下共产党人了)。出路是这样的:他怕上级首长(这是旧的哥萨克军官的特点),上级首长关于军事专家高谈阔论无益的命令能使他稍稍冷静下来。还有,如果在军事方面确实认为他是一名军事专家,那就要加以利用。现在,把哥萨克召集到米罗诺夫旗帜下的理论设想已经明显“破灭”,甚至连组建一个师也成了问题,那么既然他是一个大军事专家,就应尽快在前线加以使用,同时委婉地提醒他高谈阔论无补于事,可以给他更多的红军战士,甚至大大超过他曾经组建或教育过的哥萨克,但对于他即使偶然的高谈阔论也要予以注意。给他一个集团军的红军战士,比给他一个师的哥萨克更加安全。

## B. 拉林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5 卷,第 9 页及其背面。核对无误的副本。)

## 203

关于米罗诺夫在萨兰斯克卫戍区大会上  
讲话的通报材料

不早于1919年8月22日

8月22日,根据米罗诺夫的指示召开了卫戍区的群众大会。会上,我们,与会的政治工作人员,得以亲耳听到他的反革命性质的所有攻击,反对现政权的攻击。米罗诺夫提到日程上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哥萨克工作部对所有哥萨克军辖区发出的呼吁书\*。在开始向萨兰斯克卫戍区全体人员宣读这份呼吁书时,他首先强调说,这份呼吁书是哥萨克工作部专员马卡罗夫根据列宁公民的指示写成的。在读到呼吁书的某几条时,他说:“这就是他们这些现代的汪达尔野蛮人。他们对我们劳动哥萨克说,不要再流血了,该是把资本家和劳动哥萨克压迫者的枷锁扔掉的时候了。可我想问他们这些把人民的鲜血洒遍全国的现代汪达尔人,当他们一度来到我们静静的顿河统治我们哥萨克时,他们对劳动哥萨克做了些什么。在夺占顿河地区以前,他们曾力图轻轻一下就在顿河地区清除哥萨克。如果你们之中还有什么人不知道我们顿河地区曾经发生过的可怕暴行,我告诉你们。在霍皮奥尔管区,被处决的哥萨克达1500人,从居民中非法勒索的赔偿性军税约有3300万,而谁也不知是为了什么和根据什么。在莫罗佐夫管区也有63名哥萨克\*\*被枪决,而在其他地方也同样犯下了最为惨无人道的罪行:在顿河地区某一个村镇,一名从邓尼金那边投到我们方面来的22岁的哥萨克被光着脚放到烧红的铁锅上,让他经受非人的痛苦。下面我还可以再多讲一点:据第9集团军司令克尼亚格尼茨基告诉我,在顿河地区,据有关资料,共计枪决了8000名哥萨克,至于有多少人被关入地下室、地窖和监狱,没有人知道。”

\* 参见187号文件。

\*\* 数字有误。在154号和176号文件中,此数字为67。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8 卷,第 95 页。依据副本的打字副本。)

## 204

“与其在炉炕上发怒,不如在开阔的  
战场上就义……”  
(向顿河军发布的命令一呼吁书)

萨兰斯克市

1919 年 8 月 22 日

俄罗斯共和国诚实的公民们!

南方面军司令部所在的科兹洛夫市正在撤退。

红军在邓尼金匪徒的压迫下,士气低落,正在退却,如同西方面军那里在波兰军团的压迫下正在退却一样。

围困着俄国革命的铁箍,在向革命的祭坛奉献上数量多得可怕的人员牺牲之后,正在日益缩小。土地和自由意志面临致命的威胁,同样,匈牙利革命就未能避免这样的遭遇。

应当看到,覆灭的原因在于执政党即共产党员的党的累累野蛮罪行,这些共产党员促成了劳动群众对他们的一致怨恨和不满。

共产党员先是以自己在顿河地区的残暴行为引发了普遍的暴动,现在为了纠正自己的凶险错误,又驱赶俄国人民前去牺牲。在南方战线现在流洒的鲜血是徒劳无益和完全多余的,而且是在新汪达尔野蛮人魔鬼般的狞笑声中流洒的,而他们则用自己的野蛮行径恢复了中世纪和宗教裁判的景象。

例如,在顿河第二管区卡恰林斯卡亚镇,共产党员在拷问从立宪民主党方面投诚过来的一名 22 岁的哥萨克时,让他光脚站到烧红的平锅上,而且还用棍子抽打他脱光的腿。

在博科夫斯卡亚镇,在 67 名无辜被枪决的哥萨克中,其中有一名是因为没有向委员戈罗霍夫提供火柴而被处死的。

在莫罗佐夫斯卡亚镇,革命委员会杀害了 67 人。这些恶棍把人押到板棚

里,然后乘酒性发作时用人表演马刀和匕首攻击对手的本领。这些被残杀者的尸体全都是在板棚地下发现的。

在切尔内舍夫斯卡亚镇的谢瓦斯季扬诺夫村,村苏维埃主席之所以被枪决是因为他和一名立宪民主党的军官同姓。当愤怒的居民提出质问:“为了什么?”时,刽子手说:“搞错了。”

在米古林斯卡亚镇的谢特拉科夫村,因执行向讨伐军发布的要消灭哥萨克的命令,在一次召开群众大会时,有400个手无寸铁的人被杀害。

为了执行关于红色恐怖的命令,在顿河地区枪决了数以万计的手无寸铁的人。非法的征用和没收,数额达几十万。居民在暴虐和蹂躏之下痛不欲生。没有一个庄寨和村镇,因红色恐怖而遭受死亡的不在几十人或几百人之数。

顿河地区由于恐怖惊吓而噤若寒蝉,寂然无声。

现在查明,哥萨克地区的暴动是人为引发的,其目的在于以镇压暴动为名消灭哥萨克居民。

即使顿河地区不发生暴动,它的命运也会如同乌拉尔一样。

在1919年8月10日的《消息报》第176号上我们看到:“除了上面提到的我们在奥伦堡附近受阻的原因之外,还应当指出乌拉尔哥萨克进行的少有的强烈抵抗。撤退时,哥萨克焚毁村镇,放火烧掉草原,破坏饮水,等等。”<sup>189</sup>

我们要问:是什么迫使乌拉尔的哥萨克如此拼命地殊死作战,不惜在退却时焚毁自己家乡的村镇和庄寨?

对这个问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派往乌拉尔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某一个鲁热伊尼科夫的一封电报作了回答。他曾经报告过一次,竟受到人们的嘲笑。在绝望中他第二次又发出下面这样一封电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人民工农国防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

再一次向你们通报乌拉尔军辖区革命委员会的行为路线。它的多数人正在把军辖区的苏维埃政权引向最终毁灭。大多数革命委员会委员盲目地贯彻叶尔莫连科同志的政策:‘最残酷无情地消灭哥萨克’。城市和军辖区被抢劫一空,返回家乡的难民找不到自己的财产,还常有人被拒之于自己家门外。邻近各县的农民开始擅自迁入难民家中,并把牲畜和工具占为己有……”

为了证实以上所述种种,我下面引用一份发给各级苏维埃的指示:

“1. 凡在3月1日以后仍然留在哥萨克军队中的人员一律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应予无情消灭。

2. 凡在3月1日以后转到红军方面来的人员一律逮捕。

3. 凡在3月1日以后仍然留在哥萨克军队中的人员的家属一律宣布逮捕,并作为人质扣押。

……7. 凡宣布为人质的家属中,一旦有一家擅自离去,在本地苏维埃登记在册的所有此类家属一律枪决,等等……”

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而且还要被无情消灭的哥萨克,又该怎么办呢?

除非拼命而死。

当哥萨克确知,他的房子转归别人所有,他的家产被别人掠去,而他的家人又被赶往大草原,赶往牧场,他又该怎么办呢?

除非烧掉自己的村镇和庄寨。

总之,我们看到,全体哥萨克成了对共产党员们为被他们践踏的真理、正义而进行残酷报复的人们,而这一切再加上仍是这些共产党员所引起的俄罗斯劳动农民的普遍不满,将使革命成果面临最后毁灭,人民面临再次陷于沉重的奴役地位的前景。

为了挽救革命的成果,只剩下了一条道路:推翻共产党员的党。

只要这一消息在南方战线一传到哥萨克耳中,他们当即会停止下来,并且离开那些他们为了真理被践踏才跟随他们走的将军和地主。

我在西方面军刚刚接受了第16集团军的指挥权,可是6月14日把我又从那里在六个小时的期限内召回,以便挽救南方战线的局势。到7月5日\*又责成我组建一个由三个师编成的,主要由顿河逃亡者组成的军。组建工作原定于8月15日结束,但我们到这时只看到三个团,而人们几乎毫无武器,衣衫褴褛,缺袜少鞋。本应供应给这些人的武器装备和被服装具却人为地迟迟无法到达。这最终又将导致人们的不满,可是接下来又是惩戒支队和镇压。

组建工作受阻显然是由于我在6月24日从安娜车站发出的一份电报,我在其中指出了南方战线由于共产党人的野蛮行径而造成的形势,并建议向人民作出让步,召开劳动人民选出的人民代表机构。

无论是在6月24日的电报中,还是现在,我都面对全军和工农劳动群众宣称:“我过去和现在都不主张采用暗箱操作的方式建设社会生活,不赞成按照狭隘党派的纲领进行,而是主张进行公开透明的建设,主张进行人民能生气勃勃地参与其中的建设。”\*\*

\* 参见163号文件。

\*\* 参见154号文件。

在8月18日发给南方面军和在莫斯科的哥萨克工作部的又一份第75号电报中,我再一次申述了我同样的政治立场,我直至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将坚持这一立场始终不渝。

“我再次重申,邓尼金和资产阶级是我的死敌,但是用野蛮行为和横行暴虐在顿河地区引发普遍暴动的人们不可能成为我的朋友。我面对无产阶级和农民劳动群众声明:我过去曾为生产资料社会化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今后还将为此而斗争。”\*

因此,为了拯救革命的成果,我们顿河军的口号应当是:

“一切土地归于农民!”

“一切工厂归于工人!”

“全部政权归于由真正的工人、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体现的劳动人民!”

“打倒政治委员和共产党员的一长专制和官僚主义!”

顿河军辖区的哥萨克和士兵公民们!

让我们把这些神圣的话写到自己的红旗上,然后高高举起,立即毫不迟疑地走向在前线力量悬殊的斗争中流尽鲜血的光荣斗士们,和他们肩并肩地为真正的自由、为土地和人类真正的幸福而就义吧!人类的幸福只有靠人类自己去创造,而不是依靠一小撮不知道生活的人们。

我们军的出现和命名将会使红色斗士意气昂扬。

请记住,你们并非孤军作战。备受苦难的人民的真正的心灵同你们在一起。即使你们在战斗中阵亡,你们也是为真理而牺牲。热爱真理并为捍卫真理而死,正是基督的训诫。

与其看着人民的苦难而在炉炕上发怒,不如在开阔的战场上就义。

顿河军军长 公民 哥萨克 Ф.米罗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406号全宗,3号目录,1号案卷,第16—17张。打字件。)

\* 参见194号文件。

## 205

## “这里形势危急……”

(斯卡洛夫关于米罗诺夫在顿河军召开群众大会  
给斯米尔加的通报)

萨兰斯克市

1919年8月23日

据电报传达,斯米尔加同志必须紧急前来通话,万不得已也要派出可靠人员前来。这是重要函件——8月23日1时15分萨兰斯克发来的电报。奔萨,送斯米尔加同志。

这里形势危急。米罗诺夫在自己周围布置了一大群奸细。我设想他受到社会革命党人的挑动。今天举行了群众大会,他在大会上进行了煽动屠杀的宣传鼓动,说勃朗施坦·纳哈姆克斯应当知道,他是去捍卫社会革命使其免受邓尼金和政委、共产党员专制的祸害。如果您不能通过电报通话说服他,那就请努力强迫他等待您到来后再说。请亲自来。我未必能够说服他。

斯卡洛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6号全宗,6号目录,1号案卷,第8张。经斯米尔加修改的打字件。曾载И. Т. 斯米尔加:《军事随笔》,1923年莫斯科赤道出版社版,第72页。)

206

## 关于顿河军召开群众大会送呈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和 肃反委员会机关的报告

1919年8月23日

3时25分\*

加急 机密

莫斯科。送中央区域运输系统肃反委员会罗曼诺夫和全俄肃反委员会运输部斯柳萨连科

“在萨兰斯克市距鲁扎耶夫卡20俄里处,今天白天(12时)\*\*举行了全市公民和卫戍区哥萨克的群众大会,到会人数约5000人。在会上,著名哥萨克上校、他们的军长米罗诺夫发了言,号召人民起事反对共产党员。大会由哥萨克担任警戒,并当场逮捕了共产党员(约100人),宣布作为人质。形势严重。

预期他随时会在鲁扎耶夫卡车站和红乌泽尔举事。除了铁路警卫队100人外,我们手头没有武装力量。等待您的指示和支援。鲁扎耶夫卡车站铁路段肃反委员会主席奇加列夫。”

如有必要,召唤我直线通话时再补充报告以后情况。

由莫斯科—喀山铁路段肃反委员会副主席库兹莫夫于夜间1时转发。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6号全宗,10号目录,131号案卷,第12张。电报用纸。)

---

\* 这是野战司令部收到报告的时间。

\*\* 在文件中为22时。



## 207

## 斯米尔加和米罗诺夫的直达电报交谈

奔萨—萨兰斯克

1919年8月23日

中午2时

米罗诺夫：我是米罗诺夫。

斯米尔加：讲话的是斯米尔加。我得到消息说，您准备带着队伍开往前线而不通知南方面军。我必须通知您，由于邓尼金突破防线向坦波夫前进，南方面军已经放弃了科兹洛夫。我们今天已经攻占坦波夫。我绝对坚持，您不能以未经协调一致的行动，给我们各集团军的局势增加困难。请把您的意图向我报告。

米罗诺夫：我受命组建一个军，但这个军的组建工作遇到消极怠工的阻挠，同时任何一个小小的共产党员竟会比一个几乎在两年时间内以自己的行动证明对革命忠贞不二的人更加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存在协调一致的行动。

我周围的气氛使我喘不过气来。前线确定无疑地需要我，而这话并非虚构，我不会给前线带去任何麻烦，只会带去精神上的支持和一个师的兵力。我同意率领一连忠诚于我的人编入故乡的一个师，但只要不再经受自7月15日以来一直追踪着我的那种精神上的痛苦。我的立场是清楚的：同邓尼金和资产阶级作战，但根本不能容忍对我和对人们的嘲弄。我在为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而奋斗，巩固了这一点之后，还将继续为社会主义而战。我没有当过革命的叛徒，今后也不会当。[以免让良心上有许多刑事犯罪印记的昨天的利辛们、布卡京们、罗加乔夫们、戈林们找到口实。]\*如果您，斯米尔加同志，具有国家一级人物的敏锐性，那我也绝对地坚持，要您别阻碍我去前线。只有到那里我才会感到心满意足。请您不要制造紧张气氛，[我看到革命面临覆灭已经作出肯定的决定，只有死亡才能让我停

\* 以下文字不清楚。括号内的文字是根据斯米尔加所作并有他的批注的通话记录副本补足的（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6号全宗，6号目录，1号案卷，第9张）。（原文漏标所注解之处，译者试标于此。——译者）

止。我想让人们把我的生命拿去拯救革命，而革命目前正需要我的生命，重复一遍，如果人们将拒绝我这样做的话]\*，我已经丧失了对当权的人的任何信心。

[斯米尔加：米罗诺夫同志，谁也不想剥夺您……(米罗诺夫打断)\*\*]

[米罗诺夫：]我强迫自己不丧失对于人民群众思想的信心。我最不希望看到在我周围形成的气氛，而且此外我还受到共产党员叶尔莫连科对乌拉尔哥萨克所采取的野蛮行动的沉重影响，以及顿河局对顿河哥萨克所作所为的影响，正是他们给革命开辟这样一个可怕的战场。对于我3月16日送呈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书面报告肯定是一笑了之，如果对它加以留心，也许就不会有米罗诺夫同志的局部战场了\*\*\*。

斯米尔加：莫斯科正召唤我就您的出动问题进行通话。我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命令您未经允许不得[向前线]派出一支部队。\*

米罗诺夫：我一个人走，但我不能在这里生活，我在这里一直遭受严重的凌辱。

斯米尔加：您请到奔萨来；现在特别集群司令绍林和特里佛诺夫正好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起决定行动计划。请不要制造混乱。

米罗诺夫：我不能出发去奔萨，因为我不相信安全会有保障。[我可以把师带过来。]

斯米尔加：您的安全不会受到任何威胁。我正式向您声明。

米罗诺夫：请允许我带一支150人的卫队。

斯米尔加：好，带上150人，立即[前]来。\*

米罗诺夫：请通知第23师，说我被召唤去奔萨，以便他们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而且只有您，斯米尔加同志，我充分信任的人，我才会把自己托付给您。

斯米尔加：马上来吧。我完全相信，一切误会都能得到解决。我要去通话，再见。

米罗诺夫同志离去，并请求转告，随着他一死，南方面军也将覆灭。然后，斯卡洛夫同志请求通知，当米罗诺夫不在期间他应当在哪里。

斯米尔加：让斯卡洛夫和米罗诺夫一起来。斯卡洛夫是否了解通话情况？

\* 括号内的文字是根据斯米尔加所作通话记录副本补足的。(出处同上)

\*\* 方括号内的文字是根据斯米尔加所作通话记录的副本补足的。(出处同上页脚注)

\*\*\* 在斯米尔加的文本中作“现在也就不会有南方战线”。

——全部知道。

斯米尔加：好。我们等着。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 秘档第 H-217 号, 第 7 卷, 第 13 页及其背面。打字副本。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 24406 号全宗, 3 号目录, 1 号案卷, 第 22 张。打字副本。曾载 И. Т. 斯米尔加:《军事随笔》一书, 1923 年莫斯科版, 第 72—73 页。)

## 208

### 总司令加米涅夫给 西集团军司令戈尔德贝尔格的指令

第 3950/оп

1919 年 8 月 23 日

17 时 25 分

刻不容缓地将国际主义战士支队移向鲁扎耶夫卡, 以便粉碎当地米罗诺夫哥萨克军的暴动。<sup>190</sup> 同时将以下部队派去: 1. 你们在尼兹和鲁扎耶夫卡收集的各铁路支队; 2. 红色军官训练班学员连队; 3. 由编制和补充总局组成一个支队, 并配备该局机枪学校的机枪。所有这些兵力均由西集团军司令戈尔德贝尔格指挥。铁路部队由波斯特尼科夫同志指挥, 在此次作战期间隶属于戈尔德贝尔格同志。东方面军司令应立即抽调骑兵部队和炮兵, 以便加强戈尔德贝尔格同志。<sup>191</sup> 戈尔德贝尔格同志立即与现在奔萨第 9 集团军政治部的斯米尔加同志建立联系, 并根据他的指示行动。<sup>192</sup>

总司令

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

С. С. 加米涅夫

С. И. 古谢夫

И. И. 列别杰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 6 号全宗, 10 号目录, 131 号案卷, 第 14—15 张。原

件。加米涅夫签名件。曾载 И. Т. 斯米尔加同上书,第 76 页。)

## 209

## “人民的真正备受苦难的心灵同我在一起……” (米罗诺夫给第 9 集团军司令部的电报)

奔萨市

1919 年 8 月 23 日

请转告南方面军,我看到革命面临灭亡,而对我们军的组建又有人公开消极怠工,无法继续无所事事。另外,从前方来信得知,那里正在等待着我。于是,我率领手头现有兵力,出发前去同邓尼金和资产阶级作殊死的斗争。

在顿河革命军的红旗上写着:一切土地归于农民,一切工厂归于工人,全部政权归于劳动者在自由的社会宣传鼓动基础上选出的、由真正的工人、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体现的的劳动人民[全师愿意为此而死]\*。打倒政治委员的专制和[让全国染遍鲜血并]\*\*扼杀了革命的共产党员的官僚主义。\*\*\*

我并非孤身一人。人民的真正备受苦难的心灵同我在一起,而这正是拯救革命的保证。所有所谓的逃兵正在汇集到我这里,并组成一支让邓尼金颤抖,也会使共产党员屈服\*\*\*\*的有威胁性的力量。

[真正的劳动人民的政权、土地和自由意志万岁!共产党人现在将会大叫新的格里戈里也夫叛乱出现了。不要相信他们。他们还需要你们的鲜血!]\*

顿河军军长 米罗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406 号全宗,3 号目录,1 号案卷,第 28 张。原件,草

\* 方括号中的文字是米罗诺夫亲笔加进电报初稿上的,但在副本中没有。

\*\* 方括号中的文字在电报稿中没有,但打字副本中有。

\*\*\* 在打字副本中是:“扼杀了革命事业的”。

\*\*\*\* 在打字副本中是:“崇敬”。

稿。电报用纸上的打字稿,并有米罗诺夫的修改和顿河军的印鉴。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8 卷,第 103 页。打字副本。)

## 210

### 古谢夫和斯米尔加的直达电报交谈

1919 年 8 月 23—24 日\*

古谢夫:这是古谢夫同志讲话。

斯米尔加:这是斯米尔加同志讲话。您好,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很高兴,您恢复了健康。我向您通报米罗诺夫事件的情况。我宣布他是暴乱分子和叛徒,正派出部队加以讨伐。米罗诺夫发表多愁善感的长篇大论。我向他声称,只要他自愿投降,可以保留他的生命和自由。他十分犹豫不决。我命令戈尔德贝尔格同他拖延时间,以便紧紧包围住他。下一步情况明天向您通报。现在我去睡觉,因为一夜未睡。希望没有极端必要不要找我。

第 9 集团军的情况正在好转,已经占领鲍里索格列布斯克。马蒙托夫的部队攻占了博戈亚夫林斯克,正在向里亚日斯克前进。看来,它们有意向图拉方向去。应当从莫斯科方面出击,粉碎它们。关于敌情就知道这些。请告知第 8 和第 13 集团军的情况<sup>193</sup>和莫斯科的消息。

古谢夫:在莫斯科我们共同的对手看来改变了政策,采取保护性的……\*\*

斯米尔加:我睡觉去了。明天再谈吧。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7 号全宗,3 号目录,25 号案卷,第 1—2 张。电报纸带。曾载 И. 斯米尔加同上书,第 78 页。)

\* 谈话于 8 月 24 日 2 时 15 分结束。

\*\* 下面的文字没有了。

211

“我号召所有热爱真理和  
真正自由的人参加到我们军的队伍里来……”  
(米罗诺夫的呼吁书)

1919年8月24日\*

## 呼 吁 书

备受磨难的俄罗斯人民,看到你的痛苦和磨难,看到对你的良知的嘲弄,任何一个热爱真理的正直的公民都不应继续容忍和忍受这种暴虐行径。

把一切政权、一切土地和工厂都夺到自己手中吧。

而我们,你的利益的真正捍卫者,正开赴前线同凶恶的敌人,你的邓尼金将军作战,并且深信,你也不愿意地主和资本家们回来。尽管自己会遭受重大的损失,我们也将竭尽全力挽救革命的战线,挽救革命的成果。

我曾于1919年8月23日发出这样一封电报:

——奔萨。第9集团军司令部。请转告南方面军,我看到革命面临灭亡,而对我们军的组建又有人公开消极怠工,无法继续无所事事。另外,从前方来信得知,那里正在等待着我。于是,我率领手头现有兵力,出发前去同邓尼金和资产阶级作殊死的斗争。

在顿河革命军的红旗上写着:一切土地归于农民,一切工厂归于工人,全部政权归于劳动者在自由的社会宣传鼓动基础上选出的、由真正的工人、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体现的劳动人民。打倒委员的专制和扼杀了革命的共产党员的官僚制度。

我并非孤身一人。人民的真正备受苦难的心灵同我在一起,而这才是拯救革命的保证。

所有所谓的逃兵正在汇集到我这里并组成一支让邓尼金颤抖,也让共产党

\* 这一份呼吁书和米罗诺夫以后一些呼吁书的日期均按其内容和事态进程确认。

米罗诺夫的呼吁书原文：

## Воззвание.

Измуч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народ, при виде твоих страданий и мучений; надругательства над тобою и твоею совестью, — никто из честных граждан, любящих правду, — больше терпеть и выносить этого насилия не должен.

Возьми всю власть, всю землю, фабрики и заводы в свои руки.

А мы, подлинники ваших интересов, идем биться на фронт с злым врагом твоим генералом Деникиным, глубоко веря, что ты не хочешь возврата помещика и капиталиста, как постарелый как это ни тяжело все силы приложить сметы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м фронтом, спасти завоевания революции.

Мною подана 28 августа 1919 г. такая телеграмма.

— Пенза штаб 9-й армии, Прошу передать южному фронту, что я, видя гибель революции и открытый саботаж о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корпуса, не могу находить дольше в бездействии. Знаю из полученных с фронта писем, что он меня ждет, — выстушаю о имеющихся у меня силами на жесткую борьбу с Деникиным и буржуазией.

## НА КРАСНЫХ ЗНАМЕНАХ

Донског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рпуса написано вся земля крестьянам, все фабрики и заводы рабочим, вся власть трудовому народу в лице подлинных Советов рабочих, крестьянских и казачьих депутатов, избранных трудящихся на основе свободн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агитации. Долой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комиссаров и бюрократизм коммунистов, погубивших революцию.

Я не одинок. Подлинная нестрадавшая по правде душа народа со мною я в этом деле спасаю революцию.

## Все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е дезертиры

присоединяются о мне и составят ту грозную силу, пред которой дрогнет Деникин и преклонятся коммунисты.

Командующий Донским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м корпусом  
гражданин **МИРОНОВ.**

Зову всех любящих ПРАВДУ и подлинную  
СВОБОДУ в ряды корпуса.

员们崇敬的一支有威胁性的力量。

顿河革命军军长 公民 米罗诺夫

我号召所有热爱真理和真正自由的人参加我们军的队伍。

萨兰斯克。苏维埃印刷厂印制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406号全宗,3号目录,1号案卷,第20张。铅印件。  
按原件大小复制。)

212

##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 “致顿河军全军各部队书”

奔萨市

1919年8月24日

顿河哥萨克同志们！你们的军长米罗诺夫背叛了革命和苏维埃政权。他领着你们去同马蒙托夫和邓尼金会合。他在口头上是社会革命的捍卫者，实际上却是如同格里戈里也夫和马赫诺一样的叛徒。

曾向他发出命令不得把军队移出萨兰斯克，并警告说：如不服从他将被宣布为叛徒。他不履行军人职责，率领自己的部队反对苏维埃军队。

我向你们宣布：米罗诺夫是叛徒和出卖革命事业的人，已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

我命令你们立即返回萨兰斯克，并着手履行自己的职责。把暴乱分子米罗诺夫无论死活送往苏维埃军队司令部。

任何人，只要跟着叛徒走并从而造成流血的，将无情地予以枪决。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斯米尔加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6号全宗,6号目录,1号案卷,第1张。铅印件。)

213

“第一枪属于您……”  
(米罗诺夫就宣布出征目的给  
斯米尔加的电报)

萨兰斯克市

1919年8月24日

6时 军用\*

奔萨。送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米尔加  
抄送——全体俄国劳动人民

我以真正社会革命的名义宣布：

1. 不要对我和这个军发起武装斗争，因为我们的立场是可以接受的：“一切政权归于人民！”由全体劳动者在自由的社会宣传鼓动基础上选出的真正的农民、工人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予以体现。

2. 第一枪属于您，因此，第一滴血是您杀人而洒下的。

3. 所有当地的共产党员都留在萨兰斯克，这证明我们是不想流血的。

4. 两周以前我逮捕了两名共产党员，因为他们策划暗杀我——这是布卡京和利辛，但是，如果不是我知道这两个前刑事犯罪分子的良心上流淌着米哈伊洛夫卡镇无辜居民的许多鲜血，我本来也会释放他们。随着你们开第一枪，他们作为造成顿河暴动并玷污了共产党人的党的人，将被处决。\*\*

5. 所有共产党员，在去奔萨途中，将被我逮捕，一旦我们无法达成协议，而您，按照你们的学说，想把我和这个军看作用于遥远未来需要的材料时，他们将

---

\* 8月24日下午4时，电报文本由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转送到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处。

\*\* 在电报的签名件中没有这句话。

被消灭。

6. 那时,我将让这个军自由行动,并将把逮捕的人看作为当代、眼前人类的幸福而用于为土壤施肥的材料。

7. 醒悟过来,并回忆一下米哈伊洛夫斯基向马克思主义者讲的话吧,他说:“不要用额头撞击两类不同的人。”

8. 如果按照这些条款能够达成协议,那么,邓尼金将军将被击溃,而社会革命也将获救。如果不,那么社会革命就死定了,同时灭亡的还有为时过早的,畸形的现象——共产公社和他的策划者共产党员。

9. 不要忘记,巴黎公社是农夫扼杀的。

10. 顿河军等待着您做出政治上的和胸怀国家全局的明智决策,以便共同努力击溃邓尼金。不过,这个军如果能够到达前线,它将自己做到这一点。

顿河军军长 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公民 Ф.米罗诺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8 卷,第 99 页及其背面。签名件。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406 号全宗,3 号目录,1 号案卷,第 23 张。打字件。曾载 И. 斯米尔加同上书,第 78 页。)

## 214

**“谈判时间已经结束……”**

**(顿河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宣布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暴乱的  
决定而发表的呼吁书)**

1919 年 8 月[24(25)日]

同志们! 我们曾经采取一切措施,以求和平处理米罗诺夫同苏维埃共和国的冲突。现在谈判时间已经结束,而为了使你们知道你们被带往何处和要去做

什么,我们转发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如下决定\*:

“米罗诺夫被宣布为暴乱分子,一些强大的支队正在调来消灭他。他将作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予以处置。请将此通告全军各部,并警告在先:任何人胆敢举枪反对苏维埃政权,将被彻底消灭。为了避免流血,最后一次建议米罗诺夫回来履行军人职责,否则他将被认定为革命的叛徒。如他自愿服从,我保证他的安全,否则他必死无疑。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斯米尔加”  
顿河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斯卡洛夫 拉林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406号全宗,3号目录,1号案卷,第39张。打字副本。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4卷,第41页。核对无误的副本。)

## 215

### 党的萨兰斯克委员会关于 1919年8月21—24日在萨兰斯克市发生的 米罗诺夫暴乱一事送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 和奔萨省委员会的汇报\*\*

不早于1919年8月24日

今年7月初,哥萨克部队开始先后来到萨兰斯克市,准备由他们组建成一个军。几乎从这些部队开始到达起,就渐次发生某些不正常的现象,致使党委不止一次在例会上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这些误会一开始也并没有什么政治含义,只不过是哥萨克对当地居民作出的某些放肆行为——窃取干草、食物等等。不

\* 在同戈尔德贝尔格谈话时,斯米尔加对他说,这个决定他是8月23日15时打电报通知斯卡洛夫的。(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6号全宗,6号目录,1号案卷,第19张。)

\*\* 标题是文件原有的。

久却流传起一些谣言,说哥萨克很快就要夺取萨兰斯克的全部政权。例如,卡普列夫在一次会议上说,他不在时一名军官准备把军队的参谋人员安置在他的住所,并扬言:“现在我们刚刚来到,等我们稍稍安顿好以后,我们就要夺取全部政权……”

县委曾两次召开军的政治工作人员和县委委员的联席会议,以求在政治工作方面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从会上得知,政治部党的力量要比地方的力量大许多倍,因而不是县委应当在政治工作中帮助他们,而是他们可以在不影响自己事务的条件下帮助县委开展党的工作。于是县委作出决定并通过决议,在两个机关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吸收政治部的两名代表参加县委,并享有县委委员的职权,最初这两名代表是罗加乔夫同志和戈林同志。

关于已发生的不正常现象问题,根据这两位代表的一再坚持(他们说,哥萨克[群众]还不曾受到足够的政治教育,政治部正在采取措施在这方面加强教育),决定移交政治部处理,而政治部将在同顿河军指挥人员商议后酌处。但是,尽管通过了决议和提出了许多申诉,卫戍司令米罗诺夫上校却未作出任何答复,政治部也没有作出答复,因而县委也好,执委会也好,都不知道对送去的申诉作了什么样的处置。最后发展到,旧历8月1日管理处已经禁止举行十字架游行,而米罗诺夫却不顾禁令在先予以批准。\*

所有这一切使地方政权机关十分为难,而米罗诺夫目中无党的态度和我行我素的做法也使县委不安。因此,关于米罗诺夫的问题在县委的每次例会上几乎都不作记录地提出过,但县委因对米罗诺夫的情况一无所知而未能研究。政治部也没有作过任何通报,政治部的两名代表,按最初的印象,不但什么也不说,而且安慰县委说,米罗诺夫无论如何不会反对苏维埃政权(戈林同志的话)。最后,在8月18日的会议上,当卡普列夫同志坚持要求讨论这个问题并要求采取相应措施时(因为他得知米罗诺夫不经任何人同意擅自召开群众大会,并在会上进行反对共产党的宣传鼓动,而且日内就要举事,负责的工作人员将按照米罗诺夫的名单被扣留为人质。这一切卡普列夫同志虽然知道一些,但不能泄露),罗加乔夫同志这才较明确地声称,米罗诺夫就是未来的格里戈里也夫,而他的政策是纯粹的社会革命党的政策,简单地说就是:“苏维埃万岁!打倒共产党员!”这次会议对问题作出的决定是,只需记录下米罗诺夫的言论,由参加会议的省委委员舍列梅季耶夫向省委报告。

\* 参见185号文件。

对米罗诺夫的观望政策又被放弃。肃反委员会受命选派一些优秀的党的工作人员负责对米罗诺夫进行秘密的监视。

在县委8月20日的会议上,又一次提出了关于米罗诺夫的问题。决定不能只满足于知道米罗诺夫说些什么,然后心安理得,而是应当建立起自己的力量,与之抗衡。戈林同志(政治部的代表)在这一次会上通报说,有一些团队不准备跟米罗诺夫走,因此不应设想将发生什么事件,因为不会有什么事件。

第二天,8月21日,罗加乔夫同志(原政治部主任)来到县委说,米罗诺夫明天将召开群众大会,大会之后将可决定他是谁、他想做什么的问题。预计这个星期天(8月24日)他可能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起事(或者是向前线开拔,二者是一回事)。这一天的会议全部用于讨论米罗诺夫问题;县委已经更明确肯定地看清了米罗诺夫这个人,虽然仍不能就认为他是暴乱分子或反革命分子,只是通过决议认为卫戍司令(米罗诺夫)在工作中应当同执委会主席团保持密切的联系。与此同时,考虑到罗加乔夫同志关于米罗诺夫即将有行动的消息,县委也查明了自己的实际兵力,而为了维持市里和县里的革命秩序,因为一旦发生行动必然出现张皇失措的现象,决定在星期六,即8月23日和星期天,即8月24日,把政权交给(非正式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如果需要,还将延长,因为来不及办理正式手续。

选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都是善于机断行事的同志,同时,毫无疑问也是忠于工农事业的人,但是军事委员是刚刚从奔萨来这里的,对于萨兰斯克组织而言还是新人,县委也不知道有关他的情况,所以没有参加革命军事委员会。参加的只有卡普列夫同志(县委会主席和工会常委会主席)、古谢夫同志(执委会主席)和格里宁同志(工厂管理处处长)。这里需要说明,党委全部是由负责的苏维埃工作人员组成,其中11名党委委员是执委会委员,因此执委会的大多数人始终站在县委一边,此外,担任执委会委员的还有其他党员同志,因此在通过关于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时,县委知道这会得到执委会批准,哪怕事后加以追认。但是,为了不造成惊慌失措的情绪,这个决议还是未予宣布,并且在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时指出它只在米罗诺夫有所行动时才发挥权力,因为县委又老是不知道米罗诺夫的真实身份,而且即使有所怀疑,也无法对他进行明确的指责,也不能撤销他的职务,因为他拥有俗话说的一把上方宝剑——委任状。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共和国不得不经历一个又一个考验,工人和农民的敌人使出各种各样

的背叛和出卖的手段,希望借此推翻苏维埃共和国。

正在萨兰斯克组建的哥萨克军的军长、原上校米罗诺夫拒不执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南方面军的命令,夺占了萨兰斯克,逮捕了苏维埃工作人员,并向各地苏维埃散发最后通牒,威胁说要对阻止他率领军队开赴南方战线的人进行残害。他现在已从萨兰斯克开拔前往奔萨,还带走了原来供给红军战士的500万卢布人民的钱款<sup>194</sup>和一批服装,以及奔萨省粮食委员会为我省工人、农民准备的食盐和糖。

米罗诺夫已被宣布为共和国的敌人,并置于不受法律保护的地位。

由于米罗诺夫知道,如果得不到支援,他的冒险行动必然要失败,所以他号召逃兵、富农和一切流氓恶棍前去帮助他。他对农民的态度如同格里戈里也夫和马赫诺等等叛徒一样。他已经哄骗了自己的哥萨克;据现有的消息,受米罗诺夫欺骗的哥萨克已经有所觉醒,他们已不再执行他的命令。在自己的传单中前上校声称:“苏维埃万岁!”但实际上拒不执行上级苏维埃机关的指示:逮捕苏维埃工作人员,出发准备同苏维埃军队作战,抢劫苏维埃供应居民的粮库,向苏维埃发出最后通牒,对苏维埃机关进行瓦解和驱散,也就是说,他在削弱我们共和国的力量,借以支援邓尼金。为了在革命面前和在举行革命的工人和农民面前稍稍掩饰自己行动的本意,他说他是去同邓尼金作战的,但又同所有挑拨中伤分子如出一辙,大喊:“打倒共产党员!”

你们应当知道,如果米罗诺夫的冒险行动不能予以粉碎,其结果必然是邓尼金将再次发动进攻,夺走农民手中的土地,扶植地方警察和行政长官,乌克兰就是例子。

因此,一切力量都要参与组织我们省的防御。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南方战线。所有人都会参加作战的队伍。

共产党省委  
省执行委员会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11号目录,7号案卷,第17—19张背面。打字副本。)

## 216

萨兰斯克县肃反委员会“关于组建中的  
顿河哥萨克军哥萨克举行暴动”的消息

不早于1919年8月25日

8月22日,在萨兰斯克县一带发生了组建中的顿河哥萨克军哥萨克的暴动,暴动由该军军长前上校米罗诺夫指挥,他曾召开群众大会,提出“打倒共产党员!”的口号。

暴动的起因是对政治部的行事不满。当地的富农和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和社会制度的敌人,同样一直存在不满,冒险家米罗诺夫利用的就是这种情绪。暴动的领导人是军长米罗诺夫和这个军的几个团长,他们都一再发表批驳共产党员言论行动的讲话。举行暴动的有利条件是对方手头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原来有的也都撤走了。地方当局已发电报给上级机关,要求采取措施对付暴动。除此以外,未能采取任何措施,因为没有武装力量目前无法行动。

8月24日,暴动者不知何故仓促集中,离城而去,但一部分哥萨克又中途折回,似有悔悟之意,或者如他们自己所说,一直反对暴动,但在压力之下只好屈从于米罗诺夫的意志。

8月25日清晨,从阿拉特里市有一列车步兵(配备有机枪)开来,到达萨兰斯克车站后将其占领,并派出岗哨,封锁了该市的出入通道。

对同情暴动的哥萨克和公民进行了逮捕,还从其他党派扣押了人质。但无人被处死。经过审理,凡不涉嫌暴动的人正在陆续被释放。在米罗诺夫军队行进路过的地方被抢劫一空,公民们对米罗诺夫深表憎恨。

米罗诺夫军队的行进路线是从萨兰斯克直奔东南方向。他们沿路征用各村公民的马车代步,不付钱,但答应支付食盐。他们原准备从当地共产党员手中搞到食盐,但后来未能如愿。结果,某些公民中途返回,连马都丢了,因为有的力尽倒毙,有的在交火时被打死。他们征用马车是靠欺骗和暴力方法。

原件由肃反委员会主席库兹涅佐夫、副主席亚纽科夫和秘书格拉西莫夫签署。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8 卷,第 102 张。核对无误的副本。)

## 217

### 顿河第 1 团机枪队队长关于一批暴动者 中途返回情况的报告

1919 年 8 月 26 日

送镇压米罗诺夫暴动的鲁扎耶夫卡集群司令

顿河哥萨克骑兵第 1 团骑兵机枪队队长带领两挺机枪及 16 名队员向上述集群投诚,并报告如下:

离开萨兰斯克后,我拐到我师政治部,向政治部的成员宣告:“同志,我现在去了,但我很快要到你们这里来。我的目的在于,如果只剩下孤身一人,毫无好处,而我将努力沿途对机枪队进行瓦解工作,然后将其带回。”今年 8 月 23 日早晨 8 时,下达了从萨兰斯克开拔的命令,早晨 9 时出发。25 日早晨 5 时 30 分,我们在辛布霍沃会让站附近越过铁路线,停在别雷克柳奇村,到下午 2 时,我召集排长,问他们:“你们跟我走吗?”他们当然并不知情,问我:“去哪里?”我说:“我想今天夜里将机枪队带往奔萨方向。”他们说:“跟着您,去哪里都行。”“那么,全队会不会去呢?”他们说:“我们努力说服他们。”下午 4 时,收到给我们全团的命令:出发,从别雷克柳奇转往维亚瑟,并对铁路方向进行侦察。我当然不能放过这一机会,提出由我率机枪队去执行侦察任务。我自然得到同意,便带了两挺机枪出发。到达距辛布霍沃会让站半俄里的图尔达科沃村时,我问全队:“谁愿意随我到第 17 片去?”我就命令带上机枪,然后出发去列车——到司令部。这样我就做到了:带走了队里的全部指挥人员、两名排长、一名机枪班长和



两名瞄准手。至于我政治上是否可靠,可以向顿河特别军政治部查询。

顿河哥萨克骑兵第 1 营机枪队队长[签名无法辨认] 1919 年 8 月 26 日

全队随我投诚人员名单:1. 伊万·帕夫连科;2. 阿列克赛·利马列夫;3. 格里戈里·拉基茨基;4. 弗拉基米尔·孔恰洛夫;5. 伊万·热金;6. 彼得·热金;7. 谢尔盖·科尔涅耶夫;8. 瓦西里·马霍宁;9. 彼得·伊格尔金;10. 福马·卡巴诺夫;11. 菲利普·萨维诺夫;12. 伊万·彼得罗夫;13. 季莫费·韦索夫;14. 雅科夫·德罗诺夫,米哈伊尔·德罗诺夫;15. 尼古拉·沙马耶夫。

上述红军战士确实是自愿并携带全副武装(包括马匹和 2 挺机枪)在赫留诺夫率领下于 1919 年 8 月 26 日前来司令部报到。司令部政委雷西克。副本准确无误[签名无法辨认]。东方面军部队编制和补充局政治部。8 月 30 日。第 3326 号。辛比尔斯克。

送西集团军司令

呈上此副本,请您斟酌。我个人以为应把他们作为投诚者,而不是战俘。

A. 卢卡绍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7 卷,第 46 张。核对无误的副本。)

## 218

“米罗诺夫那里开始瓦解了……”

(斯米尔加和戈尔布诺夫直达电报交谈记录摘抄)\*

1919 年 8 月 25 日夜—26 日

\* 通话文字曾送交列宁。(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30 号全宗,3 号目录,576 号案卷,第 20 张。)

[斯米尔加:]……请转告列宁,由于采取了极其果断的措施,米罗诺夫那里开始瓦解了,有希望到明天晚上把冒险行动粉碎。还请转告,从目前情况看,米罗诺夫的冒险行动对于反对邓尼金的作战没有影响。再见,斯米尔加。

[戈尔布诺夫:]再见,戈尔布诺夫。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30号全宗,3号目录,576号案卷,第1张。电报纸带。)

## 219

###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 关于米罗诺夫暴乱的第87号会议记录 摘 抄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919年8月27日

参加人员:斯捷潘诺夫、马卡罗夫、卡罗博夫、切库诺夫、莫什卡罗夫和多尔加切夫。

由斯捷潘诺夫同志主持,多尔加切夫同志担任记录。

听取内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部长斯捷潘诺夫同志关于米罗诺夫同志特别军情况的报告。

决议:一、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得到的消息得知,米罗诺夫同志和特别军政治工作人员之间原先存在的摩擦已演变为流血冲突。为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于今年8月19日通过决议,要求紧急由党中央和哥萨克工作部代表\*组成调解摩擦(误会)的工作委员会,但至今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未予建立。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请求通报有关米罗诺夫同志那个军的情况,并再次坚持立即向发生事变的现场派出工作委

\* 参见196号文件。

员会,以便客观公正地查清所有发生的事件,采取措施制止在革命的哥萨克队伍中敌对关系出现激化。<sup>195</sup>

主席                      Ф. 斯捷潘诺夫  
委员   Ф. 切库诺夫   Л. 科罗博夫、  
         М. 马卡罗夫   库久别尔金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4号案卷,第34张背面。原件。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5号目录,116号案卷,第103张。核对无误的副本。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4卷,第59页。核对无误的副本。)

## 220

### “米罗诺夫的事要拖延下去了……” (古谢夫和斯米尔加的通话记录)

1919年8月27日

斯米尔加:您好!我必须向您通报,米罗诺夫的事要拖延下去了,他不出来接战,而是沿森林谷地一面绕着一面向南方转移;<sup>196</sup>我们的步兵追不上他。我想,明天会是决定性的一天,因为我在所有道路上都布置了堵截部队,米罗诺夫不断散发反对政委专制和共产党员的传单,谁也不支持他。如果明天弄清楚奔萨不会受到攻击,我就去沃利斯克,从那里去莫斯科。刚刚收到一份报告,说又有一个米罗诺夫的支队遭击溃后被俘。他只剩下了意志沮丧的骑兵。

明天将向萨兰斯克派出一个由加拉宁、波卢扬、佩热夫组成的工作委员会,调查整个事件。请就如何处理顿河军人员和物质作出决定。今天第10集团军在非洛诺沃方向从后方实施强悍的突袭,击溃了哥萨克,在非洛诺夫斯卡亚的第7师司令部已全部被歼灭,炸毁了几列车炮弹。

古谢夫:已从绍林那里得到关于菲洛诺夫斯卡亚的消息,我刚刚和他通了

话。请注意,第23师师长戈利科夫是米罗诺夫的女婿。截获了米罗诺夫的一封信,从中得知,米罗诺夫同邓尼金有联系,并寄希望于自己的女婿予以支援和第23师同他的军能会合到一处。必须采取措施对付第23师师长。也许,为了尽快收场,应当悬重赏买米罗诺夫的人头。总的说,希望在米罗诺夫的事情结束之前您能留在奔萨。至于这个军的哥萨克和物资处理问题,最好在您指定的工作委员会调查结束以后再作决定,让它就这个问题提出结论。

斯米尔加:好。关于第23师我已经作了一点安排,还要看一段时间事情的发展。我先去一趟沃利斯克。

古谢夫:了解了顿河军辖区第一次进攻的情况以后,我想提请您注意以下一些必须立即实行的措施:(1)关心一下电报通信状况,在顿河军辖区这方面发展较差;(2)关心一下伤病后送的正确安排;(3)现在就要准备好大批的先头列车,并配有强大的千斤顶;以及(4)不要再重复原先对待被俘哥萨克的那种错误。<sup>197</sup>完了。

斯米尔加:所有这一切以及别的许多事我已作了详细考虑,将竭尽全力保证作战,以后的情况会向您通报。再见。

古谢夫:一切顺利。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6号全宗,10号目录,131号案卷,第91—92张。电报纸带。)

## 221

### 因米罗诺夫的叛乱而向南方面军 第9集团军军队下达的命令

奔萨市

1919年8月28日

红军士兵们!原步兵第23师师长,后任顿河军军长的米罗诺夫原来是叛徒和奸细。他和邓尼金勾结在一起,发起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利用我军后部队调出追赶突入的马蒙托夫军之机,米罗诺夫夺占了萨兰斯克,并向奔萨方向

开进。他欺骗自己的军队说率领他们去前线,事实上他抢劫了萨兰斯克的金库和一些粮食仓库,开始进攻苏维埃军队。当他叛变的事实暴露后,大部分哥萨克抛弃了这个叛徒,返回萨兰斯克。米罗诺夫率领约1500名哥萨克袭击了阻断其前进道路上的军队。叛徒遭到迎头痛击,已溃不成军。他们已经开始抢劫和对和平居民横肆暴虐。已经采取了彻底消灭匪徒的措施。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叛徒不受法律保护,已下令将其送交革命军事法庭,他必将受到罪有应得的惩处。

从截获的米罗诺夫的信件得知,他有意逃到军队中去发起暴动,为邓尼金打开我方战线。

第9集团军的红色雄鹰们!革命军事委员会深信,没有一个红色士兵,没有一个红色哥萨克,会支持杀死亲人的叛徒。在第9集团军的英勇战士中是没有叛徒的。

哥萨克同志们!米罗诺夫这个无赖寄希望于你们,邓尼金的这个走狗想欺骗你们。请证明给他看,是他打错了算盘。哥萨克的马刀一把也不应为了保护叛徒而举起。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申请为英雄的哥萨克部队颁发红旗勋章。它深信,所有哥萨克都会异口同声地指着叛徒说:“要你死。”

兄弟的鲜血正在后方流淌。这次闻所未闻的罪行的祸首们将被消灭干净。

杀死叛徒米罗诺夫!革命万岁!苏维埃政权万岁!

此命令应在所有各团、营、连中宣读,并在军队和居民中广为发布。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И. 斯米尔加

第9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A. 斯捷平 佩尔奇欣 阿尼西莫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92号全宗,6号目录,5号案卷,第130—131张。打字副本。)

222

## 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塞兹兰分部 关于出现米罗诺夫分子的通报

1919年8月29日

送东方面军特别处处长

塞兹兰分部报告以下情况：

晚间10时，有电报告知，突入本地区的米罗诺夫匪徒占领了一系列村寨，现位于距库兹涅茨克15俄里处。在塞兹兰，已建立的革命委员会和我已采取相应的措施，在塞兹兰县目前尚未发现暴动迹象。革命委员会和我都已向县里派出侦察人员。请将以上所述进行通报，等候您的指示。我，特别处处长，已进入革命委员会担任委员。

塞兹兰分部部长 [签名无法辨认]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2卷，第42张。签名件。)

223—226

“阻止米罗诺夫向南方和西南方向扩展……”  
(关于同米罗诺夫作斗争的作战文书材料)

223

## 南方画军特别军队集群司令关于同米罗诺夫 暴乱作斗争的命令

第 2627 号  
沃利斯克市

1919 年 8 月 30 日  
2 时 10 分

暴乱分子米罗诺夫率数百名哥萨克突入休久姆车站一带。为了拦截其向南方行进,从萨拉托夫派出带有机枪和骑兵的一个营的兵力前去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为了加强这个支队,已命令彼得罗夫斯克军事委员会抽调一部分兵力。从沃利斯克正有 50 名骑兵驰往卡扎布拉克车站,准备在那里下马,向萨多夫卡、萨多姆、利波夫卡方向实施侦察。现命令您从东面保障奔萨地区,阻止米罗诺夫向南方和西南方向扩展。为此:(1)驻防库兹涅茨克的支队应占领休久姆车站,阻止米罗诺夫向库兹涅茨克突破,而当其向南前进时,威胁其后方;(2)毫不迟缓地把开到卢尼诺地区的彼得罗姆巴尔同志支队中最精锐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装上列车,一部分在谢尔多布斯克下车,另一部分在阿特卡尔斯克下车,向他们下达阻止敌人扩展的任务,而在阿特卡尔斯克和谢尔多布斯克之间的地区沿大路由巡逻队负责监视。执行情况报告。

特别集群司令            绍林  
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诺费姆  
集群代理参谋长        普加乔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6号全宗,10号目录,131号案卷,第128张及其背面。  
电报纸带。)

## 224

## 总司令加米涅夫和斯米尔加交谈记录

1919年8月30日

斯米尔加：斯米尔加接话。您好！我们30日去莫斯科商议有关作战保证事宜和其他有关顿河的事。请指示发一个机车通过奔萨。

加米涅夫：您好，伊瓦尔·捷尼索维奇！我们会安排一切。米罗诺夫是怎样突破的，有多少兵力？

斯米尔加：米罗诺夫之所以能突破，是因为戈尔德贝尔格不从铁路调运军队去包围他，而是毫无目的地用步兵去捕捉骑兵，而我不能不以自己不大的兵力掩护奔萨，因为对于我们而言，奔萨如同图拉一样重要。米罗诺夫的兵力约为500名骑兵，他千方百计回避作战，现在我们将要搜捕他。请给戈尔德贝尔格发出一些指导性的指示到这里来。我怕和他纠缠不清……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6号全宗，10号目录，131号案卷，第169—170张。电报纸带。）

## 225

## 列宁给斯克良斯基的便函

1919年8月30日

斯克良斯基同志：马尔柯夫今天对我说，现在起每天将有7列军车运送第21师，全师四天左右到齐（关于该师的消息之所以来迟，是因为暴风雨使电报中



断两天),以后每运一个师都需一周时间。马尔柯夫正全力以赴加快运输。

是否需要使用第21师整师或其一部(大部)坚决彻底全部消灭“拉舍维奇的教子们”\*?请仔细考虑。捉住“索柯里尼柯夫的教子”\*\*和彻底消灭“拉舍维奇的教子们”有很大的、极大的意义。

您的 列宁

(《列宁全集》第51卷,第40页。[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9卷,第73—74页。])

## 226

### 奔萨旅司令部的作战汇报

第47号

1919年8月30日

21时\*\*\*

8月30日5时43分,在叶柳扎尼会让站以西发现了米罗诺夫支队正在渡河的部队,在罗日杰斯特文斯柯耶村有约50人的一支哥萨克骑兵侦察队。我军装甲列车对上述地点之敌进行轰击,同时我军部队袭击了敌人的一个辎重车队,俘虏427人,军马7匹。部分哥萨克四散窜入森林,我方已派出部队前往搜捕。

司令部政委 琴兹纳

参谋长 A. 努德勒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6号全宗,10号目录,131号案卷,第241张。电报

\* “拉舍维奇的教子们”指马蒙托夫的那个军。

\*\* “索柯里尼柯夫的教子”指米罗诺夫。

\*\*\* 作战汇报莫斯科于8月31日12时14分收到。

纸带。)

## 227

## 奔萨旅司令部的报告

第13号

格拉博沃

[1919年8月31日]\*

兹报告捷普洛夫卡村战斗的结果。米罗诺夫支队的部队被我军部队包围后,遭到迎头痛击。其间我军的损失为死5人、伤10人。敌方伤亡尚未查明,有消息说,敌死伤10人,缴获机枪2挺,俘获骑兵80人(连带马匹),火炮1门,另俘虏700多人。已采取措施准备包围米罗诺夫的另一个纵队。

旅长 戈尔德贝尔格

参谋长 努德勒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6号全宗,10号目录,131号案卷,第136张。电报纸带。)

## 228

南方面军特别军队集群革命军事委员会  
关于同米罗诺夫暴乱作斗争的指令

1919年8月31日

\* 报告无日期,但注明系戈尔德贝尔格的第2份报告,用以补充昨天的报告。

发到各师  
通令

原顿河军军长米罗诺夫发起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他抢劫了萨兰斯克的国库和一些粮食仓库。这个军的大部分军队仍然忠诚于苏维埃政权。米罗诺夫率领数百名哥萨克骑兵正企图突向前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立即采取一切措施,不让米罗诺夫的任何追随者潜入我军部队,并设法抓住暴乱分子将其送交革命法庭。此项命令的执行,由各师师长和政委负全责。

南方面军特别集群革命军事委员会 绍林 斯米尔加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07号全宗,1号目录,20号案卷,第55—56张。原件。斯米尔加签名件。)

229

## “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米罗诺夫的告红军战士书)

[1919年8月末]

红军战士同志们!

在顿河革命军的红旗上写着:

1. 废除死刑!
2. 打倒强制性的共产公社和假共产党员!
3. 打倒给人民造成比沙皇制度时更大痛苦的政委专制制度!
4. 打倒将军、地主和资本家!
5. 由在自由的社会宣传鼓动基础上选举的农民、工人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加以体现的真正的人民政权万岁!

当政治委员和共产党员们告诉你们说,米罗诺夫发起了反对苏维埃的叛乱

时,那他们是在卑鄙无耻地撒谎,是为了想保住自己的性命。我发起暴乱反对的是你们和你们的父辈都不愿意接受的苏维埃,也是全俄国不愿接受的苏维埃。

一切政权归于劳动人民,而不是归于政治委员和共产党员们!

不许继续横肆暴虐,任意抢劫和由共产党员自行处决!他们甚至暴虐到这种地步,竟因儿子是逃兵要枪杀父亲。

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顿河军军长 米罗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406号全宗,3号目录,1号案卷,第26张及其背面。原件,并盖有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印鉴。)

## 230

### 共和国内卫部队 1919 年 8 月 1 日至 9 月 1 日期间汇报摘抄

不早于 1919 年 9 月 1 日

在萨兰斯克,在当地卫戍区聚集了约 5000 人的哥萨克在早晨召开群众大会后通过决议不再服从苏维埃政权。随后,就在大会上,哥萨克们拘押了共产党员,约 100 人,并宣布他们为人质。为首发起暴动的是原上校米罗诺夫,他曾多次发言反对苏维埃政权,并比任何别人都更加激烈地在哥萨克中进行鼓动。占领萨兰斯克市以后,哥萨克出发前去马卡里耶夫斯科耶村和沃耶沃德斯卡亚镇。在发出的电报中,米罗诺夫声称,一旦对他采取镇压措施,被他扣为人质的所有共产党员将被处决。他还说,战胜邓尼金的力量和整个革命的命运都掌握在他的手中。

为了粉碎哥萨克的暴动,从莫斯科、喀山、辛比尔斯克、奔萨都有支队调往萨兰斯克。经过短暂交火后,我方从红乌泽尔调来的军队又夺回了萨兰斯克市。经过第一次武装冲突,哥萨克发生分化,有的开始投奔我们方面。米罗诺夫最为

倚重的是一个哥萨克骑兵团,其中有约200人是他的私人卫队。此后,镇压暴动由第9集团军承担。举行暴动的哥萨克分为两股,试图突向辛布霍沃会让站,然后看样子似乎想前往奔萨。根据拟定的计划,第一股敌人被包围在捷普洛夫卡村。接战后第一股敌人有700名步兵和80名骑兵(连带马匹)投降。缴获两门火炮,两辆摩托车,一批炮弹、子弹、电话器材、粮食,差不多是敌人的全部辎重。根据重新拟订的计划,由米罗诺夫本人率领的第二股敌人也遭合围,并被逼到舒拉河岸。战斗结束后,第二股敌军中的步兵大部分被俘。骑兵在我军追赶下投入舒拉河企图涉渡过河,但在舒拉河右岸为我军机枪火力消灭。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6号目录,84号案卷,第48—49张。打字副本。)

## 231

### 斯卡洛夫的辩护信

1919年8月末—9月初

米罗诺夫的暴乱本不应期待它在这里,在后方发生,而应是在前线,在顿河发生。从这个军组建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有所准备,而且不止一次告诫过南方面军,可它安慰我们说,不会让我们组建起一个师以上的兵力,而且只有到不致发生危险的时候才会放我们去前线。我们的人数共约4000人,装备较差,只有14挺机枪、约2000支步枪、2门不能使用的火炮,以及大约1000名骑兵,这就是米罗诺夫举事前所拥有的全部兵力。仅带着这一点点兵力竟在距前线300俄里的后方举行暴乱,只有精神错乱的人或公开的反革命分子、邓尼金的忠实走狗才会这样做。在米罗诺夫身上这两种症状都存在:他最近期间的行动就带有某种丧失理智的谵妄性质。他在自己周围布置了整整一个连的秘密特工,没有武装警卫他不敢骑马在市内行走,他觉得有人要暗杀他,有人在监视他,这种念头无论白天黑夜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的特工们无时无刻不想方设法在这方面做文章,争相提出各种各样的举报。这就加速了灾祸的来临。

于是,8月22日斯米尔加建议他去奔萨交谈时,他开始表示拒绝,怕被逮捕,在斯米尔加同志保证他绝对自由之后,他同意前去,但条件是要求带上150名武装警卫,但到第二天早晨他又坚决表示不去,借口说他的一名特工告诫说他在奔萨必将被捕。当时我向他解释说,这是谣言,是可疑分子、邓尼金特务分子做的手脚,因为他们需要破坏我们军的组建工作,并想促成我们提前开始出发,不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而是在对他们有利的时候,但对于这一切他都不肯相信。我曾不止一次试图让他动摇对自己特工的信任,但都没有效果。8月22日23时他宣布出发后,我和师长布拉特金在他的车厢里,后者是我请来帮助我一起说服米罗诺夫,让他取消出发命令的。这时我应允同南方面军作一次交谈,让他们发出命令要我们尽快去前线。我当时设想,让哥萨克登上列车更便于解除他们的武装。23日,因电报局被哥萨克占领,我同斯米尔加同志通过直达电报交谈时,我通报说,只要放我们去前线,事变可以消除。(我不记得,列车是否产生影响,但我以为斯米尔加同志能够听懂我的意思;就在那时,8月22日,布拉特金参加了电报交谈后建议米罗诺夫消除顾虑,不要占领电报局和逮捕所有共产党员。)这时,全城已被封锁起来。对于占领电报局,为了不引起怀疑和稍稍松懈他的警惕性,我不得不表示同意。逮捕共产党员的做法倒是取消了,我们的借口是在奔萨人们会把这理解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乱,会使谈判增加困难。他同意了,于是共产党员得以获得自由。

现在说到米罗诺夫是邓尼金的奸细的问题。这样说是因为他仓促起事正值马蒙托夫在向坦波夫突进,而两人又都指向奔萨。23日我通过电报收到斯米尔加同志关于宣布米罗诺夫不受法律保护的命令。尽管电报局由哥萨克守卫,而且他们按照米罗诺夫的命令拿走了所有的电报纸带,我还是拿到了纸带,并在电报局外面复制了几份副本,准备向部队宣布。8月24日早晨7时,政治工作人员向各部队宣布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我还亲自向米罗诺夫宣布了此事。更加详尽的报告将由政治部呈上。其中我还将附去一封我于8月22日写成的给列宁同志的因事态发展而无法寄出的信\*。8月11和12日,我曾专门为顿河军组建的事亲自去过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同索柯里尼柯夫同志、谢烈布里亚科夫同志和索洛维约夫同志,以及南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克雷扎诺夫斯基同志,都谈过。我请他们中止组建工作,把现有的哥萨克分派到各部队中去,还警告说这是一场十分危险的赌博,并无必要,说不定将造成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 参见199号文件。

结果,不想果然发生了。而且甚至比我们所能想到的还早些。对我的看法并未足够认真地予以考虑。

顿河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斯卡洛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3 卷,第 221 页及其背面。核对无误的副本\*。)

232—234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和政治局  
关于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人员组成的  
会议记录摘抄

1919 年 9 月 1—3 日

232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记录摘抄

1919 年 9 月 1 日

参加人员: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别洛博罗多夫、马克西莫夫斯基、捷尔任斯基、赖因霍尔德、扎戈尔斯基、诺夫哥罗德采娃。

听取内容:1. 关于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的人员组成。

决议:1. 听取了谢烈布里亚科夫同志和他组织的顿河地区临时执行委员会关于在顿河已解放地区组织村镇和庄寨苏维埃时实行选举制的建议。

---

\* 副本经顿河骑兵第 1 师政治部秘书核对,并盖有该政治部印鉴。

批准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主席别洛博罗多夫同志，副主席兹纳缅斯基同志，委员：科皮亚特克维奇同志、赖因霍尔德同志、司尔佐夫同志，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B. П. 索洛维约夫。

批准顿河局委员为：司尔佐夫、皮克尔和列舍特科夫。

关于组织政权问题，认为在一开始应采用任命临时执行委员会的办法组建政权。可由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决定转而采用选举制管理方式的期限。

听取内容：……31. 关于派工作委员会调查米罗诺夫发动的事。

决议：……31. 听取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关于派出工作委员会调查米罗诺夫的举事和消除哥萨克队伍中的敌对关系的申请。派出工作委员会的事推迟到米罗诺夫的发动粉碎后再进行。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 17 号全宗, 112 号目录, 8 号案卷, 第 2、4 张。俄共(布)中央秘密档案馆于 1926 年 2 月制作的打字副本。)

## 233

###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摘抄

1919 年 9 月 3 日

听取内容：……四、组织局关于在顿河地区组建政权和关于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人员组成的决议\*。

决议：……四、批准由梅德韦杰夫\*\*、司尔佐夫和科皮亚特克维奇组成顿河地区临时执行委员会。在我方占领的地区组建任命的临时执行委员会，并迅速采用局部选举，以求最后转为完全的选举制。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 17 号全宗, 3 号目录, 24 号案卷, 第 1 张。)

\* 参见 232 号文件。

\*\* 参见 232 号文件。



打字副本。)

234

## 顿河师政治部代理主任关于本军事态送呈 党中央的书面报告

萨兰斯克市

[1919年8月末]\*

送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抄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抄送——南方面军政治部

在科兹洛夫市第一次同米罗诺夫谈话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神经紧张到病态的程度,妄自尊大,盛气凌人,爱慕虚荣,喜欢记仇,浅薄,并没有坚定的信念,存在社会革命党的倾向,幻想在顿河地区的建设中起主导作用,向往得到统领权标\*\*;一个红色的阿塔曼——这就是我观察的结果。好像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认真考虑过顿河军的组建问题。曾指示政治工作人员不要激化同米罗诺夫的关系:“他将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做你们自己的事,但分寸在于不要让他失去平衡。”一句话,既要把狼喂饱,又要不让羊受到损伤。很快米罗诺夫发现,他被送进了体面优裕的流放地,——于是他干脆亮出了底牌。他决定把对群众的政治教育从政治部手中夺过来。人们向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报告了这一切。回答是:“好好坐着,不要惹事。”我们无法以自己的威信同他的威信相抗衡。工作毫无成效。在送呈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南方面军的报告中,人们指出米罗诺夫同格里戈里也夫和其他坏蛋相似。请求给予指示:如何行动,怎么办?对第一点的回答是:“缓和局势”,对第二点则说:“已采取了措施”。我们同萨兰斯克县委一直保持着联系,县委则一再催促派出部队镇压可能发生的暴动。这就是暴动准备和暴动本身的大致情况。

\* 文件上有以下批注:“第701号,1919年8月30日,萨兰斯克市。”

\*\* 原文如此。

自从去了一趟下诺夫哥罗德\*以后,米罗诺夫就走上了与共产党员直接斗争的道路。最初几次群众大会是由政治部倡议召开的,米罗诺夫也去了。在红军战士俱乐部开幕时,他发言批评混进来的共产党员时,不指名道姓,但是也不明确加以区分,使人们无法知道,并非所有共产党员都如他所说的那样是“无赖”。说是在指责诟骂一部分共产党员,结果是人人有罪,全党除了列宁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没有一个是正正派派的人,因此哥萨克不必听这类“小人物”的话和入党。8月12日的群众大会给人留下的便是这样的印象。米罗诺夫不在期间,共产党员们进行了紧张的工作,在群众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必须消除我们工作的影响。于是,在8月14日的卫戍区群众大会上,米罗诺夫作报告时讲得更加露骨,完全暴露出自己的政治面目。这次大会是根据米罗诺夫的命令,不顾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拉林同志一再反对而召开的。在问到召开这次群众大会的目的时,米罗诺夫回答说,他决定把军队的政治教育工作承担起来,并逮捕那些破坏了指挥人员威信共产党员。拉林同志反对在群众大会上进行逮捕,建议在小范围内把事情查清楚。尽管受到抵制,米罗诺夫还是召开了大会,并根据三个颇为可疑的人的告发而逮捕了利辛和布卡京。如果米罗诺夫出自良好的意愿,他本可以向政治部报告这两个同志的过错,他们也会被捕,但会采取另一种方式。米罗诺夫的目的在于明白无误地向哥萨克显示自己是在同共产党员作斗争。又一次向党大泼脏水,说共产党员断送了革命。最有意思的是,他自己的话暴露了这个无赖的真实政治面目。原话是:“哥萨克公民们,我以所有妻子和儿女的情分恳求你们,你们一定要最后理解我,我是你们唯一的领袖,只有我能拯救你们的村镇庄寨免遭焚毁;我建立了令人生畏的顿河军,它将打败邓尼金和制止共产党员的胡作非为。我一定会打败邓尼金,并把一切不受欢迎的共产党员赶出顿河军辖区。真正的苏维埃万岁!”——他以这个口号结束了讲话。逮捕共产党员的事实使我们原先所做的工作前功尽弃,反过来又大大提高了米罗诺夫在哥萨克心目中的威望。

继续工作变得毫无意义——共产党员几乎每次都被赶出了会场。米罗诺夫掌握的庞大特工组织也向他不断报告来自前线的消息。南方面军的力量不断加强,目前已有能力迅即击溃邓尼金匪帮,这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恰似狐狸看到葡萄一样。他暴怒不止,因为他知道:顿河军辖区很快会在没有他米罗诺夫的参与下将匪徒们清除干净。红色阿塔曼在哥萨克心目中的威望会就此永远

---

\* 看来指的是米罗诺夫去看望妻子那一次出行。

消失,他可能无法参加顿河地区的建设,而他又曾多么向往统辖顿河共和国。当他得知人们并不想邀请他参加结束这个战线(南方战线),他一下子失去了理智,以前一直小心翼翼的不让别人看到的、长期潜藏在心底的旧的东西不禁突然间迸发了出来。不顾南方面军的禁令,他宣布向南方战线开进。最近又在季赫温斯克军营召开群众大会,这一次不通知任何人。哥萨克上校撕下了面具,一个黑帮分子的形象以其最卑劣无耻的姿态出现在观众面前。他说:“打倒共产党员,这些让俄罗斯流洒鲜血的犹太守财奴!打倒列宁、勃朗施坦、纳哈姆克斯一伙汪达尔野蛮人!自由贸易万岁!”等等。此时,为了突出强调自己在哥萨克中的威望,他逮捕了所有在场的共产党员,宣布他们是人质,禁止人们离开萨兰斯克城区,派出岗哨和巡逻,封锁了城市,并补充说,所有试图离开这个城市的人都将枪决。他占领了邮局、电报局、国库和其他机关。他下达了开拔的命令,规定集合地点在马卡洛夫村。8月24日上午9时,所有团和独立部队都必须到那里集中。23日夜间,部分共产党员弃城出走,大部分转入地下。8月23日晚7时左右,收到斯米尔加同志的命令,其中说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已宣布米罗诺夫不受法律保护。顿河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政治工作人员将此事通告哥萨克。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卡洛夫应当亲自把这项命令交给米罗诺夫,并努力使他就范,一旦遭到拒绝就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为了怕被逮捕和枪决,在打字机上打印了给哥萨克的号召书,并命令12名负责的政治工作人员冒生命危险向全师各部队宣布此项命令。8月24日早晨6时,政治工作人员不顾危险到达各部队宣读了命令。斯卡洛夫同志完成了自己的事。效果令人吃惊,而我们也并不困难地隐蔽了起来。分化开始了。步兵第10团四处逃散,一部分人被米罗诺夫强行驱散,炮兵营也逃散了。骑兵第1团开了三个小时的会。只有警卫队和骑兵第2团仍然表示忠诚。但是,当部队到达集合地点时,只有警卫队始终忠诚不渝。为了鼓舞士气和吸引哥萨克跟着自己走,米罗诺夫在马卡洛夫卡又召开一次群众大会,他在会上更加露骨地号召哥萨克推翻人民委员会,并要求殴打犹太守财奴和共产党人。但是,事态已经发生有利于我们方面的明显变化,于是哥萨克开始动手抢劫,而不是动手殴打共产党员。为了鼓舞哥萨克和多少提高一点人们的情绪,他把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说,如果哥萨克不肯跟他走,他就自杀算了。他这最后一招倒也提高了一点士气。他下令逮捕共产党员。所有党员都已转入地下。开到的“特种禁卫军”搜查了5—10家住所,终于决定放弃这项徒劳无益的事。整整一夜抢劫持续不断,并不断征用老百姓的马车,把所有仓库都装上了车……早晨,西集团军部队开到了。作为结论可以说,米罗诺夫的目的

是冲到前线,到达米罗诺夫的那一套深深扎根的第23师、第14师和第16师驻地,控制住这几个师,然后就会以相应的语调同中央谈谈召开立宪会议问题。

涉及萨兰斯克县和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员的安排方面的整个工作,由顿河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拉林同志领导。

亲爱的同志们!人们不禁要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的哥萨克工作部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这个部的委员,甚至其前主席丹尼洛夫,几乎都是经过推荐的党员或同情者,但却在米罗诺夫的暴乱中起到了主导的作用。米罗诺夫是哥萨克工作部的委员,丹尼洛夫是哥萨克工作部的委员[前主席],伊兹瓦林是哥萨克工作部派来的共产党员,师长布拉特金是哥萨克工作部不顾同情党的哥萨克的意见而派来的,等等。从我们掌握的材料得知,哥萨克工作部扶植的拉扎列夫带着一个团投到波兰人方面去了。

来到萨兰斯克的哥萨克工作部委员库久别尔金不住在我们这里,却在米罗诺夫那里下榻,不是找我们了解工作情况,如何摆脱困境,而是向米罗诺夫保证说,中央只支持他,从而推动并加速了米罗诺夫的暴乱行动。按说哥萨克工作部本应帮助我们政工人员,可结果相反,却帮助米罗诺夫实现其一切罪恶阴谋(这从来往信件可以看出),相信他更甚于相信我们。亲爱的同志们!请认真注意扎伊采夫的信(附后)\*,他在信中说哥萨克工作部完全站在米罗诺夫一边。这是怎么回事?

顿河第1师政治部代主任 [签名无法辨认]

秘书

卡尔塔舍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5卷,第2—3页背面。  
原件,盖有顿河师政治部印鉴。)

\* 参见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3卷,第248页及其背面。

## 235

全俄肃反委员会机要部 1919 年 8 月 23 日至  
31 日期间每周消息汇报(第 18 号)摘抄

奔萨省  
萨兰斯克县

1919 年 9 月 1(2)日  
绝密

米罗诺夫的冒险行动。

8 月 23 日,召开全市公民、红军战士和哥萨克的群众大会。哥萨克在全市共有约 5000 人。在会上,著名的米罗诺夫上校讲了话,他号召人们举行反对共产党员的发难。当场有 100 名共产党员被逮捕,作为人质扣押。

在鲁扎耶夫卡和萨兰斯克之间有电报和电话沟通。

8 月 24 日,萨兰斯克处于米罗诺夫的控制之下。他的部队出发向马卡罗夫卡村和沃耶沃德斯卡亚镇前进。至今尚未同他的部队发生冲突。

红军部队占领了萨兰斯克市区和车站。在红乌泽尔地区同米罗诺夫的哥萨克侦察兵发生了冲突。通向红乌泽尔的铁路线无人占领,但并非没有危险。迄今为止,我军未与米罗诺夫的大部队发生冲突。

据已知消息,米罗诺夫起初拥有 4500 人和 2 门火炮、22 挺机枪。他曾派出宣传鼓动人员到各村寨活动,但没有得到支持。

8 月 25 日,从萨兰斯克到鲁扎耶夫卡和塞兹兰的道路无人占领,但并非没有危险。米罗诺夫的部队放弃了马卡里耶夫斯卡亚乡,位于波奇库罗夫斯卡亚乡。在我军与白军之间发生了交火。哥萨克向沃耶沃德斯卡亚镇前进。据最新消息,米罗诺夫有 3000 人。其中有四个连没有武器。

8 月 25 日,米罗诺夫辖有一个步兵团、两个哥萨克团和一个炮兵营。他的部队中已出现分化。步兵团已全部逃散。炮兵营也附和步兵团作出的决议。有一个哥萨克团对起事抱无所谓态度,另一个团是米罗诺夫的信徒。

米罗诺夫正沿土路向卢尼诺行进。

8 月 26 日,米罗诺夫的一个哥萨克支队被合围在距弗谢沃德斯科耶—科切

拉伊铁路区间7—10俄里处的涅韦罗夫卡镇和皮赫尼亚一带。另一个支队位于科奇库罗沃村。

在斯捷克洛夫卡一带,战斗正在进行。20时,与企图向辛布霍沃会让站突破的哥萨克发生战斗。与此同时,敌方步兵有进攻捷普洛夫卡的意向。据知,那里驻有一个哥萨克团。

这个团利用夜暗撤离捷普洛夫卡。

有一股敌军被我军部队击溃。缴获火炮两门,以及辎重、军用物资,俘获人员若干。米罗诺夫的参谋长也被俘虏。

8月27日,从暴动的哥萨克手中缴获全部火炮、辎重,并俘虏敌军一名师长。

8月28日,米罗诺夫的一个哥萨克混成支队约500人,从大维亚斯村转移到尼基金诺村,并向诺奇卡村派出步哨。在亚历山大罗沃村,我军支队消灭了一股敌军,缴获辎重和重要文件。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1号全宗,3号目录,191号案卷,第12—13张。打字副本。)

## 236

### 萨拉托夫省肃反委员会特别处 关于1919年9月5日至7日期间的 第23号情况通报摘抄

1919年9月7日

绝密

……八、骚乱和暴动。

据9月4日消息,叛徒米罗诺夫的匪徒约2000名骑兵窜入巴拉绍夫,<sup>198</sup>我军将生擒他已必然无疑。他举行暴动在阿特卡尔斯克和彼得罗夫斯克两县居民中没有获得同情。

……十六、居民的情绪。

……彼得罗夫斯克县。彼得罗夫斯克市，情绪令人满意。米罗诺夫在居民中散发的传单未获明显效果。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1号全宗,4号目录,478号案卷,第3张。打字副本。)

## 237—239

### 米罗诺夫分子在萨拉托夫 (以他们自己的文件为据)

[1919年9月6—12日]

## 237

### 关于在新维谢尔基村课收战争赔偿金的文据

1919年9月6日

文据第205号

本字据立于1919年9月6日,证明从新维谢尔基村战争赔偿金收集委员会课收钱箱一只。经顿河军军长指定的委员会对钱箱进行清点,查得现金总数拾玖万叁仟壹佰柒拾卢布(193170卢布)。以上金额转交巴尔塔扎罗夫同志,直至归还新维谢尔基公民为止,特此证明。

委员会主席 [签名无法辨认]

委员 [签名无法辨认] 科尔涅耶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406号全宗,3号目录,1号案卷,第38张。手书原件。)

## 238

## 送呈给军长米罗诺夫同志的报告

[1919年9月6—12日]

我截获到两名指挥员的通话,他们在彼得罗夫卡说,我们的骑兵侦察队占领了丹尼洛夫卡镇。然后又说,我们的行进方向是去彼得罗夫斯克,派去了三个连士兵。每个连装备有一挺机枪和步枪。还有,似乎从库兹涅茨克有红军出发,前来追击我们,一个连从彼得罗夫斯克沿马耶夫卡方向行进,另两个连情况不明。但在彼得罗夫斯克有谣传说,我们正前去战场,以便同邓尼金将军会合。

在彼得罗夫斯克城内的街道和桥梁上加强了警戒,还要求征用60辆马车——不知何用。

然后,彼得罗夫斯克请求科任卡派人去丹尼洛夫卡,了解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并拆走电话局的总机。还有,在我们之后行进的是库兹涅茨克的红军,他们向马卡列耶夫卡和洛巴季诺方向前进,似是为了检修电话线路。

另外,从特罗伊茨克、瓦尔特夏得到消息,说昨天晚上9时我军骑兵侦察队闯入后打开了酒库的锁。他们宴请了布多沃村的全体公民,带走了两桶酒精,向博里亚季诺和彼得罗夫斯克方向而去。

[签字无法辨认]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406号全宗,3号目录,1号案卷,第49张。手书原件。)



## 239

## 第 2 号报告

[1919 年 9 月 6—12 日]

米罗诺夫同志,我十分抱歉,总是不停地用报告来打扰您。在距洛巴季诺 10 俄里处,侦察分队——我们的和敌方的——发生遭遇,遂开始交谈,大体是说:你们为什么要向我们\*射击,如果我们和你们一样都是红军战士。而你们突然又张皇失措地逃走。然后又邀请他们,要他们派出代表去布兹洛沃到执委会同我们谈判。

其中谈到您的口号和宣传画。某些共产党员,从电话交谈判断,相互表示祝贺。这一消息在全区流传。不过,他们在等待一个团从彼得罗夫斯克开来支持共产党员。不过,这个团似乎非正式表示了拒绝。

[签名无法辨认]\*\*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406 号全宗,3 号目录,1 号案卷,第 48 张。手写原件。)

---

\* 原文如此。

\*\* 此件与前一份文件出自同一人之手。

## 240

关于西集团军各部对米罗诺夫分子  
作战情况的报告

1919年9月6日

送[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属]特别处处长\*

8月26日晚6时,戈尔德贝尔格同志乘坐的列车开到因扎车站。到达因扎车站后,与格里戈里耶夫同志——波斯特尼科夫同志的副手——取得了联系,得知他位于沃耶沃德斯卡亚镇。波斯特尼科夫本人在辛布霍沃会让站。据他掌握的消息,米罗诺夫匪帮此时位于:老皮尔马到沃耶沃德斯卡亚镇东北的捷普洛夫卡一带,已被波斯特尼科夫同志的一些支队包围。戈尔德贝尔格同志曾命令波斯特尼科夫同志抽调一部分预备队约一个营的兵力配置到鞑靼斯克至乌梅斯萨巴耶沃一线,以防止敌人向苏拉河方向突围。然后再对敌人发起攻击。攻击开始后,却由于鞑靼斯克至乌梅斯萨巴耶沃一线的拦阻队并未派出,致使敌人得以不完全接战而从萨巴耶沃和鞑靼乌梅斯之间逃走,并在科切拉伊会让站附近越过铁路线。为了迟滞我军的进攻,敌人动用了自己的炮兵,约发射了15发炮弹,没有造成伤亡。战斗结果,我军计俘虏步兵约700人,缴获其辎重的四分之三,各种工程器材、三辆摩托车、两门火炮(另外在森林中发现一门已毁坏的火炮)、两挺机枪。在俘虏中,有米罗诺夫的参谋长马特维延科和米罗诺夫的好友南方面军特别处处长伊兹瓦林。我军损失为:负伤五人,死亡三人,他们的伤亡不详。

越过铁路线后敌人的行动方向为:一股通过索洛夫卡村、弗拉基米罗夫卡向别雷维亚斯前进,另一股通过索科洛夫卡、尤里耶夫卡、别雷克柳奇向大维亚斯前进,以便与第一股会合,在那里寻找宿营地点。此时,戈尔德贝尔格同志命令我军各部队再次合围敌人,将其粉碎。为此,波斯特尼科夫同志应当不惜代价沿

\* 原文如此。

沃耶沃德斯科耶、图尔达科沃、纳波利内维亚斯、列斯诺伊维亚斯、马里耶夫卡一线向佩捷利马河和洛莫夫斯卡亚推进。我们则派出刚刚到达的萨马拉特勤团向苏拉车站沿苏拉河岸前进,把主要兵力集中在伊利明诺渡口和亚历山德罗夫卡,并向卡扎奇亚佩捷利马和察廖夫卡方向派出侦察,以便在两个集群之间建立联系。但是,由于波斯特尼科夫又一次没有执行命令,未曾向马里耶夫卡和洛莫夫斯卡亚镇派出兵力,致使敌人得以在尼基金卡附近渡过苏拉河,而实际上更早一些,即在尼基金卡以前,敌人就试图在伊里梅尼附近渡河,因遇到萨马拉团而留下了200名步兵当了俘虏。这之后,他才开始在亚历山德罗夫卡附近涉渡过了河。

在这里,又是萨马拉团对敌人用机枪进行了射击。此后,敌人并不接战,而是向后逃入森林,留下了近100名尸体,其中多数为骑兵,其中有两名团长,另有500名步兵被俘。在敌人逃窜时又在卡扎奇亚佩捷利马村下游处遇到马扎尔人的骑兵连的机枪火力。在这里,敌人又有约70人被击毙,大部分也是骑兵,然后才进入森林,从森林到达尼基京卡,在那里渡过河,进到米契卡斯,沿阿伊瓦河到达下什卡夫捷和卡扎尔卡。在阿尔希基、下什卡夫捷和卡扎尔卡原有奔萨集群的部队驻守,但他们同敌人接战而撤离了。在下什卡夫捷和卡扎尔卡过夜后,敌人前往秋尼亚尔休息了一天,向尤洛沃叶沃派出侦察。然后进至皮奇列伊卡和叶沃,又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敌人从皮奇列伊卡出发,在尤利赞车站、休久姆之间越过铁路到达片杰尔卡村。在铁路线附近,装甲列车“伏尔加船工3号”和我军部队一起对敌人进行了轰击,从而消灭了敌人最后的辎重,并俘虏550人。敌人在这个地点的伤亡情况不详。在片杰尔卡住了一个晚上之后,敌人又于夜间沿大路经过莫尔多瓦科梅什克尔到达克柳奇村,在那里作了较长时间的停留——从早晨4时至夜间。这时,我军部队开始先后来到,作了如下部署:一个团在伊万尼索夫卡村和上杜布罗夫卡村;另一面从片杰尔卡、莫尔多瓦科梅什克尔到谢尔盖耶夫斯卡亚。这个集群的司令杰缅吉耶夫同志受命把一部分军队移向阿列克谢耶夫卡,然后同时从各个方向攻击敌人。关于调动部队的命令并未得到执行,部队没有派出。攻击也未能同时开始,只有在伊万尼索夫卡附近的部队发起了攻击,而其他部队则坐视不动。利用这一机会,敌人又不受惩罚地通过阿列克谢耶夫卡、阿尔汉格尔斯科耶、布佐夫列沃退走,并在彼得罗夫斯克以北约42俄里的维尔霍济姆宿营。第二天一早,敌人又离开维尔霍济姆,通过博里亚季诺村、科任卡村,到达彼得罗夫斯克以北25俄里的丹尼洛夫卡村停了下来,此处距奔萨—彼得罗夫斯克公路仅10俄里。这时,戈尔德贝尔格同志责成

波斯特尼科夫同志指挥同米罗诺夫作战的全部兵力,并下令军队按如下要求部署:从沃尔洪斯基维谢洛克沿彼得罗夫斯克—奔萨公路到彼得罗夫斯克,主要通过谢尔多宾卡、赫列布乔夫卡、利波夫卡、伊斯塔什、小谢尔多巴、卡梅申卡、阿沃季塔、希赫罗夫卡、彼得罗夫斯克。

根据我们离开奔萨之前所得到的最后消息,敌人已越过公路,在老斯拉维诺和新斯拉维诺的大型房舍中驻扎下来。波斯特尼科夫收到命令攻击这两个村子,但结果如何不得而知,因为列车已经开动,而战斗的消息尚未送来。敌人的优势在于运动,因为半数哥萨克骑马行进,约有1500人,而为了怕我们使用又带走了农民的马车。而我们实行追击的部队却行进极慢。另外,我们的部队缺乏骑兵:在9月1日之前只有一个马扎尔人的骑兵连,1日以后才又从施皮尔曼支队抽调了80多人。部队没有骑兵侦察。未能及时执行作战命令部分也是由于在集群司令部与部队之间通信联络不够顺畅。

8月27日我曾询问过两名萨兰斯克组织的共产党员。据他们说,8月20日萨兰斯克肃反委员会主席库兹涅佐夫同志和他的副手亚纽科夫同志曾和另一个同志(瓦纽什金同志)一起骑马前去奔萨省委和奔萨肃反委员会向省肃反委员会主席报告过米罗诺夫图谋不轨的事。他们得到的答复是,要他们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他本人会采取措施的。同时人们还说,中央很了解米罗诺夫,因此这一定是发生了某种误会。据我调查了解的情况是:省肃反委员会主席并没有向省肃反委员会特别处处长和第9集团军特别处处长通报萨兰斯克肃反委员会和萨兰斯克党委的报告。而奔萨省肃反委员会所属特别处则由于同各县以及在奔萨本地的通信才刚刚开始整顿而什么情况也不了解。之所以工作不力,又是因为特别处处长是由奔萨省肃反委员会主席兼任,因此特别处和肃反委员会之间没有任何分工。当8月8日新任命了一位奔萨省肃反委员会所属特别处处长时,他发现工作一片混乱,同各县、同城市各机关竟没有联络。特工人员都是一批社会渣滓,他们本是省肃反委员会所不需要的,于是转到了特别处来,现在新任处长又不得不再一次因他们毫无工作能力而加以辞退。特别处竟没有交通工具,于是在省肃反委员会和特别处之间摩擦不断\*。

第9集团军特别处的工作只局限于各部队和第9集团军的机关,因此在米罗诺夫发起进攻之前,没有一个特别处能知道米罗诺夫的冒险图谋。在奔萨建立了一个有全俄肃反委员会代表参加的审理米罗诺夫案件的特别侦查委员会。

\* 原文如此。

我把米罗诺夫的参谋长马特维延科和南方面军特别处的一名工作人员伊兹瓦林移交给了这个机构。伊兹瓦林是米罗诺夫的密友,连自己是党的工作人员,在特别处工作都告诉了他。他早就知道米罗诺夫准备举事,却不向特别处通报,借口不知道南方面军特别处的地址,而且也不同当地的肃反委员会联系,推脱说没有足够的时间。正是他建议米罗诺夫不要枪决似乎企图暗杀他的两名共产党员,以免因此而引起误会,因为利辛同志和另外一人都是顿河军政治部的负责工作人员。后来,这两个人被米罗诺夫作为人质扣押。就在这一天,米罗诺夫对他说,他们不得不依靠手头现有的兵力举事。伊兹瓦林同米罗诺夫的这次谈话是在8月20日进行的。伊兹瓦林以技术骑兵连副连长的名义在那里供职。其他俘虏中没有突出的人物。在审讯时,所有人都辩解说没有人说过是去投奔邓尼金,直到米罗诺夫在马卡罗夫卡村召开群众大会时人们才认识到这一点,而且米罗诺夫的叛变已经图穷匕见,业已无法后退,因为在所有部队和米罗诺夫的辎重后面有一连人的警卫队,他们负责扣押所有人。据最新消息,米罗诺夫只剩下了600名骑兵。步兵已完全没有了。

## II. 巴里诺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7 卷,第 50—51 张背面。)

241

##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 第 91 号会议记录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919年9月8日

参加人员:斯捷潘诺夫、切库诺夫、库久别尔金、凯戈罗多夫、纳加耶夫、马卡罗夫、多尔加切夫和乌里扬诺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有发言权)。

由斯捷潘诺夫主持,多尔加切夫担任记录。

听取内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委员库久别尔金的报告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委员、哥萨克事务专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处理顿河军军长米罗诺夫武装发动案件全权代表马卡罗夫的报告。

1. 米罗诺夫的个人特点。
2. 关于这个军的政治工作人员。
3.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

决议：1. 在听取了从萨兰斯克回来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权代表马卡罗夫同志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委员库久别尔金同志\*的报告以后，讨论了米罗诺夫的武装发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认为，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当此帝国主义的仆从们、邓尼金和其他人等正对苏维埃俄罗斯构成严重威胁之时，不要说武装发动，即使是自作主张的行动，不管是由什么情况而引起的，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因为任何一种这样的发动都会给苏维埃俄国防御帝国主义者入侵的事业造成难以克服的危害，因而米罗诺夫率领红军部队擅自撤离萨兰斯克以及他其他一系列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行动，毫无疑问应当视为反革命行为，而他本人应当被宣布为共和国的敌人。

2. 有鉴于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不愿意与苏维埃俄国的敌人有任何共同之处，将米罗诺夫从哥萨克工作部委员中除名。

3. 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查明，在米罗诺夫和顿河军苏维埃工作人员之间存在不正确的相互关系，以及希望进一步澄清与米罗诺夫的发动有关的所有情况，[哥萨克工作部]请求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允许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中选派一名委员参加南方面军成立的调查这一案件的特别侦查委员会。

4. 印发一份就米罗诺夫的冒险行为告红军各苏维埃团队哥萨克的呼吁书\*\*。

5. 委托马卡罗夫同志和库久别尔金同志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特别侦查委员会作报告。

主席

Ф. 斯捷潘诺夫

委员 A. 凯戈罗多夫 A. 纳加耶夫 库久别尔金

\* 参见 166 号文件。

\*\* 参见 187 号文件。

Ф.切库诺夫 M.马卡罗夫  
多尔加切夫

秘书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4号案卷,第36张及其背面。  
原件。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4卷,第56页  
及其背面。核对无误的副本。)

242

哥萨克事务专员马卡罗夫向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所作的  
《关于顿河军军长米罗诺夫武装发动案件》的报告\*

1919年9月8日

报告提纲:

1. 米罗诺夫的个人特点。
2. 关于这个军的政治工作人员。
3.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

很久以前,米罗诺夫就作为献身劳动哥萨克的先进战士而为人所知。还在1906年,当米罗诺夫还是一名哥萨克中尉时,他就被派往第一届国家杜马发布顿河军辖区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村镇和部队的革命公告。在返回顿河地区途中,他被逮捕。顿河地区在1906年夏天和1907年春天,也即第一届和第二届国家杜马开会期间,不断爆发规模巨大的骚乱,不断召开各种群众大会和会议,作出了革命性的公告和决议。

\* 标题是文件原有的。

在十月革命爆发时，他站到了革命人民一边；曾担任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的委员，后来又号召人们，主要是哥萨克，自愿起来同白卫分子作战，逐渐组成一个师，被称作米罗诺夫师。

美霍诺申同志曾把他叫作浪漫主义者，并说，本该多给他一些军队，但他是个非党员。

在米罗诺夫那个师里没有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他对政治委员，如同在基克维泽师里一样，抱怀疑态度。但他是一个优秀的战略家、优秀的军事专家，每次都能以极少的损失摆脱最为困难的局面。因此，哥萨克都愿意投奔到他这里来。所有居民都对他深表爱戴（无论是哥萨克居民还是非哥萨克居民都是如此：萨拉托夫省的农民常常捧着面包和盐出来欢迎他）。隶属于他的部队纪律严明。他的部队不抢劫财产，不胡作非为，也不强行征用物品。他的部队也不侮辱居民的宗教情感。总的说来，居民从不把他属下的部队视为敌人，因而逐渐倾向于苏维埃政权。这就更加提高了米罗诺夫的声望，因为他周围的其他部队，例如基克维泽师，都由于部队放荡不羁而看不到这种景象，居民也对他们十分憎恨。（这是米罗诺夫1918年末在南方面军期间的事。）

正因为如此，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考虑到米罗诺夫的作用和利用他这个能带领群众的人，把更多的军队交给了他，任命他为有两个师组成的特别集群司令。应当指出，他果然表现突出，没有辜负人们对他的期望，在很短时间内——从1919年1月末到2月——他在第9集团军先头推进，一直打到北顿涅茨河，而没有遇到克拉斯诺夫（当时）白卫军的特别抵抗，因为大部分克拉斯诺夫的团队都很乐意地向他这位不但在红军中而且在白卫军阵营内的劳动哥萨克中都享有特殊威望的人投降。

但是，他的威望越是上升，他越是接近新切尔卡斯克，由于有些人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做法不对，又加之不分青红皂白地大肆征用居民的物品，还大规模进行枪杀，等等，他后方居民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在许多地方甚至发生了暴动，如在顿河上游管区（韦申斯卡亚镇和卡赞斯卡亚镇），以及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

米罗诺夫尖锐地批评了个别党的工作人员，共产党员的错误和毫无节制的行为（例如，米罗诺夫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的讲话）。这一情况以及怀疑他具有波拿巴主义思想，导致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把他调往西方面军，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并未获知此事。

米罗诺夫调离以后，由于指挥不当和其他一些原因，他的部队开始瓦解。与



此同时,邓尼金却在整个顿河战线开始屡屡获胜,从而在很短时间内(2—3周之间)我们再次丢失了整个顿河地区。

在顿河军辖区撤退之前,在霍皮奥尔和乌斯季梅德韦季察两个管区以米罗诺夫的名义进行了动员。被动员起来的人员和难民退出了军辖区。顿河地区的这场灾难和存在一批建立新的红军部队的人员材料,才促使南方面军又想起了米罗诺夫。

以索柯里尼柯夫和美霍诺申为代表的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他为组建中的顿河军军长,并赋予他广泛的权力(“总督般的实权”)。

就这样,又在没有哥萨克工作部的任何参与之下,米罗诺夫再次出现在南方战线,而且身居高位。

米罗诺夫的政治信念,中央通过他的几次报告是十分清楚的。其中第一个报告是1919年6月24日送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同志、国防委员会主席列宁同志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其内容如下\*:

“当任命我为特别军军长时,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声称,这个原来的讨伐军兵力强大,有1.5万名步兵,其中有约5000人是军校学员;这是方面军的作战单位之一。如果这样的消息也曾报告给你们,那么我认为把这些消息与真实情况完全相反的实情报告给你们是我的革命义务。我认为这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如果把这类消息当真,我们会闭眼不看实际危险,在昏昏欲睡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及时采取措施,即使采取措施也会为时过晚。我过去和现在都不主张采用暗箱操作的方式建设社会生活,不主张按照狭隘党派的纲领进行,而是主张进行公开透明的建设,主张进行人民能生气勃勃地参与其中的建设。我这里指的并不是资产阶级和富农分子。只有这样的建设才能唤起农民大众和部分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同情。我要向您报告的是,特别军拥有约3000名步兵,分散在165俄里的正面上。部队十分疲惫,可说是筋疲力尽。除了三个班级以外,其他学员都不符合最起码的要求,而且浩浩荡荡的几千人众只剩下了可怜的几百、几十人。共产党员组成的那个团跑散了,其中有人竟不会给步枪上子弹。特别军只能起到掩护队的作用。目前特别军正面上的形势之所以得以转危为安,是因为从霍皮奥尔管区调来了动员入伍的哥萨克。邓尼金将军对这个管区的打算完全未能实现。不过,一旦白卫军纠正了这一错误,作为掩护队的特别军就会被突破。不仅仅是在顿河地区由于某些革命委员会、特别处、法庭和某些委员的做法

\* 参见154号文件。

引发了普遍的暴动,而且这次暴动有向共和国全境农村蜂拥蔓延之势。如果说在新奇格拉、上季尚卡等村庄人们公开叫嚷‘让沙皇回来!’的口号,那么对于农民群众的情绪(其中竟有如此大量的逃亡者离队啸聚成为‘绿林’支队)就可以理解了。捷尔萨河上叶洛瓦特卡的暴动暂时趋于沉寂,但是萨拉托夫省大部分县的剧烈骚动又使社会革命事业面临彻底溃败的威胁。我虽然不是党员,但在为社会革命而进行的斗争中奉献了太多的体力和精力,不可能心平气和地眼看着邓尼金将军骑在‘科姆尼亚’(‘共产公社’一词的简称。——译注)这匹马上肆意践踏劳动红旗。从思想上极目远望和眼看着社会革命的覆灭(因为没有什么令人乐观的东西,而我又是一个很少出错的悲观主义者),我还是认为有必要紧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增派一个新锐的师来加强特别军;第二,转隶一个师给这个军作为新的集团军未来实力的基础,我和师长戈利科夫将亲自率领这个师去重新夺回主动权,以便集团军的其他师和其他的集团军得以再展雄风;第三,或者就任命我为第9集团军司令,因为我在这个集团军中作战声望甚高……;第四,全国的政治状况迫切地要求召开人民代表会议,而不是一党的代表机关,以便清除社会主义的叛徒脚下的土壤,同时在前线继续顽强作战,并增强红军的力量。这一步骤可以恢复人民大众的支持,人民大众也会从而乐意拿起武器拯救土地和自由。不要把这样的代表会议称作‘国民代表会议’,也不要称之为‘立宪会议’。请按照你们的想法起个名称,但一定要召开。人民在呻吟。我曾转给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许多申诉,其中有一则是这样的:现改称列宁乡的某村一位农民。全家21口人,有四对耕牛,自己有公社。因为他拒不参加共产公社,被委员牵走了耕牛。而当这个农民提出申诉时,竟遭杀害,我把报告转给那里的一个法庭庭长叶尔马科夫,可他的话让人心寒。我再重复一次,人民情愿投入地主的奴役制度的怀抱,只求苦难不要像现在这样令人痛心,像现在这样触目惊心;第五,清党工作应当这样进行,即所有十月革命以后入党的共产党员都应编入连队,派往前线。那时你们自己就会看到,谁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谁是自私自利之徒,谁又实际上是奸细,又是什么人挤满了所有的革命委员会、特别处。莫罗佐夫革命委员会就是例子,他们杀害了[67]个人,后来自己也被处决”<sup>\*</sup>。

但是由于没有得到对这份报告的答复,他便亲自去了莫斯科,于1919年7月8日在哥萨克事务专员马卡罗夫同志在场的情况下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同志和国防委员会主席列宁同志提出了第二份报告。

\* 数字根据154号、176号文件补入。

这份报告的内容是这样的\*。

“动员顿河的哥萨克前去西方面军的做法,是早在1919年3月15日就作出决定的,当时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曾为此通过一项决议。关于组建一个师的任务,我已经接到总司令于3月16日下达的第2266号命令。根据何种考虑取消了这次动员,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可怕错误,我自然不得而知。在决定动员问题之前,我曾经呈送过这样一份说明性的便函:

‘1917年2月27日的政治革命发生时,年轻的哥萨克正在相互杀戮的帝国主义战争前线。在席卷一切的革命潮流的影响下,他们同士兵群众并肩前进,尽管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但毕竟在政治上受到了教育。红色的哥萨克军官关注事态的进程。只是在这劳动群众开始摆脱资本压迫的伟大时刻,红色哥萨克军官的数量竟寥若晨星,这是顿河军官的羞耻。

年长的哥萨克——父辈和祖父辈——在顿河地区仍然过着原先警察制度下的生活。在那里,人的智慧、心灵完完全全被置于神父、村镇阿塔曼、管区阿塔曼的控制之下,沙皇在人们头脑中仍然是神圣至尊的,因而发生的变革仍被看作是‘内部敌人’的恶行。

谁也没有站出来同这种愚昧无知的现象作斗争;曾有个别人试图对发生的变革作出解释,但几乎惨死在众人的乱石之下。

斗转星移……社会革命正在日益临近。到这次革命发生时,前线哥萨克仍然停留在原处未动,但已经出现了拂之不去的思绪,有时则甚至是颇为强烈的要求:‘回顿河去!’卡列金将军为这批哥萨克安排的却是另一种命运:去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和顿涅茨煤田的布尔什维克作战。前线哥萨克并未支持自己首长的意图,而是忠于劳动人民。第32团、第37团,以及其他一些团队,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市附近拒不执行战斗命令,而第32团还受到布尔什维克派出军乐队演奏的欢迎。卡列金将军开枪自杀身亡。但是,卡列金将军未能做到的事却让克拉斯诺夫将军做成了。(可在我们今天,邓尼金将军又在更大的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前线哥萨克回到家乡以后各自回家,失去了和政治中心的活生生的联系,丧失了接受政治教育的条件,最后还是由于思想认识落后而完完全全接受了父辈和祖父辈,以及反革命的神父和军官的影响,并不自觉地倒向了人民敌人的阵营。唉!我们所有人在这方面是有许许多多过错的!顿河地区遭人遗弃,陷于自生自灭的境地,最终将在自己的血泊中自食苦果。应当指出,

\* 参见168号文件。

在这一时刻(3—4月份)顿河一带开始遭受大量混入当时的赤卫队部队的挑拨分子的肆无忌惮的活动:个别村寨被焚烧,教堂做礼拜时遭到炮火轰击,等等。马蒙托夫将军们、拉斯捷加耶夫上校们欢欣鼓舞:革命自己把挑起哥萨克暴动的口实送到了这些沙皇宪兵们手中。前线哥萨克的这一幕沉痛的悲剧将由公正不倚的历史在将来加以阐明。数以百计的哥萨克已被黑帮的子弹枪杀,数以千计的哥萨克则在监狱和矿山受尽折磨。

直到今天,顿河地区依然是政治上一无所知和十分落后。革命已经发展到极大的深度,而村镇居民的贫乏的头脑竟仍然无法看清发生的事件,仍然无法理解已席卷半个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规模。他们不能理解目前在顿河地区发生的,由于全国性的饥荒而引起的没收牲畜和粮食储备的做法。

从这一点出发,我深信,哥萨克并不像人们对他们的看法那样,也不像有的人试图描绘他们那样反革命性十足,只要开展有分寸的巧妙的政治工作,就有可能让他们重新回到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战士阵营中来。于是在动身前去西方面军时,我于3月15日建议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采取以下措施\*:

“为了使顿河地区的哥萨克居民同情苏维埃政权,必须做到:

1. 尊重哥萨克的历史的、日常习惯的和宗教的生活方式。时间和有才能的政治工作人员能够打破浸透哥萨克整个机体的由旧警察制度多年来实行军营式教育而形成的哥萨克的愚昧无知和狂热信念。

2. 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革命时期,只要顿河地区的反革命势力尚未被彻底粉碎,整个形势就无条件地要求采用组织讲座、座谈、散发小册子等形式向哥萨克和本地农民的头脑灌输共产主义思想,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像现今‘某些个别共产党员’的行为和方式所‘展示’的那样用强制的办法来移植和堵塞。

3. 在当前时刻,不应当对牲畜和工具进行登记。最好宣布固定的价格,要求居民据此供应食品,并把这项要求向该居民村落的全体成员宣布,而且考虑到不同村落的富裕程度。

4. 让居民在有经验的政治工作人员领导下自己建设生活,同时严密注意不让反革命分子混入政权机构。为此:

5. 最好召开各管区代表大会选举管区苏维埃,并把全部政权交给这些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而不是像现在所做的这样交由随意任命的人员管理。

召开代表大会时,应有中央派出的重要政治工作人员参加。对于哥萨克的

\* 参见 125 号文件。

粗鲁无理习惯也不能视而不见,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光彩照人令人起敬的政治工作人员,而是一直处于反动军官和僧侣等等的掌握之中。”

然而,只有一个人理解我,只有一个人同意我的观点——这就是阿拉洛夫同志。他在我的便函上写道:‘完全赞同政治见解和要求,我认为它们是公正合理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阿拉洛夫。’

而如果所有的人都像阿拉洛夫那样同意我的意见,我们现在就会没有顿河战线了。

我们还将继续视而不见吗?不!这样代价太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公民,我受命组建一个军。我请求您给予我一切可能的援助,以便我们能在最短时间内建立起一支足以把顿河战线的主动权夺过来的力量。我还以我的头颅保证,我们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就一定能把邓尼金匪帮从苏俄境内驱赶出去。不管谁对我造谣中伤,不管谁对我横加诬陷,我面对无产阶级庄严宣告,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我只请求一点——理解我,理解一个自1906年起就站在保卫革命的岗位上的非党员。

不认识共产主义思想实质的人们的怀疑和指责是沉重和令人委屈的!不仅仅只有我一个人由于这些肆意歪曲真相的人而感到沉重和痛心,感到沉重和痛心的将会是全体劳动农民……”

这一份报告并没有石沉大海。当列宁同志了解到这份报告的内容得到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阿拉洛夫同志的赞同,而且他的原话是:“完全赞同政治见解和要求,我认为它们是公正合理的。”他说:“可惜,这一点当时没有通知我。”

结果,列宁同志和加里宁同志允诺予以协助,但条件是必须与哥萨克工作部联系,而没有经过这个部的同意米罗诺夫不应有任何动作,同时列宁对米罗诺夫的个人特点说了这样的意见:“这样的人是我们需要的。必须善于利用他们。”加里宁同志从总的方面也表示同情,只是有些担心,他说,米罗诺夫不要因为个别不称职的共产党员的批评而走上反对党的道路才好。

得到了中央予以支持的保证之后,米罗诺夫离开莫斯科,精神昂扬地前去萨兰斯克市正在组建中的顿河军。到达以后,为了加速组建工作,他迅即印发了一份《告顿河军辖区难民》的呼吁书。其内容如下\*:

“哥萨克和农民公民们!

\* 参见159号文件。

去年，克拉斯诺夫反革命浪潮曾迫使你们中的许多人离开故乡的草原和农舍。你们经历了许多悲痛和苦难。

1月份革命的暴风返回，一举摧垮了克拉斯诺夫貌似强大的兵力。他花费了数月之久又以牺牲几万名被欺骗的哥萨克为代价所获得的一切，不得不在2—3周内又拱手交出。你们回到了自己的家园，诚然家园十分破败，但毕竟是自己的。在自己的小房子里，连炊烟都令人备感亲切……

我们的松懈涣散、疏忽大意，又造就了一个邓尼金将军——于是你们又一次不得不流浪异乡寻求蔽身之地。

不过，这第二次就是最后一次了。

如果邓尼金将军竟然取胜，那么谁也无法得救。不管你怎样背井离乡，不管你怎样远走高飞，总会有一堵墙等待着你，立宪民主党匪帮也就会在那里结果了你。

但是，如果我们得以取胜，那么我也有权说，现在我们离去也是最后一次，因为我们对于邓尼金将军以及他的白卫军败类同样都不会讲客气，我们也会把这一伙可爱的匪帮逼到墙角。

人人都明白，必须认识什么，应当怎样做。结论一清二楚。

因此我最后一次呼吁你们：所有人，不分年龄大小，只要两手有力，而且目光犀利，全都拿起武器，全都站到今天革命授予我的劳动红旗之下。

只有齐心协力，奋力抗争，只有齐声响应我的号召，我们才能击溃驱赶我们的人。只有那时，我们，而不是他们，才会把他们逼到墙角。不要期望别人谁会这样做。

因此，流亡的公民们，都到我这里来吧。具有公民本性的公民们，而不是带着小市民心理的人，都到我这里来吧。凡是心中热爱自由的火焰尚未熄灭的人，都到我这里来吧。

如果死去的人听到了并站了起来，而你们却在睡觉，那时你们会害怕的。

你们会害怕的，因为奴隶的枷锁已经悬在你们头上。

不是生，就是死，——没有别的选择。

社会革命万岁！

纯净的真理万岁！”

但是不久他就意识到，有一个什么人的手在限制他继续组建这个军，而且甚至提出解散的问题，而他本人则处于一种流放犯的地位，也就是说，既不让他组建这个军，又不放他上前线。这一点从他8月18日发给哥萨克工作部的电报

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可惜电报送达哥萨克工作部时已是9月3日了。这份电文的内容是\*:

“通过忠诚于我同时又参加政治工作人员组织的人们,我确实知道,政治部向中央提出解散\*\*这个尚未组建完成的军,或者据说,这将是一种格里戈里也夫现象。对于这种卑劣行为我不能再继续容忍,而我将永远是米罗诺夫。从6月24日发给列宁公民、托洛茨基和南方面军的电报,可以[看出我的]政治观点。我再次重申,邓尼金和资产阶级是我的死敌,但是[在顿河]\*\*\*用野蛮行为引发普遍暴动的人们不可能成为我的朋友。面对无产阶级和农民劳动群众我声明,我曾为生产资料社会化和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今后仍将为此而斗争。请对我采取公开透明的政策,并尽快完成这个军的组建。有人暗中阻止对这个军进行人员补充,而这个军正是南方面军的红军战士翘首以待的,而且这个军的组建孕育着挽救危机的契机。作为一名诚实的公民和老革命者,我向你们报告,随着这个军的[垮台]\*\*\*\*,南方面军也将不保。对于《消息报》上奥洛姆斯基的谰妄呓语,我一直在关注着。第75号”\*\*\*\*\*。

由于没有得到哥萨克工作部的答复(这并不是哥萨克工作部的过错),米罗诺夫就通过直达电报同当时正在奔萨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米尔加同志交谈。由于不可能全部转述整个谈话的内容,这里只陈述最说明问题的内容。

当斯米尔加同志问起发生了什么事时,米罗诺夫回答说:“我喘不过气来。前线需要我。我不能看到革命覆灭。”斯米尔加同志请他前去奔萨,并且根据米罗诺夫的请求允许他随带150人的警卫队。但是,鲁扎耶夫卡车站的军事代表穆拉舍夫同志对于米罗诺夫提出的在萨兰斯克车站提供一个列车的要求(11个人员车厢和19个马匹车厢)——尽管第9集团军已经允许——,不仅不予提供,而且甚至打电报给铁路运输军事代表处和水上运输军事代表处,请求派军队对付米罗诺夫。(值得指出的是,从东方面军偶尔路过的穆拉洛夫同志倒劝告穆拉舍夫同志提供车厢。)

今年8月23日,米罗诺夫向第9集团军司令部发出了一份以下内容的电报:“请转告南方面军,我看到革命面临灭亡,而对我们军的组建又有人公开消

\* 参见194号文件。

\*\* 原文书写有误。

\*\*\* 原文为“近日来”。

\*\*\*\* 原文书写有误。

\*\*\*\*\* 参见194号文件。

极怠工,无法继续无所事事。另外,从前方来信得知,那里正在等待着我。于是,我率领手头现有兵力,出发前去同邓尼金和资产阶级作殊死的斗争”<sup>\*</sup>。

事发以后印发的呼吁书进一步说明了这次发动的性质。其内容是:

“备受磨难的俄罗斯人民,看到你的痛苦和磨难,看到对你的良知的嘲弄,任何一个热爱真理的正直的公民都不应继续容忍和忍受这种暴虐行径。

把一切政权,一切土地和工厂都夺到自己手中吧。

而我们,你的利益的真正捍卫者,正开赴前线同凶恶的敌人,你的邓尼金将军作战,并且深信,你也不愿意地主和资本家们回来。尽管自己会遭受重大的损失,我们也将竭尽全力挽救革命的战线,挽救革命的成果。

我曾于1919年8月23日发出这样一封电报:

‘奔萨。第9集团军司令部。请转告南方面军,我看到革命面临灭亡,而对我们军的组建又有人公开消极怠工,无法继续无所事事。另外,从前方来信得知,前方正在等待着我。于是,我率领手头现有兵力,出发前去同邓尼金和资产阶级作殊死的斗争。

在顿河革命军的红旗上写着:一切土地归于农民,一切工厂归于工人,全部政权归于劳动者在自由的社会宣传鼓动基础上选出的、由真正的工人、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体现的劳动人民。打倒政治委员的专制和扼杀了革命的共产党员的官僚主义。

我并非孤身一人。人民的真正备受苦难的心灵同我在一起,而这是拯救革命的保证。

所有所谓的逃兵正在汇集到我这里,并组成一支让邓尼金颤抖,也让共产党员们崇敬的一支有威胁性的力量。

顿河革命军军长、公民米罗诺夫。

我号召所有热爱真理和真正自由的人参加我们军的队伍。’”

就这样,自命为“俄罗斯救世主”的米罗诺夫就带着4000人、14挺机枪、2000支步枪、2门失灵的火炮和1000名骑兵进行了在两条战线上——反对邓尼金和共产党员——的发难。

<sup>\*</sup> 参见209号文件。



## 二

从一开始起,顿河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就是站在米罗诺夫一边的。斯卡洛夫同志致列宁同志的信就是证明,斯卡洛夫在信中请求全力促成这个军的组建。\*

摩擦是在当地,在群众大会上和卫戍区的会议上开始出现的,在这些场合米罗诺夫开始批评“混进来的”共产党员,他拥有大量的材料,因为不仅仅红军战士(哥萨克和农民),而且大部分政治工作人员都是来自顿河地区。其中某一些政治工作人员又曾经在顿河地区因为实行不分青红皂白的、肆无忌惮的恐怖行动和毫无道理的清除哥萨克的做法而使自己威信扫地。与此同时,由于地方工作部和顿河局的活动,在顿河地区掌权的大都是一些对哥萨克缺乏敏感和分寸感的人,相反,他们回想起旧日的委屈,促成了一系列胡作非为,成了一个个人行为不端、有抢劫习性的人。这类人中,有一些成了顿河军中的负责政治工作人员,例如,顿河军政治部主任罗加乔夫同志曾犯过刑事罪(因在执行公务时受贿而被审判),原先是最高纲领派,曾以非法没收而臭名昭著,并以其不容饶恕的罪行受到列宁同志本人发出第607号电报\*\*予以谴责;再有,如顿河第1师师长博尔迪烈夫,原为旧军官,是一个追求名利地位之徒,早在全俄第四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他是一名孟什维克,哥萨克工作部因坚持布尔什维克纲领的立场而遭到他的大肆攻击,如今混进共产党后,继续对哥萨克工作部进行诬陷,宣称哥萨克工作部的委员都是反革命的哥萨克团队的代表。应当指出,顿河军政治工作人员本身并非意见一致。共产党员似乎分成了几个宗派:有的清楚地知道对于米罗诺夫的态度有了变化,有的略知一二,有的则一无所知。有所谓“顿河共产党员”、“俄罗斯共产党员”和“拉林集团”(指霍皮奥尔的共产党员)。

当顿河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看到,一方面他们并不能影响米罗诺夫和控制住一心追随米罗诺夫的红军战士群众,另一方面,米罗诺夫本人由于批判个别共产党员和要求清除党内的不良分子而转向宣传“纯净的真理”、“真正的苏维埃”和“纯粹的社会革命”,转而进行反对党的宣传,于是转折发生了。今年8月6日,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拉林同志向南方面军的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写了一份关于对

\* 参见199号文件。

\*\* 参见144号文件。

米罗诺夫不信任的报告。\* 今年8月12日,顿河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另一名委员斯卡洛夫同志向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关于对付米罗诺夫的措施的报告,具体有:停止组建这个军,并将其人员分散到各个部队。\*\* 关于这一次政治工作人员对于米罗诺夫和组建工作的重大转变,哥萨克工作部一无所知。在整个这段时间内,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总共只收到过政委扎伊采夫同志于今年8月6日所写的一份报告,其内容为\*\*\*:

“骑兵师的正式组建于7月11日开始。现有人员约为2500名哥萨克。人员补充很少,服装和装具的供应不能令人满意,即不成套。人员和马匹的给养供应不正常。已采取措施设法满足人员和马匹的各种需要。有关这个师的政治工作,可提出以下各点:党的工作人员数量足够。取决于他们的教育哥萨克的整个政治工作,从政治上看不很成功,巨大的障碍来自米罗诺夫方面。他在群众大会和其他会议上公开进行反对共产党的宣传鼓动,一直在号召哥萨克做非党员。他说,我是非党员,希望你们,哥萨克,也将是非党员。他还示意,共产党内几乎差不多都是强盗,他们既不种,也不收,但却从顿河的农民和你们哥萨克手中把什么都拿走。他还不断地向哥萨克指出党的微小疏忽,借此挑动哥萨克反对党。我们敢强调说,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米罗诺夫的公开宣传鼓动,党的工作人员无法工作,因为米罗诺夫几乎毫不掩饰地对哥萨克说,不要听信共产党员的话,他们不会带给你们什么好处。师内有政治部,在师内开展了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各团都组织起了文化教育小组,每天安排讲课。哥萨克的情绪目前尚能令人满意。哥萨克工作部给米罗诺夫派来了一名红色军官,名叫邦达连科,他在莫罗佐夫师曾偷走了30万卢布,在我们师被他的同事红军战士揭发。他被逮捕,并押往法庭,但途中逃走了。已采取措施搜捕。请求哥萨克工作部以后不要再派这样的坏蛋来,而要在当地对他们进行认真审查。”

但是,就是这一份,唯一寄出的一份报告,顿河军革命委员会委员拉林同志也不知因为什么原因请求不要继续核查。

为了说明顿河军政治工作人员后来对待哥萨克工作部的态度,可以引用拉林同志给扎伊采夫同志的一封信,从中可以看出,许多事情他们打算绕过哥萨克工作部秘密进行。这封信的内容是:“扎伊采夫同志!请原谅我们没有通过您

\* 参见178号文件。

\*\* 参见181号文件。

\*\*\* 参见178号文件。

就把政治部的报告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报告转给了伊里奇。收信后请到人民委员会办公室找秘书 M. 阿维洛瓦同志(报告在她那里),并和她一起设法去找伊里奇,但要有哥萨克工作部的人参加,他们盲目地相信米罗诺夫。”

在政治工作人员的工作中,人们可以看到存在一种两面手法。这从政委扎伊采夫同志给米罗诺夫如下内容的信中可以看出:

“日安,米罗诺夫同志!致以衷心的敬礼,并祝您在组建工作中取得成功。我已经到达,今天去过克里姆林宫,正着手组织自己的基地。希望能领到所有东西,明天我想同马卡罗夫去找列宁同志。我将叙述我们军组建的情况,说明其组建受阻的全部原因,并力争把您提到的所有这批人排除掉,拉林同志将完全离开我们军,而罗加乔夫可能会被逮捕,因为有材料揭发说他曾从事种种非法的征用和没收。总之,我将会同哥萨克工作部尽一切努力把妨碍我们军组建的所有那些坏蛋统统从我们军赶出去。米罗诺夫同志,您要按照每一个捍卫苏维埃政权的革命者的良知所提示而行动。您应当知道,中央政权机关对您绝对信任,认为您是一名诚实而忠诚的革命战士。所谈的一切以及我和您的意见都将付诸实现。我将向列宁同志和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详细报告我们军的组建,揭露霍皮奥尔共产党员在顿河地区和在我们军里的工作。希望有半数以上的人会被调走。米罗诺夫同志,如果您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请迅即发电报到哥萨克工作部给我,将尽力办好。还有,这封信请不要向任何人提及,并严密收藏。米罗诺夫同志,看来,军里将来要由我和您两个人一起工作,另外哥萨克工作部还要派一名同志来。米罗诺夫同志,我十分理解您和您的思想信念,我和哥萨克工作部完全赞同,您可以确信,一直存在于我们那里的全部障碍都会被清除。好吧,祝您平安。并祝您在军的组建中一切顺利。有什么需要,请迅即来信,我当立即盯着中央供应局,要它尽快满足您的要求。好,就写到这里,等待愉快的见面。”

看到一种不正常的现象:米罗诺夫害怕政治工作人员,而政治工作人员又害怕米罗诺夫。同时政治工作人员又对米罗诺夫掩盖了事实的真相。有鉴于此,米罗诺夫对政治工作人员们说:

“如果你们不相信我,请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可以走,不会妨碍别人,但不要把我幽闭在一无所知之中。曾经把我遣送到西方面军——这是一种流放,我容忍了,现在又召唤我来。结果又发配到萨兰斯克。看看这就是共产党员们干的事情。我只有开枪自杀了事。”

顿河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不仅不愿意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配

合工作,不仅对它隐瞒了对米罗诺夫态度的转变,而且甚至于在今年8月16日还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发去了一份狡猾阴险的公文,其内容如下\*:

“亲爱的同志们!利用这一机会,顿河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它的政治部分)在自己相当艰难的工作中希望就以下问题得到记录在案的交换意见和决定:

1. 你们是否认为,有必要对哥萨克群众进行(当然是分寸适度的)共产主义教育?你们是否认为有必要建立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如何着手建立,以及政委在哥萨克团队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

2. 如果建立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是必要的,那么在指挥人员建议群众保持非党员身份的情况下,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才能既不破坏指挥人员的威信,又做到这一点呢?

3. 你们是否认为有可能在建设红军过程中允许思想自由,或认为有必要对红军战士开展的政治活动都局限于不妨碍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的—定范围之内?

4. 如果由实际上多次证明其忠诚于苏维埃政权但不是党员的指挥人员负责政治教育,你们是否认为对事业有利?

5. 你们是否认为对抱成一团的群体即哥萨克不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也即不在其中建立共产党基层组织,有利于革命事业?

6. 最后,把坚信必须成为非党员的(也就是说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有了反对共产党员的成见的)抱成一团的哥萨克放到一名易于激动的哥萨克手中,这样的问题竟不引起你们丝毫的疑虑吗?

你们对上述问题的权威性回答,不管怎么说,总能够改善我们日常工作中的策略,使我们有可能清除遇到的缺点和误会。请将答复交紧急信使送达。致以同志式的敬礼。”这份文件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直到9月4日才收到,已经很晚,自然也就未予答复。

8月24日,在米罗诺夫起事之际,顿河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向军的红军战士发布了如下一份呼吁书\*\*。

“同志们!我们曾经采取一切措施,以求和平处理米罗诺夫同苏维埃共和

---

\* 参见181号文件。

\*\* 参见214号文件。

国的冲突。现在谈判时间已经结束,而为了使你们知道你们被带往何处和要去做什么,我们转发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如下决定:

‘米罗诺夫被宣布为暴乱分子,一些强大的支队正在调来消灭他。他将作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予以处置。请将此通告全军各部,并警告在先:任何人胆敢举枪反对苏维埃政权,将被彻底消灭。为了避免流血,最后一次建议米罗诺夫回来履行军人职责,否则他将被认定为革命的叛徒。如他自愿服从,我保证他的安全,否则他必死无疑。’”

不过这份呼吁书却远没有向顿河军的所有部队宣布,例如:(1)被政治工作人员称之为“禁卫军人”的最忠于米罗诺夫的红军警卫部队;(2)机枪部队;(3)辎重队。从米罗诺夫支队中自愿投诚的400名俘虏口中可以知道,他们受米罗诺夫欺骗后开往前线,并不知道米罗诺夫被宣布为叛乱分子。政治工作人员自己也说,当时他们被迫转入地下,因此未能很广泛地向全军通报这一情况。

此外,还应当指出一种很能说明问题的现象,即竟有18名共产党员跟了米罗诺夫走,他们是:伊万·戈尔布诺夫、帕维尔·巴格达萨洛夫、伊万·克列夫佐夫、亚历山大·伊兹瓦林、奥斯卡·马特恩、伊里亚·索洛马京。党的同情者:T.莫尔古诺夫、伊里亚·霍罗申科夫、格里戈里·萨夫拉斯金、米哈伊尔·丹尼洛夫、亚库莫夫、尼坎德尔·索科洛夫、库兹马·斯特拉霍夫、尼古拉·切库诺夫、彼得·布拉图欣、德米特里·马拉霍夫、尼基福·波波夫、布拉特金。

### 三

哥萨克工作部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可以归纳如下:

米罗诺夫拥有的巨大权力是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赋予的,这一点在报告的第一部分已经讲到。

哥萨克工作部一开始对米罗诺夫是不信任的,这从哥萨克工作部委员切库诺夫同志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哥萨克工作部委员斯捷潘诺夫同志送交党中央秘书斯塔索娃同志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弗拉基米尔斯的两份报告就可以看出。(两份报告都是今年3月22日送出的。)

但是,当米罗诺夫得到中央政权机关赋予巨大权力和充分信任之后,当他在哥萨克工作部作过报告以后被增补为哥萨克工作部委员。有关决议见于第75号会议记录,兹全文引证如下:“认为米罗诺夫同志的报告详尽地阐明了形势,既谈到了哥萨克问题的实质,又提及劳动哥萨克对待苏维埃政权的态度,这些认

识为全体劳动哥萨克所公认；谨向米罗诺夫同志为他所作的详尽的报告表示深切的感谢；注意到米罗诺夫同志指出的前线的需要和劳动哥萨克参加红军队伍的志愿人员的匮乏，同意满足米罗诺夫同志关于把所有来到莫斯科的，以及所有没有负责的业务和工作的哥萨克送到他所在那个军的请求”<sup>\*</sup>。

下面再全文引用关于增补他为委员的第76号会议记录<sup>\*\*</sup>：

“怀着对米罗诺夫同志在巩固苏维埃政权和捍卫劳动哥萨克权益方面的全部作战活动的深切、真挚的感谢之情，并考虑到米罗诺夫同志对苏维埃政权的无限忠诚——这一点他以自己的信仰有力地作出证明，并且不仅表现在言论上，而且表现在两年时间内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浴血奋战上，——不仅如此，米罗诺夫同志还为自己赢得了不可战胜的领袖的声誉，增补米罗诺夫同志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委员，以便根据最高军事当局的需要，利用其作为作战军队前线军事战略家的知识。为了同米罗诺夫同志，以及同相应的战线建立广泛的联系，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开展政治工作，决定派出一名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的委员（由米罗诺夫同志选定）前去协助他。”

哥萨克工作部襟怀坦荡地对待这个军的政治工作人员，我写给拉林同志的信<sup>\*\*\*</sup>足可证明这一点。这封信曾在哥萨克工作部内宣读，其内容如下：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通过阿维洛娃同志得悉，您不同意今年8月6日政委们在第一号报告中陈述的见解，因此您认为最好不要对这份报告过于重视。我完全赞同您的意见，但与此同时我希望能听到您对下列问题的建议：首先，是否应当[要求]他作出解释，而我认为这样做是公正合理的，因为无论从一般程序说，还是因为他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的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都无权隐瞒所收到的对委员们抱怨和通报；其次，您是否认为有可能亲自向米罗诺夫同志转交所附上述报告的副本（不带送件公文）加以说明，并请他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解释。如果您认为把这份报告的副本转交给米罗诺夫同志对您不方便，那么请把这份副本连同送件公文一并装入信封封好，交由派去的索宁同志送交米罗诺夫同志。

我本人对于米罗诺夫同志的革命忠诚并无怀疑。

\* 参见167号文件。

\*\* 参见169号文件。

\*\*\* 参见179号文件。

据我对他的了解,无论通过亲自同他交谈,还是根据他在哥萨克工作部所作的报告,或者按照有我在场时他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同志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同志作的报告来看,米罗诺夫同志,作为同反革命作战的红军战斗人员和为苏维埃政权服务的工作人员,给我的[印象]完全是明显忠贞不渝的。

遵照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的委托,请您,拉林同志,寄一份关于霍皮奥尔管区工作的书面报告,并附以关于苏维埃政权的错误的看法,以免今后再犯,并转告自己的同志们,也许,他们之中有谁能成为哥萨克工作部写一份特别是关于粮食政策和征用方面的书面报告。

我手头已经拥有近十份负责工作人员关于顿河地区工作的详尽报告,来自:科捷利尼科沃、莫罗佐夫、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米列罗沃等区,以及关于声名狼藉的顿河局和地方工作部的情况。所有这些报告都已报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据此,苏维埃对待哥萨克的政策方针发生急剧改变:从不加区别的、轻率冒失的恐怖行动和混乱无序的、只靠武器的力量实施的,或如同普利亚特、吉耶和弗伦克尔他们采用的方法推行的清除哥萨克行动,转变为最为谨慎地、最为明智地、最为关切地对待劳动哥萨克——中农和贫农,同时还要考虑到历史形成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以及哥萨克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状况。

据此已经拟就一份告劳动哥萨克的呼吁书(宣言),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同志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同志,以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签署。俄共(布)中央现在也正在研究哥萨克问题。

请催一下米罗诺夫同志,要他尽快派验收人员携带钱款购回呢料,否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开具的购买 5600 俄尺蓝色呢料和 700 俄尺红色呢料的凭证即将作废。呢料的价格为 80 卢布。

向您致以同志式的敬礼,并请您写一封回信,交专门紧急派往您处的信使索宁同志。”

但是顿河军的政治工作人员,正如现在已经弄清的那样,不但不愿和哥萨克工作部配合工作,而且还对其隐瞒了许多事情(参见报告第二部分),提供了一些不全面的消息,从而,例如,把派往顿河军了解情况的哥萨克工作部委员库久别尔金同志引入歧途。这就是他的报告存在片面性和哥萨克工作部的第 86 号决议\*出现错误的原因所在。这个决议说:

\* 参见 195 号、196 号文件。

“考虑到米罗诺夫同志是一位在革命的劳动哥萨克中深孚众望的领袖，真诚而全身心地坚持社会革命，因而也是全力支持苏维埃政权的，为此无论在组建和指挥哥萨克特别军方面还是在他的政治活动中都应予以支持，据此采取紧急而果断的措施撤换上述这个军中的负责政治工作人员，认定他们在革命的劳动哥萨克中没有威信，对待米罗诺夫同志的行动持有错误意见，从而耽误了这个军的正确组建，应任命一名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委员和一名党中央委员为该军政委，并全权责成库久别尔金同志和马卡罗夫同志贯彻执行本决议。”

8月16日，米罗诺夫寄给哥萨克工作部一封信，内容如下\*：

“向哥萨克工作部致以诚挚的敬礼。我为哥萨克工作部对我的关怀和对我组建一个有战斗力的军的工作的关怀深为感动。不过，可惜，我在这方面的创造性活动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关于这些困难，库久别尔金将作详细的汇报。我是第一次抱怨，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事业，因为这些人并不了解正在做什么。我在这里只讲一点：‘亲爱的同志们，我是哥萨克工作部委员，你们应当知道，米罗诺夫将终生背负起自己的十字架，决不背叛实现一切生产资料社会化的伟大事业，因而由此也不会背叛社会革命。请帮助我扫清黑色的迷雾和笼罩在我头上的乌云。’

这并非是我的需要。前线需要这样做。下面是刚刚收到的一封前方来信的摘录：‘……但是明确地知道了，不论怎样，中央已经对您表示关注，有了这一点自然可以对您放心了。有一些谣言在流传。一些人说：“我们的米罗诺夫已经在波沃里诺了”，另一些人说：“他刚刚出发”，第三批人说：“他拟定了一个切断察里津并把立宪民主党人赶到黑海的计划，以便和他们算清账。”还有谣言说：“赋予了他清除一切消极怠工者的广泛权利”等等。红军战士和所有其他的师都迫不及待地等待着您把师调会自己身边，以及您是否很快出发，因为，坦白地说，到处，任何地方，特别是在我们师，所有人无一例外地希望您立即回家，对您抱有希望……’

这里说的都没有夸大。

因此我以为，该是理解并抛弃对我的一切担忧的时候了。我敢保证，群众并不是跟着我个人走，而是追随着劳动农民和哥萨克群众欢迎的某一种主张的代表者。而我，再重复一遍，决不背叛这一主张。

---

\* 参见193号文件。



顺便说起。南方面军派到军里来的政治部全都由在霍皮奥尔管区崭露头角的人组成。一开始出任师政委的是前霍皮奥尔革命委员会主席拉林同志。他原先对于管区内发生的横行不法的现象就没有恰当作出反应。动员入伍的哥萨克占到人员的大多数,目前在军里无论对于他还是对于所有政治工作人员都深感憎恶,因为这些人本村镇的种种劣迹为人们所共知。拉林目前被任命为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政治工作人员把对哥萨克的恼恨转移到我身上,他们以为他们在红军战士中间工作无力是由于我的影响。由于想恢复自己的威信和党的威信,这些人不惜采取任何办法,并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个极端,结果既破坏了自己的威信,也损害了自己所服务的事业的声誉。

对社会革命最有好处的事,是让所有的政治工作人员离开这个军,由政治见解比较成熟的新的的人员来取而代之。如果哥萨克工作部同意我的结论,那么连拉林同志也应离开。我以为,最好有一名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由哥萨克工作部派出,因为全军都是哥萨克,或者是顿河地区出生的人。我看到一些西部地区来的哥萨克看到库久别尔金同志后的喜形于色的情状。这是我们这个危急时代的典型表征,因此,由于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我敢以他们的名义提出他为候选人。

请求安排特快列车运送服装和鞋靴。不要让人们缺衣少鞋地再多等十天,冷天就要来临,无法保证人们对此会默默承受,可能有人借此煽风点火,我最怕的是这事,因为材料都是易燃品。

请给我寄哥萨克制服裤来,我还是想穿着这种裤子去死。

社会革命万岁!”

但是就在8月22日下午4时,在顿河军的卫戍区会议上,米罗诺夫暴露了他对待哥萨克工作部的真实态度,称之为“猪狗般卑鄙的工作部”和“盲肠的阑尾”。哥萨克工作部听取了我的报告和哥萨克工作部委员库久别尔金同志所作的补充以后通过以下决议(报告人M.马卡罗夫):\*

“1. 在听取了从萨兰斯克回来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权代表马卡罗夫同志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委员库久别尔金同志的报告以后,讨论了米罗诺夫的武装发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认为,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当此帝国主义者的仆从们、邓尼金和其他人等正对苏维埃俄罗斯构成严重威胁之时,不要说武装发动,即使是自作主张的行动,不管是由什么情况而

\* 参见241号文件。

引起的,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因为任何一种这样的发动都会给苏维埃俄国防御帝国主义者入侵的事业造成难以克服的危害,因而米罗诺夫率领红军部队擅自撤离萨兰斯克以及他其他一系列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行动,毫无疑问应当视为反革命行为,而他本人应当被宣布为共和国的敌人。

2. 有鉴于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不愿意与苏维埃俄国的敌人有任何共同之处,将米罗诺夫从哥萨克工作部委员中除名。

3. 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查明,在米罗诺夫和顿河军苏维埃工作人员之间存在不正确的相互关系,以及希望进一步澄清与米罗诺夫的发动有关的所有情况,[哥萨克工作部]请求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允许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中选派一名委员参加南方面军成立的调查这一案件的特别侦查委员会。

4. 印发一份就米罗诺夫的冒险行为告红军各苏维埃团队哥萨克的呼吁书。

5. 委托马卡罗夫同志和库久别尔金同志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特别侦查委员会作报告。”

主席团

哥萨克工作部部长 Ф. 斯捷潘诺夫

政委 М. 马卡洛夫

秘书 多尔加切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4 卷,第 7—31 页。原件,并盖有哥萨克工作部的印鉴。)

243

##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 《告所有红色哥萨克团》的呼吁书

不早于 1919 年 9 月 8 日

红色哥萨克兄弟们！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向你们热烈致敬，红色战士们！是你们用自己的身躯捍卫着劳动人民的政权，使其免遭在外国资本的刺刀支援下的反革命的攻击。无论这场斗争多么艰苦，胜利的时刻毕竟不远了。

同志们！你们要自始至终勇敢无畏，不受各式各样的冒险分子的恶意挑拨，他们正蓄意在革命的劳动哥萨克中制造思想混乱和分裂。谁反对共产党员，谁就是反对苏维埃政权。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切不可举起武器反对党，正是这个党目前领导着社会革命，正是这个党两年来一直领导着工人、农民和劳动哥萨克走向对全世界资产阶级的胜利。

是苏维埃政权建立了强大的红军，而红军正是胜利和挽救革命的保证。你们一直和劳动者的红军并肩前进，同劳动人民的敌人顽强奋战至今。工人和农民的俄国相信，在此进行最后决战的时刻，红色的战斗哥萨克决不会离开红军，也不会听信索罗金、格里戈里也夫一类冒险分子的挑拨，这些冒险分子如同披着羊皮的狼，在一定的时间内他们消失在我们兄弟般友好的家庭中无声无息，一旦当我们即将取得对许多世纪以来的压迫者的胜利之时，他们会背信弃义地用嗜血的大嘴在轻信的人民的背上咬上一口。

哥萨克同志们，红色战士同志们！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要把挑唆暴动者和造谣者从自己身边赶走。

你们众所周知的米罗诺夫原来是社会革命的叛徒和变节分子。他在个人野心的指使下宣称自己是俄国的救世主，举起武器反对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丧失理智的冒险分子也号召哥萨克跟着他走向流血的死亡。

挑唆暴乱和丧失理智的冒险分子米罗诺夫必将遗臭万年！

劳动的革命哥萨克万岁！

战斗的红色哥萨克团万岁！

强大的、战无不胜的红军万岁！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4 卷，第 57—58 页。盖有哥萨克工作部印鉴的副本。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 号全宗，65 号目录，35 号案卷，第 135—136 页。副本。）

## 244

## 顿河军司令部警卫队政委库特列夫关于 米罗诺夫在8月22日群众大会上的发言送 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的报告

1919年9月8日

兹向哥萨克工作部报告如下情况：今年8月22日，顿河军军长、前上校米罗诺夫发起暴动。这天下午4时，他向全卫戍区发布命令，要求参加在萨兰斯克市季赫温营房附近召开的群众大会。在会上他是这样开始讲话的：“同志们！列宁公民和勃朗施坦-托洛茨基向劳动哥萨克发出了新的呼吁书！”\*等等。讲话的开场白就显示出米罗诺夫下面要讲的是什么话。米罗诺夫开始宣读刊载在《消息报》上的著名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劳动哥萨克书。宣读时，每过2—3行他就要作一番解释。在解释中他提到了列宁、托洛茨基本人，说他们是不惜千万人牺牲、不惜人民流血的激进主义者。同时，他也涉及哥萨克工作部，不知为什么称之为“猪狗般卑鄙的”部，说坐在部里的是一批“十足的傻瓜”、哥萨克利益的背叛者。他的演讲通篇都充满了黑帮分子挑动杀戮的呼唤。他还为他在西方战线时曾发布反对屠杀犹太人的呼吁\*\*而表示惋惜。他是这样说的：“我为曾经写过反对屠杀的呼吁书而感到惋惜。不仅在这里，在地方上，而且在勃朗施坦们、纳哈姆克斯们等等一伙无赖盘踞的中央，都应当消灭犹太守财奴的强暴行为。”他说，是共产党员扼杀了俄国，瓦解了军队，所以现在需要我们哥萨克到前线去，去打败邓尼金，然后将枪口转向莫斯科，以便推翻人民委员会，建立由劳动农民和哥萨克选举的真正的苏维埃政权。大会结束时下达了逮捕在场的所有共产党员的命令。最后他向哥萨克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哥萨克是否相信他并跟着他走，如果是，他就宣布出发，如果不，他就当即开枪自杀。哥萨克不让企图表

\* 参见187号文件。

\*\* 参见150号文件。

示反对的共产党员们说话,如果一再坚持,米罗诺夫便以军长的名义禁止这样做。大会结束后,共产党员被释放回家,但市区四周岗哨密布,并有骑兵巡逻队搜索,他们接到命令说:如有共产党员企图外逃,可就地枪杀。

22日夜间和23日用于进行出发前的准备工作。仓库中的被服全部取出,由哥萨克分掉,原属于顿河哥萨克骑兵第1师的钱款也被从金库中取走,在各团之间分配。24日早晨,他出发向南方行进,最后一批辎重离开时已是24日夜间。在24日早晨他又召开了群众大会,会上人们告诉他说,斯米尔加同志已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他对此毫不在意,宣称:“已经破釜沉舟,退路没有了。”

在8月22日的发动之前,举行过几次卫戍区的群众大会,是他未经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同意而召开的。在这几次大会上,他并没有涉及中央政权,但攻讦了其他的共产党员,把他们都说成是混入党内的分子。他要求哥萨克做像他那样的非党员,他说当他到达顿河以后,他就不允许这些败类出现,并在那里建立起秩序,如果不听他的意见,他就调转枪口指向莫斯科。以上便是关于米罗诺夫暴乱的简要报告。

#### A. 库特列夫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94号目录,91号案卷,第366—367张。  
签名件。)

## 245

### “政治工作的水平本来处于相当的高度” (顿河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本军事态的汇报\*)

第315号

1919年9月10日

送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 文件标题是原有的。

在米罗诺夫领导下的组建工作,如同总司令电报所指出那样,是自7月25日起,即从最后一个梯队从利佩茨克到达时起,开始进行的。在此之前,米罗诺夫只是在6月末在哈瓦同动员入伍的哥萨克偶尔会见。自7月7日至25日在利佩茨克期间,主要的组建工作尚未进行,米罗诺夫一直没有在利佩茨克露面。在经济管理和队列方面8月18日以前米罗诺夫没有表现出任何主动性,给人的印象是缺乏才能和没有组织能力。米罗诺夫的工作在于召开群众大会,在会上他力求巩固自己作为“哥萨克政治领袖”的威信,为此不惜进行蛊惑宣传。7月26日、29日,8月1日、2日、7日、14日、16日,米罗诺夫一步一步地沿着下坡路滑去,有时甚至越过了礼貌的界限(8月14日,他自行召开卫戍区大会,逮捕了两名共产党员),但也不时宣布休战(8月16日,在胡作非为的8月14日之后的一次结束讲话时他几乎号召人们建设共产主义)。前四次讲话的性质已经露出不祥之兆,如果不是预示要发难的话,那我无论如何也要告诫说赋予米罗诺夫重大责任存在危险性。8月6日,斯卡洛夫同志前去科兹洛夫,带去了一系列报告,其中每一份的结尾都同样写着:“必须把米罗诺夫和哥萨克分开。”在10—11日的直达电报通话中,又向斯卡洛夫同志转告了米罗诺夫8月7日讲话的性质,这次讲话又更加证实了原先的结论。8月14日,我们发出了一封电报,向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通报了有关卫戍区群众大会、有关逮捕两名共产党员,以及有关米罗诺夫作为卫戍司令企图绕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意向等种种情况。就这样一直持续到8月22日米罗诺夫公开举事为止。甚至在这之后,米罗诺夫还和先前一样摇摆不定。“咄咄逼人”的口气不时被缓和局势的调门所冲淡。虽然米罗诺夫的讲话通常带有字面辩论的意味,但形势表明,问题决不仅仅限于辩论的范围之内,所以8月20日通过当地县委用密码向奔萨作了通报。8月22日晚上,在群众大会结束以后,通过直达电报又一次向在奔萨的斯米尔加同志报告了情况。夜里进行了谈话,命令米罗诺夫23日到奔萨报到。23日,米罗诺夫一天之内两次改变出发的决定;到傍晚,他不顾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禁止,下了向各团分发被服、武器装备、钱款的命令。23日晚上,斯米尔加同志通过直达电报转达了“共和国”关于宣布米罗诺夫不受法律保护的命令,并最后一次邀请他去奔萨。在夜间,一方面打印此项命令,一方面接到了米罗诺夫发给各团的关于24日9时从萨兰斯克开拔的命令。24日早晨7时,斯卡洛夫同志以斯米尔加同志的名义邀请他回来履行军人义务,在米罗诺夫拒绝执行后,斯卡洛夫同志向他宣布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的命令。就在7时,政治

工作人员在各团宣读了关于米罗诺夫不受法律保护的命令。各团早已受到蛊惑宣传,于22—24日跟着米罗诺夫出发。政治工作的水平本来处于相当的高度,讲课、座谈、群众大会几乎每天经常不断地进行;但是,在没收财物、实行粮食垄断制、执行恐怖政策,总之在处理哥萨克问题上,米罗诺夫还是得以先是对共产党员散布了成见,随后造成一种对共产党员的憎恨气氛(最后几天);正是在这种狂暴炽热的气氛中米罗诺夫带走了哥萨克。

原顿河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7943号全宗,1号目录,7号案卷,第44张及其背面。  
使用顿河军格式公文纸的打字件,经斯卡洛夫修改。)

## 246

### “每一个正直的公民都应当像对待 疯狗一样向米罗诺夫开枪射击”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 向第9集团军发布的命令)

第150号  
勒季谢沃

1919年9月12日

在所有步、骑、炮兵连队和特勤分队宣读。

前哥萨克上校米罗诺夫一度曾在红军中同克拉斯诺夫作战。米罗诺夫追逐个人功名利禄,妄图出任顿河的阿塔曼。当哥萨克上校米罗诺夫看出,红军作战不是为了满足他米罗诺夫的虚荣心,而是为了贫穷的农民和哥萨克的利益,他就举起了暴动的旗帜。经与马蒙托夫和邓尼金取得联系后,米罗诺夫欺骗了数百名哥萨克,并试图率领他们冲向第23师驻地,以便在那里制造混乱,从而把工人农民的团队拱手交到反革命敌军手中。

作为一名变节者和叛徒,米罗诺夫已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每一个

正直的公民,但凡在路上遇到米罗诺夫,都应当像对待疯狗一样对他开枪射击。

消灭叛徒!

工人、农民和劳动哥萨克的联盟万岁!

第23师正直的战士万岁!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陆海军人民委员 П. 托洛茨基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7号全宗,2号目录,3号案卷,第69张。由托洛茨基列车行军印刷厂印刷的铅印件。)

## 247

### 《米罗诺夫上校》 (托洛茨基的传单)\*

巴拉绍夫市

1919年9月13日

前上校米罗诺夫\*\*的功名利禄之路可耻而又可怜地结束了。他自己认为,也有许多别人认为,他是一个大“革命家”。米罗诺夫曾经同克拉斯诺夫作战,并率领他最初的几个游击支队投奔苏维埃红军。米罗诺夫暂时参加革命的原因是什么呢?

现在这一点已经大白于天下:原因在于个人羡慕虚荣,追求功名利禄,企图踩着劳动群众的肩膀向上爬。

革命的任务在于建立劳动人民的绝对的、牢固的统治。顿河地区剥削者的代表人物和首领当时是克拉斯诺夫将军,如同现在是邓尼金一样。正因为如此,苏维埃军队的作战行动指向克拉斯诺夫。这一斗争的目的在于,发动被压迫在最底层的哥萨克贫民,把他们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在他们的帮助下镇压哥萨克

\* 由托洛茨基列车印刷厂以传单形式印制。

\*\* 米罗诺夫在旧俄国军队中的最后军阶为哥萨克军中校,相当于中校衔。



贵族和富农,为在顿河地区建立新的、更加公正、更加幸福的生活创造条件。

对于这一切米罗诺夫根本不理解,也无从感受。他以为,打败了克拉斯诺夫以后,把他前上校米罗诺夫\*放在顿河委派的阿塔曼的位置上,那样一切问题都会得到解决。他把人民革命理解为最上层的人事变动,也就是说,他认为,劳动人民的起义和斗争只不过是达到自己个人政治升迁的手段。当他看到,苏维埃军队的胜利并未能使他上台掌权,而是建立了当地贫苦人民的政权,他开始愤愤不平,最后大发雷霆。时间越久,他就更加不遗余力地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宣传。不过也必然如此。因为这是劳动者苏维埃的政权,而不是他哥萨克上校米罗诺夫的政权!

在红军向顿河地区推进期间,在各个地方毫无疑问由于个别的苏维埃政权代表和素质较差的红军部队的过失,在对待当地哥萨克居民方面出现过不公正之处,甚至残酷行为。这些错误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哥萨克曾经在太长的时间一直支持白卫军匪帮。有头脑的和正直的人应当理解相互仇恨的原因,竭尽全力去缓和红军部队同当地哥萨克之间的敌对情绪,将其化解,并代之以相互理解、团结友爱。苏维埃政权机关代表的个别错误和不正确的做法,正在由苏维埃政权自己在克服,而中央政府对于那些不能理解自己在对待劳动人民方面的任务的工作人员将采取严厉手段加以惩处。

米罗诺夫的做法则完全不是这样。从个别地方工作人员的过失和错误中,米罗诺夫为自己大捞政治资本,借此为自己争取群众,进行宣扬和制造荣誉。在自己思想混乱的传单和演说中,他开始把自己描绘成哥萨克群众的保护者和庇护人,并唆使他们反对真正的苏维埃政权。其间他还和邓尼金一唱一和地散布苏维埃政权要消灭哥萨克的卑劣谎言。本来是一场反对哥萨克将军和富农,支持哥萨克贫农和中农的斗争,被米罗诺夫颠倒黑白地描绘成一场反对劳动哥萨克的斗争。\*\*

严肃认真的人们,同压迫者斗争了几十年的老革命家,都十分清楚,米罗诺夫必死无疑。革命时期有不少这一类意想不到的推崇劳动人民的热心人泛上水面——他们是口头上的革命派,事实上的反革命派。一些个别的负责同志曾努

\* 这里和下面表着重的字体是米罗诺夫在传单的一份副本上强调的。页边写有他对这些词句的反应。米罗诺夫阅读这份传单的时间看来正是他撰写自己的《忏悔录》的时候(1919年10月)。——参见303号文件。

\*\* 页边有米罗诺夫手写的批注:“乌拉尔的哥萨克和向顿河地区发布的命令。”

力帮助米罗诺夫清醒过来,希望他能悬崖勒马。人们对他说:“如果顿河地区苏维埃政权的代表犯有错误,那就让我们共同来纠正这些错误,让我们尽可能把哥萨克底层的代表吸收到苏维埃管理机构中来。”\* 劳动者的革命是困难而艰苦的事业,不可能不犯重大的错误,但是,归根结底,只有苏维埃政权能够把人民,其中包括劳动哥萨克,引向康庄大道。”

但是,这些话并不配米罗诺夫的胃口。他的一切反对意见归纳成一点,那就是:“让我做顿河地区的委派的阿塔曼,一切就都好了”。\*\* 不过,苏维埃政权当然不能这么做:第一,顿河地区的劳动哥萨克并不需要委派的阿塔曼,他们需要的是哥萨克、农民和工人自己的苏维埃政权;第二,米罗诺夫这样一个性情乖张,头脑混乱的大言不惭的夸夸其谈者,根本不应该赋予他任何政权。

当最后看清他不可能当上阿塔曼时,米罗诺夫决意走上绝望挣扎的道路:如同他酷肖同胞兄弟的乌克兰阿塔曼格里戈里也夫一样,米罗诺夫举起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的旗帜。格里戈里也夫的下场人所共知。受他欺骗的军队在最初几次交战以后就溃不成军了,不堪一击,四散逃窜,有的投奔了红军。格里戈里也夫本人被击毙。\*\*\* 显而易见,等待着米罗诺夫的是同样可耻而可怜的命运,只是要来得更加快些。格里戈里也夫在一段时间内总算在富农的领导下把几千名受欺骗的愚昧农民吸引到自己一边,而米罗诺夫从一开始起便只带走了可怜的几百名追随者。如同所有破了产的冒险家一样,米罗诺夫也散布谣言对自己的兵力大肆渲染,说追随他的有7000名骑兵,等等。实际上跟着他的不到700人。

乌克兰阿塔曼格里戈里也夫发起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时,一周之后同邓尼金取得了联系,寻求他的保护和支援。而米罗诺夫,如所周知,则信誓旦旦地声称,邓尼金不是他的朋友,而是敌人。但是,又有哪一个傻瓜会相信叛徒米罗诺夫的誓言呢?邓尼金会对自己说:“米罗诺夫举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那就是说,米罗诺夫是我邓尼金的助手和后盾。”而米罗诺夫对自己说:“邓尼金反对为我所憎恨的苏维埃政权,因此邓尼金是我的保护人和后台。”他们其实狼狈为奸:邓尼金不妨碍米罗诺夫,米罗诺夫帮助邓尼金。不必怀疑,在他们之间早有了秘密联系,可疑的中间人早就往来于邓尼金营地和米罗诺夫营地之间,只

\* 页边有米罗诺夫的批注:“是谁在什么时候说的?相反!”

\*\* 页边有批注:“撒谎!”

\*\*\* 页边有批注:“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是背着受米罗诺夫蒙蔽的哥萨克而已。

下一步会怎样呢？不难预测。米罗诺夫到处乱窜，但总的方向是想去他原先指挥过的第 23 师制造混乱。谁也不会跟着他走。富农们不会去，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更加可靠、更加强有力的领袖——邓尼金。劳动哥萨克不会去，因为他们需要的不是委派的阿塔曼米罗诺夫，而是有劳动哥萨克代表参加的政权。

米罗诺夫的冒险行动必将如同肥皂泡一样迅即破灭，不过会给劳动群众的事业造成不小的危害。历史必将会给米罗诺夫的坟墓钉上一根黄杨木橛子，作为这个可耻的冒险分子和可怜的叛徒罪有应得的标志物，使其永世不得翻身。\*

#### A. 托洛茨基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 33987 号全宗, 2 号目录, 3 号案卷, 第 108 张及其背面。铅印件。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 秘档第 H-217 号, 第 2 卷, 第 156—158 页。有米罗诺夫做了批注的打字副本。)

## 248

### 托洛茨基关于步兵第 23 师 给第 9 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

第 281[8]号

1919 年 9 月 13 日

秘密

关于第 23 师对于米罗诺夫的反革命宣传会作出何种反应，观点各异：一些人认为，米罗诺夫不会取得任何效果；另一些人以为，他有可能带走相当数量的骑兵。最好当然是作好坏的方面的准备，以免措手不及。您是否认为比较恰当和慎重的做法是把第 23 师中那些值得怀疑的骑兵部队暂时从第 23 师的编成内划出，调到别的地段，使其在作战上隶属于某一个比较可靠的师，例如第 14 师。

\* 页边有批注：“白军想把他吊在(托洛茨基墓旁的)黄杨木橛上。”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Л. 托洛茨基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92号全宗,6号目录,5号案卷,第182张。使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格式公文纸的核实无误的副本。)

249

## “我善于理解米罗诺夫并能够赢得他的好感” (叶夫列莫夫关于顿河军和米罗诺夫情况的报告\*)

1919年9月15日以前\*\*

在叙述这个严肃的题目之前,我希望对我的“文章”\*\*\*采取批评的态度,但不是不容分辩的否定。这个题目极其敏感,引人关注,对许多问题的阐述均从新的角度出发,因此我以为,这一切会促使你们从头至尾读完这篇“文章”,而不致指责我对某些事物抱有成见。为了不发生后面的这种情况,以及为了更有说服力,我将力求更多地以事实为根据,也请原谅我的这篇文章略嫌冗长,以及也许是多余的细节描述。如果不是自己本身被打倒,要打破根深蒂固的信念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我不准备放过任何一个能说明我的观点和信念的细节。

6月份,在顿河军辖区进行了动员。为了使动员更加卓有成效,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是以在顿河农民和哥萨克中深受爱戴的米罗诺夫的名义进行的。动员进行得不错,凡是米罗诺夫同志露面的村镇,动员入伍的人数比较齐全。而米罗诺夫同志无法前去的那些村镇,哥萨克激动不安,谣言四起,说米罗诺夫同志已经不在人世,人们在欺骗他们,于是响应动员的人数就少。革命军事委员会

---

\* 在罗斯托夫州现代史文件保存中心存有记述上述事件的回忆材料。(910号全宗,3号目录,752号案卷。)

\*\* 在文件第1页上有如下批注:“1919年9月15日收到。”

\*\*\* 作者注释:“我原先设想写一篇文章,但由于马卡罗夫建议尽快把材料给他,所以未来得及写成。”

是通过我实施这次动员的,因而我得以仔细地观察了动员的过程和特点。

在此期间我产生了一种想法,那就是应当在俄共和米罗诺夫同志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关系,找到一种我们党员同他之间的共同方针;通过对他逐渐施加影响和友好的劝诱使他成为俄共的忠实工具,并通过他把他在顿河群众中的威望和声誉转移到党的身上来。

我表示了自己愿意去米罗诺夫的顿河军担任政委的意愿,并通过吉耶同志向索柯里尼柯夫同志说明了自己的主张。我以前就认识米罗诺夫同志,对于哥萨克也有较深的理解,我一直能取得群众的好感,因此对自己的成功充满信心。

我到达顿河军后的一个星期内,没有获得任命。在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特里佛诺夫同志私人会见时,我提醒他说,应当让我有一定的工作、职位和证件,因为我至今还没有。这样又过了几天,被动员入伍的哥萨克因得不到给养开始出现骚动。这是在沃罗涅日省的哈瓦村。我开始感到不安,我就去到列车上的哥萨克那里,跟他们谈话,还一起住了几天。此后,我再次提醒特里佛诺夫同志说,没有职务,我就没有职权,也没有证件。任何时候我都有可能陷于难堪的境地,甚至被捕。他又一次答应很快宣布任命,然后又是毫无消息。这时,由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的政治委员扎伊采夫同志出现了,并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以未来政委的身份来到这里,却在这里遇到了刚刚受命担任这项职务的人。当扎伊采夫同志问及我的职务时,我回答说,现在还没有职务,我想很快会有任命。

收到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向利佩茨克撤退的命令。哥萨克骚动不安。米罗诺夫同志来到,让他们平静了下来,召开了规模巨大的群众大会。在他的讲话中我捕捉到愿意同共产党员交好,与共产党员同志们友好和谐共事的愿望。他回忆起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的共产党员如何伤害了他<sup>199</sup>,如何将他“消灭”,并指责他具有反革命特性。他表示希望说,这一切以后不会再发生了,和新派来的共产党员一起他将打败邓尼金,等等。扎伊采夫和我邀请他到住处小酌。在席间有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卡洛夫同志在场的友好谈话过程中,我审视和观察了米罗诺夫。他心情开朗,兴高采烈。两天以后,又有过这样一次家庭氛围中的“友好”交谈。之后不久,我随一列车哥萨克前往利佩茨克。有一部分哥萨克是骑马行进的,这对他们的情绪有很大影响。他们特别感到不满的是,不得不走完如此远距离的行程,却又没有足够的马秣和给养,更主要的是,往往只能骑没有备马鞍和没有钉上蹄铁的马前行。每一名骑兵,更不用说哥萨克了,都是先把马匹喂好喂饱,然后才自己进餐。他们知道,这样远距离的行军会给未钉蹄铁的马

匹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在利佩茨克我又过了近一个星期而没有得到任命,加上前一段共有两周半的时间了。斯卡洛夫同志到来。哥萨克情绪激动。马秣和给养不够。许多人赤足无鞋,衣不蔽体。我和扎伊采夫也得不到明确的指示。因此,扎伊采夫也无法详尽地回答哥萨克提出的质问。斯卡洛夫也提不出明确的意见——是否着手组建部队,开始工作?我要求得到任命。打电报去顿河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得不到回答。

在我的房间里住进了一名叫巴格罗夫的哥萨克,他由米罗诺夫同志任命为顿河军卫生部部长。他整天四处奔忙,为哥萨克搜寻医药用品,寻找诊疗所用房,等等。不久他就建立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卫生机构。他是坐牢两次的政治犯,曾被克拉斯诺夫分子判处死刑,是一个纯正的革命者和诚实的工作人员,除巴格罗夫外,同我住在一起的还有临时任命为师长的日古尔。

这样,在顿河军里就有师长日古尔、师政委扎伊采夫、政治部主任戈林、卫生部长巴格罗夫、顿河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卡洛夫、没有任命职务的我,以及几名列车上的共产党员。

哥萨克分配到各个村寨宿营,他们迫不及待地等候着部队组建。我又一次向这时驻在莫尔多沃的顿河军司令部发去电报,请求予以任命,但仍然没有回答。

这时,拉林、罗加乔夫、博尔迪烈夫、库特列夫、帕夫洛夫等同志从科兹洛夫到来。他们都是霍皮奥尔的工作人员,相互十分了解,彼此以“你”相称,等等。后来得知,他们都在哥萨克师里受命担任各类指挥职务:拉林是政委,罗加乔夫是政治部主任,帕夫洛夫是参谋长,等等,一直到新的卫生部长。原先被任命担任上述职务的同志却没有接到移交工作的命令。发生了误会,造成一系列冲突,混乱不堪。所有这一切都对动员入伍的哥萨克产生了影响,影响了他们的处境和情绪。最终,冲突勉强得到解决,大约在一周的时间内有些工作得以开展。

政治部开始建立,但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工作。

我和原先一样仍然没有得到任何职务。又向斯卡洛夫和特里佛诺夫询问和打了几次报告,仍然没有任何结果,人们甚至不愿意费神向我解释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不给我任命。最后,经过我提出断然要求,斯卡洛夫才不得不找了师政治部,师政治部给了我一个并不明确的任命:派我以政治工作人员的身份前去一个列车,处于红军战士的地位。

与此同时,原先任命的卫生部长巴格罗夫并未正式解除职务,却不得不把工作移交给了新的卫生部长,又得不到明确的指示,从而终日无事可干。

我们到了萨兰斯克。米罗诺夫到来。最初几天一切顺利。随后,在米罗诺夫和拉林及霍皮奥尔工作人员(一部分)之间开始发生分裂。原来,去年拉林曾参与通过一项反对米罗诺夫的决议,致使米罗诺夫不受信任:被遣送到西方面军。于是,米罗诺夫对于“一度曾经伤害了他的”拉林埋下了不好的感觉。我设想,拉林对待米罗诺夫也不会特别友好。分歧一再发生。米罗诺夫开始反感地看待霍皮奥尔的工作人员,而他们则对米罗诺夫不信任。米罗诺夫变得满脸密布阴云,开朗爽快的情绪一扫而空。米罗诺夫安排的群众大会已经没有以前各次大会那种兴奋开朗的特点,但在米罗诺夫的讲话中还并未有丝毫责备非难性的东西。

与此同时,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仍然没有作出任何有关组建工作的明确指示,当有了这样的指示时,又不给人。动员入伍者只够编组成两个团。无论是斯卡洛夫,还是米罗诺夫,谁也不知道,到底是组建一个军还是组建一个师,还会不会为此提供兵员。

看到米罗诺夫情绪恶劣,处境不明,而政治部在罗加乔夫领导下又开始奉行“私人关系至上”的政策,我走进米罗诺夫的车厢。

他心情不好。我想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他对我说:“叶夫列莫夫同志,你们共产党员能不能看在造物主的分上告诉我,为什么你们对我的质问不作明确的回答,又不给我组建部队的人员。如果我们不相信我,请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可以走,不会妨碍别人,但不要把我幽闭在一无所知之中。曾经把我遣送到西方面军——这是一种流放,我容忍了。现在又召唤我来,可结果又发配到萨兰斯克。看看这就是共产党员们干的事情,我知道这是谁干的。看来,我只有开枪自杀了事。”

我根本无法回答他。我自己也处于这种境地而不知道原因何在。我是以师政委的身份派到这里来的,可是一个月时间不下达任命,也不说明原因。我问过所有的人这是为什么,没有人回答。我问过,也许不信任我叶夫列莫夫,人们对此也不予回答。我也说过类似的话,如果我在这里,在师里,不合适,不相信我,那就告诉我,向我说明这样对待我的原因。

巴格罗夫和其他非霍皮奥尔工作人员也都遭遇到同样的经历。顺便说起,所有这一切连群众也在自己身上感觉到了。

政治部不善于接近他们,于是对他们摆出一副不信任的姿态。这本来是正

确的。应当不信任,但不应当作出样子说你不信任。应当对我、对其他人,以及对于群众,提出巧妙的,能使所有人满意的回答,而不是沉默不语,不是躲藏起来。

在一次师政治部召开的会议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其间罗加乔夫和其他霍皮奥尔共产党员起了不体面的,我说是卑劣的作用。所有这一切是在米罗诺夫在场的情况下发生的。最终这场争吵变成了同米罗诺夫的争吵。对于这一次会议应当予以认真的关注,是这一次会议最终甚至把政治工作人员分裂成两派,在米罗诺夫和政治部之间终于形成了一条鸿沟。

一场严重的冲突正在酝酿成熟。我警觉起来,决定前去科兹洛夫。事先,为了解米罗诺夫的情绪和思想,我去找他。他脸色阴暗,愤愤不平,正在回忆召开的会议,因而十分激动。我劝了劝他,说我了解这里发生的一切情况,我要去中央,力争在那里说明形成的局面。

米罗诺夫问:“去哪里?去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点没有用处。应当去找托洛茨基,找列宁……”

我去了科兹洛夫。发现米罗诺夫同志果然讲对了,我未能成功。顿河军的情况仍然和原先一样,没有人采取果断的措施防止日益临近的灾难发生。灾难果然发生了。

革命的哥萨克和农民群众感觉到政治部对自己的不信任态度,于是跟着米罗诺夫走了。由罗加乔夫一帮人组成的政治部不了解群众,不善于同群众融洽相处,不能把群众吸引到自己一边,反而把群众从自己身边推开,——而群众更是倒向了米罗诺夫。他的宣传鼓动,如果说有过这样的宣传鼓动的话,是卓有成效的。

现在我以为,如果能允许我正式写一封信给米罗诺夫,那么还是有这样的希望,即他会同我谈判,而杀戮、暴乱就会停止下来。也许是我错了,但我想,我没有错。我善于理解米罗诺夫,并能够赢得他的好感。

叶夫列莫夫

为了正确解决有关“米罗诺夫叛乱”的问题,必须从南方面军把日古尔召唤回来。以及要把现在在西方面军的列车工作人员,布舒耶夫、罗季奥诺夫,以及报告中提到的所有人召唤回来。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 秘档第 H-217 号, 第 4 卷, 第 118—123 页。  
经哥萨克工作部秘书核对无误的副本。)

## 250

**“请记住, 米罗诺夫是真正的革命领袖……”**  
**(布拉特金给布琼尼的信)**

第 189 号

1919 年 9 月 13 日

送军长布琼尼同志, 骑兵第 1 师师长、骑兵第 2 旅旅长米罗年科同志

同志们! 你们如同对待敌人一样前去征讨高尚无私的革命战士米罗诺夫同志。人们欺骗了你们, 而他是作为你们的一位战友前来迎接你们的。他会说明, 他是谁, 来干什么, 并将证明, 谁是你们的敌人, 谁不是。请把附近的所有部队集合起来, 以便尽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听到, 米罗诺夫在为什么而斗争。跟着他走的是人民的整个苦难备尝的、历尽艰辛的心灵。请记住, 米罗诺夫是真正的革命领袖, 从来不是革命的叛徒。你们也应当成为光荣的骑士, 出来迎接他, 而不要流一滴无辜的鲜血。世界革命及其领袖布琼尼、米罗诺夫、杜缅科等等万岁!

师长 K. 布拉特金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 秘档第 H-217 号, 第 8 卷, 第 157 页。使用师长格式公文纸的签名件。)

## 251

## 米罗诺夫告红军战士书草稿\*

1919年9月13日\*\*

红军战士们!

我现在愿意同你们联合起来进攻我们共同的敌人邓尼金,但条件是:双方部队在两俄里的距离上放下武器,然后走到一起开会。由我向所有人讲:我是谁,我要干什么。我这样做是为了拯救我们的正在死去的对所有人都十分珍贵的社会\*\*\*革命。

公民 米罗诺夫\*\*\*\*

这是我写的。公民 米罗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406号全宗,3号目录,1号案卷,第21张及其背面。手书原件。)

---

\* 写在米罗诺夫告红军战士书(参见229号文件)一份手抄件的背面。  
\*\* 日期系按文件内容确认。  
\*\*\* 这个词是米罗诺夫亲手增加的。  
\*\*\*\* 签名和最后一句话是米罗诺夫亲手写的。

## 252

第10集团军骑兵军指挥部关于  
捕获米罗诺夫的报告

第755号  
安宁斯卡亚镇

1919年9月13日  
24时  
最优先拍发

送特别集群司令,抄送第10集团军司令

骑兵第4师的英雄部队在非洛诺沃以南30俄里处的索塔洛夫村附近未经战斗全部俘获米罗诺夫的有500名骑兵的骑兵部队。米罗诺夫及其骑兵已被解除武装,扣押在安宁斯卡亚的军司令部。全军各部队正在向安宁斯卡亚靠拢。由于道路状况恶劣和马匹疲劳,我已规定14日在安宁斯卡亚一带休整一天。军司令部已到达安宁斯卡亚。

骑兵军军长 布琼尼  
军参谋长 波格列博夫  
政治委员 亚基莫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5号全宗,3号目录,51号案卷,第45张。原件。)

## 253

## 骑兵第4师司令部关于逮捕米罗诺夫的 作战汇报

安宁斯卡亚镇

1919年9月14日

在执行骑兵军第119号命令过程中,我师各部队——第1和第2旅——于9月13日15时30分在前往安宁斯卡亚镇行进途中,在卡拉伊切夫村与以叛徒米罗诺夫和布拉特金为首的顿河第1团遭遇。当第2旅(米罗年科)和第1旅(马斯拉科夫)旅长判明当面确是革命的叛徒时,迅速将自己的部队展开成战斗队形,将叛徒们合围,并建议米罗诺夫及其追随者放下武器。敌人兵力约为600名骑兵和15挺机枪。米罗诺夫和布拉特金企图逃走,但为时已晚,他们当场被捕获,并被解除武装,送往骑兵军司令部;同时缴获辎重一批,也已送往军司令部。其间,第1旅旅长马斯拉科夫表现得特别果断和英勇。遭遇和捕获时未经开火。

13日夜间平安无事。

我师部队配置地点:第1旅——安宁斯卡亚镇;第3旅——罗德尼科夫斯基村;第2旅——别廖佐夫斯卡亚村。

骑兵第4师参谋长 卡斯托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5号全宗,3号目录,69号案卷,第57张及其背面。原件。)

## 254

**南方面军特别军队集群革命军事委员会  
关于押送米罗诺夫去萨拉托夫的指示**

第 2995/c  
沃尔斯克市

1919 年 9 月 14 日  
15 时 40 分

立即派出绝对可靠人员并安排严密监视将米罗诺夫日夜兼程押送特别集群革命军事委员会,他的安全无损应由押运队长以头颅担保。其他俘获的米罗诺夫分子也应由可靠的押运队押解至萨拉托夫由集群后备军司令派人看押。武器和其他物资用于补充骑兵军的部队。收到此令及执行情况报告。

南方面军特别集群革命军事委员会 绍林 特里佛诺夫  
代理集群参谋长 普加乔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5号全宗,3号目录,99号案卷,第64张。电报纸带。)

**第三编附录**

## 255

**布琼尼关于米罗诺夫暴乱结束  
和逮捕米罗诺夫的回忆材料摘要**

1958 年

我认为,我们骑兵军在白卫分子后方活动是制止马蒙托夫袭击的最为有效的反措施。在准备实现预想的计划时,军里加强了侦察,以期寻找合适的渡口渡过顿河,也顺便侦察涉渡地点。我知道第23师师长戈利科夫在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居住,便亲自去找他询问是否有可能使全军渡过顿河。

在戈利科夫那里,我了解到我需要知道的一切。此外,我还看到了他刚刚收到的第9集团军的命令,其中说到他这个步兵第23师师长职务的前任、前哥萨克军官,也是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人的米罗诺夫率兵叛变。革命以后,米罗诺夫站到苏维埃政权方面,组建了步兵第23师。随后,他把这个师的指挥权移交给戈利科夫,自己去了莫斯科苏维埃俄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并受命在萨兰斯克组建一个顿河哥萨克骑兵军。在军的组建尚未完全结束之前,米罗诺夫率领哥萨克离开萨兰斯克,说是去支援南方面军,其实是为了转到白军方面去。苏维埃政府宣布米罗诺夫不受法律保护,并命令红军所有部队、兵团的指挥员一旦叛徒在其驻地出现应立即采取措施将其逮捕,并押送到上一级机关。

就在当天,9月7日,回到克平斯基村后,我在给全军的命令中宣布了米罗诺夫叛变的事,当晚又和军政委基夫格拉、政治部主任苏格利茨基一起前去步兵第23师司令部,以便和这个师一起组织解除米罗诺夫军武装的行动。我们判断,米罗诺夫会向自己原先这个师的位置推进,这个判断果然得到证实。

当我们来到戈利科夫处时,他告诉我们,有米罗诺夫军的一个哥萨克连来到这个师,连长报告说,米罗诺夫命令他们找到步兵第23师的司令部,并把其位置向他报告,然后等待全军到达。为此,在第23师司令部召开了会议,我在会上提出了一个设想,即米罗诺夫显然会寄希望于这个师的支持,因为他曾是这个师的师长和组建者。

“同时,他看来也对您,戈利科夫同志,抱有期望,因为你是他组建这个师时的第一位助手,”——我说。

“您说什么,您说什么!”——戈利科夫摆了摆手,——“我认识米罗诺夫,我们是同乡,但这绝不能说明我会站到叛徒一边去。”

“我相信您,”——我安慰他说。而我确实也相信他,因为他从一开始就立即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不过要考虑到,米罗诺夫什么卑鄙的事都做得出来。”

谈了一会儿以后,我们决定:当米罗诺夫来到师里,戈利科夫应当不动声色

地请他去住所,在那里将他逮捕,然后押送到骑兵军司令部。

第二天,9月8日,我再次来到步兵第23师司令部,想亲自和从米罗诺夫军来的连长和哥萨克交谈一下。哥萨克还不知道米罗诺夫已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那一名连长估计,米罗诺夫率领他的军队正在向新安宁斯卡亚方向前进,目前距格拉祖诺夫斯卡亚镇应当还有1—2天的行程。我十分惊奇地从他那里得知,米罗诺夫的军政委布拉特金\*正是那个曾在我们这里指挥过一个旅的布拉特金,后来去了总参谋部学院学习。虽然布拉特金原先曾是一名哥萨克军官,但我无法相信,他能够成为米罗诺夫的同谋:据我所知,他是一名忠于苏维埃政权的共产党员指挥官。

当我回到司令部时,人们向我报告说,收到了南方面军特别军队集群司令部的指令,命令骑兵军在阿尔切达和古利亚耶夫卡地域集中,然后遂行后续任务——采用强行军到达新霍皮奥尔斯克一带,寻找并击溃马蒙托夫军……但是,我不愿意放过叛徒米罗诺夫。由于掌握了米罗诺夫的动向,我们在制订本军前往新霍皮奥尔斯克的行进路线时,设法能在行军地带内遇到他的这个军……

还没有到达上列斯诺伊村,翼侧的骑兵侦察队就遇上了米罗诺夫的骑兵侦察队。他们军正从萨塔罗夫斯基村向上列斯诺伊村前进。得到这项报告后,我立即找来几位师长,向他们下达任务:第4师合围米罗诺夫军,命令他投降;第6师则准备好在米罗诺夫分子突围时投入战斗。

我军部队同米罗诺夫遭遇的情景,从我们所在的高地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在第4师逼近萨塔罗夫斯基村时,米罗诺夫开始让自己的哥萨克集合列队。

“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列队呢?”——军政委基夫格拉颇感诧异。

“马上就知道了。也许,他对这次遭遇感到高兴,想列队让我们检阅,”——我打趣说。

列队完毕后,米罗诺夫带着自己的几名助手站到了队列前方。这时,第4师已经将村子团团围住,直接向哥萨克接近。第6师也已靠拢这个村子。我本想骑马驰向米罗诺夫,将他逮捕,但戈罗多维科夫策马冲了过去,带卫兵将他捉住,押到我面前。

米罗诺夫暴跳如雷。

“简直无法无天,布琼尼同志!某一个卡尔梅克人竟像强盗一样抓住我,一

---

\* 实际上,K.布拉特金被任命为顿河骑兵第1师师长,这一点可以由1919年8月23日发给他的,有米罗诺夫和拉林签署的证明信为证。

个红军的军长，把我拖到您这里来，甚至不愿跟我说话，”——米罗诺夫接着说，——“我让全军列队是为了和你们一起开个大会，号召战士们大力拯救民主。”

“您想拯救的是什么民主？资产阶级民主！不，米罗诺夫先生，晚了，您来迟了！”

“这是什么意思？”

“不要再假装了，米罗诺夫……\*您知道得很清楚，您作为一名叛徒，已经被解除武装，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

“你看你，已经不受法律保护了，还要张口就骂人！”——戈罗多维科夫插了一句，责备地摇着头。

米罗诺夫的哥萨克迷惑不解地喁喁私语了几声，胆怯地看着我们架在马车上瞄准着他们的大批机枪。

我命令米罗诺夫军的指挥人员，直到连长，全部出列，放下武器。这项命令得到执行，我随后向哥萨克讲了话，向他们说明：米罗诺夫因背叛行为已不受法律保护；他利用苏维埃政府对他的信任，企图带领一批哥萨克投奔白卫分子。一时吵声一片，哥萨克叫嚷说他们根本不知道米罗诺夫背叛的事。好不容易才使人们安静下来，我说：

“不管你们知道不知道米罗诺夫叛变的事，你们还是得交出武器，调查清楚以后再还给你们。”

随后我命令哥萨克下马，把武器放到身前，同时让军供应主任西坚科把武器收集起来，装上马车，送往辎重队。政委、政治部主任、军特别处处长立即进行调查了解，查清谁参与了这次叛变，参与到何种程度。

米罗诺夫、他的参谋长列别杰夫、政委布拉特金、师长福明和佐洛图欣由警卫部队严加看守。米罗诺夫军的其他指挥人员和全体士兵则排成纵队，在行军时插在我军各师之间行进。

傍晚，骑兵军在老安宁斯卡亚集中。从菲洛诺沃车站发电报向特别军队集群司令报告了抓获米罗诺夫和将他的军解除武装的事，以及关于9月14日在安宁斯卡亚一带休息一天的决定。

之所以要在安宁斯卡亚停留一天，不仅仅是为了休整，还必须同米罗诺夫的哥萨克谈一谈，弄清哪些人可以吸收到我们军来。另外，还要让后方部队赶上

\* 省略号是原有的。



来,加以整顿……

在审讯时,米罗诺夫不承认自己擅自把这个军从萨兰斯克带出有罪,而且否认自己同白卫分子有联系。他声称,有人诬陷于他,他没有任何罪责。米罗诺夫的态度桀骜不驯。

“我是最高纲领派,”——他宣称。

“这个深奥莫测的词是什么意思?”——我问他。

“您,布琼尼,是不会了解这个的。简单地说,我拥护没有共产党员的苏维埃政权。”

“我到哪里去搞清这一切!你们,最高纲领派,看来同冒险分子是亲兄弟。我可清楚地知道,共产党员是人民政权的头。把头从人民的肩上砍下来,你们就好对付人民了……”

这一天很晚的时候,我召集军政委基夫格拉、军政治部主任苏格利茨基、参谋长波格列博夫和师长戈罗多维科夫和巴图林开会。

在会上大家赞同并批准了以下一则向骑兵军全军发布的命令:“哥萨克军军长米罗诺夫背叛了革命,已被苏维埃政府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米罗诺夫的罪行在于,他丧失了对苏维埃政权的信心,通过欺骗手段把由他正在组建的军从萨兰斯克开出,以便投奔白军。此外,在实现自己的罪恶意图时,叛徒米罗诺夫非法地把组建中的红军部队和分队解除了武装,并让他们各回各家,从而给苏维埃共和国造成了损害。军政委布拉特金和军参谋长列别杰夫知道米罗诺夫的叛变。但他们却未能采取果断措施制止米罗诺夫罪恶行为和意图,实际上自己也走上了背叛的道路。米罗诺夫已被苏维埃政府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即予枪决。布拉特金、列别杰夫和其他积极参与其事的米罗诺夫的共犯,交由军事法庭审判。原米罗诺夫军的指挥官和战士对待苏维埃共和国的忠诚毋庸置疑,应分配到骑兵军各部队,按每排3—4人分派。军政委和师、团政委应在战士和指挥员中进行相应的解释工作。”

会议决定,命令于9月15日早晨10时在骑兵军队列前和原米罗诺夫战士和指挥员队列前宣布。关于通过的决定已拟定了一份呈交特别军队集群司令绍林和总司令加米涅夫的报告。军参谋长波格列博夫派了司令部作战处一名指挥员带了这份报告去菲洛诺沃,命令他用电报向萨拉托夫和莫斯科拍发报告。但是,早晨9时这名指挥员返回。他说,报告没有发出,因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来到菲洛诺沃镇,下令有关米罗诺夫的问题一律不得采取任何举措。托洛茨基让我们那位指挥官回来说他10时以前到我们军里来,亲自处理

一切。我派出一个骑兵连去迎接托洛茨基，并让全军整队，等待他的到来。

10时，托洛茨基在第9集团军司令斯捷平的陪同下乘汽车来到安宁斯卡亚……

在司令部我向托洛茨基详细地汇报了军的状况、对米罗诺夫罪行的调查，并把向全军发布的命令向他作了介绍。

托洛茨基不满地皱了皱眉头说：

“您对米罗诺夫采用的镇压措施不对。我取消您的命令，建议：把米罗诺夫、布拉特金和列别杰夫在严密看押下用火车解送到莫斯科交由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处理；米罗诺夫军的所有哥萨克，包括指挥人员，步行押送到布图尔利诺夫卡，交给第9集团军司令部。”

我试图提醒托洛茨基，米罗诺夫已被苏维埃政府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因此我们完全有权不经审判和侦讯将其枪决。

“您何必处理米罗诺夫的事，”——托洛茨基打断我说，——“您的事就是将他逮捕，然后送走。让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去清查他的问题。”

我大胆说，要押解米罗诺夫分子，我们必须从军里分出一部分力量。我们还要接收米罗诺夫军的马匹和辎重。这样，我们就要把一个旅临时变成押解人员、饲养马匹和运送辎重的支队，而军又接受了寻找和击溃马蒙托夫的任务。

“我知道，”——托洛茨基回答说，——“您的这项任务也不解除。”

“如果两个师中有一个师用于押送米罗诺夫分子，那我怎么能期望顺利完成任务呢？”

“这我都知道，”——托洛茨基制止了我，——“但我还是认为，尽管存在一定困难，您还是能完成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命令。”

……在托洛茨基来到军里的第二天，米罗诺夫和布拉特金由秋列涅夫率领押送队解往萨拉托夫。前米罗诺夫军的战士和指挥人员，凡是表示愿意为苏维埃政权作战的分派到了军的各个部队，其余的人都押往第9集团军。

(C. M. 布琼尼：《我所经历的道路》，1958年莫斯科版，第1卷，第234—245页。)

## 256

## 托洛茨基的文章《米罗诺夫叛乱的教训》

1919年9月16日

米罗诺夫罪恶而又愚蠢的冒险行动宣告结束。冒险行动的主犯和他所有的帮凶以及受蒙骗的追随者全部束手就擒。

他们被捕时未发一枪一弹，双方均无一伤亡。仅仅这一事实就足以有力地证明，暴乱分子是多么动摇不定和缺乏信心。如果说米罗诺夫冒险举事是为了当上一个声名显赫的顿河阿塔曼，那么他的大部分同伙并不很清楚，他们上哪里去，以及究竟是为了什么。因此，一到危急时刻，他们连进行反抗的力量都没有。刚刚同红色的苏维埃骑兵一接触，他们就全部举手投降。交出马匹和武器后，他们被送往革命军事法庭审理。

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米罗诺夫分子一经被擒获，他们当即向我骑兵军长表示愿意参加骑兵军效劳。这些人举行暴动反对苏维埃政权，出发攻打红军，同红军有过个别几次交手，解除过小股红军战士的武装，然后，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又请求参加红军作战。好像他们跑出去玩耍了一阵，现在又想回来工作了。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在哥萨克中间，红军与白军之间的界限仍然还不那么壁垒分明。一方面，哥萨克的资本家和富农对自己的阶级利益认识得十分清楚，因此对于任何一种资产阶级政权（不论是克拉斯诺夫，还是德国皇帝，还是斯科罗帕茨基、邓尼金、英法帝国主义者）都予以支持，而另一方面，劳动哥萨克却对自己的阶级利益认识很差，很容易被提出泛哥萨克全民口号的各种冒险家和骗子手所蒙骗。

这类泛哥萨克全民口号都是谎言和欺骗。哥萨克是分为相互敌对的阶级的。有哥萨克贫民、哥萨克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他们现在已经真心实意地倾向于我们。有哥萨克上层分子，他们极端仇视无产阶级和苏维埃政权。还有大量处于中间地位的哥萨克中农，他们政治上还比较落后。

克拉斯诺夫们和邓尼金们这一类强盗,以及米罗诺夫们这一类冒险分子,他们欺骗的正是这一些人。农村中富裕的哥萨克中农注视着红军和白军的激烈斗争,却不知道应当靠向哪一边。他们照例总是倾向于靠向目前在他们看来力量较强大的一边。红军来了,他们跟着红军,当白军(立宪民主党人)赶走了红军,中农对白军也不予反抗。

米罗诺夫反映的正是落后的哥萨克中农的这种混乱不清的思想和朝秦暮楚的心态。

当我军胜利地向南方进军时,米罗诺夫率领着自己的师也在大部队中跟着行进。但是当我们的战线有所动摇,向后撤退,而邓尼金一直把我们逼退几百俄里之际,米罗诺夫就转向反对派。他在这条路上走了下去,一直到公开发动暴乱。

然而,米罗诺夫又不仅仅反映着中农的不稳定性,不。米罗诺夫还自觉地、恶意地利用哥萨克中农的愚昧无知,力图在他们的支持下求得个人的飞黄腾达。当红军肃清顿河的敌人时,米罗诺夫开始讨好邓尼金,明显地想向他出卖劳动哥萨克以换取阿塔曼的职位。在这样做时,米罗诺夫的惯用手法就是玩弄泛哥萨克的全民口号和挑动泛哥萨克的情绪。

在自己的传单和讲话中,米罗诺夫一直断言,似乎苏维埃政权有心“消灭哥萨克”。在这里米罗诺夫是把所有哥萨克,其中包括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都混为一谈。苏维埃政权要消灭的是顿河的资产阶级和哥萨克富农。对于同苏维埃政权携手并肩前进的哥萨克贫农和中农,苏维埃政权带来的是自由和解放。

虽然米罗诺夫企图玩弄泛哥萨克的全民口号和词句来欺骗哥萨克,但是他却引火烧身,自食其果:他恰恰是被红色哥萨克所逮捕和解除武装的。他原先指挥过的第23师的几个哥萨克团,都愤慨和鄙视地同他划清了界限。<sup>200</sup>

不仅如此,如上所述,米罗诺夫的战友表示愿意从白军部队转入红军,如同此前从红军转为白军一样。当然,他们这一要求遭到断然拒绝。他们全部将交由法庭审判。法庭的任务是,向所有动摇不定的哥萨克表明:红军同白军的斗争,劳动者同压迫者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一场斗争中,苏维埃政权决不允许任何人视作儿戏和进行冒险。

与此同时,随着不断进军深入顿河军辖区内地,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将迅即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便迫使劳动哥萨克认识到,他们必须在红军与白军之间作出一次最终的选择。

说苏维埃政权似乎准备用强制的办法把哥萨克赶入共产公社的王国,也同

样是谎言。共产主义只能通过说服和示范来推广。但是,苏维埃政权决不容许劳动哥萨克做这样的事,即来来回回地从一个阵营投向另一个阵营,从而在困难的时刻在红军背后背信弃义地捅上一刀。

在对顿河反革命进行歼灭性讨伐的过程中,我们无论在言论上还是在行动上都要把哥萨克贫农和中农同红军,同工农政权团结在一起,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劳动者的顿河。

(《真理报》,1919年9月21日。)

## 第四编

### 审判

257

#### 关于对米罗诺夫分子进行审判的准备工作 从托洛茨基列车发出的直达电报便函

第 397 号

1919 年 9 月 16 日

绝密

莫斯科——送斯克良斯基转中央,抄送——沃利斯克米尔加

捕获的米罗诺夫分子已解到巴拉绍夫,这个案件的侦讯委员会正在这里开展工作。将同斯米尔加商议,把侦讯委员会改成法庭,并且就在这里审结这个案子。理由是:1. 已经逮捕的大量被告(430人)就在这里。2. 证人也都在这一带。3. 审判应当对于哥萨克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4. 法庭的组成人员:库班的哥萨克波卢扬、库班人阿尼西莫夫和第9集团军法庭庭长波斯佩洛夫——人选完全恰当,且具有威望。在逮捕人员中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布拉特金<sup>201</sup>,他是米罗诺夫最亲密的助手。据我所知,另外还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哥萨克工作部委员涉嫌其事。应当经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允许法庭也审理其委员的行为。最好是能有主席团派出的代表参加法庭审判。妥善周密地处理好米罗诺夫案件有助于消灭顿河地区的立宪会议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我认为有必要在审判期间由斯米尔加同志来巴拉绍夫领导这件事。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4 卷,第 64 页。打字副本。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 号全宗,84 号目录,47 号案卷,第 48 张。打字副本。)

258

### 第 9 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会同 托洛茨基关于布利诺夫参与暴乱程度的 会议决议摘抄

巴拉绍夫市

1919 年 9 月 16 日

……2. 提请米罗诺夫阴谋案件侦讯委员会注意到,涉及此案的原骑兵旅旅长布利诺夫同志曾因战功荣膺红旗勋章,为此必须首先确认他是否有罪,以免在他无罪的情况下没有根据的指控多折磨他一个小时。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92 号全宗,1 号目录,22 号案卷,第 54 张。核对无误的副本。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4 卷,第 164 页。核对无误的副本。)

259

## 托洛茨基关于审判米罗诺夫分子 准备情况的电报

第 2843 号

1919 年 9 月 17 日

0 时 48 分

从托洛茨基列车拍发

莫斯科——送斯克良斯基,中央

刚刚同斯米尔加最后谈妥了有关先前提到的法庭的事。现在只剩下获得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对其委员进行审判。

托洛茨基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8 号全宗,1 号目录,118 号案卷,第 27 张。电报用纸;33987 号全宗,1 号目录,229 号案卷,第 319 张。存卷副本。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 号全宗,94 号目录,91 号案卷,第 270 张。核对无误的副本。)



260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关于成立审理米罗诺夫及其同伙案件  
特别法庭的命令

第 151 号

巴拉绍夫市

1919 年 9 月 17 日

赋予由主席波卢扬同志、委员阿尼西莫夫同志和波斯佩洛夫同志组成的审判侦讯特别委员会以审理米罗诺夫及其一伙同谋反对工农政权的反革命暴动案件特别法庭的权力。在预审工作结束后法庭立即着手审判该案。案件审理在巴拉绍夫市进行。

一切苏维埃机关均有义务全力协助司法审理,并无条件地履行该法庭涉及此案的一切要求。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7 号全宗,1 号目录,229 号案卷,第 320 张。存卷副本。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 号全宗,84 号目录,47 号案卷,第 47 张。打字副本。)

## 261

##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关于任命审判米罗诺夫案件法庭成员的 第 60 号会议记录摘抄

1919 年 9 月 17 日

听取内容：关于任命审判米罗诺夫分子革命法庭成员。

决议：1. 批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第 151 号命令\*。派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克雷连科同志作为代表领导米罗诺夫案件的审判，并赋予其逮捕在审理过程中涉嫌此案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将其押送莫斯科交由最高革命法庭审判的权力。为了查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哥萨克工作部是否有人涉嫌米罗诺夫一案，派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哥萨克工作部委员斯捷潘诺夫为代表前去巴拉绍夫。<sup>202</sup>

2. 在不影响继续工作的前提下，封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的全部案卷，责成叶努基泽同志负责案卷的封存。

3. 责成库尔斯基同志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派出人员选调与米罗诺夫案件有关的文件。

4. 将所有这些决议通过直达电报通报托洛茨基同志。\*\*

摘抄无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 叶努基泽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 号全宗，83 号目录，1 号案卷，第 42 张。原件。）

\* 参见 260 号文件。

\*\* 给托洛茨基的电报于 1919 年 9 月 18 日发出，编号为第 16669 号。在电报用纸上有批注：“托洛茨基同志现在莫斯科军事人民委员部。请转递相应人员。”（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7 号全宗，1 号目录，225 号案卷，第 43 张。）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4 卷,第 61 页。核对无误的副本。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7 号全宗,1 号目录,225 号案卷,第 43 张。核对无误的副本。)

## 262

### 日古诺夫的证词

[1919 年 8 月末—9 月月中]

8 月 22 日,根据米罗诺夫的布置,召开了卫戍区的群众大会,会上我们与会的政治工作人员不得不听取他明白无误的反革命性质的攻讦,他攻讦政权,攻讦现行的制度。米罗诺夫提到会议日程上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哥萨克工作部向所有各哥萨克军辖区哥萨克发出的呼吁书\*。开始向萨兰斯克整个卫戍区宣读这一份呼吁书时,他首先强调说,这是哥萨克工作部政委马卡罗夫根据列宁公民的指示写的。在读到呼吁书的某些条文时,他说:“这就是他们,这些现代的汪达尔野蛮人。他们对我们劳动哥萨克写道,不要再流血了,该是摆脱资本家和劳动哥萨克的压迫者的枷锁的时候了。我倒要问问这些把人民的鲜血撒遍全国的现代汪达尔人,当他们在我们静静顿河地区出现和统治我们哥萨克人的时候,他们对劳动哥萨克做了些什么呢?在夺占顿河以前,他们想一下子把哥萨克清除掉。如果你们之中还有谁尚不知道在我们顿河地区发生的所有灾祸,那就让我来告诉你们。在霍皮奥尔管区,有 1500 名哥萨克被枪决,从居民身上榨取了非法赔偿金 3300 万卢布,而为了什么和用作什么用途,谁也不知道。在莫罗佐夫管区,也有 63 名哥萨克被处决。在顿河地区的其他地方也同样发生了残酷无比的罪行:在顿河地区的一个村镇里,从邓尼金那里投奔我们的一名 22 岁的哥萨克,被光着脚放到烧红的铁板上,让他经受非人的折磨。还有,我还能讲许多;第 9 集团军司令克尼亚格尼茨基告诉我说,据统计,在顿河地区一共枪决了 8000 名哥萨克。而又有有多少人关在地下室、地窖和监狱中,还

\* 参见 187 号文件。

不知道！”讲到这里时，米罗诺夫说：“所有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不是什么别人干的，而正是这些汪达尔野蛮人和共产党员的党干的，他们寄希望于你们的愚昧无知，企图再一次用这一张由列宁公民签署的呼吁书来欺骗你们。”接着，米罗诺夫从批评转向蛊惑性的宣传和煽动杀戮的鼓动。他对仔细倾听他讲话的萨兰斯克市卫戍区部队和居民说：“共产党员的党自称是人类的解放者，实际上却是现代汪达尔野蛮人的党，他们不惜采用任何手段把一切东西，只要有可能，都抓到自己手中。他们脚踏有带扣的皮鞋，身穿马裤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为什么我们连盐和面包都没有。勃朗斯坦们和他们一伙在社会上宣扬和推行狭隘的党派性纲领，完全不顾及他们周围的人。对于现代汪达尔野蛮人来说，人类是不存在的，人类只不过是他们为达到私利而必不可少的工具。”

最后，米罗诺夫还表演了一台令人叫绝的“天鹅之歌”作为“压轴戏”。他先是问哥萨克：“我是谁\*？是米罗诺夫还是格里戈里也夫？”哥萨克回答他说，不是，不是格里戈里也夫。于是，他说：“如果没有任何人支持我，我就开枪自杀。”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高喊说，支持他，愿意和他一起去死。然后，他转向卫戍区部队说：“所有参加大会的共产党员都扣下作为人质。”我们当即被哥萨克团团围住，而我则被逮捕，并下了枪。从这一场“天鹅之歌”可以清楚看出，米罗诺夫是一名确定无疑的反革命分子，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他会开始进攻现行的地方无产阶级政权和犹太人，如果中央政权来不及做好一切该做的事，他还会走得更远。在“压轴戏”的最后，他说：“打倒现代汪达尔野蛮人，打倒政委专政和让全国流遍鲜血的共产党员！”

### 日古诺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5 卷，第 5 张及其背面。核对无误的副本\*\*。）

\* 原文是“我是什么”。

\*\* 副本经顿河第 1 师政治部秘书核对，并盖有政治部的印鉴。

## 263

## 利辛的证词

[1919年8月末—9月月中]

暴乱分子米罗诺夫在从萨兰斯克市出发前的讲话：“哥萨克公民们！今天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是俄罗斯共和国居民从共产主义奴役下获得解放的日子。希望你们，哥萨克公民们，能和我一起为了真正的自由和苏维埃政权而不惜粉身碎骨。从这一天起，人民转而获得真正的绝对自由的一个阶段开始了。这些流洒人民无辜鲜血的吸血鬼们，列宁、勃朗施坦和他们的仆从们，应当从我们前进道路上被扫除干净。他们说过，随着共产公社的到来，平等和友爱的曙光就会在自由的俄罗斯闪耀；他们说过，全部土地和政权归于人民，可是实际上他们给予人们的却是另一种东西。他们没有给顿河军辖区以自决权，却着手对顿河地区的居民实行清除哥萨克的行动。接连不断地征用和掠夺把我的思想完全翻转了过来。现在我们摈弃了这个旧世界，还需要把它的灰尘从我们身上掸掉。在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谈判中，我断然拒绝了他们提出的条件。对于这些无赖，我决不再作任何让步。哥萨克公民们，我们现在去前线到我们的村镇山寨去，如果我沿途遇到某种障碍，你们应当知道，任何再强大的支队我都不害怕，只可惜没有火炮，不然我会用火炮把奔萨轰平。至于这两个共产党员无赖，只要他们的支队一开始射击，我就枪毙了他们。”

然后，在场的顿河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卡洛夫同志在讲话中请求哥萨克不要让兄弟们流血。如果他们想去前线，那么这一天也不远了。不过他后面的讲话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因为哥萨克们已被暴乱分子米罗诺夫鼓动起来而十分焦躁不安。

A. 利辛

8月24日早晨，我醒来时大约是早上6时，警卫室里一片慌乱，人们匆匆忙

忙地来回奔跑。原来米罗诺夫今天准备编成严密的战斗队形出发去奔萨。我们接到集合的命令。当然,所有人都要去。米罗诺夫决定把我们作为人质带走。门开了,我们被带到司令台附近,第2团已经围着司令台列成方阵,军乐队也在那里。突然,军乐队奏起了进行曲。团长挺直身躯,英武豪迈地向某人敬礼。是米罗诺夫来了……\*这是他,愚昧无知的哥萨克的统治者来了……他登上司令台。军乐戛然而止,统治者开始讲话。这时,沙皇上校撕下了他过去一直用来掩饰自己的面具,于是在那里我听到了以前从未听他讲过的话。他把列宁同志、托洛茨基同志和斯米尔加同志统统称作无赖。他大骂共产党。我那一次看到,米罗诺夫也并不掩盖他保留的底牌。讲话结束,到处响起赞同他的欢呼声。接着,从萨兰斯克一群公民中出现神父的身形,他低头鞠躬,献上一束鲜花和一封什么信。之后,团长大声发令,全团排成纵队,我们出发了。

到达第一个村庄后,米罗诺夫召开群众大会,向公民们发表了演说,再次大骂共产公社和苏维埃,还散发了传单,我不知道什么内容。有意思的是,有一个村庄农民不肯提供马匹。米罗诺夫下令说,万不得已枪决他们。后来我们继续前进时,米罗诺夫骑马从我们身旁走过,他对辎重队说:“哥萨克公民们!我请求你们在辎重队中不要出现惊慌失措的现象。我们现在正在向犹太人和共产党人的战线前进,你们应当知道,后退已经晚了,前面也不会有人宽恕!”加强了看守我们的押解队的力量,总人数达到25人,为什么呢?后来我才知道:在“贵族乌梅斯”村附近有红军团队准备伏击他们。原来米罗诺夫下了命令,如果我军部队同他作战,一定要先把我们枪杀。果然如此,当我们开始跨越铁路线时,突然之间我军步兵像潮涌一般压将过来,打散了辎重队,解除抵抗者的武装。我们获得解救,而我也看到了最后一场战斗的情景。大部分辎重队留在了“贵族乌梅斯”村。我军步兵在大约三个小时内英勇地将敌人赶出村子,他们不得不把全部辎重留在那里。我军迅即把辎重分别运往各个列车。此后,米罗诺夫率领残部潜逃至森林中。

利辛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5卷,第4页及其背

\* 这里和后面的省略号都是原有的。

面。核对无误的副本\*。)

264

## 第23师一批红军战士为 因米罗诺夫案件被捕的红军战士申辩的信

1919年9月19日

我们,普列奥布拉任斯卡亚镇格里申斯基村的红军战士,请求霍皮奥尔管区委员和上级指挥机关释放被米罗诺夫强盗引入歧途的我村红军战士。如有可能,请派他们去前线同邓尼金作战,我们可以为他们担保,他们不会做出不利于苏维埃政权的事,而会为苏维埃而全力奋斗。下面附上我们的签名。

第23师独立骑炮连党员和党的同情者

A. 谢列兹尼奥夫 П. 阿坦希科夫

第23师骑兵第33团红军战士

И. 多勃雷宁

公民 坚决拥护苏维埃政权的

И. 索武琴科夫

格里申斯基村主席 第23师红军战士 Г. 谢列兹尼奥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1卷,第179页。盖有印鉴的原件。)

\* 副本经顿河第1师政治部秘书核对无误并盖有政治部的印鉴。利辛的每一个签名之后都有保证确实不讹的附注。

\*\* 以下附有被捕红军战士名单(从略)。

265

## 布拉特金为请求宽恕给列宁和 托洛茨基的电报\*

1919年9月19日

加急

送列宁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

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世界共产公社的圣徒,我不是米罗诺夫分子,我正是米罗诺夫碰壁而倒下的死对头,这一点他自己也会予以证实。请读一读我的忏悔书\*\*,我已交给了第9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波卢扬同志。我已经是手执武器作战了两年的共产公社和你们的奴仆。我对共产公社无限忠诚,为了它我恳求你们不要容许人们犯下危及我生命的严重错误。

革命的士兵 K. 布拉特金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8 卷,第 174 页。核对无误的副本。)

---

\* 此前不久,1919年9月14日,布拉特金曾向独立骑兵军军长布琼尼同志提出报告,他在其中写道:“请您把我从这个由命运把我无意间卷进去的绳套中解脱出来……请不要让我可耻地死去,请给我一个对自己犹豫不决的错误赎罪的机会——处决米罗诺夫。我是反对米罗诺夫的,我的整个思想和心灵都是反对他的,这一点所有跟他走的同志和我的传令兵都可以予以证明。我恰恰相反,曾经瓦解和反对他的行为。请理解我现在精神上的痛苦,并请救我。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您身上,军长同志……”(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第8卷,第172页背面。)

\*\* 参见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8 卷,第 162—167 页。



## 266

##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事务专员马卡罗夫 就米罗诺夫武装发动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哥萨克工作部“涉嫌”此案一事给列宁的信\*

1919年9月19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自革命最初之日起就和您一起，起先在斯莫尔尼宫，后来在克里姆林宫，共同工作。可是，突然之间，根据一些片面的文件和南方面军当局仓猝作出的结论，也不听取该部对于涉及米罗诺夫发动之事进行说明，它竟然变成“涉嫌”这个案件，以致该部所有案卷均被封存。

我想向您，不仅是作为俄国无产阶级的领袖，而且作为世界革命的领袖，客观地说几句话。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一直是作为革命哥萨克的标志而存在着的：这是为了，一方面，让在邓尼金和杜托夫那边的人们知道这个部，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也可以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哥萨克都在白卫军队伍中作战。

涉及哥萨克的最为重要的措施通常或者是由党中央，或者是由人民委员部作出决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并不曾有任何参与，别人对它并不重视。

固然，革命期间这个部犯过错误，但是谁又不犯错误呢。本应当前去帮助哥萨克工作部改正错误，但是可惜，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没有这样做。相反，有时人们还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进行诽谤性的指责。为了什么呢，无非是因为这个部的大多数代表，虽然有心革命，但是却没有受过足够的文化教育，缺乏素养，一句话，他们出身于人民的底层。当革命爆发时，哥萨克中受

\* 文件标题是原有的。

\*\* 指写信时间。俄共(布)中央书记处收文印戳为1919年10月8日。

过教育的人极少,而这样的人又都在白卫分子的阵营之中,但这并不是哥萨克的过错。

是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在米罗诺夫身上犯了错误,那就根据错误对它进行审判好了。它并不否认这一点,但是如果很好地分析研究,就会发现这里发生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也并不是由于哥萨克工作部的过错而造成的。

我本人在米罗诺夫身上也犯有极度严重的错误:我原以为他是可以作为军事战略家加以利用的人,他是真诚的红军战士。也不是我一个人在米罗诺夫身上犯有错误;关于自己的政治观点米罗诺夫也曾向南方面军,向中央报告过;阿拉洛夫同志一度表示完全赞同米罗诺夫的政治见解。

封存哥萨克工作部的案卷和提出哥萨克工作部“涉嫌”米罗诺夫案件这一做法是有失分寸的,深深地侮辱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和全体革命的哥萨克。

请关注此事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今年9月18日就这一案件通过的第96号决议\*,请制止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的不应有的伤害和让它在革命事业中信誉扫地。虽然历史到一定时候会弄清这一案件的全部内情,但会为时太晚了。<sup>203</sup>

如果真要说到“涉嫌”米罗诺夫案件的话,那么更符合逻辑的是,应当认为牵涉到这一案件中的不只是一个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而且还有以索柯里尼柯夫同志和美霍诺申同志为代表的南方面军,以及以阿拉洛夫同志为代表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及顿河军的政治工作人员拉林、罗加乔夫、博尔迪烈夫、扎伊采夫和斯卡洛夫等同志。

如果您想知道,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算作对米罗诺夫暴动负有罪责,那么请看一看我今年9月8日就这一案件所写的报告\*\*,那样您就会看到,早先,还在今年3月2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甚至已经向党中央告诫过米罗诺夫这个人的特点,请问一下斯塔索娃,她可以证实。但是尽管如此,在南方面军溃败之际米罗诺夫突然被捧上了天,他从南方面军那里,由索柯里尼柯夫和美霍诺申出面,获得了极大的权力,我要说,几乎相当于以前“总督般”的权力。

直到这时,看到米罗诺夫拥有如此大的权力,又相信他是一名诚实的革命

\*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4号案卷,第41张。

\*\* 参见242号文件。

者,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这才增补他为委员,以便他在工作中一定与哥萨克工作部保持联系,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谁把米罗诺夫捧上军长的高位,是南方面军,还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

如果南方面军清白无瑕,它尽可以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大加责难。该审判谁……\*?是谁犯了错误?为什么南方面军现在又嫁祸于人,把全部罪责推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

现在再来看看事情的另外一面。

顿河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它的由一百多人组成的政治部又发现了什么和做了什么?

为什么他们竟未能掌握住群众(哥萨克红军战士),竟未能对米罗诺夫施加任何影响?这里有一个更加复杂的、被人搅乱了的历史渊源。是的,由于命运的捉弄,政治工作人员缺乏足够的水平。他们找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协助了吗?没有。相反,他们力图把所做的一切都对哥萨克工作部加以隐瞒。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直到暴乱发生一直坚信,这个军会组建起来,对待米罗诺夫的态度没有变化。但是,当我作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前去萨兰斯克,并于今年9月4日在当地参加了政治工作人员的会议时,我才发现:这些政治工作人员不仅不愿意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配合工作,而且甚至还有意地向它隐瞒事实真相和自己对于米罗诺夫的态度。我这才知道:一切都作了精心安排,以便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不管这有多么可笑)“上钩”(这是顿河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拉林同志的原话)。

我们应当相互帮助,在社会革命的建设事业中配合工作,而不是相互制造摩擦,而这样做只会对邓尼金有利。在党员中还形成了某种宗派:一批人称作“顿河”共产党员,另一批人叫作“霍皮奥尔”共产党员(拉林派),等等,而且一派千方百计让另一派“上钩”。难道这竟是社会革命的共产主义建设……\*\*

后来得悉,顿河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卡洛夫同志曾于今年7月就米罗诺夫的事给您写信\*\*\*,请求协助米罗诺夫尽快组建成这个军,后来于8月初他又写报告给南方面军\*\*\*\*,要求解散这个军,并说因为米罗诺夫在群众大会上的

\* 省略号是原有的。

\*\* 省略号是原有的。

\*\*\* 参见162号文件。

\*\*\*\* 参见199号文件。

反革命演说而完全不能信任他。但是关于所有这一切他们根本不认为有必要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通报,而哥萨克工作部本来可以把米罗诺夫召唤到莫斯科,把他同自己那个军分割开,从而防止暴动发生和避免如此大量无辜人员牺牲。

对于这种不正常的现象能作出什么样的解释呢?这应当去问在顿河军工作的“顿河共产党员”和“霍皮奥尔共产党员”,以及这个军的红军战士。政治工作人员大部分在红军战士心目中没有威信:这是因为一些情况交织在一起而产生的,哥萨克红军战士几乎都是来自顿河军辖区的乌斯季梅德韦季察和霍皮奥尔两个管区,大部分政治工作人员也来自那里,而其中有一些人在顿河地区工作期间曾经名誉扫地,例如,那个你曾经为他的问题而发出第 607 号电报\*给南方面军特里佛诺夫同志的罗加乔夫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当然也不必否认这样一种现象,即红军战士大部分是被动员入伍的,原先属于克拉斯诺夫阵营,可以说他们只是盲目地追随着自己的领袖米罗诺夫,因为在他们眼中米罗诺夫是异乎寻常地德高望重,深受爱戴。

政治工作人员看到自己孤立无援,只好坚持把米罗诺夫排挤走,并解散这个军,而与此同时又别有用心地把这一切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加以隐瞒。

如果顿河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拉林同志不是把自己的报告送交哥萨克工作部,而是送交给私人,例如阿维洛娃同志\*\*,如果他千方百计背着哥萨克工作部做出许多事情,那么我们之间哪里还有什么卓有成效的共同工作可言呢?我可以援引他给我的第一封信中的一段为例:“如果你想知道我和我们一批工作人员对于工作的意见,那在阿维洛娃那里什么都有。”而他的第二封信(是给政委扎伊采夫的)说:“收信后请去人民委员会办公室找秘书 M. 阿维洛娃同志(报告在她那里),并和她一起设法去找伊里奇,但要有哥萨克工作部的人参加,他们盲目地相信米罗诺夫”\*\*\*。

从这两封信的内容不难判断,一些党的人员是怎样为社会革命的共同利益而工作的。

我认为这种现象是极其不正常的。什么时候甚至在负责的苏维埃的党员同

---

\* 参见 145 号文件。

\*\* 参见 178 号、182 号文件。

\*\*\* 参见 198 号文件。

志中才能摒弃各种各样的“徇情营私”和“私人关系”。

在为谋求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共同利益的工作中,对所有党员都应一律平等对待,而不是分为“顿河共产党员”或“霍皮奥尔共产党员”等等不同的派别,所有人都必须成为同志,而不是对不同亲密关系的人保持各自不同的私人友好。

统一团结才有力量;分歧和争吵会给共同的神圣事业带来危害。

请您立即指示解除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案卷的封存,因为哥萨克工作部在米罗诺夫案件上是完全无辜的,而这样做从思想情绪上看还可能对革命哥萨克产生负面影响,并给背信弃义的资产阶级以挑动和诬陷哥萨克提供可资利用的机会而有利于邓尼金。\*

打倒一切阴谋诡计!

打倒个人私利的盘算!

为世界社会革命的利益而进行富有成效的工作的共产国际团结一致的大家庭万岁!

致以同志式的敬礼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哥萨克事务专员  
M. 马卡罗夫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5号目录,35号案卷,第146—150张。原件。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2号目录,15号案卷,第370—374张。原件。)

---

\* 指责哥萨克工作部涉嫌米罗诺夫暴乱的话是托洛茨基说的(详见注释208条)。(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4号案卷,第45张背面,第46张。)

267

## 奔萨省肃反委员会 1919 年 9 月 13—20 日 作战汇报摘抄

1919 年 9 月 20 日以后

……二十三、今年 9 月 16 日晚间,有 810 名库班的哥萨克来到萨兰斯克。市区和县里的居民对于哥萨克的到来深感不安,因为直接从哥萨克那里可以听到,他们是来为米罗诺夫报仇的。哥萨克的指挥官说,他们是不带武器来的,但是实际上他们之中每一个人都有手枪和马刀。

留下来的米罗诺夫哥萨克把库班哥萨克称作白军,认为自己是红军。在他们之间谈话时可以听到,库班哥萨克指责米罗诺夫的哥萨克说:“我们要是在这里就会大干一场,施展本领,而不会像你们这样”,并认为他们是俘虏。据西集团军司令戈尔德贝尔格说,米罗诺夫走后留下的指挥人员本应编入库班哥萨克的队伍,但是看到库班人思想不稳定,就放弃了这种想法。戈尔德贝尔格对哥萨克抱着敌视的态度,但他还是答应要在他们中间建立起最严格的纪律。根据拉林同志的报告,来到这里的库班哥萨克对苏维埃政权抱敌视和不信任的态度,可以把他们称为土匪游击队。库班人的政治部刚开始组建,至今只有 15 人。政治部并没有做什么抱有成见的事\*。看来在萨兰斯克有可能组建成有 12000 人的两个师。来到这里的哥萨克在言谈之中透露,他们惋惜没有来得及赶上米罗诺夫暴乱,不过从目前看他们并不骚扰居民,因为给养是他们自己从乌克兰带来的。

主席 库兹涅佐夫  
秘书 格拉西莫夫

\* 原文如此。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8卷,第262页。核对无误的副本。)

## 268

### 对米罗诺夫的审讯记录

巴拉绍夫市

1919年9月21日

1919年9月21日。南方面军第9集团军革命军事法庭庭长 H. A. 波斯佩洛夫在巴拉绍夫市就米罗诺夫暴乱一案对被告米罗诺夫进行了审讯。对于提出的问题,被审讯人说明如下:

1. 名字、父名和姓:菲利普·库兹米奇·米罗诺夫。
2. 年龄:47岁。
3. 出生地点和户口所在地(省、县、乡、市、庄或村):顿河军辖区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
4. 常住地址:同上。
5. 职业(如系供职,则应说明担任的职务):(1)最近一次国体变更——十月革命——前;(2)变更后):(1)俄军军官;(2)10月起为推选的团长,此后一直在红军担任指挥职务。
6. 学历(有无文化,在家受教育,没有文化;何种学校毕业):读完古典中学三年和士官学校。
7. 财产状况(有无动产、不动产和资本,系何种形式,何时拥有和现在何处):曾有过房屋和果园,被立宪民主党人捣毁。除果园外,未经营任何农业项目。
8. 家庭状况(已婚、未婚、鳏寡、离异),有无子女,几人,年龄:已婚,有子女四人,长女23岁,次女19岁,幼女16岁,子12岁。
9. 身份地位出身(农民、市民、贵族):普通哥萨克(不是贵族)。
10. 政治信仰(是否参加政党,何种党派;如未参加,同情哪一个党;是否加入工会或其他组织):过去和现在都未正式参加任何党,同情社会革命党的最高

纲领派。

11. 服兵役的状况:军长。

12. 有无特征:[空格线]

13. 是否受过审判或侦查:1906年曾被捕,受监禁三个月,但经社会人士要求获释;1908年根据第三条被解除职务。

我听到了对我的指控,但我——\*承认有罪。

就案件说明如下:

从萨兰斯克开拔的动机。坦波夫失陷和科兹洛夫撤退是促使我从萨兰斯克开拔去前线的决定性动机;我以为,军队又一次,像今年春天在顿河地区那样,陷入危急状态;期望以自己在前线任何地点的出现来制止惊慌失措的退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于8月23日发电报给第9集团军司令部\*\*;8月22日斯米尔加同志同我谈了话\*\*\*,也许是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中有谁把我有意发难的事作了通报;建议我到奔萨去;我同意了,订了机车,但我的这项决定改变了三次,甚至在8月22日晚间我还有意前去,但是不记得是谁递了一张字条给我,警告说到了奔萨我会被逮捕\*\*\*\*,而前线的事也就完了。于是,我又决定自己不去奔萨,而是率领全师以行军队形开拔到距奔萨半天行程之处停下来,然后我再去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这一点我通过电报(直线)作了通报。我没有收到对此的答复。23日,同东方面军参谋长进行了交谈;他要同我通话,对我进行了询问;谈话最后,我请他转告斯米尔加同志,说我愿意作出任何妥协;参谋长说,他同斯米尔加交谈后将通过直达电报找我;我没有等到这次电报呼唤。\*\*\*\*\*8月23日,我已不再试图同奔萨交谈,我意识到奔萨不想和我谈话。24日一早,我发了一份电报给斯米尔加,抄送——全体俄国劳动人民\*\*\*\*\*;半个小时以后,我通过斯卡洛夫收到电报,说我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但是,如果我自愿服从,可以保证我的安全。我把这份电报向我们团(步兵第2团)宣读了,建议全团留在原地;这个团的代表回答我说:“我们不是去搞反革命活动,而是向前线开拔。”在行军中,我逐次向来到的各团宣布了这封电报;所有人都同意到前线去。斯卡洛

\* 问题的空格没有填写。

\*\* 参见209号文件。

\*\*\* 谈话是在8月23日进行的,参见207号文件。

\*\*\*\* 这个词无法辨认。

\*\*\*\*\* 至此一页结束,并有米罗诺夫的亲笔签名:“已阅读。Ф.米罗诺夫。”

\*\*\*\*\* 参见211号文件。



夫同志曾经劝阻我。我回答他说,我不是反革命,而留在萨兰斯克同样无异于窒息而死。从布拉特金方面,我根本没有听到什么特别的劝阻的话。国库中的钱是领到了,但符合法定要求,军的一部分钱甚至还没有拿。在我被逮捕时,我交给了布琼尼 298800(多)卢布;在渡过舒拉河后我还曾有 314000 卢布。在从萨兰斯克开拔时,我曾下令,全军不得从仓库取用不属于军的东西。在萨兰斯克是否发生过洗劫现象,我不知道。我本人是不会允许这样做的。

我举行发动是在自己情绪恶劣的推动下,在前线消息的影响下进行的。我曾经怀疑,到奔萨我会被逮捕。我对于在顿河地区对毫无防卫能力和愚昧无知的哥萨克实施的残暴行为十分心痛,因此决定不论用什么方法也要发出抗议的声音,以便让共产党的代表听到。

在萨兰斯克的几次群众大会上,我是发言反对过假共产党员,但是没有反对过真正的共产党。我要解释一下 8 月 22 日向顿河军发布的“命令—呼吁书”中的一句话:“为了拯救革命的成果,只剩下一条路:推翻共产党人的党”,这个句子应当理解为是有附带条件的,也就是说,如果战线彻底崩溃,就要推翻共产党人的党。威胁要消灭共产党员,是指这样一种场合,即如果将使用武装力量来对付我们军的话,这只是一种政治步骤,以求放我到奔萨去,并使共产党员受到一次警告潜藏起来,或者当我通过时保持沉默,因为我始终坚信会让我率领着这个军去奔萨的。沿途是抓获了一些共产党员侦察兵,但都释放了。

布卡京和利辛是被我强行看押起来的,我本意是到奔萨后将他们释放,途中一个逃走了,另一个和妻子一起在通过铁路线交火时被打死;我开始曾下令:只要共产党员们一开始射击就把他们枪毙,但是后来我取消了这项命令,因为我从根本上反对死刑。关于布卡京的死是有人向我报告过,但不记得是谁报告的。

在萨兰斯克的群众大会上我可能一般地讲过犹太人恶势力;在大会上没有把托洛茨基称作犹太守财奴,可能是私人谈话时处于亢奋状态中说出了这样的话。布拉特金在萨兰斯克的群众大会上,例如在骑兵第 2 团和在广场上讲过话。他没有讲过反对共产党员的话。我们的唯一想法,是想去前线。我们军里的苏维埃工作人员恰好正是那些在霍皮奥尔管区枪决、审判和流放过动员入伍的哥萨克父兄的人,因此他们没有威信。例如,有过一张字条,上面写了一个问题:拉林枪决了多少哥萨克?

[问题:]如何理解“工人农民哥萨克”党纲领中的话?\*

\* 参见 184 号文件。

[回答:]首先要制止邓尼金前进,然后是将他击溃。只有人民的力量团结一致才能阻止和击溃邓尼金,而要达到这种团结一致,只有在共产党员,特别是阿普菲尔鲍姆们、纳哈姆克斯们等等一伙下台才能做到。而他们由于存在病态的想象和怨恨是不会自愿下台的。不得不向他们下令:“滚开!”只要顿河的哥萨克一听说俄国人民推翻了共产党员,他们就会立即停止前进。邓尼金就不得被迫作出第一次停顿,而红色的枪支将迫使他作第二次停顿,此后他的事情就会如同克拉斯诺夫的官运一样走上下坡路。

这里要附带说明的是:我本想到前线去,但是如果前线处于惊慌失措之中,而再作努力也无济于事,那么,为了制止进一步退却,我有意,为了在其中多数人不同情强制性共产公社的红军战士中取得道义上的成功,采取这样一个步骤:遇到第一个职位较高的军事首长,便同他讨论这一个纲领草案,并建议所有共产党员在前线让出政权——让给谁,可通过讨论决定。至于远离前线地区的政权问题,我没有任何考虑,因为我清楚地知道,破坏管理结构只会对敌人有利。改正了前线的状态以后,下一步的事情仍该由共产党办理。

[问题:]请解释一下[铅印]呼吁书中的这一句话:“我们要把一切政权、一切土地和工厂都夺到自己手中,同时我们将去前线同邓尼金作战”。

[回答:]这句话应当理解为对未来的祝愿;号召人们立即推翻现在的苏维埃的政权,并立即选举新的苏维埃——人们会从这句话中看到好处。

例子:在萨兰斯克,我曾建议共产党员们留在原地,继续工作……\*在途中也是这样。行军途中在读到给苏维埃军队的命令之后……\*所写的呼吁书中的句子,应理解为是对说我举行暴动是反对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断言的批驳。“我举行叛乱是反对那个你们的父兄以及整个俄国都不想接受的苏维埃”。

第一,我表达得不准确,我想说的不是“叛乱”,而是像命令中说的那样,是“暴动”。我写这一点完全是针对居民而言,目的在于缓和一下命令给人的印象,因为我不仅不能举行暴动反对苏维埃政权,就是这样想我也不能。我理解的苏维埃政权就是劳动群众的政权,而且苏维埃应当是通过自由的宣传鼓动而选举产生的。

从萨兰斯克到被捕为止的行军:在渡过舒拉河之前,部队是由我和布拉特金指挥的;渡过舒拉河之后,我免去了布拉特金的指挥权,因为红军战士反映他过于急躁,有时又张皇失措。

---

\* 此处的文字无法辨认。

在切列穆什金诺我俘虏了约一个营的兵力；我解除了他们的武装，释放了他们；为他们开了大会，我和巴尔塔扎罗夫在会上讲了话。在行军期间，布拉特金偶然也在大会上讲话，但发言简短，主要是为了加强效果；他没有反对过我，而且从没有人报告说他进行过反对我的宣传。在行军中我对布拉特金总是信任的。为了在我们行军期间不让对方互通消息，在有的地方不得不把电话线剪断。

被捕时刻：从截获的向第23师发布的命令中，我获知布琼尼的军正在调动，而且知道了他的行进路线。此后我继续前进，同时考虑在什么地方稍作停顿，以便让这个军通过。我曾一度要布拉特金向前赶出很远，接近这个军的行军路线，以便同布琼尼举行谈判，看他能不能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面前为我们辩解，从而使我们得以平反。在继续前进过程中我又得知，第23师师长已被召回，这样我就丧失了相当程度的同情倾向，因为并不是第23师的所有红军战士都知道我，而少了一个众望所归的首长就减少对我同情的条件；因此我又决定前往布琼尼的军以避免流血；在克鲁斯基村抓到一名这个军的红军战士，他说红军战士们对我并无敌对情绪，这就促使我下命令立即整队。部队列队完毕后，我宣布说，为了避免流血，我将牺牲我自己，然后喊出几名歌手，就出发向这个军行进。

走了不到半俄里，根据这个军发出的命令，我让部队停了下来，然后一名旅长或师长骑马到来。我请求他们对我和士兵表示关心。“如果你们不能关心我们，那么我建议你们像骑士那样允许我到村子里去一下，我出来以后让他们逮捕我。”我忘记了他们根本不可能跟我谈话，只能执行命令，于是他们就这样做了，也就是说，逮捕了我。在逮捕前我曾试图骑马进村，让人给我的妻子带一张条子，但他们不允许。布拉特金骑马进了村子，当时他妻子在那里，一开始并没有追赶他。我们的马匹处于这样的状态，即三周以来日夜不曾卸鞍，想骑着它们奔驰是不可能的。途中布拉特金十分激动不安，为了让他安静下来，我对他说，我们的目的并不是犯罪，我们也没有反对苏维埃，如果说犯了错误，那我们就接受处罚。

问题：如果没有马蒙托夫的突破、坦波夫的失陷，等等，您会开拔吗？发动前您是否知道，战线并未后移，只不过是马蒙托夫的军突破了战线，进入深远后方？

回答：不知道马蒙托夫突破了战线，我以为战线已经打散，一直退到了坦波夫；如果知道是这样，即战线在原地未动，那我就不会发动了。

已经阅读。Ф.米罗诺夫。\*

\* 是米罗诺夫亲笔书写。

## 第9集团军法庭庭长 H. 波斯佩洛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 秘档第 H-217 号, 第 3 卷, 第 91—95 张。  
H. 波斯佩洛夫的签名件, 并有米罗诺夫的亲笔签名。)

269

##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 第 98 号会议记录

1919 年 9 月 22 日

参加人员: 斯捷潘诺夫、马卡罗夫、切库诺夫、多尔加切夫、凯戈罗多夫和库久别尔金。

会议由斯捷潘诺夫同志主持, 多尔加切夫同志担任记录。

听取内容: 1. 关于马卡罗夫同志 1919 年 9 月 8 日就米罗诺夫案件所作的报告\*。

决议: 1. 批准马卡罗夫同志 1919 年 9 月 8 日就米罗诺夫案件所作的报告, 并认为其中所陈述的内容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的共同意见, 呈送给革命法庭。

听取内容: 2. 关于顿河军政治工作人员的活动和他们对待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的态度。

决议: 2. 考虑到马卡罗夫、库久别尔金、叶夫列莫夫等同志的报告\*\*,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

(1) 请求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不要再派遣那些据地方送来的报告说曾经威信

\* 参见 242 号文件。

\*\* 参见 195 号、249 号文件。哥萨克工作部 1919 年 9 月 23 日将库久别尔金和叶夫列莫夫的报告送呈党中央。(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 1235 号全宗, 82 号目录, 15 号案卷, 第 369 张。)

扫地以致再次回到原地工作会对苏维埃政权的建设造成致命影响的同志们回顿河军辖区原先地点工作。<sup>204</sup>

(2) 鉴于某些政治工作人员对待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采取两面派行动,并显然蓄意在工人、农民和劳动哥萨克心目中诋毁这个机构,认定这是顿河军政治工作人员博尔迪烈夫、罗加乔夫、扎伊采夫和拉林同志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的蓄意陷害和恶意中伤,而从革命的观点是罪大恶极的,应当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1919年8月8日的第53号决议追究他们的责任。

主席

Ф. 斯捷潘诺夫

委员 马卡罗夫 切库诺夫 凯戈罗多夫 库久别尔金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4号案卷,第43张。原件。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4卷,第65页。核对无误的副本。)

## 270

### 第9集团军革命法庭米罗诺夫分子案件 侦讯委员会的结论

1919年9月27日

1919年9月27日,由军事侦查员西多罗夫和切尔内绍夫、协理员罗曼诺夫和比里洛组成的第9集团军革命法庭侦讯委员会审阅了对米罗诺夫支队红军战士的审讯记录,认为<sup>205</sup>:

米罗诺夫的军事叛乱具有米罗诺夫狡诈鼓动的性质和动因。在群众大会上,他当着哥萨克的面大肆攻击穿弗伦奇式军上衣和马裤的共产党员们,说他们把整个顿河地区洗劫一空——“他们消灭了你们的父兄,制造了种种野蛮暴行”;就这方面他举出了若干事例,诸如:莫罗佐夫革命委员会、顿河地区的大规

模枪决,以及自作主张的共产党员的局部报复行为。此外,米罗诺夫还向他的村镇乡亲们指证说,共产党员想要在顿河居民中实行清除哥萨克的行动,并通过强行建立为时过早的共产公社来分掉哥萨克的土地和财产。

米罗诺夫的这种宣传鼓动,再加上他的“人民英雄”的声望,为暴动提供了足资利用的土壤。顿河的哥萨克本身大部分拥有财产和土地,因此都毫不犹豫地响应了米罗诺夫的号召。

很少有人竟不能理解自己首领这种宣传鼓动的主要用意,但是这批人最珍惜的是自己的性命,因而一旦米罗诺夫的队伍被红军部队合围或稍有行动,他们就一哄而散,各回各家了;留下来一直坚持到最后的无非是两种人,一种是对米罗诺夫十分忠诚的人,如警卫队和一部分指挥人员,另一部分则是在米罗诺夫的行军中还没有到达自己的家乡。哥萨克中的大多数人尽管在政治上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他们也不可能不知道是去反对谁,因为在群众大会上米罗诺夫明确无误地进行过反对强制的共产公社和共产党员的宣传鼓动;当部队从萨兰斯克出发时,米罗诺夫公开宣称,他已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而且米罗诺夫也没有强迫任何人跟他走,相反,他还建议胆小的人留在原地,因此不妨认为:应当把所有跟米罗诺夫从萨兰斯克出发的红军战士认定为是同样有过失的,但应特别把警卫队和技术骑兵连的红军战士划分出来,因为他们,据许多红军战士揭发,是参加米罗诺夫支队出征行动的最主要的参加者:他们征用马车,动员工人,沿途破坏电话和电报线路,看守被捕的共产党员,而且走在支队的最前面,总是首先攻占村庄,因此侦讯委员会认为,他们与米罗诺夫支队的其他红军战士相比是更加积极活跃的参与者。警卫队的红军战士 И. И. 米赫耶夫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并指认了曾在警卫队供职的同伙,他们是:乌达洛夫、巴克萨拉耶夫、马卡罗夫、马雷舍夫、多罗德尼科夫一号、多罗德尼科夫二号、季卡诺夫一号、季卡诺夫二号,布拉托夫、弗拉索夫、谢苗诺夫和福金。(注:这些人不在这一组。)

有关侦讯的主要问题<sup>206</sup>:

1. 米罗诺夫在群众大会上向红军战士们宣称,他在从萨兰斯克出发的第二天被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据米罗诺夫说,对支队进行射击的是不愿意放他去前线的共产党员。

2. 师长布拉特金是部队的积极的领导人,在同红军支队发生冲突时也是这样。他曾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并完全支持米罗诺夫,他还坚持进攻,对在同红军冲突时表现胆怯的哥萨克进行威胁。不过也有相反的讲法,说布拉特金曾因米罗诺夫把哥萨克引向死亡而同他争吵。但是,即使有这后一种情况,委员会得到

的总的印象是,布拉特金毫无疑问是米罗诺夫的支持者。

3. 骑兵第1团团长福明一直指挥同红军部队的冲突。在从萨兰斯克出发前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他原则上表示同意开拔。

4. 骑兵第2团团长戈尔巴托夫(原上校,看来指的是苏图洛夫\*)在哥萨克中进行过反对共产党员的宣传。

5. 关于其他指挥人员,红军战士认为同最高指挥机构没有直接关系,他们执行自己首长的直接命令时的表现多少是中立的。各部队的政治委员都不在,留在了萨兰斯克。

第9集团军革命法庭侦讯委员会委员

切尔内舍夫 西多罗夫

罗曼诺夫 比里洛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1卷,第239页及其背面。原件。)

## 271

### 俄共(布)中央关于顿河地区 工作的提纲

1919年9月30日\*\*

—

1. 顿河军辖区的特点是:工业极不发达,缺乏细密的生产分工,以及农民劳动群众政治上落后。

---

\* 指的是 П. П. 苏图洛夫,虽然把 A. M. 苏图洛夫的军衔错安到了他的身上。

\*\* 这是在报纸上公布的日期。

2. 有产的哥萨克反革命上层和紧密靠拢他们的富农具有异常的阶级顽固性,首先举起了反对工人革命的暴动的旗帜,并把全国其他地区的大量资产阶级地主分子团结在这个旗帜之下。而与此同时,劳动的哥萨克直到最后还受制于哥萨克的身份地位和成见,并受哥萨克军人利益一致的思想的钳制。

3. 甚至在对待公开把哥萨克出卖给外国资本以换取保留自己阶级特权的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的态度上,劳动哥萨克继续在选择自己最终生活方面动摇不定,常常成为反共产主义的反动宣传鼓动的土壤,并在自己的行动中在起义反对邓尼金和向红军背后背信弃义地进行打击之间朝秦暮楚,反复摇摆。

4. 广大的哥萨克中等阶层,由于被压迫群众同反革命的严酷斗争而受到损害,但他们往往不认为这场斗争的原因在于阶级压迫,而认为是由于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的政策所造成的。动摇不定的哥萨克中农对邓尼金甚至是敌视的,但仍然常常存在一种幻想,以为有可能通过民主的全民泛哥萨克军人大会和“全民泛哥萨克”的苏维埃这个立宪会议的顿河变种,不经过战争,没有牺牲地解决自己同顿河反革命的纷争。

5. 米罗诺夫是从摆脱了哥萨克中农的政治落后状态和成见而成长起来的,但是他又讲信义地企图利用这种成见与落后性让哥萨克在苏维埃同邓尼金进行激烈斗争之际手执武器同苏维埃相抗衡。

6. 就其政治内涵而言,米罗诺夫的冒险行动,同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立宪会议派那种妄想从苏维埃手中夺取政权然后交给立宪会议的企图,或佩特留拉那种力图在乌克兰建立“人民拉达”政权的做法,或其他种种类似行动,是完全不同的。如所周知,上述种种图谋的最后结果是,小资产阶级的冒险家和蛊惑家们暂时从共产党手中夺取了政权,只不过是为了把这个政权转交给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和保皇派,即东部的高尔察克、库班和乌克兰的邓尼金。

7. 根据大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乌拉尔、西伯利亚的经验已是过时了的民主幻想,却姗姗来迟地在落后的顿河地区和米罗诺夫的冒险行动中,包括他的反对共产党员(也即反对革命阶级的专政)、维护民主(以“人民的”也即包括各个阶级在内的苏维埃的面目出现)、反对死刑(也即反对对压迫者及其仆从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等等在内,得到反映。

8. 共产党当前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广泛运用米罗诺夫暴动的经验教训,加速对广大的红军战士群众和劳动哥萨克居民进行政治教育。

9. 哥萨克的社会划分,如前所述,并不具有明确的表现形式。但是从总体方面仍然可以预见到,其政治态度,包括对红军的态度,从总的粗略的轮廓看,是



同哥萨克贫农、中农和富农的划分相一致的。尽管顿河的中农,特别是库班的中农,比特维尔和诺夫哥罗德的富农更加富裕,但是在财富方面的对立状态,尽管比例有所不同,在顿河地区,也将表现出来。在宣传鼓动和实际工作中,必须以这种对立状态为依据。

10. 围绕米罗诺夫案件而开展的宣传鼓动活动,应当深刻明显地划清两个相互斗争的阵营,即白军和红军,同时通过揭露和彻底批判而完全排除动摇不定而又岌岌可危的中间阶层。

特别重要的是,要向红军部队讲清米罗诺夫一类没有原则的分子对于红军完成作战任务的极大危害性,因为这类分子能很容易地从革命的词句转向对红军作战部队的背叛和出卖,并成为米罗诺夫之类冒险家的后盾。

## 二

1. 我们要向哥萨克解释清楚,并用行动证明:我们的政策并不是为过去复仇的政策。我们什么也没有忘记,但并不为过去复仇。今后的相互关系,取决于哥萨克本身各个群体的行动。

2. 我们近期内对于顿河哥萨克不同阶层和群体的态度,与其说以不同阶层(富农、中农、贫农)的阶级分析为准,不如说以哥萨克本身不同群体对我们红军的态度为准。我们对于哥萨克中以实际行动欢迎我们的分子坚决加以庇护,并进行武装保卫。对于哥萨克中取观望态度的那些阶层和群体,我们让他们有可能思前想后,认真分析,同时也不放松对他们的关注。对于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敌人或给红军制造麻烦的分子,我们则无情地全部予以消灭。这些标准是纯粹实际性的,十分明确而简单,它们的意义和公正性,对于每一个红军战士,包括每一个哥萨克红军战士,以及对于当地的哥萨克和非哥萨克居民都是明白易懂的。

3. 我们严密注视,不让向前推进中的红军发生抢劫、强暴等等行为,因为我们牢牢地记住,在顿河军辖区的条件下,红军部队的任何一种胡作非为都会变成重大的政治事件,并造成极其巨大的困难。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求全体居民注意,凡是红军需要的一切,我们都以有组织的方式,通过粮食委员会获取,并注意及时且如数地付钱。

4. 我们对于贫农和部分中农的支持,必须立即赋予其令人瞩目的政治性质,并首先救助受到白军伤害的那些人。

5. 对于镇压那些在解放顿河地区时混入这一带并有过滥用权力伤害哥萨

克事实的假共产党员的行动,也应具有令人瞩目的性质。

6. 必须认真仔细地组织苏维埃的通信联络和侦察工作。

7. 必须在宣传工作中和实际上明确而坚持不懈地贯彻这样一种思想,即我们决不强迫人们参加共产公社。

8. 在建立临时的地方政权机关时,应采取一切措施,吸收留在当地未走,因而对我们并不敌视的居民的参加。与此同时,毫无疑问地必须在每一个执行委员会吸收哪怕一个“外地人”共产党员,并使他能够对当地的任何反革命情绪和表现更加警惕。

9. 在筹建当地临时的苏维埃政权机关时,必须广泛开展反对某些以劳动的、革命的词句为掩护实际上奉行迂回曲折的米罗诺夫路线并准备叛变的“哥萨克代表人物”的宣传活动。

10. 除了消灭白色哥萨克的巢穴和实施上述实际的行政措施以外,还必须系统地、有系统地在哥萨克的下层中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任务,吸引他们参与宣传党的主张和从事党的工作,在事实上对待他们采取同志式的态度,准备和他们联合在一起在苏维埃宪法的基础上选举顿河地区的苏维埃机关。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

(《俄共(布)中央通报》,1919年第6号,9月30日。)

272

##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关于 哥萨克工作部反对封存其案卷一事的 会议记录摘抄

1919年10月1日

参加人员: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别洛博罗多夫、拉科夫斯基、斯塔索娃、穆拉诺夫、斯大林、托洛茨基、捷尔任斯基、斯图奇卡、诺夫哥罗德采娃、加尔金、

阿格拉诺夫和霍列奇科。

日程：……二、哥萨克工作部的反对意见。

听取内容：……二、哥萨克工作部反对封存其案卷及因米罗诺夫发动而对该部表现的不信任。<sup>208</sup>

决议：待米罗诺夫案件审理结束后再行讨论。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112号目录,9号案卷,第2张。  
核对无误的副本。)

## 273

### 斯卡洛夫写有对米罗诺夫评价的札记

1919年10月1日

米罗诺夫是一个没有远见卓识的人,自尊心达到病态的程度,为了满足自己个人主义的自尊心可以作出任何让步。对于个人的尊严并没有坚定的、稳定不变的情感。极端拘泥于细节,好吹毛求疵,而又自以为是。在他的不肯安静平衡的个性中,有一种思想,即认为历史赋予他领导人民运动的作用,从不停顿地纠缠着他,并浸透了他的整个生命。因此,他的一切行动,一切思想都立足于成为人人关注的中心。因此,任何条件、任何信任,只要有命令,有无条件服从存在,都不能使他称心如意。因此,他发出的一切抱怨,说人们不信任他,迫害于他,侮辱他,干扰并阻碍他的工作,不理解他,不重视他对革命的贡献,都是他的病态的自尊心造成的结果。这并不是骑士的自尊的高尚愤慨,不是一个高贵的心灵受到因不公正待遇而造成的伤痛从而为人类崇高理想受到玷污而义形于色。这是危害了他整个机体的一个恶性溃疡,其细菌将毒害他所接触到的一切事物。这种溃疡无法医治,只有动用外科手术将其消灭,这样才能制止它的破坏作用。

斯卡洛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3 卷,第 231 页及其背面,签名件。)

274

## “告所有红色哥萨克团”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的呼吁书)

不迟于 1919 年 10 月 2 日\*

红色哥萨克兄弟们!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向你们致以热烈的敬礼,红色战士们!是你们用自己的身躯捍卫着劳动人民的政权,使其免遭在外国资本的刺刀支援下的反革命的攻击。无论这场斗争多么艰苦,胜利的时刻毕竟不远了。

同志们!你们要自始至终勇敢无畏,不受各式各样的冒险分子的恶意挑拨,他们正蓄意在革命的劳动哥萨克中制造思想混乱和分裂。谁反对共产党员,谁就是反对苏维埃政权。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切不可举起武器反对党,正是这个党目前领导着社会革命,正是这个党已经有两年时间领导着工人、农民和劳动哥萨克走向对全世界资产阶级的胜利。

是苏维埃政权建立了强大的红军,而红军正是胜利和挽救革命的保证。你们一直和劳动者的红军并肩前进,同劳动人民的敌人顽强奋战至今。工人和农民的俄国相信,在此进行最后决战的时刻,红色的战斗哥萨克决不会离开红军,也不会听信索罗金、格里戈里也夫一类冒险分子的挑拨,这些冒险分子如同披着羊皮的狼,在一定的时间内他们消失在我们兄弟般友好的家庭中无声无息,当我们即将取得对许多世纪以来的压迫者的胜利之时,他们会背信弃义地用嗜血的大嘴在轻信的人民的背上咬上一口。

哥萨克同志们!红军战士同志们!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要把挑唆暴动者和造谣者从自己身边赶走。

\* 这是俄共(布)中央书记处收文登记印鉴上的日期。

你们众所周知的米罗诺夫原来是社会革命的叛徒和变节分子。他在个人野心的指使下宣称自己是俄国的救世主,举起武器反对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丧失理智的冒险分子也号召哥萨克跟着他走向流血的死亡。

让挑唆暴乱和丧失理智的冒险分子米罗诺夫遗臭万年!

劳动的革命哥萨克万岁!

战斗的红色哥萨克团万岁!

强大的、战无不胜的红军万岁!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5号目录,35号案卷,第135—136张。打字副本。)

## 275

### 米罗诺夫叛乱案件特别法庭 统筹会议记录\*

1919年10月3日

参加人员:主席波卢扬,委员——波斯佩洛夫和阿尼西莫夫,由Д.克列姆担任记录。

1. 听取内容:关于结束侦讯。

决议:认定侦讯结束,法庭听证定于今年10月5日上午9时举行。

1. 听取内容:关于划分被告类别。

决议:根据侦讯材料将被告分为四类:第一类,跟着米罗诺夫走的指挥人员和共产党员;第二类,警卫连和技术骑兵连;第三类,骑兵第1团;第四类,所有其他红军战士。

3. 听取内容:关于证人。

---

\* 文件标题是原有的。



## 276

## 斯米尔加在法庭上宣读的起诉书

1919年10月5日

我指控前哥萨克上校米罗诺夫及其所有同谋在苏维埃政权同邓尼金作战期间,虽然身居我们红军的负责职位,却发起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叛乱。

我们面前有一大批侦讯材料,它们足以十分清楚地描绘出这次暴乱的情景。

8月22日夜间,我获悉萨兰斯克发生了不对头的事件,这个军激动不安,米罗诺夫发表了挑动暴乱的演说。我采取了以和平方式调解冲突的一切措施。通过直达电报向米罗诺夫通报了南线的形势,马蒙托夫的奔袭。我向他声称,他的未经协调的行动会对捍卫苏维埃共和国的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这引起了一阵杂乱无章、无法理解的回答,诸如,他“再也无法”,他“感到窒息”,他准备开拔去前线,他不反对苏维埃政权。我召唤他到奔萨来,并允许他甚至随带150名最忠诚于他的哥萨克作为警卫,以便到来以后解决所有的误会,用和平的方式调解事端。这一点未能实现,因为米罗诺夫拒绝执行我的命令。带着自己的一个军,他从萨兰斯克出发,开赴前线,企图同第23师会合,构成一支军事力量,以实现某种只有他米罗诺夫一个人知道的目的。在行进过程中,曾同红军部队发生几次作战。我告诫米罗诺夫,告诫政委斯卡洛夫,说我已调动强有力的支队,我不能容忍在作战情况下一个身居高级指挥职位的人不执行命令,我坚持要求不论花多大代价也要执行命令。但是米罗诺夫不听。结果造成红军战士数以百计的伤亡。我们没有牺牲人数的准确材料,但是有过4—5次遭遇,而且动用了机枪。由此可见,从军事观点看,作为一名高级首长,在这里是一名军长,本应向军队作出遵守纪律的表率,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米罗诺夫是无法辩解的。这个人,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竟不能使自己的意愿、自己的行动,服从于军人纪律和制度。因此,他的发动比犯罪更加严重。米罗诺夫当然不可能不知道,这种行动是不可饶恕的。他清楚地知道,为了这样的擅自行动,他应当被枪决。他和他的助手们当然也不可能不知道,干这种事就是犯下反对红军、反对军人纪律、反对在共和

国各条战线上支持我们军队的所有人的巨大罪行。

现在谈谈参与这次冒险事业的一些个人。先说米罗诺夫。在这里,在法庭上,他倒是谦恭有礼,表示悔恨。他说他是个性格不稳定的人,说是别人推动他这样做的,他并不知道犯了这个罪。但是,有一个时期,当米罗诺夫感觉到自己蛮有力量的时候,他并不是这样的。他希望成为一个人民英雄,类似俄国的加里波第这样的人物,击溃邓尼金,并赶走可恨的共产党员。那时他很会吓唬人。例如,在自己的号召书或宣言中向我宣战时,他写道:“我会摧毁、肃清共产党员,如果你们胆敢向我进攻。”他当时以为,他就是人民的领袖,他拥有实力,他能够做到这类事情。他忘记了,他的行动迫使苏维埃政权为了同他作战不得不从前线抽掉红军部队下来。自以为不可一世,向往权力的欲望,力争获得哪怕暂时的辉煌,这样的念头压倒了一切。分析了米罗诺夫案件的全部材料以后,我仍然得出结论认为,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人,不是雄鹰,而是一只公鸭,因为他吸引自己士兵的方法不是领袖采用的方法。真正的领袖应当能够正确认清形势、本阶级的任务,并能勇敢无畏地贯彻自己的计划。然而,米罗诺夫既没有这样的认识,也没有这种勇气。我可以断言,自从革命以来,还从没有人提出过更加混乱不堪、更加含糊不清的思想意识。人民不禁要把米罗诺夫同一度辉煌过的克伦斯基相对比。克伦斯基气喘吁吁地说:“如果你们不相信我,我就自杀。”米罗诺夫对自己的哥萨克竟也这样说,因受到挑动而情绪激动的群众自然大声喊道:“我们跟着你,我们什么都愿意做”,等等。当米罗诺夫看到这场赌博已经输定了,他甚至准备丢开部队,只身逃走。

米罗诺夫的主要同谋布拉特金在法庭上显得胆小怯懦,说他是反对米罗诺夫的,说他甚至试图杀死他。他似乎感到自己的状态像是处于两大车干草之间的一头驴子,不知道走近哪一边为好。布拉特金称自己是共产党的同情者。那就是说,在所犯的罪行方面他有双重的过错,既是自己党的叛徒,又是苏维埃政权的叛徒。在米罗诺夫举事中起了双重作用的这个人,我想,无论是他在行军中的行为,还是在法庭上的表现,当然都不会赢得任何人的同情。在革命时期,对于布拉特金这样可怜的软骨头,是很少有人同情的。他向侦查人员提交的,现在已经公之于众的供词说,他不同意米罗诺夫的意见,他反对部队开拔。这丝毫也不能减轻布拉特金的罪责,不能替他解脱。他本应克服自己的怯懦和畏惧,清清楚楚地向部队说:“米罗诺夫是叛徒,你们应当留在萨兰斯克不动。”如果他当时能发表这样一项声明,也许我们现在倒可以免于审判这四百多人,而其中真正的叛徒和变节分子无疑是少数。由此可见,米罗诺夫暴乱的第二号案犯也不具备



什么长处。他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庸人,不懂政治,也不具备军人的英勇气概。

在追随米罗诺夫的指挥人员和共产党员中,还有两个人物引起我的注意。其中之一是德罗诺夫这个人物。据他自己说,在乌克兰曾经为六届政府服务。看来,先是苏维埃政权,以后是佩特留拉、盖特曼斯科罗帕茨基,然后又是苏维埃政权,等等,而且在每届政府中都留任司令部职务。这果然是一名“军事专家”,“非党员”,在任何政府中都能留在司令部工作。我想,他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背叛了。我之所以提请你们关注德罗诺夫,是因为他确实,如同我不记得是哪一位侦查人员所说,是米罗诺夫真正的继承人。像米罗诺夫这样一些情绪不稳定的人,如果又是不坏的演说家,确实能把愚昧无知的群众激发起来,但是却不能把群众掌握在自己手中。前来取代他们的是邓尼金分子。德罗诺夫如果和马蒙托夫结合到一起,倒真能组成一条战线,这是一条当前能够建立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唯一的战线。他跟着米罗诺夫走并非偶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似乎跟着米罗诺夫走是为了拿到一个半月的薪金。这话出自前团副官之口,听起来着实可笑。他之所以追随米罗诺夫,是因为他嗅到了冒险行动的诱惑力,嗅到了有可能从政治上捞一把的前景。在这里,他的举止真像是一个老实巴交的本分人。这样的老好人和本分人是不可能接连在六届政府中一直连续留在司令部职位上的。

这批人中引起我注意的最后一个人是格里戈里耶夫,从他的简短供词就可以看清他整个人。当人们问他,为什么要把利辛和布卡京关起来,他回答说:“就是把他们关起来,别的什么也没有。”这是这样一种人,交代他一件什么事情,他就予以执行,然后“别的什么也没有”。我不能指责他胆小怯懦,也说不出他的其他方面的品质。他知道他做了什么。要建立利辛和布卡京的案件,他是米罗诺夫所必不可少的人。这个人是米罗诺夫这个花束中不可分割的一朵小花。

指挥人员中的其他被告并没什么人单独引起我的注意。他们大部分极其愚昧无知,政治上没有受过教育,极度放荡不羁,极度不守纪律。他们看来从来没有听说过,也不知道,部属并没有权利执行自己首长的命令,如果这些命令具有明显的背叛性质。目前,我们军队正在经过十分痛苦的努力,克服极其巨大的困难,逐渐摆脱手工业时期的习性。在手工业时期,我们是以个别支队为单位作战的,每个支队都有各自的最高统帅进行指挥,现在这类人物的行动应当有一个相应的词语加以谴责,并把这类人物从红军前进的道路上清除掉。我们终究应当

把红军历史中存在过的这一个时期结束,因此,我完全支持对这类人物进行谴责。这些人忘记了自己的军人义务,忘记了他们参军入伍时向苏维埃政权提出的庄严保证。他们追随了冒险分子,在这里又提供了一些混乱不堪的证词。他们说是去红色战线作战,但沿途却同红军交手。米罗诺夫叛乱的头目们便是如此。

这里,在法庭的审判厅内,其他的暴乱参加者没有到场。我指的是警卫队的士兵,所谓顿河军的“特种警卫军”。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米罗诺夫才有可能行动,才能预防任何意外,诸如布拉特金的怯懦的子弹,等等。除了这些“特种警卫军”外,受指控的还有跟着米罗诺夫走的所有红军战士。我看到,顿河军的指挥人员不关心红军战士。在走上这一条冒险道路时,在从事这一件危险的事情时,他们很少考虑到他们带走的人们最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结果,两种人都遭到审判,而我又不能不做的,那就是要求对他们也加以严厉惩处,因为我只能这样做。红军的士兵没有权利执行自己首长的命令,如果这个命令背叛性地把矛头指向苏维埃政权。当然,我想法庭在量刑时对于米罗诺夫案件的主犯和次要犯会有所区别,但不管怎么说,他们都同样有罪,应当同样受到审判。下面一个问题涉及米罗诺夫案件发生时的局势和米罗诺夫的思想意识。米罗诺夫在所有宣言中都借口说,他听到了人民在呻吟,人民无比伤心并向往更好的生活。他试图证明,他根本不反对“先进的共产党人政党”,他发起暴动是针对“假共产党员”的。他说,他自始至终愿意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思想而奋斗,但是假共产党员的行为把他逼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他不得不拿起武器,并且走上几乎必死无疑的道路。我应当在这里澄清这种可能会对某些人造成虚假认识的印象,似乎米罗诺夫真的在同“假共产党员”进行斗争。经过对他所有的铅印作品的分析,我得出结论认为,“假”这个字加上去只是为了引开视线。看了米罗诺夫的所有呼吁书和宣言,你就会得出一种印象,那就是真正的、正直的共产党员是没有的,而全部关于“假共产党员”的材料说明,在这两种概念之间并无任何界限;而他的材料中到处讲的只有“假共产党员”,显而易见,在他看来任何别样的共产党员并不存在。

我们有没有权力审判米罗诺夫呢?也许他是我们直接的阶级敌人,比如说,就是民族中心的先生们,或者向我们的同志投掷炸弹的那些人。那时他可能会说:“你们可以消灭我,但不能审判我。人们是不审判自己的阶级敌人的。”那样他会是正确的。但是,这里是另外一回事。坐在被告席上的根本不是立宪民主党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从十月革命起就开始从事自己政治活动的人。他是十

月综合体中的一个分支,因此我们毫无疑问有权对他,作为苏维埃政权的叛徒,加以审判。因此,我在这里可以有充分根据地剖视和分析米罗诺夫的思想意识,并对其进行相应的评价。

同志们!你们大家都知道,已经几乎有两年了,我们革命的内涵和实质就在于两种极端势力的斗争:一方面是工人阶级、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反革命——邓尼金、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妥协性政党、立宪会议派、各式各样“拉达”的支持者们等等千方百计试图找出一种中间路线,但至今一无所获。我们知道,而且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上千件事实去检查,凡是矛头指向苏维埃政权的任何一种斗争,总是会被一种无法抗拒的铁的逻辑引向邓尼金和反革命。举行暴动反对过我们的有捷克斯洛伐克人、左派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各种色彩的民主派。所有这些党派,最后都投入了邓尼金的怀抱,而邓尼金又把他们全部加以清除。只有他一个是最死心踏地、最强有力的敌人,在这一场触目惊心的,规模极其巨大的斗争中,不是苏维埃政权,就是邓尼金,只有二者之一最后能够成为胜利者。经过这样的实际检验之后,似乎每一个试图勾画一条中间路线的人,似乎每一个看来为了捍卫数量庞大的农民和哥萨克利益而走上政治舞台的人如今该认真地权衡自己的每一步做法,仔仔细细地思量自己的每一个行动。他应当不止一次地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做得好不好,我这是走向哪里和为了什么,事态的发展会把我引向何方。凡是不这样做的人,就是犯罪。凡是在这个时候用自己部属的头颅作为赌注的人,就不是领袖,而是冒险分子。米罗诺夫的整个做法都散发出冒险主义的气味。确实如此,只要听一听他的说法:米罗诺夫在呼吁书中说,“我号召所有的”“绿林好汉”,所有所谓的“逃兵”参加我的队伍,等等,“在这些人的帮助下我将建立起一支令人敬畏的武装力量,它足以粉碎邓尼金”。这是自我吹嘘。这是毫无意义的,罪恶的自我吹嘘,因为由“绿林好汉”,由对战争厌倦得要死而逃离红军队伍的人组成的任何军队,都不可能是令人敬畏的力量,都不可能造就任何作战的骨干。你们自己知道,这条道路是十分可疑的,这种交易是一种欺骗。你们站出来是既同邓尼金作战,又同共产党员作战。应当对这样的做法进行思考,从纯粹实际的观点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米罗诺夫动用了2—3个装备低劣的团,就宣布既要同邓尼金又要同苏维埃政权作战,因为把苏维埃政权同共产党分开是不可能的。这是一场空头的语言游戏,甚至也不是游戏,而只是白日梦呓。还有,那就是他的未来治国方略。在这方面,他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是一出半托尔斯泰主义半感伤主义的小情节剧。据说,他主张不需任何暴力而建立起来的制度。但是,谁又会

相信,你这样一个在以前的战争中建立过各种军人战功直至获得圣乔治武器的旧哥萨克军官会真正信奉起这样的观点。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在用枪决威胁作为牺牲品的人质时,并没有什么不安。甚至还可以举出他的国家理论作为例子。他想让所有的公民立即都享有充分的自由。他不理解,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必不可免地要经过被剥削者对剥削者的专政。他不懂得,在国内战争时期要求所有人都得到自由,就是要求让反革命分子得到自由。

你们说,在克伦斯基时期我曾经反对死刑,我现在也反对。但是,不妨回忆一下,在克伦斯基时期是资产阶级枪杀工人和农民,而在苏维埃政权时期被枪决的则是资本家、贵族。我以为,这里是有某些区别的,任何一个亲身经受过旧制度一切重压的劳动者必定懂得这一区别。你们大量散布关于热爱人民,关于自由的言论,而且你们也写过说俄国人民生活不好,并将这些怪罪于共产党。你们是在撒谎,这方面共产党没有任何责任。你们清楚地知道,我们遭到四年战争的破坏,你们也知道,我们的工厂之所以停工是因为反革命夺占了盛产石油、煤炭、粮食的地区。你们知道,红军正在不辞千辛万苦地为我们的工人和农民夺回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脉。你们清楚地知道,共产党员在这方面也没有任何责任,而你们指责说是现政权导致人民破产,这是一种卑劣无耻的蛊惑,把听你们说话的人当做一无所知的人。你们说不应当强制人民怎么做,而他们应当做什么事情都出于自愿,因而一切国家机关都应当削弱。好吧,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没有红军,没有粮食垄断制,那现在会是什么情况。不仅仅共产党员要被消灭,就是您,米罗诺夫公民,在将军们专政的情况下您也不会特别飞黄腾达。您抱怨说,农民生活艰难。这不错,农民生活不容易,国家处于破产之中。您在批评我们的粮食政策时,却没有想到城市如今处于赤贫状态,拿不出任何东西来交换粮食。如果苏维埃政权不向工人提供粮食,工人必定要饿死无疑。这种现象在粮食过剩的国家中是可耻的现象。当然,如果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机构被破坏,那就很难获得粮食,但任何一个农民都比您能更清楚地理解和判断形势。农民知道,一旦由于饥荒工人阶级这个革命的先锋队死去,而饥荒把他投向冒险主义政党的怀抱,反革命将在城市横行不法,那么农民也无法继续拥有粮食、土地,也不会再有自由意志。在白军占领的地区也会是这样。因此,普通的农民和哥萨克将会实行与他们的带引号的领袖不同的政策。

在我们面前的并不是一位能够团结群众,能够采取革命行动的领袖,而是一个腐化蜕变了的政治早产儿,他毫无责任心,带领着群众前进却又不知道要引导他们到哪里去和去做什么。被逼到墙角以后,他前言不搭后语地大说有关共产

党员的种种蠢话。但是，米罗诺夫这种毫不足取的个性和智力特点，却并不妨碍他当上一名首领，当然不是人民运动的领袖，而只是三两个团思想混乱的愚昧无知的哥萨克的首领。沿途同红军部队发生冲突时，他对哥萨克说这是“绿林”强盗。另外，发给了每个哥萨克 4000 卢布，这不啻是一种收买。还需要补充的是，他们从萨兰斯克国库中有预谋地取走的数百万卢布的款额至今没有将其下落交待清楚。上述种种豪言壮语，以及大言不惭的一切宣言传单，实际上铸就的竟然就是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卑劣不堪的勾当。

在顿河地区米罗诺夫倒是颇有名气的，但并不是因为他有过什么功劳。这个名气是他通过廉价的蛊惑宣传，通过廉价地收买愚昧无知的哥萨克，例如把他们连人带马带鞍放走各自回家，等等，而换来的。他不时发表内容混乱的演说，大讲什么必须首先从邓尼金和资产阶级手中获得解放，然后再收拾共产党员。通过这种说法，他得以获得了富裕的中等阶层哥萨克的某些好感，这些人则被米罗诺夫的含混不清的承诺引入了歧途。这个人说，他本可以同意和布尔什维克一起反对邓尼金，但条件是党必须放弃它原先在顿河地区实行的政策。这真是命运的嘲弄！米罗诺夫的发动恰恰是从宣读列宁和加里宁签署的告哥萨克宣言书\*开始的，而在这份宣言书中说道，苏维埃政权尊重哥萨克的特点，并不准备在顿河地区实行清除哥萨克的做法，而是去顿河帮助哥萨克摆脱将军们的枷锁。按说，这样的声明能迫使米罗诺夫认真加以思考。那么米罗诺夫是怎么做的呢？他收到这份宣言以后，对它大肆嘲笑，在哥萨克面前破口大骂，然后向前线开拔。这一点必须搞清楚。苏维埃政权向哥萨克提出了这样一项宣言，发表之后哥萨克本应当对苏维埃政权多少友好一些。米罗诺夫是在看到他想成为所谓顿河哥萨克“首领”的一切个人野心无法得逞，他想当人民英雄的企图注定将破灭的时候，铤而走险，决定举行罪恶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他不愿意让苏维埃政权有可能同哥萨克和解。他匆匆忙忙向顿河而去，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干什么。这时他是毫不顾及俄罗斯革命的命运的。一个孤注一掷的追求个人名利者的狭隘性可以说暴露无遗。要抓紧时间行事，因为到明天，哥萨克看到宣言以后肯定就不会跟他走了。

苏维埃政权并不想消灭哥萨克。它只不过是主张对哥萨克上层和阿塔曼实施恐怖政策。我们想同哥萨克贫农和哥萨克中农和平相处。劳动哥萨克会把我们看做是他们的利益的忠诚捍卫者。如果米罗诺夫的发动真能使邓尼金取得胜

\* 参见 187 号文件。

利,那么哥萨克的利益就会被完全彻底地出卖。邓尼金带来的是沙皇和棍棒。任何一个支持苏维埃政权的正直的人都会这样盘算,局势危急,危险性极大,应当竭尽全力打退敌人。而米罗诺夫不是这样做的,他发表呼吁书说,在同邓尼金作斗争以前,应当首先推翻共产党人,因为他们把鲜血洒遍了全国,等等,等等。以后才能够着手同邓尼金作战。这样讲的只能是卑鄙的阴谋家,而不是哥萨克的领袖。看到事情已经失败,米罗诺夫准备像沉船上的老鼠一样逃窜,他准备把他的支持者单独留下来承担暴乱的责任。认为米罗诺夫有可能把邓尼金军队中目前正在同我们作战的那些部队吸引到自己一边来,这是很可笑的。白军的那些领导人,诸如沙季洛夫们、马蒙托夫们和苏图洛夫们,清楚地知道他们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认为不经过军事打击加以击溃就能够使敌人的军队瓦解是天真的想法。您应当知道,只有在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未遭破坏的情况下,您说要加以维护的农民的利益才能予以维护。农民在保卫自己的土地和自由意志的斗争中,只有同城市无产阶级结成联盟,才会是强有力的。如果你竟能使这两个阶级兵戎相见,那么唯一的结果只会是最可怕的,带着三色旗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

现在谈谈在顿河地区的野蛮行为。从侦讯材料可以知道,野蛮行为是存在的。但同时也可以获知,这些悲惨行为的主要罪犯已经处决。不应当忘记,所有这些事实都是在国内战争期间人们的仇恨情绪特别激越的情况下发生的。请回忆一下法国革命,以及旺代同国民公会的斗争。你们就会看到,国民公会的军队实行了令人害怕的行动,从个人的角度看是可怕的。只有在阶级分析的背景下,国民公会军队的行动才是可以理解的。这些行动为历史所肯定,因为这些行动出自新的进步阶级之手,是为了扫清自己前进道路上的封建主义的残余和人民愚昧无知的残余。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你们也本应当认识这一点。您讲到马克思,我可以向您担保,他的书您一行也没有读过。您引用他的话不会增加您的荣耀。您在引用您并不熟悉的作者的著作时,本应该更谦虚一些。

我得出结论认为,存在一次大规模的暴乱是可以确认无疑的。在这里大家看到,有人希望再次上演立宪会议、新的“国民公会”、“真正的”苏维埃这样的闹剧。苏维埃的哥萨克不支持米罗诺夫。第23师哥萨克旅旅长布利诺夫对我说:“米罗诺夫向我们这里开进,寄希望于我们是白费心思。如果逮捕米罗诺夫的命令是我收到的,我说实话,那他会立即被逮捕,而且没有一个哥萨克会跟着他走。经历了两年战争的痛苦教训哥萨克学到了一些什么,是不会跟着米罗诺夫走的。”我们正经历极大的困难,革命被合围在铁一般的圆圈之中,我们的军队

正在竭尽全力保卫革命的成果。我们军队正在开始摆脱以前在红军部队中一度十分盛行的放纵不羁的习气。那时,每一个首长都自行其是,擅专无度,采用手工业方式的人自为战的方式。在当前谁要想阻挡克服这一时期习气的行动,谁就不会有好结果!米罗诺夫叛乱,不论用什么样的马尼洛夫式的语言来加以掩盖,仍然是手工业时期放纵不羁习气的反映。

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罪犯,他喋喋不休地高谈阔论人类的幸福,但是实际上却在为马蒙托夫打开通向莫斯科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我们不应当表示怜悯。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垃圾应当从革命和红军前进道路上扫除干净。我认为,对于米罗诺夫和他的同谋应当采用最严厉的惩罚:翻阅了全部侦讯材料和参加了这里进行的审判过程后,我要求对米罗诺夫和追随他的全体指挥人员,所有政委和共产党员判处枪决。所有警卫连的士兵,即所谓“特种警卫军”,无法单个地分清罪责,但他们毫无疑问是有罪的,是在他们的帮助下米罗诺夫才得以带走部队,他们是米罗诺夫的私人卫队,要求按照名单每十人枪决一人。对于其他红军战士,则应按名单每 20 人枪决一人。其余人员,如不能在法庭上证明其无罪,则应调入后方民兵部队,如果表现良好,有可能改正,再行调回红军。

(И. Т. 斯米尔加:《军事随笔》,1923 年莫斯科版,第 91—98 页。)

## 277

### 米罗诺夫在法庭上的陈述

1919 年 10 月 6 日

法官公民们,当我被关入第 19 号牢房的时候,我曾把自己进入牢房最初几分钟的印象记在一张纸片上,它将在我身后留存下来。置身于这个石头牢笼中的最初几分钟,真令人感到惊异不止。当牢门砰的一声关上以后,当时好像一点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把一生都交给了革命,而革命却把你关进了这间监狱;一生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结果你却落得失去了这个自由。公诉人在这里说我貌似特别谦逊小心,但我却想人们最终还是能够理解,我并不是一个为了活命而表

现卑微的人,因为我从没有怜惜过个人的生命,如果良心并无这一要求的话。

也许正是在这个石头牢笼中,我第一次自由自在地深入进行了思考。我身旁没有一个敌人,没有一个人妨碍我,也许这间石室迫使我第一次拿起内容严肃的书来读。斯米尔加在这里说我并不熟悉马克思的作品。是的,我不熟悉他的书,不过在牢房里我第一次读了一本论述法国社会运动的小书,在书中我完全出乎意料地碰上一个论断,恰好描述了像我这样的一类人。事情是这样的,法国有过这样一些社会主义者,他们十分倾心于公正的思想,到处在苦苦寻找;这些人是极端真诚的,但缺乏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当斯米尔加说我应当懂得和知道自己的发动将产生的一切后果,我完全真诚地说,如果我像斯米尔加和其他人一样也有那样的政治教导者,那么我也可能,如同我今天在军事上一样,成为政治上的出色领袖。没有科学知识,单凭感觉和心灵寻找和追求公正的人,称为社会经验主义者,而我正好就是这样的人,这是我的不幸,因此我请求革命法庭倾听这种情况。我这样说是完全出自真心。我不打算展开地讲许多,何况不少情况司法侦讯人员都已知晓。我稍微讲一讲我一生中进行的几次革命发动的情况。

1895年,当我的职位还很低下的时候,一名我的主管首长扣掉了我九个卢布工资中的六个卢布。我对此大为恼火,我说我要一枪打死这条狗,最后形成一种极其困难的境况,使我无法长期忍受,就转到一名保安法官那里工作。

自1904年起,我已经是一名军官了,被推选担任村镇阿塔曼这一社会职务。当时村镇需要负责供应九个人的开支作为社会义务,这对于哥萨克而言是沉重的负担,常让他们背上债务。我一直努力维护哥萨克的利益,总是采取一切措施减轻他们的重负。例如,在一次验收马匹时我设法让所有九匹马都得到委员会的认可,但刚刚来到的阿塔曼却把它们全部认定为不合格,要求在12点以前送新的来验收。不管我怎么打听,究竟为什么送呈阿塔曼的马匹都不合格,却没有结果。我决定12点时仍把原来的马匹拉来给他看。到12时,我把原先的九匹马拉来给阿塔曼,他收了六匹,说其他马匹不合格,要求下午3时换另外三匹来。我仍然决定把原先被否定的三匹马送给他检验,就这样做了。最后,被阿塔曼否定了的九匹马都通过了验收。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即我千方百计设法让早在阿塔曼到来前选定的马匹通过检验。我的行动可以由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18个村镇的人作证。

当我穿上下级军官制服时,感到特别沉重,而周围的环境也使我感到特别压抑,好像总是要把我推来搡去,觉得生活得太累。于是,我决定去士官学校,希望在那里利用公费受到教育,并在军官中认识一些正直的人,谁知我大大地错了;



在最黑暗的反动时期,我经历了最艰难的时刻。然后,当宣布对日作战时,我被动员去打仗,在战争中我看到了指挥人员的胡作非为和自作主张。当哥萨克第4师师长捷列绍夫将军因擅自行动,纵酒享乐和其他罪行而被关押时,我当众对团长说,对于当官的就应当这样处理,因为我们军队内的无法无天行为人们早就无法忍受了。哪里知道,为此我竟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当时我不得不经历十分悲惨的艰难的日子。

我记得,10月17日宣言\*使我多么欢欣鼓舞,人们都像庆祝复活节那样进行庆祝。随后我们便启程回家,回到顿河地区。我记得在乌法有过这么一件事。工程师索科洛夫遭逮捕,并被判处绞刑,为此铁路员工以举行罢工相威胁,要求释放索科洛夫,而这时我们军运梯队正要求列车继续前进。于是,我向梯队解释说,在这解决一个为劳动群众利益而斗争的人的生命问题之际,不能要求列车继续前进。最后我还是达到了目的,直到索科洛夫获得释放列车才继续前进。

在顿河我过着十分激昂亢奋的日子。当战争开始时,顿河地区着手征召哥萨克入伍为政府服役,后来又有命令动员哥萨克到国内战线同革命作战。我就出面反对这种动员,向哥萨克说明动员的真实用意,结果使动员被迫向后推迟了若干时间。然后我又去国家杜马发表了公告,其中提到无偿地分配土地和在布尔什维克旗帜下的其他一些要求。从彼得堡回来,我因为去杜马发表了这样的公告而在新切尔卡斯克被捕。此后在哥萨克中又宣布过动员,而哥萨克拒绝交出自己的子弟。

总之,1906年对我而言是非常艰苦的一年。我不准备讲述我同希罗科夫将军之间的纠纷,这事使我最后到了丹尼洛夫斯卡亚镇。当“俄国人民同盟”出现时,我曾向人民揭露了它的实际面目,而在这个“同盟”的一封秘密信件被截获时,我又向哥萨克们宣读了这封信,并指出了它的实质。后来我又被遣送到萨姆索诺夫和韦尔希宁两个将军指挥的哥萨克第1师,我在那里又度过了一段令人可怕的艰苦岁月,其苦难是别人无法理解的。在一次同自己的上级主官发生冲突之后,我说他不是人,而是野兽。不难看出,不管我在什么地方,我总是作出革命的行动,使当局威信扫地。我讲出所有这一切是为了说明,我始终拥护公正,拥护真理,捍卫被压迫人民的权利。对于我所犯下的罪行,尽管是由整个形势发展所引起的,但我承认罪责,表示悔恨。

目前正在重新建设红军,而且坚定不移地在进行,这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不

\* 指1905年10月17日的宣言,它宣告俄国人民享有公民自由。

这样做就无法建成强大有力的军队。顺便我应当提请注意,在我处于后方的这七个月中,我几乎没有看到过一份命令。谈到红军的建设,我不能不提到斯米尔加同志的那本小册子,读了以后使我欣喜万分。

回顾我自己的全部革命活动,又看到自己正在接受审判并被指控犯有严重的罪行,脑海中不禁涌现那一首著名的歌曲:“你们慷慨牺牲……”斯米尔加同志坚持进行最严重的惩处。是的,法庭应当是严酷无情的,但是在这一具体场合下我要请求你们以同情之心对待这次审判,因为尽管至今人们对我极其敌视,不相信我,但我以自己的全部行动证明,我并不反对苏维埃政权,而是形势如此,形势使我成为一件东西,而不是人,几乎对自己的行动丧失了任何认识判断的可能。我请求革命法庭不要对我的呼吁书、声明过于在意,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已经处于那种状态之下写的,即我已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件东西,当时我已经不能指挥,而是形势在指挥我。

我已经说过,我是一名有经验的战士,但政治上却是一个十分落后的人,对于政治和党的问题的种种细节无法弄清。人们指出我言辞激烈,这当然是有可能的,但却是由于我的病态造成的。我曾认为,看到苏维埃俄国发生不公正现象和胡作非为,而又感到这会造造成可悲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指出一切错误和失算是我的公民义务。我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大公无私的目的。正因为如此,我才真心实意地发出了6月24日的电报,同时我又十分谨慎地用密码拍发,以免内容被透露出去。至于我在宣言中说的“人民代表会议”,则正如你们理解的那样,这里发生了一个误会。所谓“人民代表会议”,我是这样理解的,即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可以有农民代表参加,并陈述自己的困难和愿望。接受叛徒变节者这种称呼使我非常痛苦,白军曾经这样叫过我,现在苏维埃俄国又这样称呼我,而我却正是一直在为建立苏维埃俄国而斗争,挺身捍卫的也正是它的利益。

我已经不说我是怎样长大的,我的童年时代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度过的。穿别人穿过的衣服,吃别人厨房里的饭,我很早就懂得穷人的全部艰辛和痛苦。你们也可以看到,我一生都希望能帮助人民,减轻人民的苦难。我自己出身于人民,清楚地知道人民的需要,从革命的最初之日开始直到如今,我没有离开过人民。我不去详细描述我一生中的许多细节和经历,尽管它们足以再一次证明我是始终一贯地捍卫苏维埃政权的。我在这里只提一下在军事方面曾经是我的学生的莫尔多温同志和布利诺夫同志。(审判长提出责备说:“请不要讲这么细,因为这与案件没有关系。”)

我不准备细讲,只不过说一下,当布利诺夫在我领导下工作时,曾有人密报

说他似乎是反革命分子。我把他找来,对他说:“布利诺夫,你是反革命分子。”他脸色发青,全身颤抖起来。我对这个密报并不特别重视,放过了布利诺夫,后来得知,这份密报是虚假的。你们看,我这里稍有疏忽,没有把布利诺夫送去审判,否则法庭肯定不会为他开脱,但我并不重视告密,而是相信人,从而挽救了他免于死亡。请你们也这样对待我,倒不是因为我的生命珍贵,而是没有苏维埃政权的信任,生命便没有价值。我请求你们考验我,让我有可能留在革命战士的阵地上,并证明我能够捍卫苏维埃政权。请给这样的可能,让我能够在革命最危急的时刻捍卫革命。请宽容我的罪行,并请回想一下我最近以来的精神心理状态和证人们的证词向你们证实的事。我说完了我的最后陈述……\*你们看,我的生活就是苦难的十字架,如果需要我把它背到耶稣蒙难地,我就背去。你们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我要喊:“社会革命万岁!共产公社和共产主义万岁!”

(И. Т. 斯米尔加,同上书,第99—106页。)

## 278

### 米罗诺夫案件特别法庭判决书

1919年10月7日

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名义,由主席波卢扬同志、委员阿尼西莫夫同志和波斯佩洛夫同志组成的特别法庭,于1919年10月5日、6日和7日根据指控开庭审理了以下人员的案件:前军长 Ф. К. 米罗诺夫、前师长 К. Ф. 布拉特金、前副师长 Н. Н. 马特维延科、前团长 Я. Е. 福明、前团长 И. М. 普拉兹尼科夫、军长协理军官 П. И. 科尔涅耶夫、第2团副官 Е. Д. 德罗诺夫、第2团第4连政委 М. Ф. 丹尼洛夫、技术骑兵连副连长 В. А. 伊兹瓦林、骑兵第1团第2连连长 И. Г. 伊戈尔金、骑兵第1团第4连连长 И. Л. 霍罗申科夫、骑兵第1团机枪队队长 В. И. 希绍夫、骑兵第1团机枪队排长 А. А. 奥布耶德科夫、骑兵第1团第4

\* 省略号是原有的。

连排长 Ф. В. 费多索夫,第 23 师警卫队、技术骑兵连红军战士共 54 名(名单附后),骑兵第 1 团红军战士共 220 名(名单附后)和在巴拉绍夫市被拘留的米罗诺夫军其他红军战士共 190 名(名单附后)。其中:

**米罗诺夫**——在萨兰斯克市以及在从萨兰斯克前往第 23 师驻地的行进途中的群众大会上的多次发言中,公开进行反对苏维埃现政权的宣传鼓动,而且米罗诺夫还通过自己的宣传鼓动煽动民族纷争,把现行政府称为“犹太守财奴共产党员”的政府,并运用此类方法攻讦以托洛茨基同志为代表的红军的领袖;

1919 年 8 月 22 日未经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意在萨兰斯克市召开大会,在会上宣称要自行其是向前线开拔,并号召所有红军战士这样做,还逐个就此问题询问指挥人员,最后宣布逮捕在场的所有共产党员;在此之前,他还逮捕了两名据说准备暗杀他的共产党员布卡京和利辛,随后又把他们作为人质带着出发,声称一旦共产党员对他们射击,立即枪决这些人质;散发铅印和手写的传单,公开号召推翻现行的苏维埃政权,并公然声称,他举行叛乱是为了反对现行的苏维埃政权,号召所有逃兵前来供职;

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对他明令禁止后,仍然向全军发布从萨兰斯克市开拔的命令;

8 月 24 日,在他确知这样做将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情况下仍然贯彻执行上述命令;

盗窃人民财产,表现为无报销记录地花费属于国家的钱财和粮食;

在从萨兰斯克向第 23 师驻地行进途中,同苏维埃军队武装交手,造成双方均有伤亡,还在行进途中破坏电话线路;

在布琼尼同志指挥的那个军的红军战士拘捕他和他的支队时企图逃跑;

**布拉特金**——执行已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军长的命令,在 1919 年 8 月 23 日本军的会议上公开表示自愿执行这项命令;

从萨兰斯克写信,向他人通报米罗诺夫即将举行的发动,并劝告对方同情米罗诺夫\*;

9 月 13 日写信给布琼尼,请求不要逮捕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米罗诺夫,并称米罗诺夫为世界革命的领袖\*\*;

在确知米罗诺夫已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而追击他们的是忠于苏维埃政

\* 参见 201 号文件。

\*\* 参见 250 号文件。

府的军队的情况下,在从萨兰斯克出发途中执行师长职责,参与同苏维埃军队交手;

在布琼尼同志指挥的那个军的红军战士拘捕他时企图逃跑;

马特维延科——作为顿河师副参谋长,执行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军长米罗诺夫关于从萨兰斯克开拔的命令;他知道米罗诺夫已不受法律保护,但仍跟着他的军行进,并参与米罗诺夫军同忠于苏维埃政府的军队之间的武装冲突,于第一次交手后被捕;在此之前,他曾多次被革命的苏维埃司法机关判刑,而且因为他侮辱政委而被第8集团军法庭判处从事十个月社会公益工作;

普拉兹尼科夫和福明——执行了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米罗诺夫的命令;

在1919年8月22日的全军大会上表示自愿同意执行上述命令;

在确知米罗诺夫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而追击他们的是忠于苏维埃政府的军队的情况下,作为团长,在从萨兰斯克向第23师驻地行进途中同苏维埃军队武装交手;

丹尼洛夫和伊兹瓦林——前者作为俄共(布)党的同情者,后者作为这个党的正式党员,和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军长米罗诺夫一起开拔,而米罗诺夫于1919年8月22日的呼吁书中宣称,他的主要目的是推翻共产党人的党,而且米罗诺夫并没有用武器的力量强迫丹尼洛夫和伊兹瓦林参与举事,而是相反,让所有的人,其中自然包括丹尼洛夫和伊兹瓦林自由选择;

当米罗诺夫的支队在从萨兰斯克出发后的行进途中同苏维埃军队发生武装冲突时他们正在这个支队中,而此时他们毫无疑问地知道,米罗诺夫已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而追击他们的是忠于苏维埃政府的军队,只是过了几天,在他们看来确实认定米罗诺夫的冒险行动已彻底失败之后才离开米罗诺夫的支队;

科尔涅耶夫、德罗诺夫、伊戈尔金、霍罗申科夫、希绍夫、奥布耶德科夫、费多索夫和多罗德尼科夫——执行已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军长的命令,而这名军长并没有动用武器的力量强迫他们执行自己的命令,而是相反,让他们自己自由选择;

他们虽然毫无疑问地知道,追击他们的是忠于苏维埃政府的军队,但是当米罗诺夫的军队在从萨兰斯克开往第23师驻地行进途中同苏维埃军队发生武装冲突时仍然履行勤务规定的职责;

所有其他参与这次进军行动的以上列名的第三批红军战士——执行了已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军长的命令;参与从萨兰斯克前往第23师驻地的行军,并



279

## 特里佛诺夫和斯米尔加 关于被告命运的直达电报通话记录

1919 年 10 月 7 日\*

特里佛诺夫同志听电话。

特里佛诺夫：您好，请告诉我，米罗诺夫事件结果如何？斯米尔加走了没有？

值班员：斯米尔加同志在这里，如果您有需要，我去请他来，由他向您回答有关米罗诺夫事件的问题。

特里佛诺夫：好的，我等着。

斯米尔加：我是斯米尔加同志，特里佛诺夫同志。

特里佛诺夫：您怎么在巴拉绍夫停留这样久？米罗诺夫事件怎样了？

斯米尔加：米罗诺夫和另外十名指挥人员被判处死刑。审判的景象很像大革命时期的审判。被告最后陈述时高呼：“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员万岁！”尽管我要求判他们死刑，有一个人甚至为我喊祝词致敬。今天我已向所有有关部门提议赦免全部被判罪的人。我以为，宣判死刑已经足够了。处死米罗诺夫和他的同事我以为并无益处。我想，谁也不会被枪决。过一个小时我就前去萨拉托夫。

特里佛诺夫：好的，我很满意。您立即出发也很好。我有病，急切地等着您。

斯米尔加：一切顺利。斯米尔加。

特里佛诺夫：再见。特里佛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6 号全宗，6 号目录，1 号案卷，第 38 张。打字件。第 251 张。电报纸带。）

\* 日期系按内容确认。

280

## 米罗诺夫关于请求赦免的申请书 (特别法庭审判员给托洛茨基和叶努基泽的电报)

[1919年10月7日]\*

送托洛茨基同志,抄送——叶努基泽同志

特别法庭收到米罗诺夫的如下申请书:“昨天,10月6日,我和我受指控的同事们因对无产阶级和苏维埃政权犯下的弥天大罪而被判处枪决。我表示忏悔,我请求革命法庭向中央政权机关报请赦免我和我的同事们,使我们免于一死,以便我们,特别是我,得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去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而同资产阶级作斗争。

我和我所有的同事今天已经整整一天面对死亡,我们已经死了。如果我们得以复生,我们将是重新出生。如果我们能获得这样的恩赐,我代表我自己和我的同事们庄严保证,一定把全部生命,直到最后一滴血,用于为争取社会革命和共产主义建设的胜利而同反革命和资本家作斗争。没有什么任务我和我的同事们没有执行过。由于还相信特别革命法庭会关注我们,相信我们所有人还会强壮有力,还会有利于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我请求看在美好过去的分上把我们的罪过置诸脑后,赐给我们生命,还给我们信心,把我们送往前线。我真诚地为所有一切忏悔,我请托洛茨基同志原谅,由于我的轻率行为给他造成痛苦,我请他恢复对我的信任,恢复我的权利,以便我能不是一次,而是多次,完成苏维埃政权交给我的任何任务。10月6日。\*\* 公民米罗诺夫。”

\* 日期系根据内容确认。

\*\* 原文如此。数字有误,因为米罗诺夫只有在宣判以后,即法庭审判结束后,才会申请赦免。如所周知,审判是1919年10月6日夜间3时(7日凌晨)结束的。



特别法庭 波卢扬 阿尼西莫夫 波斯佩洛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7号全宗,2号目录,66号案卷,第256张。打字副本。)

281—282

## 辩护人雷巴科夫关于对 米罗诺夫一案从轻判处给加里宁的电报

281

1919年10月7日

4时8分\*

绝对优先拍发

10月7日凌晨3时,在巴拉绍夫的米罗诺夫叛乱案件特别法庭判处米罗诺夫、布拉特金、丹尼洛夫、福明、德罗诺夫、科尔涅耶夫、费多索夫、格里戈里耶夫\*\*死刑。上述被判罪人员两年来曾像雄狮一样在顿河战线最前沿奋勇作战,身体负伤,荣获高级红色战功奖赏,都是在红色第23师队伍中建立卓著战功的

---

\* 这是电报发出的时间(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2卷,第144页)。7时55分莫斯科收到电报(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7号全宗,1号目录,225号案卷,第177张)。

\*\* 与上述人员一起被判处枪决的还有马特维延科、伊兹瓦林、普拉兹尼科夫。马特维延科和伊兹瓦林是单独关押的,也没有出席受审,因为伊兹瓦林是特别处的特工,他从这个军投向苏维埃军队,还带走了马特维延科。

人员,多次使红色战线摆脱绝境。这些被判刑人员在顿河地区具有很高声望。执行枪决会在忠诚于苏维埃政权的哥萨克中引起不良的反响。从政治上考虑,最好减轻判处。我以人道的名义恳请采取紧急处置——从宽量刑。

辩护人 雷巴科夫\*

282

1919年10月7日

17时35分\*\*

莫斯科。送全俄主管加里宁同志或他的副手,抄送——列宁同志(请立即送呈或报告)

再次请求体现着俄国人民许多世纪以来历史心声的全俄主管宽恕被判刑的人,减轻对米罗诺夫暴乱案件处以枪决的判决。静静顿河地区和前线附近数以百万计的劳动者,老老少少,都迫不及待地等待着您的回答。人民的英雄,捍卫劳动群众利益的坚强干练的斗士即将死去。被判刑人员将高呼“共产主义思想和苏维埃制度万岁!”的口号走向刑场。我深怀一个公民的责任心告诫您——共和国的首脑,执行严刑必将对劳动者的朴素单纯的思想产生负面的影响。判决的政治意义不会得到群众的理解。愚昧无知的群众头脑将会有令人惊恐的种种问题萦绕不去,并孕育着不利的后果。恳请您尽速回答。曾经在捍卫苏维埃制度的战斗中流洒自己鲜血的英雄的生命,已是以秒计算了。在第一封电报中遗漏了被判处枪决的马特维延科、普拉兹尼科夫、伊兹瓦林。请在您高贵的记忆

\* 文件上有托洛茨基已经阅悉的批注,以及看来是B.阿瓦涅索夫的批注:“您的意见?”(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7号全宗,1号目录,225号案卷,第117张。)

\*\* 这是电报发出的时间。莫斯科于21时45分收到这份电报。(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7号全宗,1号目录,225号案卷,第178张。)

中加上这几个人。收到电报请告知。

辩护人 雷巴科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7 号全宗,1 号目录,225 号案卷,第 177—179 张。电报纸带。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2 卷,第 144 页。打字副本。)

## 283

###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 改变米罗诺夫案件判决的会议 记录摘抄

1919 年 10 月 7 日

参加人员:列宁、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和李维诺夫。

日程:……2. 关于米罗诺夫及其他同案被判处死刑的人员。

[听取内容:]……2. 特别法庭关于建议对米罗诺夫及其他同案判处死刑人员实行特赦给斯米尔加的电报。

[决议:]1. 建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不枪决米罗诺夫及其同案犯;

2. 向斯米尔加同志发出以下电报:“将判处死刑的人员在严密看守下押送来莫斯科,并提出对于他们以及其他被判人员减轻惩处的形式和条件。”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 号全宗,3 号目录,28 号案卷,第 1 张;163 号目录,9 号案卷,第 1 张。核对无误的副本。)

## 284

## 米罗诺夫的狱中日记\*

1919年9月16日—10月9日

“无论我怎样疯狂地爱你——我还是要将……献给人民”

写在巴拉绍夫监狱第19号牢房一面墙上的日记

1919年9月16日

17日

18日

20日

21日 星期日

22日

23日 3时15分(15时15分)\*\*

24日 关于父亲

25日

26日 读H.尼坎德罗夫的《艺术》<sup>211</sup>(……感动的眼泪……)——岸边的风。审判在准备中。在等克雷连科从莫斯科来。

27日 精神饱满,情绪愉快;灵魂在空间自由地翱翔,和它在一起的还有娜佳的自由自在的灵魂。等待审判,就好像一个把功课准备得很好,渴望提问到他的学生,我想,审判将于30日进行。

28日 从下诺夫哥罗德召唤娜坚卡来此。处于她的情况\*\*\*上路会有多么

---

\* 日记是写在革命前巴拉绍夫监狱“关押人员流动情况半年登记报表”专用格式纸上的。

\*\* 以下的字句无法辨认。

\*\*\* H. B. 苏耶京科娃当时怀孕在身。

艰难,我亲爱的她。不过\*,[我的死亡会轻松得多:我的坟墓不会孤单,不会无人照料,会有一双关爱的手装扮我的坟墓。]

29日、30日 审判将于10月3日进行。

10月1日 1918年博利绍伊村之战;敌人虽占兵力优势,还是被赶往谢布里亚科沃车站方向。西多雷镇被我军夺占。先诺伊村竟奇迹般地由敌人占据着(在后方)。

10月2日 敌人从先诺伊村发起进攻。发现被合围。下达于10月2日夜间退却的命令,分三股突围。\*\*

10月3日 两股我军(我的一股和斯多布诺夫的一股)在先诺伊村会合。从敌人手中缴获两门火炮……[真是——命运……]

10月4日

5日 审判

6日 审判

7日 夜间(3时)审判结束。……枪决……

前红军顿河军军长 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哥萨克 米罗诺夫

根据请求把所有人都带到一间牢房中,就是进行审问的那一间。死刑犯聚集到了一起……是安德烈耶夫关于七个绞刑犯的那则短篇小说<sup>212</sup>中注定要死的人的心理状态……但我们是另外一些人——更加坚强……

每一个人都想用一种什么办法来忘掉一切,用无论什么来排遣对于面临的,从众人观点来看不光彩的结局的想法。有人唱歌,有一个人跳舞,等等。多数人面壁而立:这里是努力面对不可避免的现实而为自己辩解。

“我刚刚结束了同上帝的谈话……”——“人啊,准备死去吧:再过几个小时你就要死了。你要洗清自己的灵魂和良心,这样你到我这里来时,我可以问你——你是否履行了我派你去人世时向你交付的使命。”1919年10月7日(枪决前8个小时)。Ф.米罗诺夫。”

死刑犯:

\* 以下一张纸被撕掉。根据打字副本补入。

\*\* 看来,这是在回忆1918年的事件。

(1) Ф. К. 米罗诺夫;

(2) 布拉特金, 康斯坦丁·福米奇——康斯坦丁诺夫斯卡亚镇人(无业游民);

(3) 德罗诺夫, 叶菲姆·德米特里耶维奇——菲洛诺夫斯卡亚镇人, 哥萨克上尉……“曾为乌克兰的六届政府效劳”, 基辅, 普列德斯拉文斯卡亚街, 55号;

(4) 福明, 雅科夫·叶菲莫维奇——叶兰斯卡亚镇鲁别日内村人;

(5) 科尔涅耶夫, 彼得·伊万诺维奇——米哈伊洛夫卡镇人;

(6) 格里戈里耶夫, 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乌斯基霍皮奥尔镇博利绍伊村人;

(7) 丹尼洛夫, 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季尚斯卡亚镇人;

(8) 费多索夫, 彼得·弗拉基米罗维奇——别廖佐夫斯卡亚镇普洛特尼科夫村人, ——“……我要抓住他的喉咙”——莫伊谢耶夫的供词, 而为此……

(9) 马特维延科,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彼得格勒市库尔斯克省新奥斯科尔人;

(10) 普拉兹尼科夫;

(11) 伊兹瓦林, 弗拉基米尔·安东诺维奇——贡多罗夫斯卡亚镇人。

判处十年监禁:

(1) 伊戈尔金, 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 阿列克谢耶夫斯卡亚镇人;

(2) 霍罗申科夫, 伊里亚·列昂季也维奇, 季尚斯卡亚镇阿尔塔诺夫村人;

(3) 希绍夫,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 拉兹多尔斯卡亚镇人;

(4) 多罗德尼科夫, 安东·安东诺维奇, 叶捷列夫斯卡亚镇格卢希茨基村人。

判处五年:

(1) 奥布耶德科夫, 安德烈·阿列克谢耶维奇, 拉兹多尔斯卡亚镇先诺伊村人。

“但愿那些饱读深奥难懂书籍的人不要说人类的心保留着对自由、平等和友爱的幻想, 不要说人类的心是反对残酷的, 不管这种残酷是为了什么而产生的。”米罗诺夫案件死刑犯德罗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6号全宗,6号目录,1号案卷,第247—248页。巴拉绍夫监狱“通报”格式公文纸上的手书件。)

[保存在侦讯案卷中的日记打字副本还包括有以下补充:]

摘自《红色庄稼汉》报——1919年。据关于审判过程的报道:“11时40分,法庭成员入座,带进被告。走在最前面的是米罗诺夫。他中等身材,留着浓密的黑色胡须和长长的上唇胡髭。高高的额头显示出聪明过人,一双眼睛灵活而富于表情。尽管已经47岁,但看起来精神饱满。他身穿一件士兵的军大衣、哥萨克的肥大灯笼裤、士兵式样的呢制军便服上衣。左胸前别着一枚红色指挥员徽章。他一面穿过大厅,一面用手抚平胡髭。态度平静安详,保持矜持自尊”。<sup>213</sup>

“10月9日凌晨,大约2—3时光景,审判员波斯佩洛夫宣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赦免了死刑犯。要把他们送到莫斯科去”。

“政治规则”如此(按照席勒诗句):  
应当事事公正,创造出什么,就要满足什么,  
但不要努力去创造全部公正的东西,朋友!  
加以完善便是真诚的努力,  
至于虚假的东西,它永远只希望存在。<sup>214</sup>

(见H.B.格贝尔主编:《席勒全集》第1卷,1875年圣彼得堡第5版,第108页。)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2卷,第138—139页。打字副本;诗句为米罗诺夫手书。)

## 285

## 特别法庭统筹会议记录

1919年10月9日

法庭组成人员：主席波卢扬同志和委员阿尼西莫夫同志和波斯佩洛夫同志，由克列姆担任记录。

听取内容：关于公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赦免米罗诺夫的决议。

决议：予以公布。

听取内容：关于收到的有关米罗诺夫分子的第14、第15、第19、第17、第20、第16和第18号案卷。

决议：移交法庭审判员波斯佩洛夫同志作出决定。

听取内容：特别法庭庭长关于因《红色庄稼汉》报刊登米罗诺夫案件辩护人雷巴科夫的批评特别法庭的电报而导致泄密必须逮捕该报编辑委员会成员和该辩护人的报告。<sup>215</sup>

决议：认为逮捕编辑委员会成员和辩护人雷巴科夫是正确的。把此案移交第9集团军革命法庭，并通报相应机关。

听取内容：关于关押在巴拉绍夫监狱内的费奥菲尔·米罗诺夫\*。

决议：予以释放。

法庭庭长 [没有签名]

审判员

书记员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3卷，第71页。打字

\* 在其他侦讯材料中，米罗诺夫的兄弟被称做费奥凡。参见注释210。



副本。)

## 286

### 对米罗诺夫分子的审判 (费罗洛夫撰写的新闻报道)

第一天——10月5日

#### 法庭组成

大卡姆斯基宫大厅原先是工人俱乐部,现仓猝改作审判大厅之用。布置简朴。靠后面正墙一张普通的桌子便是审判员席,上铺红色斜纹布。入座的是特别法庭审判长波卢扬同志以及审判员波斯佩洛夫和阿尼西莫夫同志。右侧是速记员、辩护人雷巴科夫同志(工人合作社法律顾问)和被告。左侧是法庭书记员,靠墙边是斯米尔加同志(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公诉人席和记者席。

公众凭票入场。还在早晨9时已经座无虚席。厅内十分闷热。11时40分,法庭成员入座,带进被告。

走在最前面的是米罗诺夫。他中等身材,留着浓密的黑色胡须和长长的上唇胡髭。高高的额头显示出聪明过人,一双眼睛灵活而富于表情。尽管已经47岁,但看起来精神饱满。他身穿一件士兵的军大衣、哥萨克的肥大灯笼裤、士兵式样的呢制军便服上衣。左胸前别着一枚红色指挥员证章。他一面穿过大厅,一面用手抚平胡髭。态度平静安详,保持矜持自尊。

米罗诺夫是前上校。1906年因从事革命工作被解除军职,并无权进入国家机关。据他自称,当时他破坏了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动员哥萨克入伍前去镇压革命的行动。曾作为代表前往出席国家杜马。被逮捕。

1914年,他儿子在前线牺牲,他被动员入伍。据他自己说,是不惜一死,绝望拼杀。结果,连获两次晋升,荣膺金质武器,并被报请晋升为上校。

二月革命后,他积极参与驱赶哥萨克团队中的反革命军官。白军统治时期担任过巴拉绍夫卫戍司令的莫尔古诺夫上校就是由于他,米罗诺夫的不懈努力

而被从团里驱逐的。

十月革命以后,他阻止了克拉斯诺夫想把自己的顿河第32团带走的企图,并率领第32团撤离阿克尔曼。

1918年,为了同克拉斯诺夫作斗争,他组织起一个支队,后改编为第23师。米罗诺夫被任命为该师师长。同年,米罗诺夫应召去中央,被派往西方面军担任集团军司令。

巴拉绍夫失守后,他受命招募逃亡的哥萨克组建顿河独立军。关于米罗诺夫的情况,我县居民知之甚详。

#### 其他被告

师长布拉特金,原为一名教师,无业游民,在旧制度下为普通的哥萨克,二月革命后为准尉。十月革命后在红军中任职。

第一团团团长福明,哥萨克,上士衔。1918年被克拉斯诺夫动员入伍,曾在顿河地区领导过起义的哥萨克。当起义的各团占领顿河上游管区时,当地即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曾任军事指导员。从顿河地区撤退时离开当地。

团副官德罗诺夫,哥萨克,是战争时期的旧军官。至今为止常住基辅。在基辅六届政府更迭期间,他一直在司令部任办事员。经苏维埃政权动员入伍,派到米罗诺夫军。

连政委丹尼洛夫,乐师出身,原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主席,党的同情者。

协理军官科尔涅耶夫,沃罗涅日省农民,常住顿河军辖区,1918年1月1日参加红军。

骑兵第1机枪队队长希绍夫,奔萨省农民。1918年5月1日志愿参加红军。

骑兵连长伊戈尔金和霍罗申科夫。后者曾在彼得格勒参加过十月革命。

奥布耶德科夫,普通红军战士,9月10日被任命为机枪排排长。

费多索夫,骑兵第1团第4连连长。

多罗德尼科夫,警卫队司务长。1918年6月起参加红军。

格里戈里耶夫,沃罗涅日省农民,警卫队普通红军战士。

团长普拉兹尼科夫,鞋匠出身,沙皇军队中尉,在米罗诺夫支队开赴前线途中受伤。目前在医院治疗。

马特维延科,旧军官,彼得格勒骑兵学校毕业,师参谋长。

伊兹瓦林,哥萨克,装配工,共产党员。

全部被告,除伊兹瓦林和丹尼洛夫外,均为非党员。

除上述人员外,受指控的还有警卫队和米罗诺夫军的全部红军战士。

#### 被告的罪行

所有人全部被指控公开发起暴动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当局,反对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国家政权,同苏维埃军队进行武装冲突,破坏军用电话线,盗窃人民财物,等等。

#### 为什么审判米罗诺夫

向米罗诺夫提出的指控为:

在萨兰斯克市以及在从萨兰斯克向第23师驻地行进途中的群众大会上的多次讲话中公开进行反对现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鼓动,公开口头号召推翻人民委员会,而且米罗诺夫还在自己的宣传鼓动中煽动民族纷争,把现政府称为“犹太守财奴共产党员的”政府,并采用此类方法攻讦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红军的领袖们;

1919年8月22日,未经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意在萨兰斯克市召开大会,在会上宣称要自行其是向前线开拔,并号召所有红军战士这样做,还就此问题逐个询问指挥人员,最后宣布逮捕在场的共产党员;在此之前的8月14日,他已逮捕了两名据说准备暗杀他的共产党员布卡京和利辛;随后又把他们作为人质带着出发,声称一旦共产党员方面对他们开火立即枪决这两名人质;

散发铅印和手写的传单,公开号召推翻现行的苏维埃政权,并公然声称,他举行叛乱是为了反对现行的苏维埃政权,号召所有逃兵前来供职;

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对他明令禁止后,仍然向全军发布从萨兰斯克开拔的命令;8月24日,在他确知这样做将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情况下仍然贯彻执行上述命令;

盗窃人民财产,表现为无报销记录地花费属于国家的钱财和粮食;

在从萨兰斯克向第23师驻地行进途中同苏维埃军队交手,造成双方均有伤亡;还在行进途中破坏电话线路;

在布琼尼同志指挥的那个军的红军战士拘捕他和他的支队时企图逃跑。

#### 其他被告的罪行

其他被告被指控执行了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米罗诺夫的命令,而米罗诺夫并没有用武器的力量强迫他们这样做,以及履行了指挥和司令部的职责。此外,布拉特金和福明还被指控在8月22日萨兰斯克的大会上公开宣称自愿同意追随米罗诺夫,以及参与了同忠于苏维埃政府的军队交手。另外,布拉特金还

被指控写信给布琼尼预先告知米罗诺夫预定的发动,劝诱布琼尼转向米罗诺夫一边,在信中称米罗诺夫是“世界革命的领袖”。\* 在9月13日写给布琼尼的信中,他请求不要逮捕米罗诺夫,以及在布琼尼军的红军战士拘捕他时企图逃跑。

格里戈里耶夫,除总的罪行外,还被指控虚假地密报共产党员利辛和布卡京企图杀死米罗诺夫。

#### 对被告的询问

被告中,除米罗诺夫外,谁也没有承认自己有罪,几乎所有人都说,他们相信米罗诺夫,以为是去前线同邓尼金作战;并不是举行暴动反对苏维埃政权,而且奋起捍卫苏维埃政权已经一年多了。

公诉人问道:“你们更相信谁,是苏维埃政权,还是米罗诺夫?”

#### 米罗诺夫的供词

除了盗窃一款外,米罗诺夫承认自己负有一切罪责。

他说:“我犯了许多错误,从直接意义上说对苏维埃政权造成极大危害。”

但他说自己的行动是在马蒙托夫突破战线后纯粹出于拯救战线的神圣愿望而采取的。

“我作为一名专家看出,邓尼金的任务在于将我军击溃。我奋起拯救战线,深信只要自己在前线一出现便能拯救战线,而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

米罗诺夫就是这样解释自己不执行上级首长命令的军人罪行,而由于他的这一过错,他自己也说,给我军战线和苏维埃政权带来极大危害,白白多流了血,数十名忠于苏维埃政权的红军战士丧失了生命。

接着,米罗诺夫谈到,他希望人们能够理解他,不把他算作反革命分子,因为他没有想要推翻苏维埃政权,而只是想找到一种能联合农民、工人和哥萨克共同地坚决同邓尼金作斗争的方法。他只是偶然地看到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的纲领,读了以后认为,根据自己的政治信念,应当是一名最高纲领派,于是他就以最高纲领派的纲领作为自己宣言\*\*的基础。但是,米罗诺夫使用这份宣言,据他自己说,只是为了在战线溃败、苏维埃政权覆灭的情况下团结人民群众重新同反革命作斗争,重新建立苏维埃政权,不过不要人民委员会,他也确实号召过要推翻人民委员会,因为他认为有一个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就已经足够了。

米罗诺夫声称,在他周围形成的不信任、告密的气氛严重地损害了他的神

\* 参见201号、250号文件。

\*\* 参见184号文件。

经,使他简直变成了一个物件。因此,他也没有按照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米尔加同志的召唤前去奔萨,尽管他自己已经为了去那里要了机车。

米罗诺夫说,我不想影响法庭……\*我想干干净净地离开人世去死。

在米罗诺夫面前放着一大本发言稿,他不时看一眼这个本子,有时也在上面作一些记录。

#### 布拉特金的供词

布拉特金在供词中说,他是在暴动开始的十天之前来到这个军的。他不可能了解全部情况,但他看到米罗诺夫和政治工作人员之间的不和,这方面双方都有过错。

他是在宣布米罗诺夫不受法律保护以前同意去前线的,跟随米罗诺夫开拔的唯一目的是:阻止米罗诺夫叛变,并设想将其击毙。另外,作为一名士兵,他认为丢开自己被欺骗的战友是怯懦和犯罪的表现,他本想保护他们不参加背叛行动。

关于米罗诺夫有意举行发动的事,在这次开拔前几天政治工作人员就知道了。但谁也没有采取特别的措施。不仅如此,政治部主任斯卡洛夫同志还同米罗诺夫亲切握手告别。

对于自己寄给布琼尼的信,布拉特金解释说,这是一种策略步骤,是为了取得米罗诺夫的信任。这两封信完全有可能寄给布琼尼,但布拉特金并没有寄出。

宣读这两封信使布拉特金略有不安。在第一封信中布拉特金写到“分量不足的事件”,还说:“谁正直,谁就会暴动。”信的最后说:“吻您,也许是最后一次了。”

布拉特金对法庭说:“为了真理,为了人民,任何时候和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而且应当举行暴动。”

信中的许多内容布拉特金不承认是自己写的,包括说米罗诺夫是革命领袖的话。

布拉特金断然说:“对我而言,米罗诺夫要是领袖的话,那我就是罗马教皇了。”

米罗诺夫承认,他对信件作了修改,也增添了某些内容,他平静地微笑着说:“说我是—名优秀的统帅,连克拉斯诺夫也会承认,至于说是预言家,那对我是新闻。我告诉所有人说,我们将不得不举行发动,以革命的方法拯救

\* 省略号是原有的。

战线。”

关于同苏维埃军队交手，布拉特金和米罗诺夫声称，他们曾采取一切措施避免发生这类冲突。只是由于切列穆什金紧追不舍，他们本想摆脱而未能成功，才不得不接战。

在陈述中，布拉特金开始把一切都推到米罗诺夫身上。对此，米罗诺夫回答说：“仔细想我都能回忆起来，不过我不说，而承认一切都是我的错。”同时愤愤地把铅笔丢在本子上。

#### 其他被告的供词

所有其余的被告都不承认自己有罪，其中某些人意识到事情不对。但他们，如同科尔涅耶夫所说，以为到了前线以后，他们汇入红军的队伍，就会得到证实。几乎所有的被告都浑噩无知到这种程度，竟不知不受法律保护意味着什么。

他们说：“我们愚昧无知，不懂政治。但我们知道，哪里是劳动人民的阵线，哪里是邓尼金的阵线。”

他们都一致说，相信米罗诺夫。

米罗诺夫的供词值得注意。据他说，米罗诺夫设想在从邓尼金手中解放顿河地区以后，在第一个大的中心城市召开哥萨克代表大会，并以哥萨克的风习和特点建立一个如同乌克兰一样的顿河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作为统一的完整的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部分。

#### 询问被告给人的印象

询问被告结束了。尽管公众的意见聪明而又令人折服，但米罗诺夫和其他被告在法庭上的举止却让人人都知道，米罗诺夫的目的不在于造成国家体制的某些变更。这一点从特别法庭审判长波卢扬同志宣读的米罗诺夫宣言中的一些段落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在这些宣言中米罗诺夫是号召推翻和消灭帝国主义者，他在群众大会上则说，为了现今人类的利益，要用共产党员来给土地施肥。

在法庭上米罗诺夫的解释前后混乱，又说什么需要有附带条件地理解这话，又说他没有正确表达出来。

布拉特金的供词给人留下颇为反感的印象，他力图把自己的过错推诿给米罗诺夫，似乎他跟着米罗诺夫走只是为了把这个叛徒处死。当宣读了布拉特金给布琼尼的信，其中布拉特金把米罗诺夫称作预言家、世界革命的领袖，并说到事态的发展，布拉特金此时张皇失措，现出惶恐不安的样子。

宣读信件使他感到意外，因为他说他销毁了这封信，但米罗诺夫却把原稿归档留存了下来。当米罗诺夫的辎重队在苏拉河边被打散后，人们在辎重中发现

了米罗诺夫的档案,许多内情开始为人所知。

#### 证人的证词

许多人出庭作证:其中有政治工作人员,有指挥人员,也有普通红军战士——哥萨克。从证人的证词可以看出,米罗诺夫在8月24日的群众大会上把这一天称作有历史意义的日子。他威胁要荡平奔萨。他把列宁和托洛茨基称作无赖,并说应当把他们从地面上扫除。

米罗诺夫在这次大会上最后说:“我们前去犹太守财奴和共产党员的战线,回头已经晚了。前进,不要宽容!”(利辛的证词)

当参加大会的哥萨克中有人请求军政治部主任斯卡洛夫同志施加影响,劝阻米罗诺夫放弃其愚蠢的丧失理智的行动计划时,米罗诺夫高喊道:“胆小鬼!留下来好了!我不需要胆小鬼。”

米罗诺夫在他召集的群众大会上总是不让政治工作人员和共产党员讲话,他常常打断他们说:“不要再鼓动我的哥萨克了!谈话结束了,现在我们同你们已是敌人了!”

此外,米罗诺夫还经常妨碍军内的党的工作。当共产党员号召红军战士参加共产党时,米罗诺夫向红军战士们说:“我已经打了几年仗,仍是非党员。希望你们也这样。”

布拉特金的举动很有意思。他和斯卡洛夫同志一起去劝说米罗诺夫不要开拔,但自己还没有决定:是同米罗诺夫一起走,还是向自己的额头开上一枪。(索科洛夫的证词)布拉特金还向另一名证人说:“我们不需要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准许。我们有米罗诺夫!……”(博尔迪烈夫的证词)

#### 拉林同志的证词

在各色证人的证词中,值得注意的是军政治部副主任拉林同志和第2团第4连连长莫伊谢耶夫同志——哥萨克、党员——的证词。拉林同志在作证时说到米罗诺夫叛乱的社会纲领。哥萨克是小资产阶级群众,不能和任何主要的一方融合在一起:既不能同工人阶级,也不能同资产阶级融合起来。哥萨克在寻找中间道路。当顿河地区出现卡列金和其他人时,这一点就看得很清楚了。出现了斯米尔诺夫,后来是戈卢博夫,他们号召哥萨克既不要放立宪民主党人进入顿河地区,也不要放布尔什维克进来。同反革命斗争不需要红军战士的帮助,应单凭哥萨克自己的力量。戈卢博夫集团后来演变为反革命。在戈卢博夫之后,这种“独特性”在哥萨克中间仍然保留了下来。

取代戈卢博夫的是米罗诺夫。他把俘获的哥萨克放掉,让他们带着武器各

回各家,在哥萨克中进行反共产主义宣传。

一名证人说:“还在去年就可以看出,米罗诺夫一定会举行暴动。”

考虑到米罗诺夫组建他那个军的地点,这个军的哥萨克成分,以及其反革命情绪强烈到这种程度,以至米罗诺夫自己也不得不把一个团解除了武装,考虑到以上种种,可以明确无误地判断出,暴动必然会是在萨兰斯克发生。马蒙托夫突破战线使苏维埃俄罗斯的形势恶化,这又是发起暴动最为有利的时机。但是,米罗诺夫知道,到了前线他就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在那里人们就不会小看他。于是,他向前线移动。

莫伊谢耶夫的供词

证人们说,米罗诺夫在群众大会上对哥萨克说,苏维埃政权要剪掉哥萨克服装上的彩色饰条,要把村镇改称为乡,把管区改称县,总之是要消灭哥萨克。而为了不让哥萨克看出这一切,列宁才建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专员马卡洛夫撰写各种各样的宣言。

在出发前的群众大会上,米罗诺夫对哥萨克说,有一种鸟叫作天鹅,在临死之前要唱歌,“现在我正在唱天鹅之歌,懂吗?”当一名证人在大会上发言反对米罗诺夫时,哥萨克不让他说话,米罗诺夫本人也利用军长的权力命令他闭嘴。

第一天的庭审于夜间1时20分结束。

## 第二天——10月6日

第二天的审判从11时开始,首先宣读未出庭的被告的供词,其中:普拉兹尼科夫因在行进途中受伤,现在医院治疗;伊兹瓦林和马特维延科囚禁在奔萨监狱。

对于这些供词,米罗诺夫声称,他在行进途中没有拘捕任何人,也没有像普拉兹尼科夫所说那样以枪毙威胁他。

宣读书面证据

此后,法庭宣读米罗诺夫6月24日写给列宁的信。米罗诺夫在信中陈述了自己对于社会革命的观点。他谈到必须实行的政策,并且谈到无可避免地将在结束对克拉斯诺夫的战争后从共产党员开始实行。

读完米罗诺夫写给列宁的信以后,法庭又询问了五名出庭作证的哥萨克。他们说,米罗诺夫攻讦假共产党员时使用了“犹太守财奴”一词,号召逃兵参加自己的队伍时说,同他们在一起他可以建立起一支粉碎邓尼金的力量。



接着法庭又宣读了一系列书面证据：米罗诺夫的宣言、向顿河军发布的命令和8月15日写给什库林的信\*。在宣言中，米罗诺夫提到共产党员的野蛮行为，号召推翻苏维埃政权，说苏维埃政权得不到农民、哥萨克的喜爱，等等。在宣言结尾，非党的米罗诺夫号召人们参加某一个什么“劳动农民哥萨克党”，等等。在命令中，他说要出发去前线，并重复了宣言中的一部分内容。

写给什库林的信值得注意。米罗诺夫在信中抱怨说，咬他的“不是虱子，而是虱卵”。在这封信中他重复了自己宣言中的部分内容，谈到似乎企图消灭哥萨克的共产党员的野蛮行为。从信中可以看出，米罗诺夫的“忠实的朋友们”为他挑选忠实的人们，诸如科尔涅耶夫等等，从第23师派来保卫“老爷子”。

随后，又宣读了米罗诺夫同东方军司令部的直接电报通话。在这次通话中，米罗诺夫大肆威胁，提出种种要求：

“我建立了反对邓尼金和共产党员的红色防线。”

“农民的情绪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发生暴动。”

“让他们知道，前线究竟在等谁：是在等我，还是在等共产党员。”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代表的证词

鉴于证人的证词涉及面极广，法庭决定不再传讯其他证人。应米罗诺夫的请求，询问了在场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的代表斯捷潘诺夫同志和马卡罗夫同志。

斯捷潘诺夫同志说，米罗诺夫给他的印象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关于这种印象斯捷潘诺夫在中央作过汇报。决定把米罗诺夫召到中央，将他增补为哥萨克工作部委员，并从政治上对他进行教育。但米罗诺夫没有加入党。

马卡罗夫同志说，米罗诺夫给他的印象是一个政治上的幼儿，许多事情他无法理解。他问米罗诺夫，他是否会应哥萨克工作部的召唤去莫斯科？米罗诺夫作了肯定的回答。

法庭庭长波卢扬提出一个问题：“您是否称呼过哥萨克工作部是猪狗般卑鄙的部和盲肠的阑尾？”米罗诺夫有些局促不安，说，有可能。

庭长宣读了米罗诺夫送呈哥萨克工作部的报告，其中米罗诺夫抱怨说，组建这个军的工作受到阻挠，请求加速调运被服并寄送哥萨克军裤。米罗诺夫在报告最后说：“想穿着哥萨克制服裤去死”\*\*。

\* 参见192号文件。

\*\* 参见194号文件(原文如此,应参见193号文件。——译者)。

庭长指出,这个军发生了像逮捕政委这样的严重犯罪。他问米罗诺夫,这类逮捕行为是不是他米罗诺夫宣传鼓动的结果。

米罗诺夫沉默不语。

宣布休庭至下午6时。

公诉人斯米尔加同志的起诉书

10月6日晚上7时,公诉人斯米尔加同志开始起诉发言,他先说:“我指控前哥萨克上校及其助手的罪行是,当苏维埃政权正在同邓尼金作斗争之际,他向苏维埃军队的背后进行了打击。”

接着公诉人说,他曾同米罗诺夫通话,劝他不要因自己的发动而使前线的形势复杂化。同时也说明了马蒙托夫的突破。但是,米罗诺夫仍然带着自己那个军从萨兰斯克开拔,从而迫使苏维埃政权从前线抽出军队镇压叛乱。

公诉人说:“他米罗诺夫知道,作出这样的行动,就是士兵,普通红军战士,都应当枪毙。”

公诉人转而对每一个被告作了说明。

米罗诺夫,他在法庭上倒是谦恭有礼,表示悔恨,说他是个性格不稳定的人,让魔鬼给迷住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当米罗诺夫举行发动时,他把自己想象成为第二个加里波第,俄罗斯政权的拯救者。那时他大肆威胁,提出种种要求,认为自己是预言家、领袖。

公诉人说:“但现在我们看到,站在我们面前的不是雄鹰,而是一只公鸭。”

布拉特金,他胆小如鼠,是一个可怜的软骨头,不知道靠拢哪一边为好。他竟自称为共产党的同情者。

公诉人说:“共产党不需要有这样的人表示同情,今后也不需要。”

德罗诺夫,按照公诉人的说法,这是一个真正的“军事专家”,竟能在基辅所有历届政府中担任司令部职务。他不可能真正像他在法庭上装扮的这样一个老好人和本分人。这是米罗诺夫的继承人,他一定会把情绪激昂亢奋的群众掌握在手中,并把他们交给邓尼金。

结束起诉书时,公诉人要求对所有被告处以极刑——枪决,警卫队按名单每十人枪决一人,其他红军战士按名单每二十人枪决一人。

辩护人的辩护词

辩护词的立足点是,被告犯了临阵脱逃的过错,不过不是从前线逃走,而是逃往前线,旨在支持自己的同志,在困难时刻站在保卫者的队伍之中。历数了米罗诺夫和其他被告的功绩后,辩护人请求法庭赦免他们。

### 被告的最后陈述

米罗诺夫说,这最后陈述是他的忏悔词,他想在其中向法庭叙述自己的全部生活。米罗诺夫详细地回顾了自己的战功。最后他说:

“没有苏维埃政权的信任,生命对于我便没有价值。共产公社和共产主义万岁!”

所有其他被告也都回顾了自己的功绩,提到自己身上的伤病,并说自己不懂政治,请求宽恕。他们所有人结束陈述时都喊了这样的口号:“苏维埃政权和共产主义思想万岁!”

米罗诺夫作了简短而有力的陈述。他说,他不是邓尼金分子。之所以在历届政府任职是因为,所有政府的第一道命令总是要求所有军官登记,第二道命令则要求他们参加工作。虽然在苏维埃政权下仍然完全有可能安排到司令部工作,他还是去了前线。

“如果必须判处如公诉人要求对我判处的那种惩罚,我也同意。”

夜间 12 点,法庭退庭进行合议。

3 时 12 分判决宣布。

(《红色庄稼汉》报(巴拉绍夫工人、红军战士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报纸),1919 年 10 月 8 日,第 201 期;10 月 9 日,第 202 期;10 月 12 日,第 204 期;10 月 15 日,第 206 期。)

## 287

### 斯米尔加和法庭审判员有关 俄共中央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关于赦免判决犯的决定的直达电报交谈

1919 年 10 月 9 日

[斯米尔加:]讲话的是斯米尔加。您好!向您本人传达以下电报:“发自莫斯科,第 2872 号,10 月 9 日 0 时 9 分,绝对优先拍发。转交斯米尔加同志。”

将米罗诺夫和其他判处枪决人员在严密看守下押来莫斯科。请建议法庭考虑和提出减轻对他们和所有其他判决人员惩处的措施和条件。中央书记叶连娜·斯塔索娃”。

收到这份电报以后现在又收到另一份电报：“发自莫斯科，第 2382 号，绝对优先拍发。10 月 9 日 0 时 10 分。转交特别革命法庭，抄送——斯米尔加同志。收到后通知克里姆林宫。”

鉴于特别革命法庭根据被告已彻底悔悟并承认自己对革命和劳动人民犯下的罪过而提出的申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赦免巴拉绍夫革命法庭因暴动一案判处枪决的米罗诺夫和其他同案犯，判决不予执行。代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Л. 加米涅夫、秘书 B. 阿瓦涅索夫。”完了。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要说的？

[阿尼西莫夫和波斯佩洛夫:]阿尼西莫夫和波斯佩洛夫在电报机旁。关于将米罗诺夫解送莫斯科的命令应当执行。要准备好可靠的警卫人员。

[斯米尔加:]我刚刚来到，非常疲倦。关于米罗诺夫今后命运的想法明天告诉你们。届时请法庭也准备好自己的看法。

[阿尼西莫夫和波斯佩洛夫:]好的。

[斯米尔加:]请想想这样一个问题：第二份电报是否取消了第一份电报？

[阿尼西莫夫和波斯佩洛夫:]不取消。

[斯米尔加:]不取消。不过，在收到我的命令以前，不要把米罗诺夫送往任何地点。

[阿尼西莫夫和波斯佩洛夫:]好。没有其他要说的了。

[斯米尔加:]再见。斯米尔加。

[阿尼西莫夫和波斯佩洛夫:]一切顺利。阿尼西莫夫、波斯佩洛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3 卷，第 65 页及其背面。电报纸带。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 号全宗，65 号目录，153 号案卷，第 172—173 张。电报用纸。)

288

**“我将向中央政治局提出  
改变对待顿河哥萨克的政策的问题”  
(托洛茨基发给斯米尔加的电报)**

第 409 号  
萨拉托夫市

1919 年 10 月 10 日  
绝密

第一,我将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关于改变对待顿河哥萨克的政策的问题,请求讨论。我们要给予顿河地区、库班完全的“自治”,我们的军队将肃清顿河地区的敌人。哥萨克将同邓尼金完全断绝来往。应当采取相应的保障措施。米罗诺夫及其同事可以成为中间人,他们应当深入顿河地区腹地。请在派人押送米罗诺夫和其他人前来的同时,把对这一问题的想法书面寄来。

第二,为慎重起见,暂时不要释放米罗诺夫,而是在宽松但又保持警惕的监控下送来莫斯科。<sup>216</sup>在这里,关于他的命运问题可以联系上述问题加以解决。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8 号全宗,2 号目录,44 号案卷,第 277 张。核对无误的副本。)

289

## 米罗诺夫的呼吁书“告顿河哥萨克和 邓尼金战线上的所有人们”\*

巴拉绍夫监狱

1919年10月11日

顿河哥萨克和邓尼金战线上的所有人！

1919年10月7日，特别革命法庭在巴拉绍夫市对米罗诺夫叛乱一案作出判决如下：

“10月7日3时，特别法庭审理了米罗诺夫和其他人的案件，决议：判处米罗诺夫、布拉特金、马特维延科、福明、普拉兹尼科夫、丹尼洛夫、伊兹瓦林、费多索夫、德罗诺夫、科尔涅耶夫和格里戈里耶夫枪决；判处伊戈尔金、希绍夫、霍罗申科夫和多罗德尼科夫十年监禁；判处奥布耶德科夫和第23师警卫队及技术骑兵连红军战士五年监禁；骑兵第1团红军战士调往惩戒工程营服役三年；其他红军战士派往北方面军阿尔汉格尔斯克地段的部队服役。”

判决以后，我们被判处枪决的人被允许从单人牢房出来集中在一间囚室内，一起度过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

在这里，不听意志的指使，一个人的全部特性都暴露无遗。死神贪婪地看着你的眼睛，使你的灵魂和心脏骤然冰冷；让你的意志和智慧顿时麻木。她已经用自己瘦骨嶙峋的手臂把你抱住，但并不立即扼死你，而是慢慢地、慢慢地收缩她冰冷的怀抱，同时仔细地欣赏你心理上的苦痛；渐渐地耗尽你努力挣扎的意志的残余。

尽管如此，尽管面对死神的冰冷的呼吸，尽管还只能活上几个小时，死刑犯中还是有一些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能够傲然不屈地看着她的眼睛。

其他人也想表现出这种气概，鼓足自己剩余的精神力量，因为任何人也不愿意显得胆小怯懦，以致在无法避免的命运面前陷入无助的绝望之中，于是力求欺

\* 呼吁书文字在发表时略有改动。（见《劳动哥萨克之声》1920年第1期，第8—9页。）

骗自己和我们大家。例如，一位我们的同事跃身而起拼命地疯狂跳舞，不断地做“切乔特卡”动作，用鞋跟细碎地敲打囚室的水泥地面，但面孔却呆板麻木，两眼暗淡无光，一个活人看到这样的眼神会毛骨悚然。这样的同事支持不了很久；只能在他的眼睛避开拥抱着他的死神老太婆的眼睛的那一段时间这样做……死神老太婆只要对他自我欺骗的努力发出恶毒的嘲笑声，他就会立即回到现实中来，于是他低下了头，蹒跚地走向角落，在无可避免的现实面前垂头丧气了。

地上躺着一个死刑犯。他整个身心都处于恐怖的控制之下。他无力挣扎，人们也没有力量不带着深刻绝望的可怜心情看着他。

他的眼睛提出一个困惑不解的问题：“为什么呢，为什么？而我的同事因为同样的罪行却判处五年监禁。”我们都知道，这名死刑犯的结局只不过是命运恶意捉弄的任性之举，看到他面临的不公正命运，理解他的痛苦，但却无力给予帮助，只好转过脸去，使自己的痛苦更为加深。

我们最想用来求得解脱的办法是唱革命歌曲和哥萨克歌曲。我们用歌中的词句“啊，老爹，光荣的静静的顿河”来同那些我们对之比对自己的生命更加爱护的人们，同那些我们为之而死的人们告别……但是，我们亲爱的顿河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它能理解我们的爱心吗，它能理解我们的痛苦吗，——我们不知道。歌声逐渐又为新的——一阵力量衰退所取代。死刑犯囚室的喧闹声慢慢沉寂下来，在静寂无声之中又听到了再次从什么地方爬出来的贪婪的死神老太婆骨节的撞击声。只有当有人用自己意志的力量准备对着她的眼窝吐一口吐沫时，这死神老太婆才会走到一边去。死神老太婆恶毒地嘲笑我们竟试图摆脱她的坟墓般的拥抱，并且每当死刑犯力量稍有衰退，她便又走近我们每一个人身边令人战栗地悄声说：“你还能活——十个小时。”已经沮丧的精神，经过意志的难以名状的努力，虽然缓慢，但再次振作起来，于是注定必死的人们的房间又慢慢活跃起来……有时在这边墙上，有时在那边墙上，有死刑犯站着写些什么。这是决定去死的人向活着的人表达自己最后的思想。这些题词，离开尘世的人的最后的声音，很有价值，因为他们将走向“没有悲伤，没有叹息……但生命却永恒无限的”那个世界。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智力视野、政治成熟程度和觉悟水平表达自己的思想。

我不准备讲述每一个人在壁上的题词，只说说被枪决前8个小时内我写的东西：我刚刚结束同上帝的谈话。上帝说：“人啊，准备死去吧：再过几个小时你就要死了。你要洗清自己的灵魂和良心，这样你到我这里来时，我可以问你——你是否履行了我派你去人世时向你交付的使命。”1919年10月7日，枪决前八

小时。

以上就是我们在死刑犯囚室中所经历的事。这与那种在战火硝烟中对死亡的恐惧有所不同。在机枪咆哮、子弹呼啸、炮声轰鸣之中，人在同危险进行赌博，因为他知道死亡有偶然性。他设想到自己的死亡。在作战中死去并不可怕：一瞬间，一切都结束了。然而对于人的心灵而言，意识到无可挽回的死期日益临近，又没有偶然侥幸的希望，是可怕的。你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日渐来临的坟墓，而距离最可怕的时刻时间愈来愈少，终于人们要对你说：“你的坑已经挖好了。”

我和我的同事们恰恰经历了这一可怕的过程。如果出现什么奇迹使我得以复生的话，我仍然想从履行一个人到世界上来时所被赋予的使命开始新的生活，也即在这令人惊恐的时代减轻自己亲近的人的痛苦。我因此想提醒你们，顿河的哥萨克，我的兄弟们，关于过去的事。

我难道不是曾经努力阻止过你们，说不要让将军、地主、资本家，即整个资产阶级把你们拖入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发动的国内战争。我在群众大会上和呼吁书中对你们说：

“村镇居民兄弟们，让我们自己肃清反革命、地主和将军们，让我们自己把他们赶出故乡顿河地区，他们在这里筑巢盘踞，给哥萨克带来极大痛苦。不要让这样的情况出现，即为了同反革命作斗争，由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从萨拉托夫、沃罗涅日、奔萨等等省份派自己的军队来。因为那样，你们的财富、房屋、生命都会丧失，因为来的人恼怒异常，会把你们都看作反革命分子，来的人又不知道我们的习惯、生活方式，我们的历史条件，我们的风俗。那样，顿河地区将会遭受极大的苦难。”

凡是在1918年听到我的话的人，他们1919年一定会不止一次地回忆起这些话，因为这时我的预感成了现实。回忆时，一面叹息，一面惋惜没有听我的话。

我们鬓发斑白的年迈的顿·伊万诺维奇<sup>①</sup>经受了可怕的灾难。

由于自己子弟的愚昧无知，他只能向荒漠哀求。

村镇居民兄弟们！双方死去的人，无论是被枪杀的，还是被折磨致死的，都不能复生。这不是人力能够办到的，但是制止继续屠杀和枪决，则是人力可以办到的，而且取决于我们。我们无论如何要做到这一点。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取决于我们。

<sup>①</sup> 指顿河。——译者



我作为一个来自另一个世上的人向你们呼吁。

我以一个从坟墓走出来的人向你们谈话，这座空坟刚刚填满了土。

“停下来吧，停下来吧。醒悟过来吧，好好想一想吧，趁现在还为时不晚，趁现在还没有把一切机会丢失完，趁现在还有可能找到同俄国劳动人民取得和解的道路。不是为了今天，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未来长远的日子，为了自己的后代，为了自己的子孙，你们必须设法和解。不要为他们制造你们曾经经受过的恐怖灾难”。

如果你们不停下来，不设法同苏维埃俄国达成和解，上帝也会避开你们，并将永远诅咒故乡顿河两岸。

我是有预见地这样说。这就是，你们的子孙会有的遭遇。

请记住，我是从那个世上来的。劳动人民为之而奋斗的事物，是必不可免地要出现的。任何一个将军、地主、资本家，都无法阻止其出现。这些劳动人民群众的敌人，因而也就是你们的敌人，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但是仍然千方百计地力求把自己花天酒地的资产阶级生活哪怕推迟十年结束也好，哪怕把自己的土地、大庄园，资本和宫殿，自己的统治地位收回十年也好。我也设想，而且也不怕这一点，就是你们也许能帮助邓尼金将军扼杀革命，战胜红军，从而也消灭苏维埃政权，这个穷人的政权，无产阶级的政权。但是，能够长久吗？也就几年吧，而在这几年内你们也无法在家里过日子，而是不得不为邓尼金将军、资本家里亚布申斯基和地主罗将科站岗，看门守夜。因为：

“不论我们红色哥萨克、工人和农民剩下多少人，我们决不放下武器，而将继续战斗到最后一刻，那时又将会出现第三次俄国革命，并最后一次向邓尼金、里亚布申斯基和罗将科高喊：‘打倒人民的吸血鬼！’而第三次俄国革命的这一道命令将是最后一个，也是最残酷无情的一个。而第三次俄国革命又不会单独来到，而是将会同匈牙利、奥地利、德国、法国、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联袂而来，并联合成为世界革命。它来了要问：‘是谁扼杀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俄国革命？’历史告诉它说：‘是将军们、地主们和资本家们。’第三次革命严厉地，令人可怖地大声问道：‘不，我不信。这帮坏蛋没有那么大力量自己对付我的前辈。还有谁帮了他们的忙？’旧的历史回答说：‘还有哥萨克。’威严的第三次革命对她说：‘老太太回去休息吧。我将书写新历史的新的篇章。其中任何一方的刽子手和寄生虫都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因此，新历史的最初几页将是血迹斑斑的，令人可怖。它将把不想理解必然事物的人们从地面上扫清，它将把哥萨克作为反革命的因素一举清除。”

因此,顿河的哥萨克们,不要给自己的后代安排这样的可诅咒的命运,这种被消灭的命运。这一点现在取决于你们的决断。

停下来吧。苏维埃俄国愿意接纳你们这些自己的兄弟,愿意原谅你们,以便让你们在它的队伍中尽快地结束劳动群众在其中受奴役和遭压迫的可诅咒的旧世界,并开始建设新的光辉的生活,而你们的子孙们则可以不必为自己的命运担忧地进入这种新生活。我再重复一遍,我们无法使死者复生,但是我们和你们有能力制止死亡继续发生。

抛开你们的将军,到劳动人民这边来吧,这样可以和劳动人民一起肩并肩地结束劳动同资本的斗争。

我庄严地宣告,原先在顿河地区发生过的恐怖灾难再也不会重复了。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同志在1919年9月16日的会议上宣布,将改变顿河地区建设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将忘掉顿河地区过去发生的一切,将要留在顿河地区的哥萨克和他们的家庭采取耐心和关切的态度,将严格监督政治工作人员,将清除共产党内的不良分子、破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在报告最后,托洛茨基说:“顿河地区应当成为苏维埃的顿河地区。”

而你们,村镇居民们,应当记住这一切。这就是说,顿河地区应当和俄国的劳动人民联合在一起,而不是同将军、地主和资本家实现联合。共产党对劳动人民的敌人,无产阶级的敌人,实施残酷的镇压。同样,对于自己的党员,如果发现他们的行为举动不是对苏维埃政权有利,而是给它带来危害,它也决不姑息。几十几百的这样一类党员,由于他们在顿河地区的胡作非为,已经被处决。(例如,莫罗佐夫的事件。)所有以不同方式破坏苏维埃政权威信、破坏社会生活建设的人,也都将被处决。

已获批准的《关于顿河地区工作的提纲》第5节第2条指出:“对于在解放顿河地区时混入该地区并犯有滥用职权损害哥萨克罪恶的那些假共产主义分子,也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镇压。”这里有必要说到,9月30日出版的俄共(布)中央《通报》第6号上公布了顿河地区党的工作的基本原则(即关于顿河地区工作的提纲)。每一个哥萨克都必须读一读这一份提纲,以便向自己提出问题:“他是否应当继续手持武器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工人阶级的斗争,是不是该醒悟过来,停止下来?”

村镇居民兄弟们!我说完了。我只请求你们再一次回想一下那11名死刑犯为你们所承受的心灵痛苦。请回想一下:11个人几小时以后即将被处决,请你们相信,这些人是不会欺骗人和撒谎的。

我和我的死刑犯同志一起呼吁你们再一次想一想你们子女、你们后辈的命运。当时我发出了号召,而你们不肯想一想自己的命运。请这样想一想你们子女的命运:你们为他们准备了什么?上帝推迟了我被处决的时间,使我有可能在你们面前履行在人世的最后一项使命。我正在做这件事,但是如果你们不听,那是你们的大不幸。我是在前线挨饿受冻七个半月之后说这番话的。因此我深信,我的发自痛苦不堪的心灵的关于你们的苦难的声音,你们能够听到,能够理解;你们会离开邓尼金将军,投奔红军队伍,你们将受到亲切的接待。

我也不能对邓尼金军队中的军官们,特别是同样出身于劳动哥萨克的军官们不置一词。

也请你们醒悟过来,停下来。你们已经让人们流洒了许多鲜血,你们应当心存恐惧地避开血水的坑洼。你们是一些鲜血和在顿河地区发生的可怕灾难的罪魁祸首。我通过置身你们之中的作家 Ф. Д. 克留科夫之口向你们提出这一指责,这位格拉祖诺夫斯卡亚镇出生的作家在《在米罗诺夫家作客》<sup>217</sup>一文中写道:“军官们起了个头,老人们便煽风鼓动。”

军官公民们,血腥之事是你们发动的。如果你们还残存着一点正直和良知,你们还可能完成伟大的创举,即同无产阶级联合,而无产阶级从来不曾是,也不可能是你们的敌人。为了这样的创举,所有的哥萨克、工人和农民都会同样为你们祝福。

真诚悔悟的军官,如能带过来一个排、一个半连制分队、一个连、一个团,苏维埃俄国将会像对待兄弟那样接待你们,并将过去反对它的行动一笔勾销。

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哥萨克 Ф. 米罗诺夫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赐予我的生命,我将奉献给共产主义建设事业,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今后,如果主席团恢复对我的信任,我要参加共产党,以便把自己的力量全部用于巩固党在劳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哥萨克群众中的阵地。

共产主义思想是崇高神圣的。

Ф. 米罗诺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2 卷,第 145—150 页。)

打字件。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4号目录,31号案卷,第34张。打字件。)

## 290

###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关于释放 米罗诺夫妻子的会议记录摘抄

1919年10月13日

出席人员:克列斯廷斯基、拉柯夫斯基、斯塔索娃、穆拉诺夫、托姆斯基、弗拉基米尔斯基、捷尔任斯基、托洛茨基、马克西莫夫斯基、索科洛夫、韦格尔、加米涅夫。

听取内容:……20. 下诺夫哥罗德省委提出的关于被捕的米罗诺夫的妻子的问题。

决议:……[20.]予以释放。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112号目录,9号案卷,第63张。核对无误的副本。)

## 291

###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摘抄

1919年10月15日

参加人员: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加里宁、谢列布里亚科夫。

听取内容:1. 关于各条战线形势问题……

决议:1. 承认存在最严重的军事危险,要力争确实把苏维埃俄国变成一个军营,为此必须:

(1)通过党和工会组织对党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工会工作人员逐个登记,并根据每人在军事上的适用性进行分类;

(2)从中央和地方的社会工作中(交通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和肃反委员会除外)尽可能抽调出共产党员和党的同情者。为了具体地研究贯彻执行这一措施的方法以及在执行中考虑到地区的特点,推选出由列宁、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克列斯廷斯基组成的工作委员会……

(3)不放弃图拉、莫斯科及它们附近的地区,并在冬季准备总攻。不放弃彼得格勒。从白海战线抽调尽可能多的兵力,以防守彼得格勒地区。派出一定数量的骑兵支援彼得格勒……

东南方面军<sup>218</sup>暂时转入防御,其任务是:①阻止邓尼金同乌拉尔的哥萨克会师;②腾出部分有生力量保卫图拉和莫斯科……

……(6)询问东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如何把顿河人和库班人同邓尼金的对立用于军事政治目的(利用米罗诺夫)。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3号目录,31号案卷,第1张。  
核对无误的副本。)

## 292

###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 关于审判米罗诺夫和哥萨克工作部涉嫌暴乱的 第104号会议记录摘抄

1919年10月16日

参加人员:斯捷潘诺夫、马卡罗夫、莫什卡罗夫、切库诺夫、多尔加切夫、科罗博夫、伊久姆斯基、库久别尔金、克拉斯努什金、伊什克宁、戈沃罗夫。

主席切库诺夫,由多尔加切夫担任记录。

听取内容:1. 由斯捷潘诺夫同志作报告,马卡罗夫同志对之作了补充。内容是关于派他们(前者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派遣,后者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派遣)前去巴拉绍夫出席特别革命法庭的审判,以便参与分析米罗诺夫叛乱案件和臆想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涉嫌这一案件的事。

斯捷潘诺夫同志和马卡罗夫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回忆了封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案卷的背景和理由,指出在发给斯捷潘诺夫同志的此次出差的证明文件中也说到他此行是为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涉嫌”米罗诺夫暴动之事。然后,他们说,他们到达巴拉绍夫后向革命法庭审判员波卢扬同志等人出示了证明信,但是,尽管斯捷潘诺夫的证明信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出具的,人们对之并不重视。在同法庭审判员及其他人员的私人谈话中可以看出一种对他们的令人奇怪的不信任态度。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尽管他们一再坚持请求,却没有向他们提供指控米罗诺夫等人的侦讯材料,到最后甚至拒绝他们作为案件工作人员参与出庭,而是只允许在公众席上旁听,这也还是他们一再坚持的结果。只是由于这样地参加了审判,以及由于被告米罗诺夫向法庭指证他们并要求作为证人进行讯问,法庭才不得不让他们有可能作了某些说明。

正是由于这些说明和随后法庭庭长宣读的保存在法庭案卷中的哥萨克工作部的某些决议,以及由于马卡罗夫同志向被告米罗诺夫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在开拔时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召唤你,你会去莫斯科吗?”而米罗诺夫回答说:“是的,我会去的。”而此时米罗诺夫的辩护人雷巴科夫公民向法庭提出请求说,他根本不知道斯捷潘诺夫同志和马卡罗夫同志说明的情况,因此建议休庭,让他熟悉一下在开庭前法庭就已掌握的材料。辩护人的请求得到法庭允许。经过两个小时休庭后,法庭继续开庭,辩护人雷巴科夫指出,侦讯存在片面性,对于这个军暴动前军政治工作人员的行动在侦讯中闭口不谈,而法庭成员在预审中履行着侦查员的职责。但最后还是对所有被告进行了宣判,其中11人,即米罗诺夫、布拉特金、马特维延科、福明、普拉兹尼科夫、丹尼洛夫、伊兹瓦林、费多索夫、德罗诺夫、科尔涅耶夫和格里戈里耶夫,被判处极刑——枪决。不过,根据辩护人雷巴科夫在法庭允许和同意下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主席团主席提出电报请求,此项判决未予执行,全体被告均被赦免。

在从巴拉绍夫前来莫斯科途中,在同一列火车上,斯捷潘诺夫同志和马卡罗

夫同志遇到了被押往莫斯科的已获赦免的米罗诺夫和其他人。被赦免人员的下一步命运,斯捷潘诺夫和马卡罗夫同志并不知道。作为补充,报告人还说明,目前对米罗诺夫顿河军的政治工作人员也在进行审判。其中大部分人作为惩罚被分配到红军部队,有的作为普通战士,有的为政治工作人员,而较为出名的顿河军政治工作人员,如:博尔迪列夫——原顿河第1师师长——被任命为第9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处政委,罗加乔夫——原顿河军政治部主任——被任命为第9集团军第14师的旅政委,而拉林——原顿河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则调往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另行安排。

最后,宣读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今年9月30日第100号会议记录摘抄,以及托洛茨基同志今年10月4日第10044/М号的答复函\*。

决议:1. 认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自十月革命最初之日起即已成立,充分意识到并忠诚于巩固苏维埃政权的事业,无论是哥萨克工作部整体,或其每一个个别委员丝毫没有也不可能参与米罗诺夫的叛乱,这不仅是因为出于共产党员的信念不会这样做,而且作为最高中央政权机关的忠实执行机构也不允许这样做。因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对以任何方式怀疑和设想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涉嫌米罗诺夫的叛乱的做法,表示抗议。

2. 从出差归来的斯捷潘诺夫同志和马卡罗夫同志的报告可以看出,对米罗诺夫案件的侦讯工作存在片面性,而托洛茨基同志今年10月4日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的第10044/М号信函又说明,由于向他提供了不正确的信息以致封存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的案卷。为此,哥萨克工作部对于封存案卷一事表示十分痛心,请求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党中央,以及托洛茨基同志对于造成侮辱损害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革命感情和行为的提供错误信息的人按其情节采取措施,同时通过广泛宣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与米罗诺夫暴乱完全无关来为这个部平反昭雪,因为封存哥萨克工作部的案卷和一些人传播关于这个部的不正确的信息,给苏维埃俄国隐蔽的敌人提供了口实,使其得以缩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革命活动的力量和作用,从而对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在劳动哥萨克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造成损害。

3. 请求党中央召回全部原米罗诺夫顿河军的前政治工作人员,他们原先在顿河地区就曾使自己威信扫地,而如今又在顿河军辖区被重新任命担任负责

\* 参见注释208。

职务。

4. 本决议连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会议记录摘抄以及托洛茨基同志答复此件的第10044/М号文的副本,抄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党中央,以及将本会议记录副本送托洛茨基同志。

原件有相应签名。

经与原件核对无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秘书 多尔加切夫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4号案卷,第50张及其背面。原件\*。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7号全宗,1号目录,113号案卷,第187张及其背面。核对无误的副本,并盖有哥萨克工作部的印鉴。)

## 293

### 斯克良斯基关于米罗诺夫的命运 给斯米尔加的电报

第122/III

1919年10月16日

17时

直线密码拍发

您至今没有向中央提出您对于使用米罗诺夫以及对顿河地区问题的看法。这拖延了问题的解决。您关于把米罗诺夫部队人员交您用于补充的请求未来得及审理,将同使用米罗诺夫问题一并提出讨论。您要的材料因野战司令部工作繁忙至今未能给您。今天将给您。今天还将把给您的指令转去。

斯克良斯基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8号全宗,2号目录,44号案卷,第278张。核对

\* 原件文本比经核对的副本较简略。此处按经核对的副本刊载。



无误的副本；第 279 张。斯克良斯基的签名件。)

## 294

### 托洛茨基关于米罗诺夫 的命运给斯克良斯基的直达电报便函

第 2807 号

1919 年 10 月 16 日  
20 时 25 分\*

斯米尔加把米罗诺夫和他的同伙押送来交我处置，必须要安排一下，让他们享有良好的条件。最好由加里宁同志接见他们，并要他们庄严允诺不计自我地为苏维埃政权服务。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7 号全宗,1 号目录,229 号案卷,第 334 张。电报纸带。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30 号全宗,3 号目录,703 号案卷,第 418 张。打字副本。)

## 295

### 米罗诺夫关于今后如何使用他 而向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的申请

莫斯科市

1919 年 10 月 18 日

\* 电报拍发时间。

由公民 Ф. К. 米罗诺夫送呈(爱尔汗布拉宫旅社,大特维尔大街,格涅兹德尼科夫斯基巷)

送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同志

早在《消息报》刊登斯捷克洛夫同志的两篇文章<sup>219</sup>很久以前,我就预见到可能出现的局势,因此关于这种作战方法的念头曾在我脑海中一再涌现,并逐渐形成。

如今,这一思想在报纸上得到印证。我不知道,这种作战方法(应当对它进行研究)在斯捷克洛夫同志的理论构想中会演变为何种形式,我想提出自己对于组织此种作战方法的方案。

这个方案不仅当前直接有用,而且在今后也有助于同资本家和资产阶级作战时重新建立绵密的战线。我不是说我的方案已经完美无瑕,但我在对日作战和对德作战中根据亲身经历,得到一些正面的结果,现在想在革命斗争的战场加以运用。

我胆敢诚恳而真心地声明:我受赐获得的生命只能属于社会革命事业,正如同它已经不止一次地在我身后刚刚填满的坟坑的那一边的战场上曾奉献于这一事业的祭坛那样。

我是重新复生的人。未来将会证明,我的死会对谁有利,又是谁如此精巧地在我周围织起一张蜘蛛网(审判稍稍撩起了帷幕),又把我推向死亡——让我去撕破这张网,但正义——这是我的上帝——取得了胜利。我活着;重新希望为我们的消灭资本家政权,消灭资产阶级政权的共同事业而工作;重新希望聆听到,如同这一年1月一样,托洛茨基同志的,充满绝对信任的声音。

公民 Ф. 米罗诺夫

[Э. М. 斯克良斯基的批注:]“派专门信使亲手交给列宁。斯克良斯基。1919年10月18日。”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84号目录,47号案卷,第49张及其背面。打字件。)

## 296—297

“不能让拉林、博尔迪列夫和罗加乔夫……  
去顿河军辖区”

1919年10月20—24日

## 296

##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记录摘抄

1919年10月20日

参加人员：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拉柯夫斯基、穆拉诺夫、斯塔索娃、托姆斯基、捷尔任斯基、弗拉基米尔斯基、涅夫斯基、索科洛夫、诺金和诺夫格罗德采娃。

听取内容：……12. 关于不让不受欢迎的拉林、博尔迪列夫和罗加乔夫去顿河地区。

决议：……12. 将斯塔索娃同志的建议通知斯米尔加同志，让他不在自己的方面军内任命前军官拉林、博尔迪列夫和罗加乔夫担任指挥职务，也不让他们去顿河军辖区从事苏维埃工作，这是因为，据她的意见，他们作为党员是不可靠的，而且他们的姓名是与去年在哥萨克群众中不受欢迎的中央指示联系在一起的。为此：

1. 将中央书记处所有涉及上述同志的材料转寄给斯米尔加同志；
2. 建议斯塔索娃同志事先写一封信告诫斯米尔加同志必须制止因执行去年中央指示\*而不受欢迎的同志们到顿河地区去。（最后一项，有克列斯廷斯基

---

\* 参见 88 号文件。

同志表示反对。)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112号目录,1号案卷,第87、88张。核对无误的副本。)

## 297

### 斯塔索娃关于个别领导人在顿河军辖区的活动 给斯米尔加的信

莫斯科市

1919年10月24日

亲爱的伊瓦尔·捷尼索维奇!

在最近一次组织局会议上,我们曾就某些在米罗诺夫事件期间和此前在顿河军辖区的工作中有过种种表现的哥萨克军官发生了激烈争论。关于这些军官,先前也有人告诫过,指出他们在当地执行中央指示时蓄意刻板地过于准确地加以贯彻,明知这样做不会不引起尖锐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又可能导致暴动发生。在我们从顿河军辖区撤退以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的某些同志(是一批为数不多的优秀人物,他们不仅近来表现很好,而且从二月革命开始,甚或更早一些,就和我们并肩前进)警告说,将来不能让拉林、博尔迪列夫和罗加乔夫去顿河军辖区工作,因为他们在离开时给自己留下了最最令人不堪提起的记忆,因此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予以信任,而在顿河军辖区范围内就更是如此。由于现在,在米罗诺夫审判之后,同志们又一次提出这种看法,而又因为他们以前的看法一直是正确的,而是我们未予重视造成可悲的后果,使我们随后付出高昂的代价,所以我认为毫无疑问必须提醒中央注意这一点,并建议组织局通过相应的措施。组织局并未能就这一问题达成一致的決定,这从所附的摘要中您可以看到。关于这些人的材料,您肯定有一部分是熟悉的。我想,由于工作繁忙和您的近视,您未必会抽出时间阅读,正是这种情况促使我坚持必须亲自向您通报现有的材料,而同志们提出给您写一封信。您应当知道,我不是一个易于张皇失措的人,也不受个人印象的左右,而是对个人印象用清醒的理智加以检

验的人。这一次也是这样,所有人都对我说,对于顿河地区的事必须十分小心谨慎,并采取一切措施避免任何可能的动乱出现。我想通知您的就是这些。

致以炽热的敬礼

您的 叶琳娜·斯塔索娃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6号全宗,6号目录,1号案卷,第249—250张。签名件。)

## 298—299

###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 “米罗诺夫问题”的决定

## 298

###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完全赦免 米罗诺夫并增补其为顿河地区执行 委员会委员的会议记录摘抄

1919年10月23日

参加人员:列宁、加米涅夫、加里宁、克列斯廷斯基,以及有发言权的委员:捷尔任斯基、拉柯夫斯基、谢马什科。

听取内容:……四、关于米罗诺夫问题。

决议:1. 对米罗诺夫免予一切惩处。

2. 将他增补为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鉴于本决议由两票通过(加米涅

夫、列宁),一票反对(克列斯廷斯基,他建议任命米罗诺夫担任指挥职务),一票弃权(加里宁),委托克列斯廷斯基同志通过电话问清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在与托洛茨基通话前,决议暂不执行。

3. 对于米罗诺夫一案其余释放人员均免于惩处,并责成斯米尔加同志贯彻这一决定,同时将被赦免人员分派到各个部队和苏维埃机关工作。

4. 鉴于米罗诺夫向捷尔任斯基同志提出希望加入共产党的要求,认为他可以参加共产党,但只能按正常程序办理,即先以同情者的身份至少考查三个月,然后在此期限结束后由中央审理最终接受其入党问题。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3号目录,32号案卷,第1张;163号目录,13号案卷,第3张。核对无误的副本。)

## 299

###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米罗诺夫 今后命运的会议记录摘抄

1919年10月26日

参加人员:列宁、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

会议日程:

1. 捷尔任斯基的建议:印发米罗诺夫的告顿河哥萨克呼吁书\*。

建议国家出版局印行。

2. 托洛茨基同志的建议:不仅限于将米罗诺夫增补为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应让他去东南方面军担任指挥职务。

暂时先仅仅补入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

3. 米罗诺夫请求给他一周假期去下诺夫哥罗德探家。

问清,任命他去顿河地区工作后,他是否仍坚持这个请求。如果仍然坚持,

\* 参见300号文件。

让他去。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163号目录,14号案卷,第1张。原件;3号目录,33号案卷,第1张。核对无误的副本。)

## 300

# 米罗诺夫告顿河地区和高加索劳动者 呼吁书

巴拉绍夫市

1919年10月23日

顿河地区和高加索的劳动者们!

请回头看一看,是谁引导你们参加反对苏维埃俄罗斯的战斗,是谁迫使你们恢复沙皇制度的旧权力,而正是在沙皇制度下工人阶级三百多年来苦苦挣扎,濒临窒息而死,在愚昧无知中停滞不前。

你们应当知道,为了取悦于你们的将军们,你们正在做卑劣可鄙的事情——你们正在扼杀伟大工农革命的一切成果,恢复官阶、军衔、锁链、奴役和暴力,恢复地主老爷过去的一切权力。

你们用自己的刺刀把死亡和毁灭送进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之一。

你们两年不让苏维埃政权得到安静,你们两年不让工人们用自己双手开创的事业有可能向前发展。

在自己将军们的蒙蔽之下,你们带来了死亡、荒芜、锁链、野蛮暴行、鞭打、笞刑、监狱、绞架。

丧失了王位的那一伙沙皇制度的狐群狗党,他们恼怒已极,竭尽全力企图重新奴役工人、农民和劳动哥萨克,重新成为世界的统治者。

白军阵营的哥萨克和士兵们!

回头看看吧!你们走过的路上躺满了你们自己兄弟的尸体。

但是,你们的每一次打击都是在工人阶级的胸膛上扎了一刀。但是,沙皇制度奴仆们的计划破产了。

苏维埃俄国的劳动人民击溃了卡列金、克拉斯诺夫、你们的“最高执政”——高尔察克，粉碎了实力强大的德国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布列斯特和约，也一定能够击败邓尼金将军。

苏维埃俄国显示出比克拉斯诺夫无比崇拜的威廉皇帝的装甲拳头更为强大，很快就会收拾掉“你们的”\*土皇帝邓尼金将军。

哥萨克们，好好想一想吧，趁现在为时还不晚！

我们知道，你们是被欺骗、受蒙蔽的，但是对于幡然悔悟、认识自己错误的人，我们这里的门是开着的。

大胆地转到我们方面来吧，参加我们红色的队伍吧。

哥萨克们，你们是否知道，在东方战线和南方战线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全副武装地正在转到我们方面来？

你们是否知道，最近以来我们击溃了你们的马蒙托夫的12个团？你们是否知道，在我们攻占奥廖尔时仓皇逃窜的白卫军匪徒在慌乱之中丢下了几辆坦克和两列火车？

你们是否知道，就在你们后方，达吉斯坦、捷列克、库班的各族人民已经发动了反对邓尼金奴役的起义？

你们是否知道，起义者已经占领了格罗兹内、捷尔宾特和苏拉？

你们是否知道，斯塔夫罗波尔省起义的农民队伍不断发展，已经前来支援我们？

你们是否知道，基斯洛沃茨克、矿水城一带的农民正在夺取武器，向邓尼金背后实施打击？

你们是否知道，高尔察克已经被粉碎，西伯利亚已经是苏维埃的西伯利亚了？

哥萨克们，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你们无意识地破坏了苏维埃政权，并帮助邓尼金将军步步高升的地方。

哥萨克们，回头看看吧！

请你们问问自己，你们在维护什么和捍卫谁？

邓尼金将军正在把顿河地区和高加索变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邓尼金将军因为自己的功劳从地主们手里得到几百俄亩的土地作为奖赏。

邓尼金将军需要肩章、官阶，所以他实行这种种制度。

---

\* 在另一份副本上，此处为“伟大的”。



邓尼金将军为了扼杀工人,就不惜或批发或零售地出卖苏维埃俄国。

邓尼金将军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又重新设置宪兵队和警察局。

邓尼金将军一方面用欺骗的方法把你们投入战斗反对红色战士,一方面又悄悄地把几百万普特的粮食运往英国。

邓尼金将军让工人、农民处于被奴役地位之后,又让地主、工厂主回来。看看,你们究竟在维护什么。

哥萨克们,回头看看吧!

你们正在背叛和出卖自己的劳动人民。

更大胆地到我们队伍中来吧。让我们共同努力阻止苏维埃俄国变成英国的殖民地。我们决不能让一小撮冒险分子、骗子在千百万人的劳动阶级头上作威作福。

哥萨克们,你们应当仿效起义的达吉斯坦、捷列克和斯塔夫罗波尔各族人民。你们应当知道,只有顿河地区和高加索上空升起苏维埃政权的红旗,和平才会来临。

你们自己看到,在你们后方,推翻了苏维埃政权,又出现了争取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起义。

哥萨克兄弟们,抽打、狠砍自己的将军们吧,撕掉他们的肩章,把沙皇的走狗们赶出去!

只要建立起工人、农民和劳动哥萨克的友爱同盟,我们就必定能够胜利!

敲响警钟,召唤受骗上当的人参加我们的队伍,就在自己顿河地区炸掉贵族的堡垒,挣脱铁的锁链和钢的镣铐吧!

在苏维埃俄国的红旗下前进!

[米罗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92号全宗,6号目录,5号案卷,第41—42张。打字件。)

## 301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  
释放米罗诺夫及其他被告的第 65 号  
会议记录摘抄

1919 年 10 月 29 日

听取内容:……2. 关于释放米罗诺夫及所有米罗诺夫案件涉嫌人员。

决议:……2. 已予释放赦免的米罗诺夫,派往军事人民委员部安排。释放所有因米罗诺夫案件而被捕的人员,现在莫斯科的派往军事人民委员部安排,所有现在巴拉绍夫的人员派往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米尔加同志处安排。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 号全宗,94 号目录,91 号案卷,第 278 张。  
副本\*。)

## 302

斯塔索娃关于增补米罗诺夫为顿河地区  
执行委员会成员而写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  
叶努基泽的信

莫斯科市

1919 年 10 月 31 日

\* 此摘抄件于 1919 年 11 月 1 日发往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文号为第 19090 号。

尊敬的阿韦利·索夫龙诺维奇同志！

根据政治局的决议，米罗诺夫同志被任命为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增补）。请发给他相应的委任状\*，虽然我们对于执行委员会一般不这么做。<sup>220</sup>

致以敬礼

叶连娜·斯塔索娃

批示（叶努基泽）：“写这样一个委任状：菲利普·库兹米奇·米罗诺夫同志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任命为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签名无法辨认]”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94号目录，91号案卷，第271张。写在俄共（布）中央格式公文纸上的原件，盖有中央委员会的印鉴。）

## 第四编附录

303

### 米罗诺夫忏悔录

1919年10月19日

莫斯科市，格涅兹德尼科夫斯基巷，爱尔汗布拉宫旅社。

献给我忠实的、亲爱的和无法忘怀的朋友和妻子娜杰日达·瓦西里耶夫娜·米罗诺娃-苏耶京科娃

---

\* 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委任状于1919年10月31日发给米罗诺夫，编号为18960号。（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94号目录，94号案卷，第276张。）

### 一、南方战线

“最近以来在南方战线发生了两件具有巨大意义的事件——哥萨克上校米罗诺夫的叛变和马蒙托夫将军的骑兵奔袭……”\*

就是说,又是12天的生命,当已经挖好坟坑,后来又空空地将其填平以后,已经12天了……这个坟坑对我而言是死亡的象征,而面对死亡人们是不说谎的。我想,在写这一篇札记时,在写这一份关于在已经填平的坟坑的那一边的47年的回忆时,不时回头看看那个坟坑,使自己诚实正直。

简单地讲,这是对痛苦备尝的一生的忏悔,这一生的日子现在的人是不理解的,但却是颇有教益的,即便并无教益,那么作为一个单独存在的世界的生活也会是令人感兴趣的。

我本应该把自己的回忆录留在身后,但是由于强行处死而几乎妨碍了这么做。如果说我现在又着手这么做,那么,一方面,甚至我自己也很想回顾一下自己留在坟坑那边的47个年头,另一方面,从10月7日3时起,一个新的生活,生活的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无论从社会的观点来说,还是从个人家庭的观点来看,都是这样。

就后面一点而言,我的个人生活已经不属于我自己,而是属于娜杰日达·瓦西里耶夫娜·苏耶京科娃。

几天以后,一个新的生命将要在世上出现,照料它的责任将落在我们两人身上,正如同照料我的老家的责任由我们两人承担一样。这就是使我和娜佳联结在一起的力量所在。

迫使我动手撰写这一篇札记的特别具有推动作用的原因,是有必要驱散我的政治对手的一种意见,这些人之中既有“革命者”,也有“反革命分子”。

昨天,10月1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给我送来了(要知道,我还处于“看押”之下,在爱尔汗布拉宫旅社)托洛茨基的《米罗诺夫上校》\*\*一文的副本和某个白卫分子A. 切尔诺莫尔采夫的《红色哥萨克》\*\*\*一文的副本。

---

\* 以下只能看清个别词和片言碎语:“马蒙托夫将军[……]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背叛[……]和口号[……],[……]人和人的关系是野兽。如果没有这一切,生活该是多么美好,而为此只需要做多么少的[……]”这里和后面的省略号均无说明,而断断续续的句子和难以辨认的地方均有说明。

\*\* 参见247号文件。

\*\*\* 参见172号文件。

这两篇文章,无论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从政治见解来看,都有偏颇之处。值得指出的是,托洛茨基在文章的结尾处说:“历史必将会给米罗诺夫的坟墓钉上一根黄杨木橛子,作为这个可耻的冒险分子和可怜的叛徒罪有应得的标志物,使其永世不得翻身。”<sup>221</sup>

人的弱点,虽然我只有可怜的“12天”,已经征服了我,使我的自尊心颇为满足的是:黄杨木橛子将不是由人的手来钉入,因为人总是难免失之于偏颇的。它将由历史的手来钉入,只不过对于历史这个老太婆来说,拒绝人们在忏悔时表现真诚和正直应当是犯罪。

我们还将不止一次地回到这两篇文章上来。要知道,这一种意见恰恰是相互斗争的两方对同一个对象的想法。这两个被加数的总和对于历史而言似乎会是也应当是真理,而历史又恰恰又有责任要向我的坟墓钉入黄杨木橛子的。

这个真理可信到什么程度,将由未来加以证明。而现在还是让我们按顺序先后逐渐走近它吧。

聆听宣判以后,我们请求集中到一间囚室内,以便一起度过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未遭拒绝。在这里,知道几个小时以后你要被枪决,几个小时以后你就不再存在,观察那些和你一样的死刑犯,把他们的状态和自己的状态相比较,是极有教益的。在这里,一个人的特性全部暴露无遗。任何一种试图掩盖自己真实心理状态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死神,形似骷髅的死神看着你的眼睛,使你的灵魂和心脏骤然冰冷;让你的意志和智慧顿时麻木。她已经用自己瘦骨嶙峋的手臂把你抱住,但又不立即扼死你,而是慢慢地、慢慢地收缩她冰冷的怀抱,同时仔细地欣赏你心理上的痛苦,逐渐地消耗尽你的努力挣扎的意志的残余。尽管如此,尽管面对死神的冰冷的呼吸,尽管只能活上几个小时,死刑犯中还是有一些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能够傲然不屈地看着她的眼睛。其他人也想表现出这种气概,鼓足自己剩余的精神力量,谁也不愿意显得胆小怯懦,在无可避免的命运面前陷入完全无助的绝望之中。例如,为了力求欺骗自己和我们大家,我们的一位同事突然跃身而起,大做“切乔特卡”动作,用鞋跟细碎地敲打囚室的水泥地面。但他的面孔却呆板麻木,两眼暗淡无光,一个活人看到这样的眼神会毛骨悚然。但他支持不了很久……只能在他的眼睛避开拥抱着他的死神老太婆的眼睛的那一段时间他能这么做。只要死神老太婆对他自我欺骗的努力发出恶毒的嘲笑声,他就会立即回到现实中来,于是他低下了头,蹒跚地走向角落,在无法避免的现实面前垂头丧气了……

地板上躺着一个死刑犯。他整个身心都处于恐怖的控制之下。他无力挣

扎,人们无不带着深刻绝望的可怜心情看着他。他的眼睛提出一个困惑不解的问题:“为什么呢,……为什么?而我的同事因为同样的罪行却判处五年监禁。”我们都知道,这名死刑犯的遭遇只不过是命运恶意捉弄的任性之举。我们看到他面临的不公正命运,理解他的痛苦,但却无力给予帮助,只好转过脸去,使自己的痛苦更为加深。

死刑犯的分分秒秒拖得十分缓慢,令人可怕地缓慢,即使如此,它们仍在一步步缩短到达不可避免的时刻的距离。结局渐渐接近,于是死刑犯们拿出最好的东西与只判监禁的同事们交换。“命运恶意捉弄”的牺牲品也去了,他去隔壁一间囚室与本村镇同乡告别……他回来时号啕大哭,泪如泉涌,双眼充满了疑惑和动物般的恐惧。这种丧失神志、软弱无力的景象令人心情沉重……难以忍受……于是我们中的许多人未能克服一时的本不需要的怜悯心:他们也为“他的不公正的命运”而哭了起来。

“他想扼住我的喉咙……”共产党员、莫罗佐夫斯卡亚镇的一名哥萨克作为证人是这样结束他的证词的。

我们最想用来求得解脱的办法是唱革命歌曲和哥萨克歌曲。我们用歌中的词句“啊,老爹,光荣的静静的顿河……”来同那些我们对之比对自己的生命更加爱护的人们,同那些我们为之而死的人们告别……但是,我们亲爱的顿河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它能理解我们的爱心吗,他能理解我们为它而遭受的痛苦吗……

歌声逐渐又为新的一阵力量衰退所取代。死刑犯囚室的喧闹声慢慢沉寂下来,在重新出现的静寂无声之中似乎听到了再次从什么地方爬出来的骷髅形状的死神骨节的撞击声。只有当有人显示出生命的征候,用自己意志的力量准备对着她的眼窝吐一口吐沫时,她才会消失。但她走到一边去后,恶毒地嘲笑我们的这种努力,然后又不知不觉地在寂静中走回来,对每一个人悄声说:“你还能活——十个小时。”

经过意志的难以名状的努力,已经沮丧的精神,虽然缓慢,但再次振作起来,于是注定必死的人们的房间又慢慢活跃起来……有时在这边墙上,有时在那边墙上,有死刑犯中的某一个人站在那里写着些什么……这是准备去死的人想要向活着的人表达自己最后的思想。这些题词是正在离开尘世的人的最后的声音,很有价值。他们要去的地方,“没有悲伤,没有伤病,没有叹息,但生命却是永恒无限”。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智力视野、政治成熟程度和觉悟水平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是死以前八个小时,被枪决以前八个小时的事。我刚刚结束同上帝

的谈话。上帝说：“人啊，准备死去吧：再过几个小时，你就要死了。洗清自己的灵魂和良心，到我这里来吧，以便我能问你——你是否履行了我派你去人世时交付给你的使命……”（1919年10月7日，枪决前八小时。）

以上就是我们在死刑犯囚室中所经历的事。这与那种在战火硝烟中对死亡的恐惧有所不同。在机枪咆哮、子弹呼啸、炮声轰鸣之中，人在同危险进行赌博，因为他知道死亡有偶然性。他设想到自己的死亡。因此，在作战中死去并不可怕：一瞬之间，一切都结束了。但是，对于人的心灵而言，意识到无可挽回的死期日益临近，又没有偶然侥幸的希望，则是可怕的。你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日渐来临的死亡，而距离最可怕的时刻时间愈来愈少，终于人们要对你说：“你的坑已经挖好了。”

我和我的同事们恰恰经历了这一可怕的过程。

如果出现什么奇迹使我得以复生的话，我仍然想从履行一个人到世上来时被赋予的使命开始新的生活，也即在这令人惊恐的时代减轻自己亲近的人的痛苦。

能够说明我是如何理解自己在人类中的使命的，正是这些札记，而不是Л.托洛茨基、А.切尔诺莫尔采夫和其他人那些把我一生中最为反感的追名逐利、冒险主义等品质强加到我头上的文章。我的生活信条是：真实。

不必掩饰，А.切尔诺莫尔采夫算到我头上的一些品质，“无法否认米罗诺夫具有某些卓越非凡的品质，诸如：组织才能、在自己管区内的社会影响、意志坚定、个性坚强、哥萨克的军事机敏”，这些我是有的，但是这是花费了什么样的代价才换来的。

我之所以要回顾自己在监狱中的感受，只不过是说明，一个曾经面对死亡的人是不会撒谎的，何况早在生命的那一边时我本就以全部心灵的力量憎恶谎言。

## 二、因为什么罪过审判米罗诺夫？

（官方的说法）

“向米罗诺夫提出的指控为：

在萨兰斯克市以及在从萨兰斯克向第23师驻地行进途中的群众大会上的多次讲话中公开进行反对现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鼓动，公开口头号召推翻人民委员会，而且米罗诺夫还在自己的宣传鼓动中煽动民族纷争，把现政府称为‘犹

太守财奴和共产党员’的政府,并采用此类方法攻讦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红军的领袖们;

1919年8月22日,未经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意在萨兰斯克市召开大会,在会上宣称要自行其是向前线开拔,并号召所有红军战士这样做,还就此问题逐个询问指挥人员,最后宣布逮捕在场的共产党员;在此之前的8月14日,他已逮捕了两名据说准备暗杀他的共产党员布卡京和利辛;随后又把他们作为人质带着出发,声称一旦共产党员方面对他们开火立即枪决这两名人质;

散发铅印和手写的传单,公开号召推翻现行的苏维埃政权,并公然声称,他举行叛乱是为了反对现行的苏维埃政权,号召所有逃兵前来供职(公诉人避而不谈我曾号召建立在自由进行社会主义宣传鼓动基础上选出的工人、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的事);

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对他明令禁止后,仍然向全军发布从萨兰斯克开拔的命令;8月24日,在他确知这样做将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情况下仍然贯彻执行上述命令;

盗窃人民财产,表现为无报销记录地花费属于国家的钱财和粮食;

在从萨兰斯克向第23师驻地行进途中同苏维埃军队武装交手,造成双方均有伤亡,还在行进途中破坏电话线路;

在布琼尼同志指挥的那个军的红军战士拘捕他和他的支队时企图逃跑。”(见《红色庄稼汉》报,1919年,第201号\*。)

(非官方的,但却是真实的说法。)

很难说,按真实的说法哪一天算是开始的日子。是否从1906年6月18日算起——那一天我公开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或者从1907年6月18日算起,那一天在别尔……\*\*市同顿河哥萨克第1师师长韦尔希宁将军发生了冲突?还是1908年11月1日,那一天委派的军队阿塔曼萨姆索诺夫将军接纳了我?还是1917年2月27日、1917年10月25日,或者1919年3月1日?

从哪一天算起呢?所有这些日子对于我的生活和命运都有巨大的意义。

---

\* 这里米罗诺夫引用了报纸上刊载的关于审判米罗诺夫及其同事的新闻报道中《为什么审判米罗诺夫》一节的文字。(《红色庄稼汉》,1918年10月8日。)

\*\* 城市的名称无法辨认。



我就从1918年1月17日率领顿河哥萨克第32团到达米哈伊洛夫卡镇说起。我是通过推选的结果开始指挥这个团,于1918年1月2日从阿克尔曼市带着这个团出发的。

到达米哈伊洛夫卡后,我们遇上了刚刚建立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个革命委员会是1月12日残酷殴打驻扎在这个镇上的哥萨克团的12名军官以后成立的,而殴打军官则是由于拉津的游击支队(波波夫上尉)通过奔袭占领了酒类仓库而引起的,就此顿河地区境内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开始了。在这次殴打中,死去的有律师、哥萨克少尉H. П. 拉宾,他是哥萨克中很受爱戴的著名革命家。

这是一个令人极度惊恐不安的时期。只在米哈伊洛夫卡镇一地第一次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与此同时,真正的反革命也大肆蔓延发展起来,殴打事件以后幸存于世而四处躲藏的第5团的军官,以及从西方战线到来的各个团的军官成了他们的喉舌。

我记得选举这个革命委员会主席的那一天。临时代理的是某个舍伊金,一个回到家乡的刑事苦役犯。我推荐哥萨克骑兵中尉П. В. 阿拉耶夫担任这个职务,他是原第32团军官,曾经担任阿克尔曼委员会主席。阿拉耶夫当选。后来我们同他又见了面。

团队根据我的建议通过决议:在顿河地区的反革命被彻底肃清以前不进行复员。这个团的哥萨克来自梅德韦季察河上游的一些村镇。当时决定让三分之一的哥萨克回家休假两周。由于家庭就在附近,军官们以及神父、教师对休假人员做了反革命性质的劝说工作,加上家乡父老比较落后,三周之后不得不把全团放走,让他们各回各家。时间一长,哥萨克思想上的革命幼芽被销蚀殆尽,到1918年4月22日暴动发生时,原先允诺只要我一召唤便立即集中待命的人们,完全处于落后的政治上守旧的哥萨克和自己妻子的控制之下。

1918年1月22日,我、罗日科夫和……\*前去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组织苏维埃政权。我在群众大会上宣称,哥萨克必须同俄国的劳动群众实现彻底的联合,只有这样才能拯救顿河地区和它的居民。我的这次发言,社会妥协主义者在他们出版的《顿河北方》报第……号上\*\*是这样说的:“……”\*\*\*

即使在那时,当我对布尔什维克的纲领还一无所知的时候,我就远远不是如

\* 姓氏无法辨认。

\*\* 日期未指明。

\*\*\* 引文缺。

同托洛茨基在《米罗诺夫上校》一文\*中所断言的那样，“个人羡慕虚荣，追求功名利禄，企图踩着劳动群众的肩膀向上爬”。

在走上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为巩固劳动群众拥有的生产资料 and 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而斗争的道路以后，我有一个真诚的愿望，就是不让将军们、地主们和资本家们把愚昧落后的，政治上顽冥无知的哥萨克引向反革命道路，因为他们拥有太多的条件这样做。我千方百计设法吸引哥萨克走上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为同俄国劳动群众联合而斗争的道路。这就是我不断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和不断散发传单的原因。我的这种真心实意，《红色哥萨克》一文的作者A. 切尔诺莫尔采夫是这样解释的：“米罗诺夫的野心不仅仅局限于他在命令、传单和会议上广为宣扬的词句。固然在这些方面他是十分热衷的，而且应当如实地说，通过这些办法他很容易就掌握了群众。”\*\*

而托洛茨基对他的回答是：“在自己思想混乱的传单和演说中……”

我的一生的最大的不幸就在于，对我而言，当需要说纯粹的真理时，既不存在沙皇的将军，也不存在红军的将军。我们都知道，真理是一种社会的必要。没有它社会就没有意义。作为人类心灵各种最优秀作品行的动力，真理应当得到精心的保护，使其不被肮脏的手所攫取。真理处于毫无掩饰的赤裸状态时是十分挑剔难处的，谁愿意同它交好结为朋友，我建议不要羡慕这种人。对它而言，既没有私人的考虑，也没有政治考虑，它是公正不倚的，但没有它生活就变得不可思议。正如我国人民所说，真理在火中不化，在水中不沉，坚贞不屈。

而我一生都在追寻这个理想，摔下去，又爬上来，又摔下去，摔得头破血流，但仍然在追寻……在人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事，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为了个人私利活着，我们就必须向完美这个目标前进。

正是这种努力追寻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着我留在坟墓另一边的47年的岁月，它也将同样地贯穿在我的回忆中，以便把说我追名逐利，梦想升官发财，寻求政治地位的诽谤抛向一旁。

生活的演变进程把我推向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的舞台，而我也就根据时代的需要竭尽自己体力、精神力量和智力之所能积极参与这一切。

早在尼古拉·罗曼诺夫时期，我就不喜欢感觉到有什么人在统治着我。这也同样是我的不幸的原因之一（如果为真理的胜利而斗争，为社会公正而斗争

\* 参见247号文件。

\*\* 参见172号文件。

也算作不幸的话)。

就拥有朋友而言我是个不幸的人,而就树立敌人而言,我则是幸运的。我的敌人属于特别的一类:他们并不出面直接参加争执,但却躲在角落里拼命整人。

到1918年5月12日为止担任管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和管区军事委员期间的活动,值得记叙的不多。那只是无休止地,更准确地说,是无目的地同那些以自己的行为破坏苏维埃政权威信的委员们作斗争。

我回忆起,为了反对人们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西蒙诺夫厂狂饮公家所没收的啤酒我花费了多大的代价。在副主席С. Я. 罗日科夫的办公室里,同彼得罗夫和阿尔谢诺夫一起,我说:“人民目前对一切事物都十分敏感,特别是对于新的、他们还陌生的政权的代表更是如此。如果这个政权一方面宣传戒酒,一方面却没收啤酒供自己狂饮,这样的政权不会受到拥护。”

1918年4月初,我前去米哈伊洛夫卡镇(那里管区执行委员会还存在),按照新切尔卡斯克的要求动员年轻的哥萨克入伍。在一次晚间的会议上,我发现阿拉耶夫等人用沉默进行抵制,理由是对在第32团服役不满意。后来得知,罗日科夫、阿尔谢诺夫和彼得罗夫在我离开以后曾发电报,表示对“军事委员”不能信任。

管区执行委员会就其整个组成而言,不仅在哥萨克中,甚至在农民居民中,远没有什么威信可言。其中多数成员都是过去的刑事犯罪分子,与劳动群众的生活格格不入。他们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以为通过毫无道理的镇压就能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影响和威信。结果恰恰相反,这正好让反革命的支持者有机可乘,他们加以利用,在张皇失措的哥萨克面前对这些过失,而往往则又是恶劣的事例,大肆说长道短。

在执委会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竟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能干出什么好事呢?例如:舍伊金是刑事苦役犯,Д. 普罗赫瓦季林也是,И. 德鲁日宁也是(他光暗杀就干了13次),Ф. 德鲁日宁也是,格列恰尼诺夫是律师的儿子,可是因为诈骗和小偷小摸多次进过监狱,等等。在执委会中大学生谢瓦斯季亚诺夫是一颗耀眼的明星,机敏灵活而又诡计多端。如果克平斯卡亚镇的列特尼科夫不是说谎的话,正是这位先生担任侦讯委员会委员时以一笔可观的赎金(2000卢布)放走了两名标准的反革命分子,原村镇阿塔曼叶梅利亚诺夫和某一个什么戈尔巴乔夫。所有这一切给年轻的政权打上了阴暗不祥的印记。为了使政权达到理想化的要求,我当着人民群众的面与上述活动家多次发生冲突,当然给自己树敌不少。这里我还忘记提一提苦役犯亚德雷舍夫。他是酒类仓库的委员,似乎在厚颜无耻

方面打破了记录,出售酒类而不记账,装满私囊以后溜之大吉。可以给他记上一大功的,只是在本地区的政治地平线上至今不曾露面。我认为这就他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公民胆略,所以也就原谅了他的过去。

特别值得记叙的是执委会主席阿拉耶夫那个心细如发而又狡黠过人的的人物。不过我在前面说过,以后我们还会和他相遇。

所有这些“工作人员”如今已经不居高位,只有谢瓦斯季亚诺夫还受到苏维埃政权的信任;有的则已不在人世。但是,他们在顿河地区当苏维埃政权处于幼年时期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种下的邪恶种子,如今已长成茂密的毒树。

不过我还是按顺序来说。

1918年5月9日,召开“五一”庆祝会。我在管区法院附近发表了演说。这时,在顿河地区的革命地平线上,就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出现了反动的乌云。军官们依靠原先的、怀有敌对情绪的富农,沿着一个个庄寨大肆活动。

我在演讲结束时说:“公民们,我是最后一次同你们讲话……”

大约在4月20日那天,奇斯佳科夫乡的执委会派人给我,管区军事委员,送来一份报告,说在奥布利夫斯卡亚方面有哥萨克正在准备反革命暴动,而且那一带已经发现有马蒙托夫和拉斯捷加耶夫的卡尔梅克人。我让送信的人给这个乡的农民送去25支步枪和一挺马克沁机枪,同时为了了解哥萨克群众的情绪和更仔细地进行侦察,我派出公民卡丘科夫和拉古廷假装找寻马匹前去奥布利夫斯卡亚镇。2—3周后,当立宪民主党人夺占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的一些庄寨时,拉古廷在皮丘金内村被人用木桩打死,一息尚存时即被埋掉。\*

卡丘科夫和拉古廷搜集了相邻的切尔内绍夫斯卡亚镇哥萨克的真实情绪后,胆大包天地把镇苏维埃主席作为明显的反革命分子于夜间逮捕……结果,使切尔内绍夫斯卡亚和奇斯加科夫斯卡亚两个村镇的苏维埃来到一起解释清楚了使双方都十分苦恼的误会。世代和睦相处的邻居——哥萨克和农民,似乎都在暗地里准备进攻对方,而事实上却并没有这样的事。他们对于几乎酿成流血惨祸的事作出一项决议,认定这是军官们进行挑拨活动的产物,并把这项决议通知了克拉斯诺库茨卡亚镇的苏维埃。他们还相互承担义务,一旦发现从奥布利夫斯卡亚镇方面有反革命活动的初步迹象就相互通报,阻止其向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发展蔓延。

但是,这一次和平相处的时间并不长。敌人比劳动群众的善良愿望要更加

\* 原文如此。

强大凶狠：不久，奇斯加科夫斯卡亚镇就被切尔内绍夫斯卡亚、克拉斯诺库茨卡亚和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几个镇的还是那一批哥萨克所包围，致使兄弟的鲜血无辜流淌。克拉斯诺夫将军举起了从卡列金将军和纳扎罗夫将军手中落下的白色旗帜，在顿河地区点燃了烈火\*，企图以此烧掉哥萨克的生命和财产，并永远摧毁他们同俄国劳动群众的和平和友好。

4月22—23日，奇斯佳科夫斯卡亚镇的农民再次送来报告，声称反革命暴动毫无疑问已经酝酿成熟，并要求用武器支援他们镇。于是决定再拨给他们30支步枪，但这次信使却未能将枪支送到，在途中被由军官率领的几批暴动者抢走。在乌斯季霍皮奥尔斯卡亚镇的博利绍伊村成立了暴动者的司令部，自称为“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自由村镇庄寨苏维埃”。

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的郊外一直有人在喁喁私语。有人走村串巷散布混乱。4月25日中午12时，我收到一个公文封袋，上写“紧急”字样，原来是邀请我于4月24日3时前去参加村镇和庄寨苏维埃的代表大会。与此同时，哥萨克中校戈卢宾采夫率领的讨伐队这时也已经到达那里，而召唤我去的目的是要逮捕我。本来克拉斯诺夫将军刻意追寻的这个目的可以成为既成事实，但是，命运之神挽救了我：文件袋送来迟了……

4月25日中午1时左右，我得到消息说，24日在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的代表大会上逮捕了所有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者。就这件事我同苏维埃主席通过直达电报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反革命的阴云日益向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接近。5月11日早晨得知，我的故乡布耶拉克-谢纽特金村被立宪民主党的骑兵侦察队所占领。他们向村苏维埃主席哥萨克И. 谢利瓦诺夫提出动员哥萨克的要求，他因拒绝履行这一要求而被逮捕。他的哥哥亚历山大，一名自1906年起就参加革命的老哥萨克，当时在场，从衣袋里拿出炸弹要求放人，才使其获释。

这时，我在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采取了以下措施。12时，把守备部队召集到管区法院大厅。守备队由一个“赤卫队”连组成，由前准尉谢纽特金指挥（以后查明，此人竟是克拉斯诺夫的特务），另有从米哈伊洛夫卡镇派来的25名赤卫队战士。在这次会议上对我表示信任，责成我负责村镇的防卫。

5时再次开会，以便具体地讨论面临的局势和采取措施。

\* 原文为“一再点燃”。

\*\* 通话文字未引用。其内容参见76号文件。

离家时我没有同任何人告别,只是告诉我女儿瓦连京娜说我不回家过夜;路过军事工艺学校我请他们把军大衣缝好后送到管区法院。

开会期间,大约10时许,乌斯季霍皮奥尔斯卡亚镇(就是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最早发起暴动的那个村镇)的代表——八名年老的哥萨克来到。

所有的疑团一扫而空……反革命已经到达故乡的村镇。国内战争的可怕情景已经来临……这一想法涌上脑海,传到心脏、灵魂。

在这种想法的压力下,我还是最后一次对来到的代表讲了话,即使在此种危急的时刻,仍然抱着一线希望,总想有可能把伸出来镇压革命的手,也是因为愚昧和无知而伸向克拉斯诺夫将军求援的手制止住。

我在这一时刻精神极其亢奋,说得慷慨激昂而有说服力,使代表们号啕痛哭了起来。老年人的这些泪水证明,他们的灵魂、他们的心灵是服从真理的,同他们可以建立和平的关系,并有可能让他们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这一点点微弱的希望之光竟使我的灵魂充满了巨大的喜悦,以致我也不禁潸然泪下。我看到过故乡顿河两岸面临的惨象,不能不为有一丝推迟惨象来临的可能而感到欣喜。

这个庄严的时刻又突然遭到破坏,有消息说,乌斯季霍皮奥尔斯卡亚人的骑兵侦察队已经接近“金字塔”一带。

因这一消息而甚感震惊的我大声喊起来:“什么,你们这帮老头,竟然要的是阴谋诡计……”

“什么……怎么回事……”代表们竟然真诚地向我提出问题。

于是决定,将其中四人留作人质,而要其余四人立即回去让那些人回到扎通斯基村,直到谈判结束。

上马准备离开的代表中,有一人找到机会对我悄声说:

“看在上帝面上,快逃命吧……这些袭击的目的就是无论如何要逮住您。这一点我知道得很清楚……”

正在此时,前去布置岗哨的执委会委员M.萨维谢夫(也是一名苦役犯,因强奸罪被判罚苦役,他进入执委会很遭非议,但是他本不应受到这种对待,可咒的恶名使他无法真诚地工作)回来了。他报告说:村镇四郊和军用仓库已被占领,赤卫队战士未发一枪就投降了过去。这是最后一次会见,后来,萨维谢夫在村镇里隐蔽了很长时间,终被立宪民主党人捕获枪决。

我布置执委会委员米欣和斯塔里科夫把国库钱财运往米哈伊洛夫卡去以后,便奔到街上了解发生交火的情况,在法院走廊上遇到水兵萨佐诺夫和教师出身的前军官克拉皮温。他们两人是几天前从克列茨卡亚镇来的,他们已无法回

去。萨佐诺夫于5月12日被枪决，而克拉皮温被看押起来，后来被判处七年苦役。

他们通报说，所有人都四散逃窜，缴枪投降。（这也是自然的事，因为领导赤卫队队伍的是谢纽特金，一个立宪民主党人的走卒。）

越来越清楚的是，必须让剩下的人获救。我指示萨佐诺夫观察监狱方向的复活节大街，让克拉皮温观察坡上面的广场并根据情况向渡口退却，我和执委会的其他职员前去渡口，因为据斯塔里科夫报告，派人防守的渡口有两只平底船，几只小船和16名工人，而另据派到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的米哈伊洛夫卡排排长报告，按照侦讯委员会委员普罗赫瓦季林的坚持要求（其目的我并不清楚），在渡口还有一个也是16个人的武装卫队。

看来似乎不必为顿河渡口的命运担心，尽管这时河水已经泛滥。雨下个不停，吹着强烈的东南风，掀起充满泡沫的巨浪，砸向顿河老人的钢铁般的胸膛，而据传说，斯捷潘·拉辛的舢板就是从这里滑行而过的。

我们20个人（四名人质已经在途中释放）好不容易才渡到顿河左岸，在那里我们发现似乎有一个观察哨人员在我们走近时迅速跑进别廖佐夫斯基村隐蔽起来。这一情况促使我们绕过村子，直接从一片沙地走一段路，直到波多利霍夫斯基村（计14俄里）。从那里我们骑上地方自治局的马到达克平斯卡亚镇。后来得知，这时新亚历山德罗夫斯卡亚、斯库里申斯卡亚等几个镇的哥萨克已经紧随我们之后追赶过来了。只是这个情况妨碍了携带钱财的第二批人员，他们虽然渡过了顿河，却无法到达目的地，而在波多利霍夫斯基村附近被抓获。执委会委员米辛后来被枪决。斯塔里科夫和谢利瓦诺夫被送往新切尔卡斯克，并且从那里“不知为什么”逃跑了，原来谢利瓦诺夫很快开始从事反革命活动，不久又从部队消失。

1918年5月12日，近卫军上校叶马诺夫在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被任命为卫戍司令，他十分幸福地意识到他能够发布命令让军官们穿起沙皇军队的制服。于是，肩章和纽扣闪闪发光，马刺叮当作响。但是，这一切使哥萨克群众大为不安，以为又要回到过去的年代，便真正地骚动起来。于是，命令被废止，上校被调去从事其他工作。

他粗暴而又笨拙地触及了人们尚未愈合的伤口——沙皇专制的痕迹，他几乎坏了立宪民主党人举行暴动的大事。

是军官维杰宁，“自由村镇庄寨苏维埃”主席，拯救了局势。这个臭名昭著的“苏维埃”是用来同从劳动群众中产生的工人、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相抗

衡的。这正是立宪民主党人用以在哥萨克——这个“成熟了的”政治幼儿——眼前遮盖自己赤裸身体的遮羞布。

“我们有苏维埃……我们拥护苏维埃……”他们正是这样向对方高喊和写文章的。

德国人的盟友克拉斯诺夫将军胜利了。所有反革命在顿河地区第一步行动由资产阶级的奴仆维杰宁十分成功地完成了。

5月12日,我和我的同事们好不容易支撑到米哈伊洛夫卡村,我们当即躺倒,像死人一样熟睡过去……

有人粗暴而用力地推搡我。我用力想睁开眼睛,但做不到,尽管意识已经开始工作,并且看出,围绕着自己的并不是朋友,而是要求进行清算的敌人。

“你们根据什么把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拱手让给了立宪民主党人?”这是孔武有力的谢瓦斯季亚诺夫在问。

“防卫司令部参谋长”费多罗夫(一名普通哥萨克出身的军官)也在一旁大发雷霆。

在他右边,脸色苍白、全身颤抖的普塔什金,一直抓住里边口袋的手枪不放,一面满口吐沫地证明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放弃村镇,等等。对于执委会的其他委员和职员,如卡尔波夫、什库林等,也都如此这般……审问一番。

“前上校”的牌子,在那些不了解作战手段的人们眼里,几乎成了致我死命的因素。

后来,普塔什金显示出是一个可怜的胆小鬼,不得不把他送往后方安排。

这一群雄赳赳的人物几天之后装备起一支由300名赤卫队战士和两门火炮组成的讨伐队,开向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所有这一切都是靠马车运载,而且不遵守行军的一切程序。

总之,这是一群十分自以为是,而对作战环境却知之甚少的“哥儿们”。我也随同这个支队出发,但看出,这样既无秩序又无纪律的举动不会有什么结果,便接受了费多罗夫(支队长)的委托前去米哈伊洛夫卡办事,后来又去了察里津。费多罗夫倒是占领了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可是“哥儿们”狂饮一番之后,到第二天便遭到包围,大部分人都葬身于顿河的浊浪之中。

费多罗夫和赤卫队战士们的自以为是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但也只有花费了这样的代价才得以使所有人清醒地看到除了有去死的愿望之外,还需要善于“漂亮地去死”。事情演变的结果便是任命我指挥反对立宪民主党人的作战,



而这时立宪民主党人已开始向米哈伊罗夫卡镇方向扩大作战,并于1918年6月初最终到达那里。

“……”<sup>\*</sup>,第一次尝试对阿尔恰金斯卡亚镇实施进攻,目的在于查明反革命的兵力,因为据阿尔恰金斯卡亚镇逃出来的哥萨克一再肯定地说,许多哥萨克在立宪民主党人到来时来不及逃走,只好躲在沟壑和果园里。参加进攻的有两个连的赤卫队战士,并配有两门火炮。纪律水平极低;在他们之中行进,要十分谨慎;不仅要注意自己的每一句话,也要注意自己的每一个动作,千万不要让这一群毫无纪律的人怀疑你是资产阶级,否则距离私刑也就不远了。需要采用许多委婉的手段,才能制止炮兵们不采用他们惯用的“同立宪民主党人作战”的方法,即轰击阿尔恰金斯卡亚镇,或者任何一个居民点,因为最终受损失的还是无辜的居民。特别喜欢采用这个方法的是炮兵排长斯托罗任科。除了引起人们憎恨以外,这样的射击不会有任何结果。在阿尔恰金斯卡亚镇附近,我还是做到了这一点。哥萨克白卫军放了几枪以后便向斯库里申斯卡亚镇方向撤退,然后在克平斯卡亚镇附近的山冈旁固守起来。占领阿尔恰金斯卡亚镇以后,我把当地居民召集起来,向他们说明业已爆发的国内战争的实质,以及对于哥萨克可能产生的可怕后果。必须弄清,克平斯卡亚镇内正在干什么。我留下一个连在阿尔恰金斯卡亚镇,带领另一个连紧跟退却的哥萨克行进。接近山冈时,连队展开成散兵线前进,但是遇到步机枪火力的射击后,全连动摇,开始四散奔逃。但是,这一情况却给我这个久经征战的老兵手中发了一张王牌:从这一分钟起,或者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指挥官,或者我将成为厨房脏锅子旁的一块抹布。需要的只不过是再冒险一次……

我策马飞驰到逃跑的人群中,喝止住一部分人,然后沿散兵线急驰过去,来回一遍就恢复了秩序,我指挥散兵线重新进攻。哥萨克支持不住,慌乱无序地撤退了:一部分人向斯库里申斯卡亚镇退去,其余的人泅渡过梅德韦季察河逃往克平斯卡亚镇。略有伤亡。天黑时我们回到阿尔恰金斯卡亚镇。留在那里的那个连的连长一见面就问:

“米罗诺夫同志……真是您率领散兵线发起进攻的吗?……”

通过这一分钟一切都清楚了:群众情不自禁地服从于作战的权威,既然如此,那么,您作为首长的权力将成为战士战斗生活中不可分离的旅伴。在战争中

\* 文中未指出日期。

只能有一个意志,要千方百计做到这一点。基础已经打好,继续进行支队建设要容易一些,而且不是建设赤卫队支队,而是红军支队。

我不能对一个明亮耀眼的情况不置一词。在米哈伊洛夫卡镇,当我已经建立了一个司令部时,一名穿着整洁,有着一副知识分子相貌的哥萨克走到我身旁,表示愿意担任我的传令兵。当时我还没有马,不知为什么没有认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就接受了这个陌生人的自荐,并委托他关心一下马匹。不过心中还是有些疑问:会不会是立宪民主党人派来的。这么好一块材料当传令兵未免太屈才了。

在阿尔恰金斯卡亚镇,要在果园之间的狭窄街道上骑马行进,而 C. T. 瓦金(这就是那个传令兵)无论来去总是骑马行进在我受不到掩蔽的一侧。这种关切和处处留心完全扫除了我的疑虑。就是当我调到西方面军去时他也没有离开我,1919年5月14日他带着另一名哥萨克 Г. Я. 齐卡诺夫和我侄子 И. У. 米罗诺夫来到那里。

6月初,我派齐卡诺夫带着给动员入伍的哥萨克的呼吁书去顿河地区。瓦金也突然想起一定要回一趟家。然而不管有什么理由,顿河的形势极端危险,在村子里多耽搁一小时,就有可能牺牲性命。不意果然如此。瓦金竟在自己村子里(新亚历山德罗夫斯卡亚镇扬多夫斯基村)停留了好几个小时,因为无法脱身,在先诺伊村被暴动者团团围住,人们高喊:“这是米罗诺夫的传令兵。”因为不愿意被活捉,瓦金掏出手枪自杀而死。

就这样,我的忠实朋友,曾不止一次勇敢地面对危险,而在最艰难的战斗时刻一次也不曾离开我的 C. T. 瓦金悲惨地结束了自己的岁月。亲爱的,安息吧,我不会忘记你,一定会找到你的坟墓……

就这样,在6月初我们看到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以谢布里亚科沃车站(格里亚济—察里津铁路线)为界分成两半。一半(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已经走上实际斗争的道路;另一半(从米哈伊洛夫卡镇到奥斯特洛夫斯卡亚镇)仍然处于消极状态,默默地徘徊不定,而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则与敌人方面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执委会曾采取措施保持管区的其他部分处于忠于苏维埃政权的状态,但也只能限于派出一些次要的宣传鼓动人员。主要的人员没有足够的威信,鉴于谢瓦斯季亚诺夫曾沿着梅德韦季察河出巡一次失败,便稳稳地坐在米哈伊洛夫卡镇不动。他们对我仍然抱有偏见,而究其原因,则更多是不满于我独立不羁的性格,以及担心我的威望日高。谢瓦斯季亚诺夫和他的盟友害怕我的威望进一步

提高会使他们自己完全丧失对政治生活进程的影响力。

我个人则作出了莫大的努力,试图制止管区的其他部分与克拉斯诺夫的立宪民主党匪徒同流合污。我散发传单,解释克拉斯诺夫的阴谋的险恶用心;我前去某些村镇(拉兹多尔斯卡亚镇、谢尔吉耶夫斯卡亚镇、奥尔洛夫村、先诺伊村)召开群众大会,号召人们团结一致参加红军,以使用自己的力量消灭顿河地区的反革命并制止俄国的红军战士前来同反革命作斗争,因为我为顿河地区的命运和哥萨克的财富而担心;我说,来的人同这里的历史条件和风俗特点格格不入,会把哥萨克看成是反革命分子,一旦恐怖和强制的日子来到只能埋怨自己。

5月31日,我在叶捷列夫斯卡亚镇的博利绍伊村召集第32团的哥萨克和其他团的前线士兵开会,从我来说看来是最后一次力图说服前线士兵站出来保卫贫苦民众的利益,而不是资产阶级的利益[……]

与此同时,又设法通告霍皮奥尔管区的其他地方——谢苗诺夫卡、马切哈、特罗斯强卡、库巴瓦等乡,菲利波夫斯卡亚镇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卡亚镇等多处——同样号召他们不要忘记自己对无产阶级和贫农所负的责任。

6月……日\*,又召集了尚未被卷入反革命浪潮的各村镇和乡的管区代表大会,目的仍然是阻止人们参加立宪民主党的军队。必须指出,来参加代表大会的有已被立宪民主党匪徒占领的新亚历山德罗夫斯卡亚镇一个村和克列缅斯卡亚镇的代表。从“自由村镇庄寨苏维埃”方面,对于邀请信则寄来这样一份回答:“……”\*\*(见1918年×月26日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命令第28号)\*\*

代表大会主席团内由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立宪民主党人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力求破坏大会和抹杀大会的真正意义和任务。不过,大会决定了对1918和1919年适龄的哥萨克和农民进行动员,以及对1917—1912年未到年龄的人进行提前动员的问题。最早拿起武器的是米哈伊洛夫卡、老谢利耶、西多雷的战士,然后边远地区村镇和乡的哥萨克和农民也陆续来到。立宪民主党人逼近米哈伊洛夫卡镇,将其围住。不得不挖掘工事设防严守。防线从老谢利耶村通过科贝良卡和谢布利亚科沃以北。每天都发生接触。双方的恼怒日益增长,在开始交手时本来有可能办到的事,现在则变得越来越遥远了。但这一切并没

\* 文中未指出日期。

\*\* 文字未引用。

\*\*\* 原文如此。

有妨碍日益立宪民主党化的大会主席团以寻求和平解决冲突的方式为名破坏在动员入伍的哥萨克和农民中开展革命工作。在主席团中,这种思潮的有力助手是对作战司令部抱有敌意的所谓士兵委员会……

反革命倾向最为明显的,是人数最多的 П. 普罗赫瓦季林的那个连队。这个连里集中了一批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同士兵委员会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为了破坏作战指挥工作,士兵委员会作出决议要求派出代表去同立宪民主党人和平谈判,企图用这种办法瓦解红色部队的士气,因为他们把这个问题提到这种程度,以至于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只有米罗诺夫一个人想打仗。两名水兵——诺维科夫-克拉夫佐夫和莫斯卡连科——和连长普罗赫瓦季林在这个连里控制着一切。我花费了极大的努力,要不时向这个连或那个连说明,这种妥协主义的政策会对共同的革命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而除了中央政权以外我们并没有权力提出派代表的问题。

6月18日进攻阿尔恰金斯基和从那里回来参加大会主席团和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讨论寻求达成和平的方法等等。

终于,6月19日,立宪民主党人对派遣代表团一事作了答复,代表团也未能返回。同时,他们开始猛烈进攻梅德韦季察河对岸的老谢利耶村。天刚刚蒙蒙发亮,突然听到连绵不断的步枪和机枪射击声;炮声也响了起来。我和参谋长斯多布诺夫从后门冲了出去(前门有冷枪不断对我们射击),奔向司令部。在那里我遇到米哈伊洛夫卡镇警备长比留科夫,我命令他在两座教堂都敲起警钟。根据约定的这一信号,米哈伊洛夫卡镇50岁以下的公民都必须迅速拿起手头的武器(每个人都有)跑步到司令部集中。大约15—20分钟以后,司令部附近就集中了200—300人的人群。又经过15分钟,一个连仓促编成,并从其中指定了指挥人员,迅即奔赴老谢利耶村支援苦难备尝的老谢利耶人(距离7俄里)。再过15分钟之后,第2连随即跑步跟去,接着是第3连……为了防备来自科贝良卡方向的攻击,我命令一个连作为后备连前去那里,同时留下两个连在司令部作为预备队。

人们的情绪极度紧张不安,从群众的眼神可以看出对于能否取得胜利心存怀疑。必须拿出惊世骇俗的意志力量,才能给慌乱失措的群众注入信心。需要从反革命的主席团和完全同情于它的代表大会开刀。

于是我迅即作出决断。以“极大的意志力”拼力一搏……需要用一长制的办法作出决定,宣布米哈伊洛夫卡镇实行戒严,同时下令解散代表大会。参谋长斯多布诺夫受命前去向代表大会宣布这一命令,而代表大会正在举行会议,其

中不少代表显然以为发动进攻的立宪民主党人必能占领这个镇子而心中窃窃自喜。

这纸命令恰如一声巨雷使管区的“立法人员”大吃一惊，特别是主席团更是如此，他们当即放弃权力（都是一些准尉），匆匆从米哈伊洛夫卡溜之大吉。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主席团，并立即派急使找我……大会请求允许它结束当前问题的讨论，然后在我的祝福声中各回各家。我的祝福是：不要背叛苏维埃政权，同时远离克拉斯诺夫的抚爱和拥抱，而这时克拉斯诺夫将军正在梅德韦季察河上游一带到处散发他的1号命令。

白卫分子对老谢利耶的进攻被击退了，他们还遭受了巨大损失。指挥攻击的是我的邻居，童年的朋友和同团战友哥萨克中校A. B. 希罗科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6号全宗，6号目录，1号案卷，第54—76张。作者用普通铅笔写在中等大小纸张上的手稿。）

## 304

### 俄共（布）顿河地区委员会为在党的 会议上作报告和进行宣传鼓动性质的发言而 准备的提纲摘抄

1919年10月22日

各级党组织应当通过努力工作在哥萨克中那些把自己的命运同工人阶级的政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分子和哥萨克的反革命上层分子之间作出严格的区分，并把摇摆不定的哥萨克阶层吸引到红军方面来。

在这一宣传运动中，必须向哥萨克阐明过去的教训，并把这些教训注入最落后的“父老们”的头脑中去。

1. 从1917年3月至1918年2月的卡列金时期，顿河军的富农阶层就千方百计向愚昧无知的哥萨克群众灌输全体哥萨克利益一致的思想。在宗法制度关系的条件下，又不吸收哥萨克年轻一代（曾去过前线的）参加，虚假的军人大会

自由选举把大会毫无保留地拱手交给了将军、哥萨克地主和旧警察们。

老人们的社会舆论是由哥萨克声音美妙的歌手、军政府(即所谓“自由顿河”政府)的半官方人物米特罗凡·博加耶夫斯基精心加工过的,而且还有以将军官阶和赫赫战功令人肃然起敬的卡列金将军的言词动听的演说加以装饰。

选举闹剧把各村镇的代表机关交到了沙皇时代的治安法官、前宪兵、村镇阿塔曼手中。在军人大会庄严肃穆的会议幕后,“老人们”痛饮狂欢。这些阶层的首领们口头上大讲为统一的、劳动的、自由的哥萨克效劳,实际上却在压迫顿河的矿工,转到矿场主一边,派出切尔涅佐夫的讨伐队,还要用博加耶夫斯基和马祖连科兄弟的嘴巴欺骗农民。

阿格耶夫、拉宾、叶拉通采夫等等一伙民主主义哥萨克糊涂人扮演着议会反对派的角色,口头上说要把哥萨克分为劳动的和不劳动的,而事实上却是卡列金、博加耶夫斯基手中的驯服工具。就是在前线哥萨克运动时期,阿格耶夫也被利用来作为军政府反革命行动的一个幌子。为了拉拢选票,在立宪会议选举时拉宾被列入“哥萨克名单”,但列在名单前几位的则都是反革命的哥萨克活动家。叶拉通采夫则在11月的日子里派去用和平谈判欺骗罗斯托夫-纳希切万委员会,而与此同时却向罗斯托夫派去士官学校的学员队,而几个哥萨克骑兵连已经占领了铁路干线。卡列金、博加耶夫斯基和军人大会则是由站在他们背后的科尔尼洛夫、阿列克谢也夫、里亚布申斯基、罗将科、米留可夫、古契柯夫、罗迪切夫等等,等等指挥的。

2. 镇压了11月起义并驱散了罗斯托夫、新切尔卡斯克、卡缅斯卡亚、塔甘罗格各地的哥萨克守备部队以后,顿河的政治家们又导演了一出同农民和解的闹剧。自封为农民代表的马祖连科兄弟出场了。军人大会和由军政府在后面牵线的农民代表大会<sup>222</sup>建立了联合政权。

农民群众欢迎罗斯托夫的工人起义,如今在自己半公开的会议罗斯托夫代表大会上声明反对盗用农民名义同军政府签署和约的那些冒牌人物。

3. 阿格耶夫们、拉宾们,以及同他们一类的其他人,在此之前是由卡列金扶植上台的反革命将军们并不自觉的,也无私心的帮凶,如今正在变成出卖劳动哥萨克利益的自觉的叛徒。

4. 1918年1月,从前线回来后就处于(红军支队和军政府)前后夹击之中的哥萨克部队掀起了反对卡列金军政府的运动。1月10日,在哥萨克部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由乌斯季霍皮奥尔斯卡亚镇哥萨克波乔尔科夫领导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在领导起义的军辖区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影响下,在反对卡列金

政府,拥护工人、哥萨克、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口号下把前线哥萨克组织起来。哥萨克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起军辖区(罗斯托夫)革命军事委员会,于5月份在顿河军辖区成立了[苏维埃],并广泛发布关于成立各级苏维埃的程序的第4号命令(其中包括选举规定,排除非劳动的反革命分子——商人、地主、神父、前阿塔曼、前警察等等)。

卡列金输光了赌注,黯然下台出走。非常军人大会的残余分子被当时担任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的戈卢博夫驱散。卡列金的副手纳扎罗夫阿塔曼和其他几名将军被军事革命委员会处决。

一部分前线哥萨克以为事情已经成功,同苏维埃政权缔结了和约(接受了苏维埃政权),于是各回各家整顿被帝国主义战争摧毁了的家园。另一部分前线哥萨克(看来还是多数),各自回家后还仍然对发生的政治事件惊诧不已,并未理解,也不想去理解,同时也不去想最近将来可能发生的事。这些哥萨克恰恰是不自觉地奉行了某些采取决不过问政治立场的哥萨克思想家有意识向他们灌输的在国内战争中采取中立态度的策略。

5. 军事革命委员会没有专门的实施村镇苏维埃选举的组织工作机构。布尔什维克的党组织力量十分薄弱,又忙于城市中的组织建设和同力量强大的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组织斗争(这些组织在当时甚至自行公开代表着反革命阵营)。因此,党组织抽不出多少力量照顾到军辖区和各哥萨克管区。

在各地能够体现苏维埃政权思想的只有力量很薄弱的前线哥萨克,其中又只有极少数人对于充当这样的角色具有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基础。家庭中宗法制度的环境就把他们身上一些表面上的革命气息扫除干净。他们能够执掌政权的地方也不多。大部分村镇(绝大多数)的政权仍然掌握在“父兄”、“前辈”、老人们手中。尽管发布过4号命令,选入苏维埃的仍然是原先的一批人马,年老的哥萨克、军人、官吏、军官或保守顽固的老人们。

除了货真价实的苏维埃(在城市、山地各区、在农民地区)以外,纷纷成立起来的有伪苏维埃,富农的苏维埃;招牌不断变换,阿塔曼改称为村镇和庄寨的苏维埃主席。这类“苏维埃”把反革命活动分子、隐蔽的军官隐藏起来,更有甚者,自己正在变成反革命的中心基地。

6. 军辖区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明白无误地说明了这种情况。来自村镇的代表都是长髯老人、军人大会的常客、哥萨克军士、阿塔曼。在占多数的工人、农民代表的震慑之下,又受到罗斯托夫式的城市形势的惊吓,他们顺从地投票赞同提出的议案。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一种政治上甘为奴隶的习性,正如同当年无怨

无尤地通过卡列金、博加耶夫斯基的一切提案一样，他们现在也无怨无尤地投票支持新政权的提案，虽然这个政权同他们的整个身心是格格不入的，令他们反感的。

7. 劳动哥萨克(主要以前线士兵为代表)一离开同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就走上血腥的道路。在将军们和其他反革命活动家一再渲染苏维埃政权缺点(赤卫队、水兵、“安东诺夫”支队的强盗行为)的影响下，他们欣然上钩，再次走上了反苏维埃运动的道路。提出的口号十分巧妙：“我们不反对苏维埃政权，我们反对赤卫队。”这是顿河地区反革命分子惯用的手法，他们一直是按照这一模式构想口号的。“我们不反对红军，我们反对共产党员”，“我们不反对苏维埃，我们反对政治委员”，“我们不反对苏维埃政权，我们反对犹太守财奴”——1919年韦申斯卡亚的暴动就是在这类口号下发生的。

8. 劳动哥萨克只要向谢米列托夫将军、波波夫将军、马蒙托夫将军，以及他们的小兄弟杜达科夫、拉扎列夫伸出一个指头，他们就会让整个身体都落入他们的魔爪。

这个时期劳动哥萨克的命运可以从他们的一名代表人物，即戈卢博夫的命运得到鲜明的说明。自1917年11月起，戈卢博夫就和工人、农民结成同盟(尽管是羞羞答答、动摇不定的同盟，但毕竟是同盟)，并和他们一起反对卡列金和富农。但是，只要他的动摇不定的政治意识一想到只要推翻了卡列金个人就是大功告成，只要他一想到顿河地区的立宪会议，一想到应当把整个“统一的哥萨克”——顿河和新切尔卡斯克的主人，组织到苏维埃中去，他就会无可避免地滑向下坡路，并且非得滚到将军们那里去不可。开始时是发起个别的胆怯的行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个别方面，反对革命政权的个别代表，很快就发展为公开的反苏维埃的反革命发动。他的最早的怯懦的批评是在新切尔卡斯克的军官们近旁表示出来的，致使这些军官们嗅到，这个“哥萨克的叛徒”戈卢博夫还是用得上的，于是就促使他最终与苏维埃政权决裂。戈卢博夫没有找到中间道路。戈卢博夫恰恰死于利用他的那些反革命分子手中。“叛徒不得好死”——杀人凶手是这样说着送他上路的。

无论是对于戈卢博夫，还是对于劳动哥萨克，中间道路是不存在的。结果发现，驱赶赤卫队就是驱赶苏维埃，并且是把自己完完全全而且毫无保留地送到戴金色肩章的人们手上。克拉斯诺夫、“拯救顿河大会”、“拯救霍皮奥尔大会”、“拯救梅德韦季察大会”、谢米列托夫支队和波波夫支队，把劳动哥萨克像铁钳一样牢牢地控制起来，并迫使他们为顿河地区地主、养马场场主的利益，为全俄



罗斯反革命的利益作战。

9. 前线哥萨克出卖并交出了波乔尔科夫和克里沃什雷科夫,也就把自己连头带尾交给了将军和军官们。

哥萨克再一次离开了自己经营的家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自1918年4月至1919年1月(且不说较后的时期),哥萨克中丧失生命的人数超过了最近的几次作战。

大量的伤亡,我军12月至1月攻势的胜利,促使广大的哥萨克各阶层意识到,同工人、农民作战不会有任何结果,是毫无益处的。任何恫吓、挑拨离间的谎言,关于苏维埃政权的种种造谣污蔑,都无法阻止哥萨克转到我们方面来。

10. 哥萨克富农多次寄希望于从形式上成立苏维埃政权,这一次又以为会出现一个仍然由以前的阿塔曼领导的如同前几次一样的苏维埃。但是,这一次,苏维埃政权带来了自己的行政机构,在各个村镇庄寨安排了自己的“阿塔曼”(革命委员会和委员),形势发生了变化。

历史不得不再一次给哥萨克上了生动实际的一课。只要劳动哥萨克再次想成立没有真实内容的苏维埃,只要韦申斯卡亚人把诸如阿尔费罗夫、库季诺夫等等一类富农塞进苏维埃,那么,在所谓建立真正的苏维埃和同共产党人作斗争的旗帜下哥萨克又会被拖入一场保卫地主利益的斗争。

11. 哥萨克在战争期间牺牲的人数,同真正向苏维埃政权妥协的情况下可能遭到的损失相比,要多出十倍。

12. 哥萨克通过艰辛备尝的流血流汗认识到:或者是同工人、农民结成同盟,或者是同哥萨克富农,而通过他们也就是同将军们结成同盟,两者必居其一。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不能够把对处死数以千计的不愿背叛苏维埃政权的工人、农民、劳动哥萨克负有罪责的富农塞进苏维埃。向富农让步,劳动哥萨克又将被这些富农拖进一场反对工人、农民的兄弟相残的战争。

13. 如果说韦申斯卡亚人处于两个阵营之间,最后走向逻辑的必然结果,滑向邓尼金的怀抱,那么米罗诺夫的哥萨克虽然由米罗诺夫以同样的口号加以煽动,本应向共产党的工具苏维埃军队和苏维埃政权投降。实质上,米罗诺夫叛乱反映出了韦申斯卡亚暴动的全部过程,只不过是在另一种形势下的表现而已。

14. 忘记富农的罪过、同他们睦邻般地和平相处、组建苏维埃,这种种杂乱不经的认识恰恰反映出对富农同劳动哥萨克之间的经济分野存在极端模糊不清的看法。这在米罗诺夫叛乱中再次显现了出来。

提出“共产党员滚开”的口号,是因为他们妨碍组建“真正的苏维埃”,要求

打破同七姑八姨的至亲友好关系。从批评个别共产党员的行为开始,米罗诺夫一伙也走到了自己逻辑的必然结果,也即在“打倒共产公社!真正的苏维埃万岁!”的口号下公开举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发动。只要米罗诺夫和追随他的哥萨克一走上邪路,把哥萨克看成为统一的、完整的群体,那就随即会一开始对那些号召镇压哥萨克上层分子的共产党员,然后就会对俄共顿河局党组织产生敌意和尖锐的攻讦,从米罗诺夫军中产生卑劣的诽谤,又从那里传播出去。米罗诺夫给索柯里尼柯夫的信在提到顿河局时说:“早就该把这一伙政治冒险家赶走了。”最后,则是攻击中央(“犹太守财奴勃朗施坦等等”)和全党(“共产党员滚开”)。

米罗诺夫事件再一次用生动的事例表明,在红色与白色两个阵营的斗争中没有第三种颜色,无论是黄色还是绿色。或者是列宁,或者是邓尼金,第三个人是没有的。统一不可分的哥萨克是不存在的,既反对邓尼金又反对共产党的“真正的苏维埃”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15. 劳动哥萨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至少在最后一刻应当参加到红色阵营中来。米罗诺夫分子,如同戈卢博夫分子一样,是从微不足道的小问题开始的,但是最后却以在苏维埃政权处于困难时刻发动公开的叛乱,因而也即是以背叛和出卖苏维埃政权而告终。

米罗诺夫分子思想的渊源可以上溯到阿格耶夫、拉宾,中间则通过戈卢博夫和阿夫托诺莫夫,但不论其属于何种变种,核心无非是背叛劳动哥萨克,无非是帮助卡列金、谢米列托夫、克拉斯诺夫、马蒙托夫、邓尼金等等将军同工人、农民作战,以及动用蛊惑宣传和漂亮的言词不断地欺骗自己和劳动哥萨克。在能言善辩的“夜鹰”们(米特罗凡、阿格耶夫、戈卢博夫、米罗诺夫)的歌声伴奏下,劳动哥萨克事实上被农奴制拥护者、贵族、将军们玩弄于股掌,并被驱赶去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卖命。

16. 米罗诺夫分子的思想,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应当成为人们用以认识错误、动摇和背叛劳动哥萨克的典型事例。国内战争无情地消灭了所有中间势力,对试图脚踏两只船的人进行了惩罚。

17. 我们的任务在于以历史事实和现实为例进行宣传,帮助哥萨克中农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和特定的哥萨克式的错误,并证明:对于劳动哥萨克而言只能有一条道路,那就是参加红色阵营,靠拢共产党的苏维埃,同工人、农民结成同盟,也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哥萨克免于在有经验的将军们领导下杀戮无辜。

18. 生活残酷无情地向哥萨克证明着这一条真理。面对注定要死亡的邓尼

金分子的残酷暴虐和恶毒凶狠,必须特别突出地说明工人阶级所具有的宽容大度和对自己的从容自信。白匪在自己胜利时杀死了戈卢博夫这个思想糊涂的中间派;苏维埃政权,共产党即无产阶级政党,甚至在自己作战失利之时还饶恕了思想混乱的中间派人物米罗诺夫。宽恕敌人,即使本性并不恶毒的敌人,也只有注定将取得胜利的阶级和阵营才能做到,尽管要取得胜利也许还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和许多失败。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号目录,82号案卷,第23—24张。俄共(布)顿河地区委员会“关于宣传鼓动”的通知的附件。打字件。)

## 305

### 《审 判》 (斯米尔加的回忆)\*

[1920年]\*\*

开庭审判时和审判后的一切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第9集团军供给处肮脏不堪的大厅、被告、审判员、听众——所有一切都是革命时期进行审判时十分典型的景象。在巴拉绍夫这个偏僻的县城,演出了一场其内容深刻异常的悲剧。所有人都感觉到,是在审判“自己人”。而且受审判的并不是像逃兵一类的小犯人,却是在顿河地区大有名气的一些人,是无疑对革命有过重大功勋的一些人。

这篇文章是在审判结束一年后写的,但是坐在被告席上的米罗诺夫及其同事仍然活生生地呈现在我眼前。他们一身污泥,衣衫破旧,疲惫不堪。仅从外貌就可以看出,罪不容恕的进军使他们付出的代价不轻。平心而论,应当承认,被告情绪沮丧并不是因为他们害怕审判,而是因为一种精神状态所致。还在侦讯

\* 回忆文章问世的时间,作者在第二段的前几行作了说明。其中最后一段,看来是《军事随笔》(1923年莫斯科版)一书付印前由作者补加上去的。档案中保存的那一份稿子中没有这一段。

\*\* 日期据内容确认。

期间就已看出,本应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或至少在思想上加以说明,但他们都已无法这样做。他们已经懂得,他们的发动是绝对没有意义的,以至于根本无法进行多少合理的解释。显而易见,在我们面前的是俄罗斯生活中十分常见的一种现象,即一个头脑糊涂而又喜怒无常的人会制造出一场混乱不堪的流血惨剧,并把数以百计的人卷了进去,而这些人直到后来坐到了被告席上才开始对自己参与的举动有了认识。

就以米罗诺夫为例。在所有这批人中,只有他在政治上多少知道些什么。也只有他知道(或者说,至少,他以为他知道)他想干什么。在他头脑中,关于革命发展的第三条道路的思想趋于成熟。他毫无疑问是邓尼金的敌人。但在共产主义思想中,城市工人的思想意识对他格格不入的。体现在他身上的是一个中农,一个半社会主义者、半无政府主义者、半有产者。如果除了这一切之外再加上他原是第23师师长,在游击作风和手工业习气方面与基克维泽不相上下,那么整个景象就十分清晰完整了。

关于其他人,能说的只有一点。这都是些苏维埃政权的真正的拥护者,他们为了捍卫革命没有少流血,也没有少让敌人流血,但是极不成熟老练,以至只有经过亲身感受才能学会什么事情是不能干的。

对于他们所有人来说,法庭审判是一个速成大学,此后他们就会以新的面貌,更加聪明理智地重新进入生活。审判以后,我同其中多数人在工作中有所接触,因此可以用事实证明我的话。

被告们在回答社会地位和家庭出身的问题时,大都说:“哥萨克贫民”、“贫苦哥萨克的儿子”、“某某村镇的哥萨克”、“全家人被白军杀死”、“父亲是邓尼金吊死的”。一言一行,每一个细节,都说明了顿河地区国内战争的异常残酷和令人无法忍受。

“我曾说服18个哥萨克团转而投到苏维埃军队一边”,——被告福明,一个身材高大、没有文化,讲起话来忸怩不安的哥萨克,这样交待。

“我俘虏过一名将军,但后来我也被白军捉去过,他们打得我三天神志昏迷不醒”,——这是格里戈里耶夫讲的。

“因为对邓尼金作战有功,我曾得到一枚红旗勋章”,——布拉特金说。

在开庭时,只有米罗诺夫一个人试图为自己辩护,并且相当成功地同指控的证人争辩。固然,他为自己辩护只是针对那些指责他为人不正直、沉湎于冒险主义、追求名利的人而说。在政治方面他已经被击溃,这从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可以看出。

在我宣读起诉词的过程中,怜惜之情一直没有平息过。指控这些人并送他们去死,对于我十分困难。但是,从另一面看,也不能容许把革命视作儿戏。必须通过米罗诺夫案件告诉顿河地区的人们,任何中间路线在1919年秋天是毫无意义的。而在前线,手工业习气也已不再存在。在这方面必须铁面无情。休息时有一个同志走过来对我说:“他们很像吉伦特派,是吧?”我回答说:“是的,只不过他们是霍皮奥尔管区和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的吉伦特派。”但自此以后,关于我们的吉伦特和我们的旺代的想法一直停留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坐在大厅里听取被告的最后陈述时,心情十分沉重。大多数人请求宽恕,并在最后高喊称颂苏维埃政权和我们党的口号。只有德罗诺夫一个人表示愿意死,他最后说:“如果公诉人还是要求我死,那我也同意。”

他们聆听宣判时也很平静。只有科尔涅耶夫倒在椅子上。米罗诺夫要了纸笔代表被判决死刑人员请求所有人在一间牢房度过最后一天。请求得到批准。

第二天,我和法庭全体人员决定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赦免被判决人员。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行刑的时间日益临近。但在提出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对被判刑人员提出要求,即他们必须真诚地保证今后忠贞不贰地和模范地为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服务。同米罗诺夫会见在巴拉绍夫监狱办公室进行,同其他人则在囚室见面。一夜之间米罗诺夫苍老了许多。当我宣称准备为他申请赦免时,老人控制不住自己,号啕大哭起来。一个老兵告别生命比重新返回生活要更容易一些。

当我们走近其他人所在的囚室时,唱革命歌曲的声音停了下来。我们走了进去,囚犯中有人喊了一声:“起立”,“立正”。人们从地上一跃而起。当我们说明来意,欢欣振奋的情绪无比高涨。“打倒邓尼金!苏维埃政权万岁!”的口号声响彻整个牢房。

人们为能够继续活下去并进行斗争而欣喜不已。

其他的事人所共知。差不多所有米罗诺夫分子,包括米罗诺夫本人也不例外,都在红军中供职。对他们所有的人,巴拉绍夫的日子是一段严酷的学习生活,他们在那里学会了要尊重革命和革命的法则。

我曾和米罗诺夫一起同弗兰格尔作战。1921年冬天,据我得到的消息,他因在顿河地区组织暴动一案被捕并处决。看来,巴拉绍夫的日子只不过是米罗诺夫追名逐利路途中的一个插曲。权欲熏心和冒险投机的思想终于没有放过他。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6号全宗,6号目录,1号案卷,第28—29张。经作者修改的打字件。И. Т. 斯米尔加:《军事随笔》,1923年莫斯科“赤道”出版社版,第84—85页。)

306

### 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 准备印行米罗诺夫案件的材料发给共和国 革命法庭的电报

第332号

萨拉托夫市

1920年2月4日

答复第337/тп号文。根据斯米尔加同志的命令现通知如下:米罗诺夫案件材料准备付印。用过之后,全部材料将立即归还你们。

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 马尔克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1卷,第2页。电报纸带。)

## 第五编

### 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

307

####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关于 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议

1919年12月10日

参加人员：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斯塔索娃、加里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捷尔任斯基、拉科夫斯基、马克西莫夫斯基、诺夫哥罗德采娃。

听取内容：……2. 关于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组成人员。

决议：……2. 通过决议案如下：

认定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多数委员同前主席梅德韦杰夫同志之间发生摩擦的主要原因在于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至今还没有开始实际工作，因此中央决定，作为试验批准按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多数现有工作人员提出的组成人员名单建立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即主席兹纳缅斯基同志，委员：科皮亚特克维奇、米罗诺夫、米特罗法诺夫和司尔佐夫等同志，但与此同时要让被批准的同志知道，今后顿河地区执委会工作状况如何将由他们负全部责任。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112号目录,11号案卷,第9张。核对无误的副本。)

## 308

## 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各处处长 关于米罗诺夫准备巡视全地区的会议记录

第3号

1919年12月10日

[参加人员:]执委会委员米罗诺夫、司法处处长波舒卡尼斯同志、管理处代处长安季波夫、农业处副处长斯图卡切夫、顿河委员会代表多罗舍夫。

会议由波舒卡尼斯主持,安季波夫担任记录。

听取内容:顿河地区执委会委员米罗诺夫同志提出近日内前往顿河军辖区内各管区巡视,以便在顿河地区执委会和各地居民之间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为顿河地区执委会搜集有关各管区情况的材料,并向居民介绍中央政权机关有关哥萨克的工作步骤。

决议:获知米罗诺夫同志的要求。决定派出萨维利耶夫同志随同出行,负责同各地执委会和管理科的联系通知事宜。

(俄罗斯托夫州国家档案馆,P-97号全宗,1号目录,70号案卷,第20张。副本。)

## 309

## 顿河委员会关于米罗诺夫的活动给 俄共(布)中央的信

第7号

1920年1月6日



尊敬的同志们！

俄共顿河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向你们通报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米罗诺夫同志的行动。

在任命米罗诺夫时中央考虑的意见我们是赞同的，因为米罗诺夫叛乱发生后的事态发展、法庭审判、赦免的行动，等等，都会引起米罗诺夫向同苏维埃政权和解的方向转变。我们目前观察所得也证实了这个意见是正确的。米罗诺夫同志是在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不在的时候（这期间执委会在莫斯科<sup>223</sup>）来到鲍里索格列布斯克的，他去了霍皮奥尔和乌斯季梅德韦季察两个管区，视察了一些村镇。他是和管理处和罗斯塔社顿河地区分社的斯米尔鲁德尼克一起视察的。米罗诺夫巡视了若干村镇，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日内即当返回鲍里索格列布斯克。根据他的同行人员以及管区委员会委员们的通报，我们对他所进行宣传鼓动的性质有所了解。其方向是完全忠诚的。

他向哥萨克发表演说的目的在于，利用自己的威望使哥萨克同苏维埃政权，更重要的是同党，取得和解。在许多会议上米罗诺夫号召人们参加党。当然，这样的宣传并非在任何地方都得到同情。在一次某个村镇的会议上，在热情洋溢的演说之后，他请同情党又愿意入党的人举起手来，但举手的人很少，有两个老年人甚至故意装模作样地离开会场，并且高喊：“简直见鬼了。”对此种态度十分气愤的米罗诺夫，在下一个村镇开大会时，除了和解性的讲话外，他又说：“对于顽固分子我建议一个个都绞死，特别是60岁以上的老头，甚至还可以包括再年轻一点的。”他在演说中号召人们，如果老年人再次要向邓尼金靠拢，可以打他们，揪掉他们的胡子。

在回答有关苏维埃建设的问题时（在地方上他不可能不接触到这类问题），他显得完全无能为力和天真可笑，但态度是忠诚的。看来他没有采用虚假敷衍的做法，而是允诺把产生的误解向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报告。

在向红军战士讲话时，他充满了对战争环境的思念，对指挥工作的思念。他表示希望说，将来在战斗中还会同他们见面，如果他们会出动去“解放匈牙利”的话，等等。

当然，所有这些材料十分零碎，残缺不全，并不能就此作出米罗诺夫的观点已经转变的绝对肯定的结论。

顿河委员会希望能在下一封信中提供补充性质的，以及更加详尽的材料。  
致以同志式的敬礼

## 俄共顿河委员会

(俄罗斯斯托夫州现代史文件中心,4号全宗,1号目录,32号案卷,第1张及其背面。使用俄共顿河委员会格式公文纸的核对无误的副本。)

## 310

### 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就米罗诺夫关于 霍皮奥尔和乌斯季梅德韦季察两管区情况的 报告所作的决议(第9号会议记录)

1920年1月13日

听取内容:1. 米罗诺夫同志关于自己巡视霍皮奥尔和乌斯季梅德韦季察两管区的报告。

决议:一、得知报告内容。

2. 紧急审理霍皮奥尔和乌斯季梅德韦季察两管区居民对于军队粮食机关粮食代表错误行为的申诉。采取措施调动、撤换那些得不到当地忠诚的居民信任的人员。

3. 委托米罗诺夫同志以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向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将军队运走的马匹、牛车归还顿河军辖区北部诸管区的居民,因为大田农活即将开始而乡村居民仍处于灾难性的困难境地。

4. 委托米罗诺夫同志向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农业人民委员部提出申请,请求免于向顿河地区居民征用用于春耕所必不可少的种子。

4. \* 委托米罗诺夫同志向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农业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党中央提出申请,认为有必要为各种部队和苏维埃政权机关征用或取走的[粮食]支付费用,为此目的应发放相应贷款,并请求先拨付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800万卢布,以便同居民进行结算和支付。

\* 原文如此。

5. 此外,还要向相应的苏维埃政权机关提出申请,要求向居民供应当地特别紧缺的日用必需品,诸如:修理农机具用的生铁、农业工具和机器、石油、盐、布匹等。

(俄罗斯托夫州国家档案馆,P-97号全宗,1号目录,47号案卷,第6张及其背面。打字副本。)

## 311

### 司尔佐夫关于米罗诺夫 即将出席全体哥萨克代表大会发给 克列斯廷斯基的电报

第73号

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市

1920年1月24日\*

今天我们从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出发乘马车前往卡缅斯卡亚。米罗诺夫日内出差去莫斯科,并将出席全体哥萨克代表大会<sup>224</sup>。

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司尔佐夫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5号目录,88号案卷,第163张。电报纸带。)

---

\* 这是中央书记处登记的日期。

312—313

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发给  
米罗诺夫的证明信

312

第 1809 号

1920 年 4 月 13 日

持此件的米罗诺夫同志确为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

米罗诺夫同志拥有苏维埃政权中央机关赋予省执行委员会委员的一切义务、权力和全权。一切苏维埃机关和职务人员必须在米罗诺夫履行其所承担的  
职责方面给予全力的协助。

米罗诺夫同志有权携带发射性武器。

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A. 科皮亚特克维奇  
秘书 A. 茨维特科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 秘档第 H-217 号, 第 2 卷, 第 24 页。使用  
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格式公文纸并盖有印鉴的原件。)

## 313

第 4752 号

1920 年 6 月 29 日

1920 年 8 月 31 日前有效。

此件发给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菲利普·库兹米奇·米罗诺夫同志，证明他是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管理处处务委员。

一切地方和军事机关在米罗诺夫同志履行其承担的职责方面必须给予全力协助。

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 A. 兹纳缅斯基  
秘书 A. 热列兹诺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2 卷，第 26 页。原件。)

## 314

**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关于指定米罗诺夫  
同志参加鼠疫防治委员会给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  
农业处的指示**

1920 年 5 月 21 日

送农业处

……\*告知鼠疫防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根据规定,指定米罗诺夫同志\*\*为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参加该会工作,目前暂由阿福宁同志代替他前去巡视。

#### A. 兹纳缅斯基

(俄罗斯托夫州国家档案馆,P-1775号全宗,1号目录,8号案卷,第63张。副本。)

### 315

## 特里佛诺夫关于顿河地区局势 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

第596号

1920年5月27日

在顿河军辖区的党组织内一再发生胡作非为的现象。地方生活分成了三大派。这三大派看来在理论上并无分歧,但实际上却无法协调一致地工作。任何一个最微不足道的问题也会引起无休止的议论,并无限制地拖延下去得不到解决,原因只是因为问题是某一派提出的,地区内党的工作因之也就不存在了。居民的情绪在本地区解放初期明白无误是倾向于苏维埃的,但近来急剧下降。听到越来越多的传言,说在一些村镇庄寨正在准备骚乱。把大部分高加索方面军的武装力量调往西方战线,使我们无法强化占领,即使预防发生可能的不愉快事件也不可能。必须由党中央出面立即对顿河党委员会的内部事务进行干预。按照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意见,应当立即从顿河军辖区把司尔佐夫、瓦西里琴科和扎瓦尔津召回,而把兹纳缅斯基和科皮亚特克维奇补入地区党委会。<sup>225</sup>只

\* 省略号是原有的。

\*\* 顿河地区鼠疫防治委员会委员的委托书于1920年7月28日发给了米罗诺夫,编号为第5957号。(罗斯托夫州国家档案馆,P-97号全宗,1号目录,130号案卷,第306张。)

有让有能力共同协调一致地开展活动的同志们来统一掌握工作,才有可能期望苏维埃的政策在顿河地区取得成绩。

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特里佛诺夫

(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112号目录,34号案卷,第49张。电报用纸。)

## 316

# 米罗诺夫在顿河军辖区第二次苏维埃 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20年6月17日  
晚间会议

主席:现在由米罗诺夫\*同志讲话。

米罗诺夫:同志们,我前不久才从军辖区各地,准确地说,是部分地点,视察归来,所以我想向大家谈一谈我的一些感受。坦白地讲,我本不想发言,但是尊敬的柯伦泰同志的话让我改变了主意。柯伦泰同志说:“我们让同志们去工作,却不去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这是至理名言,所以我就从这一点开始,即从卡拉奇村起讲讲我们还没有完全磨合到一起的情况。同志们,无论从经济观点还是从政治观点来看,我们都必须重视后方,因为如果我们后方的事情很糟,前线的事情也好不了。就从卡拉奇村开始,我发现田里是一片蒿草,看不到会有什么好收成。今天我收到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一份杂志,上面说,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区……(读杂志)。现在我们该相信哪一个呢?是相信刚才读过的这一种说法,还是我们在管区代表大会上听到的那种说法?同一个粮食处长讲的事情竟前后

---

\* 米罗诺夫被选入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团。(罗斯托夫州国家档案馆,P-97号全宗,1号目录,2号案卷,第2张。)

矛盾。必须注意设法不再从北方各管区外运粮食,因为那里不会有好的收成。与此同时,地方当局不得不遇到这样一种景象:从庄寨和村镇都能听到,说苏维埃机关职员培养起了官僚主义,每天上班六个小时,而居民每次去解决某一个问题要花上3—4天。从一名地方苏维埃主席口中我获悉,部分职员果然表现不好。我还亲眼看到这样一件事,一名警察扣押了40个人,后来放掉了几个,当他得知我来到这里,便又放掉一部分人。从这一件事我就看出,这个区警察局的工作水平远远不合要求。

我决定召集一次会议,邀请各机关的代表参加,从会上得知还存在侵吞公款的事。我不得不接受一名执委会委员的建议下令审查,如情况属实,应将警察局长逮捕。结果是,一方面我来到这里,另一方面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的代表也路过此地。管区警察局长便逃之夭夭。同志们,我想强调一下,如果我们听到“救救人民吧”这样的话,这就是说,那里的代表无权坐在自己的位子上。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关于俘虏的哥萨克的问题\*。这里有几份申请书,说明他们为自己曾经在白卫军中供职而感到悔恨,他们为自己曾经在邓尼金军队服役而深感懊悔,他们请求参加红军。我建议这个问题要早一点提出来,因为割草季节即将来临。最后,还有一个人们谈论很多的问题,那就是社会保障问题。我这里有一大批申诉书,说明这个处的工作态度极其冷漠疏忽。例如,这里就有一份一名红军战士遗孀的申诉……(读申诉书),还有其他的申诉,而所有这些人都是我亲手埋葬的,人们也不可能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我提出救助牺牲的红军战士家属的问题。同志们,社会保障处在苏维埃建设中具有巨大的安抚人心的作用。(鼓掌)

主席:收到几张条子,说米罗诺夫同志谈的并非问题的实质。他一开始说了实质问题,后来谈的不是实质问题,因为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没有制止他。但我请求下面的发言者讲实质性问题。这类性质的发言涉及下面的一些报告……

斯涅戈夫:一位同志提到从敌人军队落到我们手中的哥萨克战俘,他们是受将军们蒙蔽的,如今坚决要求参加红军。这足以证明他们的心情和愿意为工人政府工作的决心。我们应当向全体工人阶级证明这一点。这是给俄国资产阶级,同时也是给全世界资产阶级的一记响亮的耳光。他们以为顿河的哥萨克会

\* 米罗诺夫作为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被推选为参加高加索方面军司令部所属的大赦委员会成员。(罗斯托夫州国家档案馆,P-97号全宗,1号目录,207号案卷,第112张。)



不遗余力地为他们卖命。历史证明,情况恰恰相反:这些顿河哥萨克由于自己的愚昧无知一度曾参加白军作战,而现在将和我们一起粉碎俄国和全世界的反革命……

萨尔特科夫:……在我们即将分散回去之时,获得我们取得辉煌胜利的消息,我们将在各地努力地进行苏维埃建设,以便米罗诺夫同志宣读的那些申诉书,就算这不是实质问题,不再存在,以便红军不再抱怨说他们的家庭得不到生活保障。同志们,必须加倍努力,那样苏维埃制度在整个俄国才会得到保证,后方的巩固才能促进作战前线的加强。(鼓掌)

(俄罗斯托夫州国家档案馆,P-97号全宗,1号目录,2号案卷,第33—35、38、39张。速记记录。)

## 317

### “顿河哥萨克和顿河军辖区的农民们!” (米罗诺夫的传单—呼吁书)

不迟于1920年6月末\*

你们之中有好几万人在反对俄国劳动人民的国内战争中丧生。你们之中也有许多人通过流血的苦难经历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如今已经放下武器,转到了我们方面,承认了工人、农民、哥萨克代表苏维埃的政权。但是,你们之中仍然还有许多人在格鲁吉亚境内和高加索的山区游荡,不敢返回家乡。也有不少人由英国轮船渡海运往克里米亚半岛,弗兰格尔将军这个沙皇和资产阶级的余孽正在那里每天把剩余的哥萨克送去同俄国劳动人民作战,让他们作为炮灰死去。哥萨克就这样被消灭,在目前形势下,当人人都已看出将军们的事业已经无可挽回地彻底完结的时候,就更加没有意义了。

回想一下把你们诱骗到这一场可怕战争中去的卡列金、克拉斯诺夫、邓尼金

\* 日期系根据内容确认。

等等将军们吧！他们又在哪里呢？卡列金输光了老本以后开枪自杀了。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则逃之夭夭，却把你们留下来喝完这并非是你们酿造的苦酒。弗兰格尔将军也会这样做，因为他已经必死无疑。

那时你们又该怎么办呢？

我们正是对你们之中这样的一些人发出号召，即仍然还手执武器站在苏维埃俄国的对立面，但又不知道怎样才能丢开这个武器的人们，我们的哥萨克和农民兄弟们，我们正是号召你们——回到自己的庄寨、村庄、乡镇去。

当然，我们只是向你们之中这样的人发出呼吁，即他们由于自己的愚昧和政治上的糊涂无知，先是受到将军和军官们的蒙骗，现在又因害怕苏维埃政权，仍然拿着武器，并把枪口对准着自己的劳动者兄弟的胸口。

至于另外一些哥萨克和农民，如果他们是有意识的把枪口对准俄国工人的胸口，不肯同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和解，那么他们就不应当也没有权利设想回到自己的农舍去，因为心怀叵测的公民苏维埃俄国是不需要的。对于这样的公民来说，苏维埃俄国不是母亲，而是又凶又狠的后娘。我们不号召这样的人回来，而且奉劝他们不要来苏俄。

我们只是想对你们之中真心悔改的人们说话，顿河的哥萨克和农民，为了改善你们艰难的处境，为了让你们返回已经荒芜了的故土，我们向你们说：

顿河的哥萨克和农民们！当前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正在实现之中——被压迫者正在摆脱压迫者，劳动正在摆脱资本的控制。按劳动的原则，人类生活正在实现伟大的转变。但是，你们，劳动哥萨克，为这同一事业而奋斗的著名战士的后裔，拉辛阿塔曼的后裔，却不置身于劳动者和被压迫者的阵营之中，反而在刽子手和农奴制度拥护者，贫苦人民的压迫者的阵营之中。在狼和羊之间，在你们和将军之间，在你们和地主之间，会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问问自己吧，你们究竟为了什么在作战，在献出自己的生命呢？

由于你们的愚昧和无知，故乡顿河地区从繁荣富饶之乡变成了一片荒漠。

现在你的失去父兄的家既没有承担供养之责的庄稼汉，也没有耕牛，更没有马匹。马匹是你们骑了去保卫资产阶级和地主了！

醒悟过来吧，丢掉武器返回自己的家园吧！

对于仍在高加索和格鲁吉亚山区游荡的，但已经真心实意悔改的哥萨克和农民，苏维埃政权会像对待自己的误入歧途又幡然改悔的子女一样，予以宽恕，并重新恢复对他们的爱心。

苏维埃政权已经开始不再计较你们的错误了。

顿河军辖区工人、红军战士、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6月17—20日通过决议说：

“凡受自己的将军们蒙骗而曾在白卫军匪徒队伍中作战，如今在顿河军辖区境内处于战俘地位的所有顿河军辖区的劳动哥萨克和农民，不论是自愿离开顿河军和志愿军队伍的，还是被俘虏的，全部宣布为顿河军辖区拥有全权的公民，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其他公民享有同样的权利”。<sup>226</sup>

战俘的称呼对他们而言已经废止。

曾在原志愿军和原顿河军队伍中作过战而年龄又符合征召参军的哥萨克和农民，由兵役委员会根据苏维埃俄国工农政权现行法令予以登记。

军辖区代表大会经与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协商取得一致，建议北高加索军区司令会同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在最短时间内通过各级兵役委员会贯彻执行代表大会的这项决议。

附注：此项决议不扩及在白军中担任指挥职务的农民和哥萨克，以及作为苏维埃俄国明显的敌人而关押在集中营的普通哥萨克。<sup>227</sup>

你们看到，我们的被蒙骗的兄弟，顿河的哥萨克和农民们，苏维埃政权并不以曾经因愚昧无知而拿起武器反对它的人们为敌。对于这样的敌人，苏维埃政权已经表示宽恕，并且说：平安地回家去吧，去为共同的利益而劳动吧！

不要相信那些渲染苏维埃俄国存在恐怖现象而恐吓你们的将军和军官们，这个俄国对于劳动的哥萨克和农民，不论有过多大的罪过，只要已经改悔，是毫不可怕的。

将军和军官们之所以强大有力，是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正是因为害怕失去你们而孤零零只剩下他们自己，他们才编造出关于苏维埃政权的种种谎言来恫吓你们，以便把你们控制在身边为他们见不得人的事情效力。

只要你们抛弃他们，他们就会孤立无援而必然灭亡。

顿河的哥萨克和农民们！

回到自己荒芜凋零的故土去吧，回到自己被抛弃的家人那里去吧。

他们在等待着你们！你的年迈的妈妈、过早枯瘦憔悴的妻子，在一群饥饿不堪的孩子的围绕下，满眼泪水，心情忧伤，情绪压抑地注视着村庄的寨门，等待着自己的亲人庄稼汉，等待着自己的供养者。

回去吧，顿河的哥萨克，回到自己的庄寨、村镇去……

回去吧，顿河的农民，回到自己的故乡田野，回到自己的集镇去……

只要你们真心悔悟，苏维埃政权会宽恕你们，不再计较你们对劳动群众犯下

的罪行。

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 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哥萨克  
菲利普·米罗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9204 号全宗,1 号目录,85 号案卷,第 39 张。铅印件。)

### 318

## 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管理处处务委员会 关于处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会议记录摘抄

1920 年 8 月 3 日\*

参加人员:管理处处长科皮亚特克维奇同志、辖区公用事业局局长摩尔达夫斯基同志、米罗诺夫同志、信息指导科科长萨维利耶夫同志和代理顿河地区民警局局长季亚琴科同志。

会议主持:科皮亚特克维奇同志。记录:茨维特科夫同志。

听取内容:1. 关于管理处处务委员会的人员组成。

决议:1. 管理处处务委员会主席科皮亚特克维奇同志。委员:(1)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七月会议决议派驻委员: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米罗诺夫同志(处务委员会副主席并分管民警局工作)和巴拉绍夫同志(高加索方面军政治部主任);(2)处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人员:萨维利耶夫同志(信息指导科科长)和贾夫金同志(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常务委员)。将处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报请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审批。

(俄罗斯托夫州国家档案馆,P-97 号全宗,1 号目录,162 号案卷,第 98 张。)

\* 原件无会议记录编号。

副本。)

## 319

### 俄共(布)顿河委员会常委会和 高加索局联席会议关于米罗诺夫的请求的 第16号会议摘抄

1920年8月4日

听取内容:日常事务。

1. 米罗诺夫关于将其作为军事专家使用于同弗兰格尔作战的请求。已经实现。<sup>228</sup>

(罗斯托夫州现代史文件中心,4号全宗,1号目录,17号案卷,第20a张。  
副本。)

## 320

### 米罗诺夫的呼吁书 “顿河地区的工人、哥萨克和农民们!”

1920年9月

我是由你们选举进入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的,现在,根据工农政府的意愿,我受命去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报到。在离开亲爱的顿河两岸之际,我认为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职务上说,都有责任向你们、哥萨克、工人和农民公民们,提出呼吁,或者说提出央告、恳求,你们愿意怎么理解都可以——希望你们在这里,

在后方,调动起自己的一切力量,以便红军感觉到你们后方的强大有力,足以成为坚强的精神后盾,并依靠这个后盾一劳永逸地消灭罗曼诺夫家族的私生子弗兰格尔男爵,以及波兰地主。

在弗兰格尔背后是黑海,让他们就淹死在那里吧!在波兰地主背后则是西方国家工人、农民的汪洋大海,让他们就在那里呛水淹死吧!他们两者都没有退路,正如同我们没有退路一样,因为我们也会在自己的疏忽懈怠、蠢笨无知、懒散拖沓、毫无觉悟的大海中淹死,而让资产阶级为之窃喜。

现在我们正在调动最后的力量,而每一个公民都必须无论如何也要拿出自己最后的力量来!

已经牺牲的数以万计的红色英雄们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责成我们,不丢弃一寸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来的阵地,以便就此永远消灭奴役、愚昧、专横和无知的压迫。

请记住,公民们,回头路是没有的!只要后退一步,工人、哥萨克和农民就会面对死亡,而要再夺回这一步,又将付出新的牺牲。该是在一切战线发动总攻而一步不得再后退的时候了,只有这样才会给孩子们只留下美丽壮观的劳动,而没有一滴鲜血,因为只有父亲们应当流血。

你们应当知道,资产阶级将会残酷而无人性地镇压劳动群众,但是要他们拿点什么出来,要他们改善人们的生活,他们是办不到的,这超出了他们的能力!……某些目光短浅的公民以为有可能同资产阶级和平相处,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只有被完全制服以后才会交出自己的阵地,而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公民们,可以向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不管他是哥萨克、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提出呼吁、央告和恳求。一个正直的公民并不需要这样,不管他置身哪一条战线:是手擎步枪作战,还是手持槌头在工厂劳动,还是手执镰刀在田野耕作,在灼热的阳光下,他自始至终都是一样的。

人们已经作出许多牺牲,取得的收获更多,央求可以不必!

社会革命在前进中已经接近世界的顶峰,它只会对正直和精神健壮的人发出呼吁,而对胆小者和消极怠工者则提出要求!

抗命不从者休想有好处!

到了前线,我要向红军战士们说起,你们决心无论同弗兰格尔、波兰地主,还是同各种各样的衰败现象都要斗争到底。

哥萨克、工人和农民们,我们红军战士对你们充满信心,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将为你们的每一俄磅粮食、每一普特干草、每一双靴子而交付百倍的回报。

但是要记住,信心源于功勋,我们等待你们建立功勋,以鼓舞我们去建立战功。

我们是老同事了,愿你们振奋精神,高呼:“社会革命和工农政权万岁!”而投向各条战线。

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 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哥萨克  
菲利普·米罗诺夫

(《红色言论报》[俄共(布)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委员会和管区工人、农民、哥萨克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机关报],1920年9月19日,第46号。)

第六编  
集团军司令

321—324

托洛茨基关于任命米罗诺夫为  
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的指示

1920年8月27—31日

321

第811号

1920年8月27日  
直达电报

哈尔科夫——送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作为担任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职务的人选之一,我建议考虑原第23师师长米罗诺夫同志。请告知你们的想法。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7号全宗,3号目录,52号案卷,第469张。打



字件。)

## 322

第 640 号

1920 年 8 月 28 日

送顿河地区革命委员会委员米罗诺夫同志

建议收到此件后立即前去哈尔科夫向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报到。执行情况报告。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7 号全宗,1 号目录,359 号案卷,第 162 张。打字件。)

## 323

第 818 号

1920 年 8 月 29 日

直达电报

送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经与第 13 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商议后,我得出结论认为,必须尽快将米罗诺夫派往骑兵集团军。因此,请了解他是否已经从罗斯托夫出发,并请送他至亚历山德罗夫斯克。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7号全宗,3号目录,52号案卷,第478张。打字件。)

324

第824号  
莫斯科市

1920年8月31日  
直达电报

哈尔科夫——送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别尔津

请您同米罗诺夫一起前去骑兵第2集团军,以便帮助米罗诺夫接受指挥权并创造必要的条件。请转告戈罗多维科夫,任命米罗诺夫绝对不意味着对戈罗多维科夫同志不信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是非常重视他的。

托洛茨基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7号全宗,3号目录,52号案卷,第487张。打字件。)

325

## 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别尔津关于米罗诺夫已接受指挥权 给托洛茨基的电报

第 190 号

别里斯拉夫尔市

1920 年 9 月 6 日\*

送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同志；抄送——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拉柯夫斯基

您的第 824 号命令已经执行\*\*。今天米罗诺夫已接受指挥权。我在该集团军停留了两天，士兵和指挥人员兴高采烈地接纳了米罗诺夫。戈罗多维科夫早就认识米罗诺夫，十分乐意地欢迎他的任命，表示对此满意。目前所有的条件对于米罗诺夫开展工作均十分有利。他已经拟就一份对哥萨克的呼吁书\*\*\*准备在敌军部队中散发。关于整个右岸集群的情况，当另外向您呈送一份报告。

别尔津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7 号全宗,1 号目录,388 号案卷,第 160 张。电报纸带。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 号全宗,65 号目录,276 号案卷,第 329 张。打字件。)

\* 1920 年 9 月 14 日,电报文本转给了中央、斯克良斯基和总司令。

\*\* 1920 年 9 月 3 日,别尔津打电报给托洛茨基,说他和米罗诺夫出发去骑兵第 2 集团军司令部。(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7 号全宗,1 号目录,338 号案卷,第 125 张。电报纸带。)

\*\*\* 参见 326 号文件。

326

## 骑兵第2集团军指挥部告 顿河军辖区居民书

不迟于1920年9月6日\*

顿河的哥萨克、工人和农民们！\*\* 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已经接近最后一道界线，超过这一道界线劳动群众就能转而按照劳动的原则建设生活。这道界线便是弗兰格尔男爵的战线和波兰地主的战线。在这道界线上，将要进行被压迫者同压迫者的最后一次殊死拼搏，资产阶级同劳动群众的最后拼搏。

工农红军停了下来准备最后的冲刺。为了使这一次冲刺能够形成摧毁性的打击，真正成为最后一次搏击，必须再一次调动后方的力量。后方必须提供人力，以便工农红军的指挥部能够拥有力量强大的钢铁拳头，摧毁敌人的一切据点，扫除敌人的火炮和机枪。

9月5日夜，敌人在战线的一个地段上，在三辆坦克的支援下发起进攻，突破了铁丝网障碍物。红军战士尽管十分疲劳，尽管在连续几周不断的战斗中已经疲惫不堪，仍然坚决奋起迎接敌人的冲锋，经过顽强激烈的战斗将其击退。两辆敌军坦克留在了红军铁丝网这一边，第三辆受创逃回。这被击伤的第三辆坦克正好形象地展示了俄国反革命势力的现状：俄国的反革命也已受伤，正在逃走。但是如果这个受伤的反革命妖魔虽然已经流血过多，却仍然在滋事骚扰，吸吮劳动群众的宝贵生命，那就令人大感屈辱。如果我们由于俄罗斯人特有的懒散疏忽——例如在打雷以后只会在胸前画十字——，竟让这个妖魔得以治好创伤，重新昂起头来，那就更加让人感到痛心和屈辱了。为了不使这样的情况发生，必须要求工人、农民和劳动哥萨克最后一次集中力量……必须无论如何把这个妖魔彻底打倒，而且越快越好。

---

\* 日期是根据前面一份文件确认的。

\*\* 这里以及后面的省略号都是文件中原有的。

把斗争拖延下去将是对自己的犯罪。多拖延一天就会使后方的生活更加困难,使劳动群众的生活更加困难,妨碍他们集中力量恢复被破坏的国民经济。我们的任何错误,我们习以为常的“听天由命”,我们的疏忽懈怠,我们“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态度,是弗兰格尔男爵和波兰小贵族的最最忠实可靠的帮凶和助手。

决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

经过西南方面军和骑兵第2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意,我号召故乡顿河两岸的工人、哥萨克和农民自愿参加红军队伍,以便尽快完成为实现社会革命理想而进行的武装斗争。不久前刚刚离开白卫军队伍的哥萨克和士兵们,你们必须在无产阶级革命面前将功赎罪,你们必须参加红军战士的队伍,以便将来在庆祝胜利的筵席上能获得一席之地。

骑兵志愿人员可以在红军的骑兵团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没有马匹的可以参加骑兵集团军中正在组建的步兵部队。

对于志愿人员的马匹、鞍具、装具和服装,工农政府将支付补偿金。

顿河地区的志愿者们!……我相信,我的号召不会得不到你们的响应。红军战士的队伍将会因你们而不断扩大,并形成一個目前急需的拳头,把弗兰格尔男爵彻底打倒。

顿河人,抓紧时间吧,因为无论是时间,还是局势,都不容许动作迟缓和再睡大觉了!

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 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 **Ф.米罗诺夫**

骑兵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夏坚科 马科申**

志愿者可去塔甘罗格市西南方面军组建司令部报到,然后继续转往骑兵第2集团军,也可去叶卡捷琳诺斯拉夫骑兵第2集团军后备团报到。

(俄罗斯托夫州国家档案馆,P-97号全宗,1号目录,123号案卷,第480张及其背面。有米罗诺夫和马科申亲笔签字的原件。签名后面的补充是米罗诺夫手书。)

327

## 米罗诺夫为请求协助骑兵第2集团军 而写给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管理处处长 科皮亚特克维奇的信

1920年9月6日以后\*

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

从军事方面考虑,我不敢写许多,但我要说,获得增援是必不可少的。形势相当严峻。打败弗兰格尔需要花费很大的力量。这些力量不能像今天之前那样每小时送来一汤匙,而是要成碟成盆地送来。

送去的呼吁书\*\*恳请印刷后在顿河军辖区、库班军辖区和斯塔夫罗波尔广为散发。

请采取一切措施协助补充志愿者,并把他们送来骑兵第2集团军。

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意组建四个乘坐马车的步兵营,每个骑兵师一个这样的营。

最好是能由罗斯托夫和顿河地区为骑兵集团军提供这些步兵营。不能拖延。我敢断言,反正形势最后还是 would 动员那些目前迟迟不参加红军的人参军入伍。那还不如早一些集中力量击溃男爵。

如果工会的志愿兵营已经建立,请在相关当局的协助下把这个营派来骑兵第2集团军。

不知顿河地区执委会能否向骑兵集团军供应腰带。谁也没有腰带,人人散着衣服而无腰带可系,军容不整。而主要的是冷天已到,没有腰带很有影响,用腰带把衣服的褶子束紧,不管多少总能让战士维持住自己的体温。暂时一共需要3000—4000条。

\* 日期根据内容确认。

\*\* 参见326号文件。

不要拒绝把答应过的礼品送来：钟表、腰带（包括附件）等。

我需要一架“蔡司”望远镜。\*

任何馈赠都好，战士们会十分感激。

冬天快到了，目前秋天也很冷。需要过冬的被服。在这方面能否做些什么，我代表战士们恳求您。站岗放哨确实冷飕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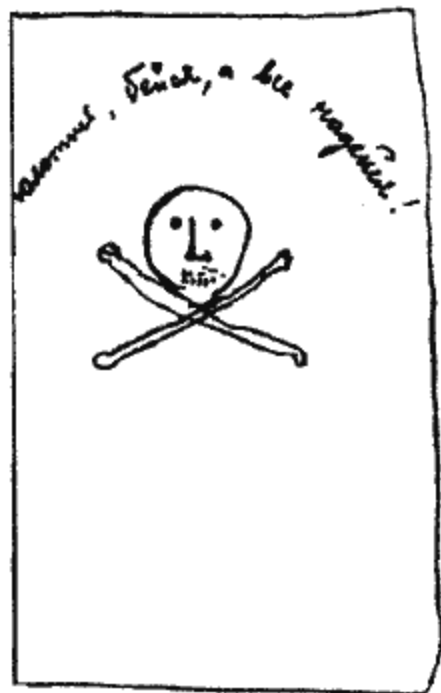
意识到在这方面自己无能为力令人心痛，而歉疚的心情——想到舒适的后方——总想设法帮助战士。

当然，并不是您，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一个人应当关心这件事，而是整个执行委员会、顿河委员会、工会、罗斯托夫卫戍区，整个罗斯托夫和顿河地区！

我们是通过您在这里为自己的困难呐喊：“帮帮我们吧！”

请组织一个“骑兵第2集团军周”。请相信，战士们不会辜负罗斯托夫的关心：他们承担着责任重大的任务；罗斯托夫的任务是向战士们注入精神力量。

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我们正面临一个十分严峻的时刻，因而对于我信中的每一个词句您都必须认真而恰当地对待。



还有一个请求：同顿河反革命的斗争，我是在这样的旗帜下开始的（第23师便是在这样的旗帜下整顿旗鼓和经受锻炼的）\*\*。

这一句题词和死神的象征画在旗的一面，在旗的另一面是这样的题词：

“赞美你，顿河！就是在我们的时代，为了纪念自由自在的古代——在苦难的时代，你的子孙，也将珍惜自由的荣誉！……”

请以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的名义用这样的旗帜为我祝福。我在这样的旗帜下感到无比幸福。骷髅头一直是向群众进行宣传鼓动的内容丰富的题目。现在也是需要的。

\* 这里和后面表着重的文字都是米罗诺夫加的。

\*\* 米罗诺夫所画旗帜上方的题词是：“拼搏，厮杀，但心存希望！”

你能够做到的一切和能够送来的一切,请派你的几名全权代表(如果是工人的代表,那就更好)用一个专门的车厢运来,他们将同集团军见面,无疑会注入活力。<sup>229</sup>

一切物资请发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骑兵第2集团军后方司令部,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夏坚科同志会说明再送到何处。

向所有人敬礼

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 **Ф. 米罗诺夫**  
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马科申**

(俄罗斯托夫州国家档案馆, P-97 号全宗, 1 号目录, 123 号案卷, 第 482 张—第 483 张背面。原件。米罗诺夫签名件。)

328

## 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就米罗诺夫提出的用俘虏补充骑兵 第2集团军的建议写给托洛茨基的信

第 6186/yn 号

哈尔科夫市

1920 年 9 月 23 日

根据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托,转发骑兵第2集团军的下列电报,请予处置:“第3074号,阿波斯托洛沃车站。1920年9月20日。骑兵第2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请求您作出指示,把原先弗兰格尔军队中自愿投诚并表示愿意在我们军队中作战的卡巴尔达人、车臣人和其他当地人和哥萨克派到克里沃伊罗格的骑兵集团军后备团来。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马科申、集团军野战司令部参谋长塔拉索夫-罗季奥诺夫。”

“第525/na号。阿波斯托洛沃。9月22日。骑兵第2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请求您迅即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申请,将集中营中自愿到骑兵第2集团军服役的哥萨克征召入伍,并在监控下送到克里沃伊罗格的骑兵第2集团军后



备团组成后备队和进行政治教育。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马科申]、集团军野战司令部参谋长塔拉索夫-罗季奥诺夫。”

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 布列扎诺夫斯基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7号全宗,2号目录,139号案卷,第265张及其背面。电报纸带。)

329—330

南方面军指挥部同托洛茨基  
就任命波卢扬为骑兵第2集团军革命  
军事委员会委员一事的通信

329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古谢夫  
就任命波卢扬为骑兵第2集团军政委一事  
发给托洛茨基的电报

第35/II号  
哈尔科夫市

1920年10月8日  
8时15分

莫斯科——送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  
抄送——俄共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

转发古谢夫同志涉及骑兵第2集团军的下列电报\*：“我认为波卢扬的任命对于米罗诺夫是极不恰当的。前者为后者接受审判时的法庭庭长。米罗诺夫至今还没有摆脱屈辱的感觉，一直在怪罪他师里原先的政治工作人员。‘苏维埃政权曾把我逼向墙角，而现在又需要我了’，这就是他说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他的眼中就是对他的有组织的不信任。由此产生的结果是：骑兵第2集团军特别害怕作战失利和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发生冲突，工作中难以密切合作。这样的结果就是把重心从政治工作转向招募顿河的哥萨克。这样的结果就是在演讲中喊的口号是社会革命，而不是苏维埃政权。这些细节倒不难改正，但是波卢扬和捷姆利亚奇卡在许多人看来相当……\*\*，因此，毫无疑问，会对已经整顿就绪的工作产生有害影响，而目前工作又极其紧张。第66/II号。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古谢夫。”

南方面军司令 伏龙芝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01号全宗,1号目录,707号案卷,第135张。有电报局作了标注的手书件。)

## 330

### 托洛茨基的回电

第929号

1920年10月8日

直达电报

送古谢夫同志。抄送——莫斯科，中央

对第66/II号文的答复。波卢扬同志的任命是从政治考虑出发的：我把库班

\* 这一句话是伏龙芝手写的。

\*\* 省略号是原有的。

哥萨克波卢扬配备给顿河哥萨克米罗诺夫是为了对敌人的部队造成影响。我认为,米罗诺夫同志丝毫也不会把这看成是对自己的不信任,相反,这说明双方都已不计前嫌。我承认在决定任命时我也曾顾虑到波卢扬曾担任过法庭庭长。毫无疑问,波卢扬同志很快会同米罗诺夫同志相互密切配合,因为“不计前嫌才是有远见的英雄”。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01号全宗,1号目录,707号案卷,第38张。打字件。)

### 331

##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古谢夫关于骑兵第2集团军的状况 发给托洛茨基的电报\*

第0112号

1920年10月9日

11时20分

绝密

经过近几周来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和全体政治工作人员的努力工作,在消除游击习气和部队建立正规骑兵秩序方面取得了值得注意的成绩。必须具有纪律,善于机动作战,以及应当组织警戒和侦察的思想认识已经深入指挥人员和红军战士的队伍中去了。高加索方面军的工作人员担保说,各个师都变得让人不敢认了。经过一次相当不错的检阅我也有了这样的印象。尽管已经取得成绩,但我以为这项工作还远没有结束,部队训练尚不充分;各师的弱点在于训练的薄弱——战士骑术不精,刀劈动作也差。单兵训练时间过短,自然在任何情况下也

\* 电报副本也抄送给了总司令和南方面军司令伏龙芝。

不可能做得更好。来到集团军的补充人员中,四分之三的人没有服装、武器和鞍具,这大大迟滞了各师的进一步组建。由于缺少鞍褥,我们很快就会没有马骑了。现在就已经有可能把骑兵集团军的队伍再扩大2500人,而且多数都是老的骑兵。没有鞍具和服装。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C. 古谢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7号全宗,2号目录,117号案卷,第129张。打字副本。)

### 332

##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 开始击溃弗兰格尔的通报

第518号

1920年10月16日

送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抄送——《真理报》和《消息报》编辑部;抄送——哈尔科夫,《共产党人报》和《无产者报》编辑部

10月14日这一天是开始击溃弗兰格尔的日子。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内,厚颜无耻已极的男爵把自己的骑兵猛然投向我们战线的一些个别地段,从而迫使我们的军队在那些地段暂时后撤,于是他就在自己的报纸上对苏维埃俄国仓促组建起来的红军骑兵大肆嘲笑,说这些只不过是放到马身上的步兵。10月14日,敌人以数量极大的骑兵集团(巴比耶夫将军指挥的库班师和巴尔博维奇的骑兵军,共约6000名骑兵),在两个步兵师的支援下,在尼科波尔西北一带压向我军骑兵部队,迫使他们后退。10月14日,他又派出自己的第2军攻击卡霍夫卡市附近我军的筑垒工事,在大量坦克和装甲车的支援下突破我军第一道防线,将其占领。但到中午前后,这两个地段上的形势已经开始变得对我方十分有利。在尼科波尔西北一带,我军由苏维埃俄国各地调来的骑兵连仓促组建的红

军骑兵,在步兵的支援下转入坚决的反攻,经过七个小时的顽强战斗,击溃了敌人的三个骑兵师和两个步兵师,把他们压迫到巴比诺村附近的渡口和尼科波尔。在红军骑兵的压力下,敌人无秩序的撤退变成了惊慌失措的逃跑。敌人部队四散逃窜时,丢下了火炮、机枪、辎重、装甲车、弹药箱。敌人来不及炸毁巴比诺村附近的一些渡口,被我们乘势占领。我军的一个旅突入敌人顽强固守的马里因斯科耶村,并占领了附近的一个大芦苇地,其中目前已发现八门装填了炮弹的火炮和大量的机枪。

战利品甚多,现在尚未能集中和统计。还捉获了大量俘虏,也未能统计完毕。敌人的斯摩棱斯克步兵团和阿列克谢耶夫步兵团已经被全歼。俘虏众口一词确认,巴比耶夫将军已被打死,巴尔博维奇也身负重伤。红军战士表现出了伟大的英雄主义精神。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同志曾两次亲自带领部队冲锋陷阵,所骑的战马被打伤。我们的一名旅长茹拉夫廖夫同志表现得特别勇敢,他第一个冲入马里因斯科耶,亲自虏获了六挺机枪和三个弹药箱。

在卡霍夫卡登陆场,我军一个英勇善战的师于中午12时转入反攻,经过顽强战斗,尽管敌人多次实施反冲击,仍然将其击退,夺到了七辆坦克(其中一辆绝对完好可用)和一门重炮,并攻占了其外围防线,抓到大批俘虏。敌人慌乱无序地退回其原阵地。

信口胡说而又厚颜无耻的男爵于10月14日得到一次沉重的教训。经过一个月的拼命努力试图击溃红军,弗兰格尔动用了自己的全部力量,结果几乎把他们消耗殆尽,而其当面的南方面军部队日益获得新锐兵力的增援。南方战线作战行动的新阶段——击溃弗兰格尔的阶段——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彻底完成。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C. 古谢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7号全宗,2号目录,139号案卷,第295—296张。  
打字件。)

333

“向方面军祝贺第一步胜利”  
(托洛茨基给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  
电话通知)

第 955 号

1920 年 10 月 17 日

向方面军祝贺第一步胜利。如果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彻底驳倒了我对骑兵第 2 集团军的初步评价,我将会特别高兴。对于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再次表现出来的个人英勇无畏,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根据对形势的总的判断来看,我认为,我军的初步胜利会促使我们的敌人立即极度努力地最后一次集中和调动力量。我们必须准备好进行激烈的、长期的斗争。因此,组织工作不应当落后于作战指挥工作。您会得到以斯米尔加同志为首的一大批指挥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

直达列车将不断运去必需的供应物资。应当把兵力兵器正确而迅速地分配。加强供给机关尤为重要。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7 号全宗,3 号目录,52 号案卷,第 658 张。打字件。)

334

“弗兰格尔的士兵、哥萨克和军官们！”  
(米罗诺夫的传单—呼吁书)

1920年10月下半月\*

在9月30日和10月1日(即新历10月13—14日)的战斗中,红军骑兵第2集团军在肖洛霍沃、格鲁舍夫卡和马里因斯科耶几个村庄附近给予你们的巴尔博维奇、巴比耶夫、瑙莫夫等等将军的骑兵军以毁灭性的打击。其间,在沙皇军队中被称为“穿红色军裤的魔鬼”的巴比耶夫将军丢掉了脑袋。

在审问被俘的士兵和军官时获悉,下级军官并不反对放下武器,停止同俄国工人、农民作战,但是害怕被枪决和私刑拷问。两名女俘——科尔尼洛夫第1团军官彼得罗夫的妻子和轻炮兵第1营炮兵第7连的护士——也证实了这一点。

以你们的领导人弗兰格尔男爵和沙季洛夫将军这两个沙皇的奴仆为代表的俄国和世界资产阶级,想以你们的鲜血为代价,以你们的母亲、妻子、儿女的眼泪为代价,保留住自己肩上的将军肩章,并让工人、农民重新带上资本家和地主的枷锁。他们的最后这一个可怜图谋,显然是毫无成功希望的。红军不会容许这群佩带金色肩章的唯利是图者取得胜利!

现在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房间的墙上挂着一面在这几次战斗中缴获的什库罗将军的黑色旗帜,上面画着一个狼的头部,题词是:“为建立伟大统一的俄罗斯,前进!”

除了狼的头之外,很难再想出一个如此适合将军们心灵的象征物了。

作为野兽的狼和作为野兽的将军,正好半斤八两。

他们需要让人流血!为了资本家野兽和将军野兽的需要,劳动农民、哥萨克和工人的鲜血已经流洒整整三年了!

弗兰格尔男爵的军官、哥萨克和士兵们!不要再流血了!醒悟过来,回到劳

\* 日期系根据内容确认。

动群众的大家庭中来吧。

不管你们带给俄国劳动人民的巨大祸害有多么严重,俄国劳动人民尽管深深地意识到这一切,仍会表现宽容,原谅你们的迷误。

骑兵第2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工农共和国的名义号召你们放下武器,停止对你们来说毫无成功希望的作战,你们只不过在作战中为了毫不相干的人的利益而交出生命。

革命军事委员会庄严承诺保留所有投诚而又真正悔改的军官、哥萨克和士兵们的生命!

哥萨克和士兵们,我们的被人蒙骗的兄弟们,回心转意吧,醒悟过来吧!

现在不是弗兰格尔、沙季诺夫、阿布拉莫夫、巴尔博维奇、璠莫夫、博加耶夫斯基等等将军们的“伟大统一的俄罗斯”向你们呼吁,而是伟大的工农俄国——劳动者的俄国——在呼唤:“孩子们,回家吧!”

不要忘记,弗兰格尔虽然还坐在塞瓦斯托波尔,但是他却不时地用眼睛瞟着英国轮船,想从“伟大统一的俄罗斯”逃走。你们又到哪里去,向哪里逃呢?

我们是最后一次向你们发出呼吁:放下武器! 否则工人、农民的惩罚之剑就将重重地落到你们头上。放下武器!

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 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哥萨克 米罗诺夫  
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А. 马科申 Д. 波卢扬  
副司令 普拉托夫斯卡亚镇哥萨克 卡尔梅克人 戈罗多维科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7 卷,第 87 页。铅印件。)



## 335

## “发现米罗诺夫全然不会指挥集团军……” (波卢扬给古谢夫和托洛茨基的电报)

第41yd号\*

1920年10月21日

绝密

现转发波卢扬同志的密码电报,该电文未能全部译解出来。没有疑问,骑兵第2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内部情况不好,在斯米尔加来到以后,我们两人之中必须有一个人去那里并留下来一段时间。或者现在就派亚历山德罗夫去。下面就是波卢扬的电报\*\*：“古谢夫同志。米罗诺夫完全是个病人——歇斯底里病患者,而且对自己个人的历史作用嗜爱成癖,千方百计伺机宣扬。关于革命军事委员会,他在指挥人员和红军战士在场的情况下公然说,其存在只不过是签署他的命令,对任何事情都不能干预。在作战中,米罗诺夫焦躁不安,张皇失措,对所有人都大喊大叫,对谁都要打搅不停,在一个小时内竟下达几个相互矛盾的命令。在10月13日一次决定性的时刻,本应表现出坚定不移的精神,可是他竟然对指挥人员说,怎么办,“看来是无事可做了。”这给所有人留下十分沮丧的印象。10月14日,米罗诺夫把一个师预定在早晨6时发动的进攻推后到晚上10时。沉湎于召开群众大会发表宏论的毛病简直在折磨着他,有一次发展到后果十分严重。此外,还发生过一些这样的情况,即在同红军战士谈话时米罗诺夫不顾忌任何要求,竟辱骂包括师长在内的指挥人员。近来,米罗诺夫试图在自己身边建立一个原先在他的骑兵军里有过的那种警卫队,并为此正遴选特殊忠诚的人员,以致在集团军中出现了“米罗诺夫派”的人物类型。与此同时,可以明显看出,米

\* 电报编号是根据经古谢夫签字并盖有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印鉴的文本而确认的。(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01号全宗,1号目录,707号案卷,第105张。)

\*\* 波卢扬的电报于1920年10月19日发出。(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01号全宗,1号目录,707号案卷,第104张。)

罗诺夫全然不会指挥集团军,缺乏组织才能。我和马科申同志认为,把米罗诺夫留在集团军司令的职位上是不行的。我们无法保证他不会变出什么戏法来。我们深深相信,我们是在同一个患有自大狂的病人打交道,任何意外的事件都会出现。最后我们认为有必要指出,10月14日的战果并未充分利用。本来应当追击敌人并紧跟其后渡过第聂伯河,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米罗诺夫却决定让全集团军休整三天。骑兵第2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波卢扬。”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C. 古谢夫

在电报用纸上有一个旁注,可能是托洛茨基写的:“抄送列宁并转给政治局其他委员。”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7号全宗,3号目录,2号案卷,第42—44张。电报纸带。)

## 336

###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申报 奖授米罗诺夫荣誉革命武器而送交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呈文摘抄\*

第2798号

莫斯科市

1920年11月21日

兹呈请向以下人员奖给荣誉革命武器:

……2. 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菲利普·库兹米奇·米罗诺夫。他在尼科波尔附近渡过第聂伯河和击溃敌人第1军期间英勇果敢地指挥了集团军的军队,从而决定了梅利托波尔筑垒工事的命运。

\* 呈请予以奖励的还有伏罗希洛夫、科尔克、卡希林。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斯克良斯基  
共和国全体武装力量总司令 加米涅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8 号全宗,1 号目录,282 号案卷,第 92 张。存卷副本。)

337

## 南方面军关于米罗诺夫应召向总司令报到 而向各集团军发布的命令

第 279/71 号

哈尔科夫市

1920 年 12 月 6 日

1. 兹宣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共和国全体武装力量总司令 12 月 4 日的第 7078/он 号命令如下:

“由英勇果敢的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同志指挥的骑兵第 2 集团军在 10 月 13—16 日尼科波尔以西的各次战斗中击溃了弗兰格尔的精良骑兵部队巴尔博维奇骑兵军,通过这一次打击在弗兰格尔第聂伯河右岸的攻势中造成了转机,并紧跟溃退敌人之后实施追击,迫使其仓促退过第聂伯河。集团军虏获战利品甚多。

在最后消灭弗兰格尔的作战中,米罗诺夫同志于 10 月 26 日开始渡河,在总攻开始前两天内,通过三天的勇敢战斗吸引了弗兰格尔的注意,使其不得不投入自己精良的部队加以对付。运用骑兵第 2 集团军这种巧妙的作战行动,米罗诺夫同志使我方主要的突击部队较容易地进抵彼列科普,并将其攻克。

当我军进入克里米亚后,骑兵第 2 集团军在米罗诺夫同志指挥下参加追击退却之敌,使其无法在中间地带停下来固守。

考虑到目前有必要根据米罗诺夫同志表示的愿望将其召回由总司令安排,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对米罗诺夫同志出色地指挥骑兵第 2 集团军(现骑兵第

2 军)<sup>230</sup>，并从而对彻底歼灭弗兰格尔所起的重要的配合作用予以嘉奖。

任命瓦西连科同志为代理骑兵第 2 军军长。

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斯克良斯基  
总司令 加米涅夫”

在当前同米罗诺夫同志道别之际，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应当特别指出，他在消灭弗兰格尔的战斗中建立了特殊功勋，并以职务的名义对他的英勇果敢和出色地指挥骑兵第 2 集团军予以衷心的表彰。

2. 在瓦西连科同志到达以前，米罗诺夫同志继续指挥骑兵第 2 军。

南方面军司令 伏龙芝  
代理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A. 伊兹马伊洛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 246 号全宗, 3 号目录, 328 号案卷, 第 66 张。核对无误的副本。俄罗斯托夫州国家档案馆, P-97 号全宗, 1 号目录, 123 号案卷, 第 613 张。电报用纸。)

## 338

### 米罗诺夫告拉斯波平斯卡亚镇公民书

沃尔诺瓦哈车站

1920 年 12 月 10 日

亲爱的拉斯波平斯卡亚镇男女公民们！

今天是我的盛大节日。今天，来自受苦受难故乡顿河岸旁的珍贵客人——你们派来的费奥多尔·波塔波维奇·阿格耶夫和伊万·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来到我这里，并且给原来的骑兵第 2 集团军——现骑兵第 2 军——送来 416230 卢布现金和佩列拉佐夫斯基村公民专门捐赠的 1000 卢布，以及袜子、手套，等等。

使我们——我和军里的红军战士们——感到高兴的，不是你们的馈赠，而是你们的关心，后方对前方的关心，这种关心将会给战士们平添力量投入前线最后

一次斗争,以便以后再转入同我们的经济荒芜作斗争。

你们的关心对我们之所以极其珍贵,还因为,这并不是后方的工人,也不是被地主枷锁压迫的农民作出的回应,而是哥萨克庄稼汉,哥萨克庄寨,哥萨克村镇作出的回应!!!

作出回应的人们,按照今天以前的看法,是反革命分子!

因此,荣誉应当特别属于你们,亲爱的男女公民们,是你们高亢有力地,向我们整个艰苦备尝的工农共和国宣告,你们同它在一起,你们同工人和农民在一起,而且你们除了在和俄国的劳动者建立的兄弟联盟中生活以外,没有任何别的愿望和企求。

无论你们采用何种方式和通过何种途径表示支持劳动群众——他们为人类光明的未来已经坚持斗争了三年——,毕竟还是表示了支持。

女公民安菲萨·格里尚科娃或者阿纳斯塔西娅·泽姆佐娃送来的那双袜子和手套,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将会由来自某个边远的车里雅宾斯克省或者彼尔姆省的,目前在骑兵第2军作战的你们并不认识的红军战士收到。

那么这双袜子和手套有什么重要意义吗?

不,男女公民们,在这些手套和袜子中(它们并不是由于过于富有而拿出来的,而是出于纯洁的心灵奉献出来的)恰恰蕴藏着我们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未来,也正是我们大家不畏重大牺牲而力求达到的目标。

要是从革命的第一天起哥萨克就同工人、农民肩并肩地前进,而不是同地主、资本家和将军们在一起,那对于顿河地区,对于工人和农民该有多好啊!

但是,东隅虽逝,桑榆未晚!

在当前时刻,除了你们用给工农红军战士送来虽不豪华但却十分及时的礼物之外,没有更好的方法来证明你们支持什么和支持谁了。

这样,工人和农民的心,虽然曾因凶险的现实而离开劳动哥萨克,定会重新转向他们。

你们迈出的同工农政权和解的第一步,这种真情的爆发,不仅受到红军战士的衷心欢迎,而且受到俄国劳动人民的衷心欢迎。

我们相信,拉斯波平斯卡亚镇再也不会离开这条道路。苏维埃政权现在需要你们做的,仍然是对待公民义务的诚实态度,以及所有男女哥萨克都真心帮助在顿河地区巩固苏维埃政权的事业,因为苏维埃政权是唯一能够引导我们所有人走上光辉未来的正确道路的政权。

男女公民们,要坚定不移地摒弃旧的世界和它所特有的信仰和习俗。

这个可诅咒的资本主义旧世界还想出了不同面孔的上帝：对富人是一种面孔，对穷人又是一种面孔。

富人的上帝可以通过神父收买，那样他就会为了留在正教巫师大口袋里的钱而原谅富人。

至于穷人的上帝则是一个严厉、凶狠、毫不容情的上帝，世界上也没有巫师会为穷人并无希望地向上帝祈祷。

神父和资产阶级在你们眼里把上帝变成了一个小商人，用蜡烛和神香就可很轻易地收买过来。但是，工人和农民发动起义，赶走了一切喝劳动人民鲜血的骗子手和他们所收买的上帝，只和自己的严格认真的、冷酷无情的，但不容收买的上帝——良心——在一起。

当红军战士把弗兰格尔男爵从塔夫里亚赶到克里米亚，又从克里米亚赶到黑海时，为了支持资本家、将军和地主们的俄国军队的士气，神父们不断举行祈祷仪式，如同克拉斯诺夫、邓尼金时期在顿河地区那样。然而白卫分子的报纸却大喊大叫说：“不在于上帝的力量，而在于真理！”“真理和上帝都在我们一边。”

但是，什么也救不了他们！！

资产阶级和神父们在革命风暴来到他们头上之前在你们眼中曾经毫不费力地加以收买和使之大发慈悲的上帝，如今在革命风暴来到之后，也变得难以收买和发慈悲了。似乎上帝也从许多世纪以来的沉睡中醒了过来，变成了一个革命者，看到真理并不在他原来所想的那一方，于是也抛弃了自己罪孽深重的奴仆：将军、地主、工厂主、资本家和所有其他寄生虫！！

他——上帝——想起了，连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也是被司祭和富人们钉在十字架上的，因为他们并不喜欢他告诉他们的那个真理。

基督的真理和工人、农民在一起，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一个又一个地击溃了卡列金、克拉斯诺夫、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弗兰格尔等等将军。

而白卫分子们讲的那一种真理不是为了我们工人、农民和哥萨克的，我们能够再把几十个相信这种真理的将军们全都打个粉碎！！

打倒多年以来的骗局，打倒谎言、愚昧、无知，打倒沙皇的小酒店、神父的祈祷和弥撒——所有这些资本家的盟友。

如果现在还有人向你们说到已经失去的哥萨克的自由不羁、哥萨克的特权和优惠待遇，说到哥萨克军辖区内部管理的绝对自由，请不要相信。因为这只是一个新的骗局，目的是为了把你们拖入一场新的战争去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所有这些花样只有将军和资本家们需要，因为他们想重新给劳动人民戴上枷锁。

我出身于最贫困的哥萨克家庭，生活教会我不要做哥萨克，而要做一个公民，而且只能热爱真理，为真理而斗争和吃苦，如果需要，也为真理接受死亡。

我们就是应当向它，向这样的真理前进。

苏维埃政权的目的是要在全中国开办各种学校和教育机关，用以取代那些把人类思想中任何一点点光亮都消灭干净的小酒馆和教区宗教学校。要在地球上建立人与人的平等关系，用真理取代谎言，把生活中所能够有的一切愉快欢乐都给予劳动群众，而不是像过去那样：15万地主、资本家和其他资产阶级享受欢乐，1.8亿人过着几乎是野兽般的生活。

这不会很快实现，我们活不到这一天，但这种日子一定会来到，它已经走来了！

总之，男女公民们，参加建设新的光明的生活吧！不要害怕我们孤立无援，不要害怕我们没有了卡列金、纳扎罗夫、克拉斯诺夫、博加耶夫斯基、亲爱的菲连科夫等等将军作为监护人，其实他们却要你们每周三次把军马赶到坡上广场，养壮了再让你们的子女骑去为沙皇和资本家服役。不要害怕你们会少了一个你们的村镇老乡苏图洛夫，其实正是他在1918年4月在佩列拉佐夫斯基村点燃了国内战争之火。

要知道那一次会议的愚蠢的记录在我这里，而当带肩章和穿僧衣的骗子们如此残酷地戏弄我亲切的哥萨克时，我感到痛心、羞耻，而且十分沉重。

我们的孙辈读到祖父辈写下的这种胡言乱语时会多么痛心。

不要害怕，不要紧，我们自己能够走到那里，而且会顺利到达，只是不要垂头丧气！

你们的痛苦和灾难我是知道的。你们抱怨共产公社的做法，你们抱怨某些当权的坏人处事不公正，你们抱怨缺衣少穿。没有面包，没有盐，没有煤油，没有布，没有焦油！！是的，亲人们，我们缺少许多东西。

但是，这一切是谁的过错呢，难道不是我们自己吗？

我们的过错首先在于，我们帮助了将军们，使战争拖延下去，使得把这伙坏蛋赶出俄国的事拖延了下去。如果不是有哥萨克帮助他们，那么战争很早很早以前就结束了，那样的话就会有许多人留在家里，田里的活也不会停顿下来。那样就会有多余的粮食，有了粮食工厂也会开工了。

战争是哥萨克拖延下来的，所以要征收你们的余粮去供应军队。

战争使国内的整个生活停滞下来，破坏了经济和国家，也损害了农民和哥萨克。

你们要把这一切都搞清楚,不要诿过于人,而是要齐心协力地参加工作,因为这才是我们的出路。

男女公民们!

不只是顿河地区日子不好过,到处都是如此。我们只不过没有看到,只忙于我们周围的事。你们抱怨征收粮食、牲畜、猪、家禽等等。

如果在你们这里还能征收到什么东西,那说明你们还有些东西。可在有的地方,什么东西也没有了。因此,为了不让人们饿死,也为了供养红军,必须征收。政府应当关心,让所有人都平均分配到食品。你们没有了,也会给你们送来,但只要有人有东西吃,就不能让人饿死。

这一切都是暂时现象:艰难时期过去以后,有人活下来,他会说:引导人们走向共同富裕的斗士们是正确的。是的,十字架太沉重了!

而这个十字架,哥萨克、工人和农民应当背起它!他们不应当气馁,不应当在这个十字架的重压下倒下去,而让将军们、地主们和资本家们为此高兴,只要记住,很长一段路已经走过了……剩下的路要短些。

现在谁也无法帮助劳动群众,他们只能自己帮助自己。

苏维埃政权无法修改自己建设新生活的计划,因为如果它稍稍偏离选定的道路,有的人就会哇哇地嚎叫起来,先是富农寄生虫们,然后是神父,接着又是地主、将军,于是人民为同寄生虫们斗争而付出的牺牲全会付诸东流,奴役制度又将卷土重来……

无论是我们,还是你们,都不会同意发生这样的事。

因此,苏维埃政权无法取消征收制度,无法取消强行分配产品。而我们无论有多大困难,也必须、应当和需要予以执行。

我知道库尔特拉克乡卡拉乔沃村的事件。这样的村子很多,也是无法避免的。要砍木头,就不要怕木头屑飞开!俄国在沙皇、地主和资本家统治下沉睡的时间太久了,刚一站起来就会前后摇摆,如同伊里亚·穆罗梅茨一样……

因此,在这场可怕的风暴面前不要弯腰,要战胜它,要相信,如同一向的情形一样,风暴过后一切都会平静下来,红色的太阳将会在天空照耀。

生活中也是这样!

请记住,征收是必不可少的!只有齐心协力地把自己的一切力量贡献给新的建设,才有可能拯救我们。

大家都去工作,不要问谁会得到什么,不要问你的劳动会换回什么,如同工人并不问他在工厂劳动而制造出来的产品给了谁。



生活确实艰难,男女公民们,但在这种重压之下我们决不能弯腰,我们决不能让资本家、神父和富农寄生虫重新奴役我们。

参加协调一致的共同劳动,以便拯救我们的革命,我们的伟大成果。

工人、哥萨克和农民的劳动群众的联盟万岁!

社会革命万岁!

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 米罗诺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7卷,第85—86页背面。原件。)

### 339

## 米罗诺夫告新察里津斯基村居民书

1920年12月11日

### 送新察里津斯基村

最珍贵的东西是无价的礼物,如果它是出自过于富裕,那就不是珍贵的东西。只有表达最深厚的纪念的礼品才是最珍贵的、令人感谢不尽的,您们写给我的信就是弥足珍贵的。\*

我两次因你们而深感不安,而且感到极度的惶恐:第一次是信,第二次是礼物。你们的信使我从心底十分感动,我现在知道了,我不是孤身一人,人们过去和现在都理解我。亲爱的同志,我当时在你们那里担任村镇阿塔曼时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仍然是什么样子。我常常回想起自己担任阿塔曼职务时的情景,想为村镇做许多事情,想让村镇作好应付各种事变的准备,而村镇后来的遭遇想起来让人痛心,而想到的事也未能进行到底。1918年我曾号召哥萨克跟我走,但人

\* 原文语法有误。

们不肯,而是跟在将军们和军官们后面曳足而行(好像我并不是一名军官,而且还是自己人的军官,并且还经历了你们后来也一生从事的战斗),总之哥萨克不肯听我的话,不相信我虽然也穿着军官制服,可是仍保留着一颗庄户人的心,比克拉斯诺夫将军或亚诺夫上校更知道哥萨克的需要。严酷的生活教会了我只热爱生活中最伟大的善事——真理,所以,当你们在信中写道:“我们荣幸地告诉您,我们真诚地相信您的深谋远虑的统帅才能,捍卫真理而从不违背良知的公民的诚实和高尚情操”之时,亲人们,你们真是打开了我的心灵,那里像镜子一样反映出我的思想,我的向往。请相信我,当克拉斯诺夫将军在1918年欺骗了你们并带着你们走上促使顿河地区覆灭之路时,我是多么痛心而泪流不止。乌斯季霍皮奥尔斯卡亚镇的哥萨克把我从亲爱的故乡村镇赶走,但米哈伊洛夫卡镇黑暗的夜晚不止一次看到过我的眼泪,而我也看到数以千计的年轻哥萨克的生命。我在那里曾多次继续呼唤他们到我那里去,号召他们自己把将军们从顿河地区赶走,不让他们在那里筑巢盘踞下来,但是我的声音仍然成为荒野中的哀声呼号。回想过去十分痛苦,但是我们还是回想,因为回想过去才能够拯救哥萨克和他们的财产。是的,同将军和地主们建立可诅咒的同盟使我们花费了太贵重的代价,但是过去已不可追,现在我们应当明智一些,今后我们还将背负起十字架,但已是作为公民进入光明的未来,而不是继续当别人的奴隶。再次感谢你们的问候,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你们没有弄错,我将会对你们有所回报,为你们出自内心的劳动者的礼物我感到欠你们的很多,很多,以后我如果富有了,也将有所报偿。至于我是什么样的统帅,你们可以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总司令的电报中看到。只是,我们顿河地区遭受如此众多的灾难,使我深为亲爱的哥萨克感到惋惜。<sup>\*</sup>我并非以此来炫耀自己,说人们称我为统帅,我也不愿你们误入歧途,愿你们看到真理,祝你们克服一切困难,走上光明的道路,努力成为公民,如果有人愿意,以后也可以仍然做哥萨克。我向所有人深深鞠躬,不论大人还是小孩。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如果有可能,请有空去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时给我的孩子们按价带两三普特面粉。

哥萨克 Ф. К. 米罗诺夫<sup>\*\*</sup>

<sup>\*</sup> 原文语法有误。

<sup>\*\*</sup> 在经过核对的副本上有这样的旁注:“公家出面:接到来信后送去6普特面粉,4普特肉、约半普特牛油,以及牛奶、酸奶油。在米罗诺夫本人来到后又由沃罗帕耶夫送去2普特小麦、1普特油,由伊万诺夫送去牛奶和酸奶油。”副本是由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政治保卫科1921年2月12日复制的。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2 卷,第 8 页。核对无误的副本。)

## 340

### 米罗诺夫给科丘科夫的信

1920 年 12 月 12 日

尊敬的伊万·谢苗诺维奇!

不是如同我一度向往的那样把邓尼金,而是把弗兰格尔扔进了黑海。也许,这样更好一些。关于我参加击溃弗兰格尔的情况,您可以从所附的向共和国发布的命令看到。

在罗斯托夫,我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委员会。坐着,坐着,我发现自己在罗斯托夫是一个多余的人,似乎是跑错了地方,不适应在罗斯托夫和顿河地区到处充斥的那些人们的需要,他们以为,是他们,而且只有他们在建设新生活……无所事事,我想,尽管我是人民选出来的,还是应当走人。否则,一句话讲的不是时候,说了别人不高兴的话,一下子一个“反革命”倒是现成的。

想到做到。

下面就是我的申请:“送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1920 年 7 月 31 日。”

今天,7 月 31 日,在《苏维埃顿河》报第 140 号上我再次读到两篇评论:《必须消灭弗兰格尔》和《调动一切力量抵抗弗兰格尔》。后面一篇评论是以《真理报》的材料为基础写成的。其中说道,弗兰格尔目前的兵力已接近于去年春天邓尼金从罗斯托夫向新切尔卡斯克发动进攻时的实力。

如果再考虑到弗兰格尔在行动时“极端小心谨慎”,以及他同马赫诺结成联盟的情况,那就不应当对这位男爵给苏维埃俄罗斯会带来什么样的危险视而不见。

我是把这些文章和评论当作关键性提示和警报来接受的,因此认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军事专家,不响应这一号召便是犯罪。

我的军事功绩革命是清楚的。

我表示愿意立即去前线同弗兰格尔男爵作战,并请求通过电报向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请求指定我担任指挥职务。

在无产阶级的最后一次危急时刻,我愿意在同弗兰格尔作战中再一次检验我的好运,因为无论在对日、对德战争中,还是在最近一次,即国内战争中,这种好运一直不曾抛弃过我。”以及诸如此类,等等。

这样做的结果是,我被任命为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并且于9月5日已经前来接事。工作很多,但工作没有白费。从所附的向共和国发布的命令,您可以看到我参加消灭弗兰格尔的情况。

现在我被召唤去莫斯科,看来是因为政治上的考虑,我也不知道在那里等待我的是什么。没有头脑的人是不幸的,但是在我们现在拥有像我这样的头脑就更加不幸。

伊万·谢苗诺维奇……

您为什么不能顺便帮帮我的孩子们,按规定价格给他们弄一普特面粉呢。要知道,我在红军中服役,红军应当得到地方政权的关心。我不是请求施舍,而是要求应得的一份。我曾不止一次地寄钱去,可他们总也收不到。这很糟糕。请予协助,该找何处,以及尽您可能。

向叶夫列莫夫、拉扎尔·伊万诺维奇、伊琳娜·马特维耶夫娜和所有真心对我的人们问好。

原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 米罗诺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2卷,第364页及其背面。使用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格式公文纸的原件。)

341

“最好还是让米罗诺夫留任第2军军长……”  
(叶富尼给伏龙芝的电报)

第91y6c号

1920年12月16日  
20时15分

莫斯科。送总司令

兹转发骑兵军政治委员以下的电报,同时我自己也报告以下意见:对于米罗诺夫的地位长期不予明确,而又没有代理人,对于骑兵军的工作极其有害。“送沃尔诺瓦哈车站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1920年12月13日。根据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1920年12月4日的第7078/он号电报\*,原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同志根据他本人的意愿从军里召回,同时又留他担任军长\*\*。根据面临情况,迫使我不得不向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以下公函:地位不明确对于米罗诺夫同志产生了影响,并且在他的工作上有所反映。在私人谈话中我看出他本人愿意留在骑兵军\*\*\*。作为军政治委员,我参加讨论了关于召回米罗诺夫的命令,应当指出,米罗诺夫同志作为一名指挥人员在部队中拥有很高的威望和受到热烈的爱戴,我平常同各师政委接触也知道这一点。对待马赫诺叛乱的行为路线,据我看,一开始稍嫌温和,而且对发生的事评价也不完全正确。今天同他本人交谈后,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倾向于对骑兵军各部队下达的作战命令的事件作出正确评价。最好是让米罗诺夫同志留任骑兵第2军军长,这无疑能保证为共和国创建一个完全正规的骑兵军,如果他的被召回确有真正的需要的话。第117号。骑兵第2军政治委员叶富尼。”

\* 参见337号文件。

\*\* 原文如此。此处及以后均保留原文件文字风格。

\*\*\* 原文如此。此处及以后均保留原文件文字风格。

乌克兰军队司令 伏龙芝\*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01号全宗,1号目录,707号案卷,第104张。有电报局作了标注的打字件。第177张。核对无误的副本。)

## 第六编附录

342

### 米罗诺夫:《击溃弗兰格尔男爵的开始 (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1920年12月 11日、12日、13日和14日)》\*\*

“由英勇果敢的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同志指挥的骑兵第2集团军在10月13—16日尼科波尔以西的各次战斗中击溃了弗兰格尔的精良骑兵部队巴尔博维奇骑兵军,通过这一次打击在弗兰格尔第聂伯河右岸的攻势中造成了转机,并紧跟溃退敌人之后实施追击,迫使其仓促退过第聂伯河。集团军虏获战利品甚多。……”(摘自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共和国全体武装力量总司令1920年12月4日发布的第7078号命令)

#### 白军在第聂伯河右岸

以辉煌胜利而告结束的击溃弗兰格尔男爵的行动,是俄国无产阶级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同世界反革命势力作斗争的宏伟壮丽的篇章之一。

骑兵第2集团军于1920年10月11、12、13和14日在第聂伯河右岸的四天战斗中,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击溃弗兰格尔的行动,在此前一直不断取胜的白卫军的进军浪潮中打开了一个缺口。肆无忌惮的男爵在第聂伯河左岸轻易地制服了第13集团军之后,便让马尔科夫师和科尔尼洛夫师,以及巴比耶夫将军的骑

\* 此时,伏龙芝为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军队司令。

\*\* 在保存于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的文件打字副本的末尾,有一个批注:“1921年1月12日,顿河畔罗斯托夫。”

兵师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市附近,让步兵第6和第7师,以及巴尔博维奇的骑兵在巴比诺村和乌什卡尔卡村附近,渡河来到第聂伯河右岸,企图粉碎红军的右岸诸集团军,并占领卡霍夫卡登陆场。

白卫分子自己在第聂伯河右岸作战失败<sup>231</sup>后关于这次战役说道:“……移师第聂伯河右岸只企图达成两项任务:一、破坏铁路,因为右岸的铁路对居民毫无好处,但却让红军沿着第聂伯河右岸以比我们在左岸能够达到的速度快得多地调运军队;二、肃清卡霍夫卡的红军,因为这是敌人在我岸占领的唯一地点。

第一项移师出征的任务得以完成。从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至阿波斯托洛沃一段铁路已不能发挥作用,而且大量车辆滞留在被炸毁的桥梁之间。

第二项任务,即扫清卡霍夫卡的任务,推迟到以后更为有利的时候……”(《前线之声》第175号。)

如果说从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至尼科波尔一段铁路早就无所事事,红军并不使用,那么为了破坏从尼科波尔至阿波斯托洛沃的一段铁路而把整个事业的命运当作赌注押上去未免近乎疯狂,显然白军只不过是溃败以后作自我安慰……

弗兰格尔扫清的不是卡霍夫卡,而是克里米亚。

白军指挥部关于他们进击右岸的目的所采用的谦逊提法,被红军指挥部坦率真实的说明打破了。红军指挥部在10月11日下达给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的第087/сек 303/он号命令中,对于白军谦逊意图的危险性并不讳言。命令说:“无论阿波斯托洛沃、尼科波尔、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一带的形势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容许第6集团军左翼被击溃和该集团军从第聂伯河一线,特别是从卡霍夫卡登陆场后退。骑兵第2集团军必须彻底完成自己的任务,即使付出自我牺牲的代价也当在所不惜”。<sup>232</sup>

10月13日、14日两天,对于是否把作战的幸运之果就让给红军一方,战争之神很长时间犹豫不决。但最终,由于骑兵第2集团军无论是指挥人员、政委,还是战士,都大胆无畏、完全蔑视死亡,终于还是把胜利的幸福夺到了手。正是10月13日这一天,作战的主动权从白军手中转移到了红军手中,而且直到克里米亚成为红色版图,而对于弗兰格尔男爵而言克里米亚只剩下一场可怕的噩梦为止,红军指挥部就一直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历史的真实原则要求在对于革命具有巨大意义的这几天发生的事件作出客观公允的阐述,而我们这些当时战斗的直接参加者也应竭尽我们的力量和才能努力做到这一点,既不贪别人之功,也不对事实作丝毫夸大。

10月13日,双方参战骑兵部队的领导人:白军方面是巴比耶夫将军,红军方面是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都亲身直接参加战斗。结果,其中一个,即巴比耶夫将军,当场战死;另一个,座下战马负伤。

巴比耶夫将军的死,是弗兰格尔男爵覆灭的开始。巴比耶夫将军在白军队伍中的影响十分巨大,这一点从白卫军报纸为此而表示出的哀伤情绪中不难看出。在其中一家报纸(《晚间新闻报》第651期)刊登的文章中,作者写道:“H. Г. 巴比耶夫将军的名字从1918年11月起就在所有胜利战报中不间断地震响着。这是一位善于把行动的无比英勇和极端果敢同正确理解战争艺术的基本规律及充分发挥个人机断独创精神结合在一起的骑兵首长。他总是能清楚地迅速看清作战形势,并给予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不过自始至终总是把归他指挥的部队集中起来捏成一个拳头。”

不过,在这些对于双方都具有决定意义的日子里由米罗诺夫同志根据同样的战争艺术之规律而集中兵力捏成的红色拳头更为强劲有力。

在《恪尽职守直至牺牲》一文(载《前线之声报》)中,作者呼喊道:“巴比耶夫阵亡……如今巴比耶夫不会再跃马奔驰……哥萨克再也看不到他那火热灼人的目光……再也听不到他那亲切的难以忘怀的声音。巴比耶夫躺在那里身体冰冷,纹丝不动……人们心灵哀伤……人们咬着牙关,以免号啕大哭起来,但是库班忠诚的儿子们的斗志并未受到挫伤……”等等。巴比耶夫先后负伤17次。巴比耶夫将军之死,无疑使白军失去了一名有才能的骑兵首长。

对于巴比耶夫将军的死,弗兰格尔曾发布如下的命令(10月1(14)日的第3693号命令)表示纪念:“在肖洛霍沃附近的战斗中,骑兵集群司令巴比耶夫中将阵亡。这是又一个重大的损失,是向祖国祭坛奉献的又一宗牺牲品。举起利剑保卫被侮辱的祖国的优秀人物之一牺牲了。俄国最勇敢的子弟之一,曾17次负伤,最后又以勇敢者之死为自己无以计数的功勋宣告终结的人牺牲了。他的去世使俄国和库班失去了一位最无愧于人的儿子,使由他率领着不断走向胜利的哥萨克失去了一位慈父般的指挥官。”

为了永久纪念死去的勇士,死者最早开始在其中服役的拉宾斯克第1团,今后命名为巴比耶夫将军拉宾斯克第1团。”

#### 右岸战役是如何发展的

10月初,白军不断压迫第13集团军,终于得以攻克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市,夺占了霍尔季察岛。西涅利尼科沃车站也一度落入他们手中。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市仓皇疏散。



一得知敌人占领霍尔季察岛的消息,作为回应,骑兵第2集团军<sup>233</sup>当即将在阿波斯托洛沃车站以南第5、6、7、8号德国人移民区一带驻防的骑兵第21师调到克拉斯诺格里戈里耶夫卡村、尼古拉耶夫卡村一带。此后,在白军转向第聂伯河右岸的第一天,该师就承担起直接作战的重担,并主要在10月8日、9日、10日三天把敌人阻止在托马科夫卡村一带,使其无法从托马科夫卡村向西迅速扩展战果,从而破坏了敌人无疑力求完成的任务。后来才得知,原先防守托马科夫卡村的[第13集团军]步兵第3师的部队早在10月8日即已后退到丘马基村,并自此再也没有参加战斗。

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最初设想,一旦形势需要,可以把这个师和其他一些师的兵力集中到较大的托马科夫卡村,但却无法实现这一点,因为骑兵第2集团军和第13集团军的分界线正好通过这个村子,而对于骑兵第2集团军它是“不含”的。此外,步兵第3师的司令部和这个师的一些部队(隶属于第13集团军)恰好在这个村子里。这一个本来无懈可击的情况却出乎意料地应当成为今后汲取的教训,因为这种情况,尽管令人惊异,恰恰成为骑兵第2集团军无法集中兵力于一点的原因,致使之后的三天时间内(10月8、9、10日)骑兵第2集团军不得不分散兵力作战,使白军得以在尼科波尔附近扩张战果。

骑兵第21师调防一天以后,又把骑兵第16师从科斯特罗姆斯科耶村调到托马科夫卡村附近。调动这个师是因为又得到一个新的消息,即敌人在霍尔季察岛上部署了炮兵。白军的目的日渐清楚地显露出来。到10月8日4时敌人的意图已经十分清楚了。在炮兵疾风射击的掩护下,白军渡过第聂伯河进到右岸,占领布尔巴伊特和下霍尔季察两个移民区,然后向布柳明加尔特的几个移民区扩张,有200名哥萨克向那里前进。这些消息一传到集团军司令部(在阿波斯托洛沃车站),脑子里就开始了一场十分紧张激烈的斗争,过了大约2—3个小时,敌人的全部兵力便扑向骑兵第2集团军的地段。10月8日14时30分,从卡缅卡又向托马科夫卡村方向调来一个师(第2师)。这个师于10月8日夜间接近靠近咸水河的叶卡捷琳诺夫卡村、尼科利斯卡亚一带。为了制止敌人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市附近扩张战果,同时也是为了对他们形成威胁,编入骑兵第2集团军的步兵第1师第1旅的部队于10月8日一早就在尼科波尔市附近渡河到达第聂伯河左岸,准备在小兹纳缅卡村和沃佳诺耶村一带夺占一个登陆场。这一步骤看来符合南方面军原指挥部(叶戈罗夫同志)的意图,同时又不违反新指挥部(伏龙芝同志)的意图。

在提到这些意图时白卫分子写道:“俄国军队<sup>234</sup>的领袖识破了红军的计划,

并从根本上将其摧毁。为了从敌人手中夺回主动权,9月26日(旧历)我军迅速而隐蔽地,几乎毫无伤亡地,渡河到达第聂伯河右岸,并同时实施突击,击溃了红军的尼科波尔集群,捉获3000名俘虏,缴获七门火炮和机枪多挺……”

不过还是回过头来谈谈实际情况和看一看,同反革命作战的最壮丽情景之一,即弗兰格尔男爵为了从红军手中夺回主动权(顺便说起,我们当时还并没有取得主动权),怎样丢失了他本来掌握的主动权。

根据敌人行动造成的局势,步兵第1师第3旅10月8日受领的任务是:占领格鲁舍夫卡、斯特鲁科夫卡、库利科沃等村庄。与此同时,骑兵第21师的两个骑兵连已在向别连科耶村前进,而该师主力则集中在阿纳斯塔西耶夫卡、斯特鲁科夫卡一线。

13时,四个连在上塔拉索夫斯科耶村附近渡河袭击布拉戈韦先斯科耶村,以便减轻尼科波尔集群在第聂伯河左岸攻占登陆场的困难,但是我们的所有这些措施,却由于敌人在右岸的行动过于自信而徒劳无功。至16时25分,敌人在下霍尔季察移民区集中了大量兵力,并进到托马科夫卡、涅伊奥斯捷尔维克一线。再走一步,敌人就在骑兵集团军地段上了……在那里为集团军守卫的是光荣的骑兵第21师,该师于18时转入进攻。

电报不肯沉默,每分钟都带来一个又一个前后矛盾的消息,有时又报告一些绝对出人意料的事件。例如,17时30分它报告说,敌人一个旅的骑兵正从托马科夫卡村向西行进,而步兵第3师原防守托马科夫卡村的一个旅已不知向哪个方向退走了。

两天前调去支援的骑兵第16师集中在谢尔盖耶夫卡村,而它的一个旅还正从切尔托姆雷克斯基耶村出发,尚在行军途中。

电报又说:“不断有敌人部队陆续开到托马科夫卡村一带。”此后它便结束了10月8日白天的工作。

10月9日早晨最早的消息是:昨天夜间骑兵第21师第3旅袭击了布柳明加尔特移民区,抓获到科尔尼洛夫营的俘虏和获得一批辎重。但接着又是令人沮丧的消息,说敌人正在别连科耶村东北三俄里处架设跨越第聂伯河的浮桥,而约有一个连的敌人已用小船渡过河来到我方一岸,一个连正从拉祖莫夫卡方向成行军队形到达。

头脑还来不及判断,敌人真准备在别连科耶村附近渡河,还是这只不过是欺骗,是一种佯动,就又来了一个新的,更加令人惊异的报告,说敌人在巴比诺村附近(据军队侦察材料,那一带的浅滩在第聂伯河右岸是无法渡河的)已经过河,

击退了步兵第1师第5团的警戒哨,正在向波克罗夫斯科耶村发起进攻,而在这个地段充任旅预备队的两个连却没有步枪。

司令部内现有的200支步枪立即送去给步兵第1师师长。

集团军正面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了:我们看到,到10月9日早晨在整个第聂伯河上,从霍尔季察岛(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市)到别连科耶、尼科波尔、巴比诺,都开始了作战行动。<sup>235</sup>在整个第聂伯河右岸骑兵第2集团军的地段上,从别连科耶到巴比诺一线,只有一个人数不多,士气也较弱的步兵第1师,而它同时还担负着在尼科波尔对岸第聂伯河左岸夺占登陆场的任务。

鉴于敌人在巴比诺附近行动活跃,这样又从西方对尼科波尔构成威胁,于是不得不把集团军最后的预备队独立骑兵旅从阿波斯托洛沃立即投入战斗。这个旅是于12时前在佩列沃兹内耶附近渡过布祖卢克河的。

在这里应当说明,在这条对于尼科波尔方向极其重要的道路上,并没有很及时地在布祖卢克河上修建起桥梁,渡河是利用门桥进行的。到19时,敌人继续扩张战果,派出600人的兵力并配有机枪占领了格鲁舍夫斯基库特村。

10月9日13时,我们得知,骑兵第21师在托马科夫卡和莫吉拉布里扬诺瓦塔村东南的高地上进行战斗。一列装甲火车从米罗瓦亚车站予以支援。

同时,这个师的第3旅进到布柳明加尔特移民区,并对霍尔季察移民区附近的渡口进行轰击直至19时,但是这一次对过河之敌的后方进行的大胆袭击,确对其后脑壳咬了一口,却未对其产生任何影响,相反,据我们获悉,第21师的另外两个旅本拟转入反攻却被击退:第1旅被击退到阿尔布佐夫卡村以东的坟地,第2旅则退到了涅伊奥斯捷尔维克移民区以西的坟地。失利后重新整顿,这两个旅伺机再次转入进攻,摧垮了敌人步兵的散兵线,经过勇猛的冲锋攻击,除击毙大量敌军外,还俘获350人。在敌人增援的预备队的压力下,这两个旅又重新后退:第1旅退到奥斯塔拉亚的墓地,第2旅则退到莫罗佐夫的山谷一带,此时天色已黑。

而骑兵第16师,如同后来的材料证明,于10月9日11时,经过短暂战斗,由两个旅攻占了托马科夫卡村的北部,而到10月10日7时前,据第2师司令部报告(第4811号),已在丘马基村“集中”,而由于“敌人占领了”伊格纳季耶夫卡、阿夫多季耶夫卡、格里戈里耶夫卡和韦肖洛耶等村,该师只能和步兵第3师司令部和该师残部在同一个村子里过夜。在集团军野战司令部中几天以后收到的第16师司令部于18时前发出的作战报告中通报说:步兵第3师的部队几乎已遭歼灭,无法抵抗敌人。对于这一情况,第2师司令部也曾予以证实(第4525

号报告):“步兵第3师部队几乎已遭歼灭,无法抵抗敌人的前进。”

到傍晚,骑兵第2师第3旅也接近了丘马基村,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个旅是10月8日从卡缅卡村出发的。师部和该师其他部队则进驻中国城村。在行进途中得知骑兵第16师正在托马科夫卡附近作战,第2师师长罗日科夫便向一个旅下达任务,要求占领托马科夫卡村北部边缘,但这个旅并未完成此项任务,因为在敌人集中了约2000名骑兵的攻击下,第16师放弃了这个村子,退到丘马基村。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

还有一个地段,也使我们遭到失利,那就是尼科波尔市附近。步兵第1师未能在第聂伯河左岸扩张战果,而该师司令部在作战进行中又发现,原来沃佳诺耶村(预计要攻占并加以固守的地点)竟是在一个高丘上,北面是悬崖峭壁,南面和东南面则紧靠大河而十分开阔(也就是说,对进攻者不利),而沿山脊敌人又挖好一条散兵壕。这本应在预先进行地形勘察时就查明,如今却本可不必地葬送了许多人的生命。同时兹纳缅卡村前的河也妨碍了该师的作战,不得不在战斗中临时调整部署,调一个团去从东南方进攻该村(即进行翼侧突击)。

毫无疑问,指挥人员有地形图在手,也看到图上标有河流,但仍然不考虑要履行战术上最基本的要求——对河流及其附近进行实地勘察。这一次看来也发生了同样不可饶恕的错误。除了这些师长和有关旅长本应在冲击开始前就考虑到而不是在战斗中再行处理的原因之外,影响战果的另一个情况,则是敌人集中了大量的兵力,并且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由于对步兵第1师各部队在战斗中指挥不当,以及这个师的指挥人员总的说来松懈散漫,大大影响了这个师的战斗力,致使10月9日该师第2团的伤亡达到指挥人员17名、红军战士272人之多,而仍然未能获得哪怕相对的战果。这种松懈散漫的作风在10月13日表现得最为突出。当时命令要求在6时前作好准备,结果差不多到9时才完成准备;而在阵地上集团军司令竟看到有两个连没有指挥人员,不得不倾听士兵们的正当抗议,等等。

敌人在别连科耶村只进行了一次佯攻,到傍晚即被击退,但在巴比诺村一带部队调动却大力进行。敌人的意图十分清楚。

整整一天,从第2师和第16师没有消息传到集团军野战司令部。

在别连科耶村,总参谋部上校A. B.捷姆尼科夫战死。白卫分子对于自己得力的反革命分子的死亡总要在报纸上登出长长的讣闻:“在遥远的第聂伯河对岸,在别连科耶村附近,一位才干卓越的上校牺牲了,他是杰出的军官……坦克方面的战术领导人……”

《农民之路》报第35号对总参上校捷姆尼科夫之死作了如下的描述：“在第聂伯河岸最后的几次战斗中，暴动者请求我们派出指挥人员予以帮助。我们派去了三名军官，其中之一便是捷姆尼科夫上校。暴动者被红军优势兵力合围后，由于不愿被俘，捷姆尼科夫上校开枪自杀。”

由于缺乏通信联络，骑兵第2师的作战汇报未能及时送到，至10月9日13时35分（第4800号报告）我们看到的只是：“从托马科夫卡村传来强烈的炮火轰击声，到中午时分又听到机枪射击声。”但是，骑兵第2和第16师的指挥人员听到这些“声”后是否有意前去支持友邻，作战汇报一字未提。

### 10月10日在尼科波尔市和巴比诺村附近发生了什么事？<sup>236</sup>

10月10日13时前，从骑兵第2集团军独立骑兵旅送来报告说，该旅派往敌人后方袭击格鲁舍夫斯基库特村的那个骑兵营被压迫到波克罗夫斯科耶村以南的西西纳河岸边，而敌人得以取胜完全是依靠地形条件，那一带骑兵无法作战（是芦苇浅滩），而步兵人数很少，斗志也差。

到17时前，骑兵旅集中在波克罗夫斯科耶村的东北部边缘，遭到较大伤亡。但该旅也使敌人遭受重大的损失，在冲击中砍死步兵第48团（原阿列克谢耶夫团）约200人，俘虏50人。在骑兵第21师地段上，敌人自黎明时起以约1500名骑兵从西方，以1个步兵旅约1000人从东方，对阿纳斯塔西耶夫卡村实施进攻。

到13时30分以前，第21师师长李森科同志从马尔加涅茨车站报告说，敌人以大量兵力从托克马克方向向尼古拉耶夫卡、戈罗季谢、克拉斯诺格里戈里耶夫卡等村实施进攻。（这正是该师在这一天清晨丢失四门火炮的那一时刻；后来“谎言编造者”们断言，敌人进攻时这个师正在睡大觉。）

尽管试图进行相应的抵抗，到17时前该师还是被迫退到克拉斯诺格里戈里耶夫卡村以北的一些高地，整整一天之内未能摆脱敌人，而到21时前则已经从距尼科波尔市以北3俄里的新巴甫洛夫卡后退。该师师长报告说，“敌人利用骑兵试图在尼科波尔以北向西扩张”，这就是说正在从北面迂回尼科波尔。

10月10日整整一天，第21师未能和骑兵第2和第16师取得联系，正如同集团军野战司令部得不到这两个师的消息一样。在这里应当说一说影响这两个师同集团军野战司令部联系的原因之一。10月9日至10日的夜间，位于肖洛霍沃村的驻第2师流动军邮站遭到土匪的袭击而被驱散，其间一名战士被打死，一名负伤。在这个村里重新建立的军邮站又发生了一次这样的事。10月14日，土匪被擒获，原来竟是当地居民，经查明后处决。

由于丧失了同集团军司令部和第21师的通信联络，以及处于同敌人直接接

触之下,第2和第16师留在宿营地点未动,只派出人员侦察,并未根据第21师地段上和尼科波尔师附近不间断的炮声而积极行动起来。不过,到10月10日9时前,骑兵第2师第3旅占领了彼得罗夫卡、切尔诺格拉佐夫卡、格里戈里耶夫卡等村庄。

从10月10日18时40分向骑兵第2师发布的第4665号命令可以看出,敌人从渡口向西北方向扩张战果,占领了伊万格勒、韦肖洛耶、卢卡绍夫卡、涅伊戈尔斯特、米哈伊洛夫卡、托马科夫卡等村庄。

学员旅于17时前占领了博加特、格里戈里耶夫卡、丘马基等村。

直到独立旅旅长乌里茨基同志通报了尼科波尔城下的形势(于16时收到),第2和第16师师长才召集会议,定下决心:第16师于10月10日夜间向托马科夫卡发起进攻,然后继续向南方前进;骑兵第2师于10月10日傍晚调整部署,以便前出到敌人右翼,其中第1旅到达新伊万诺夫卡村,第2旅到达谢尔盖耶夫卡、彼得罗夫卡、谢苗诺夫卡等村,第3旅到达维索卡亚拉科瓦村。到10月10日傍晚,这两个师的侦察人员终于查明,托马科夫卡村只有200名骑兵守卫,原先曾驻守这里的敌人骑兵部队,数量不详,已向南方和西南方向转移。

在集团军右翼地段上,至21时敌人占领了格鲁舍夫卡村;其骑兵侦察队进到托克车站和波德斯捷普内会让站,并在那里炸毁了铁路路基,致使几小时后从尼科波尔撤退时无法撤出装甲火车、装甲汽车、高射炮以及其他物资。

第聂伯河右岸尼科波尔附近已经弃守。敌人曾突入尼科波尔,但被击退。日终时得知的消息是:第21师第2和第3旅留在马尔加涅茨车站,而该师第1旅则在克拉斯诺格里戈里耶夫卡以西进行战斗。就在那个马尔加涅茨车站附近,步兵第8团被围,部分被活捉,部分被消灭。这就是10月10日晚上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获得的消息。

后来得知,第21师第3旅和步兵第1师第3旅曾被完全切断。这两个旅到10月12日才突出重围,在阿波斯托洛沃车站与自己的师会合。

### 寻找集团军各部

10月11日1时40分,用直达电报接通了哈尔科夫\*,向方面军司令员报告了骑兵集团军正面的形势,并强调说明,集团军副司令戈罗多维科夫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马科申已于夜间乘汽车去中国城村,寻找骑兵第2和第16师,设法把它们投向尼科波尔,同时10月11日早晨集团军司令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 当时南方面军司令部在哈尔科夫。

波卢扬出发去前线。<sup>237</sup>阿波斯托洛沃车站正在仓促撤退,等等。集团军司令命令放弃尼科波尔,占领波克罗夫斯科耶、苏利茨科耶、利曼斯科耶、切尔托姆雷克斯基耶、新伊万诺夫卡等村庄一线。

10月11日4时,从哈尔科夫获悉对于第060号战役命令的答复:“无论阿波斯托洛沃、尼科波尔、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一带的形势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不能允许第6集团军的左翼溃败和该集团军从第聂伯河一线,特别是从卡霍夫卡登陆场后退。骑兵第2集团军必须彻底完成自己的任务,即使付出自我牺牲的代价也当在所不惜。第087/сек 303/он号”。\*

这个回答使集团军司令振奋起来,因为南方面军司令原则上批准了定下的决心,只要求集团军不怕牺牲,挽救第聂伯河右岸的形势。应当承认,负责人员的状态十分糟糕:要知道整个夏天敌人在第聂伯河左岸一直不断取得胜利。而在右岸,敌人显而易见地,而且相当顺利地扩张战果也已好几天了,似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把他们阻挡住。又有谁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得胜一方士兵的士气会有多么高涨,而反之亦然。

与此同时,在集团军司令尚未获得任何消息的地区内,即与其断绝了联系的第2和第16师所在的地区内,发生的情况如下:

在执行10月10日23时30分向骑兵第2师发布的命令时,作为我们已知的这两个师师长会商的结果,第10团于10月11日4时30分占领了在维索卡亚、大路旁的鲍里索夫卡、丘马基、尼科波尔方向上的德米特里耶夫卡。这个师的第2旅于10月11日8时前占领了谢苗诺夫卡村,并进逼阿纳斯塔西耶夫卡村,在那一带该旅抓获不少俘虏,并虏获装满炮弹的炮兵辎重车,使集团军后来得以在10月14日战斗前夕补充到弹药。

第16师第3旅于8时前占领托马科夫卡村,并向米罗瓦亚车站继续前进。第1旅立即也进入托马科夫卡,和他们在一起的有来到那里的副司令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关于这一切马科申同志都有通报。随着第16师各旅之后进入托马科夫卡村的还有步兵第3师的部队,不过这个情况在方面军的作战汇报中加上了“通过战斗……”这样的渲染,当然也是以集团军司令的相应报告为依据的。

10月11日早晨,骑兵第2师从自己的骑兵侦察队获知,克拉斯诺格里戈里耶夫卡村没有任何军队防守,而第21师已经退往尼科波尔。

\* 参见注释232。

10月11日7时30分,集团军副司令戈罗多维科夫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马科申来到第2师司令部。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他们是10月10日夜从阿波斯托洛沃车站出发的,身负重要任务:找到被隔断的骑兵第2和第16师,并把它们投向尼科波尔及其以西地区。作战形势瞬息万变:弗兰格尔迫不及待地急于利用他向右岸突然奇袭造成的令人震惊的效果,企图造成精神上的震撼,以保证胜利。这一点他开始时倒也有些成功,但看来一时得手也让这个疯狂赌徒自己上了圈套。

现在让我们把在西南方向(尼科波尔—切尔托姆雷克斯基耶村)作战的骑兵第2和第16师放在一边,先看看尼科波尔以西和阿波斯托洛沃车站发生了些什么事。

根据面临的危急形势下达了集团军野战司令部从阿波斯托洛沃向新巴甫洛夫卡(在捷尔内车站和卡拉乔夫斯科耶之间)转移的命令和规定集团军前进作战指挥所暂时设在尼科波尔西北40俄里处的沙拉波夫卡村之后,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波卢扬也带上必要的工作人员于10月11日8时乘坐二辆汽车前去找集团军所部。

与此同时发现有步兵纵队和辎重从肖洛霍沃村方向也向尼科波尔方向行进。所有这一切令人想到在尼科波尔附近敌人面临的形势,可能迫使其不得不中止向西方的扩展,并有可能回到当天的出发位置。只有第2师或第16师毫无疑问地从北方出现才会造成这样的形势。集团军司令的这种设想后来竟得到惊人的证实。

集团军司令、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工作人员乘坐的汽车在茹拉夫廖沃村附近受到不欢迎的接待后,转向尼古拉耶夫斯基村,并在这个村子附近遇到了骑兵第21师的第一批骑兵侦察队。他们也对呼喊和汽车喇叭声犹豫了很长时间,并准备离去。很快又发现了步兵第1师的骑兵团,当该团团长听到这样的问话:“你们向哪里退却?”时,远远显露出高大的身材回答说:“去多尔金采沃……”这个地名他念得十分清楚,说明他讲的是真话,而且确实义无反顾地想一下子退到多尔金采沃。最后,终于还是把骑兵第21师、独立骑兵旅和步兵第1师的部队留在了叶卡捷琳诺夫卡到沙拉波夫卡村的高地上。他们就在那里宿营过夜,准备10月12日向南转入进攻。

在整个乘车行驶期间,除了上面提到的在茹拉夫廖沃的那次遭遇外,没有在近处看到有白军存在,因而也没有看到任何,如同第1师师长向集团军司令报告的那样,“对集中的第1师和第21师从两翼实施包抄”的迹象。由于丧失了对



自己的信心,又感受不到附近有友邻支持,步兵第1师、独立骑兵旅和骑兵第21师,在早晨试图在临时选定的阵地进行抵抗而被击退后,看来就把敌人任何一种侧翼行动,甚至极远处的动作,都当作为包抄,于是急于尽早撤走,这才导致他们同敌人脱离接触,而敌人在这种情况下也迅速撤退而停止了对上述部队的追击。

是的,看来这些部队这一天也不想表现出特别的意愿。早在10月11日9时30分就向第21师发布的第241号命令可以证明这一点。师的一部受命执行集团军发布的命令,而给另一部分则已规定了宿营的地点。可以设想,在步兵第1师的部队中也存在这种倾向,如果考虑到提到过多尔金采沃这个地点的话。这里可以看出一种完全绝望的情绪。

这些部队同友邻的通信联络,以及和敌人的接触,已经完全丧失了。也就是说,集团军发布的关于10月11日的作战命令的基本思想并没有被这些部队领会:并不是在放弃尼科波尔之后按照要求在尼科波尔西北一线(苏霍伊切尔托姆雷克、切尔托姆雷克斯基耶一带山梁上)转入积极防御,从而制止白军发展进攻,等待骑兵第2师和第16师开到,而是这些部队早在9时30分即已收到今夜宿营地点的指示。不言而喻,用这样的方法在战斗中指挥部队,无法激起顽强固守的士气。给人造成的印象是,今天的作战无足轻重,既然从早晨起就指定了宿营地点,战士们会禁不住力求在三天毫不停顿的战斗之后好好休息一番。

但是,所有这一切情况却并没有妨碍第21师司令部在10月11日15时上报的第33号作战汇报中通报说:“骑兵第21师于9时30分前占领了切尔托姆雷克斯基耶村以东和东北的一系列高地(这正是集团军发布的命令所要求的)。敌人在步兵第1师的地段上发起进攻,致使该师连同其骑兵团向叶卡捷琳诺夫卡、巴伊达科沃方向退却。鉴于该师退却,骑兵第21师也向后撤退。右面同步兵第1师、左侧同骑兵第2师保持通信联络。我师扼守着48.7高地。”

应当说明,在这一段时间内,并没有任何人试图进攻这些高地。

还是这个师司令部的作战汇报,不过是10月11日20时以前上报的(第35号),写道:“我师遂行集团军的第060号命令,于7时在尼科波尔车站附近集中。于7时20分,随步兵第1师之后,向切尔托姆雷克斯基耶村退却,以便占领阵地。7时35分,敌人以1000名骑兵的兵力从尼科波尔东北方向发起进攻。第2旅进行了战斗。敌人分别以两个集群向杰多沃的三座坟方向和向叶卡捷琳诺夫卡、塔尔诺瓦塔方向发起进攻。我师进占西面的高地进行战斗,直至14时。14时30分收到报告称,敌人正从肖洛霍沃村向叶卡捷琳诺夫卡、尼科利斯基前进。第2旅被派出迟滞敌人,而第1旅则从东面阻挡敌人,以便步兵第1师和独

立骑兵旅部队退却,至18时开始向费多西耶夫卡(沃罗季诺夫卡)退却。”

所有这一切发生的时间,或者说应当发生的时间,正好是集团军司令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汽车恰恰位于作战行动的视野之内,以及他们终于在茹拉夫廖沃村附近遭到射击。但是如上所说的情况,以及本应伴随一些部队的顽强抵抗和另一些部队的据险固守的炮火射击声,既没有观察到,也丝毫不曾听见。或者是作战汇报中描绘的一切是在此之前很早发生的,或者是又碰到了那一群对我们的汽车十分喜爱的敌人,不过我们当时看到,那一群敌军态度消极,正在退走。

第21师司令部所说的退却的“可能性”却遭到步兵第1师司令部的驳斥,因为这个司令部在自己的作战汇报中却认定另一种完全相反的说法:

“15时前。第03号。第1师各部于10月11日清晨根据第060号命令占领了阵地,但鉴于第21师实施退却,而敌人又占领了肖洛霍沃村,只好向西北方向撤退。独立骑兵旅部队受领消灭肖洛霍沃村之敌的任务,但遇到敌人在12辆装甲车和炮兵支援下的顽强抵抗。各旅集中在叶卡捷琳诺夫卡村。敌人显示出向集中的第1和第21师实行两侧包抄的意图。”后来得知,独立骑兵旅10月11日在肖洛霍沃村附近确实经受了敌人的激烈冲击,但因疲惫不堪,又受到重大伤亡,向北撤退。

白卫军指挥部通过《农民之路》报(第31期)之口在一篇题为《新的胜利》的报道中对于骑兵旅的这一次英勇作战说道:“独立骑兵旅仓皇逃窜……”

现在可以肯定地说,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挥,对敌人并未进行过特别的抵抗。这是在向集团军发布第060号命令时的疏忽,集团军司令在10月11日了解了形势及出现的原因后,就认定了这个不足。但是,这一实际事例在这一天之后的所有参加者都不会再重复。自然,必须和应当指出,两位师长这一次也都表现出缺乏机动权变的能力。如果集团军司令部忽略了指定一名总的领导人,那么其中一人应当或者通过补充命令按照组织上的上下级关系主动担任总的领导,或者共同就此协商。

现在再回过头来谈骑兵第2师。10月11日早晨,由于对第2旅在阿纳斯塔西耶夫卡村俘获的科尔尼洛夫师炮兵营运输队中尉捷尔斯基赫的询问,这个师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消息。这名中尉肯定说,渡到第聂伯河右岸来的有科尔尼洛夫师和马尔科夫师的部队、德罗兹多夫师的后备营、属于库班登陆军编成的巴比耶夫将军的库班骑兵第1师,马尔科夫师(其编成有第1、第2和第3团)向北发起进攻,旨在阻止我军来自北面的攻击。这个师的任务应当看作攻防兼有

的性质；它应当保证大量骑兵部队攻击第6集团军时能扩张战果。骑兵和科尔尼洛夫师向西南方向发起进攻。德罗兹多夫营留在布尔瓦利德—霍尔季察地域守卫渡口和部队的运输工具。那一名中尉又供称，皮萨列夫将军的军本应全部渡到右岸，但还在10月10日（德罗兹多夫师）就留在了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东北一带。敌人的目的在于：在第聂伯河右岸展开进攻，以便切断我卡霍夫卡集群。

不能说，在右岸形成的局势在哈尔科夫的自我感觉中竟会没有反映：“10月11日。第093/сех 319/он号。<sup>238</sup>敌人再次向西涅利尼科沃方向开始积极行动。据此，有可能出现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以北，大约在杜博维、瓦西利耶夫卡村地域渡过第聂伯河，以便向在卡霍夫卡方向行动的我右岸集群部队的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

10月11日夜骑兵第2师各部的配置位置为：第1和第3旅在切尔托姆雷克斯基耶村（当地称作新尼科拉耶夫斯科耶），第2旅在袭击阿纳斯塔西耶夫卡村后位于克拉斯诺格里戈里耶夫卡村。骑兵第16师也位于这个村子里。

到10月11日24时前，关于骑兵第2师正面上的情况，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部得到的消息极少。司令部在下达第01号命令\*时，只能利用以下的材料：“失去了同敌人的接触，这是骑兵第2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今天亲自作出的判断。总体上得知，敌人占领了尼科波尔、格鲁舍夫卡一带。曾指示第6集团军左翼部队在敌人的压力下向科斯特罗姆斯科耶村退却。看来，敌人的目的在于把第6集团军打退到第聂伯河右岸，以便肃清卡霍夫卡登陆场。关于第6和第13集团军没有准确的消息，关于骑兵第2和第6师的情况也是如此……”通过这项命令，向尼科波尔集群（下辖步兵第1师，骑兵第21师和独立骑兵旅）下达的任务是：10月12日转入进攻，并占领托克车站、波德斯捷普内会让站。

托马科夫卡集群（下辖骑兵第2和第16师）于10月12日仍然按照由戈罗多维科夫和马科申面交的为10月11日规定任务的第060号作战命令的精神行动，该命令至10月12日仍未失去作用。

革命军事委员会自10月10日晚上起采取的措施（派出戈罗多维科夫和马科申，并延续到10月11日，以及集团军司令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出巡）取得辉煌的结果。尽管10月11日集团军司令还没有获得有关第6和第16师的准确消息，但是对于10月11日的命令还是交到了这两个师手中，并且付诸实施：几个师出乎敌人意料地在其后方出现，无疑迟滞了敌人，使其无法在他所占领的

\* 见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6号全宗，3号目录，17号案卷，第34张。

肖洛霍沃村以西扩张 10 月 11 日的战果(这无疑是他们追求的目的),而且相反,还使他不得不退回去,在切尔托姆雷斯基耶、科皮洛夫卡、波克罗夫斯科耶、佩列沃兹内耶几个村庄集中,以便查明如此突然发生的、使其所有打算遭到破灭的新的情况。

相反,骑兵第 2 和第 16 师于 10 月 10 日失去同敌人的接触以后,又得以同敌人保持着接触,自然自此它们不会也不应当再丢失敌人。此外它们又感觉到尼科波尔集群就在附近,这样它们应能于 10 月 12 日向敌人施加压力。10 月 12 日我们还看到,尼科波尔集群也在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的直接指挥下向肖洛霍沃村转入进攻(当时认为该村为白军所占领),然后向托克车站、波德斯捷普内会让站前进。

这样一来,敌人便陷入了如同四面遭到围猎的野兽一般的境地。

总之,虽然实际上并无通信联络,骑兵第 2 集团军不能不感觉到这一点,而仍然从 10 月 12 日起以相互配合一致的突击开始行动,到这一天晚上从东北、北面和西北把敌人包围。这一情况使敌人 10 月 12 日整整一天和 10 月 12 日夜间一直停留在其所占领的地域。

就是这样骑兵第 2 集团军走向历史允许它参与的 10 月 13—14 日的事件。但是,如果不是这个集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采取上述种种措施,那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退到多尔金采沃……

#### 共和国为击溃弗兰格尔而付出的代价

白军在尼科波尔附近的胜利,在反革命的史册上将作为在苏维埃共和国境内最后一次胜利而记载下来。正因为如此,我们把这次胜利的结果称为击溃弗兰格尔男爵而付出的代价。

军事科学要求军事首长有时作出超乎寻常的机断行事的决定,从庸夫俗子的观点看这种做法不会得到赞扬,但这种做法往往却能拯救局势。

向弗兰格尔付出这样的代价是极其沉重的,令人心痛得难以忍受。但是,遥远的、引人入胜的前景却又无条件要求人们作出这最后一次让步。关于这一点向方面军司令员作了报告:“尼科波尔弃守。”

但是,我们军人在这种时刻是遵照历史上的先例行事的,即“莫斯科放弃了,但没有放弃俄罗斯”……

关于我们为了击溃弗兰格尔而向他支付的代价的总数,我们可以从白卫军的作战汇报中看得很清楚,那里对此并未夸大。《农民之路》报第 31 期作了这样的描述:“新的胜利。9 月 30 日(即 10 月 13 日)。在尼科波尔地区,我们英勇

的军队击败了红军,抓获三千多名俘虏,虏获八门火炮、六辆装甲汽车、四节火车车厢,一个带若干舟桥的摩托化舟桥连,以及许多辎重和其他战利品。独立骑兵旅仓皇逃窜。红军的步兵第8团,包括团长在内,全部被俘。第4和第5团几乎全部被俘。红军步兵第1师差不多被全歼。”

同一家报纸第35期随后又对紧接左岸胜利之后在右岸的战果作了报道:“在从9月26日至10月1日的五天战斗中,我军在第聂伯河右岸击溃了两个步兵师(第1和第3师)和两个骑兵师(第16和第21师),同时有六个步兵团(第4、5、8、19、23、24团)全部被俘……”

### 转折

10月12日14时前,“被击溃的”骑兵第21师到达佩列沃兹内耶村西南诸高地,敌人的哨兵从那里向南方撤退。肖洛霍沃村已没有敌人。至16时,从尼科波尔方向有一些步兵乘坐轻便马车驰向切尔托姆雷克村,在我炮兵火力射击下他们散开成散兵线。一小时后,尼科波尔又派出一个团,经炮兵火力击退,也向南方移动。最后,至18时,演变成一场激烈的战斗,使敌人不得不分别把兵力投向两个正面:一部分对付从北方到来的“被击溃的”第21师,一部分抵抗从东北发起进攻的骑兵第2师。

就第2师而言,这一天是这样开始的:至9时前,侦察报告说,有敌人的强大纵队从尼科波尔方向向切尔托姆雷克斯基耶村前进。至10时,在切尔托姆雷克斯基耶村以南5俄里处的德意志人第2号移民区附近的高地上,该师的部队已经触发了战斗。

至15时以前,第1旅在战斗中突入并占领了切尔托姆雷克车站附近一个村庄的北部,但随后又被敌人从那里击退。敌人在炮兵火力的掩护下以大量兵力向第2号移民区转入进攻,并向其左翼实施包抄。该师部队虽多次转入进攻,但最后不得不在夜暗降临后退到叶卡捷琳诺-米哈伊洛夫卡、叶卡捷琳诺夫卡和塔尔诺瓦塔等村宿营。

与此同时,该师第2旅奉命(从克拉斯诺格里戈里耶夫卡村)来到切尔托姆雷克斯基耶各村会合,在快到达时发现敌人强大的骑兵部队也正向这些村庄前进,遂转入进攻,但遭到各种火力的袭击,退到这些村庄的后方。当再次接到占领这些村庄的命令后,该旅转入坚决的进攻。敌人经受不住猛烈的攻击,开始后撤。该旅追击敌人直至天黑,然后在切尔托姆雷克斯基耶诸村宿营,直到13日。抓获一批俘虏。12日夜间骑兵第2集团军的态势如下:步兵第1师和独立骑兵旅占领了肖洛霍沃村;骑兵第21师占领亚历山德罗夫卡村、叶卡捷琳诺夫

卡村(图上无);第2师:第1旅占领切尔托姆雷克斯基耶诸村,第2旅占领叶卡捷琳诺-米哈伊洛夫卡、尼科利斯科耶、叶卡捷琳诺夫卡、塔尔诺瓦塔。

骑兵第16师从容不迫地占领了新伊万诺夫卡村。

这些消息集团军司令部是24时左右,在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马科申从肖洛霍沃村回来以后,得知的。

10月12日在骑兵第2集团军正面各个地段上作战的敌人为:巴比耶夫将军的库班骑兵第1师、瑙莫夫将军的骑兵第1师和顿河骑兵第1师,以及从尼科波尔方向向克拉斯诺格里戈里耶夫卡方向行进的科尔尼洛夫师的部队。

10月12日夜间敌人的位置为:科尔尼洛夫师在尼科波尔市,巴尔博维奇将军和巴比耶夫将军的骑兵在切尔托姆雷克、科皮洛夫卡、波克罗夫斯卡亚等村,而步兵第6和第7师在格鲁舍夫斯基库特和格鲁舍夫卡。

一点也没有关于我军步兵第3师和第46师(左邻)的消息。

敌我双方的上述态势使红军指挥部首长的头脑中产生将敌人牢牢合围在芦苇滩中并将其歼灭的思想。敌人已被骑兵集团军的部队钳制住而无法转移,他们想的已不是击溃对手,而是不得不在他们突然闯入的陷阱中来回奔跑。用了两天时间,即10月11日和12日,他们才到达肖洛霍沃村,但就在11日又不得不再从那里退走,因为在其后方突然出现了两个骑兵师。10月12日一整天敌人也未能取得重大进展,并因在肖洛霍沃附近出现了一个强大的集群(也就是他在10月11日轻而易举地击退回北方的那个集群)而感到不胜沮丧。

现在回想当时的情景,可以有把握地说,还在10月12日夜间,白军指挥部就已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处境,并不时把眼睛瞟向第聂伯河左岸了。

红军指挥部则决定对当前出现的形势加以利用。红军骑兵第2集团军指挥部的计划在于:将敌人的大量骑兵部队从他们目前所占有的村庄驱赶到芦苇滩内,然后会同第6集团军的左翼部队将其合围在格鲁舍夫卡村和格鲁舍夫斯基库特村一带,并将其歼灭,其中应既包括巴尔博维奇和巴比耶夫的骑兵部队,也应包括其步兵第6和第7师在内。他们都在第聂伯河右岸逗留得太久了。<sup>239</sup>

把巨大的希望寄托在第聂伯河身上。

### 倒霉的10月13日

白卫分子的读者们在9月30日(10月13日)可以从报纸上看到俄国军队总司令部的这样一则编号为第641号的官方文告:“我军的进攻在北塔夫里亚全线继续发展。一贯无比英勇的我军部队今天发起急速猛烈的突击,在古利亚伊波列、沃兹德维任斯卡亚、罗日杰斯特文斯科耶一带粉碎了向奥列霍夫进攻的

一个红军强大集群。又抓获三千多名俘虏,并虏获火炮、机枪和其他战利品。在第聂伯河右岸,我追击部队在阿波斯托洛沃一带战斗。第聂伯河下游一切平静。”

可是10月12日23时,向骑兵第2集团军发布了第06号命令\*,对10月13日的任务作了部署,具体如下:

步兵第1师于6时从肖洛霍沃村向佩列沃兹内耶村发起进攻,然后沿布祖卢克河左岸扩展。骑兵第21师随步兵第1师之后2—3俄里的距离内行进。骑兵第2师向切尔托姆雷克、波克罗夫斯科耶发起进攻,切断敌人同尼科波尔的联系。为此,应在10月13日6时前在切尔托姆雷克村北面林间空地集中。独立骑兵旅沿布祖卢克河右岸向格鲁舍夫卡村进攻,并同第6集团军部队保持联系。骑兵第6师留做集团军预备队,控制在切尔托姆雷克村、切尔托姆雷克斯基耶村一带的高地上,保障进攻的部队免遭从尼科波尔方面向其后方实施迂回。

这一天(10月12日)晚上,集团军司令收到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马科申从切尔托姆雷克斯基耶村送来的便函,在信末提出这样一个愿望:“我的意见是,您最好能亲自到切尔托姆雷克斯基耶村来,亲自指挥。”集团军司令员对此回答说:“康斯坦丁·阿列克谢耶维奇,您的便函收到了。从形势看,我在这里更加重要。命令已经分发。请您在第16师,保护我们免遭来自尼科波尔方面向后方的突击。明天将要决定弗兰格尔男爵的命运。请把指挥人员激励起来,并鼓舞士气。米罗诺夫。”

从肖洛霍沃村向在切尔托姆雷克斯基耶村的第2师和第16师发送命令的事遭到重大挫折,命令也差一点成为敌人的战利品。考虑到这个命令特别重要,又特别紧急,专门派出一名负责的工作人员,精心装扮,挑选了两匹当地民用的良马,并配备警卫前去发送命令。一再对派去的人员反复叮咛,当从肖洛霍沃出发时,一定要车夫准确知道发送的路线,即:前去切尔托姆雷克斯基耶村,因为另有一个切尔托姆雷克村已为敌军占领。

尽管交待到此种程度,还是发生了集团军司令最怕出现的事:车夫还是把送信人员载上了通往切尔托姆雷克而不是通往切尔托姆雷克斯基耶的道路,命令也几乎落入敌人手中。至少二匹马都被打死,车夫和警卫人员被敌人俘虏,只有信使本人携带命令因偶然的原因奇迹般地脱险回到司令部。于是不得不第二次再把命令送去,结果耽搁到10月13日4时45分才把命令送到骑兵第2师,而

\* 见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6号全宗,3号目录,112号案卷,第263张。

送达第16师的时间就更晚了。

这一错误的后果十分严重:第6集团军收到拟订的作战计划后于6时开始行动,虽然还只表现为炮火准备,而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部还不知道命令是否已经发送到自己几个师的手中。而与此同时,步兵第1师的部队行动极其松懈拖拉,不是在6时前,而是直到8时前才作好战斗准备。精心准备的一个计划,就这样被在向骑兵第2和第16师师长发送命令途中倒霉的偶然事件所破坏。

其间,敌人感觉到我骑兵第2和第16师从北面和东北方向对其构成威胁,于是自10月13日早晨起自己先向肖洛霍沃村转入坚决的进攻。其骑兵侦察队自8时起即试图冲入亚历山德罗夫卡村,但被机枪火力击退。至9时45分以前敌人即以强大的骑兵部队转入进攻,并于12时前逼退骑兵第21师,占领了肖洛霍沃村以南和东南的高地,并派出一个骑兵团从阿列克谢耶夫斯科耶、沃斯克列先斯科耶方向对这个村实施迂回。到8时以前,从独立骑兵旅已经收到报告说,敌人占领了布祖卢克河渡口,一个骑兵纵队正向乌斯季卡缅车站方向行进,另有步兵成散兵线也在向该处前进。

为了理解负责的指挥人员在这个时刻由于面临的形势而造成的状态,应当看一看地图。同时还应记住,那时还没有关于第2师和第16师的消息。不过为了全面掌握情况,还是要提提第16师这一天的形势。至13时前,该师的一个旅进到了涅普柳耶夫斯基村,另一个旅按照规定的任务前出到苏霍伊切尔托姆雷克山梁一线,但迟了很长时间,并向尼科波尔和新巴甫洛夫卡村派出侦察。这个骑兵侦察队同敌人的骑兵侦察队在尼科波尔附近发生了交火,并迫使其退向波克罗夫斯科耶,从那里敌人已经用炮火开始回击。该师第3旅集中在大克鲁塔亚的山梁上。但是,关于这一切在10月13日整个这一天中集团军司令部一点也不知道。到10月13日夜間,这个师有两个旅集中在叶卡捷琳诺-米哈伊洛夫卡村,一个旅集中在肖洛霍沃村,但这个旅虽然和集团军司令部同在一个村子中,却并未向它报告自己的位置。

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如果说由于缺乏通信联络和第16师师长及其司令部的奇怪行为,集团军司令部未能获悉这个师的行动,那么敌人对它的行动却是一清二楚的,因为在骑兵第2集团军的行动中,好像在“冥冥之中”预先都有所协调,这一点对于敌人绝对不是无足轻重的;他们无疑一定以为红军部队之间保持有畅通无阻的通信联络和指挥。对于从事物正常规律中不得不形成的认识,正是敌人失败的根源所在。如果他们竟能知道我们实际上并不协调一致,他们一定会更加坚决大胆地行动,因为对于骑兵而言,一两个小时的不协



调会产生巨大影响,会使敌人有可能各个击破我们。

由于对第2和第16师的状况毫无所知,而敌人行动颇为坚定,同时又怀疑步兵第1师不能进行任何抵抗,迫使我们几乎不经战斗就放弃了肖洛霍沃村。另一方面,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深知,对于这一天作战的结局他负有多么重大的责任。在看来毫无希望和惊恐不安之中,他发出命令把步兵第1师排除出自己的隶属之下,认定它限制了骑兵的行动和机动自由。同时不得不多次想到,这个师是否已全部被俘,而不是想到要由它来进行抵抗,正因为如此才会命令它向阿波斯托洛沃前进,以便它能不离开第6集团军的左翼部队。

至于对第2师和第16师的情况不明,令人十分痛苦难堪。从晚上起,原先似乎已经建立起的通信联络又一次丧失了。

而与此同时,第21师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下正向肖洛霍沃村以北退却,并最终不得不退入布祖卢克河河谷,又因该河流有许多地方无法渡过,只好分成零星分散的小群渡过这条河到达其右岸。独立骑兵旅根据集团军司令的命令在雷萨亚山和卡拉切瓦之间的坟地中的山梁上集中。

为了制止第21师的部队向布祖卢克河右岸退却,以免一旦敌人进一步扩张战果会使尚未摆脱敌人打击的步兵第1师再次被敌人包围,集团军司令命令各部队停止下来,转入反攻,同时自己带着展开成“拉瓦”队形的掩护排,同第一线战士一起前进。这是必须的,因为这正是米罗诺夫的规则,即当要求战士作出自我牺牲或完成某种要求时,必须牺牲自己或作出榜样,更何况在作战形势下同集团军的战士在一起这还是第一次,人们还不知道他的这一方面。当敌人一发现这一行动,立即向发起进攻的红军部队进行猛烈的炮火射击。一颗炮弹在集团军司令上空爆炸,炸伤了他所骑战马的左肩。集团军司令没有注意到这一情况,继续前进,呼喊失去指挥的战士,努力引导他们随着自己前进。

而在2时33分,正当集团军司令座下的战马负伤,也即他本人面临直接危险之时,方面军司令伏龙芝通过第6集团军司令发来电报说:“以我的名义转告米罗诺夫同志,绝对要求发扬最坚决果敢的行动。”

能否对一个人,当他在履行自己对于工农国家所负的职责时,提出超乎他可能的要求,要他付出……但是,这样的要求提出来了,而且如果这个要求及时收到,也许必然会产生与司令想要做到的相反的结果。

可是,恰如蓄意捏造一样,第6集团军司令这一天偏偏提供了完全未经核实而极易引起惊慌情绪,并对骑兵第2集团军指挥人员造成不良印象的消息,而且进入了方面军10月13日18时上报的第106/сек 362/он号作战汇报。这些过

分殷勤的情报人员这样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又意在达到何种目的呢？我们老百姓把这种人称为饶舌者和挑拨是非者。这一份汇报说：“据第6集团军司令员报告，步兵第6师（即步兵第1师）和骑兵第21师放弃了肖洛霍沃和亚历山德罗夫卡，退到布祖卢克河右岸，目前仍在继续向阿波斯托洛沃和卡缅卡退却。敌人以1500名骑兵的兵力正向托克车站方向实施进攻，试图包围第6集团军的左翼。”

总之，正当向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提出发扬最坚决果敢的行动之时，他正在从布祖卢克河河岸向雷萨亚坟地攀登，以便找到第二匹马。寻找马匹用了半个多小时；无人指挥呼喊的士兵遭到炮火的射击，一部分人向后撤退后又开始向后退，一部分人在布祖卢克河谷的地褶中隐蔽了下来。敌人则在布祖卢克河谷之上成“拉瓦”队形停了下来，其预备队虽然开出，也停止未动。

这正是集团军司令从早晨起就一直在凝神向四周倾听，又注目细致观察搜寻，等待已久的转折时刻。那里……从东北方向和东方响起了炮声。

骑兵第2师，由于前述的偶然情况，直到4时50分才收到第06号命令，本应在6时前到达切尔托姆雷克村北郊，但6时才刚刚开始从宿营地点出发。

这个师的第3旅在咸水河南岸高地上行进到叶卡捷琳诺-米哈伊洛夫卡村以西3俄里处时，遭到敌人小部队的抵抗，遂展开成战斗队形，冒着敌人的强大炮火向西南方向进攻。第1旅从叶卡捷琳诺夫卡出发后，即以急行军前去同第3旅会合，至9时在茹拉夫廖沃村附近渡过咸水河，到达作战地点，担任师的预备队。

第2旅从切尔托姆雷克斯基耶村出发与全师会合，从左侧进入作战地段，向切尔托姆雷克车站发起进攻。

9时左右，在敌人一方出现大规模的骑兵、炮兵和辎重纵队，全都向佩列沃兹内耶村前进。敌人不是对发起进攻的第2和第3旅接战，而企图由翼侧支队在仓促占领的阵地上迟滞这两个旅。显然是要以全部主力扑向肖洛霍沃集群，在将其摧毁后再转过身来对付第2和第16师。

而这里，在肖洛霍沃村附近，集团军司令乘上了第二匹马，倾听着东面传来的越来越清晰的，第2师和第16师迫不及待地等待着的炮声。

对这个轻微的声音敌人也在琢磨。他们当然比红军更早就听到了炮声，也正是这种声音迫使他们，如同我们在集团军司令的坐骑受伤的那一刻所看到的那样，停止对第21师的进攻，并用佯装的“拉瓦”队形做掩护，主力从东北方向投入新的战线。

集团军司令正是利用这个时机下达了第21师和独立骑兵旅转入进攻的命令,而为了进攻不致被破坏,他再一次和战士们一起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和机枪火力走在第一线之内。和他在一起的还有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马科申。敌人的猛烈火力简直把人和马的身体撕成碎片,但是这并未能影响战士们的士气,同伴们的身体在被炮弹炸成碎片后向四面横飞的景象只为他们注入了新的力量,战士们仍然不断向前行进。这是对人的神经是否坚强的考验。第21师的一个旅表现得特别勇敢无畏,集团军司令命令身边的一名协理军官卡恰洛夫同志前去率领这个旅前进。这个旅在此之前曾避而不执行集团军司令关于转入反攻的第一道命令,在就近的地褶里隐蔽了起来。

骑兵旅和第21师从北面和西北方面的进攻,以及第2师从东北方面和东面的进攻,迫使敌人不得不把兵力分散开来。他们几乎在向四面回击,这种情况不可能长久坚持下去。敌人震颤了,无法顶住我军炮火几乎从四面八方进行的交叉射击,开始仓皇后退,丢下火炮、弹药箱、辎重、舟桥器材、装甲汽车,等等。

敌人被击溃了。他们蜂拥退向肖洛霍沃村的西南郊。一昼夜以前,他们曾以胜利者的姿态开进这个庄子。到16时,骑兵集团军的部队作为全权的主人进到波德斯捷普内会让站、亚历山德罗夫卡村、肖洛霍沃一线,并继续追击被击散后向托克车站方向全线溃退的敌人。敌人在骑兵第2集团军面前的这一次退却,第6集团军司令又急忙地作为向托克车站的进攻而向方面军报告。

敌人炸毁布祖卢克河上桥梁的行动说明,他们对于在右岸继续扼守已不抱任何希望,因此预先烧掉自己的舰船。就是在这次退却中,巴比耶夫将军在肖洛霍沃村西南郊被打死。

敌人退出肖洛霍沃村以后,派出强大的后卫防备骑兵第2集团军,又在继续退却的同时在托克车站对第6集团军的步兵第112团和萨布林同志的独立骑兵旅发起猛攻,在18时前强迫他们退到梅因海姆、西蒙菲尔特的移民区。

在从自己退却道路上压退了上述第6集团军的左翼部队后,接着又突然攻击第154旅和第37旅,把他们从格鲁舍夫卡村、马里因斯科耶村一带的阵地上击退,夺占了原先由步兵第6师占领的格鲁舍夫卡,以及马里因斯科耶村。

黑夜来临使战士们各自休息。除骑兵第2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外,在10月13日至10月14日的漫漫长夜中,没有入睡的还有第154旅旅长,他急于击溃巴尔博维奇和为前一天失利报仇而激动不安。

如果说10月13日第154旅和第37旅遭到惨败并从马里因斯科耶村被击退,那么10月14日他们成了赢家。

第6集团军司令在10月14日21时前向方面军作了这样的报告：“第154旅会同第37旅的部队，以萨布林的骑兵旅为左翼，于15时左右突入马里因斯科耶村，把在那里拼力抵抗之敌赶走，使其丢弃火炮、弹药箱和机枪，退过南岸，并在芦苇滩中丢下六门火炮淹在水中。第154旅旅长茹拉夫廖夫表现特别勇敢，第一个冲入马里因斯科耶村，并亲自夺得五挺机枪和三箱弹药。”

关于骑兵第2集团军，不知为什么第6集团军司令偏偏一字未提。

经过10月13日的战斗，骑兵第2集团军从敌人手中夺过了主动权，并于10月14日巧妙地予以利用，目前则回到肖洛霍沃村宿营。

第6集团军的左翼部队退到新沃龙佐夫卡、梅因海姆一线，一个步兵团在托克车站以西10俄里处的铁路线上宿营。

敌人，据后来得知，是在格鲁舍夫卡、格鲁舍夫斯基库特和马里因斯科耶村宿营的。总之，至10月13日晚上以前，敌人的大批骑兵主力是按照红军指挥部的意志向为他们设想好的方向不断撤退。

从10月13日卡霍夫卡登陆场当面各种事态的迹象判断，可以肯定地认为，白军指挥部把10月13日这一天预定为红军厄运来临的不祥之日。就在这一天，白军在十辆坦克的支援下转入坚决的进攻。<sup>240</sup>然而，由于革命之神一意要保佑红军，致使这一天成了白军的不祥之日。按照白军指挥部的意图，他们的骑兵在第聂伯河右岸的任务是：在步兵第6和第7师的支援下击退第6集团军的左翼，并对防守卡霍夫卡登陆场的红军构成威胁。白军在两个相对方向上的配合一致的行动本应在10月13日决定卡霍夫卡登陆场的命运，并将红军击退到第聂伯河右岸。

但是，10月13日敌人在两个方向上都遭到彻底的失败，并丧失了主动权。在卡霍夫卡登陆场当面的攻击被打退以后，几乎所有坦克都留给了我们，而在右岸，在同骑兵第2集团军的战斗中，敌人不仅遭到失败，而且，如前所述，也丧失了用以保证胜利的主动权，而红军指挥部则在夺得主动权以后，直至最后击溃弗兰格尔并把他赶出克里米亚为止再也没有丢失主动权。

但是，尽管在10月13日和14日两天显然丢失了主动权，白军仍然毫无顾忌地，通过自己军事观察员之口（《农民之路》报第38期），继续断言：“10月1—14日，全线的主动权再次回到俄国军队手中，它正在各个方向上追击被击溃的敌人。”经过询问10月13日在肖洛霍沃村附近战斗中抓获的俘虏得知，在骑兵第2集团军当面作战的是白军的三个骑兵师：库班第1师（辖常备主力第1团、科尔尼洛夫团、拉宾团、乌曼第2团和扎波罗日第6团，兵力为1800名骑兵，拥有

11门火炮和40挺机枪)、于10月10日在乌什卡尔卡地域渡过河来的骑兵第1师(辖第1、第2和第3混成团,以及近卫混成团,兵力为1200名骑兵,配有11门火炮和40挺机枪),以及同时和在同一地点渡河的阿斯特拉罕—捷尔斯科师(兵力为1500名骑兵,拥有八门火炮和46挺机枪,师长科瓦连科将军)。在敌军之后有一个舟桥系列跟进。格鲁舍夫卡村(在乌什卡尔卡附近)当面的浮桥于10月10日架好。

### 骑兵第2集团军10月14日不曾辜负共和国的期望

10月13日晚间,炮声刚刚停息下来,报告接踵而至。众口一词都是:“炮弹没有了……”14日清晨得知,炮兵已经得到补充,是从第2师第2旅10月12日袭击阿纳斯塔西耶夫卡村时以及在10月13日肖洛霍沃村附近的战斗中从敌人手中夺得的储备中得到了足够的炮弹。

在骑兵集团军的生活中,10月14日这一天,应当做为光辉的篇章载入革命战斗的史册。这一天集团军是以这样一项作战命令开始的,但是由于没有通信联络而无法发出:“骑兵第2集团军第08号命令。10月14日1时。肖洛霍沃村。经过10月13日在肖洛霍沃村附近的激烈战斗,从尼科波尔方向被击退的敌人已向西方及西南方向退却。敌人的兵力为三个骑兵师(库班第1师、骑兵第1师和捷尔斯科—阿斯特拉罕师,总兵力4500人,有火炮30门)。没有更多有关敌情的消息,也不清楚敌人到达了哪一线。

骑兵第2集团军终于得以在肖洛霍沃、佩列沃兹内耶一带集中。也没有关于我军的消息。

我命令:集团军在10月14日6时以前在肖洛霍沃村以西集中,以便形成强大的拳头向白军骑兵实施毁灭性的突击。

1. 骑兵第16师向托克车站、尼古拉伊塔利德意志人移民区方向,并进而向新沃龙佐夫卡、科斯特罗姆斯科耶(最后一点是假设的)前进。该师应派出强大的侦察摸清卡缅卡、阿波斯托洛沃方向的情况,再从那里转向科斯特罗姆斯科耶。

2. 第21师处于第16师右翼之后约3—4俄里的距离上,同第16师和我保持密切的联系。

3. 独立骑兵旅在第16师左翼之后3—4俄里的距离上向马里因斯科耶村方向前进,向格鲁舍夫卡以及继而向南派出侦察。

4. 骑兵第2师担任集团军预备队。应同右邻骑兵第21师及左邻独立骑兵旅保持联系。在第16师之后5—6俄里的距离上行进。

5. 我将随同骑兵第2师行进,报告送往那里。

6. 代理人:戈罗多维科夫同志和罗日科夫同志。

对自己和对敌人都要顽强而无情地行动。

签名: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马科申。”\*

在执行这项命令时,集团军到7时前才在指定地点集中完毕,而且还不包括第16师。直至8时它还没有来到。此时,不得不对已下达的命令作出改动,而主要的则是在减少了整整一个师的情况下是否仍然敢于去完成任务,因为心里知道,除了列举的敌人骑兵之外,在格鲁舍夫卡村和格鲁舍夫斯基库特村还有步兵第6和第7师。

决定由第21师代替第16师担任前卫在先头行进;接替第21师位置的是第2师的一个旅,而集团军预备队只剩下第2师的两个旅。集团军的兵力减少了整整一个师,但已不是仔细考虑的时候了。

在集团军展开成战斗队形之前,集团军司令在列成预备展开的纵队队形的集团军正面驰行一周,然后向军队发表了简短但满怀自信的演说,要求他们蔑视死亡,并命令把红旗展开。

“同志们,今天是伟大的历史性的日子!今天红旗将要庆祝自己的胜利,并将在空中骄傲地飘扬,让男爵从远处一看到它就会害怕得心脏收缩起来!今天我们就要扼住男爵的喉咙,将他扼死!今天波兰就应当签署停战协议。你们应当用自己锋利的马刀,用自己的鲜血,从资产阶级手中为共和国夺得和平!!!”——集团军司令就这样结束了战前对战士的鼓舞士气的谈话。

从一清早起就浓雾弥漫,好像故意要遮住好奇者的视线,不让他们看见集中在一起的红军大批骑兵。左右友邻在做些什么,大雾茫茫之中也什么都看不见。周围一片寂静,这同昨天留下来的还历历在目的印象无法联系在一起。

集团军司令说:“我怕经过昨天一夜白军都溜到左岸去了。这种寂静令人十分可疑。如果他们未受到惩罚而竟然一走了之,未免令人沮丧。”

然而这种疑虑是多余的。10时左右,第一声火炮射击忽然响起,接着步枪声、机枪声相继传来,其中又夹杂着火炮的轰鸣。

12时20分,第21师先头部队跨越铁路线,到达马里因斯科耶村附近西北方向的一线高地,与敌人触发了战斗。敌人用火炮和机枪进行了震人心魄的射击。绵延十多俄里的集团军作战正面一览无遗,如同在指掌之间。不仅自己的

\* 见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6号全宗,3号目录,112号案卷,第276张。

每一个作战单位看得十分清楚,连敌方在做些什么也逃不脱观察。例如,敌人曾从马里因斯科耶村向格鲁舍夫卡车站调去六个纵队,每个纵队为两个骑兵连。13时,敌人又企图从马里因斯科耶村把步兵散兵线投向第21师的正面。

到11时以前,骑兵集团军的独立骑兵旅接近布祖卢克河桥,但在强大火力压制下不得不下马,以徒步队形向格鲁舍夫卡村发起进攻……

整个战斗情景,包括微小的细节,从位于炮兵有效射程之内的观察所可以看得很清楚。敌人曾向那里发射过几十发炮弹。格鲁舍夫卡村由配备有大量火炮和机枪的敌人步兵部队防守。右翼有一点小小的骚乱……中央部分也出现一些犹豫迹象。派出通信兵,带去要求坚决顽强地实施进攻的命令,说明要做到使敌人不仅无法实施他们已在进行的兵力机动,而且要让他们连想也不敢这样想。

一个由迅捷的速度取胜,由急剧猛烈的行动取胜,由坚决果敢的信念取胜的时刻来到了。同时,又是一个炮火轰鸣、步机枪声噼啪作响的地狱般的世界。敌人的大量骑兵群犹豫不决地在马里因斯科耶村东面奔跑不停,随后又冲向村子西面,接着又信心不足地在村北出现,总之为了对紧紧压迫上来的第21师进行抵抗而疲于奔命。

敌人步兵在格鲁舍夫卡村的顽强作战似乎振奋了敌人的骑兵群,他们甚至试图转入反攻,并一度使集团军右翼出现慌乱迹象……

“罗日科夫同志,”——集团军司令对就在身旁的骑兵第2师师长说:“为了加强集团军的左翼,把您的预备队中的一个旅投入战斗,但只要造成极大的声势,却要减少炮火的损伤,让他们成“拉瓦”队形前进,每个骑兵连之间保持200—300步的距离。”

一场难以忘却的活生生的景象在主要目击者的眼前展开。八个骑兵连各自相距200—300步之遥,以“野战袭步”驰向战场,那里毫无怜悯之心的死神正在不断大量取得收获。在敌人眼前,一批活的目标每隔5分钟从它们原先隐蔽的高地后面出现。看来,这个骑兵连的洪流好像是在无穷无尽地不断涌现出来。敌人试图用炮火制止他们前进,但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对第一波进行完急速射击,新的一波已经出现。这样一来,敌人的疯狂射击呈现出一种神经质的状态,而且几乎毫无效果。他们刚刚对出现的一批目标实施完射击,另一批目标又在那里显现,于是又放弃刚才瞄准好的目标,转而对准新的目标,而眼前又看到别的目标一批一批出现……而这时对方投放过来的第一批目标已经越来越近,直逼躲在掩体里的防守者,使他们受到这一番景象的震慑而丧失了信心……罗日科夫同志随着最后一个连队也投入攻击。

“把您另一个旅也从右面显示一下,但要让这个旅成预备展开队形步行前进。”——集团军司令又发出了另一个命令。于是,这个旅徒步行进,队伍整齐地,简直如同平时操练一样,大摇大摆地从原先隐蔽的地褶中出现,让敌人看得清清楚楚,似乎想说:“看吧,火药库里还有火药……”而实际上这一批火药已是集团军司令手头最后一批了。每分钟都在急切盼望着的骑兵第16师仍然不曾来到。

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从西面终于出现了一个旅,第6集团军的骑兵,旅长萨布林同志及时得知骑兵集团军筹划中的10月14日的进攻。一面观察战斗的进展,集团军司令员一面又口授了一份送呈南方面军的作战报告。带上这份报告,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波波克同志乘马驰向最近的技术通信站。在报告结尾有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有希望把敌人赶往左岸。战斗仍在继续。”

在整个正面上“战斗仍在继续”,但目前格鲁舍夫卡村还未拿下,敌人配有大量机枪的步兵在那里盘踞不动,也不能设想敌人骑兵会放弃马里因斯科耶村。

17时25分,骑兵第2集团军独立骑兵旅和第2师的一个旅的部队下马徒步行进,正奋力将敌人从格鲁舍夫卡村击退。再努一把力,再加一把油,可我们在第21师师长的报告中看到的是:“17时正,从东北向马里因斯科耶村全力发起攻击,但未能攻克该村,因为格鲁舍夫卡还在固守。”

接着师长又写道:“敌人以两个师的兵力转入反冲击,经过调整部署以后会同第6集团军萨布林同志的独立骑兵旅,我师击退敌人并进行追击……”敌人放弃了马里因斯科耶,因为17时25分格鲁舍夫卡已被攻占。

俄国革命的战斗篇章之一于10月14日在第聂伯河岸的芦苇滩上便是这样展开的。这一篇章是工农政权急不可耐地久久在期待着的;对于这一篇章,无论是哈尔科夫还是莫斯科都以同样紧张的心情一直在注视着;关于这一篇章后来在1920年12月4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总司令的第7078/он号电报\*中作了这样的说明:“由英勇果敢的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同志指挥的骑兵第2集团军在10月13—14日尼科波尔以西的各次战斗中击溃了弗兰格尔的精良骑兵部队巴尔博维奇骑兵军,通过这一次打击在弗兰格尔第聂伯河右岸的攻势中造成了转机,并紧跟溃退之敌实施追击,迫使其仓卒退过第聂伯河。集团军虏获战利品甚多……”

骑兵第2师在10月14日23时以前的作战汇报中把全天的形势向我们作

\* 参见337号文件。



了如下的描述：“13时30分，根据集团军司令的命令第9团进行展开。14时左右第10团投入战斗予以支援。两个旅在15时左右由于各种火力疾风射击的压制停止了前进。15时20分，为了支援第2和第3旅以及为了实施坚决的突击，第1旅也投入战斗。我（师长罗日科夫同志）也和第1旅一起投入冲击，向步兵和机枪冲击……第5团留作集团军司令的预备队，在冲击部队之后行进。”

在这个光辉的日子中有一个小小的细节，足可证明集团军高级指挥人员的战斗团结，集团军在一个半月的工作中取得的协调一致，而这从总的方面来说都是应该做到的。它归根结底将不仅使俄国资产阶级，而且也将使世界资产阶级被彻底摧毁。

当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感觉到必须使敌人的抵抗再受到一次打击，也即最后一次打击时，他随同预备队的最后一个团进到作战线左翼先头部队附近，准备提供一些帮助。

“集团军司令就在附近……”骑兵第2师战士队列中传出了这样的声音，而这首先又是师长罗日科夫本人亲口喊出来的，然后率领着战士向前冲去。这对于他的部队如同是一个信号，敌人震颤了，随即抱头转身逃窜……

“集团军司令就在附近……”这是在罗日科夫于10月30日在大别洛泽尔卡村附近牺牲后他的战友政委叶富尼在回忆他时说的。“在‘集团军司令就在附近’的喊声中显示出我们牺牲的红军战士罗日科夫同志的整个光辉形象。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听从良知的指示而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他不允许人们在提到他时把他和责任或职责联系在一起；无论在工作岗位上或在战斗中，以及在平时的作业场上，他始终要求别人对事业也采取这样的态度。他不能允许集团军司令在他的部队中置身于他师长的前面。”

敌人一蹶不振，全线崩溃，纷纷夺路冲向渡口，想渡到第聂伯河右岸逃命。迎面可以看到成群的俘虏逶迤而行，每群有数百人。俘虏人数达一千多人。田野上到处是人和马的尸体。到处是丢弃的火炮、机枪、电话器材（仅一个独立骑兵旅就虏获37部电话机，夺回一面我军某个部队丢弃的绣有勋章的红旗）<sup>241</sup>，以及弹药箱，等等。

还夺得一面什库罗将军的黑色军旗（即野狼团的军旗），上面绘有带狼头和狼尾的艺术作品，题词是“为建立伟大统一的俄罗斯，前进！”这面旗子后来，10月25日，献给了前来骑兵集团军视察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同志。轻伤的红军战士自己走动，卫生队的两轮马车载着重伤员。他们的眼睛里没有痛苦，而是闪耀着意识到自己完成了一项伟大事业而显现出的胜利的闪光。其

中一些人在与集团军司令相遇时用当时流行的话表示自己的欣喜：“揍弗兰格尔！”士气昂扬显而易见。在这种时刻真想像兄弟一样地拥抱和亲吻每一个战士，在这种时刻每一个人都感到从未有过的那样相互十分亲近……这种群情激昂的时刻是很少有的，正如同产生这种情绪的心理条件很少出现一样。“同志们，你们的血是神圣的！它使无产阶级今天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集团军司令向遇到的伤员表示敬意。

几乎所有的技术器材——火炮、机枪等等——敌人都丢给了我们。是因为黑夜来临和第聂伯河的阻挡，才使白军免遭被全歼的厄运。

巴尔博维奇将军和巴比耶夫将军的精良骑兵，在年轻的骑兵第2集团军的红色团队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第6和第7师自身遭到惨重伤亡，无法对他们予以支援，这两个师的某些团是被全歼的。巴比耶夫将军战死，这个在沙皇军队中曾被被誉为“穿红色军裤的魔鬼”的人就此丧生。弗兰格尔男爵就这样开始被击溃了。<sup>242</sup>

在11月17日向方面军发布的第00105/он号命令中，除了其他内容外，还提到：“敌人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和尼科波尔一带向第聂伯河右岸出击，最后以第1军的失败和精良的骑兵覆灭而告终，这成为这次作战的转折点和击溃弗兰格尔的开始……”<sup>243</sup>

俄国军队总司令部直到9月30日（10月13日）才发布正式通报，向反革命势力宣布在北塔夫里亚发动全线进攻。但第二天，即10月1日（14日），沙季洛夫将军不得不作出更正：

“大本营，第642号。1920年10月1日（10月14日）。9月月中，为了阻止我军在击溃红军第13集团军之后扩张战果，敌人仓促从库班、俄罗斯中部和伏尔加河沿岸向煤田地区增调新锐兵力。与此同时，红军加强了自己的第6集团军和骑兵第2集团军，在尼科波尔一带集中了一个突击集群，准备渡过第聂伯河，前出到已经占领了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的我军的后方。为了从敌人手中夺得主动权，俄国军队的部队于26日开始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附近和尼科波尔下游强渡第聂伯河，过河后同时实施突击，击溃了红军的尼科波尔集群，抓获3000名俘虏，虏获七门火炮和多挺机枪。

位于亚速海和第聂伯河之间的我军各部，通过一系列辉煌的攻击全歼了四个师的红军，抓获一万多名俘虏，虏获约二十门火炮，并将敌人击退到别尔江斯克、上托克马克、古利亚伊波列一线。至10月1日前，敌人调来大量优势兵力对我渡过第聂伯河右岸的部队作战，致使我们不得不将部队撤回此岸。在五天的

作战中,俄国军队约俘获 1.35 万名俘虏。夺得 27 门火炮、6 辆装甲汽车、一列装甲火车和多挺机枪。”

沙季洛夫将军就是这样安慰着白卫势力舆论对第聂伯河右岸作战失利的激动不安心情。

10月9(22)日的《晚间新闻》报第655期刊载了同某集团军司令的谈话。我们从中着重摘引这样一段:

“由于红军以大量兵力从东面发起进攻,出征第聂伯河右岸未能取得社会所期望的效果。不过我要强调说明,这并非军队的失望,而是社会的失望,但它却像失利一样悬在空中……大家看到,关于在第聂伯河彼岸遭受重大失败的传闻是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胆小鬼和逃兵之类在传播这些谣言。”

司令将军不愿承认10月13—14日白军在第聂伯河右岸遭到的重大失败。

#### 情报和通信联络方面的巨大缺陷

第6集团军司令部从10月13日起就明明知道有关骑兵第2集团军的情况,却蓄意向南方面军隐瞒。是否如此,让历史来回答吧。

为了澄清事实真相,我们暂时只拥有这样一些材料。第6集团军骑兵旅旅长萨布林同志在10月13日肖洛霍沃村战斗以后关于骑兵集团军集中的情况于10月13日21时曾向第6集团军司令部通报,但这个通报看来对于第6集团军参谋长而言还嫌不够,因为萨布林同志写信给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说:“现通报,10月13日22时30分,在我旅部队从托克车站退却以后,第6集团军野战司令部参谋长通知我说,在阿波斯托洛沃车站西北20俄里处的拉杜什纳亚车站一带发现敌人骑兵侦察队,此后又发来命令,警告要防止敌人骑兵包抄集团军的左翼,为此第155旅在科斯特罗斯科耶村、第38旅在阿波斯托洛沃作好准备。这已是我把您的传令军官关于整个骑兵集团军已占领肖洛霍沃村和敌人已经退走的纸条转交去以后的事。”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事……

在10月13日骑兵第2集团军压迫之下突然蜂拥而至的敌人在第154和第37旅的头脑中造成惊慌失措的情绪,他们又把这种情绪加上诸如“救命……”之类的渲染传染给第6集团军司令部,但是对于下列事实再寻找借口则十分困难,而且无法做到了。

第6集团军的关切之心在南方面军司令部10月13日18时发给骑兵第2集团军的第106/сек 262/оп号通报中,反映得最为清楚:

“根据第6集团军司令的报告,步兵第1师和骑兵第21师放弃肖洛霍沃和

亚历山德罗夫斯克,退到了布祖卢克河右岸,并继续向阿波斯托洛沃和卡缅卡撤退。敌人以1500名骑兵的兵力正向托克车站方向进攻,企图包抄第6集团军的左翼。

……南方面军司令注意到对他的命令执行缓慢,您的野战司令部同部队以及同您本人的联系不力,以及同友邻第6集团军未能建立有效的作战联系,使该集团军感觉不到你们的帮助。”

接着,10月14日16时30分,也即当骑兵第2集团军正在完成击溃白军的作战之时,关于10月13日作战的第06号命令及时转给了第6集团军司令部,而就是这个第6集团军的萨布林旅长还在10月13日21时就向它通报了骑兵集团军所在位置,而第6集团军司令不仅允许向方面军报告作战联络很差,而且还下达了一个使方面军陷入虚假情况的作战命令,其中说:“……四、旅长萨布林会同第52师立即向格鲁舍夫卡、马里因斯科耶方向攻击敌人,并在第38旅到达以后,于10月15日清晨在格鲁舍夫卡以北地域渡河,向步兵第6师部队后方行动,以右翼沿布祖卢克河前进。签名:阿夫克森齐也夫斯基、彼得松。

第37旅一名指挥人员抱怨说:“米罗诺夫同志,您昨天(即10月13日)把他们像晴天霹雳一样压到我们这边来,让他们好好整了我们一下。”……

前面援引的第6集团军发布的命令中的第4条也像晴天霹雳一样压了过来。第6集团军司令部向方面军发出这样的通报,并向集团军下达毫无根据的命令,究竟在追求什么样的目的呢?

根据旅长萨布林10月14日10时25分发出的第240号通报,第6集团军左翼10月13日夜间的态势是这样的:“10月13日18时,我旅在同击退了第154旅和第37旅之后开始包抄我旅右翼的敌人进行了顽强战斗之后,又遇到从我集团军打击之下从韦尔多梅多夫村退出之敌向我旅左翼的攻击。我旅向托克车站退却。到达托克车站以西一个半俄里处时,天色已黑,便在西蒙菲尔特移民区宿营,现在正从那里向托克进攻,然后向南前进,并将同您联系。”

10月13日战斗结果,步兵部队退向新沃龙佐夫卡、迈延海姆一线。关于骑兵集团军集中的通报已于10月13日21时转告第6集团军。萨布林同志的这一通报是因收到向第2集团军发布的关于10月14日行动的第08号命令而送出的。

战争不喜欢谎言,因为这如同错过时间一样,无疑等于死亡。

人们不能不注意到另一件利用别人的功劳为自己猎取名利的奇怪事实,看来这种做法在第6集团军内某些脑筋灵活的人们中并不少见,而我们前面引用

的向这个集团军军队发布的命令的第4条也许正与此有关。谁能够相信,不久前还屡屡失利的骑兵第2集团军的作战能力,会变得如此强大,又如此无坚不摧,并发展到如此大的规模。

小规模胜利可以一笔划掉,而在弗兰格尔右岸攻势中扭转战机的胜利则可以轻易地划归到,例如第154旅或茹拉夫廖夫旅的头上。

这种气氛在南方面军司令部已经形成,而10月14日21时前向第6集团军军队发布的作战汇报中的以下材料恰好是某种反映:“第154旅会同第37旅的各团,以萨布林旅为左翼的依托,约15时许,突入马里因斯科耶村,把在那里拼死抵抗的敌人赶走,使其丢弃火炮、弹药箱和机枪,向南岸退却。在芦苇滩中发现六门火炮淹在水中。第154旅旅长茹拉夫廖夫同志表现得特别勇敢,他第一个冲入马里因斯科耶村,亲手夺得五挺机枪和三箱弹药。”

但是,无论是旅长茹拉夫廖夫,还是第6集团军司令部,都根本没有提到骑兵第2集团军,也更没有提到当旅长茹拉夫廖夫正在夺取敌人的机枪时,第21师的战士已经在齐腰深的水中忙着抬出敌人丢弃的火炮。如果没有这样一段话,第6集团军的作战汇报本来倒也是很全面的:“……夺取了六门火炮。”在汇报描述的时刻,第37旅在哪里呢?似乎它的几个团正和第154旅的团队一起于15时左右突向马里因斯科耶村。

关于这一点,还是那个萨布林旅长向我作了回答。他于10月14日19时20分前送出的第256号作战汇报对当时的态势是这样描述的:“14时45分,独立骑兵旅的部队占领了马里因斯科耶村,然后沿芦苇滩继续前进。同左侧的骑兵第2集团军和后方的第37旅保持着联系。”

他们之中谁正确呢?后来,经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及该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马科申同志亲自核实,原来茹拉夫廖夫旅长不是和自己的旅一起作战,而是带了15名本旅的侦察员在骑兵第21师通过以后捡到机枪,如同一个好的生意人一样利用眼前的机会大发其财。当时他并不是和自己的旅在一起,这一点他本人已向骑兵第2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当面承认,因为后者准备成立一个工作委员会查处向方面军谎报茹拉夫廖夫战功的问题,这里其实并不存在勇敢的问题,表现的只不过是第6集团军司令部支持下发挥一点狡诈本领以抹杀骑兵第2集团军这个在第聂伯河右岸击溃弗兰格尔的主要建功者的功绩而已。而且第6集团军司令部的行为确实令人奇怪:关于骑兵第2集团军的情况它已经知道了两天,同方面军又保持着通信联络,却在作战汇报中对其只字不提(除了不好的消息之外),而且相反,却提供一些我们前面援引过的令方面军为

骑兵第2集团军地段上的形势不胜担忧的材料。

例如,如何解释在最后粉碎第聂伯河右岸弗兰格尔军队之际向方面军发布的作战命令只有第6集团军司令部定期通报的毫无根据的事实那样贫乏的材料。

而这是一个很不及时的命令。骑兵集团军又很不及时地才收到这份命令,当时已是10月15日11时,集团军经过一周的紧张激烈作战之后已在马里因斯科耶村休整了。

“哈尔科夫。10月14日3时30分,第111/сек 376/оп号。我命令:1. 第6集团军和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继续遂行原先下达的消灭第聂伯河右岸之敌的任务。2. 第13集团军司令在彻底消灭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渡口之敌,并将浮桥摧毁后,留下掩护队防守这些渡口,将右岸集群主力用马车运往尼科波尔总方向,以便向在格鲁舍夫卡、切尔托姆雷克一带行动之敌的后方实施突击。第13集团军的其他部队(在第聂伯河左岸)和列万多夫斯基同志的集群转入积极防御,以便在最短期内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一旦敌人以优势兵力发动进攻,应有组织地退却,由后卫进行战斗。在被迫退却的情况下,我们的任务是,扼守西涅利尼科沃、顿巴斯、沃尔诺瓦哈、马里乌波尔一线。”<sup>244</sup>

#### 骑兵第2集团军渡过第聂伯河到达左岸

“在最后消灭弗兰格尔的作战中,米罗诺夫同志于10月26日开始渡河,在总攻开始前两天内,通过三天的英勇战斗吸引了弗兰格尔的全部注意,使其不得不投入自己精良的部队加以对付。运用骑兵第2集团军这种巧妙的作战行动,米罗诺夫同志使我方主要的突击部队较容易地进抵彼列科普,并将其攻克。”(摘自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总司令1920年12月4日的第7078号电报)

骑兵第2集团军于10月14日击溃巴比耶夫将军和巴尔博维奇将军的大群骑兵以及步兵第6和第7师以后,对他们进行追击直至乌什卡尔卡村、巴比诺一带的第聂伯河渡口,于黑夜来临后当晚在格鲁舍夫卡、格鲁舍夫斯基库特、马里因斯科耶和佩列沃兹内耶等村庄宿营。集团军司令部也安置在马里因斯科耶村。骑兵第2集团军防守第聂伯河的警戒部队部分自晚上起,部分自10月15日早晨起由到达的第6集团军的步兵接替。

发起总攻彻底消灭弗兰格尔的时刻已不远了,这对于任何一名指挥人员都

\* 以下文件中命令(指令)的文字省略。

已不是秘密。

与此有关的是必须调整南方面军军队的部署和重新规定各集团军的作战地段。对于骑兵第2集团军而言,原先的分界线改为:同第6集团军的分界线为:新沃龙佐夫卡、阿波斯托洛沃车站、卡尔纳瓦特卡车站、洛佐瓦特卡、因古列茨河、亚历山德里亚市——所有地点对于骑兵第2集团军都“含”在内;同第13集团军的分界线为:瓦西利耶夫卡、第聂伯河、萨马拉河、新莫斯科夫斯克市、康斯坦丁诺格勒——所有地点对于第13集团军都“含”在内。<sup>245</sup>随后规定了集团军的新的地段,又从10月16日24时起把步兵第46师和第3师,步兵第85旅和基秋克骑兵旅从作战上转隶给了骑兵第2集团军。

步兵第46师一开始受领的任务是沿第聂伯河右岸直接从小佩尔拉到同第13集团军左岸部队右翼的接合部防卫集团军的作战地段。基秋克骑兵旅曾一度配属给第46师。

步兵第3师和第85旅调到尼科波尔市,他们必须在10月20日以前在第聂伯河左岸夺占尼科波尔登陆场。

骑兵第2师留在格鲁舍夫卡村。

第16师调到新巴甫洛夫卡村和克拉斯诺格里戈里耶夫卡村。

第21师集中在波克罗夫斯科耶村和科皮洛夫卡村一带。

集团军独立骑兵旅在拉平卡村,装甲支队配置在佩列沃兹内耶各村。

航空队转移到了尼科波尔市。

10月17日,集团军司令部转移到尼科波尔市,那里前一天才肃清了敌人。

方面军10月19日的第0163/сек 507/он 92 /м 号指令把当前战役的总的设想向各集团军司令作了通报:“现通报当前战役的总的设想,供各集团军司令本人知晓,并据此预先调整部署:

1. 向方面军各集团军将下达如下任务:粉碎弗兰格尔的军队,阻止其向克里米亚半岛退却,并占领地峡。在遂行此项总任务时,右岸各集团军应切断敌人退往克里米亚的道路,并以向东进攻的行动粉碎弗兰格尔军队在梅利托波尔地域的预备队。左岸各集团军的任务是:以自己的行动吸引尽可能多的兵力到自己的正面,不让敌人有可能避开突击而抽出兵力向我第聂伯河右岸各集团军的后方实施突击。

2. 如果敌人并不迫使我们提早开始积极的行动,那么从时间上将各集团军的任务分配如下:为了立即引开敌人对东段的注意力,第13集团军应立即(大约是10月25日)开始发起进攻,一天以后(10月26日)亚历山德罗夫斯克集群,再过一

天或两天(10月27或28日)第聂伯河右岸各集团军开始进攻。

3. 第6集团军的任务是:在第聂伯河留下不多于一个师的兵力以进行观察和保障渡口的安全,集团军的其他兵力(不少于四个师)集中起来向彼列科普和萨利科沃进行坚决的突击,进攻时留下一个师为预备队。同时,在卡霍夫卡登陆场上的进攻开始前,预定参加进攻的四个师中必须要有至少三个师集中完毕。独立骑兵旅应准备好向彼列科普方向实施突袭,以切断恰普林卡地域同后方的联系,并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夺占彼列科普。整个集团军应力求紧跟退却之敌占领克里米亚地峡。

4. 骑兵第2集团军的任务是:在总攻开始(10月27日)之前,协调一致地在下罗加奇克、尼科波尔附近渡河,保障自己在10月27日以前在第聂伯河左岸占领出发地位。集团军的后续任务是,向东南方向和东方大力进攻,以右翼同骑兵第1集团军保持联系,击溃在集团军当面的敌人兵力,进至费多罗夫卡、米哈伊洛夫卡、瓦西利耶夫卡一带,准备而后向敌人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和波洛吉两个集群的后方实施突击,以彻底击溃敌人。

5. 骑兵第1集团军的任务是:于10月25日夜间在第聂伯河右岸集中,在渡口附近的村庄中悄悄地隐蔽下来。第6集团军司令应预先考虑到骑兵第2集团军的到来,把它所需要使用的村庄腾出来。骑兵集团军应于10月26日夜间渡河至第聂伯河左岸,迅速进至莫洛奇诺耶湖北岸、费多罗夫卡一带,击溃聚集在这里的敌人预备队,切断敌人向克里米亚撤退的道路,并实施追击将其全歼。

6. 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方向集群和第13集团军的任务:从进攻第一天起就以有力的作战行动把敌人钳制在自己的正面上,不使其有可能抽出部分兵力保障向克里米亚的退却,并继续进攻,击溃敌人,将其压迫到骑兵第1和第2集团军地段上去……等等。

7. 规定分界线如下:第6集团军和骑兵第2集团军之间:按原规定不变,此后为上罗加奇克、韦肖洛耶……”<sup>246</sup>

按照这项指令,骑兵第1集团军的任务几乎接近于合围和歼灭白军,而不是后来那样(攻占萨利科沃)。只要认真观察骑兵第2集团军10月26、27和28日,以及以后几天在第聂伯河左岸的作战,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在实际实施中,方面军的这些设想改变得已无法认出了。

在总的指令之后,紧接着又发来了方面军10月19日给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的第520/нш号具体指令。其中说:“南方面军司令命令再次重申——要以足够强大的兵力立即开始移向第聂伯河左岸,以便保证战役一开始即取得胜利。



顺利完成在尼科波尔构建渡桥的任务交由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负责。

但是,在尼科波尔附近,乃至在骑兵第2集团军整个正面上架成渡桥的可能性,看来方面军是十分怀疑的。因此,在方面军作战部长卡拉特金同志在同集团军参谋长阿尔马杰罗夫同志于10月19日2时30分的直达电报通话时又一次强调了这个问题:“南方面军司令深感不安的是,骑兵第2集团军是否会拖延作战行动,从而打乱了方面军的整个作战……”

这真正是我们后方“作战部门人员”的典型特点:卡拉特金在哈尔科夫,而阿尔马杰罗夫在亚历山德里亚。两个人都看不到军队,但两个人又都权威性地为军队解决他们在第聂伯河岸边尼科波尔附近要完成的任务。也许正是由于这些解决办法,关于在尼科波尔附近以及在集团军正面上的强渡第聂伯河问题进入了一个捉摸不定、疑虑重重和左右摇摆的时期。

按照方面军10月19日第0163/сек 507/оп 92/III号指令,给骑兵第2集团军下达的任务是:保证自己在10月27日以前在第聂伯河左岸占领出发位置。几个小时以后,又收到新的第473/оп号指令<sup>247</sup>:“在尼科波尔地域强渡第聂伯河以占领登陆场和掩护渡口,不得迟于10月20日完成。用于渡江的兵力必须足以保证迅速而坚定地取得战果。”

在没有任何渡江器材的情况下,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和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除了焦急不安和束手无策地摊开双手以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一昼夜之后,前一个指令又为更新的第489/оп号指令所废除:“南方面军司令命令,不论铁路桥梁处于何种状况,在尼科波尔地域必须于10月22日以前架好渡桥。”

不言而喻,关于在22日以前,更不用说在20日以前在尼科波尔地域强渡第聂伯河的要求是无法完成的。在这个日子以前,骑兵第2集团军既没有专门的架桥部队(即使使用就便器材也无法架桥),也更没有工程器材。紧急调运工程器材问题又由于从托克车站到尼科波尔车站的铁路遭到破坏而处于困难之中。配属给骑兵第2集团军的舟桥营只能自10月22日起用普通马车从托克车站开始装运,又由于马车不够不得不动用第2师和第21师的器材。

看来,方面军也逐渐认识到自己的要求为时过早,而且无法完成,于是又在新的第0175/сек 537/оп号训令<sup>248</sup>中作出反映,但信心不足的心情(信心不足真是可恶的东西,谁要是一沾上,肯定大大影响工作)仍然力透纸背:

“1. 重申无论如何必须在尼科波尔地域架设渡桥,并以之作为骑兵第2集团军的基本任务……3. 执行任务的准确性和速度决定着这次具有决定意义的

战役的命运。”这一次的指令把强渡的时间推迟到10月24日,并指出,“考虑到万一在尼科波尔地域无法渡河,第6集团军应在下罗加奇克为骑兵第2集团军架设一座备用渡桥”。指令最后说:“对于拟议中的战役的胜利,由您(即集团军司令)和委托给您的集团军承担全部责任。”

试问,如果把整个责任都交由某人承担,那么为什么在提出完全公允和合乎情况的断然要求之后,又说“万一在尼科波尔地域无法渡河”这种让人精力松懈和减轻责任(如果不是在体力上,至少也是在精神上)的话语。

再次指出“万一在尼科波尔地域无法渡河,则在下罗加奇克”的做法,除了分散注意力以外,还妨碍着实现把兵力兵器集中到某一点的原则。如果说这种“哪里都行”的说法在相当远的距离上会动摇领导人对于在尼科波尔渡河的信心,那么这种说法对于直接负责这个渡口的人,对于接到指示说在尼科波尔附近渡河是本人的责任和基本任务的人,又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指的是实际方面;而在精神方面事情要更加深刻得多。指令中这种模棱两可的内容,缺乏要求的绝对性,损害了人们的创造性和激情,使部属得以从伸缩性很大的“无法渡河”上为自己辩解,而这种“无法渡河”只不过因为本来是无论如何要在指定地点渡河,却又可以寄希望于由别人的手为自己准备渡桥,而别人则同样可以愿意也可以不愿意这样做,而且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友邻。

不仅如此,让骑兵第2集团军转到第6集团军地段内的下罗加奇克渡河还有许多缺点:(1)步兵可能遭到敌人的顽强抵抗,从而未能事先在第聂伯河左岸为骑兵集团军展开保障一块必不可少的登陆场,这样的情况后来果然发生了。(2)距离尼科波尔过远,集团军各部队离那里约有30俄里,而骑兵第16师则远在50俄里左右之外。(3)集团军各部队因此不能同一时间开始行动,而渡河的时间又在总攻开始之前过早,这样会使集团军陷入十分艰难的境地,因为敌人在集团军其他正面受不到任何人的钳制,可能动用所有预备队全力以赴地扑向集团军,提前将其各个击破,等等。

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将上述看法概括地向方面军提出,请求把渡河时间推迟到10月26日。但得到的回答是断然重申在10月23日夜间夺占登陆场的要求。于是做了难以想象的努力,但是届时,即到10月23日夜间,桥梁并未完成。

与此同时,必须对步兵部队进行调整部署(原来已经开始进行),但也只能到10月24日晚上才能勉强完成。这时,新的师长(步兵第3师)对第85旅的状况提出了最否定的材料:“第85旅并不是一支能遂行独立任务的步兵……”至于他所接受的步兵第3师,他也同样提出许多不足之处,例如:“人员有一半未

经训练(有470名新补充人员不会握步枪);指挥人员缺编70%;10月8日退却时从辎重队领到的步枪不能使用;有80%的人员没有鞋穿。各团都分别只有30、40、50把刺刀(特别是第8旅),等等。”这些缺陷迫使你不得不重新调整部署,为了在尼科波尔附近的第聂伯河左岸夺占登陆场,只得把步兵第46师调到前面,而把第46师的任务转交给第3师。

根据最后一次指令的要求,当即决定,随着白军从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开始退却,在架设浮桥的同时立即仓促地用门桥和小船于10月23日夜开始将步兵第46师渡到对岸。这一决心向方面军和第6集团军作了通报,以便第6集团军也能在10月23日夜在下罗加奇克附近渡河,以便把敌人的注意力从尼科波尔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作为回答,10月23日收到第0225/сек号的新的指示:“据第6集团军报告,因看到敌人开始部分地撤退,您想在10月23日夜开始夺占登陆场。方面军司令命令重申他最后的指示,即与第6集团军协调一致地自10月26日起开始渡河和夺占登陆场。”

应当说明,这项指示骑兵集团军司令部并未收到,但是关于在10月26日开始强渡的问题,集团军司令曾经提出过,但未获批准。看来,方面军忘记了自己的第0175/сек 537/он号指令,这个指令,在第6集团军提出的理由之外,要求骑兵集团军在10月23日夜强渡第聂伯河。从10月8日、9日和10日在第聂伯河右岸战役中各师相互离开很远情况下分散行动的惨痛经历中接受到教训的集团军司令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这样一种思路上,即骑兵集团军在第聂伯河左岸战役开始前必须捏成一个拳头,为此坚定不移地决定让集团军在尼科波尔地域,即在自己的作战地段内渡过对岸,而决不是到第6集团军的下罗加奇克去当“过门女婿”。

为此目的,于10月23日向骑兵第2师和第16师师长下达了仔细勘察第聂伯河的命令,以便寻找到渡往第聂伯河西岸的渡河地点和当地可用的器材。

在执行此项命令过程中,第16师师长报告说:“急报。秘密。送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上塔拉索夫斯科耶,10月24日12时50分。兹报告,委托我指挥的师可以在上塔拉索夫斯科耶地域渡河到第聂伯河左岸。渡场可包括:(1)一条长55俄丈宽4俄尺的石堤,从岸旁到达(三岛岛群中的)西北小岛;(2)从这个岛开出的一条一俄里多的道路;(3)向南小岛用缆绳构建一个门桥渡场,河宽90俄丈,一节门桥可载120匹战马和30辆大车(带马),来回1小时20分钟;另有细钢缆联接两岸,有七条小船在此通行,每次总容量为45人;(4)岛上正在铺设

沙土路,长约 200 俄丈;(5)南小岛有一个徒涉场到达左岸,长 12 俄丈,深 2 英尺。目前渡场工程仍在进行,10 月 25 日早晨可以结束。全师包括炮兵和一级辎重渡河,就目前渡场状况,约需 30 小时。工程结束后,可缩短为 24 小时。我师从渡口继续前进只能到达巴尔基村,那里的孔斯卡亚河可以涉渡。前去布拉戈韦先斯科耶只能用门桥。去伊万诺夫斯科耶村则完全没有渡场。第 0259/пол号。”

结果该师完成渡河共用 26 小时。

指令规定的登陆场局限于大兹纳缅卡村、第聂伯罗夫卡、布拉戈韦先斯科耶一线。巴尔基村在东南方向,约向前 11 俄里,靠向敌人梅利托波尔筑垒阵地。占领这个村子当即会对上述敌人阵地造成威胁,因此必然会引起敌人的特别行动。冒险的成分极大。第 16 师师长的报告成为骑兵第 2 集团军定下在尼科波尔、上塔拉索夫斯科耶地域渡河的决心的基础。

思想上出现过一种反对的意见,即认为在巴尔基村一旦失利会使第 16 师陷入灾难性的境地,但这随即又被一种新的论点所驳倒。“芦苇滩会拯救他们……”要知道,这一片芦苇滩绵延 450 俄丈……一旦失利,这个师可以在那一带打游击战。敌人不花费巨大努力是无法取得胜利的,而这时步兵第 46 师会巩固阵地,哪怕是在一块不大的地段上(小兹纳缅卡、沃佳诺耶)立定脚跟也好,就能让骑兵第 2 和第 21 师以及独立骑兵旅过江,在第聂伯河左岸进一步发展胜利。

关于在下罗加奇克附近渡河的主张就被抛在一边,而且也难以相信,那个渡口当面的第 6 集团军的部队竟能及时保证架设好渡场。于是向第 16 师师长肯定而断然地下达了命令:加紧完成渡场的架设,并在 25 日夜间开始把全师渡到第聂伯河左岸,并占领巴尔基村,以保证第 46 师有可能夺占大兹纳缅卡、第聂伯罗夫卡、布拉戈韦先斯科耶一线的登陆场。

#### 开始强渡第聂伯河之前

10 月 24、25 两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同志来到骑兵第 2 集团军视察。<sup>249</sup>正当在第 16 师进行检阅时,得到通知说,南方面军司令于 19 时到达阿波斯托洛沃车站,召集所有集团军司令前去开会。这一情况妨碍了加里宁同志视察第 2 师。南方面军司令路上耽搁了,到达阿波斯托洛沃车站时已将近 10 月 26 日 3 时。在这次会议上方面军司令同意了骑兵第 2 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的论据,于是集团军的渡河就决定在尼科波尔和上塔拉索夫斯科耶附近进行,由米罗诺夫同志负责实施。事实上,还在 10 月 25 日夜间根据方面军的指令渡河即已开始。早在 10 月 25 日 8 时已向骑兵第 2 集团军发布了第 064 号命令,给

第46师师长下达了在10月25日夜在尼科波尔一带急速把全师渡到第聂伯河左岸的任务,并自25日黎明起架设好门桥渡场,以迅速坚决的突击占领沃佳诺耶、小兹纳缅卡两村庄,然后攻占伊万诺夫斯科耶、第聂伯罗夫卡和大兹纳缅卡。上述登陆场应在10月26日24时以前占领,并利用已经运到托克车站的有刺铁丝顽强固守。在这里有必要说明,实际上登陆场上并未曾使用技术器材加强工事。骑兵第2集团军的胜利如此令人头晕目眩,不仅仅是铁丝网,连必须挖掘掩体都没有想到。同一项命令中也向骑兵第16师师长下达了于10月25日夜把全师从上塔拉索夫斯科耶村附近渡场渡到第聂伯河左岸的任务,并要求在当天夜间占领伊万诺夫斯科耶村和布拉戈韦先斯科耶村,至10月26日白天则急速进袭第聂伯罗夫卡村。但是,后来命令的这一部分,即攻占伊万诺夫斯科耶、布拉戈韦先斯科耶等村的任务,予以取消,命令直接突袭巴尔基村。后来事实证明,为第16师定下直取巴尔基村的方针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并且也不需要直接对第聂伯罗夫斯克实施突击来配合第46师。敌人急忙致力于拯救巴尔基附近的局势,而这时第46师经过激烈战斗,还是相当快地攻占了小兹纳缅卡、沃佳诺耶登陆场的一部分。而这正是步兵第1师在10月8日和9日的战斗中未能做到的事,原因就在于当时不曾果敢地直接攻击巴尔基。

在10月26日南方面军司令和各集团军司令一起举行的会议<sup>250</sup>上,有一个情节值得一提,因为循着这一线索推想可以肯定地说,白军本来还是有一条生路的。我们想说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即在会议上得知,骑兵第1集团军无法在第0163/сек 407/оп 92/III号指令指定的时间到达,于是上述指令改变了该集团军的方向,但这个方向——即攻占萨利科沃车站——并不符合方面军寄托在它身上的希望。

10月26日,收到方面军于10月24日2时30分发出的[第0230/сек 673/оп号]指令<sup>251</sup>,其中描述了南方面军的形势,并向骑兵第2集团军下达了任务。其文字如下:“在第聂伯河上敌人警惕地守卫着我方可能渡河的地点。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方向,于10月22日转入进攻的第23师和起义军<sup>252</sup>的部队击溃了敌人的掩护队,几乎完整地俘虏了德罗兹多夫第4团达4000人。10月23日我军占领了亚历山德罗夫斯克。

在第13集团军的正面上,敌人后卫的部署如下:顿河第2和第3师在古利亚伊波列、察列康斯坦丁诺夫卡、别列斯托沃耶一线。顿河第1师看来留在奥列霍夫地域担任预备队。敌人的主力,据侦察材料得知,开始向米哈伊洛夫卡、梅利托波尔一线的筑垒工事后面撤退而在谢罗戈济、缅切库尔、梅利托波尔地域集

中。并不排除敌人有可能向卡霍夫卡登陆场实施突击以求破坏我军从这个登陆场发起进攻的准备……(2) 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应继续大力准备在尼科波尔地域强渡第聂伯河,在10月25日夜间渡河,实施坚决的突击以占领登陆场……并准备在10月28日早晨以前转入总攻。集团军的骑兵应部署在马里因斯科耶、格鲁舍夫卡地域……”最后一项要求很难正面理解。

### 强渡第聂伯河

弗兰格尔大本营在其于10月11(24)日发表的第652号正式通报中写道:“10月10(23)日,未经战斗,也没有敌人的压力,我军放弃了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市。”如果忘记了这几天来战线上发生的所有一切,并且暂时设想一下红军突然从战场消失,那么白军大本营这一次倒是没有说谎。但是,10月6(19)日的《农民之路》报第39期上的《军事观察》一文对于放弃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市的原因则说得清楚一些:“红军在不同地点坚持不懈地企图渡过第聂伯河,以及他们在东北方面行动比较消极,明确说明在第聂伯河右岸正在集中巨大兵力,因此第聂伯河战线在面临的战斗中将占据首要地位。这段战线事态的演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10月10(23)日我军未经战斗也未受到敌方的压力而放弃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市的原因……”

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市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并无任何人占领,因此自10月24日早晨起第3师的步兵第22团调到城内,其任务是向南行进,以便同第4集团军取得联系。

在《伟大俄罗斯》报第136期上,白卫分子写道:“当我军放弃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时,红军不仅没有施加压力,而且据我飞行员于昨日17时飞过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上空后报告,红军因害怕落入陷阱,还没有占据这个城市。全线的局势极其稳定。”随后,在弗兰格尔大本营10月10(23)日的第650号正式通报上我们看到:“在阿列什基、戈拉亚普里斯坦地域,渡过第聂伯河来到左岸的红军,在三天的战斗中被我军部队击溃,赶入河中。苏维埃步兵第7和第8团被消灭,步兵第9团的两个营放下了武器。共抓获俘虏900人,虏获七挺机枪、大量步枪、驳船和汽艇,以及其他物资。一艘汽轮和若干汽艇被击伤,三艘驳船被击沉。”除了阿列什基、戈拉亚普里斯坦地域的战斗情景外,白卫分子还提到这几天里的另一次胜利:“在西涅利尼科夫方向,我军的两列装甲火车于10月6(19)日夜间对西涅利尼科夫车站实施了袭击,用炮火驱散了红军步兵,俘虏85人。红军装甲火车不曾接战即退向巴甫洛格勒。”然而,这两次全胜造成的乐观情绪却被从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市撤退一事一扫而光。这次撤退在费奥多西亚市引起了种种议

论,于是报纸又进行安慰说:“这种情况并不是如同城里有些人议论的那样是因敌人的‘迂回和突破’而引起的。这已由在全线掌握侦察活动的官方予以明确地证实(见《大本营通报》,10月11(24)日,第652号)。”

在骑兵第2集团军地段上,第一个最初尝试向第聂伯河左岸渡河的是第21师的红军战士尤赫年科。第一次是10月25日5时,他带领12名敢死队员过河,于8时打掉白军13个人的一个哨所。第二次是10月26日夜,他率领了40个人从师的驻地波克罗夫斯科耶-科皮洛夫卡村用小船载着马匹渡河,黎明时大兹纳缅卡村进行奔袭,突入到教堂前的广场。这使敌人大为惊慌,敢死队员趁机砍死了近100个敌人,并俘获科尔尼洛夫团的两名军官和五名士兵,并带回一挺机枪。敢死队毫无损伤地带着战利品回到师里。

10月25日夜,骑兵集团军的部队开始同时渡河:骑兵第16师在上塔拉索夫斯科耶附近,步兵第46师在尼科波尔附近。至10月26日14时30分以前,第46师第137旅的各团绕过沃佳诺耶村,占领了该村以东的高地。17时以前,第138旅(第412和第413团)把敌人赶出沃佳诺耶村,并将其占领。第414团占领了小兹纳缅卡村,并向大兹纳缅卡村前进。

在10月26日的战斗中有一个特点值得一提。由于轻易地就攻占了沃佳诺耶村和小兹纳缅卡村,令人不禁谨慎起来,想到敌人是否会安排了某种用心险恶的计谋。于是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同志指示第46师师长说,必须要求占领沃佳诺耶村的部队特别小心,以防敌人的夜间袭击。果然不出集团军司令员所料。在夜间战斗中敌人在白刃格斗中遭到重大伤亡,被击退后向第聂伯罗夫卡方向退走。

第136旅在同第411团一起进行了激烈的夜间战斗后,于10月27日向第聂伯罗夫卡方向转入进攻。当步兵第46师于10月26日为占领沃佳诺耶、小兹纳缅卡两村附近的登陆场而进行战斗时,骑兵第16师则在上塔拉索夫斯科耶村附近渡河,10月25日整夜和26日一天,由先头部队开始在巴尔基村附近开始同马尔科夫师的部队作战,攻占了这个村庄,迫使敌人把顿河步兵第42团也从第聂伯罗夫卡村撤走。

10月27日14时以前骑兵第2集团军正面的情况引发了如下一份第065号作战命令\*：“敌人将科尔尼洛夫师集中在大兹纳缅卡、乌什卡尔卡、上罗加奇克地域,将马尔科夫师集中在第聂伯罗夫卡、巴尔基和小别洛泽尔卡地域,企图对

\* 见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6号全宗,3号目录,15号案卷,第439张。命令只摘引一部分。

我方占领登陆场的行动进行抵抗。目前,步兵第46师正同马尔科夫师在第聂伯罗夫卡附近作战,骑兵第16师占领巴尔基村后,已将马尔科夫师的部队赶向南方退却。据未经证实的材料,在上罗加奇克村发现有库班的骑兵,步兵第3师第8旅已渡过第聂伯河,正在向伊万诺夫斯科耶、布拉戈韦先斯科耶前进。骑兵第2师已从格鲁舍夫卡村、拉平卡村出发,正在行军途中。独立骑兵旅已到达尼科波尔。第6集团军的步兵第52师已占领罗加奇克,正向乌什卡尔卡前进。第4集团军的部队于10月27日6时前到达坎克里诺夫卡、亚科夫列夫卡、奥列霍夫一线。骑兵第7师10月26日在大托克马克村东北5—7俄里处进行战斗。

骑兵第2集团军的任务是:10月28日晚上之前进至上罗加奇克、大别洛泽尔卡、小别洛泽尔卡一线,以便于自10月29日早晨起参加南方面军全线发起总攻,粉碎和合围敌人。我命令:(1)步兵第46师师长在整个第3师、基秋克骑兵旅、骑兵第2集团军独立骑兵旅以及混成装甲支队(这些部队和步兵第46师一起组成一个集群,自10月27日15时起由步兵第46师师长费季科同志统一指挥)的协助下以迅速而坚决的行动于10月27日傍晚之前牢固占领大兹纳缅卡、第聂伯罗夫卡、伊丽莎白托夫卡一线的登陆场。10月27日夜间整个集群(除独立骑兵旅外)转入坚决的继续进攻,目的在于日终前在整个骑兵第2集团军的配合下占领上罗加奇克、大别洛泽尔卡、小别洛泽尔卡一线。集群的主要任务是:粉碎并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并不丧失同敌人的战斗接触。(2)步兵第3师师长以第8旅全旅占领伊万诺夫斯科耶、布拉戈韦先斯科耶,以基秋克骑兵旅占领伊丽莎白托夫卡,并于今天15时起作战上转隶集群司令费季科同志指挥。(3)骑兵第21师师长立即转移到大兹纳缅卡,以便自10月28日早晨起开始攻占上罗加奇克村,并派出足够的部队掩护在卡拉伊杜布纳、奥利戈波利地域的集团军右翼,并沿第聂伯河左岸与在下罗加奇克村的第6集团军第52师保持密切联系。(4)骑兵第2师师长立即转移到沃佳诺耶村,以便自10月28日早晨起开始攻占大别洛泽尔卡。(5)骑兵第16师师长自10月28日早晨起开始攻占小别洛泽尔卡和奥尔良斯克,派出足够的部队掩护季马舍夫卡、米哈伊洛夫卡、布尔贡斯克、瓦西里耶夫卡地域的集团军左翼,并同第4集团军右翼部队建立联系。(6)所有骑兵师师长的任务是:不迟于10月28日傍晚占领上罗加奇克、大别洛泽尔卡、小别洛泽尔卡、奥尔良斯克一线以后,无论如何不得丧失同敌人的战斗接触,一旦发现敌人主力退却立即用战斗将其滞留,并击退其后卫……独立骑兵旅旅长自10月27日15时起在作战上转隶集群司令费季科指挥,以协助其攻占第聂伯罗夫斯克村,完成此任务后在第聂伯罗夫斯克村集中。此后转为集团军



的预备队,并同位于尼科波尔的集团军野战司令部保持牢固的技术联系……”

应当指出,装甲支队在攻占登陆场时,乃至整个左岸战役期间,不曾参加战斗,尔后在克里米亚也没有参加战斗,因为他们总是到得太迟。

至10月27日14时前,骑兵第16师不断取得战果,几乎歼灭了顿河骑兵第42团全部,该团军官因进行了疯狂的抵抗,全部都被砍死。团长是乘飞机逃脱的,在这次战斗中,第16师夺得火炮两门,机枪多挺,抓获马尔科夫师和第42团的俘虏近400名。此外,第46师于10月26日在沃佳诺耶村的夜间战斗中被俘的红军战士100人被解救出来。敌人骑兵从奥尔良斯克村和瓦西利耶夫卡村发起的向兹拉托波利村的进攻被骑兵第16师击退。第136旅(第407和408团)在第411团的支援下,正如同我们在前面看到的那样,在整顿后转入进攻,顶住了敌人从第聂伯罗夫卡发起的强大的骑兵冲击,最后发展为白刃格斗,终于击退敌人,将其赶下第聂伯罗夫卡以南的一些高地,后由开到的第138旅于10月27日24时前加以占领。

在这一次战斗中,马尔科夫师第1团被全部消灭。敌人之所以如此顽强地抵抗,是因为白军指挥部对于在第聂伯河左岸第聂伯罗夫斯克、巴尔基村附近的作战特别重视。马尔科夫师师长、伯爵特列季亚科夫将军因未能履行阻止红军进入尼科波尔登陆场的命令而开枪自杀。他的尸体在第聂伯罗夫卡他的师指挥部被确认。白卫分子的报刊报道说:特列季亚科夫将军猝然死去。尽管如此,弗兰格尔的大本营在第655号正式通报中写道:“10月14(27)日,在亚速海和第聂伯河之间没有变化。在第聂伯河战线的尼科波尔地域及其两边,我军正同红军渡河的部队顺利地进行着战斗。卡霍夫卡地域一切平静……”真是巨大的胜利,其间一个人从空中逃脱,保留了一条命,而另一个则向自己前额开了一枪!他们之中谁的行为更高尚一些,还真难说!

### 红军总攻的一天

骑兵第2师,由于渡场不完善,直到10月28日11时前才得以在尼科波尔附近全部渡过第聂伯河,击退新彼得罗夫斯科耶、大别洛泽尔卡等村庄的敌人,并向南方进行追击。至10月28日傍晚前其各旅分别占领的地点是:第1旅——加夫里洛夫卡村,第2和第3旅——佩斯科舍诺村。第2师至10月28日傍晚前的形势,必须与骑兵第1集团军的形势加以比较,如果该集团军能够履行方面军于10月19日发布的第0163/сек 507/он 92/III号指令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又该怎么办呢?

被追击的马尔科夫师的指挥部在10月28日傍晚之前在缅切库尔村。在这

里骑兵第2师得以截获戈沃罗夫将军10月29日9时30分发出的一份电报,其内容我们将在后面说明,但这份电报却让这个师全师鉴于巴尔基村附近10月29日面临的形势于10月29日夜间退回到大别洛泽尔卡村。

不过还是先回头说说集团军的其他部队。10月28日13时前,我们看到第16师第2旅在小别洛泽尔卡进行战斗。这个师的第3旅占领埃辛塔利村(在奥尔良斯克村以北6俄里处)以后,向由敌人顽强固守的奥尔良斯克村实施进攻。骑兵第16师早自10月27日即已努力不懈地向前挺进,对敌人梅利托波尔工事的后方构成了威胁,迫使敌人不得不源源不断地把步兵匆忙地用马车运到小别洛泽尔卡地域。敌人兵力的加强取得了成功,骑兵第16旅在优势敌人的压力下又不得不在10月28日17时前退回巴尔基村。不久获悉,敌人调到小别洛泽尔卡、奥尔良斯克地域的是顿河骑兵第2师和其他一些尚未查明的部队。

第4集团军步兵第30师的先头部队到达斯克利卡村。此时,骑兵第21师在执行集团军关于向奥利戈菲尔德进攻,以便支持在下罗加奇克村、乌什卡尔卡村附近遭到敌人迟滞的步兵第52师部队脱身的命令,于10月28日12时30分在大兹纳缅卡以南5俄里处遭到从上罗加奇克地域发射的炮火的射击。敌人的一个步兵团携带炮兵占领了29.2高地。经过激烈的战斗,敌人被击溃,向泽列纳亚移民区、鲁班诺夫卡村方向退却。到24时以前,骑兵第21师已在上罗加奇克村集中。该师抓获俘虏450人(属科尔尼洛夫师),并缴获若干机枪。总之,第21师执行了集团军的第065号命令。在第聂伯罗夫卡、巴尔基地域,第16师和第46师在10月26、27和28三天中共抓获俘虏1100人,虏获带有挽车、瞄准镜和炮队镜的英制火炮3门、机枪44挺。

10月28日,南方面军发布了第258/сек 788/оп号作战命令<sup>253</sup>:“在10月26和27日尼科波尔登陆场上的激烈战斗中,骑兵第2集团军的部队及其所属步兵击溃了敌人的马尔科夫师,歼灭了步兵第42团,抓获俘虏,缴获火炮、机枪。与此同时,还击退了从瓦西里耶夫卡和奥尔良斯克向兹拉托波利和巴尔基进攻的敌人骑兵的多次冲击。鉴于敌人在尼科波尔附近遭到失败,而我军实际上已经包围了其梅利托波尔筑垒工事的左翼,应当设想敌人将急速向地峡一带撤退。我命令:(1)第13和第14集团军司令尽最大努力加速进攻步伐,无论如何不让敌人同我们脱离。(2)第6集团军和骑兵第1、第2集团军司令应竭尽全力,根据形势的要求继续完成受领的任务。”

#### 战争中一切取决于形势

(10月29日白军对骑兵第2集团军的拦阻)

10月26日17时南方面军发布了第002/III号命令<sup>254</sup>：“……[命令：]……(2)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占领并牢牢巩固大兹纳缅卡、第聂伯罗夫卡、伊丽莎白托夫卡登陆场，无论如何要将其固守住。自10月29日早晨起向谢罗戈济、卡拉申斯卡亚方向转入强有力的进攻，并会同第6集团军和骑兵第1集团军合围并歼灭聚集在这一地域的敌人主力。”10月29日13时向骑兵第2集团军下达了第066号命令，但这一次未能执行。命令如下：“弗兰格尔的几个精良的军被骑兵第2集团军击溃。这是别人讲的，而不是该集团军自己讲自己。敌人企图把我们挤向第聂伯河的设想以彻底失败而告终。鉴于我军已推进到敌人瓦西里耶夫卡、梅利托波尔筑垒防线的后方，可断定敌人必将向克里米亚撤退。”<sup>255</sup>

集团军的任务是：竭尽全力会同骑兵第1集团军的部队（其主力应于10月29日入夜以前到达新波克罗夫卡、格罗莫夫卡、阿加伊曼一线，并向萨利科沃、谢罗格济、鲁班诺夫卡派出侦察），切断敌人从梅利托波尔阵地向克里米亚退却的道路。骑兵第2集团军应当在10月29日入夜以前到达谢罗戈济、卡拉申斯卡亚一线。我命令：骑兵第21师从上罗加奇克向新阿列克谢耶夫卡和上谢罗戈济转移，向伊万诺夫斯科耶、彼得罗夫斯科耶派出侦察。骑兵第2师从大别洛泽尔卡出发，于入夜前攻占卡拉申斯卡亚、伊丽莎白托夫卡，并向多穆兹雷、叶卡捷琳诺夫卡、弗托罗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派出侦察。骑兵第16师在入夜以前占领缅切库尔、韦肖洛耶、乌斯宾斯卡亚。步兵第46师占领缅切库尔、韦肖洛耶、伊丽莎白托夫卡、巴济列耶夫卡。独立骑兵旅在10月29日入夜前占领列连戈夫、奇斯托波利、赖因菲尔德。”

接着又收到南方面军发布的第0268/сек 821/он号指令：“我军各部于10月29日进至恰尔巴瑟、恰普林卡、上罗加奇克、大别洛泽尔卡、巴尔基、瓦西里耶夫卡、莫洛奇纳亚、瓦尔瓦罗夫卡、阿斯特拉汗卡一线。抓获了俘虏，缴获了战利品。敌人马尔科夫师、科尔尼洛夫师和步兵第6师的某些团队被整个消灭。在小别洛泽尔卡方向上，10月29日敌人对我军的进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应当设想10月30日敌人可能将主要兵力，特别是骑兵，集中在谢罗戈济、卡拉申斯卡亚、大乌特柳克地域。我命令：1. ……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于10月30日尽快将大量骑兵向南方移动，进至阿加伊曼、丹尼洛夫卡一线，到达大乌特柳克河，并与骑兵第1集团军部队建立联系。2. 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自10月30日24时起将步兵第3和第46师转隶给第4集团军……”<sup>256</sup>

马尔科夫师、科尔尼洛夫师<sup>257</sup>和顿河步兵第42师在10月26、27和28日三天内被极其迅速地击溃，以及马尔科夫师师长特列季亚科夫将军自杀，成了一个

信号,在急于赶往克里米亚逃命的白军阵营中敲响了警钟。特列季亚科夫将军的枪声向弗兰格男爵指出抵抗是徒劳的,同时也提醒了他必须保存有生力量,于是从这时起白卫军指挥部开始追击,而且应当公正地承认他们的追击进行得十分精彩。追击是从10月29日一早起把戈沃罗夫将军的顿河军调来对抗骑兵第2集团军开始的。这个军的任务我们从截获的戈沃罗夫将军10月29日9时30分拍发给马尔科夫师师长的电报可以知道:“季亚奇科夫将军和塔塔尔金将军的顿河步兵第1师和第2师的部队自10月29日早晨起着手执行向顿河军下达的第30/1600号命令,9时左右他们发现了红军步兵和骑兵从巴尔基方向向小别洛泽尔卡方向实施进攻,同他们触发了战斗……”戈沃罗夫将军请求马尔科夫师师长“迅即通报本师地段上的情况,同时指出,是红军的步兵还是骑兵正在他的地段上行动,主要从那里实施进攻……”他需要这样的消息,“以便我能够在击溃从巴尔基进攻的红军以后及时转向第聂伯罗夫斯克来协助您……”

骑兵第16师的部队于10月28日在奥尔良斯克村和小别洛泽尔卡村附近遭受失败后,10月29日又企图根据集团军发布的命令夺占这两个村庄,并于7时在步兵第3师第23和第24团以及基秋克骑兵旅的配合下转入进攻。在小别洛泽尔卡以北7俄里处的拉斯科普纳亚坟地附近,第16师的部队遭到炮火和机枪火力的射击,并受到白军骑兵来自小别洛泽尔卡方向的攻击。该师未能经受住攻击,向后退却,“从而使步兵的左翼暴露出来,敌人遂加以利用,把两个骑兵团投向第23和第24团,将他们俘获”。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第聂伯河右岸战斗中真正被俘虏的团,对此白军的作战汇报是这样说的:“在从9月26日至10月1日\*在第聂伯河右岸的五天战斗中,我军击溃了红军,并俘虏了整整六个团(第4、5、8、19、23和24团)。”

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部关于其左翼被击溃的消息于10月29日19时5分从独立骑兵旅旅长那里得知,该旅长是于16时后派人送出报告(第257/он号)的,内容是:“据骑兵第16师第1旅旅长传令官通报,敌人将骑兵第16师赶出了巴尔基、伊丽莎白托夫卡,将这两个村子占领,并继续压迫我军。该师退向第聂伯罗夫卡,因为塔拉索夫渡口已被敌人占领。已派出骑兵侦察队。全旅现集中在第聂伯罗夫卡东郊,目的在于支援第16师。”步兵第46师师长在16时30分的第4109号报告中对第16师的失败作了如下说明:“骑兵第16师未能经受住敌人三个师的攻击,从奥尔良斯克、小别洛泽尔卡地域退却。敌人发展进攻,占领了巴尔基,并向第

\* 白军文件的日期均按旧历标示。这里和以下的日期均保持原貌未动。

聂伯罗夫卡方向扩展……第23和第24团被俘。第22团随同炮兵向北撤退,在巴尔基以北占领了阵地。第3师的部队正在整顿。”

但是,10月29日17时,步兵第30师第264团会同第16师骑兵第96团从兹拉托波利向巴尔基村实施进攻,于18时20分再次占领了这个村庄,将敌人骑兵击退到小别洛泽尔卡村和布拉戈韦先斯科耶村方向。但这个消息很晚才传到集团军司令部,未能成为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对10月29日,甚至对10月29日夜作战进行考虑的根据。

正当这一报告通过移动快递军邮站向尼科波尔一站一站向后传递时,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所有委员考虑到即将于10月30日开始的战役的重要性,已从尼科波尔前去第聂伯罗夫卡,并从那里再继续去大别洛泽尔卡,以便亲自领导集团军的作战行动。但是试图前去第聂伯罗夫卡的做法这一次未能成功。在天黑之前,他们因车子陷在沙中而未能从渡口开出,只好又返回尼科波尔。渡场构筑得极差。回到尼科波尔以后,集团军司令得知了有关巴尔基村附近局势的报告。任何一种内涵丰富的幻想,即使再能够轻易地退一步思考问题,能够不对现象加以夸大,这时也被这眼看要来临的灾难造成令人震惊的印象。人们向你报告说:上塔拉索夫渡口已被占领;两个团的步兵被抓去当了俘虏;巴尔基和伊丽莎白托夫卡两个村子已被敌人占领;第16师已被打散;敌人正在向第聂伯罗夫卡村方向扩展;等等。甚至享有盛名的布鲁西洛夫的乐观主义也未必能改变这些事实造成的印象。

所有这些令人惊恐不安的消息迫使人们对面临的危急形势认真思考起来。要知道,那里的登陆场并非是通常人们所理解的那种经过工事构筑的登陆场,如有好几层有刺铁丝网、许多陷阱等等一类防御器材,那里什么都没有,甚至连掩体也没有挖。有的只是占领着的可以设防的村庄。因此,于10月29日13时45分下达命令,对第066号命令,其中涉及骑兵第21师的部分,予以废除,而是向这个师下达了新的指示:不向谢罗戈济方向行进,而是在大别洛泽尔卡村、秋涅夫卡一带集中。同时命令步兵第46师全力攻击并占领巴尔基和小别洛泽尔卡。

直到20时30分,独立骑兵旅旅长才送来第聂伯罗夫卡附近情况的新的报告。报告又是直到10月30日0时10分才到达集团军司令部的,内容是:“敌人向第聂伯罗夫卡村的进攻已被我旅部队击退。敌人退往布拉戈韦先斯科耶。”到10月30日9时前,第16师参谋长报告说(第1290/он号):“据向大别洛泽尔卡方向派出的骑兵侦察队报告,敌人今天黎明时分对大别洛泽尔卡进行了奔袭,将其攻占。”第21师指挥部则说得更加简赅而无情:“骑兵第2师仓皇四散

奔逃。”

于是,集团军司令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又于10月30日10时左右再次前往第聂伯罗夫卡,但从第46师师长和第16师师长的报告中得不到任何新的消息,情况依然未能搞清。在这里,即在第聂伯罗夫卡村,收到第16师指挥部的一份报告,其中对10月29日的事态是这样说的:“10月29日15时,敌人以约3000名骑兵的兵力向小别洛泽尔卡方向对第8旅转入反攻,该旅第23和第24团未放一枪而投向敌人方面……此后敌人即扑向我方左翼。第3旅未能经受住冲击,开始向北方退却。派出第2旅前去支援,也未能顶住。师长率领第1旅退向西方。联系中断……”

显而易见,第16师师长沃伦斯基把第1旅控制在手里不是作为预备队使用,而是用于掩护自己本人。他的两个旅稍有动静,他不是前去支援,而是“向西方退走”。这“退走”看来竟如此急促,以至于甚至失去联络达一昼夜以上。白军的消息来源证明,退却是采用“袭步急驰”而去。白军指挥部不仅对于我们的渡河地点,而且对于我们的行动目的都了如指掌。例如,在《大会战》一文(载《塔夫里亚之声》报第357期)中某个A.马里尤什金写道:“到10月14日以前,为了执行预定的计划,在尼科波尔附近渡过第聂伯河的是骑兵第16师和步兵第47师,其目的在于构建一个登陆场保证骑兵第2集团军过河到达左岸。这两个师于当天就遭到短促而迅猛的突击,使其猝不及防,第46师从进攻转为防御,而第16师则把正面转向第聂伯河,并沿河岸采用“袭步”向卡霍夫卡逃窜……”当然,白军总参谋部上校马里尤什金在大肆渲染,但就对这位师长本人的形容而言,却有几分真实。

不仅为骑兵集团军正面上的形势深感忧虑,同时也为第6集团军的左翼担心,集团军司令于是取消了关于自10月30日早晨起发起进攻的第066号命令,要求集团军集中在大别洛泽尔卡村,以便合在一起击溃戈沃罗夫将军的这个军。直到10月30日14时集团军司令来到第聂伯罗夫卡村时,尚未能和骑兵第2师取得联系。集团军通信主任不是执行集团军司令的指示去恢复同大别洛泽尔卡村的联络,而是宁愿向自己胸部开了一枪,企图自杀。在他留下的字条上,他对自己的怯懦胆小作解释说,米罗诺夫给他下达了一项必须完成的战斗任务:在10月29日晚上以前恢复同大别洛泽尔村的技术通信联络,他未能完成任务,怕被送上军事法庭(顺便提到,确实对他说过这话)而开枪自杀。

从第聂伯罗夫卡村出发,集团军司令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们又前去大别洛泽尔卡村,但直到10月30日晚间才到达那里。这一段路是骑马去的。必须

指出,10月30日全天大雾弥漫,军队侦察无法进行,以致第2师司令部也没有任何有关敌情的消息。然而在这里却听到了关于骑兵第2师师长罗日科夫,以及他的参谋长和其他同事牺牲的消息。他们是10月30日一早从房子里出来准备上马时被一颗偶然飞来的炮弹炸死的。马匹也遭到和主人们同样的命运。在此决定性的关键时刻骑兵第2师丧失了指挥机构,自然无法积极行动,致使敌人得以不受惩罚地向南退却。我们只获悉,罗日科夫同志早在10月28日就到达加夫里洛夫卡和佩斯科舍诺村,是从那里回到大别洛泽尔卡村时猝然牺牲的。

到达大别洛泽尔卡村后,集团军司令收到骑兵第2师的两份报告。一份是10月30日17时前送出的,讲到该师部队打退了顿河骑兵第1师兵力约1500人的攻击(敌人这个师原来就在骑兵第5师宿营的大别洛泽尔卡村东郊过夜),骑兵第3团已受命向佩斯科舍诺村方向实施追击。另一份报告于10月30日23时前发出,内容是:“据步兵第30师步兵第88旅旅长报告,该旅部队于10月30日8时占领小别洛泽尔卡。敌人(其编成内为顿河第2师、库班骑兵师)向缅切库尔、韦肖洛耶、季马舍夫卡方向退却。”

这样,我们看到,自10月30日早晨起,顿河军(辖顿河第1和第2师,以及库班骑兵第1师)仍在小别洛泽尔卡村一带。

### 不该承担的责难

我在前面之所以不得不如此详细地叙述10月29日和30日的形势,只是因为骑兵第2集团军并非因为害怕什么,而是本着自己的责任,竭尽全力作战,以求达成统一的目的——为歼灭弗兰格尔男爵创造条件——,但由于过分努力,以至于敌人在一段时间内为了拯救自己而专门竭力对付这个集团军,并为此在10月29日晚上之前造成了明白无误的形势,而在对这一形势进行了解过程中——在战争中要取得胜利必须掌握准确的情况——敌人则努力设法拯救白军的有生力量。

骑兵第2集团军的处境十分错综复杂,简直无法弄清,如果轻易地凭猜测胡乱折腾,不仅十分冒险,而且也是不理智的行为。而正是由于过分热心,以其司令为代表的骑兵第2集团军受到这样的责难:“哈尔科夫。10月30日,第0277/сек 848/он号\*。我提请您注意在您的骑兵部队的行动中存在缺乏应有的毅力和决心的现象。他们不是按照我的命令收缩成一个统一的突击集团,急速投向

\* 见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6号全宗,3号目录,14号案卷,第34—35张。(M. B. 伏龙芝:《在国内战争的各条战线上 文件集》,1941年莫斯科版,第421页。)

谢罗戈济、卡拉申斯卡亚地域,而是在10月30日的整整一天时间内让主要的骑兵主力消极地呆在大别洛泽尔卡地域,只击退了敌人显然用于掩护主力撤退的两个骑兵团的攻击。正是由于这种不可原谅的无所事事,妨碍了及时支援正在阿加伊曼地域被迫接战的骑兵第1集团军,使其无法同敌人骑兵主力集团作战而取得决定性的战果。我命令:立即将委托您指挥的骑兵全力向位于阿加伊曼东北20俄里处的伊万诺夫卡方向实施突击。规定不迟于10月31日晚到达这个地点。”

为什么方面军认为骑兵第1集团军在阿加伊曼村附近战斗中未能取得决定性战果的原因在于骑兵第2集团军的行为,这很难解释。骑兵第2集团军也同样有权利认为,11月2日的战斗中它未能在罗热斯特文斯科耶村附近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应当怪罪骑兵第1集团军。应当对这几天的作战进行仔细的研究,以便从错误中得出结论,以免今后再蹈覆辙。如果把骑兵第1集团军的兵力和它所承担的任务以及它完成每一项任务的情况相比较,我们就可以期望,关于不可原谅的无所事事的指责会从骑兵第2集团军身上排除。首先,骑兵第1集团军的兵力大大超过骑兵第2集团军。它由四个师和一个独立骑兵旅组成,各师骑兵都达4000人,而第6师还要更多。这个集团军又有精良的步兵师拉脱维亚师作为依靠,此外在第6集团军的预备队里还有另两个步兵师。同这一大批红军骑兵和步兵作战的白军可能不超过7000名骑兵。如果注意到这个指责发出的日期,那么我们看到,在10月29日和30日两天里,对于骑兵第1集团军而言还没有出现需要骑兵第2集团军予以支援的那种形势。这个指责是提前发出的,因为就算需要支援的话,那也是10月31日和11月1日的事。

第6集团军10月30日的作战汇报描述了它所在的地段上,因而也就是骑兵第1集团军地段上的情况:“拉脱维亚师——敌人以一个骑兵师的兵力在六门火炮的支援下向由拉脱维亚第3团和骑兵第1集团军第6师骑兵旅防守的沃兹涅先斯克移民区发起进攻。在敌人的压力下拉脱维亚第3团和骑兵旅退至沃兹涅先斯克以西半俄里处。8时左右发现敌人骑兵向北方撤退。步兵第52师第154旅占领了新叶卡捷琳诺夫卡移民区,并向鲁班诺夫卡前进,未遇到敌人抵抗……”

我们深信,骑兵第1集团军失利的原因在于:(1)集团军没有收拢成为一个拳头,没有按照方面军和形势的要求“收缩成为一个统一的突击集团”;(2)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而对敌人的战斗素质过于蔑视。

骑兵第2集团军在10月29日以前(包括29日这一天)没有权利考虑把兵



力收拢成一个突击集团,因为它这几天的任务不允许它这样做(即使有这样的愿望也不行)。正如同要把向它们压过来的几面墙推开,骑兵第2集团军各师各自分头作战,各有自己的具体任务,如某一个师不能完成任务必将对第聂伯河左岸尼科波尔附近的全局胜败造成威胁。各师均得到集团军司令的一个指示作为指导原则,即一旦敌人以优势兵力在某个地段进攻,则应顽强固守,并相互交叉支援<sup>258</sup>,以便最后一起击退敌人。

如果编制上属于骑兵第2集团军而在实际作战上隶属于第13集团军的骑兵第9师仍然归第2集团军指挥,那么结果会完全不同。那样的话,就可以留一个师消除10月29日造成的形势,用两个师和一个旅投向谢罗戈济、卡拉申斯卡亚、而用一个师和一个旅的兵力则不能这样做,因为第16师被击溃后才几天,来不及整顿,没有战斗力。

以上我们看到,骑兵第2集团军本来有良好的愿望,不仅10月30日,而且甚至在10月28—29日即向谢洛戈济、卡拉申斯卡亚、卡尔加前进,这从10月29日13时向集团军发布的命令中可以看到。但是,这种愿望因被突然在左翼发生的事态所阻挠而无法进行,而考虑到事态的规模和后果无论是10月29日还是10月30日都不可能实现。何况第聂伯罗夫斯克的事态是在18—20时发生的,黑夜当时已经来临。由于责任重大,不仅要夺取尼科波尔登陆场上的胜利,还要保证第6集团军左翼的安全,必须准确地判断情况和了解双方兵力对比,才能放开手脚实施尔后的作战行动。总不能脸都不洗就开始一天的活动。

此外,除了其他种种原因(集团军司令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们从尼科波尔前去大别洛泽尔卡,同这个村庄没有技术通信设施、骑兵第2师师长罗日科夫同志牺牲,等等),10月30日全天大雾也妨碍这样做。同时,10月29日早晨截获的戈沃罗夫将军发给马尔科夫师师长的急电及其内容,以及当天在小别洛泽尔卡地域捕获的俘虏的供词(说除马尔科夫师的部队以外,那里还有约5000名顿河和库班的骑兵),也让人感到不重视这样的消息中任何一个都是犯罪。

在这一点上,报纸《南方通报》10月24日(11月6日)第233期上刊载的《弗兰格尔将军谈前线形势》一文值得注意。文章说:“布尔什维克战略计划,由于我们的谍报工作有巧妙安排,事先早已为我们所知。(据说,在男爵被彻底击溃后,曾发现从巴甫洛格勒到梅利托波尔有一条直达电报。这样看,弗兰格尔的这个说法是可以相信的。)\*其计划在于,在第聂伯河和亚速海之间以两个集

\* 斜体字是米罗诺夫所加的注释。(中译本用楷体字表示。——译者)

团军的兵力,即第13集团军和第4集团军的一部分,实施进攻,同时由骑兵第2集团军从尼科波尔方向包围我北方集群的左翼,并以主要兵力,即第6集团军和布琼尼的骑兵第1集团军从卡霍夫卡方向行动,突入俄国军队的后方,夺占地峡,并切断其通往克里米亚的道路。”接着弗兰格尔谈到集中强大的突击集群向突入的敌人发动攻击,将其逼到锡瓦什湖。弗兰格尔继续说:“10月17日发起了特别强大的进攻。一万名之众的布琼尼骑兵,在两个步兵师的支援下,几乎没有遇到抵抗,深深地楔入我们的后方,至傍晚前其先头部队已到达萨利科沃车站一带的铁路线上。在这里,敌人夺走了我们的火车车厢和恰好偶然在这里的后方机关。敌人的骑兵侦察队甚至到达了琼加尔半岛。看来红军认为已经胜券在握,就在昨天的广播中经托洛茨基签字宣布已由五个红军集团军像铁圈一样把俄国军队团团围住,并下令红军骑兵追击‘弗兰格尔白匪’残部,以免他们登上法国的轮船。”接着又说:“与此同时,我突击集群在顿河骑兵军从北方进行掩护之下,击退敌人骑兵第2集团军的冲击后,于10月17日至18日的夜间<sup>259</sup>一夜奋进,突然到达在萨利科沃宿营的红军面前。其间,我军某些最远处的步兵部队一夜前进了40俄里。到10月18日黎明,我突击集群突然在雷科沃车站一带高地展开,向红军发起冲击,将其压向锡瓦什湖。在从西北和从北方同时进行突击之下,布琼尼的骑兵被击溃。我们缴获了17门火炮,一百多挺机枪,并全歼其一个拉脱维亚旅。与此同时,顿河骑兵军在击退敌人骑兵第2集团军和第13集团军进攻的同时,俘虏了三个整团的敌人和九门火炮。”

南方面军司令部11月2日18时前发出的第918/он号作战汇报确认了拉脱维亚部队被消灭的事实:“……拉脱维亚师。向罗热斯特文斯科耶方向进攻的拉脱维亚第2旅的部队和拉脱维亚第6团,在距罗热斯特文斯科耶3俄里处遭到来自罗热斯特文斯科耶方向的敌人大量骑兵和步兵的冲击,被合围后几乎被全歼。骑兵第1集团军。11月1日早晨,骑兵第14和第4师的部队(第4师是10月31日攻击了萨尔科沃、格尼切斯克之后来到的)\*调到罗热斯特文斯科耶地域,在那一带遭到敌人大量兵力的冲击,被击败后退向北方,其间骑兵第14师的一个旅到达阿加伊曼。骑兵第6和第11师也曾于11月1日向罗日捷斯特文斯科耶实施进攻,现在还没有消息。从对炮弹爆炸点的观察判断,11月1日17时以前罗热斯特文斯科耶还在敌人手中……”现实情况是,如同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的那样,罗热斯特文斯科耶仍留在敌人手中,直到11月2日骑兵第2

\* 斜体字是米罗诺夫所加的注释。(中译本用楷体字表示。——译者)

集团军开到将其攻占为止。

由此可见,如同我们看到这样,整个顿河骑兵军击退了几次骑兵第2集团军的局部冲击,但决不是如同南方面军司令第0277/cek 848/on号训令\*中所说是“第2团”的冲击。

弗兰格尔接着又说:“总之,红军企图通过奔袭攻占我克里米亚筑垒工事,进而围歼我军的战略计划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如果我们认真听取弗兰格尔大本营10月19日(11月1日)的第660号官方通报,那么我们就可以又一次得到证实,即顿河军受领了专门的任务,那就是要阻止骑兵第2集团军进一步扩展在10月26、27和28日取得的巨大战果,并拯救白军的处境,哪怕甚至坚持几个小时也好,以便完成调整部署,然后不受重大损失地退往克里米亚。“大本营。第660号……在从尼科波尔退却时,英勇无畏的顿河骑兵转入反冲击,击退了红军拥有兵力6000—7000名骑兵的骑兵第2集团军,并消灭了新从波兰前线开来的步兵第30师的一个旅,夺得九门火炮,将整个步兵第78团俘虏……”一位白卫分子的军事观察员更加形象地,当然并非有意地,维护了骑兵第2集团军的论据。他在《塔夫里亚之声》报10月25日(11月7日)第357期发表的《大会战》一文中写道:“同是在10月17日这一天,库捷波夫将军的军队转入进攻,在对外翼侧由勇敢的顿河人掩护下在激烈的战斗中打击红军的步兵纵队,并向主要的骑兵集群发起攻击……”库捷波夫的对外翼侧指的是面对骑兵第2集团军的翼侧,而不是英勇无畏的顿河人——戈沃罗夫将军的军。

因此,不管说起来多么伤心,还是应当认为10月30日这一天是弗兰格尔和他的将军们也许是在国内战争三年来唯一的一次迟迟来到的争取军事专家称号的检测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在这一天,他们果然为拯救自己的阿布拉莫夫将军的第2集团军的有生力量打下了基础,使他们有可能从红军东北方面各集团军的打击下撤了出去,而谁也不可能把他们的这种称号抹杀。

正因为如此,对于10月30日、31日和11月1日、2日的作战必须进行全面的探讨,不仅着眼于一个骑兵第2集团军,而且要从总的方面,作为极具教育意义的一批作战行动来进行研究,因为那时在弗兰格尔军队退向克里米亚以前已经决定了他们的命运。这就要求我们不仅利用方面军的指令和人们个人的体验

\* 见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6号全宗,3号目录,14号案卷,第34—35张。(M. B. 伏龙芝:《在国内战争的各条战线上(文件集)》,1941年莫斯科版,第421页。)

(即整整一夜让人无法合眼的10月29日的那个夜间),而且还要利用白军作战指挥部门的文件资料。

研究截获的白军第2集团军司令阿布拉莫夫将军的命令,一方面把这份命令同红军各集团军司令对10月30日作战行动的命令相比较,另一方面把它同这些集团军当时所处的现实情况相对比(而不是以他们在命令中表示的想法或计划和完成的情况为据),才会看清一些集团军的所有错误和另一些集团军在受错误教训后取得的成功。

如所周知,某些红军指挥部的广为传播的指令无论在10月31日,还是在11月1日,都没有达到目的,不仅在合围和击溃弗兰格尔问题上是如此,而且还使军队多次遭到失败而被迫退回出发地位。截获的阿布拉莫夫将军10月29日22时发出的第0780号命令说:“送顿河军军长、顿河第3师师长。抄送骑兵第1集团军司令、总参谋长。红军在全线继续实施进攻。今天13时左右,空中侦察发现兵力约5000名骑兵的一个纵队从安东诺夫卡向新列皮耶夫卡运动。同一时间,观察到兵力约3000名步兵的部队从康斯坦丁诺夫卡向东南方向行进,此外,还有敌人骑兵约5000—6000人从阿斯卡尼亚-诺瓦向格罗莫夫卡运动,其先头骑兵连正接近格罗莫夫卡。今天顿河第2师在巴尔基地域俘虏了红军的步兵第23和第24团。顿河军(下辖第1、第2和第3师、马尔科夫师和顿河步兵第42团)现归我指挥。已命令库捷波夫将军以第1军和巴尔博维奇的骑兵集群各个击溃红军的卡霍夫卡集群,首先要对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一带发现的,导致顿河第3师左翼退向斯巴斯科耶的敌人实施突击。10月16日夜间\*集团军的部队保有锡瓦什湖的阵地。总司令命令:第2集团军(欠第7师)退到梅利托波尔阵地,以保障第1集团军从北面和东面实施作战,以扼守梅利托波尔枢纽部。兹命令:1. 古谢利希科夫将军(顿河第3师)在10月17日早晨以前占领从莫尔德维莫夫卡、康斯坦丁诺夫卡、沃兹涅先斯科耶、坦博夫卡至铁路线这一段莫洛奇纳亚河两岸的筑垒工事,将骑兵旅配置于右翼前的梯列上。2. 第3军(辖马尔科夫师、第6师和扎波罗日骑炮营)于10月17日早晨前占领从铁路线至弗托罗康斯坦丁诺夫卡(含)之间的梅利托波尔筑垒工事,并留下强大的预备队在左翼之后的梯列上。所有装甲火车接本命令后划归第3军军长指挥。将第7师及炮兵(扎波罗日炮兵营除外)在夜间装上五列装甲火车急速运到新阿列克谢耶夫卡车站,在那里由坎采罗夫统一指挥在格尼切斯克、新阿列克谢耶夫卡两地域的所

\* 地名无法辨认。

有部队……德意志团和炮兵连在10月17日早晨前到达梅利托波尔(全师留作我的预备队)。第3军司令部、第6师司令部位于梅利托波尔。3. 顿河军接到此命令后,将马尔科夫师、第42团转隶第3军军长,率领顿河第1和第2师,为保证库捷波夫将军的作战和我梅利托波尔集群左翼免遭红军骑兵第2集团军的突击,自10月17日早晨起向緬切库尔、伊丽莎白托夫卡方向实施进攻……第1和第2集团军之间的分界线为鲁班诺夫卡、彼得罗夫斯科耶(归第1集团军所含)……1920年10月16日22时,第780号。中将阿布拉莫夫。集团军参谋长少将库松斯基。”

这份命令形象地向我们说明,10月30日白军第2集团军不能参加对骑兵第1集团军和第6集团军的战斗,而就此可以看出,在10月31日和11月1日的两天战斗中对白军突击集群作战的兵力是足够的。戈沃罗夫将军的顿河军于10月31日在罗赫曼诺夫村附近被骑兵第2集团军追上而也未能参与其中。如果以阿布拉莫夫将军的命令为基础仔细地研究形势,我们就会看到,10月31日和11月1日期间的一切优势都在第6集团军和骑兵第1集团军方面,但是这些优势,由于缺乏协调一致的行动和在同弗兰格尔作战时不应有立足之地的游击作风,未能得到应有的发挥。在这两天里,我们没有看到这两个集团军调动一切力量。相反,研究一下这两个集团军的作战汇报,我们就会确认,这二者之中没有一个集团军在整个战斗期间把自己所辖各师同时投入战斗,更不用说两个集团军同时一起投入战斗了。控制有强大的集团军预备队准备应付最坏的局面,但却并未使用,而敌人则利用了这一点取利。甚至在胜利的一切条件具备时,红军的行动也令人感到信心不足,这在10月31日和11月1日本是不应该发生的。

为了阐明我们的思路,我们先谈一谈南方面军的第0278/сек 849/оп 号和第0279/сек 850/оп 号作战命令。其中第一份命令早在10月30日就向骑兵第1集团军司令下达指示说:“把全部兵力收拢成一个突击集团,无论如何要切断敌人向萨利科沃退却的道路,并将其歼灭。”<sup>260</sup>给第13集团军司令的指示是:“在今天傍晚前……继续以步兵急速推进,派出骑兵实施奔袭,不同敌人后卫恋战,于10月31日进至彼得罗夫斯科耶村、阿达马村地域。”<sup>261</sup>然而骑兵第1集团军并未收拢成突击集团,而对第13集团军发布的命令(第02933号)看来是指10月31日,是:“考虑到从敌人命令中获得的消息(注意到上面引用的阿布拉莫夫将军的命令)\*,我命令第42师向韦肖洛耶、伊丽莎白托夫卡、谢罗戈济

\* 斜体字是米罗诺夫所加的注释。(中译本用楷体字表示。——译者)

总方向急速进攻。步兵第9师连同骑兵从梅利托波尔地域……\*向卡尔加、谢罗戈济总方向上的新尼科拉耶夫卡进攻。卡希林的骑兵集群继续在梅利托波尔—萨利科沃铁路以西向彼得罗夫斯科耶总方向前进,顿河步兵第2师从梅利托波尔地域,沿铁路线向萨利科沃前进。我的预备队——在阿利捷瑙……”当然,第13集团军司令并非不知道,在谢罗戈济方向上行动的是第6集团军和骑兵第2集团军。此外,在第13集团军右面(或西面)还有第4集团军。第13集团军司令敢于“考虑”,从而承担起了方面军的职责。毫无疑问,发挥主动精神本是好事,但是如果发挥得不是时候,而且不成功,那么这种主动精神所造成的结果必然会比克雷洛夫寓言中帮倒忙的狗熊米申卡更加危险。步兵第42师和第9师会同一个骑兵师必定会带来更大的好处,如果不是受到“考虑”公式的影响,而是向他们应当去的方向行动,而不是前去攻打谢罗戈济的话。那样,在索科洛戈尔斯科耶车站附近和新格里戈里耶夫卡村附近也不会发生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在11月1日傍晚前发生的事。

诚然,第13集团军司令对于骑兵第2集团军的作战能力也有所怀疑,关于这一点在他的第02933号作战命令中指出(应当说别人也会这样做):“能否取得战果,决定于骑兵第2集团军能否来得及在今天夜间以前占领卡尔加、谢罗戈济地域,并将他的三个骑兵师全部投入以实施主要突击。”看来,乌博列维奇同志回忆起了他指挥这个集团军据说极不成功的那个时期。

总的说来,向乌博列维奇同志时期的第13集团军发布的命令是很有创意的。但不知为什么他在第02933号作战命令中写上了这样的见解:“应当考虑到,敌人的指挥已被打乱……”或者“敌人的第2集团军,由于我军部队实施了急速勇猛的突击,未能完成任务……”,“在10月30日的战斗中,敌人遭到重创……”

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正是10月30日这一天敌人卓越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不能不同意白卫分子关于他们得以顺利地进入克里米亚的一些原因的说法。在《塔夫里亚之声》报的第357期上,《大会战》一文的作者说:“东方方向和东北方向上的我军部队不断击退红军并不坚决的冲击,有计划地和平静地向南方撤退:原先拉得很长的战线变得密集起来,便于指挥,而且灵活机动。”

不知道是否对所有集团军司令都这样提出过,但这种不坚决的表现曾为方面军司令部所强调指出。那么,我们在第13集团军的第02933号作战命令中看

\* 地名无法辨认。

到什么呢？力求为自己辩解的集团军司令说：“我断然向你们声明，委托给我指挥的集团军各部队始终在同敌人的强大兵力作战，并不断攻克坚固筑垒工事。远远落在后面的第4集团军的支援并不多。”

从这一条小小的说明可以看到，在指出我们行动不坚决方面，白卫分子并没有夸大事实。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弄清情况和找出教训。

1920年10月31日和11月1日在阿加伊曼村和萨利科沃车站附近发生了什么事？

从骑兵第1集团军10月30日4时前发出的作战汇报可以看出：(1)骑兵第14师在10月29日4时左右进抵自己的配置地域新彼得罗夫卡、新尼古拉耶夫卡一带；(2)骑兵第4师正接近沃兹克列先卡、格罗莫夫卡、谢尔盖耶夫卡地域，沿途未遇到敌人；(3)骑兵第6师在乌斯宾斯卡亚、新列皮耶夫卡地域，并同拉脱维亚师保持着联系；(4)在这个地域内，骑兵第11师的部队第2旅和第1旅到达阿加伊曼并将其占领……第2旅的先头部队同敌人在阿加伊曼防卫其第2集团军后方机关的小股部队有所接触。虏获大量辎重。3时，第11师的骑兵第2旅有可能对下谢罗戈济进行奔袭……(它们的任务是，进行游击活动，消耗马匹使它们在需要时却无法使用。)\*

关于白卫报刊如何说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从10月25日(11月7日)《塔夫里亚之声》报第357期上看到：“从10月16—29日苏维埃军队第6集团军和骑兵第1集团军从卡霍夫卡向彼列科普和向东南往萨利科沃地峡的迂回行动已经完全形成。为了摆脱敌人的打击和让敌人进入了深远的后方而徒劳无益，第2军占领了彼列科普地峡，并多次击退敌人第52师的冲击，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并且直到战斗结束一直只能成为一名让人耻笑的旁观者。到10月17(30)日前，我空中侦察，尽管有雾和天气寒冷，还是发现有三个红军纵队——一个约4000人的步兵纵队和两个总数约10000人的骑兵纵队——从卡霍夫卡向东南方向行进，其主要的(中间)纵队进到第1集团军翼侧，而苏维埃军队指挥部匆忙宣布已经迂回了该集团军，说这是一个势在摧毁一切的槌头在运动。

第1集团军虽然这时已经击溃了步兵第3师并抓获了两个团为俘虏，但其各部队的形势，如果是被迫形成，而不是预先有所安排，还是有威胁性的。第1集团军六个月来的胜利表明，它能够经受得住这次考验，结果它果然卓越而辉煌地经受住了只有勇敢无畏的人才敢于面对的考验。同样在10月17(30)日这一

\* 斜体字是米罗诺夫所加的注释。(中译本用楷体字表示。——译者)

天,军队转入进攻,由英勇的顿河人掩护对外翼侧,在激烈的战斗中击溃红军的步兵纵队,并向主要的骑兵集团进击。”除了这一段文字以外,还需要援引10月31日3时前向第6集团军发布的第18/к号命令:“敌人再次将骑兵第1集团军的骑兵第6和第11师从阿加伊曼地域击退到拉脱维亚师的配置地域。拉脱维亚师应自10月31日黎明时起向阿加伊曼、彼得罗夫斯科耶、雷科沃方向转入坚决的进攻,以便切断敌人在骑兵第2集团军,以及第4和第13集团军面前的退路,并将其消灭。第52师自10月31日黎明时起向下谢罗戈济、伊万诺夫卡、多穆兹雷、尤里齐诺车站总方向转入坚决的进攻……其目的与拉脱维亚师相同……集团军预备队的第4师和第15师于10月31日傍晚前转移到多恩堡、新列皮耶夫卡、克鲁格拉亚地域……”

在此期间,骑兵第2集团军自11月1日3时起分为三批从前一天同顿河军部队进行过激烈战斗的拉赫曼诺夫地域,于11月1日14时前集中到彼得罗夫斯科耶村,尽管此时既无准确的敌情材料,也完全不知道我军的情况。各部的行动是:(1)骑兵第21师——经过彼得罗夫卡、叶卡捷琳诺夫卡、安诺夫卡、莫扎耶夫等村;(2)骑兵第2师——通过多穆兹雷;(3)独立骑兵旅从卡尔加和骑兵第16师(在10月29日被打散之后重新整顿)从加夫里洛夫卡(多尔基巴德)出发。骑兵第2师和骑兵旅于指定时间内到达彼得罗夫斯科耶村。第16师和第21师由于路程较远到达较迟,但至11月1日傍晚前骑兵第2集团军已在彼得罗夫斯科耶村全部集中完毕。在这里首次收到了关于敌人占领了罗热斯特文斯科耶村和骑兵第1集团军部队于10月31日从那里被击退的消息。

11月1日,骑兵第1集团军从执行自己的第0129号作战命令(司令部在新特洛伊茨科耶村)开始:“被围之敌力求通过琼尔加地峡突围到克里米亚,其大量兵力正沿道路从阿加伊曼向罗热斯特文斯科耶和萨利科沃行进;第6集团军——布留赫尔集群占领了彼列科普市,并为攻占彼列科普筑垒工事而进行激烈的战斗。已命令拉脱维亚师从阿加伊曼向彼得罗夫斯科耶、尤里齐诺车站方向转入坚决的进攻。第52师于10月30日位于托尔加耶夫卡、下谢罗戈济一线,并应于10月31日占领伊万诺夫卡、卡尔加。骑兵第2集团军于10月30日进到大别洛泽尔卡、季马舍夫卡一线。第4集团军的部队占领了费多罗夫卡车站。第13集团军占领了梅利托波尔。卡希林的骑兵集群受领的任务是从梅利托波尔地域向萨利科沃车站实施进攻。骑兵集团军的部队正在同德罗兹多夫师、捷尔斯科-阿斯特拉汗骑兵旅,据未经证实的消息还有近卫骑兵军,在奥特拉达地域进行激烈战斗。根据南方面军司令的指令(第0278/сек 849/он号):1.



给骑兵集团军下达的任务是：切断敌人向萨利科沃退却的道路，并将其歼灭。为了贯彻这一方针，我命令：(1)第4师师长在奥特拉达地域粉碎突入之敌，并于11月1日傍晚前切断敌人退路，夺占萨利科沃车站、新阿列克谢耶夫卡、新德米特里耶夫卡，并予以固守；(2)第14师师长转入坚决的进攻(事实上新德米特里耶夫卡已由骑兵第2集团军于11月2日经战斗占领)\*，配合骑兵第4师消灭奥特拉达地域之敌，并向新阿列克谢耶夫卡车站、雷科沃车站实施迅猛的突击，消灭向克里米亚撤退的敌人。不迟于11月1日必须占领上述地区(事实上雷科沃车站和新阿列克谢耶夫卡车站已由骑兵第2集团军的部队于11月2日占领)。\* (3)骑兵第6师和第11师以协调一致的行动(应当指出，这样的处置伸缩性太大；在此种情况下，要达到协调一致地行动，必须或者指定一名师长为集群司令，或者由集团军司令本人协调行动，否则就不可能达成行动一致)，相互之间和同友邻师保持密切的联系，在索罗金诺、罗热斯特文斯科耶、达利尼村、尤里齐诺车站、沙德列雷地域击溃敌人集群，并事先炸毁尤里齐诺、索科洛戈尔斯科耶地域的铁路。独立骑兵旅和野战司令部——另有处置……”

11月1日，骑兵第1集团军没有达成上述任务中的任何一项，而由于兵力分散和承担了各种不同的多项任务，因而无法协调一致和集中有力地行动，甚至还从上述地点被击退。这恰恰正是使骑兵第1集团军在阿加伊曼附近的战斗中未能取得“决定性战果”的原因，决不能像原来所做的那样，把这方面的罪责推给骑兵第2集团军。

根据方面军作战汇报判断，11月1日这一天对于骑兵第1集团军而言是这样结束的：“骑兵第1集团军。11月1日早晨，骑兵第14和第4师的部队退到罗热斯特文斯科耶……地域，在罗热斯特文斯科耶附近遭到敌人强大兵力的冲击，被迫向北方退却，此时第14师的一个旅到达阿加伊曼。骑兵第6和第11师于11月1日也曾向罗热斯特文斯科耶实施进攻，现在没有消息。根据对炮弹炸点的观察可以知道，11月1日17时以前罗热斯特文斯科耶仍在敌人手中。”事实上这个地点在11月1日夜仍在敌人手中，直到11月2日9时才由骑兵第2集团军占领。我们看到，骑兵第1集团军不是定下明确而坚定的决心去夺占萨利科沃车站和将其牢牢固守，而是只对萨利科沃车站、格尼切斯克进行奔袭。要牢固地攻占萨利科沃，以便切断弗兰格尔军队的退路，仅仅一个骑兵第4师是远远不够的，何况这个师兵力分散，还要向格尼切斯克方向分进。“据从第13集

\* 斜体字是米罗诺夫所加的注释。(中译本用楷体字表示。——译者)

团军司令部得到的消息,骑兵第2集团军部队于11月1日早晨骑马急步通过彼得罗夫卡村,叶卡捷琳诺夫卡向南行进”,这是南方面军作战汇报中通报的消息。

### 11月2日罗热斯特文斯科耶村附近战斗的前夕

11月1日傍晚前,拉脱维亚师的部队为执行第6集团军发布的第18/к号作战命令——占领雷科沃车站——而来到彼得罗夫斯科耶,虽然11月1日傍晚前的实际情况却是另一回事情:正在向新特洛伊茨科耶前进的第9师(别洛夫同志)的骑兵旅自然不知道目的何在,因为那里已有整个骑兵第1集团军、步兵第30师的两个旅和马赫诺的起义军集群<sup>262</sup>,任务是向克里米亚半岛库加兰海角附近移动。为了建立联系,从骑兵第11师派来了一个骑兵连,但这个连,后来发现,竟不知道该师的配置地点,虽然师部就在距彼得罗夫斯科耶12俄里处的库图佐夫村。在彼得罗夫斯科耶村,还有数百名曾被白军俘虏后来利用各种机会留下来的红军战士在徘徊。为了查明占领罗热斯特文斯科耶村的敌人兵力,骑兵第2师在天黑后发动了一次进攻,但未获战果,又退回到彼得罗夫斯科耶村,这样在白天的一日60俄里的行程之外又加了20俄里。显然,罗热斯特文斯科耶村是由敌人强大兵力防守的。但是,在南方面军司令部的第928/он号作战汇报中我们却看到是这样写的:“经过10月31日和11月1日的战斗,集团军(骑兵第1集团军)\*在11月1日傍晚前攻占了奥特拉达、罗热斯特文斯科耶,将敌人从这两个地点击退……”

在《军事历史文集》第1辑所载《克尔尼洛夫师的覆灭》<sup>263</sup>一文中,作者在第48页上写道:“如此大胆地歪曲真相也不能使我们惊奇,因为在报告和作战通报中扯谎胡编本来就是俄国军队中的普遍病症。”我们在这方面还会不止一次地遇到歪曲真相和言而不尽的现象,并且看出,这种可诅咒的病症在红军中也没有绝迹。根除这种病症之所以极端必要,是因为它给军事带来许多危害。在沙皇时期和资本主义统治下,为官阶和勋位而不择手段是一种传染病菌。在工农的事业中,只有意识应当成为奖赏。

当最终查明罗热斯特文斯科耶有强大敌军防守时,向骑兵第2集团军下达了将敌人合围在这个村子中并将其消灭的第069/он号命令。自11月2日3时起,骑兵第2集团军开始从南面、东南面和东面包抄罗热斯特文斯科耶村。到天亮以前,在通向新米哈伊洛夫卡村的道路上,由骑兵第21师从南面封锁了敌人

\* 斜体字是米罗诺夫所加的注释。(中译本用楷体字表示。——译者)

向萨利科沃退却的道路。骑兵第16师和独立骑兵旅应当占领罗热斯特文斯科耶以东的一些地点,同时与左面的第21师保持联系。骑兵第2师留作集团军预备队,配置在第21师和第16师接合部之后。

关于骑兵第2集团军的意图,通报了骑兵第11师、马赫诺集群、拉脱维亚师各部队和步兵第30师各旅,而且还向这个师的一名旅长直接下达了行动开始的时间和他在当前战斗中的作用的指示,但是他们谁也没有予以支援,各自忙于履行本集团军给予的旧任务。这一天,骑兵第6师在索科洛戈尔斯科耶车站一带行动。顿河步兵第2师占领了大乌特柳克、达维多夫卡、叶夫列莫夫卡等村庄。

### 1920年11月2日在罗热斯特文斯科耶村附近的战斗

在执行作战命令过程中,11月2日7时左右白军方面一名投诚者来到骑兵第2师,这是一名“迫不得已的投诚者”,他正从尤里齐诺车站送步兵第6师司令部的11月1日作战汇报去罗热斯特文斯科耶。这份作战汇报逐字复述如下:“形势:步兵第6师(辖萨穆尔团、斯摩梭斯克团、喀山团)约2000名步兵,在九门火炮支援下正在攻占新格里戈里耶夫卡。顿河军(辖顿河第1和第2师)今天占领了索科洛戈尔斯科耶车站,正向北方追击今天曾占领新格里戈里耶夫卡北郊的红军。萨利科沃车站、新阿列克谢耶夫卡和格尼切斯克等地昨天都已将红军肃清,后方没有了敌人。顿河第3师似在格尼切斯克地域。萨利科沃车站和新阿列克谢耶夫卡由坎采罗夫将军和1个半团占领着。10月19日\*,19时。尤里齐诺车站。第081号。第6师参谋长、上校科里涅夫斯基。”高加索混成团骑兵侦察连连长向骑兵军长发送此作战汇报时又补充道:“阿达马、尤里齐诺车站一带的村庄我都作了检查,没有发现敌人。第6师司令部在尤里齐诺车站。现呈上师参谋长的汇报。关于我们军的消息也已告诉了他。我在尤里齐诺车站附近的村庄中过夜,天亮后将去同本团会合。”

这就是11月2日早晨萨利科沃地域的形势。第2师师长根据刚刚收到的文件对形势研究后,立即派人送去给集团军司令。他本人一面在等待补充指示(按照他的意见,根据新的材料必然会有新的指示下达),一面向独立骑兵旅下令攻占雷科沃车站、托克马罗沃村(雷科沃车站以西约4俄里)。旅长接到这一指示后,这一次没有遵守野战条令的基本要求——没有向集团军司令报告,而这一点造成的后果,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

真是命运的恶意捉弄,也是白军的运气,这份文件送到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

\* 白军文件的日期均按旧历标示。这里和以下的日期均保持原貌未动。

手中已是11月2日晚上了,这时战斗早已结束。如同我们在前面指出的独立骑兵旅旅长的疏忽那样,如果他执行了野战条令的要求,派出传令兵找到集团军司令,那样集团军司令就会知道这个旅新受领的任务。集团军司令正在为第2师和独立骑兵旅没有在他命令中指定的地点出现而激动不安,又为完全不明了他的这两个战术单位在雷科沃车站附近进入战斗而造成的形势,而第2师师长面临新的形势十分苦恼,他未获司令员的批准不能脱离突然强加给他的新的作战正面,因为不能不顾忌敌人可能对骑兵第2集团军在罗热斯特文斯科耶村附近作战的部队的后方进行突击。这种情况延续了整整一天,致使顿河军有可能从骑兵第2集团军的合围圈中突围出去,避免了必然被歼灭的命运。事实上,11月2日,骑兵第2集团军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第21和第16师在罗热斯特文斯科耶村附近同巴尔博维奇的骑兵军作战,而第2师和独立骑兵旅在雷科沃车站附近同步兵第6师和顿河军作战。从其激烈程度看,11月2日在罗热斯特文斯科耶村附近的战斗相当于10月13日在肖洛霍沃村附近的战斗。这两处都是久经考验的第21师在进行战斗。在这两处战士们都看到在危险之际有自己从不逃避的伙伴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同志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马科申同志在场。正是在这一次,马科申同志腿上负了伤。

两者的区别在于,在罗热斯特文斯科耶附近时,骑兵第16师起了很大作用。不过在谈到这个师的战士的英勇无畏时,不能说他们的师长也是这样,因为他始终需要有人在后面督促鞭策。战斗本身的景象大体如下。敌人于9时从通往萨利科沃的道路上被击退以后,向新特洛伊兹科耶村方向退却,由于每时每刻都担心骑兵第1集团军的突击,并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力求向萨利科沃车站突围。由于骑兵第2师和独立骑兵旅因我们已经知道的原因未能来到,敌人得以全力扑向第21师,而第21师虽然竭尽了人所不能的非凡努力并付出巨大牺牲,仍然被敌人最终击退,而敌人遂占领了新米哈伊洛夫卡村这个通向萨利科沃车站的大门。在整整五个小时的战斗过程中,尽管空气都因炮弹爆炸声而不断呻吟,竟然未能发现近在12俄里之内的骑兵第1集团军的存在。早上还满怀希望能在骑兵第1集团军配合下全歼敌人的设想成了泡影。

在战斗的这几个小时的时间内,敌人不得不沿着罗热斯特文斯科耶村的南端划了一个大弧线,因为早上他们原打算从这里直接打通去萨利科沃车站的退路,但遭到失败,只好转向16.21标高点西北到“移民区”标定点一带的一些高地(均位于奥特拉达至新米哈伊洛夫卡的道路附近)。这里敌人顾虑到可能出现骑兵第1集团军,匆忙突向新米哈伊洛夫卡村,并全力以赴地扑向骑兵第21

师,而第16师的部队这时已经十分分散,集团军司令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不得不设法把他们收拢在一起。敌人达到了目的,打开了大门,占领了新米哈伊洛夫卡村。

至14时,尽管敌人进行了机枪和炮兵火力的骇人听闻的射击,并且还有三架飞机轮番轰炸,敌人还是被第16师从新米哈伊洛夫卡村开来的部队所击退。15时,在这里,同集团军司令在一起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马科申同志腿部被炸伤。敌人退到了新德米特里耶夫卡,那里已构筑野战工事,敌人立即加以利用。这时,有三列装甲火车前来支援敌人,用火力(外加飞机投弹)保证敌人得以完全有计划地退向琼加尔半岛并进而退往克里米亚。

11月1日聚集在彼得罗夫斯科耶村的兵力,本来完全符合给骑兵第2集团军规定的目的——消灭巴尔博维奇的骑兵军,但是在这里军事科学不能容忍的游击习气却充分地暴露了出来。且不说拉脱维亚师的部队,他们前去执行因为形势变化已经过时的第6集团军的命令——占领雷科沃车站,而第4集团军和第13集团军的部队已经到达那里。把集团军司令指示的原因、马赫诺起义军的原因都放在一边,我们只谈谈步兵第30师部队的行为。

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曾邀请该师一名旅长前来,并建议他参加11月2日对罗热斯特文斯科耶村的攻击,并制订了协调一致行动的方案,但是,得到向全集团军发布的命令后他不但根本没有这样做,而且还回避执行从战场发给他的这样的命令:“步兵第30师各旅。1920年11月2日10时5分。出发地点——罗热斯特文斯科耶村以南山岗。全部步兵向西南方向投入进攻(几个旅一部分已经进入骑兵集团军于9时占领的罗热斯特文斯科耶村)\*。敌人正在去新特洛伊茨科耶的道路上。请用机枪保证翼侧的安全。同自己的部队和我的骑兵保持联系。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这项命令是根据需要而形成的。集团军司令当时没有关于骑兵第2师和独立骑兵旅的消息(如同我们在前面已经知道的那样,他们不得不给自己开辟另一战线),又感受到压到第21师身上的重负,同时也考虑到骑兵第1集团军的部队不在,为此认为,自己必须得到步兵的加强,用骑兵第16师从南面支持第21师,并阻止敌人退往新米哈伊洛夫卡,他们这一意图也已开始实现。作为答复,集团军司令得到的报告是:“他们前去占领萨利科沃……”

至14时,第30师的第88旅和第90旅不慌不忙地从罗热斯特文斯科耶村

\* 斜体字是米罗诺夫所加的注释。(中译本用楷体字表示。——译者)

出发登场,欣赏着宏伟壮观的战斗场面,而作战地点距他们只有4俄里远。但是这并未妨碍他们成为向整个方面军发布的这样一份作战汇报(第916/оп号,11月4日18时前发)消息的来源:“骑兵第2集团军。由于集团军司令部同各师的联系中断,没有消息……第4集团军。步兵第30师于11月2日早晨从彼得罗夫斯科耶村出发,于9时由第88旅占领了罗热斯特文斯科耶。敌人(辖马尔科夫师、德罗兹多夫师、科尔尼洛夫师、顿河骑兵第1和第2师、下马徒步顿河第3师和步兵第3师)放弃了罗热斯特文斯科耶,退向新米哈伊洛夫卡、新德米特里耶夫卡,看来目的在于通过琼加尔半岛退入克里米亚。第88旅的部队会同第90旅正继续向新阿列克谢耶夫卡车站进攻,并经过两个小时的火力交战后为我军攻占。在车站缴获火炮六门和四万多发炮弹。与此同时,步兵第265团和骑兵第30团从西北方向向雷科沃车站实施进攻。经过激烈战斗和坚持不懈的多次冲击占领了雷科沃车站,缴获火炮12门及其他物品。”

事实上,雷科沃车站是由骑兵第2集团军的独立骑兵旅于11月2日11时攻占的,该部于19时45分又攻占了新阿列克谢耶夫卡车站,两处都是经过战斗攻克的,并缴获上述武器和其他战利品。究竟是谁需要这样的谎言,又是为了什么目的呢?萨利科沃车站确实是第88旅和第90旅于11月3日3时占领的,不过这时本来按照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的要求应在罗热斯特文斯科耶村从11月2日一早协调一致予以击溃的敌人已经逃到了琼加尔半岛。另外,似乎有人从旁宽怀大度地向方面军提供了一点消息,以致也对骑兵第2集团军11月2日的作用轻微地带上了一笔:“作战期间(看来是第88旅和第90旅作战期间)\*,骑兵第2集团军的部队曾向新阿列克谢耶夫卡实施进攻,以求切断敌人退向琼加尔半岛的道路……”

对这样的关注也表示感谢。

骑兵第9师的一个旅从晚上就接到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要求回到本师去的命令,在执行此命令过程中,于11月2日早晨恰好位于雷科沃车站附近。骑兵第11师,它有一个骑兵连为了建立联系正好在彼得罗夫斯科耶,却一直未能接到向骑兵第2集团军发布的第069号命令,因为它担任联络却“不知道”本师的配置地点。

**雷科沃车站和新阿列克谢耶夫卡附近发生了什么事?**

独立骑兵旅接到骑兵第2师师长的命令后,于11月2日11时经过战斗攻

\* 斜体字是米罗诺夫所加的注释。(中译本用楷体字表示。——译者)

占了雷科沃车站,又于19时45分攻克新阿列克谢耶夫卡车站,并在该车站缴获炮弹2万发、火炮12门、电台1座、散装粮库1个及其他战利品。11月3日,又“经过战斗”骑兵第2师的1个骑兵连被步兵第30师的部队从守卫的饲料储备和其他战利品附近击退,自此这些物品便成为第30师的战利品。

骑兵第2集团军独立骑兵旅和骑兵第9师的一个旅(如上所述,从彼得罗夫斯科耶回到本师)的到达,对于在索科洛戈尔斯科耶村和新格里戈里耶夫卡村附近之敌的后方造成了威胁。敌人在这两个旅从西面和第4集团军及第13集团军骑兵部队从北面的共同压力下,匆忙在这一天向格尼切斯克退去,并得以顺利到达该地。

#### 弗兰格尔在塔夫里亚的最后时日

骑兵第2集团军于11月2日,出乎敌我双方意外,像敌对双方开始逐渐分开的间隙,像一个楔子一样突然出现,从而结束了10月31日和11月1日两天的激烈战斗。但由于红军的行动不够协调一致,以及游击习气的干扰,白军得以未受本应在10月31日和11月1日,特别是11月2日战斗中无法避免的损失而退到了克里米亚。

我们看到,新米哈伊洛夫卡是由骑兵第2集团军的部队于14时,经过战斗(而且是经过激烈战斗)攻占的。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马科申同志在这个村附近受伤而流洒的鲜血也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直到16时以前骑兵第1集团军的部队才开到这里,而且,自然,是未经战斗而进入了新米哈伊洛夫卡。在骑兵第2集团军的档案材料中保存的材料可以证明,骑兵第2集团军骑兵第2师的部队直到11月2日19时才由骑兵第1集团军部队接防。

11月2日,敌人并没有从空中对骑兵第1集团军部队投掷任何重型炸弹,因为在骑兵第1集团军的部队到达时,敌人已经结束了对第21师的轰炸,而夜幕降临也妨碍他们再次实施轰炸,何况他们又急于赶往克里米亚。但是,这个集团军的野战司令部于11月3日12时前和16时前发出的第118号作战汇报却把11月2日在新米哈伊洛夫卡村和雷科沃及新阿列克谢耶夫卡两车站附近发生的情景描绘成这样:“骑兵第1集团军的部队继续追击敌人,于11月2日夜间通过战斗攻占了新米哈伊洛夫卡,并于11月3日早晨继续前进。骑兵第6和第4师现向萨利科沃车站、金布卢克车站前进,准备夺占琼加尔桥。第11和第14师现在正向格尼切斯克前进。在新米哈伊洛夫卡附近的战斗中,敌人向我进攻部队发射密集的炮火和机枪火力,并从飞机上投掷重磅炸弹。据军队侦察材料判断,在新格里戈里耶夫卡、尤里齐诺车站一带尚留有敌人部队,骑兵第2集团

军正向那里前进,准备将其消灭。在最后几次战斗中,俘虏了敌人德罗兹多夫师一个整师。也有许多投诚者。新阿列克谢耶夫卡车站于11月3日1时为骑兵第11师部队占领(第191/on号),11月3日3时第88旅的部队占领了金布卢克车站。骑兵第6师于9时向同一方向前进。骑兵第4师正在骑兵第6师之后行进。骑兵第14师正向格尼切斯克方向推进……卡希林的骑兵集群(骑兵第9师)于11月2日夜间经过战斗占领了雷科沃车站。据军队侦察报告和俘虏提供的消息,在新格里戈里耶夫卡、尤里齐诺车站一带尚有敌人部队存在,骑兵第2集团军自黎明起前去该处,准备消灭这批敌人。”

应当问一问作者,写这样的通报究竟追求的是什么目的?

此外,在南方方面军于11月3日6时前发出的第928/on号作战汇报中我们还看到这样的内容:“……据骑兵第1集团军野战司令部报告,骑兵第2集团军各部于11月1日傍晚前从彼得罗夫斯科耶地域向雷科沃车站前进……”看来转报的是假消息。但是,既然集团军野战司令部能够获得这类未经核实的消息并转报方面军司令部,那么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集团军野战司令部竟不能获得真实的消息,即骑兵第2集团军在11月1日傍晚以前已在彼得罗夫斯科耶,并作好作战的准备;如果这个集团军野战司令部不是把谣言当作事实,而是站在一定的高度上并力求在11月2日傍晚前向自己的集团军司令报告事实,而不是谣言,那么,敌人很可能无法于11月2日从罗热斯特文斯科耶逃窜。在这同一份作战汇报中还写道:“……第13集团军。关于从彼得罗夫斯科耶于11月2日出发前去萨利科沃的马赫诺军队,没有得到消息。”

大家知道,马赫诺集群整个11月2日这一天一直在彼得罗夫斯科耶村。我们看到,我们的一些司令部对于给它们提供消息的来源并不挑剔,但这种挑剔的态度却应当加以培养。

方面军的作战汇报最后说:“……自11月2日黎明时起顿河步兵第2师的部队向骑兵部队前一天留下的索科洛戈尔斯科耶车站和新格里戈里耶夫卡村实施了进攻,……战果如何目前尚不知道……”

红军各集团军11月2日共同行动的战果十分巨大——敌人逃往克里米亚,腾清了塔夫里亚。为了夺占塔夫里亚,敌人花费了半年时间,而在五天之内却放弃了它。诚然,11月3日格尼切克还有垂死挣扎的战斗行动,但到了12时以前它的一切抽搐也就停止了。守卫者在作战舰艇火力掩护下沿阿拉巴特沙咀退到了克里米亚。

11月3日,骑兵第2集团军设想敌人还会抵抗,便从罗热斯特文斯科耶进



到新阿列克谢耶夫卡车站(便让独立骑兵旅在这里宿了营),还进到尤兹库亚村。到达这些地点后并没有发现敌人,只看到有大量红军部队在这里集结,连村庄都不够分配,只好又退到彼得罗夫斯科耶村。

步兵的收获季节来到了,那就是封锁反革命的最后—个巢穴——克里米亚。在塔夫里亚作战收获季节结束时,南方面军于11月5日发布的第0011/III号命令表示了庆贺:“消灭弗兰格尔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通过方面军所有集团军的联合作战行动,战果辉煌地完成了在克里米亚地峡以北和东北合围和歼灭敌人主力的任务。敌人遭受巨大损失。我军抓获俘虏近2万人,缴获火炮100门,大量机枪,约100辆火车机车和2000节车厢,几乎所有辎重和大批供应物品,包括几万发炮弹和几百万发子弹。只有个别敌人部队退过萨利科沃地峡突围到达克里米亚,以及一小批敌人在彼列科普墙(壁垒)之后隐藏了下来。锡瓦什湖的北岸全部由我军占领。第4集团军的部队突入琼加尔半岛后,会同布琼尼同志的勇敢的骑兵正力求紧随退却之敌在琼加尔桥和锡瓦什桥附近攻占渡口,等等。”<sup>264</sup>

#### 骑兵第2集团军在克里米亚,或它参与击溃弗兰格尔的第三阶段

“我军攻入克里米亚后,米罗诺夫指挥的骑兵第2集团军参加了追击退却之敌,不使其有可能在中间地区固守……”(摘自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共和国所有武装部队总司令1920年12月4日的第7078号电报)

#### 彼列科普堡垒

白军大本营对于自己军队退往克里米亚的过程,在1920年10月21日(11月3日)的正式通报中作了如下的描述:“布尔什维克在同波兰签署和约后腾出了军队,得以集中了五个集团军来对付我们,又把这五个集团军分别配置在卡霍夫卡、尼科波尔和波洛吉三处构成三个集群。进攻开始时,红军的总人数达到十万人,其中四分之一为骑兵。红军指挥部决定从北面和东北面钳制住我们,用主力猛攻我军左翼,并从卡霍夫卡方向向格罗莫夫卡和萨利科沃方向投入大量骑兵,以便切断俄国军队同地峡的联系,将其压迫到亚速海,并使自己自由地进入克里米亚。

考虑到面临的形势,俄国军队相应地调整了部署。敌人的主要骑兵兵力——骑兵第1集团军——连同拉脱维亚和其他的步兵部队,总人数达1万名骑兵和1万名步兵,从卡霍夫卡登陆场向东方和东南方向猛扑,并派出6000名骑兵进攻萨利科沃。

以部分兵力从北面掩护,我们集中了一个突击集群,对红军突入的骑兵进行

了猛攻,将其压向锡瓦什湖。其间,库捷波夫将军的光荣部队全歼了拉脱维亚师的两个团,缴获了火炮 15 门和大量机枪,而顿河部队俘虏了四个整团,缴获火炮 15 门,以及许多武器和机枪。但是,敌人从各处调至战场的兵力,特别是骑兵(总数达 25000 名),占有绝对优势,在连续五天内从三个方面多次冲击,这种情况迫使总司令定下决心,把军队撤向预先准备好的、拥有一切防御优势的锡瓦什—彼列科普筑垒工事。我军在过去的战斗中实施了连续的突击,消灭了突入我军后方的布琼尼骑兵的大部分,才使军队有可能几乎毫无损失地退向建有筑垒工事的阵地。”

11 月 4 日,白卫分子的报纸《晚间新闻》报第 243 期写道:“鉴于敌军拥有兵力优势,我军指挥部决定将部队撤退到彼列科普阵地……红军近日来不断攻击彼列科普阵地,以求尽快达到其最终目的。从我们方面而言,对于红军的这类企图只能感到高兴。让他们不断攻击,并在彼列科普堡垒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吧。他们是看不到彼列科普的,但是红军的精良团队被消灭得越多,他们的其他部分也会瓦解得更快。就固守彼列科普阵地而言,我们的军队甚至是过于强大了……”

在更早一些的 10 月 16(29)日,考虑到白军必须退到克里米亚的时机已经成熟,《伟大俄罗斯》报在其第 137 期上说:“在彼列科普堡垒的掩护下,完整保留下来的军队又获得了新的行动自由和新的机会,将相应地予以利用。”

甚至到 10 月 27 日(11 月 9 日)白卫分子还对自己彼列科普堡垒的坚不可摧深信不疑。他们通过《塔夫里亚之声》报第 358 期说:“克里米亚是一个被围困的堡垒,在彼列科普的前进炮台上炮声日夜不停。堡垒在围困之中。攻击者残酷无情……克里米亚是战斗的前哨。克里米亚也是最后一个棱堡,比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的棱堡更加宏伟、更加威严,比马拉霍夫冈更加不可战胜和更加敢于拼搏……”这家报纸在大唱赞歌之后又说:“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是俄罗斯英雄主义的火炬。如今,不可战胜的克里米亚保卫战的火炬的伟大火焰将照亮全世界……”

白卫分子中的凡夫俗子就是这样大声歌唱的,沙季洛夫将军则要谦虚得多,看来他对彼列科普堡垒并不抱特别的希望,在大本营的作战汇报中他朴实无华地声称:“在彼列科普一带攻击我筑垒阵地的激烈战斗在继续进行。”

#### 在克里米亚的大门旁

11 月 3 日和 4 日,骑兵第 2 集团军是在彼得罗夫斯科耶村度过的,于 11 月 6 日转移至阿加伊曼村,在作战上转归第 6 集团军指挥。11 月 5 日 3 时 15 分南

方面军发布的命令(第0011/III号)说:“……2. 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自接到本命令之日起在作战上转归第6集团军指挥,并按其指示地域将自己的骑兵集中,并将部队进行整顿并作好充分的准备,以便会同第6集团军继续向塞瓦斯托波尔实施强有力的进攻……”<sup>264</sup>

骑兵第2集团军究竟有何过失如此失宠于方面军,以至于被剥夺了独立性,并置于一位步兵集团军司令的监管之下,不得而知。何况在“彻底消灭弗兰格尔男爵”的战役在尼科波尔附近开始时,本集团军还在作战上指挥过两个步兵师(第3师和第46师),而且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看来,方面军尚处于未能特别顺利地合围住弗兰格尔并让他退入克里米亚的印象之下,又不知为什么很长时间内人们总习惯于认为这一切的过错都在于骑兵第2集团军。人们忽视了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即在10月31日和11月1日的决定性战斗中,当时弗兰格尔正努力要打通缝隙以便逃往克里米亚,而骑兵第1集团军和第6集团军的若干个师不是在集团军预备队中徘徊不前,没有参加战斗,就是即使作战,也是极不协调,在白军上阵拼死挣扎的部队已经撤退而把战场让给对手时才到达战场。开到的部队也是分散零碎,各自为战。在10月30、31日和11月1日三天之内,我们没有看到有密集的大批骑兵同时参加战斗。这从作战汇报和地图上是很容易发现的,这种情况恰恰正是使弗兰格尔得以退入克里米亚的主要错误所在。但人们对此却视而不见。

不管怎么说,还是这些作战汇报向我们表明,白军的顿河军和他们的两个集团军的部队在10月31日和11月1日两天受到骑兵第2集团军、第4和第13集团军的钳制,从而无法参加针对骑兵第1集团军和第6集团军的战斗。白军的这些部队完全忙于拯救梅利托波尔筑垒阵地上的局势,因为骑兵第2集团军在尼科波尔附近大胆而顺利地渡河,并于10月26和27日两天进到巴尔基村和奥尔良斯克村,对他们实施迂回已获成功。

我们已经知道,10月31日骑兵第2集团军在罗赫曼诺沃村附近再次赶上了顿河军的部队,并同他们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敌人在这里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从白军第2集团军,如所周知,沿铁路向新阿列克谢耶夫卡车站只调去了一个步兵第7师转隶坎采罗夫将军指挥。由此看来,如果对比一下对抗双方现有步兵和骑兵的数量——要记住,白军第2军已经调去防守彼列科普工事——用于在10月31日和11月1日在阿加伊曼、……\*、罗热斯特文斯科耶、奥特拉达地域

\* 地名无法辨认。

行动的军队,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兵力的优势是在我们方面,但我们还是把弗兰格尔男爵从塔夫里亚放走,而未能再重现一次成功的色当之役。<sup>265</sup>其中的奥秘全在于,我们从进攻一方变成了防守一方,把主动权拱手让给了弗兰格尔。

可以理解,从人类天性的弱点出发,我们需要找出一个有罪的人。也不知为什么这事就临到了骑兵第2集团军头上。将来有一天骑兵第2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波卢扬同志和戈尔布诺夫同志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会写道,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同志在接到转隶的命令后是如何作出反应的。最后,11月8日在同方面军司令伏龙芝同志直接会晤时,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说明了让骑兵集团军隶属一个步兵集团军司令是没有理由的,终于使骑兵第2集团军的独立性得到恢复。后来,通过明显的事例我们看到这种隶属关系是不能成立的。也许这一事件经过实际经验证实,能防止今后不再把大型的集团军级的骑兵军团转隶步兵集团军司令指挥,尽管他们能“摘取天上的星星”。这方面的理由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有一点必须遵循:如果一名骑兵集团军司令或者别的大骑兵军团的司令作为一名骑兵首长是值得信任的,那么这个集团军和它的司令就应当存在下去,否则最好把他撤掉,以免以后别人犯了错误又推到他的头上。

相反,对日作战的经验,由于日本步兵战术动作的特殊性,却提出了步兵和骑兵合并在一起,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把步兵部队配属给骑兵的问题。这篇文章的作者于1904—1905年在满洲战场提出的这个问题得到各级指挥部的批准,并在多次同日本人的战斗中证明这种主张的实际价值。这个材料可以在日俄战争期间顿河哥萨克第4师的军事历史研究杂志中找到(总参大尉罗斯托夫采夫的著作)。<sup>266</sup>

国内战争更加明显地提醒我们要实现这种联合,说明了这种联合的合理性,但是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1918年10月24日在博利绍伊村、奥比耶德科夫、梅德韦季察河畔先诺伊村地域的一次战斗中,有八个连在两个团骑兵的支援下经受了白军八个骑兵团和两个步兵团的12个小时的冲击,竟没有丢弃一挺机枪,虽然损失了1000人(包括死、伤、失踪者在内),但却冲出了重围。而让大量骑兵隶属步兵而招致失败的例子在南方面军内就有过值得记取的事例,具体的是把骑兵第2集团军转隶第13集团军司令而造成的。不过,关于这次不成功的隶属关系以后直接经历此事的戈罗多维科夫同志和马科申同志会向我们介绍。

正是带着这种“轻微的误会”,骑兵第2集团军接近了克里米亚的大门。

11月8日,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受领了这样的任务:“20时(无编号)。在您的集团军在弗拉基米罗夫卡、斯特罗戈诺夫卡地域集中以后,根据情况向克拉

斯诺耶咸水湖以西和以东方向敌人彼列科普—尤顺集群的后方实施进攻,以扩展第6集团军的战果,并准备消灭敌人的兵力,完成击溃敌人部队的行动”。<sup>267</sup>

11月9日傍晚以前,骑兵集团军从阿加伊曼村出发转移到锡瓦什湖北岸的弗拉基米罗夫卡、斯特罗戈诺夫卡、伊万诺夫卡地域。

这一天,步兵第51师占领了彼列科普防线,迫使敌人退到尤顺阵地。至17时前,这个师的部队进到第一线掩体,占领了卡尔特—卡扎克、科洛佳兹齐、克拉斯诺耶咸水湖北端东北的科洛杰济一线的阵地。步兵第15师在这个湖的北端沿直线至锡瓦什湖岸东北的一线进行战斗。

第45旅突破了敌人在10.8标高点附近的阵地。

第51师损失了一半人员(约2500人),第15师遭受到“极其巨大的损失”。

#### 向克里米亚进军的前夕——1920年11月10日

11月10日1时5分前的形势,根据向第6集团军发布的第53/к号命令,大致如下:“敌情。第1军的部队看来退到了彼列科普湾和老湖之间的地峡;在老湖和克拉斯诺耶湖之间的地峡上发现有第13师的部队;第34师的部队在克拉斯诺耶湖至锡瓦什湖一线。巴尔博维奇的骑兵集群和三辆坦克似乎已到达尤顺。”

向第6集团军各部下达的任务如下:拉脱维亚师在彼列科普湾和老湖之间渡过地峡,并在傍晚之前进至博伊—卡扎克、沃龙采夫卡大路一带。

第15、第51和第52师进至沃龙采夫大路、列舍乌尔、热德吉塔伊—卡特一线。命令最后说:“对于马赫诺起义军的作战行动我不抱希望,设想到一定时候把他们转隶于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

第45旅在10.8标高点的突破,看来给第6集团军司令员提供了巨大的希望,使他认为可以在最近几小时内便突入克里米亚,因为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收到他的要求说,骑兵集团军应在锡瓦什湖南岸集中。这次突破几乎成为坚持无论如何要在克拉斯诺耶湖和克鲁格洛耶湖之间打开通路的理由,从而花费了许多人的生命为代价,而实际上11月11日早晨的正面冲击,由于敌人在尤顺阵地上的薄弱本来可以不进行。

让我们接着观察作战行动的发展……

11月10日这一天,第6集团军司令不止一次提醒骑兵集团军在锡瓦什湖南岸集中的事,甚至在方面军面前也强调了这一点。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则于11月10日早晨向方面军报告说,他准备自11月11日早晨起转入配合第6集团军的行动。这一次第6集团军司令已没有可能直接命令骑兵集团军,因为该骑

兵集团军已经不隶属于他。<sup>268</sup>

此外,当时的整个形势说明,11月10日突破尤顺阵地不可能成功。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认为,提前一昼夜把骑兵调到缺水无粮的地方,到实施突破时他们就筋疲力尽,不仅不能完成击溃弗兰格尔的行动,而且也不能有助于发展第6集团军的胜利,因而对自己的观点毫不动摇。

11月10日7时30分,骑兵第7师送来当天5时送出的第275号报告说,师的部队集中在丘瓦什村。马赫诺的游击第1团会同第38团正在迂回7.5高地以北0.5俄里处的小湖,而第38团团团长报告说,在7.5高地以北1—1.5俄里处集中有巴尔博维奇将军的骑兵军和库班骑兵旅共3000名骑兵,在第15师的地段上“敌人自黎明起必将转入反攻,袭击我军部队”。

这一报告迫使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把骑兵第16师投入作战地域,并下达命令说:“1920年11月10日8时40分,斯特罗戈诺夫卡村。迅速前进。到达后(师长知道去那里)立即查明情况。对锡瓦什湖沿岸靠近穆尔扎-科亚什,以及卡兰基的接近地,乃至再往南至巴伊萨雷、奇里克进行侦察。准确报告,马赫诺的支队在哪里,在干什么。总之,尽量让我了解更准确的情况……”

11月10日整天处于惊恐不安的状态中,因为第6集团军司令不断提醒必须在锡瓦什湖南岸集中大量骑兵。但是,第6集团军司令的担心过早了。傍晚前收到指令说,把马赫诺的起义军划归骑兵第2集团军指挥。

#### 骑兵第2集团军向克里米亚进军

11月11日9时前,骑兵第2集团军在行进路上遇到了本集团军骑兵第16师的伤员。这个师是11月10日调到锡瓦什湖南岸,并于11月11日早晨起同第6集团军的部队一起在克拉斯诺耶咸水湖和锡瓦什湖之间的地段上投入战斗的。骑兵第2集团军在锡瓦什湖与7.5标高点以北的无名湖之间集中,并派独立骑兵旅向7.5标高点推进。

在骑兵第2集团军集中时,在这个地段作战的第6集团军的部队被白军压迫后退,但这已经不太令人担忧,因为骑兵集团军已经到来。当即派出骑兵第2师的一个旅前去支援步兵的散兵线和骑兵第16师。终于,电话铃声纷纷响起,部队指挥人员相继报告说,我们已经在克里米亚了……这是早晨7时……但是我们高兴得太早了。上午11时,巴尔博维奇的骑兵扑向这个师。这是责任重大的时刻,把手头现有的全部骑兵投入同巴尔博维奇作战。“再有这样一次打击,弗兰格尔的军队就会逃跑,骑兵第2集团军开始进入打开的缝隙,”——这是一名作战行动参加者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72期上发表回忆文章

时说的。

“再有这样一次打击……”《莫斯科师的行军》一文作者是这样回忆的。正是应当从这一次打击开始详细说说,以便恢复事件的真相。除了以上所述指挥部采取的步兵、骑兵的行动外,为了粉碎敌人在克拉斯诺耶咸水湖、锡瓦什湖湾和克鲁格洛耶湖之间的顽强抵抗,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还派出马赫诺的起义军乘马车向克拉斯诺耶咸水湖以西实施迂回,并进而在这些湖泊之间向克鲁格洛耶湖敌人后方前进。

这恰恰正是那个“再有这样一次打击”……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经发现,在克拉斯诺耶咸水湖南端有几百辆马车掀起大量尘土,敌人当即如同接到命令一样停止了步机枪的疯狂密集射击。

突然之间,炮声沉寂了下来……敌人开始在湖泊之间迅速向62标高点方向退却。在仓促退却时,敌人把八门火炮丢入湖中。11月11日13时5分,独立骑兵旅旅长巴金同志率领该旅正位于7.5标高点附近,接到集团军司令的直接命令:以“频变步态”(5分钟急跑,5分钟常步)前进,直至与敌人保持接触为止。该旅遂在克拉斯诺耶湖以西出发前进。紧随其后,骑兵第21和第2师也以同样步态跟进。

骑兵第2集团军和隶属于它的马赫诺起义军于11月11日傍晚前赶上了退却中的巴尔博维奇的骑兵,并同他们触发了激烈的战斗,直到黑夜来临。战斗结果夺占了沃因卡车站,敌人向东南方向退却。在沃因卡车站,敌人烧毁了数百节装有粮食和饲料的车厢,装修精致的轮式飞机修理工场和许多其他贵重物资。车站上缴获的炮弹充实了炮兵的弹药储备。

骑兵第2集团军设想第二天的主要目的是夺占占科伊车站以利于在琼加尔半岛上行动的集群向前推进。这时收到作战命令:自11月12日4时起沿两个方向出发追击敌人:(1)骑兵第2师和第6集团军的骑兵旅——攻占占科伊车站;(2)骑兵第21师、独立骑兵旅和马赫诺的起义军——攻占库尔曼-克梅利奇车站。这里应当顺便提一提,骑兵第16师是提前一昼夜到达锡瓦什湖南岸的,却在那里呆了一天和一夜(11月10日夜间),在露天之下没有饲料和水,11月11日已无法追击敌人,直到当天傍晚前才到达尤顺地域,并在11月12日休整整一天。

如果骑兵第2集团军听从了第6集团军司令的要求也于11月10日像第16师一样提前推进,那么整个集团军也会处于这种情况之下,不过幸好它已经脱离了受该集团军司令指挥的隶属关系。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对渡过锡瓦什湖的时

机作了正确的考虑,从而使集团军有可能荣幸地结束也由它于10月11、12、13和14日那些光荣的日子里在第聂伯河右岸开始的击溃弗兰格尔的行动。

占领沃因卡车站后获知,我们的骑兵似乎是在萨尔吉尔河口对岸的阿拉巴特沙咀渡海的,而白军鉴于另有骑兵在彼列科普实施突破,遂也不想实施抵抗。

根据这一消息,又联系到方面军给予的任务——骑兵第1集团军“准备在第4集团军步兵之后在琼加尔半岛附近渡过锡瓦什湖”,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为了避免相互不了解情况,专门派出负责工作人员乘汽车于11月11日夜间前去亚美尼亚市场,通过直达电报向方面军报告骑兵第2集团军已占领沃因卡车站,并准备于11月12日向占科伊车站、库尔曼-克梅利奇方向推进,然后从那里再向辛菲罗波尔、塞瓦斯托波尔方向前进,以免又把骑兵第1集团军派向那里,反正无论是在隶属第6集团军期间,还是脱离隶属关系之后,骑兵第2集团军的任务始终是:在克里米亚扩展第6集团军的战果……而第6集团军的方向正是前去塞瓦斯托波尔。(参见方面军11月5日的第0011/III号命令和11月8日的命令)\*

这些消息转告了第6集团军和骑兵第1集团军司令。除了这类向方面军通报的方法外,还发过一份无线电报,但方面军未能及时接到任何一种报告。造成的后果便是,骑兵第1集团军根据方面军的命令,但虽然知道骑兵第2集团军的行进方向,在转移过程中和以后,不知为什么仍然在它后面沿辛菲罗波尔、塞瓦斯托波尔方向行进,坚持不愿走上纠正已发生的误会的道路上去,何况骑兵第2集团军并没有收到方面军的最后几份指令。<sup>269</sup>

根据当前形成的形势,骑兵第1集团军,为了纠正骑兵第2集团军因未接到命令而无意间犯下的错误,看到骑兵第2集团军在此方向时,本应转向菲奥多西亚、刻赤方向,但它以方面军的命令为借口顽固地不愿意这样做。

诚然,11月12日在克里米亚已经消灭了弗兰格尔,上述误解并未造成任何后果,但在其他情况下,如此顽固刻板必将付出极大的代价。

#### 弗兰格尔在克里米亚的最后一天

11月12日,弗兰格尔下达了军队和撤退的物资在克里米亚所有港口装船的命令。

11月12日9时左右,骑兵第2师在博格姆卡村附近与敌人触发战斗,虽然敌人死命抵抗,还是将其击退,夺得五门火炮,若干机枪,俘虏数百人。

\* 斜体字是米罗诺夫所加的注释。(中译本用楷体表示。——译者)



依靠在占科伊车站现有的部队，敌人又试图进行抵抗，但仍是徒劳：占科伊车站，包括大量的饲料、粮食、炮弹、子弹、服装、汽车、飞机和其他技术器材，以及四列卫生火车连同医务人员，都为骑兵第2师所有。俘虏数以千计。同一天，从琼加尔半岛来的部队到达，该师将虏获的物资和俘虏在占科伊车站上缴后，于11月13日前去与集团军会合。

骑兵第2集团军的右翼集群（骑兵第21师、独立骑兵旅、马赫诺的起义军）沿途在阿列克山德罗夫卡村附近夺得被敌人仓促退却时丢弃的三门8英寸由拖拉机牵引的火炮，完整地接受了被追上的、不战而投诚的马尔科夫师的团队（约700名士兵和64名军官）。

13时左右，该集群进至库尔曼-克梅利奇车站。敌人从匆忙向辛菲罗波尔退却的三列装甲火车上射击。不久，在车站东北一带出现敌人大规模的骑兵纵队，并展开成战斗队形。两面都响起了炮声。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一面战斗，一面调整部署。

正当此时，一批“旧货”爱好者冲入库尔曼-克梅利奇车站。这是这样一类人，他们准备一有机会就变成抢劫犯，始终随伴着军队行进，但一见危险就又躲开的人。他们在作战的战士队伍中造成一时的混乱。在车站南面又发生了那些天内十分有趣的误会。数以千计的白军步兵，如同排成进攻时的散兵线，像约定好一般，都决定投诚作为俘虏。这一群巨大的人流，远看恰如在进攻一般，心情急切要向我们靠拢，但又不知当如何表示：是高举双手，还是需要作出别的什么手势，又有些张皇失措。而对于刚才那一批既害怕危险，又已在车站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们，他们却成了怪物……于是一批人匆匆逃跑，另一批人在呼喊：“等一等，我们是来投降的……”

经过三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敌人开始慌张地向穆尔祖利亚尔-奇梅利奇车站、朱奇，以及继续向南方和东南方退却。追击一直持续到天色完全黑下来为止，也只有它能够阻挡住追击。被击溃和被打散的敌人溃逃的情景无法描述。沿路都是丢弃的火炮、弹药箱、机枪、步枪、电报电话器材，成百袋的面粉、谷物、饲料，整箱整箱的茶叶、烟草、肥皂等物品标示着长达数十俄里的退却路线，这条路线一直通向辛菲罗波尔。

最终击溃弗兰格尔男爵的军队是在这里完成的，因而我们有权利说，在克里米亚最后发射的火炮是骑兵第2集团军的火炮。太阳的最后一线光辉可以证明红军最后一次炮火射击是11月12日实施的。

命运使这个集团军的战士看到了10月11—14日击溃弗兰格尔作战的开始

和11月11—12日击溃作战的结束。

骑兵第2集团军于11月13日转入向萨拉布济、辛菲罗波尔、塞瓦斯托波尔方向继续追击,但再也未能追上敌人。

大约在11月13日12—13时,辛菲罗波尔通过直达电报同萨拉布济车站通了话:“我是辛菲罗波尔。电报员阿列克谢耶夫。所有军队都退往塞瓦斯托波尔了。还有士兵,但都是不带武器的,把步枪丢掉了。他们都是在夜间离去的。在市内和车站里,由工会组织起自卫行动。与塞瓦斯托波尔保持有通信联系。塞瓦斯托波尔一片慌乱,据说城里有大火。我们这里晚上也有过火灾,商店也有被抢的。请允许让我们的代表团前来。机车升火的很多,但得不到任何指示”,等等。

接着由来到电报机旁的铁路工会委员克柳热夫继续谈话。11月13日傍晚前,骑兵第2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波卢扬同志来到辛菲罗波尔市。11月14日,整个骑兵第2集团军和马赫诺的起义军转移到辛菲罗波尔郊区,准备占领塞瓦斯托波尔。但此时,11月14日,已经得知,在塞瓦斯托波尔、叶夫帕托里亚和费奥多西亚上空已经飘扬着红旗了,政权已转到了无产阶级手中。

骑兵第2集团军停在了当时到达的地区,因为折磨马匹去追逐弗兰格尔的影子 and 已被击溃的匪徒是没有意义的……

以上所述就是在什么条件下一个步兵师赶上了骑兵,并最早进入塞瓦斯托波尔的……骑兵第2集团军并不想争第一,但却喜欢讲真话。

根据骑兵第2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托,11月11日叶夫帕托里亚革命委员会通过无线电同顿河军军人大会乘坐的船只通了话,他们请求允许他们上陆。

以弗兰格尔男爵的名字为标志的俄国反革命的一页不光彩历史就这样结束了。

总之,不管谁说什么,反正11月12日是在克里米亚作战的最后一天。11月13日,克里米亚半岛在肃穆的沉默之中接受了红军前去占领叶夫帕托里亚、塞瓦斯托波尔、雅尔塔、费奥多西亚和刻赤等城市。

在11月11、12、13和14日期间,仅骑兵第2集团军各部队共抓获俘虏25000人,缴获火炮60门、机枪约100挺和几万发炮弹、400万发子弹、32架飞机、63辆汽车、几百万普特粮食和饲料,以及其他战利品。以上是骑兵第2集团军经手的战利品的初步统计,但是由于它把一切都留在原地,而后来的部队又对同一批战利品重复登记,所以总数现在十分庞大。

值得指出,骑兵第2集团军从10月8日在第聂伯河右岸开始作战时带上了自己的弹药储备,而此后,直到消灭弗兰格尔的作战结束,它一直靠从白军运输队手中夺得的弹药装备自己。

在这篇回忆文章中我写了很多,但是心中的感触还要多!!!

《献给米罗诺夫战士(骑兵第2集团军的战士),或者杰米扬·别德内1920年10月6日夜间的梦》

我骑着马访问了所有的方面军,  
目不暇接地看尽了人间的奇迹;  
如今来你们这里,  
可是,走着,走着,真是见了鬼……

“骑二集团军到底在哪里?”  
说在前面,又说在前面,可找不到踪迹!  
昨天,我只好叹了一口气,  
“看来,我怕是追不上他了……”

我的马真是废物,废物,  
这匹瘦马,简直该死。  
不过,我还是赶上了  
骑二集团军的后方。

我继续向前驰去,人员,马匹,  
篝火旁,人围了一群又一群,  
这样拼命赶路追逐之后,  
我早已筋疲力竭,真是够呛!

我睡了整整一夜,可米罗诺夫!  
在我的睡梦中也依稀稀地出现了一夜。  
只见他用枪刺挑了三个男爵,  
把他们放在火上熏烤……

周围一片哄笑,看,害怕了吧,  
弗兰格尔眯起了眼睛,活像一只猫。  
三名男爵不成人声地呼号:  
“魔鬼”、“恶魔”、“啊,我的上帝”。

后面传来一声大笑:“烤着吧,畜生们,  
这是为了你们干出的所有事情。”  
我猛然醒来,一股焦味,  
原来我的衣服下摆烧着了。

让这块下摆见鬼去吧,  
在战争中,弹孔就是时尚。  
不过对这个兆头,我还是心满意足,  
但愿这梦能成为现实。

但愿在红军一个个骑兵连的追逐下,  
敌人的兵力逃之夭夭。  
但愿所有的男爵尽快消亡,  
只剩下他们的灰烬……

原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 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哥萨克

Ф. К. 米罗诺夫

1月12日

顿河畔罗斯托夫市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密档第 H—217 号,第 2 卷,第 191—245 页。经米罗诺夫用铅笔修改的打字件。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6 号全宗,3 号目录,277 号案卷,第 44—90 张。打字件。)

## 第七编

### 残 害

343

#### 高加索方面军司令部关于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发生暴动 送呈野战司令部的报告

第 12854/c 1031/III 号

1920 年 12 月 20 日

附第 12826/c 号文——顿河军辖区军队参谋长从米哈伊洛夫卡镇(谢布里亚科沃)送来报告称:发生了暴动,驻扎于此镇的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军事委员会的警卫营也站在暴动者一边。暴动消息是从这个警卫营营长口中得知的,他通过直达电报建议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军事委员“以起义人民的名义立即逮捕所有共产党员,送往米哈伊洛夫卡,而目前驻扎在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的军队也前去那里报到”,否则将向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发起进攻。

高加索方面军参谋长 普加乔夫  
代理政治委员 丘耶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8 号全宗,1 号目录,278 号案卷,第 222 张。核对无误的副本。)

## 344

## 瓦库林的号召书

1920年12月末\*

公民们！把一小撮共产党员和政委统治者的政权夺过来转交到劳动者手中的时刻来到了。

你们的命运掌握在你们自己手中。你们完全可以毁掉自己，在有组织的共产党员匪帮的第一次攻击面前弯腰低头，但是一旦弯了腰，你们永远也直不起身了。

全部赌注都已押上——不是共产党员死，就是劳动者死。因此，任何一个有勇气、正直、敢作敢为的人，都应当举起神圣斗争的旗帜，以免共产党员寄生虫和吸血鬼从你们父亲、母亲手中，从你们妻儿老小手中抢走最后一块面包，最后一头奶牛，致使你们无辜的家人落入必死无疑的境地。

谁不愿意接受共产党员的政权，谁不愿意遭受他们的迫害、抢劫和暴虐，谁就应当报名参加志愿支队，同这个政权斗争。你们的巨大勇气和明哲智慧，必将提高并支持本来就发誓要消灭全部共产主义污浊的起义红军战士的情绪。

公民们！在此艰难的时刻请帮助起义者，人人各尽所能，以便每一个人都因意识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而心安。因此，每一个想看到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友爱的人，请报名参加起义者的队伍，以捍卫自己的权利。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起义者万岁！

他们的领袖和首长们万岁！<sup>270</sup>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2 卷，第 63 页。铅印件。）

\* 日期系根据内容确认。

## 345

##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 军事委员和特别三人小组为瓦库林 暴动而发布的告居民书

1920年12月末—1921年1月\*

公民们！

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中心米哈伊洛夫卡镇，演出了一出荒诞不经的低劣闹剧——一小撮无名之辈，看来是因为不习惯于劳动生活，发起了一场反对现行苏维埃政权，反对共产党员的暴动。利用卑鄙无耻的谎言，他们得以把米哈伊洛夫卡镇的守备部队拉到自己一边。不过，其中有觉悟的一部分人已经站在了苏维埃政权方面。不管这些小丑如何编造其他地方也已举行暴动的虚假荒唐的谣言来欺骗公民，大部分公民仍然对他们的拉拢置若罔闻。健全的思维并没有辜负他们：愚蠢的暴动者的队伍不但未能扩大，反而一小时比一小时变得更加稀疏了。结果，米哈伊洛夫卡镇和乌斯季梅德韦季察均被苏维埃军队占领，暴动者已无立足之地。

他们在自己的报纸《自由公民》上报道说，米罗诺夫攻占了卡姆斯卡亚镇和卡拉奇。可实际上米罗诺夫目前正在莫斯科。他由于英勇无畏地镇压了沙皇余孽弗兰格尔而荣获共和国最高勋章——红旗勋章，以及金质军刀和金表。根据他本人的愿望，于12月4日被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召回莫斯科。布琼尼的部队并没有参加马赫诺的军队，而是正在克里米亚扫荡马赫诺匪帮的最后残部。与鲍里索格列布斯克的电报联系畅通无阻，可见那里也并没有任何安东诺夫。

总之，暴动者是想利用这些捏造的消息来欺骗和愚弄米哈伊洛夫卡镇和乌斯季梅德韦季察各庄寨和村镇的公民，把他们投向新的重重灾难和内战惨剧的深渊。事实上，目前，一切资本主义强盗在苏维埃俄国已经消灭殆尽，安宁已经

\* 日期系根据内容确认。

来临,苏维埃政权已经获得了转入国内和平建设的良好条件,并有可能使公民享受确定无疑的平静生活和满足迫切的需要。但是,苏维埃俄国不仅仅只是一个许多方面都极度匮乏的米哈伊洛夫卡镇或乌斯季梅德韦季察。苏维埃政权正力求,也应当力求满足共和国所有公民的需要。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公民们!要求苏维埃政权做到不可能做到的事难道是明智的吗?

请给它必要的时间进行国家生活的和平建设,请让它有可能实现它的所有计划和意图,那时你们就会确信,它捍卫的是全体劳动者的利益,而不是一小撮投机者和富农的利益,而他们需要的是“自由贸易”和“所有货币一律流通”,因为他们曾经以疯狂般的惊人价格从劳动人民手中掠夺了大量的货币。暴动者所维护的不正是后面这种行为。公民们,难道你们竟还不知道,是谁发动了这次毫无理智的暴动,以及是谁需要暴动?

公民们!把所有向你们嗚嗚私语,说什么他们通过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能立即给你们带来幸福的人从身边赶开。从其中能得到好处的只有投机者和资本家,而不是劳动人民。

警备司令 管区军事委员 什库林

特别三人小组

主席 别利亚科夫

委员 科洛梅伊采夫 科尔涅耶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7 卷,第 251 张。铅印件。)

346

## 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发给米罗诺夫的证件

第 111 号



作战军

1921年1月6日

本证件持有者米罗诺夫同志确为骑兵第2军军长。

米罗诺夫同志有权携带和保存任何种类的武器,有权在昼夜任何时间在高加索方面军防区所有城市和地点自由往来。

军事和地方部门的所有主管人员和机关均应在米罗诺夫同志履行其职责时予以全力协助。以上事项由签字和印鉴予以认证。

方面军司令员                      B. 吉蒂斯  
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B. 特里佛诺夫  
参谋长    总参学院学员      普加乔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2卷,第27页。使用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格式公文纸的原件。)

## 347

## 高加索方面军特别处处长关于骑兵第2军的 状况给骑兵第2军特别处处长的命令\*

第107号

1920年<sup>①</sup>1月13日

绝密

根据高加索方面军特别处掌握的材料,这个军里有许多可疑分子,直至弗兰格尔军队的军官。当该军在高加索方面军地区内驻留期间,又获悉许多材料,足以证实在“打死留在后方的犹太守财奴、政委和共产党员!”口号下进行反苏维埃宣传鼓动的事实。有根据认为,存在反革命组织。这种情况更由于

\* 电报上有用钢笔手写的批注:“交军长米罗诺夫同志亲收。”

① 原文如此,疑应为1921年。——译者

该军驻扎在庫班,处于对苏维埃政权怀有敌对情绪的哥萨克之中而变得更为严重。

我命令:1. 立即与该军的所有各部队建立联系。2. 在该军配置地区的居民中最大限度地发展对该军的情报工作和策动工作。3. 对于来自弗兰格尔军队的俘虏,按士兵和军官分类,进行登记。4. 弗兰格尔军队的军官,不论其职务高低,一律收容看押起来,填好履历表,然后解送到高加索方面军特别处。5. 对于弗兰格尔军队的士兵也照此办理。6. 收容工作在1月份以前结束。7. 此命令由政委向军长宣布。8. 采取一切预防措施,保证命令只让部队政委知晓。9. 收容工作在全军于同一时间开始进行。10. 注意及时找好场地\*。

命令收到即告。采取的措施报来。不得泄露。

高加索方面军特别处处长 鲁萨诺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2 卷,第 121 页。核对无误的副本。)

348

## 高加索方面军司令部关于 解除米罗诺夫军长职务给他的通知

第 26954/un 号

1921 年 1 月 21 日

根据今年 1 月 20 日高加索方面军向军队发布的第 166 号命令,您被解除所担任的职务,并前去向总司令报到。

按照方面军司令的命令,您应将骑兵第 2 军的指挥权移交给新任命的军长托明同志。关于交接情况和启程前往新工作地点的时间望报。

---

\* 原文如此。

参谋长 总参学院学员 普加乔夫  
政治委员 佩切尔斯基  
行政动员处处长 布兹尼科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 秘档第 H-217 号, 第 2 卷, 第 29 页。使用方面军司令部格式公文纸的原件。)

349

## 骑兵第 2 军指挥部发给米罗诺夫的 前去莫斯科的证件

第 875 号

乌曼斯卡亚镇

1921 年 1 月 30 日

此证持有人为原骑兵第 2 集团军司令菲利普·库兹米奇·米罗诺夫同志, 现遵照今年 1 月 20 日高加索方面军向军队发布的第 166 号命令第 1 条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20 年 12 月 4 日的第 7078/он 号电报前往共和国全体武装力量总司令处报到。

一切 3K\* 和铁路部门应对米罗诺夫同志前往指定地点给予全力协助。以上由签名和印鉴予以认证。

有效期为 1921 年 2 月……\*\*

军长 托明  
军政委 H. 叶富尼  
参谋长 总参学院学员 阿尔马杰罗夫

\* 国内战争时期习用的军事运输机关的密码代号。

\*\* 原文如此。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2 卷,第 45 页。原件。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9204 号全宗,1 号目录,85 号案卷,第 46 张。副本的副本。)

## 350

## 米罗诺夫写给阿尔恰金斯卡亚镇 苏维埃主席的信

第 5 号

1921 年 2 月 6 日

送阿尔恰金斯卡亚镇苏维埃主席

我,作为俄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以苏维埃政权的名义建议您采取一切果断措施,无论如何避免让 57 岁的教师遗孀柳德米拉·叶夫列莫娃迁出自己的房子,因为她已故的丈夫、教师叶夫列莫夫曾经作出过特殊的贡献,\*这从他的同事和职员的反映中可以看出。

原骑兵第 2 集团军司令、现在总司令属下任职的  
米罗诺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7 卷,第 78 页。使用骑兵第 2 集团军司令格式公文纸的米罗诺夫签名件。)

---

\* 在原件中用不同的字体表示强调。

## 351

米罗诺夫和乌斯季梅德韦季察革命委员会  
代表的直达电报交谈

不迟于1921年2月8日

[扎鲁德涅夫:] 在电报机旁的是扎鲁德涅夫。

[米罗诺夫:] 在电报机旁的是米罗诺夫。您好,扎鲁德涅夫同志。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呢?

[扎鲁德涅夫:] 遗憾,您走得太快了。我知道得太晚。情况是这样的。我逐字拍发:“米罗诺夫同志。可惜,您这么快就出发去了乌斯季梅德韦季察,以致来不及和您谈一谈管区发生的情况。瓦库林匪帮以您的名字作为掩护,并且明目张胆地散布得到您支持的谣言。到来的复员军人说:“米罗诺夫一来,便会开始清洗。”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党委会和革命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由您向居民发表一份如下内容的呼吁书:第一,驳斥诬陷;第二,现在,正当我们着手进行经济建设之际,不容许有武装暴动和土匪活动的立足之地。并且要就同样的主题召开若干群众大会。请求您来参加2月10日的党代表会议。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管区恢复苏维埃政权三人小组主席斯图卡切夫。”完了。我就说这么多。

[米罗诺夫:]我是第一次从您这里听到正式声明,说管区内发起暴动的匪徒利用我的名字作为掩护。在乌克兰、库班,以及在顿河地区,都同样地把我的名字牵扯了进去,以致使我的听觉都变得迟钝起来,对于这一类冒险分子完全熟视无睹了。但是,既然正式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就请您以我的名义发表呼吁书,说在目前对共和国如此重要的经济建设的过渡时期我绝不会同意任何一种土匪式的暴动,因为正是为了加速这一时期的到来,我曾在克里米亚贡献自己的全部身心。我一定来参加10日的代表会议,并且经您允许我也将在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以及靠近米哈伊洛夫卡和去梅德韦季察沿途的村镇召开一些群众大会,如果有此必要的话,以便尽快平息我原先在第23师的同事瓦库林发动的罪恶的土匪式暴

动。我之所以尽快到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来,是为了更合理地利用我的短暂休假。还有别的事吗?我已完成了我的使命。

[扎鲁德涅夫:]我们将发布呼吁书,并等待着您的到来,祝您一切顺利。

[米罗诺夫:]等一等。我还有几句话。是否收到了我从阿尔恰金斯卡亚镇发出给党主席的电报?内容是要要求撤换混入共产党的原白卫分子、阿尔恰金斯卡亚镇苏维埃主席巴雷什尼科夫,就是这个巴雷什尼科夫1918年曾用步枪瞄准我的胸膛,也就是他曾于当时心存恶意地公然消极怠工激怒我作出了至今令我十分伤心的可悲行动。我采取那样一个步骤是有意识的,目的在于向俄共中央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出,为了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利益,必须对于在顿河军辖区建设苏维埃政权的人员予以认真的注意,因为他们的行为显然会酿成民众的暴动,在管区内瓦库林就代表了这样的征兆。原先的白卫分子执掌政权后对公民的嘲弄侮辱已经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他们根本无视中央的指示,对于因为我1919年的悲惨经历而发布的顿河地区工作提纲\*也置若罔闻。而且早在今年7月份我就曾试图指出,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执委会主席这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岗位上看到前白卫军的农学家叶罗夫琴科是不能允许的。他无疑对目前在管区内发生的血腥丑剧具有一定影响。正是叶罗夫琴科、波列扎耶夫、拉耶夫斯基、格里戈里耶夫相互紧密勾结的罪恶行径,引起了瓦库林的暴动。详细情况我将在党的代表会议上报告。我讲完了。

[扎鲁德涅夫:]电报没有收到。我将转告,以便消除这种情况。顺便提到,正在进行党员重新登记和清党。急切希望现在就谈谈您对一路上所见的观感,请来我这里,谈一谈。地址:察里津大街,90号。再见。完了。请来。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2卷,第59—61页。手抄件。)

\* 参见271号文件。

352

## 斯图卡切夫关于草拟呼吁书之事 给米罗诺夫的电报

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谢布里亚科沃

1921 年 2 月 7 日

按照您的风格迅即拟写出一份呼吁书,无论是党委还是革命委员会怎么努力也办不到。请求您拟好带来,我们将在这里印刷。否则难以达到目的。请通知。致以同志式的敬礼。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革命委员会主席 斯图卡切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2 卷,第 64 页。手书件。)

353—358

## 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的群众大会

1921 年 2 月 8 日

## 353

## 米罗诺夫在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 群众大会上讲话的提纲

1921年2月8日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的群众大会。

被遗忘的俄国革命家——萨佐诺夫。

今天我们将稍有特色地开始举行群众大会……\* 纸条……提出题目……我前去莫斯科,将代表土地带去哭泣声。

第13团……

1918年5月12日前后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发生的戈卢宾采夫暴动,而在三天之前的5月9日;预言……

坡上广场的集市……必须回忆……新人……建设生活……

3. 在老人和新人的心目中——新的瓦库林暴动……

4. 瓦库林是什么人?

4.\*\* 这次起义依仗米罗诺夫的名字……我的支持——“米罗诺夫一来,就会开始清洗……”

清洗是需要的——但应是什么样的清洗,如何进行? 不是用暴动的方法。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2卷,第101页及其背面。作者手稿。)

\* 这里和下面的省略号是原有的。

\*\* 原文如此。



354—358

群众大会上递交米罗诺夫的字条\*

354

菲利普·库兹米奇！

不要相信巴罗夫和跟您在一起的那个年轻人(带夹鼻眼镜的),这不是同志,而是宪兵。为什么?我在大会上仔细进行了观察,才[得出]\*\*这样的结论。而且还不是我一个人这样看。

如果您有一次抓住了巴罗夫同志眼睛的那一种表情,您就会看出他对您的话是不信任的,这种心情他有时无法掩饰。

而且大多数政治委员也不相信您,而是把您看作目前对他们有用的材料。

355

米罗诺夫同志请解释以下问题\*\*\*:

---

\* 保留原件风格,只改正明显错误。

\*\* 这个词无法辨认。

\*\*\* 字条无标点符号。

1. “米罗诺夫冒险行动”达到了什么结果。

2. 因为我们听政治工作人员和红军战士们说,你们是米罗诺夫冒险分子,因此不应当在这里。在各种会议和村镇的代表大会上,人们当面对我们这样讲,例如萨姆索诺夫斯卡亚镇的军事委员普罗托波波夫就说“米罗诺夫冒险行动”。

原米罗诺夫支队红军战士

## 356

送呈米罗诺夫同志的检举信。

请求您搜查戈卢什科夫大院和塞堡内的两个仓库,因为这两个仓库内的鹅和肉类都已霉烂,今天夜里准备倒入山沟去。恳请米罗诺夫同志注意到,红军战士的家人没有一块面包和一块肉。而他们却把什么都往山沟里扔。我们已经两个月没有领到面粉,只给过我们每人10斤。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2 卷,第 62 页。  
原件。)

## 357

1921 年 2 月 8 日

我们最受人尊敬的老同志米罗诺夫、切韦廖夫等等!

你们所有人都对我们唱得很动听。为什么不该唱呢?脑满肠肥,保养得很好,穿得也很暖和。你们的家人也什么都不缺,因为我们这些傻瓜那时在实科中学附近为了以后获得自由而捐献给米罗诺夫的金子,许多如今都在米罗诺夫先

生们一家手里。

而切韦廖夫的妻子则一麻袋一麻袋地直接从监狱里取走肉类,因为她是“女红军战士”,而她的丈夫曾受过苦:当过暴动者的俘虏。是的,众所周知,所有共产党员都领到面包、面粉、油脂、盐、糖、烟草,应有尽有,而且共产党员穿的也好,虽然是抢来的衣物。

而你,见鬼,却腹中空空,身上捆着破烂,两腿冷得发抖。在家里等你的是一群又冷又饿的孩子。一个儿子牺牲了(似乎,别人竟能比他受得苦难更多)。自己是一个工作人员,勤勤恳恳地履行着对共和国所负的职责。只是因为你不是共产党员,凭自己的劳动领3000卢布(够买半车柴火),和每2—3个月10斤黍子面,而这只是给我本人,家人“不应有”。共产党员!而你们从顿河地区,其中也包括从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又运走了多少粮食呢?莫斯科有了三年粮食的保证(根据你们共产党员的报道),可我们因没有粮食而受苦受难!

总之,你这个不幸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吃得饱饱的共产党员用夸夸其谈来让你充饥,同时想着:愿你们被诅咒三次,包括生前和死后,……\*

## 358

尊敬的菲利普·库兹米奇!

非常愿意从您口中得知,在您离开之前是否由您召开一次群众大会,何时召开,如果答复肯定,那么从公众的情绪看,人们很想看到您和听您说些什么。

尊敬您的一群公民

请就在会议上回答。

21年2月10日。\*\*

---

\* 结尾没有找到。

\*\* 原文如此。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 秘档第 H-217 号, 第 2 卷, 第 37 页及其背面, 第 39、51、62、80 页及第 80 页背面。原件。)

## 359

## 秘密情报员关于 1921 年 2 月 8 日 在米罗诺夫住所召开会议的秘密

1921 年 2 月 11 日\*

筹建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冒险主义者支部的六人小组会议的参加者有: Ф. К. 米罗诺夫、А. Т. 斯科比年科、С. В. 沃罗巴耶夫、В. С. 叶兰斯基、И. С. 科丘科夫和戈列涅夫。

1. 根据米罗诺夫关于 1921 年 2 月 8 日晚上 7 时在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他的住所开会的建议, 我们这样做了。会议从米罗诺夫的开场白开始; 会议于 7 时 40 分, 即 8 时差 20 分开会。

开场白。米罗诺夫作开场白; 他看了看表, 发表讲话, 开头说: “同志们! 8 点差 20 分。我们到这里聚集在一起, 不是为了谈一谈然后解散。不, 我们是冒险主义者, 下面, 同志们, 我再重复一遍,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的这一次会议, 即使我们最忠实的朋友也是一样, 包括妻子, 因为婆娘们会把什么都泄露出去。目前对待这样的会议盘查得十分严密, 常常会是这样: 我们刚一散会, 马上会把我们一个个单独抓起来, 然后询问, 什么什么时间你们在哪里, 讲了些什么话, 然后把所有讲话都复述出来, 并问你是这样讲的吗。”接着他又说, “我的讲话是组织方面的, 因此如果我们之中有谁出了事, 涉及其他人一个字也不能说, 就是知道……(用手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下, 表示绞索) 也是一样。”他接着又说, “我的名字在乌克兰、库班、顿河军辖区, 以及有些省份, 如萨拉托夫等省, 深受欢迎, 这一

---

\* 这个日期见于此文件经过核对的副本上。(见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 秘档第 H-217 号, 第 8 卷, 第 389—390 页) 原报告没有标点符号, 文体和语法保留原状。

点你们知道。”他提到杰米扬·别德内的文章《米罗诺夫战士》\*，并强调说，托洛茨基把《米罗诺夫战士》这个标题和第一行都删去了。然后他又援引报纸上的话，手里拿着有关自己在萨兰斯克附近和在击溃弗兰格尔作战中冒险行动的报章段落，强调说明托洛茨基在滥用报刊。随后他说，在粉碎弗兰格尔作战的最后几炮刚刚打完，“当即把我召回”，着重表示，“人们会既爱抚我又安慰我，但我怕会有人从角落里出手杀死我”。他也谈到马赫诺的矜持拘泥。说到一次有人想捉拿马赫诺，但马赫诺的特工很厉害，对手们都被绞死。他又说，人们把库班和顿河地区哥萨克军辖区的粮食运出去，谁要反对，就把谁发配到闹饥荒的中央省份，借以向大家暗示，人们不是用战争的方法，而是用饥饿的方法在消灭哥萨克。他又说，在库班时，库班哥萨克派出代表问他“我们该怎么办”，他的回答是：“如果你们要举行暴动，那我就用我这个军来镇压你们。”他对我们解释说，他们清楚地知道我不会去镇压他们。还提到了顿河地区和库班的乌克兰佬，说他们对他说要再次通过作战来夺取。这时，他特别严厉地强调说，这样的共产公社是活死人的公社。在转而谈到管理的主题时，他说，现在根本不是人民在管理，而是在管理人民。说有一个五人小组，由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和另外两个人组成。他还说明这几个人的民族成分，三个人中：一个波兰人，一个俄罗斯人，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工作。他暗示，这样的管理是不行的。说有一次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同志坐在一起（不记得是在哪里），加里宁同志无意中讲出一句话，是我们还不知道的，从我们的经验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强调说，在这句无意说出的话以后，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但很快就平息下来了。

这是在一次宴会上，米罗诺夫正好坐在旁边。是他说出来的。

接着又说，有6万名哥萨克跟着弗兰格尔走了。他肯定地说，到春天外国人一定要进攻苏维埃政权，说西方的工人已经不理睬俄国的无产阶级了。这证明，我们三年以来一直是在孤军作战。也谈到封锁，说封锁并没有打破。简略地说到租让制，说俄国已经在同外国资本家做生意。

说完开场白以后，他提议选举这次会议的主席，并严厉地强调说，这次会议对于我们无疑就是死亡。结果我被选为主席，于是我宣布对报告进行讨论。

我第一个发言支持米罗诺夫。第二个发言的是沃罗帕耶夫，他表示完全赞同，还强调说，我们不需要共产公社。其他人的发言也完全一致：同意组建“冒

\* 参见 342 号文件。

险主义者”支部；我提议结束就这个问题的讨论，一致同意。然后转入讨论下一步工作。

米罗诺夫说，他有一份组织关系图（或示意图），并拿出来给大家看。看了一下，我们认为正确的，一致通过，并无异议。米罗诺夫详细阐明了今后的工作，还指出了百分比，说任何一个支部也不应知道，如此等等。……如果有谁离开中心组织，我们再从其他支部选定可靠的人加以补充。他说，这一切要在春天以前，也许甚至在秋天以前做好，那时可能会进攻莫斯科，莫斯科有可能会处于危险之中。我们到时候再看情况，这里说起我们还要把工作分配给我们的儿子们。他问我，您有没有儿子？我回答说：“没有。”他又带着讽刺的微笑说我们已经向列宁和托洛茨基作了贡献，可以不给儿子们安排任何工作。接着又带鼓动性地说，列宁和托洛茨基对西方已经不抱希望，于是他们想占领东方，这将会成为几个哥萨克军辖区的主要问题。他激烈地强调说，哥萨克将不再是自己军辖区的主人。然后又转入这样一种思想，即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需要一个口号，他提出的口号是“人民政权”，但一开始决不能摆脱苏维埃，至于将来，即使会召开立宪会议或缙绅会议，但现在绝不能提“立宪会议”或“缙绅会议”的话。这时他又带有鼓动性地发挥这样的主张，即我们迟早会走向立宪会议，至少因为外国资产阶级会强迫我们这样做。

示意图获得通过后，米罗诺夫把它撕成四片，分给我们四人每人一片。<sup>271</sup>这时，他举出瑞士共和国为例，发挥了基伊<sup>272</sup>所著，由卢那察尔斯基作序的《苏维埃共和国》一书的思想。在米罗诺夫的报告结束以后，我们一致认为，管理形式应当是立宪会议，或者缙绅会议，但不叫作立宪会议\*。但不管怎么叫，对于我们是一样的，即管理方式应当是这样的。然后又谈论了密码联络问题，规定以《苏维埃共和国》一书为本，确认2—8—3—9为交流联系的密码\*\*，等等。接着他又向我们分发印章，是用火漆压在白纸上的，约有20个，完全可以把它们变换成树胶的，以免弄坏。看来我们是最早从这张纸上撕下印章的。拿到印章后，会议恰好于1921年2月8日夜间12时结束。我们选出沃罗帕耶夫领导“冒险主义者”支部的中央核心，此后就分头离开。

后来我发现了同米罗诺夫联系的网，米罗诺夫给沃罗帕耶夫的信，曾读给什

\* 原文如此。

\*\* 原文用了异体字。

库林听,又根据什库林的意见由沃罗帕耶夫烧掉。

有联系的有:德米特里和驻扎在巴拉绍夫的西伯利亚骑兵第 15 师师长某个戈利科夫,以及许多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的当地人和在萨兰斯克参加过冒险行动的米罗诺夫第 23 师的人。

这个“冒险主义者”组织的中心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

科丘科夫读过米罗诺夫的信。信的内容是反对共产党员的。

沃罗帕耶夫躺在床上说,这是冬天给我寄来的信,就是 I 读给什库林听的信,他劝我烧掉,我就烧了。(在瓦库林举行暴动时。)

阿格耶夫从米罗诺夫那里带来的信,曾在叶夫列莫夫卡的某次会议上宣读,后来他又带去给了沃罗帕耶夫。这是沃罗帕耶夫去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时告诉我的。

[扎利特:]\*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7 卷,第 69—71 页。情报员的手书件。)

## 360

###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地方 政权机关代表会议关于以米罗诺夫为首的 反苏维埃“阴谋”的会议记录

米哈伊洛夫卡镇

1921 年 2 月 13 日

各部门代表秘密会议第 1 号会议记录。参加人员:军事委员保科夫同志(代表管区军事委员会)、主席斯图卡切夫同志(代表管区革命委员会)、书记克日维茨基(代表管区党委会)、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政治保卫科副科长库普

\* 副本里有签名,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政治局证明副本无误。(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2 卷,第 1—3 页。)

里亚诺夫同志(代表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政治保卫科)。列席的有:顿河第二管区公用事业支队代表、顿河第二管区党委会委员邦达列夫同志、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军队司令部政委纳赫瓦托夫同志和俄共党员伊格纳托夫同志。

会议日程:关于揭露由前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策划的反革命阴谋和防止准备中的暴动发生。

听取内容:1. 审阅政治保卫科现有的有关暴动准备的材料。

2. 听取纳赫瓦托夫和伊格纳托夫两同志关于骑兵第2集团军部队(目前驻扎在阿尔恰达镇的骑兵第21师)和阿尔恰达镇弗罗洛夫村居民情绪的报告。

决议:1. 作为一种措施以防止米罗诺夫为首策动的暴动发生,立即将米罗诺夫逮捕,并连同现有材料,在可靠人员的看守下解往莫斯科,交由全俄肃反委员会追究其责任。

2. 交由管区军事委员会和政治保卫科负责执行本决议。\*

3. 为了设法通过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建立联系,派出革命委员会主席斯图卡切夫同志前去察里津办理。

4. 反革命阴谋其他参加者由[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政治保卫科查处。

本记录由以下人员签字: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军队司令 管区军事委员 保科夫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革命委员会主席 斯图卡切夫

管区党委会书记 克日维茨基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政治保卫科副科长 库普里亚诺夫

顿河第二管区公用事业支队政委 管区革命委员会委员 邦达列夫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军队司令部政委 纳赫瓦托夫

管区革命委员会委员 俄共(布)党员 伊格纳托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7 卷,第 68 页及其背面。原件,盖有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军事委员会印鉴。另有核对无误的副本。[见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2 卷,第 10 页])

\* 参见 382 号文件。



361

向米罗诺夫出示的逮捕证\*

1921年2月14日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此证有效期限\_\_一\_\_昼夜

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民警局所属  
对反革命、投机倒把  
和职务犯罪斗争  
政治保卫科

逮捕证第\_\_54\_\_号

兹责成梅尚斯基同志对居住英吉利街的米罗诺夫公民进行(搜查、没收证件、盖章、)逮捕(、没收财产),并根据搜查情况逮捕\_\_\_\_公民。

政治保卫科科长 (签名)

秘书 (签名)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2 卷,第 11 页。原件。\*\*按原样复制。)

\* 逮捕证签发日期,如同后面几个文件所述,有待进一步明确。

\*\* 逮捕证背面没有米罗诺夫阅后的签字。而其他逮捕证上均有被捕者签字。逮捕证上的数字:11、12、171a,均为文牍处理的标注。

逮捕证原文

Р. С. Ф. Г. Р.  
 Дом. Ч. К  
 Усть-Мадведицк. округ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Бюро  
 по борьбе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  
 цией, спекуляцией и пре-  
 ступлением по должности  
 или барука. Упр. Палатки.

Поручается тов.

Мумшанскому  
 провзвести обыск, выемку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аложение  
 печатей, ареста и конфискации имущества ~~и~~ гражд.

Мерсона проживающего по  
Алексейской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быска арестовать.  
 гражд.

17/11/21 Зав. Политбюро



Мумшанский  
Вейланд

(印章上的文字为：“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对反革命、投机倒把和职务犯罪斗争政治保卫科”。——译者)

## 362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军队司令部  
政治委员纳赫瓦托夫送呈顿河地区  
肃反委员会管区政治保卫科的报告

1921年2月13日

秘密

根据秘密联席会议交给我的了解到达阿尔恰达镇的骑兵第2集团军部队的情绪和意图的任务,我了解到以下情况。所有红军战士和指挥人员都沁透了米罗诺夫的情绪,完全支持米罗诺夫的观点。这种观点,我们从他在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的群众大会和在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已经知道,但事情并不仅仅只有像司令本人所讲的那样一些和那样巧妙。红军战士们毫不掩饰地对居民说,他们是来听米罗诺夫指挥的,米罗诺夫不几天就要从中央到他们这里来。他们吹嘘说,要把共产党员就地收拾掉,然后恢复某种真正的政权,等等。当有机会和某些红军战士友好地谈话时,他们每一个人都众口一词地说:“必须把后方彻底清理一番,要把隐藏在那里和混进来的共产党员从前进的道路上搬开,让真正的人们掌权,为此集团军必须在共和国所有各地行动,等等。”还说,人员的安排到处都不正确,犹太守财奴在管理着俄国,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例如,有一个红军战士,除此之外还说:党扩大得太快,已经毫无作用,混进党内的人占了一半,必须清除,应由真正的革命者来重新建党。我本来也是党员,看到党内乌七八糟的事就退了党。我们支部本来有近30名党员,全部退了党。我们这里谁坚持真理,谁主张真正的自由等等,谁就被称为土匪,如果抓到就要枪毙。他们说,瓦库林不也是坚定的共产党员吗,可他突然暴动了。因此,必须认真观察,看他们对我们驻扎在阿尔恰达的部队态度如何,看他们如何对待共产党员和负责的苏维埃工作人员。有一些人认出了某一个共产公社的人,他们就出言不逊地加以嘲笑,冷言冷语地说:“看,来了一个共产党的打手”,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部队其实已经完全解体,情绪也很沮丧。居民们不知道为什么欢欣鼓舞,对他们

特别友好,而对我们这些人的态度却完全不同。以上就是对我全部所见所闻的简要描述,其中也包括我同某些真正的共产党员接触而得到的感受。

纳赫瓦托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2 卷,第 9 页。核对无误的副本。)

363—368

对于作为米罗诺夫举事的证人的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党代表会议  
参加人员的预审记录摘抄

1921 年 2 月 15—17 日

363

对科帕耶夫的询问

1921 年 2 月 15 日

……M. B. 科帕耶夫,原奥廖尔省利文斯克斯塔诺夫斯克乡利文斯克斯塔诺夫斯克村公民,现住米哈伊洛夫卡镇仙鹤街 38 号。识字,未婚,初等文化程度,28 岁。

问:您是否作为俄共(布)党员出席了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的党代表会议?

回答:参加了。

问:俄国军队的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是否参加了这次代表会议?如果是的,

那么他是怎样参加和由谁邀请的？

回答：他是作为来宾被邀请参加代表会议的，并被选为主席团荣誉委员。

问：米罗诺夫同志在代表会议上发表了什么样的演说，内容如何？请详细说明，并亲笔写出来。

回答：米罗诺夫先致了贺词，他开始发言时我不在，我不知道他是否向会议表示了祝贺。当我回到会议大厅时，米罗诺夫已经讲到：“红军辉煌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是后方落后了。”米罗诺夫讲话的实质在于，后方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在后方掌权的人并不是应当掌权的人。谈到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瓦库林匪帮的暴动时，米罗诺夫说：“瓦库林是我在第23师时的同事，我很了解他。”瓦库林是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他被迫举事是因为后方不安宁，后方发生了不公正的现象。米罗诺夫没有谴责瓦库林背叛。他讲话结束后，我曾向主席团提出意见，说对代表会议致贺词的发言人不应离开致贺的主题。在代表会议以后的工作中，米罗诺夫还曾就播种委员会的问题发了言，其中批评了1920年春播运动时的做法，要求1921年春天不要重蹈覆辙。为了使春播运动获得成功，他建议代表会议，作为一项果断措施，不向军辖区机关申报种籽，而是通过决议允许向私人购买，哪怕在临近的管区购买。接着他在发言中又攻讦了在管区工作的许多俄共（布）党员，说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落到现在这种状态就是这些人造成的，包括叶夫列莫夫、叶罗夫琴科、巴雷什尼科夫等同志。其中的巴雷什尼科夫似乎是阿尔恰金斯卡亚镇的主席，据米罗诺夫说，去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路过时他曾打过这个人两次。而且他还说，以前，好像是1919年，巴雷什尼科夫在白军中供职时曾经用步枪瞄准着米罗诺夫。

以上所说都正确无误，没有可补充的了。我以上所述在记录中的记述经我看过，特予签字。M. 科帕耶夫。

问：说一说，在米罗诺夫同志发言中为强盗瓦库林和……\*辩护时，有没有举出什么证据？

回答：他指出后方的不安定。

问：您是否同参加会议的其他同志们说起，米罗诺夫同志在发言中破坏共和国威信的做法不对？

回答：关于米罗诺夫的发言，不仅科帕耶夫说过，而且大多数负责工作人员都说他的发言不公平。

\* 省略号是原有的。

所述无误,特予签名。M.科帕耶夫。

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驻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  
政治保卫科全权代表 叶利金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2 卷,第 518 张。核对无误的副本。)

## 364

### 对谢沃斯季亚诺夫的询问

1921 年 2 月 15 日

A. T. 谢沃斯季亚诺夫,原为顿河军辖区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公民,共产党机关执行部门成员。识字,已婚,受过商业教育,35 岁。

问:您是否作为俄共(布)党员参加了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的党代表会议?

回答:参加了。

问:如果参加了,那么是以什么身份参加的?

回答:我,谢沃斯季亚诺夫,是作为管区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的。

问:俄军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是否参加了管区党代表会议?如果是,是以什么身份参加的?

回答:米罗诺夫同志是被邀请参加代表会议的,我想他是来宾,并且根据大会的提议,他,也就是米罗诺夫,被推选为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名誉主席。

问:米罗诺夫同志在代表大会上还具有什么身份?

回答:从他代表军队发表贺词来看,可以认为,他,米罗诺夫,是军队的代表。

问:他为什么向代表会议发表讲话,他讲话的内容是什么?把您记得的说一下。

回答：在米罗诺夫同志的发言中，我，谢沃斯季亚诺夫，听到他代表红军对上述代表会议表示祝贺。

问：他发言的内容是什么？如果您记得，请你亲笔写出来。

回答：米罗诺夫公民的整个发言，我无法准确地逐字转述，但是其中有三个主要的看法令人瞩目。

1. 正直的共产党员，不是混进来的，不是虚有其表的，几乎没有；所有的都是无赖，所有的都只想着自己，等等。2. 一方面是官僚主义，从上到下的不平等、不公平，另一方面是全国在物质方面没有前景，于是横征暴敛、没收征用，主要的又是抢夺农民粮食的粮食征集队，这一切迫使这样一些正直的老共产党员，诸如，曾和他米罗诺夫一起在他的师里为战胜白军而不惜牺牲生命的瓦库林，以及 A. 切库诺夫和别的一些人，不得不掀起暴动，以武器的力量表示抗议，等等。3. 共产党员必须老实承认，他们无法使国家摆脱困境，并放弃掌权。上面几种观点是他特别强调的。我当时就建议代表会议的记录人员看一看贺词，准确点说，是他的狂暴憎恨的言论的全部内容，并记入会议记录。

问：从发言可以看出，米罗诺夫同志在破坏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的威信。他作这样的发言，想达到什么目的呢？

回答：我，谢沃斯季亚诺夫，不知道米罗诺夫的发言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但是，我想，他一定不怀疑，在代表会议上有人会始终追随着他，支持他米罗诺夫。与会的多数人对他的发言疯狂地鼓掌欢迎。

所述无误，没有补充，特签字为证。A. 谢沃斯季亚诺夫。

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驻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  
政治保卫科全权代表 叶利金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2 卷，第 520 张。核对无误的副本。）

## 365

## 对贝斯特罗夫的询问

1921年2月15日

M. П. 贝斯特罗夫,原为顿河军辖区阿尔恰金斯卡亚镇公民,现住米哈伊洛夫卡镇。识字,已婚,29岁,受过中等教育。

[……]\*

问:详细说一说,米罗诺夫代表军队致贺词以后,他,即米罗诺夫,接着又说了些什么。亲笔把这一切写下来。

回答:米罗诺夫说,后方的工作是十分有罪的,引发了暴动,领导这类暴动的都是正直的革命者,因为不让他们按照革命责任的要求去工作。同时,[还]\*\*提到瓦库林领导的暴动。他所知道的瓦库林是自己第23师的老同事,是一个正直而坚强的革命者,是因为后方工作人员的行为而被迫举行暴动的。他还说,红军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如今它应当把注意力放到后方工作上,包括要把混进来的工作人员加以清除,骑兵第2集团军特别应当这样做。关于经济建设的报告,米罗诺夫在自己的发言中声称,必须宣布粮食的自由贸易制,以便防止饥荒和大田结籽。他把在这一点上反对他的人称为老爷们,说1918年他曾教他们如何握步枪,而现在这些人却不同意他的意见。对于与会者提出的如何才能摆脱当前经济崩溃的困境,米罗诺夫回答说,如果给我一辆汽车,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块地盘,我将用实例来显示,该怎样进行经济建设,因为在组建红军部队方面我已经显示了自己的经验。涉及粮食问题时,米罗诺夫蛊惑性地指出有个别人员是犯罪分子,而粮食危机的总的局势责任就在此。他举例说,他在去乌斯季梅德韦季察途中打了阿尔恰金斯卡亚镇的执委会主席巴雷什尼科夫,而所有这样一类无赖都

\* 前几个问题(被审问人是否参加了代表会议,米罗诺夫是否与会及以何种身份参加,他发言的内容)和相关的回答,因与前几件相重复,故删而未录。

\*\* 原文中为“未提到”。



该挨打,因为他们是混入党内的。

记录所述属实,没有补充,特签字证明。M. 贝斯特罗夫。

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驻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  
政治保卫科代理全权代表 叶利金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2 卷,第 522 张。核对无误的副本。)

## 366

### 对西佐夫的询问

1921 年 2 月 15 日

T. C. 西佐夫,原为莫斯科省兹韦尼哥罗德县帕夫洛夫乡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村公民。

[……]\*

问:您还记得米罗诺夫发言的哪些内容? 把从代表会议一开始起他发言的内容说出来。

回答:我,西佐夫,从发言中听到米罗诺夫代表红军,其中包括代表曾由他任司令的骑兵第 2 集团军,表示祝贺。骑兵第 2 集团军在前线胜利地结束了同弗兰格尔男爵的作战,出色地完成了共和国赋予的任务,这一切你们都知道。如今,集团军回到后方,看到后方未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后方之所以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是由于后方有许多混入苏维埃政权的坏人,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也是这样。你们看到,居民们是怎样对待苏维埃政权的,他们怕共产党员,但是我也共产党员,可不分白天黑夜都有人找我。我手头有一大批信件和申诉,我准备带到中央去。他们不怕我,来找我。在发言中他离开本题说道,在乌斯季梅德

\* 此处删去了与其他记录重复的问题和回答。

韦季察管区必须清除混入我们队伍的所有不良分子。就此他结束发言,获得热烈的掌声。在他第二次发言时,我,西佐夫,听到他谈起播种委员会。米罗诺夫指出,人们对于大田存在的结籽现象漠然置之。总之,米罗诺夫发出了让居民私人购买播种用品的主张,而其他内容完全不涉及实务,而在于指出某些个别人员的不正常现象。

问:相互之间,也就是在党员之间对米罗诺夫的发言有无议论?如果有,谈一谈有些什么议论。

回答:我,西佐夫,同党委成员及其他人谈到,应当安排米罗诺夫同志在一边参加会议活动,同时采取措施把代表会议掌握住,一方面听取米罗诺夫的发言,一方面把会议引导到讨论实务的方向。

问:米罗诺夫同志关于瓦库林的暴动和他本人,即瓦库林本人,谈了些什么?

回答:我,西佐夫,在米罗诺夫的祝贺发言中听到他说,这种种内部的不正常现象引发了这里的暴动……\*瓦库林举行了暴动,我知道他是一个正直的合格的共产党员,曾在我的第23师供职,曾担任连长、营长,团长对他评价很高,他对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而他却举行暴动了。米罗诺夫说,同志们,既然人们愤怒到了动用武器,那事情就非同小可了。

所说正确无误,无其他补充,阅读过记录,特予签名。T. 西佐夫。

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驻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  
政治保卫科代理全权代表 叶利金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2卷,第523张。核对无误的副本。)

\* 以下意思不清楚。

## 367

## 对克日维茨基的询问

1921年2月16日

A. A. 克日维茨基, 原为考夫诺省维尔科米尔市公民, 现住米哈伊洛夫卡镇。识字, 已婚, 四年级文化程度, 35岁。

[……]\*

问: 米罗诺夫在代表会议上作了什么发言, 内容是什么? 亲笔详细写出来。

回答: 讲话有对留在后方的工作人员恢复对抗的性质。他说: “红军在前线不负所托, 但后方却愧对红军”。请看一看, 周围发生了什么情况。到处都是饥荒、贫困和破败。红军战士的家人到我这里来, 抱怨说不能正常拿到口粮。居民们抱怨说, 他们没有权利私下买1普特食盐和面粉。就算他们买到一点, 沿途也要被各种各样的岗哨和警察夺走。红军想要的就是这些吗? 这难道不说明, 地方上掌权的人并不都是正直的和忠于职守的人? 请看一看, 像瓦库林和切库诺夫这样一些正直的人, 老革命者、老共产党员被逼到了什么地步? 他们竟被迫举行了暴动。他们是正确的……\*\*还是有过错, 我不准备进行裁决, 但事实俱在。必须对自己的队伍进行清洗。这些种种纠纷和追逐个人私利造成不正常现象, 并引发了暴动, 等等。

[……]

问: 您从米罗诺夫同志的发言中还听到什么关于共产主义原理方面不实际的……\*\*\*

回答: 维护自由贸易, 还把会上反对他这种观点的人称作“老爷”, 说他们的政策[造成了]\* 饥荒和贫困。米罗诺夫是在极度激动的情况下讲出“老爷”这

\* 此处删去了与其他记录重复的问题与回答。

\*\* 以下意思不清。

\*\*\* 下面被撕去一张。

个称呼的,但人们的理解并不如此,不过局面并未[让它]\* 自由发展下去,因为会议主席阻止米罗诺夫讲下去。

所说正确无误,没有补充,看过记录,特予签名。A. 克日维茨基。

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驻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  
政治保卫科代理全权代表 叶利金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2 卷,第 521 张。核对无误的副本。)

## 368

### 对巴雷什尼科夫的询问

1921 年 2 月 17 日

阿尔恰金斯卡亚镇革命委员会主席 И. Е. 巴雷什尼科夫,原为顿河军辖区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阿尔恰金斯卡亚镇公民,党员。识字,三年级文化程度,已婚,33 岁。

问:您和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在阿尔恰金斯卡亚镇是怎样遇见的?您和米罗诺夫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先离开记录\*\*把这一切亲笔写出来。

回答:在 2 月 6 日晚上 7 时前后,我和革命委员会秘书斯采平斯基同志及土地科科长谢尔金在革命委员会办公室的电话机旁。这时,走来一个我不认识的小孩,问道:“谁是主席?”我问那孩子:“什么事?我是主席。”孩子说:“阿尔希普·斯捷潘诺维奇·波波夫喊你去,米哈伊洛夫卡有人到了他那里。”但是,在那孩子来到之前有过一个电话说,将要转报一份重要的电话通知。我想,前线局势不稳,来到波波夫家的可能是管区执行委员会某一个委员,或者什么重要人物。于是我就约

\* 下面被撕去一张。

\*\* 原文如此。

了革命委员会秘书斯采平斯基和我一起去波波夫家。走到阿尔恰金斯卡亚镇的\*波波夫家,进入前厅,他迎接我们,并告知是米罗诺夫找我。我走进里面的房间,在那里遇到米罗诺夫。我同他相互问好以后,问他:“找我有什么事?”米罗诺夫对我说:“明天早晨8时给我备一辆双套马的马车。”我答应了,又问:“还有什么事?”米罗诺夫说没有别的事了。他邀请我和秘书斯采平斯基喝一杯茶。喝茶时切尔努什金说起管区内的暴动,他提到把第23师分成两部分是不对的,瓦库林来时不必逃跑,反正也跑不出他的手掌。这时米罗诺夫说“改变师的番号,总的状况不会改变”。然后,他转而谈到俄共(布)党,说合格的党员没有,这些人不是共产党员,而是一批追名逐利者——我只承认亲手耕地的人是共产党员。我们晚上的谈话就到此结束,我们离去。7日早晨我去革命委员会上班,这时米罗诺夫的通信员来找我,说米罗诺夫要我去,我对通信员说,我有许多工作要做,没有时间到米罗诺夫那里去。我又补充说:如果米罗诺夫需要我,可以到革命委员会找我。通信员走了。过了大约20分钟,米罗诺夫和他的女婿切尔努什金骑马来到革命委员会。米罗诺夫问:“主席在哪里?”我回答说:“我在这里。”他问我:“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给我准备好马车,为什么不来见我?”一面骂着脏话,一面称我为乞丐、奴才、流氓,接连两拳打在我头上,要求我立正站着,还说:“正是由于像你这样的人充当政权的代表,管区才发生了暴动。而且是什么人发起了暴动,是瓦库林暴动了。瓦库林是正直的老共产党员,曾在我的师里供职,担任过连长、营长、团长。他是因为看到了一切胡作非为才举行暴动的。他正是由于这类无赖才在1919年在萨兰斯克市发起暴动。”后来,他又转而说起国家的余粮征集制,说余粮征集制应当自愿实行,而不是强制执行,可是这些无赖却手持步枪、刺刀去抢。这样人们才不得不举行暴动。

所说正确无误,没有补充。记录内容我都清楚,特签名为证。伊万·巴雷什尼科夫。

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驻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  
政治保卫科代理全权代表 叶利金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2卷,第524张。核对无误的副本。)

\* 原文如此。

## 369

## 关于米罗诺夫的反苏维埃行动 和将其逮捕一事从高加索方面军司令部发给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

1921年2月17日

现转发顿河军辖区军队司令部作战部2月16日的第37168/p/101/m号电报：

“根据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军事委员保科夫同志的报告，据他掌握的材料（他保证材料正确无误），因休假来到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的前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曾在管区准备发起一场规模广泛的反苏维埃暴动。应予参加暴动的有：当地居民、当地的部队，似乎是途经阿尔恰达镇前去卡梅申而到达这里的骑兵第21师的部队和骑兵第15师的部队。2月13日，管区军事委员在不让居民和部队知道的情况下将米罗诺夫秘密逮捕，并用单独车厢连同起诉状押送莫斯科。参与密谋的似乎还有执行委员会的某些代表。目前，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正在搜捕阴谋事件的参加者。所有被捕人员一律在2月18日以前解到米哈伊洛夫卡。”

高加索方面军参谋长 普加乔夫  
政委 佩切尔斯基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同志的批示:]“抄送列宁同志(亲收)。2月23日。斯克良斯基。”

[列宁的批示:]“米罗诺夫现在何处？目前情况如何？3月5日。列宁。”

(《托洛茨基档案(1917—1922年)》，第2卷：《1920—1922年》(1971年海牙—巴黎山岳出版社英文版，第382页)曾予以披露。参见《列宁文集》第20卷，莫斯科1932年俄文版，第17—18页。)

370

## 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主席布罗夫 给捷尔任斯基的电报

1921年2月17日

绝密  
密码拍发

送全俄肃反委员会捷尔任斯基、驻高加索全权代表兼高加索方面军特别处处长鲁萨诺夫、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里佛诺夫

根据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政治保卫科科长长的报告，前骑兵军军长米罗诺夫，随带自己的亲戚、前军官切尔努什金，来到管区，以治病为名在家中接待富农密探，并在各种会议上发表明白无误的反共产主义倾向的讲话，说他的老友、革命者瓦库林是因为看到苏维埃政权造成的种种胡作非为才举行暴动的。米罗诺夫在县的代表会议上也发言讲了这种看法。据判断，米罗诺夫正在等待忠于他的两个团的来到，何时到达尚未查明。据知，有两个团正在向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行进，其中多数人是当地的哥萨克。这些部队驻在那里会造成危险。已查明在好几个场合中米罗诺夫都说，必须把自己的队伍整顿好，以维护自己的利益。

现报告如上，我们坚持必须立即召回米罗诺夫，使其无法与到来的团队相遇。<sup>273</sup>还要通报的是，据政治保卫科科长报告，瓦库林率领6000名步兵和400名骑兵，并配有两门火炮和26挺机枪，正在沿阿斯特拉罕铁路线前进。我受领的任务是对米罗诺夫进行侦察，探明他的行动。

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 主席 布罗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2 卷，第 506 页及其背

面。核对无误的副本。)

## 371

##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政治保卫科全权代表 梅尚斯基和管区政治保卫科科长库普里亚诺夫就 米罗诺夫案件进行逮捕情况的直达电报交谈记录

1921年2月17日

4时25分

库普里亚诺夫：在电报机旁的是政治保卫科科长库普里亚诺夫。

梅尚斯基：在电报机旁的是政治保卫科全权代表梅尚斯基。我在拉斯波平斯卡亚逮捕了革命委员会主席沃罗帕耶夫，<sup>274</sup>查到了需要的东西。参加沃罗帕耶夫组织的五个人都在距村镇60俄里之外。我已责成新任命的主席把名单上的43个人全都抓起来，送到政治保卫科。这些人都分散在各庄寨，镇上一个也没有。要把这些人集中起来，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但是又没有具体材料，我到当地了解情况后，决定先不逮捕这43个人。如果有需要，我想可以通过各地军事委员会进行。请就逮捕这43人的事提出您的意见。

在策划密谋时，切尔努什金在另一个房间里，目的在于不引起接受米罗诺夫影响的革命者的怀疑，但毫无疑问，切尔努什金事先就密谋的事曾同米罗诺夫商议过。到达乌斯季梅德韦季察后，我将努力通过侦讯查清切尔努什金通过米罗诺夫的家人或其他人参与其事的情况。请在当地注意切尔努什金的火漆印。切尔努什金的印鉴是用火漆封的。

通过宣传和精神影响，已取得沃罗帕耶夫的口供，那以后他已全部招认，一个问题也没有否认。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2卷，第418页及其背面。核对无误的副本。)



372

## 顿河畔罗斯托夫肃反委员会主席关于派去 同瓦库林支队作战的红军战士的反苏维埃行动 发给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电报

第 1105/10 号

沃罗涅什市

1921 年 2 月 17 日\*

密码拍发

在察里津逮捕了米罗诺夫的顿河人\*\*，此人带着文件前去莫斯科全俄肃反委员会。押送他的有政治科的四个人和 15 名共产党员。破获了通过那里的几个列车上的一个参与阴谋的大网。这些列车梯队是去阿尔切达镇压瓦库林的，他们自称为米罗诺夫梯队。发生了骚乱，顿河畔罗斯托夫肃反委员会代表萨福罗诺夫被打，士兵冲散了警察，搜寻警察局长，要打死他，幸亏他及时躲了起来。列车司令和政委不设法制止。当问起列车司令和政委在哪里时，人们回答说，我们都是司令和政委。怎么劝说也不听。显然在等待警察、执法部队和肃反委员会。在同个别士兵交谈时，他们说，消灭瓦库林以后，再回来对政委和共产党员进行清算。关于逮捕米罗诺夫的事，过路的部队还不知道，但已有传闻。派去镇压瓦库林的部队位于距阿尔恰达 35 俄里之处，不愿意服从步兵指挥人员的调度，还在等待另外两个梯队，他们目前正在萨拉托夫附近作战，指挥员是米罗诺夫分子，姓名不详。

关于所有这一切已通报省肃反委员会，正采取措施，以防上述情况再次发生。等待上述指挥员到来的几个列车梯队共有 1971 人。其中有顿河第 22 师第 1 旅步兵第 10 团的一部分（492 人）、骑兵第 22 师的一个骑兵支队。特报告以上情况，请采取措施。有关东南铁路的状况，您从书面汇报中可以知道。

---

\* 文件上有批注说，2 月 24 日此电送交全俄肃反委员会阿尔图佐夫、别尔津、科尔涅夫（特种部队）。

\*\* 原文如此。

顿河畔罗斯托夫肃反委员会主席

Ю. В. 克诺布诺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 秘档第 H-217 号, 第 7 卷, 第 113 页。核对无误的副本。)

373

## 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 1921 年 2 月 1 日至 15 日期间情况汇报摘抄

1921 年 2 月 27 日

秘密

### 总的政治局势

如果现在还不及时采取任何措施以防止可能发生的暴动, 到春天顿河军辖区的局势可能造成对我们十分惨重的后果。必须承认, 在这方面我们存在薄弱之处: (1) 各地都可以看到工作人员完全不足; (2) 党的状况十分糟糕,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的暴动就说明了这一点。不仅共产党员本身参加了暴动, 连暴动的头子瓦库林就是 1918 年的共产党员; (3) 驻扎在顿河军辖区的军队不仅没有统一的指挥把他们联合起来, 而且纪律性也异常薄弱。

### ……反革命的现象、组织和密谋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1 月 18 日在米哈伊洛夫卡镇破获了一个反革命组织, 其宗旨为支持弗兰格尔。该组织于 1920 年 8 月建立, 成员遍及许多庄寨和村镇, 几乎一律是 16 至 21 岁的学生, 大都为神父和原商人的子弟。逮捕了七人, 他们并不否认自己有罪, 而且相反, 还交待出不少其他的参加者。

###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

以治病为名住在管区这里的骑兵第 2 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明白无误地在进行反苏维埃的宣传鼓动。在群众大会上发言时, 他号召公民们一听到召唤就整顿好自己的队伍。米罗诺夫周围的人员, 例如他的一个亲戚, 原军官切尔努什

金——在邓尼金匪徒被击溃后不知从何处来到管区,也在进行反苏维埃宣传。他们对居民说,忠于米罗诺夫的骑兵第 14 和 16 团很快就要开来,他们会在这里整顿秩序。

(关于米罗诺夫部队在顿涅茨管区的行动,参见《粮食问题》一节。)

正当撰写这一份汇报期间,收到从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政治保卫科发来的电报通报,说米罗诺夫和他的五名同谋已于 2 月 13 日被逮捕,并由加强兵力的押解队送往莫斯科全俄肃反委员会,并携带全部有关材料。这些材料足以证明,米罗诺夫也是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内瓦库林领导的暴动的参加者。<sup>275</sup>

### 粮食问题

……在此期间,顺利而正确地完成余粮征集任务受到过往的米罗诺夫指挥下的军队的极大阻挠。以下事例足以证明:1 月 29 日和 30 日,骑兵第 7 和第 8 团在普罗茨洛科沃镇把集中起来用于征集余粮的马匹全部分给了农民,当着农民的面扣押粮食代表,殴打他们,还称他们是强盗。当他们为自己辩解说他们只不过是执行上级的指示时,他们得到的回答是:“你们为什么不打碎上级的脑袋?”士兵们还在居民中进行鼓动,唆使他们不交粮食。2 月 2 日,当一批大车来到叶夫列莫斯捷潘涅夫斯卡亚镇的公共粮仓,准备装上粮食运往散装粮站时,米罗诺夫分子赶走装卸工人,不让装车。米罗诺夫的部队在某地宿营后离去时,总是顺便把能够取到手的已征集的粮食带走。例如,在中纳格林斯克乡,路过的骑兵第 9 团取走了 1750 普特大麦,1900 普特小麦和 100 普特肉类。

### 结论

……四、我以为有必要再次提请对顿河地区的俄共组织予以关注,因为有过许多先例,例如: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新切尔卡斯克的米罗诺夫叛乱,不仅与顿河地区,而且和更远的地方都有牵连。也不应忽视在这里发现的对工人民主化提纲的过于歪曲的理解,因此必须对所有组织的成员进行清查,特别是高等学校的组织。

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主席 布罗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1 号全宗,5 号目录,390 号案卷,第 37、39—41、44 张。核对无误的副本。)

374

**察里津省肃反委员会关于  
1921年2月15日至3月1日期间省内情况送呈  
全俄肃反委员会机要部的情况汇报摘抄**

不早于1921年3月1日

**总的政治局势**

……播种运动要求产业工人\*进行强化的精心安排的工作,但是他们至今仍然因为面临大量的恢复工业的任务而不堪重负。与此同时,令人不安的消息不时传来,一方面说小股土匪不断抢劫破坏,几乎要使播种运动的工作化为泡影;另一方面又有刻意渲染的、增添了许多诱人的臆想的引人入胜的说法在流传,说什么瓦库林、安东诺夫,最后还有米罗诺夫和休假的红军战士“要发起暴动来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权,这种政权将使全国摆脱饥饿、寒冷、贫穷,更主要的是摆脱共产党员”。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1号全宗,5号目录,390号案件,第120张背面。原件。)

---

\* 原文如此。

375

## 克列茨基村居民大会关于 为因米罗诺夫案件牵连而被捕的 П. В. 戈列涅夫 和 И. С. 科丘科夫担保的会议记录

1921年2月19日

对决议和赞同担保的记录。\*

在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克列茨基村公民大会上，有表决权的代表150人，由罗曼·希罗科夫和秘书谢苗·希罗科夫主持。

会议日程：

听取内容：主席希罗科夫关于普罗霍尔·戈列涅夫和伊万·科丘科夫两同志被逮捕的报告。他们不知由什么人、因为什么事被捕。因此，必须向上级当局表明，他们两人是苏维埃政权和贫苦居民的捍卫者，他们始终是无产阶级的捍卫者。

决议：全体一致同意为戈列涅夫和科丘科夫两同志向上级当局担保，认定他们两人是苏维埃的工作人员，是贫穷居民的捍卫者，他们始终和无产阶级并肩前进。因此，请求上级当局对上述两同志予以宽大。

特此签名，均不识字：

Н. 佐博卢耶娃、Д. 梅尔库洛夫、Х. 塔尔马索娃、Л. 阿尔捷莫娃、Г. 阿尔法伊娜、Е. 克鲁托娃、М. 博尔多列娃、Е. 雷热娃、费克利娜、安娜、И. 莫尔多瓦诺夫、Ф. 马尔德文佐夫、А. 塔尔马索夫、Н. 普里斯通斯科娃、Е. 普里斯通斯科娃、萨福诺夫、И. 希罗科夫、М. 希罗科夫、А. 希罗科夫、Е. 基尔萨诺娃、К. 斯维里多娃、А. 安季波娃、В. 别利亚科娃、Д. 别利亚科娃、И. 普里斯坦斯科夫、И. 拉基京、М. 拉基京娜、О. 苏霍鲁科娃、А. 哈尔金娜、А. 哈尔金、И. 哈尔金、А. 戈洛瓦切娃、

\* 保留原文文字。

Аг. 戈洛瓦切娃、А. 哈尔金娜、П. 苏霍鲁科娃、М. 莫尔德温采娃、М. 库柳金、А. 阿尔捷莫娃、П. 希罗科娃、Д. 希罗科娃、Е. 阿列申娜、Ф. 托尔莫索夫、П. 托尔莫索娃、Е. 皮丘什金娜、О. 哈金娜、А. 皮丘什金、А. 马扎罗娃、М. 马尔德温金娜、С. 西蒙诺夫、А. 托尔莫索娃、П. 安季普采娃、М. 韦尔希宁、А. 韦尔希宁、П. 阿基莫娃、Н. 阿尔捷莫夫、И. 希罗科夫、В. 梅尔库洛夫、М. 梅尔库洛夫、Ф. 梅尔库洛夫、Н. 斯米尔诺娃、И. 斯维里多夫、С. 捷连季耶夫、С. 梅利尼科夫、Н. 波波夫、У. 萨莫欣娜、В. 科索夫、И. 梅尔库洛夫、А. 马丁诺夫、И. 孔诺诺夫、Е. 斯维里多夫、А. 苏哈鲁科夫、П. 阿尔捷莫夫、Е. 苏哈鲁科夫、С. 斯维里多夫、Г. 托尔莫索夫、П. 戈卢宾采夫、В. 戈洛瓦乔夫、Х. 别利亚科夫、С. 希罗科夫、Д. 日巴诺夫、В. 普里斯坦斯科夫、М. 梅尔库洛夫、С. 普塔欣、В. 罗金、И. 卡罗特科夫、Н. 雷巴尔金娜、И. 波列塔耶夫、В. 克拉辛、А. 梅津娜、Д. 苏霍鲁科夫、Л. 别利亚科娃、А. 梅尔尼科娃、А. 别列亚科娃、П. 兹里亚宁娜、А. 克达、Г. 哈尔金娜、Г. 希罗科夫、Х. 普塔欣娜、А. 希罗科夫、П. 希罗科夫、М. 马尔特温采娃、Ф. 托尔莫索夫。

我证明公民们签字属实，特签字并加盖苏维埃公章。\*

执行委员会主席 П. 希罗科夫

秘书 С. 希罗科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2 卷，第 446 页—447 页。原件，并有签名和盖有印鉴。)

376

## 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行动科 科长关于逮捕和搜查米罗诺夫及其 随行人员的通报

1921 年 2 月 21 日

\* 原文如此。

送行动处处长

遵照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第 124 号逮捕令,对公民米罗诺夫及其妻子、舍默及其妻子、岳母,按照喀山车站第 1 号车厢的地址,实施了逮捕和搜查。

搜查发现:弗兰格尔时期的期票四十张、苏维埃纸币两万卢布、“君主牌”打字机一台、若干封没有信封的信件、两袋精白面粉、半普特盐、稷米。

被捕者态度平静。

搜查人员 [签名无法辨认]

行动科科长 [签名无法辨认]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7 卷,第 60 页。使用专门花纹格式公文纸的原件。)

377

##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政治保卫科 科长库普里亚诺夫关于逮捕和搜查米罗诺夫同伙 一事送呈全俄肃反委员会的通报

第 860 号

1921 年 2 月 21 日

兹通报,“冒险主义者”支部组织成员沃罗帕耶夫、科丘科夫、戈列涅夫已逮捕,需要的东西均已查获。审问时所有人都已招认。

今年 2 月 27 日将会同全部材料解送全俄肃反委员会。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政治保卫科科长 A. 库普里亚诺夫  
办公室全权代表 梅尚斯基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 秘档第 H-217 号, 第 2 卷, 第 452 页。原件。)

## 378

## 情报员关于米罗诺夫赴莫斯科途中言论的密报

第 5103 号

1921 年 2 月 22 日

关于米罗诺夫案件。

在……\* 行进途中。1. 违反警卫勤务条令, 把整个警卫队称为反革命分子, 而“并非我是反革命分子”。2. 绝对肯定地担保说, 春天一定要发生普遍的暴动。3. 说: “我一得到释放, 马上就要求逮捕我的人去死。”4. 要求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全权代表打电报给总司令, 声称, “我一定要到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来。”5. 把旗帜飘扬的一级红旗奖章称作为“叮当响的玩意儿”。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 秘档第 H-217 号, 第 7 卷, 第 153 页。作者手书件。)

## 379

## 情报员关于监视米罗诺夫情况的简报

1921 年 2 月 22 日

## 情况简报

---

\* 有两个词无法辨认。



1. 情报员(化名)——扎利特。
2. 案件代号——УРЧ。
3. 监控人员——前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

监控汇报共17张\*，情况汇报自罗斯托夫市召开的顿河军辖区第二次全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即1920年5月\*\*开始，至1921年2月8日结束。\*\*\*

扎利特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7卷，第154张。作者手书件。)

380

## 米罗诺夫关于释放其妻子和 为其指定辩护人而写给全俄肃反委员会 特别部侦查员班加的申请书

1921年2月26日

送呈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侦查员班加同志

申请人 关押在特别部监狱的原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 К. Ф. 米罗诺夫

我请求：(1)释放我有孕在身的妻子 H. B. 米罗诺娃；(2)指定辩护人员，我希望能看到我前一次审判时的辩护人，现住巴拉绍夫的雷巴科夫同志；(3)允许

\* 这一份17张纸的汇报没有找到。

\*\* 代表大会的日期有误。大会是在1920年6月举行的。(参见316号文件)

\*\*\* 在米罗诺夫的侦讯案卷中，有同一情报员的一份情况汇报的副本，其中提到监控是从1920年11月1日进行到1921年2月12日。(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2卷，第438张。)

我同妻子会见。\*

米罗诺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7 卷,第 201 页。作者手稿。)

381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政治保卫科科长  
库普里亚诺夫关于米罗诺夫案件送呈顿河地区  
肃反委员会主席布罗夫的报告

1921 年 2 月 27 日

18 时

业务急电 秘密

米罗诺夫一来到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立即对居民产生瓦解作用。他一到达阿尔恰金斯卡亚镇,就来到镇革命委员会,以谴责混入党内的共产党员为名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宣传鼓动,并借口没有为他提供马匹而殴打了革命委员会主席。在米罗诺夫离开阿尔恰金斯卡亚镇前去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时,我曾派出侦察人员跟踪着他。到达乌斯季梅德韦季察以后,米罗诺夫召开了群众大会,在会上讲到反对混进来的共产党员,还谈到 12 月 18 日的暴动\*\*,说瓦库林是因为看到混进来的共产党员的卑劣行为,对种种不公正现象无法容忍才举行暴动的。还说,他的暴动并不是有组织的,而且不久会有召唤传下来,你们所有人要万众一心地举行暴动捍卫自己的利益。从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米罗

\* 每一条近旁都有批注:第 1 条旁是:“已转去医疗站”,第 2 条旁是:“将会指定”,第 3 条旁是:“允许。”

\*\* 参见 353 号文件。

诺夫被召到米哈伊洛夫卡参加管区代表会议；在代表会议上，米罗诺夫再一次攻讦混进来的共产党员，反对强制实行余粮征集制，以及建立拦阻支队。群众大会后，我们派去监视他的侦察员中有一人潜入到反革命分子筹建“冒险主义者”支部的会议内部，并带回有关组建这个支部的材料，作了详细的报告\*。

与此同时，在阿尔切达镇驻扎有米罗诺夫的军队，据得到的报告称，这批部队的情绪是纯属反革命性质的。他们等待着米罗诺夫来到阿尔切达。这些部队还曾经派出个别人员，试图同某些机关和电报局建立联系。由于看到暴动必将造成严重的后果，为了避免发生这种情况，我们采取措施立即逮捕策划暴动的首领米罗诺夫。1921年2月13日\*\*，已将他连同材料送往莫斯科全俄肃反委员会。搜查时在米罗诺夫案卷中发现两块“冒险主义者”支部的火漆印模和参加会议的六人小组成员名单。逮捕米罗诺夫并将其送往全俄肃反委员会以后，我们又采取紧急措施逮捕了“冒险主义者”支部成员四人：沃罗帕耶夫、科丘科夫和戈列涅夫以及他的女婿切尔努什金。找到一份各支部组织关系示意图，一块“冒险主义者”支部的火漆印模。被捕者对于反革命密谋供认不讳。侦讯正在进行，材料的副本将给您送去。所有被捕者将于3月2日送往全俄肃反委员会。某些参与者隐藏了起来，已采取措施搜捕。为谨慎起见，我已向全管区各处派出侦察人员，侦察结果将向您报告。等候您的指示。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政治科副科长库普里亚诺夫。

后来又通过直达电报询问，库普里亚诺夫通报说，43人均在管区内，分散在各个村镇庄寨，他们是否参与密谋尚未查清。在这些人员近旁已安排了密报人员进行侧面监视。情报员扎利特，根据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革命组织秘密联席会议的决定，已和米罗诺夫一起前去向全俄肃反委员会报告情况。米罗诺夫曾和第23师师长戈利科夫和他的女婿，以及当时驻扎在阿尔切达镇的部队有过联系。最后一种情况未能查清，因为部队很快开走，同地方军事机关和人员的联系尚未发现。他同中央的联系也未发现，但估计是有的。在这些消息之后，库普里亚诺夫又告知以下内容：

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主席布罗夫通过直达电报命令您，如无特别需要，对于被指控为米罗诺夫同谋的43人暂不进行逮捕，而是要立即在他们近旁安置密报人员，进行内外的监视。要把最主要的注意力用于了解和查明，米罗诺夫的同情

\* 参见359号文件。

\*\* 原文如此。

者过去和现在曾和共和国中央和地方,以及部队、军队司令部、地方机关和个人有什么样的联系,包括曾经企图建立的联系。所有涉及米罗诺夫案件被捕人员一律送到罗斯托夫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其他指示将由明天到达米哈伊洛夫卡的多布罗沃利斯基同志下达。根据昨天同布罗夫同志的交谈,就米罗诺夫案件需要向您报告的就这么多。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2 卷,第 511、513—515、512、440—441a 页。电报纸带。)

## 382

### 科帕耶夫关于 1921 年 2 月 13 日逮捕米罗诺夫的情况 送呈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的报告

顿河畔罗斯托夫市

1921 年 2 月 27 日

我的这一份报告将详细记述 1921 年 2 月 12 日夜间在顿河军辖区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米哈伊洛夫卡镇逮捕前骑兵第 2 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的情况。

此前的情况是这样:从米罗诺夫一在代表会议上露面开始,他的举止便有些异常,固然,在出席代表会议之前已有类似情况;到代表会议的最后一天,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政治保卫科已经确定无疑地有了关于他的反革命行动的材料,因此召开了革命委员会、党委会、军事委员会和政治保卫科代表的会议,决定立即逮捕米罗诺夫并将其押送到莫斯科交给全俄肃反委员会,\*我本人因不可能全部脱离工作而未能参加这次会议,不过会议情况事后全部知道。

晚上 9 时左右,按照预先拟定的计划,政治保卫科和军事委员会的代表,率领加强的骑兵和步兵押解队前去逮捕米罗诺夫。采取了必要的预防措施之后,在米罗诺夫的住所向他宣布逮捕。他的反应是拒不接受,并以枪杀宣布逮捕的

\* 参见 360 号文件。

人员和自杀相威胁。他的这种态度迫使那一名代表留下监守卫兵,前去向政治保卫科报告,得到的断然命令是必须逮捕,但第二次又是如此这般。经过两次拒捕和自杀威胁之后,向他宣布了立即就擒否则将当场将其击毙的断然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米罗诺夫不再抗拒,由加强的押解队送到谢布里亚科沃车站,那里他的车厢和机车已经准备就绪。据押送被捕的米罗诺夫上车的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军队司令部政治委员纳赫瓦托夫反映,米罗诺夫的举止十分令人气愤,他大肆谩骂共产党员、苏维埃政权等等。

米罗诺夫上车后,和他一起去的还有斯科比年科同志,列车在12名可靠的共产党员警卫下,于晚上9时20分从谢布里亚科沃车站出发,沿波沃里诺—利斯基—沃罗涅什—莫斯科路线驶去。车厢到达利斯基的情况我知道,其中在波沃里诺(据3Ky\*告知,是由于没有……\*\*)和新霍皮奥尔斯克耽搁了一个昼夜。到达……\*\*。此后车厢运行情况,因我离开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去罗斯托夫就不了解了。

M. 科帕耶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2卷,第509—510张。  
作者手书件。)

383—384

## 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审讯 米罗诺夫的记录(838号文件)

1921年2月25—27日

\* 军事交通机关的简称。

\*\* 词句无法辨认。

## 383

1921年2月25日

我,在后面签名的人,作为被指控人受到审问,现陈述如下:\*

1. 姓氏——米罗诺夫
2. 名字、父名——菲利普·库兹米奇
3. 年龄——48岁
4. 出身——哥萨克的儿子
5. 住处——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
6. 职业——军人
7. 家庭状况——第一次婚姻已离异。第二次结婚娶纳杰日达·瓦西里耶芙娜,23岁。无子女,妻子有孕在身;第一个妻子生有三个子女,父亲70岁。
8. 财产状况——一无所有。
9. 党派——1920年1月15日参加俄共(按一般手续,在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党组织入党)。
10. 政治信仰——总的说同意党的路线。
11. 文化程度:普通教育——三年级;  
专业教育——无。  
专门军事教育——新切尔卡斯克士官学校,1898年毕业。
12. 个人经历:
  - (1)1914年战争以前——在顿河哥萨克军部队,但无权担任任何国家公职,1905年革命运动以前——为上校衔。
  - (2)1917年二月革命以前——在西线作战军中,顿河哥萨克第32团,任团长主任助理。

---

\* 这里和以下用不同的字体标明的是审讯格式纸上的栏目,回答由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填写。

(3)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在同一部队任同一职务；十月革命后被推选为该团团长。

(4)自十月革命起至被捕时——曾任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军事委员，自1918年5月12日起，在红军中担任各种职务，直至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

13. 有无前科——1919年因反对苏维埃政权受过审判，被判处枪决，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考虑到我以前的活动，予以赦免。

案件实质问题的供述——我于1920年12月4日从集团军被召回，当时集团军已缩编为军，正在沃尔诺瓦哈车站守卫顿涅茨煤田，以防马赫诺匪徒向东方突进。代理人为21师师长李森科，但命令我等待军长瓦西连科到来。这个军根据中央的指令调防到罗斯托夫，后来又转到乌曼斯卡亚镇。1921年2月5日获得高加索方面军给予的十天假期，我前去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探望父亲和前妻生的三个子女。到达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的时间是1921年2月7—8日。组建苏维埃政权三人小组主席斯图卡切夫从米哈伊洛夫卡镇通过直达电报建议我召开一系列群众大会，并发布传单就举行暴动的瓦库林在自己传单中说我正前去支持他一事进行驳斥。<sup>\*</sup> 我同斯图卡切夫的谈话有莫尔斯电报机的记录，并经邮电官员核对。1921年2月8日，在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根据执行委员会的倡议，经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军队司令的允许，召开了群众大会，我被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执行委员会以正式请柬邀请参加大会。大会经过严密组织，由执行委员会主席塔拉索夫同志主持。由我第一个发言。我按照预先拟定的提纲讲了话。<sup>\*\*</sup> 其基本要点是谴责瓦库林的暴动，号召卓有成效地开展播种运动，指出必须同苏维埃保持一致，特别提到生活艰难的红军战士家庭。至于我有没有提及强制性的余粮征集制，我不记得了。如果提到，必然也是正面予以肯定。也谈到党在全国范围内的共同病症，等等。我讲完之后，由当地党的工作人员、原私人律师切韦廖夫发言。大会结束时高唱国际歌。

1921年2月8日晚上有几个人来到我的住处：C. B. 沃罗帕耶夫——拉斯波平斯卡亚镇执行委员会主席、B. C. 叶兰斯科夫——他带来一大批以私人名义表示对区粮食采购委员平斯克同志、对管区粮食委员会主席扎鲁德涅夫等不满的申述，说征用固然合法，但却对征用的粮食非法使用。另外，来的还有当地居民И. С. 科丘科夫，以及戈列涅夫和A. T. 斯科比年科。沃罗帕耶夫、科丘科夫和戈

\* 参见351号文件。

\*\* 参见353号文件。

列涅夫是我自十月革命时期至今的老战友，曾同我在街垒上一起作过战。叶兰斯基我是第一次见到。我从1917年起就认识斯科比年科，如今，在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一见面，他就告诉我他是党的逃兵，并大骂不良分子。我注意到他们在那里的生活情况。他们本应当受到惩罚，但却高踞领导岗位。我稍稍有些退缩之意。

在白天召开大会(会议)和晚上上述人员来探望之外，我还接待了大量村镇同乡。仍和以前一样，他们到我这里来如同看望父辈，把对艰难生活的种种抱怨，把心中的烦恼都向我倾诉。我并不否认顿河地区的许多工作人员有许多不恰当的做法，他们并不了解当地的农民，对他们采用粗暴的行动，有时进行镇压，即使在完全不需要这样做的地方也是如此。我是一个不是靠理智，而是用心灵在生活的人。村镇居民对我讲的种种事实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印象。在前线期间，始终处于战斗之中，我对于我们国家多么困难并无概念，现在离开军队，到了农民之中，我的心灵非常可怜他们的境况，因为每一个人都在抱怨着什么。我出生于大自然环境之中，生来就反对任何强暴行为，和普通农民有着共同的感觉。我想，为什么劳动哥萨克生活如此艰难贫困，我认为原因就在于村镇中个别人的不恰当行为。对上述那些人的申诉在我被捕时已经搜走。晚上回到家里，当忠于我的那些人员(斯科比年科除外，我不大信任他，但后来他也批评个别工作人员的不恰当做法，我也同意了他的看法)来到我这里时，我们交谈了顿河地区的困难处境，共同得出结论认为，如果苏维埃的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人员继续实行这种不完全正确的政策，总有一天会造成反对他们的民众愤怒浪潮。我不是说一周或一个月，但一年、两年之后必然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哥萨克农民的处境太困难了，眼看各村镇都将(败落)\*下去，春天可能会出现饥荒，对于这一切我们还是责怪那些显然采取了不正确做法的人员。

于是，我建议采取某些措施，具体的是：认定沃罗帕耶夫、科丘科夫和戈列涅夫是忠于苏维埃政权和真心革命的，由他们组织起自己的支部，以便共和国处于危险时刻能够走在当地居民的前头，领导他们，以免居民接受地主和将军们的影响。在这种时刻到来之前，这个支部的职责在于在党内进行斗争，并通过不断抨击对苏维埃政权有害的分子而将他们清除出党的队伍。由于一直处于作战条件下，我很少看到报纸，未能认真注意到国家建设的状况，而在红军中服务的整个时期内我从不曾在联系密切、团结牢固的共产党员的环境中工作，而在我所处的

\* 词句无法辨认。



环境中我从来不理解,竟会有党员超越自己的权利,从居民中哪怕甚至拿走一只鸡据为己有的情况。我并不否认大多数正直的工作人员存在,但确实看到了许多不诚实的工作人员。至于有人指证说,我们在会议上讲到立宪会议和缙绅会议的事,那是因为想到,万一发生民众暴动,新的政府反正要有一个名称。至于可能出现的这个政权到底称作什么,并未作出过具体的明确决定。有过的只是一般性的议论。至于批评人民委员的事,那只不过是因为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工会问题上有分歧。我们提到这个问题的根据,就是基伊那本《苏维埃共和国》小册子的第10页。<sup>276</sup>

我说过,我要去莫斯科,将在中央弄清所有这些问题,并会通知你们,但是在我回来以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为了不至于发生误会,我就把我在彼列科普突围期间获得的那块镌刻有一只鹿、树枝和拉丁字母“R”的印章\*盖了几份印鉴图案分发给他们,以便将来验证收到的是否是我写的信。此外,还按《苏维埃共和国》这本小册子规定了密码;先是页数,然后是第几行和从左向右数第几个字母。顿河军辖区地图(比例尺为25俄里缩为1英寸)我给了斯科比年科一张,因为他向我要,而我有好几张。我的那份支部组织关系示意图\*\*是旧的,是我以前在沙皇军队中从事地下工作用过的,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密码也是那时使用的。我并没有策划任何反对苏维埃的行动。

我是按总司令的要求前往莫斯科的。没有任何专门的任务。我个人的愿望是,到了莫斯科以后,把我们顿河地区发生的胡作非为情况报告中央。在军队中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反苏维埃的宣传鼓动行为。我是在乌曼斯卡亚镇上听说此事的,当时政治部有人悄悄告诉我说,有人从弗兰格尔那边接受任务进行宣传鼓动。最不可靠的应当是摩托车队,全队都是从弗兰格尔军队转过来的,但这个队是政委本人同意留下来的。他们在同马赫诺作战时有过很大功劳。

A. B. 切尔努什金原是哥萨克上尉,我的女婿,在我这里充任传令官,以前曾在邓尼金军队中供职,后来于1920年留在了叶卡捷琳诺达尔。好像他现在已经被捕。到我这里才一个星期。瓦库林我是1918年就认识的,他当时是第23师的一名连长。从那时同他分手以后就没有见到过。A. T. 戈利科夫在巴拉绍夫,是骑兵第15师师长。从1918年起我就认识他,我1918年当师长时,他负责指挥炮兵(任炮兵主任)。最近一次见到他是1919年7月中旬在米哈伊洛夫卡镇

\* 鹿的形象是白军部队印鉴所常用的。

\*\*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2卷,第246页。

上,当时我奉南方面军之命在那里组建哥萨克部队。从那时起并无通信往来。是现在,来到米哈伊洛夫卡以后才知道他的情况。关于组织支部的事,除了与会人员以外,并无别人知道。我把给戈利科夫的一份签名文件给了斯科比年科是应他的请求这样做的,而且经沃罗帕耶夫的推荐。至于说斯科比年科是奉我的命令前去骑兵第15师组织支部的事,我表示否认。我从来没有参加过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我是一个天生的革命者。共产党员的观点在我心中还没有很好地扎下根。我是远离党而工作的。因为弗兰格尔,也就是说,因为粉碎弗兰格尔,我被授予红旗勋章、荣誉金质武器和金表。对我们集团军和我个人的战斗活动的评价,可以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1920年12月4日的第7078号命令看到。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对苏维埃政权心存恶意或策划阴谋,而是始终如一地真心努力巩固社会革命,这一点在对外敌作战时,特别是在对弗兰格尔作战时我已作出证明。我一点没有隐瞒,毫无遮盖,我知道等待我的是严厉的惩处,但是我讲一点,那就是希望中央政权机关要公正地审判我,不要怀疑我对它的思想的忠诚。之所以要建立这一套组织,都是在阿尔恰达得到的短暂印象引发的,在那里我遇到了巴雷什尼科夫,在前一天晚上要他派马车时,我把第7078号命令拿出来给他看,还嘲笑说,在我面前白匪无论过去或将来都是不会得手的。尽管如此,巴雷什尼科夫还是引起了我的强烈反感,激发了我内心因在各村镇庄寨看到饥荒开始发生,以及其他胡作非为现象而形成的气愤心情。以上偶尔产生的组织活动至少对于社会革命并无危害,反而能加以巩固。巴雷什尼科夫是我于1918年亲自从邓尼金那里抓过来的俘虏,他是前白卫分子。对我的陈述记录无误。

在管区党的代表会议上,我以64票中63票赞成的票数当选为订于2月25日召开的军辖区党代表会议的代表。\*

公民

Ф.米罗诺夫

提审人 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协理员 班加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7卷,第89—92页。  
班加签名件。)

\* 最后一句话和签字是米罗诺夫手书。

## 384

## 米罗诺夫的补充供词

1921年2月27日

米罗诺夫公民！是谁通知您说正在准备逮捕您？

这是博尔坚科书面通知我的，他是我原先第23师的一名团长。便条上注明要我看后撕毁，但我没有这样做。便条在我被捕时搜走了。

米罗诺夫公民！您是否通过直达电报同扎鲁德涅夫交谈过？

我先同他谈，然后同斯图加切夫谈。这有记录。<sup>\*</sup>

米罗诺夫公民！是喊您去接直线电话，还是您本人提议召开群众大会的？

群众大会是人们建议我召开的，大会经过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军队司令准许。

米罗诺夫公民！您对瓦库林的暴动作出过什么样的反应，以及暴动是怎样引起的？

我曾说过，暴动是某些负责工作人员不恰当行为引起的回报。

米罗诺夫公民！萨兰斯克暴动期间沃罗帕耶夫是否在你那里任职，他什么时候去顿河地区的，你为什么和给过他什么样的任务？

他没有在那里任职。我不记得了，不过他1918年双腿负伤，治疗了很长时间，后来好像不在红军中。我没有给过他什么任务，和他也不曾有过联系。萨兰斯克暴动是机会造成的，那是马蒙托夫突破了防线。

米罗诺夫公民！您是否批评过现政权、党和制度？

这是1921年2月8日的事。我不是批评政权，而是批评个别人，指出应当由劳动人民进行管理。我没有批评政权，我是支持苏维埃政权的。

米罗诺夫公民！在1921年2月8日会议上组织支部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把它称作“投机家”或“冒险主义者”的支部？在您去莫斯科期间，每一个会议

\* 参见351号文件。

参加者应当发展多少人？在您去莫斯科期间，支部成员应当采取些什么措施？

考虑到存在某些不恰当的工作人员，组织支部是为了把他们清洗掉。以后，如果事情还是像现在这样发展下去：人们对不恰当的做法、饥荒等等继续不满，必将出现一次大爆发——无政府主义，那时就要领导人民自治制度的建立。“冒险主义者”和“投机家”这两个词是臆想出来的。发展多少人并没有作出规定。说好先研究基伊的《苏维埃共和国》这本书，然后再行动。这本小册子中第10页上的“民主主义入门”<sup>277</sup>被确认为基本原则。当所有人在场时我还强调说过，学好以后再发展合格的人。我没有提出应采取的措施，答应过从莫斯科寄小册子来。

米罗诺夫公民！您相信苏维埃政权会很快垮台吗？如果是，有什么根据？

由于我并不希望苏维埃政权垮台，我断言，全国的局势很严重，如果不能恢复农民和哥萨克劳动群众的独创精神，暴动是有可能发生的。

米罗诺夫公民！您说的独创精神这个词指的是什么含义？

首先是指对庄稼人的劳动不要包办代替，特别是那些不懂行的人更是如此；其次是，应当让劳动者相信，他们的劳动所得属于他们自己，即使作为国家义务应当上缴，也要有所补偿。余粮征集制经不起批评，设想用赋税取代它的做法在目前是合适的。在这方面必须加强宣传，让劳动群众对苏维埃政府作出的改变能有信心。

米罗诺夫公民！您是否绝对否认您有意在会见总司令之后尽快从莫斯科回到顿河地区？

我否认，而且我早就说过只能用信件向他们通报，我设想会让我在那里耽搁很久，而回顿河地区对我没有太多的诱惑力。我说过，也许会接受一项训练部队的任务，以便同外国列强作战。

米罗诺夫公民！是否有代表团到沃尔诺瓦哈车站来找您，并给您带来一封密信，说要在顿河地区重新掌握局面？

有代表来转送礼品。不曾有过任何密信。

米罗诺夫公民！叶夫罗琴科是什么人，您认识他有多久了？

叶夫罗琴科是前白卫分子、农艺师，很早我就认识他了，在革命以前。1919年2月我占领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时，叶夫罗琴科跟着白军退走了，后来又留了下来，过了不久在红军后方露面，并且入了党。他是个唯利是图的人，因为他曾在管区内大搞土匪恐怖活动的前警察局长波列扎耶夫作保，让他逃匿。据村镇居民说，甚至在波列扎耶夫被捕和获释后，他们也还有密切往来。

米罗诺夫\*

还有,我请求作证:在1921年2月8日的会议上没有任何挑拨性的信件,如果有类似的东西写出来,那是我不在场的时候,其内容是我不知道的。

米罗诺夫\*

提审人 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协理员 班加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7 卷,第 93—94 页背面。班加签名件。)

385

## 斯科比年科在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 提供补充供词时的审讯记录

1921年2月27日

斯科比年科公民!您关于沃罗帕耶夫知道些什么?\*

据俄共党员 K. И. 阿夫杰耶夫说,沃罗帕耶夫是米罗诺夫派到顿河军辖区来的,是为了进行对米罗诺夫有利的宣传,以便米罗诺夫在萨兰斯克发起暴动。

米罗诺夫公民说,他否认曾派遣沃罗帕耶夫的事,请求查证这一说法,因为阿夫杰耶夫甚至不可能知道准备暴动的事,他当时因两腿受伤,治疗了很长时间。

斯科比年科公民!关于现政权米罗诺夫说过些什么?

米罗诺夫说,执掌一切的是党和由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和另外我不记得的两个人组成的五人小组,这个五人小组不受监督。接着又说,关于这次会议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因为有人知道了我们必死无疑。他的解释是,我们必须同著名

\* 米罗诺夫签名是真迹。

\*\* 不同的字体表示的词句是侦察员强调的。

的工作人员的罪行作斗争。把支部称作为“冒险主义者支部”的建议是米罗诺夫提出的。

斯科比年科公民！关于米罗诺夫通过阿夫杰耶夫送给沃罗帕耶夫的信您知道些什么？

关于这封信我是从沃罗帕耶夫口中知道的，他说，米罗诺夫在信中说他无论如何也要设法到顿河地区去。<sup>278</sup>

A. 斯科比年科\*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7 卷，第 95 页。班加签名件。)

386—387

## H. B. 米罗诺娃(苏耶京科娃)的申请书和 在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的审讯记录

1921 年 2 月 28 日—3 月 1 日

386

## H. B. 米罗诺娃请求传唤她 进行审问的申请书

不迟于 1921 年 2 月 28 日\*\*

\* 斯科比年科的签名是真迹。

\*\* 日期是根据下面一份文件确认的。

### 申请书

再次恳切请求查明我的情况,因为坐牢、精神折磨和营养缺乏,由于我有孕在身,对我的健康有极大的影响。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逮捕我的丈夫——Ф. К. 米罗诺夫(前红军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坐牢,因此请求哪怕传唤我审讯也好。

娜杰日达·米罗诺娃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2卷,第197张及其背面。作者手书件。)

## 387

### 审问 H. B. 米罗诺娃的记录

1921年3月1日

我,后面签名者,作为被告接受审讯,兹供述如下:\*

1. 姓氏——米罗诺娃,娘家姓苏耶京科娃。
2. 名字、父名——娜杰日达·瓦西里耶芙娜。
3. 年龄——23岁。
4. 出身——梁赞省梁赞县伊斯季耶村农民出身,属于何乡不记得了。
5. 住址——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马尔加涅茨镇。
6. 职业——原为教师和护士。
7. 家庭状况——嫁给 Ф. К. 米罗诺夫,前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
8. 财产状况——一无所有。
9. 党派——非党员。

\* 这里和下面用不同的字体表示的是审讯格式纸中的问题栏目。

10. 政治信仰——同情苏维埃政权。

11. 教育程度：普通教育——中等；专业教育——无。

12. 个人经历：

(1) 1914 年战争以前——在莫斯科读中学，私立格罗米索娃中学；

(2) 1917 年二月革命以前——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马尔加涅茨镇鲁德尼奇纳亚学校教书；

(3) 1917 年十月革命以前——同上。

(4) 十月革命以后至被捕前——结婚，任护士和丈夫（骑兵第 2 集团军司令）的秘书。

13. 有无前科——1919 年丈夫接受审判时曾被当做人质看押，丈夫被赦免后获释。

关于案件实质性问题的供述

C. B. 沃罗帕耶夫我是在第 23 师认识的，是师里的一名团长。他不去我丈夫那里做客，我是在他负伤后才看到他的。叶兰斯基我不认识。И. С. 科丘科夫是在第 23 师认识的，他在师司令部任协理军官，在战斗中是个胆小鬼，也很浅薄，常常和辎重队在一起，只从我丈夫那里接受经济管理方面的任务。对我丈夫十分爱戴而忠实。关于戈列涅夫我只听说他是我丈夫的老战友。Ф. К. 什库林也是我在第 23 师时认识的，是负责作战事务的副参谋长。在负伤前与我丈夫相处融洽，他很尊敬我丈夫，但在我丈夫处于困难时刻，如 1919 年审判时，他可能会弃之不顾。А. Г. 戈利科夫是在第 23 师认识的，他那时任炮兵主任。同我丈夫相处得很好，常和我们在一起。他总是和科丘科夫、什库林住在一套房子里。戈利科夫是一个独立不羁的人。有一次他想调入军队到我丈夫那里工作，后来又没有来，到别的地方接受了一项工作。当我丈夫交出第 23 师时，把指挥权交给了戈利科夫。现在在顿河地区举行暴动的瓦库林也曾在第 23 师任职，我不认识他本人。

我们是到达沃尔诺哈瓦车站后才得知瓦库林暴动的。在那里收到的作战汇报有详细的说明。在同我谈话时，我丈夫说没有必要用兵力镇压这一次起义，应当动用语言来做到这一点。当我们快到达米哈伊洛夫卡时，听到两种不同的传闻：有的人根据瓦库林的传单说，米罗诺夫和布琼尼支持瓦库林，另一些人则说米罗诺夫反对瓦库林。我丈夫在顿河地区很有声望，但从来没有同我说过要和瓦库林联合到一起，好像到了米哈伊洛夫斯卡亚镇以后发表过传单，表示不支持瓦库林。



我可以补充的是他对于总司令召唤他去莫斯科十分满意,认为可以洗刷掉自1919年审判以后对他的最后一点怀疑。丈夫没有同我说过要请求总司令让他去顿河地区担任职务,但说过,一旦爆发战争,他会再次得到任命。也许他同自己的女婿A. B. 切尔努什金谈到过。切尔努什金是丈夫身边的协理军官,和他一起来到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然后向我丈夫请了一个月假。切尔努什金以治病为名回了家,但是否通过医疗委员会我不知道。切尔努什金是我丈夫的女婿,原先是军官,可能是中尉衔,曾在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的白军中任职,不知道是不是团长,曾在第23师当面的地段上防守,邓尼金军队撤退时留在叶卡捷琳诺达尔,后来到库班,投到我丈夫的军里。丈夫对他并不特别眷恋,不时嘲笑他曾在白军中供职。

我们于1921年2月5—7日来到米哈洛夫卡镇。丈夫当即同切尔努什金去了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我等他星期天回来,但他2月10日就匆匆赶回,因为要他来参加管区的党代表会议。晚上他情绪十分沮丧。一天来,造访的人很多,都带来种种抱怨和请求。他对他们说,他只是一个人,什么也做不到,对有的人说他将在会议上提出问题,对另外一些人说他把情况带到中央去。2月10日是星期五,他出去做客,住在П. И. 科尔涅耶夫家。科尔涅耶夫是他在米哈伊洛夫卡和第23师的老熟人,在第23师担任机枪队长,1919年审判中也属被判死刑的11人之列。他们是否订了什么计划,我没有听到,因为我和科尔涅耶娃在另一个房间里。当代表会议开到第二或第三天,他被选为军辖区党代表会议代表,他对我说去莫斯科之前先要去一趟罗斯托夫,稍有满意之感。

星期天晚上,他告诉我说收到某个博尔坚科的一张条子,警告说要逮捕他,但他并不在意。可是,2月13日星期天晚上来了两个带手枪的人,出示了搜查证或逮捕证。我丈夫大为愤怒,把两人赶了出去,后来来了许多手持步枪的人,将他逮捕。

向我出示了基伊的小册子《苏维埃共和国》、组织关系草图和印章,我知道的情况是:小册子是我在库班停留时看到过的,关于密码他也对我讲过,说要用同样的书才能使用密码,至于密码用的正是这一本书我并不知道。草图也是在库班时给我看过,说他在沙皇时代曾经使用,箱子里有好几份。草图是他亲手印制的,今后有什么用他没有说过。印章是我们住在辛菲罗波尔时在家里找到的,后来他写私人信件就盖上这个印章。在沃尔诺瓦哈车站,我在场时没有看到常常使用这个印章。我们去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时,他带的箱子里就有这些材料和印章。出发去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以前和2月13日从那里回来以后,我

丈夫一点也没有向我讲过组织什么支部的事。关于这个支部,就是被捕后去莫斯科途中他也没有讲过。

策划什么反革命密谋的事使我震惊,对我也是新闻。丈夫一直深感气愤的是:有些人并不了解当地的条件和风俗,却带头强制进行征收。他认为,应当让农民,即哥萨克,有独创精神,让他们自己交出粮食,因为哥萨克对他讲,中央要求多少,他们就会运去交出多少。他之所以参加党,也是因为他最后看到在党内工作对事业有利,在党外则做不到。他对某些工作人员的不公正做法甚为不满,对于中央他也有看法,认为中央对地方上发生的情况了解不够,希望借此说明,中央不够关心。我不认为自己是他的同伙,因为关于这个组织我一无所知,即使从他,即从丈夫口中也没有听说过。除非他把这一切都曾告诉过我,我才可能成为他们的同伙,因为我相信他是真心诚意力求做到有利于苏维埃共和国……\*

对我所说记录正确无误:娜杰日达·米罗诺娃。\*\*

提审人 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协理员 班加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7 卷,第 98—101 页。  
班加签名件。)

388

## 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关于向 米罗诺夫提出指控的决定

1921 年 3 月 2 日

决定

---

\* 下面删去记录中划掉的词。

\*\* H. 米罗诺娃的签名是真迹。

1921年3月“2”\*日,我,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协理员,审阅了指控公民Ф. К. 米罗诺夫的材料,注意到:

1. 所收信函是进行侦讯的合法根据;

2. 在案件情节中有犯罪活动迹象和进行侦讯的足够根据,为此决定受理此案,并向Ф. К. 米罗诺夫公民提出指控其在顿河地区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策划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行动。

签名: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协理员 B. 班加

指控已向我出示。

签名:前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7 卷,第 97 张。有侦查员和米罗诺夫签字的原件。)

## 389

### 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 1921 年 2 月下半月情况汇报摘抄

1921 年 3 月 10 日

第 3372/245 сек 号

#### 反革命的现象、组织和密谋

顿河上游管区。近日来,这个管区内反革命谣言充斥。一段时间内居民中流传的说法有:米罗诺夫下令不得从军辖区运出粮食……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已被安东诺夫和布琼尼占领……复员的红军战士撤销了托洛茨基的职务……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2月11日在此破获了称作“冒险主义者”的密谋。为首的是前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在参加反革命五人小组会议

\* 不同的字体表示的词是手写填入栏目的。

时,米罗诺夫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他说,“春天将要出现国外的压力,对此我们应当作好准备,因为我们的组织到时候不得不奋起反对共产党员,一开始只限于通过苏维埃建立人民政权,以后看情况再说”……[离开]\*会议时,米罗诺夫向五人小组成员分发了接头的火漆印模……\*和示意图。要求招募可靠的同志。

作为主席团荣誉委员出席在米哈伊洛夫卡镇召开的管区党代表会议时,米罗诺夫在2月9日提到瓦库林,说他是一个正直的革命者,说瓦库林之所以暴动,只不过是因无法继续容忍混进来的共产党员造成的不公正现象。

……

如同我在前几次汇报中指出过的那样,在结论中必须再次提请注意,顿河军辖区是反革命的基地之一,其核心又在罗斯托夫。不得不再次提醒,必须精心安排工作,需要有精干的工作人员,在顿河军辖区好的工作人员很少,这一点特别是在各管区均有反映;共产党员转而投向土匪的事实和苏维埃主席交出红军战士的现象说明,党内混进了许多破坏党的分子,以及军事专家和所谓的种种专家在干一些龌龊的事情。已经采取了措施,但这是治标,需要运用铁的手腕把他们清洗掉。还应当指出的是,军队已经瓦解,可以有把握地说,一旦发生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在顿河地区,甚至可以说,在整个边疆地区,不会有可靠的武装力量,一批批部队完整地投靠匪帮的事实足以证明这一点。此外,组织上已经解体的骑兵部队,以及水兵部队中开始出现的解体苗头,也是一种现实的威胁。为此我认为,必须立即把原先由米罗诺夫统辖的那个集团军所属的一切部队从北高加索,特别是从顿河军辖区调走,并重新调整北方那些步兵团的部署,并把它们迅即调回高加索。

必须紧急调派至少50名工作人员给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并扩大肃反委员会指挥的军队达到一个旅的兵力,再配备二辆装甲汽车。

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主席 M. 布罗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1号全宗,5号目录,390案卷,第1、4、5张。核对无误的副本。)

\* 这个词无法辨认。

390—393

## 米罗诺夫从监狱发出的申诉书

1921年3月16—28日

390

向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军队司令  
伏龙芝提出的申诉

布特尔斯克监狱

1921年3月16日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

我受到诬陷——目前蹲在布特尔斯克监狱。请您对我表示关注。我曾经是，现在仍然是社会革命的忠诚战士。请您追忆我在克里米亚的功绩，表示关注。在目前社会革命的艰难时刻，它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我。哥萨克和农民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跟我走，而不是跟着安东诺夫、瓦库林和别的匪徒走。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前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 米罗诺夫

[伏龙芝的批示:]“密电俄共中央，请因米罗诺夫确凿无疑的功绩给以关

---

\* 此信写在一张小格子纸上。拼写及标点符号均按作者手稿印出。此件附在伏龙芝1921年6月30日从哈尔科夫市发给俄共(布)中央的电报文本上。

注。M. Φ”\*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5899号全宗,1号目录,10号案卷,第185张。作者手稿。)

## 391

### 向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斯克良斯基提出的申诉

布特尔斯克监狱

1921年3月16日

我报告——我受到诬陷。请求您和托洛茨基同志对我的命运予以关注。在社会革命的艰难时刻我曾准备把自己的一切都投入为之服务,而如今却来到布特尔斯克监狱。

为革命斗争了18年。请追忆这一切和我的作战功绩(特别是在克里米亚作战中——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1920年12月4日的第7078号命令),给予我社会公正的对待。

我并不为自己感到痛心,而是为并未能使我免遭诬陷的红旗勋章感到痛心。

前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 米罗诺夫

[斯克良斯基的批示:]“抄送明仁斯基同志。斯克良斯基。”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2卷,第209张。核对

---

\* 拍发给中央的电文如下:“1921年6月30日。莫斯科。俄共中央。我收到被捕的前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的信,请求为他平反。考虑到米罗诺夫在同弗兰格尔作战时的卓越功绩,我请求俄共中央对他表示关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军队司令M.伏龙芝。第2128号。”(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5899号全宗,1号目录,10号案卷,第181张。打字副本。)

无误的副本。)

392

## 向全俄肃反委员会侦讯部部长 费尔德曼提出的申诉\*

1921年3月18日

申诉书

我受到诬陷,遭到可耻的、卑劣的诽谤!……我坚决否认向我提出的指控。不仅现在,经过三年半的斗争之后,而且早在十月革命的最初日子里,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思想同我就是格格不入的。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我奉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和才能。强加给我的罪行,从其内容看,对我而言是骇人听闻的,\*\*而对我的心灵也是不能相容的。

只有注定必死无疑的人才会甘于接受自己并没有想过而别人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但是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人,也不认为共和国能容许出现这样的事。

请追忆我对社会革命作出的作战功绩和政治功绩,请求加速侦讯过程,同时建议侦察人员不要采用有愧于革命意识的方法。有关这些做法我将直接告诉捷尔任斯基同志,或者在法庭上说——如果非让我坐上被告席的话。

根据卑鄙的诽谤把一个在18年时间里将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为劳动群众的利益而斗争的事业的人放在监狱里进行折磨——是愧对这场伟大革命的。

硬栽在我头上的与我的本性完全不相容的罪行怎能和这样的现实融合在一起呢,即我1917年10月25日,还是一名非党员时,就看出社会革命是唯一的出路,并当即为了社会革命的胜利而走上街垒作战,而且并非孤身一个人,是率领着由我任团长的顿河第32团一起参加。指挥着这个团,我于1918年1月10日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市附近粉碎了卡列金将军的图谋。我是击溃克拉斯诺夫的

\* 写在莫斯科警察局1907年的格式公文纸上。

\*\* 在文件中这个词被删去。

先锋。邓尼金也败在我的手下。而且消灭弗兰格尔男爵的克里米亚史诗的篇章中也不会不写上我的名字。

请追忆我的作战奖赏——红旗勋章、金质荣誉武器和金表(为了击溃弗兰格尔),而给予我社会公正的对待。

费尔德曼同志,为了真理的利益请求您来看望我一次。\*

前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 米罗诺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7卷,第121—123页。  
作者手稿。)

393

## 向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斯克良斯基提出的申诉

1921年3月28日

我向您,一位党内同志,写这封信不感到可耻。我被人卑劣地诬陷了……\*\*只有我本人才能证明自己无辜,但一切途径都对我关闭了。我在自己的地区内过于明亮显眼,不可能没有敌人,特别是在被我打败的白卫分子之中。我要声明的是,经过1919年的噩梦之后,只有疯子才会重蹈覆辙。我真诚地履行了对共和国应尽的义务,这一点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12月4日的第7078号命令曾经予以指出。我还想今后也真诚地工作。而当苏维埃政权的政策进入群众所欢迎的轨道时,我却被投入了布特尔斯克监狱。在经历了克里米亚凯旋之后,没有力量经受如此的侮辱。我得以洗刷自己的耻辱,我是那样的欣喜无比,不经意突然又一次蒙羞。天呀,什么时候才能够相信我呢……请您向托洛茨基报告,说我

\* 申诉书上有批注和批示:“划归全俄肃反委员会”,“即交图巴洛同志。3月22日”。

\*\* 这里和后面的省略号都是原有的。



在平白无故地遭受苦难。生命正在渐渐停息。我饥饿难耐。看在我的战功面上,请求您给予关注。请尽快判决,但不要折磨……

前红军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 米罗诺夫

[斯克良斯基的批示:]“抄送明仁斯基同志。斯克良斯基。”\*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7卷,第208张。核对无误的副本。)

394

## 莫斯科政治红十字会发给 米罗诺夫的调查表\*\*

1921年3月28日

1. 姓氏——米罗诺夫。
2. 名字、父名——菲利普·库兹米奇。\*\*\*
3. 年龄、民族、国籍——48岁、大俄罗斯人(哥萨克)。
4. 家庭状况、被捕者须供养何人及他们的年龄;——已婚(世俗婚姻)。供养——父亲68岁;离异婚姻子女:克拉夫季娅17岁、阿尔捷蒙11岁和尼科季姆5岁。
5. 有何病症?——神经紊乱,需要长期治疗;心脏有病。
6. 是在狱中还是被捕前得病?——被捕前长期有病。

---

\* 在核对过的副本上有批注,说到收文号为第1393号,由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秘书室发来。

\*\* 此件系根据1960年在原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复制的经过核对无误的副本刊印。(691/c号全宗,1号目录,219号案卷,第6张。)

\*\*\* 前两个问题在副本中没有。

7. 是否识字,在何处学习过,读过几年级——读完乌斯季梅德韦季察古典中学的小学三年级,新切尔卡斯克士官学校毕业。

8. 职业——军人。

9. 被捕前常住地点及地址——顿河军辖区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

10. 二月革命前从事何种工作?——顿河哥萨克第32团团主任助理。

11. 1917年3月至11月间从事何种工作?——同上。

12. 被捕前从事什么工作?——红军第2集团军司令。

13. 是否经选举担任过某种职务?什么职务,在哪里?——1903—1904年村镇阿塔曼,1910—1912年土地局委员。

14. 被捕前平均月工资——10500卢布。

15. 1917年10月前参加过何种党派?(自愿回答)——无党派。

16. 过去是否因政治案件受到过审判?何时、何事、如何结案?——1906年任军官时,因参加革命运动被捕,并加强看管;1907年被转入后备役,并在1914年(战争)以前无权任公职。

17. 因本案何时被捕?——1921年2月13日。

18. 在何地被捕?——在顿河军辖区米哈伊洛夫卡镇。

19. 何时送到莫斯科?——2月21日。

20. 逮捕证签发机关——

21. 逮捕理由——诬陷。

22. 还有何人同案被捕——我的妻子娜杰日达·瓦西里耶芙娜;我先前的传令官П.皮先科和С.舍默及其妻子安娜。

23. 由哪个部门看管?——全俄肃反委员会。

24. 何时、何地由何人审问?——第一次由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侦察员于2月26日在莫斯科审问,3月2日宣布指控。\*

25. 指控内容——在顿河地区策划反对苏维埃的暴动。

26. 是否宣判?——

27. 案件处理?——

28. 在莫斯科有无亲人(地址、电话)?——无。

#### 特别的意见

\* 第一次审讯是在1921年2月25日进行的(参见383号文件)。

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 1920 年 12 月 4 日发布的第 7078 号命令中说：“由英勇果敢的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同志指挥的骑兵第 2 集团军在 10 月 13—16 日尼科波尔附近的各次战斗中击溃了弗兰格尔男爵的精良骑兵部队巴尔博维奇骑兵军，通过这一次打击在弗兰格尔第聂伯河右岸的攻势中造成了转机，”等等，等等。

克里米亚的炮声刚一沉寂下来，上述命令就召唤我去向总司令报到。由于我的接替者尚未到达，我和全集团军被调到库班，在那里于 2 月 4 日把集团军移交给了来到的接替者。向高加索方面军请假十天，前去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看望我那几个据我女儿来信说正在挨饿的子女。<sup>\*</sup> 2 月 7 日，我回到了家，但和阿尔恰金斯卡亚镇苏维埃主席、我 1918 年在斯库里申斯卡亚镇附近俘获的前白卫分子巴雷什尼科夫发生了一场极大的不愉快事件。回顾往昔的事，我意识到这里也会有人陷害我。2 月 8 日，群众大会以后，有五个人来看我，其中有一个我不很了解，另一个我完全不认识，但我认为既然他们是同另外三个政治上对苏维埃政权而言绝对可靠的人一起来的，我就向他们敞开胸怀，谈了我心中十分苦恼的想法。谈话的结果，是由我组织了一个（基本的）支部，旨在承担两项任务：（1）同混入苏维埃政权的追名逐利之徒和假共产主义分子作斗争；（2）一旦由于春天可能发生的暴动而造成无政府主义现象时，支部应当能在各地担负起拯救苏维埃政权的职责。如果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外国武装力量对莫斯科造成威胁，那么所有支部应根据我的命令前去拯救中央的苏维埃政权。（关于这最后一项任务我是作为也许不会发生的一种遥远的设想而提出来的。）

12 月 18 日，瓦库林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发起了暴动。这时我正在乌克兰同马赫诺的士兵们作战。瓦库林在自己的传单中扬言得到米罗诺夫、布琼尼……等人的援助。于是人们如今就把这次暴动和顿河地区的其他暴动都强加到了我的头上。

前骑兵第 2 集团军司令（现在总司令属下任职） 米罗诺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12 卷，第 202—203 张。核对无误的副本。）

\* 参见 421 号文件。

395

## 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草拟的 米罗诺夫及其同谋案件的判决书

1921年3月28日

1921年3月28日,我,约费,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主席团特殊任务专员,审阅了有关公民Ф. К. 米罗诺夫——原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公民С. В. 沃罗帕耶夫——拉斯波平斯卡亚镇革命委员会主席、公民И. С. 科丘科夫——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统一消费合作社理事会理事、公民П. В. 戈列涅夫——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军事委员、公民В. С. 叶兰斯科夫——管区粮食委员会代表,以及涉及此案的集团军司令的女婿、公民А. В. 切尔努什金等人被指控组织反革命支部一案的全部指控材料和侦讯获得的实证,认定以下事实:

1. 1921年2月6日,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来到米哈伊洛夫卡镇,他既不去党委会、革命委员会,也不去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军队司令部,而是直接前去乌斯季梅德韦季察。途经阿尔恰金斯卡亚镇时,米罗诺夫在一个有名的富农家过夜,并向执行委员会要了马匹。早晨马匹未能及时准备好。由于对他这样的人物如此漫不经心而盛怒的米罗诺夫,找到村苏维埃,并当着别的公民的面殴打了主席巴雷什尼科夫。在殴打巴雷什尼科夫时,他还说:“怪不得像瓦库林这样一些正直的老革命者都要举行暴动反对共产党内的这些败类,原来一批鞋匠不去干自己的事,却在管理国家。”

2. 2月7日,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恢复苏维埃政权三人小组主席(为此目的由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会同顿河委员会共同派出)发给米罗诺夫一份电话通知,向他通报说:瓦库林匪帮滥用他的名字,明确声称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行动得到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的支持,而从骑兵第2集团军退伍的战士又扬言:米罗诺夫一到就要进行“清洗”。三人小组主席以管区革命委员会和管区党委会的名义建议米罗诺夫写一份告居民的传单,驳斥这种涉及他的名声的恶意诽谤,揭露这类谣言的罪恶用心和挑拨目的,要求在群

众大会上也要贯彻这样的路线。米罗诺夫在回答这封电报通知时说,他对这类谣言并不在意,因为他的名字到处被人们滥用。

3.2月8日晚上,在米罗诺夫住所举行了一次会议,有沃罗帕耶夫、叶兰斯科夫、科丘科夫、戈列涅夫和斯科比年科参加。在这次会上,米罗诺夫提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管理形式,强调目前管理国家的不是人民,而是相反,人民被一小撮人——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等——统治着,这一小撮人不受监督地处理人民的财产和荣誉。顺便米罗诺夫还向与会者暗示党的领袖出身异族,借以点出这样的状态是不稳定和不正当的。为了使自己的意见更有分量和更权威,米罗诺夫还援引了他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的谈话,说加里宁也对现有制度是否巩固心存疑虑。谈到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时,米罗诺夫强调说,对共和国的封锁并未打破,西方国家的工人已对俄国无产阶级弃之不顾,而协约国也还没有放弃干涉,到春天弗兰格尔会在外国人的支持下率领6万人的军队进攻苏维埃政权。接着米罗诺夫还进一步发挥自己的思想,说列宁和托洛茨基已对西欧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感到失望,于是正在把宣传鼓动工作转向东方,以便在那里点燃起革命烽火。米罗诺夫还谈到苏维埃政权在各个哥萨克军辖区的政策,说是要把哥萨克从本是所居住土地上的主人和主宰者的地位下降到从属于人的地位。苏维埃政权的这种政策总的说来,按照米罗诺夫的意见,必然要导致共和国破产,而这一切将在春天或今年秋天发生。在对与会者施加了这样的思想影响之后,米罗诺夫要他们就这个问题发表看法。这些人毫无争议地同意了米罗诺夫的一切论点。在让参加会议的人感染了反苏维埃的情绪以后,米罗诺夫便提议组织“冒险主义者”支部,并提出一开始不要摆脱苏维埃,而是要在苏维埃中工作。这些支部的任务是同共产党员作斗争,并在群众中提倡必须召开立宪会议的主张。为了从技术上保证建立联系和保守秘密,米罗诺夫向与会人员介绍了一种密码,并向每一个人分发了火漆印模和反革命支部的组织关系示意图。在会上,米罗诺夫报告了库班哥萨克的反苏维埃情绪,说他们的一个代表团曾向他抱怨自己的命运。对此米罗诺夫回答说,如果他们举行暴动,他将镇压他们。米罗诺夫当即又解释说,库班人知道他讲的意思不应从字面理解,而是有寓意在其中,因为他任何时候也不会镇压他们。会议结束时,米罗诺夫要求大家严格保守秘密,不向别人谈起这次会议。

2月10日,米罗诺夫前去米哈伊洛夫卡镇参加党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一名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原先曾以管区党委会的名义要求米罗诺夫向居民发布传单,驳斥涉及其名声的卑劣诽谤,于是问起此事。米罗诺夫却有意回避地搪

塞说：“我头疼。”在代表会议上以骑兵第2集团军名义致贺词时，米罗诺夫大谈自己个人的功劳，还说：“我们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而地方上的共产党员却躲在一边，什么事也不干。因此必须进行清党。”米罗诺夫曾两次试图破坏代表会议的进行，但均未成功。在讨论播种运动时，米罗诺夫发言，提议允许人们到相邻省份的自由市场去购买种籽，这个意见受到鼓掌欢迎。在谈及国家的征粮制度时，米罗诺夫愤怒地说，人们用武力夺走农民的粮食。按照米罗诺夫的意见，共产党员应当老老实实承认他们无法使国家摆脱目前的困境，因此必须下台。

在讨论到经济建设的报告时，米罗诺夫发言声称，必须宣布实行粮食自由贸易制。在会上谈到瓦库林时，米罗诺夫不主张把他当作叛徒进行谴责，相反，称之为正直的革命者和共产党员，是由于一些不合格的共产党员的所作所为和苏维埃机关工作不力而被迫举行暴动的。引人注意的是，对所有反对他或持有异议的人，他统统称作“老爷们”。在代表会议上，米罗诺夫利用当地居民对他的信任，把自己同居民对之尚怀有敌意的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对立起来。

2月11日，第2军的部队开始抵达阿尔恰达镇。据派出的情报人员查明，红军战士明白无误地在等待米罗诺夫清洗后方和驱逐混进来的共产党员，以及从根本上建立起新的秩序。形势十分严峻：当地居民中反苏维埃的气氛日渐浓厚。有可靠材料证明，米罗诺夫同他过去曾有过来往的别有背景的可疑人物保持着秘密的联系。

至于其他的与会人员，他们都不否认去米罗诺夫那里参加过会议，因此我认为有必要简单地予以说明：1. C. 沃罗帕耶夫——1919年曾在米罗诺夫指挥的第23师任团长，与第15师师长戈利科夫有联系。沃罗帕耶夫收到有米罗诺夫签名的信，读给什库林听（什库林是米哈伊洛夫卡镇警卫营暴动的参加者），读完随即将信烧毁。所有这些情况确凿无误地说明，沃罗帕耶夫是米罗诺夫手下一名积极的助手。2. И. 科丘科夫——1919年曾在米罗诺夫指挥的第23师任职。收到由阿格耶夫\*（现不知躲在何处）送来的米罗诺夫的信件，在会上读给什库林（什库林因警卫营暴动案件正在受审判）听后，又送给沃罗帕耶夫。3. П. 戈列耶夫——1919年曾在戈利科夫指挥下供职，是米罗诺夫的朋友。4. B. 叶兰斯科夫——1919年曾在米罗诺夫指挥下的第36师\*\*任职。5. 切尔努什金——米罗诺夫的女婿，白军军官，为瓦库林进行过宣传鼓动，曾提议与瓦库林会合。

\* 在385号文件中为“阿夫杰耶夫”。

\*\* 师的番号有误。

综合以上所述,我得出的结论是,米罗诺夫不是一个愿意悔改的罪人,而是一个典型的反革命分子,在哥萨克居民中一再策划暴动,一有合适时机便会十分顺利地重复 1919 年几乎让他付出生命为代价的一段经历。

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主席团 特别任务专员 约费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2 卷,第 554—555 张,原件。)

396

## 米罗诺夫从布特尔斯克监狱 写给加里宁的信

布特尔斯克监狱

1921 年 3 月 30 日

作为党内信件送呈\*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М. И. 加里宁公民

抄送——人民委员会主席 В. И. 乌里扬诺夫;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Л. Д. 托洛茨基;俄共中央主席 Л. 加米涅夫;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

尊敬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公民和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信件(见《真理报》第 61 期)<sup>279</sup>中说:“党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统一的团结一致的军队,是劳动群众的先进队伍,它指导群众的斗争,并领导群众时,要使得落后的能够跟上,而跑得过快的不要脱离那些应当贯彻执行我们的建设任务的广大群众……”

在俄共中央的另一封告全体党员的信件(见《真理报》第 64 期)<sup>280</sup>中,除了其他内容之外,也说到:“事实证明,当我们说到苏维埃共和国生活中和平时期已经来临,所有党组织的任务在于更加深入地走进农村,加强对农民的工作,等

\* 这里和后面用不同的字体表示的词都是米罗诺夫强调的。

等之时,我们走得太匆忙了。党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消灭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倾向……”

这封信最后高呼:“深入群众!……这就是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主要口号。”

在四年来的革命斗争中我没有脱离广大的群众,但是,是落后了,还是跑得太快了,我自己并不知道。现在,坐在布特尔斯克监狱中,心痛如割,情绪沮丧,才感觉到我坐牢和经受苦难正是因为这个口号。

从列宁同志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粮食税的报告(见《真理报》第57期)<sup>281</sup>中,我暂时只摘引一个地方:“但是同时,我们做得超过了理论上和政治上所必要的限度,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我们在鼓动和宣传当中,不应当掩饰这一点。”

我摘引以上的这些段落,是为了问问自己,也问问别人:归根到底,究竟是谁脱离了广大的群众,是谁跑得太快了?

但是,不管我怎样为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反正我已经既不能赶上,也不能等待共产党,以便在新的战线上(这是党的代表大会宣布的),在党的队伍中为人类美好的未来而奋斗了,因为我失去了自由。

您,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在3月23日向铁路和水运工作人员代表大会致祝词(见《真理报》第63期)<sup>282</sup>时说:“苏维埃政权说,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要帮助疲惫不堪和饱受苦难的人们。”

现在正有一个最为疲惫不堪和饱受苦难最深的人们之一,从布特尔斯克监狱,向您恳求这样的帮助。您从今年3月29日人们给我开具的这一份第912号医疗证明可以看到这是事实,其中说:

“兹证明,布特尔斯克监狱犯人Ф. К. 米罗诺夫患有慢性心肌变性(心脏扩大到肉阜,主动脉发生二级杂音),以及严重神经衰弱。”

向您求助的人曾以生命为代价并动用了剩余的全部神经于1920年10月13—14日在肖洛霍沃村附近,从弗兰格尔男爵手中夺得了胜利,但命运之神让他留存了下来,却是为了要他在布特尔斯克监狱继续遭受磨难;向您求助的人曾在一次殊死的搏斗中摧毁了弗兰格尔的依靠巴比耶夫将军,并且进行了巧妙的作战促使马尔科夫师师长伯爵特列季亚科夫将军于10月27日开枪自杀。

向您求助的人曾于1920年10月25日当着您的面在第聂伯河右岸上塔尔诺夫斯科耶村附近号召骑兵第16师的战士在当天夜里就夺占大河对面闪闪发光的大教堂,而到圣诞节之前就已使劳动红旗在塞瓦斯托波尔上空升起。



您曾和骑兵第2集团军一起经历了这个精神高度昂扬的时刻,至于这个骑兵集团军和它的司令米罗诺夫究竟是怎样履行自己的革命职责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1920年12月4日的第7078号命令雄辩地提供了证明。(请注意!)

向您求助的人曾于10月13—14日从弗兰格尔手中夺得了胜利的契机,他曾在那几天内缴获了什库罗将军那绘有狼头(资本家强盗的标志)和“为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俄罗斯”题词的黑色旗帜,并且直接交到您手中,作为政治领袖和红军及其首领之间忠于社会革命的保证!向您寻求社会公正的正是—一个疲惫不堪和饱受苦难的人!

如果您,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到1921年4月15日仍然对此置若罔闻,我将在监狱中进行绝食来结束生命。

如果我真有一丝一毫的负罪感,我会认为活着并给您写这样的信是一种耻辱。我太高傲了,以至不可能同自己的良心做交易。

我的整个多灾多难的一生和18年时间的革命斗争说明,我是不倦地渴望公正,深深热爱劳动人民,绝无私心,而且采用的斗争手段也是光明正大的,目的只在于看到人和人之间实现平等和友爱。

向我提出的指控是骇人听闻的——“在顿河地区组织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而这种无稽之谈的根据竟是: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发起暴动的匪徒瓦库林在传单中借用我在顿河地区的声望,说我率领骑兵第2集团军支持他。

他也同样地提到,说布琼尼同志支持他。

瓦库林是1920年12月18日发起暴动的,而当时我正在乌克兰消灭马赫诺匪帮,关于他暴动的事我是从作战汇报中得知的。除了上述这个管区的暴动以外,类似的暴动几乎同时许多管区发生。不难判断,这些都是在沃罗涅日省的安东诺夫暴动的影响下引发的。

瓦库林说得到安东诺夫的支持是十分自然的,至于提到我和布琼尼同志则是蓄意挑拨。

我不必在这里提及我是怎样度过我生命中意外被赐予的这一年的,以及这一年怎样教会我和使我深信,不但要对暴动敬而远之,而且对暴动想也不能去想。我首先就不是嗜血如命的人,也并无蓄意报复之心,而且四年来直接参加艰苦卓绝的作战也教会了我一点什么。

社会革命的胜利我一直认定是植根于“深入群众!”这个口号之中的。关于这一点我曾经荣幸地于1919年7月30日在致我们尊敬的领袖В. И. 列宁的信

中写到过。这封信\*在1919年10月7日对我审判期间曾引用过。我那时也写到过库拉也夫同志<sup>283</sup>迟了许多时间在《我们的方针》一文(见《真理报》第65期)中所说的话:“应当相应地改变对农民进行工作的方式、方法和对待他们的态度……旧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可能会比敌人的宣传鼓动更加有害。”

生活残酷地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

“深入群众!”这个口号,为了社会革命的利益,我在整个斗争期间从来没有丢掉过,正因为如此,直到我被捕前最后一分钟群众都一直怀着极大的信任感来找我,这也足资证明。

如果现在人们写道(见《真理报》第65期)<sup>284</sup>:“在我们队伍中能够被看作为优秀组织家的应当是这样的人,他能够获得农民群众的最大信任,能够激发起他们最大限度的独创精神,并且能够通过说服教育办好事情而使强制手段显然多余……”,那么我敢断言,我在顿河地区的广大劳动哥萨克和农民中之所以享有威信,正是因为我立足于说服教育,而不是采用强制办法,我恰恰正是强制做法的公开反对者。

由此可知,我不会让人民群众付出新的牺牲,而暴动要付出的代价有多大,我从乌克兰的经验是知道的。

这就是我临终前的忏悔!

人们在临死前是不说谎的,我更是如此。因为我尚未对我的上帝丧失信心。我的上帝体现在我的良知上,正是根据我自己良知的启示,我一生无论对敌人还是对朋友都是始终如一,贯彻始终。

夜晚越是黑暗,星光越是明亮;悲痛越深,距离上帝也就越近!……

我之所以如此痛楚地倾听我的良知的声音,其原因也在于此。

真理是公正无私的,但同时也是严肃可畏的,令人不愉快的,因为真理总要反对邪恶,但它毕竟是真理!……

正是因为依靠真理的庇护,如同在坚固可靠的盾牌的庇护之下,我经受住了沙皇将军们的打击,如今我的希望也在真理身上!……我再重复一遍,这就是我的上帝,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他祈祷,只要灵魂尚未离开我的速朽的躯体,我就不会停止。

我胆敢再重复一遍,我不会详细谈论在我担任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期间所得到的材料,这些材料使我坚决反对任何暴动和它们所造成的悲惨后果。

\* 参见176号文件。

这个方针我曾坚持不懈地在所有群众大会上加以贯彻。我不想断言,我1920年6月6日在米哈伊洛夫卡镇(瓦库林暴动的地点)召开的那一次规模庞大的群众大会上,在从各个村镇汇集来的两千多人的大批白色哥萨克俘虏面前我特别呼吁他们要像火一样害怕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任何暴动(因为根据方面军的命令,为此将要用火来消灭村镇庄寨),未必不是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的哥萨克不支持瓦库林暴动的原因,而是相反,正是这些话促使他们要把暴动赶出顿河军辖区。我重复一次,不想断言,但敢说:这次呼吁力量巨大,所有与会者都会深有感受。

在顿河地区的国内战争期间,白卫军指挥部承认了这个力量,并公开声称,凡是米罗诺夫到过的地方,就不要试图掀起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

他们在自己的报刊上对于这次呼吁的力量是这样说的:“米罗诺夫杆菌一旦发作,就会传染全家……”

可现在,米罗诺夫突然疯了,竟会在自己用四年时间一直号召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地方策划暴动?!……

早在当年,在1920年6月期间,在这个管区曾充满了可燃材料,是原管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叶罗夫琴科(白卫分子,1919年2月初曾被我从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赶到博利绍伊村)、原管区警察局长波列扎耶夫(白卫分子,是叶罗夫琴科和其他人从看守所保释出来而后得以逃逸)的恶劣行径造成的可燃材料。这一切正直的共产党员和公民都了如指掌。

还有区警察局长格里戈里耶夫的行为呢?!他是我规定要进行审查而从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被吓走的,这个格里戈里耶夫在受到追捕时还杀害了人民审判员科瓦廖夫。

关于人民的愤怒和不满的气氛达到何种程度,从下面这一个场面便可以判断出来。

1920年6月4日,我陪同顿河集团军步兵监察长从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乘车去米哈伊洛夫卡镇(必要时可以调查)。农民们在田野上干活……

“米罗诺夫同志,是您吗?……”——一个身材几乎和车篷一样高的农妇大声叫了起来。

“是我!是我!女公民!”

农妇跪到地上,将两臂伸向天空,用绝望的声音喊道:

“米罗诺夫同志,救救人民吧!……”

这种景象那时给我们所有人都留下沉痛的印象。在叶罗夫琴科的领地内,

人们就是这样生活着的!

我想,如果在后来的群众大会上(6月6日和其他时间),——联系到因上述景象更突出地反映出来的地方苏维埃政权代表的所作所为——我号召群众忍受这种邪恶,也许甚至是一种蓄意挑动(我有根据这样想),而要相信:中央的苏维埃政权是同成为劳动群众敌人的思想格格不入的,应不会令人奇怪。同样,我举出上述事件为例,也不应令人感到奇怪。

在1920年6月下半月召开的军辖区党代表会议上,我曾经提到\*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在警察局的庇护下土匪行为有所发展,而且存在发生暴动的可能性,但是人们不但不愿意听我讲的话,而且不让我发言,原因是还有人没有喝够鲜血。(现在这样的人已不在了,只有一个人除外。)请不要认为,我想指控前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的什么人。

现在我谈一谈,是什么原因促使我被关进布特尔斯克监狱。在监狱大墙内回顾往事,我开始看清,围捕我的活动早就在进行。我不准备展开叙述对我来说特别艰难的时刻,但正是在那时我在阿尔恰金斯卡亚镇遇到了在1918年被我抓获的一名白卫分子,他后来又于1918年6月17—18日在斯库里申斯卡亚镇附近逃走,第二次投奔到了克拉斯诺夫将军那里。如今他却成了镇的执行委员会主席(叫什么巴雷什尼科夫),而且对我挑衅地表现出傲慢无礼和蓄意嘲讽的姿态,这使我丧失了心理平衡,把他当做白卫分子、劳动人民的敌人,打了他。

自然,几个小时以后我就深感懊悔。

下面我简要陈述2月8日在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发生的事。我在镇上一共停留了两天,但为了这一点“满足”竟落到坐牢的下场。

管区恢复苏维埃“三人小组”主席斯图卡切夫同志通过直达电报\*\* (谈话记录应存档) 建议我在管区村镇召集一系列群众大会,批驳瓦库林对我的挑拨性谣言。2月8日大会之后的晚上,有五个人来到我那里,其中三个人我非常熟悉,一个人略有认识,另一个人是第一次见到。

处于阿尔恰金斯卡亚事件的影响之下,又受到瓦库林挑拨性传单的刺激,再加上看到沿途村镇庄寨饥荒已经开始,而与此同时我收到人们饱含眼泪和心情悲惨地向我口头抱怨或提出书面申述达几百起(我本想来到莫斯科后送呈给您),特别是当地警卫连代表的叙述(说他们又冷又饿,衣衫褴褛。他们的书面

\* 参见316号文件。

\*\* 参见351号文件。

报告在被捕时被搜走)都使我认定这一切都是引发暴动的易燃材料,于是以为:不仅居民,而且连红军战士也丧失了对当地政权机关和自己红色首长们的信任,一旦他们听到我来到这里,又不知道我的情况,一定会找我寻求帮助。我只好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答应以后帮助他们,只要我一到达莫斯科就能办。

但是,我起程的时间一直迁延下来!……

考虑到顿河地区已经连续发生了四次暴动,安东诺夫的暴动对群众产生了极大的挑动作用,同时沿途一再听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私下抱怨(这种抱怨的声音我很容易听到,因为这些群众和他们的代表人物总是满怀信任地来找我,哪怕甚至只是为了得到精神上的支持,而这种精神上的支持在正常工作的苏维埃机关他们也得到过),更何况我并没有任何犯罪的意图,甚至不可能想到我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想法会构成犯罪,于是我毫不隐讳地谈出了深藏于心中使我深感痛苦的关于面临内部反革命势力威胁的想法,并且认为这一切会比邓尼金、弗兰格尔和全世界资产阶级更加危险。对于我的政治可靠性,对于我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忠贞不渝(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我十分清楚),其实未必会有更加有效的检验。

唉,可惜并非如此!……叛徒犹大早就坐在身边了。关于他所采用的挑拨手法,讲起来都让人恶心。

我从使我深感痛苦和折磨的想法说起,最后声称,如果执政党的政策不去迎合生活的要求,而对于这些要求不作出妥协又是无法消除的,那么到春天就会出现暴动,使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我在自己的报告中引用了列宁同志、季诺维也夫同志、托洛茨基同志等人关于工会作用的讲话中的一些地方,目的并不是为了批评,而是为了说明,所有这一切都会被劳动人民的敌人利用来掀起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民运动。我还提到了俄共中央关于余粮征集制问题的信<sup>285</sup>,把其中的一条同叶伊斯克一个专门外运征集到的粮食的部门制定的强制措施中的一条相对比,说明叶伊斯克的这一条的危害连社会革命最凶恶的敌人也想不出来。我再重复一次,我之所以提到以上这一切是为了说明有些事情对反革命有利。《贫农报》(第885期)<sup>286</sup>稍后一些时候——3月26日——也是这样看的,指出:“个别问题上的分歧,敌人曾力图(我2月8日时写的是‘会力图’)描绘成党的分裂和瓦解的开端。”

再说一遍,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强调目前局势的严重性,必须采取措施防止任何暴动企图。

经过交换意见,强调了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危险性,我作为即将前去向总司令

报到的人员,提出了这样一个计划。他们五人成为一个核心支部,在掌握某些要求(通过研究《苏维埃共和国》\*小册子)之后,再组织若干辅助的支部,以便:

1. 同混入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白卫分子和其他有害分子进行有组织的斗争——通过共产党支部、党和非党的会议和代表会议。

2. 一旦发生暴动、出现无政府状态、同领导机关的联系中断,各支部可成为各地苏维埃政权的依靠和庇护者。

3. 如果协约国唆使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外国武装、弗兰格尔残部威胁莫斯科的安全,那么所有支部率领的志愿者应当根据我的召唤前去拯救中央的苏维埃政权,同时我强调说,最后一项任务是远期的事,也许不会发生。

告密者在审讯时和当面对质时也没有驳斥这一点。\*\*

我只是未能对这样的支部提出明确的定义,但它们的精神内涵是没有疑问的。

《真理报》(第57期)<sup>287</sup>发表的一篇文章《论苏维埃支部》在监狱中向我提示了他们的名称。至今为止只有过共产党的支部……

为了让各个支部更正确地了解自己的工作,我把题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小册子分发给了他们,并答应再多寄一些去。考虑到同以某个粮食代表或其他人体现的地方邪恶势力作斗争不易达到目的,决定由支部秘密地向我通报滥用权利的情况,以便我通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知名的委员来施加影响。这就是在我们之间规定密码的主要原因。正是这一切使我饱受监狱之苦。

这里有哪一点,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提到要在顿河地区策划反苏维埃暴动的意思?如果说我有过错,那么不过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应当在党之外组建了这一个支部。但我要重复说明,联系到当时的危急形势我看不到这有什么犯罪之处。就算有过错,也就是违犯了党的纪律。(而“工人反对派”呢?!)

告密,这是一个令人厌恶的词。有的人听见这个词就感到害怕,有的人则对之十分蔑视,如同听说打冷枪或用匕首从背后行刺一样。对告密者如此厌恶并非偶然,因为这是我们从黑暗的去接受下来的。这种做法造成的结果是,对一个人的指控正如晴空霹雳一般突然从天而降,而告密的人不必证明被告有罪,而被告人则要设法证明自己无罪。

我恰恰正处于这种境况之中,所以请求您使真理能够重现。

\* 指的是基伊的小册子《苏维埃共和国》。

\*\* 参见385号文件。

我原先一心为履行对工农革命承担的义务而同弗兰格尔作战。我正在休息,已经洗刷了我1919年被迫举行发动带来的耻辱。

可是突然,又被关进了监狱。

如果说过去白军未能抓住我并吊死在“干杨树”绞刑架上,尽管如同他们自己的报刊上所说克拉斯诺夫将军曾高悬赏金买我的人头(1918年6月22日是20万卢布,而到8月份就上涨到40万卢布),那么如今我却被一个可疑的工作人员(利欲熏心之徒)为此出卖给了我至亲的政权。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请您看一看逮捕时从我那里搜走的和革命的档案馆中留存的白军的报刊吧,您就会发现叛徒的目的何在。他们怜惜弗兰格尔男爵,怜惜欧洲的资产阶级。

我无法设想,苏维埃政权会听信一个卑鄙的毫无根据的告密者而把自己最优秀的战士之一——“英勇果断的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见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1920年12月4日的第7078号命令)送上断头台。

我不愿相信,卑劣的诽谤竟会比显然存在的我对社会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功绩和作战功绩更为强大有力,比我对它的诚实和忠心更加强大有力。

我不愿相信,卑劣的诽谤竟能遮蔽红旗勋章——这个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象征,我佩戴着它感到无法掩饰的自豪——的灿烂光辉;我不愿相信,受到诽谤的恶毒气息后,荣誉全质武器的利刃会变得暗淡起来,当叛徒的手伴随着他魔鬼般的笑声扼向我的喉头时,金表的分针就会停下来不动。

我不愿相信,一个从苏维埃政权诞生之日(1917年10月25日)第一分钟起就站到它的立场上的老革命者(因赤化而被驱逐出军队的沙皇军官之一),曾迫使卡列金不骚扰工人,并打败克拉斯诺夫和弗兰格尔的老革命者,竟会在监狱里遭受折磨而让敌人对此高兴。

我愿意相信,我将会率领一批红色的团队胜利地开赴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等地,如同我在那倒霉的2月8日向那倒霉的“五人小组”(其中恰恰有奸细)所说的那样。

我怎能抱有这样的希望呢?

首先,在苏维埃政权面前我是全然无辜的。其次,使我备受痛苦而且一直折磨着我头脑的想法如今已为第十次代表大会所承认,为您所承认!

“没有工人和农民的团结一致,胜利是不可能的……革命所依靠的这两支力量正在分解。我们的任务是要把他们重新团结起来、联合起来,以便每一个人都理解到,疲惫不仅威胁着共产党,而且威胁着共和国的全体劳动居民。”(见

《真理报》第63期)<sup>288</sup>我曾一再大力倡导发挥劳动群众的独创精神——见我2月26日的供述\*，到3月22日《真理报》第61期上出现了一篇文章，题为《需要种田人的独创精神》<sup>289</sup>。

我是落后了呢，还是跑得太快了？——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以上所述，联系到“苏维埃政权经济政策的新的转折”（见《真理报》第62期）<sup>290</sup>，联系到“采取坚决接近群众的方针”（见《真理报》第58期）<sup>291</sup>，使我有信心认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将会根据您的报告加速将我释放，因为我不承认自己有任何罪过。

监狱的生活制度对于我因多年的艰苦奋斗而受到损伤的健康状况产生着致命的影响。我正在逐渐虚弱下去。

又是什么帮助我在一个月时间内（从9月5日至10月5日）使骑兵第2集团军不仅拥有了战斗力，而且变得不可战胜呢？要知道，在此之前这个集团军曾两次被击溃，而且又是从共和国全国各地仓促调来的杂乱不齐的人员加以补充的。仅仅是发自内心的真挚的呼声，我就是用这种声音号召击败弗兰格尔的。只有用这样的声音才能引导群众前进。这种声音的回响您可以在我写的回忆文章《弗兰格尔是怎样开始被击溃的？》\*\*中找到，这篇文章也在我被捕时搜走了。

“深入群众！”是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主要口号。

既然这一呼声已经表现为关于允许自由交换、买卖粮食产品和饲料产品的法令（见《消息报》第67期）<sup>292</sup>，那么似乎对于苏维埃政权而言，正该是通过我，作为一名党员和为了党的需要对提出的口号全力贯彻落实，并坚决同群众接近，但是却偏偏不是这样做，而是把我投入了监狱。

这个新的法令把我的回忆文章推向后景，并促使我向您叙述我们火热时代的典型现象。

在逮捕时搜走的文件和资料中，有一批申诉材料。其中说到，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居民迫于饥饿不得不到毗邻的顿河上游管区去（因为那里的偏远的村镇和草原庄寨还有粮食储备），以使用最后一件衬衣换回一块面包救活自己浮肿的孩子，但他们又被肆无忌惮地抢劫一空。当地政权机关的代表采用的办法也很简单。如果他们需要东西，他们就不允许交换，而把东西抢走；如果他们需要粮食，就让人们去交换，等人们上路去交换时，赶上他们，把粮食抢走。

\* 审讯是在2月25日进行的（参见383号文件）。

\*\* 参见342号文件。



被抢劫一空的饥民的苦难和眼泪,迫使我在1921年2月12日的管区党代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并全面地加以阐述,以便能采取措施,既防止面临的饥荒,又制止对饥民的暴虐行为,并且还要获得春播的种子,以免重复秋天因没有种子而使大田无法播种的教训。

我的建议引起了目光短浅的政客们的激烈争辩,并当即指责我有提倡自由贸易的倾向,也就是说,几乎要把我说成是反革命,于是我只好对把我的想法作出过分夸张解释的行动表示抗议。我想,这都记载在会议记录中,足可以再次密报我存在反叛思想。

到底是我落后了,还是我跑得太快了?不管怎样,生活告诉我们,中央政权机关于1921年3月23日通过了关于自由交换、买卖的法令,说明它也转到这样的观点上来了。可是正是因为我的先见之明,现在人们正准备审判我。苏维埃政权取消了强制实行战线,而代之以说服教育战线,而这方面我恰恰强大有力(击溃卡列金、克拉斯诺夫、弗兰格尔),但是我暂时已不可能站到这条生活战线的战士们队伍中去了。

如果斯捷克洛夫同志针对法国资产阶级把四名共产党员投入监狱折磨了十个月(到染上肺结核)以后又宣告他们无罪而提出的愤怒抗议,(见《真理报》第62期),在他的《注定要失败的制度》一文中不是为了凑足行数,而确实是表达愤怒心情的严正抗议,那么,您,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就会理解我的信心,我的恳切希望,因为我认定苏维埃政权不会步法国资产阶级的后尘,不仅不会把我折磨10—12个月(在布特尔斯克监狱有先例),而且甚至不会多关一天,不会使事态发展到让我慢慢饿死,——需知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我要重复您的话:“苏维埃政权说,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要帮助疲惫不堪和饱受苦难的人们”,这样我就会对这些话的神圣不移抱有深切的希望而感到安慰,而我也愿意认为,我正是在为捍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落得疲惫不堪和饱受苦难的人们之一,而首先在我身上这些话应当应验。

苏维埃共和国和它的领导核心俄罗斯共产党还远没有解决自己的伟大任务。克拉辛同志就说:“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着新的道路、新的任务和新的危险。”(见《真理报》第62期)<sup>293</sup>因此,我愿意再次相信,只要把我从诽谤诬陷和不应有的怀疑中解脱出来,还我以信任,如同在击溃弗兰格尔之前一样,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仍会看到我和以前一样仍是一名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坚强斗士。

\* 参见316号文件。

要知道,这样的考验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并不是遥远将来的事!

列宁在讲话中(见《真理报》第57期)说:“结果发现,正如同在整个革命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运动是曲折前进的……”<sup>294</sup>

这些曲折运动的锐角,在1918—1919年,由于愚昧无知但对我而言却又是亲切无比的顿河哥萨克,因受到将军们和地主们的欺骗而被革命力量抛弃,又因为自己政治上的落后而付出了数万人生命的代价和经济上彻底破产,使我心痛不已,而到1920—1921年,在经济严重崩溃的背景下,这些锐角又开始更加令人心痛地损伤着社会革命的命运。现在所有人都已意识到这些锐角的存在;领袖自己也公开承认(就算我即使真正有过错的话,这也是对我的辩解),我们做的超过了理论上和政治上所必要的限度,我们走得过了头;人们表明,要让落到后面的人赶上来,让跑得过快的人不要脱离群众;而且已经说了,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要帮助疲惫不堪和饱受苦难的人们。难道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让诽谤诬陷战胜真诚正直地(即使磕磕绊绊和不断犯错误,有时跑得过快,有时落在后面),毕竟在向共产党的唯一目标——巩固社会革命的事业——前进的人们?!

莫非由骑兵第2集团军写入革命历史的克里米亚作战的光辉篇章,真的将要由于以下一句话而失去它的鲜亮光泽吗?!这句话就是:“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因受谗言陷害而饿死在布特尔斯克监狱之中。”

绝不应当有这样的可耻一页,让被我打倒的克拉斯诺夫将军和弗兰格尔将军,以及军人大会主席哈尔拉莫夫为此兴高采烈。

仍然坚信真理的原红军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  
共产党员 **Ф. К. 米罗诺夫**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6号全宗,6号目录,1号案卷,第268—273张,米罗诺夫签名件;第209—246张,打字件。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2卷,第558—566页;第7卷,第133—142页。均为米罗诺夫签名件。)

397

## 附在米罗诺夫信件上的送件单

1921 年 4 月 1 日

送专案第 16 科科长

送去关押在布特尔斯克监狱的原骑兵第 2 集团军司令 Ф. К. 米罗诺夫写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同志的信。米罗诺夫于 3 月 31 日在监狱中将信交付给我时,请求报告捷尔任斯基同志允许寄发收件人。

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协理员 班加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2 卷,第 557 张。签名件。)

## 第七编附录

398

米罗诺夫的手稿：  
《经赦免而幸存的一年》

[不早于 1921 年 3 月 26 日]\*

---

\* 日期系根据内容确认。

我的全部不幸在于,我带有沙皇军官的印记,但生活又是怎样折磨了他……  
一个农妇的儿子……

经赦免而幸存的一年(1919年10月8日至1920年10月8日)\*

11月1日去下诺夫哥罗德看望病中的妻子。

萨拉托夫—鲍里索格列布斯克。

1919年12月15日,和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的巴罗夫及萨维利耶夫一起巡视霍皮奥尔和乌斯季梅德韦季察两个管区。\*\*

1920年1月15日前回到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参加共产党。

1920年1月15日前,代表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去莫斯科出席全俄哥萨克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推迟举行。

在代表大会之前去下诺夫哥罗德看望妻子,在那里于2月8日患了伤寒。4月病愈。在妻子帮助下回到罗斯托夫。

起初受到信任——5月1日工厂里的几次群众大会。

5月份的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会议,会上兹纳缅斯基因方面军代表的提法“顿河地区被占领……”而发火——(占领)不对,是解放……

科皮亚特克维奇:有七个人希望顿河地区发生暴动,以便进行血洗……

李可夫同志来到。和他一起开会,会上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司尔佐夫提到,要把兹纳缅斯基、科皮亚特克维奇、米特罗法诺夫、米罗诺夫调走。\*\*\*\*

李可夫同志向莫斯科发了电报。司尔佐夫离去(注意)。离开的还有拉林、罗加乔夫,但是博尔迪列夫留下未动。嗜血的人们。

5月末在顿河地区巡视,直到卡拉奇和更远一些地方。在庄寨,以及克列茨卡亚、拉斯波平斯卡亚、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等镇召开的群众大会。警察:马卡罗夫、格里戈里耶夫、波列扎耶夫、拉耶夫斯基、叶罗夫琴科。

和顿河军队步兵监察长一起从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乘三套马车去米哈伊

\* 刊印时保留了原文本的缩略语、省略号和文字排列特点。

\*\* 参见310号文件。

\*\*\* 参见311号文件。

\*\*\*\* 参见注释225。

洛夫卡。

“米罗诺夫同志，救救人民吧！……”（注意）

管区代表大会……在米哈伊洛夫卡召开的哥萨克俘虏群众大会……由党员和非党员一致推选参加管区执行委员会和军辖区代表大会。<sup>\*</sup>

军辖区代表大会选举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时，在共产党党团内就拉耶夫斯基的候选资格问题发生一场风波。完全破坏了宪法原则。

再次不受信任……鼠疫防治委员会……<sup>\*\*</sup>国营农场收成统计委员会……农民大田的播种。

令人烦闷……报纸发出警报说“去打弗兰格尔！……”逃往前线（我呈交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申请书）。托洛茨基同志的电报。<sup>\*\*\*</sup>

被任命为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确实如此！）……工作一个月……

克里米亚时期……

同马赫诺作战……<sup>295</sup>

召回莫斯科——12月4日的第7078号命令。<sup>\*\*\*\*</sup>没有接替者……<sup>\*\*\*\*\*</sup>移防高加索……

十天假期……逮捕……逮捕原因。

《贫农报》第885期：——3月26日重复我2月8日说过的话——“敌人曾力图（……会力图）把在个别问题上的分歧描绘成党的分裂和瓦解的开端……”<sup>296</sup>（我曾引用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列宁及其他人12月31日在大剧院关于工会作用的发言，<sup>297</sup>说“所有这一切都对白卫分子有利！”）

作为情况通报。建议为库班的粮食征集由中央承担责任……

阅读俄共中央的信和了解叶伊斯克分部的强制措施（“没有使经济崩溃，”——于是——“就完了”）<sup>\*\*\*\*\*</sup>……

关于社会保障的专门法律，但与此同时——流放65岁的老人，搞不好还会枪决……为了粮食征集……

\* 参见316号文件。

\*\* 参见318号文件。

\*\*\* 参见319号、321号文件。

\*\*\*\* 参见337号文件。

\*\*\*\*\* 参见341号文件。

\*\*\*\*\* 原文如此。

普列汉诺夫论专政和法令……

(可充当见证人的有：叶富尼、波格列博夫、德鲁扬、库兹涅佐夫、斯塔里科夫、第2集团军的一些师长和政委及整个集团军。)

在罗斯托夫，库兹涅佐夫指出了四个管区\*——黑色旗帜……

关于摧毁村镇和庄寨的命令——心中发痛！……

面对群众的信任，面对能强调表明对苏维埃政权绝对忠诚的大量申诉，奸细斯科比年科的指证算什么？

有了这样的权利，谁也无法……\*让人们注意关于斯捷潘·拉辛的歌词：“要知道，命运的安排就是如此……”（1920年10月12日）

我的生活是一本翻开的书，从中劳动群众学会仇恨和斗争……从中他们理解到关于平等和友爱的伟大训诫的真正含义，从中他们学会珍惜和热爱真正的真理、公正、荣誉……（摘自马卡罗夫关于第23师的报告）

回忆托洛茨基1919年11月19日演说中提及“人民领袖”的话（12月14日给第13军军长）。\*“贫困的人民完了：如此爱他们的那个人被杀死了！！”——这是一个法国农妇得知罗伯斯比尔死讯后发出的绝望的呼号，也是历史学家们（布朗、阿迈利、布隆涅曼）在描述法国资产阶级的令人气愤的行为（热月9日）时引用的呼号。

“米罗诺夫同志，救救人民吧！……”——这是米哈伊洛夫卡一位农妇在1920年6月4日发出的呼号。谁敢怀疑说这样的呼唤不是只能出自对人民的热爱？！还有数百件各种各样的申诉和请求送到马车车轮前？！

群众在我到达顿河地区时，作出这样的朝拜之举难道不是出于对“某人”的热爱和对“某人”的爱戴？

但是，罗伯斯比尔死于反革命之手，而我则将被我为之奉献出生命的革命所杀死！……而且还是由于斯科比年科等反革命分子的诽谤陷害所致——命运真是作弄人。

形势迫使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决定用实物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并容许自由贸易的思想存在，只是用“交换自由”一词代替“贸易”的概念。（对于小农而言，我在1919年7月30日给列宁的信中就谈过这一点。\*\*列宁在关于实物税的报告中有许多话使人想起我在那封信中写的内容，——见3月15日的会议。）：

\* 原文如此。

\*\* 参见176号文件。

“一系列专门的过渡措施……”等等。

“我们需要适应中农的经济(这种经济我们用了三年时间都未能将其制服)来建设我们的国家经济。”

1919年的审判把米罗诺夫认定为典型的中农。(当时是一种犯罪)见《真理报》和《消息报》第57期……<sup>298</sup>

2月8日我讲到有可能出现无政府状态以后,发生了喀琅施塔得事件。后来又得知有波兰—罗马尼亚—法国结盟的事。福煦在贝尔格莱德正在重组弗兰格尔的残部。

1921年3月26日的《真理报》第65期上《我们的方针》一文:放在首位的是“独创精神”<sup>299</sup>……关于这一点我一直在讲,而且在2月26日告诉了侦查员。接着是:“在我们的队伍中能够被视为优秀组织家的,应当是这样的人,他能够获得农民群众的最大信任,能够激发他们最大限度的独创精神,并且能够通过说服教育办好事情而使强制手段显然多余……”

就在这一期的报纸上还引用了罗曼·罗兰的话……<sup>300</sup>

在米罗诺夫案件的侦讯中应予披露的文件。

12月初我从沃尔诺瓦哈车站发出的12月“ ”日给拉斯波平斯卡亚镇人的信。<sup>\*</sup>我从那里发出给佩列拉佐夫斯基村人、新察里津斯基村人<sup>\*\*</sup>和科丘科夫<sup>\*\*\*</sup>的信。

2月8日在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收到的阿夫杰耶夫关于敌人的信。

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警卫连递交给我的关于饥饿和寒冷情况的请愿书。

阿格耶夫和库兹涅佐夫寄到沃尔诺瓦哈车站关于向苏维埃政权为人民请愿的信(用蓝墨水写的)——是我谈话的结果。

红军战士家属控告C.镇主席A的请愿书。<sup>\*\*\*</sup>阿尔恰金斯卡亚镇人民审判员也是控告他的申诉书。

塔拉鲁欣关于平斯克同志及其危害行为的便函。<sup>\*\*\*\*</sup>

\* 这封信是12月10日寄出的(参见338号文件)。

\*\* 指米罗诺夫给新察里津斯基村居民的信(参见339号文件)。

\*\*\* 参见340号文件。

\*\*\*\* 参见383号文件。

博尔坚科的信。

2月8日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群众大会的提纲。<sup>\*</sup>

2月7日同三人小组主席斯图卡切夫直达电报交谈。<sup>\*\*</sup>

来自新察里津斯基村的信。(致令人鼓舞的战士……)

因共和国骑兵监察长来沃尔诺瓦哈车站视察而向全军发布的命令。

向全军发布的告别命令。

有关俄共中央通告信的资料和余粮征集事务叶伊斯克分部的强制措施。

“占领”——在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一次会议上用红墨水所做的记号及其原因。<sup>\*\*\*</sup> 参加红军的申请。

摘自我关于克里米亚时期的回忆文章——《1920年10月14日那一天》。<sup>\*\*\*\*</sup>

关于克里米亚胜利的历史意义向南方面军发布的命令——在回忆文章中……用以评价我为共和国建立的作战功绩。

伏龙芝关于骑兵第2集团军自我牺牲精神的命令。(在回忆文章中)

1920年3月或4月关于摧毁暴动的村镇庄寨而向高加索方面军发布的命令——我的主旨是,保护哥萨克和农民避免这一个对于他们以及对于共和国都会造成致命伤害的步骤。

摘自白军报纸上的《犹大》一文——500万卢布(红色的)。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12月4日的第7078号命令(克里米亚时期)。<sup>\*\*\*\*\*</sup> 关于颁发红旗勋章和荣誉武器的奖状。<sup>301</sup>

博加耶夫斯基将军1919年2月6日关于遇到米罗诺夫匪帮时随即退却的命令。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游击队员——“顿河浪潮”。

马卡罗夫和库久别尔金的报告——关于我的天性和心灵。<sup>\*\*\*\*\*</sup>

关于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1919年11月19日会议的总结报告(托洛茨基同志的发言)。

\* 参见353号文件。

\*\* 参见351号文件。

\*\*\* 参见注释225。

\*\*\*\* 参见342号文件。

\*\*\*\*\* 参见337号文件。

\*\*\*\*\* 参见195号,242号文件。



与1919年审判相关联的关于顿河地区工作的提纲。\*

《红色哥萨克》一文——切尔诺莫尔采夫著。\*\*

阿尔图西和娜佳的诗作(“不要说,你累了……”)\*\*

拉斯波平斯卡亚镇哥萨克拉宾为击溃弗兰格尔而写的诗(“我呼唤你去哪里……”)

《致米罗诺夫的战士们》——杰米扬·别德内著。\*\*\*\*

摘自克拉斯努什金关于1919年内对复员退伍哥萨克的影响的报告。\*\*\*\*\*

女儿关于挨饿的信。\*\*\*\*\* 1919年7月30日给列宁的信,在1919年案卷中。\*\*\*\*\*

[文件上的批注:]“专案第16科。4月17日。送普济茨基。”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7卷,第125—131张。  
米罗诺夫手书件。)

## 399

### 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专案第16科 对米罗诺夫及其同谋一案的结论

1921年8月13日

1921年8月13日,我,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处专案第16科协理员科佩洛

\* 参见271号文件。

\*\* 参见172号文件。

\*\*\* 这句话被米罗诺夫删去(参见411号文件)。

\*\*\*\* 米罗诺夫用这首诗作为自己所写《击溃弗兰格尔的开端》一文的结尾(参见342号文件)。

\*\*\*\*\* 参见156号文件。

\*\*\*\*\* 这句话被米罗诺夫删去(参见411号文件)。(疑应参见421号文件。——译者)

\*\*\*\*\* 参见176号文件。

夫,审阅了指控Ф. К. 米罗诺夫组织反革命支部,旨在推翻共产党一案。涉案人:Ф. К. 米罗诺夫——48岁,原骑兵第2军军长,出身于顿河军辖区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哥萨克;С. В. 沃罗帕耶夫——34岁,顿河军辖区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拉斯波平斯卡亚镇革命委员会主席,出身于顿河军辖区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拉斯波平斯卡亚镇切林村哥萨克;И. С. 科丘科夫——29岁,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统一消费合作社理事会理事,出身于顿河军辖区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哥萨克;И. В. 戈列涅夫——35岁,乌斯季梅德韦季察市军事委员会代理军事领导人,出身于顿河军辖区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普里利夫基村哥萨克;В. С. 叶兰斯基——41岁,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粮食特别委员会代表,出身于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叶列茨卡亚镇哥萨克。

1. 经就此案进行的侦讯查明:根据今年1月20日向高加索方面军军队发布的第160号命令第1条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去年12月4日的第7078号电报,并向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请假十天,原骑兵第2军军长米罗诺夫于2月6日前去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途经米哈伊洛夫卡镇时,不去党委会,不去革命委员会,也不去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军队司令部,而是在阿尔恰金斯卡亚镇一个富农家过夜,并向执行委员会要了马匹准备第二天早晨继续上路。2月7日早晨,米罗诺夫因马匹未能按要求时间准备好,前去阿尔恰金斯卡亚镇执行委员会,当着一些公民的面打了执行委员会主席巴雷什尼科夫同志。在殴打执委会主席巴雷什尼科夫同志时,米罗诺夫同时还说:“怪不得像瓦库林这样一些老的革命者都要举行暴动反对共产党内的这些败类,原来一批鞋匠不去干自己的事,却在管理国家。”

2. 2月8日,在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召开了群众大会,在会上发言时米罗诺夫竟赞扬土匪瓦库林。当晚,在米罗诺夫住所举行了一次会议,参加的有沃罗帕耶夫(1919年曾在米罗诺夫指挥的第23师任团长)、叶兰斯科夫(1919年曾在米罗诺夫指挥的第36师任职)、科丘科夫(1919年曾在米罗诺夫指挥的第23师任职)、戈列涅夫(1919年曾在戈利科夫指挥的部队任职,是米罗诺夫的朋友)。在这次会议上,米罗诺夫提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管理形式,强调说目前管理国家的不是人民,而是相反,人民被一小撮人: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等等统治着,这一小撮人不受监督地处理着人民的财产和荣誉。顺便米罗诺夫还向与会者暗示党的领袖出身异族,借以点出这样的状态是不稳定和不正当的。为了使自己的意见更有分量和更具有权威性,米罗诺夫还援引了他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的谈话,说加里宁也对现有制度是否巩固

心存疑虑。谈到苏维埃共和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时,米罗诺夫强调说,对共和国的封锁并未打破,西方国家的工人已对俄国无产阶级弃之不顾,而协约国也还没有放弃干涉,春天弗兰格尔会在外国人的支持下率领6万人的军队进攻苏维埃政权。接着米罗诺夫还进一步发挥自己的思想,说列宁和托洛茨基已对西欧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感到失望,于是正在把宣传鼓动工作转向东方,以便在那里点燃起革命烽火。米罗诺夫还谈到苏维埃政权在各个哥萨克军辖区的政策,说是要把哥萨克从本是所居住土地上的主人和主宰者的地位下降到从属于人的地位。苏维埃政权的这种政策,总的说来,按照米罗诺夫的意见,必然要导致共和国破产,而这一切将在春天或今年秋天发生。在对与会者施加了这样的思想影响之后,米罗诺夫要他们就这个问题发表看法。这些人毫无争议地同意了米罗诺夫的一切论点。在让与会的人感染了反苏维埃的情绪以后,米罗诺夫便提议组织一个支部,并提出一开始不要摆脱苏维埃,而是要在苏维埃中工作。这些支部的任务是同共产党员作斗争,并在群众中提倡必须召开立宪会议的主张。为了从技术上保证建立联系和保守秘密,米罗诺夫向与会人员介绍了一种密码,并向每一个人分发了火漆印模和反革命支部的组织关系示意图。在会上,米罗诺夫报告了库班哥萨克的反苏维埃情绪,说他们的一些代表团曾来向他抱怨自己的命运。对此米罗诺夫回答说,如果他们举行暴动,他将镇压他们。米罗诺夫当即又解释说,库班人知道他讲的意思不应从字面上理解,而是有寓意在其中。因为他任何时候也不会镇压他们。会议结束时,米罗诺夫要求大家严格保守秘密,不向别人谈起这次会议。

3. 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恢复苏维埃政权三人小组主席曾发给米罗诺夫一份电话通知,向他通报说:瓦库林匪帮滥用他的名字,明确声称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行动得到米罗诺夫的支持,而从骑兵第2集团军退伍的战士则扬言:米罗诺夫一到就要进行“清洗”。为此,请求他写一份告居民的传单,驳斥这种涉及他的名声的诽谤,揭露这类谣言的罪恶用心和挑拨目的,在群众大会上也要贯彻这样的路线。米罗诺夫在回答这份电话通知时说,他对这类谣言并不在意,因为他的名字到处被人滥用。

4. 2月10日,米罗诺夫前去米哈伊洛夫卡参加党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一名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原先曾以管区党委会的名义要求米罗诺夫向居民发布传单,驳斥涉及其名声的卑劣诽谤,于是问起此事。米罗诺夫却有意回避地搪塞说:“我头痛。”在代表会议上以骑兵第2集团军名义致贺词时,米罗诺夫大谈自己的功劳,还说:“我们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而地方上的共产党员却筑起了安

乐窝,什么事也不干。因此必须进行清党。”米罗诺夫曾两次试图破坏代表会议的进行,但均未成功。在讨论播种运动时,米罗诺夫发言,提议允许人们到相邻省份的自由市场去购买种籽。在谈及国家的征粮制度时,米罗诺夫愤怒地说,人们用武力夺走农民的粮食。按照米罗诺夫的意见,共产党员应当老实承认他们无法使国家摆脱目前的困境,因此必须下台。

在讨论到经济建设的报告时,米罗诺夫发言声称,必须宣布实行粮食自由贸易制。在会上谈到瓦库林时,米罗诺夫不主张把他当作叛徒进行谴责,相反称之为正直的革命者和共产党员,说他是由于一些不合格的共产党员的所作所为和苏维埃机关工作不力而被迫举行暴动的。引人注意的是,对所有反对他或持有异议的人,他统统称为“老爷们”。在代表会议上,米罗诺夫利用当地居民对他的信任,把自己同居民对之尚怀有敌意的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对立起来。

2月11日,骑兵第二军的部队开始抵达阿尔恰达镇。据派出的情报人员查明,红军战士明白无误地在等待米罗诺夫清洗后方和驱逐混进来的共产党员,以及从根本上建立起新的秩序。形势十分严重:当地居民中反苏维埃的气氛日渐浓厚。有可靠材料证明,米罗诺夫同他过去曾有过来往的别有背景的可疑人物保持着秘密的联系。

根据以上所述,并考虑到以推翻共产党为宗旨而把“冒险主义者”组织起来并非米罗诺夫的第一次冒险活动,拟建议对被告米罗诺夫采用极刑。

对于组织“冒险主义者”支部的会议参加者:沃罗帕耶夫——俄共(布)预备党员、叶兰斯基——俄共(布)预备党员、科丘科夫和戈列涅夫——俄共(布)预备党员,他们担任重要职务,却隐瞒会议性质,而且自1919年起就了解米罗诺夫的冒险活动,拟判处集中营监禁各二年。

对于为土匪瓦库林进行宣传的A. B. 切尔努什金——米罗诺夫的传令官,是1920年被红军俘虏的白军军官——拟判处集中营监禁二年。对于被告米罗诺夫被捕的妻子H. B. 米罗诺娃,因缺乏指控证据,拟根据需要限制其不得离开阿尔汉格尔斯克省,以防止她万一进行恶意宣传会对顿河军辖区的哥萨克造成极大的影响,因为米罗诺夫的名声在那一带十分显赫。

说明:Ф. К. 米罗诺夫关押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内部监狱。С. В. 沃罗帕耶夫、И. С. 科丘科夫、П. В. 戈列涅夫、В. С. 叶兰斯科夫和А. Б. 切尔努什金关押在弗拉基米尔市,Н. В. 米罗诺娃现在阿布里科索夫斯克产院。

[普济茨基的批示:]科佩洛夫同志

1. 米罗诺夫已枪决;2. 要对其他被告写出判决书。8月23日。普济茨基。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7卷,第171—172张。  
原件。)

400—401

## H. B. 米罗诺娃就宣布绝食 从监狱发出的申诉书

1921年5月18日—7月19日

400

1921年5月18日

送全俄肃反委员会专案科侦查员班加

申诉书

请您关注我的申诉,因为它涉及我的生死问题。

我怀孕已七个月了。被捕坐牢已四个月。监狱的生活条件对于我本已衰弱的身体产生着危害。

为丈夫Ф. К. 米罗诺夫(原红军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关于他的命运我一无所知)的担忧使我遭受严重的精神折磨,每天又吃不饱(没有人寄物品给我),而最主要的是我确知在苏维埃政权面前自己是完全无辜的。这一切迫使我向您提

出将我释放的要求,或者传唤我作私人谈话,或者查清我的情况,期限是到今年5月25日为止。

如果在这段时间内什么也不能查明,我将于5月25日宣告绝食,尽管我有孕在身也将这样做,因为与其继续忍受我在关押的三个半月时间内每天都忍受的一切,我认为还不如死了好。

同时附上关于我怀孕和身体状况的证明。

娜杰日达·米罗诺娃

[侦查员班加的附言:]送加里宁同志。此案由侦查员普济茨基负责。“米罗诺娃的过错在于她否认自己的丈夫有罪,认为他的行为从自己的观点看是正当的。我以为,对她这样怀孕的人,应当提供孕妇所需要的条件,班加。6月7日。”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7卷,第158张。作者手书件。)

401

1921年7月19日

送布特尔斯克监狱\*监狱长

申诉书\*\*

由于我已有八个月的身孕,决定向您提出请求。我被捕至今已经第六个月,可是自2月份至今我不曾接受审讯,也不知道我的案件和我丈夫(原红军骑兵

\* 布特尔斯克监狱由莫斯科省肃反委员会管辖,这从文件收发登记印戳可以得到证明。

\*\* 申诉书上有“洗衣房女犯呈”字样。

第2集团军司令)的案件由谁经手办理。我是因为我丈夫的事而被捕的,关于他的命运我也一无所知。请告诉我,难道在苏维埃俄国真允许把一个怀孕到第九个月的妇女关押差不多六个月吗?我恳切请求您打电话给全俄肃反委员会侦讯部部长费尔德曼同志,查清我的情况。我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受尽折磨。在莫斯科我没有亲人,我是外地人,没有人送东西给我。营养不良和精神痛苦使我衰弱不堪。再过一个月孩子就要出世了。我不能不考虑未来。看在我未来孩子的面上,请帮帮我。我曾不计其数地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过申诉,但没有回音。如果您也对我的命运不予置理,那么我不得不宣告绝食,因为这样继续遭受苦难,又不知道究竟为了什么,还不如死了好。<sup>302</sup>

Н. 米罗诺娃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7卷,第146张。作者手书件。)

402

## 协理员鲍里索夫关于释放 米罗诺娃送呈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专案 第16科科长普济茨基的专题报告

1922年1月11日

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专案第16科侦讯股目前正在处理的第8382号案件指控的有以下公民:Ф. К. 米罗诺夫、Н. В. 米罗诺娃、А. Б. 切尔努什金、С. М. 舍默、П. М. 皮先科、А. С. 舍默、С. В. 沃罗帕耶夫、И. С. 科丘科夫、И. В. 戈列涅夫、和 В. С. 叶兰斯基。后面七人已经获释<sup>303</sup>,其中沃罗帕耶夫、科丘科夫、戈列涅夫和叶兰斯基经全俄肃反委员会机要部通过决议释放,А. 舍默、皮先科和 О. 舍默根据专案第16科的判决释放;切尔努什金经全俄肃反委员会机要部决定判处集中营监禁一年;Ф. К. 米罗诺夫判处极刑。目前此案只剩下一名被告

H. B. 米罗诺娃未获判决,专案第 16 科也未作出决定。

从 1921 年 12 月 12 日来自统计登记处的资料可以看出,从 1921 年 8 月 28 日起米罗诺娃就被押在产院妇婴保护科,后来我与沙宁同志直接交谈得知,米罗诺娃并未在产院被看管,至于由何人决定释放他并不知道。无论统计登记处还是沙宁同志那里都没有作出过释放她的决议。此外,沙宁同志告诉我,米罗诺娃获释后曾带了阿尔图佐夫同志的便函来找他,其中要求把逮捕时抄收的物品归还她,他便遵照执行了。

总起来看,米罗诺夫等人的案件曾从第 16 科转归阿尔图佐夫同志处理,但不久后又送了回去。

兹通报以上情况,请您指示,下一步对这个案件如何处理。<sup>304</sup>

协理员 A. 鲍里索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7 卷,第 207 张。原件。)

## 403

### 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关于停止米罗诺夫 案件的会议记录摘抄

1922 年 2 月 11 日

听取内容:涉及被指控进行反革命活动的 Ф. К. 米罗诺夫、H. B. 米罗诺娃、A. C. 舍默、С. М. 舍默、П. М. 皮先科、С. В. 沃罗帕耶夫、И. С. 科丘科夫、П. В. 戈列涅夫、B. C. 叶兰斯科夫、A. Б. 切尔努什金的第 8382 号案件。该案被捕者已无人。<sup>305</sup>

鲍里索夫同志的报告业经温什里希特同志批准。

决议:案件停止进行,材料归档。



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秘书 [签名无法辨认]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 秘档第 H-217 号, 第 7 卷, 第 184 页。摘抄为原件。)

## 第八编

## 米罗诺夫个人生活摭拾

404

米罗诺夫关于自己同  
苏耶京科娃的世俗婚姻呈交特别法庭  
庭长波卢扬的申请书

1919年9月29日

送呈特别侦讯委员会主席波卢扬同志

申请人 公民米罗诺夫,第19号囚室  
申请书

今年7月20日,我经由萨兰斯克市第二地段民事法官同我妻子、娘家姓克里沃娃的С. П. 米罗诺娃,办理了离婚手续。她和子女的生活费用由我承担。

根据目前情况,请求您,主席同志,通过电话向民事法官询问,能否按照法令规定于两个月以后发给我离婚证明,以便我在他答复的基础上经法庭允许,在判决前正式确认我同娜杰日达·瓦西里耶夫娜·苏耶京科娃的世俗婚姻关系,并给即将出生的婴儿取名。

她本人业经侦讯委员会召唤来巴拉绍夫。

公民 米罗诺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 秘档第 H-217 号, 第 2 卷, 第 576 页。作者手书件。)

405— 414

## 苏耶京科娃写给米罗诺夫的 诗作和信件

1918 年 11 月—1919 年 8 月

405

### 我的祈祷词

鲁德尼亚市

1918 年 11 月 14 日

它, 隐蔽而无法看见的,  
它, 存在而又无法捉摸的,  
它, 弯曲蜿蜒,  
悄悄地走到近旁——  
它, 潜入心灵,  
在那里躲藏下来……  
奇迹……出现了:  
不知是何原因,  
心灵苏醒了——  
突然一阵震颤, 心灵又冻结了,  
害怕了吗?  
不……

这里恐惧无地容身，  
因为欢乐到处荡漾，  
像是一个不速之客，  
它突然降临，——爱情。

406

## “我爱你，就像……”

1919年1月8日  
早晨6时

献给他，我的菲利普：

我爱你，就像爱太阳，  
它通过打开的窗口，  
明朗地照到我们脸上。  
我爱你，就像爱清风，  
它在草原把小草微微拂动，  
把清新的空气吹到我们脸上。  
我爱你，就像爱波浪，  
在小河中川流不息，  
一面闪着微光，一面潺潺作响，  
濯洗着我们的双足……

我爱你，如同人们热爱  
自己光明的幻想：  
但愿更加幸福，但愿有更多的生活，  
但愿生活比林中的鲜花更加艳丽无比。

他的娜佳

1919年1月10日

16时45分

在加卢什金村

想到前去萨拉托夫时

我爱你,就像:  
星星热爱明朗的月亮,  
我爱你,就像:  
清风热爱清纯的波浪。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2 卷,第 94 页。打字件。)

407

## 题为《给我无限热爱的菲利普……》的信

1919年2月4日 5月18日

1919年2月4日,娜久罗奇卡从库梅尔任斯卡亚镇前去萨拉托夫,转给我一封信,信封上面题写着:“给我无限热爱的菲利普”。\*

“库梅尔任斯卡亚镇。我热爱的、我的光辉明亮的菲利普。我走了。我没有看到你。但是,灵魂、头脑、心脏,都充满了你。而我心情轻松。之所以轻松,是因为我知道,你尽管事务繁忙,还有许多其他事情要思考,但毕竟还记着我。

如果我竟失去了对你的信任,还是不要活在人世为好——这我以前就对你

---

\* 这两封信看来是由米罗诺夫用打字机连起来打在一起的,文件的最初几行可以说明这一点。

说过,而且还是在最初相会的日子里。这种信任在我身上存在,我就会活着。

你是我的太阳和欢乐。难道我们会互相忘记对方。你说:“你认识我一共才几个月。”可是这又怎样……难道这样短暂的时间就能减少一点点我们在一起经受的事情,特别是我所经受的事情所产生的力量。你的妻子和你在一起生活的日子当然比我更长,然而为了这一切对她只是尊敬。而对我则是耻辱。不过我也并不怕这种耻辱。我将会居高临下地看待所有人,会自我封闭起来,咬紧牙关坚持住。为了你,我放弃了一切交往,也许我还失去了家庭。但是我决不为此而责备你。不仅两年以后,如你所说,我不会忘记你,就是再过多少年也不会。你了解自己,我也了解自己。我想的只是:偶尔照到你头上的太阳光能让你回想起我的爱抚;当你抚爱你儿子时,你会想起我们两人曾经向往过的儿子,而在失眠之夜,你会想起曾经被你称为小妻子的那个女人。如果说当你得知你曾经付出辛勤劳动培育的果园被人砍掉而感到痛心,甚至会大哭一场的话,那么,在我们心灵中……\*培育起来的果园一旦遭到摧残,我们又该有多么痛苦呢!

亲爱的,我爱你是没有止境的,既明朗,又自豪:我并不需要你的怜悯和同情。如果你回到家里,发现家庭对你而言比我更加亲切,那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只需要再看到你一次。尽管我会十分苦恼,但不必管它,不需要你为之操心。还要记住一点:我爱你,我不想把你分一部分给别人,也做不到;我为你的家庭深感苦恼,不管我要付出多大代价我也不会同意在他们的不幸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幸福。另外,我还希望你更多地享受你目前的光辉灿烂的时日。这是你的节日。但愿这节日能是没有止境的……当我昨天看到纵队在行进,我竟欣喜若狂,并不是因为我成了这个历史性时刻的亲历者,而是为了你的欢乐而欣喜,因为历史只记述事实,推出历史运动的领导人,但是谁也无法记述你的心情,你把自己的身心全部投入了这一事业,并终于看到了它的果实……愿上帝保佑你和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在你们的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而力量你们有的是;我知道,你们都是非凡卓越的人。更加大胆地干吧。你的娜佳。你一召唤,我立即会来。吻你,同时我已在想我该怎么回去。

如果我将怀有你的孩子,你要知道:这将是我的幸福和不幸,痛苦和欢乐,我的耻辱和我的骄傲。我将尽一切力量把他培养成无愧于自己光荣的父亲的合格

• 这里和后面的省略号都是原有的。

\*\* 看来指的是 A. Г. 戈利科夫。

的儿子,即使你离开了我也是一样。

我记得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样的话:‘生活给人安排了一个狡黠的陷阱:对未来一无所知,而对过去追悔莫及。’难道我和你不正是处于这样一个陷阱之中吗……你的娜佳。”

“亲爱的菲利普(1919年5月18日),听到这些消息你无论如何不要意气消沉;相反,对于自己被赶走要忍耐克制,而且要精神昂扬。要坚定地相信自己的使命,并耐心地等待自己的时刻到来。而这一时刻必将来临。种种迹象说明,顿河地区正在形成这样一种局势,即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才能拯救这个地区,而这一点只有你能够做到,因为居民仍然相信你,并且看出无赖们对你采用的是什么样的政策……”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2 卷,第 94—95 页。打字件。)

## 408

### 给红军战士(献给米罗诺夫)

卡尔波沃—奥斯特罗夫斯卡亚镇

1919年2月24日

同志们,动作要快,  
起床,穿好衣服,  
枪支齐备,  
准备出发!

你们应当知道,  
战斗会激烈残酷,  
但是为了土地和自由意志,  
就是献出生命,我们也甘之如饴。

胆小鬼无比可耻，  
懦夫将一生痛苦，  
消极冷漠的人无人尊敬——  
他们像敌人一样应当受死。  
为了土地，为了自由意志，  
为了更美好的生活，  
为了依然贫困的人民，  
你们要前进，义无反顾。

什么?!  
泥泞，大雨?  
管它!  
我们的领袖和我们在一起，  
他在最前方，  
我们，谁敢落后?

我们怕谁，  
有产者——敌人?!  
还是他们怕我们?

哈哈!! 发起冲锋，  
我们大笑着，发起冲锋! ……

娜杰日达·苏耶京科娃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8 卷，第 63 页。米罗诺夫签名件。)



## 409

##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神话……”

斯摩棱斯克

1919年5月9日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神话。  
也许是往事如烟,也许是梦境重现,  
也许只不过是命运的暗示,  
为了使我们的心的和谐跳动。  
你带着你勇敢无畏而又骄傲自尊的灵魂,  
而我带着我模糊不清而又自由放任的憧憬……  
你在邪恶和灾难中成长,  
把生命献给了维护人民福利的斗争……

我热爱的亲人菲利普。我的诗没有写完,原因在于我还是想和你简单实在地谈一谈,而不是把我的感觉,在韵律中的感觉掺杂进去。

在我们接近的不长的时间里,这已经是和你第二次分开了,与第一次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那时对于很快会见面并无怀疑,而如今这一次……不过我不想描绘阴暗的画面。让你和我这一次也因为对迟早总会相见抱有希望而感受到融融暖意吧。我现在想告诉你,你在我的生活中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在孩童时期和稍后,我一直是一个狂热的幻想家,从不知道寂寞。我只需要躲在某一个角落里,就可以开始给自己创造美妙无比的世界。我对于我的幻想给我创造出来的一切都深刻地感受着,以至于当有人无意碰到我而使我的神话中断时,我会感到特别不可思议。据我能记得的我的幻想的片段来看,这正是我在你身上找到的。我真诚地,丝毫不加渲染地把我的感觉告诉你:你就是我的神话。当你还是与我不相干的人时,我曾仔细地观察你们所有人,研究你们谁像哪一个人。对于你,我认定你身上散发出草原的广阔无垠和奋不顾身的彪悍勇敢,也就是说,有一种只是在神话和壮士歌中人们赞扬的那种品质。在你身上我发现了一个丰富的精

神世界,其中恰恰体现了我并无把握而又模糊不清的憧憬。你对于我不仅仅是至亲的亲人,不仅仅是广义上的丈夫,而且是更加大得多,无法包容的、我的精神上的根本主宰。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我还没有像样地生活过。在生活的最初阶段我更多的是在幻想的领域里翱翔驰骋,就是现在,当你离开的时候,我也会闭上眼睛,开始给自己创造一个世界,不过其中占据压倒一切地位的始终是你。诚然,我还没有向你讲述过我的幻想,但这绝对不是不想和你分享,而只不过是因为这既无法用口头叙述,也无法在书面上表达出来。这一切是不能讲述的,正如同一只色彩斑斓的蝴蝶,一有人触摸它,它就会失去自己的绚丽的颜色。另外,也有人知道我的幻想,那就是“它”。要知道,每一个感情洋溢的动作都是全部机体感受到的,因此,“它”也能感受到。

也许,“它”能向你转述这些幻想。我近来给你制造了许多不愉快的时刻,因此你也许有时会闪过这样的念头,即我是否判断错误,自以为找到了理想的形象,我是否抱错了希望。我不是想说服你,只是想告诉你,我还是你最初看到我时的那一个人,因为当有机会对我自己的灵魂进行剖析时,我看到以前在我性格中存在过的愉快的和不愉快的方面现在依然存在。不过我想:每一个人,他的精神上的自我,如同大山一样,总有他的高峰和低谷。当一个人把思想下沉到自我的低谷时,这个人就会沉湎于世俗事务和生活琐事之中,人格也会沉沦,人变得令人不快;相反,当人向自我的高峰攀援时,精神上也在升华。我可以以自己为例证明这一点。当我分析我的命运把我带到何处时(要知道我和你都是宿命论者),会有两种情绪控制着我。如果我处于自我之下,那时我会为我的处境感到无比的痛苦,每一种极小的暗示就会使我苦恼不堪,我要求你不仅实际上是,而且要堂而皇之地为我所有,总之,任何细枝末节的小事都会使我忐忑不安。但是,只要我攀登到自我的高峰,所有这种种思虑都会对我毫无意义,我会无比自豪,十分勇敢,对人们的无足轻重的议论毫不畏惧。这时,对于我来说,我们亲近的外在形式无足轻重,重要的是它的内涵,而我知道,它的内涵是极其丰富和无比光辉的。你要知道,只是很难一下子登上自己的顶峰,地面的引力很大。但是,只要我能做到这一点,我感到我会十分坚强。从自己的顶峰,我看到了你的自我的顶峰的壮丽画面。你要知道,这时,除你的“顶峰”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如此牢固地把我们连接在一起,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如此有力地把我吸引到你那边去。从那上面能看到多远的地平线,你自己知道。请祝愿我能够始终从顶峰来认识“它”的世界。既然我将站在自我之上,那我就会使“它”处于高处。也许我未能清楚地表达我的思想,但是我知道你会懂的。我不想深入地去

探求在我的处境中我会遇到什么,但是我会抱着纯净的思想和一定会得到你的精神支持的信念而投入生活。生活的大门在我面前敞开着,一条条道路诱人地展现着……其中哪一条又是我的……但是,我相信,你是一个有坚强心灵的人,是第一个以自己的生活经验、自己的精神世界,为我打开这些大门的人,也会帮助我找到自己的道路……

再见了,我亲爱的,唯一的菲利普。谢谢你给予我的我们一起相处的美好时光。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可能和你一起走完自己的人生道路,即使只有我一个人,你的美好心灵的形象仍然将会给我支持。没有完结地吻我的菲利普。不要沮丧,不要忧伤,而要相信自己的命运和自己的使命。

你的 娜佳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2 卷,第 95 页背面至第 96 页背面。打字件。)

## 410

### “我的菲利普……”

叶若夫卡车站

1919 年 7 月 15 日

我的菲利普,你累了……  
我看到了你目光中的忧伤。  
你突然变得离我十分遥远,  
你好像在那边某个地方,在广阔的空间翱翔……

你不要对我隐瞒你的疑虑,我的朋友,  
我的心灵反正能看到它们:  
如果爱我,就向我敞开心扉,  
你的一切苦难,我的心都能接受。

娜佳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2 卷,第 136 张。打字件。)

411

## 致 Ф. К. 米罗诺夫

不要说你累了,  
在为人民谋幸福的斗争中累了,  
要知道人民的苦难还没有结束,  
而即将来临的自由正在向他们召唤……

但愿你的话语,响彻寰宇,  
无畏而又自信,像生气勃勃的小溪,  
用它们,你把人们的苦难驱散,  
让每一个人都投入这项事业,前赴后继。

就算这条道路充满坎坷,  
但对于你,却洋溢着乐趣;  
你疲劳不堪,交瘁心力,  
但人们的幸福,是对你的奖赏,崇高无比!

娜杰日达·苏耶京科娃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2 卷,第 45 页。米罗诺夫签名件。)

## 412

## 题为《我将靠希望活着》的信

1919年11月16日

这是1919年11月16日在下诺夫哥罗德产科医院与我告别时娜佳亲自交给我的信。\*

“亲爱的，我珍爱的，我的亲人，亲近而又无限热爱的我的菲利波奇卡……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对于你在我们纯洁光辉的爱情一周年之际写给我的信和给我的东西作出回报，但我要说一点，在这一天我对你的感情更加增长，更加牢固，并且变得和太阳一样光彩夺目。亲爱的菲利波奇卡，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曾经听人说，一个人在一生中经历过一些哪怕时间短暂但却是光辉明亮的、令人无比激动的时刻，那他就是幸福的人。回顾过去，我们难道没有权利说，我们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尽管它们一闪而过，但我们总是想到过在我们的果园里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我们的爱情的阳光明媚的美好春天。现在随着小娜塔莎的出现，我们的夏天开始了。原先由我们的春天所显示出的，但仍然模糊不清的东西变得确定而明朗了。也许你对这样的比喻不满意，会说：那么，前面就是秋天和冬天了……就算这样吧，你不要怕。如果将来我们仍然还是现在这样，而我们的关系也没有变化，那我们还是可以在那些时期里创造出独特的美丽。昨天和今天，我看着结冰上冻的窗户外面，倾听着娜塔莎的呼吸，我充满了一种莫可名状的对现实生活的欢乐浪潮。为过去感到幸福，对将来毫无恐惧，因为我有了你和小娜塔莎而欣喜若狂。请相信我，现在我的全部生命和我的世界仅仅就在你们两人身上。我热爱你们两个人，想仅仅为了你们而活着。我很傻，到现在还为生了个女儿而不是儿子感到委屈。当然，其实都是一样，重要的是，她的生命是在我们果园里那种让我们两人感受到温暖的光亮照耀下孕育和获得生命的。在这种光亮

\* 如同前几封信一样，是米罗诺夫用打字机打出的。

照耀下感受到温暖的她，在生活中会成为有用的人。

亲爱的菲利波奇卡，你写信给我说，要我永远像你一年以前看到的那样‘纯洁无瑕’。对此不必担心，我始终如一，而我这方面的观点你是知道的。至于我请求你要做到的是：可记得我们在杂志上看到论述女孩子纯洁的话，把姑娘的贞洁比作初开的花朵。我把这朵初开的花朵献给了你。因此，如果你爱我，就请珍惜和保持它的鲜丽和最初的贞洁，而不要践踏它，不要把它像一块无用的抹布从自己心中扔出去。

菲利波奇卡，你常常问我：我是否幸福……我告诉你真话：如果不是看到你背后的你所有家人责备的目光，我本来会是绝对幸福的。我幸福吗……是的，不过这种幸福让我有时感到像是偷来的。你，菲利波奇卡，能否毫无痛苦地向 C. П. \* 解释清楚无法回到过去，这是你的事。但是你要知道，菲利普，我现在也不能心平气和地把你让出去，因为我们有两个人；我现在也可以大胆地说，我是经历千辛万苦才得到你的。但愿只要你的孩子们，如果能够的话，不咒骂我：我永远不会让他们失去父亲。我自己不要求你什么，但是我要求你对娜塔尔卡施以爱心和爱抚。如果你忘记了她，我永远不会原谅。你如果能够让阿尔图夏\*\*愿意和我一起生活，我会衷心地欢迎他，并努力成为他的朋友，如果我能够做到，还将在生活上对他有帮助。

请向你的哥哥转达我的谢意，因为他能够作为一个人那样看待我们的关系，而不是作为一名法官，而法官已经太多了。

我的亲爱的菲利波奇卡，我们的娜塔莎的父亲。我和你将要经受第四次分离。让一切阴暗的猜疑滚开。只让很快会再次见面的光亮的希望温暖我们的心吧。菲利波奇卡，我没有送你，你不会不原谅我吧，那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无法忍受有可能危及生命的冒险行动。请相信，你所经历的苦难对于我都不是与己无关的，但它们是无可避免的。希望有一天能够使你感到宽慰，那就是在你经历的苦难中存在一种独特的美。在这一场无止无休的斗争中你还要经受种种苦难。但现在我请求你：不要拿自己冒险。幸福、平等和各族人民友爱的思想，是未来的偶像，为了它当前蒙受的这么多牺牲，它反正并无感觉，也不能理解你的苦难，不过还是要热情奔放，而不要陷入静止不动的泥沼里去。不多写了——你现在和我在一起。爱你，并吻你。你的娜佳。我将靠很快很快能见到你的希

\* 这是米罗诺夫第一个妻子名字的缩写字母。

\*\* 米罗诺夫是这样称呼他的儿子阿尔捷蒙的。

望而活着……

在乌云密布的天空，  
同雷电作斗争，  
但愿你心灵无比坚强，  
言语也更加雄壮。”

看过了：11月16日18时20分，火车从下诺夫哥罗德车站开出以后。

11月18日20时在莫斯科将此信用打字机重新打出。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2 卷，第 96 页背面—  
第 97 页。打字件。)

413

## 题为《愿你在命运的 任何打击下都能坚强不屈和 坚定不移……》的信

1920 年秋季 \*

菲利波奇卡，我的亲人，亲爱的，亲密的，我的好人！

你在哪里？我的心和灵魂多么想再到你那里去。

感觉到你现在一定处境严峻，因此为你无限地激动不安。愿上帝保佑你，我的菲利波奇卡。愿你在命运的任何打击下都能坚强不屈和坚定不移，我在这里为你祈祷。

娜塔莎情况很糟。今天利用你的马匹让妈妈带娜塔尔卡去看医生，我也不去拉木材了，免得耽误马匹。妈妈用矿上给你的三根圆木换了一大车干牛粪

\* 日期系根据内容确认。

块,暂时可以够用。还有一件不愉快的事,这本来也该想到的,就是我们原先取牛奶的人家很快将不再供给了,原因是奶牛停止出奶了。牛奶也更贵了,要40—45卢布一杯。关于钱你暂时不用发愁。钱有,而且瓦莉娅和奥莉娅目前收入多了一些,因此钱是有的。如果,菲利波奇卡,你有时间的话,为娜塔尔卡关心一下奶牛。你的士兵说:如果你在阿波斯托洛沃搞到木材,他乐意去运回来。好了,我不再用琐事打搅你了。想你自己的事吧。愿上帝保佑你,我的菲利波奇卡,要当心。

想念你,并为你祈祷,紧紧地吻你。

你的 娜佳

大家都向你问好。

刚才有人从医生那里来,说起只有人奶可以挽救她。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几句话是写在页边上的。]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2 卷,第 42 页及其背面。H. 苏耶京科娃手书件。)

414

## 送到医院给米罗诺夫的便函

1920年2月—3月\*

菲利波奇卡,我的亲人,为什么你又改变了离开这家医院的决定?反正我自己是不愿意把你留在那里的。米哈伊尔和里亚比宁谈过了,要把你转到其他地方去,如果不行,我就把你接回去。为了你我的心不知多么痛苦,如果可能,请求医生,要他允许我在身边陪你。我不怕传染,为你去死我都愿意,娜塔尔卡我

\* 日期系根据内容确认。



可以安排放到托儿所去。请你不要激动,因为这对你有害。明天我再到你这里来。你说,要给你带什么东西来。吻我亲爱的菲利普。我的整个身心都和你在一起。

你的 娜佳

给你送去被子、枕头、被单、肥皂和毛巾。

[米罗诺夫在页边手书:]“1920年6月12日因想念娜久莎在托尔戈瓦亚车站又看了一遍。可爱的娜佳。”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2卷,第42张及其背面。作者手书件。)

## 415

### 寄往下诺夫哥罗德给亲人的信

沃尔诺瓦哈车站

1920年11月末\*

我亲爱的好妈妈、万纽沙、奥列奇卡和米舒克!

但愿你们知道,我是多么怀念你们,我每天都不停地想念着你们,而且心痛的是至今没有告诉你们有关我自己的情况。但这种状况并不取决于我。你们当然已经知晓前线的事态,弗兰格尔已经被完全消灭,我们现在已在克里米亚呆了一段时间,目前我们正在沃尔诺瓦哈车站,集团军正在这里同马赫诺最后算账,至于下一步去哪里还不知道。

玛鲁夏和谢廖扎有没有回到你们那里去,我怎么也打听不到他们的消息。如果谢廖扎没有回去,你们,妈妈,不要过于悲伤。也许他还活着,只是去了国外,因为许多白卫军部队都乘主力舰撤退去了国外。

\* 日期按内容确认。

娜塔莎\*的坟完好吗？妈妈，你可知道，意识到我对她的过失我一直心如刀割。

[无签名]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2 卷，第 70 张背面。  
M. 苏耶京科娃的手书件。)

416—417

## 米罗诺夫给苏耶京科娃的信件

1919 年 10 月 7 日—12 月 6 日

416

### “……这是给你的最后一封信”

1919 年 10 月 7 日

3 时

可爱的，亲人般的，我无限热爱的娜久罗奇卡！

你要平静，并且要看一看我是如何坚强而平静地给你写这最后一封信，最后一封，请原谅！终于，我的战斗道路和人生道路宣告结束：再过 24 个小时我就不存在了。

---

\* 是苏耶京科娃和米罗诺夫死去的女儿。

你的菲利普的肉体将不再存在,但他的精神,他受洗改信米罗诺夫主义的精神将永远活着。

这早自3月1日起就已是无法避免的了!

在法庭上查清了这样一些细节,这样一些意外事情,使我大为震惊。

例如,B. C. 科瓦廖夫供认,有人向往当上顿河地区的红色阿塔曼——与顿河地区的白色阿塔曼相抗衡……又不知为什么这竟联系到我身上。

还有,有人指证,当我春天把投诚的立宪民主党的哥萨克放走时,留给他们一部分步枪。人们认为,当时我就企图推翻苏维埃政权。因此有人说,他当时就向有关的部门作了报告。

娜久罗奇卡! 这些我只是写信告诉你。只要你一个人知道,因为你比全世界加在一起都更了解我。我不对任何人辩解,也不想辩解。为了纪念我,你任何地方都不要去为我辩护,不要为我去争论,因为这只会引来人们对你的狂怒,而这是我不愿意的。

现在谈谈私人方面。我无限地爱你,又一次看了你可爱的祈祷词\*以后,我把它还给你。我这里留下了一份。我和我的其他通信都存在案卷里。不要为此担心。

你应当记得我向你说明如果需要我会向全世界说出我们的爱情的那个时刻。有过这个时刻,我还记得一次这样的时刻。

“一切,包括生命、荣誉、前途,我都奉献到爱情的祭坛上给你。”我也经历了这样的时刻。

你要知道,我的娜久罗奇卡,我6月18日说了什么。

“那样还不如死! ……”

过程是这样的:

那一天我从米哈伊洛夫卡回来,但看到的不是你,而是我的一家人。

我把一切都告诉了妻子。我说,没有你我无法活下去,等等,并答应负责对她全部关照。

“你不是想离了婚再结婚吧?”

“正是!”

“这不可能! 永远不可能!”(眼泪和哭诉。)

“那样还不如去死! ……”

---

\* 参见405号文件。

最后我提出请求说,所有这一切还是将来的事,先只有我们知道,不要告诉孩子们。我想逐渐地使她相信这条出路是必需的,不可避免的。

我想把阿尔图夏转交给你,以便由你负责对他的教育和教养。但是,在和家人告别时,我发现了一张字条,正是我要谈一谈的……\*“命运”。这一切过了一段时间有人会告诉你。

不过,亲近的,可爱的小女人! 亲爱的娜久莎! ……不要诅咒,要勇敢无畏,要幸福地生活下去! 在祈祷时不要忘记我! ……

我正在死去,但完全意识到我的公民义务已经完成。我没有背叛社会革命的事业,因此不应该受到劳动人民的诅咒。

其他我就不去想了!

想强迫自己想到忏悔和怜惜,但做不到。这两种想法都没有!

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也许看不到我可爱的儿子或可爱的女儿。

为了他们你要活下去。要把他们教育成第二个你。只有当人类具有像你这样的精神面貌时,人类才会是幸福的。

谢谢你,亲爱的,为了那让我获知人世间的欢乐的那些时刻。

有一次我对阿加菲娅·伊万诺夫娜(她在一次交火中被打死)开玩笑说,现在已经可以死了,因为生活不会再给我带来更多的东西,而生命拖延下去也许会使上天突然给我送来的幸福变得暗淡起来。

“社会革命万岁!”

“共产公社和共产党员万岁! 但不是对人民的身体为所欲为的那一种,而是心灵疲惫的人民如同向往沙漠中的甘泉那样万分企盼的那一种共产公社和共产党员。”

这一切某个时候你会在电影胶卷<sup>306</sup>上看到。在那里你也会看到我。很快关于米罗诺夫叛乱的过程将会在全俄国放映。

但是,娜久莎,我也知道,我活得真诚正直,也会死得真诚正直!

亲爱的,祝你幸福!!

不要怜惜,而要相信我有一次讲过的话。不管我对你的爱有多深,我还是要把自己献给人民。

我为可爱的小女人祝福,也意识到她会是幸福的,我的灵魂将和她在一起。

---

\* 有一个词无法辨认。

我交给辩护人一块……\*手表,你到时候会收到的。

我还转给你一把梳子,是我最幸福的时刻梳理过自己的头发的。

吻你,紧紧地吻你,还有所有所有人。向亲爱的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和尼娜·瓦西里耶芙娜致敬。我的临终恳求是,不要丢弃我的娜久罗奇卡。请相信,我在那边也永远不会忘记一点——我的魂灵和你在一起。

再一次吻你。不要诅咒,而要相信,你使我成为一个最最幸福的凡人,即使在死的时刻也是如此!

你的站在棺木旁的公民 ①·米罗诺夫

又:因为我的案件宣判枪决的共有 11 人。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2 卷,第 578—579 页背面。米罗诺夫手书件。)

417

## “到今天同你分别了一个月,而 这是第七封信……”

1919 年 12 月 16 日

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市

夜间 1 时

我疼爱得发狂的亲人,可爱的娜杰日达,我的宝贝瓦西里耶芙娜……

我昨天从鲍里索格列布斯克给你寄出第二封挂号信……\*\*到今天同你分别了一个月,而这是第七封信……

娜坚卡,我的可爱的天使,我的最最无限美丽的神话!睡不着……我全身都

\* 一个词无法辨认。

\*\* 有三个词无法辨认。

在发狂,如果爱情就是发狂的话。我不知道爱情是否就是发狂,但我从今以后知道了,什么是爱情。我知道了,它多么强大,多么有力。在临终者中,谁理解了爱情,或者准确点说,爱情来到谁身边,谁就是幸福的。无眠的夜晚、思绪翻滚、心情忧伤、灵魂苦闷——这是爱情的路途,是幸福的各个阶段,不管这一切又是多么沉重难耐。

我被判处死刑,但我从来不怕死,因为我有自己的目标,我在这里的群众大会上这样说过。而有了目标,就有了幸福,尽管这种幸福是以苦难、鲜血和生命作为代价换来的。你,我的娜佳,就知道这个目标……你为了它也会付出生命作为代价,如果在我们为了这个目标而经历的苦难中有美好的东西,我们就是幸福的。

现在就是这样,尽管在我所经历的我的爱情的一个个阶段中,每一个阶段都要把我撕成碎片,但我仍然是幸福的,而且幸福到发狂的程度,因为我爱你,而且意识到相互爱恋着,那就更加幸福……

爱情是这样的一种力量,人类头脑能够认识到的一切事物在它面前都显得暗淡无光。在任何力量面前,它也毫不退让。它什么也没有,对它而言一切都不存在:无论是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家族崇拜;对它而言,既没有妻子、子女,也没有社会舆论、人际关系,……\*在遇到不幸时它会诅咒……\*谁挡在它前进道路上,它会拔出剑来,当胸刺去。它不知道眼泪,它看到自己牺牲品的心灵创伤和肉体上的痛苦不知道同情。它从不停止为自己唱赞歌,即使看到鲜血,看到自己的歌声引起别人的痛苦也是一样。听到任何别人不幸的故事,它都感到好笑……当它听到人们惯说的老生常谈,什么“……建筑在别人不幸基础上的幸福……”之类时,它会得意地哈哈大笑,因为它早就看出,生活就是如此。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会有斗争,也不会有生活。

它的议论打动了,使我成了它坚定不移的同盟者。现在正在进行的阶级斗争意味着什么呢?追求的是什么呢?追求的是劳动人类的幸福,而这种幸福又是建立在人类中少数人所拥有的幸福之上的;对于这些少数人而言,不幸的日子来到了,因为他们原来把幸福建立在别人的不幸之上。如果在幸福之外不存在不幸,而这种不幸正是这种幸福的结果,那么幸福也就不存在了。

只要地球存在,就会这样下去。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对它而言,能够表述出来的语言都是可笑的,例如:

---

\* 一个词无法辨认。

“菲利波奇卡，你常常问我，我是否幸福？我告诉你真话……如果不是看到你背后你们……责备的目光，我本来会是幸福的。”

娜久申卡，不是语言可笑，我表达得不准确，而是语言令人感到屈辱，使人不快，致人死命！……

这语言让我的意识骤然变凉：如果有“如果不是”……那就是说没有爱情！……

唉……娜久尔加，一想到这里心头就发凉！……我再一次问你，你幸福吗？……你像我爱你那样爱我吗？……请深入想一想我给你的这封信——也许是最后一封信——中的每一句话，因为正如同我在上一封信中所说的：“完整的在那里，在下诺夫哥罗德，在娜久申卡身边。”

这封信的回信我想直接从你手中接到：我很快就要出发来拿这封回信了，因为没有力量能够阻挡爱情的力量……除非——是死亡！……

我的光辉的、纯洁的神，我的娜……你现在是否懂得了我正好一年前在那里，在维索科杜布罗夫斯卡亚镇向你一再说明的话：最亲的你和孩子……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那么我的幸福的缔造者，很可能你刚刚喂过奶放下来……好好地吻吻我的和你的娜塔尔卡吧。

娜坚卡，我唯一的、可爱的亲人。睡不着。你2月24日写到的“悲剧性”人物（翻看一下笔记本）之一不可能让原先的心灵平衡再回来。而心灵，尽管它更加反对那一小撮严格意义和真正意义上的冒险分子的政治卑劣行为。不过关于他们在我同你直接见面时再详细谈。但不管怎么样，就是睡不着。

我身边没有了保护神，她本来能够穿过睡梦听到我心灵的惊恐，轻轻地飘落到我枕边，悄声向我诉说爱情祈祷词，并画十字为我祝福。于是，心灵就轻松下来。我如同一个儿童，经过母亲的爱抚，感到母亲在近旁而平静下来，闭上眼睛，感到无比幸福，在你的神圣而又纯洁的亲吻中渐渐入睡。

娜久先卡，我睡不着……

心脏工作不正常，因不断对自己呼喊而精疲力竭。心灵被忧伤所占据，这是我一生中从未曾生过的疾病……而思想这个热爱自由的东西，也真正是上帝创造的最为自由自在的物体之一，它可以始终不在场！……但又令人心痛地、令人屈辱地，什么也不承认，甚至连肃反委员会也不承认，可以不需要任何通行证即可随意离开自己所在的地点，比闪电还快地一下子飞向远方，飞向我的娜久申卡那里。它的长处是，不必偷偷摸摸地即可以上路出发。它的这种明目张胆破坏了所有住户的安静——心开始提出抗议，为自己无法迅速运动，为无法拥有同因

为她也为了她而跳动的那个人直接谈话的幸福而悔恨伤心；而灵魂则开始辗转不安，因为在睡梦中\*被遗忘在一边，而它之所以产生正是为了存在一种惊恐状态，而我的天使、我的春天、我的神话、我的奇异的火凤凰却又偏偏对这种状态会敏锐地作出反应。

我睡不着，娜久先卡……

现在我们都在一起。根据思想要出发的愿望发给了介绍信和……\*（夜间3时）。它已在悄悄地向你说：“可爱的亲人，我的好人，唯一的娜久罗奇卡！你是否知道，我如此疯狂地爱着你，我有如此无法言传的幸福？我亲吻那一双可爱的小眼睛，我像你-know的那樣亲吻你，我亲吻那一双可爱的小脚，而它们都藏进了被子里。你幸福吗，我的爱人？你躺到了我的臂膀里，这是我最高的欢乐。我感到平静、舒适、愉悦。和你在一起，连我的梦也是宁静安详的……”它现在已经回来了，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们，还补充说，它还亲吻了、祝福了刚刚吃过奶离开妈妈怀抱的娜塔申卡。

就这样，我们没有你活着，我的亲爱的小妻子，我的娜久罗奇卡……

我们还决定一起很快很快到你那里去……看我们怎样把“自己的事务”安排好准备上路吧（今天就走），上路去看我们可爱的天使，我们的娜久罗奇卡。

但是，她在等我们吗？她还需要我们吗？

今天，我的呼吁书送去付印，这是我费尽心机写成的。已经没有了从“三位一体”人物中取得的心灵自由……

要是没有你，我的娜佳，我就不活了……你知道我，知道我的心灵……唉，它现在该是多么沉重啊！今天有一个来自邓尼金阵营的人对我说，我的名字在那边的哥萨克中享有极大的声望，尽管邓尼金当局千方百计给我脸上抹黑，但哥萨克们的看法毫无改变……

娜久申卡……现在，想到我那贫穷的哥萨克人群，眼泪使我窒息。没有人用心灵来理解他们，一种人欺骗他们，让他们血流满地，另一些人则几乎要下令消灭他们……

然而，娜，我和你为这群人所遭受的痛苦，与哥萨克由于一方面是无赖，另一方面是恶棍那里受到的苦难相比，又算什么呢……

为了这一群人，心力都交瘁了！……

思想、我的欢乐，减轻我的痛苦，减轻我的艰难的思索吧！……到乌留皮诺

---

\* 一个词无法辨认。



我将设法收集有关玛鲁夏和谢廖扎的消息。我要无数次地、疯狂地、令人窒息地亲吻我的神话、我的春天、我的梦和我的女儿娜图尔卡。你的菲利普。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 秘档第 H-217 号, 第 2 卷, 第 98—99 张。作者手书件。)

418—419

## 米罗诺夫给第一个妻子和子女们的信件

1919 年—1920 年

418

“不要诅咒!”

1919 年 10 月 7 日

亲爱的斯乔莎! ……

不要诅咒! 我有什么过错, 就原谅我吧! 我的命运就是这样! 这早自 3 月 1 日起就已是无可避免的了。你记得吧, 我说过:

“那样还不如去死! ……”

而我走向死亡是平静而自觉的, 感到彻底完成了自己的公民义务。我不能再多写什么了。紧紧地吻阿尔图西卡、卡沃奇卡、玛莎、季马, 并为你们走上艰难的生活而祝福。

告别了, 原谅我的过错! 如果我说我曾经爱你们所有人, 你们是不会相信的。但 6 月 18 日那天你们没有理解我的意思。你也没有弄懂我为什么流泪, 要

知道我是轻易不流泪的。

你们的 Φ·米罗诺夫

到1919年10月7日,我已经不在人世了。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2卷,第577页。作者手书件。)

## 419

### 摘自给女儿克拉夫季娅的信\*

1920年12月12日

不过,卡沃奇卡,在这方面你也错了,任何年代都不会让任何人能得到这样的保障和境遇,使他在目前,在革命的日子里,不感到贫困。现在也没有人不感到贫困。相信我,卡沃奇卡,这也是天方夜谭,而且这方面我也有过错。

卡沃奇卡,从实质上说,我其实已经不再存在……我于1919年10月8日已被枪决。如果说我现在活着,那这也是偶然的。你要站到这样的角度上深入地想一想。

我被宣判死刑后会见的第一个分钟我和你永远也不会忘记:它当时就说明了一切,如果你怀疑我是否像对女儿那样爱你,那么我倒并不怀疑,而作为丈夫我只是在物质上被人需要,而不是在精神上,人们不能这样生活……

卡沃奇卡,我日内受召唤要去莫斯科。以后等着我的是什么,我不知道。炮声停息了,我又要被送进档案室了。我是怎样参加击溃弗兰格尔的,你从第7078号电报中可以看到。我获得了以下奖赏:“为英勇卓绝和善于指挥”而颁发的红旗勋章、荣誉火炮模型(据说是金的,我不知道)和金表。噢,还有,卡沃奇

\* 此信是1921年2月21日由顿河肃反委员会政治保卫科的全权代表用打字机摘抄的。

卡,请容许我,作为父亲,向你祝福,为你画十字祈祷,并祝你幸福,如果幸福在你艰难的时代里可能拥有的话,以及作为我的女儿紧紧地吻你。

[米罗诺夫]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2 卷,第 20 页。核对无误的副本。)

420—421

## 女儿给米罗诺夫的信件

1919—1920 年

420

[1919 年]

可爱的,亲爱的好爸爸!我好想念你。我们这里哥萨克胡作非为了一阵,还拿走了许多衣服、您的金质武器和军刀,而且拿走了书籍,都是公家的和 215 个卢布,还想拿走我的表。他们几乎要把季姆卡扔出窗外。想把所有人都打一顿。他们想要五个大糖块和一挺机枪。这是娜塔莎、乌里扬和阿夫杰芙娜……\* 和她的女儿在外面乱讲的。

妈妈坐下来想写信,但没有写完。她生了肝病。玛利亚、奶奶、爷爷和季姆

---

\* 有几个词无法辨认。

卡向你问好。爸爸,你离开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吧。可以去俄国。紧紧紧紧地、多次和长时间地吻爸爸。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2 卷,第 52 页。作者手书件。)

## 421

[1920 年]

你好,亲爱的爸爸!

好长时间等您来信,而一直没有信来,也许是您顾不上我们,还是把我们忘了。您身体好吗?您的作战行动可顺利?只听说“我们的米罗诺夫在打弗兰格尔。”米罗诺夫倒是为了大家,可是人们却很少关心他的家庭。我一直住在米哈伊洛夫卡,而妈妈带着阿尔图夏和卡瓦在家里。他们急切需要燃料,也可说什么都缺,那里没有人帮助他们。阿尔图西卡非常想念你,我们大家也都是……我们很困难,人们把您从我们身边搞走了……

爸爸,您不要生我的气,但我心里太难受了。

阿尔谢尼被动员入伍了\*,如果他到了你那里,那么,爸爸,您为了科久莎给他安排好一点的地方,如果可能就让他回家,如果不可能,那就这样安排,让我能和他在一起。

科达做了手术,很顺利,他经常想到您,也许外公正在一面打立宪民主党人,一面在唱:“兄弟们,动作轻一点,不要让米罗诺夫听见。”

季马吻外公。我吻您,祝您健康,顺利。

您的女儿 玛利亚

\* 指的是米罗诺夫的女婿——А. Б. 切尔努什金。

[在信纸背面写着:]

爸爸!

我去阿尔马维尔,到后备骑兵第2团。把我要到你那里去吧。

阿尔谢尼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2卷,第40—41张。  
作者手书件。)

## 第八编附录

422

### A. Ф. 米罗诺夫关于请求重新审查 Ф. К. 米罗诺夫案件送呈苏联总军事 检察院的申诉书

1959年6月10日

申诉人米罗诺夫,阿尔捷蒙·菲利波维奇,家住布良斯克州伊沃特市,列宁大道107号。

#### 申诉书

北高加索军区军事检察院通知我说,我父亲,前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菲利普·库兹米奇的案件,经过他们重新审查后已退回总军事检察院。遗憾的是,北高加索军区检察院不能独自对米罗诺夫作出明确裁定。很可能,在最终决定有关米罗诺夫案件的问题时,总军事检察院会认为有必要同苏联元帅 C. M. 布琼尼商议。据此,我认为有必要补充引用少校莫洛德赫同志于1959年1月14日遵照 C. M. 布琼尼同志的命令而写给我的编号为第03—A—25号信件的以下段落。其文字如下:

为了证实在《我所经历的道路》一书中描写的米罗诺夫“叛乱”，引用了斯米尔加 1919 年 9 月 7 日的第 34 号命令，以及写过这一题目的若干作者的姓名。这并不能令人信服，因为众所周知，米罗诺夫不仅就萨兰斯克审判被赦免，而且已获平反，因为他已被接受入党，并安排去顿河畔罗斯托夫市到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工作。目前，根据对档案材料的研究已经查明，所谓米罗诺夫的萨兰斯克“叛乱”是托洛茨基—斯米尔加一伙的诽谤。接着，莫洛德赫少校同志还援引了 C. M. 布琼尼同志关于米罗诺夫的评述如下：

1. “布琼尼同志后来意外地在罗斯托夫赛马场遇到米罗诺夫，那是欢送骑兵集团军出发去西南战线同波兰白军作战的大会。米罗诺夫曾向骑兵集团军战士发表讲话。米罗诺夫的演说是爱国主义的，谢苗·米哈伊洛维奇表示满意。看到米罗诺夫和苏维埃、党和军队的重要工作人员在一起，谢苗·米哈伊洛维奇认为，或者是米罗诺夫对所犯罪行真心表示悔改从而得到赦免，或者对他的指控不完全正确。”

2. “当克里米亚的弗兰格尔军队被全部肃清，骑兵第 2 集团军被解散以后，米罗诺夫被召回莫斯科。不过他未能到达莫斯科，而是在管区第十次党代表会议上发言之后于 1921 年 2 月 13 日在去米哈伊洛夫卡镇途中被一批米哈伊洛夫卡的负责工作人员于夜间逮捕。”（米罗诺夫在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的正确性，在一个月之后由列宁通过实行新经济政策而予以肯定。——A. 米罗诺夫注）

3. “米罗诺夫是取代戈罗多维科夫而担任骑兵第 2 集团军司令的。”

4. “谢苗·米哈伊洛维奇知道，米罗诺夫因对弗兰格尔作战中的功绩荣膺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奖赏的布哈拉埃米尔的马刀和红旗勋章。”（此外，尚有两块金质记名手表。——A. 米罗诺夫注）

5. “1921 年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说米罗诺夫的事。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主席福明告诉他说，前骑兵第 2 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作为反苏暴动匪帮的领导人之一，已捕获，并在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被枪决。”（众所周知，在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我就是这个镇的居民——不曾有过任何匪帮，也不曾发生过任何战斗。米罗诺夫在家里住了 2—3 天，然后经由米哈伊洛夫卡前去莫斯科。由此可知，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和我一样，根本不知道米罗诺夫的最后命运。）接着，谢苗·米哈伊洛维奇补充说：

6. “儿子不应当为父亲的行为承担责任，因为问题并不在于姓氏……”

我不能同意这一点，因为正是由于父亲和米罗诺夫的姓氏，我们遭受到种种厄运：

(1)1918年,白匪焚毁了我们在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的全部财产,又对我们横加迫害。我们全家人都被判处死刑,只是因为米罗诺夫及时向白军送去最后通牒,才得以幸免。

(2)姐姐瓦莲京娜试图通过白军战线去父亲米罗诺夫那里,被白军抓获,并作为米罗诺夫的女儿而被枪决。

(3)1919年,我本人,米罗诺夫的儿子,和父亲一起住在皮丘金斯基村A.戈利科夫所属一个炮兵连的驻地附近,一次因白军炮弹爆炸而受到震伤,并导致左耳失聪。

(4)自米罗诺夫于1921年失去信息后,当地民警局从我母亲手中取走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发给我父亲的一切因战功而获得的奖赏。

(5)已被白军掠夺一空的米罗诺夫一家,自1921年起生活极端贫困,而且作为“叛徒和内奸”的家属又得不到苏维埃政权的任何救助。至今为止,我们的姓氏上还留有耻辱的印记。我想最终获知,这真是我父亲罪有应得的吗?莫非米罗诺夫自1905年起的全部革命生涯,沙皇政权的迫害,以及他在捍卫革命时所表现出来的奇迹般的英勇无畏和军事才能——当时他不惜鲜血和生命走在自己战士的最前面的散兵线中,莫非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作为叛徒和苏维埃的敌人而不光彩地死去?我不相信,请出示证据。

(6)根据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苏维埃主席(一名克里沃伊罗格的白卫分子,曾于1918年同米罗诺夫作过战)1928年向季米里亚泽夫农业科学院提供的假材料,其中说我“不是前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的儿子,而是一名白军将军的儿子”,我未被季米里亚泽夫农业科学院录取。

后来经由党的干预我才被录取,但不是我最初填报的专业。

(7)由于40年来一直感到自己背着一个“叛徒和内奸的儿子”的可耻称呼,我认为自己没有可能提出入党申请,尽管,也许我本来有条件提出。

根据以上所述,以及由于我个人对自己父亲的了解和听到很了解他的人们——亲人、朋友、战友,其中包括担任领导职务的和普通的哥萨克——的反映,我不可能不再一次请求苏联政府、苏共中央和总军事检察院彻底而公正地复查“米罗诺夫案件”。

近日里,中央伏龙芝苏军之家学术秘书中校阿扎罗夫同志一次在私人交谈中声称:“我们获知信息说,米罗诺夫没有到达莫斯科。”

试问,我父亲在管区第十次党代表会议上发言后的当天夜里在米哈伊洛夫卡遭到的悲剧是怎样发生的?为了什么?是谁在他去莫斯科途中逮捕了骑兵第

2 集团军司令,前党代会名誉主席和大会主席团委员?他是经法庭审判处决的,还是未经审判和侦讯,在刑事犯罪事件中被杀害的?

请求回答我,准确点说,请证明,我的父亲果真是一名坏蛋,苏维埃政权的叛徒和出卖者。

#### A. 米罗诺夫(预备役军官)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11 卷,第 73—76 张。原件。)

423

## 米罗诺夫的两个女儿关于 请求复查米罗诺夫案件送呈苏联最高 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的申诉书

1959 年 9 月 23 日\*

送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同志

申诉人退休教师潘丘克,玛利亚·菲利波芙娜和利茨克维奇,克拉夫季娅·菲利波芙娜,家住斯大林格勒州谢拉菲莫维奇市,共和国街 7 号。

### 申诉书

我们的父亲,米罗诺夫,菲利普·库兹米奇(原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现谢拉菲莫维奇市居民),自无产阶级革命最初之日起就是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积极参加者。他是顿河地区,包括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赤卫队最早的组织者。是赤卫队支队最早的指挥人员之一。

1918 年,他是步兵第 23 师师长,后来指挥过由两个师组成的集群。

\* 这是苏联最高苏维埃收文登记印鉴的日期。



1920年4月,我们的父亲,Ф. К. 米罗诺夫,被任命为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这个集团军在克里米亚参加了对弗兰格尔白卫军的作战。

1921年2月初,父亲被召唤去莫斯科统帅部司令部。

在途中他顺便回到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家中。其时在镇上正召开党的代表会议。参加会议时,父亲被选为去米哈伊洛夫卡市\*出席管区代表会议的代表。自1921年2月7日至12日,米罗诺夫参加了管区党代表会议。

1921年2月13日,我们的父亲于夜里2时被不知什么人逮捕,至今我们不知道他的任何消息,就此失踪。逮捕的原因是什么,也不知道。事实是,正当劳动的人们消灭资本主义的野蛮法则“人对人的关系是狼”,正当全体苏联人民,其中包括我们的父亲,正在诚实地捍卫十月革命的成果时,当此轰轰烈烈之际,米罗诺夫不在了。

至今为止还流传着有关他失踪的各种各样的谣言:一些人说米罗诺夫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组织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尽管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暴动),并为此而被处决;另一些人则说,他死在监狱(在哪一座监狱,也不知道);第三种人又说,他是被托洛茨基阵营里的匪徒奸细杀害的。

真相何在?父亲惨死的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

我们知道,在那争取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年代里,父亲是同苏维埃政权一切敌人进行不可调和斗争的斗士。因而,他作为一名为劳动人民事业而斗争的忠诚战士,遭到所有反革命匪徒的憎恨,他们一直在想对他伺机报复。

我们,他的女儿和外孙们,一面对我们的父亲和外祖父的光辉人生不断缅怀,一面又背负着我们的父亲不应有的,而又使我们蒙受耻辱的伟大十月革命和我们亲爱的共产党思想的“叛徒”的印记。

我们反对任何臆想和谣言,我们要知道有关我们父亲的真相,也是为了让我们的父亲为之而贡献出一切力量乃至生命直到最后一刻的苏联人民知道这一切。

我们,他的两个女儿,向您,伏罗希洛夫同志,递上这份申诉书,请求您干预我们的父亲,前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菲利普·库兹米奇的悲惨案件,并请下达指示:认真调查米罗诺夫的死因,将结果通知我们,并公开宣布,借以制止使我们父亲的名字、我们和我们后代蒙羞的各种传闻。

我们还请求在调查时找到杀害我们父亲的凶手,如果有谁还活着,给予有罪

\* 在写此信时,米哈伊洛夫卡镇已改为市。

者以应得的惩处,而对我们的父亲,作为未经审判和侦讯无辜被害者予以平反昭雪。

申请人 M. 潘丘克 K. 利茨克维奇

地址:斯大林格勒州谢拉菲莫维奇市共和国街7号,M. Ф. 潘丘克;花园街63号,K. Ф. 利茨克维奇。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11 卷,第 87—89 张。原件。)

424

##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关于停止 米罗诺夫案件的裁定书

第 4H—2614/60 号

秘密

1960 年 11 月 15 日

本厅组成人员:

审判长:军法上校齐尔林斯基和审判员:军法中校阿克肖诺夫、军法中校皮萨列夫。

经于 1960 年 11 月“15”日开庭审议了苏联总检察长根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第 378 条规定对前骑兵第 2 集团军司令菲利普·库兹米奇·米罗诺夫(1872 年生,原顿河军辖区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今斯大林格勒州谢拉菲莫维奇市人,于 1921 年 2 月 13 日被捕,根据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 1921 年 2 月 6 日的决定判处极刑——枪决)的案件所作的判决。

听取了皮萨列夫同志的报告和副总军事检察长军法上校维克多罗夫关于废除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并终止米罗诺夫案件进行的裁定,作出决议:

根据判决书(指控书),米罗诺夫被认定为于 1921 年 2 月 6 日从米哈伊洛夫

斯卡亚镇前去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途中殴打了阿尔切金斯卡亚镇苏维埃主席巴雷什尼科夫,其间还攻击了共产党。

到达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以后,米罗诺夫在劳动哥萨克的群众大会上发了言,在演说中对于不久前发起反对苏维埃政权暴动的土匪瓦库林大肆吹捧。1921年2月8日,他在自己的住所召集了秘密会议,在会上成立了反对苏维埃的“冒险主义者支部”,而在2月10日管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又发表了一系列与党的政策相矛盾的言论。

在这一段时间内,米罗诺夫和他的一批同谋策划了骑兵第2集团军部队的暴动,因为这些部队在他的影响下具有反对苏维埃的情绪。

在自己的裁决书中,苏联总检察长提出废止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上述决议和鉴于在米罗诺夫的行动中缺乏犯罪因素而终止该案件进行的问题,其理由如下:

从案件材料看,可以认作为逮捕米罗诺夫的理由和实质上唯一的足以指控其犯有背叛活动的证据,是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派驻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的秘密工作人员 A. T. 斯科比年科的报告,其中指证:米罗诺夫途经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时,于1921年2月8日在自己住所召集忠于他的人员聚会,并建立了旨在准备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暴动。但是,这份报告中所包含的论断在预审过程中并未获得相应的确认,不符合实际情况,且为案件复查材料所否定。

业经查明,当米罗诺夫到达他出生和开始从事革命活动的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时,当地居民曾向他抱怨说地方政权机关在哥萨克问题上歪曲了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政策,从而使居民中产生了不健康的情绪,并造成了个别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发动。有鉴于此,米罗诺夫经与管区党和苏维埃机关负责工作人员沃罗帕耶夫、科丘科夫、戈列涅夫、叶兰斯科夫和斯科比年科商定,在自己的住所里召集一次会议,讨论面临的形势。而且,斯科比年科本人主持了这次会议,并领导了会议的工作。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在米罗诺夫离开前去莫斯科以后,沃罗帕耶夫及其他参加会议人员将继续向他通报管区的情况,而他将向苏维埃政府和党中央报告有关歪曲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一切事实。

当米罗诺夫就这项指控的实质问题接受审讯时,他不承认自己有罪,并且说,他不曾有过任何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罪恶意图,他之所以参加会议的工作完全是为了了解管区的局势,以便到达莫斯科以后将这一切向中央机关报告。对于在斯科比年科密报中所指出的这次会议的反苏维埃性质,米罗诺夫予以绝对否认,并且他还断言,所有会议参加者都一再表示忠于苏维埃政权,所谈的也只是

巩固当地苏维埃政权的办法。

因此案而被捕的沃罗帕耶夫、科丘科夫、戈列涅夫和叶兰斯科夫也都不承认自己有罪。他们并不否认参加过会议的工作,但一致确认米罗诺夫并未成立过任何“冒险主义者支部”,在会上也没有讨论过准备暴动的计划。米罗诺夫确实讲过,必须建立一个由最忠诚的共产党员组成的核心,来同官僚主义和地方上苏维埃和党的个别工作人员造成的歪曲党的政策的现象作斗争。这样提出问题,按照被告们的意见,是正确的,是当时管区的局势所要求的,因为那时在居民不满的基础上自卫军军官瓦库林已经得以把一部分不坚定的哥萨克吸引到自己方面去,并挑动他们举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发动。

鉴于侦讯机关缺乏认定沃罗帕耶夫、科丘科夫、戈列涅夫和叶兰斯科夫有罪的证据,他们的案件根据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 1921 年 11 月 15 日的决议已终止进行,他们均已获释放。

在复查期间经确认并接受询问的叶兰斯科夫称,1921 年 2 月 8 日在米罗诺夫住所没有任何反对苏维埃的谈论,斯科比年科就这个问题写出的密报是臆造的。叶兰斯科夫在陈述中对米罗诺夫只有正面的评价,认为他是一个忠于革命,对苏维埃政权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本人抱十分尊敬态度的人。

从收入案卷的由沃罗帕耶夫、科丘科夫、戈列涅夫和叶兰斯科夫在押期间写给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党和苏维埃中央机关领导人的申诉,从复查过程中被询问的证人达维坚科和卡尔梅科夫的证词,以及从查阅档案材料中,可以知道,斯科比年科于 1920—1923 年期间被开除出党,是一个追名逐利之徒,在贯彻执行党的动员农民开展农村工作的政策方面采取敌对的立场。1934 年,他因盗窃社会主义财产被判处十年监禁,服刑期满不久死去,因此无法对其审讯。

以上列举种种材料证明,斯科比年科送交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的涉及米罗诺夫的报告具有捏造的性质,因此不能作为认定米罗诺夫犯有密报所列罪行的证据。

同样,指控米罗诺夫的其他内容也不能认定确有根据。在关于逮捕米罗诺夫的决议和判决书中提到,米罗诺夫曾试图利用调来阿尔切达车站的骑兵第 2 集团军一部发起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行动。然而在证实这一部分指控时上述文件却援引了俄共(布)党员 П. К. 伊格纳托夫提供的消息。

就此问题接受询问的伊格纳托夫解释说,1921 年 2 月间,当骑兵第 2 集团军的部队进驻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境内准备镇压瓦库林的暴动时,他曾窃入

旅长的车厢,得以潜听到在那里的指挥人员之间的反苏维埃议论的片断。他立即将此报告给了有关当局。显然,这样的消息不能作为证据,据以认定集团军的部队在准备暴动,以及该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与此种准备工作有什么牵连。

前骑兵第2集团军第21师师长、预备役少将M. Ф. 李森科,在1960年2月19日接受询问时称,为了镇压瓦库林的暴动,组织了一个由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组成的专门支队,由该师第1旅旅长党员霍留申指挥。师的指挥机关从不曾获知这个支队的人员有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倾向,更不用说倾向于举行暴动的消息。

从调查材料得知,米罗诺夫确实打了阿尔切金斯卡亚镇苏维埃主席巴雷什尼科夫几下,这是因为后者未能为米罗诺夫及随行的几名军人提供前去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的马匹。米罗诺夫的这种行为固然是不对的,但也不能作为对其追究刑事责任的理由。

米罗诺夫本人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他之所以面对巴雷什尼科夫未能克制住自己,是因为此人曾是一名白军军官,原先在阿塔曼克拉斯诺夫军队中供职,后来竟在苏维埃政权机关担任起领导工作。

至于判决书中所说,似乎米罗诺夫在殴打巴雷什尼科夫时曾攻击共产党一事,却并没有举出事实作为根据。在就此事询问巴雷什尼科夫、叶夫斯特拉托夫和谢里科夫时,他们均未提供有关米罗诺夫反苏维埃言论的证词,而案卷中也没有其他证据。

就此案进行调查也未能搜集到能确认米罗诺夫在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劳动群众大会上和在管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有反苏维埃内容的证据。在复查期间接受询问的证人卡尔梅科夫、希日尼亚科夫、托普奇耶夫、米哈伊利琴科、季亚科诺夫、叶夫列莫夫及其他人,作为上述事件的目击者,证实:米罗诺夫的发言在政治上是经得起推敲的。米罗诺夫谴责了瓦库林和接受了他的宣传的哥萨克的行动,号召支持苏维埃政权采取的措施,并声称,他坚定地站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立场之上。此外,在党代表会议上米罗诺夫还提出了一系列对地方的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批评意见,得到会议代表的赞赏。

根据刑事案卷和复查的材料,可以认定:米罗诺夫出身于劳动哥萨克家庭,于1918年自前线返回后即站到革命一边,成为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成员。米罗诺夫组建了第一个哥萨克革命支队(后来改编为师),并积极参加国内战争,先后指挥过师、军和骑兵第2集团军。由于出色地对委托给他的军队实施指挥和胜利实施对白军的作战行动,他曾荣获金质手表、金质荣誉武



## 注 释\*

- 1 卡列金在1917年5月之前远离政治。他为人所知的唯一一次演说,是1917年8月在国务会议上发布《十二支哥萨克军的宣言》。
- 2 米罗诺夫援引的是19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约翰·穆勒《自由论》中的话。(参见穆勒:《自由论》,М. И. 洛夫佐娃译自英文,1906年圣彼得堡第2版,第35页)穆勒当时人称“自由之父”,提出了在法律范围内个体自由的思想。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时曾使用了穆勒的重要力作《政治经济学基础》一书。在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曾写过关于他的专门研究著作。(参见《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基础〉》,车尔尼雪夫斯基译自英文并注释,1909年圣彼得堡版。)
- 3 在顿河地区曾两次宣布成立共和国:一次是1918年3月23日成立顿河苏维埃共和国,一次是1918年5月由克拉斯诺夫宣告成立“大顿河军”民主共和国。当草拟这封《公开信》时,顿河军辖区尚未获得共和国的地位。

1917年10月25日,顿河军政府接收了全部国家行政权力,宣布在辖区的各煤炭工业区实施戒严。
- 4 顿河军政府是哥萨克的自治机构,是在新切尔卡斯克召开的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旧历1917年5月26日—6月18日)上建立的。由卡列金将军领导。它支持临时政府“把战争进行到胜利结束”,当科尔尼洛夫将军起事时,它也站在他一边。
- 5 第一次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1917年6月)通过决定废除了庄寨、村镇和管区的执行委员会,要求村镇和庄寨的军人会议选出阿塔曼和管理公所委员。
- 6 在顿河军辖区,立宪会议的选举按九张党派候选名单进行。依次第1号是社会党人选举联盟,第2号是社会革命党人,第3号是归教派信徒,第4号是哥萨克,第5号是布尔什维克,第6号是立宪民主党人,第7号是人民社会党人,第8号是孟什维克联合派,第9号是私有主。在参加选举的1,406,620名选民中,投票支持第4号名单,即哥萨克候选人的,有636,966人,占到参加选举总人数的45%。
- 7 第一次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于旧历1917年5月26日至6月18日在新切尔卡斯克举

\* 注释编撰人员:Н. С. 塔尔霍娃、А. В. 文科夫、В. В. 孔德拉申、Н. В. 穆拉维约娃、А. П. 菲多连科、А. Я. 尼古拉耶夫、Т. М. 戈雷什金娜、А. Ю. 拉斯捷利亚耶娃。

- 行。会议由顿河地区哥萨克居民根据人口比例推选代表组成(按每5000名村镇哥萨克居民和每500名在前线作战的哥萨克各推选1名代表)。这次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是在中断了194年以后召开的,它宣称自己是“哥萨克军辖区内唯一的拥有全权的主人”。会议不顾某些代表符合民主原则的反对意见,通过了维护哥萨克村社土地所有制、减轻军役义务的决定,选出以阿塔曼卡列金为首的顿河军政府。
- 8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报》是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的官方报纸。1917年时,该报编辑部曾受到社会革命党的显著影响。
  - 9 米罗诺夫引用了前面提及的穆勒《自由论》一书中的话。(参见穆勒:《自由论》,第34—35页)米罗诺夫对引用的文字作了一点补充,即在“政府”一词前增加了带括号的“军”字。
  - 10 在霍皮奥尔管区行政中心乌留平斯卡亚镇,1917年有在哥萨克诸管区工作的三个布尔什维克组织之一在活动(另外两个在卡缅斯卡亚和新切尔卡斯克)。A. M. 谢利维奥尔斯托夫是这个组织的领导之一,1917年3月7—8日他曾在乌留平斯卡亚夺得政权。不过,两天以后革命委员会被白色哥萨克摧毁,谢利维奥尔斯托夫殉难。
  - 11 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苏维埃是临时政府时期的咨议机构,于1917年10月由全俄民主会议决定成立,由555名委员组成。1917年10月25日被布尔什维克解散。
  - 12 科尔尼洛夫叛乱,指1917年8月在科尔尼洛夫将军领导下为在国内建立军事专政而发动的暴乱。依靠大资产阶级和具有保皇情绪的将领的“立宪民主党”起了主要的作用。至8月31日,暴乱被平息,领导者被逮捕。
  - 13 小哥萨克军军人会议,为1917年6月至11月期间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休会时的工作机构。
  - 14 顿河哥萨克第32团由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的阿尔恰金斯卡亚、叶捷列夫斯卡亚、梅德韦季察河畔拉兹多尔斯卡亚、谢尔吉耶夫斯卡亚、马洛杰利斯卡亚、别廖佐夫斯卡亚、奥斯特罗夫斯卡亚等村镇的第二兵役年龄段(26—30岁)的哥萨克组建而成。该团被列入顿河第3师的编成。1914—1917年期间,该团在西南战线和罗马尼亚战线作战。这个团的“政治面貌”引人注目。在进行立宪会议选举时,有360名哥萨克投了社会革命党人的票,289人投票支持哥萨克候选人(与立宪民主党人结盟),35人支持布尔什维克,2人支持立宪民主党人,41人支持人民社会党人。
  - 15 1917年12月,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不承认人民委员会的政权,核准镇压顿河畔罗斯托夫市的布尔什维克起义。
  - 16 1917年3月1(14)日发布的“彼得格勒苏维埃第1号命令”承认了军队中自发出现的士兵委员会,于是此类委员会(连一级的、团一级的、师一级的)在哥萨克部队中纷纷出现。委员会由军官和军士组成,处理经济管理和技术问题,不介入队列事务,也几乎不从事政治工作。到1917年末,士兵委员会开始表现出较大的积极性。例如,就是根据它们的倡议,1918年1月在卡缅斯卡亚召开了前线哥萨克代表大会。



- 17 在写这份号召书时,顿河军辖区并未获得共和国的地位。看来,号召书反映了米罗诺夫的希望和设想。
- 18 集会广场是举行村镇军人大会的场所。
- 19 哥萨克切克緬是哥萨克作为礼服的一部分穿着的上衣。文中可能是以前线哥萨克所穿呈保护色的野战制服与和平时期的蓝色切克緬相对比。
- 20 米罗诺夫引用了发表在1918年1月13日《真理报》上的杰米扬·别德内的诗《劳动的军队》中的段落。
- 21 1918年5月26日,最高统帅B. C. 科瓦廖夫下令共和国顿河第2集团军司令派出部队前去米哈伊洛夫卡镇特别防卫司令部归米罗诺夫指挥。(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483号案卷,第43张。)
- 22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自由村镇庄寨苏维埃”是在1918年5月7日召开的“乌斯季霍皮奥尔斯卡亚镇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基础上于5月8日成立的。获悉毗邻的顿河上游管区举行暴动和哥萨克同奇斯佳科夫卡镇的农民发生冲突后,前来参加“代表大会”的哥萨克组成以哥萨克中尉H. П. 维杰宁为首的“苏维埃”,声称不承认苏维埃政权,宣布动员17至50岁的人防守各村镇免遭赤卫队的进攻。结果,在乌斯季霍皮奥尔斯卡亚镇和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恢复了阿塔曼政权。
- 23 除这一项决议外,苏维埃还通过另一项决议并以传单的形式散发。其中不承认各管区执行委员会作为政权机关存在,并拒绝了米哈伊洛夫卡管区执委会委员们关于在米哈伊洛夫卡镇召开管区代表大会以便“用和平方式调节眼前的局势”的建议。决议中扬言:“警告那些已经知道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存在现政权,但在米罗诺夫、扎帕斯科-扎帕休克等人的雇佣人员的影响下至今保持中立的庄寨,它们的中立态度同样对于共同的解放运动造成危害,并从而站到了哥萨克敌人的队伍之中。”(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480号案卷,第26张。)
- 24 1918年5月,在顿河、库班、捷列克和达格斯坦各军辖区,以及斯塔夫罗波尔和黑海两省境内成立了北高加索军区。建立这个军区的目的在于,把同进攻的克拉斯诺夫和邓尼金志愿军白色哥萨克军队作战的零星分散的支队和团队联合起来。这一时期在顿河军辖区一带作战的军队的基本任务,是负责对格里亚济—察里津铁路,以及对联结这个地区同莫斯科(察里津—格里亚济铁路)和北高加索(察里津—季霍列茨卡亚铁路)的重要枢纽察里津本身实施防卫。但是,如同北高加索军区指挥部在1918年5月29日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军队处于令人不能满意的状态之中,并未完全组建好,未经训练,缺乏有经验的指挥人员,因而无法保证能守卫铁路乃至防卫军队自身的安全。军区指挥部确认,首要任务是立即着手组建新集团军的部队;把现有的“集团军”和“团”重新改编为新的、有战斗力的团、营和连。(见《红军各方面军指挥部指令汇编 1917—1922年》,1971年莫斯科军事出版社版,第1卷,第250—254页。)
- 25 直到1918年6月10日的第1号命令发布,北高加索军区的军队才正式划分为几个防

- 区：乌留皮诺防区（基克维泽师）、谢布里亚科沃防区（米罗诺夫支队）、阿尔切达防区（沙莫夫支队）和卡恰利诺防区（梅热维赫支队）。米罗诺夫支队受命防卫季托夫（含，在菲洛诺沃以南）—泽列诺夫斯卡亚站（含）铁路段，并在布祖卢克河、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含）地段上将敌人逼退到顿河对岸。防区司令部在谢布里亚科沃。（《……指令汇编》，第1卷，第262—263页）在此前一天向米罗诺夫支队下达支援乌留平斯卡亚车站的战斗任务时，军区的军事领导人评论说，这是最有战斗力的一个支队。（同上书，第262页。）
- 26 此时米罗诺夫曾向西多雷乡苏维埃发去话传电报，命令对1912、1913、1914、1915几年的及龄士兵进行动员。鉴于局势危急，规定代表们均携带武器和证件前来。（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478号案卷，第30张。）
- 为米哈伊洛夫卡守备队规定了识别标记。符号是手旗形状。每一个连（米哈伊洛夫卡第1连，米哈伊洛夫卡第2连，西多雷连，丹尼洛夫卡连，潘菲洛沃连，老谢利耶连，布拉特连，叶捷列夫斯卡亚连）均采用不同颜色的标志符号（或者用单色的：红、蓝、白；或者这几种颜色配合在一起）。（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489号案卷，第55张。）
- 27 在这些日子里，波沃里诺枢纽站铁路区间出现了令人绝望的局势，军队不断退却，无力坚守阵地；北高加索军区的总的战场被分割为几个战线：霍皮奥尔战线、察里津战线、库班战线。米罗诺夫支队被划入霍皮奥尔战线（司令基克维泽）。这个战线的任务是：防守从科萨尔卡车站至伊洛夫利亚车站之间的格里亚兹—察里津铁路区间，并在霍皮奥尔河至顿河地段上，从苏霍夫斯基至伊洛夫利亚河口，把敌人逼退到顿河对岸。（《……指令汇编》，第1卷，第269页）米罗诺夫仍然指挥着谢布里亚科沃防区。6月16日，在德国军队占领阿列克西科沃车站后，北高加索军区指挥部命令米罗诺夫收集基克维泽师残部、阿尔切达地段部队归自己指挥，并“设法解放阿列克西科沃和恢复同在波沃里诺地域作战的基克维泽师部队的联系”。（《……指令汇编》，第1卷，第272页。）
- 28 在代表大会主席戈里亚诺夫致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战线司令的便函中指出，代表大会在6月19日上午的会议上决定邀请所有各部队派出代表来共同研究当前的局势（按每100人派出2人的比率）和讨论以下议题：一、如何编组动员的军队；二、议和的步骤。（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489号案卷，第104张。）
- 29 除了铅印的代表大会的号召书以外，米罗诺夫还为《顿河真理报》撰写了一份附有代表大会决议的新闻报道。决议中说：代表大会只承认一个政权是合法的政权，那就是苏维埃政权。此外，代表大会还号召全体居民拿起武器，“以齐心协力的猛攻给反革命以坚决的打击”。报道还刊有米罗诺夫致哥萨克和农民书，他号召奋起反抗以保卫被克拉斯诺夫将军及其盟友德国人所践踏的权利。（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478号案卷，第5张。）
- 30 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部曾于1918年6月19日向米罗诺夫下达第218号命令，要他发起作

- 战，“清除6月16日被德军占领的阿列克西科沃一带铁路线上的敌人”。（《……指令汇编》，第1卷，第273页。）
- 31 在致战线友邻防区领导人扎派斯科-扎帕休克的便函中，米罗诺夫谴责友邻部队的单独行动，他写道：“我只能在循规蹈矩的气氛中工作，而不能接受几乎把革命事业置于死地的各自为政。”（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485号案卷，第2张。）
- 32 沙莫夫是阿尔恰达防区司令，擅自在克列姆斯卡亚车站地域发起进攻，遭到失败。沙莫夫的行动，其中包括炮轰修道院，引起米罗诺夫的不满。米罗诺夫要求任命新的司令以替换沙莫夫。（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483号案卷，第233、236张。）
- 33 家住第26片的前线哥萨克是最早表示“反对立宪民主党人”的，为此米罗诺夫于1918年6月6日向他们去函表示敬意。（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478号案卷，第9张及其背面。）
- 34 在7月4日致最高军事会议全权代表别洛夫的便函中，米罗诺夫写道：“鉴于前线哥萨克在梅德韦季察北部的六个乡和七个村镇进行动员，我请求您给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留下6门火炮和1000发炮弹……在管区内建立正规军队是有保障的，一切安排就绪，但没有武器。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从克拉斯诺夫将军及其德国盟友手中拯救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米罗诺夫得到了他所申请的火炮和炮弹。（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483号案卷，第119张。）
- 35 战线政治委员A.贝斯特罗夫向侦讯委员会提出的证词正涉及这一段时间。他说：“对军事领导人米罗诺夫同志的一切非难，针对他的一切秘密和公开的煽动行为均予禁止。所有此类行为均将视为反革命行动全力加以制止。”（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489号案卷，第210张。）
- 36 在档案中保存有阿尔恰达-切尔努申斯克乡和区苏维埃委员一些会议的决议，委员们在这些会议上讨论了北部村镇的区代表大会的决定。作出的决定是：不承认代表大会是合法的，不派出代表与会，对于“停止国内战争的主张”表示欢迎，建议召开第四次管区代表大会来决定这个问题。（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489号案卷，第168张及其背面、第173张。）
- 37 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委员会（自1918年9月起，为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于1917年11月4（17）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的彼得格勒卫戍区哥萨克部队和哥萨克军代表参加的会议上成立。负责领导在劳动哥萨克中进行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
- 38 作为对特里佛诺夫建议的回答，斯大林于1918年7月15日自察里津发出一份致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邦契-布鲁也维奇的电报，其中说：“军区军事委员会请您不要对察里津方面军的组织作任何变动。特里佛诺夫的建议是不合理和不能接受的。米罗诺夫身边有一个能干的政委贝斯特罗夫，不需要派新的政委。特里佛诺夫本人担任政委是不合适

的。斯大林。”(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号全宗,1号目录,223号案卷,第137张。)

- 39 最高军事委员会是人民委员会为了组织国家防务和组建基干红军而于1918年3月通过决议成立的,是对苏维埃共和国武装力量进行作战指挥的最高作战机关,于1918年9月撤销。最高军事委员会领导人为:主席(兼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和委员(波德沃依斯基、斯克良斯基、美霍诺申等);军事领导人为邦契-布鲁也维奇。
- 40 在这些日子里,米罗诺夫负责指挥乌斯季梅德韦季察防区,从库梅尔加车站(含)至霍皮奥尔河口一线和从科特卢班车站(含)至佩斯科瓦特卡车站(含)一线之间的所有军队均划入这一防区。(《……指令汇编》,第1卷,第284—285页)其所属部队的作战行动直接与当时由于敌人占领了阿尔切达—洛格铁路区间而形势危急的察里津防区(战线)相邻接。为了救援米罗诺夫,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于6月24日下令派出塞尔维亚营、农民团的一个连、一个炮兵排和一个拥有八挺机枪的机枪队从察里津赶赴阿尔切达车站地域。(《……指令汇编》,第1卷,第293—294页。)
- 41 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由军事人民委员部于1918年6月19日发布命令建立,组成人员为斯大林、米宁和柯瓦列夫斯基(代理北高加索军区军事领导人)。军事委员会受命领导军区的所有组织和军队,所以作战命令均以它的名义下达。(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487号案卷,第96—97张。)
- 42 西韦尔斯战线指由西韦尔斯独立旅防守的一段战线:从布达里诺村至布祖卢克河。(《……指令汇编》,第1卷,第298页。)
- 43 受领的作战任务把基克维泽集群分为两个地段。在由布达里诺村至布祖卢克河的地段上作战的是西韦尔斯旅和革命混成团(由西韦尔斯指挥),在另一个地段(从布祖卢克河至库梅尔加河)上作战的有3个团、4个炮兵连、2门加农炮和3辆装甲车,由基克维泽指挥。(《……指令汇编》,第1卷,第298页。)
- 44 1918年8月5日,遵照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号令,米罗诺夫率部划归南方掩护地段指挥(沃罗涅什地域军事领导人第65a号命令)。他受领的任务是防守从叶兰车站、卡梅申斯卡亚到红亚尔车站(含)的铁路,其防线为下维亚兹尼科夫斯基、奥列霍夫卡、奥斯特罗夫斯卡亚、上科罗布科夫斯基。米罗诺夫的邻居是基克维泽师。(《……指令汇编》,第1卷,第303页。)

在1918年8月6—9日发布的第31号命令中,米罗诺夫向所属军队下达战斗任务,同时要求它们遵守革命秩序,禁止擅自没收财产、进行逮捕和搜查。他指出:“士兵和哥萨克同志们自己必须记住,他们在萨拉托夫省是身不由己的客人,而人民的敌人立宪民主党人给革命军队所起的绰号是不符合其本性的。(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号全宗,2号目录,159号案卷,第54张及其背面。)

- 45 抢夺军用物资问题是顿河共和国领导机关面临的十分尖锐的问题之一。就在此时,米罗诺夫向特里佛诺夫报告说,基克维泽的部队在叶兰车站抢夺指定给米罗诺夫旅的货运物资的情况(2门火炮、2000发炮弹、5000双靴子、大量服装等等)。他在电报中写道:“我

不认为,如果我们放弃奥列霍夫卡镇的阵地,回到叶兰镇去抢救自己的财产以免被强盗抢走,革命会因此而感到愉快。”

作为答复,1918年8月14日特里佛诺夫下令把拨给米罗诺夫军队的物资送给收件单位,并逮捕擅自抢夺或扣留物资的有罪人员,送到巴拉绍夫交给最高军事监察部。(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493号案卷,第37、16张。)

- 46 这张便函是米罗诺夫在收到要求在奥列霍夫—奥尔洛夫—杰尼索夫铁路和布尔古林斯基一线占领新阵地的作战命令后写的。其中指出,该旅有责任占领这些地点并掩护铁路地段,而这个旅如在奥列霍夫卡滞留将被视为不执行战斗命令。在此前就这一问题所写的书面汇报中,米罗诺夫指出,他不曾收到关于友邻的兵力和任务的任何通报。要完成他所受领的任务,必须把他这个旅的兵力分散配置在长达45—50俄里的范围内,这对全旅和最后的战果将产生致命的影响。(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486号案卷,第141—142张)关于新的命令,米罗诺夫打电报给军事领导人列维茨基说:“受领了新的任务。正下令严格执行。我对于分散使用我旅部队的致命错误作了说明,却未受重视。没有接收到一个补充连。”(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486号案卷,第273张。)

- 47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苏维埃第1师于1918年9月开始组建,但直至1918年10月10日第9集团军才向所属军队发布第2号命令,以正式手续确认。这个师的基础是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战线的革命部队(米罗诺夫的哥萨克旅);全旅实有人员大大低于编制数字(三个步兵旅和三个骑兵团)。至1918年9—10月,全旅共有人员6000名,另辖四个炮兵连。(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00号全宗,3号目录,59号案卷,第6张。)

1918年10月,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第1师在第9集团军编成内参加了波沃里诺方向和巴拉绍夫方向上的作战行动,因为在这两个方向上由于克拉斯诺夫将军的军队向察里津发动进攻而出现危急局势。至10月末,在优势之敌(15个团)的压迫下,该师被迫放弃谢卡切夫村和别廖佐夫斯卡亚车站,退入萨拉托夫省(鲁德尼亚村)。

1918年11月初,米罗诺夫师沿梅德韦季察河右岸实施进攻战斗,以阻止敌人进逼捷尔萨河上索斯诺夫卡、拉兹利夫卡和鲁德尼亚附近的渡口和梅德韦季察河上红亚尔附近的渡口。第8集团军军队的撤退导致第9集团军也不得不从阵地后撤,乌斯季梅德韦季察师各部队只好返回鲁德尼亚村的防御阵地进行休整。在这些日子里,根据1918年11月23日总司令发出的第1242号电报,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第1师的基础上开始组建下辖三个旅的步兵第23师。但是,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第1师现有的部队只够建立一个步兵旅和两个骑兵团,两个炮兵营及一个工兵营,总人数为6774人,拥有军马1929匹;计步兵3604人,骑兵4020人。(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114号案卷,第33张)1918年11月24日,步兵第23师离开鲁德尼亚村,实施急行军,并接到命令自1918年12月5日起向菲洛诺沃发起进攻。经过顽强战斗,该师各部队占领了特罗斯强卡、马切哈、谢苗诺夫卡、普列奥布拉任斯卡亚车站、卡扎林斯基村、维索科杜布罗夫

斯基村,并继续向前挺进,但是它们没有得到友邻的支援,致使尔后的作战行动遇到困难。

南方战线于1919年1月初发起进攻(目的在于消灭敌人的沃罗涅日集群,从而解除对察里津和第9集团军的威胁),试图封闭克拉斯诺夫将军的军队在鲍里索格列布斯克的突破口(1918年12月31日至1919年1月2日),并以右翼进至科列诺车站、新霍皮奥尔斯克、米哈伊洛夫斯卡亚、乌留平斯卡亚一线。1月中旬,在集团军编成内建立了一个突击集群(由步兵第23、16和第15师组成),由米罗诺夫指挥。(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121号案卷,第27张)集群各部队在扩展进攻中在先头挺进。经过各次战斗,米罗诺夫的集群于1月20日前占领了菲洛诺沃车站、乌留平斯卡亚、捷皮金斯卡亚,致使克拉斯诺夫将军的相当一批部队被切断于菲洛诺沃和鲍里索格列布斯克之间。米罗诺夫率部继续前进,肃清霍皮奥尔和乌斯季梅德韦季察两管区内之敌,在敌军中造成惊恐不安的情绪。步兵第23师的作战日志中说道:“在前线发生着难以置信的事。敌军士气沮丧至极,沿途丢弃一批批弹药仓皇逃窜。”(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496号案卷,第18—19张)在这段时间里,克拉斯诺夫曾向哥萨克发出号召(1919年1月20日命令)说:“赶快拿起步枪和马刀”,“拯救父老们免遭被米罗诺夫俘虏和动员的耻辱,拯救妻儿避免在卖身投靠犹太人的米罗诺夫同志统治下饿死”。(P. A. 梅德韦杰夫、C. П. 斯塔里科夫:《菲利普·库兹米奇·米罗诺夫的生与死》,1989年莫斯科版,第124页)1月下旬,米罗诺夫的部队继续肃清霍皮奥尔河口以东顿河左岸的敌人。1919年2月,南方战线各集团军受命攻占新切尔卡斯克、顿河畔罗斯托夫,并进至韦利科克尼亚热斯卡亚、罗斯托夫、顿巴斯地域一线。2月18日,当步兵第23师位于距新切尔卡斯克还有两天行程之处时,米罗诺夫收到命令,要他交出指挥权,前往谢尔普霍夫。(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496号案卷,第54张。)

- 48 很可能,米罗诺夫一封没有注明日期的电报也是这段时间内发出的。电报说:“叶兰车站。致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必须就同反革命斗争问题交谈一次,但我不能离开这个师。请不要拒绝来师里视察。师长米罗诺夫。”(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99号案卷,第8张。)
- 49 在报请奖励的人员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当时只批准向布柳赫尔授勋。(俄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20号目录,5号案卷,第29—31张)第2号红旗勋章于1919年1月授予亚基尔,以表彰其卓越战绩。(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33987号全宗,1号目录,147号案卷,第78—80张;37837号全宗,1号目录,1403号案卷,第182张)第3号红旗勋章于1919年2月13日授予法布里齐乌斯。(详见:《军事历史杂志》,1964年第7期,第122页,Ю. А. 格列尔的短文。)
- 50 提到这一点的原因是,克拉斯诺夫1918年8月16(29)日在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上的演说中有一段论及人们对他同德国人合作的批评。他说:“我要问那些想唆使缺乏理智的青年去反对日耳曼人的人们,我们能否不用子弹和炮弹去同他们作战,而他们这两样东

西都取之不尽？……

他们同从萨拉托夫省散发传单说克拉斯诺夫‘把顿河地区卖给了德国人’的米罗诺夫、斯多布诺夫和什库林这些同志有什么不同。如果你捉到米罗诺夫、斯多布诺夫和什库林，你们一定会不经审判就绞死他们。那么，你们为什么要为那些更加恶毒、更加凶狠地从事他们那种可怕的事情的人们辩护呢？他们需要的是巨大的震荡和你们的鲜血，而我们需要的是伟大的顿河……”（1918年8月18(31)日《亚速海沿岸边疆报》。）

- 51 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于1918年8月召开，擢升阿塔曼克拉斯诺夫为骑兵上将，并赋予他独裁者的全权。
- 52 第9集团军是根据1918年10月3日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建立的，由南方面军的波沃里诺和巴拉绍夫—卡梅申斯克两个防区的部队组成。1918年10—11月，该集团军同克拉斯诺夫将军的白色哥萨克的顿河军在波沃里诺、叶兰、巴拉绍夫等地域作战；1919年1—3月，参加南方面军的进攻，解放了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和新霍皮奥尔斯克；尔后参与了平息韦申斯卡亚暴乱的行动，并在顿巴斯实施阻挡邓尼金军队的防御战斗，还参加了南方面军的八月反攻和东南方面军的进攻：罗斯托夫—新切尔卡斯克战役（1919年11—12月）、北高加索战役（解放了叶卡捷琳诺达尔）（1920年1—4月），并进行了反对乌拉盖登陆兵的战斗（1920年8—9月）。1921年6月解散。
- 53 指1919年10月中旬由南方面军预备队组建而成的波沃里诺突击集群（参谋长罗利科）。它受领的任务是：从波沃里诺车站向非洛诺沃车站、谢布里亚科沃实施进攻，而后同防守察里津地段的第10集团军部队会合。突击集群进攻的目的，在于从西面掩护方面军的主要战役和肃清整个霍皮奥尔河左岸的克拉斯诺夫军队的行动。第9集团军各部受领的任务是在霍皮奥尔河左岸占领防线。（《……指令汇编》，第1卷，第356—357页。）
- 54 米罗诺夫师的右邻为基克维泽的第13师。米罗诺夫同基克维泽之间的冲突在发生所述事件之前很久就已产生。1918年9月26日，旅指挥部（米罗诺夫和参谋长И. А. 斯多布诺夫）向南方面军司令报告说：“我旅要求对基克维泽师施加特别的影响，因为这个师9月25日的态势有把梅德韦季察地段上近几日来的全部战果奉送给敌人的威胁。敌人受到震撼，军心动摇，可是基克维泽师的胆小怯懦却使敌人有[可能]提高其士气……按照我们旅的意见，必须或者解散这个师，或者将其调往其他战线，因为惊慌失措的人们，经过一次惊吓，不可能镇定下来，幡然改过……我旅为这样的友邻而深感苦恼。”（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号全宗，2号目录，90号卷宗，第46—47页。）
- 55 关于这个师1918年10月参加过的几次艰苦战斗，米罗诺夫曾不止一次在电报中叙述。例如，10月25日他报告说：“我师的局势，如果不说是灾难性的，那也接近灾难性的了……在梅德韦季察河右岸对我作战的有11个团。仅一次就运走伤员294人……”（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99号案卷，第10、31张。）
- 56 米罗诺夫对于1918年11月间梅德韦季察第2团发生的逃兵案件的态度，令人寻味。他说：“如果他们不庄严承诺愿为革命效力并不再逃跑，就立即送他们去军事法庭接受审

- 判。”(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99号案卷,第111张。)
- 57 档案中还存有一份 T. K. 弗罗洛夫写给米罗诺夫的申请书。这是叛逃的哥萨克之一,他借口说在这些哥萨克的全体会议上通过一项决议,要组建一个革命的团队。弗罗洛夫请求米罗诺夫允许他来组织这个团,并援引布拉温骑兵营的事为例。(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304号全宗,1号目录,495号案卷,第11—12张。)
- 58 1918年5月,博科夫斯卡亚镇的哥萨克支队在上尉 B. C. 波波夫的指挥下劫获并处死了“波乔尔科夫讨伐队”。后来这个支队划入博科夫斯卡亚—卡尔金斯卡亚团,波波夫担任团长。
- 59 军辖区总部是顿河哥萨克军辖区的行政管理机关,管理平民的生活,以及军队的训练和教育。
- 60 在立宪会议选举期间,哥萨克的代表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按第4号候选人名单(“哥萨克候选人名单”)投票。这里米罗诺夫所说不完全准确:顿河第32团哥萨克所投741张选票中,支持社会革命党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一张选票上)和布尔什维克的有395张票(53%),其中支持布尔什维克的35票(5%),而支持“哥萨克名单”的289票(39%)。
- 61 1918年3月23日,在顿河军辖区的一部分领土上宣告成立顿河苏维埃共和国。但是,1918年4月,在新切尔卡斯克爆发了以戈卢博夫和斯米尔诺夫为首的反苏维埃政权的暴乱,并且得到哥萨克富裕阶层和中等阶层的支持。到4月末,反革命暴乱已席卷顿河第1和第2、切尔卡斯克、顿涅茨和萨利斯克等管区的村镇,而在5月份内受暴乱波及的村镇数已达77个。
- 62 在维杰宁策动暴乱的“边远偏僻之地”,既没有赤卫队,也没有实际的苏维埃政权机关。在1918年内,在顿河下游及铁路沿线发生过焚毁村寨和玷辱教堂的情况,当时为摆脱德军而从乌克兰撤退的赤卫队支队曾沿铁路线行进。
- 63 俄共顿河局是为了在南方(顿河地区、库班、北高加索)领导地下工作和游击运动而于1918年9月在库尔斯克建立的。参加顿河局的有顿河地区党的工作人员和自行解散的顿河苏维埃政府成员:П. Г. 布洛欣、И. А. 多罗舍夫、С. Л. 卢卡申、И. В. 列舍特科夫、С. И. 司尔佐夫、А. А. 弗伦克尔、Е. И. 夏坚科。随着苏维埃军队日渐占领顿河军辖区的领土,顿河局领导了顿河地区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的恢复重建工作。为此目的,于1919年3月在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了地方工作部。1919年夏季苏军撤离顿河军辖区后,顿河局进行了改组,而自1919年9月起经选举的俄共(布)顿河委员会开始工作。
- 64 弗伦克尔于1919年1月15日还向俄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一封类似的信给诺夫戈罗采娃,并附有报告、顿河地区党的建设的示意图和指示。信中说:“我们请求中央批准所有这一切……我们必须弥补自己以前的过失,必须机智巧妙地争取顿河地区;应当通过这些渠道(地方分局)把大量的书刊和宣传鼓动工作送到顿河地区蒙昧的群众中去。”(俄



- 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5号目录,34号案卷,第11张。)
- 65 第10集团军于1918年10月间由在察里津和卡梅申地域作战的军队组成,列入南方面军编成。1918年10月至1919年1月,在卡梅申和察里津城郊对顿河白色哥萨克实施防御战斗,参加了南方面军的进攻,并把白色哥萨克军队赶到马内奇河对岸,自1919年5月起在察里津方向和卡梅申方向抗击邓尼金分子的攻击,自1919年11月起参加了东南方面军的进攻和击溃邓尼金主力的行动,于1920年1月解放了察里津。尔后曾在北高加索作战。1920年7月解散。
- 66 第8集团军于1918年9月间由布良斯克、库尔斯克、沃罗涅日各防区和南方面军叶夫斯特拉托夫及卡拉奇两方向上的部队组建而成,列入南方面军编成。1918年10—12月,在利斯基、沃罗涅日方向对白色哥萨克顿河军实施防御战斗。1919年1、2月间,参加了南方面军的进攻和击溃顿河地区的白色哥萨克。尔后,参加过解放顿巴斯(1919年3月),在乌克兰曾同邓尼金军队作战,参加了南方面军1919年10—12月的进攻和解放罗斯托夫(1920年1月)。1920年在北高加索作战。1920年3月解散。
- 67 报告附有根据“积累的经验”而形成的俄共(布)顿河局领导地方党组织的示意图(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5号目录,34号案卷,第213张)。接着在报告中对这份示意图作了说明,但不详尽。从所附示意图可以知道,在地方上对顿河局(科兹洛夫市)各分局的隶属关系是:隶属于哈尔科夫分局的有俄共切尔卡斯克总支部、罗斯托夫总支部、塔甘罗格总支部,隶属于沃罗涅日分局的有俄共顿涅茨总支部(利斯基市)和顿河局铁路处(沃罗涅日市),隶属于巴拉绍夫分局的有俄共霍皮奥尔总支部(巴拉绍夫市)和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总支部(叶兰市),隶属于察里津分局的有顿河第一总支部、顿河第二总支部、萨利斯克总支部、莫罗佐夫总支部。顿河局的各地方分局于1919年2月撤销。(参见78号文件。)
- 68 在此期间,第8集团军步兵第12师政委为И. В. 科肖尔。这里指的是И. В. 列舍特科夫。(参见注释100。)
- 69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国内战争时期负责直接指挥陆海军,以及陆海军主管部门的所有机关。1918年9月6日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9月2日关于使全国变为一个统一的军营的决议而建立。已撤销的最高军事委员会的职能和军事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的一切权力,均转给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委员则由人民委员会任命。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时兼任陆海军人民委员。自1918年9月至1925年1月,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是托洛茨基。他的副手是Э. М. 斯克良斯基,委员有П. А. 柯博泽夫、К. А. 美霍诺申、Ф. Ф. 拉斯科尔尼科夫、К. Х. 达尼舍夫斯基、С. И. 阿拉洛夫、Н. И. 波德沃依斯基等。参加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还有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
- 70 这里指的是根据第9集团军发布的命令于1919年1月13日由步兵第16和第23师组建的霍皮奥尔突击集群,由米罗诺夫指挥,政委为布拉戈。该集群受领的任务是:攻占克拉

斯年卡亚车站、新霍皮奥尔斯科车站、波波夫采沃车站地域。经过奋不顾身的激烈战斗，于1月15日攻克新霍皮奥尔斯科，作战任务宣告完成。在以后几天里，集群各部在米罗诺夫指挥下继续完成方面军和集团军的总任务——击溃敌人主力，进抵顿河河岸，到达伊万诺夫卡、佩霍夫卡、米哈伊洛夫斯卡亚、多布林斯卡亚、乌留平斯卡亚、菲洛诺沃一线。（《……指令汇编》，第1卷，第625页和第630页。）

- 71 关于组织居民向南方各产粮省份和顿河军辖区迁移的法令，是人民委员会于1919年4月24日通过的。（《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71年莫斯科版，第5卷，第97—98页。）
- 72 国民经济委员会是1917—1932年期间分地区管理工业和建设的国家机关。在此处涉及的时期内，顿河地区未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因为当时由军事机关负责管理（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设有地方工作部）。
- 73 俄共顿河局在察里津、哈尔科夫、沃罗涅日、巴拉绍夫设有分局。（参见注释67。）
- 74 顿涅茨共和国即顿涅茨-克里沃罗格苏维埃共和国，在顿涅茨-克里沃罗格煤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地区委员会领导下，于1918年1月末在乌克兰境内成立（包括哈尔科夫省、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赫尔松省（一部分）、顿河军辖区的工业地带）。共和国最高机关为苏维埃地区委员会（与党的机关合在一起）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为Ф. А. 谢尔盖也夫，即阿尔乔姆，设有肃反总部）。但是，把重要的工业中心地区从乌克兰分出来客观上削弱了苏维埃政权在乌克兰的基础。1918年3月，这个共和国并入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
- 75 1919年1月27日，顿河局巴拉绍夫分局呈送了一份各地方分局成员名单报批：霍皮奥尔分局——主席拉林，委员叶尔莫洛夫和罗加乔夫；乌斯季梅德韦季察分局——主席谢瓦斯季亚诺夫，委员费多尔采夫和布扎耶夫。（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5号目录，34号案卷，第33张。）
- 76 在顿河地区1月作战期间，哥萨克工作部委员马卡罗夫和莫什卡罗夫正在那里。他们1月23日打电报给哥萨克工作部说：“苏维埃军队已占领了乌留平斯卡亚。我们前去组织苏维埃政权……敌人仓皇逃命。米罗诺夫俘虏了大量哥萨克，被俘的红军战士从克拉斯诺夫的囚禁中逃出，加入我们的队伍……请拨发大量书刊来，我们的号召书需要量极大。请加印。立即派出空闲的人来帮助我们。工作很多。”（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13号案卷，第9、13张。）

哥萨克工作部的“设想”，看来，目的在于吸收熟悉哥萨克风俗习惯和生活特点的当地的哥萨克来建立顿河军辖区的管理机关。B. C. 科瓦廖夫在自己的报告中写的就是这种主张。

在这以后，哥萨克工作部仍然向顿河军辖区派出自己的工作人 员去建立苏维埃政权。例如，应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Г. 索柯里尼柯夫1919年2月8日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阿瓦涅索夫提出的派哥萨克工作部人员去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工作的请求，曾向那里派去一批工作人员，其中包括这个部的委员Ф. П. 斯捷潘诺夫、Ф. Д. 切

- 库诺夫、И. И. 多尔加切夫。(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15号案卷,第38张;11号案卷,第35—37张。)
- 77 革命军事委员会是陆海军中实行军事政治领导的最高集体领导机关。在方面军、集团军、舰队、区舰队和独立的军队集群一级中建立。除军事指挥机构外,革命军事委员会在靠近前线地带还领导地方工作机构;革命军事委员会拥有苏维埃政权机关的权力,可以在从敌人手中解放的领土上建立革命委员会。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在大多数情况下从俄共(布)中央委员中任命,由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报党中央备案。
- 78 霍皮奥尔管区革命委员会经1919年1月29日第9集团军发布的第29号命令批准,参加的人员有:Б.帕拉莫诺夫(主席)、В.Ф.拉林、Н.叶尔莫洛夫、А.库特列夫、Г.格卢霍夫、Д.罗曼诺夫。(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92号全宗,1号目录,10号案卷,第29张)同一项命令还批准了由主席Г.罗加乔夫(第14师政治部秘书)和В.波莫加耶夫、М.斯图杰尼金组成的乌留平斯卡亚革命委员会。(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92号全宗,3号目录,1588号案卷,第137—138张。)
- 79 1919年2月14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再次审议了顿河局提出的关于建立地区执行委员会的问题。结果仍然确认了原先的决定:由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对各地革命委员会的活动实行总的领导。顿河局有责任同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并在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在地点设立一个中心机构。顿河局应留下1—2名同志在科兹洛夫,其余人则前往各地开展工作。(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112号目录,1号案卷,第10、24张。)
- 80 1919年2月末,顿河军辖区境内四分之三的地面被苏维埃军队攻占。3月4日,米罗诺夫师试图从行进间强渡顿涅茨河并向新切尔卡斯克发动进攻,但行动受阻,被迫退回。白军的战报说:“在2月19日(新历3月4日),近卫军旅和从莫罗佐夫斯卡亚、叶尔马科夫斯卡亚和乌斯季别洛卡利特文斯卡亚等村镇动员来的哥萨克在谢米马亚奇内和梅切特内两村地域内击溃了米罗诺夫军的六个团。敌人在战场留下了约600具尸体。在这次荣耀的战斗中,我方共虏获3门火炮、11辆装满炮弹的弹药车、15挺机枪、一些装载步枪的大车和步兵第199团的全部辐重。”1918年3月6日,米罗诺夫交出了突击集群和自己师的指挥权。
- 81 俘虏和难民事务中央总署于1918年4月间成立,属于军事人民委员部。该总署的任务是,协调和联合所有经办战俘、平民俘虏、人质和难民事务的机关的活动。此外,总署还承担难民的遣返和生活安排方面的职责。1919年2月12日,看来是为了回答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就被俘的哥萨克事宜提出的讯问,俘虏和难民事务中央总署答复托洛茨基说:“由于拥有许多空闲的集中营,可以承担起被俘哥萨克的安置、警戒、伙食和服装”,并说安置的容量是:沃罗涅日——3000人,库尔斯克——3000人,坦波夫——3000人,奥廖尔——2000人,莫斯科——3000人,图拉——3000人。条件是:人民委员会准许这样做,粮食人民委员部专门拨给粮食和服装,以及军事人民委员部提供军事警卫部队。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7号全宗,1号目录,95号案卷,第73—74张。)

- 82 1919年1月31日,在库梅尔任斯卡亚车站附近,有四个骑兵团和两个步兵团的白色哥萨克因不愿从家乡霍皮奥尔管区撤离而向米罗诺夫部队投诚。他们被允许各自分散回家。由于哥萨克离家服兵役时是穿着自己的衣服,骑着自己的马匹和带着自己的冷兵器去的,因此米罗诺夫下令放他们带着马匹和马具回家,并承诺对于收走的冷兵器将来付钱。
- 83 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党组织1919年3月10日的报告中说道:党的工作至今未能妥善安排,因为所有人都忙于日常的工作。直到2月26日才举行了米哈伊洛夫卡区组织第一次党员大会。确认首要任务是采取“最有力的措施在区内认真进行鼓动和宣传,批驳那种认为同共产党员和共产公社不得不拼打一场”的看法。(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554号全宗,1号目录,1号案卷,第63张。)
- 84 指的是1919年2月11日《真理报》刊载的该报通讯员Л.索斯诺夫斯基所写的简讯,其中作者提到俄国西部一些城市中当地苏维埃政权封闭小商店和禁止私人贸易的事实。(1919年2月11日《真理报》第31期。)
- 85 韦申斯卡亚暴动(顿河上游暴乱)于1919年3月10日夜间在卡赞斯卡亚镇一带发生,随即扩展到整个顿河上游管区,遍及奇尔河上游、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斯拉谢夫斯卡亚镇、卡赞斯卡亚镇境内。大部分暴乱参加者是对顿河地区苏维埃政权的政策不满的哥萨克中农。

暴动是白卫分子的地下组织策划的,于预定时间准时发起。在暴动发生以前很久就拟定了由顿河军骑兵集群突破战线接应暴乱者的计划。在暴动发生的一周之前,在管区境内开始了为贯彻执行清除哥萨克指令而执行枪决的行动。从各种资料看,处决的人数约在300人至600人之间,主要在卡赞斯卡亚和米古林斯卡亚两个村镇。3月12日暴动者占领了管区中心韦申斯卡亚镇,但是韦申斯卡亚的哥萨克,与卡赞斯卡亚和米古林斯卡亚两镇的人不同,态度摇摆不定(在韦申斯卡亚镇,此前被枪决12人)。暴动者由各村寨代表选出的临时管区苏维埃(主席Н.П.丹尼洛夫,副主席Е.П.叶尔马科夫)领导。暴动中心设在韦申斯卡亚镇。管区苏维埃提出的口号是:“拥护苏维埃,反对共产公社、枪决和抢劫!”苏维埃军队采用了极其血腥的方法镇压暴动,致使暴动立即自发地大规模蔓延起来。暴动者组成一支2.5万人的军队(其中骑兵1.5万人),分编为五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实际政权掌握在暴动的军事领导人——司令哥萨克中尉П.Н.库季诺夫,参谋长哥萨克上尉И.Г.萨福诺夫手中。加入暴动队伍的还有沃罗涅日省的农民(别列兹尼亚科夫-洛巴季诺团)和红军的某些部队(谢尔多布斯克第204团)。

韦申斯卡亚暴乱给南方面军苏维埃军队(第9集团军)的后方构成严重的威胁。此时,这支部队正在卡缅斯卡亚、乌斯季别洛卡利特文斯卡亚一线同志愿军和原先已被击溃的顿河军的残部进行顽强的战斗。6月8日,苏维埃军队的防线在米列罗沃附近被突破(5月24日)以后,暴乱者得以同顿河军的部队会合。

- 86 顿河上游第28团(1918年9月7日以前为顿河上游第1团)于1918年8月由顿河上游

管区第二服役期(1892年以前出生)的哥萨克组建而成,分编为三个骑兵连和三个步兵连。因同布尔什维克作战时表现优异,在顿河军中被称为“无敌”团。1919年1月7日,这个团与苏维埃军队举行谈判后宣布起义,选出哥萨克军士Я.Е.福明为团长。他们同进攻的红军部队签订和议,条件是顿河地区边界不受侵犯,而哥萨克则承诺自行推翻克拉斯诺夫政权。1月14日,该团撤离战线,进入韦申斯卡亚镇,破坏了在那里的白军北方面军司令部的工作。苏维埃军队指挥部对于部队之间签订的协议不予批准;苏维埃军队遂进入顿河军辖区地面。此时,克拉斯诺夫派出惩戒支队前去镇压第28团,反叛的哥萨克便公开向苏维埃军队求援。1919年2月2日,苏维埃军队进入韦申斯卡亚镇,而这时第28团恰好宣布成立政权。全团被遣散回家。有一些哥萨克报名参加了红军(主要进到后勤部队和法庭队)。关于第28团发生的事件,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霍多罗夫斯基曾于1919年1月31日分别向人民委员会——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斯维尔德洛夫、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托洛茨基发去电报(第123/c号)报告。(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00号全宗,3号目录,100号案卷,第82张。)

- 87 1919年3月13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召开会议,审议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把“划分顿河军辖区”的工作转交给地方经济部的请求。当时决定“会同顿河局代表共同划分顿河军辖区之事暂时不予确认,而由中央对就此问题通过的决定进行讨论。”(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112号目录,1号案卷,第34张。)

在这次会议前不久,内务人民委员部曾致函俄共中央,要求提供党中央就在顿河军辖区内组织苏维埃政权问题的所有指令和指示的副本。(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5号目录,34号案卷,第65张。)

- 88 指的是俄共(布)顿河局的五名委员,也即实际上顿河局全体成员,任命不当。
- 89 指的是全俄总司令部,这是共和国中央军事指挥机关之一。全俄总司令部于1918年5月建立,负责红军的编组、配置和训练,以及有关国防问题的研究;隶属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在1920年10月以前,这个司令部还负责有关居民动员的问题,有相应的部门分管。自1918年10月起,作战指挥问题转交给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1921年2月,全俄总司令部同野战司令部合并,组成工农红军司令部。
- 90 这是俄罗斯军队中习惯的说法,到国内战争时仍在沿用。意指总参谋部学院毕业生。
- 91 在顿河军辖区,年满19岁的哥萨克应进行兵役登记、注册和宣誓仪式。报名登记不是按照出生年龄进行,而是按照注册年份即列入军人统计表的年份进行。
- 92 哥萨克离家去服兵役必须骑自己的马匹,穿着自己的军服,携带自己的冷兵器,而这对某些人简直就是倾家荡产。1917年间,哥萨克的要求之一便是服役时或者由国家提供装备,或者从军辖区财务中开支。
- 93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是红军统帅部的最高作战指挥机关,位于莫斯科(自1918年11月10日至1919年7月28日,在谢尔普霍夫),隶属于总司令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1921年2月,与全俄总司令部合并成为工农红军司令部。

- 94 司尔佐夫于1919年3月25日用电报将党中央修改1919年1月24日指令的事通知各革命委员会(参见第132号文件)。据此要求各革命委员会中止大规模的恐怖行动和没收居民粮食的做法。为了深入贯彻这个决定,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废止了自己关于没收居民马鞍和大车的命令,并发布第545号命令允许“顿河钱币”在兑换成“苏维埃钱币”之前继续流通。
- 95 顿河第3师指挥部,经与中央拉达协商后,试图解除驻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市布尔什维克部队的武装。
- 96 拉瓦战法是骑兵的一种散兵线队形,也是哥萨克使用的传统队形。自1912年起,俄国骑兵全部进行了按拉瓦队形攻击敌人的训练。
- 97 任命米罗诺夫为立陶宛—白俄罗斯集团军副司令,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在1919年3月31日的会议上批准的。(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6号全宗,12号目录,1号案卷,第152张)1919年4月1日,他收到总司令的命令(第2868/4yr号),其中说:“立即前往新的任职地点。”(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密档第H-217号,第8卷,第125张。)
- 98 在这方面,科捷利尼科沃革命委员会的“清除哥萨克”活动曝光最多,列宁曾加以谴责。(参见第144号文件)但是,这类事件的主谋是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它自行其是——“直至中央苏维埃机关发布专门的指令和决议为止”——废除了旧有的按哥萨克军警体制把顿河军辖区划分为哥萨克管区的做法,在已解放和即将解放地区实行划分为区的体制,改称:霍皮奥尔区、乌斯季梅德韦季察区、韦申斯克区、米列罗沃区、卡缅斯克区、莫罗佐夫区、奇尔斯科区、科捷利尼科沃区。关于顿河军辖区新的行政区划于1918年3月6日以第333号命令向南方面军各集团军宣布。(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92号全宗,1号目录,66号案卷,第14—15张)就是这个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1919年4月20日发给各地革命委员会的电报中要求废除“村镇”的名称,改为“乡”。
- 99 例如,在米哈伊洛夫卡镇的全体党员大会上讨论过关于第9集团军司令行为的问题,因为他“介入地方政权的事务,维护资产阶级的财产,特别是他的女房东的财产,还威胁要驱散革命委员会”。(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号目录,84号案卷,第25张。)
- 100 在第9集团军特别处1919年4月18日的电报中指出,部队中存在不稳定的政治情绪,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大多数指挥人员不受“政治监督”,而大多数红军战士“对于起义的真实内情认识不高;暴动者混乱不堪的口号又加剧了这种情况”。(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92号全宗,1号目录,24号案卷,第323张。)
- 101 司尔佐夫在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利用当地居民同暴动者作斗争的问题获得肯定。还在1919年4月29日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就向第9集团军发去紧急秘密指令(第445/yr号),允许部分动用暴动邻近地点有战斗力的居民。其中还指出:仅仅只能动用外来的居民,招募事宜要在革命委员会严格监督下进行,对连队组建必须进行仔细的秘

密监控,并在其中安插可靠的特工人员,要进行强有力的鼓动工作,使居民们知道,他们协助镇压暴乱可以拯救自己的田地。(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92号全宗,1号目录,86号案卷,第460张。)

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也不止一次地向党中央提出了是否有可能使用沃罗涅日和坦波夫两省已经动员的共产党员到韦申斯克区作战的问题。(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5号目录,153号案卷,第68张。)

- 102 关于组织居民向南方产粮省份和顿河军辖区迁移的法令,由人民委员会于1919年4月24日批准。(《……法令汇编》,第5卷,第97—99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305页)看来,弗伦克尔寄给斯塔索娃的便函也是这一时期的事。便函中说:“叶莲娜·德米特里也夫娜!必须在中央提出应当把农民从彼得堡省和相邻省份迁往顿河地区的问题(农民中有这种愿望)。”(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5号目录,34号案卷,第167张。)

为了推动这项法令的贯彻实施,成立了各部门的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19年4月30日批准了《顿河军辖区垦殖条例》(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号目录,81号案卷,第47张及其背面)和《关于铁路运输北方各省缺粮居民前往顿河军辖区的规定》(同上,第48—49张。),开垦顿河军辖区的主要工作,由农业人民委员部及俘虏和难民事务中央总署进行。根据顿河军辖区垦殖条例的规定,应当从城乡贫民中吸收“坚定、可靠和积极的分子”(第1条);迁移应当有计划地进行,而不是陷于杂乱无章状态,而且要通过专门的集合地点加以安排(第2、3条);大多数移居者应迁入大的村镇(第8条)。

农业人民委员部确定迁移人口总数为3万人。从各地迁移的人数相应地分别为:彼得格勒省4000人,科斯特罗马省4000人,奥洛涅茨省2000人,普斯科夫省2000人,诺夫哥罗德省2000人,斯摩棱斯克省2000人,维亚特卡省2000人,切列波维茨省3000人,特维尔省2000人,莫斯科省3000人,梁赞省2000人。(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1号全宗,3号目录,62号案卷,第32张及其背面)从内务人民委员部参加各部门联合委员会的代表И.亨金的报告可以知道,到1919年5月31日迁入顿河军辖区的人数为:通过彼得格勒集合点的1000人,其中75%为党员;通过莫斯科集合点的600人,在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附近分散定居。

选定两个中心地区作为迁居的地点:米列罗沃区和科捷利尼科沃-萨利斯基区。这份报告还指出,在正式移民以前,已有约800人到达顿河地区,主要来自北方各省。(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1号全宗,3号目录,62号案卷,第31—34张。)

- 103 《披着羊皮的狼》一文刊登在《顿河真理报》(1919年4月1日,第6期)上,署名“И先生”。作者为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的区革命委员会工作人员。他在文中写道:“从自己开始工作的最初之日起,革命委员会就遇到由师长米罗诺夫造成的困难,他自认为是乌斯季梅德韦季察哥萨克的政治领袖。”在文章末尾,作者欢呼道:“现在终于把米罗

诺夫消灭了!”步兵第23师全体人员对于发表这篇文章反应十分激烈。许多共产党员指挥人员纷纷写信给第9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表示抗议。(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92号全宗,1号目录,86号案卷,第224—230张;24号案卷,第423—425张)例如,师参谋长И. А. 斯多布诺夫写道:“我再重复一遍,米罗诺夫是共产主义思想的真诚拥护者,是共产党员的朋友(虽然他本人并不是共产党员)”,但也是“那些为个人私利而披上共产主义外套的卑鄙贪利小人的敌人”。(同上,第225张。)

1919年5月3日,第23师政治部向第9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去一份电报(第406号),其中说:“流传着种种关于米罗诺夫的谣言,在各团造成惊恐不安情绪,原米罗诺夫的指挥人员怨声载道……请把有关米罗诺夫的确切消息告知我们,如果可以,则公开加以驳斥。”(同上,第447张。)

- 104 暴动参加者的文件中提到被枪决人员的不同数字。在他们的传单中,说枪决的人数“在260人以上”。(参见116号文件)暴动指挥者И. Н. 库季诺夫在1919年4月28日(5月11日)用飞机带给顿河军指挥部的书面报告中附有被枪决者的具体名单(不全),总数达三百多人。他在晚些时候的回忆录中又把这个数字增加了一倍。
- 105 关于在顿河军辖区组织地方政权的问题,中央组织局曾在1919年4月30日开会作了较详尽的讨论。在这一天之前,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索柯里尼柯夫、吉蒂斯)曾呈交了一份1919年4月28日的书面汇报。其中提到,由于缺乏一个能把在顿河军辖区建立的11个革命委员会的活动统辖在一起的、实际有效发挥作用的机关,以致“管理极端混乱,而顿河地区出现的苏维埃政权也软弱无力”。用作者的话说,当时顿河军辖区的地方工作部是占领当局的机关,即军事政权(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由于既没有经费也没有为此所必需的职能和人员,它无法履行统辖一切的领导职责。只有彻底改组地方工作部,改变其组织结构和职能,以及拨出单独的预算,才能使这个机关真正开展工作,并从而“制止苏维埃机关丧失信誉”。(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112号目录,3号案卷,第53张。)对于这份报告的最后决定,转交1919年4月30日的组织局会议讨论。地方工作部最后按省执行委员会的体例改组为顿河地区革命委员会,并拥有相应的处:行政管理处、财务处、军事处、农业处、粮食处、经济处。有鉴于此,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19年5月5日致函党中央书记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部、军事人民委员部、财政人民委员部、农业人民委员部,请求指派负责的全权代表。(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5号目录,153号案卷,第65张。)
- 106 米罗诺夫在引用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令时,漏去“收到后”字样。在米罗诺夫侦讯案卷中留存的所收到指令原件的背面,有米罗诺夫的亲笔批注:“不能辜负布尔什维克主宰者应有的某种信任。这种信任在哪里呢?!”(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档案馆,密档第H-217号,第8卷,第126张。)

在同一天,即1919年4月25日,除了公布的这一份报告外,米罗诺夫还给共和国



- 革命军事委员会寄去一份关于集团军配置地带正面的形势的报告。(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8号全宗,2号目录,126号案卷,第73a—77张背面。)
- 107 1904年10月间,哥萨克中尉米罗诺夫在顿河第26团编成内开赴满洲里,在那里的战斗中获得四枚勋章,并提前晋升为哥萨克上尉。1914年,哥萨克上尉米罗诺夫在顿河第3师顿河第30团编成内开赴前线,成为该师侦察连连长,被擢升为哥萨克大尉(1915年3月)和哥萨克中校(1916年1月)。自1916年3月起,任顿河第32团队列副团长。
- 108 饥饿的贫民被送往顿河地区,“是为了改善他们的粮食状况和恢复受白卫分子叛乱之害的地区的农业生产”。(《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862页注释530;《……法令汇编》,第5卷,第97—98页。)
- 109 1919年初,顿河局坚持把顿河军辖区划分开来,将各管区转交给相邻省的执委会管理,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则坚持保留统一的军辖区,由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领导。
- 110 指的是1919年5月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刊载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下属出版局局长别利亚科夫-戈尔斯基的文章《不要把哥萨克推开》。作者在文中指出,顿河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哥萨克发生暴乱的原因在于,“盲目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指令和地方政权对这些指令作了不正确的理解”,以及滥用职权和对哥萨克恣肆暴虐。文章作者明白无误地指出:“同资产阶级和反革命进行无情斗争的政策,与其说运用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身上,不如说更多地用到了中农这个中间阶级和稍稍富裕的哥萨克身上。”
- 111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8卷,第731页。
- 112 克拉斯诺夫离开顿河哥萨克阿塔曼职位后,曾在尤邓尼奇军队中任职,后侨居国外,住在德国。于1947年被处决。
- 113 在1918年12月19日发出的第1858号《顿河阿塔曼宣示》的号召书中,克拉斯诺夫提到同布尔什维克作战负伤的哥萨克的苦难,号召对他们提供救援,资助棉衣等等。
- 114 “付诸公断”是一种传统的说法,表示召开哥萨克村民大会以决定重大问题。
- 115 基克维泽师是一个紧急组建的师,于1918年5月在坦波夫地域由从乌克兰撤退下来的赤卫队部队组成(自1918年10月14日起为步兵第16师)。6月初这个师被派到顿河地区北部,因为当时举行暴动的霍皮奥尔的哥萨克攻占了管区中心乌留平斯卡亚镇,并切断了连接察里津和莫斯科的铁路。
- 116 1918年4月初,在顿河第2管区苏沃洛夫斯卡亚镇(以上校拉斯捷加耶夫为首)和新切尔卡斯克附近克里维扬斯卡亚镇发生哥萨克暴动,后者发展为总暴动。暴动者成为拼凑起来的顿河军的骨干,并占领了新切尔卡斯克,建立了克拉斯诺夫阿塔曼的政权。
- 117 “拯救顿河军人大会”于1918年5月11—18日在新切尔卡斯克召开,实际上是一次暴动部队的军人大会,因为在会议召开之时134个村镇中只有10个村镇处于暴动者的控制之下。会议选举克拉斯诺夫为军队阿塔曼,建立了常备的顿河军,废除了苏维埃政权的法令和临时政府的法律。顿河地区建立起克拉斯诺夫的专政。他在自己的活动中还

依靠奥地利—德国军队的支持。

- 118 米罗诺夫把拯救顿河军人大会主席 Г. П. 亚诺夫和阿塔曼团的上校 П. 亚诺夫弄混淆了。
- 119 米罗诺夫引用 1918 年 5 月 4(17) 日的第 1 号命令时稍有差错。该命令说：“昨天的外部敌人，奥地利人和德国人，进入军辖区境内是为了和我们联合在一起同赤卫队匪帮作战，以及为了在顿河地区维持严格的秩序……不管我们哥萨克的心有多么痛苦，我要求所有人在对待德国军队方面不得有出格行为，并把他们看作自己的部队。”
- 120 盖特曼统治的乌克兰对塔甘罗格管区和顿涅茨管区（顿涅茨煤田的组成部分）多次提出领土要求。克拉斯诺夫一面求助于德国人，一面用武力对乌克兰政府进行威胁。德国人以对顿河地区有利的方式解决了争端。
- 121 德国军队从自己指挥部接受的命令是：在入侵外高加索的总战略计划背景下向顿河地区开进。在克拉斯诺夫被选为阿塔曼之时，德军部队已经占领了罗斯托夫和塔甘罗格两市，以及主要是非哥萨克居民居住的地区（塔甘罗格管区、顿涅茨管区的一部分和罗斯托夫管区的一部分）。德军不曾越过顿河和深入顿河地区腹地。
- 122 克拉斯诺夫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两大交战集团都同样表示否定的态度。1918 年 8 月 16 日，他在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上说：“请记住，无论是德国人、英国人，还是日本人、美国人，他们都不会拯救俄国。他们只会使它衰败破落，血流遍野……能拯救俄国的是俄国自己。能拯救俄国的是它的哥萨克！”
- 123 在顿河军中有好几个姓什利亚赫金的校官。看来这里指的是曾在古谢利希科夫军队中作过战的上校 Ф. Ф. 什利亚赫金。
- 124 这里指的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副总编、罗斯塔社负责的领导人 П. М. 克尔任采夫（列别杰夫）于 1918 年出版的《盟友和俄国》一书。作者在书中从布尔什维主义的立场出发，对 1914—1918 年期间革命前的俄国和苏维埃俄国同协约国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米罗诺夫从该书第 10 章（《俄国的真正盟友》）摘引了一段文字。
- 125 在 1918 年 8 月 27 日发布的第 37 号命令中，菲茨赫劳罗夫将军号召哥萨克不要在军辖区边境停顿，而要向大俄罗斯各省腹地推进。
- 126 在题为《察里津市的公民们和你们，俄罗斯军队的误入歧途的儿子们……赤卫队员!!!》的号召书中，克拉斯诺夫提议至迟在 1918 年 11 月 15 日（旧历）以前交出察里津并转到顿河军方面来。
- 127 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据军人会议代表各管区“党团”的要求拟制土地法及其基本原则的决定。
- 128 由 П. М. 阿格耶夫草拟的、规定收取地主和部分私有者的土地分配给少地的哥萨克和本地农民的新土地法，于 1919 年 7 月 1 日经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通过。
- 129 在 1919 年 4 月 27 日发布的第 27 号命令（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 号全宗，83 号目录，6 号案卷，第 91a—926 张）中，科捷利尼科沃革命委员会规定了新的行政区划，其

中指出(第2条),旧的“村”的名称予以废止,改称“乡”。关于禁止使用彩色饰条和取消“哥萨克”一词的事,命令中并未提到。

130 一概征用居民所有大车的做法,是根据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1919年2月18日发布的第248号命令和3月10日发布的第369号命令执行的。

131 作为对于这项声明的答复,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致电顿河地区革命委员会B.特里佛诺夫说:“哥萨克工作部不曾提出过关于废止‘村镇’、‘哥萨克’称谓的决议。斯塔索娃对您做了错误的通报。请遵循列宁的第607号电报行事。”(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6号案卷,第93张。)与此同时,还向斯塔索娃发函(1919年6月6日,第1276号函)询问,其中哥萨克工作部请她迅即火速告知:“您从何处和从谁那里得知哥萨克委员会曾通过相应的决议”。(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5号目录,35号案卷,第20张。)

132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曾不止一次地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过对适龄哥萨克进行动员的建议。例如,1919年4月28日,哥萨克工作部建议对哥萨克进行动员,把他们编入红军队伍或调出军辖区,以便使白军丧失潜在的有生力量。与此同时,米罗诺夫还张罗着为西方面军组建一个哥萨克师。1919年5月25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通过了组建这一个师的决议。(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8号全宗,2号目录,55号案卷,第114张。)1919年5月10日,在哥萨克工作部的会议上讨论了在顿河军辖区的三个管区——霍皮奥尔管区、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和顿河第二管区动员哥萨克的问题。(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94号全宗,1号目录,87号案卷,第19张。)动员工作的总的领导由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师的组建工作的总的领导交给别利特集团军代理司令米罗诺夫。动员的期限定为6月15—22日。规定把哥萨克派往西方面军,要求骑马、着装,但不带武器。1919年5月26日,工农国防委员会决定动员顿河地区北方各管区的哥萨克。5月29日,各地宣布动员。被派往西方面军的最初几个梯次与米罗诺夫失之交臂,因为后者此时被召唤去顿河地区接受新的任命。到达西方面军的哥萨克(6月23日到达1253名哥萨克,带有战马731匹)决定先编为两个团。

顿河地区的补充兵员未能继续抵达。所有动员起来但尚未启程前去西方面军的人员一律被转派到利佩茨克和萨兰斯克。“从粮食丰饶之地来到饥荒中心”的哥萨克们往往2—3天见不到粮食,又被派往前线同波兰白军作战(第1团于7月5日出发)。他们开始沿途打家劫舍,并于1919年7月19日向敌军投诚,不过不久有一半人又逃了回来。所有人(包括曾经投敌者和不曾投敌者)的武器、鞍具和马匹均被没收,然后把他们作为顿河第2团派往萨兰斯克交给了米罗诺夫。(参见注释157。)

133 讨伐军是为了同顿河上游的暴动作斗争而由第8和第9两个集团军的讨伐部队组成。最初,讨伐部队由第9集团军司令克尼亚格尼茨基指挥。自1919年5月13日起,由第8集团军司令赫韦辛兼任。这个军由两个师(后来为第36和第40师)和一个骑兵集群

(以后并入以布利诺夫的名字命名的骑兵第2师)组成。按1919年4月10日的统计,全军共有1.3万名步兵和2000名骑兵。

在野战司令部送呈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镇压暴动需要特别坚强果敢的军队,因此参加这类作战的都是志愿支队,阻击支队和指挥人员培训学校的学员。最为坚定的学员支队用于战线最重要的(西南)地段上。”(《红军统帅部指令汇编(1917—1920年)》,1969年莫斯科版,第419—420页和第802页。)

- 134 地方工作部属于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编成之内,为获得解放领土内苏维埃政权的特设机关。地方工作部由司尔佐夫领导,他同时又是俄共(布)顿河局主席。顿河局不止一次向党中央提出请求,建议把地方工作部改为苏维埃政权的执行机关,即顿河地区革命委员会。但是,这个问题到1919年夏季以前一直未解决。
- 135 沃耶霍茨基公爵是涅克拉索夫所著《猎熊》(抒情喜剧的一个情节)中的一个文学人物。(参见《H. A. 涅克拉索夫全集》,1982年列宁格勒版,第3卷,第13—14页。)
- 136 关于动员入伍的哥萨克对待米罗诺夫的态度,可以举出一次大会的决议为例。1919年6月15日,霍皮奥尔区的杜尔诺夫斯卡亚、亚雷任斯卡亚、巴甫洛夫斯卡亚、阿列克谢耶夫斯卡亚等村镇的哥萨克召开大会。会议决议除了“向列宁、托洛茨基、哥萨克工作部、顿河地区苏维埃政权和俄共(布)致敬”的口号外,大会决议的最后一句口号是:“我们的领袖、无所畏惧的哥萨克革命者米罗诺夫同志万岁!”(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22号案卷,第60张。)
- 137 讨伐军作为一个军队集群,实际上成为组建一个新的军的基础。在1919年6月19日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给米罗诺夫的第6599号委任状中说:米罗诺夫“经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通过决议被指定组建南方面军的独立军,并任命为该军军长”。(见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9204号全宗,1号目录,85号案卷,第30张。)
- 138 在1919年2月以击溃顿河军和收复顿河军辖区四分之三土地而告胜利结束的冬季作战后,南方面军的军队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方面要同前来支援顿河哥萨克的邓尼金将军的军队作战;另一方面又要同在方面军后方举行暴动的顿河上游村镇作战。5月24日,谢克列捷夫将军的白色哥萨克骑兵突破了第9集团军的战线,并于6月8日同暴动者(约2.5万人)会合。结果,在1919年2月人数为1.5万人的顿河军扩大到了近4万人,从而使它得以在6月末重新占领顿河军辖区全境及沃罗涅日省的南部一带。
- 139 米列罗沃区于1919年春季被地方工作部的一个处把它从顿涅茨管区划出成为一个行政单位。其居民几乎全部是农民和工人。
- 140 根据E. A. 特里佛诺夫的倡议通过决定,成立了称为“苏维埃顿河军出征会议”的苏维埃哥萨克政府。1918年9月3日,通过了由托洛茨基、Г. И. 彼得罗夫斯基和邦奇-布鲁也维奇签署的关于召集苏维埃顿河军出征会议的法令。根据此项法令,“出征会议”被赋予顿河地区全部政权职能,参加会议的有:苏维埃顿河团队,以及从军官和地主政权下获得解放的庄寨村镇的代表。(《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64年莫斯科版,第3卷,

第270—271页)9月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成立了由波德沃依斯基(主席)、莫什卡罗夫、捷格列什金、特里佛诺夫和奇科利尼组成的召开出征会议的工作委员会。顿河军辖区军事委员会划归这个工作委员会管辖。(同上,第285—286页和第290页。)

- 141 从霍皮奥尔管区撤退苏维埃机关是在1919年6月间进行的。K. K. 克拉斯努什金受哥萨克工作部委托于5月30日前去霍皮奥尔区。返回莫斯科以后,他于1919年6月26日在哥萨克工作委员会的会议上口头作了报告。(会议记录第71号)当时决定全权委托他向党中央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报告,并以书面形式把报告呈交给哥萨克工作部。报告包括党的工作、苏维埃工作和军事工作几个部分。(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3号案卷,第83张;8号案卷,第43—52张。)

在哥萨克工作部呈交加里宁的书面汇报中指出,根据各地送来的报告,哥萨克工作部获得有关霍皮奥尔共产党员的以下信息。“罗加乔夫在旧政权时曾因伪造豁免兵役的证明文件而被判罪,对他的肮脏历史哥萨克都有所闻。作为一名政治工作人员,他表现为一个自私自利和力求向上爬的人。”在这份报告的结尾还说:“目前,拉林、罗加乔夫、博尔迪列夫正在大力策划对哥萨克工作部进行诽谤性攻击,有意贬低并取消共和国中央政权中劳动哥萨克的革命性代表机构。”(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1号案卷,第68张。)

- 142 从种种迹象判断,K. K. 克拉斯努什金并不知道中央的秘密指示信,而把顿河地区的整个政策的指导思想都归之于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属地方工作部的指示。
- 143 指的是苏维埃政权以下几项法令:关于审判的法令(1917年12月5日),关于世俗婚姻、儿童和实行户籍登记册的法令(1917年12月31日),关于信仰自由、教会和宗教社团的法令(1918年2月2日),关于审判的第2号法令(1918年2月15日),关于废除财产继承的法令(1918年4月27日),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有关户口登记、婚姻、家庭和监护法典的法令(1918年9月6日)。(参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1957年莫斯科版,第1卷,第124—126、247—249、371—374、463—474页;1959年莫斯科版,第2卷,第185—190页;1964年莫斯科版,第3卷,第314—343页。)
- 144 B. 博古斯拉夫斯基是革命前入党的布尔什维克,莫罗佐夫斯卡亚镇工人出身,顿河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夏季为И. 多罗舍夫政府副主席,1919年2月任第10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讨伐部部长。察里津苏维埃哥萨克委员会任命他为莫罗佐夫镇革命委员会主席。与此同时,俄共(布)顿河局任命博尔津科担任这一职务,但博古斯拉夫斯基和原先由察里津苏维埃任命的所有革命委员会委员仍然是革命委员会委员。博古斯拉夫斯基没有交出职务,但顿河局不予承认,他遂隶属于第10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争夺地方政权的斗争中,博古斯拉夫斯基和他的同事们把恐怖政策变成为“其野蛮和残酷程度闻所未闻的刑事犯罪行为”。当这类野蛮行径传到顿河局后,И. 多罗舍夫亲自逮捕了他,宣布他是冒名自僭者,也逮捕了革命委员会委员——卡普斯京

(哥萨克)和法庭庭长李森科。根据第9集团军法庭判决,博古斯拉夫斯基、特鲁宁和卡普斯京被枪决。

- 145 M. 丹尼洛夫指的是,用不着向邓尼金分子指认从住处运出来,可是又在退却时被抛弃在车站上的红军战士的家属,他们早已为人所共知了。
- 146 M. 涅斯捷罗夫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顿河委员会主席,于1919年6月30日在哥萨克工作部的会议上口头作了报告(记录第72号)。会议决定“向哥萨克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并呈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8号案卷,第22张。)
- 147 骑兵第2师是在莫斯科、西部、伏尔加河沿岸、乌拉尔、奥廖尔和亚罗斯拉夫尔等军区的基础上在希格雷市组建成的。1919年5月份,该师只有531名战士,缺额4000人,被解散。人员和器材调去补充了米罗诺夫的军。
- 148 1918年12月宣布:红军骑兵团的编制为1152人,1247匹军马;骑兵师的编制为8346人,9226匹军马。事实上军内的骑兵部队都违反了编制规定。
- 149 关于动员哥萨克的情况,参见注释132。
- 150 指人民委员会1918年6月1日关于组织哥萨克军辖区管理机构的法令(人民委员会于1918年5月31日批准,1918年6月2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宣布)。根据这项法令的规定,所有哥萨克军辖区和哥萨克军均应视为地方苏维埃机构的独立的行政单位,也即相当于省。劳动哥萨克,同居住在哥萨克各地区的劳动农民和工人同等地享有以军或军辖区(按省一级的样式)的、区或管区(按县一级的样式)的、村镇或村庄(按乡一级的样式)的哥萨克、农民和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形式组织苏维埃政权的权利。哥萨克军苏维埃在边疆区苏维埃机构和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有自己的代表。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应有所有哥萨克军和军辖区的代表计20个席位,其中顿河军辖区和库班军辖区应各有四席。劳动哥萨克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应当组成一个代表团,并可派出自己的成员作为代表前去所有人民委员部,解决涉及哥萨克军辖区和哥萨克军的问题。

法令规定,解决哥萨克各军辖区的土地问题时,应以实现土地社会化的基本法的条款为出发点。法令还提出了尽快组建红军哥萨克部队的任务,并规定了实现这一任务的具体措施。(参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2卷,第375—379页。)

- 151 在哥萨克工作部1919年7月31日的会议上(记录第81号)又一次提出了恢复出版《劳动哥萨克呼声报》的问题,不过不是像早先那样在莫斯科,而是在南方面军正在组建中的米罗诺夫军的驻防地点。决定就这个问题征询米罗诺夫的意见。(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4号案卷,第21张背面。)
- 152 这一天,哥萨克工作部曾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П. 谢列布里亚科夫送去一份申请书,请求按现金结算发给“从南方面军前来向人民委员会报告工作的”米罗诺夫及其家人呢料、印花布、线、家用肥皂、亚麻布、长短袜。申请书上有加里宁的批示:“请尽可能

- 予以满足。1919年7月8日。”(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12号案卷,第401张。)
- 153 1919年7月12日,哥萨克工作部向莫斯科军区后备部队总军事部发去一份公函,请求“支持和满足哥萨克军军长米罗诺夫的请求:
1. 给他派去尽可能多的哥萨克,特别是投诚者和逃亡者;2. 是否有可能把所有这些哥萨克作为同邓尼金军队作战的战斗资源;3. 务必迅即补充米罗诺夫同志那个军,以便开始同邓尼金作战”。(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18号案卷,第21张。)
- 154 关于增补米罗诺夫为哥萨克工作部委员的问题,最初于1919年7月9日在该部共产党党组的会议上讨论过。米罗诺夫作为候选人是莫什卡罗夫提出来的,其间提到“(他本人)对于哥萨克的强大精神影响”和“米罗诺夫在哥萨克中享有巨大的威望”。(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94号全宗,1号目录,87号案卷,第24张背面。)
- 155 曾向米罗诺夫建议,由他任选一名哥萨克工作部的委员作为自己的助手。
- 156 顿河畔罗斯托夫的“白色”时期,是指从1919年2月(邓尼金的傀儡A. П. 博加耶夫斯基当选为顿河阿塔曼)至1920年1月(红军攻占罗斯托夫)这一段时间。
- 157 指的是派往西方面军后在最初几次战斗中未能顶住波兰军队攻击的一些哥萨克部队。(参见注释132)为了了解情况,哥萨克工作部委员库久别尔金被派往前线。他通报说:“1919年7月28日。自莫吉廖夫发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团队尚未编组完成即经由莫斯科派去给米罗诺夫。最好是在莫斯科,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监督下进行编组。哥萨克倾向于革命,但政治上完全没有经过教育。由于无人过问而意志消沉。经济条件令人寒心,周围环境对哥萨克腐蚀作用很大。逃兵、破坏分子的影响,以及投机者的敌视态度有可能毁掉这个团,并会迫使他们转到波兰白卫分子方面去。哥萨克政治工作人员的存在曾经鼓舞和提高了全团的情绪。”(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9号案卷,第19张。打字副本。)
- 158 米罗诺夫曾两次同米哈伊洛夫卡的共产党员发生冲突,一次是1918年5—6月间,他不听命于米哈伊洛夫卡防御委员会,自行指挥了对暴动的哥萨克的作战;第二次是1919年3月,米哈伊洛夫卡的共产党员要求把他调离顿河地区,他们说:“按照农民的意见,共产党员是强盗。米罗诺夫老爹对他们说,现在我们为了布尔什维克同克拉斯诺夫作战,然后将同共产党员作战。”(1919年3月9日米哈伊洛夫卡镇俄共(布)党员全体大会记录第1号。)
- 159 指的是H. H. 别利亚科夫-戈尔斯基的文章《不要把哥萨克推开》。其中说:“顿河地区苏维埃政权失败的原因,与对待哥萨克毫不关心并不问青红皂白地指责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有关。”(参见1919年5月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
- 160 显然米罗诺夫在报告中使用了П. 帕夫洛夫《失败的教训》一文和1919年7月6日《真理报》刊载的署名“外省人”的简讯《关于我们的混乱》中的材料。帕夫洛夫的《失败的

教训》一文认为,红军在南方遭到失败的原因,涉及红军战士的日常生活条件过于艰苦,政治觉悟不高,没有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宣传鼓动工作。题为《关于我们的混乱》的简讯谈及后方组建中的部队的指挥人员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苏维埃机关在解决物质保障问题时拖拉推诿,等等)。

- 161 指耶稣会传教士在巴拉圭建立的耶稣会国家(1610—1768年期间)。当地的印第安人居民被耶稣会教士集中到专门的村落中——称作“归并区”。在这种归并区中,印第安人丧失了任何私有财产,必须在田野或作坊中一起劳作。印第安人为耶稣会创造了大量财富,自己却因力所不及的繁重劳动、饥饿、疾病、寂寞苦闷而死去,还要在耶稣会教士征讨不肯听命的印第安人及世俗封建主的战争中抛掉生命。(参见,例如,B. B. 斯维亚特洛夫斯基:《16和18世纪耶稣会教士在巴拉圭建立的共产国家》,1924年彼得格勒版。)
- 162 1919年7月24日,哥萨克工作部致函后备军队部(第1708号函),请求“把愿意参加红军而现在处于你部管辖的所有哥萨克,派往萨兰斯克市正在组建中的苏维埃哥萨克军,归该军军长米罗诺夫同志管辖。”(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11号案卷,第231张。)
- 1919年7月28日,哥萨克工作部致函[全俄肃反委员会]强制劳动局提出询问说:“从顿河军辖区霍皮奥尔区有一大批哥萨克正押解去集中营。当哥萨克工作部委员询问时,其中一部分人表示愿意开赴前线同邓尼金作战。哥萨克工作部请求派员查清他们被捕的原因和案情,并尽可能派往在莫斯科的后备第14营,以便调往前线。”(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18号案卷,第25张。)
- 163 这一天,И. М. 扎伊采夫从莫斯科给米罗诺夫发来一份电报,其中说,哥萨克工作部决定向这个军派去两名中央委员和本部的人员。这份电报还提到:“中央供应局拒绝了我们的要求”,不过总司令加米涅夫答应帮忙。(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15号案卷,第151张。)
- 164 1919年7月20日,《真理报》刊载了一篇题为《工人和农民》的简讯,其中报道说,共和国国家出版社宣传鼓动部决定就当前热点问题进行一次“工农作品的公开征文”。在确定为征文的十个选题中,米罗诺夫提到第二个和第十个题目。
- 165 “片”是顿河军辖区内部的行政单位。有第34片、第26片,等等。
- 166 足以证实这项指示的文件没有找到,不过,1919年7月19日南方面军发布过一份关于动员来自顿河军辖区的18—37岁的难民并把他们派往顿河骑兵军的命令。同一天,还有一份命令规定把特别骑兵旅的指挥机构调往萨兰斯克作为军司令部的骨干,7月23日又有关于为顿河特别军动员军马的命令。
- 167 这些信息并不准确。正是7月31日,在写信这一天,得悉原先调往西方面军的几个批次的哥萨克调派给了米罗诺夫。关于停止增援的传闻,是在任命拉林为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7月28日)后流传起来的,因为拉林反对把这个军使用在南方面军



- 内同白色哥萨克作战,而是要求将其调往西方面军或派往彼得格勒。军的组建工作进行;8月2日,负责动员难民并把他们派去给米罗诺夫的动员机构成立,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8月12日要求:军的组建工作要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并在近期内结束。(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00号全宗,1号目录,6号案卷,第29张。)鉴于“手头”没有顿河人,给米罗诺夫派去了一个由库班人组成的旅,但在米罗诺夫发难开赴前线之前未能赶到。
- 168 显然指的是这样两个文件:党中央的指令(参见88号文件)和苏联人民委员会4月27日关于迁移10万人去顿河军辖区的法令。
- 169 指的是顿河上游的暴动(1919年3—6月)。讨伐军队奉令枪杀俘虏,举行谈判的企图在交法庭审判的威吓下被迫中止,举事的村寨被焚毁。(参见注释85。)
- 170 1919年春季,由于执行清除哥萨克政策的结果,在乌拉尔也爆发了强大的哥萨克暴乱。
- 171 这里指的是克拉斯诺夫分子同苏维埃军队作战的北方面军的卡拉奇-博古恰尔地段。1919年1月,卡赞斯卡亚、韦申斯卡亚和米古林斯卡亚等村镇的哥萨克举行了反对克拉斯诺夫的暴动,并同布尔什维克进行以不侵犯顿河地区边界为条件的和议,从而放弃了这个地段。
- 172 顿河上游哥萨克暴动提出的口号是:“拥护没有共产党员的苏维埃政权,反对枪杀和抢劫。”
- 173 米罗诺夫采用了萨兰斯克县俄共(布)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机关报《萨兰斯克真理报》上的材料。1919年7月27日,《萨兰斯克真理报》刊载了一份告农民书,号召农民支持列宁提出的紧急救援彼得格勒战线的号召。在援引这期报纸上《特别委员会的行动》这则简讯的文字时,米罗诺夫把文中“苏维埃工作人员的耻辱”一句错写成“共产党人的耻辱”。
- 174 米罗诺夫援引1919年6月21日《真理报》刊载的H. H. 别利亚科夫-戈尔斯基连载文章《南方近期失败的原因》后一部分中的段落(应为133号,而不是如同米罗诺夫在信中错写的那样,即132号)。H. H. 别利亚科夫-戈尔斯基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刊载于1919年6月19日的第131号上。
- 175 指的是工农国防委员会,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11月30日通过决议成立的非常机关,由列宁领导。
- 176 米罗诺夫在引用И. С. 鲁热伊尼科夫的电报时造成了某些修辞上的差异,而且遗漏了电文的结尾:“在乌拉尔军辖区和在革命委员会中继续工作,我以为目前是不可能的。从哥萨克工作部来的宣传督导员在当前的局势下无法工作,正在返回莫斯科。革命委员会要派我,鲁热伊尼科夫,出发去向中央汇报我的策略,但是我若离去会对组织苏维埃政权的工作造成不利影响。”(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94号全宗,1号目录,87号案卷,第128页及其背面)作为回答,1919年3月21日给乌拉尔斯克发去如下一封电报:“中央认为必须采取通过孤立军官和富农分子及吸引贫农和中间阶层的方

法分化乌拉尔哥萨克的政策。宣布哥萨克处于法律之外会使他们团结成一个阵营而不分开,破坏分化政策,阻挠解放军辖区的事业。中央建议你们相应地改变对待哥萨克的政策。第64号。受中央委托。斯大林”。(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5号案卷,第125张。)

И. С. 鲁热伊尼科夫于1919年3月作为乌拉尔哥萨克的代表被选为哥萨克工作部的委员。(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5号案卷,第78张。)

- 177 米罗诺夫引用了约翰·穆勒《自由论》一书中的段落。(参见约翰·穆勒:《自由论》,第34—35页。)
- 178 米罗诺夫引用了1919年7月25日《真理报》刊登的一篇文章《答美国记者问》,其中叙述了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对合众社向他提出的五个问题的答复。(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107—111页。)
- 179 1919年7月19日,哥萨克工作部把霍皮奥尔管区政治委员巴斯曼尼科夫派到萨兰斯克供米罗诺夫调遣。7月25日,鉴于此人尚未来到,又询问过一次。(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15号案卷,第130、140张。)
- 180 果然,哥萨克工作部于1919年6月听取了关于顿河地区局势的几次报告:6月14日,霍皮奥尔区国民经济会议秘书古谢夫;6月27日,莫罗佐夫区革命委员会粮食处处长东斯科夫;6月18日,从顿河军辖区返回的哥萨克工作部委员莫什卡罗夫和切库诺夫;6月27日,克拉斯努什金;7月7日,涅斯捷罗夫。(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8号案卷,第52—54、55—57页。)

古谢夫被哥萨克工作部派往霍皮奥尔区革命委员会去作关于改变顿河地区地方政权政策的报告。地方政权对这个报告没有表现出兴趣:“反应极其冷淡,通过决议表示知悉。”(同上,第54页。)

- 181 1919年在对顿河地区发动的八月攻势之前,曾拟写了一份告哥萨克书。这份呼吁书于1919年8月13日经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的会议审议,8月14日经人民委员会签署,8月15日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16日见报。呼吁书允诺中止清除哥萨克的政策,让哥萨克保留土地、有权穿着任何制服、保存手工作坊、进行手工业生产经营、进行贸易。同时号召哥萨克转到苏维埃军队方面来,苏维埃军队将像对待“幡然悔悟的兄弟”那样迎接他们。
- 182 8月13日,拉林打电报通知哥萨克工作部说,扎伊采夫带钱启程去莫斯科。这份电报哥萨克工作部于8月20日收到。(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13号案卷,第175张。)
- 183 8月16日,哥萨克工作部收到两份电报。其一为:“未能得到米罗诺夫特别军中的负责的政治工作,因为已经任命顿河地区各村镇原先的政治委员担任团、连队中的政工人员和政委的职务,这些人当时曾在哥萨克中造成分化瓦解,如今不符合军队群众的心愿。能给我们提供的职务,不是政治工作,而是代之以采购干草、军需、看管俱乐部及茶座。

请告知,何处可以获得政治职务。切库诺夫。斯特拉霍夫。索科洛夫。”电报上有[斯捷潘诺夫的]批示:“委托派去的哥萨克工作部的委员查清米罗诺夫军中发生的误会。”(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13号案卷,第172张。)

另一封是:“希望派哥萨克工作部的委员来军里,以便就这个军的事情交换意见。事情很糟。请按照清理委员会的要求寄证明书来。[A].丹尼洛夫。”斯捷潘诺夫在批示中建议召开哥萨克工作部的紧急会议,分析研究米罗诺夫那个军中的冲突。(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13号案卷,第173张。)

- 184 这段引文摘自1919年8月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刊载的文章《高尔察克被粉碎了(东方面军司令伏龙芝同志访谈)》。文中描述了乌拉尔的作战行动,其中包括夏伯阳率领的声名显赫的步兵第25师的战斗。
- 185 临时政府关于在前线实施死刑判决和成立“军事革命法庭”(仿照沙俄军事野战法庭)的决议,是1917年7月12日通过的。
- 186 1918年1月20日发布的关于信仰自由、教会和宗教社团的法令第5条指出:“保证自由举行宗教仪式的程度以不妨碍社会秩序和不损害公民和苏维埃共和国的权力为原则。地方政权当局有权在这种场合为保证社会秩序和安全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的权力。”(参见《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1卷,第372页。)
- 187 摘引了《高尔察克被粉碎了(东方面军司令伏龙芝同志访谈)》一文中的段落。
- 188 实际上指的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军事评论员霍尔姆斯基的著述。他在自己所写的关于1919年7—8月间国内战争各条战线作战行动的述评中,无根据地扩大了红军的胜利,缩小了苏维埃共和国南方可能从邓尼金军队方面受到的威胁。(参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1919年,第115、161、163、167、173—179、182号)米罗诺夫所写“对于《消息报》上奥洛姆斯基的谰妄呓语,我一直在关注着”这句话,看来是针对霍尔姆斯基在1919年8月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175号)上所发的评述顿河地区新霍皮奥尔、博布洛夫一带作战行动的文章的内容而发。看来,文章作者的许多议论使米罗诺夫这位军事行家疑惑不解。例如,在马蒙托夫对红军后方实施袭击前夕,霍尔姆斯基写道:“邓尼金的军队只善于进行战略合围,这在不久的将来对它的防御事业不会有好处。”(1919年8月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75号。)
- 189 米罗诺夫再次摘引他先前不止一次援引过的《高尔察克被粉碎了(伏龙芝访谈录)》一文中的文字。
- 190 在1919年8月23日24时前的作战汇报中说:“米罗诺夫上校的顿河第1师的哥萨克暴动者(其人数为3000名步兵,2000名骑兵,配备有14挺机枪,没有炮兵)占领了萨兰斯克市、政府电报局和铁路电报局。暴动者在市内行动消极。哥萨克的巡逻队召开群众集会,对政权当局和居民未采取任何迫害措施。”(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6号全宗,6号目录,1号案卷,第17张。)
- 191 东方面军派来对付米罗诺夫的兵力为两个铁道兵支队(1200名步兵)、一个国际支队

- (120名骑兵、150名步兵)、一个由方面军军队编制和补充处编成的支队(1000名步兵和9挺机枪)。(И.斯米尔加:《军事随笔》,1923年莫斯科版,第75页。)
- 192 除这一份指令外,总司令还向突厥斯坦方面军司令伏龙芝发去第3951号指令,要求“立即派出两个炮兵连”和“尽可能多的”骑兵给戈尔德贝尔格军队。(И.斯米尔加,同上书,第76页。)
- 193 第8集团军和第13集团军此时正在实施进攻,以求攻占哈尔科夫。
- 194 在1919年9月21日审讯时,米罗诺夫供认:“曾从国库支过钱,但符合法定要求,一部分拨给军的钱甚至不曾领取。在我被捕时,由我移交给布琼尼29.88万(带个零头)卢布,我渡过苏拉河以后有31.4万。(参见202号文件。)
- 195 就在这一天,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听取了关于哥萨克工作部与米罗诺夫举事有关联的活动问题。会上决定:“委托涅夫斯基了解哥萨克工作部自成立以来的活动,并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商议:是否需要以哥萨克工作部的名义就米罗诺夫发难的事发布一个专门的号召书。”(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6号案卷,第7张背面。)
- 196 8月24日,米罗诺夫从萨兰斯克进驻距该市4俄里的马卡罗夫卡村,后又从马卡罗夫卡绕过鲁扎耶夫卡到达奔萨。这两处对于红军的阵地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 鲁扎耶夫卡有一个连接前方与莫斯科的铁路枢纽站,奔萨有一个国家证券发行处。(И.斯米尔加,同上书,第79—80页。)
- 197 关于这个军掉队的哥萨克的问题,在8月26日斯米尔加同斯卡洛夫和拉林谈话时曾经作过讨论。据他们两人说,掉队的共有约200人。对他们态度极坏,先是把他们投入监狱,后来又释放了。根据斯米尔加的指示,剩下的哥萨克未再遭受迫害,规定解除他们的武装后把他们留在萨兰斯克。(И.斯米尔加,同上书,第81—82页。)
- 198 鉴于米罗诺夫的人马日益接近巴拉绍夫,第9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警备长(第6/нш号命令)在1919年9月4日22时前组成一个由警卫连(100人)、“第17号兵站”、当地肃反委员会(60人)、特别处(30人)编组的支队,在该市东北郊设置哨卡。(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92号全宗,1号目录,57号案卷,第35张。)
- 199 指的是米罗诺夫同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共产党员之间的冲突。他们曾于1919年春季发表一篇题为《披着羊皮的狼》的文章,在文中指责米罗诺夫进行反革命活动。文章中有“如今米罗诺夫终于被消灭了”的字样。
- 200 在此期间,托洛茨基曾回答美国记者提出的问题,其中之一是“红军的士气怎样?”他说:“红军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万众一心。经过一年来的考验和成长,红军已经习惯于取得胜利,也不会因为暂时的失利而胆战心惊。红军队伍中在国内战争时期一直少有间断的密谋和暴乱,现在大为减少。在顿河地区很有名气的米罗诺夫上校妄图发动自己的那个军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企图,日前以悲惨的失败而告终。米罗诺夫及其同伙已由红色哥萨克骑兵不费一枪一弹予以擒获,并移交给革命军事法庭审判。任何一个熟悉

俄国革命环境——特别是(顿河)军辖区东南部落后地区革命环境——的人,从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到红军队伍高度团结一心的证明。”(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7号全宗,1号目录,95号案卷,第127张。)

- 201 事实上,布拉特金并非如同人们(包括托洛茨基)错误地认为那样,他既非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也不是哥萨克工作部委员。7月8日,他来到莫斯科是为了进入总参学院,作了一次关于南方面军形势的报告。于是,哥萨克工作部派他和库久别尔金一起去“进行宣传鼓动和了解情况”,先是去西方面军的一些哥萨克团,然后又去米罗诺夫那个军。但是这一情况成为托洛茨基指责哥萨克工作部涉嫌“米罗诺夫密谋”的原因。结果,哥萨克工作部的全部案卷遭查封。(参见注释208。)
- 202 1919年9月20日,哥萨克工作部的会议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派斯捷潘诺夫出差去巴拉绍夫的决定表示赞许。与此同时,哥萨克工作部还决定把马卡罗夫,“作为红色顿河哥萨克人所共知的人物”,也派往巴拉绍夫,并赋予他全权参加审判侦讯委员会和庭审,且拥有表决权,以及“提供有关哥萨克工作部政治活动的详尽材料”。同时议决把这项决定通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党中央。(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4号案卷,第42a张。)
- 203 在1919年9月18日哥萨克工作部的会议上(第96号会议记录)听取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因涉及米罗诺夫暴乱而封存哥萨克工作部全部案卷的决议。针对这项行动,哥萨克工作部认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对于唯一深具威望的革命的劳动哥萨克的机关采取令人可疑的、明显不公正的态度,是不能容许的”。
- 在这次会议上,有人提出建议说:“为了更加公正无私地审理和弄清案情的真相,应当在中央由革命法庭对米罗诺夫进行革命的审判,并追究所有这个军的威信扫地的政工人员,以及在枪决的威胁下审问跟着米罗诺夫走的所有共产党员和同情者。”(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4号案卷,第41张。)
- 204 还在1919年9月11日以前,第10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兹纳缅斯基就发电报(第5875号)给哥萨克工作部,请求“在把所有工作人员派往顿河各地时”,“给每一个人提供适宜在劳动哥萨克居民中担任何种工作的书面说明”。(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24号案卷,第88张。)
- 205 1919年10月2日,侦讯委员会又通过一项对涉嫌米罗诺夫案件的红军战士的起诉书(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1卷,第10—11页背面),以及关于在巴拉绍夫监狱拘押11名红军战士的决议(同上,第23页)。在起诉书中根据顿河军政治委员和政工人员的供词作出裁定说:“侦讯委员会认为必须将顿河军的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名单附后)提交特别法庭审判”,因为“在米罗诺夫举行暴动时他们没有表现出足够的主动性来制止暴动”,他们宁愿“不在萨兰斯克市露面,而是躲在自己的私人住宅里”。(同上,第171张。)
- 206 在审讯时,对红军战士们主要提出以下问题:一、关于米罗诺夫和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

的情况；二、他何时向红军战士解释这一点的；三、米罗诺夫是否宣布过是谁对他的支队进行射击；四、关于布拉特金的情况——他在开拔中的作用、在交火时他是否参与指挥、行军中开大会时他曾否发言；五、关于福明的情况——他曾否向红军战士们解释过向何处开拔和为什么走，交火时是否参与指挥；六、关于科尔涅耶夫——他是否为军长或机枪队队长担任过传令兵，他在米罗诺夫暴动中所起的作用；七、各个职务人员（政委和团长、连长、警卫长）曾做了什么和位于何处。（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1 卷，第 170 页。）

- 207 提纲由托洛茨基拟稿，经俄共（布）中央组织部于 1919 年 9 月 19 日批准。在同一次会议上还听取了哥萨克工作部提出的一些告哥萨克呼吁书的草稿，但被认为不能令人满意，要求哥萨克工作部提出新的稿子。关于这一点是由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塔索娃于 1919 年 9 月 23 日通知哥萨克工作部的（8370 号）。（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 号全宗，83 号目录，1 号案卷，第 53 张。）

- 208 1919 年 9 月 30 日，在哥萨克工作部的会议上讨论了托洛茨基对哥萨克工作部提出的指责问题（第 100 号会议记录）。这些指责是他在莫斯科全市代表会议上发言时提及的。指的是哥萨克工作部委员布拉特金参加了叛乱。（参见注释 201）切库诺夫递给托洛茨基一张纸条，说明布拉特金不是哥萨克工作部委员，只是由部里派他出差工作。对此，托洛茨基在大会讲台上回答说：“布拉特金毕竟是哥萨克工作部派出去的。”

收到哥萨克工作部会议记录（第 100 号）摘抄后，托洛茨基向哥萨克工作部寄去一封信（第 10044/M，1919 年 10 月 4 日发出）作为回答，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解释了错误的原因，最后他请求“认为误会已经完全消除”。（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 号全宗，83 号目录，4 号案卷，第 45 张背面、第 46 张；6 号案卷，第 35 张。）

- 209 H. B. 雷巴科夫是巴拉绍夫法律合作社的法律顾问。法庭留给他 24 个小时时间熟悉提出的指控和同被告人会见。（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8 卷，第 293 页。）

- 210 还在逮捕米罗诺夫以前，他的父亲库兹马·弗罗洛维奇和兄弟费奥凡已遭逮捕。9 月 24 日，对他父亲的审讯撤销，因为他供述说，自从他儿子从对日战争回来后他们已经十年没有见面了。在被关进禁闭室以后，米罗诺夫再也没有回过家，而正如他的父亲所证明的那样，“被米先科将军接纳去为他在亚速海附近捕鱼”，“当米先科被解除委派的阿塔曼职务后，我儿子去了阿斯哈巴德担任私人职务，在那里一直呆到对德战争开始。”（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8 卷，第 373—374、376、380—382 页。）

1919 年 10 月 3 日，第 9 集团军法庭侦讯委员会研究了审讯记录后通过决议解除了对 K. Ф. 米罗诺夫的监禁，“因为指控他涉嫌他儿子策划的暴动证据不足”。（同上，第 1 卷，第 80 页。）

- 211 很可能指的是俄罗斯作家、革命运动参加者 H. H. 尼坎德罗夫（笔名，真姓为舍夫佐夫）

- 的短篇小说《岸边的风》。作家的同名短篇小说集于1915年问世。(参见H.H.尼坎德罗夫:《岸边的风》,1986年辛菲罗波尔版。)
- 212 米罗诺夫回忆起Л.Н.安德烈耶夫的短篇小说《七个绞刑犯》。作家在这则短篇小说中通过一批谋刺大臣失败而被判处绞刑的恐怖主义革命者的悲惨命运展示了死刑判决的极端恐怖景象。(参见《Л.Н.安德烈耶夫选集(6卷本)》,1994年莫斯科版,第3卷,第48—112页。)
- 213 米罗诺夫引用了H.弗罗洛夫1919年10月8日发表在巴拉绍夫工人、农民、红军战士代表苏维埃的报纸《红色庄稼汉》(第201号)上的新闻报道《对米罗诺夫的审判》中的一段。报上广泛地介绍了米罗诺夫案件的司法审理。(参见《红色庄稼汉》1919年第202—204、206号。)
- 214 席勒的诗句。米罗诺夫是根据他提到的这位伟大诗人作品的俄文版本准确无误地摘引下来的。(参见H.B.格贝尔主编:《席勒全集》,1875年圣彼得堡第5版,第1卷,第108页。)
- 215 米罗诺夫案件辩护人雷巴科夫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的两份电报(见本文件集第137、138号文件),曾在1919年10月9日的《红色庄稼汉》报上刊载。为此,该报编委会成员、辩护人雷巴科夫,以及县的军事新闻检查员均遭逮捕。在他们被捕以后,10月9日深夜巴拉绍夫县执委会召开了紧急会议,通过决议“向法庭提出申请,取保释放被捕的同志们”。县执委会的申请获准,随后所有被捕人员均被释放。(参见1919年10月11日《红色庄稼汉》报,第203期。)
- 216 1919年10月12日,米罗诺夫同其他被判决有罪和获赦人员被送往莫斯科,交由托洛茨基处置。(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33987号全宗,1号目录,189号案卷,第312张。)
- 217 指的是《顿河纪事》杂志编辑、作家Ф.Д.克留科夫的一篇特写《在米罗诺夫同志家里做客》(参见《顿河纪事》杂志,1919年,第11、16期)。文中叙述志愿军的一名哥萨克泽连科夫成了米罗诺夫的俘虏,后来又顺利逃逸。
- 218 东南方面军是1919年9月30日由绍林的特别集群组建而成,目的在于统一指挥在萨拉托夫省、顿河军辖区,以及沃罗涅日省新霍皮奥尔、巴甫洛夫和博舒恰尔等县境内的军事行动。方面军的任务是:在新切尔卡斯克和察里津两个方向上击溃邓尼金的军队,解放顿河军辖区。
- 219 指的是刊登在1919年10月16—1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由该报编辑斯捷克洛夫撰写的两篇文章《人民战争》和《再论人民战争》。作者在这两篇文章中,根据国内外的历史经验论证了必须在邓尼金军队的后方开展人民战争。
- 220 米罗诺夫在莫斯科停留到1919年11月27日,参加了11月25—26日有加里宁参加的哥萨克工作部的会议。(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12号案卷,第778张。)11月27日他获准前去萨拉托夫。(同上,11号案卷,第471张)前一天,即11月25日,哥萨克工作部请求苏维埃照相局(在苏维埃2号楼)为米罗诺夫和卡希林

照相,因为“哥萨克工作部需要他们的相片各六张”,同时请求产品分配总局(11月18日)满足他关于冬季服装、鞋靴和棉被的要求。(同上,12号案卷,第761、787张。)

- 221 除了《米罗诺夫上校》一文外,已知托洛茨基尚有在报刊上发表的涉及米罗诺夫案件的其他言论。例如,他的题为《米罗诺夫叛乱的教训》的一些文章在1919年9月17日的《途中》报和在9月21日的《真理报》上刊载。1919年9月24日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全市代表会议上发言时、1919年10月9日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的发言中、1920年3月25日在莫斯科省第十六次党代表会议的报告中,托洛茨基都提及米罗诺夫叛乱这个题目和米罗诺夫本人。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会议上,他指出,米罗诺夫关于请求赦免的申诉“不是一个黄口小儿怯懦时的唧呀之语,而是一个日渐成熟的革命者丢掉一切幻想时的认真声明”。在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上,托洛茨基在发言中要代表们着重注意米罗诺夫真心诚意悔过自新的事实。他确认:“米罗诺夫和他的一批人已经真心诚意表示悔过,现正在我们共同的队伍中工作。”(参见《托洛茨基选集》,1926年莫斯科版,第17卷,第2部,第214—217、222—223、225、274、276、360页。)
- 222 1917年12月,为了缓和顿河地区存在的矛盾和把各居民阶层的代表都吸引到政权中来,军政府决定召开“非哥萨克居民代表大会”,会议代表于1918年1月进入联合政府(“按人数均等分配名额”)。但是,建立联合政府并未能解决矛盾:农民不支持这届政府,而哥萨克得知农民代表进入政府后也对它敬而远之。按照卡列金的说法,到1918年1月末政府只剩下了147名步兵。
- 223 1919年12月5—9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来自顿河军辖区的代表参加了哥萨克代表团的工作,其中有:C. 戈尔布诺夫(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M. 维博尔诺夫(霍皮奥尔管区)、H. 舍甫琴科(顿河第2管区)、B. 拉林(俄共(布)霍皮奥尔委员会)和M. 马卡罗夫、И. 多尔加切夫、Ф. 切库诺夫、M. 莫什卡罗夫——来自顿河军辖区的哥萨克工作部委员,以及И. 司尔佐夫等。在1919年12月7日代表团党团的会议上审议了选举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问题。(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2号案卷,第2张。)

1919年12月16日,在中央组织局的会议上审议了“哥萨克工作部工作条例”,于1920年1月5日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第4号会议记录)在这一时期,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加里宁前往顿河地区巡视,“以便能更广泛地为顿河地区服务”的决定。(同上,第41、45、59张。)很可能,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不在场与这些事件有关。

- 224 指的是1920年2月9日至3月6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全俄劳动哥萨克第一次代表大会。托洛茨基在1919年12月28日就全俄哥萨克代表大会召开给南方方面军、东南方面军、突厥斯坦方面军和东方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中说:“代表大会的任务是深入贯彻促使哥萨克分裂的政策。为此,代表大会必须开得轰轰烈烈。代表名额按以下比例分配:每一个独立的哥萨克部队选出1名代表,每一个村镇选出1—2名。为使大



会达成预期的目的,各方面军和集团军政治部、各地革命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必须积极努力和仔细地参加大会的组织工作。”(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65号目录,140号案卷,第96张。)有466名代表参加了大会,其中122人来自顿河军辖区。米罗诺夫因病没有参与大会的工作。3月1日,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报告。(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8卷,第178—197页。)在大会通过的关于哥萨克任务的决议中阐明:哥萨克不是一个部族或民族,而是“与苏维埃俄国其他部分密不可分的俄国人民的一部分”,他们完全支持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决心保卫它免遭尚未彻底粉碎的反革命势力的伤害。代表顿河军和军辖区在大会上作报告的尼科诺夫指出,苏维埃政权过去在顿河地区之所以屡犯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它的代表不了解哥萨克风俗和生活习惯的特点。他提请与会代表注意到顿河哥萨克艰难的经济境况,指出必须按照兼顾顿河军辖区所有公民利益的原则解决土地问题。代表大会发布了《告全世界劳动者》、《致红军》、《告在苏维埃敌人一边作战的哥萨克》等号召书。会上通过了关于在各哥萨克地区建设苏维埃政权、关于土地问题、关于哥萨克地区的贫困状况和救助措施、关于粮食问题、关于葡萄种植业产品销售等问题的决议。有18名代表被选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参见1920年3月2、3、4、7、9、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

- 225 到1920年春天,俄共(布)中央显然已经看出,顿河军辖区的领导工作陷于崩溃,并且还孕育着严重的政治后果。例如,俄共(布)顿河委员会书记拉林在给中央的信(1920年5月初)中就指出,军辖区的党组织“软弱而且缺乏生气”,顿河委员会领导发生了分裂,并有可能导致这样一种情况,即顿河军辖区“会突然做出苏维埃俄国料想不到的事”。(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研究中心,17号全宗,112号目录,37号案卷,第47、48张。)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顿河粮食专员Ф.С.利扎列夫在1920年5月16日给俄共(布)中央的信中也谈到这一点。(同上,34号案卷,第49张。)

特里佛诺夫在电报中说到的顿河委员会的冲突,由正在俄国南部视察的李可夫直接参加下予以解决。例如,在斯米尔加1920年5月18日发给俄共(布)中央的电报中指出:“为了巩固军辖区的党的组织,我和李可夫建议由兹纳缅斯基、科皮亚特克维奇、巴拉绍夫组成顿河地区党的委员会。交接必须立即进行,以便军辖区党代表会议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的代表选举在新的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司尔佐夫应立即予以召回。”(同上,30号案卷,第6张。)1920年5月21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对电报进行审议后决定:“予以批准。再次发电报给司尔佐夫,要他立即前去向(在哈尔科夫的)季诺维也夫和捷尔任斯基报到。”(同上,第3张。)1920年6月3日,中央组织局通过决议从罗斯托夫召回瓦西里琴科。自1920年6月至1921年8月,司尔佐夫任乌共(布)奥德萨省委书记。1920年6月11日,回到莫斯科的李可夫在俄共(布)组织局的会议上报告了新组成的顿河地区委员会开始工作的情况。(同上,37号案卷,第3张。)

- 226 顿河军辖区工人、红军战士、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6月

- 17—20日在罗斯托夫召开。参加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234人。其中：共产党员205人，党的同情者15人，非党员16人。大会对顿河军辖区苏维埃政权重建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并确定了进一步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具体任务。大会通过决议说：“从现在起，顿河军辖区就成为整个苏维埃俄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正按照全苏俄苏维埃的榜样和模式建立顿河军辖区苏维埃，它们也肩负着和它们同样的任务。”随即又就土地问题指出：“军辖区内的一切土地、森林、矿藏、水和自然界的活物均宣布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统一财富。所有劳动者，不分身份地位、民族和信仰，只要能够耕种土地，就有权使用土地。（参见《1898—1920年顿河地区党组织简史》，1973年顿河畔罗斯托夫版，第1部，第511—512页。）代表大会还通过决议，宣布恢复顿河军辖区所有曾在白军方面作战而如今又作为战俘留在辖区境内的劳动哥萨克和农民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公民的权利。顿河军辖区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和苏维埃建设问题的决定，宣告顿河哥萨克作为俄罗斯国家特殊军事阶层的存在就此结束。（参见Л. И. 别尔兹、К. А. 赫梅列夫斯基：《英雄的年代——顿河地区的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1964年顿河畔罗斯托夫版，第331—332页。）
- 227 1920年3月2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第13号会议记录）批准了全俄劳动哥萨克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赦免和从集中营释放劳动哥萨克战俘的申请。（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2号案卷，第51、56张。）
- 228 米罗诺夫在1920年8月30日以前离开顿河地区，这一点军辖区瘟疫防治委员会总支部委员彼得罗夫给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的便函（第9489号函，1920年8月30日发出）可以证明。1920年9月10日，鉴于米罗诺夫离去，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批准了管理处处务委员会新成员名单。（罗斯托夫州国家档案馆，P-97号全宗，1号目录，130号案卷，第15、435张。）
- 229 1920年11月25日，在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会议上审议了米罗诺夫的信。主席团的决定是：“委托博尔迪烈夫到高加索方面军查清问题。”（罗斯托夫国家档案馆，P-97号全宗，1号目录，123号案卷，第496张。）
- 230 骑兵第2军是在弗兰格尔在克里米亚的军队被击溃、国内战争宣告结束后，因骑兵第2集团军进行改编而于1920年11月组建的。（1920年11月18日发布的南方面军第217/53号命令）列入这个军编成内的有以布利诺夫命名的骑兵第2师、骑兵第16师和骑兵第21师。1921年1月，这个军被调往北高加索，隶属于高加索方面军，后来又划归第9集团军。1920年3月，这个军被解散（1920年3月17日发布的高加索方面军第87号命令），所辖各师分别调派：第2师划归顿河军辖区编成，第16师划归捷列克军辖区，第21师划归了第9集团军。
- 这个军的部队1920年12月参加了在亚速海沿岸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市一带消灭马赫诺各支队的作战，1921年2月参加了在北高加索斯塔罗明斯卡亚、新亚先斯卡亚、博尔古斯坦斯卡亚等村镇和库尔甘斯卡亚车站一带歼灭白卫支队残部的作战。

- 231 指的是弗兰格尔计划实施的第聂伯河右岸战役,其目的在于把军队推进到右岸乌克兰,而后向顿巴斯进攻。1920年10月3日,弗兰格尔下达了调整军队部署的指令,规定:第1集团军(库捷波夫将军指挥)应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一带强渡第聂伯河,在河右岸巩固阵地,由骑兵向多尔金采沃、阿波斯托洛沃进攻;第2集团军(德拉岑科将军指挥)受命在尼科波尔、索菲耶夫卡地段上强渡第聂伯河,并派出骑兵夺占阿波斯托罗沃车站,对敌人卡霍夫集群的后方实施突击;第2军(维特科夫斯基将军指挥)的任务是:于10月7日夜以迅猛的突击夺占卡霍夫卡登陆场,在别里斯拉夫尔一带强度第聂伯河并支援德拉岑科将军的行动。
- 232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6号全宗,12号目录,132号案卷,第32张。米罗诺夫全文引用了这项命令。(《红军各方面军指挥部指令汇编》,1974年莫斯科版,第3卷,第439页。)
- 233 在这段时间内,骑兵第2集团军辖有:骑兵第2、第16、第21师,以及特勤独立骑兵旅。另外,转隶它指挥的还有步兵第1师(辖三个旅)。10月6日24时,骑兵第2集团军受命在第聂伯河右岸第6集团军和第13集团军的翼侧之间占领防线,并顽强固守。但是弗兰格尔军队由于实施预有准备的进攻,于10月8日清晨强渡过第聂伯河,占领了霍尔季察岛,并向西方和西南方向发展进攻。至10月8日晚间,敌人得以沿第聂伯河右岸向尼科波尔方面深入20—25公里,并进到塔克马科夫卡、舍涅贝尔格一线。伏龙芝把直接指挥消灭亚历山德罗夫斯克附近敌人登陆兵的作战责任交给了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并把步兵第3师在作战上转隶于他(1920年10月8日发布的南方面军第057/247/on号指令)。(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6号全宗,12号目录,132号案卷。载《伏龙芝在南方面军》一书,1988年伏龙芝版,第68—69页。)
- 234 俄国军队是克里米亚白军的正式名称,于1920年5月11日由俄国南方武装部队的残部组建而成。最初在克里米亚有克里米亚军团、志愿军团和几个顿河军团,以及骑兵混成师和库班混成旅(计约2.5万名步、骑兵,126门火炮和近450挺机枪)。1920年5月,经过改编和补充,俄国军队辖有:库捷波夫将军的第1军、斯拉谢夫将军的第2军、皮萨列夫将军的混成军。
- 1920年9月中旬,俄国军队进行了整编,其编成内有:库捷波夫将军的第1集团军(辖第1军和顿河军团)、德拉岑科将军的第2集团军(辖第2和第3军),以及巴比耶夫将军的骑兵独立集群和巴尔博维奇将军的骑兵军。1920年10月初,俄罗斯军队计拥有步兵4.1万人、骑兵1.7万人、约1000挺机枪、249门火炮、19列装甲火车、19辆坦克、26辆装甲汽车、34架飞机。(《苏联国内战争和外国军事干涉百科全书》,1983年莫斯科版,第517页。)
- 235 10月9日黎明,敌人在尼科波尔附近实施新的突击,其突击集群(计有骑兵3500名、步兵2000名、机枪195挺、火炮42门)在巴宾、乌什卡尔卡一带强渡第聂伯河,在其右岸格鲁舍夫卡附近建立了登陆场,并毫无阻碍地向尼科波尔和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部驻

- 地阿波斯托罗沃车站挺进。就在这一天,10月9日,伏龙芝在同米罗诺夫谈话时强调说,如今他“面对着一项最为责任重大的任务,完成这项任务的速度和力度将决定这次关键性战役的命运……必须把渡过河来的一切军队碾个粉碎,消灭干净。”(《在国内战争各条战线上的伏龙芝》,1941年莫斯科版,第365页。)
- 236 到10月10日早晨,敌人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克集群被骑兵第2集团军和第13集团军从三面包围。但是,在激烈的遭遇战斗中骑兵第2集团军的部队呈扇形散开,相互之间及同自己的集团军司令之间失去了联系。结果,骑兵第2和第16师被从托克马科夫卡击退,向西北方向移动,敌人则向尼科波尔前进,以便同自己的格鲁舍夫卡集团会合。步兵第21和第1师在挤压下被迫向东方移动,部分兵力被切断。尼科波尔面临被夺占的威胁。
- 237 戈罗多维科夫和马科申前往集团军左翼在尼科波尔东北托马科夫卡村附近作战的骑兵第2和第16师。米罗诺夫和波卢扬则去了在肖洛霍沃村和托克车站一带作战的特勤独立旅、步兵第10师和骑兵第21师。左翼集群和右翼集群相互间没有联系,各自独立作战。伏龙芝对米罗诺夫的行动深表赞许,并命令采取“一切措施,务使骑兵第2和第16师的突击得以实施”。(见《国内战争各条战线上的伏龙芝》,第371页。)
- 238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6号全宗,12号目录,132号案卷,第191张。此处删去了给第13集团军司令的命令。(《……指令汇编》,第3卷,第440—441页。)
- 239 米罗诺夫这里指的是方面军指挥部于1920年10月12日发布,到19时下达的关于各集团军在10月13日早晨转入进攻的指令(第0100/сек 341/он号)。根据这项指令,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必须“立即恢复自己同所属所有各师的密切联系,并在与第6和第13集团军各部队保持紧密联系的情况下转入进攻,肃清第聂伯河右岸的敌人”。其中命令道:“要把骑兵的主要兵力捏成一个拳头,向乌什卡尔卡总方向实施迅猛的翼侧突击,将敌人的部队碾碎并赶入第聂伯河。”另有单独一条指出:“骑兵的行动不受规定的分界线的限制。”(《……指令汇编》,第3卷,第448—449页。)
- 240 白军指挥部特别寄希望于坦克的行动,设想由坦克突破所有工事并支援自己的步兵击溃防守卡霍夫卡登陆场的第51师(师长布柳赫尔)。而这个登陆场必须扼守住以作为尔后跃向克里米亚的跳板。敌人利用坦克实施的冲击于10月13日17时一度取得战果(突破外围防线),但很快即被击退。
- 241 指的是颁发荣誉革命红旗嘉奖部队。这种奖励方式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8月批准的,曾用以嘉奖团队、连队、师、集团军、装甲火车、军事院校、城市,以表彰其优异的作战业绩。1920年3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授予部队红旗以资嘉奖的条例。锦旗必须缀有“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字样。自1920年5月起规定了荣誉红旗的统一式样。
- 242 在向方面军司令伏龙芝通报击溃敌人的情况时,骑兵第2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自己的报告中写道:“第聂伯河右岸和卡霍夫卡登陆场保住了。得到步兵第6和第7师支

援的巴尔博维奇将军的骑兵军被击溃。经过在马里因斯科耶村、格鲁舍夫卡村、格鲁舍夫斯基库特村、波克罗夫斯科耶村一线七个小时的顽强战斗后，敌人在红军骑兵的追击下仓皇向巴宾村附近的渡口逃窜……步兵斯摩棱斯克团和阿列克谢耶夫团被全部歼灭，俘敌甚多。虏获战利品尚未及清点，敌人丢弃的火炮和辎重尚未集中……如果战斗情况允许，请同意骑兵集团军撤回休整。人员和马匹均极端疲惫。”（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46号全宗，3号目录，112号案卷，第280张。）

- 243 南方面军于1920年11月17日发布的给各集团军的第00105/III号命令，对战胜弗兰格尔的行动进行了总结。（《……指令汇编》，第3卷，第515—516页。）

1920年10月15日，战役刚一结束，伏龙芝就打电报给列宁说：“自8日黎明起，弗兰格尔在霍尔季察附近把自己最精锐的部队渡到第聂伯河右岸，从而开始执行一项重大的战略计划，一旦得逞将全歼我突击集群并使他成为整个黑海沿岸一带的主人。经过七天在我方面军全正面上的激烈战斗，这个计划如今已告彻底破产……”（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01号全宗，1号目录，707号案卷，第51、52张；参见《在国内战争各条战线上的伏龙芝》，第395页。）

- 244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6号全宗，12号目录，132号案卷，第162张。（《……指令汇编》，第3卷，第454页。）
- 245 米罗诺夫引证了方面军于1920年10月15日（2时）向各集团军发布的第0131/СВХ 426/ОН号命令中的话。根据这项命令，给骑兵第2集团军下达的任务是：“迅即整顿各部队并加以补充。不迟于10月20日完成在尼科波尔构筑渡口，并占领登陆场以保障渡口的安全……集团军应不迟于10月22日作好转入总攻的准备。”（《……指令汇编》，第3卷，第460页。）
- 246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101号全宗，1号目录，32号案卷，第25—29张。（《……指令汇编》，第3卷，第471—472页。）除第8条——“收到后报告”——外，第0163/СВХ 507/ОН 92III号指令全文援引。
- 247 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6号全宗，12号目录，132号案卷，第169张。（《……指令汇编》，第3卷，第469页。）
- 248 这里引用了1920年10月20日发布的第0175/СВХ 537/ОН号指令的一部分。（《……指令汇编》，第3卷，第476—477页。）
- 249 加里宁从骑兵第1集团军乘“十月革命号”列车于1920年10月22日来到骑兵第2集团军。骑兵第2集团军的报纸《红色拉瓦》为此发表了文章（10月22日，第78期）。10月23日和24日，在加里宁的参加下举行了骑兵第21和第26师部队的阅兵，对此《红色拉瓦》（10月27日，第82期）曾作了详尽的报道。
- 250 由于伏龙芝的列车晚点，会议于1920年10月26日夜间举行，参加会议的有骑兵第1和第2集团军，以及第6集团军的司令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会上对即将进行的反攻的所有问题均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和磋商。鉴于敌人的右翼各集团军撤退到梅利托波

- 尔筑全阵地一线,对于原先拟定的在北塔夫里亚合围敌人的计划(1920年10月19日的指令)作了修改。方面军在本次战役中的主要任务仍然是:阻止弗兰格尔军队向克里米亚撤退。
- 251 这项给南方面军军队的第0230/сек 673/он 号指令规定了在北塔夫里亚的进攻出发阵地。(《……指令汇编》,第3卷,第481—483页。)
- 252 马赫诺的军队称作起义军。这时布尔什维克同他订立了同盟。
- 253 米罗诺夫在这里全文援引了方面军于1920年10月28日向各集团军发布的关于加速进攻的第258/сек 788/он 号命令。(《……指令汇编》,第3卷,第487页。)
- 254 米罗诺夫摘引了南方面军于1920年10月26日(17时)向各集团军发布的关于转入总攻的第002/он 号命令中的一条,其中规定了骑兵第2集团军的任务。方面军军队的总任务是:阻止敌人退向克里米亚。(《……指令汇编》,第3卷,第483—485页。)
- 255 米罗诺夫在这里援引了南方面军于1920年10月30日(3时)发布的关于追击退却之敌的第0268/сек 821/он 号指令,其中略去了给其他集团军规定任务的第3—6条。(《……指令汇编》,第3卷,第490—492页。)
- 256 米罗诺夫叙述了伏龙芝于1920年10月28日(16时30分)向骑兵第1集团军司令发布的第259/с 789/он 号指令的内容,其中根据骑兵第2集团军的战果规定骑兵第1集团军的任务。(《在国内战争各条战线上的伏龙芝》,第417页。)
- 257 马尔科夫师和科尔尼洛夫师是弗兰格尔俄国军队最精良的师,主要由军官组成。每个师均有三个团(各辖三个营)、一个骑兵营和一个装备有六门炮的炮兵旅。马尔科夫师由特列季亚科夫将军指挥,科尔尼洛夫师由斯科布林将军指挥。
- 258 这个用语表示当军队作战失利时在友邻掩护下迅速撤退的一种机动方式。
- 259 文中日期均用旧历记述,因为白军一直沿用旧历。米罗诺夫引用的敌方其他文章和材料都是这样。米罗诺夫为方便起见间或也改成新历,但未作说明。
- 260 南方面军于1920年10月30日发布的第0278/сек 849/он 号命令规定了方面军各集团军准备对彼列科普阵地实施强击的任务。给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下达的任务是:“于10月31日黎明以骑兵的全部兵力向伊万诺夫卡总方向实施突击,以便配合第6集团军和骑兵第1集团军的行动”;命令第13集团军司令:“将卡希林的骑兵集群投入作战,向萨利科沃总方向实施迅猛的进攻”;命令第6集团军司令:“准备好强击彼列科普阵地并同时越过锡瓦什湖……”(《……指令汇编》,第3卷,第491页。)
- 261 米罗诺夫只提到南方面军指挥部1920年10月30日发布的第0279/сек 850/он 号指令下达给第13集团军的作战任务。这个指令也发给了第4集团军司令,给他规定的任务是“继续大力向前推进”。各集团军的总任务在于阻止急速向萨利科沃撤退的敌人实施“穿越通过阻断道路的骑兵第1集团军”的突破。(《……指令汇编》,第3卷,第452页。)
- 262 马赫诺的部分军队参加了攻克克里米亚的战斗,因为他同南方面军指挥部订立了同弗

兰格作战的同盟。马赫诺的起义军约有2000名骑兵。在击溃弗兰格爾的最后阶段，起义军在作战上隶属于第6集团军司令。1920年11月5日方面军向各集团军发布的第011/мм号指令给起义军规定的任务是：在小库加兰卡特地段上渡海，向久尔梅緬方向对敌人彼列科普工事的后方实施突击。（《……指令汇编》，第3卷，第495—497页。）

- 263 米罗诺夫援引了马丁诺夫的《克尔尼洛夫师的覆灭》一文。这篇文章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事件——1915年4月末西南战线上由克尔尼洛夫指挥的步兵第48师的灭亡。到革命年代，这个克尔尼洛夫成了白军运动的首领之一。文章作者证明，克尔尼洛夫恰是这个托付给他的师被德军歼灭的罪魁。（参见《军事历史文集 1914—1918年战争经验研究和运用委员会的著述》，1919年莫斯科版，第1辑，第30—50页。）
- 264 米罗诺夫引用了方面军于1920年11月5日（3时15分）向各集团军发布的关于强击彼列科普和琼加尔筑垒工事并解放克里米亚的第0011/мм号指令的序文部分。（《……指令汇编》，第3卷，第495—497页。）后面米罗诺夫只摘引了其中给骑兵第2集团军规定作战任务的那一条。
- 265 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德军在色当城下合围了拿破仑三世率领的法军。苏维埃军队指挥部的计划也设想在塔夫里亚合围弗兰格爾的军队，但是弗兰格爾军队的基本部分得以突围进入克里米亚。
- 266 罗斯托夫采夫：《日俄战争中的顿河哥萨克第4师》，1911年圣彼得堡版。
- 267 米罗诺夫几乎全文引用了（除开头几个词：“命令你们于11月9日，在集中之后……”以外）伏龙芝给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的命令。（《在国内战争各条战线上的伏龙芝》，第431页。）但是，他没有提及伏龙芝于1920年11月8日（15时50分）向各集团军司令发布的关于发展进攻的第0029/он号命令。在这项命令中规定，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直接转归方面军司令指挥，“准备好一个骑兵师随时待命，当第6集团军司令一有要求，即向前挺进以扩张第6集团军步兵的战果；骑兵集团军的所有其余兵力紧急作好执行特殊任务的准备。”（参见《在国内战争各条战线上的伏龙芝》，第431页；《……指令汇编》，第3卷，第500页。）
- 268 1920年11月10日（5时20分），南方面军指挥部发布了第0032/он号指令，其中向方面军各集团军下达了攻占尤顺阵地并前进到敌人琼加尔集群后方的任务。根据这项指令，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受领了单独的作战任务：果断地配合第6集团军，在攻克尤顺阵地后集中兵力，会同骑兵第1集团军的部队向占科伊、库尔曼克梅利奇总方向，而后向东方，向卡拉明、谢伊特利亚尔一带继续进攻。给两个骑兵集团军规定的任务都是：“全力以赴地追击敌人，无论如何要阻止其上船。”

这项指令也规定马赫诺的起义军自11月10日24时起转归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指挥。暂时划归他指挥的还有步兵第46师（《……指令汇编》，第3卷，第501—502页。）

- 269 指的是南方面军指挥部于1920年11月13日(2时)发布的第0361/сек 1132/он号指令。骑兵第2集团军连同起义军受领的任务是:进到占科伊—费奥多西亚铁路线后,迅猛地向着费奥多西亚、刻赤方向追击敌人,阻止其上船,并不迟于11月22日攻占刻赤。同时,步兵第46师不再隶属于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骑兵第1集团军受领的任务是:进到占科伊—塞瓦斯托波尔铁路线,向辛菲罗波尔、塞瓦斯托波尔方向追击敌人,并不迟于11月19日攻占塞瓦斯托波尔。第6集团军的任务是:向叶夫帕托里亚、辛菲罗波尔、塞瓦斯托波尔方向和向雅尔塔进攻;第4集团军的任务是:向着费奥多西亚、刻赤方向进攻。(《……指令汇编》,第3卷,第510—511页。)
- 270 在由司令瓦库林和起义军参谋长沃尔科夫签署的另一份题为《告乌斯季梅德韦季察地区自由公民书》的号召书中,起义军提出的种种口号中有:“作为俄国人民未来强盛发达的首要步骤的自由贸易万岁!”和“劳动群众自治制度万岁!”文中引用的号召书是在坦波夫省军队司令部档案资料中发现的,是坦波夫省肃反委员会于1921年1月10日送存的。(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235号全宗,5号目录,132号案卷,第16张。)
- 271 情报员的报告附有一份基层组织关系示意图,是一个分为四格的正方形,每一格分别标有1,2,3,4的数字。每一个四人小组的成员领取带有相应数字的正方形的一格,用以证明自己属于这个组织。(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2卷,第246,288页。)
- 272 基伊(笔名,原名П. В. 皮亚特尼茨基)撰写的题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宣传鼓动手册,于1917年问世,随后于1918年又四次再版。其中论述了民主政治问题,阐明苏维埃共和国是民主政治的最高形式。(基伊:《苏维埃共和国》,由卢那察尔斯基作序,1918年彼得格勒修订第5版。)
- 273 当向中央拍发这份电报时,米罗诺夫已被逮捕并解往莫斯科。在肃反委员会地方机关工作人员的其他报告中也都有关于米罗诺夫被捕时间的不确切之处。(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2卷,第507页)有一份报告说,逮捕米罗诺夫是在“对居民和军队极端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居民们相信,[他]是去莫斯科见总司令。”其中还提到到达阿尔切达镇的部队的情绪说:“米罗诺夫军队的情绪是米罗诺夫式的,等待着他回来;布琼尼的部队、日洛巴的骑兵态度消极。指挥人员的行止让人捉摸不透,有人曾试图同米罗诺夫联系。”同时还提到,“必须认真注意米罗诺夫的私人好友、驻防萨拉托夫的内卫部队第26师师长戈利科夫和他的志同道合者,以及米罗诺夫的另一个好友、居住在新切尔卡斯克而在某一个内卫部队司令部任军职的斯韦奇尼科夫将军”。(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2卷,第532页。)
- 274 在1921年2月24日的审讯中,沃罗帕耶夫供认说,是2月18日被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政治保卫科全权代表逮捕的。对于向他提出的涉及组织“冒险主义者”支部的指控,他说:“冒险主义这个词我根本不懂,说不出什么更多的东西。”(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



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2 卷,第 310—312 页。)

- 275 1921 年 2 月 24 日,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主席布罗夫打电报给全俄肃反委员会(第 113 号),报告逮捕米罗诺夫一事,其中说他“同情举行暴动的瓦库林和安东诺夫匪徒,是策划反对苏维埃政权阴谋的参加者”。(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 H-217 号,第 7 卷,第 111 页。)
- 276 在基伊的宣传手册《苏维埃共和国》第 10 页上对民主政治的实质作了阐释,认为其基本点是民主主义原则:人民选举制和人民更换各级国家官员、教师等等。(参见基伊:《苏维埃共和国》,由卢那察尔斯基作序,1918 年彼得格勒修订第 5 版。)
- 277 “民主主义入门”是米罗诺夫自己的用语。在基伊的宣传手册《苏维埃共和国》第 10 页上并没有这样的语句。但它准确地表达了那里所述材料的含义。
- 278 在 1921 年 2 月 24 日审讯时,沃罗帕耶夫提供证词说,1921 年 2 月 6 日斯科比年科从米哈伊洛夫卡镇来到拉斯波斯卡亚镇,从他那里得知米罗诺夫到来。2 月 7 日,他打电报给米罗诺夫,请求允许他前来。得到米罗诺夫允许后,沃罗帕耶夫于 2 月 7 日晚间 5 时前去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去时“根据斯科比年科本人的愿望”带上了他。

关于在米罗诺夫那里开会的情况,沃罗帕耶夫指证说:“米罗诺夫指出地方上的一些不正确的做法,不执行中央的法令和指示,并指出以后不能这样做,因为许多共产党员坏蛋混进了我们中间阻挠我们的事业,然后他开始给我们读起一本书——应当怎样建设人民政权……他说,就应这样建设,至于具体怎么做我会告诉你们……米罗诺夫同志说,不要怕,这里没有任何严重的问题。作为集团军司令,我们信任他,因为共和国信任他。我们不可能不相信他……”(同上,第 311 页及其背面。)

在这次审讯中,沃罗帕耶夫关于自己供认说:阶级成分是中农,1918 年 4、5 月间是几个村镇反对白卫军的战斗义勇队的组织者,自 1918 年 5 月至 1919 年 10 月在红军中供职,是自愿参加的。1919 年 10 月负伤后在苏维埃政权机关工作;被捕时为拉斯波斯卡亚镇革命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同上,第 310 页。)

- 279 米罗诺夫在这里使用了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 1921 年 3 月 22 日刊登在《真理报》上的《告共产党员书》中的一个段落。《告共产党员书》号召根据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巩固党的统一。
- 280 指的是《真理报》于 1921 年 3 月 25 日刊登的俄共(布)中央《致全体党员》的信。信中向共产党员解释了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主要决议,以及大会提出的“深入群众”的口号。
- 281 米罗诺夫引用了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在 1921 年 3 月 15 日上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实物税》报告中的一个段落。(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1 卷,第 56 页。)
- 282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 1921 年 3 月 23 日在铁路和水运工作人员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上致了欢迎词。(参见 1921 年 3 月 24 日《真理报》第 63 期。)
- 283 米罗诺夫使用了 1921 年 3 月 26 日《真理报》刊登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 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B. B. 库拉也夫《我们的方针》一文中的段落。文章论述了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用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阐明了这项决议对于农民命运的历史性意义。
- 284 米罗诺夫继续援引库拉也夫的文章《我们的方针》。
- 285 指的是 1921 年 3 月 25 日《真理报》刊登的俄共(布)中央《致全体共产党员》的信。信是新的一届中央委员会开会通过的,其中对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主要决议作了阐释。
- 286 米罗诺夫摘引了《贫农报》1921 年 3 月 26 日社论中的文字。该文阐述了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深入群众”口号的实质。
- 287 1921 年 3 月 16 日,《真理报》(第 57 期)刊载了米哈伊洛夫题为《论苏维埃的基层组织》的讨论文章。其中,作者除了原先在代表大会前的讨论中提出过的关于在企业中成立选入苏维埃的代表们组成苏维埃基层组织外,又建议按照居住地点成立小区的苏维埃基层组织,以解决居民的文化和日常生活问题。
- 288 引文摘自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在铁路和水运工作人员代表大会(1921 年 3 月 23 日于莫斯科召开)上的讲话。(参见 1921 年 3 月 24 日《真理报》第 63 期。)
- 289 1921 年 3 月 22 日,《真理报》第 61 期刊登了全俄农村工作者工会中央委员 A. П. 列伊茨的文章《需要种田人的独创精神》。作者在文章中触及向农户提供农业工具的问题。按照作者的意见,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之一是尽一切可能在农村发展手工业。
- 290 这句话是米罗诺夫从 1921 年 3 月 23 日《真理报》社论《最重要的法则》中借用来的。这篇社论阐释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用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
- 291 米罗诺夫从 1921 年 3 月 17 日《真理报》社论《党的统一和同农民妥协(对党的十大的总结)》中摘引了一段文字。
- 292 米罗诺夫这里指的是人民委员会于 1921 年 3 月 28 日通过的关于完成余粮收集制的省份自由交换粮食、精饲料、土豆、干草的法令。全文于 1921 年 3 月 29 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公布。
- 293 这里援引的是 1921 年 3 月 23 日《真理报》上刊登的苏俄驻英国全权代表兼商务代表 Л. B. 克拉辛致副外贸人民委员 A. M. 列扎瓦的关于签订英苏贸易条约及其内容的电报。
- 294 指的是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实物税》的报告。(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41 卷,第 58 页。)
- 295 在击溃弗兰格尔军队后,南方方面军指挥部于 1920 年 11 月 23 日向起义军司令马赫诺提出建议:“立即着手把游击式的起义部队改变为红军正规的兵团”,同时指出“起义者”对待红军人员的不能容许的行动,以及抢劫后方运输车辆的行为。当时提出以 11 月 26 日为答复的期限,并建议直接采取以下措施:(一)在克里米亚的起义军所有部队转隶第 4 集团军指挥;(二)解散在古里亚伊波列的部队指挥机关,将战士并入后备部队。(南方方面军 1920 年 11 月 24 日向各集团军发布的第 00155/мвп 号命令)作为对此的

回答,马赫诺在古里亚伊波列宣布进行动员,并公开反对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方面军于11月26日向所属军队发布的第0018/号命令宣布马赫诺及其各支队为共和国和革命的敌人。与马赫诺各支队邻接的红军部队指挥员受命解除他们的武装,如遇抵抗,即消灭之。针对“起义军”的战斗行动自11月26日早晨开始。红军部队收到命令:在占领马赫诺支队配置地域后应无情地解除全体居民的武装。骑兵第2集团军的行动地域规定为:察列康斯坦丁诺夫卡、图尔克诺夫卡、沃尔诺瓦哈。(方面军于11月27日发布的第322/ж号指令)12月中旬马赫诺军队主力得以在安德烈耶夫卡村附近突破红军部队严密的包围圈,但12月16日,经过在费多洛夫卡、阿基莫夫卡地域好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他们被击溃。马赫诺的步兵部分被消灭,部分四散逃窜。马赫诺的黑色军旗被缴获。马赫诺本人率领一支400—500人的骑兵支队逃向大雅尼萨尔、博加特里。擒获马赫诺和彻底歼灭他的支队的责任落到骑兵第2集团军骑兵第2师的肩上。(方面军于1920年12月17日发布的第0546/c 1707/он号命令)不过马赫诺得以躲开了追击。直到1921年夏天,他的一些支队继续在乌克兰全境和俄罗斯南部实施流窜奔袭。1921年8月26日,迫于红军部队的追击,马赫诺在亚姆波利市附近渡过第聂伯河,向罗马尼亚当局投降。(参见《在国内战争各条战线上的伏龙芝》,第453—467页。)

- 296 米罗诺夫引用了1921年3月26日《贫农报》的题为《深入群众》的那篇社论。
- 297 看来,米罗诺夫指的是在大剧院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发言。(参见1920年12月23—31日《真理报》。)
- 298 米罗诺夫引用的《真理报》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的期数有误。实际上1919年关于他的案情审理材料刊登在上述各报的其他期上。(参见:9月26、30日,10月7日,12月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9月30日《俄共(布)中央通报》;9月21日,10月7、10日《真理报》。)
- 299 米罗诺夫再次引用《真理报》上苏俄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库拉也夫的文章《我们的方针》。
- 300 指的是1921年3月26日《真理报》上刊载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为在巴黎受审的法国共产党人(莫纳特审判)辩护而发表的信件。
- 301 荣誉革命武器是“为表彰特别优异的战绩”而颁发给高级首长的特别奖赏,于1920年4月8日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但早在1919年即已开始颁发。荣誉武器共计发给了20个人。为战胜弗兰格尔军队,这项奖赏曾颁给伏龙芝、伏罗希洛夫、米罗诺夫、科尔克、卡希林。荣誉武器是镌刻有红旗勋章标志的一柄马刀(短佩剑)。
- 302 米罗诺娃曾多次提出申诉:

3月19日,向侦查员班加提出,请求传唤她“谈谈案情”。申诉被“接受”。3月24日,根据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的决议,她的案件被受理。她被指控“涉嫌同情在顿河地区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策划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行动”;

4月18日,向侦查员班加提出,请求“传唤她作出个人说明”;

- 6月28日,向全俄肃反委员会常务会议成员费尔德曼提出,请求将她转到产科医院。根据米罗诺娃的申请,全俄肃反委员会建议布特尔斯克监狱的看守长在监狱行政负责的情况下将其转入助产医院,但未获执行。7月21日,全俄肃反委员会发电报给监狱说:“立即将女犯米罗诺娃转入医院”,这项要求于7月28日得到执行。米罗诺娃经主任医生签字转入妇婴保健医院,并从那里办理了出院手续。又根据阿尔图佐夫的指示,她被没收的物品也予以归还。(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7卷,第102、145、148、149、147、160、202页。)
- 303 1921年10月11日,因米罗诺夫案件被捕,关押在弗拉基米尔省劳动改造所的沃罗帕耶夫、戈列涅夫、科丘科夫、叶兰斯科夫、切尔努什金向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三人小组提出申请,要求释放。申请书中说:“我们身居负责岗位,但却像文化不高的人那样不得不向米罗诺夫讲述某些混入苏维埃政权的人使我们陷入的艰难处境。这些人中,有一个便是某个斯科比年科,他利用机会……污蔑我们和我们同米罗诺夫的整体谈话,并夸大反对共产党的政治阴谋……我们不认为自己有罪。而如果米罗诺夫同党有不协调之处,那就让他自己负责……”(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12卷,第206—208页。)
- 304 1922年2月10日,鲍里索夫写了关于米罗诺夫及其同伙一案的结论,建议中止此案并存档。(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7卷,第183页。)
- 305 米罗诺夫一案还牵涉到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一名64岁的哥萨克С. Г. 舒莱金。他被指控曾在村镇的群众大会上递给米罗诺夫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的共产党员只在形式上可算共产党员,[他们]吃肉饼,带金表。”舒莱金于1921年12月,因革命两周年进行大赦和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得以获释。(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7卷,第307页。)
- 306 关于对米罗诺夫及其志同道合者的审判,曾由莫斯科电影委员会于1919年拍摄成影片《米罗诺夫案件》(导演Д. 韦尔托夫),现存俄罗斯国家电影及摄影文献档案馆。

## 人物简介\*

**阿布拉莫夫, Ф. Ф. (Абрамов Федор Федорович, 1870—?)**——出身顿河军辖区贵族。士官武备学校和亚历山大第三军事学校毕业,分派到禁卫军顿河骑兵第6连供职;又毕业于总参学院(1898)。参加过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少将,指挥过突厥斯坦哥萨克第2师。在克拉斯诺夫手下时,指挥过顿河骑兵第1师。在弗兰格尔军队中,任顿河军军长、第2集团军司令,中将。侨居国外。

**阿尔图佐夫(弗拉乌奇), А. Х. (Артузов (Фраучи) Артур Христианович, 1891—1943)**——1917年加入俄共(布)。毕业于彼得格勒工学院。自1918年5月起,为人民委员会北方诸省调研委员会成员,参加过消灭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沃洛格达反革命组织的活动。自1918年12月起,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任莫斯科州军事委员会下设特别科科长,自1919年5月为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行动处处长和副部长,全俄肃反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卫局反间谍部和国外部部长、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局长。参加过同外国间谍机关作斗争和消灭苏联境内外国间谍中心和组织的重大行动的筹划和实施。后来在工农红军司令部工作。

**阿夫托诺莫夫(伊万诺维奇), А. И. (Автоном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Исидорович (Иванович), 1890—1919)**——出身哥萨克。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顿河第39团少尉;1917年10月在基辅和在新切尔卡斯克召开的前线哥萨克代表大会上,为“左翼集团”的首领。是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代表,曾被卡列金分子逮捕,后获释。1918年1—2月,为“东南革命军”总司令。曾指挥叶卡捷琳诺达尔的防御作战,抵抗了科尔尼洛夫将军志愿军的攻击。1918年4—5月,为库班苏维埃共和国抗德军队总司令。曾与库班黑海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生冲突。1918年5月29日因拒不服从共和国中央

---

\* 人物简介编撰人员:Н. С. 塔尔霍娃、А. В. 文科夫、В. В. 孔德拉申、Н. В. 穆拉维约夫、А. П. 费多连科、А. Я. 尼古拉耶夫、Т. М. 戈雷什金娜、А. Ю. 拉斯捷利亚耶娃。

执行委员会和特别防卫司令部的命令而被撤销职务。后来根据奥尔忠尼启则的请求,被派往第12集团军任司令,但未去视事;组建过红军部队,指挥过装甲列车和支队。1919年2月2日死于伤寒。

**阿格耶夫, П. М. (Агеев Павел Михайлович, 1881—1939)**——出生于克列茨卡亚镇。哈尔科夫大学法律系和数理系毕业,曾任克列茨卡亚中学校长。社会民主党人,自认为是“伯恩斯坦主义者”,为哥萨克军军人会议代表和军政府委员。在同时代人中获有“荷载社会党人”的绰号。在“伟大顿河军”(1918—1919)时期,曾起草过一份土地法,旨在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把私人占有的土地减少到“劳动所及标准”,以便缺少土地的哥萨克和本地农民能分到土地。曾遭暗杀而受重伤。一名地主曾要求同他决斗,但在决斗之前就被哥萨克军军人会议以普通士兵身份送往前线。在阿塔曼博加耶夫斯基管辖时期,他在政府中和哥萨克军人会议上领导着“左翼派别”(与以亚诺夫为首的“右翼派别”相抗衡)。1920年侨居格鲁吉亚,在那里同布尔什维克进行了关于媾和和让哥萨克返回家乡的谈判。后来回到苏联,曾从事经济管理工作。

**阿拉洛夫, С. И. (Аралов Семен Иванович, 1880—1969)**商人家庭出身。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获上尉军衔。自1903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18年1月主管莫斯科军区作战处;3—9月领导军事人民委员部作战部。1918年9月—1919年7月,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政治委员(1918年10月—1919年7月)。国内战争时期,任第12集团军、第14集团军(1919—1920)、西南方面军(1920)、基辅军区(1921)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战后担任军事外交工作,1925年起从事国务活动和科学研究工作。60年代曾参与为米罗诺夫平反的活动。

**阿拉耶夫, П. В. (Алаев Петр Васильевич, ? —1918)**——出生于下奇尔斯卡亚镇,曾任顿河第32团中尉。为乌斯季梅德韦季察革命委员会主席、顿河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选出的委员。为波乔尔科夫讨伐队成员。遭枪杀。

**阿列克谢也夫, М. В. (Алексеев 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857—1918)**——步兵上校,俄国反革命势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出生士兵家庭。毕业于总参学院。参加过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任方面军参谋长和司令,1917年为最高统帅部参谋长,最高统帅。十月革命后,逃窜到新切尔卡斯克。11月建立了“阿列克谢也夫军官组织”,作为组建志愿军的核心。自1917年12月

起,为顿河公民会议“三人执政府”的成员。1918年7月由“民族中心”推举为军事独裁者。自1918年8月31日起为“特别会议”主席。1918年10月8日死于叶卡捷琳诺达尔。

**阿尼西莫夫, Н. А. (Анисимов Николай Андреевич, 1892—1920)**——农民出身,彼得堡大学数理系肄业。191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18年任格罗兹内苏维埃主席。1917年12月—1918年5月,为斯塔夫罗波尔省军事委员、斯塔夫罗波尔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18年6—7月,为北高加索军区政治委员,后任第12集团军和里海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7月—1920年1月,为第9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并参加了调查米罗诺夫叛乱的特别侦讯委员会。1920年1月24日死于伤寒。

**阿维洛娃, М. А. (Авилова Мария Аристарховна, 1898—?)**——1915年加入俄共(布)。1918年5月—1919年11月在人民委员会工作,为秘书兼打字员。当列宁的秘书兼打字员休假时,她曾代理过两周时间。

**埃尔杰利, И. Г. (Эрдели Иван Георгиевич, 1870—1939)**——俄军骑兵上将。贵族出身,总参学院毕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11月,随同科尔尼洛夫的支持者们从贝霍夫监狱越狱,逃往顿河,参与了志愿军的组建,并在其中指挥骑兵旅和骑兵师。1919年,为北高加索和捷列克-达吉斯坦边疆区军队总司令。1920年移居法国。

**安东诺夫, И. (Антонов Иван, ? —?)**——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顿河第7团上校。曾获得四级圣乔治勋章。在马蒙托夫将军的军队中指挥过一支部队。

**奥布耶德科夫, А. А. (Объедков Андрей Алексеевич, ? —?)**——出生于梅德韦季察河畔拉兹多尔斯卡亚镇。志愿参加红军,先后在步兵第23师及顿河军任职,曾指挥顿河第1团第1排。后来在第9集团军从事粮食工作。

**巴比耶夫, Н. Г. (Бабиев 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1887—1920)**——出生于库班军米哈伊洛夫斯卡亚镇。尼古拉耶夫骑兵学校毕业(1909),被分派到拉宾斯克哥萨克第1团供职。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升至哥萨克中校,为黑海哥萨克第1团团长,获四级圣乔治勋章。参加过第一次库班进军,曾被红军俘获,逃脱时右臂受伤;1918年10月为科尔尼洛夫所辖哥萨克团团团长。1919年1月,32岁时,被提升为将军。在弗兰格尔的俄罗斯军队中指挥库班骑兵师。弗兰格尔评价说,这是一个“作战异常勇敢和情绪极其振奋的

人,具有少见的骑兵禀赋,是深受哥萨克和军官爱戴的优秀骑手”。曾 17 次负伤,在尼科波尔附近战斗中被炮弹碎片击伤是第 18 次,终以致命。

**巴尔博维奇,И. Г. (Барбович Иван Гаврилович, 1874—?)**——贵族出身,波尔塔瓦中学、伊丽莎白格勒骑兵士官学校(1896)毕业。参加过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升至上校,指挥过英格曼兰骠骑兵第 10 团。在志愿军中任德罗兹多夫斯基将军下辖的骑兵第 2 团团团长和骑兵第 5 军编成内的骑兵旅旅长;在弗兰格尔军中指挥骑兵第 1 师和骑兵军,被擢升为中将。后侨居国外。

**巴格达萨罗夫,П. (Багдасаров Павел, ? —?)**——1917 年 10 月为突厥斯坦步兵第 10 师医院助理药剂师。曾担任医院委员会主席,该师一些小部队的政治委员。

**巴兰金,С. Е. (Баландин Степан Егорович, 1893—?)**——出生于顿河军辖区霍皮奥尔管区阿列克谢耶夫斯卡亚镇。苏维埃骑兵第 1 团红军战士,行政管理部铁匠。

**巴雷什尼科夫,В. А. (Барышников Владимир Архипович, 1889—1919)**——1905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工人。1918 年 11 月—1919 年 6 月,任第 9 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 年 9 月被马蒙托夫军队的哥萨克捉获,被绞死。

**巴雷什尼科夫,И. Е. (Барышников Иван Е., 1887—?)**——出生于阿尔恰金斯卡亚镇。1921 年为阿尔恰金斯卡亚镇革命委员会主席。1921 年 2 月初,在革命委员会办公地点因拒绝向米罗诺夫提供马匹两人发生冲突。米罗诺夫打了巴雷什尼科夫。此事广为人知。就此事巴雷什尼科夫于 1921 年 2 月曾向驻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政治保卫科全权代表提供证词。

**巴罗夫(巴尔),Д. Г. (Баров (Бар) Давид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97—1966)**——大学肄业。1916 年为办事员。1917 年 5 月被征召入伍,因进行反战宣传而被捕。1917 年 12 月起,为雅罗斯拉夫尔省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主席、《雅罗斯拉夫尔消息报》编辑。自 1918 年 7 月起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新闻出版局责任秘书,自 1918 年 12 月起为南方面军第 9 集团军军报《红军战士》编辑,同时兼俄共(布)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委员会委员。参加了镇压平息韦申斯卡亚暴动的行动。自 1919 年 12 月起至 1920 年 6 月,为罗斯塔社顿河地区分社负责工作人员,自 1920 年 6 月至 1922 年在罗斯塔社阿斯特拉罕分社和中部地区分社任职。1923—1925 年为《苏联



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编辑部助理秘书。以后从事经济管理工作。1933年清党时,作为托洛茨基分子被开除出党。1935年又受到迫害。1950年再次被镇压。获平反昭雪。

**巴让诺夫, В. М. (Бажанов 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889—1939)**——出生于喀山省奇斯托波尔市。191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彼得堡矿业学院开除,并遭监禁。二月革命后在顿河军辖区马克耶夫卡市矿区任工程师,成为那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地方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期间为顿巴斯赤卫队支队的组织者之一。是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1918—1919年任南方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18—1922年为煤炭委员会主席。自1925年起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以后,在煤炭工业部门任经济管理领导工作。1939年被镇压。

**班加, В. О. (Банга Виктор Оттович, 1892—1937)**——出生于拉脱维亚。自1921年起为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协理员。

**邦达列夫(Бандарев, ? —?)**——顿河第1师哥萨克骑兵第1团第2连政委。1919年8月6日在给团政委的报告中尖锐地谴责了米罗诺夫反对共产党的立场。

**鲍里索夫, А. М. (Борисов А. М., ? —?)**——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专案第16科侦讯协理员。

**贝卡多罗夫, И. Ф. (Быкадоров Исаак Федорович, 1882—1957)**——出生于下孔德留切斯卡亚镇,父亲是上校。毕业于新切尔卡斯克士官学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升为上校,获四级圣乔治勋章,是1917年顿河哥萨克军军人会议和1918—1919年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代表。为1918年顿涅茨管区和顿河第一管区哥萨克暴动的领导人。1919—1920年曾指挥顿河军的支队和师。1920年起移居国外。著有论述哥萨克历史的著作。

**贝斯特罗夫, М. П. (Быстров Максим Парфенович, 1881/1887—?)**——出生于顿河军辖区阿尔恰金斯卡亚镇米哈伊洛夫卡。常住米哈伊洛夫卡。俄共(布)党员,为1921年2月管区党代表会议代表。曾提供有关米罗诺夫在代表会议上发言情况的证词。

**彼得罗夫, Г. К. (Петров Григор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92—1918)**——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彼得堡工学院肄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准尉。曾参与同卡列金作战,在乌克兰同德军和中央拉达作过战。指挥过社会主义第

1 和第 2 集团军。从乌克兰撤退后,这两个集团军组成乌留平斯克方面军在顿河军辖区北部同白色哥萨克作战,但部队溃散,后改编成一个步兵团。彼得罗夫本人于 1918 年 7 月被派往巴库,是被枪杀的 26 名巴库人民委员之一。

**别洛博罗多夫, А. Г. (Белобород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Георгиевич, 1891—1938)**——工人。1903 年加入共产党。1917 年为党乌拉尔州委员会委员,1918—1919 年任乌拉尔州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俄共(布)乌拉尔州委员会委员(曾签署苏维埃关于枪决沙皇一家的决定);曾任维亚特卡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和俄共(布)省委委员。1919 年 4 月起为国防委员会负责镇压韦申斯卡亚暴动的全权代表;自 1919 年 7 月起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1919 年 10 月—1920 年 6 月,为第 9 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此后,在高加索担任高级军事政治职务和政治职务。自 1921 年 10 月起,从事国务活动和经济管理工作。20 年代中期因与托洛茨基反对派有牵连而被镇压。

**波波夫, Н. Н. (Попов Никифор Никитич, ? —?)**——在米罗诺夫军中任技术连连长。

**波波克, С. А. (Попок Самуил Абрамович, 1900—?)**——骑兵第 2 集团军骑炮营政委。

**波德沃依斯基, Н. И. (Подвой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Ильич, 1880—1948)**——出身于乡村教师家庭。1901 年加入共产党。为 1917 年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1917 年 11 月—1918 年 3 月,任军事人民委员。1918 年 3—9 月,为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 年 9 月—1919 年 7 月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兼任最高军事监察部主席(1918 年 4 月—1919 年 9 月)和乌克兰海军人民委员(1919 年 1—9 月)。自 1919 年 11 月起为普及军训部部长和特勤部队司令。此后,从事党和苏维埃的工作。

**波卢扬, Д. В. (Полуян Дмитр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86—1937)**——库班的哥萨克,教师。1904 年至 1914 年为俄共(布)党员。1914 年至 1917 年靠拢孟什维克护国派,1918 年 8 月又加入俄共(布)。1917—1918 年为察里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萨拉托夫省粮食委员会消息报》编辑。自 1919 年 4 月起,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秘书、《红军战士》和《红色军官》杂志编辑。1919 年 5—11 月,为第 9 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是审判米罗诺夫的法庭庭长。1919 年 12 月—1929 年 2 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

部主席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0年召开的第一届劳动哥萨克代表大会主席。1920年4—6月,为顿河地区和库班“红色哥萨克”宣传列车车长。1920年10月8日—12月6日,任骑兵第2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荣获红旗勋章(1921)。是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自1921年起,从事经济管理工作和国务工作,被镇压。

**波舒卡尼斯, Е. Б. (Пошуканис Евгений Брониславович, 1891—1937)**——出生于地方自治局医生家庭。受过高等法律教育。1908—1910年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17年4—9月,参加“国际主义社会民主党人联合派”组织。1918年8月起为俄共(布)党员。1918年12月—1919年1月,担任审判员、莫斯科市人民法院主席团委员。此后,1919年2—8月,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法庭审判员。1919年8月—1920年1月,为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司法处长。此后从事外交工作。1932年—1937年1月,担任苏联科学院国家法律研究所所长、副司法人民委员。1937年被镇压。

**博尔迪烈夫, М. Ф. (Болдырев Михаил Фомич, 1890—1939)**——出身哥萨克。实科中学毕业。自1911年起参加革命运动。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哥萨克上尉。1917年3月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3月以前靠拢孟什维克。1919年1月加入俄共(布)。1917年为团的哥萨克委员会委员,后为主席。1917年12月,将全团从前线带到顿河地区与卡列金作战。1918年初,在乌留平斯卡亚镇组织起红色哥萨克游击队,并担任这个镇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和警备长。1918年3月为苏维埃第四次特别代表大会代表。回到乌留平斯卡亚镇后因患疟疾被白军抓获,并被判处死刑,但得以逃脱。1919年初,为乌留平斯卡亚镇军事领导人和副军事委员。参加了镇压韦申斯卡亚暴动的行动。1919年夏天,担任米罗诺夫组建的哥萨克军的旅长、师政治部主任。后任第9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处政治委员和谍报处处长。1919年10月起为布利诺夫骑兵集群政委,1920年1月起为第9集团军司令部侦察处政治委员。1920年9月末起,任顿河地区执委会副主席、主席。以后,从事苏维埃和经济管理的领导工作。为党的第十次、第十二次至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代表。自1922年至1935年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8年被镇压。

**博加耶夫斯基, А. П. (Богаевский Африкан Петрович, 1872—1934)**——出生于卡缅斯卡亚镇。毕业于士官武备学校和尼古拉耶夫骑兵学校,被分派到

禁卫军阿塔曼团任职,后又从军事学院毕业(1900)。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曾任近卫骑兵第2师参谋长、马里乌波尔骠骑兵第4团团团长、禁卫军哥萨克混成团团长、哥萨克军队出征阿塔曼参谋长,曾获四级圣乔治勋章。自1917年起,为外贝加尔哥萨克师师长、近卫骑兵第1师师长。国内战争开始后,在顿河地区任罗斯托夫地区军队司令、志愿军游击团团长,游击旅旅长,参加过“冰上大战”(侨居国外时曾就此出版过回忆录)。1918年5月起任顿河政府主席和外事处长,并被“志愿军士兵”推选出来与克拉斯诺夫抗衡。自1919年2月起,在“顿河人”表示承认“志愿军”的最高权力和克拉斯诺夫下台后,被选为顿河阿塔曼。实际上他是最后一任顿河阿塔曼。同时代人评价他说:“真是坐享其成,吃喝不愁”。后侨居国外。

**博加耶夫斯基, М. П. (Богаевский Митрофан Петрович, 1881—1918)**——出生于卡缅斯卡亚镇。历史学家兼教育家。彼得堡大学历史和语文系毕业。曾任卡缅斯卡亚镇中学校长。是哥萨克的思想家——被称作“顿河弹唱诗人”、“顿河夜莺”。自1917年6月起,为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主席、军队阿塔曼卡列金的副手。1918年2月逃至萨利斯克草原,于1918年4月1(14)日投降。在顿河畔罗斯托夫被布尔什维克处决。(详见《俄罗斯政治活动家传记词典 1917年》,1993年莫斯科版,第33页。)

**布尔策夫, В. Л. (Бурцев Владимир Львович, 1862—1942)**——政论家、出版家、研究俄国革命运动史的历史学家。1917年曾在自己的文章中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失败主义情绪”,积极支持有关布尔什维克同德国相互勾结的说法(是他第一个公布途经德国返回俄国的159个侨民的名单),批评临时政府纵容“失败主义分子”,一再论证必须建立“强硬的政权”并由科尔尼洛夫取代克伦斯基。1917年10月25日,被苏维埃政权逮捕(关押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的特鲁别茨科伊棱堡和“十字架”监狱),1918年2月获释后不久迁居法国。在国外经营出版业,仍然反对苏维埃政权。

**布卡京, Н. Ф. (Букакин Николай Фадеевич, ? —?)**——第10集团军特别处政委,自1919年4月15日起为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革命法庭警卫长。在米罗诺夫军中任司令部警卫长。

**布拉特金, К. Ф. (Булаткин Канстантин Фомич, ? —?)**——出生于康斯坦丁诺夫斯卡亚镇,是波波夫将军的侄子。曾在新切尔斯克中学学习,童年时曾出逃美国,途中又返回。战时任军官,曾是红军顿河-斯塔夫罗波尔师骑兵团团长、骑兵旅旅长。这个旅曾列入杜缅科师和布琼尼师的编成,1919年春

任康斯坦丁诺夫斯卡亚镇委员。1919年夏天被派往总参学院学习,但因未赶上开课时间又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派去米罗诺夫那里,自1919年8月19日起为顿河第1师师长(代替博尔迪烈夫)。1920年任顿河第一管区副军事委员。

**布利诺夫, М. Ф. (Блинов Михаил Федосеевич, 1892—1919)**——出生于克平斯卡亚镇。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哥萨克军士。是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年7月带着一个支队投向米罗诺夫军队,成为连长。1919年2月10日起,为顿河哥萨克骑兵第1团团团长、步兵第23师骑兵旅旅长和这个师的副师长。师政委对他的评价是:“这样不要命勇敢的人我还没有遇见过。对待政治和共产党员的态度和戈利科夫一模一样(‘米罗诺夫的一个苍白无力的副本’。——原编者注),但心直口快。”1919年9月被任命为第9集团军骑兵集群(后改称骑兵第2师)司令。1919年11月在布图尔利诺夫卡村附近的战斗中阵亡。骑兵第2师后来以布利诺夫的名字命名。死后追授红旗勋章。

**布鲁诺, Г. И. (普法夫罗特, Г. И.) (Бруно Генрих Иванович [Пфафродт Генрих-Иоган], 1889—1937)**——工人出身。1906年加入共产党,在德国参加过工人的工会运动。自1909年起在彼得堡“老列斯涅尔”工厂,因组织罢工多次被捕。1917年为米努辛斯克党委委员、彼得格勒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自10月起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参加了平息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的行动,1919年为南方面军师政委和革命法庭庭长、方面军司令部侦察处长。自1921年起,任克里米亚清党委员会主席。后来从事经济管理工作,1931年退休。1935年被镇压。

**布洛欣, П. Г. (斯韦尔德林, Г. И.) (吉里-叶谢利-纳赫克) (Блохин Пет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Свердлин Григорий Иосифович] [Гири-Есель-Нахек], 1887—1942)**——裁缝出身。自1905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11年加入共产党,多次被捕。自1917年12月起为赤卫队支队长,曾为反对中央拉达和德国军队作战。自1918年2月起为顿河地区革命委员会委员、俄共(布)罗斯托夫-纳希切万委员会委员、执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委员。是作战支队的组织者、前线报纸编辑。自1918年3月起,任顿河共和国劳动委员和副劳动人民委员。自1918年5月起在莫斯科工作。自1918年10月起为南方面军第8集团军第12师政治部督导员。1919年起在顿河局工作(分管地下工作的书记、登记调配处处长)。1920年1月起为俄共(布)顿

河委员会主席,自8月起为俄共(布)罗斯托夫市委员会主席。1920年6月起,为俄共(布)顿河地区委员会常委兼顿河地区执委会主席。1920年8月起为俄共(布)顿河局委员。1920年末起,在莫斯科从事工会工作和经济管理工作。1928年起为诺沃西比尔斯克边疆区委员会督导员。1932年退休。

**达什克维奇, П. В. (Дашкевич Пет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888—1942)**——工人出身。

彼得堡大学哲学系毕业,1910年加入共产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少尉。1917年为彼得堡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10月—1919年5月,任第9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以后从事军事、学术研究和经济管理工作。

**达维坚科, А. П. (Давыденко Александр Петрович, 1900—?)**——出生于乌斯

季梅德韦季察管区丹尼洛夫卡村。志愿参加红军。在米罗诺夫支队中任职,后又转到米罗诺夫组建的第23师。1920年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米哈伊洛夫卡镇从事共青团工作。

**丹尼洛夫, М. Ф. (Данилов Михаил Федорович, 1880—?)**——出生于阿基舍夫

斯卡亚镇。职业是音乐家,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工厂中当粗工。曾在顿河后备第6团供职。1918—1919年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委员、乌留平斯卡亚镇革命委员会主席。1919年作为党的同情者参加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共产党党团。1919年春季在莫罗佐夫革命委员会民政局工作,曾在哥萨克工作部作过关于顿河地区形势的报告(参见第157号文件)。1919年夏天,被哥萨克工作部派往米罗诺夫的顿河军,担任连政委。参加了米罗诺夫起事。因米罗诺夫案件受审,由特别法庭判处枪决,后获赦免。

**丹尼洛夫, Н. П. (Данилов Никанор Петрович, 1884—?)**——韦申斯卡亚镇叶

尔马科夫斯基村的哥萨克,战时为官吏,是韦申斯卡亚暴动的组织者之一,任管区苏维埃主席。随着作战行动日益激烈,政权转入暴动者的军事领导层手中,他不再起明显作用。

**德罗诺夫, Е. Д. (Дронов Ефим Дмитриевич, 1885—?)**——出生于菲洛诺夫斯

卡亚镇。受过高等教育,曾在禁卫军阿塔曼团服役获任职资格,常住基辅市。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哥萨克上尉。1919年经动员加入红军,任顿河第2团副官(即参谋长)。参与米罗诺夫起事。经审判和平反后在顿河苏维埃骑兵师(后骑兵第9师)担任由伏尔加河沿岸德意志人组成的团队的团长。

**杜达科夫, П. Р. (Дудаков Павел Романович, 1893—?)**——出生于佐洛托夫斯卡亚镇, 中等农业学校毕业, 为农艺师。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为哥萨克大尉。1917年哥萨克代表大会和各次哥萨克军军人会议成员。1917年哥萨克军军人会议副主席。1918年在霍皮奥尔管区举行暴动, 被擢升为大尉。1919年任游击支队队长。1921年侨居国外, 在美国红十字会帮助下组织起全体哥萨克农业同盟和全体哥萨克土地耕作同盟。1922年就返回祖国一事进行过谈判。

**杜缅科, Б. М. (Думенко Борис Моисеевич, 1888—1920)**——农民出身。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为骑兵司务长。1918年春季在韦肖洛耶村组织起一个骑兵支队, 后并入同顿河反革命作战的舍夫科普利亚索夫的游击队。自1918年7月起指挥农民社会主义骑兵第1团, 1918年11月起指挥第10集团军混成骑兵第1师。自1919年4月为第10集团军负责骑兵的副参谋长, 5月指挥第10集团军的一个军队集群, 1919年9月—1920年2月任混成骑兵军军长。获红旗勋章(1919年)。因受不实的指控被诬陷杀害军政委米克拉泽和策划暴动而于1920年5月11日遭枪决。

**杜托夫, А. И. (Дут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Ильич, 1879—1921)**——奥伦堡的哥萨克。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为上校。1917年为“哥萨克军队联盟”委员会首脑, 支持科尔尼洛夫和卡列金, 被选为奥伦堡哥萨克阿塔曼。自1917年11月起开始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为立宪会议成员、立宪会议成员委员会委员。在高尔察克军队中指挥奥伦堡集团军, 是“所有哥萨克军队的出征阿塔曼”。最后的军衔是中将(1919年)。

**多罗德尼科夫, А. А. (Дородников Антон Антонович, ?—?)**——出生于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叶捷列夫斯卡亚镇。1918年6月1日在米罗诺夫组建支队时被动员入伍。曾任警卫连司务长。

**多罗德尼科夫, И. М. (Дородников Илья Михайлович, 1891—?)**——出生于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穆霍沃伊村, 是米罗诺夫军警卫连的战士。

**多罗舍夫, И. А. (Дорошев Ипполит Антонович, 1896—1939)**——出生于富有的哥萨克家庭, 曾在彼得堡就读于心理神经学研究所。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为顿河第27团中尉。1917年6月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是1918年1月在卡缅斯卡亚举行的前线哥萨克代表大会的组织者之一。由他(和克里沃什雷科夫)签署电报于1918年1月19日以顿河哥萨克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电报给莫斯科承认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的政权。

1918年3月任顿河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自1918年6月13日起为顿河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接替被害的波乔尔科夫),同时代行顿河苏维埃共和国军事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职务。1918年9月为俄共(布)顿河局的组织者之一,任俄共(布)顿河局书记。自1919年夏季起为南方面军骑兵监察部政委。1920年为顿河地区革命委员会委员。以后从事苏维埃工作和经济管理工作。

**菲茨赫劳罗夫, А. П. (Фицхелаур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Петрович, 1878—?)**——出生于新切尔卡斯卡亚镇,尼古拉耶夫骑兵学校毕业,被分派到禁卫军阿塔曼团供职。参加过日俄战争,时为西伯利亚哥萨克第6团大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上校。1918年指挥由切尔卡斯克和顿涅茨两个管区的哥萨克组成的顿河军北方支队。自1918年7月起,这个支队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境内作战,形成数量上的优势后,将米罗诺夫的各支队赶出顿河军辖区。1918年末,指挥白军的东北方面军。在弗兰格尔的俄国军队中,任顿河第3师第2旅旅长,中将。

**费奥多罗夫, Г. (Федоров Г., ? —?)**——普通哥萨克出身的少尉,1918年5月为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军队副司令、米哈伊洛夫卡防卫司令部成员、北高加索军区参谋长。

**费多索夫, Ф. В. (Федосов Федо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 —?)**——出生于别廖佐夫斯卡亚镇。1918年1月12日志愿参加红军。从米罗诺夫的部队组建之日起就在其中任职。在顿河军中,任顿河第1团第4连第4排排长。参与起事。被特别法庭判处枪决。获平反。

**费尔德曼, В. Д. (Фельдман Владимир Дмитриевич, 1894—1938)**——出生于莫斯科市,1914年加入俄共(布)。1918年3月起在红军中任职。1918年起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1919年3月起,为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某处的特别全权侦查员。自1920年8月起,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侦讯部部长。

**费季科, И. Ф. (Федько Иван Федорович, 1897—1939)**——农民出身,准尉。1917年7月加入俄共(布)。曾在北高加索指挥过大部队。1918年10月27日起,代理北高加索革命军队总司令。指挥过第2集团军和克里米亚集团军。1920年6—12月为步兵第46师师长。参加过平息喀琅施塔得叛乱和“安东诺夫叛乱”的行动。以后担任指挥职务。遭镇压。

**弗兰格尔, П. Н. (Врангель Пе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878—1928)**——男爵。毕业于矿业学院(1901)和总参学院(1910)。曾在禁卫军骑兵团服役。参加过日



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晋升至骑兵军长,少将。1918年8月参加志愿军。指挥过骑兵师和骑兵军。自1919年1月起指挥哥萨克志愿军,曾攻占察里津。自1919年12月起,为志愿军司令。1920年1月被邓尼金驱逐出境。自1920年4月4日起取代邓尼金任俄罗斯南方军队总司令。自1920年5月11日起任俄军总司令。侨居国外。

**弗伦克尔, А. А. (Френкель Арон Авраамович [Абрамович], 1894—1939)**——出生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伊丽莎白格勒市。191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从事地下工作。1914—1915年为彼得堡神经学研究所大学生,1915—1917年在顿河畔罗斯托夫的顿河大学读书。二月革命以后,为罗斯托夫-纳希切万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自1917年12月起至1918年7月,为顿河军辖区革命委员会委员、《我们的旗帜》报编辑,参加了波乔尔科夫的讨伐行动,得以幸存下来,并撰写了《革命的雄鹰们》一书,记述了波乔尔科夫和克里沃什雷科夫的事迹。1918年8月—1919年7月,任俄共(布)顿河局委员,是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19年8月—1921年6月,先后任步兵第13、第15、第40和第42师政治部主任。此后至1923年6月为共产主义学院学员。1923—1925年,在顿涅茨省和乌拉尔从事党的工作;1926—1933年在联共(布)中央机关;1933—1934年任联共(布)哈尔科夫边疆区委员会书记;自1934年3月起在党的检查委员会工作。1939年遭镇压。

**福明, Я. Е. (Фомин Яков Ефимович, 1885—1922)**——出生于叶兰斯卡亚镇,自1907年起在禁卫军阿塔曼团服役。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顿河第52团上士。1917年为团纪律法庭审判员。1918年12月被选为顿河军顿河上游第28团团团长,发动全团反对克拉斯诺夫,夺占管区所在村镇,使白军北方面军司令部的工作陷于瘫痪。曾任顿河上游管区副军事委员。在米罗诺夫那个军中,任顿河第1团团团长。经审判并赦免后,任顿河苏维埃骑兵师(后为第9师)由伏尔加河沿岸德意志人组成的那个团的骑兵连连长。1920年,应当地居民的请求,被派往顿河上游管区,任骑兵警卫连连长。1921年3月掀起暴动,于1922年初死去。

**戈尔布诺夫, И. Г. (Горбунов Ива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93—?)**——曾在顿河后备第6团任职。1920年为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被白军动员入伍。自1919年5月7日起成为俄共的同情者。

**戈尔德贝尔格, Б. И. (Гольдберг Б. И., 1884—1946)**——职业革命家,1902年

- 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托姆斯克卫戍部队苏维埃主席。自1917年起在红军中担任指挥职务。1919—1921年,为共和国后备集团军司令和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司令。1925年以后从事经济管理工作。
- 戈尔杰耶夫, А. А. (Гордеев 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 1889—?)**——乌斯季霍皮奥尔斯卡亚镇的哥萨克,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顿河第37团上尉,获“圣乔治武器”(1915年率连队掩护步兵部队撤退时以马队白刃格斗击退德国骑兵的攻击),又参加国内战争,为骑兵第16团团长。在顿河军中的最后职务是骑兵第10(“阿塔曼”)旅纳扎罗夫骑兵团团长,上校。侨居国外。撰有四卷本著作《哥萨克史》。
- 格里戈里也夫, Н. А. (Григорье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78—1919)**——农民出身。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上尉。1917—1918年间在中央拉达军队中任职,后又转到盖特曼斯柯罗帕茨基手下。1918年12月投靠佩特留拉分子,在他们溃败后加入红军。1919年2月18日起任第聂伯河右岸第1旅旅长,自4月25日起为乌克兰步兵第6师师长。1919年5月7日,举行反苏维埃叛乱,以后又在乌克兰南方领导暴乱行动。1919年7月投靠马赫诺军。7月27日根据马赫诺的命令被处死。
- 格里戈里也夫, П. Д. (Гринорьев Петр Дмитриевич, 1885—?)**——出生于沃罗涅日省巴甫洛夫区利温基村,常住乌斯季霍皮奥尔斯卡亚镇博利绍伊村。曾在顿河军司令部警卫连任排长。1919年10月7日因参与米罗诺夫叛乱被判处枪决。后被赦免并获平反。
- 戈利科夫, А. Г. (Голи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96—1937)**——出生于新霍皮奥尔斯克市,小市民出身。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中尉,炮兵连长。1918年6月志愿参加红军,任步兵第23师师长助理和炮兵主任。在米罗诺夫离开后任师长(1919年3月19日—9月5日)。政治工作人员对他的评价是:“米罗诺夫的苍白无力的副本”、“稍似反犹太主义者,但却是自鸣得意的蛊惑家”。因为怕他支持米罗诺夫的行动而将他撤离师的指挥岗位,并立案侦查,但因缺乏证据而中止。1919年10月—1920年12月任步兵第7师师长、同时还指挥第12集团军的骑兵集群,获红旗勋章。1920年12月—1921年3月为西伯利亚骑兵第15师师长。荣获两枚红旗勋章(1920、1921)。1921年2月21日,米罗诺夫案件的一名知情人作证说,戈利科夫涉嫌此案,因为他是米罗诺夫的女婿,而且参加了1919年的米罗诺夫叛乱。1921年3月4日,因涉嫌“米罗诺夫密谋”而被捕,关押在布特

斯克监狱,后获释。1937年遭镇压。

**戈列涅夫, П. В. (Голенев Прохор Викторович, 1886—?)**——顿河军辖区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普里利波夫斯基村哥萨克。1917年以前在哥萨克骑兵第20团任下士。1917年3月12日当选为团委员会主席。是监督立宪会议选举的监督委员会成员。1918年任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执行委员会主席、管区土地科成员。遭白军逮捕,被投入监狱,后释放送往前线。他逃脱后参加了红军,于1919年2月任骑兵第87营第1连连长,自1919年4月28日起任该营营长。1919年9月3日被任命为第23师司令部警卫长。自1919年12月起,为第199团营长。1920年任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执行委员会主席、镇军事领导人。1921年因涉嫌米罗诺夫案件被捕。1921年11月15日根据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决定被释放。

**戈林, А. Г. (Горин Авраам Георгиевич, 1890—?)**——曾在列日(比利时)学习,演员出身,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8月正式参加俄共(布)。曾任沃罗涅日省执行委员会戏剧处处长、第8集团军讨伐师宣传教育处处长、特别军政治部副主任。

**格罗德纳, К. Ф. (Гроднер Константин Федосеевич, 1885—[1940.3])**——出身职员家庭。1906年加入共产党。1917年2月—1918年2月为沙赫特市苏维埃副主席,1919年曾任叶列茨市的县党委主席,1919年2月—1920年6月为南方面军司令部、第14集团军特别支队政工人员。1920年为顿河畔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格鲁舍夫斯基市党的区委书记。国内战争以后在奥廖尔、莫斯科从事工会工作。后来又在工业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在列宁格勒、弗拉基米尔等地任厂长)。多次被选入党的机关。

**戈罗多维科夫, О. И. (Городовиков Ока Иванович, 1870—1960)**——出身卡尔梅克哥萨克,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参加红军,历任骑兵连长、团长、旅长。1919年8月—1920年4月为骑兵第4师师长。1920年7月16日—9月6日任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1920年9月6日—10月27日为骑兵第2集团军副司令,1920年10月27日—1921年10月为骑兵第6师师长。后担任指挥职务。上将。

**戈洛瓦乔夫, В. И. (Головачев 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1918)**——禁卫军阿塔曼团的哥萨克,波乔尔科夫的私人警卫长。1918年春天参加哥萨克起义,代表骑兵第18团哥萨克前去参加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经人指认,遭枪杀。

**戈卢宾采夫, А. В. (Голубинцев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参加过第

一次世界大战,为顿河第3团中校。指挥过1918年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举行暴动的哥萨克。被擢升为上校和将军(1919),任骑兵第14旅旅长。1920年移居国外。写有题名为《俄国的旺代》的回忆录。

**戈卢博夫, Н. М. (Голубов Николай Матвеевич, 1881—1918)**——出生于新切尔卡斯卡亚镇,贵族出身。顿河士官武备学校和米哈伊洛夫炮兵学校毕业。参加过日俄战争,为志愿兵。曾在托姆斯克大学学习,加入保皇组织,在保加利亚人一方参加过巴尔干战争,指挥炮兵连。又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顿河第27团大尉,负伤16次。1917年在后备连,为中校。是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代表。在1917年8月末发生科尔尼洛夫叛乱时,他曾试图逮捕卡列金。1917年末被卡列金分子逮捕,他声称愿意组建游击队同布尔什维克作战,遂获释放。曾领导过顿河哥萨克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辖由顿河第10团和第27团的哥萨克组成的北方支队。1918年2月,第一个冲进新切尔卡斯克,驱散了哥萨克军军人会议,并逮捕了顿河阿塔曼。又被派往萨利斯克草原搜捕博加耶夫斯基,将其抓获。由于对苏维埃政权在顿河地区的政策不满,与之发生冲突。1918年4月领导了在新切尔卡斯克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动。为了躲避派来对付他的布尔什维克讨伐队,逃至扎普拉夫斯卡亚镇,在那里于1918年4月在群众大会上被大学生普赫利亚科夫所杀。

**古谢利希科夫, А. К. (Гусельцов Адриа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71—1936)**——出身于贡多罗夫斯卡亚镇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古谢利希科夫的战斗道路很像米罗诺夫的战斗道路。服役期满后进入新切尔卡斯克士官学校,1901年毕业后分派到顿河第12团,以上尉军衔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回来时为中校。1918年春季哥萨克暴动期间,他指挥的贡多罗夫斯卡亚团成为顿河军中最好的团队,获得“圣乔治团”的荣誉称号。他本人被擢升为少将。在顿河军的北线指挥一个支队。1919年2月掩护哥萨克退却,阻止了米罗诺夫集群的进攻。被自己的同事误伤前胸。1919年为顿河第8师师长、顿河第3军军长。1920年在弗兰格尔军中任顿河第3师师长。侨居国外。

**哈列奇科, Т. И. (Харечко Тарас Иванович, 1893—?)**——191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在国内战争时期和战后,从事宣传鼓动工作。

**赫韦辛, Т. С. (Хвесин Тихон Серафимович, 1894—1938)**——191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军士。1918年任萨拉托夫省军事委员、第4集团军参谋长和司令。1919—1920年,为南方面军第8集团军司令(3—5月)、平息顿河上游地区暴动的征讨军军长(5—6月)、东

方面军奥伦堡集群和第1集团军副司令(1919年夏季—秋季),以及突厥斯坦方面军特别集群(1920)和苏波战争期间的莫济里军队集群副司令(1920)。1922—1923年,任民警总局局长。自1924年起从事苏维埃工作和经济管理工作。

**霍多罗夫斯基, И. И. (Ходоровский Иосиф Исаевич, 1885—1940)**——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17年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宣传员。参加过莫斯科十月的战斗,1918年起任劳动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18年12月—1919年3月,为南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同时兼任这个方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1—7月)、第9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3—8月)。1920年先后任喀山省、图拉省执行委员会主席。自1921年起,为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书记。以后,从事国务工作和外交工作。

**霍罗申科夫, И. Л. (Хорошеньков Илья Леонтьевич, 1889—?)**——出生于季尚斯卡亚镇,顿河第14团军士,参加了1917年的彼得堡事件。因进行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而被白军野战军事法庭审判,潜逃至布尔什维克方面。在米罗诺夫那个军中为普通战士。自1919年8月28日起,任顿河第1团第4连连长。1919年10月7日特别法庭曾判处其十年监禁,后被赦免。

**基克维泽, В. И. (Киквидзе Василий Исидорович, 1895—1919)**——红军指挥员,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志愿入伍的后备士官生。1917年11月—1918年1月,被选为西南方面军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出任骑兵第4师师长。1918年3月,指挥社会主义第4集团军在乌克兰境内同德国干涉军作战。后又把撤退至俄罗斯境内的军队在坦波夫市组建成一个师(自1918年10月起为步兵第16师),在南方面军编成内作战,受致命重伤(1919年1月12日去世)。他当时组建的师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

**基里尔金, И. Т. (Кирилкин Иван Тарасович, 1890—?)**——出生于顿河军辖区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格鲁舍夫斯基市(现沙赫特市)一个矿工家庭。读完小学二年级。1917年前在矿山干活。1913年7月加入共产党。1917年5月被选为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格鲁舍夫斯基市苏维埃主席。参加反对卡列金的斗争时,任萨布林支队的参谋长。防区政治委员。1918年12月—1919年2月,为叶列茨县肃反委员会主席。自1919年2—8月,在南方面军第9集团军司令部从事政治工作,至1919年11月以前还曾是第13集团军革命法庭庭长。自1920年5月起,从事经济管理方面的领导工作。1934—1936

年为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自1935年起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为建设新克拉马托尔斯克机器制造厂的功绩荣获列宁勋章。1938年被捕。

**基耶, К. К. (Гие Карл Карлович, 1888—?)**——爱斯特兰省农民出身。大学肄业。曾在彼得堡任办事员。战争年代为彼得格勒一步兵团士兵。1918年7—11月,在彼得格勒市政事业委员会任处长,为市政职工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1918年11月起为南方面军政治部工作人员:处秘书、统计调配处处长。1919年3—8月期间担任南方面军地方工作部总务处长。1919年8—10月,在第13集团军政治部工作。以后从事党和苏维埃工作。

**吉蒂斯, В. М. (Гитис Владими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881—1938)**——小市民出身。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上校。1918年2月起在红军中工作,历任第6和第8集团军司令。1919年1—7月为南方面军司令。后来,指挥过西方面军和高加索方面军(1919年7月—1921年5月)。曾获红旗勋章(1919)。而后从事军事工作。

**贾夫金, Ф. М. (Зявкин Фе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894—1946)**——装卸工人家庭出身。中学肄业。1908年是木工厂的学徒,后来是顿河畔罗斯托夫锌厂办事员。1916年6月被征召入伍。1917年6—10月在普斯科夫准尉学校学习,同时兼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市委委员。1917年11月—1918年4月,为顿河畔罗斯托夫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是赤卫队的组织者和指挥员。自1918年5月起,任在顿河地区和库班同白军作战的游击支队队长。1919年1月起,为俄共(布)顿河局驻南方面军第13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代表。自1920年至1922年7月,为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副主席。此后,在党和苏维埃机关以及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担任领导工作。因参加国内战争的表现荣获红旗勋章。1924年,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务会议授予他“光荣的肃反工作人员”奖章。

**捷姆利亚奇卡 Р. С. (萨莫伊洛娃, 娘家姓扎尔金德), (Землячка Розалия Самойловна [Самойлова, Урожд. Залкинд], 1876—1947)**——1896年加入共产党。1917年2月—1918年8月任党的莫斯科委员会书记,是莫斯科市罗果日区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年8—12月是东方面军的政治工作人员,1919年1—7月为第8集团军政治部主任,1919年10月起任第13集团军政治部主任。自1920年11月起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自1924年起是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自1933年起为联共(布)中央

委员。1939—1943 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卡尔波夫, И. Н. (Карпов Иван Николаевич, ? —?)**——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中尉。1918 年初任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军事委员,1919 年 5 月任乌斯季梅德韦季察革命委员会主席,并在米罗诺夫的第 23 师任步兵第 200 团团团长,1919 年任该师一个旅的副参谋长。1919 年 5 月曾在哥萨克工作部作过关于顿河地区形势的报告。(俄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 号全宗,82 号目录,15 号案卷,第 293 张。)

**卡尔梅科夫, Н. С. (Калмыков Николай Сергеевич, 1893—?)**——出生于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大尼姆哈村。1918—1919 年是第 23 师的侦察员,侦察和通信科长。1920 年任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大尼姆哈村革命委员会主席。米罗诺夫作为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一次会议上曾和卡尔梅科夫会见过。1921 年为尼姆哈村执行委员会主席。

**卡尔宁, К. И. (Калнин К. И., ? —?)**——指挥过库班—黑海防区的军队,当时这些部队正执行解放季霍列茨卡亚镇并保障其安全的任务。

**卡列金, А. М. (Каледин Алексей Максимович, 1861—1918)**——出身乌斯季霍皮奥尔斯卡亚镇的贵族。总参学院毕业(1889)。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指挥过骑兵师、军和第 8 集团军。是“卢茨克突破的英雄”,获四级和三级圣乔治勋章各一枚、乔治荣誉武器一件。授骑兵上将衔。是自彼得一世以来第一个经选举产生的顿河阿塔曼,于 1917 年 6 月 17 日经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选出。在 1917 年 8 月的国务会议上支持科尔尼洛夫将军,并发表《十二支哥萨克军宣言》和镇压革命运动的纲领。他拒绝承认苏维埃政权,支持白军运动。面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传播,他曾试图把顿河地区的哥萨克和非哥萨克居民联合在一起,为此于 1918 年 1 月 5(18)日成立了“联合军政府”。看到已失去哥萨克基本群众的支持,于 1918 年 1 月 29 日(2 月 11 日)开枪自杀。

**卡希林, Н. Д. (Каширин Николай Дмитриевич, 1888—1938)**——奥伦堡的哥萨克,毕业于奥伦堡哥萨克军事学校(1909),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哥萨克上尉。曾率领一个哥萨克支队同杜托夫叛乱分子作战。是乌克兰游击军司令(1918 年 7 月),自 1919 年 1 月起任步兵第 30 师师长。在米罗诺夫起事后,负责监察红军哥萨克部队的组建工作。1920 年 3—10 月,任奥伦堡省执行委员会主席。1920 年 10 月起,为骑兵第 3 军军长,下辖骑兵第 5、

第9和第7师。荣获两枚红旗勋章(1919、1921)和一件革命荣誉武器(1920)。以后继续担任指挥职务。

凯戈罗多夫, А. (Кайгородов А., ? —?)——自1918年3月起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委员会(即哥萨克工作部)委员,代表奥伦堡的哥萨克。

科尔涅耶夫, П. И. (Корнеев Петр Иванович, ? —?)——步兵第23师机枪队队长。1919年前去米罗诺夫处建立联系。他到来以后,米罗诺夫下定了起事的决心。科尔涅耶夫被米罗诺夫任命为副官。被特别法庭判处枪决,但获平反。

科尔涅耶夫, Ф. И. (Корнеев Федор Иванович, 1901—?)——出生于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克列茨卡亚镇,是管区粮食委员会的代表。1921年3月,在米罗诺夫案件中充当证人。

科列加耶夫, А. Л. (Коллегаев Андрей Лукич, 1887—1937)——左派社会革命党的组织者之一。1917年11月—1918年3月,为苏俄人民委员会农业人民委员。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举行叛乱后加入俄共(布)。1919年1—6月为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南方面军特别粮食委员会主席。以后从事经济管理工作。遭镇压。

科帕耶夫, М. В. (Копяев 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892—?)——出生于奥廖尔省利文斯基-斯塔诺夫斯基乡利文斯基-斯塔诺夫斯基村,常住米哈伊洛夫卡镇。俄共(布)党员。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党代表会议代表。1921年曾就米罗诺夫案件提供证词。

科佩洛夫, В. С. (Копылов Василий Семенович, 1897—?)——出生于莫斯科市。1921年为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第16科协理员。1922年为全俄肃反委员会反间谍部全权代表。1922年根据本人愿望从国家安全机关辞职。此后的命运不为人知。

科皮亚特克维奇, А. А. (Копяткевич Александр Антонович, 1886—1960)——出生于彼得罗扎沃茨克。小职员出身(父亲是土地丈量员)。1905年时是彼得堡大学学生。1905年加入共产党。彼得罗扎沃茨克俄国社会民主党(布)小组的组织者之一,屡遭逮捕和流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驻扎彼得格勒的立陶宛团后备营的列兵。二月革命以后,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士兵委员会委员,而自1917年9月起为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是第一次和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的积极参加者。1919年5月以前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工作,此后为南方面军



政治部副主任。自1919年9月起,为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副主席。自1920年10月起,任莫斯科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后来从事党和经济管理方面的领导工作。

**科丘科夫, И. С. (Кочуков Иван Семенович, 1882—1938[?])**——出生于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1917年以前为该镇统一消费社理事。1918年志愿参加红军,在步兵第23师司令部任协理军官。以后为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革命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委员,执行委员会财务科科长。是米罗诺夫特别信任的人物。1921年2月因米罗诺夫案件被捕。1921年12月20日判处二年劳改。1930年被发配到北方边远地区居住。1933年又因涉嫌参与反革命暴动组织再次被判三年劳改。1938年以同样的指控又被捕,并判处枪决。1958年得以平反昭雪。

**科斯佳耶夫, Ф. В. (Костяев Федо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878—1925)**——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少将衔。1918年自愿加入红军,在北方面军担任指挥职务和从事司令部工作。自1918年10月—1919年6月,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参谋长;自1919年9月起从事教学工作。

**科瓦连科, П. А. (Коваленко Петр Афанасьевич, 1896—?)**——出生于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米哈伊洛夫斯卡亚镇。1918年参加米罗诺夫的支队。1919年被派往民警局工作。1921年为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民警局骑兵后备队队长。是管区党代表会议代表。

**科瓦廖夫, В. С. (Ковалев Виктор Семенович, 1883—1919)**——出身克列姆斯卡亚镇的哥萨克,为禁卫军阿塔曼团非队列人员(连队随军铁匠)。1905年加入共产党。因为参加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工作而于1908年被判八年苦役和流放,在叶尼塞省服刑。1917年被选为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代表。曾在矿工中开展党的工作,是古科沃市苏维埃主席、1917年10月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彼得格勒武装起义的参加者,也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的组织者之一。1918年3月起为顿涅茨管区执委会主席。1918年4月任顿河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武装力量总司令、特别防御司令部成员。自1918年5月起,在察里津苏维埃哥萨克委员会工作,是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苏维埃部队的组织者。1918年12月2日—1919年3月4日,为步兵第23师师长。因患肺结核去世。

**克拉斯努什金, К. К. (Краснушкин Константи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907年毕业于新切尔卡斯克哥萨克学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二月革命以后任排长,作为顿河第二管区代表参加了顿河地区革命委员会。自1918年1月起历任莫斯科市地段人民审判员、索科利尼基区苏维埃司法科长、莫斯科市辩护人协会理事会主席。1919年5月被派往霍皮奥尔管区,在那里前后担任的职务有:霍皮奥尔区人民法院处处长、革命委员会法律顾问并代行革命委员会委员职务。1919年6月回到莫斯科。1919年12月从哥萨克工作部调到司法人民委员部任督导员。

**克拉斯诺夫, П. Н. (Краснов Пе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869—1947)**——出生于韦申斯卡亚镇一个哥萨克将军的家庭,帕夫洛夫军事学校毕业(1888)。参加过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曾先后指挥哥萨克团、师、骑兵第3军,获圣乔治勋章。十月革命期间,指挥所属部队从前线向彼得格勒开进,以期镇压革命。他被哥萨克们根据一项协议而出卖,这项协议规定:一方由哥萨克出卖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克伦斯基逃走了),另一方由革命军队出卖列宁和托洛茨基(他们事实上并未被出卖)。他被放走,去了顿河地区,因为留在彼得格勒城下的被欺骗的哥萨克要求放他回到军里去。1918年5月,被选为顿河阿塔曼。1918年1月被迫承认邓尼金将军的为首地位。1919年2月19日,由于同志愿军领导发生分歧而去职。克拉斯诺夫是一名有才能的作家,写过十几部长篇小说,并被译成许多种文字。1939—1945年期间曾同希特勒分子合作。被苏军捕获,并处死。

**克列姆博夫斯基, В. Н. (Клембовский Владислав Наполеонович, 1860—?)**——中将,总参学院毕业,历任步兵第9师师长、第16军军长。1916年从事司令部工作,是“布鲁西洛夫突破”的组织者之一。

**克留科夫, Ф. Д. (Крюков Федор Дмитриевич, 1870—1920)**——出生于格拉祖诺夫斯卡亚镇,是有才华的作家,毕业于乌斯季梅德韦季察中学和莫斯科大学历史和语文系。为第一届杜马代表。1906年因在维堡宣言上签字而被捕,在“十字架”监狱(和В. С. 科瓦廖夫一起)度过了几个月。1906年,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镇集市广场的群众大会上和米罗诺夫及大学生斯卡契科夫一起作了发言。参加了创建劳动人民社会党的活动。1906年以后,为《俄罗斯财富》杂志(主编В. Г. 柯罗连柯)撰稿,并成为该刊小说部编辑。1918年8月,被选为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秘书和情报部主任。自1919年4月起任《顿河纪事》编辑。发表了描述沦为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俘虏的志愿军哥萨克泽连科夫的文章《在米罗诺夫同志家做客》(见《顿河纪事》,1919年,第11期)。1920年,随同邓尼金军队残部通过库班撤退到诺沃罗

西斯克,染上了斑疹伤寒。1920年2月20日死于新科尔松斯卡亚镇。

**克尼亚格尼茨基, П. Е. (Княгиницкий Павел Ефимович, 1884—1938)**——红军指挥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准尉。1918年11月—1919年6月,任第9集团军司令。1919年11月—1920年7月,任步兵第58师师长。获有两枚红旗勋章(1920、1921)。后来担任指挥职务。遭镇压。

**克诺布洛赫, Ю. В. (Кноблех Ю. В., ? —?)**——罗斯托夫肃反委员会主席。

**克日维茨基, А. А. (Кржевицкий Антон Антонович, 1885—?)**——出生于科夫诺省维尔诺市,常住顿河军辖区米哈伊洛夫卡镇。俄共(布)党员,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党委书记。曾领导召开1921年的管区党代表会议。1921年2月就米罗诺夫案件提供了证词。

**克日扎诺夫斯基, С. С. (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 Станислав 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 1886—1949)**——波兰人,出生于库尔斯克一个小商店店主家庭。中学毕业。1903年加入共产党。在库尔斯克和莫斯科参加过第一次俄国革命:自1906年12月—1907年7月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军事组织的负责组织人员。因从事革命工作多次被捕。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被选入师委员会,并任罗马尼亚战线卫戍部队苏维埃秘书。十月革命以后成为苏维埃主席,多次努力争取复员和返回祖国。1918年4月,因患肺结核回到库尔斯克。1918年8—12月在莫斯科,先在莫斯科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后在全俄政治委员局工作,1919年1月—1920年1月,任南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1920年2—9月,为乌共(布)尼古拉耶夫省委员会主席,后来(至年底)是西南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以后,从事党的工作和学术研究工作。

**库捷波夫, А. П. (Кутеп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Павлович, 1882—1930)**——贵族出身。毕业于圣彼得堡步兵士官学校(1904),参加过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上校。在志愿军中任连长、团长、旅长、步兵第1师师长、第1军军长(中将)。在弗兰格尔军中任第1军军长和第1集团军司令。侨居国外。弗兰格尔死后,领导过俄罗斯全体军人同盟。

**库久别尔金, Ф. Т. (Кузюбердин Феодосий Терентьевич, ? —?)**——哥萨克大尉。自1918年5月末起,是顿河第二管区内同克拉斯诺夫作斗争的组织者之一,苏维埃哥萨克第5团团团长。1918年7月—1919年1月初,参加了察里津保卫战。自1919年1月9日起,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委员。由顿河第二管区推选为参加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1919年3

月1日,作为党的同情者参加了哥萨克工作部俄共(布)党团。1919年3月24日,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派往顿河地区,去向哥萨克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从顿河地区返回后,于1919年6月末被接受为俄共(布)党员,并被选为宣传鼓动处处长和战俘事务负责人,至10月份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俄共(布)党团书记。

**库拉也夫, В. В. (Кураев Васил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1891—1938)**——191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为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自1917年10月起,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奔萨省执行委员会主席。自1918年起为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在本书涉及时期,为第1集团军、第4集团军以及第11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8—11月,南方面军库班第9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1921年,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后来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1931年起退休。被镇压。

**库普里亚诺夫, А. (Куприя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 —?)**——是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派往位于米哈伊洛夫卡镇管区警察局局长办公室的政治保卫科副科长,曾负责调查米罗诺夫组建“冒险主义者支部”的情况。

**库特列夫, А. Я. (Кутырев Алексей Яковлевич, 1885—?)**——教师进修班毕业,为顿河后备第6团连队初级军官,1918年3月以前靠拢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团委员会委员。1917年由乌留平斯卡亚镇推选为出席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代表。1918年12月1日加入俄共(布)。1919年初任霍皮奥尔革命委员会管理处处长。在米罗诺夫军中为司令部警卫队政委。1919年9月6日曾到莫斯科作关于顿河军情况的报告。(俄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12号案卷,第541张。)

**库兹涅佐夫, Н. А. (Кузнецов Нестор Агафонович, ? —?)**——利用步兵第23师的文件,从白军那里带着一个连的哥萨克于1918年8月10日转到米罗诺夫方面,被任命为顿河第32团第2连连长。1918年10月18日战死于菲洛诺沃车站附近。

**拉宾, Н. П. (Лабин Николай Павлович, ? —1918)**——律师,哥萨克少尉。1918年1月12日在米哈伊洛夫卡镇时,在哥萨克顿河后备第5团军官被殴打事件中死亡。米罗诺夫在《忏悔录》中对此有较详细的记叙。(参见303号文件。)

**拉科夫, И. И. (Раков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 —?)**——出生于捷皮金斯卡亚镇,上

校,1918年曾指挥哥萨克旅(辖韦申斯克第32团、斯拉谢夫斯克-费多谢耶夫斯基第34团),在霍皮奥尔管区作战,后来曾同米罗诺夫的师作战。

**拉林, В. Ф. (Ларин Виталий Филиппович, 1885—1937)**——出身于霍皮奥尔管区特罗斯强卡镇一个教师家庭,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实科中学毕业(1912), 曾就读于顿河工学院(新切尔卡斯克市)采矿系。191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 自1916年起为新切尔卡斯克地下组织领导人之一, 1917年任地下革命委员会主席。1918年4月起, 为顿河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5月起, 在霍皮奥尔管区进行动员工作以反抗白军和德国军队。1919年初为霍皮奥尔管区党委委员兼政委、管区法庭审判员。1919年7—8月任顿河军政委。自1920年起为俄共(布)顿河军辖区委员会委员。以后从事党的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自1934年起为亚速海—黑海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被镇压。

**拉斯捷加耶夫, В. В. (Растегаев 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66—?)**——宪兵上校, 军官步兵连毕业。由苏沃洛夫斯卡亚镇推选为出席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1918)的代表。在该镇组织哥萨克暴动, 为此于1918年8月被擢升为少将。曾任管区阿塔曼。

**赖因霍尔德, И. И. (Рейнгольд Исаак Иссеевич, 1897—1936)**——出生于明斯克省一个事务所职员家庭。实科学校毕业, 读过两年大学。在彼得堡和罗斯托夫参加过学生运动。1917年3月参加共产党。1918年至1919年上半年, 在明斯克担任州副财政委员、财政委员。在波兰人占领立陶宛和白俄罗斯一部分地面后, 根据俄共(布)中央的决定被任命为顿河军辖区革命委员会委员, 后又任南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自1919年9月起为西方面军第16集团军革命委员会处长。以后从事经济管理工作。参加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在1936年8月19—24日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案审判中, 被判处枪决。

**雷巴科夫, Н. В. (Рыбаков Никола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1885—?)**——出生于萨拉托夫省巴拉绍夫县。为巴拉绍夫工人合作社的秘书和法律顾问。被特别法庭指定为米罗诺夫案件辩护人。因在《红色庄稼汉》报上披露为请求减轻量刑而发给中央的电报而被捕。经县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出面担保得以获释。

**李森科, М. Ф. (Лысенко Михаил Филиппович, 1890—1964)**——出身卡缅斯卡亚镇农民。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曾在莫罗佐夫-顿涅茨步兵

师任骑兵连长、团长、代理参谋长。1919—1920年，在杜缅科的混成骑兵军中任顿河独立骑兵第3旅旅长。1920年6月—1921年，为骑兵第2集团军骑兵第21师师长。1921年1月受命派出紧急机动支队平息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瓦库林警卫营的叛变。曾获红旗勋章(1919)。参加过卫国战争，升为少将。

**利辛, А. Ф. (Лисин Андрей Феокистович, ? —?)**——机械师。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西伯利亚第10团服役。1908年参加社会革命党,1917年加入共产党。曾任察里津赤卫队队长。1918年初为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法庭庭长,人称“米哈伊洛夫式的共产党人”。在米罗诺夫军中任法庭庭长。

**列别杰夫, П. П. (Лебедев Павел Павлович, 1872—1933)**——贵族出身,总参学院毕业(1900),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少将。1918年5月—1919年3月,任全俄总司令部动员部部长,1919年5—7月为东方面军参谋长并代行司令职务。1919年7月—1924年4月,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后为工农红军司令部)参谋长。荣获红旗勋章(1921)。后来从事军事工作。

**列舍特科夫, И. В. (Решетков Илья Васильевич, 1892—1967)**——出生于顿河军辖区卡加利尼克村,191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二月革命以后,为罗斯托夫-纳希切万军事革命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顿河畔罗斯托夫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自1918年12月起在彼得格勒,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1918年秋季去前线,1919年2月任顿河上游(维申斯卡亚)革命委员会主席。1920年1月起为顿河局委员,1920年8月起任顿河畔罗斯托夫市委主席。1920年末起,担任工会和经济管理方面的领导工作。参加过伟大卫国战争。1946年退休。

**列斯捷夫, Г. М. (Лестев Григорий Мелентьевич, 1898—?)**——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师范学校毕业,曾任步兵团政委。1919年为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法庭庭长。

**列万多夫斯基, М. К. (Левандовский Михаил Карлович, 1890—1937)**——军事学校毕业(1912)。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2月加入红军。在格罗兹内区组建红军支队,并任格罗兹内和弗拉季高加索的军事委员。自1918年8月起为捷列克苏维埃共和国军事人民委员。1919年1月—1920年7月任特别骑兵第1师师长、第11集团军司令。1920年7月—1921年10月为第9集团军司令、捷列克军队集群司令和捷列克-达格斯坦军队集

群司令。获得两枚红旗勋章(1920、1921)。后来在工农红军担任指挥职务。

**卢卡申, С. Л. (斯拉比奥尼扬, С. Л.) (Лукашин Сергей Лукьянович [Срапионян Саркис Лусенгенович], [1884]1885—1937)**——顿河畔罗斯托夫-纳希切万亚美尼亚宗教学校及巴库中学毕业。1905 年加入共产党。彼得堡大学法律系肄业。曾在全俄肃反委员会、莫斯科肃反委员会工作。1918 年春季被派往顿河地区,任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顿河苏维埃共和国司法委员。自 1919 年 9 月起,任俄共(布)顿河局书记,兼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团委员,还领导农业厅、财政厅和国民教育厅。以后,在亚美尼亚担任党的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遭镇压。

**罗加乔夫, Г. П. (Рогачев Георгий Пахомович, 1896—[1938])**——农民出身,原为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1918 年 7 月加入俄共(布)。1917 年 11 月—1918 年 3 月,任第 16 军的团政委。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的评价,他“在旧政权下因伪造豁免兵役的文件而判罪,说明有贪赃的私利目的……作为一名政工人员表现为一个损人利己、追求名利之徒”。1918 年 3—7 月,为乌留平斯卡亚镇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后任第 9 集团军步兵第 14 师政治部副主任。自 1919 年 3 月起为乌留平斯卡亚镇革命委员会主席和俄共(布)霍皮奥尔管区委员会常委。列宁在 1919 年 6 月 3 日的一份电报中曾举出罗加乔夫不加区别地全部没收居民大车的事作例。自 1919 年 8 月起,任顿河骑兵第 1 师政治部主任。米罗诺夫起事后,任第 14 师政治部主任。1920 年为康斯坦丁诺夫斯卡亚镇执行委员会主席,1920 年 12 月起任第 8 集团军特别第 1 旅政委。以后,从事党的工作、苏维埃工作和经济管理工作。

**罗日科夫, И. А. (Рожков Иван Андреевич, 1893—1920)**——1919—1920 年任骑兵第 2 集团军以布利诺夫命名的骑兵第 2 师政治委员、师长。在北塔夫里亚的战斗中牺牲。死后追授红旗勋章(1921)。

**罗日科夫, С. (Рожков Семен, ? —1918)**——1918 年为米哈伊洛夫卡(米哈伊洛夫卡一度为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临时中心)革命委员会委员。遭暗杀身亡。

**洛马金, А. С. (Ломакин Афанасий Степанович, 1888—?)**——韦申斯卡亚镇奇戈纳茨基村的哥萨克。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哥萨克下级准尉。参与韦申斯卡亚暴动,任暴动队伍第 5 师韦申斯卡亚第 1 团列舍托夫斯卡亚

第1连连长。国内战争后侨居国外。伟大卫国战争结束时被苏军捕获。死于狱中。

**马卡罗夫, Г. Е. (Макаров Георгий Емельянович, 1883—1958)**——出生于戈卢宾斯卡亚镇,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是顿河第17团军官。1918年领导了皮亚季伊兹比扬斯卡亚镇的哥萨克暴动。后来任顿河军第5师师长。自1920年起侨居国外。

**马卡罗夫, М. Я. (Макаров Матвей Яковлевич, 1881—?)**——1917年11月加入俄共(布)。是彼得格勒初级贸易学校教师。自1917年12月起任哥萨克事务专员,自1918年6月1日起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自1921年起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部长。以后承担党的工作、苏维埃工作和经济管理工作。

**马科申, К. А. (Макошин Константин Алексеевич, 1895—1933)**——工人出身,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上尉。1917年10月起任谢尔普霍夫国民教育科科长。1919年加入俄共(布)。1919年7月响应党内动员被派赴前线,为南方面军司令部政治委员。1920年7月至12月6日为骑兵第2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获红旗勋章(1921)。

**马蒙托夫, К. К. (Мамонтов Константи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69—1920)**——贵族出身。毕业于尼古拉耶夫士官武备学校和尼古拉耶夫骑兵学校(1890),分派到禁卫军骑兵掷弹兵团供职。1900年列入顿河哥萨克军身份名册,迁居拉兹多尔斯卡亚镇。参加过日俄战争,为赤塔哥萨克第1团大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顿河第19团和第6团团团长,上校衔。1918年初,他把顿河第二管区的哥萨克编成游击支队,参加了新切尔卡斯卡的防御和“草原进军”(1918年2—4月)。1918年夏天为奇尔河地区军队司令,后为进攻察里津的东方面军司令,少将。是尽人皆知的“马蒙托夫奔袭”的策划者。1920年2月死于斑疹伤寒。

**马特维延科, Н. Н. (Матвеевко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 —?)**——在米罗诺夫军中任师的副参谋长。

**马兹洛夫, К. И. (Мазлов Кузьма Иванович, ? —?)**——出生于梅德韦季察河畔拉兹多尔斯卡亚镇先诺伊村。1918年5月参加红军,在步兵第23师拉兹多尔斯卡亚第2连任职。1919年起在第9集团军从事粮食工作。

**梅德韦夫斯基, С. П. (Медведовский Самуил Пинхусович, 1881—1924)**——工人出身,中学毕业(1911)。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下级准尉,获全部



乔治奖章。1917年3月参加共产党。1917年为军委员会委员,是别尔季切夫党组织的领导人,西南方面军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自1918年4月起,任基克维泽步兵第16师副师长,在基克维泽死后至1922年5月(有间断)为步兵第16师师长。曾获两枚红旗勋章(1920、1921)。以后在红军担任指挥职务。

**美霍诺申, К. А. (Мехоношин Константи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89—1938)**——教师家庭出身,曾就读于彼得堡大学。1913年加入共产党。1917年为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自1917年11月起任副军事人民委员。1917年12月—1918年9月为海军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同时是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9月—1919年7月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其中到1919年1月以前和1919年6—7月兼任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以后,在里海—高加索方面军(1919—1920)和西方面军(1920)工作。后来,从事苏维埃工作和教学工作。遭镇压。

**米哈伊利琴科, А. Н. (Михайличенко Афанас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96—?)**——出生于奇斯佳科夫斯卡亚镇。在米罗诺夫的第23师任第109团通信队队长。1921年任党的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委员会督导员,为1921年2月在米哈伊洛夫斯卡亚镇召开的管区党代表会议代表。

**米哈伊洛夫, Т. В. (Михайлов Тимоф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 —?)**——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禁卫军阿塔曼团上校,获乔治荣誉武器。1918年任顿河第1师(近卫)第1旅旅长。

**米哈伊洛夫斯基, Н. К.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Н. К., 1842—1904)**——俄国政论家、文学批评家、社会学家,是民粹派的思想家之一。

**米赫耶夫, И. И. (Михеев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 —?)**——霍皮奥尔管区杜尔诺夫斯卡亚镇杰斯尼纳村的哥萨克。经动员参加红军,分在米罗诺夫支队的警卫连。

**米罗诺娃(苏耶京科娃), Н. В. (Миронова [Суетенкова] Надежда Васильевна, 1898—?)**——农民出身,出生于梁赞省伊斯季耶村。受过中等教育,曾就读于莫斯科某私立中学。非党员。1917年10月以前,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马尔加涅茨镇教书。1918年,与米罗诺夫相识,遂一起在红军部队中生活,担任护士、秘书。1919年8月25日,因米罗诺夫叛乱一事被捕,于1919年10月23日取保释放,前往下诺夫哥罗德(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秘档第H-217号,第2卷,第43张),在那里生下米罗诺夫的女

儿娜塔莎。女儿死后,前去米罗诺夫处,并在其指挥骑兵第2集团军期间和他在一起。1921年2月,和丈夫一起再次被捕,解往莫斯科,关押在布特尔斯克监狱。于1921年3月31日最后一次看到米罗诺夫。1921年7月28日,从监狱被转移到助产医院,生下一子(此子几年后死去)。1928年第二次出嫁,婚后生有两个孩子。

**米宁, С. К. (Минин Серге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82—1962)**——乡村神父家庭出身,曾在维也纳读过大学。1905年加入共产党。1917—1918年,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察里津委员会主席、苏维埃主席(1917年9月—1918年7月)、察里津苏维埃防卫司令部主席(1917年12月—1918年6月)、察里津军事委员(1918年4—6月)、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7—9月)、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9—10月)和第10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10—11月、1919年7—9月)。自1918年11月起,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在图拉和西方面军完成俄共(布)中央和列宁交付的特别任务。为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曾靠拢军事反对派。自1919年11月起,先后担任叶卡捷琳诺斯拉夫革命委员会主席、乌共(布)省委委员。曾任骑兵第1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5月—1921年5月)。国内战争以后,先后从事军事政治工作、行政管理及经济管理工作,以及党的工作。荣获红旗勋章(1928)。

**莫尔多温, И. (Мордовин Иван, ? —?)**——在米罗诺夫的步兵第23师任顿河哥萨克骑兵第1团团团长,负伤后曾由布利诺夫取代,后来又重新担任这个职务。

**莫尔古诺夫, Т. Д. (Моргунов Т. Д., 1901—?)**——出生于科托夫斯卡亚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苏维埃干部学校毕业,为宣传鼓动员。

**莫什卡罗夫, М. П. (Можкаров Михаил Петрович, 1895—?)**——哥萨克,曾在工厂做工,后在顿河第4团服役。1917年8月加入俄共(布)。自1918年9月起,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与加里宁熟识,写过诗。1920年任顿河上游管区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1920年,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共产党党团成员。

**穆拉维约夫, М. А. (Муравьев Михаил Артемьевич, 1880—1918)**——出身农民。步兵士官学校毕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校衔。1917年起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十月革命期间,自10月28日起为彼得格勒城防司令,自10月30日起任平定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反苏维埃叛乱军队司令,1917

年12月起为负责消灭俄国南方反革命势力的人民委员的参谋长,1918年1—3月任南方面军总司令。1918年4月前往莫斯科,因滥用职权被捕,但经许多军事活动家请求而获释。自1918年6月13日起,为东方面军司令。1918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发生后,他背叛了苏维埃政权,于6月10日在辛比尔斯克发动叛乱。7月11日被捕时进行武装抵抗,被击毙。

**纳赫瓦托夫, А. (Нахватов А., ?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执行委员会秘书。俄共(布)党员。1921年为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军队司令部政治委员。根据管区党委会的决定负责了解骑兵第2集团军各部队的情绪和意图。

**纳加耶夫, А. Г. (Нагаев А. Г., ? —?)**——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奥伦堡哥萨克军大尉。自1917年7月14日起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部哥萨克处处长,1917年8月在国务会议上曾作过发言。1919—1920年由奥伦堡哥萨克推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委员。

**纳焦日内, Д. Н. (Надежный Дмит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73—1945)**——贵族出身。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中将。1918年志愿参加红军,任芬兰区防卫司令、乌拉尔州军事委员会军事领导人、北方面军及西方面军(1919年2—7月)司令、第7集团军司令。以后担任野战司令部步兵监察长。国内战争结束后担任指挥工作和教学工作。

**纳扎罗夫, А. М. (Назаров Анато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877—1918)**——出生于康斯坦丁诺夫斯卡亚镇。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高加索方面军任顿河第20团团长沙,少将衔,获圣乔治荣誉武器。卡列金将军死后,被选为新的军队阿塔曼,受顿河军政府委托组织罗斯托夫和新切尔卡斯卡的防御。1918年2月下旬苏维埃军队占领这两座城市后,纳扎罗夫被逮捕并处决。

**瑙莫夫**——书中提及的看来是瑙缅科, В. Г. 将军 (Науменко Вячеслав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83—?)——出生于库班哥萨克军彼得罗夫斯卡亚镇。沃罗涅日士官武备学校、尼古拉耶夫骑兵学校毕业,分派到波尔塔瓦骑兵第1团供职。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参加过第一次和第二次库班进军。指挥过团、旅和师。在尼科波尔登陆场上的战斗中指挥过骑兵第1师和库班师组成的骑兵军。侨居国外,被选为库班阿塔曼。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曾同德国人合作,后来去了美国。

**涅斯捷罗夫, М. В. (Нестеров М. В., ? —?)**——1919年10月为莫斯科市莫斯科河南岸区党委会委员,应哥萨克工作部的请求被派往第10集团军政治

部,以便“作为原先就在顿河军辖区工作过和熟悉当地哥萨克生活条件的人,在经济生活和党的生活方面开展工作”。(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83号目录,24号案卷,第82、85张。)1920年,在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任国民经济部部长。

**诺索维奇(Носович, ? —?)**——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原沙俄军队少将。是根据志愿军莫斯科工作部给予的任务而参加红军的。米罗诺夫十分精通军事,拒不执行诺索维奇一系列明显属于叛卖破坏性的命令。后来逃回邓尼金军队中,曾在给他的书面汇报中写道:“我的活动主要在于把各个作战地段的一个个翼侧先后分别暴露给哥萨克(并使所有人相互争吵起来)。”(参见:Р. А. 梅德维杰夫、С. П. 斯塔里科夫:《菲利普·库兹米奇·米罗诺夫的生和死》,1989年莫斯科版,第174页。)他用А. 切尔诺莫尔采夫的笔名在白卫分子的报刊上发表文章。《红色哥萨克》一文就是他写的。(参见172号文件。)

**帕夫洛夫, С. И. (Павлов Степан Иванович, ? —?)**——出生于新切尔卡斯卡亚镇索科洛沃-孔德留琴斯基村,下契尔斯卡亚实科学学校和喀山军事学校(1914)毕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顿河第30团连长、团副官。1918年4月起任霍皮奥尔管区军事指导员和副军事委员。1918年10月18日,在新霍皮奥尔斯克附近受震伤。康复后自1919年2月15日起任霍皮奥尔军事委员会副军事领导人、军事领导人。自1919年7月11日起在米罗诺夫军中任顿河第1师参谋长。

**佩列维尔泽夫, П. В. (Переверзев Пет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1885—?)**——工人出身,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01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18年10月11日—1919年6月15日,任莫斯科师的政委(1919年1—6月在南方面军)。国内战争以后,在交通人民委员部担任领导工作。1928年因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被开除出联共(布)。1933年被捕。

**皮萨列夫, П. К. (Писарев Петр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 —?)**——贵族出身,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上校。在志愿军中任步兵第6师师长(少将)。在弗兰格尔手下任塞瓦斯托波尔守备司令,后为由马尔科夫师、德罗兹多夫师和科尔尼洛夫师组成的第1军军长。侨居国外。

**皮先科, П. Н. (Пищенко Пе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893—?)**——出身塔甘罗格管区农民。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10月被征召加入红军,在米罗诺夫的第23师服役,为传令兵。1921年3月,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指控他

参与米罗诺夫的组织,被关入布特尔斯克监狱。旋因证据不足获释。

**普济茨基, С. В. (Пузицкий Серг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95—1937)**——出生于波兰,1921年加入俄共(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炮兵部队任下级军官。1918年起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任侦查员,后为共和国革命军事法庭侦讯处处长。

**普加乔夫, С. А. (Пугачев Семен Андреевич, 1889—1943)**——出身于教师家庭,总参学院毕业(1914)。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大尉。1918年4月参加红军,在乌拉尔作战。自1919年8月起,任特别集群司令部作战处长,后为东南方面军和高加索方面军司令部作战部长。1920年3月—1921年5月,为高加索方面军参谋长。后来担任各种指挥职务。

**普拉兹尼科夫, И. М. (Праздников Ив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 ? —?)**——在米罗诺夫军中指挥顿河步兵第1团。

**普利亚特, В. И. (Плят Владислав Иосифович, 1885—1937)**——职员出身。1904—1913年为社会革命党党员,自1909年起被监禁和流放,自1913年12月起侨居国外。1917年6月起,在莫斯科市警察局工作。1918年3月起,在苏俄农业人民委员部。1918年11月—1919年10月,任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务处长,同时自1919年5月起任顿河地区革命委员会委员。1919年10月—1921年5月,为莫斯科肃反委员会特别部部长。以后,从事外交工作、出版工作,也在外贸人民委员部工作。被镇压。

**切尔努什金, А. Б. (Чернушкин Арсений Борисович, 1882—1923)**——哥萨克,出生于顿河军辖区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上尉。是米罗诺夫的女婿,曾担任米罗诺夫指挥的骑兵第2军的机要军官。1918年,非本意地成为克拉斯诺夫军队中的一员,1921年2月因米罗诺夫案件被捕后,这一条也受到指控,被投入监狱。1922年获释。据他的妻子证实,在监禁期间曾遭受体罚。

**切库诺夫, Ф. (Чекунов Ф., ? —?)**——1919年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委员、部长。

**切韦廖夫, И. И. (Чевелев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1882—?)**——出生于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为管区法院的私人律师,从事过报刊工作。志愿参加红军,在第9集团军政治部任《红军战士》、《我们的真理》等报编辑部秘书和编辑。1920年2月起,任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执委会委员、管区党委委员、编辑部主任。1921年曾作为米罗诺夫案件的证人出庭。

日古尔, Я. М. (Жигур Я. М., ? —?)——1919年4月21日—6月13日,为第8集团军平息顿河上游暴动者的讨伐师师长。后来任步兵第13师政委。

萨布林, Ю. В. (Саблин Юр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1897—1937)——出生于出版商家庭。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准尉。1917—1918年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917年10月起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3—4月担任对德军作战的第4集团军司令。指挥过北方军队集群同卡列金作战,攻占了新切尔卡斯克。参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被判处一年监禁缓期执行。1919年10月起,在红军中担任指挥职务,加入俄共(布)。在本书提到的时期,正指挥第6集团军独立骑兵旅。以后担任指挥职务。

萨瓦捷耶夫, А. И. (Саватеев Анисим Иванович, ? —?)——出生于乌留平斯卡亚镇。新切尔卡斯克士官学校毕业(1905),被分派到顿河第1团供职。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总参谋部大尉,和杜达科夫一起参加了霍皮奥尔管区的游击运动,在卡赞斯卡亚镇隐蔽下来,于1918年5月领导霍皮奥尔管区暴动的哥萨克,被选为管区阿塔曼,并晋升为上校。1920年为顿河第7师师长。

沙季洛夫, П. Н. (Шатиллов 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1881—?)——贵族出身,贵胄军官学校(1900)和军事学院(1908)毕业。参加过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上校。1918年,在邓尼金军中任骑兵第1师师长,中将衔。1919年为哥萨克志愿军的参谋长。1920年,在弗兰格尔手下任俄罗斯军队参谋长。侨居国外。

沙宁, А. М. (Шанин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894—1937)——出生于莫斯科省。1918年加入俄共(布)。自1920年起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

绍林, В. И. (Шорин 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1870[1871]—1938)——小市民出身。士官学校和步兵军官学校毕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获上校衔。1917年9月—1918年4月,被选为步兵第26师师长,后为东方面军第2集团军司令,1919年7月起,为南方面军特别集群司令。自1920年1月起为高加索方面军司令。后来,在红军中担任指挥职务。曾指挥平息西伯利亚农民暴动和翁格恩男爵白卫军的作战行动。获红旗勋章和花刺子模人民共和国红色军功勋章。1925年退休。

舍甫琴柯, М. И. (Шевченко Максим Иосифович, 1899—?)——出生于顿河军辖区米哈伊洛夫斯克区西多雷村。1918—1919年初为米罗诺夫支队红军战士。

- 舍默, А. С. (Шемер Анна Сергеевна, 1889—?)**——出生于雅尔塔市, 1914年以前在辛菲罗波尔市做厨娘和护理工。在辛菲罗波尔市认识了米罗诺夫的传令兵 С. М. 舍默, 嫁给了他。同情共产党人。1921年, 因米罗诺夫案件作为同谋犯受审。被逮捕并关入布特尔斯克监狱, 因证据不足获释。
- 舍默, С. М. (Шемер Степ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 1892—?)**——出生于明斯克省新格里亚兹德县科拉希卡亚村。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为志愿兵。1917年革命事件发生时在莫斯科, 后随同莫斯科第38团开赴前线。曾在骑兵第1集团军作战, 后任米罗诺夫的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传令兵。1921年因米罗诺夫案件受审, 关在布特尔斯克监狱。因证据不足获释。
- 什库林, Ф. К. (Шкурин Фома Кузмич, ? —?)**——步兵第23师司令部办事员, 后为师副参谋长。
- 什库罗, А. Г. (Шкуро Андре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87—1947)**——贵族出身。毕业于莫斯科第三士官武备学校和尼古拉耶夫骑兵学校(1907), 分派到叶卡捷琳诺达尔哥萨克第1团供职。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任游击支队队长、团长, 上校衔。1918年他组织起捷列克和库班哥萨克的支队, 夺占斯塔夫罗波尔, 并入志愿军, 曾指挥旅、师和骑兵军, 获中将军衔。在弗兰格尔军中未获得职务。侨居国外。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同德国人合作。事泄, 被处决。
- 司尔佐夫, С. И. (Сырцов 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1893—1939)**——职员家庭出身, 1913年加入共产党。罗斯托夫商业学校毕业, 1912—1916年曾在彼得堡工艺学院学习。1916年被捕, 流放到伊尔库茨克省。自1917年4月起, 被派到顿河畔罗斯托夫进行党的工作, 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罗斯托夫—纳希切万委员会委员、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起, 为罗斯托夫—纳希切万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 是1917年11月—1918年2月该市布尔什维克起义的组织者。在起义被镇压以后, 参加了反对卡列金的斗争, 并参与前线哥萨克代表大会的工作。在顿河哥萨克军事革命委员会和罗斯托夫—纳希切万(军辖区)军事革命委员会合并以后, 任新的顿河军辖区军事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波乔尔科夫)。1918年3—9月, 任顿河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国民经济事务委员。顿河苏维埃共和国解散后, 为第12集团军政委、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 任俄共(布)顿河局主席、南方面军地方工作部部长(1—4月)。自1919年9月份起, 为俄共(布)顿河地区委员会委员。自1920年夏天起, 任俄共(布)敖德萨省委书记。此后, 从事党的工作和行政及经济

管理工作。自1927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9—1930年为苏俄人民委员会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0年,因从事宗派活动被开除出联共(布)中央。遭镇压。

**斯多布诺夫, И. А. (Сдобнов Илларио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 —?)**——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的哥萨克。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哥萨克大尉,在顿河第5团任连长。被克拉斯诺夫分子剥夺哥萨克身份。在布尔什维克方面为步兵第23师参谋长。

**斯捷潘诺夫, Ф. П. (Степанов Федов Петрович, ? —?)**——1918—1919年由鄂木斯克哥萨克苏维埃推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委员会委员,1919年2月被哥萨克工作部派往顿河军辖区组织苏维埃政权,后来担任哥萨克工作部部长。

**斯捷平, А. К. (Степин [Степинь] Александр [Артур] Карлович, 1886—1920)**——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中尉,获圣乔治勋章。1917年被推选为团长,志愿参加红军。1918年9—10月,指挥巴拉绍夫—卡梅申防区和第9集团军编成内的一个混成支队。以后指挥过步兵第14师(1919年1—7月)、第9集团军(1919年6月起)。1920年2月死于伤寒。

**斯卡洛夫(米里亚索夫), С. И. (Скалов [Мирысов] Степан Иванович, 1879—1950)**——工人,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1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17年为彼得格勒机械化摩托车营政委。1918年1—7月,为彼得格勒省劳动委员。1919年在南方面军,担任同暴动分子作战的特别军政治部主任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曾担任顿河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他在自传中写道:“军长米罗诺夫发动叛乱。所有这一切我都不得不承担下来。”自1923年起,担任军事工作和教学工作。

**斯卡奇科夫, И. А. (Скачков Иван Афанасьевич, ? —1918)**——禁卫军阿塔曼团的哥萨克。参加了1918年1月顿河哥萨克军事革命委员会和军政府两个代表团之间的谈判。1918年春季同布尔什维克一起作战,由第19团推选为出席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的代表,在会上被认出,被枪决。

**斯科比年科, А. Т. (Скобиненко Алексей Тимофеевич, ? —[1939])**——出生于顿河军辖区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据科丘科夫指证,他曾在米罗诺夫手下任职。1920—1921年担任拉斯波平斯基乡执行委员会的秘书。根据他的诬告,1921年2月米罗诺夫及其若干同事被逮捕。他们被捕后,斯科



比年科被任命为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白色池塘”国营农场场长。1922年,因农场衰败和贪污营私被开除党籍和撤销职务。1925—1926年,任乡执行委员会主席。30年代初在中央国家酒精专卖局系统工作。1934年因贪污被逮捕,判处五年监禁。出狱后死去。

**斯雷什金, А. Н. (Слышкин Афанасий Никитич, ? —?)**——出生于叶捷列夫斯卡亚镇,是米罗诺夫信任的人。1919年为步兵第23师司令部警卫长。由该师被派往米罗诺夫的顿河军进行联络。他到来后,米罗诺夫定下了起事的决心。1919年对他未予审讯,但侦查人员认为,“他是苏维埃政权的叛徒和内奸,应由特别法庭审判”。国内战争以后,从事军事工作、苏维埃工作和学术研究工作。

**斯涅萨列夫, А. Е. (Снесарев Андрей Евгеньевич, 1865—1937)**——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将衔。1917年被选为第9军军长。1918年5月志愿加入红军,为北高加索军区军事领导人。1918年9—11月,为西部防区防卫司令。1918年11月—1919年5月,指挥西集团军(自3月起为白俄罗斯—立陶宛集团军)。以后,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

**苏图洛夫, А. М. (Сутул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880—1958)**——出生于拉斯波平斯卡亚镇。顿河士官武备学校和尼古拉耶夫骑兵学校毕业。曾在新切尔卡斯克士官学校和尼古拉耶夫骑兵学校任职。自1917年起在前线,为顿河第19团副团长。参加了草原进军,任出征阿塔曼的副参谋长。国内战争期间任团长、旅长、师长及混成军军长。侨居国外。

**苏图洛夫, П. П. (Сутулов Петр Павлович, ? —1919)**——哥萨克出身。毕业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鼓动督导员学校。1919年7月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派到西方面军哥萨克部队从事政治工作。后来随同顿河第2团由西方面军转划给米罗诺夫的顿河军,被任命为顿河第2团团团长。该军起事时在强渡苏拉河中死去。

**苏亚罗夫, И. А. (Суяров Илья Андреевич, ? —?)**——卡赞斯卡亚镇的哥萨克,常住韦申斯卡亚镇,农艺师。1902—1903年,在丹尼洛夫农业学校任教员。1917年顿河上游管区成立后,任管区农艺师。1917年曾竞选韦申斯卡亚镇出席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代表,但票数不足。1919年是韦申斯卡亚暴动的策划者之一,曾领导管区苏维埃的军事部,后来被 П. Н. 库季诺夫所取代,后者不久还宣布自己是暴动军队总司令。

**索柯里尼柯夫(勃里连特), Г. Я. (Сокольников [Бриллиант] Григорий Яковлевич,**

1888—1937)——医生家庭出身。1905年加入共产党,侨居国外。和列宁一起回到俄国。同“区联派”进行过有关共同工作的谈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十月武装起义时期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签署过布列斯特和约。1918年夏天,任第2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12月—1919年10月6日为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1918年12月—1919年2月)兼任第9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曾要求取消俄共中央1919年1月24日的指示信。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就军事问题在会上作了报告。为平定1919年3—6月间顿河上游暴动曾大力筹划。1919年10月12日—1920年3月20日,为第8集团军司令(没有革命军事委员会)。1920年8月为突厥斯坦方面军司令。自1922年起任财政人民委员。因“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案件被判决。

**索罗金, И. Л. (Сорокин Иван Лукич, 1884—1918)**——哥萨克出身。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哥萨克少尉。1918年初,曾组织革命的哥萨克支队与白卫军作战。1918年2月起,为东南革命集团军副总司令,后为库班苏维埃共和国军队副总司令、罗斯托夫防区司令、北高加索红军总司令、第11集团军代理司令。此人一直追逐无限制的权力。10月21日在皮亚季戈尔斯克枪决了一批北高加索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共(布)边疆区委员会的负责工作人员。被苏维埃政权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被捕投入监狱,11月3日在狱中被一名指挥员杀死。

**索斯诺夫斯基, Л. С. (Сосновский Лев Семенович, 1886—1937)**——1904年加入共产党,本人为新闻记者。1918—1924年任《贫农报》编辑。1920—1921年靠拢工会反对派。1927年在联共(布)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1935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遭镇压。

**特里佛诺夫, В. А. (Трифонов Валентин Андреевич, 1888—1938)**——顿河的哥萨克。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自1917年3月起,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团秘书,自9月起为中央警卫处秘书,自10月起为彼得格勒赤卫队总司令部成员。1918年1—5月,红军组建全俄委员会委员、军事人民委员部驻南方面军负责编组乌克兰及顿巴斯部队特别代表。1918年6—11月,在乌拉尔建立赤卫队部队,任卡马河区舰队司令。1918年12月—1919年5月,为第3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根据托洛茨基的建议,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19年5月12日通过决定派他“作为一个顿河人”去顿河军辖区革命委员会工作。(俄罗斯现代史文件保存和

研究中心,17号全宗,3号目录,7号案卷,第2张。)6月12日,在顿河革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委员会主席。(同上,17号全宗,6号目录,81号案卷,第46张。)同时还兼任讨伐军政治委员(6—7月)、绍林特别集群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7—9月)、东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1月—1921年5月,任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以后从事经济管理工作和国务工作。

**特里佛诺夫,Е. А. (Трифонов Евгений Андреевич, 1885—1937)**——新切尔卡斯卡亚镇的哥萨克。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17年9—12月,为中央警卫处委员和彼得格勒赤卫队总司令部成员。1918年1—3月,为同卡列金作战的支队队长、顿河畔罗斯托夫城防司令。1918年3—4月,俄国南方地区政府军事委员。1918年8月—1919年10月,在南方面军和乌克兰方面军从事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1919年9月,组建顿河苏维埃骑兵师,并于1919年10月将“米罗诺夫叛乱”的参加者并入这个师。1919年10月—1920年5月,任这个师(1920年3月起为骑兵第9师)的师长。1920年7月—1921年1月,为顿河军辖区军事委员。以后从事军事工作。他又是一名作家(笔名为Е.布拉日涅夫),写过一系列有关国内战争(其中包括有关米罗诺夫)的作品。

**托普奇耶夫,Н. П. (Топчиев Николай Павлович, 1892—?)**——出生于米哈伊洛夫卡镇。1918年为管区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

**瓦采齐斯,И. И. (Вацетис Иоаким Иоакимович, 1872—1938)**——农民出身。总参学院毕业(1909)。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上校,拉脱维亚泽姆加尔第5团团团长。同全团一起转向苏维埃政权方面。1917年12月任大本营革命野战司令部作战部部长。自1918年4月起,为拉脱维亚步兵师师长,领导了平息1918年7月莫斯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的行动,1918年7—8月曾指挥东方面军。1918年9月—1919年7月,任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同时兼任苏维埃拉脱维亚军队总司令(1919年1—3月)。自1919年8月起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后来从事教学工作。遭镇压。

**瓦金,С. Т. (Вагин Степан Тимофеевич, ? —1919)**——出生于新亚历山德罗夫斯卡亚镇,为米罗诺夫的传令兵。一次被白色哥萨克包围后开枪自杀。

**瓦库林,К. Т. (Вакулин К. Т., ? —?)**——出生于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米哈伊洛夫斯克乡西多雷村。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时为军官。1918年参加红军,任西多雷第1连连长,后为步兵第23师步兵第201团团团长。因

1920年1月19日在苏萨茨科耶村附近战斗中的表现获红旗勋章。1920年为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警卫营营长。俄共(布)党员。1920年12月18日举行反对苏维埃的暴动,宣称是听命于米罗诺夫而这样做的。

**瓦西里琴科, С. Ф. (Васильченко Семен Филиппович, 1884—[1938]/1937)**——出生于顿河军辖区涅德维戈夫卡村铁路工人家庭。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过1902年罗斯托夫罢工,是组织者之一,被捕后判劳役四年。又参加了1905年12月顿河畔罗斯托夫的武装起义。1907年被判七年劳役和期满后流放。二月革命后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纳希切万委员会委员、《我们的旗帜》报编辑。被选为立宪会议成员。1917年为顿河地区布尔什维克组织领导人。参加了同卡列金叛乱的作战,为顿涅茨-克里沃罗格州委委员和执委会委员。1918年1月顿涅茨-克里沃罗格共和国成立后为人民委员会成员,任总务委员。191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顿涅茨-克里沃罗格矿区地区委员会委员和顿涅茨-克里沃罗格共和国总务人民委员。后来从事文学出版工作。1938年遭镇压。

**维杰宁, Н. Л. (Виденин Николай Л., ? —?)**——顿河第14团中尉。是1918年4—5月间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夺取了政权的“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自由庄寨村镇苏维埃”主席。

**沃罗帕耶夫, С. В. (Воропаев Степан Васильевич, 1887—1938)**——出生于顿河军辖区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上切连斯基村。1918年4月组织了两个村镇各庄寨的联合苏维埃。1918年,当上切连斯基村哥萨克举行暴动时,因怕遭到迫害而通过顿河地区逃到米罗诺夫军中。在米罗诺夫师任团长。一次战斗中负重伤。1919年末—1920年初当选为拉斯波平斯卡亚镇革命委员会主席。1921年2月8日,出席了米罗诺夫在自己住所和老同事举行的会晤。他和其他与会者被指控建立暴乱组织而遭逮捕。搜查时在沃罗帕耶夫住处发现一张基层组织系统示意图和火漆印。在3月15日审讯时,他声言:“组织的宗旨是要把给共和国制造不利条件的不良分子从党内清除出去。”1922年获释后回到上切连斯基村。以后担任过经济管理领导工作。1938年作为米罗诺夫案件的同案犯而被逮捕。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斯大林格勒州分局三人小组的决定被枪决。1956年得以平反昭雪。

**乌达洛夫, М. К. (Удалов Мартын Киреевич, 1894—?)**——出生于顿河军辖区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别乔尔斯卡亚镇莫霍沃伊村。曾在米罗诺夫那个军的警卫连供职。

- 乌里茨基, С. П. (Урицкий Семен Петрович, ? —?)——1920 年任骑兵第 2 集团军独立骑兵旅旅长。
- 乌里扬诺夫, И. И. (Ульянов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1882—1946)——1911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 1917 年 10 月起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部成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战俘管理局局长。1919 年任乌拉尔地区革命委员会主席。1919 年 10 月—1921 年 3 月, 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主席团委员。
- 希罗科夫, А. В. (Широков Артем Васильевич, ? —?)——出生于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 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为顿河第 37 团中校, 获圣弗拉基米尔勋章和圣安娜勋章。1918 年在菲茨赫劳罗夫军队中任职, 上校衔。
- 希日尼亚科夫, А. Я. (Хижня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Яковлевич, 1904—?)——出生于顿河军辖区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拉斯波平斯卡亚镇。志愿要求参加红军, 但因年龄不够未被接受。参加了米罗诺夫发表讲话的几次群众大会。曾就米罗诺夫案件向侦查人员提供证词。
- 希绍夫, В. И. (Шишов 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 —?)——出身奔萨省农民, 常住梅德韦季察河畔拉兹多尔斯卡亚镇。1918 年 5 月 1 日志愿参加红军, 在步兵第 23 师任机枪队队长。参与了米罗诺夫那个军的起事, 被特别法庭判处十年监禁。获平反。
- 西韦尔斯, Р. Ф. (Сиверс Р. Ф., 1892—1918)——红军指挥员, 1917 年加入俄共(布)。在平息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叛乱时(1917 年 10 月), 以及在乌克兰(1917 年 12 月)和在塔甘罗格方向抗击卡列金时(1918 年 1—2 月)指挥过赤卫队支队。自 1918 年夏天起任特别旅(后为乌克兰特别第 1 旅)旅长。1918 年 12 月去世。
- 西佐夫, Т. С. (Сизов Тимофей Сергеевич, ? —?)——出生于莫斯科省兹维尼格罗德县帕夫洛夫乡罗日杰斯特文村。俄共(布)党员。1921 年 2 月为在米哈伊洛夫卡镇召开的管区党代表会议代表。曾在米罗诺夫案件审理中充当证人。
- 夏坚科, Е. А. (Щаденко Ефим Афанасьевич, 1885—1951)——工人出身, 1904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17 年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卡姆斯克委员会(在顿涅茨州)主席, 是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1917 年 11 月起, 任赤卫队支队长, 顿河地区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 年 1—2 月)。在国内战争时期, 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部政治委员(1918 年 8—11

- 月)、第10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别全权代表。参加过防守察里津的作战(1918年11月—1919年1月),是乌克兰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副军事人民委员(1919年1—6月)、骑兵第1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9年11月—1920年7月)、骑兵第2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7—11月)。后来担任指挥职务。
- 谢利瓦诺夫, А. Г. (Селиванов А. Г., ? —?)**——1917年为乌留平斯卡亚镇革命委员会主席。后来,在霍皮奥尔管区积极参加国内战争。
- 谢烈布里亚科夫, Л. П. (Серебряков Леонид Петрович, 1888—1937)**——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为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委员,俄共(布)中央书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1919—1920年,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南方局主席、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自1921年起,为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此后从事党和苏维埃的领导工作。被镇压。
- 谢瓦斯季亚诺夫, А. Т. (Севастьянов Александр Тихонович, 1885—?)**——出生于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商学院毕业。为米哈伊洛夫卡革命委员会委员和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俄共(布)委员会常委。1921年是管区党代表会议代表。提供了关于米罗诺夫在代表会议上发言的证词。
- 雅科夫列夫, С. С. (Яковлев Сергей Степанович, ? —?)**——顿河第4团大尉。庆祝1812年卫国战争100周年时为博罗季诺阅兵场上哥萨克混成团的排长。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上校。参加过国内战争,因攻占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格鲁舍夫斯基市被擢升为少将。指挥过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军队。1919年3月起退入预备役。
- 亚诺夫, Г. П. (Янов Георгий Петрович, 1879—?)**——出生于新切尔卡斯卡亚镇,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大尉,任第27特别连连长。莫斯科士官武备学校和帕夫洛夫军事学校毕业。在卡列金军中被选为全军大尉。参与了克里维扬斯卡亚镇的哥萨克暴动,主持过暴动分子建立的临时顿河政府(这个政府把政权转交给了拯救顿河军人会议,他出任这个会议的主席)。是历次军人会议(包括1918年8月军人会议)的代表,是由老切尔卡斯卡亚镇推选的。1918年9月起,是全军警卫队队长,上校。在大哥萨克军军人会议中领导着右翼派别。侨居国外。
- 亚斯内, К. Г. (Ясный Константи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88—?)**——1920年加入俄共(布)。1919—1924年在顿河军辖区(主要在顿河畔罗斯托夫)苏维埃和

党的机关工作。

叶尔马科夫, Е. П. (Ермаков Емельян Петрович, 1879—1919)——韦申斯卡亚镇叶尔马科夫斯基村的哥萨克,为上士衔。暴动的组织者之一,任列舍托夫斯卡亚连连长、管区苏维埃副主席。在暴动者与顿河军会合和恢复阿塔曼政权后再次指挥连队。1919年6月在斯拉谢夫斯卡亚镇被打死。

叶尔米洛夫, Т. С. (Ермилов Тимофей Стратонович, 1885—?)——出生于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卡塔索诺夫村。曾在沙皇军队近卫哥萨克军编成内服役。1917年为炮兵连士兵委员会委员。1917年末从军队复员。1918年3月加入米罗诺夫的支队,在米罗诺夫属下任职到1919年2月。

叶夫列莫夫, Д. И. (施泰曼, М. Е.) (Ефремов Доминик Иванович [Штейман М. Е.], 1881—1925)——1902年加入共产党,是职业革命家。1917年为索科利尼切斯克区苏维埃委员、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自1918年5月起任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书记。1918年秋季起在红军中工作——历任南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0—12月),第10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政治部主任(1919年1—9月)。1919年10月为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书记。1920年在铁路承担政治工作。1921—1922年为克里米亚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克里米亚合作社联社主席。1922—1925年为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国家保险总局局长。

叶夫列莫夫, Е. Е. (Ефремов Евгений Евгеньевич, 1894—?)——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克列姆斯卡亚镇的哥萨克。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顿河第1团供职,为哥萨克中校。1917年3月加入俄共(布)。曾在莫斯科苏维埃行政管理处工作。1918年从莫斯科由党中央派往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建立党的基层组织。1919年在第13集团军和南方面军政治部工作。1919年3月被南方面军从第13集团军政治部召回,并作为一名党员顿河哥萨克调入革命军事委员会属下的地方工作部,在那里于1919年5—6月份领导了乌斯季梅德韦季察和霍皮奥尔两个管区的哥萨克动员工作。去米罗诺夫军后他没有得到任命,因为米罗诺夫认为Е. Е. 叶夫列莫夫是“中央代表”。他被分配到南方面军特别处,自1919年11月起为东南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921年担任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和党的管区委员会委员。在1921年2月于米哈伊洛夫卡召开的管区代表会议上,他被米罗诺夫称作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代表,这引起尖锐的回击。后来从事苏维埃的工作。自1925年起,为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会员,撰写了一些有关顿河

地区革命活动的中篇小说和随笔。叶夫列莫夫于1972年所写的关于顿河哥萨克军的回忆录现存罗斯托夫州现代史文件保存中心(910号全宗,3号目录,752号案卷)。

**叶夫斯特拉托夫, М. И. (Евстратов Матвей Иванович, 1877—?)**——出生于弗拉基米尔省苏兹达利县叶纳夫斯克乡基巴利村。常住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阿尔恰金斯卡亚镇。1920—1921年为这个管区第五区的人民审判员。与米罗诺夫相熟。1921年因米罗诺夫一案受审判。

**叶哥罗夫, А. И. (Егор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Ильич, 1883—1939)**——出身小市民。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上校。1917年靠拢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918年加入俄共(布)。自1918年5月起为全俄总司令部政委和选拔红军军官最高鉴定委员会主席。1918年8月起,指挥后来扩展为第9集团军的部队。1918年12月—1919年5月任防守察里津的第10集团军司令,后任第14集团军、南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司令。获红旗勋章四枚(1919、1921、1924、1928)、革命荣誉武器一件(1921)。国内战争结束以后,担任高级军事要职。为第一批五位苏联元帅之一(1935)。遭镇压。

**叶拉通采夫, С. Г. (Елатонцев Семен Георгиевич, 1886—1955)**——出生于克列姆斯卡亚镇。圣彼得堡工学院毕业,工程师,为顿河第32团自愿入伍的后备士官生。1914年负伤后从事后勤工作。是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出席哥萨克军军人会议的代表,顿河政府委员。侨居国外。

**叶兰斯科夫, В. С. (Елансков Василий Сафронович, 1877—?)**——出生于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波德佩申斯基村,哥萨克出身。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先后为骑兵17团、骑兵51团骑兵司务长,军士。曾任第9集团军司令的粮食全权代表。1920年8月15日加入俄共(布)为预备党员。1921年任粮食委员会在乌斯季梅德韦季察镇的代表。1921年2月因同情米罗诺夫的组织而被捕。

**叶努基泽, А. С. (Енукидзе Авель Сафронович, 1877—1937)**——农民出身。1898年加入俄共(布)。梯弗里斯技术学校毕业。1917年为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自1917年10月起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7年11月—1918年10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部长。自1918年7月起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兼秘书。

**伊戈尔金, И. Г. (Иголкин Ива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 —?)**——出生于阿列克谢耶夫斯卡亚镇。是米罗诺夫指挥的军所辖顿河第1团第2连连长。



**伊格纳托夫, И. (Игнатов Игнат, 1893—?)**——出生于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谢尔吉耶夫斯卡亚镇。由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卫生处作为助理医生派往正在组编中的米罗诺夫军的骑兵第1团。

**伊格纳托夫, П. К. (Игнатов Петр Карпович, ?—?)**——1920年末为波沃里诺至察里津铁路区段的超路劳动监察员。自1920年12月起,为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代行管区境内铁路段军代表职责。1921年2月,根据军事革命委员会交给的任务,在阿尔恰达镇负责了解骑兵第2集团军到达部队人员的情绪。

**伊古姆诺夫, М. Е. (Игумнов Михаил Ефимович, 1886—?)**——出生于克列茨卡亚镇。新切尔卡斯克师范学校毕业,战时为军官,曾任顿河第15团少尉。1917年为军政府司务长,全军大尉。1918年参与反布尔什维克的暴动,是哥萨克军军人会议代表。

**伊兹瓦林, В. А. (Изварин Владимир Антонович, 1878—?)**——实际上跟随米罗诺夫开拔的不是亚历山大·伊兹瓦林,而是В. А.伊兹瓦林。出生于贡多罗夫斯卡亚镇,曾在禁卫军顿河骑兵第6连服役。身高、体重均超乎常人。从他所写回忆录得知,他曾策划在检阅时用一小袋霰弹猛击沙皇头部将其打死,遂被追究法律责任。1918年被选为顿河军辖区执行委员会委员,是俄共(布)党员。始终不停地同“混入分子”作斗争,利用以波乔尔科夫为首的顿河哥萨克革命委员会与他认为全部是孟什维克的罗斯托夫革命委员会(由司尔佐夫任主席)相抗衡。自1918年起为全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1919年7月被莫罗佐夫革命委员会派往莫斯科向俄共(布)中央作报告,此后又由哥萨克工作部派往南方面军。去米罗诺夫指挥的军是由南方面军特别处派出的,但不公开,按公开文件是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的名义派出,被任命为技术骑兵连连长。他随这个军开拔,并沿途进行分化活动。1920年从事经济管理工作。

**扎伊采夫, И. М. (Зайцев Иосиф Михайлович, 1890—?)**——1908年入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芬兰第16团服役。在同卡列金斗争期间,向哥萨克进行了宣传鼓动工作,指挥过顿河革命委员会的哥萨克旅(旅长为Н. М.戈卢博夫)的骑兵侦察队。先后担任沃罗涅日市的县委员、东方面军诺夫戈罗德第8团政委、沃特金斯克市军事委员。1919年6月17日回到顿河地区,自6月19日起为南方面军侦察处副处长。自1918年7月11日起在米罗诺夫军中任顿河第1师政委。1919年10月被判罪,以列兵身份发送

到前线,规定三年之内无权担任指挥职务。不过自1920年8月10日起已是骑兵第20师政委。

**兹纳缅斯基, А. А. (Знаменский Андр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86—1943)**——铁路职员家庭出身,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1917年莫斯科十月武装起义的参加者;曾任赤卫队支队长,同中央拉达和德国军队作过战。自1918年4月起为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是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19年6月—1920年7月为第10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自1920年6月起,任党的顿河地区委员会常务委员和顿河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自1920年8月起,任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委员兼远东共和国内务部长;自1922年8月起,为共和国工农红海军总部部长。后来承担外交工作。

## 文件篇目

### 第一编 在走向布尔什维主义的道路上

1. “为自由言论、光明和真理让开道路!”——米罗诺夫给顿河军政府委员阿格耶夫的公开信 1917年12月15日
- 2—3. 担任米哈伊洛夫卡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的米罗诺夫
2. 米哈伊洛夫卡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米罗诺夫同乌斯季梅德韦季察代表的直达电报交谈 1918年1月20日
3.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法院检察官鲍罗金上报新切尔卡斯克高等法院检察官的呈文摘抄 1918年5月30日
4. “制止顿河两岸的国内战争……”(顿河哥萨克第32团团委员会的呼吁书) 1918年1月25日
5. “……给顿河联邦共和国和平和安宁”(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防卫司令部参谋长告管区各部队和居民书) 1918年2月1日
6. “顿河军政府是怎样工作的?”(米罗诺夫的传单) 1918年2月8—21日
7. “……工作一向——只凭良知”(米罗诺夫送呈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执行委员会关于退出该委员会的声明) 1918年3月9日
8. 米罗诺夫从乌斯季梅德韦季察同乌斯季霍皮奥尔苏维埃主席尼库利切夫的直达电报通话 1918年4月26日
9. 戈卢宾采夫上校致霍皮奥尔哥萨克的号召书 1918年4月末
10. 顿河共和国军队总司令科瓦廖夫关于任命米罗诺夫为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军队司令的命令 1918年5月25日
11.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自由村镇庄寨苏维埃宣布对于“位于解放军地区内”各村寨实行动员的第25号决议 1918年5月26日
12. 特别军事委员会关于即将在拉兹多尔斯卡亚镇召开群众大会和米罗诺夫将前去参加一事而发给米哈伊洛夫卡镇特别防卫司令部的电话通知 1918年5月26日

13. “严酷的时刻!!!”(米罗诺夫发给顿河哥萨克第32团哥萨克的电报)  
1918年5月27日
14. “致顿河地区的前线哥萨克和士兵们的公开信”(米罗诺夫的号召书)  
1918年[5月末]
15.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防区革命军队司令给北高加索方面军司令部的信  
1918年6月1日
16.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防区司令米罗诺夫关于建议对哥萨克实行动员和组建骑兵连给斯捷潘诺夫斯基村苏维埃的呼吁书 1918年6月3日
17. 博利绍伊村主席关于斯库里申斯卡亚镇斯捷潘诺夫村公民对米罗诺夫表示支持而给他的电话通知 不迟于1918年6月4日
18.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防区司令部关于1918年6月8日局势的汇报 1918年6月8日18时
19.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战线关于必须正确对待居民向军队发布的命令  
1918年6月10日
20. “必须声明——是谁执掌顿河共和国的政权”(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战线司令米罗诺夫给顿和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信) 1918年6月11日
21. 顿河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任命米罗诺夫为北方诸管区军队司令的电报 1918年6月14日
22.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代表大会 1918年6月12—14日会议上通过的重要决议文本 1918年6月12—14日
- 23—24.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第三次管区代表大会材料 1918年6月19—20日
23. 代表大会关于举行起义捍卫苏维埃政权的决议
24. 代表大会致为保卫苏维埃而应召入伍人员的号召书
25. “动员工作进行得十分出色”(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战线司令米罗诺夫送呈北高加索军区的报告) 1918年[6月月中]
26. 米罗诺夫就立即向被动员人员运送粮食一事给察里津肃反委员会的电报 1918年6月20日以后
27. 米罗诺夫就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战线的局势送呈北高加索军区军事领导人斯涅萨列夫的书面报告 1918年6月23日
28. 米罗诺夫关于建议莫克雷和加夫里林两村代表进行普遍动员而在库梅尔加车站发出的电话通知 1918年6月24日以前

29. “我需要知道,在顿河军辖区能否建立常备军?”(米罗诺夫同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部的通话) [1918年6月末]

30. 霍皮奥尔—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战线关于转入进攻而向军队发布的命令摘抄 1918年7月2日

31. 关于1918年7月4日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战线形势的书面汇报 1918年7月4日

32.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战线司令米罗诺夫关于擅自没收一案的决定 1918年7月5日

33. 在米哈伊洛夫卡镇召开的地方和军事当局代表联席会议关于对米罗诺夫表示信任所作的决议摘抄 1918年7月6—8日

34. “不要再开会议论不休了……”(霍皮奥尔—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战线革命军队发布的命令摘抄) 1918年7月7日

35. “中心改写你们,丹尼洛夫卡人!”(向霍皮奥尔—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战线革命军队发布的命令摘抄) 1918年7月10日

36. 顿河地区不属于为支持苏维埃政权而进行动员之列的北方各村镇代表的区代表大会会议记录摘抄 1918年6月29—30日/7月12—13日

37. “不要让和平居民承受内战的惨重后果”(战线司令米罗诺夫给各支队司令的命令) 1918年7月17日

38. 顿河共和国军事委员特里佛诺夫发给乌斯季梅德韦季察防区军队司令米罗诺夫的电报 1918年7月20日

39—40. “顿河地区革命形势十分危急”(米罗诺夫发往莫斯科和萨拉托夫的电报) 1918年7月26日以前

39.

40.

41. 米罗诺夫关于必须协助乌斯季梅德韦季察和霍皮奥尔两防区的军队而发给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的电报 1918年7月26日以前

42—43. 米罗诺夫发给波德沃依斯基的电报 1918年7月26—27日

42. 1918年7月26日

43. 1918年7月27日

44. 关于谢布里亚科沃地段形势给霍皮奥尔—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战线军队的命令摘抄 1918年7月30日

45. 菲茨赫劳夫将军向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军队发布的命令 1918年7

月 21 日—8 月 2 日

46. 斯大林就察里津战线形势给列宁的信摘抄 1918 年 8 月 4 日
47. 顿河共和国军事委员特里佛诺夫关于抽调哥萨克组成物资守卫支队给米罗诺夫的命令 1918 年 8 月 8 日
48. 米罗诺夫关于请求以炮兵加强本旅而发给波德沃依斯基的电报 1918 年 8 月 14 日
49. 米罗诺夫旅关于攻占噢列霍夫卡集镇和该旅作战地区形势的作战侦察汇报 1918 年 8 月 14 日
50. “在红军队伍中还有许多胆小鬼、图谋私利之辈、暴徒和无赖”(米罗诺夫向全旅发布的命令摘抄) 1918 年 8 月 20 日
51. 米罗诺夫同志乌斯季梅德韦季察旅革命战士守则 [1918 年 8 月]
52. 米罗诺夫关于今后如何使用本旅的建议送呈波德沃依斯基的书面报告 1918 年 8 月 24 日
53. 米罗诺夫关于突围和必须补充本旅兵员的电报 1918 年 8 月 29 日
54. 卡什卡罗夫关于米罗诺夫旅的情况给波德沃依斯基的通报函 1918 年 8 月 30—31 日
55. 先诺伊村公民大会关于支持苏维埃政权和它的代表米罗诺夫的决议 1918 年 9 月 17—30 日
56. 关于以莫斯科苏维埃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分别授予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第 1 师荣誉红旗的消息 1918 年 9 月 15—18 日
57. 第五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包括米罗诺夫在内的第一批授予红旗勋章者名单的第 15 号会议记录摘抄 1918 年 9 月 28 日
- 58—59. 步兵第 23 师指挥部致哥萨克的呼吁书 1918 年 10 月 16—23 日
58. “顿河的哥萨克们,我们早就该谈谈心了……”(米罗诺夫的呼吁书) 不迟于 1918 年 10 月 16 日
59. “告哥萨克公民……”呼吁书摘抄 1918 年 10 月 23 日
60. 米罗诺夫关于梅德韦季察师对克拉斯诺夫分子的作战行动发给第 9 集团军司令叶戈罗夫的电报 1919 年 10 月 20 日
61. 米罗诺夫关于抗击敌人进攻发给第 9 集团军司令叶戈罗夫的电报 1918 年 10 月 30 日
62. 米罗诺夫关于缴获军官卡赞采夫的信件发给叶戈罗夫的电报 [1918 年 10 月]

63. 第9集团军指挥部为米罗诺夫1918年10月的战绩申请奖赏的呈文  
1918年11月3日
64. “勇敢而正直的人,跟我走到底”(米罗诺夫致指挥人员的呼吁书)  
1918年11月15日
65. “所有珍惜土地、意志、自由的人,都参加到我师队伍中来吧!”(苏维埃  
梅德韦季察第1师指挥部的号召书) 1918年11月
66. “我要求你们立即把所有逃亡者送回师里”(米罗诺夫给丹尼洛夫乡和  
奥列霍夫乡苏维埃的信) [1918年11月]
67. 米罗诺夫关于对政工人员不满给师政治委员波兹尼亚科夫的信 1918  
年11月18日
68. 就总司令关于将梅德韦季察苏维埃第1师改称第23师的指令向全师  
发布的命令摘抄 1918年11月23日
69. 米罗诺夫关于本师困难处境发给第9集团军司令克尼亚格尼茨基的电  
报 1918年12月10日
70. 米罗诺夫关于菲洛诺夫斯卡亚镇切雷绍夫村代表团一事发给第9集团  
军司令克尼亚格尼茨基的电报 1918年12月21日
- 71—72. 俄共(布)顿河局和罗斯托夫—纳希切万委员会的传单摘抄 1918  
年11—12月
71. “觉醒吧,顿河地区的劳动者!” 1918年11月
72. “趁现在还来得及,哥萨克!” 1918年12月
73. 一名从克拉斯诺夫阵营投向步兵第23时同事处的哥萨克写给留在克  
拉斯诺夫方面的同事们的信 1918年12月下半月
74. “博科夫斯卡亚—卡尔金斯卡亚团的哥萨克弟兄们!”(米罗诺夫致第36  
团哥萨克的呼吁书) 1919年1月4日
75. 托洛茨基为向第23师战士表示祝贺发给米罗诺夫的电报 1919年1  
月12日
76. 原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米罗诺夫关于1917—1920年顿河地区国内战  
争的回忆 1921年1月

## 第二编 清除哥萨克政策和裂痕的出现

- 77—82. 清除哥萨克政策的发端[俄共(布)顿河局的文件] 1919年1月  
15日

77. 俄共(布)顿河局委员弗伦克尔给斯维尔德洛夫的信
78. 俄共(布)顿河局送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79. 送呈俄共中央委员会的书面报告
- 80—82. 发给顿河军辖区各级党的机关的指令
80. 给俄共(布)顿河局的指令
81. 给顿河军辖区俄共(布)各管区总支部的指令
82. 给顿河军辖区俄共(布)各地方委员会的指令
83. 米罗诺夫关于对待哥萨克的态度问题给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电报 [不迟于1919年1月18日]
84. “禁止侮辱人格……”(米罗诺夫告红军战士书) 1919年1月21日
85. 科瓦廖夫关于顿河政府及其组成人员和任务送呈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美霍诺申的报告 1919年1月23日
86. 俄共(布)顿河局委员弗伦克尔发给俄共(布)中央书记斯维尔德洛夫的电报 1919年1月23日
87.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记录摘抄 1919年1月24日
88.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关于对待哥萨克态度的通告信 1919年1月24日
89. 俄共(布)顿河局关于科瓦廖夫同志就顿河政府问题的报告的结论 1919年1月25日
90. 俄共(布)顿河局委员弗伦克尔发给俄共(布)中央的电报 1919年1月27日
- 91—92. 俄共(布)顿河局送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1919年1月28—29日
91. 1919年1月28日
92. 1919年1月29日
93.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霍多罗夫斯基和斯维尔德洛夫的电报交谈 1919年2月4日
94.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或多罗夫斯基和顿河局委员司尔佐夫关于解释清除哥萨克政策的电报 1919年2月5日
95.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记录摘抄 1919年2月6日
96.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贯彻执行俄共(布)中央关于在顿河地区同反革命作斗争的指令而制定的实施细则 1919年2月7日



97—98. 第9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为表彰米罗诺夫的作战功绩而奖授其军刀和金表的决定 1919年2月8日—3月10日

97. 不迟于1919年2月8日

98. 1919年3月10日

99—100.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哥萨克俘虏的命运发给中央的直达电报便函 1919年2月9日和24日

99. 1919年2月9日

100. 1919年2月24日

101. “提出的进入管区政权机关的人选是不能允许的……”(米罗诺夫发给第9集团军司令克尼亚格尼茨基的电报) 1919年2月10日

102—103. 一群投向红军方面的哥萨克的请求信函和米罗诺夫的决定 1919年2月10—15日

102.

103. 1919年2月15日

104. 第9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派遣米罗诺夫去谢尔普霍夫的命令 1919年2月23日

105.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哥萨克地区的政策发给第9和第10集团军的电报 1919年2月27日

106. 俄共(布)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总支部主席格罗德纳和俄共(布)顿河局主席司尔佐夫的直达电报交谈 1919年3月6日

107—109. 托洛茨基和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涉及米罗诺夫调动的电报和命令 1919年3月8—14日

107. 1919年3月8日

108. 1919年3月10日

109. 托洛茨基为米罗诺夫出具的证明信 1919年3月14日

110.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区米哈伊洛夫卡镇俄共(布)党员大会第1号会议记录摘抄 1919年3月9日

111. 关于俄共(布)米哈伊洛夫卡区总支部的活动送呈顿河局的报告摘抄 1919年3月14日

112—122. 韦申斯卡亚暴动的开始 1919年3月13—18日

112. 顿河局关于卡赞斯卡亚镇发生暴乱给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 1919年3月13日

113. 南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克日扎诺夫斯基关于卡赞斯卡亚镇哥萨克骚乱发给人民委员会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斯维尔德洛夫和俄共(布)中央的电报 1919年3月15日
- 114—116. 暴动分子的号召书
114. 向顿河上游管区发布的第一号命令 1919年3月月中
115. “致顿河地区全体劳动人民”号召书 1919年3月月中
116. “韦申斯卡亚镇及所属各村寨的自由公民们!” 1919年3月月中
117.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记录摘抄 1919年3月15日
118.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镇压暴动措施的指令 1919年3月16日
119. 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中止采用反对哥萨克的措施的决定 1919年3月16日
120. “命令不惜采用烧杀手段通过这一地区……”(第8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同暴动哥萨克斗争的指令) 1919年3月17日
121. 亚基尔和司尔佐夫的直达电报交谈 1919年3月18日
122. 为镇压顿河地区暴动给政治委员—共产党员的指示
123. 总司令关于组建哥萨克师给米罗诺夫的命令 1919年3月16日
124. 俄共(布)顿河局关于组织地方革命委员会的情况送呈俄共(布)中央的报告摘抄 1919年3月17日
125. “要尊重历史的、日常习惯的和宗教的生活方式……”(米罗诺夫关于如何把哥萨克吸引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的报告) 不迟于1919年3月16日
- 126—127.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霍多罗夫斯基和野战司令部的直达电报交谈
126. 1919年3月21—22日
127. 1919年3月22日
128. 托洛茨基关于确定米罗诺夫的权限发给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摘抄 1919年3月22(23)日
129.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请求通报中央关于顿河地区局势的最新指示而发给俄共(布)中央的电报 1919年3月22日
130. 米罗诺夫关于组建顿河哥萨克师的书面说明 1919年3月24日
131.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请求将米罗诺夫调离顿河地区发给托洛茨基的电报 1919年3月24日

132. 司尔佐夫关于中央修改1919年1月24日指示发给各区革命委员会的电报 1919年3月25日
133.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记录摘抄 1919年3月29日
134.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顿河军辖区内一般性政策问题发给各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各区革命委员会的指令 1919年4月5日
135. 顿河局委员司尔佐夫关于顿河地区形势送呈俄共(布)中央的书面报告 1919年4月21日
136. 俄共(布)顿河局关于对待哥萨克的基本原则的决定 不迟于1919年4月21日
137. 索柯里尼柯夫关于顿河局的政策发给俄共(布)中央书记处的电报 1919年4月21日
138. 司尔佐夫就索柯里尼柯夫的电报一事给俄共(布)中央书记处的便函 1919年4月22日
139.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关于顿河地区形势的会议记录摘抄 1919年4月22日
140. 米罗诺夫为请求派他去同高尔察克作战而送呈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报告 1919年4月25日
141. 米罗诺夫从斯摩棱斯克寄出的信 不迟于1919年5月6日
142. 米罗诺夫号召顿河哥萨克参加红军的呼吁书 1919年5月26日
143. “一路顺风,顿河人!……”(米罗诺夫的呼吁书) 1919年5月29日
144. 列宁关于在对待哥萨克的政策中不允许有过火行为而发给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 1919年6月3日
145. B. A. 特里佛诺夫给列宁的电报 1919年6月5日
146. 西方面军参谋长佩京关于米罗诺夫组建顿河哥萨克师的活动给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参谋长列别杰夫的报告摘抄 1919年6月7日
147. 特别讨伐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B. A. 特里佛诺夫关于顿河局在对待哥萨克政策中的错误送呈俄共(布)中央组织局的报告 1919年6月10日
148. 托洛茨基就可否任命米罗诺夫为讨伐军军长一事给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的直达电报便函 1919年6月11日
149. 西方面军司令纳焦日内关于要米罗诺夫迅即前去南方面军给他下达的命令 1919年6月13日
150. 米罗诺夫关于纪律问题致红军战士的呼吁书 1919年6月13日

151.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发布米罗诺夫就调回南方面军告居民书的电报 1919年6月15日
152. 南方面军关于任命米罗诺夫为特别军军长而向各个集团军发布的命令 1919年6月17日
153. 司尔佐夫写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信 1919年6月17日
154. 米罗诺夫关于本军组建情况给托洛茨基、列宁和加里宁的电报 1919年6月24日
155. 俄共(布)顿河局关于顿河军辖区和南方面军的政策和局势送呈俄共(布)中央的报告 1919年6月25日
- 156—158. 关于顿河地区哥萨克村镇的状况送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的报告 1919年6月26日—7月7日
156. 克拉斯努什金“关于霍皮奥尔区撤退前的状况”的报告摘抄 不迟于1919年6月26日
157.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原委员丹尼洛夫的报告 1919年7月1日
158. 涅斯捷罗夫“关于苏维埃政权当政期间顿河军辖区霍皮奥尔区情况”的报告 不迟于1919年7月7日
159. 告顿河军辖区的难民们(米罗诺夫的呼吁书) 1919年7月1日
160.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给米罗诺夫的委任状 1919年7月2日
161.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托洛茨基参加下关于让米罗诺夫休假的会议记录摘抄 1919年7月2日
162. 特别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卡洛夫关于请求对米罗诺夫组建特别军的事务予以协助而写给列宁的信 1919年7月3日
163. 总司令关于在南方面军组建若干哥萨克师及责成米罗诺夫负责其事的指令 1919年7月4日
- 164—165.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关于顿河局政策的会议记录摘抄
164. 1919年7月5日
165. 1919年7月7日
166.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关于在清除哥萨克中发生的错误和哥萨克地区管理方式的报告 不迟于1919年7月5日
167. 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会议记录 1919年7月7日

168. “我们还将继续视而不见吗?”(米罗诺夫送呈列宁的报告) 1919年7月8日
169. 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关于增补米罗诺夫为哥萨克工作部委员的会议记录 1919年7月10日
170. “采取措施制止不加区别地残害哥萨克”(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共产党党组致俄共(布)莫斯科市委员会的信 1919年7月15日
171. 米罗诺夫发给公民 И. 扎别伊-沃罗塔的委任状并附告顿河难民和逃兵书 1919年7月18日
172. 切尔诺莫尔采夫文章《赤色哥萨克》(载“白色”顿河畔罗斯托夫出版的《人民报》) 1919年7月19日
173. “最好是停止任何组建活动”(顿河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卡洛夫关于组建顿河军的条件呈交给索柯里尼柯夫的书面报告) 不迟于1919年7月20日
174. 米罗诺夫1919年7月25日报告的提纲 不迟于1919年7月25日
175. “……已经采取措施为您提供绝对安静的环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给米罗诺夫的电报) 1919年7月25日

### 第三编 叛乱

176. “我以革命的名义并代表饱受折磨的哥萨克要求停止消灭他们的政策”(米罗诺夫致列宁的信) 1919年7月31日
177. “打倒委员独裁体制和共产党员的官僚制度……”(米罗诺夫的札记) 1919年8月1日
- 178—182. “政委们的密谋”——关于米罗诺夫和军政治部冲突的材料 1919年8月6—18日
178. “……巨大的障碍来自米罗诺夫方面”(顿河哥萨克第1师政治委员呈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的报告) 1919年8月6日
179. 哥萨克事务专员马卡罗夫给政治委员拉林的信 1919年8月14日
180.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为请米罗诺夫对拉林和扎伊采夫的报告提出意见而写给他的送件函 1919年8月14日
181. 顿河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写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的信 1919年8月12日
182. 拉林的回信 1919年8月18日

183. 米罗诺夫向顿河骑兵第1师政治部呈交的人党申请书 1919年8月8日
184. 米罗诺夫草拟的工人—农民—哥萨克党纲领 不早于1919年8月10日
185. 米罗诺夫关于允许在萨兰斯克举行十字架游行发给萨兰斯克县执行委员会主席的电报 1919年8月12日
186.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关于在顿河军辖区组织地方工作部的电报 1919年8月12日
187.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致顿河、库班、捷列克、阿斯特拉罕、乌拉尔、奥伦堡、西伯利亚、谢米列奇耶、外贝加尔、伊尔库茨克、阿穆尔和乌苏里诸哥萨克军哥萨克的呼吁书 1919年8月14日
- 188—191. 冲突激化 1919年8月14—17日
188. 拉林关于反对召开卫戍区会议递交米罗诺夫的声明 1919年8月14日
189. 拉林关于卫戍区会议送交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通报 1919年8月15日
190. 米罗诺夫给拉林的回信 1919年8月17日
191. “不组建顿河哥萨克特别军”(顿河哥萨克第1师政治部关于1919年7月5日至8月15日期间的工作送呈俄共(布)中央和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报告) 不早于1919年8月15日
192. 米罗诺夫给朋友Ф. К. 什库林和И. Н. 卡尔波夫的信 1919年8月15日
193. “对社会革命最有好处的事,是让所有政治工作人员离开这个军”(米罗诺夫给哥萨克工作部的信) 1919年8月16日
194. “我原来是米罗诺夫,今后仍将是米罗诺夫”(米罗诺夫请求协助其组建顿河军而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的电报) 1919年8月18日
195. 哥萨克工作部委员库久别尔金关于米罗诺夫组建中的顿河特别军的状况送呈哥萨克工作部的报告 1919年8月19日
196.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会议记录第86号 1919年8月19日
197. “米罗诺夫,您要按照良知所提示而行动”(顿河哥萨克第1师政治委员扎伊采夫给米罗诺夫的信) 1919年8月20日

198. 拉林给扎伊采夫的便函 不迟于1919年8月20日
199. 顿河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卡洛夫给列宁的信 1919年8月20日
200. 弗伦克尔送呈俄共(布)中央的书面报告 不迟于1919年8月21日
201. “米罗诺夫……是伟大的预言家”(布拉特金关于米罗诺夫和他那个军的情绪给布琼尼的信) 1919年8月21日
202. “给他一个集团军红军战士比给他一个师哥萨克更加安全”(拉林送呈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书面报告) 不迟于1919年8月22日
203. 关于米罗诺夫在萨兰斯克卫戍区大会上讲话的通报材料 不早于1919年8月22日
204. “与其在炉炕上发怒,不如在开阔的战场上就义……”(向顿河军发布的命令—呼吁书) 1919年8月22日
205. “这里形势危急……”(斯卡洛夫关于米罗诺夫在顿河军召开群众大会给斯米尔加的通报) 1919年8月23日
206. 关于顿河军召开群众大会送呈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司令部和肃反委员会机关的报告 1919年8月23日
207. 斯米尔加和米罗诺夫的直达电报交谈 1919年8月23日
208. 总司令加米涅夫给西集团军司令戈尔德贝尔格的指令 1919年8月23日
209. “人民的真正备受苦难的心灵同我在一起……”(米罗诺夫给第9集团军司令部的电报) 1919年8月23日
210. 古谢夫和斯米尔加的直达电报交谈 1919年8月23—24日
211. “我号召所有热爱真理和真正自由的人参加到我们军的队伍里来……”(米罗诺夫的呼吁书) 1919年8月24日
212.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致顿河军全军各部队书” 1919年8月24日
213. “第一枪属于您……”(米罗诺夫就宣布出征目的给斯米尔加的电报) 1919年8月24日
214. “谈判时间已经结束……”(顿河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宣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暴乱的决定而发表的呼吁书) 1919年8月[24(25)日]
215. 党的萨兰斯克委员会关于1919年8月21—24日在萨兰斯克市发生的米罗诺夫暴乱一事送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奔萨省委员会的汇报 不早于1919年8月24日
216. 萨兰斯克县肃反委员会“关于组建中的顿河哥萨克军哥萨克举行暴

动”的消息 不早于1919年8月25日

217. 顿河第1团机枪队队长关于一批暴动者中途返回情况的报告 1919年8月26日

218. “米罗诺夫那里开始瓦解了……”(斯米尔加和戈尔布诺夫直达电报交谈记录摘抄) 1919年8月25—26日夜间

219.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关于米罗诺夫暴乱的第87号会议记录摘抄 1919年8月27日

220. “米罗诺夫的事要拖延下去了……”(古谢夫和斯米尔加的通话记录) 1919年8月27日

221. 因米罗诺夫的叛乱而向南方面军第9集团军军队下达的命令 1919年8月28日

222. 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塞兹兰分部关于出现米罗诺夫分子的通报 1919年8月29日

223—226. “阻止米罗诺夫向南方和西南方向扩展……”(关于同米罗诺夫作斗争的作战文书材料)

223. 南方面军特别军队集群司令关于同米罗诺夫暴乱作斗争的命令 1919年8月30日

224. 总司令加米涅夫和斯米尔加交谈记录 1919年8月30日

225. 列宁给斯克良斯基的便函 1919年8月30日

226. 奔萨旅司令部的作战汇报 1919年8月30日

227. 奔萨旅司令部的报告 [1919年8月31号]

228. 南方面军特别军队集群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同米罗诺夫暴乱作斗争的指令 1919年8月31日

229. “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米罗诺夫的告红军战士书) [1919年8月末]

230. 共和国内卫部队1919年8月1日至9月1日期间汇报摘抄 不早于1919年9月1日

231. 斯卡洛夫的辩护信 1919年8月末—9月初

232—234.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和政治局关于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人员组成的会议记录摘抄 1919年9月1—3日

232.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记录摘抄 1919年9月1日

233.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摘抄 1919年9月3日



234. 顿河师政治部代理主任关于本军事态送呈党中央的书面报告 [1919年8月末]

235. 全俄肃反委员会机要部1919年8月23日至31日期间每周消息汇报(第18号)摘抄 1919年9月1(2)日

236. 萨拉托夫省肃反委员会特别处关于1919年9月5日至7日期间的第23号情况通报摘抄 1919年9月7日

237—239. 米罗诺夫分子在萨拉托夫(以他们自己的文件为据) [1919年9月6—12日]

237. 关于在新维谢尔基村课收战争赔偿金的文据 1919年9月6日

238. 送呈给军长米罗诺夫同志的报告 [1919年9月6—12日]

239. 第2号报告 [1919年9月6—12日]

240. 关于西集团军各部对米罗诺夫分子作战情况的报告 1919年9月6日

241.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第91号会议记录 1919年9月8日

242. 哥萨克事务专员马卡罗夫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所作的《关于顿河军军长米罗诺夫武装发动案件》的报告 1919年9月8日

243.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告所有红色哥萨克团》的呼吁不早于1919年9月8日

244. 顿河军司令部警卫队政委库特列夫关于米罗诺夫在8月22日群众大会上的发言送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的报告 1919年9月8日

245. “政治工作的水平本来处于相当的高度”(顿河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本军事态的汇报) 1919年9月10日

246. “每一个正直的公民都应当像对待疯狗一样向米罗诺夫开枪射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向第9集团军发布的命令) 1919年9月12日

247. 《米罗诺夫上校》(托洛茨基的传单) 1919年9月13日

248. 托洛茨基关于步兵第23师给第9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 1919年9月13日

249. “我善于理解米罗诺夫,并能够赢得他的好感”(叶夫列莫夫关于顿河军和米罗诺夫情况的报告) 1919年9月15日以前

250. “请记住,米罗诺夫是真正的革命领袖……”(布拉特金给布琼尼的信)

1919年9月13日

251. 米罗诺夫告红军战士书草稿 1919年9月13日
252. 第10集团军骑兵军指挥部关于捕获米罗诺夫的报告 1919年9月13日
253. 骑兵第4师司令部关于逮捕米罗诺夫的作战汇报 1919年9月14日
254. 南方面军特别军队集群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押送米罗诺夫去萨拉托夫的指示 1919年9月14日
255. 布琼尼关于米罗诺夫暴乱结束和逮捕米罗诺夫的回忆材料摘要 1958年
256. 托洛茨基的文章《米罗诺夫叛乱的教训》 1919年9月16日

#### 第四编 审判

257. 关于对米罗诺夫分子进行审判的准备工作从托洛茨基列车发出的直达电报便函 1919年9月16日
258. 第9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会同托洛茨基关于布利诺夫参与暴乱程度的会议决议摘抄 1919年9月16日
259. 托洛茨基关于审判米罗诺夫分子准备情况的电报 1919年9月17日
260.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关于成立审理米罗诺夫及其同伙案件特别法庭的命令 1919年9月17日
261.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任命审判米罗诺夫案件法庭成员的第60号会议记录摘抄 1919年9月17日
262. 日古诺夫的证词 [1919年8月末—9月月中]
263. 立辛的证词 [1919年8月末—9月月中]
264. 第23师一批红军战士为因米罗诺夫案件被捕的红军战士申辩的信 1919年9月19日
265. 布拉特金为请求宽恕给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电报 1919年9月19日
266.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事务专员马卡罗夫就米罗诺夫武装发动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涉嫌”此案一事给列宁的信 1919年9月19日
267. 奔萨省肃反委员会 1919年9月13—20日作战汇报摘抄 1919年9月20日以后
268. 对米罗诺夫的审讯记录 1919年9月21日

269.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第98号会议记录 1919年9月22日
270. 第9集团军革命法庭米罗诺夫分子案件侦讯委员会的结论 1919年9月27日
271. 俄共(布)中央关于顿河地区工作的提纲 1919年9月30日
272.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关于哥萨克工作部反对封存其案卷一事的会议记录摘抄 1919年10月1日
273. 斯卡洛夫写有对米罗诺夫评价的札记 1919年10月1日
274. “告所有红色哥萨克团”(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的呼吁书) 不迟于1919年10月2日
275. 米罗诺夫叛乱案件特别法庭统筹会议记录 1919年10月3日
276. 斯米尔加在法庭上宣读的起诉书 1919年10月5日
277. 米罗诺夫在法庭上的陈述 1919年10月6日
278. 米罗诺夫案件特别法庭判决书 1919年10月7日
279. 特里佛诺夫和斯米尔加关于被告命运的直达电报通话记录 1919年10月7日
280. 米罗诺夫关于请求赦免的申请书(特别法庭审判员给托洛茨基和叶努基泽的电报) [1919年10月7日]
- 281—282. 辩护人雷巴科夫关于对米罗诺夫一案从轻判处给加里宁的电报
281. 1919年10月7日
282. 1919年10月7日
283.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改变米罗诺夫案件判决的会议记录摘抄 1919年10月7日
284. 米罗诺夫的狱中日记 1919年9月16日—10月9日
285. 特别法庭统筹会议记录 1919年10月9日
286. 对米罗诺夫分子的审判(费罗洛夫撰写的新闻报道)
287. 斯米尔加和法庭审判员有关俄共中央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赦免判决犯的决定的直达电报交谈 1919年10月9日
288. “我将向中央政治局提出改变对待顿河哥萨克的政策的问题”(托洛茨基发给斯米尔加的电报) 1919年10月10日
289. 米罗诺夫的呼吁书“告顿河哥萨克和邓尼金战线上的所有人们” 1919年10月11日

290.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关于释放米罗诺夫妻子的会议记录摘抄 1919年10月13日
291.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摘抄 1919年10月15日
292.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工作部关于审判米罗诺夫和哥萨克工作部涉嫌暴乱的第104号会议记录摘抄 1919年10月16日
293. 斯克良斯基关于米罗诺夫的命运给斯米尔加的电报 1919年10月16日
294. 托洛茨基关于米罗诺夫的命运给斯克良斯基的直达电报便函 1919年10月16日
295. 米罗诺夫关于今后如何使用他而向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的申请 1919年10月18日
- 296—297. “不能让拉林、博尔迪列夫和罗加乔夫……去顿河军辖区” 1919年10月20—24日
296.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记录摘抄 1919年10月20日
297. 斯塔索娃关于个别领导人在顿河军辖区的活动给斯米尔加的信 1919年10月24日
- 298—299.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米罗诺夫问题”的决定
298.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完全赦免米罗诺夫并增补其为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的会议记录摘抄 1919年10月23日
299.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米罗诺夫今后命运的会议记录摘抄 1919年10月26日
300. 米罗诺夫告顿河地区和高加索劳动者呼吁书 1919年10月23日
301.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释放米罗诺夫及其他被告的第65号会议记录摘抄 1919年10月29日
302. 斯塔索娃关于增补米罗诺夫为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成员而写给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叶努基泽的信 1919年10月31日
303. 米罗诺夫忏悔录 1919年10月19日
304. 俄共(布)顿河地区委员会为在党的会议上作报告和进行宣传鼓动性质的发言而准备的提纲摘抄 1919年10月22日
305. 《审判》(斯米尔加的回忆) [1920年]
306. 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准备印行米罗诺夫案件的材料发给共和国革命法庭的电报 1920年2月4日

## 第五编 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

307.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关于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议  
1919年12月10日

308. 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各处处长关于米罗诺夫准备巡视全地区的会议  
记录 1919年12月10日

309. 顿河委员会关于米罗诺夫的活动给俄共(布)中央的信 1920年1月  
6日

310. 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就米罗诺夫关于霍皮奥尔和乌斯季梅德韦季察  
两管区情况的报告所作的决议(第9号会议记录) 1920年1月13日

311. 斯尔佐夫关于米罗诺夫即将出席全体哥萨克代表大会发给克列斯廷  
斯基的电报 1920年1月24日

312—313. 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发给米罗诺夫的证明信

312. 1920年4月13日

313. 1920年6月29日

314. 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关于指定米罗诺夫同志参加鼠疫防治委员  
会给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农业处的指示 1920年5月21日

315. 特里佛诺夫关于顿河地区局势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 1920  
年5月27日

316. 米罗诺夫在顿河军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20年6  
月17日

317. “顿河哥萨克和顿河军辖区的农民们!”(米罗诺夫的传单—呼吁书)  
不迟于1920年6月末

318. 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管理处处务委员会关于处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  
会议纪录摘抄 1920年8月3日

319. 俄共(布)顿河委员会常委会和高加索局联席会议关于米罗诺夫的请  
求的第16号会议摘抄 1920年8月4日

320. 米罗诺夫的呼吁书“顿河地区的工人、哥萨克和农民们!” 1920年  
9月

## 第六编 集团军司令

321—324. 托洛茨基关于任命米罗诺夫为骑兵第2集团军司令的指示

1920年8月27—31日

321. 1920年8月27日

322. 1920年8月28日

323. 1920年8月29日

324. 1920年8月31日

325. 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别尔津关于米罗诺夫已接受指挥权给托洛茨基的电报 1920年9月6日

326. 骑兵第2集团军指挥部告顿河军辖区居民书 不迟于1920年9月6日

327. 米罗诺夫为请求协助骑兵第2集团军而写给顿河地区执行委员会管理处处长科皮亚特克维奇的信 1920年9月6日以后

328. 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就米罗诺夫提出的用俘虏补充骑兵第2集团军的建议写给托洛茨基的信 1920年9月23日

329—330. 南方面军指挥部同托洛茨基就任命波卢扬为骑兵第2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一事的通信

329.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古谢夫就任命波卢扬为骑兵第2集团军政委一事发给托洛茨基的电报 1920年10月8日

330. 托洛茨基的回电 1920年10月8日

331.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古谢夫关于骑兵第2集团军的状况发给托洛茨基的电报 1920年10月9日

332. 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开始击溃弗兰格尔的通报 1920年10月16日

333. “向方面军祝贺第一步胜利”(托洛茨基给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话通知) 1920年10月17日

334. “弗兰格尔的士兵、哥萨克和军官们!”(米罗诺夫的传单一呼吁书) 1920年10月下半月

335. “发现米罗诺夫全然不会指挥集团军……”(波卢扬给古谢夫和托洛茨基的电报) 1920年10月21日

336.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申报奖授米罗诺夫荣誉革命武器而送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呈文摘抄 1920年11月21日

337. 南方面军关于米罗诺夫应召向总司令报到而向各集团军发布的命令 1920年12月6日

338. 米罗诺夫告拉斯波平斯卡亚镇公民书 1920年12月10日
339. 米罗诺夫告新察里津斯基村居民书 1920年12月11日
340. 米罗诺夫给科丘科夫的信 1920年12月12日
341. “最好还是让米罗诺夫留任第2军军长……”(叶富尼给伏龙芝的电报) 1920年12月16日
342. 米罗诺夫:《击溃弗兰格尔男爵的开始(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1920年12月11、12、13和14日)》

### 第七编 残害

343. 高加索方面军司令部关于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发生暴动送呈野战司令部的报告 1920年12月20日
344. 瓦库林的号召书 1920年12月末
345.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军事委员和特别三人小组为瓦库林暴动而发布的告居民书 1920年12月末—1921年1月
346. 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给米罗诺夫的证件 1921年1月6日
347. 高加索方面军特别处处长关于骑兵第2军的状况给骑兵第2军特别处处长的命令 1920年1月13日
348. 高加索方面军司令部关于解除米罗诺夫军长职务给他的通知 1921年1月21日
349. 骑兵第2军指挥部发给米罗诺夫的前去莫斯科的证件 1921年1月30日
350. 米罗诺夫写给阿尔恰金斯卡亚镇苏维埃主席的信 1921年2月6日
351. 米罗诺夫和乌斯季梅德韦季察革命委员会代表的直达电报交谈 不迟于1921年2月8日
352. 斯图卡切夫关于草拟呼吁书之事给米罗诺夫的电报 1921年2月7日
- 353—358. 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的群众大会 1921年2月8日
353. 米罗诺夫在乌斯季梅德韦季茨卡亚镇群众大会上讲话的提纲
- 354—358. 群众大会上递交米罗诺夫的字条
- 354.
- 355.

- 356.
357. 1921年2月8日
- 358.
359. 秘密情报员关于1921年2月8日在米罗诺夫住所召开会议的密报  
1921年2月11日
360.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地方政权机关代表会议关于以米罗诺夫为首的反苏维埃“阴谋”的会议记录 1921年2月13日
361. 向米罗诺夫出示的逮捕证 1921年2月14日
362.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军队司令部政治委员纳赫瓦托夫送呈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管区政治保卫科的报告 1921年2月13日
- 363—368. 对于作为米罗诺夫举事的证人的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党代表会议参加人员的预审记录摘抄 1921年2月15—17日
363. 对科帕耶夫的询问 1921年2月15日
364. 对谢沃斯季亚诺夫的询问 1921年2月15日
365. 对贝斯特罗夫的询问 1921年2月15日
366. 对西佐夫的询问 1921年2月15日
367. 对克日维茨基的询问 1921年2月16日
368. 对巴雷什尼科夫的询问 1921年2月17日
369. 关于米罗诺夫的反苏维埃行动和将其逮捕一事从高加索方面军司令部发给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 1921年2月17日
370. 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主席布罗夫给捷尔任斯基的电报 1921年2月17日
371.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政治保卫科全权代表梅尚斯基和管区政治保卫科科长库普里亚诺夫就米罗诺夫案件进行逮捕情况的直达电报交谈记录 1921年2月17日
372. 顿河畔罗斯托夫肃反委员会主席关于派去同瓦库林支队作战的红军战士的反苏维埃行动发给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电报 1921年2月17日
373. 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 1921年2月1日至15日期间情况汇报摘抄 1921年2月27日
374. 察里津省肃反委员会关于1921年2月15日至3月1日期间省内情况送呈全俄肃反委员会机要部的情况汇报摘抄 不早于1921年3月1日
375. 克列茨基村居民大会关于为因米罗诺夫案件牵连而被捕的 П. В. 戈列



涅夫和 И. С. 科丘科夫担保的会议记录 1921年2月19日

376. 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行动科科长关于逮捕和搜查米罗诺夫及其随行人员的通报 1921年2月21日

377.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政治保卫科科长库普里亚诺夫关于逮捕和搜查米罗诺夫同伙一事送呈全俄肃反委员会的通报 1921年2月21日

378. 情报员关于米罗诺夫赴莫斯科途中言论的密报 1921年2月22日

379. 情报员关于监视米罗诺夫情况的简报 1921年2月22日

380. 米罗诺夫关于释放其妻子和为其指定辩护人而写给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侦查员班加的申请书 1921年2月26日

381. 乌斯季梅德韦季察管区政治保卫科科长库普里亚诺夫关于米罗诺夫案件送呈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主席布罗夫的报告 1921年2月27日

382. 科帕耶夫关于1921年2月13日逮捕米罗诺夫的情况送呈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的报告 1921年2月27日

383—384. 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审讯米罗诺夫的记录(第838号文件)  
1921年2月25—27日

383. 1921年2月25日

384. 米罗诺夫补充供词 1921年2月27日

385. 斯科比年科在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提供补充供词时的审讯记录  
1921年2月27日

386—387. H. B. 米罗诺娃(苏耶京科娃)的申请书和在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的审讯记录 1921年2月28日—3月1日

386. H. B. 米罗诺娃请求传唤她进行审问的申请书 不迟于1921年2月28日

387. 审问 H. B. 米罗诺娃的记录 1921年3月1日

388. 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关于向米罗诺夫提出指控的决定 1921年3月2日

389. 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1921年2月下半月情况汇报摘抄 1921年3月10日

390—393. 米罗诺夫从监狱发出的申诉书 1921年3月16日—28日

390. 向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军队司令伏龙芝提出的申诉 1921年3月16日

391. 向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提出的申诉 1921年3月16日

392. 向全俄肃反委员会侦讯部部长费尔德曼提出的申诉 1921年3月18日
393. 向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提出的申诉 1921年3月28日
394. 莫斯科政治红十字会发给米罗诺夫的调查表 1921年3月28日
395. 顿河地区肃反委员会草拟的米罗诺夫及其同谋案件的判决书 1921年3月28日
396. 米罗诺夫从布特尔斯克监狱写给加里宁的信 1921年3月30日
397. 附在米罗诺夫信件上的送件单 1921年4月1日
398. 米罗诺夫的手稿:《经赦免而幸存的一年》[不早于1921年3月26日]
399. 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专案第16科队米罗诺夫及其同谋一案的结论 1921年8月13日
- 400—401. H. B. 米罗诺娃就宣布绝食从监狱发出的申诉书 1921年5月18日—7月19日
400. 1921年5月18日
401. 1921年7月19日
402. 协理员鲍里索夫关于释放米罗诺娃送呈全俄肃反委员会特别部专案第16科科长普济茨基的专题报告 1922年1月11日
403. 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关于停止米罗诺夫案件的会议记录摘抄 1922年2月11日

#### 第八编 米罗诺夫个人生活摭拾

404. 米罗诺夫关于自己同苏耶京科娃的世俗婚姻呈交特别法庭庭长波卢扬的申请书 1919年9月29日
- 405—414. 苏耶京科娃写给米罗诺夫的诗作和信件 1918年11月—1919年8月
405. 我的祈祷词 1918年11月14日
406. “我爱你,就像……” 1919年1月8日
407. 题为《给我无限热爱的菲利普……》的信 1919年2月4日 5月18日
408. 给红军战士(献给米罗诺夫) 1919年2月24日

409.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神话……” 1919年5月9日

410. “我的菲利普……” 1919年7月15日

411. 致 Ф. К. 米罗诺夫

412. 题为《我将靠希望活着》的信 1919年11月16日

413. 题为《愿你在命运的任何打击下都能坚强不屈和坚定不移……》的信

1920年秋季

414. 送到医院给米罗诺夫的便函 1920年2月—3月

415. 寄往下诺夫哥罗德给亲人的信 1920年11月末

416—417. 米罗诺夫给苏耶京科娃的信件 1919年10月7日—12月6日

416. “……这是给你的最后一封信” 1918年10月7日

417. “到今天同你分别了一个月,而这是第七封信……” 1919年12月16日

418—419. 米罗诺夫给第一个妻子和子女们的信件 1919年—1920年

418. “不要诅咒!” 1919年10月7日

419. 摘自给女儿克拉夫季娅的信 1920年12月12日

420—421. 女儿给米罗诺夫的信件 1919—1920年

420. [1919年]

421. [1920年]

422. А. Ф. 米罗诺夫关于请求重新审查 Ф. К. 米罗诺夫案件送呈苏联总军事检察院的申诉书 1959年6月10日

423. 米罗诺夫的两个女儿关于请求复查米罗诺夫案件送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的申诉书 1959年9月23日

424.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关于停止米罗诺夫案件的裁定书 1960年11月15日